冲浪文学选集

u/[deleted]

支那狂想曲

u/[deleted]

话说有一天，中国的一大帮家畜都不愿意工作了，习近平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一种无声的崩溃，满大街躺着流浪汉。
六亿四千万农民不想卷了 七亿多工人不想卷了 体制内和赵家人楞了 拿着鞭子抽支那贱畜，说你们不干活谁养我们?
之前活不下去就只有自杀，因为就算跪在政府门前拉横幅也会被持枪的武警打 中国一天平均自杀死276个，这是刚需。 死人也能促进殡葬业发展，辩证看待都是好事
死的人里有的无声无息割腕喝药，有的还想借机炒作，从二十六楼回归天空，还有的被和谐号动车创成肉泥。
自杀太率高，习近平王岐山，栗战书，王沪宁连夜开个小会，一合计发现不行，连夜制定出来一套自杀亲属邻居负连带责任，子孙十八代不得从事公职，北京上海直辖市的开除户籍，最后再没收财产的制度。
举手机器全票通过
然后家畜们就互相监督都不许自杀。
有种的就开车上街打保龄球了，因为在地铁自杀都会被口诛笔伐，不杀等什么呢，随机抽取五个幸运观众，转生北欧，属实功德无量
至于那些没种的就直接在地上一躺，停止工作停止思考了 咱中国人老祖宗马克思说得好，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工作，一星期就得灭亡。
这可如何是好啊
习近平焦躁不安，连带的齐心也急得每天烧香，烧的烟比寺庙柱子还粗，生怕自己儿子皇位不保，成末代皇帝。
宣传机器那一套下辈子的你会感谢今天自杀的自己不管用了。
支那猪抖音快手奶头乐，24小时狂轰滥炸鼓励内卷，全民一天游戏限制俩小时。
贴吧头条： 大家不努力工作八十国联军就要卷土重来了。
警察成立一支劳动纠察队，挨家挨户查看谁躺平就一鞭子下去。
占支那人口总数0.0517的八百万赵家人能否一如既往的牢牢控制住这个国家?
习近平真是寝食难安，在金銮殿熬夜读毛选读了三页，困睡着，被五大导师托梦了。
列宁说：习啊，你得弄个肃反委员会，整整社会上那帮闲散人士，无业游民，被美国封锁就建立计划经济，孤立全世界就闭关锁国，贫富差距大就搞人民公社嘛。
毛泽东在一边补充道：主要是百分之五的坏分子跟党和政府作对，马克思加秦始皇，我建议你学。
习近平点头称是，走到最后看见自己亲爹了
习近平想他想的哭，没想到习仲勋走过来就是抽他俩嘴巴：我怎么生你这个畜生?
习近平吓醒了之后恍然大悟，天安门城楼大手一挥，第二轮共产主义高潮来了，世界人民大团结，无产阶级大革命!
十四亿人口，不斗行吗?
之前都是资本家的错，都是邓矮子搞资本主义路线
然后发扬毛主义阶级斗争，先按比例杀就先杀了七千五百万反动分子。
底下人自然一阵狂欢，人不屠支支自屠，每个中国人都有强烈自我毁灭渴望，普通旅鼠
儿子举报爹，爹娘亲不如党亲
四眼学生捧着习近平语录上台狠狠打老师
穿蓝色八路军服白丝的小女孩欢天喜地的领着红卫兵抄自己家。
习近平发放武器，造反派保皇派架起火箭炮互相屠杀
消息传到中南海，习近平游完一千米从泳池上来之后冷冷的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枪战，开了几炮。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百万人，有坦克有飞机，听说还有核导弹。

习近平随后又写，炮打国务院，我的一张大字报
莉卡酱被红卫兵吊死在灯杆上，脚底下是一本被当废纸的宪法。
江青人称小彭丽媛，红都女皇
栗战书看着习近平已经完全疯了，策划了721工程，斩首尼米兹。
被国安发现，仓皇出逃美国，飞机坠毁太平洋。
看着局势控制不住，习近平改口说自己大乱大治，二次文革大成功，然后全盘公有制，腊左纷纷滚回田里插秧，
每天袁隆平杂交水稻就着观音土吃麻了，来维持秩序的绿皮一脚把饿殍死尸踢进红旗渠里
习近平总书记更高兴了，人不灭亡那行吗? 我死了把我埋梁家河，还可以作肥料。
中国人民老朋友，郭杰瑞来采访习近平
习近平说打，大打，打核战争 整个地球已经被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控制，我们打核战争是为了解放地球，在这场战争中全世界可能会死五十亿人，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但很快又能恢复成七十亿人……
连《时代》都刊载这篇名为 《习近平新时代思想指导打核战争》
吓的美帝气急败坏，拜登打核平支那牌， 声称捐出数千枚民兵三资助习近平去阴间继续革命。
与此同时
中国东部海域，万里碧涛间，一支联合国军舰队正逆风而行。
舰队中的两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分外醒目，比航母更醒目的是舰岛桅杆上高高飘扬的巨幅星条旗!
航母甲板上，二十多架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已经进入了待飞区，空勤人员正将一枚枚导弹和炸弹挂到战机翼下的挂架上。
为了这些杀人机器不显得那么冰冷，导弹和航弹的弹体上被士兵们写上了他们认为的幽默和温暖:
Goodbye xijinping! （再见，习近平）
From Washington, with love! （来自华盛顿的爱）
Venezuela in china! （民主时代的中国）
航母两侧的十余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上，同样战意浓烈。 MK41垂发装置内的数百枚“战斧”巡航导弹已经设定好了打击诸元，只待华盛顿一声令下，这些锋利的“战斧”将劈向包括中南海在内的数百个目标……
习总书记躲地堡去了，把王毅拉出来谈判
……………………
三百年后的人们继续盼习归。

小学课文《邓小平爷爷植树》

u/[deleted]

1989年6月4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游行的人群里，85岁高龄的邓小平爷爷格外引人注目。只见他驾驶着坦克，兴致勃勃地冲向人群，额头已经溅满血迹，仍不肯休息。 一群学生被压扁了。邓爷爷精心地挑选了一辆威武的五九式坦克，小心地坐进驾驶室，又开着坦克在人群上反复碾了几遍。他开到了几步之外仔细看看，觉得肉泥不是很扁，连声说: “不行，不行! ”他又开过去把学生碾的稀碎。 一摊血淋淋的肉酱磨好了，就像民主女神像一样破碎地散布在那里。邓爷爷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今天，邓小平爷爷亲手屠杀的天安门已经戒严了，随处可见的便衣条子成了北京一处美丽的风景。

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

u/[deleted]

自2019年12月到现在，这一年我基本没有干什么，就从21岁到了23岁。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在忙活期末考试，看了几眼有不明肺炎的消息，当时怎样也想不到后来能传播这么大，影响了历史和世界。

大三没想考研，因为对英语非常没信心，寒假在家背了两个月单词，没有目的，天很冷，我躲进被窝里蒙着头背的，现在全忘光了。
看了李文亮和几个人的故事，无感，不知为何，应该是过了对这些有反应的年纪。
那段时间把韩国热门的电影都看完了，还读了李锐的回忆录，记忆最深的是杨开慧被杀头的时候喊着“我还有孩子我不能死”什么的，还有江泽民先生那副尊容竟也随身带着梳子，我很认同他这种做法，人不论美丑，都应该收拾自己的形象，这不是自恋和臭美，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和李碧华的青蛇、霸王别姬，她的小说很对我胃口，电影里轰轰烈烈，而小说里，虞姬活到了老，没有自杀，还娶了老婆，这才是现实，没那么可歌可泣，更绥靖，更苟且。不过我对这类文革题材很腻烦，看得太多了。
然后还读了几本书，斯蒂芬金的闪灵，写的不错，当消遣读物，看的很安心，以及一点点百年孤独。
后来方方的事出来了，我知道她在年初网爆了一个诗人，因为这个诗人说九头鸟什么的了，所以我对方方没有什么好印象，私信问她“被网爆的滋味如何？”，她当然没回我。
然后是封城的事，对我来说是福不是祸，我很宅，每天看书，写东西，打游戏，感觉非常幸福。之后是论文，答辩，毕业，去学校一趟一趟的跑，快吐了，每次学校保安都不允许人乱进，要老师出来给我送材料，打电话给老师，他爱答不理的，但还是每次都要硬着头皮请他出来。
在家整理了三个月自己的文稿，在知乎上通过回答历史问题赚了2万粉丝，有人找我发广告我没敢接。后来听说有个同学在做自媒体，他一开始就是为了变现去的，和我一样写东西，学习对象是申鹏，现在已经勉强可以养活自己了。
十月左右被我父母塞进了他们入股的一家小公司里，他们只投了二十几万(老两口认识一个做教育机构的朋友，跟他合伙开的一个分公司），就塞我进去领工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估计这点投资我两年就从这个公司赚回来了。所以我很抗拒，在公司里工作了一个月，感觉得到嫌弃和吐槽的目光，也可能是我多想了，跟父母说了，就不去了。
对于前途我时而迷茫时而坦荡，我是喜欢写小说的，虽然至今为止只赚了几百块，但我觉得我写下去应该会有结果的，因为我爱这个，可以写十二个小时不休息，查资料，造词遣句，为了丰富知识，我还心甘情愿的每天腻在小说堆里，看别人怎么写，我非常享受，这几年来都很享受。
所以我认定了要写，基本对职业生涯没有什么规划，任何体验对我都是有益的，做什么都行，如果我坚持写下去，像陈丹青说的，如果一个人爱画画，他总会画的好的。
所以歇几个月、找个工作做几个月，对我来说合适，我想去电子厂里打工，认识认识人，我总觉得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写的东西要么脱离时代，写牛棚的故事，已经过时了，要么过分粉饰太平，写城市白领的爱情生活。即使写普罗大众，也是从上而下悲悯的写，不带感情，非常客观。
选择了历史专业就等于选择了清贫，我喜欢写小说，当时的计划是要么读新闻系，要么读历史系，这样对我写作有帮助，新闻系帮我锻炼叙事，历史系帮我积累素材和知识。这是我一早就做好准备的，但终归对大学教育有点失望，我的展望是埋头书案，脑子里天马行空，自由而无用，却发现我这样的专业的优秀毕业生竟也是到处参加社会活动、实习的现充。
卡夫卡写了一辈子，最后死在保险公司职员的位子上，生前籍籍无名，福克纳碌碌无为招摇撞骗到三十多岁，中上健次在羽田机场给人做搬运工……我很倾慕的一个台湾画师，也是在厂里工作，25岁开始有了目标，就是业余画画，现在32岁，画的很不错。很多人过着这样的隐居生活，勉强温饱，然后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
因为写作采访了很多人，有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在酝酿，目前计划是断断续续先写几个短故事，以后再拼凑起来。采访过程中，我意识到了社会上的爱情，是根据学历、收入和门第来互相结合的，大家的心里竟然多多少少都有些自卑，有想得而不可得的人，然后不去想，模模糊糊按照本能去随便找同等级的人凑合，以避免自尊受伤，这种苟合也许就是人婚姻和爱情的真相。
最近采访的几个人：a，兰州大学，自觉长相不好看，又在学业和生活上被父母长期pua，骨子里的自卑，大一时于facebook上和人吵架，被对方集结亲友团围攻，那段时间影响了现实生活，过的有些沮丧，被一个大三学长趁虚而入，约出来安慰，本以为遇到了好人，却在当晚被灌醉后迷迷糊糊的上了，后来不知道该恨他还是爱他，从家庭中接受得打击让他毫无自信，被迷奸后竟然有些欣慰，是一种有人爱他、他不是一无是处的欣慰，即使这是青春年纪的肉体换来的，他就竟然这样和学长保持了恋爱关系。学长大四出国留学后两人长期不见面，a自觉被厌烦，主动提出了分手，初恋就这样结束了，a现在30岁，做英语翻译，跟我说这段关系中没有爱，后来才知道被人爱的滋味，这段关系中记忆最深的是两个人在车里接吻，也仅此而已。

b，夕阳之恋吧认识的，母亲精神病，乱砸东西，父亲无正当职业，打零工，学习不好，14岁就被人骗了炮，自此到处为了一点好处跟人做爱，几乎出了名，认识了很多叔叔爷爷，到处靠这样的小恩小惠活着，初中毕业后考不上高中就没念了，进厂打工，工作很苦，像游牧民族一样在老头子们的房子里这里住住那里住住，他并不懒，会给老头子洗衣服、做饭、洗碗，照顾他们。对于父母，他只有一种厌烦的感觉，说父亲很苦，家里很脏乱，收拾好了也会被母亲弄乱，一点也不想回去，也不想管。现在29岁，最近失业，在一个老头为他租的房子里住着，他没有谈过恋爱，对老头子很嫌弃。
c，沈阳人，19岁，专科二年级，家里穷，没房子，租房住，身材很幼小，给我发的照片我以为他是小学生。学习不好，课余靠陪人逛街和陪吃饭赚钱，一次对方给他两三百左右，有时候还给他买衣服穿。他每天在空间里发很多话，但没人理他，他有时候自己回复自己，主要说对动漫的看法和对社会的思考，比如墨茶的，无职转生的，倾向比较反共。目前在酒吧兼职，有多小姐姐小哥哥喝醉了会亲他摸他，他炫耀式的跟我说。现在除夕夜晚上22点40分，他告诉我他一个人，喝醉了，我问他干嘛一个人喝酒，他说”反正活不久，多喝点”。没有谈过恋爱，我和他聊了很久，他觉得我可以，但我认为如果有另一个人陪他聊天，他估计也会对那个人有依赖，甚至同样会漫不经心的表白。
我的思想很幼稚，对社会还缺乏认识，因此收集的材料中，注意力切不到要害，我自己不知道采访人时该问哪些问题，希望有人指出。
之前一个妹子追我，我也挺喜欢她的，家里没钱辍学了，但自己打工，赚了钱去读了大专，课余生活排满了，一直打工来交学费，父亲滥赌，不赚钱，母亲种地为生，长的很好看，比我有本事。我比较珍惜她这个人，所以说我要历练一下再考虑恋爱，她说我可笑，但我认为，我没怎么谈过恋爱，不懂得如何处理爱情关系，八成会很惨烈的收场，彼此厌烦。我不想和她从朋友变成前任，所以不敢开始。大家先找其他人练练手再说。
现在23点14分，我修改了点前面的，明天就是2021年的新年。我突然感觉一种沉重感，人活在历史里，一百年后，在屏幕后的人不会是我们了，我们都在土里或者盒里了，人生苦短，我们仍然刷着手机和电脑，并不着急。

无题

u/[deleted]

一个生命无助的选择自杀以后，某些人却指责他影响别人地铁，毫无对生命的敬畏和同情，当失去了这种崇高的人类情感以后，他们就给自己判决了死刑，因为他们视别人如草芥，他们就昭告天下，说自己的生命也如草芥了。

陌生人愿你现在得到安宁，永远的寂灭固然是永恒的无知觉的恐怖，但已使你得到一个永不驱逐你的港湾，黑暗和虚无没有凡人喜怒无常的可笑道德，它只接纳你，不评价你，不会因为你的贫穷和无力而少给你它拥有的唯一事物——既它的本身。
我们都长向此地，它终于会怀抱着我们。既然它慈悲的怀抱我们，并发下宏愿愿意陪伴我们，用它的虚无镇静我们的惶恐不安和悲哀，让我们如婴儿般在它的臂弯中睡眠，直到那最终的日子来临，世上一切消灭殆尽，那是宇宙的尽头，时间的死日。
它说愿意陪伴我们直到永恒，或者是能理解永恒这个词汇的思想全部消亡，能证明永恒这个词汇的事物全部消亡为止。
那我们就不再苛责它同样怀抱那些不义的罪人。
但要声明，伟大的黑暗，你藏污纳垢，减损了你的伟大，这减损了的伟大，直到永恒，都雕刻在你身上，日后的赞美无法弥补它。

“我欠父亲一个答案”

u/[deleted]

23年来，苟晶总会做相同的梦，梦里有一张红榜。

越来越多同学围上来，走到红榜前，焦急地查找高考成绩。她看见了自己的名字，糟糕透了，500分，是班里最后一名。她头脑发晕，双腿发软，随时就要倒下。
她哭醒，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她想起2015年，父亲病重，她回乡照顾。在病房里，一位前来请教电商的同学无意间谈起了顶替一事，气息微弱的父亲努力将手举到了半空中。
“他听到这个就是很生气，想表达，但已经没法说话了。”父亲的手在空中悬了不多时，便无力地垂了下去。几天后，父亲去世了。
父亲在世时，两次“落榜”的苟晶总感到无颜面对她，十多年来，父女之间，一直刻意回避着这个话题。父亲一辈子，都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想不通。
“他曾经发出过感慨，如果他是一个有本事的爸爸，一个有能量的人，就可以保护我不会被顶替。”
“这哪里是他的错？他和妈妈作为农民，省吃俭用能供我读书，在当时的农村来讲已非常不容易，我哪里有资格去怪他们没有能量？我之所以公布，是欠我爸一个答案。”苟晶说。
她还记得，高三那年的一个秋日，父亲拉着一板车的棉花，到30多里外的地方去卖。棉花在板车上堆得很高，道路不平，苟晶跟在父亲身后，顺路返校，遇到上坡吃力，她就去帮忙推一把。
最终，这车棉花卖了120块，快到学校时，父亲特地给苟晶买了6块钱的苹果。
“是很大的苹果。”苟晶说。

《鼠体》

u/[deleted]

鼠体I：改开往事

习近平时期，一个开盒恶意贫困人口与反共群体的绝密工程(离岸爱国工程)，直属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目睹了作为警官的父亲因为派系关系被反腐而死，并受到牵连的政治系女大学生古德因读书期间多次举报有功，受到重视，进入该绝密基地。
在偶然发现了美利坚的移民政策漏洞后，她私下利用该原理两次向美利坚发出了包含自己全部户籍信息的电波，信息被距美国最近的关岛海底光纤系统上偷卖铜线的鼠人黑客团体——“电波鼠”劫持到，从此，电波鼠和秘密基地建立了联系。
鼠人世界是一个人上人世界完全无法想像的生存环境极端严酷的世界。对于鼠人来说，肉身脱支是唯一的选择，鼠人社会时刻面临被开盒和引渡的危机，因而进化出了高度黑话的保密体制和完全不同于地面世界道德文化的价值观，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生存。
当古德的把柄被鼠人社会利用后，由一群对中共极权、破坏自然不满的人发起而成立了一个鼠人组织，旨在毁灭中共，迎接冲浪文明。古德是该组织的精神领袖。同时，关岛鼠人为保证顺利向美国移民，利用“智子”技术（任意鼠人都可随时伪装为日本人，将自身国民的印象映刻在警察眼中，避免被查护照等证件）将中共的开盒计划锁定，使之停滞不前。
离岸爱国计划派遣成员深入到鼠人组织内部。在多国通共分子协助下，于关岛以“原神破解版资源，无限十连抽”为钓鱼软件锁定了鼠人组织的总部——chonglang TV的IP库，最终击垮了鼠人组织。
后来，在俘虏古德后，通过审讯及调教从古德处取得鼠人与移民漏洞的详细资料。但冲浪TV的名单已经被鼠人账号频繁的“秽土转生”锁死无法串联起来，鼠人的移民已经开始，很快后，鼠人将再次满万，满万不可敌，中共必须为此开始准备。

鼠体II：国安法

古德曾对红三代的习明泽解释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两条公理是
第一，举报是维稳的第一需要；
第二，举报不断增长和扩张，但被举报者的上限总量保持不变，永远最多只能举报百分百的国民都是反贼，之后再无人可以举报，维稳系统将无人可抓
因此举报系统必须扩张，最好立一部法，还可以管外国人，并且古代和未来都可以追究，才能把系统扩张，给警务系统建立更多的立功机会和韭菜田，这就叫国安法

面对前所未有的肉身脱脂鼠人满万，即将架空自己的危局，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中共人组建起庞大的通共势力，同时利用鼠人论坛单向透明的缺陷，制订了神秘莫测的“节目效果计划”，精选出四位“幽默哥”秘密展开对鼠人的反击。
因为中共的开盒方法全面处于鼠人的预测之下，唯有潜伏的个体难以辨别。同时鼠人世界由于自身交流方式的限制，对“计谋”缺乏敏感。在这个基础上，节目效果计划的目的是为鼠人世界布置巨大的迷宫，掩盖开盒的真实战略目的。

鼠体III：教员永生

与鼠人的开盒攻防战使潜伏看贴的幽默哥们第一次玩明白了，大佐竟是共自己，教员最屠支的真相，警哥像一个恐惧的孩子，熄灭了开盒的篝火，在暗夜中发抖。鼠人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自以为悟出了卖国贼的秘密，其实还远没有竞争的资格。
使两方命悬一线的开盒打击，不过是屠支战场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真正的星际屠支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人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即是自己灭亡之日。
大佐的田园时代已经远去，习近平暴毙后，群龙无首的中共忙于内斗，各方张献忠们的内卷程度已到了最惨烈的时刻，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最后直面真相的，只有一双眼睛。

血洗了十五亿支民后登基的习明泽哭了，她哭的不是别人，她哭的是自己，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渺小，她其实根本就不是屠支大佐，她也是一个支那人，美国国籍和成长的经历也并没有改变这一切，就像毛泽东教员生前最痛的悟，“我没能成为苏联人”
屠尽了本土支人，还屠了海外支人，还有混过支血的人，于是到了最后，她选择了在空无一人的核爆峡谷宣布退位和饮弹自尽。
因为在她整个屠支事业中，只有一个地方还残存了支人，这就是新教员明泽自己。
支被屠尽了，但支人和教员一样，又将永生。奴性，下贱，出卖良知，人类将永远不断与这些劣根性斗争，在这没有支人的，即残酷又美丽的新世界。

把寄吧毛剪了

u/[deleted]

我们工地没有厕所，想尿的时候直接找个角落就解决了，都是大老爷们儿的也不讲究。那天我刚尿完拉链都还没来得及拉上就看到我们工头的小老婆站在不远处唤我，她扎了个丸子头，上半身一件荷花色露腰薄纱长袖衫，下半身一条甚蓝色绣花紧身牛仔裤，白嫩嫩的小蛮腰在阳光照射下直晃眼睛。我快步走上前嘻嘻笑道：“老板娘找我什么事？”她递给我十来张毛币：“这是你这个月工资。”我连忙双手接过：“谢谢，谢谢。”只见她满面桃红低声说道：“寄吧毛也剪剪啊，那玩意儿都快瞅不见了…”说完一笑扭头就走了，我一时间如沐佛音，呆呆地站在原地半晌，老魏过来尿尿见我手上的钱撒了一地：“钱不要了我可拿去洗脚按摩了啊？”“穷蛆龟，酸蛆龟，恁永远永远都是下贱工人，只配操洗脚妹！”说完我捡起钱来仔细闻了闻发现上面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姨子味。当晚回到出租房我就拿剪刀修剪起了我的寄吧毛，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修理寄吧毛还是有点难搞的，阴囊好几处被剪刀戳破了皮，不过好在没有流精只流了点血，剪完后我还用飞科电动剃须刀推了一推，可能是寄吧毛太嗯了吧，给我飞科剃须刀都快干废了。看着我那被修理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寄吧我自羡不已，摸一摸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二岁。当晚在被窝里我一边贪婪地嗅着留有她味道的毛币一边对着我的寄吧就是百般抚弄摩挲，也不知道捣了几管子，只记得都射腊肉脸上了…

三兄弟典故

u/[deleted]

有人曾问献忠说：“你在腊习中谁最善于杀支人？”献忠回答说：“习弟技术最好，腊兄次之，自己最差。”他又问：“可以说出来听一听吗？”献忠说：“习弟杀支，是治于支人未出生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支猪，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腊兄杀支，是引得支蛛内斗之时，

一般人以为他只能用红卫兵除支，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乡里。而我是治于支味严重之时，再经大刀砍杀来放血，所以都以为我的杀支最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天下。”

那人听了这番话后恍然大悟，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道：“那些有学识的懂老嗨常说，真正的神医可以在发病之前就铲除病灶，我以前还不以为然，今天我总算是彻底玩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便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灭支三兄弟故事。

《国王的名字》

u/[deleted]

游行大典完毕后，国王回到皇宫内，立马颁布了一条禁令:禁止讨论这次庆典，禁止公开说国王的名字，说出来就会掉脑袋。

这下可把王国内的臣民们给急坏了。

但是整个王国里，除了国王之外并没有别的话题。

于是人们为国王编出昵称。

臣民中有一群比喻家，将国王的昵称重组、倒装。在王国里长大的孩子看懂了，就刻在墙上、写在碎纸条上让风吹走，让牧羊的孩子捡起来。

国王的名字有很多的同音词，于是牧羊的孩子把这些词编成了歌，从南到北传唱了很多年。

国王发现了之后，下令禁止传颂一切指代他的名字，国王的人出动，不少谐音谐形的词都遭了秧，不少字典被集中焚烧，付之一炬。

后来国王的名字只能通过比喻和寓言来指涉。比喻像是一个离家很远的人通过电话给一个盲人指路，寓言像是一个没有去过法国的人梦见了巴黎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瓦。

首长、司机、龙尾骨、迎客松、复仇、壶、湖、上上签、大人、内人、讽刺剧、莎士比亚、智利人、下水、他、他们、你。

聪明的比喻家们，连代词都要加以利用。

国王发现了之后，下令组建意义委员会，审查意义。委员会的成员们抓着光秃秃的脑壳，日夜兼程地解读世界_上所有的文字，挖掘一切潜在含义。

在诠释的道路上，委员们死死追着比喻家。委员抓住一个比喻，比喻家就造出一个新的词。

最后一天，比喻家发现意义用完了，国王的名字用尽了世界上所有的意义。委员会气喘吁吁地把比喻家埋了。

但是这个时候，国王的名字已经世人皆知了。

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国王的名字，尽管他们说不出来。尽管他们说不出这个名字，他们在谈论花鸟树木的时候，却总是在阳否阴述地谈论国王。委员们看得目瞪口呆。

国王发现了之后，下令禁止一切语言，王国里每一个人的嘴都闭上了。

但是让委员会没想到的是，国王的名字在包括了所有意义之后，也成为了沉默。

国王的原名不再重要，国王现在有无数个名字,无数个名字包括了人类声道能发出的一切声音的一切组合，也包括沉默。王国里每一个人的嘴都闭上了，王国里的沉默震耳欲聋。

之前的标题有点擦边球我怕把我的号整没了还是重发一遍吧

u/[deleted[

“老表啊，女儿养不起可以给我。”
我蹲在赣江支流边，对想把嘤嘤哭泣的婴儿扔下去的老表说。
我倒不是对老表的女婴有非分之想。我不是变态，也没有孙国父那样的光源计划。在东百搞销售被竞争对手雇的退役丘八踹裆之后，我就再也做不成父亲了。好在对方为了息事宁人，赔了我一大笔钱，然后第二天，我起床时眼前金光一闪，就神奇地穿越到九十年代了。虽然穿越后功能没有恢复，但账户里的那笔赔偿金也被带了过来。因为二十几年的汇率差，这笔钱变成了天文数字。
因为没了那方面的欲望，我对金钱的欲望暴涨了好多倍。因为不用浪费时间撸炮，也有了更多精力思考长远计划。
我的计划比孙国父长远得多。我要搞钱，用女婴搞钱。
我来到江西，凭借这笔钱和搞销售的口才，轻松打点上下关系，办了一家孤儿院，尤其注重收容女婴。我现在除了自己每天在江边蹲点，还雇了几个人去树林里、小溪边、甚至水井厕所附近守着打算扔女儿的老表。因为我是正规孤儿院，所以赢得老表的信任还是不难的。而且老表虽然穷，但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想杀婴，一听我们免费帮他们养女儿，自然乐意给我们。至于孤儿院的现金流，我完全不用担心，每年卖些女孩给欧美加澳的圣母白左，就足够回本了。
至于那些卖不掉的，也不用担心。这些是长线投资。
外国圣母白左领养女婴，我最多能赚几万块。
而在我穿越前的2020年，由于三十年前老表们的短视，江西婚龄男女比例急剧飙升，彩礼也炒到了50万。
每个女婴的父母我都有记录。等把她们抚养长大后，再搞点寻亲活动送回去，顺便赚一点眼泪，炒一波流量。之后出嫁的彩礼我拿大头，老表拿小头，这就是我的计划。
而且孤儿院是福利机构，不论政府拨款，还是社会募捐，以我的口才都不难搞。相比之下，女孩们的吃穿用学费都是毛毛雨，真是稳赚不赔。
所以我便放开手干了，而且鼓励女孩们好好学习。因为如果培养出名牌女大学生，再送回老表那嫁人，彩礼炒到一百万都有可能。
搞这种事情不仅有钱赚，还有成就感，用洋人的话讲就是自我实现需求，比撸炮爽多了。
但我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很多女大学生去了北京上海深圳之后，就再也不想回来了。
尽管我替她们寻亲，找老表向她们声泪俱下地控诉骨肉深情，甚至直球辱骂不孝都用上了，但还是一点用都没有。
女大学生自己赚的钱也不是我的，不回老表那嫁人拿彩礼的话，我二十多年的投资就全打水漂了。
所以，我最后不得已，实在没办法了，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这就是你带着这帮江西混子去陆家嘴绑架女性的理由？”
浦东分局的派出所里，我拷着手铐坐在凳子上，听着做笔录的警察这么问我。
（最后那句上海话我不会说，谁帮忙翻译一下）
（本文仅供娱乐，细节考据并不严谨，勿喷）

从高考215分到run到美国年入18万美元

u/[deleted]

我出生成长在北方一个小县城，18岁之前没出过县，从小学开始成绩一直倒数后五名，父母都是初中学历，也不关注我学习，小时候是计划让我接我爸的班去国企上班（当年城镇户口可接班）后来被老江给搅了，我爹也下岗了，后来我爸的计划是让我去开出租车。高考数学考了15分，总分215满分750的。 21岁那年阴差阳错我来到了美国（过程就不讲了），刚到就在餐馆洗碗，管吃管住每

月1600刀（2012年）， 洗了俩月就进厨房拉拉面和烙饼。半年后拿了绿卡（感谢奥巴马），买了个破车去了个小制造厂上班，工资两年从9刀一小时涨到了15。干到了24岁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辞职去了社区大学，美国社区大学好处是来者不拒只要你想上学数学课连小学的都有，我从分数的加减法一元一次方程开始学数学，一路学完微积分以及线性代数还有很多基础课专业课，平常人2年就可以转去四年制正经大学，我花了4年。转学去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学习CS两年半后毕业，现在刚满30岁的我，找到了某大厂的程序员工作，上个月入职的。工资股票和bonus一年18万。上学这6年我学费一分钱没交过，因为收入低美国的助学金全给cover了，每年还能额外到手大概10000刀的生活费，这6年我利用餐馆跑堂，开Uber，送外卖养活自己，活的还不错甚至期间还换了新车。 总之，我很感谢美国政府的帮助，这六年上学没花钱还给钱，还有无息贷款（我用不到），医疗保险也免费，我爱美国。如果你在国内像我以前一样一定要RUN!

乐府诗：咏冲浪TV

u/[deleted]

冲浪TV地，
喷词何缤纷?
穷蛆舞键盘，
支人喷词穷。
君子长坦荡，
小人长挂戚。
无人知我志，
我心常衔悲。
鹰雕亦不群，
知命何复忧?

精选评论:

u/Expensive-Text7196

炒作傻狗停一停，我想休息行不行?
俄国留学真高贵，看看你妈多憔悴?
自诩文艺言甚雅，到头来还操你妈?
引经据来典无数，是否都只看目录?
魔怔迪友引流狗，看看哪条你没有?
炒作炫润还炫富，全都应该屠一屠!

u/supershina

傻逼傻逼操你妈，你妈大逼人人插，左插插右插插，插的你妈逼开花，你妈大逼血又血，操你妈了个逼拉耶，你妈大逼串肉串，操你妈了个逼来贩，整形师我来操你妈，你妈大逼人人插，插的你妈直开花，我来操你妈我来操你妈!
傻逼傻逼操你妈，除了复制你会啥?
亲妈卖屄换键盘，老王梯子把墙扒。
自觉高明无人知，网警已把户籍查。
出来黏贴加复制，电脑操作真堪夸。
偷师阿q意淫事，再传精神胜利法。
不是我要嘲讽你，傻逼傻逼操你妈。
炒作傻狗停一停，我想休息行不行?
俄国留学真高贵，看看你妈多憔悴?
自诩文艺言甚雅，到头来还操你妈?
引经据来典无数，是否都只看目录?

魔怔迪友引流狗，看看哪条你没有?
炒作炫润还炫富，全都应该屠一屠!

u/Broad-Cicada-6232

红迪如此多娇，引无数炒作狗竞折腰。惜俄国穷蛆，略输文采；烧杯猫猫，稍逊风骚。一代天骄，小鸟木木，只识弯腰露大屌。俱往矣，数炒作人物，还看今朝。

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骂观察者网

u/[deleted]

你们天天嘴上喊着加速，实际上什么事情都不干。人家观察者网可是无时无刻不实行加速啊，短短几年，战狼遍布全网，观察者网要占绝大部分功劳。前几天点火那个事情，你看观察者网加速多快。胡锡进想蒙混过关，企图和稀泥，沈逸司马南马上就出来批斗他，主动消灭减速分子。可见观察者网的效率。他们充分利用习维尼政府渴望宣传，却又不懂宣传的特点，大搞民粹主义，煽动战狼情绪，在思想上就将中国光荣孤立。加速主义想做的事情，正在被他们一一变成现实。你们仔细看看沈逸，司马南的言论，完全是加速主义的典型。
反倒是你们有些人，天天嘴上喊着加速，反共，然而实际行为却在到处骂观察者网，骂各大教授，给粉红科普，揭露各教授的真实身份，这大大削弱观网的工作成果。习维尼倒车这么快，你们却天天想着翠。要是哪天真的翠了，换一个涛哥之类的聪明人，中共又能续命好几十年
所以，有点良心吧，好好支持观察者网，支持各路国师

真不是种族歧视

u/[deleted]

刚搬进来一栋学生公寓，同住的室友有印度人，中东人，白人，嗨人，和小黄人
其他所有人都很安静，也很友好
唯独那位不能说的人士，抽麻抽到整个unit都是味，抽完以后大声放音乐，大声打电话
我们这个还是个无烟宿舍，我昨天跟印度室友表示要跟property manager报告一下，人家还劝我，说这位不能说人士除了抽麻，其他都挺nice。
结果老子大半夜被呛醒，还伴着低音炮音乐，以及大声打电话，于是立刻起床写邮件。

問一下這是中國小留平均水平還是個別現象

u/[deleted]

就接觸過的中國小留，大部分上課一言不發像個死人，即使發言了也聽不懂到底要說的啥，或者在沒人關心的情況下發表一通“新疆集中營是西方國家的惡毒造謠，我在中國怎麼我就不知道” 要是分到的小組沒洋人立馬開始用中文套近乎，小組展示又展示不出什麼雞巴毛因為啥也沒寫，其他作業基本靠群裏幾個中國人互抄，課堂提問還得偷偷發信息問我要答案 課外活動不外乎品鑑唐人街的網紅奶茶火鍋店，高P自拍後發上微博小紅書展示下高華生活，最後一個學期下來，連語言學校都他媽能掛科留級，非常的奇妙

精选评论:

u/[deleted]

你说的这种人我也见过，一场考试下来，考不好先不怪自己不好好复习，而是后悔为什么不找代考。我说这考试这么简单找什么代考，人家居然能说出来你考的好肯定也是因为你找了代考。这脑回路和逻辑是真的牛逼。

u/[deleted]

平均水平，很普遍。我印象中最恶臭的是当时我们有门语言考试，整容脸花瓶问前面的男生要抄答案，男生不给，回头考完试就在朋友圈骂别人小气

u/[deleted]

接触过或者读过英联邦商科一年水硕的人都知道，那一年授课硕士有多水。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小组seminar当你要指出小留语法错误和用词不当可能引起的礼貌问题时，人家就会反驳“反正我只待一年，语言能交流就行了，你再怎么精进英语也达不到native speaker水平”。照这逻辑岂不是这一年水硕不读也罢？反正国内这么卷您这一年水硕收益也不大。

所以为了跟这些人划开界限我选择读phd

u/[deleted]

不说了 我曾经跟几个蜘蛛一起做过一个“电脑游戏发展史”的课堂报告，其中一个蜘蛛说他在俄亥俄上了4年本科，结果尼玛那口chinglish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毕业的。教授还不停地提醒我们，不要只我一个人讲，他们也要说话，我寻思，说尼玛啊再说分都没了。

另一个蜘蛛就更过分了，直接用谷歌翻译做Ppt，开讲前的那个上午我拿到一看傻了，赶紧猛改。

（另外 能不能多发点牛子）

u/[deleted]

挺多的，我自己就是个野鸡大学小留

我很懒很不上进，一直觉得自己费拉不堪，想改变，所以“稍微”用了点心学

就我这种状态，都有很多比我废物的，新课第一篇作业，只考入门知识的那种，我刚下课就留教室里十来分钟写完了

Due date前一天看微信群，有人问这个作业，我说我做了，马上7 8个来加我微信问怎么做，第一篇纯入门作业能拖到最后一天就离谱，我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态度，打了半天字给他们讲解知识点，他们整半天最后说看不明白你把答案直接发给我们吧

这样一次后每次作业都有人来找我要答案，我本人又是讨好形人格，来者不拒，痛苦的要死

（迷你小说）枪响

u/[deleted]

“啪！”一阵清脆的枪响响彻中南海，但是警卫员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收到命令：无论发生什么，没有她的命令，都不准进入主席办公室。

“啊！你他妈的！”他捂着流血的肚子，怒视着面前的警卫员和背对着他的她，痛苦地说道“我那么努力为你铺路，结果你到头来还是要搞我，为什么？”

“对不起，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彻底上位”她微笑着说道“毕竟你在她们眼中也是一个恶臭小吊子呢。”

然后她撇了一眼躺在血泊中的他，继续说道：“不过…你也不用怕黄泉路没人陪，你还记得梦雪吗？她已经被我做掉了。”“梦雪？！”他听罢眼睛瞪得提溜圆，嘴里发出了绝望的哀嚎，但很快，他就因为失血过多，停止了哀嚎，结束了他恶臭的一生。

“好！天下就是我彭丽媛的了！”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女主席！我要创造一个我们女性天下无敌的国家！那些恶臭小吊子再也不能阻止我们！”

“I don’t think so.”一旁的警卫员小美突然把枪口对准了她的脑门，然后冷笑道。

“你？！”她愣住了。

“中国的未来只会属于一个人，那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的主席，郭文贵！”说罢，警卫员扣动了扳机，清脆的枪响又一次响彻了中南海。

生病，难受，睡不着，噩梦

u/[deleted]

重开非洲，爸爸被抓走，妈妈被强奸。
黑漆漆一片。想坐却坐不起来。
思维迷糊，与印度兵打仗，但是同僚没有脸。一颗导弹把你烧焦，你的小腿溶化，剧痛。
原来是抽筋了。换了个姿势，尽力抻直腿，试着不抽筋。
你写情书给最喜欢的女孩，而小混混撕掉情书，把你逼到墙角。
你跟家人去爬山，走玻璃桥，突然桥的两边冲出老虎吃人，玻璃塌了。你浑身剧痛，动不了，身边都是血，血里有蛆。
你感觉自己被锁住了，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你憋得难受，可是脑子怎么控制，手都动不了。
你感到一阵眩晕，好像自己在后座上，与家人半夜逃跑，你病了，病得很重。你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你的视线伸出手，但你没动。
一股力量压你在墙角。
你在一个十字路口。目光所及之外，好好的高楼大厦无声变成废墟。寂静压着你。
你大喘粗气，伸手点开灯，坐在床上，惧怕许久后一越跑起来上厕所。视角因供血不足模糊。

皇帝的新装

u/[deleted]

粉红：皇帝这套新衣服十分华丽完美无瑕
兔友: 隔壁国王穿了衣服那么丑 不会真有人觉得穿衣服很好吧 不会吧不会吧
太监：皇帝穿没穿衣服先不说，乱评价别人的穿着是很没礼貌的
民运：我认为皇帝必须穿上衣服，不能这么违反公序良俗
神友：这皇帝牛子怎么这么小，笑嘻了

谜语经——就西安地铁保安撕扯女子衣服说开去

u/[deleted]

从一个不可考证的猜测说起，中国上古也有刀叉吃饭，那时候叫做匕，小刀+勺子的组合，由于母亲一般负责饮食，所以如丧考妣中的妣，在甲骨文原来是匕，匕就指代母亲。

贵族们吃饭则不需要自己切割，后来大约到了商代，箸渐渐成为和匕一起的餐具，当时是用箸夹来食物，仍然用匕切割、食用 ，汉代箸成为主流餐具，匕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个演化，有人说是米饭的出现，有人说是贵族风尚影响了民间。也就是贵族不需要用匕切割食物，奴隶为他切割成适合入口的小块，他无需费力，轻轻夹起来就可以吃，所以贵族们用箸也就是筷子，在《礼记》等官方规则下渐渐影响了民众，民众没有仆人帮助切割食物，但他们也放弃了方便的匕，改为筷子，只好自己事先切好。
匕，餐叉就不放了，商代也有大量出土
中国互联网中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贵族教化平民的系统，它把小圈子的东西传输给广大网民受众，少数有话语权者的情况却让广大被动接受者以为和自己生活有关。如中国的996抗议，抱怨声仿佛代表了中国劳动者，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足够傍身的技能，因此也没有稳定的工作，需求的是铁饭碗和稳定的收入来挽救月收入1k-3k都不稳定、无法应付生活更别提买房娶妻、养老的窘境，他们并没有余裕去呼喊缩短劳动时长。
996虽然在世界上算是残酷的剥削，但在中国，那些月薪5k以上、需要996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久旱逢甘霖一样，这个如有人怀疑，可以去看看乡镇事业单位、三支一扶那人山人海的投考。如果中国民众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喊的将是有没有工作的问题，而不是工作待遇问题。
如女权问题，在中国女性民众若有呼声，将抱怨的是杀婴、家暴和各色歧视、工作、大学的不平等录取，是死亡和贫困，而不是什么男性凝视。但民众已经将上层那些天龙人因清谈和服用五石散产生的哀伤，当作了自己的哀伤。
用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孟晚舟在加拿大住着千万豪宅，却有无数中国网民血泪控诉、对加美西方义愤填膺，悲伤的说孟晚舟你受苦了。
这实际上类似是一种动物园里动物对防爆玻璃之外人类的模仿。回到中国目前性别对立上来，上层贵族女权主义者们那些’神秘的黑话‘’诉说的她们的需求，是实际上符合她们当前情况的，因为她们什么都满足了，生活顺风顺水，只差这些凝视让她们不痛快了。
而在当前这个民众模仿贵族的系统里。普通大众把贵族女权的诉求非常一厢情愿的代入了他们的现实，从天上接下来一块虚幻的云。男人认为所有女权主义者都是这个诉求，而且这个诉求是在扯淡、撒泼，因为大家的生活根本顾不上什么凝视，当贫穷、疾病和死亡都逃不脱的时候，这些毫无意义。而女人们也承接了这一块虚幻的云，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事情发声、流涕。所以中国人尽管非常痛苦，有无数可以争吵的事情，却为了不需要争吵的事情煞有介事的扮演正反双方。
因此，在中国这样现实沉重的世界，你却在讨论中，根本看不到现实中那随处可见的女性被家暴、被性别歧视的狼狈，学生被老师抽耳光、踩头、骂娘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情，索贿、行贿这些事，竟然都消失了，中国的网络使中国网民问‘中国为什么还没被评选为发达国家’，而答案是‘嘘，小声点，别让联合国听见’。偶尔能有一个把现实生活拍出来的，竟然使讨论的双方‘友邦惊诧’了。
这是大多数人主体性的缺失。
说到地铁保安这件事，我认为他产生了不是自己所感受到的愤怒，他在这种不现实的云中，俨然已经积累了许多‘他人的仇恨‘，在生活中寻找着泼妇，一旦发现了嫌疑人对象——视频中那个据理力争的女人，就立刻勾勒出一个要求人权、民主自由、牙尖嘴利、不知生活疾苦的领着拜登钱的三八形象，他从’他人之眼‘中得来的经验，使他脑中的草稿，几乎很快的成形了，于是他不等三七二十一，立刻在老人和女人的争吵中，认定了女人是作恶者，于是义愤填膺的去仲裁了。
另外，他脑子中女人的形象，就是上层贵族女权主义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上层男性贵族中，是并不觉得丑恶的。
另外他们把图像、行为准则和整一套印象、意识下发以后，大众立刻接受这种’虚幻‘，制造了一种虚假公共视角。这时候谁的现实出现在公共视角下，谁大概率就是丑的，这整个漫无边际的邯郸学步者的人海里，没有一个是不丑的。因为我们脑海中对现实的印象，并不来自于现实，而是来自于上层天龙人的印象，我们替贵族爷爷叫丑。现实于是变得更加丑恶，这是盒打击这么哈人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人这么害怕生孩子、这么努力内卷的原因之一，也是蜘蛛网瘾大的原因之一。

唉就很久很久没开心过了

u/[deleted]

2018快活似神仙，2019猪年猪狗不如，2020更是像下水道的老鼠。现在看到好笑的就开心笑一下，但是再也没那种每天都笑嘻了的感觉了。经常下定决心要活的像个人，然后就会积极阳光一天，第二天又会变回啥都不想干的废物，又是他妈的伤心的一天。

昨天闲来无事，在语音软件上逗了会粉蛆，效果简直拉爆

u/[deleted]

本鼠人一枚，没钱搞苹果，只能在clubhouse的国内版开了个房间，本来还谈谈文学，没一会就来了几条粉蛆。我知道这群人你直接跟他们说支共实质，只会落入无限的比烂循环中，一开始我虚与委蛇地哄了他们一会，心想这么没劲要不关房算了，不过我灵机一动，何不就此逗逗他们？我看他们忠心表得也差不多了，直接向他们发出灵魂一问：

“既然大家都这么希望祖国更加富强，最近人大的各种有关促生育的提议案大家也都看见，那大家有没有身体力行地去为祖国多生孩子啊？”

当时效果就起来了。刚才还滔滔不绝的这会开始嗑嗑巴巴了，刚才还义正严辞的这会也躲躲闪闪了，刚才还汹涌澎湃地这会也扭扭捏捏了。就在那里复读什么机器取代人工是必然趋势啦，什么我们的子女教育应该比上一代更好啦等等。而我则以其之前复读的话来回敬，比如不能跟祖国讨价还价啦，进步是一点点来的，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啦，人大代表肯定比在坐各位姿势水平高啦等等。不过这群人也真是硬的批爆，连离婚冷静期都能嗯洗，接着我问题两开花：

“那各位基本都是不支持多生育的，比例上占绝大多数。可是现在人大上提议案的反而是我这种支持生育的占多数，换句话说，你们的人大代表哪去了？”

这基本等于绝杀了，只有一个女生还在硬着头皮说，假如政府鼓励生育也不会过于强求，就算计划生育可以强制你不生孩子，但没什么办法可以强制人生孩子呀。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秀口一吐一击必杀：

“他们是没有办法强制你生孩子，但是可以强制你不堕胎呀！”

持续数秒的尴尬沉默，浪人们我真的是一点都没夸张，真就打出硬直来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很欢乐。最终有人转移了话题，又回到支人经典的谈婚论嫁话题上了，我则目的达到心满意足，他们再说什么我已经不在乎了，直接把房间关了。

以上就是昨天的节目效果，可惜语音房截图没什么用，只能以文字形式转述了。至于总结呢，还是那句老话，粉蛆不是坏就是蠢。有能力长篇大论的，就像昨天房间里那几位，脑子都不傻。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支共手段心知肚明，就像我必杀时抛出的禁止堕胎一样，假如他们心里不是门清又怎么会快速地沉默？爱国纯粹是因为别人吃亏他来占便宜，一到该他们付出点代价的时候比谁都精明。我现在有点后悔忘记再抛出延迟退休议题来刺激他们，只好等下次逗他们玩，再来给各位浪人节目转播了。

什么支性的婚姻生育观?

u/[deleted]

突然地就提到了婚姻生育这个事情，华人也存在这个问题。
子女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力，如果有，很多人肯定做不成父母。
如果子女有选择父母的权力，那么很多人将结不了婚。
为获得“父母”这个身份，或为凑足“数目”，或为“传宗接代”而生育，那就类似猪产崽。

猪崽在出生前，作为男女双方结合在一起的前置要求，它是一个待完成的，人为制造的意外的结果。没有这个前提，男女双方就没有任何接触的必要性。
男方作为种猪，唯一而行之有效贡献家族的方式就是给女方播种。女方作为母猪，产下公崽，得到“香火”，今后母猪的产后护理，大概品质会大幅提升，所谓“母凭子贵”；产母崽，就得准备再产一崽。所有围绕这一切所做的事，撇去或真心诚意或道貌岸然的规劝、责任、祈盼，核心是延续家族“香火”，这种基因延续行为和动物相似，但动物并不有目的地进行这项活动。
出生后的这个猪崽，除了使其自身以外的家族长辈，能在传统意义的主流社会，获得“福气”这个评价以外，对于其自身没有任何意义。其自身将被作为一个向各方展示社会关系的物品，用以承载各方不同的眼光与目的的工具，以确定整个家庭不被传统意义上的“主流社会”有所区别，猪崽作为一种承载家族“福气”而存在的实质性工具载体，“福气”至此从象征意涵成为功能性意涵，猪崽的多寡决定“福气”的大小。
此外，家族长辈自然而然地，会对新生的生命带有欢喜与热爱的情感色彩，这是任何动物对新生命都会表现出来的情绪波动，这种情绪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猪闭着眼产崽，大体一胎可产五六个，人可生不了那么多，一胎大抵能生一个。

看来支就是支，相当一部分人即使脱离支共的影响，也还是自支支明。
支猪只需要传宗接代，浪友如果还有这个思想，是摆脱不了支籍的。
还有，炼铜的家伙，屠支的时候你也跑不了。

稍微给自己的小说起了个开头，大家能不能说下好坏

u/[deleted]

A现在想起那天——无论多少次——都不免惊讶，很难想象这种怪事竟会发生在自己这样一个平凡的人的身上。遍历A在过往的26年短短人生，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只能认定只有这件毫无道理的事情的发生才使得他变得特殊了：出身滨海小镇，度过了平平无奇的少年时光之后，来到这座大城市读了大学，接着，工作，恋爱，一切顺理成章——但是似乎有那么比较特殊的一点，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公司中层——在他升职成主管的那天，他接到电话的双亲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把这个令他们骄傲的消息传到了小镇每一个人的耳中，A的父亲特别滑稽，这么一个老实沉闷的人竟会在一天之内去三次镇上唯一的咖啡馆和人聊天，谈天说地到最后总归于一点：”但是我的那个儿子呀...”——不过，无论一个人如何在公司中厥功甚伟，当走出公司大门，走入这个居住了数百万人的大城的茫茫人海中时，顷刻之间他便变得微不足道，成为了几百万这个数字中的一个平凡分子，更别提A其实管理的只是一个新设立的混乱的部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司也许就是看中了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才让他来整理这混乱局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原因了。可以盖棺定论般地说，A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比其他人高出几公分罢了，仅此而已。按照这座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可以预见A在未来的二十五年中，会经历加班，结婚，生子，还房贷，发胖，高血压，脱发最后秃顶这类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生活流程，但是非常遗憾——在那天一切都改变了。
A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开车，正行驶在上班的路上，时值早上7点，马路上还算冷清，只有背着书包迈着方步走向学校的学生和早早起床出门买早点的老人们，早起的人们往往显出一副气定神闲的姿态，但A不同。
前一天早上，他交给几个新来不久却自信满满的实习生几项略显繁杂但绝不困难的工作，告诉他们晚上将会来验收，而明天部门需要这些工作的结果，接着，他便投入到无尽的种种会议与讨论中去了。直到傍晚，离下班只有短短半小时的时候，他要求那几个实习生把工作的结果交到他的面前，起初他接过厚厚一摞的工作报告时心中略怀欣慰——自己在过去半个月中对这帮新人们的耳提面命看来很有成效——可当他只是翻开第二页，这种想法就变得不那么坚定了，仅仅一开始，统计方法上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接着再往后翻，接下来的报告充斥着种种臆测，完完全全将A的所有教诲统统抛的无影无踪了。而A在翻阅完这篇所谓的报告后，心中不禁生出深深的无奈：他回忆起自己大学刚刚毕业，来到公司中的那时，自己每天几乎大气不敢出，领导与前辈们对他的一字一句，他都始终抱有一种近乎敬畏的心境去揣摩领会；可反观今天——他不由抬头看了眼实习生们红扑扑略显稚气的脸——为什么这些家伙们就如此愚蠢却还能这般自以为是呢？这种想法令他心底燃起一阵无名之火，让他想把这一摞厚厚的废纸摔向他们的脸上——但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思维则紧紧压住了这种冲动，无论如何，他已经是个领导了，下班时间，走廊里挤满了那些整天偷奸耍滑的手下们，让

他们看见自己对新人们这般大发雷霆，只会让自己在他们之中树立威望的过往努力在顷刻之间付诸东流罢了，而且部门此时正缺人手，即使是些蠢蛋，也同样能派上些用场，倘若自己真的大动肝火，逞一时之快，真的让他们走掉了，那么只不过是给自己无谓地增添负担。想到这里，他稍稍敛了敛心中的不快，至少让它不会浮于言表，又清了清嗓子："有点错误，但还不坏，辛苦诸位了"，说罢便扬扬手，示意他们可以走了。但这样反倒激起了几个年轻人无谓的自尊情绪，似乎他们还甚至认为自己的工作成果被他们面前的这个人所轻视了，之中领头的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甚至在走向门口时还示威般地将脚步踏的特别重。
待到实习生们走出房间后，A感到了无尽的疲惫——他不自主地仰倒在厚重的棕色办公椅上，回忆起自己刚刚升任主管的那晚，他和朋友们在餐厅喝的酩酊大醉，在痛饮之后被朋友送回家，躺倒在床上，让从工作第一年便开始交往的女朋友一边不满的嘟哝一边为他换下满是酒渍与菜汁的西装时，醉醺醺的他透过酒后深沉的朦胧，紧紧盯着他屋内天花板上那明亮的吊灯。他似乎真的从那束光中望见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心中不觉产生一股莫名的快慰，这时女友拿着换洗衣服正要给他套上时，他忽地一下起身，紧紧地抱住她，他想要一举将他心中的快乐同她一吐为快，但酒后的舌头却一点也不听话，只能无力地发出几个元音，再往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而现在，事实却是这样荒诞讽刺，他不由得自嘲地朝屋顶轻声笑了起来。
电铃声又一次嗡嗡地响彻了整个走廊，这标志着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应该下班走人了。他站起身，披上大衣，拿出钥匙锁上办公室的门，今天他没有坐电梯下楼，而是一步步走下了楼梯——倒也不是因为什么，只是当他心情低落时，总是愿意去做点无谓的事情——跨过公司大楼大门高高的门槛走到了大街上。时值晚春时节，白昼也渐渐变长，天空在夕阳遥遥的映射下显出略显灰暗的黛蓝色，公司正处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大街上数百台汽车的引擎声犹如共振的乐器一般，演奏着单调的曲子，人们神色匆匆，在刚刚点亮的路灯下向家的方向赶去。而A只是摸出打火机，点了一根香烟——他原本并无此癖好，仅仅因为能够稍稍驱赶自己的无聊而已——在抽完之后，他双手插进了口袋，不紧不慢地走向那辆黑色甲壳虫轿车，扭动钥匙，发动汽车，随之缓缓融入到了傍晚川流不息的车流之中。
有必要一提，这座城市历史悠久，每年夏天，从世界各个角落坐飞机而来的游客们会摩肩擦踵地挤满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其雅致优美的建筑风格，恢弘庞大的古老奇观和曲径通幽的城市布局而赞叹不已，在十几个世纪之前，它曾是某个伟大而幅员辽阔的帝国的心脏，而在工业革命的新时代中，在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之后它再次在这个统一国家中成为了首都，在某种意义上，它同法国的巴黎一样是罗曼蒂克的象征，在世界之中无人不晓——可是，观赏一座城市和在它之中生活是截然不同的——A常常会在茫茫的车海中这样想。他的家，在这座城市的边缘，A每天不得不如同远行的海员一般驾驶着他的那辆黑色甲壳虫在车流之中穿梭——不幸的是，显然两千多年前那些智勇双全的史诗英雄在计划修筑这座城市时没有预见到后来会有一种叫做汽车的东西，而他们的规划又会给这些驾驶者带来多少不必要的麻烦。

念老鼠人小e

u/[deleted]

小e没有了，也许是畏罪销号了，也可能就快被晶哥摇了。我们不知道。
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这里本来就从没有过什么歌舞升平，也不会因为这件小事儿就更灰暗上几分。消失的，不过是每天几乎按时的单词书，偶尔出镜的出水和琴罢了。而乐子还是要继续找，黄图还是会有人继续发的，低等生物的生命力就像杂草，一茬茬地长起来，割不完的。
或许从来就没有什么小e，一个整天看黄导管，偶尔发奋读书的大专生，其实不过是个网络上的虚拟形象罢了。可他毕竟反应了鼠人的生存方式：嘴里叼着奶头不放，偶尔挣扎着想做点什么摆脱自己当下的处境，可现实不可避免地从头上碾过，终究还是让我们奄奄一息地躺在这线上老鼠窝里。
又或许连王晶都不存在，可环形监狱已然建成，监视者的眼睛已经深深扎根在每个人下人的心里，我们没有选择，只能面对着模糊不清的黑影，不由分说地抱头鼠窜。
眼前的苦难是可见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收缩的未来也是可见的。但重开是不可指望的，日子终究还要一天天过下去。
春节将尽，鞭炮声渐渐熄去，而烟雾降下。滚滚的烟尘驱赶着老鼠们窜入地底幽深的洞穴，他们蜷缩在这肮脏而又温暖的老鼠洞里，轻轻的闭上了眼，忽略了四周向内挤压而来的墙壁，以及外面又再次响起的枪炮声。

可它们即使睁开眼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何时才能像个人一样活着呢?

忧愁，加速主义是精神胜利吗?当然我希望是真的

u/[deleted]

葱味警告，喜欢和浪友聊天，浪友们说话都那么好听，品葱我真的一会儿都呆不下去，所以请允许我发一贴没什么节目效果的。
平时看看“你妈大逼人人插，左插插右插插”和浪友整活都挺开心的，但是一有墙内什么大事就跑过去看，然后愁眉不展。
比如这次国楠国女大决战，想着好耶又可以狠狠加一波速了，立马跑去围观看热闹。看着看着就愁上心来，忧伤浸透她的脸。
无论是逻辑滑坡还是男女素质，都让我狠狠把烟盒里最后三根烟嘬完。看着周围的一切和我嗯造用的健身器材，又陷入了贯穿从小至今的虚无:就算怎么个人努力，这个世界还是这么的烂和糟糕。
小时候对西方世界的理想神话，也因为run出去发现人间很多都是一样的破灭掉了。
中国人的猪圈是防火墙和民族主义。我的猪圈是对理想世界的神话。
最后只剩下对贵蝈直到大厦崩塌的祝愿了，加速主义就像一个绳索，让我还有的希望，所以我内心希望加速主义是真的存在的..

睡前胡言乱语

u/[deleted]

最近看了一些恋爱片段觉得很触动，我也好想找个反贼女朋友好好谈一场纯粹的恋爱，我喜欢温柔善良有同理心的女生。可以互相督促学习赚钱去留学移民，互相鼓励加油支持彼此。然后在自由的土地上组建真正的家庭，让后代彻底脱离支那文化的诅咒。

滞纳人眼里的美国人生

u/[deleted]

美国公立学校不能上，里面全是小混混，教你吸毒喝酒操娘们，老师也不管，没有父母感把学生放进公立学校，读私立学校太贵所以美国学生都是三流垃圾毕业后只能读社区大学。chongchong觉得社区大学就是野鸡三流大学，毕业后只能去洗碗。中国佬们去美国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虐待，美国经常抹黑墙国，伤蜘蛛们的感情。美国吃汉堡薯条的都是穷逼，美国人穷得很工资很低，而且美国物价昂贵所以华人只能在美国住笼子。很多中国老人被子女丢弃，老人为了捡瓶子和黑人大打出手结果被打死。

精选评论:

u/[deleted]

别的不好说，在美国上过公立高中和大学，高中体验还行，光顾着学语言了也没注意什么别的，反正老师挺负责任的。大学我觉得最舒服，学费全政府出，额外多出来的financial aid还会退我账户里（每学期大概有3500刀），老师水平都很高，没遇到脑残professor，同学毕业后就业率也有80%多点，平均年薪5-6w

u/[deleted]

刚来时去旁听了几节本科生的课……那阵子给我酸得心理极度不平衡，感觉本科在墙内就是糟蹋了人生。

那时才真明白了那才叫上课，才算教育，才真的培养得出有丰富独立思想。更别提之后去附近高中做过文化交流，看着那一帮走廊上的潮气蓬勃的青少年少女，该谈恋爱的谈恋爱，该玩游戏的玩游戏，该非主流的非主流……想起初高考前的做题家生活，当下差点鼻子一酸差点憋不住泪

u/[deleted]

就能干炮这一项就完爆芝麻🐖谢谢，生在阿美什么牛子妹妹骚0各种彩色女人随便玩。芝麻小黄男多年老后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只有总是三天两头就换域名的黄色网站，被小流氓干流产的班花和做不完的题。你笑阿美没有未来，阿美笑你连过去都不曾拥有。

关于脸肿汉化组事件有感

u/[deleted]

我也干过汉化组，包括现在也正在干，我说说我的看法吧。
1、汉化组内支人和反贼并存。不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已经run走的反贼不喜欢掺和键政，还没run走的反贼不敢掺和键政，在键政这块话语权被支人牢牢掌控。毕竟做翻译的组织基本还是以qq群为主，也以墙内人为主，这样为了安全着想也无可厚非。
2、因为版权问题，绝大多数翻译组都是0收益，纯粹为了爱在发电。甚至大多数情况下自己要出钱购买原作进行汉化工作。这是我同情脸肿汉化组的一个原因，不过我事实上更多的是可怜他们，至于原因之后再说。
3、在这件事发生后，我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所以也没有在我个人的圈子里进行传播。这时候我的个人交际圈里的一位朋友在群里推了这条消息。我最好奇的是，本来同属二次元圈子里你既然看过里番那肯定势必有接触过脸肿汉化的作品，但在和他们交流后发现这些墙内朋友们对这件事缺少正儿八经的同理心。更有甚者说出“不就是进去一两年嘛”之类的名言论，让同为做汉化的我彻底爆发。我在群里大爆我反贼的身份，群主把群主身份让给了我后退群，群也因此被冻结28天，无法解散。如果在此期间群被举报，我可能也同样面临着牢狱之灾。在我明年就要run走的关键时刻，这件事对我造成的影响真是太大了。这件事最后以我向群内的朋友们道歉结束，但我的未来却渐渐的走向了迷雾中。
4、我之前也发过贴，如果按照浪友们的逻辑我也算得上半个蝙蝠人，努力了十几年只为离开这片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我包括在墙外也时常铭记要谨言慎行，只为在逃离故土前的时光能够平稳度过。这一次，我被我最好的朋友们出卖了。或许他们也不知道转让群后群会被冻结，也或许不会有人举报，但我真的很难接受这一点。我对未来充满了悲观的态度，但他们大多是乐观的。说句老实话他们和我都算卷赢了不少人，日后的生活肯定不会差。只是我从小的经历让我想逃离这片土地罢了。或许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对的吧。“我不知道，不敢乱说，不喜欢发表政治言论”。诶。
5、我开始反思我的汉化工作的必要性，中国的二刺猿们中的很多人在看到为他们做汉化的人进了🍊依然平静如水。他们是真心觉得“这人被抓进去了迟早还会有人来做”。我真的累了，不知道曾经付出过的时间和精力到底是为了谁。为了我自己那份所谓的成就感吗？这个群体里鲜有人在此时站出来支持我们，这使我的积极性备受打击。关于脸肿组，自己爱国爱的批爆，最后还得吃下社会主义的铁拳，广大二刺猿们更是冷眼相待，我到底该说些什么呢？你要是早点看清楚，不爱国爱的那么批爆我还能同情同情你。所以现在你身边友军寥寥，我也很难做到同情你，只是为你感到可怜罢了。
6、胡话就说到这儿吧，这两天的事情有感而发，纯粹瞎聊大家图个乐吧。

我想糙死我的本我

u/[deleted]

成为反贼后，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总是会意淫，如果当初自己玩明白了会如何度过学生时期？

于是，就在昨晚，我在梦中如愿回了一次高中，梦中没有我给自己设想的完美表现，没有自信满满，没有用鸡巴给小粉红来次狠狠的深喉，没能成为做题家们敬仰的对象，反倒是一如既往的默默做事，同学在说笑，我在一旁木讷的帮忙搬搬凳子，搞搞班级卫生，偶尔在课间，半梦半醒中的我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哼唱几句爱曲，大声点，再大声点，我很自信，我不care你们，却发现有一人表情夸张的看着我，我的歌声便戛然而止，生怕打扰到他。

我还记得有段是去吃饭路上，再佝偻的身影都有伴儿，而我，无论中午还是傍晚，永远是一人上路，偶尔，见到同班的人儿，远远的，我算着距离，还没到打招呼的距离，走近点，我能清晰看到他面容，他也看到了我，再近点，我想我该开口了，但是我没有，我开不了，我做不到，擦肩而过的余光里，我甚至看到对方说出半个字节、想打招呼，又被我假装看不到的样子。我说不清那时的感觉，忧伤、迷惑、暴怒？后半段的梦受这段情节复杂的情绪影响，又做了个和人吵架的桥段，记不清吵什么了，吵完便醒来了。

我很不爽，爸妈戏谑我破天荒早起了？ 清明清明，神志清晰，清察明审，清明梦，清醒的做梦进而古有衍生控梦之玄学，我擅长做梦，做春梦做成憋尿梦、遗精梦，憋尿梦总是在梦中鸡巴碰到外阴前差那么临门一脚，意识到自己要撒尿，遗精梦，终于梦到插到逼里了，没有实感，感觉可能是温润的，温凉的，温柔的，但终究是内裤黏答答的感觉，宏大的梦不及时中断总是演变成灾难的结局，我没有自我毁灭倾向，说不清为啥会这样，可见我的控梦术之高明、心理之变态，偶有梦到人在天上自由飞翔，想飞久点，最终还是被尿无奈憋醒。

无论如何，我不能忍受这么多年把自己塑造成坚强、自信、强大的外包装被一个反映自我自卑的梦给毁掉，今晚必须做梦，我躺床上，先来个修罗卧，双肩痛不好侧卧睡，修罗卧不行来个饿鬼卧爬，我依然无法入睡，只好忍痛使出最后手段来个畜生卧，但只侧卧了半个小时，我肩便痛得不能自已，大喝一声操你妈，再次翻身尝试传说中的狮子吉祥卧，渐渐的，我人儿无了声息，意识昏沉，一夜无梦，竟然来了一次完美的深层睡眠!
只是这次醒来，我满心悲凉，我再也证明不了自我了，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是那个废物做题家，心中凄凉与悲愤交加，就在我意志消沉，准备靠导管度日时，我碰上了对清明梦研究甚多的朋友，我对清明梦只是浅显的认识，他这几年来却是入了迷一样控梦。我不想要他教我怎么控梦，我俩知根知底，他太变态了，而我只想让他分析一下。听完我的描述，他一脸猥琐的跟我说：“弗洛伊德说过，梦是潜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伪装的满足，我知道的，你在高中那年杀死了自己的恋母情节，而现在，自我早被你杀死了，剩下你的本我、超我就是在这样引导这你，这，就是你灭掉恋母情结的报应啊，嘿嘿。”

"不用害怕，这就是你，一直以来的你。”

“没关系的，承认吧，我们都是恋母的中国孩子，我们都有这样的倾向。”

”你无法控制你的潜意识，怎样，要不要我教教你操梦？一起沉迷于这种肉欲之中吧。“.....

听完我倍感震惊，有股干呕的冲动，我抱着我家猫在天台上无助的狂奔、呐喊，唱着Jambalaya，我抱着我家狗在天台上狂奔，唱着Take me home,country road，我托着我家鸟儿在天台上狂奔，唱着Return to innocence，直到苦涩的眼泪流干，我也不愿相信，我是一个，如果不恋母，就是个自卑懦弱的小黄人，如果放任自我，我就是个有杀父娶母倾向的，自卑懦弱变态的小黄人。

声嘶力竭后，疲惫的看着楼下行色麻木的小黄人，我在想他们平时都做着什么梦呢？他们的内心都有什么欲望？是否他们真的在梦中纵淫自我，肆无忌惮的满足着那不可告人的恋母情节呢？ 这么说来，中国畸形的单亲家庭，催生母子乱伦的事件异常之多，想到这，干呕的感觉再次袭来，我心中凄凉无比，我恨，我要跳下这天台，转生到欧罗巴，到新罗马，到樱花乡，在那里做一辈子的清醒梦可好？

只是有人断喝一声把我拉了回来：一个老大爷颤颤巍巍的向我掏出两百块钱，带着一股哭腔的跟我说："小兄弟你是孙名之的朋友吧？对，对不起啊，他人跑了，我们也拿不出再多的钱替他还，我求求你，小哥，我们俩口子在这就想图个清净，真的，别再让人来闹事了啊，这里一点心意，也算咱给你的封口费，就跟你其他朋友说，孙明之他早跑路了啊啊啊，找我们不顶事..."，刚处于生死边缘的我，情难自禁地勃起了，我只能继续伏在栏杆上，听着老人的哭诉，老人以为我铁了心要闹事，就要收回那两百块钱唉声叹气，我心急如焚的祈祷牛子快软下去，眼看那两百块钱快拿不到了，我只能一脸凶相的走到老大爷跟前，同时一把就将老人手中的两张红票子狠狠夺去，一如我梦中假装不认识同学那样，和老人擦肩而过，让他在风中哀叹。

我攥着这两百块钱快步回家，看到对我和蔼可亲的爸妈，我故意对他们长叹一声，他们以为我受到了什么伤害，赶紧过来嘘寒问暖，果然，可悲无知的人儿啊，你们罪恶的梦，罪恶的本我，罪恶的恋母情节是多么的不可饶恕，我心中依然是悲凉无比，好在我作出了更伟大的决定：我要活下去，首先，今晚先用着两百块钱续费VPN，好让我能继续冲浪，狠狠的批判中国人们，以施布道，写到这里，不得不感叹，果然人跨越了生死就是有大不同，我不再纠结与那个卑微的梦，恋母情节，为了庆祝我凭实力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迎来的新生，我决定今晚做个好梦，好好犒劳自己，编织一个美好、宏大、能让我自慰的清明梦，为此我需要点素材，行吧，今晚找A片的tag就是
——————————MILF.

精选评论：

u/[deleted]
我也做清醒梦多年了。常做回到高中的梦。但是梦境是逐渐崩坏的。也在梦里艹过同学。
梦里回到高中，自己在班门口以头抢地，嚎啕大哭。一次又一次地跳楼，摔不死，飞回楼顶，跳楼……
恋母情节。梦里也为此痛哭过。
曾经梦见自己身体蜷缩缩小，身体悬浮，安心的静谧。我醒来后品味，这不就是在子宫里的时候的记忆吗？后来又梦见一次，应该是在怀念。我才明白这就是我的本我。我连巨婴都不算。做梦都是回归主义，只想回到子宫里。因为梦不到操逼，所以索性怀念在子宫时候。但是回不去。不知道这是什么情结

u/[deleted]
是吗，每个人对梦的追求应该都不同，我对清明梦的最高追求是在空中仰望天地，唯独这项不可控，我的梦也是渐渐崩坏，跟心境关系很大，另外我还真没在子宫里的那段记忆，小时候的记忆都很模糊

今天一件事情让我内疚，浪友可以说下自己的看法
u/[deleted]

人在支那，最近网购有点多，快递经常没有联系就放到驿站，想着是快递员懒蛋，就给快递公司投诉了，确实处理的很及时，驿站老板骑着车给送了过来。驿站到我小区电瓶车十多分钟的路程，第二天又有另一家快递公司的也是不联系就放在驿站显示签收，我又毫不犹豫的投诉了，驿站老板又赶紧给送过来。其实到现在我也挺不好意思了，心想快递员的锅，还要让驿站老板跑来跑去。今天到了个快递买的书《彷徨》《呐喊》《故事新编》，我也没想着去拿不着急，晚上八点多了，老板给我打电话说有我的快递，问我在不在家给我送过来。老板来了给我说一看是我的快递害怕被投诉赶紧送过来了，我说快递员不联系，让你跑来跑去的真不好意思，好像倒出了老板的苦，老板说他现在代理着中通快递（我投诉的其中一个），就两个人每天忙完都十点了，招不来快递员，一个小县城（平均房价4000）一个月给5500没人干，我投诉一单罚款500，我瞬间感觉真的好难受，老板给我看了营收，这月他被罚了四千多，营业两千多。我手里拿着鲁迅的书，我就想着我就像鲁迅书里的麻木的支那人，我真的好难受，一直在给老板说抱歉，老板也很客气。都是普通人都为了生

活忙碌，我操你妈共产党，每天想着禁评，想着怎么操控子宫给你生韭菜，底层的苦你看得到吗，我操你妈！我已经给自己两巴掌了 对不起驿站老板 浪友怎么看这件事

讲讲初中的官瘾同学

u/[deleted]

他姓王，叫什么早就忘了，长得很像《地下交通站》里的贾队长，父母在外地打工，他奶奶也许是本校的职工，于是在学校附近的家属楼有一套房子。初中是本市的第一中学，然而教职工的待遇仍然不行，所有老师穿的土里土气，局促透着便宜气质。我去过一次他的家，楼道到处是大块的黑斑，水泥地上粘腻腻的，扶梯是绝对不可以摸的那种脏污。楼梯间小且窄，屋子里暗沉，家具像是玻璃的碎片，到处洒满了这小小的似乎站起来就要撞到天花板的地方，水壶、尺子、锅碗瓢盆、相册、日历等东西拥挤不堪。
他瘦又泛着小聪明，被人说像是猴子一样，我的班主任是一个脸上都是发炎红疙瘩和痘坑的三十多岁的妇女，有一双牛眼睛和粗壮泛着油光的单马尾辫，喜欢穿厚的黑丝，包裹她并不纤细的腿，长裙只露出一截小腿，把曲线规划成最难看的形式。她很市侩，在我印象里，学校这个象牙塔，人人以市侩为荣，心机狡诈反而是本领，像是读书人们互相以凶狠作为自己的保护工具，掩饰自己的虚弱一样，但又似乎，这种市侩和狡诈是透在骨子里的，并不是从外界借来的盔甲和盾牌。她是喜欢在我们这一班初中生面前炫耀她的市侩本领的。
于是我的王同学的聪明，在她和她的门生——我们所有人眼中，成了’稳重老成‘的同义词，他虽然喜欢偷东西，又调皮，然而竟做了班干部，和他的好朋友，一个方脸、和他一样矮，但比他胖一些的男孩一同负责检查卫生和维持课间纪律。
那个班级和其他几十个班级一样，关在火柴盒一样的楼里，是邵逸夫捐赠的逸夫楼。房间不大，学生又多，简直课桌都摆不下。我记得有几次，前后排的桌子在漫长的演化中，位置渐渐到了玄妙的境界，把我那一排的空间，挤压的只有二十厘米长，站在过道里我觉得坐不进去，坐进去后竟然还有特殊的舒适感，因为前面靠着自己的课桌，后面贴着人家的课桌，像是人体工学椅一样。
拥挤，凌乱，像波涛汹涌的海，书包、椅子、课桌和有时候摆在地上的书堆，固定着我们的领土，也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互相损害，又争抢，偷窃，驱逐。在王同学二人被授命来管理时，一切似乎有救赎了。然后他忽然提出，每个人都要给他一个棒棒糖，五毛钱的那种。为什么给，没有理由，但不给，他就要去班主任那里进谗言。
棒棒糖的要求，他没有当众宣告，只是口口相传到了我们每个人耳中，当天中午，开始渐渐有人给他棒棒糖，我下楼穿过大片空地，去操场旁的小卖部买关东煮时，也记得掏了五毛钱给他带上一个棒棒糖。
第二天中午，他二人收了一大堆糖，下午班会时，班主任忽然要搞些感性的东西，把气氛弄得失常了，大家又开始装扮成能欣赏美德的模样，在那里’说真的，我是……‘说起感人至深的独白，老师也谈自己生活的不容易，她丈夫是开出租车的，她说：’开出租车的最遵守交通规则了，真的，因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罚款他们赔不起。‘
然后又抨击路人不长眼睛，乘客又刁难，导致司机往往会被罚款。之后到了群众发言的环节，一个女同学站起来揭发了王同学二人组的事情，有声有色的描写王同学掐着腰站在台阶上那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现在回忆，有种江青的感觉，就连那个地包天的脸也有些相像。
于是班主任嗔怪的看着王同学，像是地主在嗔怪自家的孩子确实做得过了份，被佃户找来告状诉苦了一样。王同学的棒棒糖，没吃完的都还回去了，也被罢官。当时我们都很明白，他并不想吃那些棒棒糖，棒棒糖很难吃，以至于五毛钱一个，甜的发腻，是廉价色素糖的那种东西。可我们不怀疑他是真的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外面世界的奸恶和市侩，狡猾和势力，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象，即使是被迫贿赂官员者的形象，也令我们憧憬，因此拿出一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样子，深以为然、各自一切了然于胸的熟练的行贿、受贿，对完成这种行为的自己，感觉虽没有大的欣喜，但的确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成就感。
直到现在，我也觉得小孩子之所以能变成大人，靠的就是这么幼稚的心态，和这样的演变。

美丽新世界

u/[deleted]

早上人好多啊，我花了1.6元的打折卡骑着共享单车来到xx，匆匆忙忙赶到食堂，刷卡1元，点了一碗牛肉面，腆着脸跟阿姨说帮我多加点汤，从而多混了2块牛肉，趁着左右不注意拿了3个鸡蛋，多乎哉？不多也。赶紧装进口袋里，中午带回家给狗吃。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就算上班了，瘫在沙发上进行游离状态，10点办公室的一哥开始指点江山，他说微博上看到的多国房价已经上涨了，幸亏我们有先见之明涨得早。我说是啊，买不起房子的不都是懒虫吗？社会不需要这种人。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他又说一个从没听过的货车司机讹上了北斗七星，我想北斗七星是什么玩意。于是我说这个人的身份调查了吗？会不会有问题。他神秘一笑，说有内部人员跟他透了风的，那个司机据说收了境外势力大钱演这出戏的，家里人都笑嘻了。我说，完，没有登子的阴谋很难说啊。说完大家都皱紧了眉头。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人在门口张望，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他被骗了20几万。我说你接着说。他说他买彩票，老板没出票，坑了他20几万。我印象中彩票不都是2元一注的吗，就问你是不是赌球了？他不吭声。我说你去起诉不当得利吧，这不归我们管。说完他走了。大家开始埋头工作， 我打开360，关好门，点了一个“震惊！这个航空公司的空姐居然裸体在卫生间提供...”津津有味得看了起来，从人文历史看到玄幻修真，又到了饭点。中午菜还不错，斜对面小姐姐的裙底是红色。中午回家，路上写着，“光荣的时代，即是福利又是义务，今天你打了吗？”旁边画着一个白衣天使扎针的姿势。我不想打针，我倒是想给她来一针，我想。路过实验小学，墙上画着几个小孩围坐在一起，在自由的阳光下各抒己见，旁边写着“一颗童心永向党”，好极了！我拍手称快。到了xx，大家正在热议，气氛就像炉子上的水。我侧耳倾听，大家赶忙拉我进圈。原来是讨论银行，不知谁起的话题，说银行的贷款利率有问题。一个懂哥说银行是这样的，毕竟国家支柱，强势单位。另一个大懂哥气急败坏的说他妈的银行也是他妈的喂不熟的他妈白眼狼。我说财哥何有此言？财哥说他妈的银行里面都有他妈的外国资本注资的，这他妈意味着什么，懂得都懂。说完大家都安静了，空气中只有抑制不住的叹息。看来资本的力量是如此之大，竟然让我们已经这么强大，还是要受到它的控制。“资本家用心险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愤愤地说。我说也不是资本这么简单，众所周知，美国是由资本家控制的地方，资本控制不仅是为了攫取利益，更希望的是长久奴役我们，就像种棉花的黑人一样，千秋万代。为什么奴隶制度不在了，美国还这么繁荣？是因为美国在奴役全世界！！说完办公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而我的拳头，也在不经意间紧紧得攥在了一起，我的国，何时长虹一剑🗡，在下必当浴血从戎，破空一战！瞬间我燃了起来，连晚饭都没有吃下去。到了半夜肚子饿偷偷爬起来吃了两个士力架，打开电脑跑到一个小镇开启死亡之眼杀了4-5个人骑着马掉头就跑。夜熄灭了，关上灯我紧紧攥着拳头，进入了梦乡。在梦里我们和美国汇率1:1，gdp5000年第一，终于不用再受美国经济霸权的压榨了。美国妹子都跑来我们这里打洋工，我用蹩脚的英文跟她们打招呼，me no English.me love America.you me friend？我仗着外国人身份共产了好几个factory easy girl，我让她们打扮成性感妖娆的女间谍，在我又大又舒服的床上我把她们下面脱光一个个严厉审问，我用皮鞭抽打她们的奶子，一次次猛烈冲击。她们跟姐妹抱怨我东西大弄着疼，不过她们还是粘着我不放，天天喊着要让我出货，于是我很烦恼。优秀是一种痛苦，我从出生就沉浸在痛苦之中，无法解脱。这盛世，终于如我所愿了。伴随着两个鲜红舌头的舔舐，我一声轻呼，把精华全赏给了这两个媚外母狗，脸上，嘴里。

回忆一下本老鼠人的高中

u/[deleted]

我爸妈自己没什么文化，一辈子被律师啊官员啊吓唬的很惨，就很望子成龙，加上我先天性心脏病，干不了重活，只能学习出头了。
小学让我去了一个很好的私立，那时候还不算花钱，交了很多好朋友，老师也对我超好超疼我。然后小升初没印象了，初中直接去了国际学校，那时候一年四万学费，我觉得家里支撑不起了，每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都要挤一个房间开空调乘凉，冬天没暖气（老小区），我妈下班回家冷的直接钻被窝，饭都没心思做。
我初一还行，无忧无虑的，但越来越看到爸妈的难处以后，就感觉很伤心，之后开始在家帮忙做饭，从那时候就开始鲜明的分界线，从easy模式的人生变成了hard模式，现实没改变什么，但我心情变了很多，整天焦虑难眠，直到现在。

天天早上定表五点多起，去买包子，中午一下课就飞速回家洗菜切菜等我爸妈回来炒，后来我自己炒菜，然后晚上饭就是微波炉温热中午剩菜，和炸辣椒油，我爸有一手绝活，用葱蒜炸出来的辣椒油特好吃，我妈不吃辣，我们俩就给她炖紫薯玉米之类的。
然后到初三下半学期，我特别累了，每天上午十点开始想给家里做什么饭，晚上盼着爸妈说能出去吃，而不是吃剩饭，在学校长的有点女相+声音不爷们，老被人欺负，说我是二椅子（北方俗话类似人妖），也特别有压力，还经常被女生们拉着欺负，比如把我拉进宣传牌和操场墙壁的夹缝里，几个人凑着我然后不知道干嘛，有时候抢我手机，我怎么求她们都不还给我。
总之各种情况，导致我特别累，想逃离学校逃离家庭，考高中的时候就去找了我舅舅，我舅舅认识公立学校的人，给我安排到公立学校去住宿了，我爸妈一开始不同意，说公立学校都是没钱没本事的家长才送孩子去的，去了孩子就毁了。我也没给他们说我的心理负担，那时候完全不懂心理，难处都自己憋着，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就使劲闹别扭，不让我去我就不吃饭，冷战到最后他们服软了。
开学后，我妈给我了一块熟牛肉，让我带去学校别饿着。宿舍是六人间，特别灰暗阴沉，按理说我们那个高中在全省都算是前十了，但就是又破又烂，我特别不适应，同学都不认识，我爸妈送我到宿舍，然后跟一个看上去特外向的男生，说帮忙照顾犬子一点巴拉巴拉，然后让我把带过去肉松饼分给他们吃。
我爸妈走后我们互相问了问名字以后我就躺床上了，我特别不适应集体生活，觉得隐私没有了，特别尴尬，六个人里就两个人一直说话，其他四个都是自闭症。
晚上的时候那个被我爸托付的人拍我床叫我去吃饭，我就跟着去了，食堂是让我震撼的第一个场景，首先它就是个大车间的建筑结构，铁皮顶，灰墙，进去以后灯光黄腻腻的，很暗，摆满了桌椅阵列，桌椅成排是一体的。然后四个门都挤满了人，整个食堂里人头攒动，说是人头其实都是影影绰绰的人影，看不清他们的脸。
我跟着他和另一个室友拉着衣角往前挤，挤到窗口也没胃口了，就随便打点饭，然后找桌椅准备吃，结果找不到，到处都坐满了，然后我们仨人在窗台边吃的。
之后第二震撼的是教室，那天下了雨，整个学校内涝，很多人都走墙根，少数人从水里趟过去，我当时穿着凉拖，就抬起裤脚趟过去了，到教室以后发现小腿痒的要命，我一边挠一边找书，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晚自习开始，班主任一米六几或者一米五几，总之矮的可以，穿一件黑色连帽外套，里面是米绿色的手工毛衣，裤子是很宽松的西裤，然后皮鞋，长的很像八十年代电视剧里的民工，寸头。人很有精神，四十多岁，说话总是带着一种得胜或者炫耀的笑容。
不说普通话，一口方言，第一个先介绍他认识教育局的人，然后又告诉我们男人要尊师重教，讲义气，给我们说同学如果被外班的欺负，他会组织全班过去打回去之类的。
最后他跟我们讲，他带的班都实行罚金制，上课说话，迟到早退，或者其他情况，一次扣一分，一分五块钱，这些钱汇总成班费，给班集体买桶装水喝。
之后好像是我爸给他特意交代了，我当时坐第一排，他就过来抵着我的头说好好学啊，然后让全班自习。

家人们，被铁拳狠狠砸了

u/[deleted]

一月份的时候发烧了，就去校医院看病，校医院说学校里做不了核酸检测让我去校外定点医院看，就是一普通感冒在滞纳医院做核酸验血又开药被割了快六百支那币，完事了我心想着这应该能报销吧，补开了发票感叹着我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离开了医院。 结果操他妈b，死妈校医院一周就三天上午开设报销审核，还分时间段限制名额。一月份生的病预约到今天。刚才去校医院，死妈支那庸医说我没有转诊单，不予报销。我才知道要在校医院挂了门诊转诊之后花的费用才可以报销，可我他妈以前没生过病头一回去也不晓得这事儿啊，当时那死妈医生跟我说校医院做不了核酸检测就把我打发走了几把毛也没给我开啊？ 真支不住了支那畜看个感冒都要六百块，报销起来就被各种踢皮球磨洋工加限制条件，操他妈妈的，又被割走六百支那币给邢平当嫖资去了，气死我了，屠支的欲望正在高涨

本人对c姐被出道感到遗憾，想说两句

u/[deleted]

大家来这里都是聊聊天， 真的没必要这么针锋相对， 我们都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互相交流思想，在玛利亚之壁里面没能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天天假装金哥，但也有人真的是， 所以虽然在这样一个论坛我说话也是非常注重自我审查的，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不透风的， 推特都能有内鬼reddit能没有内鬼吗?
所以我在这里奉劝各位浪友， 不要以为自己奉行了编程随想的一些建议就可以为所欲为，你的这一个reddit账户和其他账户产生的一切联系在后台数据库里面都有可能成为esu（包括金哥）人寻找你的线索， 你说你这么久没有被找到那只是你还没有被找的价值而已。 比如说我这个账户我的名字采用了md5产生， 没有规律可循，我的后台却跟我的邮箱产生了绑定，邮箱又可以定位到我真人，即使后来我更换了无关的邮箱但我认为这都是无济于事的。而我这个人又是比较懒的人不愿意天天换账号躲躲藏藏的，我们使用互联网是为了与他人产生连结，在没有计划做什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与网友之间保持联系的， 所以虽然使用了国际互联网但是我依然是把我的审查机制带在我的嘴上出来了。
以前我也是一个狂热的键政人， 在网络上总是想要用尽全力的去说服别人， 有时候再无法说服他的时候还会想要通过一些奇怪的手段去害别人， 也有抑制不住的好奇心想要去了解别人的隐私，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些行为都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想要分享我最喜欢的一个观点给大家
罗素：我想要说两点： 其一关乎智慧，其二关乎道德。有关智慧，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不管你是在研究什么事物，还是在思考任何观点，只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以及这些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单单地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这是我想说的关乎智慧的一点。
我想对他们说的有关道德的一点，十分简单。我要说，爱是明智的，恨是愚蠢的。在这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容忍彼此，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总会有人说出我们不想听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共同生存。而假如我们想要共存，而非共亡，我们就必须学会这种宽容与忍让。因为它们对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
屏幕前面的恶俗人:如果出道其他人是 因为他人与你立场不同而对他人的报复， 我希望你能认真看一看罗素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容忍其他人与我们不同的观点。 如果你出道别人仅仅是为了取乐或者想看到别人求饶，那么我希望你寻找一门儿爱好去修身养性， 克制一下自己的好奇心，把自己的品格变得更加高尚之后，再去学习厉害的技术， 因为技术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当被邪恶的人掌握只会对社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
不管你们持有何种立场，不管你们是出于什么目的， 在互联网上暴露他人隐私是给他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人身安全威胁的行为， 这种行为在当今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是违法的和违反道德的，希望你们能够略微有一点点的同理心。
此外我也看到很多人因为此事决定要离开这个网络社区， 我认为duck不必，清除自己的危险言论是有必要的，但是逃离这个社区是无意义的， 你逃到推特逃到Facebook逃到长毛象， 哪个地方不一样呢， 逃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哪里都不能保证你的隐私绝对安全，何不跟我一样认为自己是绝对不安全地在网络社区当中发表言论呢?
我最希望互联网的状态是大家都能够光明正大的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名字， 几十年的经营着同一个互联网身份， 与网友保持长期的朋友关系， 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不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生活，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并且有朝一日能够在阳光下畅所欲言，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如同惊弓之鸟抱头鼠窜。

记我的室友小L

u/[deleted]

还记得当年报道的时候，第一天我们宿舍晚上一起出去吃饭，我找小L借钱回去买盆子和锁，开启了我们的友情。

他是洛阳还是驻马店的我忘了，爸爸是厂里的工程师，月薪2k，性情暴躁，经常说”我们全家一起死“，动不动打他。
小L不爱洗脚，喜欢穿塑料圆头拖鞋，穿灰色的袜子。长相很像影视剧里的汉奸，突嘴，颧骨高，瘦弱的很，头发很长，胡茬唏嘘。一起洗澡的时候，他经常在池子里扎猛子，这时候圆圆的屁股就特别显眼的残留在我们的视觉记忆里，使我和寝室老大默契的相视一笑。

他有胃病，口臭，一起吃饭的时候经常坐在最远的地方。他喜欢和隔壁寝室一个gay玩，因为那个gay很母，对人很温柔，喜欢哄着他说话，听他倾诉自己的不满，但两人没有爱情方面的感情。我们寝室的几个人总是欺负他性格软弱，和说话表达意思不清，以及喜欢做奇怪的事——比如吃完饭突然觉得这顿饭花钱多了，然后坐在桌子前面发呆生闷气，什么也不干。
他爸一次给他一学期的生活费，大概几千块，他因此精打细算，很抠门，我寝室一个人吐槽他”能去兼职吗？干嘛这么抠“，他曾经跟着一起去发传单过，但后来不去了。
他走路一耸一耸的，被笑话过。喜欢日语，参加了日语社，吃饭前会说一榻榻喜玛寺之类的。特喜欢柯南，我跟他一起去电影院看过那个业火的红莲，他看着看着拿出手机开始拍照，还开闪光灯，搞得我非常尴尬。
他不喜欢和我们一起行动，因此有些时候突然通知去哪开会时，我们寝室的人也不告诉他。他学习很好，本来能考更好的学校，但是志愿填错了，被他爸暴打了一顿。
我因为经常在外面住，那个gay也活动很多，所以他很多时候非常孤独，自己在图书馆，他也不爱看书，就是学日语，和同校的日语社的人聊天，但人家也不爱理他。每次我去学校找他他都很开心，但我们俩实际上玩不到一块去，只是互相陪伴寂寞，我从小就喜欢和离群的人玩，一方面是同情，一方面是我觉得自己也是离群的，我在寝室里大概扮演的就是他和其他人的桥梁。
大三的时候他考研，那时候我说考研有多少几率考不上之类的（我当时考虑了这个，就把自己的心情说了），然后他骂我传播负面情绪，说我没出息。之后我们一起写论文，做毕业方面的事，他因为和善，经常被欺负，也经常被女生们要求帮忙，女生是看不起他，还找他帮忙。
有次考试，在阶梯教室，大家都坐乱了，他也就随便找个位置，然后一个认识他的男的拿着准考证过来说站起来，我的位置，语气特别不客气，然后小L就说“哎呀你随便坐嘛”，然后那个男的强行把他拉起来了，我们寝室没一个出头的，按理说我应该出头，但我当时只想“如果有人这么对我我怎么办，我可不想跟人打架或者吵架”之类的。
后来毕业前夕我已经不怎么去学校了，没有关注他的消息，只记得实习的时候他似乎是他爸安排的。后来我想问问他考研考上了没有，但他没有回复（qq问的），这几天看他点赞了我的说说，所以想起了他。
我们都是残缺受害的人，这辈子不会有救赎，受欺负的软弱的人没有公义可言，因为被伤害了，所以性格更加古怪，然后一辈子活在阴影里，而那些欺负人的人，有所谓统治力，领导力，他们阳光向上，有美好的未来。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的，所以我是麻木的。

记我的小兄弟

u/[deleted]

我的鼠人小兄弟，我和他网络上结识，现实里没见过面。在一个游戏群里，玩群星和三国志的，那个寒假最后几天，我们每天深夜在群聊天里一边扯淡一边联机群星，气温很冷，外面好像经常飘着雪，漆黑一片北风呼啸。窗户里面是温暖的小世界，我拉上窗帘抱着被子坐在椅子上盘起腿，像是躲进了老鼠窝一样感觉安全温馨。
已经过去了的年大概还残余一些温度，远处到处是炮仗和烟花的声音，近处的街上却没什么人走动，只剩下路灯孤寂的守夜。我们四个人玩的很开心，种田，联机打ai，然后彼此攻城掠地，互相吹嘘自己的势力庞大，骂对方是菜鸡，夜深了就会无聊到讲彼此的经历。
a君是有钱人家，河北某第一高中高三学生，学习不错，每天问我们和女同学的相处之类的问题。b君上海程序员，天天教我们怎么谈恋爱，劝a君高中生最要紧是学习，考上了大学分开了阶级，会有更好的女人。
c君江西初中生，15岁，天天抱怨和妈妈的争吵，我当时大一，失恋了，每天逃课在出租屋里醉生梦死。最后一晚大家慢慢开始告别，谁也玩不下去游戏了，就干脆纯粹的聊天了。

a君要高考了，说考完就上号来找我们，一定别忘了他，说的依依不舍，b君说年假放完了，要回去上班了，c君要中考，他学习不好，但我们劝他和a君一样努努力，半年不上qq不玩游戏，他半推半就的勉强答应。
大概快要夏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c君在另一个游戏大群里说他妈妈不让他上学了，用语音说的，他感觉非常生气，和妈妈大吵一架，然后语音里带着哭腔说自己要崩溃了。群员们了解了一会他的情况后，都没什么话说，只有我给他出主意，让他出去打工，把钱自己攒着，干一年后自己复学，我这个方法基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当然没有采纳，只是哭，这时候他16岁。
后来很久大家不再联系，惊醒过来后已经沉沦过了2018年，再找那个小小的游戏群已经找不到了，也忘记了备注他们的名字，消失在了上千qq好友的茫茫人海里，终究是彼此忘记了，a君、b君都不见了。
只剩下c君，我们定期聊天，他先是去了附近的省城打工，跟着村里的舅舅还是什么，好像因为什么关系而闹掰了，然后又和妈妈吵了一架，妈妈让他出去自谋生路，一天都不会养他。他自己去了广东，在广东一家洗浴城做杂工，期间染上了赌瘾，输了好几千块。
之后又断断续续换了几份职业，从16岁到如今21岁，性格没有大的变化，还是内向，孩子性格，存款没有，不断换着工作。最近回了老家，可能是妈妈担心他吧，托人帮他找了份镇上的工作，前几天崴了脚，但老板不让他休息，他的脚肿的很高，还在坚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刚才上班摔了，老板还是不许他休息，他直接说干不下去了，实在做不动了，必须休息一天，才争取来了回家的机会，现在天已经很晚了，没有车了，在荒凉的镇子上还不知道怎么办。
找我借了十块钱，我发他后翻了翻聊天记录，发现前几天他发了几条语音，哭着说“我真的生气，现在一个人在家里什么都没有”，“感觉真的被这个社会压的很重，他妈的“。
然后给我发了一句话，”我觉得以后我会落的白茫茫一片，繁华落尽，由盛转衰”，我大概也有这种情绪，其实老鼠人的人生没什么繁华、荣盛的时期，但我自己总觉得少年时也还算是相对快乐的，如今青春要过完了，心里越来越不好受。
前几天看墨茶的消息，有人说他还能玩电脑，不是穷死的，但我觉得，越穷的人，越离不开网络，因为这是唯一的慰藉，是我的老鼠洞。

短篇小说・共和国人

u/[deleted]

他躺在病院的床上时心想着是时候给自己写一本回忆录了，毕竟以后他有大把闲暇的时间可以用来写作，而且他能靠写作来证明他是一个安静、理性的人，这样那几位没耐心、声音尖利的护士也许就会对他放下戒备，不像对待其他真的精神病那样对待他了。

说干就干，他马上放下手里的报纸，身子往后靠在墙上，陷入回忆里，他立刻想到的不是他呱呱坠地时的啼哭声，那时候他还不记事，只记得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和离得很近的病床几乎拼成了一块通铺，中间的过道很小。他想到的是在奶奶家，他奶奶长的很像温家宝，小而方的脸，脸颊的肉垂下去，夹着中间的嘴巴，眼睛不大，目光很慈祥和蔼，但带着一种不好惹的气质，别人都评价这个老太婆“阴狠毒辣”，她曾经因为和丈夫吵架而一脚踢破了丈夫的肚皮，让老头子住了两个月的院，并且一次都不去探望，也没有表示任何歉意，儿女们也都默认了父亲吃了闷亏，不敢介入调解。

也曾经因为不同意儿子和儿媳妇的婚事，而整日跑到儿子家里大闹，变着花样骂儿媳妇一整晚，像是刑讯逼供一样展开精神折磨，直到儿媳妇绝望的哭声招来街坊四邻，纷纷说老太婆不像话，这时候她才勉强放过儿媳妇一马，耀武扬威的回家去给丈夫下面条吃，方法很简单，白水煮，然后下一些陈皮——指的是她自己吃完橘子后剥下的皮不扔，放在铺满灰尘和晒着布鞋的水泥窗台上晒干的产物，这面条她丈夫吃了三十年，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

对于这个奶奶，他一直不敢下定论说她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知道奶奶霸道专横，偏爱叔叔家的儿子，而在自己来时会赶快藏起来好吃的，避免他叔叔家那几个儿子回头来了吃不到，也知道奶奶慈祥的目光和因久久未见他这个孙子而留下的泪水是发自内心而不是虚情假意，否则他奶奶的演技应该比时兴的演员肖战王一博之流要好得多，足够在这个影视圈末法时代出将入相。这样的演技没必

要向他这个没有出息的孙子施展，就像支付宝没必要发宝马汽车的广告给月薪两千元的劳苦大众看。

他的心思回到回忆，回忆的画面中，他就坐在奶奶不远处，不太远，那样不合情理，毕竟院子里只有他们俩，彼此不能不说话，说话就必须坐近一些，况且他不能离开院子中间这块干净地方——去挨着停电动三轮车的肮脏车棚，也不能去另一边生着青苔的水管周围，他也不愿意太近，理由很复杂。

奶奶把一个箩筐放在腿上，箩筐里面装着针线和各种缝补工具，他叫不出名字，她用满是茧子的黑黢黢的双手忙活着他无法理解的事情，然后嘴上碎碎的念叨着："你可知道么？咱们房子旁边原来有个日本的炮楼，后面这家邻居有个老太婆，当年被日本鬼子从这（奶奶指了指额头）刺到这（奶奶指了指左腰），她还没死，她的老头子先给吓死了。"

和孙子对老太婆的敬畏一样，老太婆也对这个孙子有所敬畏，这孩子寡言少语，心事重重。现在的年轻人都认为老一辈人根本不愿意关注心理学，总以为抑郁症是懒的，精神分裂是装的，可这个老太婆平平无奇的外表下心里装着一面明察秋毫的镜子，这镜子生产于1968年，有一天，大概是夏天，她的发小顶着一个奇特的发型哭着钻进她家的厨房，那时候她还小，青春年少，正蹲在黄泥灶台边上炸糖三角，一抬头就看到哭泣的女友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半，左边是光头，右边留着长发，这样的发型太过于前卫，也许同时代的米兰和巴黎能够去试着理解，但在中国，尤其是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乡村里只会使人发笑。

奶奶顿时笑了起来，第一个不是问'你怎么弄的'，而是用少女最关注的问题打头道："建国看见你这样了吗？"

建国指的是发小喜欢的同班男生，她和他保持在书面交流的程度，两人一个十六，一个十七，却确信双方是彼此此生注定的爱人。

听到了奶奶的话，发小啜泣着问："他不至于因为这个不要我，头发可以再长出来的。"

奶奶下意识地说："这说不准。"

发小更加重的语气急切的说："他不至于吧！"

奶奶重复："不好说，你去想想办法，带个帽子。"

她说完发小就若有所思的走了，第二天上学时奶奶猜测着发小是戴她爷爷的狗皮帽子，还是她小时候的那个虎头帽子，或者是她香港亲戚送来的那顶好看的棒球帽，不论哪个都不适合女孩子。她猜着猜着，等来了发小的弟弟，眼眶通红，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来取姐姐的遗物。班主任同时告诉大家，上吊的死相很难看很吓人，无论如何都不要选择这种死法，害人害己。

那一年她得知了一个数学老师因被学生打了个耳光满处申诉无果后跳河而死，得知了离她家不远的一个解放军叔叔因被打为右派而发了疯，这三个人的毁灭告诉她，人是很容易打败的，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词——心理。

远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师范学校演讲时，就告诉他的听众，治理国家，要懂得心理学。她没听过孙中山的演讲，但无师自通。

当一个共产主义者能忍受酷刑都不吐露同志的秘密，意志力如同钢铁一般顽强的时候，你能拿他怎么办呢？办法是给他看共产主义者们后来大灶小灶的分级制度，住进中南海的奢靡，以及李志绥回忆录里记录的毛泽东的淫乱——1980-2000年，多少共产主义者因此自杀。

当他知道他坚持的东西毫无意义时，你抽了多少鞭子、拔掉几个指甲都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就可以立刻完成，只有一个东西改变了，不是受刑者多了什么伤痕，而是心理发生了剧变。

话题再次跑远了，回到他的记忆，奶奶知道一个人的脆弱，她就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个孙子，只好说一些乏味的故事。他回忆里，奶奶这样说着，中午的日光晒得他背上发烫，他穿着件格子衬衫，祖孙两人在故事讲完后开始了长久的沉默……

第一次看到成年男人的下体

u/[deleted]

那时还是个单纯懵懂的小学生，和一个女同学一起在餐厅吃饭，突然我们都很想上厕所。餐厅里面有一个厕所，门锁着，我们两个在外面等了超久。然后我们决定透过门与地面的缝隙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人……我们两个都弯下腰去看，就像偷窥狂一样的姿势，看到一个人蹲在里面，下面黑黑的很多毛（没看到他的排泄物），我们两个还在讨论那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一会儿厕所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叔叔😅

大西经卷一，纪念上海重开人

u/[deleted]

历史有大西王是对每一个重开人的慈悲，当他们道貌岸然的用正义剥夺你的一切后，你就同样用你的正义去剥夺他们的一切。大西王的英灵在天下照耀着受苦受难的人，他不像恶人社会中的一份子苛责你的不负责任，他知道你心中的委屈和懦弱，他盼你拿起武器，世界伤你以痛，你须还之杀戮。
当一切结束，你会进入大西王的殿堂，那是一派陕西黄土高原的景象，大西王将摆出延安府小吃凉皮和油糕招待你，用高尚的解释和耐心洗去你内心因邪恶产生的邪恶，你已到达真正的天府之国，你就获准许在那毫无罪恶之地耕作。
恶人称其为杀人者的匪窝，正义者却知道那是勇敢者的归宿。
大西王说，地上的人需要知道了，不要千百年来做受害者，无谓的哭泣，你的眼泪决然洗不去运命的诅咒，更徒然招来他们的嘲笑讥讽。
若愿懦弱下去，你就不要吃惊于欺辱和压迫更加向你倾斜。因为上天早已规定了这世间唯一的法则——不知道保护自己的人，只会被他人吞噬。
不要做受害者，你的哭泣是他人悦耳的音乐。 不要做受害者，要学着对抗这个世界。
不要做受害者，你自己是你最大的保护者，你是自己的牧羊人。
他人既是你的地狱，你的生命于他人是苍蝇，徒增烦扰，睁开眼看看人性的本质，你就不要祈求怜悯和宽恕，因你未曾有罪，因他人毫无怜悯和宽恕你的资格。
醒来，不要做受害者。不强大的善良只会被剥夺，这种善良又名软弱。
若无面对邪恶的刺，你就得不到正义的名。
大西王愿吻天下受苦的人，他确是至仁的，不同于耶和华，那无知的群民一厢情愿的假设他是高尚的。
大西王确是曾经善良的受害者，后来有了力量，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他的崩溃和新生，我们感知到了一个崇高灵魂的自我蜕变，无数个受害的日日夜夜，片刻也不能止息的伤害和侵略，他父母早丧，无依无靠，只身对抗着凌虐。
我不相信不曾受苦的人理解什么叫同情。
我不相信高高在上的神灵愿意施加给他眼中的虫豸以慈悲。
若一定要有信仰，不如信仰一个曾软弱，在内江面对地主奴仆鞭打自己父亲时，一言不发，目眦欲裂的孩子，在延安府被同僚欺辱，闷声不吭的青年，在襄阳发银六百万赈灾的中年，在天下昭示自己的武勇和煊赫声明的老年。
阿门!

12月24日,晴
u/[deleted]

新冠死亡人数,零
贯彻习总书记四个自信
圣诞节在雾霾里游行12月24日,晴
新冠死亡人数,零
贯彻习总书记四个自信
圣诞节在雾霾里游行
中国人民,赢
中国人民,赢

有鼠鼠提到张少华的事情，我说一下我爷爷奶奶曾经经历过的，以及我经历过的事情。
u/[deleted]

我的奶奶，曾经是地主的女儿，但所谓如何能被认定为地主，这事儿颇值得商量，听我奶奶的语气，她的父亲算不得什么大地主，有几亩良田，有几间房屋宅院。
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太久远，以至于满眼浑浊的奶奶不太记得清当年的事情，只记得叮铃咣啷一阵响，天旋地转之间，门前的石墩飘忽不见，中堂摆设也无影无踪，到最后宅院田地统共变为几间小房子才算彻底地尘埃落定，算的得上在大大的钱财贬值下，捡回来一家人的性命。
日子难过，好歹还能这么熬着，但闺女总要长大，闺女一大总归得嫁出去，我太爷爷（奶奶的父亲）着急，所谓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闺女的终身大事不能耽搁，太爷爷三不五时地托人打听，那时候的人还存着这样那样的心思，即便想给闺女找个优渥些的，也难保不会有什么事，寻摸三四家没个底细踪影，他思前想后，就看中了我那风华正茂却又一贫如洗的爷爷作为他女婿。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既如此便安排相亲，我爷爷奶奶四目相对间，心生情愫，我爷爷随着媒人的由头和我太爷爷的默许，在我奶奶娘家吃了两顿饭后，便订下了这门亲事。
亲事即成，败落的地主家也没余粮，但做父亲的总归心疼女儿，到底算是给我奶奶办了个像样的婚事，虽然高门大户的像样嫁妆或许是没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太爷爷还是给女儿备下了早已藏好的金银首饰玉器铜钱。
那会儿声势浩大的“土豪劣绅”运动已过些年岁，我奶奶的娘家，也的确眼见的只三间瓦房再无其他，没了多余的顾忌，那些嫁妆才偷偷被我太爷爷取回，算又见了天日。
但即便这样，太爷爷还是谨慎的很，除了能在众目睽睽下迎进门的棉花枕头软乎被子，其他的金银首饰都悄无声息地随着锣鼓声一同敲进了我爷爷的家门，才算事了。
踏进我爷爷家门的那一刻，我奶奶即使不明白也得明白，她再不能做无忧无虑的女孩。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家徒四壁，真是符合时人的观念，我太公（爷爷的父亲）好吃懒做，太太（太爷爷的媳妇儿）更是一问三不知，嫁过去的奶奶，虽然早有准备，但是面对着家徒四壁，着实也慌了神，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中间还出了这么一当子事儿，某一年夏，燥热难当的夜晚忽然起了阵狂风，风卷着雨势铺天盖地，在蚊虫肆虐的天气里冲破了松软的土墙，我太爷爷的三间小房转瞬冲去一间，厨房也只剩残骸。那块地方本就没几户人家，这一倒，修缮得大费周章，合算着得花不少钱，也就一直停当着没再动。
时值开荒有新地可分，既是按户分地，在当时的概念里，我太公正经是贫农身份，于是得到了一块左邻右舍同样是贫下中农的黄土地。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那时候实在到了无立锥之地的地步，我奶奶咬牙跺脚，狠了狠心把金银首饰全摔在这块分来的地上，却竟然还不够挑费，剩下的铜钱玉器又用不得，索性我奶奶跟着大娘子们一起上山干活。
听我奶奶说，有一回实在夜得很了，但上山又不得住，何况怀里揣着刚辛苦挣来还没捂热的钱，三个婆娘战战兢兢地抹黑往家赶，后头忽然乒乓作响，偷瞄一眼，竟然跟来了两个汉子，三个娘子心下更是慌张，脚步越发地快，夜里起风山凉却没想到走出了一身汗，耳听得脚步声就快到跟前。
山下忽然传来响动，动静还不小，大娘子忽然沉声对我奶奶说："今早一同上山时，你家丈夫说在山脚下等你会合一同归家的，这会子是不是你家大小子上来找你了？"，我奶奶后脊背凉飕飕地大声附和，而后大喊小子的名字，三人不管不顾地飞奔下山，身边草丛的荆棘刮破衣服划破皮肉也不打紧了，只闷头往山下冲，后头的汉子本就做贼心虚，以为真来了人，才不再尾随。
其实那天根本没有什么小子、丈夫，那天我爷爷正在另外一个山的山脚下做木工活。那声响动却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但算是救了三个娘子的命。
到后来没日没夜的干活上工，才算凑齐了前屋后院的银钱，盖房子的时候，我奶奶一直跟着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我家是小姓，那时候颇受欺负，我奶奶没法我爷爷那时还为了起好房子后的应用之物，每天吃完早饭就赶去几里外的木材厂伐木，回家已经明月当空，等到房子起好，一家人都乔迁之后，一刻不停歇的两人才算得着半日偷闲。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那时候钱委实难挣，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即使连轴转，也依旧没法挣够一家人的肚囊，我伯伯还是半大小子的时候，还一直喝着米汤，有块糖饼算是难得的口福。直到我父亲出生后，日子才开始好过起来。
在此之前，我得提一提我的老姑姑：我爷爷的姐姐，这是一个风流的女人，同我太公一样好色，但却要比他更甚，我老姑姑玩过的男人十个手指数不过来，许多人背地里骂她荡妇，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她只和未婚男子勾搭，从不求财，只愿春宵一刻，于斯背负着的许多骂名也就做不得数。
她这样一个女子，就这么一路浪荡到我父亲能打酱油的年纪，一直同所有的家人住在一起，除了偶尔地外出，也并无波澜。某天下午，没有任何预兆的，却突然地发作起来，狂发风吹冲回家，拉着我爷爷奶奶的手冲进里屋，将门猛一砸，里头再无声响。
一个月后，从家里的吊脚楼上跳下，当场呜呼，她走的十分突然，以至于丧事也办的十分突然，乃至悲伤都来不及，此事便戛然而止。至于我老姑姑那天下午究竟和我爷爷奶奶密谋了何事，至今无人提及也就无从知晓。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再此后的半年，一个不知四季的日子里，"文革"之火裹挟着耸人的气势杀将至这个鱼米之乡，我奶奶本以为此火不至于烧到家中，毕竟娘家曾被烧过一回，没成想烛火正盛时，火舌就蔓延至自家屋檐。
起因是曾经某位王姓国民党军官，与我太公的某位远房小妹结亲，后来随部队撤至台湾后，留下了一方大宅院，托我太公照看，其实当是赠与，而我太公生性懒惰从未管此事情，也未明确应承下来。
我太公此人从不着家，每每回家只伸手要钱，赚的铜子儿也不见回转家里，以至于在外有了个小家庭，我爷爷忽然间多了个兄弟，这事儿才败露。
听我爷爷说，我的太太（太爷爷的老婆）生性软弱，从来不管不问，到后来我太公居然让外面的老婆做大，事即东窗，我那好不要命的太公也不再藏着掖着，直接就在外头住下，再不回家，以至于这栋地主宅院，无人打理，归属无主，因此悬而未决。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而当初这位军官在此地的官邸，正是曾经大地主的住下，这些事还算有点年岁，但偏有好事者，指摘我老姑姑与那位军官有染，曾赠与她许多金银珠玉，到这地步，红卫兵文章来了，既曾结为亲戚，还颇有诡秘，上下一勾连，又来一笔彰显革命成果的"好文墨"，红卫兵们怒目圆睁，烽火至宅门，压压叉叉就把一大家子轰出家，据我爷爷奶奶说，当时夜色正浓，前后水泄不通，慌乱之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堆拿家伙的来抄家拿人。
所抄之物，除去半罐袁大头和铜钱，还从地窖下搜出成本大套古书典籍，尽诸付之一炬，连夜审判时，我奶奶突然火起，回过神来与他们撒泼打滚，她年轻时力气奇大，上午生娃下午就能下地耕田，也竟然没吃多少亏。
因着红卫兵有些也是大队里的人，各家都熟悉的面孔，有着名目才敢抄家，不敢闹出人命，即便如此也闹了半夜，广寒沉眠，金鸡报晓之时，我爷爷奶奶筋骨紧绷，死拽着领头的红卫兵赶赴镇政

府，在政府大门口就此一立，我奶奶大骂日月无光，细说我太公贫农的历史，来人皆被她手段横竖撂倒，红卫兵们怕了不敢拿自家身家性命赔上去，我奶奶威名大盛，从此无人敢轻易招惹家门。
折腾些许时日，总算尘埃落定，当初倒还想着要回那些被抄走的钱财，但时值革命全盛时期，实在不好多生枝节，便就此作罢。我曾问过爷爷奶奶，为什么不再去寻，他们说当年的红卫兵早已死绝，只有他们子孙还在，难不成去找他们子孙讨要?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从我父亲开始，我爷爷奶奶就做起生意来，干什么好呢？一门心思想过点好日子的夫妻俩，四下琢磨做个小买卖，幸好我奶奶会门酿酒的手艺，斤两足味道醇，试着开了个小酒铺，前院卖酒，后边儿就住家，一时日子竟然好过起来。我爷爷也跟着同乡走广东贩粮，那时候听说挣了不少钱。

精品文章之《关于我偷高中人妻骚逼老师内裤自慰那回事》

u/[deleted]

我高中偷过骚逼老师的内裤，30岁的人妻身材丰满，小圆脸皮肤很好，戴着大眼镜没皱纹，看着像2425的人但孩子都有了。

她天天穿勒逼牛仔裤长筒靴上课，夏天还穿白色花衬衫，胸又贼大透过衬衫能看到文胸，低着头讲题的时候乳沟透过衬衫扣子都能直接看到。给同学讲题撅着个骚屁股对着我，看着就想上去狠狠吸一口。

当时高中撸管材料都是她，然后我觉得光这样不行我甚至都想过直接在她晚上回去的时候掰开腿直接操但想想肯定不行，高中也没有手机没法联系，那就偷个内裤内衣拿回去撸就好

但想要偷的话必须先把老师值班住宿安排都摸清楚，然后我就混进学生狗组织给老师跑腿，在独处时间一点点摸清楚学校老师值班住宿安排还有轮班时间，锁定了老师住的宿舍，那时候多少沾点精虫上脑了，只能说人为了操逼撸管行动力无穷

然后趁着同学都在上课我直接翘出去直奔宿舍拿了宿管的钥匙开门到了那老师的宿舍，值班是一人轮一周而且一人一间宿舍，我们宿舍每个宿舍都有阳台，果然那有老师的内裤，而且骚的一逼穿的是丁字裤我看了血脉贲张但没直接拿，日后连续几天都去观察发现老师爱穿同一个牌子的内裤而且是成套的，我就仔细看了看牌子还有型号出去买了一样的，再手洗几次看不出区别来

然后终于就可以下手了，晚上他们都在晚自习我偷偷溜出去直接把晾的内裤都拿走了，换上我买的然后装兜里溜之大吉，那时候心脏一直狂跳被发现就完了，接着回去上晚自习，晚自习一整节我的鸡巴都是梆硬的

终于回了宿舍我就直接嗯冲，一条内裤套头上一条裹着鸡巴嗯撸，感觉自己都快把内裤舔了个遍，闻着逼味我差点直接射出来，那也是我第一次闻见逼味，不知道怎么形容，有一点点像鸡巴味但还要更阴柔一些，而且闻见鸡巴就忍不住勃起了

我就和失去控制一样直接把内裤对着逼的部分塞嘴里和鼻孔里，恨不得每一次呼吸都对着老师的逼，脑子里全都是老师的大屁股坐在我的脸上批改作业的样子，另外那条裹着鸡巴的内裤也快把龟头擦肿了，一边用鸡巴涂着内裤一边意淫老师骑在我身上逼被我的鸡巴顶开的画面撸了半个晚上才发泄完，发泄完深吸一口气终于脑子不被鸡巴控制了

现在想起来最后悔的是我买的内裤我没有在上面撸几发，想想老师穿着我撸过的内裤我就硬了

從零開始的支那窪地獻忠生活

u/[deleted]

你失忆了，你发觉你在洼地中。

你发掘这里的人们生活天天以异常的姿态活着，好像他们过着永远不变的生活似的。

你发觉你被追杀，而追杀你的人主宰这个洼地。

于是你想要逃离，发觉自己不论做什么，这里的人们第二天都还是如常。

你开始疯狂杀戮，希望一次循环中杀掉所有主宰洼地的重要人物。

但是你失败了。到了下次循环，什么都没有改变。

突然你想起来了，你的名字，

叫张献忠。

Believe it or not. 支那已经全面进入赛博朋克世界线了（或，中国特色半互联网半封建社会）。

u/[deleted]

我不知道这里自称鼠人的多少是所谓的中国lower middle class，冲浪不过图一乐，放下手机还是要去做人肉干电池，一年赚几个平米。但是，很多真正的鼠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翻墙来这里，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有墙的存在。这些人构成了庞大的人口红利，是构成所有高华一旦提起“国内生活方便”的基础。
有人说这些人最终被ai取代？别闹了，养一个ai工程师多少钱？养鼠人多少钱？这些人的日常就是干着机器人的活但是拿着比机器人成本更低的工资。闲暇时拿出手机不断被算法精准投放的信息投喂。
没有思考，不要思考，不需要思考。

详细叙述墙内部分亚文化女性论坛，以及小粉红发展史

u/[deleted]

说在前面：按照本人的记忆写，时间或者有些个人理解会有偏差。想到哪写到哪。
首先是晋江匿名区，最早05年，只有一个三区aka耽美区后来被强制改名为闲情（习上台之后）。三区自称咪子鱼。 二区也就是后来很出名的兔区，让小粉红这个名号真正发扬光大就是这个地方。二区自称兔子。
兔区是在1314年耽改剧古剑奇谭在腐女圈大红之后被三区嫌弃赶到二区发展起来的，之前都是三区的下水道，由于匿名发言自由不会被查发言记录，以及归国四子和tfboys等，学日本韩国造偶像之后，兔区越来越多追内娱的，人也越来越多，进驻很各家公司以及很明显的tg的水军，兔区本身追内娱的原因自然希望国外明星快滚，限韩封杀外国明星之类的自然拍手称快。所谓匿名区重锤，就是匿名区发言自由，所以兔区特别强调要有锤，当然嘛你国酱缸文化加上各种发言限制还有水军引导，导致兔区这地方越来越粉红
真的让小粉红发扬光大的是兔区各种奇葩言论，而真正创造出来这个词的三区，在彻底实名制之前，反贼更占上风。凤仪那魔怔地方就是太过粉红被赶出三区，原本小粉红是说简陋的粉红色匿名论坛页面，早期最简陋时期有时候会因为发帖长度导致页面变形，被说成公子内壁被撑开。当然三区各种偏执疯逼的事也是很多。现在依旧流行的各圈挂人作图长微博的模式也是这地方搞出来的。郭敬明，马伯庸，nyt，times都参观过这地盘。

接着聊聊豆瓣小组，曾经最大的豆瓣小组叫八卦来了也就是现在的鹅组，模仿康熙来了取名，早期很像天涯各种八卦和小道，以及长舌妇各种指指点点。后来随着微博，内娱兴起，各家艺人的水军以及tg都会注意控组，如果说早期八组里面有很多傻逼五毛，那么现在的鹅组和后期兴起各种八卦小组相比那就太8000了。(8000这个词指代反贼就是来自八组)。
八组在2019年被封组半年，导致各大八卦小组迅速崛起，比如青青草原组，比如吃瓜基地组，前者是tfboys中易阳千玺的粉控制，后者是吴亦凡约炮爆新闻八组不让讨论诞生的。这些组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粉红浓度炸裂。
另外豆瓣小组的一个小番外，在后禁评时代大概是18.19年出现的豆瓣团购组例如车组，粉红浓度很高，组员经常要求禁止团购乳化产品，前段时间的bts以及最近的大量服装品牌乳化都有人要求禁，结果已经拆组。而早期的团购小组都风平浪静，无人care。
最后再说一个匿名区的番外，小粉红的诞生地在18年开始不能聊政治方面的东西（你国大概所有的论坛都这时候禁止），18年下半年开始反精分，手机号，微信实名制，然后19年上半年全中国第一个用身份证进行实名制的论坛。
18年开始不少人搬迁到一个叫嗨兔的地方可匿名，管理员halo，正宗粉红gay，翻墙大战反贼是日常，官瘾批爆想要变现论坛流量一直无果类s1老狗了，靠捐款度日，不准聊政治的同时又十分欢迎各种国外的负面消息，如果你们不满足观察一般品种的蜘蛛，欢迎去这个嗨兔914紫禁城这个版面，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最粉红的蛆，全世界最anti-lgbt的腐女，以及集齐各种奇葩支言支语的地方。
你国这些论坛女性，身为女人但是最爱荡妇羞辱，最爱笑贫不笑娼，身为腐女最为崆峒，最恨男同女同，自称女权却为男权压迫的代言人ccp站台。

小蜘蜘真是太难了

u/[deleted]

无论hard skill，soft skill，创造力、英语水平，小蜘蜘都被同龄同阶层美国人吊打。这不是努力几年就能赶上的问题，学习曲线的导数都有巨大差距，如果小蜘蜘继续按照做题思维去努力，差距只会越来越远，就算大学毕业后开始改变，时间也来不及了。想想青春时代你做题时人家在干啥就明白了。申请phd的时候，小蜘蜘的唯一优势是听话耐操，所以是血汗工厂华人教授的首选。别以为做题做得数学好是优势，美国人数学好的那是长期培养的，思维方式、学习速度、逻辑水平都吊打你。所以在其它有潜力、强调创新的科研组里，一个小蜘蜘都没有是很正常的。最可恶的是，由于猪国人口基数巨大，就算木讷做题家再多，也总会有那么几个学二代+北上广+国际学校+美高美本的卷王，这些卷王一边负责拉高老外的总体评价，一边被无良媒体炒作用来破防小蜘蜘。而从小怀揣梦想的村逼小蜘蜘，只有被铁拳捶扁的宿命，就算好不容易逃了走，被铁拳捶扁后都再也站不起来了。以上是一个被破防无数次的小蜘蜘打出的批话，看着那些一直站着的人，阴影里的它流下了无奈的泪水。

讲一下我的英语口语

u/[deleted]

本人口语可以说是纯自学，在国内死记硬背的语法跟词汇跟我英语讲的好基本上关联不大，只是为英语功底打了一个基础。

有的人在国内考试，什么高分雅思托福什么的，结果跟洋大人说几句，一句话都答不上来，弱爆了，我以前同学就是这样。

首先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英语0基础，幼儿园就有英语课，但是还是小屁孩的我只记得一个单词：peach，所以我的小学英文名也就是Peach。

小学1-6年级英语死记硬背语法，基本上英语能考100分，考砸的也不会低于90分，但是英语基本上不会讲，只会讲俗话说的chinglish，我的学校里有白人外教，谈话的时候讲的chinglish里面基本上一半英语一半中文再加上手上的动作，比如：

“周末我跟朋友去骑单车看看风景”

“Sunday I go drive Dan car with friends to look look fēng jìng.”

语法上以及词汇没有对上，主要是敢去说，敢去问，敢去表达，小学很多同学不敢说，怕说错被嘲笑，但实际上那些小屁孩自己本身就不懂英语，所以不敢去嘲笑敢发言的人，而且我从小学开始就不要面子了所以敢发言，即使说错了，手上的动作也能让歪果仁老师懂我在说啥，歪果仁老师就会指出纠错并鼓励我改正，毕竟是老师。
小段经验总结：主要还是要敢说敢问。

初中第一次出国，瞬间对当地文化产生兴趣，敢去跟当地人沟通，敢说也敢问，虽然基本上听不懂，而且一开始说的还是chinglish，但是慢慢的跟着当地人的思路去表达自己想说的，很奇妙的慢慢的就会讲也能听懂。 而且我的homestay家里什么都有，有电影，有游戏，有真家伙，我就开始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所以我会去多了解，多问，多交流。
小段经验总结：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出一次国，看看外面的世界。

回国上初中后我基本上开始对国内的媒体完全不感兴趣，国产音乐国产片都不看不听了，只对外国片外国音乐感兴趣。基本上练不了英语，和学校里和大部分同学格格不入，我还记得语文老师说过一句不负责任的话：

“英语成绩差代表着爱国。”

😅 我才发现国内大学的一些科目是全英语教育，现在想想感觉班上一定后悔的人有一大堆。

中学英语课的语法都是死记硬背学习法，跟数学背公式没啥区别，什么“*过去完成现在进行时*”这些听着我就来气，这些死记硬背法纯用来卷题，英语口语什么的基本上没怎么发挥，虽然还是有外教，但是全班里敢跟外国人讲英语的也就我们几个学习好口语好的人。班上一个会讲英语的都没有，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弱爆了。

学校偶尔会有一些英语活动，比如英语艺术节啥的，英语剧基本上都是我来管，我专门挑班上那些敢表演敢说英语的男生来当我的演员，我记得我还写过一个英语剧，《白雪公主现代版》，讲的是帮派争斗, 白雪公主是某黑帮老大，7个小矮人改编成有7个助手，巫婆为了成为城市中最强黑帮，跟白雪公主互斗，然后白马王子是晶哥，剧情是怎样的我记不清了，自己想象吧。
小段经验总结：国内死记硬背学语法也不一定能讲一口好英语，有机会多参与英语活动，发挥一下。

我没在国内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出国留学，雅思托福也就学了那么一点点，当时出国我政治上还是比较爱国，只跟中国人打交道，虽然我讲英语讲得比一般中国留学生好但是还是只混中国圈子，非常后悔，当我渐渐讨厌中国学生的支性，想混本地人的圈子时，太难混了，本地流行文化我基本没去了解，混不进大local就混小众的local，我当时成功混进了有几个日本人和白人组成的圈子，主要是讨论动漫为主。

之后我便开始混网络看YouTube和电影，越看越有劲，便开始学习YouTuber在bilibili上vlog，照搬YouTube的创意，什么景点打卡，文化对比，美妆技巧，保养评测，打游戏，一边看感兴趣的youtuber一边做哔哩哔哩视频，英语也多讲。

我当时英语讲的好并不是词汇量大或者英语成绩好，而是背YouTube和电影台词，讲的时候就照搬台词来讲。感兴趣的YouTube视频或者电影反复看，反复看背台词，看懂了就不需要字幕了，
小段经验总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外国文化。

比如你喜欢美妆护肤品评测，最好别去看什么bilibili讲解评测，多看点YouTube上全英文讲解评测，带中文字幕看，懂意思后也反复看，看到能记住英语台词的程度。

比如你喜欢健身健美，看点歪果仁做的视频，一些什么肌肉部位名称什么的，都能学到。

我经常到网上找歪果仁打游戏练口语，说的话全都可以照搬一些游戏或者电影里出现的台词。
小段经验总结：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听多看，多问多说。

被家人逼回国后，疫情期间我开始反贼了，我看到了死人，看到了报道数据和实际不符的现象，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不公平现象，挂着vpn看外国媒体，国内媒体都看不下去了，一会习近平书记发表乡巴佬大会，一会美国这个输了那个不行了。弱爆了

疫情后我给小学生补习英语，偶尔帮人家带带孩子，过过生日，打打游戏。

小鸣是我教的第一个孩子，他英语偏科，也不会讲，倒是对美国队长感兴趣，正好我漫威电影反反复复看了20多遍，基本上所有台词我都能记住，我便研制出了一个比较奇葩的教育方式：

小鸣卡在了一道语法选择题。

图片：一只鸟站在一个小女孩的右肩膀上。

The bird is ( ) her right shoulder.

A. at

B. by

C. on

D. in

答案是C

但是小鸣怎么也记不住这个语法，什么on in at 啥的，当时他觉得觉得全用at就行了，我就拿我的电脑给他放《美国队长2冬兵》里面的开场片段，美队跑步的时候，每次路过Sam都会提醒他：

“On your left”

给小鸣多看几遍后，他便记住了这个语法，遇到 left right 用 on。

edit：之后我给他解释一般在最右边left right用on 和at 都可以，但是在什么什么的上面是你需要on。

之后遇到的语法题目，我都能在漫威电影里面找到相应的台词来让小鸣记住这个语法，顺便练一练他的口语，锻炼一下敢说的胆量，还教他骂人，之后小鸣还参加了学校里英语口语大赛获得了冠军，在我面前炫耀。

之后全国不给补习了，包括大学生兼职补习，只要是涉及到主科目的补习就算违法，烦死。

没了，就这样，总结就是：
找一找自己的兴趣爱好，用你想学的语言去了解你的兴趣爱好，因为只有感兴趣的东西，你才会有兴趣去学。

不然你英语不好出了国，同班洋大人跟你兴趣一模一样，但是你在国内管着东西叫开关，人家洋大人叫这个wiki twiki flicky ding怎么办？ 跟同学们无法交流，无法融入，就弱爆了。

我讲一下梗概吧。你再别的地方看到的都概括不了。我来概括

u/[deleted]

狗Mod以及L皇，都是已run蝙蝠人，有点衣逼，镇压不住专业媒体人的攻势，他们两个主要意愿是辱华，对于左逼控制美国政局毁不毁掉白人文明这种事实在有点流汗黄豆。狗mod只想苟着在白人社会当个游戏宅男玩玩我的世界，L皇只想下班玩玩车打理下院子打打枪。
然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华人川粉各大电报群微信群转发川普万岁白左误国通共之类的东西，有可能是专业媒体人，也有可能是魔怔人，这种魔怔人在各大电报群之类的也很多，连华人相亲群都有，尼玛有个华人相亲群就是一个华人老川粉给一个白垃圾退伍军人相亲，然后小黄男说了几句这不是华人相亲群吗？然后这个华人老东西开始说有良心的美国人都不要在这里酸言酸语之类的，还转发骄傲男孩游街信息让大家去参与。反正你们逆向民族主义者群体挺多样性的，魔怔人很多。
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一个拿学签的，整天在群里说美国要毁在左逼手上。然而他这个拿学签的憨憨在狗mod和L皇看来，就像是1870年的唐人街黑帮老大看清国新来的低贱劳工一样，居然还大不敬说黑老大是支人不能融美国。自然cltv没有这个逼的生存空间。
其实呢，有这两个人还有类似的人炒作一下，还是极好的，其中L皇是明显有战斗欲望的，说不定那时有机会把cltv做大做强，把chonglangtv的核心人员引流多点来cltv，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狗mod是个死肥宅，抗压能力极其有限，他觉得掌控不了的东西，会让他心烦意乱，必须要封杀。而L皇这时候心领神会，吴越士大夫师爷的支中支本性发作了，就像周恩来对毛泽东一样，哪怕心里有异议，他也一定会百分百言行上顺从一把手，于是L皇也就不跟他们BB了。
至于cltv的金主planboth p皇，互联网大厂员工，给你sub充电当玩一样。同时对美利坚心里只有感恩。他觉得他才是真正爱美国同时反支的人。他鄙视那两个右逼，虽然口头不说出来，但是我知道p皇心里怎么想的，他们一个疑似法拉盛地下室摄影棚吃碳水喝奶茶拿经费黑中共的那种难民，一个像是典型政庇魔怔人fresh off the boat（虽然自称学签）。这两个人都是口头爱美反支大于行动。不像p皇成功人士收入高随便花点钱就达到高层次辱华效果。给美利坚交的税那更是实打实支持美国不用多BB。P皇极可能是还没有身份的，所以目前他不喜欢川普这种人上台，万一给他送中就完犊子了。
所以说，spam型右逼在你sub的灭亡是注定的。主要跟你sub高层和金主的背景有关。主要原因在狗mod。

我心态炸了，我误把浪人文学当成作业发给老师了

u/[deleted]

里面一堆支字词，关键是我隔了几天才发现

顺便来点集美语录

u/[deleted]

今日份仙女营业啦 无语子 今天去买奶茶鸭 救命 我真的哭死 呜呜呜这家店的奶茶真是yyds 啊啊啊啊啊啊蛋糕也是绝绝子鸭 我暴风吸入 好喝到跺jiojio 路上还看见一个普信男 真下头 不管啦 今天跟

集美也是在逃公主的一天 好想谈一场双向奔赴的恋爱呜呜呜今天跟集美出去逛街啦，搞点神仙甜品778顺便暴风吸入好喝到剁jiojio的加芋圆加布丁加椰果加芋泥加奥奥碎加脆啵啵加奶盖加花生加燕麦加红豆加砒霜的奶茶最后缓缓口服一片v商购入的三无控糖片，还点了茶百道的分装做了个隐藏甜品吃，茶百道yyds，小狗勾暴风吸入隐藏甜品后好吃到翘jiojio，真的绝绝子 ～还点了茶百道的分装做了个隐藏甜品吃 真的绝绝子啊！！茶百道的分装就是yyds 今天跟集美也是在逃公主的一天害，明天又得回学校啦好烦啊感觉我的室友们都好土 连live house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听落日飞车不说了，明天又是干饭人干饭魂的一天，集美我在快乐星球得了那个大病，但是我不治，诶就是玩儿，真是绝绝子 ，你寄吧谁啊？这里都是快乐星球的凡尔赛人，你是什么牛马，这里有个人夺笋，但我不说是谁，因为他夺了，但也没完全夺。乌鸡哥乌鸡哥yyds，不传谣，不信谣，坐等团团反转。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急了急了，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危险！危险！危险！好久不见终于等到你出现～雨下整夜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哥们我一直稳定发力这几年犀利又糊涂起起又伏伏感觉像在冲浪 拉长耳朵 提高警觉 神经细胞 全面戒备 ♀ 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晕啊晕啊晕 危险！危险！危险！好久不见终于等到你出现～雨下整夜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哥们我一直稳定发力这几年犀利又糊涂起起又伏伏感觉像在冲浪 拉长耳朵 提高警觉 神经细胞 全面戒备 ♀ 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晕啊晕啊晕 危险！危险！危险！好久不见终于等到你出现～雨下整夜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ei哥们我一直稳定发力这几年犀利又糊涂起起又伏伏感觉像在冲浪 拉长耳朵 提高警觉 神经细胞 全面戒备 ♀ 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晕啊晕啊晕

共和国人

u/[deleted]

1976年，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给她在黄泥灶台边上忙活着炸糖三角的母亲看——这活原来是她做，但她出嫁了，母亲只好回到厨房，这个女人每个星期都要回娘家一次，一次待三四天，丈夫不敢有一句怨言。那时候家家户户院子都很大，种着花草，停着三轮车，母亲正在炸糖三角，看见孙子被抱来便喜笑颜开，把脏手在衣服上拍了拍便去接，女人长着一张小圆脸，留着当时时兴的齐刘海、麻花辫发型，穿着浅绿色印花衬衫和宽松的蓝色裤子，丈夫跟在后面，头发三七分，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但他学历只有初中，怯生生、老老实实的一语不发。

母亲很喜欢这个小孙子，这是女儿第二个儿子，和其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样，长相都很像他们的爷爷，有双小眼睛和高鼻梁，鼻梁高的足够顶到女人母亲的下巴，因此谁抱这孩子都得伸长了胳膊，时间久了很是难受，这大概注定了他的命运，他后来顶走了多数本该愿意帮助他的人、以至于只有很少人愿意忍受伸长胳膊的不适去给他一些帮助，这个圈子很小，几乎仅限于父母。

女人道："把孩子放你这几天，我忙了，照顾不上！"

母亲骤然高兴的说道："行！放多少天都行！早该这样了，孩子我给你们看着，你们好好挣工分！"

女人摇了摇头，给母亲说起她的计划，她在市里拿到了高中学历，识文断字，这在村里非常稀少，现在大队的会计得了肺癌，马上要空出这个职位，她要活动活动，把这个位置拿到手中。母亲狐疑而害怕的说咱们家在村子里独门独户，没有多少亲戚，谁给你投票？你最好不要想踩在那些家里人很多的人头上，咱们玩不起这个。

女人满脸鄙夷的目光，随后变成无所谓的微笑，换了个话题讨论起孩子的长相来。

"他鼻梁很高。"

"嗯，比他爷爷的还高，"母亲道，又补充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能去跟人抢官做，你爹没本事，可帮不上你，不像人家那样。"

女人没有接话，不否认也不接受，而是突然跑去油锅里照顾糖三角，一张嘴巴绷得很紧，谁都能看得出她生气了。岳父母和夫妻两人带着一个婴儿，五人上桌蘸着辣椒油把面食一个一个吃掉，之后刷锅洗碗，小夫妻匆匆回了家。在走之前，母亲拿出一本书，嘱咐她一定要看看。

这个女人性格刚强，她受申纪兰等女名人的影响，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来，革命早已给了没有门第、世袭权利的人机会，一个女的赤脚医生，她不知道人家叫什么，但这个女人上了联合国大会，申纪兰则被毛主席接见了，她为什么没有机会?

她凭着一腔热血，忍受没有父亲和丈夫撑腰、独自一人在人群中活动的日子已经很久，高中毕业后她立志做扫盲教师，教会了村子里两代人如何认识毛主席语录里的那些汉字，从城里来的知青也没有她的文化高，以至于这个村的知青待遇相比附近村子的都要差一些，隔壁高楼村的知青吃糖三角的时候，这个村的知青只能和村民们一样吃玉米面饼子拌盐巴，村民们说：“要你们有什么用？杨翠兰比你们文化高多了，一个村有一个知识分子就够了，再多就养不起啦！”

杨翠兰做了五年的扫盲教师，后来村里的年轻一代都是她的学生，对她又敬又怕，然后又评上了一次公社劳模，写的诗在县里获了奖，还被要求去县里作为先进个人汇报了一次，这样的资历不够争夺大队会计的位置?

她苦心孤诣，而且并不迂腐，回家后就借口端午节快到了，做了一锅红烧肉给村子里子孙多的老人们送去，以后逢年过节这些老人和村子里退下来的干部都或多或少收到了她的礼物，有时候是饭菜，很可口，重油重盐，适合干活的人吃，有时候是她缝的耳朵罩或者是手套，抑或是棉鞋。

她用一张纸记着谁缺什么，谁想要什么，让自己的丈夫想办法去弄，然后给人送去，掏光了家底，以至于儿子原来胖胖的小脸日渐消瘦，可她坚持这样做，直到有一天嚎丧的队伍从村子里经过，不同房屋里的几个人都心头一紧，五天后一场选举在村中间的空地举行，大队书记举起一张彩纸，念道：“当选者，杨翠兰。”

她挺胸抬头站了出来，几个人窃窃私语：“能不是她吗？到处送礼！她哪来的钱？”

“是啊，我也想送，但她送那么多，谁能烧的过她？”

“这事我非得弄明白不可。”

谁也不知道她哪来的钱，她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弄这么多钱来对抵她床头柜子里的那些欠条，有些是借父母的，有些是变卖家里那些不必要的家具和零碎物件的，更多是去县里汇报的时候认识的那些笔友借给她的，她借之前没打算还，她不顾一切要得到会计的位置，没想到以后怎么做。

她突然想起母亲给自己的那本书，打开以后发现是一堆英文，她没有学过，但知道这是英文，一个词她认识，gold，金子，她的班主任——现在已经死了，给她说过时间就是金子，time is gold。

母亲送了她一本无用的书，她从中找不到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但车到山前必有路，她很快收回了本金，共产党员的本能给了她指引，也许不是共产党的功劳，而是三千年来官僚政治埋藏在这个民族每个个体里的独特智慧作祟。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调皮捣蛋，她给他取名叫做马磊，如果她知道有的地方儿子能随母姓她八成会争一下，但她不知道这回事，想象力限制了她，保全了丈夫的颜面。

马磊展现了青年人的活泼和小聪明，他在班里靠擅长脑筋急转弯而扬名，说一个馒头蒸熟要3分钟，一锅汤煮好要十分钟，问多久能开饭？同学们接受了中国式的严谨数学训练，当即扣着手指给出了答案——十三分钟。

马磊把这个故事在多年后讲给他的儿子听，他是如何骂了句笨蛋，然后哈哈的笑道：“十分钟！”

同学不解的问他，他神秘的笑着跑到土路上打弹珠去了。

高二的时候，马磊的哥哥考上了大学，尽管家里有足够的钱支付学费，但马磊学习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一样，辍学去替哥哥赚学费去了。

杨翠兰没有阻止，也没有支持，默默的拿出了十几万积蓄，给孩子买了辆卡车，这时候是1989年，北京的一些驾校集体舞弊，使许多不该拿到驾照的司机得以开上了汽车，代价是沉重的，撞到了很多人，以至于许多国家降半旗默哀这件事。

不过也许是那一年的夏天太热了，据说有一天温度是49度，把鸡蛋放在地上很快就熟了可以吃。

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到了杨翠兰这里，她早就不再做会计，而是下海经商，买了个城里的户口，带着全家一起搬到了新兴的一座城市，用积蓄做煤炭生意，马磊开着汽车做她唯一的拉货司机，母子二人着实挣了一笔钱，马磊后来给儿子讲的故事里，也包括了他第一次送货的事。

车停在厂门口，他却不知道怎么在局促的空间让这辆东风小卡车调头，杨翠兰在下面大叫，骂儿子是笨蛋呆瓜，厂里的保安吸着烟眯着眼哈哈大笑，跑上车，马磊说:“叔，我第一次开。”

保安笑：“你太紧张啦。”

他让马磊跳下去，然后自己挤到驾驶座，把车调了头，杨翠兰在这期间买了一包烟，又偷偷改为抽出一支，给了保安，说：“真谢谢你，这是我儿子，刚出来没多久，还不会开车泥。”

保安接过烟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小孩嘛，这么早就出来挣钱啦，行！”

当时民风淳朴，人都活的很惬意，马磊1998年开车在北京撞了个人，这时候北京的交通条件已经很好转了，不能随便撞人，死的人也不是到处都是，至少没有很多肉泥了。所以他很紧张，谁知道那个被撞的人扶起自行车，看他是小年轻，就招招手说：“没事！你小心点，开车慢一点！”

马磊给他鞠了个躬，那人态度更和缓了，两人互相致意，彼此离开。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今天，那么等待马磊的可能就是虽然拍片子显示没问题、但就是站不起来的老人，和熟读人道主义学说的法律魔术师了。

杨翠兰的大儿子读了大学以后，在河北和人合伙开了个厂，他是技术入股，负责做会计，和母亲不同，他有财会方面大学学历，开厂的台商需要他来规避大陆有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位台商过于小心翼翼，认为大陆有很多风险，因此他除了雇佣一个专业的大学生会计以外，还雇佣了一个大学生保安，他认为在大陆你需要有高度发达的政治雷达能力来保证什么时候你要阻拦闲杂人等，什么时候你不能够阻拦，因为群众有时候是不可侵犯的，比如文革十年时候，你不能抗拒革命，走脱离人民的资产阶级路线，闭关自守、不接受人民检查。但有时候群众是可以随便侵犯的，这时候厂子就可以对想进来撒尿、偷东西、复辟共产主义的闲杂人等说“滚你妈的蛋”。

他来之前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并背了一些句子，以证明自己是温顺的良民，就像17世纪被迫去伊斯坦布尔经商的威尼斯人一样，却在稍微了解大陆情况后得知邓小平不喜欢这些，于是立刻连同那个在香港买的日本造的假lv包一起扔进了海里。

大儿子和杨翠兰有许多嫌隙，比如大儿子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杨翠兰却喜欢调笑除了她以外的所有人，大儿子多吃了一些，她就笑他是猪，大儿子则很坚决的立刻离家出走，去跳河。又或者大儿子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而杨翠兰很不孝顺，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在那十年里发生了巨变，于是大儿子开始痛恨自己的亲妈。

这对母子的关系此刻还只是貌合神离。

二儿子马磊开货车开了很久，到处拉东西，当时车匪路霸很多，荒无人烟的野外司机们都不敢停车，因为半夜会有人打破玻璃，用刀劫持你，然后抢光你的货，甚至连车一起弄走。当然如果只是这样，马磊不会不干这一行。

那时候车匪路霸会在国道上倒沙子，或者摆钉板，拦下车后打劫，有的司机车毁人亡，或者油耗子，他们开着车跟着你，用根管子吸光你卡车里的油，一次能弄几千块钱，这样的油耗子很常见，是真正让司机讨厌的东西。

因此马磊开车一是不敢停车，困了宁可用烟头烫自己，二是要时刻看后视镜有没有车跟着自己，免得被偷油。加上那时候不超载赚不到钱，超载又有公路警察对你勒索，有时候你不超载他也说你超载，甚至要求你办月票，当大哥邀请他去厂里做经理的时候，他立刻卖掉了卡车，恨恨的离开了这个共和国里几乎最常见的行业。

马磊做经理很在行，拉客，宴请人，台商办的厂本来就是一个金字招牌，在大陆人眼中，港澳台高人一等，日本高人两等，欧美高人三等。

高等一等的港澳台厂生意红火，马磊认识了许多人，甚至和县长吃过饭，他迎来送往，受到了台湾董事长的赏识，在大哥的建议下借了亲戚朋友二十万投资给工厂，又做了股东，谁知道大哥的天罗地网早已埋伏多时，在亲弟弟入股的几个月后，他就合法转移了厂里的所有钱，从此和家里断了来往，去了上海。台湾董事长非常小心的应对大陆的市场和政府，却忘了雇佣一个就读于如何防备大陆人专业的大学生来对抗他的员工。

他被迫关厂，去上海再谋生路，这时候摆在马磊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他当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到了十字路口，对于他来说当时还年轻，人生有无限可能，但后来他才知道人生只有当时那一次机会。

董事长问他要不要跟着去上海，那时候是2002年，月薪给他开5000，他深爱自己刚出世的儿子，深爱自己的小家庭，在董事长吃饭时、单独谈话时日渐亲密的举动中他察觉到了一丝诡异的线索，当时他看了一部霸王别姬才明白过来男人之间也可以有感情……

董事长告诉他如果去上海，就不能带家人去，马磊的妻子很支持，说去吧，不然只能回老家了，可马磊心里知道他绝对不能去，他选择背着二十万债务回老家，年轻人壮志凌云，二十万而已，难道人生就这样局限住了吗？

十五年后他垂垂老矣，还完最后一笔两千块钱后，回首往事发现人生过完了大半，想起那次回家时妻子在搬家货车上让人尴尬的哭泣才有所理解，在自己心里狗屁不懂的妻子原来这么聪明，她竟然知道老家离得越近就应该哭的更厉害，对于马磊来说回家意味着暂时改了个地方讨生活而已，对于现实来说，他从一个大城市的上班族成了小村镇上蓬头垢面没有机会、土里刨食的可怜人，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果有的选择，他宁肯忍受他不能理解的男人之间的感情，也不愿意受穷，因为他后来试过2出卖尊严和他拥有的一切，这都换不来钱。

他痛心疾首，告诉儿子，钱是最重要的，为此他带着儿子去捡垃圾，偷工厂的铁条，用假币付给早点摊，以及让孩子穿姐姐穿过的粉红色衣服，多年后，这个儿子靠在精神病院的墙边，回忆完了和奶奶的画面，就看到了一个正在把床腿拉断、想找护士换钱的精神病患者，就想到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父亲。

可怜的生活不必赘述，杨翠兰已经七十多了，她正想办法学习英语，来解读母亲给她的那本英文书，可她总是发觉自己刚坐在桌子前摊开书，回过神来已经身处马路上了，又一次去图书馆购买英文学习资料的时候，发现一晃神自己被儿子们搀扶着正在医院打吊针，后来她得知了一个病名叫做

老年痴呆，她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意思，医生说这很好，一个人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很惨，那她就不那么惨了。

那本英文书，放在杨翠兰母亲的遗像旁边，再旁边是一口1979年买的洋钟，有一天孙子——马磊的儿子发现了它，他那时候才高中，学习成绩很差，只想着玩电脑，对书没有任何兴趣。

这个孩子叫做马标，多年后精神病院的护士们都知道院里有个叫马标的人，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大喊大叫、到处走动，偏执的说自己要去刺杀邓小平不然来不及拯救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总是安静的写他的回忆录，护士看过内容，非常有条理，像是正常人写的，除了马标是不是穿插一些可疑的句子，这些句子让护士们高度重视马标病情可能在持续进展，这些句子后面注明是摘抄自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院里有许多病号都有相同的症状，护士们认得这些语言和字句，社会上也有许多吟诵着这么句子的人，看上去精神面貌都不太好。

院里的医生和护士正在等待有一天县里或者市里精神病学交流报上能出现姓列的、姓布的、姓托的这仨人落网入院的消息，否则这些精神病人背后的那个组织还会日益扩大，一些责任心强的医院工作人员甚至因此担心的睡不着觉。

马标大学时才知道别人的父母不会肆意辱骂和殴打孩子，才知道别人的童年是美好和自信的，而不是充满校园霸凌和欺辱、欺骗、欺罔的，他迅速察觉到自己命运的悲惨，当他发现别人穿着aj、染发烫头、自由自在和女人打炮的时候，他只能被父母强逼着穿老土的衣服，背着米老鼠书包、留着父亲特别要求理发师不能更改的发型上学，他试过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却发现衣柜里找不到，因为从他生下来开始，他就被严密的控制着，当他想要去咬母亲的左乳房时，母亲立刻把他抱到了右边，说右边尊贵，他一生的命运就像这一口奶一样，他既然没本事、没有机会吃到左边的奶头，就跟着没本事、没有机会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期间的因果关系很明确，就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明确。

马标变得悲观厌世，自怨自艾，停止了一切努力，毕业后没有去工作，家里蹲了十二年，直到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

那是2020年的事情，武汉肺炎刚爆发，他家里就爆发了另一场病毒，一种认为一切都还有希望、大家过成这样是不努力的病毒，他们首先希望杨翠兰努力一下，清醒自己的认知，从这个什么海默症里清醒过来，马磊建议杨翠兰多摇头，只往一个方向摇，这样脑子里的水就可以控到一边，让另一边能冷静思考，那么他的妻子就提出，可不可以用一个吸管从耳朵里戳进去，把水导出来。

马标认为父母疯了，他永远不会允许母亲这么对待奶奶，杨翠兰被马标关进他的卧室里，他另外摆了一张小床安顿这个老太婆，老太婆抱着一本英文书。

这些年马标在无聊中自学了一些语言，他看到奶奶抱着的书里有些是西班牙文，有些是俄文，有些是日文的罗马音，唯独没有英语。

他试着念，可很难，这些文字乱糟糟的组合在一起，他没有耐心去理解。直到马磊夫妇在过年时看到来了别人家的孩子是如何健康的应对自己的人生，而自己的孩子是个不与人社交、不工作的废物时，他们出离愤怒，他们可以忍受儿子没有自己的人生，可以忍受多年来他啃老，可以忍受孩子想必也承担着深刻的、无法逃避的悔恨和痛苦，但无法忍受在亲戚朋友面前丢了面子。

马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临走前杨翠兰神志清醒的交给他那本自己母亲送给她的英文书，至少她认为那是英文。

几个月后马标完成了他的回忆录，那时候肺炎病毒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五千年来这片土地第一次孕育了使全球人民闻风丧胆所向披靡的事物，外国人的形象分明的矮小了，各级领导干部精神受到

了洗礼，制度自信了起来，外国人沮丧的发现在中国有些地方他们已经沦落到和中国人一样的待遇。

护士们惊喜地发现一名叫做马克思的保定青年在上午转院来了特重科，那里关押着二十五名精神病患者，带着脚镣，每天在持械管教的看管下度日，如同坐牢，这很显然符合马先生的病情，既然他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让那么多精神病患者都读他的书，那么他就应该是这个下场，是精神病中的王，享受最权威的专家会诊和最健壮的管教看护。

护士长喃喃自语："还剩列宁。"

"布哈林。"

"托洛茨基。"

"这些名字够怪的，要不是马标的本子上记着，谁能念全？"

马标痛恨这个社会，他曾经工作过，但他发觉老板赚的钱比他赚的多得多，他认为这是资本家的错，而不是政府收税过重、对民企压迫太强、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马克思落网的第二天，他突然看懂了奶奶给他的那本书，上面写着："让该灭亡的灭亡，不要饶恕它，使它有机会换一种形式存在。"

第二页写着："开头的女人会被诅咒、变成痴呆，做出的事情足够毁灭她七十年来累积的自尊之山，最后的男人会被宽恕、变成疯子，忘记和平复这个家族和他造成和经历的所有的罪。"

马标没心情理解这些咒语，他怀着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了革命创作之中。他陷入了前人陷入过的幻想中，那幻想里世界上会出现一个局面，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受到尊重，没有人是富裕的也没有人是贫穷的，所以没有人有权力对他人颐指气使，没有人有权力去欺凌别的人。

那时候的世界是很美好的，正如他所听说的，福泽谕吉说过一句话：天不生人生人，也不生人下人。很悲哀的是他从没看过原版，很悲哀的是福泽谕吉这句话前面带着'尽管有句俗语说'，这句话后面又跟着'但是'两个字。

就像他的整个认知一样，充满了人为断章取义、恶意蒙骗的塑造结果，对于他来说他已经尽力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很好，每个人向每个人想走的路走下去，只要获得旅途上的安宁就足够了，结果不重要，我们都向着同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不是飞黄腾达、青史留名，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和被遗忘。

赵匪竟在我身边

u/[deleted]

自己的一个本科室友，目前在杭州工作
杭州全款三套均价500W支币的房，毕业后在国企闲职养老
如果不是我和他交心之后他亲口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底层鼠人做题家确实想不到赵家人那么会玩

本科是走的特招，他老子打理的，本人文化成绩费拉不堪
毕业托的是关系，也是他老子打理的，挂了十几门课也能毕业真是支国奇迹
大学四年吃喝玩乐，月花费12W左右
在老子安排下毕业直接进国企，老子大手一挥杭州全款3套房子，天天无忧无虑养老享受人生

一问之下他老子原来是官员，在有了个姐姐的情况下超生了他之后辞职“下海”
超生，下海，30多年前，这些要素意味着什么?
红色赵家支那都心照不宣地闷声发大财，尽情享受着利益集团带来的财富和特权
认为这些事情合情合理就是他们普世价值，它给我这种鼠人做题家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压迫和痛苦

当然，我这种鼠人的故事就真实的多，在杭州实习时生了场小病，没医保花光了钱还被强行辞退
现在蜷缩在老家的鼠洞里边干苦力边学外语
对赵家支那的仇恨又上了个新台阶

Run北美全指南，除了结婚偷渡政庇，看这一篇就够了

u/[deleted]

首先请求mod给我开一下帖子编辑权限，以便我随时更新本帖内容。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美国篇
对大部分人来说，目前run美国只有两种方法：投资移民（EB-5）或者留学-找工作-公司申请绿卡。美国纯粹的技术移民路线非常困难，可以简单说说，但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估计也不会在本sub玩。
投资移民（EB-5）
目前投资移民的门槛是90万美元（高失业率地区）和180万美元（其他地区）。投资移民不等于花钱买绿卡。大体上说，就是你拿着90万美元到美国去投资一个公司或者店。在赴美之后的两年内，你的公司或者店要雇佣至少10个美国人或者居民。这个条件有无数的移民中介可以帮你达到，但是相应的得花钱。具体要给移民中介花多少钱我不太了解，但是我估计5位数美金是少不了的。目前EB-5的排期是6年，总体至少要10年才能拿到绿卡。
投资所用的90万美元必须是能够证明合法来源的。所谓合法来源在美国体系中就是说纳过税，或者可以证明不需要纳税的钱。比如工资，卖房子，投资收入等等。如果你的钱来路不明，建议先去洗钱。
留学-工作-绿卡 (EB-2/EB-3)
我个人认为这是目前除了野路子和土豪之外唯一能run美国的路线，也是最适合不到35岁的年轻做题家的路线。如果你家庭条件允许并且本科还没毕业，那么尽快安排转学事宜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本科即将面临毕业或者已经毕业，那么抓紧准备考托福和GRE或者GMAT吧。这条路只要35岁以下都还是可以走得通的。
首先，要选择这条路，钱是必须要准备的。根据地区和专业，美国一年的学费是4到6万美元，生活费包括房租水电网吃饭交通一个月大概需要1500到3000美元不等。如果你特别能省钱的话也许1000美元一个月也能安排下来。
其次是选学校和专业。选学校只有一个标准：location。为了留在美国，你的学校必须是招国际生的大公司的target school。除非学校排名特别好，在中部大农村的学校很难成为target school。倒不是说不是target school就找不到工作，只是非常困难，因为不在大城市周边的学校比较少有networking的机会，也就比较难找工作。在大城市周边的学校，就算排名很差也有很多networking机会，降低找工作的难度。比如湾区的（非著名）名校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JSU，这个学校名不见经传，但是去湾区大IT公司的毕业生奇多，就因为SJSU坐落于硅谷中心地带。去SJSU肯定比去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WUSTL找到工作的概率要大，虽然WUSTL比SJSU的排名要高很多。美国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各有一次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的机会，所谓OPT就是给你一个工作许可让你在美国可以合法的工作。非STEM专业的OPT时间是1年，STEM专业是3年。现在有的项目为了满足STEM的要求随便给你安排一点统计，编程的课程，比较适合文科转行。在选专业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STEM专业。尽量选择STEM，可以用3年的OPT。至于为什么要追求3年的OPT，看下面这部分。
然后是找工作。留学生最终需要得到的美国的工作签证叫H1B，这个签证是抽签的，并且需要雇主的担保才能进行抽签。所以在OPT期间你必须/找到一家能够支持H1B抽签的公司。H1B一年一抽，如果是1年的OPT你就只有1到2次抽签机会。如果是3年的OPT就有3到4次。中签率我很久没关

注了，很久之前是研究生80%本科生60%，现在只能更低不会更高。没有美国身份找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小公司不会sponsor H1B，因此面试的时候直接就排除国际生了。其次因为登子的H1B新政，H1B抽签开始有薪酬要求了。具体的要求我没关注，大概就是卡的很高，除了IT大公司基本达不到的那种水平。也就是说，这条路要求你到美国学的专业必须是CS，否则几乎不可能run成功。
然后漫长的打工和绿卡排期过程。目前EB-2的排期是5年。不算留学和进入绿卡申请流程的时间，前后大概需要8到10年可以拿到绿卡。
纯粹的技术移民 (EB-1)
纯粹的技术移民大概就是特殊人才那种路子，我没接触过这样的人，估计如果钟神袁神之类的人要跑路美国可以走走这条路子。你如果拿个诺贝尔奖啥的估计就可以走这条路了。或者就是美国公司给你发L1签证，除非你是公司的核心人才，否则没有公司愿意帮你办这逼事。这个是不需要排期的，随时提交申请随时可以run。能走这条路子的人估计也不会来本sub玩吧，就不多写了。
加拿大篇
run加拿大的难度比run美国要低多了，但是代价就是加拿大天气冷，收入没美国高，比美国更加无聊一点。
投资移民
不太了解，加拿大投资移民门槛挺高的，有这个钱基本都投资移民美国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留学-工作-绿卡
目前是留学移民加拿大的黄金时机。加拿大几乎是读书就送绿卡。目前的政策是只要在加拿大完成八个月以上的学业（本科研究生专科都可以，只要是政府认证的机构），就可以发和学业时间相等的毕业工签。如果学业时间超过2年就可以发3年的工签。只要找到工作，这段时间足够你完成加拿大的绿卡申请程序。
首先从花费的角度，加拿大留学花费跟美国差不多，参考上面吧。但是加拿大有一个好处，学生是可以合法打工的，每周可以打工20小时。按照最低时薪12块钱算，一周也能赚240了，一个月下来付个房租没问题。
其次学校和专业，还是推荐大城市及周边的学校。专业的选择余地比美国要大很多。在办理加拿大移民程序的时候有一个移民职业名录可以参考，名录里的0, A, B类型都可以移民。只要是需要一点点技术的工作比如电工，厨师这样的都可以自己办移民。所以你的专业可以根据职业名录结合自己的技能和兴趣来挑。收入最高最容易找工作的当然还是IT行业，但是其他行业也不是不行。
通过留学移民加拿大通常都是走的Express Entry里的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CEC的邀请分数基本都在420分以上，今年还有一次邀请了所有人，只要75分就可以拿到。网上有很多EE打分计算器可以自己去测评一下，我大概算了一下达到420分最低需要这样的要求:
* 年龄40岁以下（年龄越小分越高）
* 本科学历（不要求加拿大）
* 加拿大学历（一年以上学制）
* 雅思8/7/7/7，或者CELPIP 9/9/9/9
* 加拿大工作经验1年以上+海外工作经验1年以上（NOC里的0，A，B类）
这样的条件是425分，运气好的话可以碰到捞人的及格线。如果是跟配偶一起申请并且条件跟你一样大概可以多拿几分。
纯粹的技术移民
如果没有加拿大的留学和工作经验一样可以进入Express Entry的池子，走的是Federal Skilled Worker FSW项目。这个项目发邀请的次数没有CEC那么频繁，分数也比较高一点。按照以往经验，440分以上及格的可能性比较大。凑到440分大概需要这样的要求:
* 年龄34岁以下（年龄越小分越高）
* 硕士学历（不要求加拿大）
* 雅思8/7/7/7，或者CELPIP 9/9/9/9
* 海外工作经验3年以上（NOC里的0，A，B类）
这样的条件是442分。同样的，如果有配偶且条件类似可以多几分。如果分不够，年龄是没法倒回的，只能刷语言，或者去加拿大读书。

进池子还有一类叫Federal Skilled Trades，专门给技工类工作设置的一个类别。这个类别要求你有加拿大公司提供的LMIA也就是劳动市场评估证明你的职位在本地没有人可以代替，或者你有加拿大政府提供的职业技能证书。这个我估计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戏。
墨西哥篇
不建议run，你会西班牙语么?
美国到加拿大或者加拿大到美国
如果你有美国的学历，但是抽不到H1B想要转投加拿大，这个有路子，但是首先要求你能在美国找到工作，然后帮你转到加拿大的office。这样可以免去工签的问题。然后你有加拿大工作经验了，学历也到位，拿加拿大绿卡就是一年的事情。如果在美国没找到工作，那么我估计你在加拿大也找不到工作，更别提工签的障碍了。
如果你拿到了国籍，那么就可以用TN签证在美国工作。TN签证也需要雇主sponsor，但是没有抽签，比H1B难度小多了。

先写这么多，有问题留言或者PM都可以，帮我局子钓几个人，冲下这个月业绩。

三体真的是支人恶臭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u/[deleted]

我高中时候开始看三体1，当时还是在科幻世界杂志上，感觉没什么意思，绝对算不上什么好的科幻作品，而且当时也完全不火，后来等到三体2黑暗森林和3死神永生出来，就开始火了，而且火出圈了，前几年基本人人都在谈。我刚看2的时候还在上大学，没完全脱支，但是已经隐隐觉得不对劲，总觉得什么地方有问题，但是又说不上来，这几年慢慢回过味来了，这真是一部概括你支恶臭思想的神作。我认为三体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部披着科幻外皮的传授纳粹主义，民族主义，厚黑学，互害学的教科书。先来谈谈黑暗森林理论和猜疑链，说的天花乱坠，实际上不就是零和博弈加上被迫害妄想症么？人人都想害我，所以每个人都隐藏起来，哪怕看到弱小的文明，也直接给一枪，人人自危的同时人人互害。把这个概念放到学校，公司里就变成：同事之间，任何人都有可能超过我，哪怕你是我下属，低年级的，那我也要趁你没超过我之前把你图了，否则你超过了我也会来图我，最后就是人人互图呗。我寻思就这么个理论三体文明还用专门找面壁者对付罗辑，暗杀罗辑？你支逼里面10个得有8个都是这么想的到好吧 ? 根本图不完啊。以前支人这么想问题的时候多少还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狭隘了，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好了，感情这是宇宙公理啊，终于可以理直气壮了，我不是又蠢又坏，我这是先进思想啊，外星人都怕。也难怪这书在支国这么火，太对支人胃口了，把底层互害说的如此高大上。再说弹星者，这又是支逼一大本领：大举报思想。弹星的本质不就是挂人么，我看你不爽但又弄不过你，就把你挂出来，公之于众，让更强大的人（晶哥，政府）收拾你，看你还跳不跳。还有罗辑建立的恐怖威慑：我捏着随时跟你同归于尽的把柄，让你不敢把我怎样，这不就恐怖分子么？这本书里面类似的东西太多了，拿程心玩命丑化自由派，宣扬民族主义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假设黑暗森林理论是真的，那这个世界上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的存在，支人玩了几千年的黑暗森林，互图了几千年，一直原地踏步，如果欧美人不来，估计还在继续互图。没有互助的文明是不可能进步的，越强大的文明理论上应该越友善越包容的，至少不会是极端的。玩黑暗森林还想走出地球走向宇宙，怕是连出海都费劲吧。也希望欧美的主流文化圈多读读三体，让他们知道支人的极端思想有多可怕，不要再抱有幻想了，这片土地是真的需要改造，而且是大改。

文学纪实：冲浪覆灭记
u/[deleted]

2022年平常的一天，s1as蹲在公安局的厕所中悠然地刷着 chonglangtv 。他觉得他是冲浪tv的皇帝，他掌管着每一个浪人的生杀大权，他沉浸在权力中不可自拔。是的，他早就是晶哥了，在成为浪人的第一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去公安局报名，当了个辅警。老实说，他已经搞不清他到底认同什么样的价值观了，胸前的警章似乎有种魔力，让他不知不觉热爱起了伟大领袖习近平，让他有种精

忠报国的信念。然而当他下班脱下一身的黑皮时，他又变成了生活在下水道中的浪人，无时无刻不在心中咒骂着芝麻仁。
此时此刻他正经历着便秘，“一定是那些恨国蛆的诅咒才让我便秘的，我发誓要报复他们！”，s1as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想要毁掉冲浪tv的冲动，“都是冲浪tv害我被隔壁集美永ban了，啊，万恶的神蛆！！”恶念蔓延到他的全身了。厕所中的臭味仿佛消失了，只剩下浪人的恶臭。不能再放任这些所谓的浪人了！他立刻动手修改了冲浪tv的页面。

窗外下着朦胧的小雨，远处几只海鸥的影子若隐若现。海滩上人群像潮水一样散去。每年这个时候，T皇都会来到地中海享受人生。不过今天天气似乎不怎么样，没关系，身在欧罗巴总会有艳阳天，今天就暂时在酒店上网冲浪吧。他打开了冲浪tv，想看看浪人整了什么有趣的新活。“咦？迪友是什么脑残东西？！“，迪友两个字赫然印入他的双目，此时此刻，他有种受背叛的感觉，好像自己戴了绿帽。”他们都不屑叫什么浪人了，我的sub还自称浪人sub，真是滑稽“，T皇懊恼起来，像个委屈的小姑娘一样无助，”我再不改掉浪人称呼，岂不是很没面子！显得我像舔狗一样！“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T皇都在不安与焦虑中度过。
从前每一年，T皇都会怡然地在海边冲浪，和金发美女以及他的基友查理装逼。从前每一年，他都玩得无比尽兴。现在却不同了。他觉得自己的sub一定不能再代表所谓有浪人了，因为那是个被遗弃的称呼，是个受鄙视的称谓。好基友查理正在和金发大波妹在海滩上调情嬉戏，T皇却反常地找了个棚子刷起了 r/cltv。到底要改个什么名字呢，我要给我的用户群体想个崭新的名字。他为了改名操碎了心，连查理都看不下去了。T皇感受到屁股一阵剧痛，他恶狠狠地回头，原来是查理给了来了一脚。顿时，T皇有了灵感了，好，好，这是个很ok的名字。

现在的reddit 浪友和影流狗已经融成了一个新的社区形态。

u/[deleted]

贴吧时代的抽象系，最有节目效果的是生活贴，扒垃圾桶，厂狗生活，保安生活，外卖生活，修烂裤裆破车，蹲子生活，爆老逼登金币等等。做个饭恰个碳水都能让阴沟里的鼠鼠有回到家的感觉。但是墙内不允许建政，只能用黑话表述，很多经典政治梗也是从那个时期流出来的，（虽然已经被偷完就是了。）
抽象系贴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以前的鼠人被社会拷打，天天和群鼠一起报团取暖，吱吱吱地一起在下水道阴阳怪气，互相安慰。 结果后面鼠人进了华为大厂，一瞬间变成人上人，亲临贴吧开始高强度指点诸如“努力，奋斗”这些狗都不听的批话，节目效果拉满。
墙外相反，一来是大家都怕晶哥抓到生活贴里的蛛丝马迹开盒，二来是当初贴吧那群鼠鼠可能真的没有翻墙的能力，支共已经把梯子扫得七七八八，翻墙的成本（包括搜索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在提高，三来有的鼠鼠肉身没翻墙，无论如何都无法突破big brother 的心理阴影在红迪发言。 所以墙外的抽象系就变成了可以在政治上畅所欲言，但是生活的节目效果贴都基本消失不见的情况。 这种社区环境下注定会造成冲浪土著和葱轮姨湾港等外来影流人的融合，因为缺失了抽象系原本最核心的东西———大量阴沟下水道的鼠鼠发布的生活贴，缺失了鼠鼠通过日常生活的信息分享营造出来的同温层。 那么讨论的话题自然而然会变成时政，因为不讨论时政，也确实无话可谈了。
但是据本鼠观察，即使是融合后的冲浪派，意识形态依然保持着原土著的影子，倒不如说，是冲浪原土著的意识形态影响同化了他们。 包括但不限于
1.对言论自由极端的追求，支共式的审核和自由世界普世价值延伸出来的政治正确的审核，只要有审核，管你什么勾巴，一个字滚。
2.对你支的自由民主法治进程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关注。 最大的聚焦点是支那人的魔幻抽象新闻，找支那人以及支那人之爹平子的乐子。
3.对节目效果的追求远大于对正儿八经长篇大论论述的追求，评论简评快最好再造点梗，你要打长文也可以，葱味爹味别太重，不要动不动就正儿八经的论证然后旁征博引一大堆论据，不想看，懒得看，也没兴趣看。因为浪人其实比谁都清楚支国是什么状态，宏观的论述，浪人早就听了百八十遍了，支性是支国两千年一直轮回的结果，是浪人们的集体共识。
4.鼠鼠们喜欢自嘲和幽默，即使自己的思想和墙内的支那贱畜主流思想不同，但是依然乐于找自己的乐子，我们本来就是支那贱畜，鼠鼠们从来不会否定自己生来就是支那人这一事实，自嘲文化是

浪系社区有别于任何中文社区如敬事房，品葱，推特中文圈的根本，没错，浪系社区是中文社区里极少数还能找到幽默的地方，冲浪社区好笑，是源于鼠鼠们敢于自嘲。
5 冲浪社区的语言特色。就是直白，不绕弯。拿最近的搬家的豆瓣支女举例子，敬事房的太监们和浪友其实大部分本质厌支女。区别只在于浪友是直白点艹支女拿支女找乐子。太监们是装饰了语言艺术实则也是本质想充当豆瓣支女的野爹一阵指点，咋看起来太监们因为没了几把，所以支女们感觉好像能交流的样子，实际上从后续豆瓣reddit 点艹太监看来，豆瓣支女也是明白了本质。
最后，无论是chonglang tv 还是CLTV，我都希望这两个社区能延续下去，即使渠沟下的下水道变了样，但是那股熟悉的阴沟臭味还在，鼠鼠还是能在下水道找到一个最舒服的位置，钻进去找到一个小角落，吱吱吱地叫唤，听着旁边也响起了其他鼠鼠们熟悉的叫声，心理终归也能安心下来。
家即使变了样，但还是家。 依然是本鼠最欢乐，最安心的避风港。

脱支十要素

u/[deleted]

1. 在精神上完成弑父/弑母。支那鼠鼠们，个顶个的有原生家庭问题。想要成为独立人格的人，需要在精神上彻底和他们决裂。有的鼠鼠说了，我和家里老东西们关系融洽，难道拉黑他们吗？不拉黑是可以，但至少要隔离到一切重大决定（找对象、换工作、投资）不能经过他们。如果你是司机，父母就是你后排的乘客，但无论出于好意还是恶意，总想把方向盘抢到他们手里，如果你放手了，就是车毁人亡。
2. 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与其为过去做错的错误决定、所经历的不幸悔恨，不如告诉自己过去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出身和认知水平导致的必然，狗肚子拉不出金条。这里要避免“自我合理化”，认为“当初我没得到xxx其实是好事，不然现在会有xxx问题”。要正视不好就是不好，只不过对自己的出身来说，本来也好不到哪去。
3. 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在赵国是底层鼠鼠，不要以为润到海外就成为顶天立地的自由人了，更不要觉得带着个MIT或麦肯锡的光环就真的成精英了——阶级不光在哪都只有一个定义：是否掌握生产资料。除非闲的蛋疼，不要看不符合自己阶级定位的东西（社交礼仪之类），你用不上。
4. 掌握一门能吃饭的技能。你如果观察国内各种职业的气质，你会发现，最自信的（除了领导干部之外）就是厨师、木匠、瓦匠这些高级技术工种，因为他们护城河深、可迁移的技术给了他们睥睨众生的资本，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5. 什么情商，尽放狗屁。看清楚了世界以后，你会意识到硬实力决定90%以上的事情，情商什么的都是资本家对打工人进行PUA的话术，毕竟智商这个东西很难作假，情商就可操作空间很大。有精力，最好用在学技术、锻炼身体上；所谓那些待人接物的能力，基本是你的出身决定的，没什么提升空间，何况虽然出身高的人情商确实高，但并不是因为情商高才更容易成功的。
6. 不要妄图用大路货去兑换硬通货。为什么“老实男”找不到“女神”？因为“老实”是“大路货”，“漂亮”是“硬通货”，老实男真正匹配的，是老实女（可能大饼脸，体重200斤）。有钱、帅气、器大活好，这些才是硬通货，没什么不服的。这条也适用于想要混进上流社会的集美们：你要颜没颜，要身材没身材，身上的唯一硬通货是你的批，你想拿这个兑换上流男性的金钱和社会地位？什么，你说你有personality？容我先笑十分钟哈哈哈哈
7. 每天做高强度运动。注意，是高强度运动，如举铁、HIIT、游泳之类。每天出一身透汗，到了45、50以后，你的身体素质和精力将会有根本的不同，是能不能有力气创业、能不能勃起的差别。
8. 要逐渐戒断导管、戒断小黄片。这个虽然难做到，但值得追求。因为这种随手可得的多巴胺释放，正是你不能持之以恒干成一件事情的原因。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成就感的事情，哪里赶得上大脑皮层短暂的冲向高峰？天长日久，人就废了。
9. 意识到自制力不是免费的，而是硬通货，要省着用。这是天朝教育最大的失败之一，推而广之，也是唯物主义哲学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从小我等鼠鼠们就被逼着做这做那，结果长大后几乎一律趴窝，反而是从小不怎么被强迫的美国小孩们，长大以后又攀岩又开飞机又自学希腊语的。无他，我等神经的保险丝早就熔断了。
10. 意识到享受生活不是一种态度或选择，而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你看谷爱凌那张洋溢着青春欲望的脸，你就知道她是一个善于享受生活的人，而这是从小积极培养出来的。我等鼠鼠恐怕每天浪费的时间远远比🐑大人们多，刷手机、打游戏、鲁管子，但你这是“享受”吗？恐怕并不是自己

主观上想做，而是因为干不进去正事，不由自主的浪费时间的方式吧。而对于真正的“享受”的事情，鼠鼠们则永远是没钱/没时间/太有负罪感，根本就安排不上。究其原因，人们成年之后获取快乐的项目，很多都是童年时已经建立的美好回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人对🏄⛵🛬🐎之类的发自内心的热爱，鼠鼠们却只觉得“看着挺好玩的，但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兴趣”。究其原因，都是我们小时候没有建立过这些快乐的反射弧，相当于一个小孩小时候没有学任何语言，长大之后就学不会说话了。

以上。㊗鼠鼠们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锻炼、好好享乐，大家都有着光明的未来。

十里山路200斤不换肩

u/[deleted]

这里涵盖好几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聊，最后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能十里山路200斤不换肩😂

我们首先讨论一下这里借助的工具，即扁担，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别说人了，200斤东西10里山路驴也累脱了。

扁担这个玩意它的力学原理机制就是三点力学，我们人类去抱，去扛，去端，去拖拽一个物体时，物体产生的传力路径可以非常复杂，你双手前伸平举两个35磅哑铃，最后不光是胳膊酸，小腹和后腰肌肉也酸，为啥？ 就是因为传力路径的延伸，导致了人体产生生物学上的受力自均衡，不自觉之下就使用了各处肌肉。

再一个例子，一个人抗一袋80斤大米上5楼，最酸疼的其实是小腿，因为灵长类动物小腿中的腓骨肌，趾长伸肌，股头肌，支健肌等肌肉中的韧带，在几亿年的历史长河中进化形成，主要是为了保护和增强肌肉、筋膜、骨头等结构的抗磨抗压抗损能力，我们不能像部分鸟类一样肌肉和韧带附带平衡性受力功能，所以上楼的时候你的全身肌肉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能动性用在了“保持平衡”上，这也是为啥健身房的爬楼机可以锻炼腰部和小腹。

而扁担就不一样了，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自行走运输辅助工具其实非常牛逼，它利用杠杆均衡原理把传力路径比较精确的统一在了脊柱和腿这两处，从肩部下传力量比较完美的和人体垂直叠加，形成了一个“等臂杠杆”，减少了胸、背、腰、腹部肌肉的受力弯矩，我们看视屏可以看到一些健身达人，他们的胸背腰腹非常发达，其实很多上午健身房的人可以在器械上看到一些肌肉红色图标，就是告诉你做这个器械专门锻炼哪一小块肌肉，也就是说，健身达人们把这些肌肉练的都比正常人发达，但是！ 因为扁担的原理是减少这些肌肉的受力弯矩，而垂直把传力路径归还给脊椎和腿，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健身达人的脊椎其实未必比正常人强，因为你再职业健身，你一天能练8个小时？ 难道你想2年退役，3年ICU吗？ 而每个普通人，我们的脊椎理论上都是24小时在“自然训练”，放在我们当前的话题，其实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那就是，的确，健身达人在用扁担挑东西时，的确未必比长期劳作者更有优势，你看他块大肌肉蓬，很可惜，扁担的传力路径机制决定了其实不需要这些肌肉的发达😂】

不仅如此，扁担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还有“周期性动载荷减负原理”，很学术一个名字吧，我把它简化一下😂 论坛里的男士们，请问你们双手小臂撑地，小腿前颈骨着地，弓起身子能坚持多久？ 对，其实就是上位做爱的姿势，不管你能坚持多久，一定没有做爱的时候坚持的久，这不仅是荷尔蒙和腺素的作用，而是因为你做爱时在周期性的动，我们人类的生物学决定了在规则周期性运动中，所能扛下的动荷载会主观性提升，比如划龙舟，拔河，都要找好用力支点，然后有个喊口号或者打鼓给节奏的，让你规则性的动起来，才主观上受力减负。 扁担也是这样，它具有柔韧性，上下忽悠忽悠的，而且具有相当的节奏性，从受迫振动的力学模型上产生了一个弹簧效应。 长期劳作习惯这种扁担的周期性动载荷的人，会自然而然更懂得如何配合性的用力、呼吸、移动、停止，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又是劳作者胜过肌肉男，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结论，在劳作力学模型上，

肌肉对扁担挑东西的力学减负甚至可能是负值，它完全没有劳作经验提供的力学减负习惯，反而因为过分发达的肌肉和力量，习惯性的用力量去抵抗和对抗这种力学原理】

最后一个关于扁担的问题在于，长期劳作者都有自己喜欢使用的扁担，而大力士肌肉男做实验用的扁担是别人的！ 有区别吗？ 其实有，还不小！ 长期劳作者其实会选择适用于自己的扁担，根据自己的身高，肩宽，肩骨结构和脊椎任性去选择，他们没有科学依据，甚至有的不是选扁担而是自己去适应扁担，最终目的是啥呢，就是扁担产生的压强，等于压力和受力面积的比值，相同压力作用之下，受力面积越大，压强越小，但是一旦超过一定的阀值，受力面积过大，又会在人体肩膀的生物学上产生过载，这就是为啥每个好的挑山工都有一颗适用于自己的扁担！在扁担两端货物的弹性运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动量。当货物移动至最低点时，扁担受到张应力最大，扁担和肩膀的接触面积也最大。因此，身体与扁担相互适应和作用，能够帮助减少压强，减轻使用者的负担。这里我们得出【第三个结论，那就是肌肉男仅仅在工具适应性上就和长期劳作者无法媲美，十里山路200斤，扁担的上下振幅恐怕超过万次，每次产生的力矩只要长一点点，压强多一丢丢，那么积累在一起就完全可以碾压身体上的肌肉强度优势】

得出以上【三个结论】是否真的就代表“习惯性劳作者习近平同学” 真的有可能利用“扁担力学”来做到“200斤十里山路不换肩”呢？ 答案是绝无可能！

“扁担力学”帮助承担或者说为人体分担的是一种力传导和动能机制，而10里，山路，不换肩这三个条件其实考究的不是物理学范畴的力学传导问题，至少它不是主要起决定性作用的，真正决定这个问题是否客观可达成与否的，其实是生物学中的耐力问题！在生物学范畴中，力量耐力主要是躯体神经系统驱使的，它包含牵张反射，红白肌神经疲劳，心肺功能及血液循环，磷酸原功能，无氧代谢，糖酵解，脊髓水平动员和一些心里还有外部环境因素。

我们人类的确可以通过持续性的训练去大幅度提升其中一部分的能力，但是不是所有，人就是人，人不是大象，我们从最基本的体格大小，心肺大小比例到神经组织，肌肉，骨骼，筋健再一直到碳基的共价都决定了遗传学上有相当的上限。 现代科学可以通过极端性的系统科学训练，把这种持久性力量耐力拔高到惊人的程度，最显著的其实是各国的特种部队，比如美国的海豹seal6 team5，但即使这种训练是科学的、系统的，全方位的，也有它的局限性，美国海豹突击队的结业科目考其中有最难的就是负重40公斤十里山路跑，和负重60公斤公路夜行，作为全世界最优秀，最科学，无数科研机构帮扶总结，无数前人经验累积的特种部队，把40公斤设置为山路跑上限，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这种动物的极限！ 就好比你再活200年，你也看不到不借助辅助百米跑8秒的人类，上限他就是上限。 我们前文说了，在十里，山路，200斤，不换肩四个条件下，扁担力学已经不能在整体范畴提供决定性的倾斜，比拼的纯粹是生物学的力量耐力，那么无论海豹也好，习近平也好，扁担挑也好，背包也罢，这个“十里山路200斤不换肩”本身就是超出人类物种极限的一种夸大宣传。

另外根据县志和一些现在还保有的文安粮站记载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习近平工作的地方离文安粮站其实是5.2里，当时的麻袋根据25%含水湿麦计算最高重量是62.5斤，而1970年代的小麦亩产和公分记录也都被人扒过。无论是历史还是科学上讲都是不可能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旁证。

而且这话咱们说回来，我就算他是真的，习近平真的吃了大力丸，200斤麦子10里山路不换肩，毛驴一样扛到文安粮站，也实在不用当好事讲出来。 美国绝大部分州劳动法规定人工力工作业的最大承重就是40磅上下，有辅助装置的情况下两个人可以操作80-85磅以下的物件，超过这个上限一律都要用吊车和叉车，所以你在美国可以很搞笑的看到一幕，就是tmd几片胶合板，一群工人在那卡腰看着，手里还拿杯咖啡，然后一个吊车给吊到2楼……又慢又笨，但是他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一种社会保障，一种法治完整不容切割和破坏的社会制度。 你一个少年下乡肩扛200斤走山路，只能说明你这个国家的腐朽无能，独裁低效，落后愚昧。

家人们出大事了，谁能帮帮我
u/[deleted]

前两天我儿子在学校上学，老师问他们圆明园谁烧的，他本来说不是他烧的，结果老师一发火就慌了，承认是他烧的(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烧的，我问他不说实话)。后来老师把我叫到学校，说我儿子这个情况恶劣，竟然说是他烧的圆明园，这个学没法上了！我立马表示如果是我家孩子烧的肯定赔，让老师放心，哪知道老师突然愤怒无比说我赔得起吗，把桌子也掀了叫我们滚。我先把儿子带回家，问他这个圆明园在哪我去看看，他说听同学讲好像是一个老太太的私人别墅，叫我打听打听。我拦了出租车随口问了一下，没想到司机真知道，我说我就去圆明园。一路上我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听说圆明园被烧了？司机说可不嘛，就剩几个门框了，到了地点我一看，嚯！还真就烧完了，一群人围着在拍照，我也没敢往里挤。往出走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像政府官员，随口打招呼，说这个圆明园被烧了，修好得多少钱呐？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很多，具体的得找专家问一问，而且也没法修了，真要修不如去别处重建一个，这个旧的留个念想。我想了想，一家责任一家担，当即表示愿意重建。这老哥也不含糊，第二天就从英国法国找来两个一百多岁的老建筑师，后面跟着几十号人，一见面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他们俩当年都来过，前后呆了三四天，就因为这个转行建筑师！看起来他俩对这个别墅很有感情，叫我放心，肯定给我建的明明白白。又问我为什么要重建，我说被人烧了没法修，只能重建(不敢说是我儿子烧的，怕刺激老人家)，然后老人也没再说话，只是叫我放心。这时候官哥儿对我说都安排好了，具体多少费用还在研究，叫我先回家吧。我就想问问家人们，这个费用你们估计大概有多少啊？本来计划把几头猪宰了卖就够了，结果没想到烧的就剩个门，我估计费用肯定低不了，可能得把普桑也卖了，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哎！

《賣火柴的東北人》
u/[deleted]

天冷極了，下著雪，又快黑了。這是吉林一年一度有序用電的最後一天。在這又冷又黑的 晚上，一個愛國的兔友，穿着鴻鑫爾克在街上走著。他的華為手機的電量只剩下不到20% ，下一次充電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但是一想到限電是為了反制美帝，他內心便湧入了 一絲溫暖。

https://i.imgur.com/r3XF4U6.jpg [圖]

兔友是出來賣火柴的，在限電的東北，火柴是取暖的必需品，但是由於是劣質的國產火柴 ，這一整天也沒賣出去一盒。可憐的兔友！他又冷又餓，哆哆嗦嗦的坐到派出所的墻角， 蜷著腿縮成一團，聞著飯堂飄出的燒狗肉香味，他覺得更冷了。

他不敢回家，因為沒賣掉一盒火柴，沒掙到一個錢，爸爸一定會打他的。再說，家里跟街 上一樣冷，媽媽離婚跟人跑了，爸爸賭博酗酒，家里的家具除了墻壁上的毛爺爺，就只剩 下燒煤的暖爐了——可是這年頭哪買得到煤呢?

他的手幾乎凍僵了，啊對了，和一點用都沒有的兔友不同，火柴也是有用處的！他點亮了 一根火柴來暖手。哧！火柴燃了起來，他覺得自己好像坐在了土質煉鋼爐前面，煉鋼爐燒 的旺旺的，周圍的工人喊著“以鋼為綱，趕英超美”的口號熱火朝天的幹活。他剛想加入 煉鋼，鋼爐不見了，兔友手里只剩一根火柴梗。

他又擦亮了一根火柴，這一回，他看到了胡錫進說“大停電，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管理事 故”，又看到自己昨天發的抱怨停電的微博被狗罕見掛到了推特上。火柴又滅了，只見在 微博底下嘲諷的神友越來越多，最後被刪帖。兔友迷迷糊糊掏出了手機用最後的電發了一 條微博：“別發外網”

他點亮最後一根火柴，這一回，火柴把周圍全部照亮了，他看到了深圳機場的人潮湧動， 看到了華為大樓的燈火通明，是那麽熱血，那麽愛國。“晚舟！”兔友叫了起來，“啊！ 請把我帶走吧！習主席說過，脫貧路上不會落下每一個人！”。話音未落，晚舟就消失了 ，火柴又熄滅了，

唯一疼他的奶奶活著的時候告訴他：一顆星星落下，就有一個中國人的靈魂要到臘爺爺那 去了。兔友倒在了寒冷的路旁，彌留之際看到了臘爺爺，這次不再是幻象了。他雙腿一軟 跪了下來，痛哭流涕的抱怨資本家有多壞，只見臘爺爺輕輕把他扶起，和藹的說“不許跪 ，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

致全体中国人的一封信。

u/[deleted]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在这封信里，我用的是中国人，不是支那人，用蔑称对交流而言毫无意义，我只想诚恳的交流，我只能发布在这里，因为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不可能发出去，就算真的发出去了，我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何况我还在墙内经营者以收割爱国韭菜的微博账号，这些话是决计不能对墙内受奴化教育颇深的中国人讲的。
许多人说屠支大佐残忍，其实不然，比起搞人为饥荒，三反五反，打右派，用口号蛊惑中国人，纵容保皇派屠杀造反派，让中国人内斗，告密，相互举报，批斗武斗，吃人肉，臭老九批倒批臭，当代秦始皇山呼海应，全家革命，万岁万岁永远健康还被冠以人民救星、红太阳、教员的名号的人无数孝子如丧考妣流泪缅怀，岂不是要善良的多?
比起把中国人当人肉电池，把中国人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掠夺一空，用坦克碾压爱国学生，垄断上游产业，美名曰避免外国资本渗透，其实是权贵的个人资产。岂不是要温和的多?
比起给中国人奴化教育，污染中国环境，开着豪车当街撞死中国人，然后用人大身份脱罪，用垃圾车给中国人运肉，让中国人疯狂内卷，p2p割中国韭菜，子孙后代出国留学世卿世禄，故宫飙车……诸如此类罄竹难书的罪行，相比之下浪人真是带善人，中国人反倒该谢谢浪人屠支让中国人脱离苦海才是。 他妈的屠支大佐就在身边，你们视而不见，武汉肺炎罪魁祸首不敢反抗，反而翻墙出征，你们贱不贱呐? 为什么中国人道德退化，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在越来越恶劣，环境越来越恶劣的话，只能导致内卷越来越严重，道德也来越败坏。 就像苏联在西伯利亚把狐狸驯化成狗的实验一样，我在中国人身上越来越多的看见狗的特征 不过你们为什么要恨我们浪人，每天伤害剥削你们的又不是我们，害你们每天回家都要坐着拥挤的地铁，累到连做爱的力气都没有的人又不是我们。 我们中国人到底有什么资格嘲笑日本人韩国人? 韩国人青瓦台百万人大游行，武德不碾压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一天天对着奴役自己的组织视而不见，天天这么关心大洋彼岸国家人的命运，嘲笑美国暴乱，关心美国因为武汉肺炎死多少人，这是什么国际主义精神，是什么让连选举权，迁徙权，生育权都没有的中国人把自己当成国家主人的? 二战末期的日本人发现自己国家在进行不义战争，就喊出了日本必败的口号，今天我也要正告十四亿中国人，中华权贵共和国必亡！如果用左人最爱的《资本论》的话来说，那么我就稍微改编一下，中华权贵共和国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头到脚都流着肮脏的东西。 话说回来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连猪都不如啊，猪被屠杀之前，起码还有思想的自由，还有叫唤的自由，你连你妈妈的子宫都保护不了（指中国人连生育自由都没有）到底有什么理由值得你去为这个体制卖命? 到底是失去了多少人性，才会拥护这样的国家于体制?所有拥护真心共党个人（支持共产党奴役中国人屠杀中国人加速的浪人除外）你们就是畜生，只配被屠，我操你们的妈！ 每天我都在战悚中度过，暴行一直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看上去是共产党把中国人当畜生，但中国人要找罪人的话，我建议你们照照镜子。
还有那些对现状感到绝望的浪人们你们可能觉得，只要中国人还有一口饭吃也不会反抗，就算全国大饥荒也会被坦克核弹镇压下去，但今天的共产党并不比苏联纳粹更强大，中华权贵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灭亡，要从你相信他们会灭亡开始
——人民救星 伟大舵手 伟大领袖 习总书记的真正亲生母亲 加速协会会长 当代毛泽东 反共救国团成员 舒畅

关于英雄的故事

u/[deleted]

最后一天，得动手了，不伤人就好，我揣揣怀里的手铐，像瘸子一样往外面挪蹭着。
车站外天阴的吓人，如同老天爷为我饯行特意布置的，一辈子没受过你恩惠，做这种事却给安排气氛?
你妈的。
“老乡，走不。”
一个矮胖子跑过拦住我。
“彭镇，70。”
“那不成哇，80再等一个。”
能接受我出价的司机才有油，穷鬼有什么可抢的? 我摇头。
“老乡，大二十九下哪有70一个的，走哇。”
我打算直接绕过去不和他纠缠，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夹杂着踢踏声的呼喊。
“带上我，俩人80走哇。”
谁? 不认识的人，看起来是着急回家的民工。
“师傅俩人80拉上我俩哇。”
同行? 不像，真是民工。倒霉蛋。
“我又不认识你。”
我装出不信任的神情继续往出走。 他拉住我气喘吁吁的说: “我也彭镇的，搭伙走，那10块钱我帮你掏。”
我当然不是彭镇人，只是选最远的路好下手。
“走哇，算你们一人76。”
矮男人也趁机说。
面包车里比外面暖一些，那男人一上车就偎在座位上像只猫一样眯起眼睛。车外嘈杂的世界全被引擎声吃掉了，我把手揣在怀里，也偎在座位上想能同时把两个人都控制的办法。
“今年挣的好钱哇。”
我下意识抬头，才发现内视镜角度很怪，看不到司机的表情，如果内视镜正常我肯定现在在和他对视。
“不太行，要不也不能现在才回来。”
“现在回来才挣好钱哇。”
我依然看不到司机的脸，从他坐的角度大概可以看到司机的侧脸，不过他好像已经睡着了。没人接司机的话头，车内陷入了沉默。
每天固定时间的震动又来了，我不看手机也知道短信内容: “4号再不还钱弄死你。”
外面开始下起大雪，车也终于缓慢的驶出市区。
“大哥你哪村的?”
那男人醒了，真不是时候。
“刁庄。”
他从正穿着的包里翻出一块酱肉一撕两半，递给我了一半。
“吃，吃，师傅开车呢，就咋俩吃哇。”
“晕车，吃不了。”
“香着呢。”
他把肉拿回自个囫囵的吃起来。
“确实挺香的。”
看他吃相我打趣的说。
“那你也吃。”
他又把肉递过来。 司机被他逗得咯咯笑，又重复了一遍: “今年可挣好钱哇。”
“还行哇。”
从他的表情能看出他确实挣了不少。
“大哥你是念过大学的哇。”
“你怎么知道?”
他从包里扯出纸用力的擦着手: “我可会看人了。”

你不会，我把头扭向窗外，没回答他。“
是呢，我一看你就觉得你会看人。”司机从前面扔给他一给烟。
他把烟小心翼翼的揣进裤兜里说：“可不会抽烟。”“你这是干嘛？”
“我爹爱抽，他不舍得买这好烟。”
“你家就你和你爸？”
“还有我妹妹，她可出息了，和你一样是大学生。”“你咋不上大学呢。”
司机突然问。
“我不行，我妹妹学的好考上了，我考不上。”
司机忿忿的说；“哪有小子挣钱供女子上学的。”
“说胡话呢，女子小子不一样呢？”
“根本不用花钱供女子上学。”
话里的忿忿变成了释怀。
“师傅你有女子也不供吗？”
“我女子我还让他养我呢，供她上学干啥呢？”“
这都21世纪了哇。”
“31世纪也一样。”
“哎呀…“
“那你不为女子挣钱这大二十九出来做啥呢。”
“欠点小钱。”
“那你女子的钱呢？”
车内又陷入到沉寂，一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你这司机才是真土匪，妈的！”
依然看不到这个司机的表情，回想起从上车说过的话，那哪是暗示，我真是个蠢货，这都没反应过来！
 既然下不了手害人就救人吧，就算还清本金还有利息呢。
未读短信99+
手机屏幕自动亮了，仿佛在嘲笑我的勇气。
“弄死我吧。”
我把手机甩出窗外。
“大哥你做啥？”
他惊讶的看着我。
“分手了。”
“那仔细说了哇，扔啥东西呢。”
先想你自己吧，我张张嘴没说话。他可能以为我心情不好，也张着嘴不说话，停顿了一下，自觉把头扭向另一侧。
“怎么办，他有枪吗?
他怎么动手，假如有枪就算2对1也难说，而且可能是我多想…他说不定只是个赌鬼…
我把怀里手铐的一头套在自己手腕上，头抵在车窗上想思索对策，可心乱如麻，一想到他手上可能有枪刚才扔手机时的豪情万丈便倏地无影无踪，什么也思考不出来。
我原来不只是蠢货，还是个懦夫。 车缓缓的停了，结束了?
他不是劫匪?
“车熄火了，帮我推到路边，我打电话叫人来拉哇。”
“糙，真来了。”
他说完便下了车。 我想控制住自己不抖，可我怕得要死，只能又希望他的车是真的熄火，虽然这已经完是幻想了。
那个傻蛋还是什么都没反应过来，拉开车门直接下车。我不能看着他送死。
“师傅？尿尿去了？”
他跳下车去招呼司机，那司机却不见了。
坏了。
我跳下车时正看见一个人影从车后斜着窜出来，提刀冲向傻蛋。 所幸冬天穿的衣服多，这一刀应该没刺穿。

“师傅，你这是干嘛呀！”
两人扭在一起，司机冲我大喊；“你来帮我，快帮我钱分你一半。
”我撞开他们两人，死命的把司机抵在地上，把他的手和我的手拷在一起。
“你做啥了！”司机挣扎着用刀向我身上砍。
“跑“
这是我在世界说过的最后一个字。

鉴于浪友多次要求我出教程，我现在先出第一期教程。（以下文中内容的研究范围是指支國研究生以下学历，中产以下家庭的女性，这也是现实中鼠鼠们普遍遇到的女性）

u/[deleted]

我们要深刻理解以下几点:1，国男在支国属于食物链最底端，底层健康女宁是比国男高一个生态位的。2，女宁普遍弱智，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掌控。3，女宁又懒又馋，还喜欢贪便宜，是个幕强的动物。她们最看不起没钱的舔狗，因为舔狗在他们眼里很廉价。你不要以为舔狗是爱情，绝大多数女宁认为，舔狗是没能力的表现，只不过你拿不出其他东西了。有很多小伙伴为了心爱的女人，心甘情愿当舔狗，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遇到势均力敌的女宁，你会人财两空。

女宁喜欢什么?

实际上，99.99%女宁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她们什么都想要，三天两头换方向。看到葛忧大爷，她喜欢帅哥了，看到马云爸爸，她又喜欢钱了。但是，一般人不可能达到女宁的要求，怎么办?

吹逼是通往女宁内心的唯一通道

吹逼不是吹牛。现在的女宁多精啊！你吹牛，她分分钟就知道了。最高级的装逼是贩卖未来。

女宁也有个弱点，她自己也知道，比不上人家迪丽热巴，但是她又想要迪丽热巴的待遇，怎么办呢？女宁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可笑的好办法，抓潜力股。她也知道，现成的大强子，马云爸爸，不可能娶她，但是，她希望找到一个未来的马云爸爸，自己给他改造改造！岂不是两全其美?

最高明的猎手往往伪装成猎物

你给这些女宁制造泡沫。

1，大单位的。你就三天两头吹自己在单位里有多么多么厉害，以后要当省公司副总的。这时候，很多女宁就开始幻想了，要不要提前入手?

2，小生意的，你就三天两头吹自己发了多少财，例如卖小龙虾的，一天赚了两万，以后要上市的。你放心，真正的织女不会找你借钱的。找你借钱，说明没看上你，直接就拉黑。

3，在小公司混的，你就暗示小仙女，公司快不行了，我有机会低价拿下，你来做老板娘。一年赚两百万。

小仙女的愚蠢之处

绝大多数小仙女自认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参考破二本），就是没机会。如果你给她吹一点泡沫，100%拿下，先用起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以上几点了自行参考小红书，微博上的织女们总是吹嘘自己对象多牛逼，是她们中了以上的套全然不自知。以上套路足够对付织女。

下面给鼠鼠们讲讲彩礼的定义。古代的彩礼是卖女儿钱，现代的彩礼车房是女宁们敲你的保证金，但这个是她自己监管的保证金，如同河南烂尾楼。烂尾楼还可以破罐子破摔停贷，她一旦想走，鼠鼠可就什么都没了，还没法阻止。实际上结婚的话，鼠鼠们所处的地位比河南人还低，你连破罐子破摔的机会都没有。

开头篇不是鼓励鼠鼠们做渣男，是为了让鼠鼠们认识到自身的生态位和织女的本质。你要认识到你的生态位连买了烂尾楼的河南人都不如，你就像森林里的兔子，狩猫、猞猁、狐狸、狼、鹰都可以杀你，不说你对老虎了，最起码你要对上一级生态位有点自保的能力。
稍后篇会给鼠鼠们讲讲女拳对织女的魔化

我的抽象童年

u/[deleted]

其实对小时候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那像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时空，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中国。

我五岁的时候，和爷爷奶奶在乡下生活，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其他的留守儿童们在树枝上找蝉蜕下来的壳，方言是叫咪阿子壳壳，镇上的药店收这个东西，一斤十五还是二十元，我记不得太清了。一个夏天总能收集到一包，给爷爷奶奶后，他们会给我十几块钱的纸钞。

那时候平时的娱乐大多是，溜铁环，扇卡片，打玻璃球。我最喜欢的是扇卡片，扇卡的规则是不能碰到卡，把背面放置在地上的卡翻回正面就可以拿走牌。每次游戏开始，地上摆放着游戏人数×3或4的数量的卡片，第一个人扇卡，通常是单只手大鹏展翅，手臂借助风力，手掌拍地，能把卡的位置分散，类似于台球的开球。后面的人扇卡，基本凭个人实力和技巧。大刺刺的蠢蛋，一般都动作大，使劲，试图多点开花，结果收效甚微。聪明一点的，手掌稍微拱起来，对着单张卡拍，一般都能拿回一张卡。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上瘾的游戏，最后玩的结果是，我的皮肤开裂，感染细菌，伤口角质层硬化，拿筷子吃饭或者拿笔写字碰到伤口都特别疼。

当时我父母在乡镇的一个小学当老师，后来送礼托关系给教育局一个小领导调到重庆郊区的学校了，于是他们把我接到重庆。我们租的房子四百块钱，六楼，离房子不到一公里后面是尖刀山，山下是货运的火车铁道。每天晚上都是轰隆隆隆隆，比呼噜声恐怖得多，习惯以后就当做是背景音，我现在睡觉催眠的时候找白噪音，有的时候还会听火车声。

住在火车站，山旁边的好处是，我们小孩平时玩的东西太多了。爬小区的岩壁，两米多高，上面是菜园，再往上走，就进山了。

这是勇敢者的游戏，我当时从来没成功过，一般只能爬一半，中间有一段的间距太宽，一直到两年后，我身高和力气见长才完成最后这一段的距离。

此外，另一个游戏是蛇板，两只脚踩到上去扭，滑动。我们附近的斜坡特别多，基本都是自学，然后多摔几次就学会了。

我多摔了几次，自认为摸透了，为了追求刺激，选了一个超长斜坡，从上往下滑，结果滑到一半，越滑越快，加速度越来越大，我又不敢往下面跳，最后估计是压到石子或者什么，狠狠摔了一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当然，这些都只能算是一些学前的游戏。开始读小学后，我的生活越发抽象。

李志那首歌怎么唱的，爸爸喜欢嫖，妈妈就会吵。

这句歌词很写实，我爹嫖娼被我妈抓了，后来又出轨，我妈平时晚上打麻将，估计是放松警戒，给了这逼作案时间和空间。

于是事情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我妈年轻时候是个暴脾气，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基本还都伴随拳打脚踢，我妈是动手那一方。最后事情没办法收场离婚，当然还有很多闹剧，也就不说了。最后离婚办下来那天晚上，这两个人在床前一起唱求佛。

这件事太抽象了，我现在回想起都会觉得是不是我记忆出现偏差，不过如果不是真实发生，我想我的大脑也很难虚构出这样的情节。妈的，我现在还会唱求佛。

我父母离婚后，我跟着我爹。他基本不怎么管我，给我买了很多书，这是因为他发现我看书就会安静，不惹事，不会闹着玩。何况离婚之后，这逼基本天天出去玩，我一个人在家，电视搜不了几个台，他也不放心我出去玩，至少看书是安全的。

我因此看了很多书，这基本算文学启蒙吧。从小学生必读书目，爱的教育，骆驼祥子，格林童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伊索寓言，东周列国志，格列佛游记。到大部头一点的，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千零一夜，厚厚三本，希腊神话，海底两万里，堂吉诃德， 鲁滨逊漂流记，杂七杂八的书看了不少。

其实影响最大的是，慕容雪村的成都人的风花雪月，后来好像改名叫，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我在查证过程中，发现方面还被改成电视剧）。这是我爹从旧书店借的，放在床边，被我拿来看了。

这部小说真的很牛逼，我说一点记忆里的剧情。（我之后也没看过这本书了，全是童年记忆强烈的的点）

1.男主操了好朋友的女朋友，最后两人结婚当天，还和那女的重温旧情。

2.男主上初中，跟着校霸混社会，校霸给男主破处，找了个他一直喜欢的小太妹，最后因为害羞从房间里跑出来，说那女的有狐臭。

3.老婆生病还是怀孕，送医院，在医院里遇到大学时候干过的大学隔壁饭店老板娘。两人旧情重燃，男主把她带回家操了，中途他老婆回家抓了现行。

4.男主和老婆离婚后，他当警察的朋友安慰他，你老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查房看见她和别的男的搞一起，我只是一直没敢告诉你，怕你伤心。

5.男主绿了的那个朋友后期得了重病，开始吸毒。男主问他为什么吸，他反问男主，如果你生命还剩下几个月，你吸毒吗？男主默然。

这本书真的太牛逼了，以至于看完第一时间我没舍得放回去。后来被我爹打扫清洁的时候从床底发现，他问我，你看懂什么了？我说我什么都没看懂。

当然，说我什么也没看懂当然是假的，这本书让我，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心里蒙受了强烈的震撼。

我在qq上问我同桌，一个女生，你是不是处女？

这后来被我妈发现了，qq没退。

她问我，你知道处女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我们在聊星座，我是处女座。

以及，我动手摸了一个还挺活泼开朗长得漂亮的女生的屁股，她除了翻白眼也没说什么。

现在想起来，我对成人世界的模仿，混杂着无意识的单纯与邪恶。

我欺负班上一个很胖的，有网瘾，个子高但怂怂的男孩，让他叫我干爹。

还有个个子很小的，打乒乓球很厉害的男孩，我每天放学和他一起偷窃。商场，文具店，副食店，都留下过我们足迹。一般是半偷半买，这是我发现成功率最高的方法，趁人没注意，把东西往裤裆塞，衣服一挡，没人看得见。

我们去黑网吧上网，遇到过下暴（指高年级学生找低年级学生要钱，基本也就小学初中生），叫你把钱给他，然后揍你一顿，叫你不要走，看见你人不在了还揍你。

我逃过一劫，看见旁边的人被下暴，然后偷偷走了。后来过一天问他，后来怎么样，他说后来他站了十几分钟，看没人就跑了。

哦，对了，当时其实我还蛮讨小女孩喜欢。成绩不错，性格也算变相的开朗，帮助过一个漂亮小女孩摆脱被其他人霸凌，也会厚着脸皮和喜欢的女生上下学，那个女生成绩很好，毕业后还联系过我，只是我上初中之后变化太大了，也没和她联系了。

我回想童年的时候，总是感觉童年像是神话，那是另外一个我，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我。那个孩子王，精力旺盛，动手能力强，有强烈的好奇心和使命感，总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主角，人原始的英雄。这么多年我学会了什么，除了成长成一个大人，什么都没有。

墙国幸福生活

u/[deleted]

清早起床，隔壁的老王家又在风起云涌了。老王八尺宽的大床嘎吱嘎吱响个不停，把单身汉肖奋鸿听的直咬牙，只恨自己家里拮据，三十岁了连个未婚对象都相不上，中介推荐的姑娘都嫌弃自己只是个单位小职员。于是从床头的卫生纸撕下两张，把耳朵堵上。

八点钟的太阳斜照进肖奋鸿的厨房，把空气中飘舞的灰尘照得亮晶晶的。奋鸿拉开窗户，PM2.5的味道呛得他不住地咳嗽。前几天单位组织职工体检，三百来人的小单位有20多人查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10人有早期肺癌症状。这把肖奋鸿吓得够呛，后来他关注起药店的打折活动来，上星期五下班时买了两只半价防雾霾口罩，每天出门都要戴上。

肖奋鸿的汽车今天限号了，他不得不早些吃完早饭，好按时赶到单位打卡。单位更新了打卡系统，用上了智能面部识别技术，再也不能叫同事帮忙打卡了。一路上肖奋鸿心里一直暗暗骂娘，诅咒单位二把手生孩子没洞，安装面部识别系统就是他带头搞的。

上班路上人挤人，冬天的寒流和呼吸的热气在一起四散飘荡，公车上的暖气蒸的肖奋鸿脖子滑溜溜的，全是黏汗，一下车更是冷成一团。肖奋鸿双手揣进兜里快步走进单位，这时门口值班的保安老头还没到岗，正在自己的小屋里沏茶喝，看的肖奋鸿眼热极了，也渴望起自己的退休生活来。

单位今天下午组织学习，肖奋鸿手头做了一半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来到会议室找地方做下。台上主持人滔滔不绝抑扬顿挫地数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佳绩，然后话锋悄悄转到了习近平任期间的经济腾飞上。肖奋鸿偷偷环顾了一下四周，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保安拍了拍肖奋鸿的肩膀。奋鸿回头一看，保安低下头悄悄说："是这样的，刚刚刘主任工作太忙了，所以晚到了一点。现在刘主任在后面站得有些头晕，您可以把您的位置让给刘主任暂时坐一坐吗？"

就这样，肖奋鸿在墙角站着听完了一整节学习会议。已经快要到下班的时间了，瘦高的吴科长突然走进办公室探头探脑，咳嗽了一声后提醒肖奋鸿，他这个文件必须今天赶出来，单位和领导都会感谢的。

面对着电脑屏幕，肖奋鸿想起刚才学习时讲的经济腾飞，不禁一阵反胃。自从反腐之后，以及这几年的经济衰退，朋友开的大酒店营生越来越差，家里的最后一套房子抵押给银行以后，很快就被收走了，现在每隔两星期就要来肖奋鸿家借住几天，躲避几个要债人的威逼利诱或好言好语。酒店员工有三分之二已经下岗了，前段时间组织起来找他要少发的三个月工资，吓得他躲在肖奋鸿家整整两个星期。肖奋鸿周末有时路过酒店，只见到满眼的破败荒凉，昔日的富丽堂皇仿佛被冬天冷洌的大风吹得一丝不剩。

肖奋鸿终于弄完了文件，已经是晚上七点。他关掉了办公室的灯，回家路上微信群里大新闻，从今天起每人必须打卡学习强国。肖奋鸿叹息一声，拐弯走进了街边的板面店，吃得大汗淋漓，抽出一根烟，这才慢慢回过了神，才发觉这一天过的真快，好像早上的梦没醒似的。

晚上睡觉前，朋友发短信来说他已经坐上南去的火车，今后不必再麻烦肖奋鸿，酒店也卖给市里另一个老板了。肖奋鸿回完告别短信，就打算把这一天忘掉，尽快躺下休息。于是睡前刷了刷微博，看到热搜里有一个话题闪了一下，突开一看，是武汉最近有八个人造谣生事。肖奋鸿冷哼一声，随手写下一条回复："本来生活就够累了，还要不时面对造谣者的打搅。现在的人还让不让人好好过啊！"

感恩冲浪tv，第一次和女生同床共枕。

u/[deleted]

前几周认识一个日韩的女生（好像是混血，没细问），吃饭约会压马路，一晚上聊了许多，从韩国美食聊到台湾问题，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大概我这种冲浪的和run出去的高华支畜给她的感觉不同吧，聊到台湾问题时我把包子大乳特乳了一番，给妹子逗的笑嘻了。妹子说和中国人都不敢聊这个话题的。和她聊天我也知道了外国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其实人家正常的"人"，根本不关心支共构建历史提出的那些统一法理性，人家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还会有一个自诩文明的政权想不惜一切代价强迫别人纳入自己的版图并狂暴鸿儒价值观。 扯远了，总之几次约会之后终于在昨天去了妹子家。我带了瓶日本酒，和妹子吃着零嘴喝着酒，越聊越嗨，最后放着音乐我搂着她在客厅跳舞。 上床的时候实话实话第一次尝试直接软屌了，我属于喝了酒就没法让小弟听话的那种。当时很尴尬，但是妹子丝毫没有责怪我，用手帮我解决的。过了一个多小时又试了一次，这时酒劲下去了，顺利完成任务。 结束之后我准备回家，妹子却不想我走，一直说让我留下。我当时又惊又喜，没想到第一次做爱就直接留宿了。妹子搂着我的胳膊睡，我一动就撒娇。搞得我真的心都要化了。我一晚上大概也就睡了两三个小时吧，被搞得像处男一样忐忑。到了早上我和她告别的时候她还拿了一个小玩具送给我，当做是回礼。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动的不行，从小到大谈恋爱第一次有女生回送我礼物。 回去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哭，她真的好温柔，我好喜欢那种感觉，好想永远那样抱着她。 要不是冲浪tv我应该和被支共大脑改造的支人高华一样在见妹子第一次就试图用粪坑价值观鸿儒妹子了，也就没有后面这些美好的故事了。能遇上这么好的女生我的心里只有感恩。谁说鼠人不能艹大b？谁说鼠人不能拥有爱情？鼠人得到幸福的几率一定比支人贱畜要高！ 最后织女死妈了，被织女PUA这么多年，从没意识到还有女孩子给男生回礼这件事。多少织女白收了礼物还挑三拣四的，艹你们妈的。现在想起早上她把礼物塞到我手里时的场景就鼻酸，这些年被织女坑的好惨，妈了个波一的。

破防了

u/[deleted]

debug到半夜，随手看了眼朋友圈，发现之前喜欢很久的织女恋爱了，而且跟小男票出去旅游，发了一堆图

说实话之前嗯导管导了几年基本对现实中的女人失去了欲望，大脑随着下体升级，女人早已不是我人生的追求，任何骚货和烂裤裆根本破不了我的防

然而这个之前喜欢的单纯阳光的妹妹，就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口，时刻提醒着我，我就是一个心里阴暗，敏感自卑，对生活失去快乐和希望的支那人，看到阳光单纯的妹妹都不敢去追求

我的青春已经浪费了，在无意义的做题和支那父母的折磨中度过，智力、身体、心理都被摧残

我以后应该也不配得到幸福，即使我润了，也不过是每天写代码，做一个小黄人臭屌丝，在网络里寻求动物本能的满足

其实我从来没期待挣多少钱，我一直想要的不过是自由和幸福，以前我不曾拥有，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

谁叫我是个不幸的支那人呢，甚至连我的不幸也毫无意义，压根不值一提

停不下来的掌声

u/[deleted]

一天，在一个礼堂里，区党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主持会议的是接替前不久入狱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这时，全场起立。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进而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手背已经发麻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甚至那些真心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觉到了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是刚上台的，他的前任刚刚入狱，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会场里，也有内务部人民委员站在那儿鼓掌，他们会注视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在场的情况下，掌声已经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在后排里，在人堆里，还可以少拍些，不那么使劲，可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参加会议的有一个是本地的造纸厂的厂长,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他站在主席台上,明知这个局面的虚伪性,明知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他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的望着区委书记，区委的头头们也是面面相觑，但脸上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表示将一直鼓下去，一直到趴下，一直到肝胆俱裂倒在地上，一直到一个个用担架抬下去！不，甚至到那时，剩下的我也毫不动摇！……. 然而，在第十一分钟，那个造纸厂的厂长首先停了下来，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于是，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掌声顷刻间化为乌有，大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停止了鼓掌，他们得救了！然而，就在当天的深夜，造纸厂的厂长被逮捕。罪名当然很多，但是没有一项是“不鼓掌”，当局以其他的理由判了他十年徒刑。在侦查笔录上签字时，侦查员告诉他：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屠支排行榜{更新修订版}

u/[deleted]

之前发过一版，已经过去了一周，我觉得想回复我的应该也都回复的差不多了吧，质疑我都看了。所以这次整理了下大家的意见与建议做了个升级版，然后回答一下质疑。

1：宋元换代

人口灭绝1.18亿{历时123年} 赵佶 完颜宗望 完颜斡離不 完颜粘沒喝 忽必烈

灭绝原因： 政治腐败，战争，水灾，旱灾，蝗灾，盗匪，饥荒

2：川楚教乱{嘉庆白莲教起义}

人口灭绝1亿1000万{历时9年} 明亮、勒保、杨遇春等（清）；王三槐、王聪儿等（白莲教）

灭绝原因： 政治腐败，饥荒，战争

3：太平天国 人口灭绝8000万-1亿 {历时19年} 洪秀全 曾国藩

灭绝原因： 政治腐败，战争

4：明末 人口灭绝8000万{历时14年} 张献忠 皇太极 徐鸿儒 陕西王二 李自成

灭绝原因：瘟疫，旱灾，饥荒，战争

5：中共朝 人口灭绝6000万-6800万{历时27年}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灭绝原因：饥荒，政治迫害

6：安史之乱 人口灭绝5000万{历时8年} 安禄山 史思明

灭绝原因： 政治腐败，战争

7：东汉末 人口灭绝3700万{历时36年} 曹操董卓袁绍公孙瓒

灭绝原因： 政治腐败，战争，饥荒

8：隋末 人口灭绝3500万{历时8年} 杨广

灭绝原因： 大型建设役民，水灾，战争

9：西汉末 人口灭绝3000万{历时34年} 王莽樊崇王匡王凤刘演刘秀

灭绝原因： 政治腐败，战争

10：秦末农民战争 人口灭绝2500-3000万{历时2年} 陈胜吴广项羽刘邦

灭绝原因： 战争

11：汉武帝 人口灭绝2500万{历时53年} 刘彻

灭绝原因： 政治腐败，战争，水灾，旱灾，蝗灾，饥荒

12：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灭绝2000万{历时20年}

灭绝原因：战争

13：第二次中日战争人口灭绝2000万{历时14年} 裕仁

灭绝原因：战争

14：黄巢之乱 人口灭绝1800万-1900万{历时9年} 黄巢

灭绝原因：饥荒，战争

15：丁戊奇荒 人口灭绝1300万-2000万{历时3年} 載湉

灭绝原因：旱灾，饥荒

16：五代十国 人口灭绝1500万{历时70年}

灭绝原因：战争

16：元末 人口灭绝700万{历时91年} 刘福通 郭子兴 张士诚 朱元璋 陈友谅 张士诚

灭绝原因：大水，饥荒，战争

17：第二次国共内战人口灭绝150万 {历时5年} 蒋介石毛泽东

灭绝原因：战争

Q&A:质疑有两点，1 认为宋朝人口没有一个亿 2 认为我在给毛泽东或者共产党洗地。

https://www.reddit.com/r/chonglangTV/comments/oahwht/历史上屠灭支人最多的屠支冠军是谁毛泽东排第几张献忠呢/h3i6u23?utm_source=share&utm_medium=web2x&context=3

宋徽宗1110年20882258户，男口46734784人，人口一亿1275万人 ——《 食货志 》

宋徽宗1110年 人口 1.43亿 ——葛剑雄 《 中国人口史 》

为了我基础建设的可信度，我还是认真回答这种支那人 类似trolling的胡喷：葛剑雄的人口数字是加上了估计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隐户数等等，所以比食货志多，争论户数应该乘2还是乘5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宋书食货志的人口普查 不止有户数，还有精确到个位数的 男口数，总人口数。不知道 u/Small-Ad2953 说的“老实看”是让我看什么。

{脏话警告}下次你在张开你那支嘴喷洨之前，用你那小吊先想一想，撸一撸，再喷出来，当然我知道你也做不到，因为你是支那猪，这已经对你要求太高了。还有你的其它留言什么“胡温挺好我很尊重，不是习包子毁了这些人的改革事业我也不会反共”，看到你这种支逼话也就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听老哥一句劝：以后别来我的帖子里喷你那些支洨，好好在猪圈里待着老实工作，等着你的青天大老爷的拯救就完了。

https://www.reddit.com/r/chonglangTV/comments/oahwht/历史上屠灭支人最多的屠支冠军是谁毛泽东排第几张献忠呢/h3ip0as?utm_source=share&utm_medium=web2x&context=3

典型的，你反共反的姿势为啥是这样？我看不懂这什么套路那么你一定就是在洗地，土狗支那人别的不会扣帽子最会了，动脑子最不会了。这一套在品葱好使，在冲浪不好用知道吧？

至于其它建设性的问题，欢迎大家踊跃提出，我尽量做到学术上的精准，能指出我这些数据的错误以及其它一些问题的我会修改，谢谢大家。

你既然能找到CLTV这地方，就说明你这辈子再怎么努力也脱不了汁的。就算润出来入了籍，你依然是会因为生活周遭所观察到的大大小小而时不时的破防。生而为🕷就是这么操蛋一码事

u/[deleted]

昨天周五跟同事出去聚餐，吃饭时听一帮土生土长美国人瞎扯青少年生活，我就在旁边附和着装笑，心里头明白自己完全不懂青春是啥鸟东西
到了晚上睡觉就做噩梦，梦回高三那会儿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就为了卷你麻痹进哪儿所鸡巴大学。也看到我喜欢了三年的女神现在已经是个两个小🕷的妈，身材臃肿的认不出人，原本安静温柔形象而现在成为了我痛恨的粉红织女，天天微博转发土共的洗脑新闻……现实中也的确是这回事
肉身翻墙那么多年了，身份也好歹拿到手了，但最近愈发明白出生成长在这片被咒诅的大陆就是个一辈子的枷锁。操他妈，原来真是永远都是紫蜡人。

精选评论:

u/ruruxiaobaobao

确实，我也反思过，在这个社会氛围之下，即使你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支味，但是你从小已经被这个支臭的社会彻底同化了，这种东西是潜意识里面的，是深刻在基因里面的，是从童年到成年的每一次周边的夸奖和惩罚不断强化的，只要你够支的优秀，你的父母领导和社会就会奖励你，只要你表现出不同，他们就会狠狠的惩罚你，时间长了就成了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即使你润出去，换了语言，换了生活方式，刻意融入，但是支味还是如你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变成了不受你自己控制的生理反应

一些关于我自己的批话（长文预警）

u/[deleted]

首先，声明一点，我发这个post并不是为了博取任何人的同情，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我想在我回归现实前的一刻，向浪友们分享一下两年来的心路历程。想骂就骂吧，如果你们骂我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开心的话，我愿意接受拷打。
我是一个蝙蝠人，run了三年了，说出来很惭愧，我并没有感受到一点快乐。润出来后，我什么都没学会，该去上的课也没有动力去上，整个人处于一个逃避现实与间歇性抑郁状态。获得快乐的源泉只有两个，一个是冲浪，另一个是叶子。前几天去见心理医生，告诉他说我有重度的戒断反应。我给他说我想不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成绩不好、叶子上瘾,我不知道我为这个世界还能做什么贡献。
他问我为什么除了飞叶子以外，那么痴迷于冲浪。我告诉他说：”因为我厌恶自己，厌恶支国与支性，厌恶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与尔虞我诈。唯独冲浪，是一个能让我脱下所有包袱，和一群像我的人，一起去发泄这无处发泄的而已。“
他说，你在现实中能找到这样的朋友吗?
我说，也许能吧，但我的Defensive Mechanism注定不会让我在现实里去做这些事情。我只敢在网络上发泄这些情感。 我在冲浪里的发言并不代表我现实生活是这个人格，我的现实生活被限定在了我所在国家的social norm里，而这些norm注定不允许我在现实生活里开这些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玩笑。但一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看不到未来，不知道自己的成绩能申请到什么样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去养活自己，我想重开，但每当我想到中国有那么多想润没有润出来的浪友、爆金币支持我的父母，我就会犹豫，想苟活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因为不想让他们失望。
他劝我减少对于冲浪和叶子的依赖性，我说我会尝试这样做，但没有浪冲，没有叶子，我就像个死猪一样趴在家里什么都做不了。
未来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我每天就想盼大来，俄罗斯打乌克兰、上海封城、每当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的多巴胺就像性高潮一样分泌出来。我巴不得第二天平子就去打台湾，这样我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去逃避我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现实。哪怕是当一个志愿兵，死在战场上，这样的人生都比现在的日子更有满足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因为我不想让那些现实里真正在意我的人伤心罢了。

我有试过去好好对待自己该上好的课，可每当我看着那些戴着眼镜的碳水做题家们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时，我就想躺平，睡大觉。 我读10分钟的textbook就像看到习近平讲话一样，生理性反胃想吐。
我每天都尝试在解构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这导致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我每天想做的，就是上冲浪tv，发一些我在真实社交媒体里不敢发的东西，把每一位浪友当成自己的好友，和他们一起去嘲讽这个抽象的、不堪的支国与世界。
随着冲浪的解体，查理tv的高强度受监控，好多话不能说了。红迪夺走了我两大乐子之一，仅仅因为这些左逼居高临下地定义冲浪tv为一个种族歧视sub。你们这些左逼有鸡巴资格来定义支那，支那只有支那人能够定义，你们别装得一副清高的样子当sjw了，真的挺搞笑的。黑人自称自己是n word，我咋没看见你们这些死吗左逼去批评这些黑人种族歧视呢？你们把我憎恨自己的权利都剥夺了。
还有太监区里的一些人，我想告诉你们，少去用所谓的社会道德标准或者政治正确来评价浪人，如果这些社会道德标准与政治正确真的保障了我的利益与快乐的话，那为什么我还要尝试去解构这些norm背后的真实呢？少去用社会达尔文思想对他人进行评判。我是我，你是你，你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的这些不堪，你就没有资格用正常社会里的道德标准来对我说三道四。
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期盼也没有任何留恋，但如果你给我一颗让支那自毁的核弹，我可能不会按下去。这是因为那个国家还有很多人没有吞下那颗红色药丸，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还有留恋与期待，我去剥夺他们的生命，是有违良善的。

目前查理tv的关注人数依然在高速上涨，支国经济与政治的情况越来越差，我相信有更多🕷会选择吞下那颗红色药丸，了解真相。
祝每一个浪友，都可以找到自己生活中的乐子，找到自己人生喜欢的方向，无论结果如何，坚持下去。大的来了那一天，我们都会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就此绝笔
再会
乐子人
2022.4.10

【教师爷原创】来自小镇做题家的视角：谈谈怎么学好英语————阅读篇

u/[deleted]

最近比较闲，一直想写点什么东西，索性开个贴聊聊怎么学好英语。

想骂的请冷静一下，我写这个帖子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显得自己的蝙蝠属性有多强。

我的动机：表达的朴素一些，就是希望给想run同时又困惑于如何才能学好英语的朋友分享一些学习英语的思路；进一步来说，无论在墙内还是墙外，多掌握一门语言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的便利，恰好英语又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学好英语的收益理论上讲是无穷的。因此无论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是否有run的打算，我都衷心得希望能够尽我所能提供一些帮助。

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与许多成年前就在英美系国家读书的蝙蝠人不同，我出国读研前的语言学习环境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农逼；因此，我相信我的经验对于同样受到共匪国教育体系荼毒的朋友是来说，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本篇文章只讲读，因为我觉得一次性把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全部用一个帖子讲完，就会像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会极大损害迪友们的阅读体验。如果本篇反响不错，我后续会把听、说、写三个方面逐个补充写完。

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我出生于某农逼大省的8964线小城市，小学初中高中接受的都是最典型的填鸭式瓦房店英语教育。我现在依然清晰得记得，我的初、高中英语老师无法正确发音英语音标，他们平时带学生读文章、做题，有非常多的单词的发音是完全错误的（注⚠️：发音准确不等同于口音地道；后续会多次提到这个问题）。

上本科之前，我的英语学习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反复做题以应对高考；自然而然，听说读写四个维度发展成了一个发簪式的形状——阅读能力远超其他三项；这对我后来的整个英语能力的矫正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后来到了大学，我比较轻松的通过了四六级的考试，但是听力、写作、口语能力还是停留在非常农逼的水平。

后来我为了准备国内的考研，才慢慢对写作重视起来（是的，在国内考研仍然不考察听力和口语，同时写作分数占比较高，驱使很多人在考研期间去突击提升英语写作能力）。可惜，在若干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我收到落榜的通知，没能上岸的我化身为一名蹲哥，整日在家冲浪、导管，日渐消沉。在经历了周围人无数次有形的亦或是无形的蔑视与嘲弄后，我决定申请出国留学。

继而，我通过努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全职复习英语将近7个月）拿到了比较满意的雅思成绩：听力8.5 阅读8.5 口语7.5 写作7.5 总分8。新冠元年我收到了offer肉身翻墙，随后，我还有幸兼职了一段时间雅思老师，积累了一定英语教学的经验。

去年底我顺利在新加坡找到了工作，新加坡的人口构成比较多元化，原生🐑人、新加坡人、印度人、马来人、印尼人都有。经过各种口音的反复拷打，我的英语水平又提高了一大截，目前日常生活工作中可以顺利应对各种英语使用场景。

下面，我将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谈谈怎么提高英文阅读能力。批话不再多说，下面立刻进入正题。

------------分割线-----------

读什么

首先，我们明确一点，阅读英文的基本目标是读懂字面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能读懂每个句子，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无论你读的是教材、期刊、论文、还是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极度不推荐初学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提高阅读能力，因为这类读物的阅读门槛很高，它们不仅仅要求你读懂字面意义，还要求你有理解字面意义背后的能力并且具有相关的背景知识，此外，文学作品还有大量的修辞手法与生僻词汇，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陡然提升阅读难度。

对于基础上十分薄弱的初学者，我推荐新概念英语这样的经典教材，这类教材的上手难度很低，相关的学习资料非常容易获得，特别适合用来入门英语；对于有一定基础又想进一步提升阅读能力的朋友，我推荐篇幅较短的原生外文期刊，比如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挑自己喜欢的话题，比如你喜欢看外国媒体嗯黑共匪，那你就找这些期刊里对应的栏目；读这样的文章，你不需要多花时间去了解文章背景，有很多生僻的词语或者句子可以凭借生活经验去猜，猜中了就像抽奖一样会有一定的激励值奖励；最后呢，对于有考试需求的朋友，我还是推荐老老实实的钻研所要应对的考试（四六级、考研、雅思、托福、GRE、GMAT），在每个不同类型中挑出几篇文章，认真钻研下去。

读的方法

其次，对于读的方法，我的建议是精读，也就是一词一句都要弄懂，每逢生词都要查出来，这也是我推荐读短篇文章而不推荐读长篇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原因。篇幅短的文章，上下文的衔接十分紧密，不需要来回翻阅寻找上下文的联系；同时，篇幅短的文章中生词量一般不会太大，避免使我们陷入生词的汪洋大海中而心生烦躁。

查单词，我还是建议使用🐑人编写的纯英文词典，例如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erriam Webster，或是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这些词典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优点数不胜数，比如单词的释义简单明了，用法的解释全面详细，多义词都附有不同的例句帮助理解等等。至于国产的词典，比如什么有道、网易，我不多做评价。在此我推荐一本单词书，希望进阶学习的朋友可以搜搜看：Merriam-Webster's Vocabulary Builder.

刚接触精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十分低效的做法，时常会碰到一个句子当中充斥了7、8个生词的情况；我的经验是，这是一个必经之路，相对于泛读，精读一定会遇到艰难的阅读场景，但是只要坚持下去走过初期学习曲线比较陡峭的时期，后续阅读能力的提升会越来越快。如果感觉到某篇文章的难度已经完全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范围，那么就可以换一篇稍微简单一些的文章或者是把一篇文章分开来几天读完，这样既保持了连贯性，同时仍然是精读，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怎么读

接下来，我们来说具体怎么读？日常说到读，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多读，读多了，阅读能力自然就提升了“。这句话和很多传统特色大道理一样，并没什么卵用。具体来说，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它的书写是由字母、单词、句子、段落组成的，这四个层面是相互联系且层层递进的关系。此外，还有语法限制搭配，段落衔接影响理解等等。

1.单词怎么记

字母无需多说，只要不是小学文化的死猪头，26个字母应该是认识的。

单词由字母构成，组成了庞大的词汇库，成为许多人学习英语途中的第一个拦路虎。单词的记忆十分重要，但是记单词的方式千七百怪，不同方式的效率也有所不同。这里我就要提到音标的重要性了，我见过许多人机械地把单词拆解为独立的字母去记忆，这是一种十分愚蠢低效的做法。

我本科期间有位同学每天都会去早读，但是他记单词是这样的：abandon — a | b | a | n | d | o | n；后来他连着考了4次六级也没过线。我相信我这位同学的做法是比较典型的，这一类人记忆单词几乎完全忽视了读音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单词的写法是和它们的读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英语这门语言的特色，相较于中文，英语的读音体系对于我们记忆词语的影响更大。

例如insomniac（失眠症患者）这个词，把它拆解为i | n | s | o | m | n | i | a | c 这9个字母重复诵读记忆，这只是在强迫我们的大脑去记忆这串毫无关系且无意义的字母。然而，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单词的音标 ɪnˈsɒmniæk，并且能够正确发音诵读**（此处再提一次：发音准确不等于口音纯正）**，我们就能发觉，这个单词其实是由3个发音的部分组成的，分别是：in | som | niac，这么一来是不是感觉这个单词就更容易记忆了呢?

学习音标可以去B站油管搜索相关视频，找一个符合自己口味的教程坚持学习下去，一段时间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此处推荐一个十分优秀的发音教程：The complete guide to English Pronunciation | Learn ALL 44 sounds of English in 75 minut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QUapA-2w4&ab_channel=BBCLearningEnglish)

2.读懂句子和学习语法

说完单词，我们来继续聊聊句子，英语句子是由单词连接而成的，但是又有语法限制单词之间的连接；我接触过一些朋友，他们背单词背的很厉害，但是一碰到长难句就发懵，我想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的语法基础不够牢固，认识句子中的每一个单词只是完整理解整个句子意思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语法是一个很庞杂的体系：主谓宾、主动被动、时态变化、平行结构等等。我的经验是：语法学习是一个“熟悉—出错—纠错—再熟悉—再出错—再纠错“的动态循环过程。很多时候对于特定的语法结构需要我们不断的熟悉，提高大脑对于类似语法结构的敏感性。

比如GMAT中常考察的平行结构：With companies spending large parts of their advertising budgets online, the market for content such as feature articles and opinion essays created by a professional writer, a blogger, and by individual users, are expanding rapidly.

斜体字部分有错误，正确的表达方式是：the market for content such as feature articles and opinion essays created by professional writers, bloggers, and individual users, is expanding.

上述句子涉及了：

1. by____, ____, and ____ 这里不仅要平行，并且要writer、blogger、individual user这三个名词的单复数保持一致
2. the market for ______________ is 平行结构之外的the market和is作为主谓语也要保持一致

上面的例子只是学习英语过程中的一个很普通的情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会接触到更多的语法结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反馈给自己的大脑，加深记忆和理解，直至彻底掌握某个语法。语法的学习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急，一点点的积累，量变引起质变，掌握所有常用的语法不是一件难事。此处我推荐一本书，虽然这本书是讲如何提高写作水平的，但是里面有大量的例子来说明需要注意的常用语法：The Elements of Style.

3.把握段落之间的衔接

最后来说说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有国内考试经验的朋友应该经常碰到这一类题目：文章的主旨是什么？（或：某一段的中心含义是什么？）这类问题需要读者能够整体理解文章的含义。我认为这一点考察的本质上是读者能否把握段落之间的衔接，从技术细节上讲，最基本的就是搞清楚pronoun（代词）的指示。代词分好几种，比如：it、him、them这种指示人称的，以及that、which、who这种关系代词。

为什么说代词比较重要呢？因为洋人写文章，经常会在前一段集中谈论某一个问题，比如前一段在讨论乌克兰局势，下一段可能就会直接用it来替代乌克兰局势，避免多次重复使用Ukraine这个单词。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留意这些代词，关注它们指代的是什么。

关系代词that、which、who这一类有很多的衍生用法，比如嵌套在各种从句用作关系从句（relative clause）。这类用法我还是直接推荐洋人的资料以供朋友们学习：Relative pronouns and relative clauses https://learnenglish.britishcouncil.org/grammar/english-grammar-reference/relative-pronouns-and-relative-clauses 此处非常推荐这个British Council的学习网站，它和雅思考试相联系，同时包含了绝大多数英语学习的基本模块，有时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慢慢学。

当然了，全面理解文章的能力是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锻炼的，不仅仅需要掌握代词的指称这一点，其他需要注意的点因人而异，这就需要个人在不断的阅读中去慢慢体会了。

总结

阅读是绝大多数人学习外语最便捷的入门途径，如果不是在英语系国家生活或者从事特殊工作的话，平时学习英语的方法主要就是阅读。它是我们输入的最重要的方式，虽然听力也是输入，但是不论是看剧、听歌、听广播，都和实际工作生活中直接听外国人说英语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认真提升阅读能力是我们全方面提升英语水平的必备条件。即使是高阶学习者，例如科研工作者，英文阅读能力也是体现他们英文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阅读能力的提升不是什么难事，迪友们只要稍加努力并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进步。

尾记

本篇是我写的第一篇英语学习经验贴，期间也有几位迪友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我在此向他们表达谢意。

本来，在结尾处我是想借机炒作一把当前习猪头和共匪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祸乱行为来宣扬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但是，想了想，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明眼人都能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畸形与倒退。然而，如果想run，还是要把基础工作做好，学习好一门外语就是很好的开头。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也许，学好英语真的可以提高“必有路”或者“自然直”的几率，谁知道呢？

共勉！

裂痕

u/[deleted]

“热爱祖国”四个字从出生起就像烙印一样打在A心上，如果没有那件事，他觉得自己甚至可以做一百年的爱国者。他一直以来所有的行为都遵守着爱国准则，那不止是他的道德底线，还是他的精神图腾，他几乎没越过雷池一步，直到他的图腾产生裂痕前。
A的生活缩影就好像一张从崭新被揉搓到即将退市的钞票-----学生时代的意气风发，一流小学一流中学一流大学一流班级一流成绩。这些如同某些重大利好措施发布后加印的钞票一样耀眼的光晕让他还没毕业就膨胀起来，然后在周围人羡慕的眼神注视下去基层“锻炼”，但下场就是所谓“基层锻炼”不过是干枯的重复麻木的工作，之后那些被上访人和单位领导揉搓的日子就像那张失去光芒的钞票的结局，甚至已经不如一张破旧的钞票。

A只有在每年利民新政策发布的时节才能稍微打起精神，不过不止是A，这节点整个单位的人都会如临大敌般振作起来在思想和精神上与局长保持高度一致。但A稍微有些不一样，他还会从自身到办公室全部收拾一新，仿佛要进行什么崇高的仪式。刚来时还有同事善意的提醒不用这么做——会来上访的基本没有精神正常的人。但他并不在意，时间长也没人再对他说什么了。

那天局长找A谈话前有一个上访者诚恳的请求见局长。那人演技很好几乎骗过了他。幸好有同事经验足看出端倪在那人即将得手时招呼来不知是警察还是保安把那人架出去。
那人被请走后A摸不着头脑的问：“他怎么了？“
没人回应他的话，但同事们都在窃窃私语，仿佛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之后去局长办公室的整个谈话过程过程有些不愉快，局长在问了A一些问题后便说：“你是年轻同志，又出色，一定得做好本职工作。”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A沿着走廊一边走一边小心翼翼思考。自己并没有做什么错事，接待那人完全是按流程，难道那人和局长结过仇？那和自己也没什么关系，况且自己对中国的法制还是很有信心的，如果没信心怎么可能会主动要求来这种地方…
A的心悸动了一下，法制…他想起那人不甘的神情，又想起同事们玩味的眼神，还有局长的阴阳脸..
自己自然和那些走门路进来的同事们不一样，那些同事已经退休了，即使每天不来上班也可以领工资到80岁，自己来这里是为了锻炼，先锻炼一两年，然后申请上调，然后向上…再向上才行，那在这里的一切才有意义。哪里想到今天这样一件小事就把自己的方向打乱了…
A心烦意乱的低头走着，没注意前面，碰壁了以后才发现已经走过办公室很远。
回到办公室时办公室里已经空无一人，A收拾好东西离开单位，像往常一样向熟悉的小饭店走去，路过一家酒店时看到了熟悉的车牌，这是局长平时不开的私人用车。去单位时局长总开那辆破烂的二手轿车，这辆车一般只停在单位附近的车库里。

“蛀虫。”
A在小饭店里无意中看到了那个上访的男人，那男人满脸伤痕，眉头簺成一个疙瘩，靠着墙角不住的发抖。
那男人并没有看见A，他接过店老板递给他的酒杯和多半瓶白酒，龇牙咧嘴的把酒倒满一饮而尽，然后重复了三次这个动作，店老板看他眉头舒展了，便坐下来开始安慰起他。
A趁那人没注意到自己就慌张的逃出饭店。但那男人的伤痕和表情却留在了他眼里，他很快的走出那片街道，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任凭自己的思绪漫无目的的乱飞。呆了一段时间他有些饿了，就走进街上的便利店，想找一些能充饥的东西。
他围着便利店的摆满物品的货架慢慢移动着，可他好像突然忘了进店的目的。
A犹豫了一会最终买了一瓶果汁，他并不爱甜味，其实以前是爱的，后来工作后不知怎么就不喜欢了，甚至连口香糖都不吃了。
A背对着风拧开果汁猛灌了一口，因为用力太猛呛的有些咳嗽，但他卡在喉咙中间的某种情绪好像被冲下去了，在甜味中，那让他失声甚至有些愤怒的情绪好像一下就烟消云散了。
A再看到那男人是个雨天，因为暴雨同事们都提前下班了，A因为有总结没些完所以没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单位，到A走时夜晚已经完全降临，而且雨更大了。A在单位门口等了一段时间没等到出租车后决定走回家，反正也不是很远，他撑开了伞。
雨实在太大了，街上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暴雨里的世界和平常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A沿着路边小心翼翼的走着，又经过了熟悉的小饭店，他驻足停在门外向里面望了一下，没有进去。
犹豫了一会他还是进去了，因为自己只会做蛋炒饭。
店里冷冷清清，今天店里只有他和老板，还有一个厨子在后台，他点过饭之后老板坐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自言自语。
“B有几天没来了，为什么什么事都非得找个说法呢？”
“找说法也不看地，衙门是给说法的吗？”
突然老板转过头问A。
“一看你就有文化，你说我的对不对？”
A楞了一下，说：
“通过正当方式是可以达到合理诉求的…这一点咱们国家做的还不错…”
老板没再看他，去后厨把饭端来后便兀自的抽着烟。
A感觉饭有些没味道，不像以前吃过的，只能想些别的冲散这难以名状的情绪…可一时间大脑里又空空如也，他…
衙门…不知是谁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衙门既是官署又是警署，即立法又执法…倒是很方便..这样有些不太好？可自己又不是法律专业，也无法解释这些问题…西方有三权分立，可他们社会问题太多，总是大打出手…我们呢…应该没有吧，也需要有，但不是自己这种人能知道的，况且既是有也未必会公布，自己仿佛从来就是浑浑噩噩的，自己还以为自己很精明，就像其他人一样…局长的阴阳脸和手腕上自己认不出牌子的手表…
出来时雨还在下，一辆缓慢行驶的汽车经过他面前时突然加速，然后停在不远处。
A张了张嘴，但没有出声，而是本能地、防护性地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
那辆车待了一会觉得无趣，走了。
他突然想起听说过的附近的暴力事件，那是他刚入职的时候，听说有什么人因为得罪了什么人，在雨天被痛打之后扒光衣服扔到大街上…
A觉得自己并没有被人恨到那种程度，他对自己感觉一向不错。况且即使真的有得罪人对方也没必要这样，他有点想不明白，最近是怎么了?
A继续向家的方向走，耳边的警笛呼啸而过，明晃晃的路灯映照着他的前路，抬头看见一个警局灯火通明
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突然跳进他脑袋里。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他在脑子里把这句话颠过来调过去，怎么想怎么不对。他开始回想，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这句话的，是小学时的课文，还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句话。
A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掏出钱包，在整整齐齐的钞票后面的夹层里，有一张小小的照片。是和钱币上一样的人头像。
他把那照片撕的粉碎，丢进雨水里。

A在雨中看到了那个人，蜷缩在路旁，那人的衣服已经变得破烂，簺起来的眉头，脸上又添了新伤痕。走进了，能看到脸上的旧伤正在溃烂，还能闻到浑身的酒气。
A推了推那人，那人没反应，又推了推，那人倒在雨中，好像死了。
打过120和110后A并没有走，而是蹲在路旁一起等。可实在有点太冷了，他只能把雨伞留给那人，把雨伞支到那人旁边，然后躲进一家便利店。
便利店朴素的招牌，在雨夜里气若游丝似的亮着。
A在便利店转了几圈，最后只买了一瓶矿泉水，然后注视着门外。
便利店员说："你何必管那种人呢，一定是赌徒或者逃犯，要不是我忙真想报警给他抓走。"
A说："说不定是受了冤屈的人呢。"
便利店员说："那种人能有什么冤屈？有也是因为自己没本事。"
A厌恶的皱了皱眉，没再说什么。
警察量了量那人的鼻息和脉搏确认没事后问了A几个问题后就打算开车走。
A还想和警察说些什么，但警察并不想和A浪费时间，被A叫住后拉着张脸说。
以后确认死了再给我们打电话，你这样是浪费社会资源懂吗。
警察走后A有点愤怒，自己的认知好像在短短几天内被全部颠覆了，那伟大的国家，刚正不阿的人民公仆，卓悦的政治体制，现在想起了自己都恶心？
或许因为自己太苛刻了？
他愤怒的催了一口，政府凭什么要求人民宽容，行凶时可是一点都没宽容。
A在雨中给那个不知是死是活的男人撑着伞，沉默着，愤怒着。
在这雨夜A仿佛看见了自己未来新的路，自己好像有了新的目标，在这个中国这样地地方，在环境这样坏的现在…
世界的伪装像是被暴雨褪去，各种肮脏的颜色，以及什么东西腐烂的臭味，全部显现出来。
救护车的警笛声逐渐清晰起来，连同A的前路。

【鼠人狂想曲】《疯狂宇宙的30年代》
u/[deleted]

请心情不好的浪友不要翻阅，因为本文会让你心情更压抑。

设定
主线开始前
1967
魏牧江逃离中国，借道香港前往东南亚，颠沛流离

1990
魏牧江在美国创立志明集团，以纪念被红卫兵杀害的神父

2021
中国打出保护维护当地华侨利益的旗号吞并缅甸华人聚居区，由于联合国处于瘫痪状态，解放军进一步向东南亚进军的行动并没有被阻止。

2022
拥抱大陆体系的韩国如愿以偿地迎来了朝鲜的入侵，约四分之一的民众在战乱和清洗中丧生

中国对欧美发动全方位超限战，包括但不限于生物武器、舆论宣传、金融控制、煽动内乱等，华人族群作为先锋队积极参与其中

中国全面推行个人信用系统、数字货币、大数据监控，并开始规模化人体改造手术及芯片植入

2023
志明集团与日、韩、新财阀主持成立南洋工业投资集团

2024
中国对台湾进行核打击，台湾沦陷

中国入侵越南与泰国，第一次东南亚战争爆发

美国内乱基本结束，政策性排华开始

闵未通退伍并被分配到家乡

2025
海洋经济联盟(MEU)成立，成员国涵盖了英联邦国家/五眼联盟以及日本

对本国公民中的华裔(Chinese)进行忠诚调查已经成为共识，失去统战价值的华人积极地在白区党的领导下回归祖国

奥林匹斯计划(Operation Downfall)和抹除行动(Blotting Movement)，即全方位封锁并毁灭东亚大陆，以及MEU联合遣返华人的行动

解放军从越南撤出

苦难行军，物资匮乏和治安失控

CIA在越南小批量投入实验的AT被证明在城市和山地地形中表现出色

2026
离开中国的所有途径被全部堵死

绝望的中共在南疆及香港使用核生化武器进行大规模屠杀（G3毒气事件）

闵未通为了理想而与自己的青梅竹马分手，和相亲对象结婚

南洋工业投资集团更名为南洋重工，并接受日本、越南方面的委托，对美军“AT计划”的产物[AT-09 Ranger]进行仿制，并于后年开始大规模生产第一代AT-[Light Armored Mecha-01]（卫士-1）

大洪水
2027
地方政府开始争夺最后的生存资源，中共已经无力对南蒙古、南疆、香港维稳；云贵川在事实上脱离北京控制；尚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大型城市及周边的卫星城市群成为一个个政治实体

民族解放军成立，东突厥斯坦独立战争开始

年久失修的三峡大坝因长时间无人维护而溃坝，大量的难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解放军彻底失去作用，各地的武装力量之间经常爆发各种冲突

2028
东海——南海战争，解放军彻底失去制海权

MEUF登陆台湾，同年晚些时候台湾政府恢复了对于原中华民国领土金马以外全境的控制，但此时的台湾人口已经损失过半

2030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亡

美军的重心被放在了防守西欧的残存领土上，北京过渡政府组建失败

广东本土派成功吸收先前被部署在南方的解放军残部

俄制AT[Бронированные-Воины-28]（伥鬼）成为各地军阀的抢手货

2031
共产党残党打出民族主义旗号在北方成立中华帝国，出卖东北的主权以换取俄国援助

中华劳动党向镇江投掷核弹

位于上海的长三角临时政府向劳动党投降，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成立

江浙沪的中上层居民再次开始大逃港，香港、广东迅速恢复生机

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控制了全部的福建沿海城市

核内战开始

中原大战，中华帝国vs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革命同盟会(CRL)在广州发展，主张北伐统一江山

南洋重工的地区经理与广东政府的代表见面，但此时因中原大战获利颇丰的广东人并没有战备意识，双方并未展开大规模合作；在闵未通的坚持下，广东人大拨款购置了一批[卫士-1]组建机动教导大队

中原大战
2032
CRL开始与本土派争夺资源

在统派接管广东省政府后不久，一枚来自中华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中子弹将CRL领导层全部抹去；随后闵未通宣布广东戒严，并调动军队清剿CRL的国民革命军；一批重要的进口零部件被从广东运向中华劳动党的控制区

一群狂热的毛左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湘赣地区成立，旋即被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消灭

中华帝国在中原大战中失败求和，并入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下文简称北中国），毛泽东左派、共产党残党、列宁主义者合流，中华劳动党成为了主宰中原的新统治者

坎通尼亚与北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广东政府向南洋重工订购大量军火

前言

不知道我在写什么的，还请耐心扫一眼设定。所有人物和事件均有历史原型。当然，为了情节我还是架空了一部分历史，所以不要把本文当真（冲浪不就是找乐子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干脆把本作的设定当成名叫“疯狂宇宙”的平行世界，随便拿去二创吧！这样也弥补了我不善于细节描写的短板。

请不要把我的文章转到品葱，不过欢迎 @绝不再做奴隶 和 @活摘刁近乎睾丸 过来观赏。

至于文章更新……抱歉，想看后续的可以留言，更新了就@你们。

写文不易，如有冒犯，请手下留情，多批评我改就是，不要踩我。

如果断更了，那说明我被铁拳橄榄+电视认罪了，希望有人继承我的遗志。。。

篇1，大洪水：2027-2031，瞿凯风

节1，2027：盛世

章1，盲流

瞿凯风被饥饿和病痛折磨着，他努力保持平衡——跌倒在地的后果就是被其他饥民拉走吃掉。

周围的景象他已经看不清了，他只知道自己正在往长三角走，往上海走。

听说那里还有吃的。

身边同行的少年只剩下了几人，大多数人在尝试出城时就被民兵击毙，或者被沿途看守的武警抓走送到西北劳改。当然，随着秩序彻底崩溃，渐渐地就没有坚守岗位的人了。

一路上不断有更多的盲流加入，也有许多人倒下然后被分食。

瞿凯风偶然瞥见路旁有人拿刀剁着一截白花花的猪蹄，等他看清楚以后才反应过来那不是猪蹄。

因为没有猪会戴手表。

他一阵反胃，不过饿肚子的唯一好处恐怕就是让你吐不出来。

人们熟视无睹，人群继续前进。

麻木？也许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是这样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死去。

伤口感染引发的高烧让瞿凯风的意识模糊不清，他甚至分不清现在自己是不是还在那个淮北的小城市，或者已经走到常州近郊了。

这不重要。在东亚大陆没有人能分得清现实和幻象，就像那个戴眼镜的机灵鬼一直在念叨着他分不清“现在”到底是1960年还是2027年。

瞿凯风渐渐发现人群越来越密集，道路拥堵到没法继续前进，前方的嘈杂声越来越大。

闷热、以及衣衫褴褛的人们身上发出的气味都令人窒息。

头顶上一架无人机呼啸而过。

瞿凯风心里一惊，用尽力气往路两边挤，可惜收效甚微。

接下来不出所料地枪声大作。

自从三峡溃坝以来，北京彻底无法继续掩盖“盲流”的规模。

中央要求各地收容拦截流民的命令也变成了一张废纸，各个城市早就各自为战了，像长三角这种经济交流密集的地区还出现了城邦联合体一类的小朝廷。

尽管一开始这只是各地在武汉肺炎爆发时为了抓捕湖北人并争夺医疗物资的无意之举。

在这长达几十年的小冰河期里，天灾人祸不断，物资匮乏时中国人就忘掉“同胞”一类的礼节性词汇了。

瞿凯风弯下腰来，跌跌撞撞地寻找空隙钻出人群。

这种情况下被射杀的人绝对没有在混乱中被踩死的人多。

至于谁在开火，正如之前所说的，并不重要。一般是各地的民兵和武警中队，当然还有一些保留了编制的解放军。

不少富裕地区都被后者控制，毕竟军队是在长达十多年的制裁和封锁中唯一能吃饱饭的地方，随着局势的失控，这些沿江沿海的发达城市在乱军、流民和盗匪的威胁下也没有选择。

惨叫声、开火声，瞿凯风努力在混乱中保持清醒，他感觉到有谁在拉着自己走，但看不见对方的脸。

他离开人群，绕着枪声前进。如今他必须想办法找到有人烟的地方，他很清楚自己没法在荒野熬过冬天的夜晚。

他看到附近有一处住宅楼的废墟——也许是被废弃的烂尾楼，于是冒险冲了过去。

似乎没人发现他。

瞿凯风虚弱地躺在废墟里，右手的伤口像无底洞一样消耗他的体力。

他在楼边的荒地中寻找着沾着露水的野草，把那些看起来能吃的塞进自己嘴里。他必须保证到了晚上自己还有力气躲过巡逻队和无人机摸进市区。

一串树莓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拼命将酸酸甜甜的果实塞进嘴里，恢复了一些神智。

不知何时身边的同学都和自己走散了，不知他们是死是活。

瞿凯风从包里掏出一本旅游地图册，试图找出接下来前进的路线。

还好，他还记得刚刚逃开的那条公路。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路上防守不要太严密，瞿凯风心里想。

在等待天黑的过程中，他忍不住回忆过去的事情。

在“伟大改造”中他的后颈也被植入了“健康芯”，虽然这种吃了回扣的项目最后都变成了笑话，但瞿凯风的脑袋还是被折腾得不清。

原本是用于监控脑电波的设备，最后因为操作人员训练不足，反倒变成了电刑的借口。

教育人员（那个时代教师已经被消灭了）根本不会因为你不遵守规则或者有情绪起伏而施加电疗，被电击的全都是不能揣测和讨好他们的人。

那些脑袋在无数次电机下出问题的同学们，他们根本无法自主行动，如今估计凶多吉少……不，现在他也凶多吉少。

目前长江江面上能前往江浙地区的几座大桥都被封锁，流民想进入长三角就只能从太湖的北边或者南边穿过——也就是常州和湖州两座城市。刚刚发生的事情恐怕已经再普通不过，瞿凯风只希望接下来他不要遭此厄运。

瞿凯风决定想办法扒车。

他现在位于常州北边的近郊，光是到苏州就要走100多公里，这还只是走高速公路的前提下，沿着高速前进的结果就是像今天这样在检查站前被射杀。

至于在到达苏州，或者上海之后该怎么办，瞿凯风一无所知。“只要没有被一枪崩掉，我就能想办法生存下去。”

等到差不多快到吃完晚饭的时候，他就动身了。根据他的经验，深夜中的城市往往戒备更加森严，反而是晚上吃饭后人人都会放松警惕。

雾霾在傍晚准时降临，随着阳光的退场，周遭瞬间灰蒙蒙的。

瞿凯风避开公路，穿过田野，向东边走去。

打着探照灯的车队渐渐迎面接近，瞿凯风躲到树后，直到光源远去。

远处很快传来了狗叫声，还有隐隐约约的哭喊声和枪声。

瞿凯风咬牙用砖头砸下几个梨子，啃了几口便继续前进。

冒险走过一座水泥桥后，映入他眼前的是一片工业园区。

他找了个路口，从锈迹斑斑的路牌上能辨认出这条路通往上海。

红灯亮起，瞿凯风没有多想，直接猫腰躲过后视镜，抓住了车流中末尾一辆卡车的挡板，忍着剧痛翻了进去。

章2 健康芯

瞿凯风发起高烧，他的思绪被困在梦中。

“时间”这个概念已经被模糊，不管是梦境还是现实，千百年的苦难和诅咒都汇聚在一起。

瞿凯风梦见了自己看过的电影，还有那些盗版书（2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只能靠走私入境的各种影视作品了解外面的世界，或者冒着被安上“偷听敌台”罪名流放劳改的风险翻墙），他梦见了自己的父亲送他上初中时想办法伪造文件谎称他已经接受了伟大改造。

直到初二上学期，几辆军用卡车开进了学校，不停有学生被抓上车检查，他被强制补做了“健康芯”植入手术。

很快他的父亲也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他的思绪停滞在半个月前，那时瞿凯风像往常一样在宿舍醒来，机械地洗漱、前往教室，然后和其他学生一样等着电幕里播放伟大领袖的讲话。

他们快等了一上午也没有动静，更没有教育人员出现。

但是，没有人敢离开教室，甚至是从座位上站起来。

直到瞿凯风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能力从昨天被电懵的状态恢复了正常。

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是现在这种情况”，然后发现四周还有几个和他一样东张西望的同学。

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壮着胆子站起来，顶着余下五六十个木偶惊恐的眼神走到外面的走廊上。

从他们所处的楼层，隐约能看见街上到处都在冒烟。

突然瞿凯风感到久违的饥饿，他这才反应过来食堂的战时配给已经一减再减，这个月只有蔬菜汤和原料不明的合成食品了。

与其说是“原料不明”，倒不如是大家不愿意承认这玩意是用各种动物的下水混合成的。

“乱了。”他们当中身材最结实的刘哥先发话了。他的父母一直是外围党员，直到几个月前才被“他们”抓走，刘哥的家庭背景也变成了“黑五类”，被拉去接受伟大改造。

同样待遇的还有眼睛仔——那个机灵鬼。

老王则是因为年初转学过来前一直在乡下那个很久没有发经费、老师都跑光了的破学校呆着，被划分成“低端人口”没人管。

“出去看看？”瞿凯风问。他看见一楼零星有几个学生已经跌跌撞撞地走向教学楼前的主干道了。

“先去食堂找点东西吃，然后看看怎么出去。”刘哥发话了。

几个人去了食堂，发现已经有人抢先。在证实了不排队不会迎来电疗后，众人像疯狗一样冲进了后厨。

机灵鬼和老王略过堆在货架上的蔬菜，翻到一箱合成食品；刘哥一手抄起案板上的菜刀放倒几个不识相的恶鬼，一手拎着一袋萝卜往外冲；瞿凯风则发挥行动敏捷的优势，抱住一打矿泉水，又顺手把一把水果刀别在腰上。

几个人见好就收，拔腿就跑，躲进小树林里，也顾不得那么多就把找到的东西往肚子里灌。

待他们缓过神来，走到外面，已经有胆大的学生翻过大门逃脱了。

看来整个学校的设施都瘫痪了，以往就算是频繁的“临时”停电，电网、监控、还有链接健康芯的蓝牙设备都能正常运转。

他们先按远近顺序往刘哥家走去，街上平时无处不在的警察和安全委员都不见了，更看不见那些党员才能开的起的豪车，面黄肌瘦的人群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

刘哥很快就颓废地坐在被翻箱倒柜搜查过、空无一人荒废已久的家中。

接下来是瞿凯风，他发现家门都已经换了，看来他们家的房子早就被随机分配给了哪个无产阶级。

机灵鬼直接放弃了回家的想法——他很清楚自己的家人被带走后是什么结局。

老王表示自己家在乡下，而且他也懒得回去，外婆几个月前就因为药物短缺糖尿病发作去世了。父母在打工的城市费尽全力也没买到进口药——帝国主义的产品只有信仰坚定的核心党员才能批判性使用。

几个人身上没钱，准确的说，是信用分数负值加上名下没有一分数字货币——即便有，现在这种电厂停摆的情况下也付不了帐。

在被翻得一片狼藉的供销社捡漏以后，他们和其他低端人口一样尝试离开这座城市。

章3 上海

瞿凯风再次因为口渴醒来。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或者说昏迷了多久，急切地想要起身观察周围的情况，却虚弱得根本站不起来。

等他的双眼重新聚焦后，他才看清自己似乎躺在一间病房里，左手插着输液管。

而他受伤的右手已经被截断，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铁黑色的机械手。

他想发出尖叫，但嗓子已经嘶哑得无法出声。

诡异的是，瞿凯风完全感觉不到疼痛。这并不是因为麻药的缘故。

很长时间后瞿凯风才会发现，在漫长的苦难的折磨下，自己对于痛觉已经彻底麻木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洋人走了过来，其形象和平时教育人员播放的宣传片中丑恶的洋人形象完全不同。

洋人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瞿凯风，嘴里念叨了一段他听不懂的话。

他给瞿凯风拿了一杯水，后者像快渴死的畜生一样大口喝下。

瞿凯风见对方没有敌意，稍微放松了一点。虽然“他们”从2024年就禁止了英语教学，但瞿凯风还是知道“thanks”怎么说的。

洋人喊来一个护士，喂他喝了点粥，又把他留在房间里。

瞿凯风此时已经睡意全无。他望向窗外，天色昏暗，远处某座广播电视塔的上半部分从一堆高楼中冒出，让他确信自己已经到了上海。

数不清的办公楼依旧灯火通明，似乎外界的动荡与这座都市无关。

看着被霓虹灯照亮的夜空，瞿凯风百感交集。

他如今孜然一身，失去了右手，身体因为长时间的营养不良而瘦弱不堪，甚至连头脑中的记忆与知识都消散得差不多了，他不敢面对绝望的未来。

他尝试操控机械手动起来，但后者几乎没有反应，或许是还没安装上电池。

瞿凯风感到懊恼，他几经尝试，终于可以移动机械手的手指。

直到凌晨，他才渐渐因为逃难的疲乏而渐渐昏睡过去。

第二天瞿凯风又做了一场手术，医生们为他取出了后颈的“健康芯”。

待他彻底清醒过来，又被一个义工从医院接走。

他不知道自己要被送到哪里。

在车上，瞿凯风向义工打探自己醒来前发生了什么。

“真是稀奇，上海市所有的孤儿院都塞爆了，像你这么大的倒是没有几个。你被发现的时候就躺在临时教堂前的街上，看你都快不行了，我们赶紧给你灌了点水就拉去医院。”

“谢谢您，但政府不是早就把教堂全都拆掉了吗？要不就是挂上习近平的像。”

“北京佬早就不管事了，你没听讲连驻扎在台湾的解放军都被MEUF给赶下海了？我们这些教友就又活动起来，跟区里面要了几座苦难行军时荒废的商品房当救济站，又联系上几年前被共产党驱逐出境的牧师，请他帮忙协调一些国际援助的事项。”开车的义工洋洋得意地说道。

瞿凯风听的一愣一愣，不过再想想过去半个月的经历，他也基本明白了当下的局势。

街道上车水马龙，但瞿凯风无心关注窗外的风景。

“真的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前几天就直接死了。”

“可以告诉我，我要被送到哪里吗？”瞿凯风目前还是将信将疑的态度，在这个时代里不保持警惕就很难存活下去。

“那些小孩子，都有发达国家的养父母抢着要。唉，他们是真的心软，前些年被超限战弄死那么多人……你就没有那么好运气喽，有一对老夫妻愿意暂时照顾你一段时间。”

“谢谢，对了……”

“怎么了？”

“我的右手……不对……机械手，是不是没电了？昨天我试了一下，手指动不了。”

“医生给你装的是用生物电驱动的美制货，根本不需要充电。你昨天动不了应该是手术后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现在再试一试？”

瞿凯风再次尝试收紧右臂的肌肉，这一次机械手果然成功动了起来。

他摸了摸座椅，很可惜，没有触感，不过动作的精细程度甚至远超人手。

他心中已经没有什么疑惑，除了对于那深不可测的未来。

章4 Family

瞿凯风的意识被困在噩梦中。

更可怕的是，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噩梦，但还是无法从这恐怖的梦境中醒来。

他梦见自己的手臂被阻止流民进城的军警射伤，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腐烂。

他还梦见了落单的同学被其他饥饿的灾民乱刀砍死，然后分而食之。

在他精神彻底崩溃以前，郑姨把他喊了起来。

早上是徐伯下厨，做了简单的菜泡饭。

饭端上桌，瞿凯风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泡饭用的是吃剩的排骨汤。

即便已经吃了好几天饱饭，他还是像快要饿死一样饥饿，狼吞虎咽，直到徐伯提醒他吃慢一点。

吃完饭后，瞿凯风自告奋勇地承包了洗碗的工作，他希望尽快熟悉机械手的使用。

他的整个右手连同半截小臂被截肢，更不妙的是，在医院里做手术的时候，医生还没来得及测量尺寸就给他装上了成年人用的机械手，和他的左手相比在尺寸上有一种非常不对称的感觉。

在了解了机械手的价格后，徐伯和瞿凯风也放弃了再换上符合青少年手臂尺寸的机械手的想法。

相反，瞿凯风反而对这个阴差阳错的失误感到安心。如果现在医生给他装上小一号的机械手，等未来长大后他恐怕也无法负担更新机械手的价格。

瞿凯风费力地控制机械手的力度，以免力气太大将碗捏碎，或者因为没拿稳把碗给打掉。

不知何时，徐伯和郑姨都不见了。

可能在房间里商量什么事。

应该是关于他的事情。

瞿凯风望着这间不大的屋子，叹了一口气。

五六十平米的房间恐怕难以多容纳一人。

尽管徐伯开玩笑说自己的孩子移民了家里很冷清，瞿凯风还是对给别人添麻烦过意不去。

他这一路走来，很清楚在这个大洪水时代，青少年不被人贩子抓走或者被饥民烹杀就已经够幸运的了。

这两天他借用了徐伯的电脑，发现互联网的审查系统已经土崩瓦解。

不过比起给历史和时政还有通识补课，他更急着思考自己的去处。

他从一开始就划掉了“老老实实读三年高中然后考大学”这个选项。

现在各地的高考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好一点的大学要么自行开设入学考试，或者以院校联盟的形式考试，无论是时间还是经济成本他都无法负担。

考虑到自己在机械这方面的天赋，瞿凯风心想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的学一下实用性的技术比较好。

至于具体去哪所学校，这个恐怕就要求助徐伯了。

“他们会帮忙吗？”

话说回来，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的未来是选择题。现在看来，他恐怕没有选择的机会，无法是在思考合适的活路而已。

瞿凯风将洗碗时戴的橡胶手套脱下。

正巧徐伯和郑姨从房间里出来。

两人看上去心事重重，有意回避瞿凯风的目光。

为了避免尴尬，瞿凯风率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伯惊讶地点了点头，然后望向郑姨。

“想学技术是好事，有了本事以后好安身立命！”

郑姨似乎很赞同他的想法，但真正让瞿凯风感动的是下一句话。

“老徐，现在就开车带小瞿去‘高技校*’报名！”

*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

节2 2028：暗转

章1 岁月静好

下课的铃声响起，瞿凯风离开车床，等到解散以后找到了几个室友。

“走，今天吃啥？”

“还能有啥，食堂每天不都那几样。你都来这大半年了，怎么每天还是饥不择食的样子？”陈世杰看着自己的这位憨憨室友非常无语。

这位名字奇奇怪怪的室友十分不善交际，每天不是翻课本就是泡在车间，好不容易闲下来了还拿着一部破破烂烂的手机打开Youtube听英语，感觉他的生活节奏真的很紧张。

更可怕的是，或许是之前逃亡经历的影响，瞿凯风对周围人的警惕性奇高，一言不合就抡起切削剩的钢条往人头上砸，连学校里几个有名的小瘪三都不愿意搭理他。

“嘛，也对，食堂确实没有什么好期待的。。。”瞿凯风有点后悔用食堂的食物开始对话。“不过你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吃东西，这句话一点不错。毕竟我能吃饱饭也就半年多，你看我现在还是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

“江浙沪以外的地方情况这么严重吗？我们这里这几年无非是连中产都吃不起肉类了，你说的吃人肉这种事完全是闻所未闻。”另外一名姓徐的同学发话问。

“现在一线城市以外的地方完全就是无政府状态了吧。靠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地方可能还能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至于其他地方的情况，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你们看不到什么流民完全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活着绕过常州以西的防线而已。”平时愿意和瞿凯风交流的人少之又少，周围没什么同学理解他，也只有谈到这种话题的时候他才能和人说上几句话。

“话说我也听我家里人讲过，现在（长三角）外面的情况乱得很。说什么两支部队为了抢物资都打起来了。”又有一个张姓的同学插话。

“搞得好像有个叫刘阿姨的说的一样，这不就是什么大洪水吗？”徐一凡又接着讲。

“得了吧，那个人天天躲在美国想着当什么大蜀民国总统，去年不是死于自己预言的‘社区性排华’了吗？”陈世杰对这种“学者”一直都嗤之以鼻。

“我认为最糟糕的时代还没有到。”瞿凯风作了一个不乐观的定论。

“现在怎么还不算最糟糕的时候？那什么欧美前几年都快被各种瘟疫暴乱给整垮了，前年刚恢复过来就成立了一个什么海洋经济联盟MEU找咱算帐，共产党顶着国际制裁扔了好几枚核弹才收复的台湾也整丢了，你看MUE各国又搞什么‘对华裔忠诚调查’和‘抹除行动’，这几年多少华人被查出来有问题给拖家带口赶回来？”张嘉译评论到。

“现在唯一的好事就是我们总算不用听北京那帮喝我们血的村逼号令了，省的我们给那帮傻逼陪葬。”陈世杰简短地吐槽说。

“新毛左的势力越来越大了，不仅是在失序的中小城市遍地开花，连南京、扬州这种地方都出现成规模的社团了，我感觉真正吸取教训的中国人没几个，以后还是要重蹈覆辙。”瞿凯风顿了一下，接着往下说，“等我毕业了就尽量往南方跑，你们看现在广东不是搞了一个‘广东省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吗？”

张嘉译说：“听说他们对外省人也挺不友善的，你不知道广东都发生了好几起针对北佬的暴乱了吗，连深圳都给烧了几条街。你以后想混个好日子，最实在的办法就是参加江浙沪政府现在组建的治安部队，做点维护秩序的活，搞不好还能混个老总（军官）当当，像我们能找关系的就进好企业或者家里再供几年读大学了。”

瞿凯风沉默地点了点头，一行人又聊起了别的话题，抛下他走进了食堂。

章2 A Girl from Different Circle

最近瞿凯风在徐伯家的楼道里偶遇了一个女孩。

那一天学校放假，他正久违地赶回徐伯家里，和这对好心收留他的夫妻吃饭。

拐过狭窄的楼道时，他先是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于是便靠着右边行走把道路让出来。

还没等到脚步声接近，他就闻到一股清香。

于是瞿凯风好奇而莽撞地抬头看了一眼。

一双纯白色的运动鞋映入了他的视网。

鞋子的主人穿着一件纯白连衣裙，她雪白的肤色在昏暗的楼道里反射出柔和的光泽。

再往上看，瞿凯风愣住了，他忘记了呼吸。

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精致的脸庞。年轻，甚至说是稚嫩的面容和身材根本不相称。

细长的柳叶眉下说一双水灵灵的杏仁眼，青蓝色的瞳孔只在他的身上聚光了一瞬间便看向别处。

乌黑的头发被整齐地盘在脑后，闪亮的银色发饰已经无言地证明了主人的身份。

短短几秒钟两人便擦肩而过，但这个瞬间恐怕要占据瞿凯风的脑海很长一段时间。

他只是喘了一口气就平复了被惊艳的情绪。

自己都朝不保夕，就别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了。

他摇摇头，敲开了徐伯的家门。

节3 2030：Farewell to the old

章0 黄祸（节选）

“绝大多数百姓都是木然地看看, 好似眼前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他们没有了工作, 没有了收入, 没有了财产, 也没有了希望。

眼神全都是茫然和散光的。

他们之所以还老老实实坐在那, 只因为他们自古就是这样, 祖祖辈辈只会蹲在家门口看着人世沧桑来来去去。

但在他们木然的脸面下, 那些绷紧得吹一口气就能嗡嗡作响的神经已到了随时都会断掉的边缘。

再加一点力, 无数根折断的神经就会像鞭子一样抽打出去。”

“转眼之间, 储存在这个中学里的五十吨粮食就被抢光。

学校的楼房被点燃, 照亮院中东倒西歪的尸体和撒了满地的粮食。

暴烈的人群迅速扩大。

开始目标还只在食品。

人人都知道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保证就是吃的。

既然秩序已乱了, 不参与抢劫最终就会一无所有。

食品店、粮站、饭馆、食堂如秋风中的落叶被一扫而空。

人们的不满和仇恨愈演愈烈地发泄出来。

居民家庭紧接着被波及。

只要有人喊一声某家有囤积，人们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冲进去洗劫、放火和杀人。

看得见火光的地区越来越大，在全面停电的黑夜城市中显得分外耀眼。”

“人们最关心的是肚子。

不管用什么手段，现在多得到点食物，将来就能多活几天。

丰台火车站尚未卸车的四十车皮大米半小时内颗粒不剩。

晚来的人又在街上抢那些早来的人。

抢劫如同涟漪那样一圈圈扩大。

市内所有的商店，包括王府井、西单那些大商店无一幸免。

当涟漪继续向外扩大，就成了城里人冲进郊区村庄，一股脑将农民的粮食、猪、羊、连出壳不久的小鸡全部抢光。

而惊呆了的农民清醒之后，便以十倍的仇恨和疯狂去抢别的村子，杀城里人，截断铁路公路，把一切正在运输途中的物资劫为己有。”

“无论城市、农村、北方、南方，人们全都瞪着通红的眼睛，抢！只有抢才是唯一有效的行动。

合伙抢。

单个抢。

互相抢。

抢不成就打。

打不过就跑。

弱者被强者杀。

强者被更强者杀。

在各地流窜的流民、难民、饥民把抢劫的残暴提到最高水平。”

——《黄祸，第100节》

章1 黄祸（上）

一切结束地并不突兀。甚至可以说，姗姗来迟。

本年年中，瞿凯风记得他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如释重负地从档案室里面抱出一堆堆写着陈词滥调的废纸，然后喊上了他们几个今年毕业的学生像扔垃圾一样抬到收废品的老头的电动车上。

党员活动室早已人去楼空，起初还有几个信仰坚定的党员愿意坚守岗位，但他们无法阻止副校长派人把屋子搬得空空如也。

他们愤怒地向警察举报了副校长，但此时警察们正在忙着卸载手机里的APP，比如“学习强国”、“党员之家”，多达数十个。

那些基层党员的子女有那么一段时间像过街老鼠一样缩手缩脚，不过也没有几个同学有心情去折腾他们。

如果有，那一定是因为食堂里的饭菜没有油水了，而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饥饿促使所有人寻找发泄对象。

是的，所有人都变得麻木而冷漠。

瞿凯风身边一些家境较好的同学已经退学了。

他记得前几天张嘉译临走前吹牛说自己要去南美避难。

接走自家孩子的家长越来越多。

教师们也无心上课。

瞿凯风趁着手机还有信号劝徐伯快离开，但却被告之飞机票已经被定完。

“坐船也行，你们赶快走！”

“太危险了，码头已经挤满人了，我们这个小区是重点保护单位，有两个班的治安部队在。小瞿你那边安不安全？回来住一阵吧。”

瞿凯风谢绝了好意，不知是不是出于自卑，还是厌世，他不想也不习惯受别人的保护。

在情况彻底失控前，技校的教职工家属、连同还没有回家的学生都被副校长动员起来保卫学校。这个临时的决定保护了所有人，至少确保了瞿凯风一个月以后还能活着走出校门。

校长早已擅离职守不知道去了哪里，而那个满脑肥肠的书记已经去找在美国的子女了。

事实上，没有什么人会打学校的主意，没有油水，反而有一群精力旺盛的青年。瞿凯风最担心的，还是徐伯和郑姨这两个好心人，还有那个住在他们楼上的姑娘。

他回忆起逃亡路上见证的暴行，不禁感到悲观，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怎么面对这些？

陈世杰扔给他一袋米，让他别在那犯楞，赶紧搬到面包车上去，他们今早跑了好几家农贸市场，结果就买到这么几袋米。

瞿凯风看了一眼和米贩子争价的教导主任，还有其他忙着扛米的学生，一句话也没有说。

希望这次食堂不要再想着怎么从他们学生身上捞油水。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概在八月中旬以后，枪响声由零星变得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靠近市区。

再后来，有一支从市郊撤回的治安部队把他们的学校当成了驻地，大家的心放松了一些：这是一支全部由上海人组成的武警中队，如今为数不多还愿意保护城市的单位。

夜里，没有人睡得着觉，都走到宿舍的窗边眺望。

瞿凯风看见副校长正在楼下带着老师巡逻，昏暗的灯光打在他的一头银发上。

冲天的火柱越来越近，还有疲于奔命的消防车的警铃。

不知道从哪天晚上起，驻守在学校的武警中队就开始频繁地出动。

等他们回来时，装甲车上遍布着凹陷和血迹。

几天以后，甚至出现了弹痕和被爆炸物撕裂的痕迹。

伤员在不断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车辆的损坏，学生们被动员起来检修车辆。

瞿凯风跪在一辆步兵战车的车顶上，尝试着把探照灯损坏的电路给接回去。

他发现实操起来总是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远不如上课的理论来得轻松。

他把右手伸进探照灯，结果一块卡在探照灯边框的碎玻璃不偏不倚地扎在机械手和他残余的右臂的交接处，轻轻地划了一道口子。

突然，趴在底下清理底盘的陈世杰突然怪叫一声，然后爬到一旁呕吐。

瞿凯风从车顶上爬下来查看，原来说卡在轮胎缝隙中的一截断指。

他见怪不怪地捡起来，随手丢进了附件的垃圾桶。

章2 黄祸（中）

大概是七月底的时候，情况令人绝望——瞿凯风从FoxNews的报道中得知（他身边已经是谣言纷飞乱作一团），光是红色权贵、高干子弟、国企高管、甚至各种厅长局长连带着他们的家属，就以十万为数量级挤爆了南美和非洲的各大机场，哪怕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很快都要在哭喊和叫骂声中被士兵五花大绑地扔上飞机送回来。

伟大领袖发布了戒严令，但似乎收效甚微。

不到半个月，连他本人都不知去向，传言说早已他北狩俄罗斯了；就连几个可以算得上恶贯满盈的高官都宁可主动接受“反人类罪”的指控然后被绞死——只要确保子女和资产留在发达国家就好。

有一些老干部开枪自杀了，但没人有闲情出席葬礼。

街头也未曾像当年民运人士预言的那般，出现慷慨激昂的人群——有那么几天，街上确实出现了一些要求民主化的人群——没有人事先主动发起，只是有一群人突然聚起来。

他们已经彻底散沙化了，连口号都喊不起来。

结果，勉强称得上示威者的一群人，连前来镇压的治安部队都没等到，就在因为道路被堵而发怒的其他市民的辱骂、殴打甚至开车撞击中匆匆散伙。

有时也会出现几个还在坚守岗位的老弱病残片警，费力将他们赶到路边。

武装部队失去领导，各自为战。也有缺少补给的解放军加入了劫掠。

数不清的流民穿过千疮百孔的防线，涌入长三角的城市群。

对他们而言，只有进城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缺员严重的市政府还在勉强运转，还能调动的治安部队被用来对付四处出没的流民、匪帮、甚至是乱军。

起先只是商业街，然后是街道里的商铺和民房，最后甚至是有武警驻守的粮仓和金库。

机枪的枪声响起，流民们丢下一地尸体一哄而散。

然后，他们带着燃烧瓶、捡来的枪械、炸药发动一轮又一轮无谓的攻势。

甚时有时还有成建制的乱军突破市区的防线，这时治安部队不得不动用几台勉强还能开动的坦克。

至于其他地方可能没有这么幸运，一些重要的街区尚有警力可以防守，但严重老龄化的社区则成为了张献忠们的屠宰场——无人处理的尸体甚至在接下来几个月引发了瘟疫。

短短一个月过去，最后还敢无事在街上游荡的只有一群人。

他们疯疯癫癫，嘴里喊什么的都有：“我是毛泽东！”“我是周恩来！”

也有一些人精疲力竭地躺在街上，任由车辆碾过。

终结这一切的并非某个平定天下的救世主降临，而是登陆的MEUF。

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有占领并控制几大东南沿海城市，直到秩序恢复，以免全世界被上亿涌出的难民喷得满脸是粪。

他们居然没有被还在运作的导弹基地和核潜艇攻击，可能是已经和留守北京的残余势力达成了协议。

无论如何，此时仅仅是上海市，就有近百万人口连同无数条街道不复存在——而这只是大洪水的序曲而已。

章3 黄祸（下）

瞿凯风被闹钟吵醒，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书包，结果直接从沙发上翻了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现在是在徐伯家里暂住，学校在度过了恐怖而疯狂的一个月后，就陆续遣散学生了。

他已经“提前毕业”了，那张毕业证书就躺在徐伯书桌的抽屉里。

副校长在上面签了字，说他们的毕业考试就是替治安部队维修车辆，成绩很好。

徐伯嘴里面叼着牙刷从卫生间走出来，看到瞿凯风揉着自己的头，指了指厨房，从塞满牙膏沫的嘴里挤出两个字：“猪油。”

瞿凯风摇了摇头，目前物资的匮乏程度显然不允许他这么做。

他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

街上面没有什么游行的人群，尽管大家一个月前就提前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一天。

正好现在快到十月了，真是讽刺。

本来就狭小的厨房里堆满了郑姨抢购回来的各种罐头、白糖、咸肉，连阳台上都被堆在一起的油和大米挤得连腾出身子晒衣服都困难。

瞿凯风摇摇头，情况已经窘迫到大家连共产党倒台这件事都忘掉了。

自从他逃离皖北后，数字货币和信用系统结合，又在一线城市多坚持了一年多。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底层的商贩宁可亏钱收纸币，也不要“买个避孕套还要配额”的数字货币转账了。

再然后连纸币也不顶用了。

瞿凯风尝试以鸡蛋的价格为基准计算通货膨胀率，想到在学校封闭前，他出去帮忙抢货时看到的“￥500/个”，立马摇了摇头放弃计算。

他前天从学校收拾行李回来的时候，听见徐伯一直在夸郑姨，她很有先见之明，借着每次出国探望儿子的机会把钱汇出去，省的像其他人一样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

郑姨是那种典型的、很精明的上海女人。

但或许她也没有那么精明，不明白一个道理。

乱邦不入，危邦不居。

只是……

MEUF占领台湾以后，清点人口是发现怎么也凑不齐原来的一半。

随着调查的深入，在香港和和田的教育营中发生的所谓的“浴室燃气热水器煤气泄漏事件”被发现实际上只是每天“沐浴室”里都被灌满G3毒气而已。

自从8年前全球爱国华人都被伟大领袖动员起来发动超限战以后，渐渐地，洋人的愤怒瓦解了理智。

从最开始的“我们要分清华人和共产党”、“不要歧视亚裔”。

随着瘟疫的扩散、被中资控制的媒体明目张胆地威胁、还有在使馆的组织下挥动五星红旗的华裔四处招摇过市。

随着他们从教育到媒体，再到商业领域，以“辱华”的名义提出一个又一个要求。

东亚裔长相的市民遭到攻击的案件越来越多，起初只是拳脚相加。

接着是社区范围的枪击，再然后甚至变成了被华人最看不起的黑叔叔也要参加的暴乱狂欢。

印着“I’m Asian, not Chinise.”的T-shirt从一开始因为政治正确被下架到成为热销产品也不过是短短半年的事件。

雪上加霜的是，因为“瘟疫大灾变”而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总要有人背锅。

那么不论理由，跳得最欢的的那个群体必然是首选目标。

政策性排华的过程暂且不论，挤满了东南沿海城市的上百万“回归民”即是结果。至于这些“回归民”，还有塞满广东的外省流民，与广府、客家、潮汕等本地人会发生怎样的“土客之争2.0”，成为那位中校的“坎通尼亚”的野心的垫脚石，那是下一篇的故事了。

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一对老夫妻还能往哪去呢?

他们的孩子在美国都自身难保。

难道要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去南美和非洲吗?

留在这里吧，这里至少是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

“小瞿，你今天又要走了吗？”郑姨问他。

其实现在家里还是有个青壮年保险一点。

瞿凯风点了点头，他一向讨厌无所事事。

更重要的是，他厌恶无所事事背后安全感和方向感的缺失。

虽然下一个目标似乎也不是那么明确而理想。

“我会经常回来帮忙的。”

瞿凯风走走停停，穿过被洗劫一空的街道。

俩个小时后，他终于走到了治安部队的报名点。

尽管这里平时坐半个小时不到的公交就到了。

就在他排队登记完信息，和周围几个小伙子打赌什么时候能摸到枪时，一个军人模样的人过来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把铁锹。

“？？？”大家还在不知所措

“我是你们的班长，我姓谢。”

“上左边往右数第二辆公交，我们去青竹园挖坑埋人。”

"……"

废案 战斗，联邦中国vs民主中国

机舱内红色的指示灯闪烁，[Madox]的轮廓时隐时现。

后舱门缓缓打开，黄昏的夕阳照耀，一股寒风拍在头盔的面罩上。

"到地方了，快点下去！"

中队长的吼声即便有气流的噪音干扰也能听的很清楚。

瞿凯风伸出左臂，穿着[Madox]时，他的左手正好位于机甲的小臂末端，传感器会捕捉他的手部动作，转换成控制机械手的命令。

[Madox]握住机舱内壁的把手。

把手沿着导轨向前猛冲，在被甩出机舱的那一刻，瞿凯风松开机械臂，展开四肢，在空中摆出前倾的姿势。

5台[Madox]弹出后，一辆[无人战车]也被从[运-9]上扔下。

确认自己处在正确的位置后，瞿凯风蜷缩腿部来发出指令。

[Madox]肩膀两侧的滑翔翼展开，低端的等离子引擎喷出淡蓝色的火焰。

这种小型机体自带的放射性电池无法为引擎提供足够的电力，加上燃料容量有限，只能为机体提供贴地滑行的推力。

下坠感消失了，[Madox]进入滑翔状态直至降落。

地上的杂草被吹开，瞿凯风开始贴地滑行，然后慢慢的关闭推进器。

[Madox]的双脚着地，奔跑几步后开始减速，直到完全停下。

瞿凯风喘了一口气。

这样，他退伍前的最后一场训练就结束了。

向中队长汇报完毕后，瞿凯风一行人干脆沿土路走回基地。

多数即将退伍的老兵选择不搭乘东风卡车，而是自己走完最后的返程。

淡粉色的泥土已经被坦克履带压的严严实实，夕阳洒在茂盛的灌木丛和乔木上，风景一如既往的好。

瞿凯风升起[Madox]的头盔，大口呼吸着山间的新鲜空气。

再往北边不远，就是淮河；淮河的另一边就是民主中国了。

瞿凯风不喜欢河对岸响个不停的思想广播塔，还有上世纪60年代播音员的声音。

头盔内部刺耳的警报声打断了瞿凯风的回忆。

几分钟前，密密麻麻的光点闪耀在红外探测卫星返回的数据上。

48颗[DF-41]从秦岭腾空而起，军政府将控制所有人命运的野心付诸行动的那一天还是到来了。

部署于新竹的[PAVE PAWS]显示，若不及时做出反应，10分钟之内联邦境内广州、深圳、香港、台北等数个大型城市将不复存在。

中华联邦进入紧急状态，还未整合完毕的反导系统开始运作，曾经被解放军部署在东南沿海的拦截系统如今被用于防御来自北方的攻击。

MEU的卫星网拦截系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自动激活，40颗核弹在上升阶段即被高能射线诱爆。余下8枚漏网的[DF-41]中也有7枚被联邦的反导系统在到达再入阶段前拦截。最后一枚[DF-41]的10枚分弹头在被拦截弹阻止前划破了云层。

地王大厦、茂业百货、罗湖商业城、中环、铜锣湾广场连同一千万还未疏散的市民一同变作一缕黑烟，同帝国境内林立的焚尸炉一样。

战士们在警报声中惊愕不已，直到无数太阳点燃整个夏日傍晚的天空。

过了一会，瞿凯风看见什么东西从远处的淮河对面飞来，拖着长长的尾焰。

“火箭弹！”他终于清醒过来，大声预警，组织队员绕路躲到丘陵后面。

天色随着一轮蘑菇云的散去暗淡下来，月亮若隐若现，直到又一轮太阳在东北方升起，大地也随之再次震颤。

新解放军的炮击没有因此停息，瞿凯风在冲向武器库时被一块倒在地上的原木绊了一下。

焦黑的“树皮”被刮掉后，粉红色的肉露了出来，原来是一具烧焦的尸体。

他顾不上回头，想办法把胃液憋回去，继续领着队员加速前进。

凌晨0时，远处的徐州在联邦空军的轰炸下已经是一片火海。

在格纳库整备完毕后，153骑兵营便收到沿淮河以北布防的指令。

瞿凯风和他的战友们从东风重卡上跳下，开始向新集镇开进。

那是一个名义上受军政府管辖的边境小镇，镇子上所谓的边防部队只是一个连营级合成单位都没有的步兵团。

横跨淮河的桥梁不多，想要到达对岸只能浮渡，骑兵们很适合这项任务。

连队的侦察无人机显示新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目前还没有占领这里，看来是被轰炸拖住了脚步。

在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以后，新解放军的战斗力早已不如他们的前身。大量的技工和科研人员不是逃亡南方就是干脆出走外国，这也是南洋重工成立的原因之一。

连侦察卫星都需要依靠俄国维护的军队，自然也无力做到大规模的快速调动。

正是因为被联邦提前发现了意图，军政府才会狗急跳墙地发射核弹吧?

或许这场战争就是因为俄国人没能达成完全控制东北的目，而做出的另一种尝试。

瞿凯风让上等兵把[Wolf-04无人战车]的气囊打开，随后全队便开始渡河。

对岸的探照灯照了过来，帝国军的边防哨所以重机枪扫射渡河中的人员。

冲在最前面的06小队操控[Wolf-04]的30mm机炮直接把哨所打得稀碎。

接下来，“斗犬”中队的15台[Madox]撞开了铁丝网冲进外围的村子，中队长乘着拆掉炮塔改成指挥车的[ZBD-04]紧随其后。

一团团火球在镇子西边炸开，直属基地的炮兵旅正用[PHL-03]火箭炮为他们提供支援，轰炸对方的装甲部队。

[Madox]贴着水面飞过河后没有停下，而是穿过沿着河岸的公路，“灰狗”大队的任务是镇压小镇东北方向上的几个村庄，为主攻镇子的部队分担压力。

帝国强行迁徙了所有靠近边境的村民，现在荒废的田野里看不到一点灯火。

“敌人就在我们前面不到2公里，至少有一个连，可能更多。”中队长说到，

“所有人员停止滑翔，改为步行前进。”

瞿凯风收起[Madox]的滑翔翼。

“我们中队负责突破小镇东边几个村落。交火开始后，08小队绕到村子后面包抄，06、07小队正面进攻，遇到超过1台装甲单位就叫直升机支援，行动！”

“收到！”瞿凯风打开[Madox]的夜视仪，带队沿着田野边缘的树林摸过去。

“一点动静也没有……”大黑嘀咕，“你说他们是不是又在吸‘新闻联播*’？”

*一种在共产党崩溃后流行的新型化学毒品，因为可以让使用者感到如同活得像共产党时代的“新闻联播”里宣传的那样快乐而得名。

“你小点声，我都能看见他们了！”上等兵小赵抱怨。

大黑不再作声，但是[Wolf-04]的发动机引擎声还是吸引了帝国军的注意。

一枚榴弹在大黑身边炸开，接着枪声大作。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瞿凯风还是愣了一下，直到看见一枚5.8mm打在[Madox]的胸口上擦出火花。

“不要散布烟幕，保持队形，用[Wolf]的云爆弹把对方的火力点干掉！”他随即下令。对方完全是在乱打，这时抛出烟雾弹只会干扰夜视仪的发挥。

两台[Madox]用手持的[Mk 47]榴弹发射器攻击开火的几处机枪阵地。

瞿凯风也抬起左手，以[Madox]手持的[M134 Minigun]扫射落单的敌方步兵。

镇子后方有一台[ZBD-86]开出，上等兵立即反应过来，操控[Wolf-04]发射反坦克导弹将其炸毁。

短短几分钟，瞿凯风的[Madox]头盔屏幕显示，视野内已经没有活物。

不知什么时候，第一次开火时的恶心感和不适已经消退了。

开战前一段时间，联邦军的士兵经常会被组织观看新解放军镇压边境村庄时的视频，并被告知他们要与这样一支军队作战。

事实证明这种心理适应训练很有效果。

“还没有结束……检查一下弹药，准备进村清剿敌人。”瞿凯风嘱咐身边的几人。“把[Wolf]开到前面，组成巷战队形，中队长已经放出无人机了，我负责报点。”

几人从一处缓坡踏上土路，一排破败的民房参差不齐地横在村口。

村子明显已经被敌人占领，新兵小艾用[Mk47]掀翻了堵路的卡车。

新解放军开火还击，用步枪不痛不痒地打在[Madox]的装甲上。

[Madox]头盔上有负责视觉补正的摄像头，借助忽明忽暗的火光，瞿凯风看见一名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年，脸部因为仇恨而扭曲，嘴里高呼着什么口号。

上等兵一面用防爆盾护住躯干，一面用[Wolf]的机炮攻击躲在土墙后面的敌人。

那名少年的上半身飞了出去，肠子就像系在腰间的破布条一样摆动。

在短暂而激烈的交火后，瞿凯风用[M134]击毙了最后几名残兵败将。

另外两个步兵大队也清除县城周围的敌人，顺带端掉了一个迫击炮连队。

工兵营成功搭建了过河的拱桥让车辆通过，接下来控制县城的任务就交给那帮游骑兵吧。

瞿凯风发出信号，呼唤补给连补充弹药。

再一抬头，田埂边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冒出来了一堆鬼鬼祟祟的人影，就连无人机都没有发出预警。

一名新兵急忙抬起[Madox]的右手准备开火。

“都别乱动！”中队长发话了。

这时瞿凯风才借助微光夜视仪看清，原来是一群穿着破旧的村民，他们开始哄抢散落在地上的弹壳和其他物资。

“拦不住的，随他们去吧。”中队长叹了一口气，这种情况他在解放军服役时就见怪不怪了。

甚至还有村民开着拖拉机拉来了一车小作坊里生产的杂牌泡面，直到这时，瞿凯这才意识到，自从昨天中午过后他就没吃饭了。

“报告中队长，我们……”

“4分钟。”

瞿凯风命令新兵小艾去买几桶泡好的方便面，其他两个小队也随之效仿。

40秒后，小艾沮丧地跑回来：“人家不收法币！”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从口袋里翻出联邦银行发行的通用银币凑在一起，终于买到了热乎乎的泡面。

节4 2031：降临

前言

工作太忙，生活太累，每天只能抽出半个小时写作；但我不会放弃。

这是诺言，更是在黑暗的年代坚持下去的信念。

原来的P3过于粗糙，所以重写了，不想糊弄人。这次水准应该还可以，喜欢的还请点个关注。

对了，大后期我准备加入一个家乡人和一个台友，不知道还能加什么地方的友人整点节目效果?

章1 Retreat From Victory

“喂，上等兵，今天你放假对吧？”

“下午半天。”

“老规矩，谁有假回来给大家带生煎。”老兵一边叼着烟一边讲话。“还要什么？”瞿凯风没有拒绝。

“帮我带几块肉月饼。”一旁的小李放下电话来了一句，然后又继续和女朋友聊天了。

“张杰他们人呢？”瞿凯风问。

“到楼下晒衣服去了。”

“你们几个，不要坐在宿舍摸鱼！”

“班长！”几个人立即从床上弹起来。

“您开会回来了？”

“今晚巡逻时间加长。上个月北京临时政府组建失败以后就一直不太平。瞿凯风，你下午放假是吧？吃晚饭前必须给我回来！”

“是！”瞿凯风回答地干脆利落，“班长，给你带什么吃的？”

“整点蟹壳黄。”

“明白！”

吃完午饭，瞿凯风就往徐伯家赶。

他们小区没有电梯，两个老年人也不可能抬着太重的东西上楼。

所以现在的他自然就承担起了扛米扛面的义务。

另外，瞿凯风还有一个消息要打探。

那就是关于近日中国劳动党的动向。

最近他们的通讯设备都被收走，恐怕也有类似的原因。

说到这个组织，长三角地区的市民都忌讳莫深。

没人知道它的起源，也许是小粉红，也许是毛左，也许是不愿改变阵营的共产党残党，但目前看来它的成员中包括以上三种人。

九个月前，大洪水刚刚降临的日子里，他们利用华北平原的权力真空，以政教合一的模式快速蔓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吸收流民。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布自己垮台，各地代表尝试在北京组建临时政府恢复秩序的时候，众人才发现苏北、鲁南、河南还有安徽已经落入了他们的控制。

也正是这帮人毫不客气地在联合会议上宣布，他们要统治整个中国。

不管是南方省市的代表还是北京的旧官僚，都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

随着维和的MEUF撤退，组建临时政府的最后的尝试也在漫长的争执中无果而终。

中华劳动党明确拒绝了任何谈判，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一切。

以上是瞿凯风在治安部队中听到的宣传。

当然，实际情况更加糟糕，这帮人做得比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还要疯狂，或者说他们的目的与中共别无二致，只是彻底原子化的中原社会免去了他们结构的工作。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很好预测了，连“家庭”这一最小的核心都被结构了，人就只是会呼吸的生产工具了。

从长三角城市底层的边缘人开始，这样的解构工作还在继续。

正好，动乱制造了太多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更没有可以归属的社群，那么倒不如“解放”自己，在地上找一个伟大领袖来替代神，再加入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互害大战比较好。

重要的不是物质条件，劳动党的干部也未必过的比上海市里的普通中产要好；重要的是掌控别人命运的权力，对支人而言这比性高潮更有快感，这种本能已经写入基因中，成为许多清醒者需要在一生中时刻保持清醒来与之对抗的痛苦。

至于名义可以有很多——世界这么大，随便抄点先进思想就是。

可以是“皇上万岁”的封建，也可以是“光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或者“解放受苦苍生”之类的列宁式革命口号也不错，如果不是一个智商只有小学生水平的人玩的太过，一下倒回奴隶制，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上当。

中华劳动党在某些方面很有创意——他们学习了所有列宁式政党的经验，缝合出来了一套集苏联、红色高棉、古巴、南美革命毒枭于一体的制度，当然还少不了他们的前辈（尽管他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他们在统战的工作上从两个方向齐头并进——一开始，只有游民和一些老师学生愿意听他们的理论，然后是农民和小市民，再然后就是打工仔们。

当然对于瞿凯风而言他不知道这么多理论，他也不知道中华劳动党到底干了什么（因为他们不允许不受他们管控的通讯工具存在），他反感这个组织，只是因为他再也不想交出自己的命运，也不允许有其他人控制它而已。

他有一种直觉，那就是江浙沪政府出于民族自尊或者什么奇怪的理念贸然切断MEUF的补给的行为绝非正确——这帮人走了以后经贸秩序还能在中华劳动党的文攻武吓下维持多久?

他此次见徐伯就是想劝他们趁局势还没有再次陷入混乱时迁往广东。

尽管市井传闻中那里“见到北佬就杀”，但据他了解并非如此。

他在手机被收走前，在论坛和群聊中频繁地看见一个人名——闵未通。

讨论他的人有用粤语的，也有用中文的。

瞿凯风的脑海中也大致想象出大洪水爆发时广东那边发生的事情。

可以确定的是，有一个叫闵未通的地方官设法劝服了企业主和旧官僚，以及大小宗族的长辈，让他们尽量留守下来，维持市政和工厂的运转。

他还设法调拨资金收编滞留在广东的驻军，至少要维护好他们逃回家乡时丢下的武器。

他似乎只做了这两件事。

不过在时代的巨浪前，正确的事情通常并不复杂，只是有勇气的人少之又少。

至少瞿凯风是这么认为的。

他跳下公交车，进入小区时又看见了那个住在楼上的姑娘。

“她应该上大学了吧？”瞿凯风心里想。

接着他就同徐伯聊起劳动党的事，但后者不太重视，毕竟是要抛弃家乡和积蓄逃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两个老人家来说未免太不现实。

瞿凯风有点失望，帮忙做完重活就抓紧去给战友买吃的了。

章2 抉择

夏日的苏州街头，阳光异常刺眼。

一辆96式坦克压扁了伸缩门，新解放军鱼贯而入。

副市长和几十名职员站在广场前上等待着，他们是为数不多还没有逃走的人。

几个穿着常服的军官从越野车上走下来。

和普通士兵不同，他们的右臂上挂着一道血红的袖章。

副市长说："我从今早就等在这，准备交权给你们。"

带头的人只是冷淡地回答："不存在你移交权力的问题，权力只属于伟大领袖。言毕，他抬手一枪，射穿了副市长的脑袋。

他们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就径直向政府大楼走去。

从六月初到现在连三个月都不到，很快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就都要沦陷在新解放军的铁蹄下。

五月份在北京的会谈破裂以后，中华劳动党便开始向长三角进军。

遭遇抵抗的新解放军直接向镇江发射了一枚东风-15导弹，当站岗的瞿凯风目击到辐射云时，已经有15万市民直接重新投胎了，事后陆续死于辐射的人有三四十万左右。

巨大的恐惧瞬间瓦解了上海政府的抵抗意志，原本就不甚周密的抵抗计划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大撤退。

或许新解放军只有那一枚核武器，但没有人敢用自己的性命去赌。

毕竟在长时间工业体系崩溃和贸易禁运的背景下，内陆地区连航空燃油都接近断供了，更不要提维护导弹所需的物资。

瞿凯风甚至怀疑上级是否考虑过让他们抵抗——治安部队配备的武器只是用来对抗流寇和土匪的，军事对抗的话只有送死的份。

原本还听从临时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核武器的威慑下和"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口号前也一片混乱，由外乡人组成的部队中成建制投降甚至哗变层出不穷。

最后临时政府只能下令让不愿战斗的部队自谋生路，至少这能让新解放军停下来花一段时间拦截逃兵和收缴武器。

被占领的城镇通讯都彻底中断。

推特和Youtube上充斥着新解放军占领区内发出的各种帖子和视频，描述着恢复秩序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不知何时，他身边也已经到处都是"说不定劳动党也没有那么坏"、"你看他们要恢复以前那个强大的中国"、"停播了那么久的新闻联播都恢复了，你看他们的生活多么幸福"之类的言论。

他们很善于放出部分真实的信息以及赤裸裸的谎言来取代真相，这一点瞿凯风不得不承认。

发电厂和自来水厂被不明武装袭击的频率越来越高，光是保护基础设施就已经让治安部队筋疲力尽。

甚至原本对自己的权利不怎么感兴趣的市民，也纷纷走上街头职责临时政府不积极和平交出权力，反而还阳奉阴违地组织生产设备和关键人员的转移，不顾老百姓死活。

瞿凯风很纳闷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过去十年里共产党干了什么，中华劳动党不就是把对洋人用的超限战在他们这帮倒霉蛋身上耍了一遍而已吗?

还是说他们在死亡的威胁前又屈服了？以前是庞大的维稳系统，这次是核弹的力量，让他们乖乖地交出自己的权利，叫那个伟大领袖孙若日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

如果不是前几天上海因为辐射云下了一场血红的酸雨，瞿凯风估计这些健忘的市民早就忘记镇江刚刚被冲锋队炸平的事情了。

他花了好久苦苦劝说，甚至是哀求徐伯郑姨和他一起坐上渡轮前往广东，结果他们居然是被“核辐射不利于养生”这样一个瞿凯风瞎编的理由说服的。

最后他自己都江信江疑，觉得干脆加入那些准备投诚的战友好了。

但他死死握住自己的命运的决心组织了他。

他不想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做出草率的决定，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其实瞿凯风不知道，刚刚枪决苏州市副市长的“红袖章”说的可能是对的，支人生来就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决定生死的权力永远只在某个“组织”的手中。

能向哪里逃呢？这块土地的北边是沙漠，西边是高山，南边是热带雨林，东边是大海。这是喜马拉雅山的板块运动赐给支人的丰饶的监狱。

章3 THE GREAT ESCAPE TO CANTONIA

八月底，新解放军逼近上海市郊。

此时的浦东区挤满了赶往码头的市民。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资格登上渡轮，但每个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尝试钻空子。

瞿凯风透过掩体看着垂死挣扎的人群，感到无比讽刺。

为新解放军“振兴中华”的口号摇旗呐喊的也是他们，在上海即将被“解放”前，害怕大清洗，想保住自己资产逃命的也是他们。

可惜的是，他们连活着接近码头都做不到。

年初共产党倒台以后，登上火车和飞机需要介绍信的制度寿终正寝，南下广东讨生活的人越来越多。

但此时南下的路充满艰险。

没有航空燃油，客机飞不了；高铁也早就停运。

治安恶化使得每趟火车都会被沿途的匪帮给照顾，90年代中俄列车大劫案的惨剧每天都在重演。

开车的话，因为过去三峡大坝溃坝的灾害不能走汉江平原，只能从杭州往福建走，一路上车匪路霸层出不穷，甚至有些沿路的村落全村人都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

水路就更别说了，还能运转的货轮在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和遭到禁运制裁后就不剩下多少，又因为大洪水后供应链混乱而甚少出航。

如果不是广东政府非常及时地表示可以提供水空两路的运输，燃油也由他们负责，甚至还派来了协调人员，那么这场大撤退必然会变成史无前例的大屠杀。

不过他们对于能登上飞机和渡轮的人也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除了部队和政府人员极其家属以外，就只有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可以登船。

此时该撤退的人基本都撤光了，最后留守的治安部队只要坚持到接他们的船入港。至于那些没有登船资格的市民，自然会被拒之门外。

瞿凯风感受到了楼底下人群的骚动，随着新解放军入城的消息传来，骚动变成了暴乱。

市民们不顾一切地冲击着五洲大道上的阵地，甚至有人开着卡车试图撞开路障。

瞿凯风听见了机枪扫射人群的声音，还有卡车被火箭弹击中后的剧烈爆炸声。

此时他感受着强烈的震动而无动于衷，曾几何时他也是哭喊的人群中的一员。

但是，现在如果让逃难的市民冲进码头，挤占他们在渡轮上的位置，那死的就是治安部队了。

新解放军从来不手下留情，他们甚至会把吃瓜群众绑在坦克上充当肉盾向前开进。瞿凯风听说他们每天都会举办忆苦思甜大会，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烹饪并分食参加过治安部队的人员。

瞿凯风耸了耸肩，对付底下的倒霉蛋是其他兄弟的事情，他的任务是在这栋废弃的大楼里狙击可能出现的新解放军。

这个位置选择的如此之巧妙，甚至愤怒的市民冲过楼下时都没有发现。

大楼处于一个弯道的拐角，两边密集的建筑群提供了巧妙的掩护，但躲在里面却可以俯视整个五洲大道的中段。

当然，他更希望新解放军在他们撤离成功前都不要出现，再坚持四个小时船就靠岸了。

几条过江隧道和桥梁都被炸毁；除了在主干道上埋下IED以外，治安部队甚至连胡同里都设置了大量诡雷阻碍新解放军前进。

他们甚至在道路两旁的建筑底下都安装了炸药，以便在防线失守时炸断建筑阻断新解放军的追击。

有几朵巨大的黑色蘑菇云从大概十公里外的地方升起，看来有些倒霉蛋触发了155mm炮弹的引信。瞿凯风继续举起望远镜观察，他更担心有没有敌人靠近。

他不知道的是，触发陷阱的其实是无辜的民众。

他们的家人在在新解放军的“看护”下正上演“军民鱼水情”，于是他们“主动、自愿”在队伍前面开进，上演了一些日后会出现在中华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教科书上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不知过去几个小时，又有一声巨响传出，听声音已经十分接近黄浦江了。

五洲大道上的市民依然没有散去，不少还在防线外绝望地徘徊。

小王打开放在地上的橄榄色塑料箱，拿出一具80mm火箭筒备用。

瞿凯风打开10式反器材步枪的白光瞄准镜后上方的开关，向弹道计算器输入弹钟和风向后，瞄准镜上便自动出现了瞄点。

“还有二十分钟船就靠岸了，他们不可能这么快渡河的。”瞿凯风对小王说，也是在安慰自己。

话音未落，瞿凯风看见窗外一个黑影笔直的落在地上。

那是一台四旋翼的大疆无人机，大洪水时代燃油耗尽后各地军阀的最爱。

瞿凯风还看见地上摔碎的摄像头。

楼顶上的战友用手持式激光发射器及时击落了它。

“来了！”瞿凯风心里一惊。

楼下的人群躁动起来，又一次冲击起防线。

根据得到的情报推断，新解放军进攻上海的部队有至少一个合成旅，也就是说他们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面对14辆开过江面的04式步兵战车和数不清的步兵。

电台里传来了观察哨的警报，瞿凯风看见两台04式步兵战车出现在了视野里，后面跟着一些高大的人影。

“太远了，等他们进入射程，”瞿凯风继续观察，“不对！”

瞄准镜的放大倍率已经到了极限。跟在步兵战车后面的绝对不是人类，那些人影的高度已经远超正常人类，大概有步兵战车的两倍高。

一枚红箭-12导弹从乙方的阵地上射出，打头阵的04式步兵战车瞬间炸成一堆废铁不能动弹。

随后的步兵战车释放了烟幕，那几个高大的人影则一边向前方打出烟雾弹一边向前冲过来。

此时那些冲击码头前防线的市民已经一哄而散。

几个机枪阵地开始向烟幕中扫射，瞿凯风看见了曳光弹的轨迹，还有子弹打在钢板上撞击出的火花。

治安部队守在路口的一辆04式步兵战车也加入了战斗，30mm机炮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

一团火球在烟幕中燃起，但容不得大家放松，剩下的三个黑影也冲到了离他们不到一公里的位置。

瞿凯风这才看清那些钢铁巨人的外观：“这到底是什么？”

那根本就是高三四米的机甲，圆形的头部上有独眼摄像头和角状天线，胸口就像旧式坦克的球形炮塔一样被弧面装甲覆盖，小腿以下则是在脚踝的两侧各有具驱动轮，这也是它们行动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

它们轻松地躲掉几发飞行速度缓慢、发射轨迹又明显的火箭弹，然后开下公路，一头扎进以装甲车的车宽很难驶进的小巷里，那是治安部队防御的死角。

部署在码头里的几具60mm迫击炮这才迟迟开火，但精度惨不忍睹，只是来得及炸坏跟在钢铁巨人后面的那台步兵战车。

被炸坏的步兵战车将炮台对准老张他们所在的掩体，几道黄色的闪光飞过去，老张他们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好在谢班长带的人躲得足够高，那里是步兵战车的射击死角。他们用89式火箭筒撕开了步兵战车脆弱的顶部。

与此同时，那三台钢铁巨人中的一台突然窜出来，将吊在机械臂上的30mm机炮对准治安部队唯一的一台步兵战车的顶部，摧毁了它。

接着，那个巨人又抬起头，将肩上的35mm榴弹发射器瞄准谢班长几人所在的楼层。

瞿凯风看见写字楼的窗口中冒出的火光，还听见了电台里传来的绝望的惨叫声。

他的手因为巨大的压迫感在发抖；他此前唯一一次对人开火还是在和一帮装备简陋的土匪交火的时候；他看见被自己击中的人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绊倒一样，重重地摔在地上不动了。

他的身体在大脑走神时行动了起来，一发12.7*147mm穿甲弹击中了巨人脆弱的膝关节，失去了平衡的它颓然地倒下，重重地砸在墙上。

瞿凯风又听见跑到另一个房间的小王发出惊慌的叫喊，他一定是看到了有什么东西在这栋楼的另一侧。

但瞿凯风还没有从反器材步枪发射时巨大的震撼感中缓过神来，他来不及思考，抱着这个14公斤重的铁块跳进事先砸开的地板上的洞中。

虽然有几个床垫缓冲，他的胸口还是被坚硬的枪身撞了一下，这让他几乎窒息。

他的耳边传来沉重的巨响，接着大小不一的水泥块和灰尘落在他的身上；他感觉自己的头盔被重重地砸了一下，温热的血液流下来和脸上的污泥混在一起。

动作慢一拍小王已经被另一台钢铁巨人用机炮打成了肉末。

此时的他精神紧绷到了极点，呼吸变得迟钝。

“跑，赶紧跑！”这是他仅存的一点理智。

他冲下楼，穿过着火的街道，向码头跑去，却不巧地撞到了另一台正在大肆破坏的钢铁巨人身后。

他们的距离之近，可能只有几十米，瞿凯风甚至不用怎么瞄准，只是简单地把枪架在路边废弃的轿车上，然后祈祷巨人背后的背包是油箱或者什么重要的电子元件。

就在巨人转身的那一两秒，他开火了，之后肩膀因为没有架好枪被重重地撞了一下，整个人坐到地上。

他看见了冲天的火球，红色的钢雨，还有裹挟着钢铁碎片的冲击波。

等他勉强站起身时，挡在前面的轿车已经千疮百孔。

他没有管把那把10式狙击枪，刚才的一切彻底耗尽了他的体力。

他穿过已经废弃的海关大门，跌跌撞撞地朝码头跑去。

接他们的渡轮已经入港。

码头上一片狼藉，最后一台钢铁巨人在被防守码头的治安部队用87式榴弹发射器击毁前，用机炮摧毁了几辆停在港口的大巴。看起来车辆里的人无一幸免。

幸存的士兵们丢下武器，把伤员抬起来向舷梯狂奔。

狂奔的还有一些在战乱中混进来的市民，他们像过去的瞿凯风一样，踏着周围人的尸体寻求一线生机。

瞿凯风看到了被那个曾经救过他的牧师，现在被机炮撕成两半。

他还“活着”，但明显活不了多久。

瞿凯风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顶部被撕开的巴士，瞬间明白了他要留到最后才撤离的原因。

从洒满车厢的尸块的尺寸可以看出，十分钟前这里面坐满了孩子。

不知为何，一向自私的瞿凯风顾不得被友军抛下的危险，爬进扭曲的车厢拉起了一个气息尚存的小朋友。

牧师用最后的力气向他伸出右手，手中握着的是一个沾满鲜血的十字架项链。

瞿凯风小心翼翼地把项链放进口袋里，然后抱起孩子，向渡轮跑去。

篇2 新希望：2032-2034

节1 2032：启示录

章1 祖国

瞿凯风颓然地跌坐在甲板上。

他现在饥渴难耐，头晕脑胀，双脚和小腿在靴子里发胀。

甲板上异常拥挤、混乱，渡轮上少得可怜的工作人员根本顾不上如此多的伤员和难民——毕竟发生战斗和有难民登船全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们只是接走了瞿凯风手里的孩子，然后丢给了他一瓶矿泉水就忙别的去了。

瞿凯风正在发呆，或者说他的精神因为高度紧张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终于，他仿佛回过神了一样，拼命地尝试撕开自己的衣服，手舞足蹈，大吼大叫；很快又精疲力竭地跪在地上哭泣。

没人注意到他，因为正在做这种事的不止他一个士兵。

吹拂的海风让他稍微恢复了一点神智。他打开矿泉水瓶盖，拼命灌了几口，然后把剩下的水浇到头上冲洗伤口。

他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的了，不管是裤子还是衣服上都是被撕开的裂口。

他想起那些被炮弹炸到的倒霉蛋——他们的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或者直接就被炸飞了。

他环顾四周，这艘载客量只有两千人的邮轮严重超载，虽然没有常风行动中人挤人那么夸张，但是在船舱之间来回走动还是非常困难的。

治安部队的士官四处巡视，尝试聚拢幸存的士兵。

等他们找到瞿凯风时他才知道，在那短短的十分钟的战斗中，接近上百名兄弟丢了性命，或者受伤后被丢在原地落入新解放军的手里——很明显后者是更残忍的死法。

瞿凯风被带到客舱里，几个更早进来的士兵已经疲惫得睡着了，两个人躺在床上，一个靠在沙发上，还有两个干脆之间趴在地板上，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灰，和豪华客房的布置格格不入。

瞿凯风叹了一口气，他看到这个客房里有厕所，便钻了进去。

水龙头的水流很小，他想合起双手捧起水洗去脸上的血污，但因为右手的机械臂没法聚拢手指而作罢。

最后他只好翻出一条看起来还没被用过的毛巾，沾上水以后擦了擦脸。

接着他随便找了一处地方半坐半躺地睡着了。

他是被一阵船体的剧烈晃动惊醒的。

一个被吵醒的列兵看着从舷窗刺入的阳光，念叨了一句：“真稀奇，现在才凌晨四点钟，怎么这么早出太阳了。”

这句话让迷迷糊糊的众人瞬间清醒了。

接着房间门被一个中士敲开，他们循着尖叫声走上主甲板，不是为了观看这奇观，而是要按住那些被核弹爆炸时放出的光芒灼伤眼睛的难民——他们尖叫着到处乱跑，引发了恐慌的踩踏，还有的把别人或者自己从栏杆边缘撞下去。

好在难民中的老人和小孩都已经被安置在了客房里，留在甲板上的人也大多处于睡梦中，睁眼直视核爆的勇士并不是太多。

等这场混乱被平息后，他们才惊恐地发现，远方升起的蘑菇云不止一颗，而是几十颗，这也是整个天空都被照亮的原因。

瞿凯风听见那个指挥他们的中士念叨着一句话：“中国彻底完了。”

2031年8月28日晚，新解放军彻底控制上海，中华劳动党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中华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次日，位于北京的中华帝国政府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为由，向中华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战。

一道道冲天巨焰从荒漠和山岭中升起，十多分钟，或者稍长一点的时间后，几十座城市便不复存在——南京、苏州、杭州、上海、合肥、郑州、洛阳、徐州、连云港……

随之而来的是新解放军的核反击——济南、太原、青岛、威海、石家庄、秦皇岛、西安……他们手里的核弹头没有那么多，但带着人民趟过血海走向共产主义的决心是坚定的：从被炸烂的黄河大堤和散布在华北平原的改良版肺炎病毒可以看出来这一点。

就在最后一班满载江浙沪难民的船只抵达中山港时，中原大战爆发了。

【注：中原大战打完就只剩7亿🕷了】

章2 Arrival

备注：本章是瞿凯风的回忆录中的节选片段。

//

入境广东的过程可谓是乏味而枯燥。我们从船上下来以后，就被大巴拉去了某个检查站；那些难民则被带到了别的地方。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广东政府破格批准了他们的进入。而尝试从陆路进入的盲流，如果不符合入境条件还要硬闯的话，多半会被守卫打成筛子，即便有漏网之鱼也会被极度排外的村子里的民兵击毙（一开始我还被武装民兵这种武德充沛的制度吓了一跳，直到后来新解放军入侵我才意识到这有多么重要）。

我们被命令按照番号顺序排列坐好，不能随意走动，等待工作人员喊到所属部队的名字时才能起身报道。他们处理的速度很慢，也和人手不足有关。好在场馆里空调饮水机和厕所都准备齐全，不至于让等待变成折磨。

我身边的几个列兵等的不耐烦了，便随便聊起天来。他们提到了撤退时的那场战斗，听起来他们当时已经随大部队上了船，于是只能胡乱猜测过程，但提到“钢铁巨人”的传闻时，他们争论了起来，有的说那是18米高的机动战士，有的说可能只是外骨骼之类的东西，最后谁也无法说服谁，毕竟直接接触新解放军的神秘兵器的连队死伤惨重，没人能作出具体回答。

最后一个操着江苏口音的二道杠看我衣衫褴褛，还受了伤，就捣捣我问我经历了什么。

我正处于一种紧张却同时疲惫的状态，还有那种排里的战友非死即伤的压抑和痛苦中。直到他见大声喊了我三遍也没有反应，把手放在我面前摆来摆去，我才勉强从呆滞中恢复一些注意力。

“什么事情？”我烦得很。现在是早上十点，我一口东西都没有吃，肠胃因饥饿而痉挛。

他又把问题重复了一边。

我皱着眉头，表示自己没劲回答。

但他仿佛看穿了我的饥饿，不知从哪个口袋里掏出一包榨菜和一块压缩饼干丢给我，又喊了另外一个列兵帮我倒了杯水。

好吧。我点点头，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把昨晚发生的事情重复了一边。真搞不懂他们有什么可好奇的，难道不是今天凌晨爆发的核战更恐怖吗？一二十朵蘑菇云和火球！我仿佛看见了飘满尸体的长江、黄河！

但眼前的几个士兵听完我的描述后居然认真讨论起了机甲的实用性——或许他们也和我一样感到了在这疯狂的时代中无处容身的绝望，需要转移注意力放松一下。

“我跟你说，那个东西如果是人驾驶的话，驾驶员绝对是小时候喝过三鹿奶粉的变异人。我曾经开过步兵战车，一个人不能同时应付驾驶和射击，除了专门负责的成员还得有车长指挥才行。谁要是能一边开着和小轿车差不多重的机甲横冲直撞一边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开火，还能分神和战友通讯……上哪找这种天才？”

他们天马行空地念叨了一会，然后又讨论起先撤离到广东的家人。

我们的手机里的电话卡随着上海不复存在自然也停止了服务 ，所以不管是微信还是WhatsApp全都用不了（谢天谢地，如果没有这些聊天软件，我们就彻底和家人失联了，因为他们的电话卡也全部停机了）。

有人站起来去问工作人员无线网的密码，但被告知为了保密无线网不能随便使用。

看来我们得等一等。

就在我快要失去耐心前，一个声音喊到了我的连队番号。

我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双腿因为酸痛而不听使唤。

曾经热闹的连队现在就剩下一二十人还能站着，这倒是给他们省去了不少登记的时间。

他们除了核实身份以外，还问了我们撤退时有没有与新解放军交火这种显而易见的白痴问题。因为口音的差异，直到他们问了第二遍我才搞清楚他们在问什么。

在得到了肯定回答后，登记变成了无休止的盘问。我们几个被带到了仓库隔壁的一个小办公室，一群人挤在里面，一个少尉军衔的文官和他的跟班煞有介事地打开录音机，让我们复述战斗的经过。

轮到我时，我肚子饿的咕咕叫，那块压缩饼干早就被消化完了，于是说得心不在焉。但这位少尉显然对于那些神秘的钢铁巨人很感兴趣，不停地询问我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闻到了炒菜的香味，看来是他们给仓库里的战友送吃的了，于是便大方地告诉他自己已经饿到不能思考，于是他让那名士兵去领了几份盒饭回来。

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吃得那么快，几乎是把一个鸡腿整个塞到嘴巴里，弄得机械手上全是油污，周围几个还没被问话的战友随便几口就把饭盒里所有东西吞了下去，差点把自己噎死，看得少尉直翻白眼。

然后我们继续，他对我用反器材步枪击破机甲的故事十分怀疑——我已经把武器丢在那个恐怖的码头了。于是我只好把战术背心里还剩着的一个弹匣掏出来摆在桌上，盯着他的眼睛说："是的，长官，一个被我打中膝关节，一个被打中背后的油箱！"

他把我留了下来，其他人则问完话就放走了。

很快一个同样讲白完话的同乡兵找到了我，他丢给了我一张绿色的磁卡，上面写着"暂住证"三个字，还有一套新作训服、一套士兵身份牌和一部只能通话和发短信的手机。接着不管我怎么套近乎，他都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一股脑连哄带骗地把我拉上了一辆勇士，然后把我拉走了。

我就这样被这位老乡莫明其妙地送进了中山站，他拉着我，和几个工作人员打了招呼，直接进了站台。

按照他的指示，我找到了王剑飞少尉，他大约35岁，身材不高，但结实强壮。他坐在一个前运包上面，正和另外三个人一起玩牌。

就在我立正，然后大声向他报到的时候，另外几个士兵手抖了一下，纸牌像秋风中的树叶散开。

他们四个人瞪着我。这时，一个操着河北口音的瘦高士兵发话了："好家伙，又来了一个'机甲猎兵'！啥，你这个二道杠才18岁？右手呢，截掉了？他妈的，这世道！我叫张杰，你叫我杰哥吧。"

"去惠州的列车还要等一会才到，你先坐下来等一会，上车以后我同你慢慢解释，玩不玩牌？"王少尉没有摆架子，但他混杂着粤语的普通话口音很难懂，有时他要说两遍我才能理解。

"得了吧，排长。这小子的机械手能拿起纸牌吗？怕不是全滑到地上了。喂，你他妈平时怎么上厕所？"

我困惑地看着嘲讽我的壮汉，没有搭理这个恶劣的玩笑，站到一边给徐伯打语音通话报平安，还没来得及说几句城轨就进站了。

行军的时候，我向几个同伴介绍了自己。正是他们，陪着我一路经历了坎通尼亚独立战争。

吴少校比我们几个中最年长的都要大10岁，我们都管他叫大叔。他有一个孩子，男生，但我们从没见过。他是一个坚强的战友，总是保持镇定。多谢他我才能活过那个恐怖的大灭绝时代。按照资历他本来应该是团级干部了，但现在治安部队已经不复存在，他的职权自然也无人关心。用他的话说，好不容易从新解放军的包围圈中逃出来，一家人平安就好。他和我们分到一起只是因为在苏州突围的时候带着仅存的半个排用火箭筒和各类地雷陷阱阻滞了一个AT小队的进攻，广东军队需要他的经验。

嘲讽我的是另外一个活宝，王凤山下士。他是一个肌肉结实，身体强壮的家伙。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张杰开着一辆加装了89式重机枪的猛士撂倒了一个小队的AT。他说当兵只是为了多吃几顿红烧肉。

张杰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家伙，他从不向任何困境屈服。他具有河南老乡共有的特性：喜欢说低俗笑话，说话带很容易辨识的口音，行事放荡。只要他一张嘴，我们就会笑瘫。最关键的是，他总算能搞到我们弄不到的物资，比如各种酒类。他有着快速从周围的环境中发现有用的物资并弄到手的能力，虽然多数时候要靠坑蒙拐骗，剩下的时候靠明抢。

他吹牛说自己女人缘很好。但他那朴实的长相不禁让人怀疑。那一头蓬乱的头发似乎很久没有洗干净过，脸上的皱纹和风尘掩盖了他的正式容貌，一双小眼睛藏在浓厚的眉毛底下，发黄的牙齿一咧嘴就会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

在列车上王少尉也向把我们单独拉出来的原因，但这与本节的故事无关，让我们稍后再叙。

我们被带到惠州基地，然后整编投入集训。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张杰开始投喂一只野猫，他给它起名叫“孙若日”（中华劳动党总书记的名字）。这只猫开始陪我们一起巡逻站岗，后来还救了我们一命。

有一天我们偷偷跑到营地旁边的一家专门招待领导的土菜馆里面逍遥快活，我们都喝醉了，包括那只叫“孙若日”的猫，我们的歌声无比响亮。

那一晚已经成为封尘的记忆，随后的事情相比起来是如此的血腥而恐怖，我需要克服怎样的痛苦才能面对？当然，无论如何，我要感谢张杰、吴大叔、王凤山还有猫咪同志。他们陪我经历了那最艰难的几年。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又一起分享战争间隙的一切美好，我们是同甘共苦的生死兄弟。

u/AlgaeReasonable1934

天快亮了，跟浪人哥哥姐姐们说点批话

u/AlgaeReasonable1934

最近睡眠差，要么睡不着，睡着了总是梦见初中高中时候被欺负的场面，然后惊出一身冷汗。或许没有网上看到的校园暴力那么严重，但也一直萦绕在我的潜意识里挥之不去。或许洼地的校园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吧，学生们对互害总是乐此不疲，被欺负的同学头上还戴着开不起玩笑的帽子。小学的事情过于久远已经忘记，中学的六年里被篮球爆过头，被飞踢，保暖内衣里被灌过冰水，笔袋里长出过毛毛虫，手机镜头上粘过泡泡糖，被半哄骗半强迫地演示过AV体位。因为太胖被起了糟糕恶臭的外号，导致我至今看到那个词都会不舒服很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老师自然是不大管的，最多找作恶者谈个话，消停几天又故伎重演。因为这些事情成绩下降了，却又不知为啥不敢告诉爸妈。讽刺而搞笑的是，那段时间的我是粉红的我，尽管被侮辱和损害着，却靠着支共的空头支票度过了荒唐的日子。当形而上的谎言在我的世界观里崩塌，那些我逃避过的伤害仿佛超级加倍似的卷土重来，那些我不曾认真审视过的，恶人得意的嘴脸，老师冷漠的眼神，旁观者幸灾乐祸的笑容，比城乡结合部的衣逼音乐更加清晰地狂暴鸿儒我的脑海，在单曲循环中一遍又一遍地消耗着我残存的意志与自尊。
前些日子回家参加了聚会，看到欺负过我的人一个个人模狗样起来，谈论着基金，豪车，政治，大保健和fine art。想到我的痛苦或许像一股支流汇入了那种猥琐的自信里，我便恶心到饭也吃不下，发誓再也不参加这种聚会。或许因为这些，我在大学里也没什么朋友，不参加所谓的集体活动，也很难真的去相信别人。毕竟那些飞踢我的爆头我的，都是我曾经以为是朋友的人。我开始发自内心地恨着洼地，恨着在洼地里作恶的每一个🕷，包括抽刀更向弱者的懦弱无用的自己。我开始做反贼，开始冲浪，在现实中缄口不言，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发泄自己的恨意，却发现这样做无法治愈自己。当我将这一切告诉医生，她耐心地听我说完，给我开了来士普，告诉我少看正能量也少冲浪，要慢慢学会爱自己。爱自己？我学过如何爱国、爱党、爱集体、爱老师爱同学，唯独没学过怎么爱自己。在洼地，个人的痛苦是不被允许的，只有死掉的古人有权利在诗词歌赋里吟诵自己的哀伤。
支共的宏大叙事永远只定格到烟火最绚烂的瞬间，而我只是飘零满地的尘埃之一罢了。即使有一天有一阵风把我带去了家乡，北欧或者阿美，那些伤痛仍然要用一生去愈合。又或许有一天我顶不住了去重开，或许浑浑噩噩地在泥塘里打滚，或许润的梦想破灭，索性破罐破摔重新加入🕷的行列。无论怎样，这辈子都很难过上我曾经憧憬的理想的人生：自信善良，有一群可以敞开心扉的朋友，追求个人天性的发展，活在一个充满爱的社区里。我意识到生在洼地是一种惩罚，是生来就加在背

上的十字架，而浪人就仿佛西西弗斯一般，想要挣脱这个诅咒却大多徒劳无功，在这个过程中一边折磨自己一边苦中作乐。加缪说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希望每个苦闷着的浪人都能获得爱，能够和自己和解，找到自己的道路，润献两开花。

u/Antique_Set5803

有点难受

u/Antique_Set5803

宿舍两个织女，在兴高采烈谈入党的事，兴致勃勃，处处算计，好烦
其中一个，对宿舍每个人都炫耀一遍她男朋友的妈送的保温杯。我寻思，没必要凑到我脸上炫耀吧，真不是很在意你的感情生活
Edit:评论几个傻屌挺可怜的，张口就说别人炒作。自己爱装女人装同性恋炒作看谁都是炒作是吧。我炒作你妈逼了？你们这种郭蛐活该被织女玩
Edit:楼里有个人说的不错，换成男的讲这样的话有人会说炒作吗？贵sub 也是有够支的。

u/Appropriate_Bet_

不能只有我一人破防，偷点鼠鼠爱看的午夜情感小剧场

u/Appropriate_Bet_

二零一九年国庆假期，有天晚上我在三里屯跟网友喝酒。当时我又炸了个账号，微博正处于孤魂野鬼状态。我边喝边刷手机闲逛，忽然发现有人at我炸掉的号，是一位互关了一段时间但没怎么私下交流过的网友。我一直很喜欢看她微博，起初关注她是因为我们都喜欢罗大佑，后来有幸得到她回fo。她有很强的共情力和文字感染力。看到自己忽然被at，我实在感到惶恐又荣幸。
她发微博是因为发现我账号没了，她写了挺长一段。她知道我喜欢王菲和张悬，她说喜欢看我写的东西，她夸我勇敢，她问有没有人可以联系到我，她说希望我有了新账号的话能告知她。更具体的文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记得看到时开心得有点飘飘然，被自己喜欢的博主记住并寻找，简直太奇妙了。每次炸掉后我都会有一段沮丧期，但那一次意外地短暂，因为被那条微博鼓励并治愈了。
后来我有了新账号，我们又互fo了。发过几次私信，她始终是温暖亲切的。更多时候我们是在首页相遇。疫情期间，我们跟当时首页的其他朋友一样，接力转发求助。很多次我因为愤怒和担忧难以入睡时，发现她也一样。
我又炸了几次，于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再玩微博。在那段时间里，她写了一条微博，被转发了很多次。我听说她因为这条微博被盯上、被谈话，还是在豆瓣看到的消息。后来她的微博停用，问了几个朋友也都不知道她的情况。我一度以为她是因为被谈话后对这个平台意兴阑珊了。发过两次私信问候她想知道她是否还好，没有回音。
我没想到她是失去了自由。几天前看到消息时，看到里面写着我熟悉的她的ID，觉得太不可思议。但又联想到她消失的这样长的时间，发觉消息大概是真的。一位遥远的，并肩的，善意的朋友，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日子里，遭受了我无法想象的痛苦。仅仅是因为写出了一些排比句，写了些我们一起耳闻目睹的人与事。
我酒量很差，看到她at我那天，因为开心得飘飘然晕上加晕。从酒吧出来的时候，因为那时是国庆的缘故，整条街的商铺都插着五星红旗，我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分不清楚眼前的或手机里的哪个是真实的世界。而在看到新闻里写着她名字的瞬间，这两个世界在我眼前终于重合。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联系到她了，话语太苍白了。我也忘了后来有没有跟她表达过我那天看到她at我的喜悦了，可能那时候很害羞，没好意思说吧。很多事我会永远记得。我永远祝福她。

u/Ashamed-Plankton-620

之拉猪，我劝你这么做
u/Ashamed-Plankton-620

猪只需要呆在猪圈里，可以拱食，吃饱了睡睡醒了再吃，性欲来了肏肏母猪，支配着它们的只有刻在肮脏的基因里供予生存的本能。质检、阉割，在贩子手里几经转让，它们也只会哼哼几下，哪怕屠夫拿着明晃晃的刀子在面前也无动于衷，最后只有屠刀砍下的时候才能发出最为它们猪生最为“悲壮”“激昂”的被人称为“杀猪般的惨叫”。
这就是肉猪的一生，很可悲吧。
不过幸好肉猪不会说话，因为这会让人知道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猪都会在被阉割屠宰时向屠夫高歌。这样就没人知道织邋猪是猪猪中最下贱的物种了。
织蜡猪，如果你路过屠宰场时，请向所有猪猪鞠上一躬。

u/baozhiyingcheng

三年大吃饱 十年大健身 合集欢迎补充
u/baozhiyingcheng

唐山摇摇乐 汶川大蹦迪
大连保龄球 温州碰碰车
花园口分洪 郑州洗刷刷
板桥多米诺 余姚大洗浴
天津烟火秀 丰城大倒塔
幼儿园无双 安庆十步杀
南京大生育 长春大瘦身
海兰泡冬泳 长津湖沙雕
大榆洞炒饭 水柜车烤鸭（六四变烤鸭的丘八）
东莞性解放 徐州性奴馆
广东大吃狸 广C食人族
武汉飞鼠宴 玉林狗肉祭
昆明大逃杀 建国门吃鸡
丰县大遛狗 张哥坐公交
冲浪大落户 京子大解放
南京大复活 新疆大教育

u/Beautiful-Fold-669

《未被吞没的黑》
u/Beautiful-Fold-669

他们把绿变成红， 把蓝说成红， 把白染成红， 最后再把橙黄紫棕通通打成红。
我们逃离了那座只有红色的岛屿， 而陪同我们远去的行囊里， 只剩下了一双黑。

冲浪废话文学【猫与鼠 -上】
u/Beautiful-Fold-669

出处是前几天看到有人写的【跟织女分手了，又破防了，速速进来指导】，我在下面大言不惭说了句：“给我半小时，我手把手教你写冲浪文学”， 但这两天期末考试一直没动笔，今天周五吃完晚

饭才有空在原文基础上按自己的喜好修改了一部分，当然了，半小时肯定写不完，毕竟冲浪文学最关键的就是废话，我尽量明天更完下半部分。

一
多年以后，当我独自躲在喧闹的房间里，死去的记忆像鬼魂一样刺刺不休地在我头上盘旋时。我点了支烟，回想起那个我还在流水线上打包装的遥远的下午。
“你妈了个逼，恁回去一个多月了，恁现在跟俺说恁怀孕了。恁不会是想问俺要钱吧？”
我感觉她钱花完了，想开始花感情，在骗我。
“不是问你要钱，我是问你这个孩子要不要生下来？”
孩子将生死权交予母亲，母亲又将生死权交予我，而我将生死权交予我空荡荡的钱包。
“生你妈了个逼，钱都没有怎么生啊？打掉！”
“行！”
她第二天就和她的闺蜜去买药，药流结束后发了张照片给我，照片里拍的是我钱袋的答案，一个血肉模糊的团状物。我觉得很恶心，就像我的孩子觉得我很恶心所以变成了一块肉团。
她没骗我。
我后来才后知后觉，原来她当时问的问题，不是我们孩子的生死，而是我们感情的存亡。我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回到那天，我选择不看我的钱包，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不是也不会这样。也许我们有了个孩子，我就能戴上面具接受这一场荒诞喜剧的出演。
二
几天后她又给我发来语音，说上次打的胎没打干净，要去医院做下人流，不然要出问题。
我感觉她这次肯定是钱花完了，想骗钱，还想诓感情。
但她说要来我这，要我带上钱包陪她一起去医院。我想起了我那变成肉团的孩子，于是到了医院陪她去做检查，结果又是真的，人流手术花了一千多。
不过还好，花的是她自己的钱，因为我没带钱包，觉得很恶心。
她在我屋里躺了几十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百个小时，我记不清，也不记得有没有跟她说过话，只记时间痛苦得很漫长以及她最后的离开。
我做好了她再也不回来的准备，但若干天后，她又回来了。染了个金黄发色，衣着打扮也换了一种风格：用浓厚妆粉掩盖着憔悴黄黼，苍白的嘴唇点上几抹瘆人的鲜红，白色衬衣隐约透见黑色的胸罩下我已经摸烂了的胸部轮廓，黑色紧身短裙裹住凹瘪无肉的臀部，二十块一双的地摊白色礼鞋，身上还喷着多半掺了芳香烃的廉价香水。
我不觉得恶心，也不觉得哪里好看，只觉得别扭，可能她只是想要新的开始，想变得跟以往不同。但不变的是她又在我屋里躺了几十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百个小时，我记不清，但这次记清了她离开前说的话，她说找到了个网警外包的活儿。
她开始天天回家并给我吹牛皮，抓这个抓那个的，虽然最后月薪发下来3000块都没有。她还提到了有个叫butters777999的炒作狗，坚持不懈发烧杯猫猫主动找骂，底下也总有人配合回她：傻逼傻逼操你妈，你妈大逼人人插，左插插那么右插插，插的你妈逼开花，你妈大逼鞋有血，操你妈了个逼濑嘢，你妈大逼拽又拽，操你妈了个逼来犯，整形师我来操你妈，你妈大逼人人插，插的你妈痔开花，我来操你妈我来操你妈!
我看着她，她看向我，我们止不住地傻笑。
我记得很清楚，不仅是因为我也骂过butters，更多的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场荒诞的喜剧。她当网警是因为没钱，而我翻墙当浪人也是因为没钱。殊途同归，原来我们都一样的恶心。
她笑起来时身子会止不住地微颤，饱满的乳房也会随之左右摇摆，但我更喜欢她微眯的双眼，像是皎洁蟾光洒照在神奈川的浪花上。我第一次除了牛子外的其他器官，对她产生了兴趣，但我不敢跟她说我是浪人，我是被猫捉的老鼠，因为我害怕有老干部对我的器官也产生兴趣。
她说她爸天天在家没事干，要拿一台华为平板回家。她拿回去后过了很久，可能是几千分钟，仍没给我回消息，我打电话过去，却没问起她华为平板，她也没提，反而聊起她的生活，她说有个晶姐和她闹别扭，老是抢她人头，不想上了。
“那就回来吧，我养你。”
她辞去了网警的工作，而我却不知从何时起，已经被她戴上镣铐。我第一次荒诞地希望，当猫碰上鼠，这一锁，就是平凡猫鼠的一生。
但事实告诉我，不管怎么涂抹修改，烧杯猫猫依旧是猫猫。而猫碰上鼠，没有故事，只有事故。

三
她回来了，用了一天。一天也就是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又是一千四百四十分钟，一千四百四十分钟又是八万六千四百秒。
她一进我屋就抢我手机，我痴痴地看着她的睫毛跟唇尖，第一次觉得她是如此诱人。
她也不说话，摆弄着我的手机，约莫过了二百三十七秒才还给我。我觉得很饿，莫名的饥饿，接过手机打算点个外卖，却发现支付宝花呗欠了八万八千。
八万八千，是什么概念？用时间来换算，八万八千秒换算成分钟约为一千四百六十六分钟，换算成分成小时约为二十四点四，也就是比一天多一点，但这一天我可能要用一年的工作来填补。
“我钱呢？”
“借朋友还信用卡。”
“电话给我整一个，我确认下。”
我真的很担心她这么傻，会被人骗。
“他第二天早上就会还的。”
“必须给俺电话！”
她必须得要信任我，就像我信任她一样。
“不给！怎样?”
“行儿，钱儿我不要了。能过儿过，不能过儿就滚儿！”
我以为猫和鼠被铸住，就再也不会分离。但当夜，她就离开了。我为自己彼时的烦恼感到懊悔，还感觉到身体某个器官被镣铐血淋淋地扯下，被她一同带走。那是老鼠的皮囊，那是我的自尊，那是用于掩盖令人恶心、血淋淋的团状肉身。

今天去了趟警局

u/Beautiful-Fold-669

老外昨晚格外的安静，但这种安静反而令我感到不安全，彻夜未眠。
今天带小妹妹去了警局（policia local），我判断无误，如果没有录像或书面证据，光凭口头威胁地区警察（policia municipal）一般是不会管的。他们提供的唯二建议，一是下次发生冲突时及时保存证据并且通知他们，他们这段时间也会加强对我所在的街道巡查力度。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马德里的晶哥，替我收尸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第二个建议就更离谱了，让我们去找国家警察（policia nacional）看看能不能寻求到帮助。反正死的是鼠鼠，晶哥无所谓。
当地人也觉得这件事情很哈人，一些外国友人给我的建议更是五花八门，有一个离谱的威尼斯老哥建议是摇人上门群殴一顿就安分了（半开玩笑性质）。
比较靠谱的一位在卡三的小哥提供了利用柜子和墙壁死角卡死门的办法，我们尝试了下，光凭蛮力的确很难从外部强开房门。当然如果对方学the shining里的男主一样铁斧破门，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隔壁chinatown里的老哥建议的门塞也很不错，但是找了几家商店才找到发现不适用我家的门。
做完这些我刚跟房东商量了下，今晚我们打算收拾下简单的东西，然后明天暂时搬到其他地方住，等到28号老外搬走那天我们再回来住。毕竟警察不管，我们也不想用自己的命赌博，等到28号如果对方还不搬走，我们只能摇人+摇晶哥了，无论最后怎样，对方离开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换门锁。
除了鸠占鹊巢外找不到更符合的形容词来评价眼下现状了，但愿28号能平安且顺利的解决这些事情吧。顺便感谢诸位的建议。

谈谈自己

u/Beautiful-Fold-669

我今年23岁生日，下半年才开始读大二，是的，很令人羞耻。等我本科毕业都已经26岁了。因为疫情回国、抑郁休学家里蹲、辍学打工再加上小时候留学留级种种原因，所以才成为罕见的高龄学生。

时间跟家庭这两个概念应该是我所有焦虑跟痛苦的根源，在同龄人早已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却还在跟小一辈的弟弟妹妹读本科。但我现如今的家境不像诸位也不如以往，家里人可以供着养着轻松度过前30岁，可以让我自由自在地搞喜欢的艺术。
我仍记得在十九岁生日的前两日，我的父亲险些在楼梯口把我母亲打死，待到我发现并制止，我的母亲已经身上多处伤口，被我送去了医院，而接下来的几日包括我生日那天，都是在派出所拉拉扯扯中度过。而在楼道发生的这件阴影我想大概会伴着我一生难以释怀，直至墓地，
我真觉得我的母亲很可怜，仅是这几年，就经历了事业失败（疫情前开了家餐厅，疫情间，经营多年的两家美容中心跟一家美发店倒闭），婚姻失败（离婚跟多年的家庭暴力），独子的不如意不顺心，近亲离世，还有变卖多年奋斗来的车跟几套房子。从一位爱美的女子变成了如今在亲戚开的海鲜中心里当会计的朴素中年妇女。即便如此，她仍每日鼓励我，即便再落魄失意也不能放弃善良跟努力，她一直选择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也正因如此，我也为自己的平庸而配不上这么好的母亲而感到愧疚。
另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母亲在微信上跟我说她年纪也很大了做不了几年了，以后需要我来养活。我为自己的无能及往日的怠惰感到自责。
我很厌恶我的父亲，总是逃避着他。在我眼里他是个彻彻底底自私自利且不自知的人，小学未读完就肄业就混社会，并非因为家境原因，爷爷在县里也算是个小领导。与我母亲结婚后，我父亲将所有生活的不如意发泄在我母亲身上，动辄打骂，甚至一次孕检时以为我是女孩子，骂了我母亲几句就就丢下她一个人骑车离去。他早年创业屡屡失败，就业也是厨师之类的工作，后来我母亲辞职创业，从最早的技术入股人慢慢发展到自己拥有几家店铺跟自己的小品牌，我父亲才辞去自己的工作，以一个司机跟私人厨师的身份支持我母亲，而这种态度在我母亲事受挫后，又发生了极大变化，喊上我的几位叔叔威迫我母亲签了离婚协议。现在他拿着当初分到的钱，投了我小叔开的公司。我真的很难受，去年在得知了他们离婚真相后，也选择了跟他决裂，再也不跟我叔叔那边有任何来往，也产生了改姓随我母亲的念头。
尽管我母亲从小就教导我做人需要善良，让我亲自捐献各种物资给流浪汉和穷孩子，但是我能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性格愈发像我的父亲，暴戾急躁且自私。尽管我母亲及身边的部分人夸过我善解人意，为人善良，但是只有我清楚，我只是通过一些廉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我没有遗传到我父亲优良的外貌基因，反倒是遗传到了他的性格，我真的很害怕，但每次急着抗拒本性，就愈发觉得我像他，这种西西弗斯般不管再怎么努力都难以逃避命运的绝望令我在无数个夜里辗转难眠。
学业受挫、小说拒稿、破碎的家、在一起两年多的前女友出轨，还有最要命的是坠入存在主义的深渊，我在很长很长的一段岁月里都很痛苦，包括现在。从十五岁起，我的抑郁症愈发明显，我的人生也是从那时候走上了不同于普通人的轨迹，后来的好几年我几乎每天醒来和入睡前都会思考一会儿要不要自杀、该怎么自杀。我经历过连续好几个月跟狐朋狗友去ktv、网吧玩，经历过跟家里人吵架离家出走了一整个月，经历过辍学打了好几份不同工遇到黑心老板被压榨克扣工资，经历过19年夏天查出肿瘤在老家动手术，经历过在虚幻的电子世界里麻痹自我、逃避现实，太多太多令人难过失意的事情。截至目前我的人生可以说是把好牌用最烂的打法打出去，输得一败涂地，过得浑浑噩噩，但接下来我打算为我的母亲和梦想好好振作起来，希望明年能考过delf法语b2，之后再学习德语或者意大利语，这样算上我已经会的英语跟西班牙语，至少我能安抚些自己的心病。
如果我家境没如今这么窘迫，我也不会因为学业的问题纠结，我即便自杀也不会考虑到我母亲的晚年生活，但是我必须得痛苦着活下去，因为我是她唯一的支柱，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未来物质生活上。
很抱歉，我说了这么多，加油吧总之。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什么类似的经历或者有什么意见建议，哪怕只是对我的批评谩骂也尽管说出来，我真的很感兴趣也很需要。

六年九千公里：从国内中专生到西班牙硕士

u/Beautiful-Fold-669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润友，说自己学历只有初中肄业，这辈子还能run出墙外吗?
我的回答是能，绝对能，只要你想润，永远不迟。

我身边就经历了一起可算是典例的故事，我朋友从一位普通的国内中专生，花了六年时间横跨九千公里，来到西班牙读至硕士毕业，并成功留在海外逐渐成为高级蝙蝠人。
我大约是两年前认识的对方，当时我还在玩lol，进入游戏对局后看到对方的id误以为是西班牙人，便友好地打招呼，但对方通过id就一眼就认出我是国人。因为我认识的华人朋友比较少，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经常等他下班后在一起开黑玩一两盘游戏，我也是陆陆续续从他口中知晓这些心酸而又可歌的过往。
鉴于本sub墙内浪人太多，我在征询到对方的同意后，特意开了篇post来分享我这位朋友的故事，以此激励墙内渴望着远方与理想的浪友们。考虑到对方是岁静现充，比较在意隐私，而且他在马德里跟瓦伦西亚认识的人应该也不少，所以我模糊了对方的具体信息跟部分细节:
他在中专毕业后就进厂打工，但没由于没学到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凭，只能在流水线上拧螺丝。一路干到23、24，过得庸庸复碌碌，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他说命运发生转变的那一天，根本没有猛地惊觉什么醍醐灌顶的人生感悟，也没有碰上什么山崩海啸般的遭遇，就是很平淡如常的一天，骑着小电瓶在回家的路上，看着街边笑谈风生的年轻人，先前积累的种种委屈和不甘所堆出的一大片乌云，霎那间在心底打了个雷鸣电闪。于是他当晚就跟家里人商量后，便在月底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在夏天结束后就进了大专读书。
先前偷睡的懒觉，余生会痛苦地补回。尽管只是大专，但对于从小不好好念书、离开校园多年的他，在教室学习的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好不容易熬过第一年，他就异想天开地产生了毕业后出国念书的想法，跟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遭受到了家里的剧烈反对。他知道家境不算很好，也知道父母是害担心他像以前一样半途而废、钱打水漂，但他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追求，故而在他大专二年级的时候为了凑学费，夜间会去认识的朋友烧烤店里帮忙打工换点小钱，也是从那时候起，到往后的四五年间，他的暑寒假几乎从未闲暇过，都是外出在不同的地方打工。
但直到大专第三年开学，他开始意识到不管自己多么努力存钱，去动辄十几万学费的英美系国家仍是遥遥无期，于是他在别人的建议下，将目光瞄准了西班牙。
西班牙的优点是学费便宜，大部分学科的每年学费也就几百欧到一千欧出头，而且西班牙语相较于德语俄语法语等其他小语种要好学得很多。
他便开始恶补西班牙语，但无论怎么勤勉刻苦，学渣不可能一夕之间变成学霸，更何况他只靠自学。他只能依托自己考出的西班牙语B1，在毕业后申请到了西班牙的语言班。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仍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自己的追求。买完机票后，东拼西凑也就才一千多欧，他就揣着这微薄的钱踏上了这场一去至今未回的旅途。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在瓦伦西亚安顿下来后，不久就在市郊找到一份半黑工，过着早上语言班，下午骑自行车去打半黑工的生活。之所以说是半黑工，是因为西班牙的留学签证只限每周最多打工20小时，所以老板给他上半份保险，到手的工资也才900欧出头，尽管他一周要工作六十个小时左右。海外的浪人大多知道华人老板多黑心，西班牙的也不例外，各种坑蒙拐骗pua，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我这位朋友同我一样，辗转在不同的餐馆、百元店里半工半读。
西班牙部分学校支持专升硕，所以在语言班结束后，他就进了瓦伦理工（UPV）读一年半制理工硕士，学费也才几千人民币（我这里顺便跟大家讲下，西班牙是每60学分算一年，所以根据学分，西班牙分为一到三年不等的硕士学位。我朋友读的硕士毕业要求是72学分，算是一年半。）
虽然很多人说西班牙教育很水，但无论怎样，UPV好歹也是QS排名前400的大学，再加上语言障碍，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短暂地停掉了工作，靠着之前的存款跟态度转变的父母寄来的钱直至毕业。（其实就算一年没成功毕业，也能复读或是延期答辩）
如此窘迫的生活在毕业后也没得到足够的喘息，没能成功利用学校提供的实习机会换取一份合法的工作合同。但好在西班牙有一个政策，只要合法签证待满三年，就能拿到当地绿卡（工作居留卡），遂于去年春季毕业后，我这位鸡贼的朋友领着硕士的毕业证去了华人餐馆继续当跑堂打杂的同时，多挂了一年的语言班，尽管一次都没去语言班报到，但半年后依靠这份多续一年的留学签证，于夏末换成了当地工作居留卡，并且也在去年秋初终于找到了一份在马德里洋企还算称心的工作，买了车，也交了一位漂亮的女友，打算今年夏天回国探望家里人，毕竟他四年没回去了。
最后我也没什么励志的豪言壮志要告诫大家，毕竟许多自以为伟大的牺牲，于他人不过是一场无意义的自我感动，但这并不代表着不能以败者的身份蓬头垢面的去尽情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大家要么在猪圈里安心打滚儿，要么下定决心不计代价地润出墙外，千万别当一头活在猪圈里又装作清醒的猪，只会活得痛苦狰狞且扭曲丑陋。

u/BetterSZK

蹲哥鼠鼠原地打转的一生

u/BetterSZK

不知不觉当蹲子的年头也到了个值得纪念的数字，一切的开端还要从初中的那场意外说起，是的，本人中退，论学历歧视中的最底层🐭🐭刑平第二，我敢称第一。
大约是年末时期，我和班主任卷入了一场关乎尊严的争执，怒气上头的我动手打了他。那个时候的我本来就因为家庭问题，被同学孤立问题早就不想再上学，校方叫来家长一威逼利诱劝退，我直接好啊，你们求我去上我也不去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踏入过那个令人作呕的支味学畜工厂第二步。
早就离婚的屑人父母除了给生活费从不过问我的生活，我就这么在祖父母的乡下大豪斯里当起了蹲子，每天除了在昏暗的房间里看点傻逼二次元就是找片找本打胶，长久这么一来，视力也搞差了。
大概是第一年的时候，我在网上跟一个聊挺久的妹子诉苦，说待不下去了，想去找你。她支支吾吾地同意了，于是我买了最便宜的绿皮火车卧铺票，跨越几千公里到了她那，她陪我玩了几天，还请我进家里吃饭。过程中她一直不怎么说话，埋头鼓捣手机，过了几天后她说你回去吧，我这才知道她在我来玩的这几天交到了男朋友。
她比我大好几岁，那时候连发育都没发育完的我对她来说可能就只是个可怜的小弟弟，也不奇怪。
我买了当天凌晨四点的车票，回到房间里，继续蹲。
第二年更是惨烈，可能就是最低谷了。有个老哥答应找我玩，最后放了鸽子，于是我真的就一整年没出家门一步。这么闷着，精神也是越来越魔怔，每天脑袋里都是各种献忠妄想，用拼模型的笔刀对着胳膊嗯划，看着鲜红的血傻笑，好像多疼就有多勇似的，拜这些疤痕所赐，到现在我都没法像正常人一样，随便套个短袖直接出门，海边，温泉，所有这些的地方我都没办法再去，也不想再去。
头发长了就自己用推子剃光，一天两顿饭全靠外卖，昼夜颠倒，早上八点睡晚上六点醒是常有的事。
之后，在漫长的死一般的生活即将彻底摧毁我的精神时，我好不容易打起勇气，带着嗯省吃俭用攒的两万腊币跑到新城市，准备从底层爬上去。
我怎么都不会忘记那一天。在机场开着节点刷推特，首页上有那么一条：某地发生肺炎疫情，九人被查处。武汉肺炎来了。
支共疯狂的防疫措施令我再度厌恶出门，精神状况迅速恶化，因为看不到未来，每天过得依旧是人不人鬼不鬼。
我恨支共，如果不是因为反抗恶心的应试教育系统，我不会退学，也不会因为他们封锁信息导致传播到世界各地的covid再度受打击对生活无望。
我也恨我的父母，他们觉得欠了我，但有了新家庭的现在绝对不可能再在一起生活，于是他们用勉强够温饱的生活费作为补偿，抹灭了我自力更生的动力，导致我这种混日子有一天过一天的性格一时难改。
但是说到底，造成这一切的还是我自己。我如果能再忍声吞气一点，再有觉悟一点，都不至于白白浪费这么多年青春，落得个润也润不出，活也活不下去的下场。
浪友们，我绝不说这蹉跎岁月的几年带给了我什么教训，它没有，它就是坨屎，我连回想都不想回想。已经切身痛苦过的现在我要说的大概只有这些：想要做什么，一定要快行动，无论挡在前方的政策多恶心门槛看起来多无望，不去做就什么都没有，只会变成一个无知无能怨天尤人的废物肥🐭。别学我，要润出去，要活下来，要撑到在正常社会里获得尊严的那一天。

u/Boxilai257

百年冲浪 第一章

u/Boxilai257

——写给那些在贴吧上曾匆匆见过一面，后来便失散四方的人们。

多年以后，凯特迈凯伦站在日本海面前，准会想起自由的风带他去参观北平市郊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北平是个几百万户人家的大城市，一座座火柴盒般的棺材房都盖在麻木的褐色土地上，河流污浊，沿着遍布垃圾的河床流去，天气阴沉而灰暗，西北风沿着新开辟的大道呼呼地吹过来。这块楼盘还是新开辟的，许多店铺都空荡荡的没有租户，不得不用塑料贴纸在玻璃上贴上桌椅，货架，前台，毛刷洗车机和售卖情趣用品的自动售货机，还有只留下欢乐背影的一家三口。每年二月，自由的风都从东北回到这片土地上，东拜亲戚，西看同学，吃席喝酒，骑着电瓶车在新城乱逛。奇装异服的人早就在村边搭起帐篷，在future bass的喧嚣声中，向新城的原住民和新住民们介绍炒作狗的最新发明。他们首先带来的是一个身着粉色孕妇装的女孩。一个身躯高大的河南人，自称金溉，满脸络腮胡子，手指瘦得象鸟的爪子，透过大屏幕向观众出色地表演了他所谓的南方资本家创造的世界第八奇迹。他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大喊大叫，魔怔似地手舞足蹈，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大家都惊异地听见看见，音响里蹦出来他们从未听过的刺耳的声音，临时舞台上的那个女孩扭过来扭过去，吱嘎吱地拼命想挣脱出来。甚至那些早就丢失在王者农药里的小孩，也从找过多次的地方兀然出现，乱七八糟地站在金溉的舞台前面。“屏幕里的人也是有生命的，”河南人用刺耳的声调说，“只消唤起它们的灵性。”凯特迈凯伦狂热的想象力经常超过共产党的限度，甚至越过大自然的创造力，她认为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可以用来开采二刺猿手机的金子。金溉是个诚实的人，他告诫说：“套皮人只能跟观众吹吹水，打打游戏，去跳舞可不行。”可是凯特迈凯伦当时还不相信河南人的诚实，因此用自己回四川的车票换下了这个粉色的女孩。“很快就会有足够的钱，把整个绵阳的地都买下来都有余了。”--她对自己说。在好几个月里，凯特迈凯伦都顽强地努力履行自己的诺言。她带着套皮人，大声地不断跳着金溉教他的舞蹈，走遍了北平西部的每寸土地，甚至布满垃圾的河床。但她获得的唯一的东西，是一位孙笑川粉丝给他的留言:“舞都不会跳的臭穷蛆滚，你比不上我ココ的一根批毛。”

二月初，河南人又来了。现在他们带来的是一个仿古西洋片机，说是一位来自他们故乡画家的最新发明。只要花五块钱，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们的头放到西洋片机前面的那块小玻璃前，看见见一幅又一幅油画:一个澳大利亚士兵，一群人在白宫前示威，山姆大叔摆弄着一个刻着加拿大国旗木偶玩具，还有一个女人半吊在直升机上，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看上去像是皮诺切特将军在处决共产主义者，”迈凯伦对自己说。“图片缩短了距离。”金溉突然说。“在短时期内，人们足不出户，就可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儿。”在一个沉郁的下午，河南人用西洋片机作了一次惊人的表演：他们在街道中间放了一面美国国旗，借西洋片机反射太阳光的焦点让国旗燃了起来。套皮人的试验失败之后，迈凯伦还不甘心，马上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发明作为作战武器的念头。金溉又想劝阻他，“仇恨的力量是难以控制的，”他说。但他终于同意用索尼耳机和两张她收藏的珍贵的1944年大日本帝国战争债券交换西洋片机。接下来的几天，凯特迈凯伦以科学家的忘我精神，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一头扎进了作战试验。他想证明用放大镜对付敌军的效力，就让阳光的焦点射到路灯旁挂着的国旗上，国旗因此燃烧起来，在空空荡荡的天空下冒出一股浓厚的黑烟，劣质化学纤维放出的有毒气体在街道上弥漫。“就算是国旗，烧掉了也就只剩下黑色的残渣而已。”她自言自语道。这种危险的实验把他楼盘入口处的保安引来了，他们发现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焚烧国旗，二话不说就对凯特迈凯伦一通海扁。但她不顾这些挫折，有一次甚至准备点燃燕房线的地铁站。迈凯伦待在自己的地下室里总是一连几个小时，计算新式武器的战略威力，甚至编写了一份使用这种武器的《指南》，阐述异常清楚，论据确凿有力。她把这份《指南》连同许多试验说明和几幅图解，放在网上向无政府主义者出售。她等待答复等了几天。最后等得厌烦了，她就为这新的失败埋怨金溉，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河南人居然证明了自己的诚实：他归还了耳机，换回了战争债券，并且给了凯特迈凯伦几幅德国人绘制的北京地形图。金溉亲手记下了李希霍芬有关中国著作的简要说明，把记录留给迈凯伦，让她知道如何使用三相电流观象仪、激光测量仪和电磁仪。在春节前的漫长时间里，无依无靠，无家可回的迈凯伦把自己关在茫茫旷野上的一个小屋子里，不让别人打扰她的试验。好几天，她仿佛中了魔，总是低声地嘟囔什么，并为自己反复斟酌的各种假设感到吃惊，自己都不相信。最后，在二月底里的一个星期、吃午饭的时候，她忽然一下子摆脱了恼人的疑虑。自由的风至死部记得，由于长期熬夜和冥思苦想而变得精疲力竭的迈凯伦，如何洋洋得意地在广场上向居民们宣布自己的发现，那时他正巧骑车经过那里:

“北平是平的，像块白板。”

u/BreadfruitWinter2294

眼睁睁看着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被共匪的宣传机器洗脑成粉红，还志愿报名去做大白，我真的好痛苦😞😔😣😖😫

u/BreadfruitWinter2294

他是我本科期间最交心的好朋友；人很和善，很抽象，也有反贼倾向。我们经常一起打球，看球，吃饭，扯淡，骂共产党，骂社会，骂任何看不惯的事情，无话不谈。用一句话总结我们的关系就是：不是男同，胜似男同。
大一我喝醉酒摔晕了，他一个人把我拖回宿舍。大二暑假我们俩人为了一起回家，订了旅途很长的火车票，谈天说地十几个小时，一点都不困，最后分别的时候还很不舍。大三暑假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穷游，为了省钱睡一张床，彻夜长谈。后来我们还一起准备考研，他考上了，我没考上就出国了。
他研究生毕业后考上了上海某单位的公务员，待遇好像还不错，人慢慢地变成了“积极分子”，平时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官媒的文章，我就察觉他有所转变了，后来我再和他联系，逐渐感到他的粉红倾向日益剧增。
最近上海大乱，我告诉他，omicron的传染力特别高，但致死率已经大大降低，外国政府纷纷放松管控恢复社会秩序，上海应该更加理性灵活的防疫。他却跟我说“谁都不能确定开放是最佳的防疫政策，所以你也不要拿国外的情况来类比国内。”
上周他还当了大白，随后每天都要发朋友圈说一些有的没的，比如什么“特殊时期，共克难关”、“只要配合政府，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不要传播谣言”……我一直都以为他是因为公务员的身份在应付差事，装装样子
我很受不了他这样子，昨天也是魔怔了，就在他的一条朋友圈下疯狂阴阳怪气他，发了坚子说的“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还有“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随后他给我打语音，口气变得很正经，我跟他说了很多关于防疫的心里话，但是他却没有什么反应，反而说让我注意言行，不在国内少操心

哎，我也不知道自己是魔怔了还是怎么了……我现在发自内心的感到很难受😣我很自私！我不想让自己的好朋友变成这个鬼样子！共产党习近平我操你妈！

(编者注：反面视角：我唯一的朋友润去自由的国外，我真的好开心，也很痛苦)

u/BriefOwl4693

Oh，冲浪，我的生命之光

u/BriefOwl4693

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曾经的我还没有察觉到。
我还记得那些泛黄的日子，大人们在酒桌上谈论着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种种惨案，谈论着江泽民是蛤蟆精转世，谈论着邓小平家族贪了多少钱。我们孩子们则聚在一个小角落，听一个大一些的孩子讲那广场上的故事。
他讲坦克横冲直撞压过人群，军民真人cs现场演练，讲到兴起更是眉飞色舞，他说邓矮子愤怒至极，直接爬上天安门城楼举起机枪开始了无差别的扫射。我们这群天天偷偷跑网吧沉迷于打cs的孩子听得呆了，心里默默盘算着若是穿越那时，能否在一片混战中捡到一把重狙。
那时，很多人还天真地相信着：虽然这片大地上有一个很坏很坏的政党，但是同样有着一群骄傲的人民。并致力于互相唤醒，互相拯救，一起铭记，一起改变现状。
可是一切都在慢慢地改变，时代的车轮裹挟着我们滚滚向前。
而在那褪色的某一天，我猛然间惊觉，身边的所有人仿佛都在“前进”，而只有我还停在原地了。

沉默，是无尽的沉默，当他们激扬地在讨论着激动人心的反腐，我说不过是政治打击异己的工具时，换来的便是如此的沉默。最初，还有零星的几个，和我一起嘲讽，习大大彭妈妈这样的宣传是有多蠢，有多恶心，可是他们也很快离我而去了。大家慢慢开始膜拜学习，那个台上的小丑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狗屁不通的新思想。
他们都是装的罢？最初的我是如此想道，也许是我不够成熟太过幼稚，不知道隐藏自己的利刃，大家只是越来越圆滑了，知道将利刃收好，看那小丑表演，候那一声炮响。
可是很快我便开始疑惑了。
连篇累牍的小丑表演，丧事喜办的新闻报道，这些也许尚且还能忍受，因为这就是着这片诅咒之地的日常，我只祈求每个人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明镜。
但是，当看到身边的人，嘲笑着国外抗疫时恣意讥笑的笑脸时，奥运会上那扭曲的热情和愤怒时，对纳粹的顶礼膜拜时，当曾经告诉我入党容易退党难，叫我千万别去当狗的长辈，笑脸盈盈地问我毕业准备考哪里的公务员时。
一个最恐惧的猜想在我心里诞生了。
我曾经以为他们刷着学习强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曾经以为他们偶尔的激扬地指点江山，是和我一样故意说反话讽刺。我这时突然感到恐惧，感到后背的冷——为什么我厌倦了讽刺，说了一句我以为很普通的正话时，换来的是无尽的沉默和冷冰冰的眼神。
孤独，继害怕而来的是那无比的孤独。我曾以为是身边的人走远了，而我还留在原地，但其实，我们早已分道扬镳，各自离开。
幸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原本打算整点pornhub慰藉烦闷的心灵，却鬼使神差地开始搜索起了那些被尘封遗忘的历史，然后一不小心，来到了reddit，来到了冲浪TV，后来，又跟随着来到了CLTV。
我终于找到了，我终于回来了。我就像《活着》里的富贵，被抓壮丁归来，屁滚尿流地终于回到了家，如此一般的惊喜。
紫蜡烛，紫蜡烛，多么精妙的概括呀。我曾经感到无比地憋屈，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在圈里的压抑。我的所有疑问，突然间，得到了所有的最精妙的概括和最完美的解答。是的，这猪般的贱畜呀！在这个肮脏龌龊抢着吃屎吃肉的猪圈里，没有猪能独善其身。猪们，身处其中已不知臭，屎吃多了已丧失味觉。
r，u，n，run，润，微微地撅起嘴，发出那最美妙的音节。那是行动，是指引，是方向，是光。从此，一束光照耀了我灰暗的人生，我从此被赋予了双翼，从此不再恐惧孤独。英语，不再只有高中英语老师那风骚的大屁股，淫荡的娇笑，a，e，i，o，u，是多么动听的乐曲。它不再是那一道道令人厌倦的完形填空，一篇篇无聊的阅读理解，而是我用以撕破黑暗的强力的尖刀。远处的あ、い、う、え、お，则吹响了我冲锋的号角。
也许浪人的宿命，注定是盐碱地里坚强长出的蒲公英，飘散于世界各地；注定是幽暗城上绽放的礼花，化作那漫天的星辰。
有那么一天，我们无论从精神到肉体，都早已脱支，早已开始我们新的生命。
但希望我们会在那灯红酒绿里突然仰望天空的片刻，偶然怀念一瞬，偶然想起一瞬，那些在神奈川冲浪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些梦开始的地方。
然后更加坚定地向我们真正的亲人、朋友走去，更加深深地爱着，那个自由的我们找到的真正故乡。

u/BudgetErenYeager

冲浪之恋：Z君的破处始末

u/BudgetErenYeager

前言：文中涉及人名地名纯属虚构，如有不信欢迎当地晶哥前往抓捕。
话说那小z母胎sólo多年，做梦都想着要破个处。然而单是大头有强烈的意愿，小头却如同台湾共和国一样很有番独立的主见。对烂裤裆，非处，织女，坦克，懒蠢馋，牛子妹妹等，小小z有着动物本能一般的敏感侦察意识，接近此类人群三米，小z敏感脆弱的小头立刻进入一级警备状态，采取要么坚决不硬，要么半分钟内闪电交货的不合作政策，实在比台湾刁民还可恶。

然而阿共舍得核平台湾，小z却没有那么大決心切屌。难道此生注定要在室终老吗？小z每天以泪洗面哭到吐，时间久了脸都发绿。这就引起了和他一起冲浪的其他鼠人的关心。鼠人这个群体表面上愤世嫉俗，对待蛆蛆兔兔如冬天般冷酷，看到蝙蝠人海豹就想开泥头车创死。但鼠人对待其他不幸的鼠鼠还是很关切的，听说其他鼠鼠有困难就会很热心地过问，尽可能地化他人的困难为笑料，为自己灰暗的鼠生创造一丝色彩与温暖。
小z并不想让其他鼠鼠知道自己性功能障碍，但又忍不住内心的苦闷。于是便跟来关怀自己的鼠说：“支那的母人，不行，屌都下不去。”
另一个鼠人点头表示深感认同：“织女确实不能处，那还得是洋妞好，条顺盘靓批都是粉的。”他说着说着口水就自动流了下来。
小z跟他一起流了会儿口水，才想起来问道：“那么怎么才能骑到洋马呢？”
那个鼠人愣了一下，刚还眉开眼笑如沐春风的面上登时笼罩了一阵凝重的寒霜，他沉吟半晌，叹了口气“倘若你是蝙蝠人，倒是可以去找L让他给你弄个价目表…”
小z愕然：“我以为他是作装修生意…”
“Pimp也算是人力资源的一种，蝙蝠人路子野交际广多…”
小z似懂非懂，但心里总觉得找洋鸡和土鸡似乎没多大区别。他虽然只是一只鼠，但他需要的是灵与肉的和谐交流，没有灵魂的共鸣，只剩单纯的活塞运动，出过一身汗之后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空虚…最主要的是开终点房起步两小时，他一分钟以内就能结束战斗，剩下的时间与母人大眼瞪小眼太尴尬只能聊天。可一聊天他总是忍不住要抱怨时局，一抱怨得来劲管不住舌头，碰到满脑子行走五十万的爱国鸡就把他当致富素材举报了。
这种事是绝对使不得的，这样畅想了一下，小z决定拉下脸皮去鼠人之家打个征友广告试试。反正找不到也没损失，处鼠千千万，阿大不笑阿二。万一白豆沙给自己发私信呢，那不是零元中头彩？
小z给自己鼓气，喝了半瓶红星二锅头就去了引流鼠人之家，借着酒劲敲下“我想操女浪友”。回车，点击发送。
果然不多时，难兄难弟们的嘲笑纷至沓来，处男和非处都对着阿z笑，有的叫道，“小z，你阳痿治好了吗？”他不回答，对狗mod说，“😒😒😒😒😒😒😒😒😒😒😒😒😒😒😒😒😒😒😒

🤮🤮🤮🤮🤮🤮🤮🤮”排出一串呕吐青豆。他们又故意高声嚷道“你一定又被母人甩了！”小Z睁大眼睛说：“🤢🤢🤢🤢🤢🤢🤢🤢🤢🤢🤢🤢🤢🤢🤢🤮🤮🤮🤮🤮🤮🤮🤮🤮🤮🤮🤮🤮🤮🤮🤮🤮🤮🤮🤮🤮🤮🤮🤮🤮🤮🤮🤮”间或夹杂着愤怒的话，什么“织女狗都不操🤮”什么“烂裤裆🤮”之类，引得众鼠都哄笑起来，鼠人之家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这时小z电脑响了，一个私信窗口跳了出来。
“在？”
阿z顿时紧张了起来，立刻点开对方profile查看。这号不新不旧，用了个系统自动生成的女redditer头像。
“在不？”
“不是你要找女浪友处对象吗？”
“只是开玩笑的话就算了，打扰了。”
这陌生人的一串叮叮当当的私信把小z看傻了。这时哪里还管是不是晶哥钓鱼的可能，先对上线再说。
小z拿桌边的面纸擦了擦手汗，心跳一百八在键盘上打下短短一行字，回车，点击发送。
“晶哥摇了我吧”
“🤣”对面只发回一个表情。
过了会儿，又发来一句。
“处不处对象？不处我走了。”
果然织女，这么豪迈的吗？小z对人尽可夫的织女还是抱有很大警惕心的，奈何在键盘打字的是他发情的大脑袋而非常年镇定的小脑袋，于是他前思后想，忐忑地继续打字。
“请问，你是烂裤裆吗？”
“……”

“会不会聊天？”
小z很想坚持非处不操，见烂裤裆就滚的原则。然而跟绝大部分的蝈男勇士一样，只要在他无比坚定的决心边上摆个批，那决心就像全球变暖时代的冰山一样无声无息消融了。
“你是c姐？”
“不是哦”
“白豆沙？”
“你是不是以为冲浪只有她俩是女的？”
“那你是狗mod的马甲？”
“唉，你这人太没意思了。难怪到现在还是处。”
一听到对方嘲笑自己处男，小z就不乐意了。他他妈又不是自己想当处男的!
“你不是处那你教教我怎么破？”
“爽快点约起吧，真要那方面不行，我也不想当活尼姑。”
小z大惊失色，这么快就进入正题，百分百是晶哥搞业绩呢。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
“怎么会，你们处男不都是人均智商一百八的吗？”
小z又疑惑了，觉得对方酸味冲鼻的嘲讽口气不像冲业绩的和善晶哥，倒像是豆瓣的臭娘们儿。需知冲浪的鼠人和豆瓣拳师之间素有龃龉，不仅是因为集美里追星族和小粉婆比例很大，即便是反贼拳师也总是一口一个小屌子，仿佛人均持证的国家级鉴屌师。像阿z这样的四厘米闪电侠落在鉴屌破万卷，下批如有神的集美手里，那就是一级洞洞装新手号刷满级精英怪了。可就在小z沉吟的时候对面发来的一句话撩拨到了他鼠心中最柔软的一根筋。
“累了，身边都是傻逼爱支病患，想找个不会举报我能谈得来的对象。”
这可以说是被迫去中心化后，藏在万千孤寡鼠鼠心底最真诚的愿望。可能是红星二锅头的酒劲上来了，可能是长久压抑的孤独感战胜了理智。接下去小z鬼使神差竟跟这个陌生的号聊了下去，话题也趋于正常，最终还发展迅速地确定了双方所在城市。 简直像天作之合，他们一个在安徽一个在苏北，亲上加亲，感情迅速升温。
接下来的几天，小z陷入了和这位陌生女浪人（以下我们简称她为小a）的热恋。鼠人之家里的呕吐青豆连日绝迹，鼠鼠们都担心起来，怕z哥阳痿晚期不治。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段时间却是小z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从未找到一个那么谈的来的异性朋友，简直像献忠的神迹闪现一样，小z觉得自己恋爱了。
和小a相识两周后，小z主动提出了见面的想法。他提的时候还提心吊胆被拒绝，没想到小a居然欣然应允。为了谁也不吃亏，两人约定在他们的省会南京碰头。
小z紧张得失眠了好几天，在脑内一遍遍幻想各种可能，要是小a很丑怎么办？要是小a真是烂裤裆怎么办？如果她是非处要原谅她吗？以后孩子生下来有先父基因怎么办？他满脑子都是小a，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他从没想过也许对方会不会介意自己的阳痿和秒射，可见他心中真的无私，他只想到了她。阿门
南京.某汉庭酒店
小z先到了，他忐忑不安地先开了房间。倒是没有奇怪，为什么小a这么直入正题。听说要跟母人开房，总要先烧很多的钱让她们开心，买包包吃米其林玩迪士尼什么的。小z想试试小a是不是那种庸俗的母人，于是开口就提出一到南京就开房。万一是只恐龙或者坦克，也省却一笔冤枉钱，拒绝simp从我做起。
对接下来的事深感紧张的小z先去上了个洗手间，就在他提裤子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皮带都没拴好，他冲到门边，冲猫眼一看。一个妹子正在门外低头按手机，因为低头也看不到脸。
他赶紧下了保险锁打开门，门外站着个中等个头留齐肩头发的眼镜妹，虽然戴着口罩但大抵看著可以排除恐龙的嫌疑了。小z的目光立马又转向她的胸部，但处男对乳房其实并没有概念，即便对着反重力石头奶也照样能舔得很开心，好像跟可乐罐也能愉悦交配的雄甲壳虫一样天真单纯。所以尽管他很想看出点门道来，但及至把小a让进门，也没隔着衣服琢磨出来对方是a还是36d。
小a倒是很大方，进门把包包一扔，喊着“热死我啦”。摘下口罩，虽然不是白豆沙，但也不差。而且有微笑加成，一笑两个梨涡十分可爱。小z突然自惭形秽起来，脸上的青春痘发出幻痛。
“你不渴吗？”小a笑着问正在局促不安的小z。
小z闻言赶紧冲去桌边拿酒店自备的矿泉水。
“别喝那个，那个酒店要另外收钱的。”小a说着扔给小z一瓶冰镇的激浪。

小z感动得立刻打开喝了，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像鼠鼠陷入恋爱的心情。好女人，会过日子!
“你洗过了吗？”小a突然问。
小z非常尴尬，难道这还要洗了再搞的吗？但母人好像都挺计较这方面个人卫生问题，要不洗一下…？
“你不洗的话我先洗了。”
她为什么这么熟练啊？在小a洗澡的时候，小z心里演了一整部琅琊榜，情绪不可谓不跌宕起伏。不过这种跌宕起伏，在小a裹着浴巾走出浴室的瞬间顿时烟消云散。
好奶!
妈妈!
小z的大小脑袋难得一致打出了十分，苍天啊大地啊，献忠菩萨在上，小a半遮半掩半对豪乳竟治好了困扰小z多年的阳痿!
小a重度近视，刚洗完澡出来眼前一片模糊，好不容易摸到眼镜，定睛一看就看到小z朝着自己竖旗。又气又羞，呀得叫了一声转过身去。
小z这才注意到小头这次过于给力发挥，也是尴尬不已。
“人家洗完了你快点去洗啦。”
小a的声音变得愈发柔软，好像刚从石臼里捞出来的手打年糕，还强行添加了一股妩媚的台妹腔。向来对女人装嗲不屑一顾的钢铁直鼠小z，此时却像科兴疫苗遇到了德尔塔变体，全、面、失、防。他失魂落魄地低着头冲进洗手间，洗手间的空气中还洋溢着小a沐浴后留下的芬芳，流理台上还放着可爱的浪花梳子。牛牛要炸了！！小z被热情刺激得头晕，他以最快速度把自己清洗完毕。 等他走出浴室，惊喜连带惊吓得发现小a已经换好了一身黑色性感内衣。大网眼裤袜配黑色铆钉皮质丁字裤，小小的蕾丝边黑色胸罩费劲地装着一对大白兔，看上去让人血脉偾张。最重要的是，没有牛牛！是真妹！母浪人这种和大脚怪一样的传说生物居然真的存在。不是狗mod套皮来嫖人，是千真万确的母浪人呀，太好了!
小z此时已如免费玩家拾取了史诗级武器，被惊喜震撼到舌头打结，四厘米都突破自我极限探长到五厘米。小a完全没有看不起小z袖珍的五厘米小可爱。她面带薄红，含羞带怯地说，“我喜欢主动位的，可你要不喜欢的话也不是不能…”
小z这时哪里还有其他杂念，这等于蔡总统跟噗噗熊说“偶想回归祖国好不好嘛”，连只会敲回车的猪头都不会拒绝这种天降横福啦!
为了革命，向我开炮!
小z予取予求，心醉神迷地看著小a晃着一对好奶把自己推平在床上，拉高双臂，用玩具手铐把自己扣在床架上…
慢着，玩具手铐?
“玩这么大的吗？”他终于忍不住发问。
小a微微一笑，“助兴。”
把小z锁在床头以后，小a爬下床去，到包里摸了半天，摸出套装备来往身上戴。小z本来还在天降桃花的美梦里打转呢，一看小a转过身来，顿时一身汗毛倒竖，人都吓清醒了三分。
“不是，这，这，这，这，这是要干嘛？！？！”
戴着三十公分加长加粗螺旋纹假鸡巴的小a嘿嘿一声怪笑，如扑食恶狗一样朝门户大开无助的小z扑来。
“孙子欸！你他妈是不是在饮料里下药了？！”小z涕泪横流地大骂，他终于发现那种眩晕感不单单是因为恋爱的热情，现在药效开始发作，他四肢都无力了。
“骂，再骂狠点，日死鱼老没意思了。多叫两声让姐开心开心。”小a一身怪力把小z两条毛腿扶上肩膀。
小z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破処。冰凉的润滑液滴在菊花上，一直寒到他的心底。在她捅进去的前一秒，他听到那臭娘们带着笑意轻声在耳边说，“我有点大，你忍一下。”
这一天，一个纯洁的处男以一种粗暴血腥的方式从世界上消失了。因为肛裂，小z不得不在南京停留三天养伤，不久后南京被曝出新一轮疫情。因为近期光顾过疫区而被晶哥抓捕归案的小z在交待去南京的事由时，沉默了很久。晶哥等得都不耐烦了，“是嫖是赌据实交待，别那么扭扭捏捏的。”
小z满腹心酸无处诉，正不知怎么开口。这时另一个晶哥拿着张纸走进审讯室，“不用跟他浪费时间，苏北那边的女方已经交待了。人家有行医执照的，不就是便秘理疗么，搞那么神神秘秘的干嘛。”

u/CatchRepulsive6187

有这么多反贼被八个孩子妈妈破防，看来你们是完全不懂支那低层啊。我给你们讲几个支那底层人的故事吧

u/CatchRepulsive6187

最近八个孩子妈妈火爆反贼圈，甚至火到被bbc报道。而明明过去了这么多天，我到现在也还能在墙外反贼区看见关于这事情的帖子。

然而我当初看见这事内心却毫无波动，毕竟我的几个底层亲戚比这女的还惨。毕竟这女的好歹还活着，现在也有知名度了估计能比之前过得好点。而我的几个亲戚可是被迫害到死了的，疯了的也有几个。我就挑几个典型说一下。

为了保密我就用X，Y，Z代称了。

X是个做题家，从小很聪明很努力，成绩很好。但是性格很内向。而且他的父母还离婚了，他跟着母亲到了继父家。还经常与继父的孩子和继父争吵。

他是农村人，家里很穷。但他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师范学校。而在学校里由于他又穷又内向，经常被城里人欺负。

后来他们班有人丢了钱，而由于他是全班最穷于是他就成了嫌疑犯。而他由于内向所以不善言辞，所以一直没解释清楚。（当然就算他解释清楚了，那些高贵的城里老爷也不会信）

后来他一直作为小偷被班里人鄙视和欺负。而等到他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被气出了病。（我猜是抑郁症）

后来他当了高中的物理老师，并且由于他一直很聪明很努力，所以他很快就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名牌教师。然而他却一直不擅长和人相处。经常一和同事发生矛盾就犯病，就一句话不说然后低头绕圈子。

他去县城的精神病医院看了几次都没治好病。（几十年前的县城的精神科懂的都懂，不把正常人治疯就不错了）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的同事也不理解他的病认为他矫情。所以和他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最后他就频繁的被气到发病，被气到一句话不说绕圈子乱走。而他不说话肯定没法给学生上课，于是他就只能请假回家养病。

他的老婆是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在县城里只能干最低贱收入最少的工作。而这时候Y出生了。而同时由于长期请假，X的工资被停了，每个月只给他发极少的补助金。

所以他们家的情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他老婆每天不仅要工作还要照顾经常犯病的X和婴儿Y，基本上每天干活干到睡觉然后醒来继续，比驴还惨。而几年后他老婆又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家经济负担又加重了。

我母亲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他们家能拿出来的最好的饭居然是白菜煮豆腐。而在这种情况下，Y自幼营养不良也为他后来得病埋下了隐患。

而补助金是由X的校长亲自上门发的。一来二去，X的老婆就和校长产生了感情并疑似出轨了。而认为妻子出轨的X就开始天天打骂他的妻子。甚至拿刀威胁过他的妻子。

而X的老婆自然忍无可忍，于是把X送进了福利院。（X被送去福利院前他的妻子到底是否出轨并不确定，但确定的是X被送去福利院后他的妻子和校长搞到一起了）

而支那的福利院与地狱没什么区别。我母亲曾经去福利院看过X，给X送烟。X偷偷给我母亲说让她把烟藏到X的被子里，不然这烟就会被福利院的其他人抢走而X也会被打。

而那之后没多久X就死在了福利院，原因不明。这时候X的妻子和校长已经分了，而X的孩子Y还在上学。Y其实也和X一样聪明努力，如果Y不死的话现在可能也是个城市中产了。

而在X的葬礼上，Y被X的兄弟姐妹们围着骂，说他不孝子不管自己爹把亲爹害死。（呵呵，一个学生怎么管）好面子的Y当时直接被气到跳到河里大叫打滚。

而Y也有病，他在不卫生的学校食堂里患了肝炎。而肝炎患者一生气就会病情加重。幸好Y的奶奶即时出来大吼说你们再逼我的孙子我就和你们拼命，才让这群亲戚们闭了嘴。（这群死妈亲戚自己不管在福利院的X却去责怪一个孩子）

后来Y的病情就急速恶化了，但由于给X办葬礼把家里的钱基本花光了，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要养很缺钱，所以他们家没钱给他治病。（不止他们家，我们家和其他亲戚那时也没钱）

而为了给自己治病，也为了赚钱后找个女人结婚，Y就停学去打工了。而以他的身体情况，打工无疑于送死。

在工地上Y经常干活干到一半就晕倒然后起来继续干。后来有一次Y的鼻血流个不停，于是他就从工地上到了我母亲所在的城市看病。

本来他这种情况是要叫救护车的，但他因为没钱所以做了班车。而在班车上他晕倒数次，结果把衣服都弄脏了。

而到了我母亲的城市后，他先拿着礼物去拜访我母亲。我母亲当时不知道他病重，反而还责怪他为什么把衣服弄这么脏。而这是我母亲与他见得最后一面。

几天后Y就因为没钱换血而死在了医院，只有20岁。距离他爹去世仅一年。

而Y的母亲之后过得很惨。她改嫁给了一个盲人教师，天天照顾盲人的起居还要被骂。而她也不敢分手，毕竟这盲人教师有养老金，而她就指着这点养老金和我家的接济生活。

Z是个勤劳的农村妇女。而她的丈夫却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两人结婚后农活也好家务活也好都是Z来干。而她的丈夫就每天出去玩女人。

后来生Z生了二胎，而这二胎出生没多久就因为窒息而死。而这之后她由于共匪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在30多岁就被结扎并且绝经。而绝经后她内分泌失调不仅性格大变，体重也急速增加。

而她的丈夫也不体谅她，而是在她由于内分泌失调而情绪失控的时候打她骂她。最后她的丈夫直接扔下她和村里另一个傻了的中年妇女的女儿私奔了。而她也被气到精神失常成了精神病。

不过幸好，Z的女儿从小长得漂亮情商也高，而且很绿茶很会骗男人。（不过对我很好，还教我怎么谈恋爱）当然她女儿工作也很努力，能吃一般人受不了的苦。

而她也在靠漂亮和努力在一线城市站稳脚跟后和一个家产千万清华毕业的一线城市土著结婚实现阶级跃迁。（当然这土著并不知道Z是疯子，Z的女儿一直骗土著说自己母亲有皮肤病而且会传染不能见人。当然她的亲戚包括我在内都在帮她骗那个土著）

而变成疯子的Z在她的女儿成功前一直靠我们家帮助才活了下来。而在她女儿成功后，Z住进了大房子，病情也好转了，至少能和人交流了。

而Z的丈夫也和小三分手（因为Z的女儿一直疯狂阻挠Z的丈夫和小三结婚，所以小三后来知难而退和其他男人结婚把Z的丈夫甩了）而Z的丈夫也被女儿劝了回来，和Z一起住。

而Z的丈夫却看不上精神不正常的Z,天天和Z吵架并殴打Z。这两人都是各做各的饭，剩饭都会倒掉避免被对方吃。

而当Z的女儿问起吵架原因时由于Z精神不正常，所以不被Z的女儿信任，就算她说的是真话也被女儿认为在说疯话。于是Z的丈夫就把吵架的一切责任推到了Z头上。

而发展到最后Z的丈夫拿刀威胁要砍死Z，吓得Z跑到了我们家。这之后Z的女儿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给她的父母各买了一套房让他们分开住。而这之后Z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当然还是精神病，几个月前拿菜刀砍邻居家的门，这事最后被Z的女儿花钱摆平）

当然我家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但由于隐私问题我不能展开说。只能说我家也没比这几家亲戚好多少。而我要是不够坚强的话也和X一个死法。Z的女儿和我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说要是我不这么坚强的话也活不到现在。

最后再说一个我村里的做题家的故事。

这个做题家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还是一本。但在大学毕业后由于他性格过于直率所以经常和领导争吵，而他也从来不给领导面子主动认错。结果就是虽然名校毕业却由于性格问题而到一家单位干几个周就被开除。最后只能回到老家农村当农民。

而他毕竟从小学习没咋干农活，所以干农活干的很差劲。他也因此被村里人嘲笑把他当成读书无用的证据成天挖苦他。而自然也没有女人愿意跟这种窝囊的男人结婚。如今他年近40还是孤身一人住在农村的偏僻角落里。不过好歹活着也没疯，不错了。

u/Cerruti-8964

退红迪了再见

u/Cerruti-8964

可能是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
从chonglangtv，cltv，quanlangtv，各种tv一路走到现在的各种之家，很高兴认识你们。
其实现实也没有朋友，我觉得自己混得不行，不爱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只有在这里可能更随意一些，想发点东西就发点，所以我曾经以为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有共同语言的人就再也不会走了。现在我以前常见的那些ID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是流离失所找不到了，也许是跳脱出去了。
近期状态实在不好，每天都是没目标的一天，每呼吸一口都觉得不够，都觉得缺氧。从去年的11月到今天为止，是我活了20年里最不舒服最低落的时期。
我老是给别人传递负能量，但是我依然爱着这个世界
这两天一直在B乎上探寻生命的意义和孤独与孤单。
有句话让我偷来了，“孤独和孤单才是该有的常态，被人理解才是幸运”。
我很爱你们，每一位狗粉丝，你们有想法，即使和我的不同，你们虽然口嗨，但是你们的心也坏。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不要经历我这段低落的时光。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很高很俗，就是希望赚大把的钱，我知道那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我好像很难停止焦虑和不安，怕自己无法完成
提前给你们拜个早年，祝幸福安康，财源广进。

u/Commercial-Radish-54

ChonglangTV电视台早间新闻节目为您插播一条短讯。

u/Commercial-Radish-54

ChonglangTV电视台早间新闻节目为您插播一条短讯。

据路透批社2021年3月23日早3时14分消息，China_IRL单方面宣布与ChonglangTV切断外交关系。

针对这一消息，浪人有关方面指出整活是浪心所向，倒屎是大势所趋。希望R方不要在错误的历史道路上越走越远。浪人中央统战部部长湾仔表示，浪友在ChonglangTV如何发贴属于冲浪TV内政，严厉谴责R方这种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的单边主义行径。同时，浪人中央外交部部长阳痿曼指出，无论是任何人妄想以任何方式将China_IRL从ChonglangTV分离出去的行径都是错误的，是不得人心的。望R方好自为之，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建立双方关系，维护中文Sub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路透批社记者Commercial-Radish-54出于懒狗习惯虽然没联系但是假装自己已经联系过了其他ChonglangTV的Mods，目前未收到其他Mods的相关评论。

近年来，ChonglangTV愈发广受关注，“葱姨轮左抗带V，港台维友白加黑”等各方势力不断妄图干涉ChonglangTV内政。在ChonglangTV历史上，发生过多起品葱、抗吧等外部势力入侵导致的反抗行动，史称“第一次冲击”与“第二次冲击”。针对R方的最新行径，C方坚持以“融不进来就滚”为指导思想，将ChonglangTV发展、壮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关人士表示，ChonglangTV与China_IRL的关系很可能成为“第三次冲击”的导火索。

路透批社记者Commercial-Radish-54，2021年3月23日北京时间凌晨3：25为您报道。

u/Competitive_Drop_209

在肉翻的路上坚持不住的时候就来看看吧

u/Competitive_Drop_209

你可以一天上九节课做完所有的作业,你可以一天整理数学书的一个章节,你可以早起十分钟晚睡十分钟记几个单词和数学公式,你可以用玩手机的时间弄懂一道数学题,用看杂志的时间看完一篇英语阅读,你可以把K歌看电影聚会打游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技能上,总有人比你努力,可怕的是比你牛的人比你还努力。
中国有1070万人移民了，其中大部分人走的是投资移民，剩下的大部分人中走的是技术移民，还有很多人去的不是你心目中的国家，你的对手只剩你自己。
不管你有再多的兴趣爱好　　再多的社会关系 再深的对努力学习的厌恶之感 在习畜生倒车的某一个时间点 你都会明白 肉翻的重要性高过所有 你要无欲则刚 你要学会孤独你要把自己逼出最大的潜能，没有人会你的未来买单，要么拼一把肉翻成功要么被疯狂宇宙彻底吞噬。
是的，六点起床很难，在结束一天的工作或是课程后还要再学习几个小时的语言是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枯燥的专业知识很难，但是总有些人，为了肉翻，70天背完几万个英语单词，总有些人，为了

肉翻，争取到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后拼了命地学习，总有些人，为了肉翻，大清早就爬起来在小区里练习法语发音，他们可以做到，你也可以!
眼睁睁地看着防火墙一天天变高的你真的不感到压抑与绝望吗？被战狼粉红狂潮吞没的你真的不感到恐惧吗？看着赵家人的后代们在自由世界撒野的你真的不感到怨恨吗？拼搏吧！把所有的怨恨和嫉妒转化为自己的动力！如果你想前往你梦中的国家！如果你想逃离变态的996和高昂的房价，如果你想逃离这邪恶的防火墙，如果你想获得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就拼命学习吧！奋斗吧！逃离吧！
你想不想十年后甚至更久后，当爱赵二次元小粉红因为他们的纸片人老婆被铁拳干烂而哀嚎时，你却可以在自由世界毫无阻碍地享用着各种文化产品，当昔日的小粪红因为996而身心憔悴时，你却能在自由世界做着更轻松的工作还拿着更高的工资，当爱赵小粪红被铁拳堵住嘴巴时，你却能在自由世界畅所欲言地表达你的政见。 当小粉红在医院里求爷爷告奶奶全额报销他们爹妈的医保时；当小粉红一边骂着房价一边还着六十年的公积金贷款时；当高傲的铁饭碗们埋怨三险一金扣的太多、隔壁站长全凭关系时；当小粉红去政府办个证像是犹太人登记家产调查祖宗时；当小粉红为了今生无休的政治整景而哀嚎时 ，这时你会明白你的牺牲与努力都是值得的

u/Crazy_Universe7

《平影追踪》

u/Crazy_Universe7

“我走了以后，不要时时怀念我，也不要期待我回来。我走了以后，你就是我。”离人的身影渐行渐远，他的视线逐渐模糊起来。 ——梦开始的地方

2035年6月4日下午，阴霾压抑着中南海每一个人的呼吸。坐在高档木质办公桌旁的中年男人将电话猛地放下，汗珠一粒粒坠落桌上，四周坐着的几个穿着西装、军装的老领导也各自沉默不语。灰色的雨点拍打这死寂的城市的每一扇窗，发出微弱的挣扎声。

这一年，国内一个被称为TNB的神秘人士暗中崛起，组织一支反抗军割据一方，世界各国也组成盟军准备与反抗军首领接头。讨伐的大军即将临城，但恐于中共动用掌握的核武器迟迟按兵不动。而就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却在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人间蒸发一般从人们视线里消失。党内传言出现叛徒，临时担任主席位置的王沪宁将所有中共高层召集于中南海商量对策。

“嘟……嘟……”电话对面的人迟迟没有再次打来，王沪宁的手指焦急地不断敲打着桌子。
“喂……”终于，另一头传出一个男人声音。众人都抬起头来望着王沪宁。只见他面色惨白，颤抖着从口中吐出几个字：“主席……被抓走了！”

6月4日傍晚，几个党卫军手拿步枪，将习近平带往某个监狱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夕阳的余辉从狱中的铁窗照入昏暗的牢房，习近平听见铁链击打地面的声音。一个高瘦男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微弱的霞光照亮他半边沧桑的面容。习近平先是一惊，竟然是他！随后又摇了摇头，哼笑一声，当然是他，必须是这个人才行！这段时间，他居然一直在监狱里运筹帷幄！难怪抓不到他。

那被囚者首先带着笑容开口道：“好久不见了，总书记。”习近平不语，愤恨地瞄了几眼身边的几个叛徒，又恶狠狠转头盯着牢房内的人，牙缝间挤出几个字：“编程随想！”那人又哈哈笑起来，说道：“可以啊，还能记得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记得当年你平哥的英姿？”“等老子援军到了，你们这帮狗日的都得死！”

编程随想的脸随即阴沉下来：“把东西拿来！”一个士兵立刻从边上拿来一个黑色手提包。

当接到线人情报的王沪宁带着精锐部队来到监狱时已是深夜，他们发现了监狱外大片警卫的尸体，楼道里的一副脚镣，和监狱深处浑身是血、中枪昏迷的习近平。

几日后的一个下午，党卫军通过线人内部情报找到了反抗军领袖TNB，即曾经被捕的编程随想。当士兵的枪口对准他时，他仍然保持着豁达的微笑和英勇无畏的神态。中央因此松了一口气，扫清了叛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与盟军的一战。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是反叛分子领袖终于落网，以及军队中央即将动用核武器打击盟军的好消息。

多年后美国的一个医院里，在某个清晨，当温暖的阳光抚在习近平的脸上，他想起多年前在梁家河的日子。那时候，也是这般明媚的阳光，那时他还很年少，意气风发。只是那段美好回忆曾消逝在风中。他拿起遥控器关闭了正在播放的电视机。他听见公园里一个老人正在给孩童讲起曾经的那次战争。

那一天，盟军正式登陆，各地反抗军并起。正当中共军队准备使用核武器时，被宣告死亡的反抗军神秘人物TNB却突然再次出现，其掌控了整个军队的系统，使共军指挥乱作一团。失去了中央的指挥和增援，各地纷纷自行与盟军谈和，不出多久中国各省悉数解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秘密仓皇逃跑。于是，新的共和政府在那片土地上成立，人们终于真正建立了众治的联邦共和国。

习近平感受着吹入病房的暖风，又缓缓闭上眼睛。然后他站起身走向一旁的镜子，里面只照出一个瘦削白发人老态龙钟的样貌。他还是嘿嘿笑道：“老是老了，现在瘦下来，还留有当年的英姿啊！”两行浑浊老泪从眼角滑落，习近平望着镜子里那人：“平哥！”但他的内心却没有再响起那个导师般的声音。

小时候的习近平一直生活在孤独里，没有人愿意和反党分子的儿子一起玩，他曾经只能整日躺在草坪上望着天发呆。直到有一天，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对他了如指掌的“平哥”出现了，习近平很快便和这个兄弟般的存在熟络起来。平哥的头脑很灵活，总是能帮助他渡过各种难关。后来，在平哥的帮助下，他战胜各种政敌，一步步走上总书记的位置。

平哥说，他的存在是一个秘密，不能告诉别人。平哥总说，要故作傻态，让人鄙视你并尝试控制你，却被你当作棋子。平哥又说，总有一天自己会离开，到时候习近平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平哥还说，自己为习近平留了一个人，等到某个重要的日子会联系他的。

平哥果然走了，在一个沉默的夜里消失在路灯下，他只留下一句话：“我恨这个体制，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走了以后，不要时时怀念我，也不要期待我回来。我走了以后，你就是我。”习近平没有挽留平哥，因为他知道，平哥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平哥的心其实一直还留在梁家河。

但每当习近平在台上时，没有了平哥的帮助，他不过是个笑话罢了。他的梗开始流传起来：通商宽衣，撒胡椒面儿，萨格尔王…… 慢慢地，他对平哥的记忆模糊了起来，自己也开始在总书记的位置上无意间加起速。如今看来，这一切也都在平哥的计划之中。

平哥秘密培养了编程随想和习近平身边的亲信，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狱中的编程随想联系到习近平，告知其自己就是平哥说的那个人，并通过某种手段刺激习近平的大脑令其回想起过去的伤痛，也让平哥的人格短暂回归，令其成功完成计划的最后一步。

公园里又传来孩童的嬉笑声，老人关心的吆喝声，鸟雀的吱喳声。习近平又走向床边的黑色手提包，将里面的电脑拿出来，按下开关。上面的用户名赫然是TNB。他的思绪又回到当年，看梁家河的山，梁家河的水，梁家河的狗、面包和沼气池，以及自己的父亲习仲勋。他又看向窗外，新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人们懂得了相互尊重，不再互害，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用害怕受到集权的迫害。“平哥，或许这就是你的愿望吧？或许这就是我的愿望吧。” 完

u/crazyuniverse_198964

鉴于最近许多人对支性的定义有模糊化广泛化的趋势，有的人把人类一般劣根性当成支，有人仅仅因为被骂了几句就把对面当成支，有的人把谈论支性当成支，有的人甚至把左左右右当成支。

u/crazyuniverse_198964

在这里，支弟认为，上述情况还是缺乏对支性本身的认识和讨论的表现。支性不同于人类劣根性，虽然它跟人类劣根性有相似之处（共性），因为支性也来源于人性。但是支性有独特于其它人类品性的一面（异性），这正是它危险而有害的原因。因此支弟在这里列出支弟在长期观察和思考过程解构出的支性的七个独特方面，希望能让大家对支性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知。支弟不才，权当抛砖引玉了。

⑴大一统思想

支中支的思想。最初是中国君王宣布对其领地绝对权力的工具，如今演化为对中国少数民族，香港人和台湾人的思想压迫。大一统思想来源于秦王统六合（跟现在的支那没什么关系就是了），穿插在支人从小学到走进社会各阶段的教育中，终极毒草，据支弟的观察，很多支那做题家，平时很正常岁月静好，但只要一和他谈到香港台湾问题就立刻发病（为了你的人身安全，支弟不建议这么做），因此我称之为支性中首先要去除的部分。

⑵儒家家国主义和父权至上思维

“你美国爹疫情八千万亿啦”，“你日本爹又排核污水啦”，“对对对，俄爹教训的是”，支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替自己和别人认爹？根源就是儒家的父权至上在作祟。父亲是家庭中的一家之长，因此子女要无条件尊崇父亲孝敬父亲，同理他们会把在政治上对于政治势力的支持者看作类似的情况，因为这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至于民主自由，可笑，这么虚的东西怎么可能比孝敬自己的父亲这种理由更有说服力啦，一定是神狙认外国当爹才会这么维护，兔友心想。

为什么支人总认为“先有国再有家”？因为儒学治国的根本逻辑就是用家类比国，从而在强调子女对家长所尽的孝道中 间接引申到 臣民到对皇帝尽忠，虽然实际上二者半毛钱关系没有。还记得兔畜经常喜欢用“XX孝子”骂神友吗？国家也成为了被孝的对象，兔畜潜意识里中国和父亲形象的底层联系在这里已经显现出来了。

董仲舒很聪明的看到了儒家的核心，因此立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而祸害了支那几千年，几度被废除又几度被当权者捡起来。可惜对这家国主义毒草逻辑的颠覆性的批驳思路是在一千六百多年后才在西方人约翰洛克的《政府论》里被提出的 (神权至上为什么推不出君权至尊？)，可见儒学实在是非常隐蔽的祸害。

必须根除的支性，也是最隐蔽的：

⑶泛中华民族主义

为什么要加个泛字？看看东南亚大中华胶和欧美爱支病华裔就明白了。支人受自卑心理影响导致其被社会边缘化，不得不寻求虚无的民族主义，赞美所谓的“祖国的强大”。

为什么支人选择加入别国国籍却还要爱国呢，难道兔友不觉得矛盾吗？不矛盾，因为他们的最高原则就是是否信仰所谓的泛中华民族主义，国籍反而不重要了，因此其实挑拨兔友用所谓离岸爱国的说法并打不到兔友的痛点。

反对民族主义是否是逆民？学过逻辑的都明白，反对不代表支持它的对立面，没有人会认为反法西斯主义是逆向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同理。

⑷中国近代史伤痕PTSD

大陆裔小黄人自卑与玻璃心的根本原因。

支那学校，社会，甚至家庭教育中有意识对近代史民族伤痕的传承，导致人人有华辱。无需多言，大家基本上都接受了二十几年的熏陶。

⑸集体主义与宏大叙事

集体主义的星辰大海掀翻个人主义的小池塘。

支那人不分阶层好大喜功喜欢大谈国事，大谈宏观角度的底层原因。苏粉，P社玩家，兔畜也差不多是这种人。宏大叙事的底层逻辑是对权力欲的满足。 支那盛行的”先有国才有家“这种说法也隐含了集体主义的象征也就是国，剥夺个人主义的象征也就是家的话语权的过程。支弟认为，实际上家

的概念是高于国的，而且家庭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先于国家概念出现的，没有先有墙后有砖的道理。
⑹内卷精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内卷精神：野种拱白菜。还不是你自己不努力?
支人道德沦丧，丧失同理心的根本原因，支人贪婪喜欢沾民主国家便宜，到处污染别国环境的间接原因。个人话语在集体主义，社会压力和道德沦丧三重影响下的异化和扭曲，这种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小市侩精神到了自由世界被透明的展现。
⑺ 威权依赖性人格，驭民五术的诅咒 房事龙：中国人是要管的，中国人不管不行。“我们中国太发达啦，民主是什么，民主能吃饱饭吗？”；“民主颜色革命会搞乱中国！公知在网上说中国的坏话也会颠覆中国！”诸如此类的发言，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最大的优点就是”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老百姓能过安稳的日子，不像西方天天枪战“。
驭民五术的思路就是把人的欲望限制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上，从而压制对更高级欲望的追求，并试图让人们相信满足第一层就够了。久而久之就造成，人们在心理上依赖于强权，甚至思考也会代入强权去思考。
有些脱离支那环境很久的人也相信，分权是脆弱的，对抗极权中共就要依赖集权，这其实是很不健康的想法。某国能在几次历史节点做出正确决策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世界灯塔，靠的就是它对于民主和三权分立的道路自信，因为挫折否定道路是自乱阵脚的行为。
摆脱威权依赖，权力拿得起放得下，像华盛顿，才能成为伟大。反观，某腊肉权力瘾大的皮包，认为中国没了他的领导就不转了，退休了还天天炒作。中国变成今天的威权国家不得不说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驭民五术的诅咒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了。

u/CrazyuniversePooh

小說《2077前傳之看門蟻》

u/CrazyuniversePooh

(P.S.這部是 《2077時光機》 的前傳)
2066年，你從睡夢中驚醒，聽見孩子的哭鬧聲，看上去比你早醒的你的妻子與你面面相覷，二十年老夫妻之間瀰漫著一股不言說的尷尬。
你懂，你全都懂。半夜三更，孩子餓了，不知現在正在哭鬧的是老大老二老三，又或者三者皆是呢，得有個人去餵飽他們，但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國家實行糧票配給制已經好些年了，離你放票還有整整一個月。現在餵飽了孩子，明兒早上就換你們夫妻倆挨餓了，該怎麼辦?
就在你苦惱之際，你聽見老伴發出一聲長長嘆息
”老公，我去吧。你睡飽一點，明天加班月底多帶點票子回來。”
語罷，你妻子從保險箱裡寶貴地取出黑乎乎一塊蛋白質磚(你聽說過關於這些”黑磚”的傳聞，有人說是用昆蟲批量養殖做成的，但你不怎麼信得過這些坊間傳聞。)用熱水泡軟，然後便晃幽幽地捧著餵孩子去了。你看著老伴瘦的好像竹竿似的身體，孩子們的哭聲依舊沒有停下……
一陣急促的機械提示音傳來，你的思維被拉回現實當中，你知道這聲音意味著”午餐時間”到了，於是你趕忙從義手底部抽出導管——說是義手其實也不太準確，因為現在你全身上下沒有一個部分不是義體——你瞪著液態鈾燃料確實地順著導管流入你的身體當中，方才鬆了一口氣，說這是”午餐”更加不準確，但那怕一次也好，你絕不想體驗機械義體失去動力的感覺。
聽人說，那就好像意識清醒的情況下，被迫觀看自己自己身體漸漸腐爛一樣。
雖然你的身體根本沒有這種功能，但你還是反射性地打了個寒顫，
現在是西元2077年，距離你為了幾張糧票自願接受改造手術正好整整11年。
你低頭用多功能辨識器看了看自己的下半身，那裡除了空氣外什麼也沒有。現在的你，身體是印有”華為人工機械智能部門”網站2維碼的大型金屬構造物，下半身裝的是反重力懸浮系統，後背則是3D全息式大屏幕，那怕你失去動力也可以24小時不間斷輪播廣告。
你的正式代號是”HW114514”，工作是看”華為旗艦店時光部門”的大門。

你看了一眼時間，距離下班還有整整20小時。”其實這工作也不算太差”你心想。作為一名機械改造人，你不太會餓，也感覺不到累，雖然精神上會疲勞，但只要定時補給燃料就可以永遠工作下去。
你遙想獲得這份工作最嗆的一年還是前年，2076年，” 第二十九屆反地球聯邦大遊行”，前屆大遊行由於人數不足，你的上級被領導狠狠批了一頓，部門預算也被大砍。於是那年連你這種不上不下的半調子改造人也被調去湊數，期間你沒能補夠燃料被淹沒在拿U型鎖的人群中，差點沒能活著回來。
這份工作是不怎地，你心想。但接著你又想到了，家裡嗷嗷待哺的三個孩子以及老婆，他們不用被強制無害化，還啃得起蛋白質磚，日子也還算過得去。
這種世道，是該知足了。
迎面走來的肥胖青年再次把你的思緒拉回現實，你按照程序將青年領到櫃台，知道他是衝著時光機來後，你開始著手處理程序(儘管名義上你只是個看門的，但實際上大多時候你也得負責這種接待工作。)
“幾年?去哪裡?”
“1918年，北京。去看魯迅!”
你見青年露出天真的笑容，又瞄了一眼他遞給你的信用憑證，上頭記載的信用點約莫是你一整年的薪資，對青年來說可能是筆大數字了，但絕對不足以支付穿越所需的費用。
另外，普通人或許不知道，但其實祖國吹的神乎其神的所謂的國產時光機，根本只是偷竊外國技術的瓦房店產物，能穿越回3天前而不把人弄爆炸就該謝天謝地了，更別提穿越回159年前的北京了。
不過……你又看了看華為AI剛剛給你置頂的訊息，上面用醒目紅字寫道這名青年是特記人物，由於他在時空連續體中的特殊性，他十分適合在時光部門中擔任某種特別的職位，倘若能招攬他的話……
儘管這對你沒有半點好處，但你看了眼本月的業績排行榜，只差一點微小的個位數字就能勝過你的同僚了。
而這意味著本月，你能多獲得幾張華為公司內部通用的折價卷。
對他人來說只是幾張微不足道的票子，對你來說，卻是整個世界。
就像看見了餅乾屑的螞蟻。
於是你把你身後的螞蟻踹下了蟻獅洞。

小說《2077時光機》

u/CrazyuniversePooh

1918年北京，魯迅正在為他即將發表的首篇小說該以什麼標題命名發愁。突然一陣閃光，片刻之後一名身材肥碩的大漢佇立在他面前，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只聽得一聲淒凌的殺豬吼:
”周樹人，你這個狗罕見!”
外加一記清脆的耳光，接著又是一陣炫目閃光。魯迅摸著自己辣疼疼的右臉左晃又看，哪還有什麼摳腳大漢的身影，只有地板上孤零零地落著一隻破爛的球鞋——還是Nike的牌子。
2077年，你從時光機的後門走出來。你看了一眼自己又紅又腫的右手掌，上面還留有一點與魯迅臉頰親密接觸過後的餘溫。”好樣的，終於教訓了這禍害祖國的狗罕見”你心想，在這時空穿梭科技發達的2077年，只要願意付出價值不斐的信用點，人人都可以回到過去做點什麼。因此當你得知通往1918的時空節點開放的當下，你毅然決然地決定買下這次寶貴的機會，那怕代價是你花費整整十年辛苦攢下的信用點。(其實你更想要的是回到能夠打蔡英文的那一年，但可惜那個時空節點太過熱門，預訂人數排到天邊，有錢也買不到。)
你離開華為旗艦店時光部門，一跛一跛地穿過正門，門口的AI機器人自動發出提示音，提醒你你的信用點即將見底。走出正門，你驚覺左腳不太自在，原來是你珍藏已久的Nike簽名鞋的其中一隻不翼而飛了，八成是落在1918年的魯迅宅子裡吧。按照《世界時空管理法》的規定，這種會嚴重破壞時空連續性的行為應該被嚴格禁止，不過祖國開發的時光機，那當然用的是百分百的純國產技術，想怎麼搞就怎麼搞，用不著被這些個境外勢力頤使氣指般教師爺地說教。祖國這麼流氓真好，活在2077真好，你滿足地想道。
還沒等你滿足完，突然人群中竄出一個看似十分眼熟的大漢，一下把你給撞地七暈八素過去，還沒等你站直，那大漢已經咻地消失在街道彼端了。你上下摸了摸口袋，驚覺用來存放你身上僅剩的那

點信用點的憑證也不翼而飛了。華為門口負責站崗的反重力懸浮機器人漂到你身邊(你依稀記得幾年前這些警衛仍是真人，不知何時被替換成了機器。)
”那是未來的你。”你原以為它會給你點什麼有用的幫助，然而他一開口卻是令你大為震撼
”他因為身上的信用點不夠，所以穿越到這個時代找你借了一些。”
聽罷你大為憤怒，他娘的!難怪那傢伙看上去這麼眼熟，原來是未來的我啊!按照《世界時空管理法》的規定……
你原本打算默默在心裡把自己的祖宗十八代給問候個遍，但方才被搶走的已經是你唯一的信用點了，你聽說過那些沒有信用憑證的人在社會上是怎樣被評價的，更可怕的是，你曾耳聞過那些抱怨過自己生活困難、信用點即將耗盡的人是怎麼在短時間內神秘消失的…….你不禁打起了寒顫，以前你並不把這些傳聞當回事，此刻心裡卻是真的怕極了。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地經過，但沒有一個人停下步伐來關心你，彷彿這是司空見慣的事一樣。除了那個看門的機器人。
”我有個工作很適合你這種人。”它說。
你被機器人領著重新進了時光部門，但與上次進來時的心情相反，這次你的心中只有疑惑與恐懼。機器人領你到了時光機器面前，你見他在操作面板上做了些什麼，接著時光機的正門敞開，沒有你熟悉的吵的要死的機器運作聲與瞎眼光效。
“我們這是要去哪裡?”
你向機器人投去疑問的視線，後者沒有回答，似笑非笑地推著你進門。門後是個與時光部門科技感大相逕庭的世界——一個古色古香的老宅子，房間看上去有些年代了，但並不破舊。最重要的是，你總覺得這裡看上去十分眼熟，而房間角落更躺著一個讓你覺得更眼熟的物品。
機器人沒有理會你的困惑，開始對你進行了打理:先是讓你服下某種藥丸，接著又拿出剪刀對你的頭髮與鬍子修修剪剪，最後不知從哪掏出一套唐裝讓你穿上。
“你已經準備好了。”你與機器人給的鏡子當中的自己對望，卻覺得此人又陌生又熟悉，就好像最近在哪裡看過這張臉……對了，這人不就是早上被你呼過巴掌的那人嗎!他娘的我怎麼成魯迅了!?你驚覺事情不太對勁，大聲質問準備離開的機器人。
“這時光機到底……!?”
機器人發出一陣令你心寒的笑聲，你都不知道他們原來能發出這麼有人味的聲音。
“你真以為，就憑你那點信用點，真的夠你穿越回1918年嗎?”
語罷，機器人把你獨留在房間內。你頓時感到全身無力，視野裡的一切都在天旋地轉，除了那你一進房間就注意到的破破爛爛的某物。你緩緩走了過去，戰兢兢地把那東西撿了起來。
是一隻Nike簽名鞋，只有左腳部分。
然後你聽到了機器運轉聲，以及熟悉的殺豬叫。
”周樹人，你這個狗罕見!”

u/CreativeInstance7200

看sub有鼠人发自己的鼠人文学，我这个职高鼠，也来分享下支国下的职高真实。

u/CreativeInstance7200

喝口胶，戴上耳机开写，语言可能比较混乱，我尽量把时间线写清楚。
小学跟着父母来了深圳，整个小学都在深圳龙岗读的私立，身边的同学大部分都跟我一样，但是大多数条件都比我好，我还在每天吃碳水喝碳酸饮料的时候，他们都吃嗯肉嗯奶，所以我一直是最矮最胖的那个，天天被班上的高个子霸凌，有天绷不住了和人干了一架，回到家哭着想要父母安慰下自己，结果不但没有被安慰到，还被嘲讽是个饭桶这么肥，打个架都打不过，真的是鼠中鼠了。
我妈那段时间也爱打牌，不管我，加上我为了逃避现实，就开始和别的“坏孩子”一起混黑网吧打冰封王座了，因为个子矮，一米二以下在深圳是免票的，所以我只要放假就会搭着公交车，到处跑，回到家基本都免不了一顿毒打，每次都是一根衣架，打到烂为止，还好支哪的日用品质量不好，只是淤青，不然估计早在小学我就remake了。
小学毕业后，在深圳继续读初中的话经济压力太大了活不下去，我就被送回老家了，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成了乡镇初中的留守儿童，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了城乡差距有多大，小县城只有小巴

士，每一趟都挤满了人，村子里水泥路都没有，寄宿制，一个星期回一趟家，走路要走一个小时，没有人说普通话，全说的方言，每个星期的生活费五元人民币，我奶奶只给这么多，能买五包好点的辣条，学校吃的是豆腐皮，地瓜，土豆这种碳水，我在深圳好歹还能喝优酸乳，这样的经历持续了两学年，因为这种饮食结构，我在最需要发育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到现在也只有165，矮是我的标签，也让我无比自卑。
初三好了点，因为我发现我奶奶钱藏哪了，我就开始每个星期偷一百，吃上了一直想吃的牛肉粉了，也开始翻围墙去黑网吧包夜，正好赶上了101大火，成了一只撸狗， 整个初三也荒废了学习，没考上高中，去读了职高。
下面开始细说职高的经历，是最魔幻的。 职高，考不上高中的都来读，分两大部，高考部和技能部，技能部两学年，高考部三学年，参加对口高考。 我因为爱打游戏，就靠着这个爱好，报了计算机的高考部。 除了5%因为教育资源不公平没考上高中的少数做题家认真学习以外，其余的95%都是上课睡觉玩手机，下课打闹谈恋爱的好裤裆，我班上有一对情侣，刚开学就谈朋友，谈上了，每个周末都去小旅馆开房，走在学校，随便抬头望一眼，都能找到脖子上有草莓的，不管男女都有；而这些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能在网吧通宵lol，看a片导管子，没事看看斗奶tv，机缘巧合点进了一个叫做电竞李伯清的直播间，听他吹牛，学习劳改怎么打野，我也上了十一区（暗影岛）钻二，想着不读书去当时的七煌青训营打职业，我妈也知道了我休学的打算，直接以死相逼，没办法，我太孝了只能乖乖听话，继续在学校混日子。
忘记了是哪一天，我跟往常一样，挂着李伯清的直播间在网吧通宵101，听他说到了一个叫知乎的app，说是一个很火的问答网站，好奇心驱使着我打开了这个网站，开始刷上面各种问题，看各种大牛的回答，我什么都看不懂，只觉得他们好厉害，于是我注册了账号，把他们都关注了起来，那个时候我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他们厉害，过得好潇洒自在，可能是内心深处对他们生活的向往，想要窥视他们的生活，我开始每日每夜的刷知乎，偶然间刷到了怎么改变命运之类的话题，也刷到了计算机相关的问题，关注到了一个id叫做vczh的汉奸大v，轮子哥。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他把所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我发现我也是计算机专业，虽然是职高，但是我也有机会通过对口高考考上大学，幻想着自己过上和他一样的生活。 就是这种看起来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在高二下册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大学。
高中最后的一年半，是我这辈子活的最累的一段日子，6-10-7日复一日的做题，背题，高考出分知道成绩那一天那种人生出现转机的感动，直接让我哭麻了，我以为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机，我能住大豪斯吃烤肉了，但是步入大学后，我直接就麻了，我才知道，因为我对口高考的原因，我的数学水平实际就普高高一的水平，课程完全跟不上，我开始迷惘，加上宿舍就我一个鼠，有省会的，有上海的，他们穿aj三叶草，我穿着鸿星尔克，活动没有任何交集，他们用steam打dota2，csgo，我只能101，他们讨论各种二次元番剧，我听都没听过。学习上，生活上，我被全方面的吊打，我开始颓废，只打游戏，开始旷课，被辅导员约谈，直到毕业我都什么都没学会，也没拿到学位证，只有一张结业证。
哈哈，我开始明白作为鼠鼠在支哪再怎么努力卷，都没用，有人比你更能卷，有人条件比你好，有人关系比你好，有人素质底线比你低，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和他们比除了普世价值观促生的汉奸基因外，我没有一点优势，真的好难。只好放弃和他们斗了，现在在家每天就一边当苦力存钱，一遍学习英语和补考拿学位证。
写点职高烂裤裆的那些事情吧。 职高一般都是设在县城周边上，生源包含县城的各个乡镇，因为学业轻松，空余时间多，管的也不严，大多数人一个月才回家取一次生活费。除开30%特别偏远的乡镇上守旧且不爱打扮的和一些家风严格且自爱的女生，剩下的70%基本都是铁裤裆好女孩，铁处女，不能再铁的那种。 那些爱化妆且家里条件还可以比较叛逆的，那真是九世处女，男友一个月一换，玩多人的也不再少数，打胎的我们班上就有，平均下来每个班20个女生能有两个打过胎。 至于我自己，虽然矮只有165，因为没少冲浪，pua和穿搭多少偷了点，性格也不自闭，不怕和母狗说话，高三毕业之后联系过一个相貌一直可以高中就想透好裤裆（家里条件很嗯，打扮偏韩式ins风，D罩杯超级软的莱莱）到她家里才知道她是九世处女，不过还是输给了自己透了一火，事后发现有批毒（真菌型阴道炎）而且我还没戴套，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再也没敢联系过这种好裤裆，真沾点狗都不透了，只找固定的，且安全措施一定做好。

u/Crispr7

不要再骂河南人了，最终是河南人拯救了支那

u/Crispr7

我是从未来来的，简单跟你们说一下情况。2050年阿支成功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13亿贱民被驱逐到了庞大的地下黑暗世界，进行无休止的血汗劳动，为地面上的少数赵家人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邢平抛弃了肉体，成为了缸中之脑，通过华为研发的每个支人出生时就要安装的芯片直接控制所有支那人。天堂和地狱就通过一枚小小的井盖相连，邢平发布最高指令要求每个赵家人都不得接近井盖，以掩盖这可怕的奴役真相，并声称他们所有的食物都由那位伟大的富平神主恩赐。但是有一位来自河南的赵家人，他来自灵魂深处血脉相传的渴望突破了邢平的意识封锁，毅然决然地掀开了那潘多拉的魔盖，将罪恶公布于世，拯救了那13亿可怜的支那贱民

u/CupofSpaidersBlood

《买年货》原创

u/CupofSpaidersBlood

像我这样的人，也会如此期待新的一年的到来，真是不可思议。毕竟种种迹象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正朝着前所未有的方向太踏步迈进着。 翻了翻仓库，剩下的东西还真不少，有一柄锈迹斑斑的小斧子，平时是拿来凿锈死的仓库门用的，今天下午我带着斧头到仓库开门的功夫，经过的楼下邻居略带惊恐地瞅着我，好像我是什么凶神恶煞似的，看来我得亲自登门解释一下了，邻里之间不该存在误会与隔阂，但鉴于他们都有点怕我，或许我应该主动有所表示。我瞧着这柄小斧子，心里头盘算着，该怎么让楼下那个顽固的耳鸣患者真正认识到是他的耳朵有问题呢？他打市长热线举报我家有噪音的时候我人还在外面出差呢。我不想让他难堪，他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更别说他还是我的邻居，假使我遭遇不幸，他们也会痛哭流涕吧！ 我决定让他自己看看自己的耳朵，这样他不就明白了？我于是在手机记事本里记下来，剪刀，镊子，止血剂，绷带，说起来我过去真是个冷漠的畜生，从来没有这样设身处地的为邻居着想过，但是想到过去我们的国家也是从如此冷漠不近人情变成了今天的模样，我也下定决心要做出一些改变，

仓库里冷得一塌糊涂，我敲字的手指几乎要被冻得没有知觉，瑞雪兆丰年，这么说来，明年春天的图景已经不是我大脑所能想象，可这时我却不得不担忧起隔壁楼那条被关在外面的牧羊犬，一想到这个事，我就焦虑了起来，斧子在手里转了又转，它那农村主人为了不让它脏了新搬的楼房，用铁笼子关在室外，我过去极其痛恨这些农民逼，在心中恶毒地咒骂这种养狗却不善待的贱种，但今年，我决定放下心中的戾气，或许宇宙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因果，并不是任何人的责任，如果这条可怜的小狗活不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就要冻死，我也是必然不能接受的，我这样想着，内心平静如镜，我决定去跟它的主人谈判一下，争取把它买下来，可我转念一想，或许他的主人会突然毫无征兆地把狗送给我呢？或许我的诚意打动了他，他会无条件地把狗给我？或许我不该把他们都揣测成那种畜生，他们只是疏忽了对狗的关照而已，或许由于我们聊的那么投机，我临走时候还会从他家多拿一大袋肉，用来回头拿来喂给这只可怜的狗呢？？不知怎的我开始相信事情注定会这样发展，可能因为我近几年来目睹了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奇迹的缘故吧。那我要咋处理那些肉呢？我瞧了瞧斧子，我没有处理完整的生肉的经验，这柄斧子八成还是太小，要把骨头连带一起剁碎的话，血不免溅的到处都是，我可不能把农民邻居千方百计维持的干净新客厅给搞脏了，也不能弄的自己一身血，到时候邻居们又要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我于是在记事本里记到：塑料布（能够躺一个人在上面的大小）大斧，牛骨刀，黑色大塑料袋，绳子（粗一点，固定用）。 今天就先买这些吧！

u/Curr3Nick

再转生故事会，简单分享一下身边认识的支那人

u/Curr3Nick

首先再次感谢家人们，在之前post里对我的支持。我的上个号又被举报到直接永封。鉴于post内家人的亲切提醒，以下所有滞纳这两个字被我替换成秦冲，毕竟你大秦的子民不是冲这个就是冲那个，秦冲挺合适的，还和某经典侮辱词汇同音。
上一个账号Curr2Nick收到的站内永封通知“Permanently Banned for Promoting Hate”紧接着就是四条家人们的祝福"Your submission has been given the Silver Award!"。这些站内信充分地说明了本纪实文学不仅是找准了满足了家人们鉴赏滞纳逼的基本需求，同时也确实是找准了晶哥和粉蜘蛛们的乙状结肠(如果它们没有我可以用它下辈子的妈逼移植一段)。
BTW, 对于小粉红，as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现在是桂枝的春节时分，请放下你的手机，尽量收起你面对我无能狂怒狰狞的面孔，毕竟这会直接导致你的父母很担心你是不是上网上魔怔了。新春佳节，多陪一陪你的家人，百善孝为先。多想想你的父母（假定你父母双全）；你的父母在单位被关系户骑脸，被上司直球羞辱，忍辱负重到月末领一点微薄的，被扣除难以兑现的五险一金的，没有加班费的工资。回四十年房贷70平小窝的路上被拆迁户的宝马x1不打灯加塞，连喇叭都不敢按怕起冲突。回到楼下的菜市场，发现猪肉和大葱又涨价了，但是为了你能吃的好还是咬牙得买。最后做饭的时候炒点泔水菜高碳水大餐，自己还不敢吃肉要把肉全留给你。我相信这是很多泥国小粉红父母的拳拳爱心。
结果你回报家人的是什么呢，是被惨白屏幕照射下一张无能狂怒到狰狞的脸；是因为免费vpn太慢忍不住焦躁抖腿的一个猥琐小黄人；是面对父母的好心劝告勃然大怒赌气回窝的你。是的，你确实举报成功了，但不同于桂枝，墙外注册账号非常方便，I can do this all day. 我在墙外享受几百m上下行等宽高速网络。但是你的梯子却不太稳定。
简单用你能听得懂的，不那么wordy的话给你总结一下：我随便卷土重来，而你只能被动出招，秦冲粉红，你这一切值得吗。
finally,对于晶哥，as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回家操自己吧，臭傻逼。
part1
随便写点，先介绍一下基本情况，人在欧洲，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不少秦冲人，大部分都是红蜘蛛。今天来分享一个凤凰男村蜘逼的小故事。
一开始认识这个村逼是在公寓reception，当时他一个人拖着两个翻毛的布行李箱，一边有道字典查词一边涨红着脸和reception staff交流。那天天很冷，但是他的发型是劳改犯一样的极短毛寸，导致他头一直被冻得微微摇晃，同时他脸上带的塑料眼镜腿也在同步摇摆。这些元素的叠加导致他的头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减震没做好的老款av棒。
至于衣服方面，他上身穿着不太合身的拼多多爆款仿英式深蓝色大衣，显得肩膀大的能停我美的鱼鹰直升机，袖子长的如同手炮，看起来像两个拼多多免费送电动自慰器；下摆耷拉着几乎快到膝盖，应该能完美遮住村蜘逼金针菇的小小勃起；大衣里面是一件白色鸡心领短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领口居然能看到他如同阴毛一样弯曲而又细长的胸毛；
村蜘逼下身穿着一件很皱巴，并且裤腿长的堆到鞋面上的黑色条纹西裤；脚上穿着一双红鞋面绿鞋底并且沾了一点泥的耐克篮球鞋。整体搭配就像是来自科大讯飞的人工智障出了bug一样，可以称得上是秦冲乱炖风，算得上一种满脸喷粪的特殊艺术感。
鉴于本小黄人还没被秦冲酱缸染色太多，多少沾了点傻逼圣母。便过去帮了他办了一下入住手续。然后就和他这么熟悉上了，现在想想，我就应该像其他小黄人那样，看到这种滞纳人，理都不理。果然粪缸文化得学习一哈的。圣母不可取啊不可取，起码对滞纳人不能圣母。

之后，小🕷找爸爸的故事就开始了，出门不管干点什么都要拉着我一起去，美其名曰“这里太乱，黑人太多，都是深色皮肤人种，一看就不行” 给爷笑嘻了，这里走路上的黑人随便拉来一个都是phd起步，去你们村里路过撒个尿，贵村村长都恨不得跪地上把自己的女儿送过去用嘴接境外高技术人才的尿，让你妈给洋大人用舌头做肛门深度清洁；而且这里当年屁事没有的时候，你家乡黑皮所长都还在路上随机抓小学生来操呢，这🕷真是太典型了。不过我也习惯了，就呵呵两声当没听见就完事了。
某天村逼🕷蜘蛛非要让我陪他去医学院附近转转，出于傻逼圣母发作的原因，我又带他去了；结果在医学院转悠的一路上🕷一直在扯着胶东口音的大嗓门嚷嚷“我要找个医学院的中国女生，她们又

有钱，又单纯，和学金融的女生不一样；你知道吗，学医的可有钱了，一年要花好几百万美元呢，俺找媳妇就要找这样的” 。路边的洋大人看他就像看傻逼一样的，这逼恶心的我差点没背过气去。顺便，后来了解了一下他来这里读管理之前的工作经历；他在某个地区小银行干了五年，辛辛苦苦工作从不参加酒局。攒够钱来这边上学，留学目的是想要找个有钱的医学院女孩子回村结婚。

先不说这🕷长得这奇行种模样连公泰迪见了都要躲着走；就这村逼极度匮乏的，连比特币都不知道的极低的知识水平，就真的别想和普通人有正常交流了，我和他说话感觉比和我家边牧说话都费劲。其实在他讲过他在银行工作五年一点饭局都不参加我就该有点警惕了。在银行工作连桂枝酒局都玩不明白或者连同事酒局都没人愿意带的的多少有点大傻逼；可能他觉得在外面工作和家里种地一样吧，只要闷头干就行了。

part2:

顺便一提，这人电子产品只用华为，目前观察到的清单如下：掉漆的mate7保时捷版，matebook平板电脑，伊拉克橙色iphone6。关于网络生活：他只逛小红书。我目前仍然在费解高强度刷小红书为什么还是这么傻逼。不过结合他屋子里浓稠的捂出来的发酵精液味，估计该村逼可能只是对着小红书里面的高p织女撸管。

以及，他还不知道pornhub是什么东西，聚会有洋大人逗他，问他有没有看过pornhub，他立马变身猥琐秦冲小黄人，头扭到一边不敢有任何眼神接触，口中喃喃自语”nononono i dooont know it it's nnot cool“. 场上的洋大人都笑嘻了。

part3:

继续写点，就像家人们想的那样，该村支逼特别喜欢以年长（三十二老处男）的身份各种摆谱试图讲一些味特别冲的桂枝大道理。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聚会上向一位家里亲爹黄赌毒纯废物的男生激情宣讲种花家传统美德内容，大意是作为一个长者你家里情况我了解，别管你爹办了什么事，你家里你爹永远是你的顶梁柱等一系列公🕷最牛逼女人没了男人什么都不是的桂枝经典哲学。

结果：被人指着鼻子从他上辈子山顶洞人的野爹爆操到下辈子的虚空亲妈，要不是有好心的一般路人土耳其老哥护着他必被一瓶百威开瓢。

二：试图给一位南美妹子宣讲”三从四德“，”结婚就像企业合并“等桂枝传统美德，并同时狠狠怒斥了同性恋灭绝人性（妹子是双性恋）。南美妹子几欲起身逃走都被该村逼穷追不舍，最后吓得人妹子差点报警。

三、和一位天津老哥尬聊，重复了一万遍”天津不行，经济不行，养老不行，什么都不行，天津不应该是直辖市，直辖市应该是给深圳的等奇妙大脑升级内容“。天津老哥也是修养好，也就事后和我吐槽了两句。只有这次村蜘逼的亲妈总算幸免于难了一次。经典金句如下：

”天津我太熟悉了，我家里的亲戚都在那里，那里不行，天津不好，经济活力不行“

”天津地铁，哎呀太麻烦了，每次坐都要买卡，我从来不用充值卡，自己的钱得自己拿着不能充卡“

”深圳这地方行，人人都有一种互帮互助的氛围，这个地方好，啊你问我去没去过？我没去过深圳啊，但我懂，我直到那地方确实好“

先不说这奇妙的财富管理理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知道天津地铁票是绿色塑料圆币形式，不是塑料卡。而且没去过深圳你说你桂枝婊子妈呢？等到停车不知道扫码缴费被罚棺材本估计又得用胶东口音普通话叫唤深圳不行了吧。

part4:

吃饱喝足，说一件10号下午的村逼小事。

当天下午去他的flat找另外一个印度小伙拿本书。路过厨房，发现他占着厨房在用他的华为平板开小组会议。会议内容听了一下基本是印度组长小哥怒斥组里有只秦冲人装死不干活（小组一共6个人）。

他看到我路过，立马鼠眼冒光，开始向我高声控诉组里某位中国人什么都不干就瞎混，村逼控诉的语调如怨如诉；每段控告内容以”草他妈，这个傻逼不干活“开头，以”狗日的我要是见他真人我一定揍死他“作结。

村逼口吐莲花的大致内容就是组里面有个秦冲人不说话装高手，不小组讨论，不完成组长分配的任务，就嗯混，并且这周的任务就是村逼和无响应滞纳人组队写个小论文，但那个滞纳人还是什么都不干，自己没办法把他的任务也包揽了下来自己一个人把论文写完了。

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发个邮件report给组长或者老师
结果这村逼马上就两眼游离，表情萎靡，肩膀耷拉了下来，开始抖腿并且嘟囔道”咱不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不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啊，不行，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这傻逼，要是我见到他我一定.....(以下桂枝特色狠话省略)“
打破砂锅问到底，我接着问为什么不在现在的语音会议上提出来
村逼这下更萎靡了”哎呀，他们不行，说不清的，开会效率太慢，一个议题翻来覆去的说，英国人效率就是不行....(战狼式批英发言省略)“
我寻思组长是印度人，组员滞印混合，关英国人和英国政府什么事，英国人横着卡你妈批里了？我也没心思继续观察了，直接表示你这算活该多干活，我有事先走了。
我还隐约听见他在背后说”哎呀你这年轻人不懂的，这叫宽容大度，哎你不懂你不懂”
真是支了冒了我的老baby
part5:
睡前分享个🕷农逼医学院交配宣言的后续
农逼从医学院会公寓的路上突然亢奋了起来，如同被四次元精瓶主席吸了前列腺一样，开始对路过的所有亚洲脸女性进行无差别“你好，你也是xxxx公寓的嘛”袭击。皮笑肉不笑的老脸配上极速凑近的身体，我相信被搭讪的女孩子那一刹那应该是体验到了玩Five Nights at Freddy's的感觉。纷纷连话都来不及说立刻拔腿就走，她们的大脑危险信号直接拉满，生理反应级别的逃窜。农逼还嘟囔道“英国这地方不行，确实冷漠，英国不行(再次省略战狼发言)”。
回到了宿舍，我本以为这事就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农逼给我发了个消息“兄弟，我在医学院门口来回徘徊，看看有没有中国的医学生，医学生好啊，思想单纯有钱，不像学金融的女生一样....(省略凤凰男发言)”
早上九点，我起床了，看到了农逼的第二条消息“兄弟，我从医学院回来了，医学院有七个中国女生呢，真不少”
当时给我逗乐了，我就问他你怎么看出来是中国人的，脸上纹血旗了还是额头刺绣爱慕拆腻子，而且逼话少讲这么多，微信要到了吗。
好家伙，没想到我这波直接打出了暴击，就看到微信界面一直重复 对方正在输入.... 大概重复了三四分钟，才看到村支逼的回复
“兄弟，我太垃圾了，没敢要微信，那些女生我一看就是中国人，这个我懂，现在世界上就中国人最富了，外国到处都是中国人”
好家伙，都让你个村支逼赢完了，你的桂枝妈妈看到你做的妈妈的破事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part6:
顺便，村支逼医学院织女宣言的第四天，他在微信上突然让我给中国银行打电话询问办理银行卡的事情。
为什么他对我疯狂颐指气使呢？是因为他来这边没有办当地手机号，还是插的国内手机卡。但是国内手机卡在这边打不了电话。但他还是要坚持插国内手机卡，拒绝办英国手机卡，美其名曰“也不出门完全用不上手机卡，英国防疫不行啊(省略口口相传黑屁英国防疫政策以及吹捧支国抗疫一万字)”
当时我正在赶due，心情不好，我就等了十分钟告诉他没有手机号也可以办银行卡，让他快点去。
结果去了之后因为没预约被中行人员赶了出来。
然后还在微信上告诉我“中行不愧是中国最大的银行，哎哟在英国的办公楼真气派，就是工作人员凶了点，连个厕所都不让上，我还是去旁边咖啡店上的，哎哟咖啡店的味道真奇怪，外国人都不行怎么喜欢喝这种奇怪的东西”
先不论icbc和boc到底哪个才是桂枝最大银行的事情，就是这个发言就有浓厚的“皇帝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坏”的味道了，真的是支性难改。然后最冤枉的还得数附近的咖啡店，好心好意借厕所给村支逼，结果被村支逼反咬好几口，大概这就是秦冲的报恩吧。
顺便，为了写这两段我专门回溯了一下微信聊天记录，发现他用“厉害了“这个短语以及大拇指emoji频率超高，应该比他每日洗手频率更高。村支逼仿佛不用厉害了这三个字就不会说话，如同他说英语只会用cool这个形容词一样；可能这也是村支逼智商偏低的证据之一。
part7:（刚更新完原post就没了，太支了）
家人们我醒了，今天阳光不错，等下去河边散散步。
这次是微型故事：村支逼的衣装哲思

有次party村支逼一屁股坐在我旁边，如帕金森一样摇晃着一次性杯子，故作高明的给我出谜题：”哥们，你知道为什么我穿成这样吗，我这是有意为之“。
我扭头瞥了一眼，看见他如睾丸般涨红的蛛脸上嘴角笑的一颤一颤的，和饿了两天的猪见到稻糠一个表情；村蜘蛛看到我对他的支言支语有了反应，还没等到我发问，他就又把头冲着天花板开始迫不及待的揭晓自己的弱支谜底，并喃喃自语道：
”现在的人都太现实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什么都一个个的先看脸啦先看衣服啦，都太肤浅，所以我才特地穿的比较朴素低调一点，这样我就能排除那些只是盯着钱看的肤浅女人，然后收获一批只关注灵魂的真心朋友，哎，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太物质，我是老大哥不和你们计较....(省略一万字仇女仇富发言)“。
本来我想要好好钦点一下，穿的朴素不代表穿的像个刚进城的高自尊无知村逼，而且胸毛大露出一点也没有阳刚之气，只会让有阳刚之气的洋大人拳头狂暴轰入村支逼胸口；
还没等我一转辱村逼，隔壁宿舍印度小伙子直接给我拉过去玩Mario Party了，空留村支逼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对着塑料酒杯里面的金酒喃喃低语，仿佛要从杯子里召唤古神。
过了一会大家开始玩牌，打算玩21点，村支逼非要推荐大家玩保皇，还高声宣讲鲁本位优越发言，结果被所有人群嘲，瞬间变成辱鲁现场，本人内心毫无波动，并且作为精神捞翔一起高强度辱鲁。
当晚bully气氛直接拉满，真的无比欢乐。
part8:
公寓茶话会后的微型更新：村支蛛的社交活动记录
以村支逼这种长了眼都能看出来魔怔的逼样，那必然是没有人邀请去各种party。不过，as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只要脸皮厚如猪，办法总比困难多。
那么村支逼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交需求和没人叼他这一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呢?
答案就是，他每晚八点半之后会出门游荡，到各个楼层转转，一个背后灵，一个蹭吃蹭喝的秦冲背后灵，飘荡在每个楼层和建筑之间，寻找一个人多的party，然后空着手加入进去。
当然，被人指着鼻子问候家人然后被扫地出门的事情时常有之，但是村支逼不抛弃，不放弃，敢为人先，不屈人后。总有一场比较宽容的party愿意加一个两手空空的村逼；就像不爱干净的人，不会介意擦屁股的时候出现dingoberry这种情况。
问题是，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教会了所有人，这孙子是个骗吃骗喝的村逼这一事实。于是他的确是在这里混不下去了；as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识时务者为俊杰，跑就完事了。
公寓的各位因为他的胜利转进开不开心我是不知道的，恐怕也没人会记得他这种村支逼。不过我想，他的舍友应该是最开心的。
至于他的舍友为什么开心呢，我简单说两点小细节：
1、村支逼经常在别人点外卖的时候去蹭，简单来说就是点了单，不会转账付钱给别人，也不会回请别人。总是找些“银行卡没办”“下次请你”等桂枝经典推脱借口。舍友虽觉得十几英镑不是什么问题，就当喂狗了。
不过吃了别人的饭，还要“哎呀，兄弟，我懂你，但我这次不方便，下次一定兄弟“一脸装大哥的牛逼样。那就是真的欠草了，还好他的舍友都文明，不会阳刚之气打在村支逼脸上。最多也就是在学校咖啡馆喝下午茶的时候大家吐槽几句。
说实话的，我还真得向村支逼略微表达一下我的谢意，要不是聊他的事情，我也不会和他宿舍的博士们这么快就熟悉起来，没有他，我们实验间隙的下午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乐趣。
2、班门弄斧；村支逼的舍友都是博士，比较沉默但知识水平很高，起码不会像村支逼一样2021年才知道什么是比特币；至于村支逼和室友的互动，村支逼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对着博士舍友宣讲他的奇妙理论，内容基本是党赛过我亲妈妈、大哥我在社会上闯荡过你们死读书不行、读博士有什么用还不是要被我这种学管理的人管理之类。久而久之搞得整个flat走廊空荡荡，村逼占厨房。
村支逼的奇思妙想我无意讨论，毕竟这玩意污染大脑。不过有一点，恐怕是这些博士申CSC的时候，村支逼可能还在银行柜台后对账，一边担心这个月的绩效低付不起房租一边在做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这种白日梦吧。

u/delpintech

在加速之前，你要知道这条路的孤独

u/delpintech

可以说在这里的浪人们或多或少都在实践加速主义，当然也有r皇之类真正的贵物。同时，我看到了不少拿国内社交网站发言鉴定身份，是兔友还是反串。有的账号从头魔怔到尾，鉴定为真；有的露出破绽，鉴定为假。
我想说的是，如果选择了加速和献忠之路，那鉴定他人和表露自己的身份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前者而言，加速主义是一种面对改变现实的巨大无力感后所选择的自杀式袭击，实行加速主义的前提，即所有的他者都是不可信任的。看到一段魔怔发言，鉴定真或假，如果对面是真兔友，这就是浪费时间；如果是反串，除非你愿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与对方接触，同样没有必要。。
而后一种情况其实更常见。很多人在践行加速的时候，喜欢阴阳怪气，埋梗或是故意露出破绽，比如说不清理之前的发言。 这是人之常情，毕竟每个孤独的加速人都不想被当成自己反对的敌人。但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 兔友对背叛他们的人比对公知还要残酷。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把加速“破功”了，你很难做到一边故意露马脚，一边发表逼真的兔友言论。自己人看完会心一笑，路人感觉阴阳怪气，这不是加速，这是贵物神友会。只有制造沉浸式体验，彻底代入角色，才能真正获得如兔友般的杀伤力。
正常的一面留给现实，网络上当好兔友。戴上面具，站好最后一班岗。
孤独游弋于深海的潜艇，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某个时候射出核弹。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u/DontForgeUrTowel

【回忆】买鱼（新注册了一个号，准备主打浪人文学，发几篇试试水，各位资不资瓷啊？）

u/DontForgeUrTowel

天有些阴沉，我外出去买鱼。
在破漏的屋檐下，一个至多十五岁的小姑娘娴熟地用刀背拍死了一条挣扎的鲢鱼，神情冷漠地把它扔到称上。
肮水混着暗红的鳞片漫到我的脚边。
被剖开的白肚子，远看像一个筋疲力尽的假笑。
我出了神——
这些年来有多少被时代抛下的人，在居高临下的指责中，依然停留在过去。
他们无所适从地看着一切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
我从他们中来，又离他们而去。
这个世界会好吗？我想不通，我不明白——正如我不知道，一个寒门女孩拥有美貌究竟是福是祸。
但是我深知，由失落和痛苦变异成的愤懑，就隐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时刻等待着化作杀鱼刀，拍死那些骄傲的鱼，称重，刮鳞，去内脏。
……
远处雷声隆隆，要下雨了。

【严肃向】谈谈我参与的北美社区服务（非教会活动），鼓舞一下尚未脱身的浪人们——不当秩序消费者

u/DontForgeUrTowel

不知是不是错觉，感觉我的经历在中文互联网不太常见，于是主动分享一下。

从去年年初开始，我加入了一个旨在帮助无家可归者的邻里守望（neighborhood watch）。这个组织没有任何宗教或党派背景，以当地工薪阶层白人为主，我是唯一一个固定出现的少数族裔；我生活的小城市里，有三个分部。
我们在每周固定时间活动四次，每次大约两个小时，凑不齐人就临时取消。主要职责是社区巡逻，分发食物，提供御寒衣物，向警方报告潜在危险（无牌照车辆、门窗破损等等），用便携式心脏除颤器（AED）救助药物过量（OD）的人，寻找失踪人口（或是他们的遗体）。由于当地药物滥用严重，我们最重要的活动是清除扔在地上的注射器：防止上头的毒老嗨，直接拣起来，重用针头，传染疾病。当然，武汉肺炎大流行后，我们也给他们免费提供一次性口罩。
参与成员的男女比例大概四比六，看起来女性确实喜欢参加结构扁平的、人人平等的组织。
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兼职的，包括我们分部的头儿：一个曾经被家暴七年、后来幸福再婚的中年女人，在本地电话客服中心工作。
我们分部负责的居民区坐落在downtown，破败程度的确符合芝麻人的想像：垃圾遍地、四处涂鸦、道路坑坑洼洼、房子又挤又旧。
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大家互相聊聊天、开开玩笑——对于我这样一个轻度社恐的小黄人来说，着实是个挑战。
我们分发的食物，是由当地几家连锁超市无偿赠送的新鲜面包，以及成员们募集来的零食和饮料；偶尔我们也会亲手做一些PB&J（花生果酱三明治）。
有重大节日时，我们还会给他们带一些毛绒玩具当做小礼物。
参加活动的唯一物质回报，就是每次开始前我们会拍一张合影，然后发到Facebook页面上，满足了我可怜的虚荣心。
一年半以来，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人人有尊严，讲几个小细节吧：
1. 流浪汉身上基本都带着一股非常刺鼻的气味，闻起来就像潮湿天气里的脏抹布。但是他们离得再近，我们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2. 流浪汉大多很有礼貌。就算饥肠辘辘，面对一推车的食物，他们绝不会直接伸手去拿，肯定会先问一句“May/Can I have ...?（我可不可以要……？）”，然后由我们递给他们。而且没有人会故意要很多吃的，都是需要多少拿多少的。上次有个老头饿坏了，让我们给他连泡了两碗杯面，说了半天的谢谢。顺便提一句，我无数次见过芝麻人在餐馆点菜时，用的是非常粗鲁的“I want/need ...（我要……）”，千万不要学他们。
3. 我们只是把他们当做遭遇不幸的普通人。比如上次分发乐事薯片时，我们挨个问他们需要什么口味；很多流浪汉出现在我们身边，不一定是缺什么东西，其实也就是想找我们说说话、解解闷。
4. 他们尽管生活落魄，还是会苦中作乐的。那天，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哥翻垃圾桶，找到一根破旧不堪的布条，擦他的皮鞋，然后用布条当裤带，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I have a date tonight.（我今晚有约会。）”不知真假，但是把我笑坏了。
5. 女性一般羞于开口要生理用品，所以一旦见到她们，我们会主动塞给她们一些干净的内裤和卫生巾。
6. 之前有个脏兮兮的老头颤颤巍巍拿着一杯冷饮走到我跟前，说天气太冷了，虽然口渴但是喝不下去。我还在想该如何回复他之时，以前在陆军服役的老哥立刻进了旁边的星巴克，买了一大一小两杯热饮，把大的那杯递给老头。
7. 一个男子OD，直挺挺地倒在街上，头儿一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边让我握住他冰冷的手，直到救护车赶来。
8. 当我们穿着印有组织logo的反光背心走在街头时，常有路过的司机对我们轻按喇叭、打个招呼。
9. 如果巡逻时路上遇到遛狗的人，我们必然会停下脚步，玩一会儿狗子再走。
一言蔽之，少话速来，生活的盐在哪里都一样咸，但文明世界永远是你大爷。

精选评论：

u/DARKDOOM001

这种事情真的在这个世界存在吗？没有吃回扣？没有内部斗争？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背景调查？没有集体孤立？这种组织，这种社会关系，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他妈的呀！！！如果是真的，那我可就深深的破防了呀他妈的呀！！！

面对新疆集中营，古力娜扎会性奋吗？这事儿还是有点复杂的，容我喝口翔细嗦，个人观点，轻喷

u/DontForgeUrTowel

看这个帖子无人问津就知道，一旦有个稍微严肃点儿的问题，平时话唠的浪人们TM就集体歇逼了。
为啥古力娜扎就不会被抓到新疆集中营里去当性奴？
这与新疆的制度和历史有关，你们口里人不太熟悉。
除了设置自治区政府及党委，党国还通过两套平行管理体系控制新疆，一是各类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我爷爷辈和你姨刘仲敬他们家都是来自这个系统的。
二是大家更为陌生的、纯粹由汉族农村退伍军人组成的、党政军商四位一体的超级怪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不知道有没有浪人还记得2008年左右的兵团卫视，台标是灰色金属质感中间一个镂空的英文字母B，主打流行音乐，在内地短暂播出过，这个兵团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的创始人是坚决支持六四屠城、死后坚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乌鲁木齐市水源地兼蒙古族、维吾尔族圣山博格达峰的湖南籍刽子手王胡子王震。
对了，鉴伪党国红头文件的一个快速小技巧就是：如果文件抬头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发电”，收件方必然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般伪造者对兵团毫无概念，大概率会遗漏。
这两套系统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中央直接垂直管理，不对地方负责，不受地方管理，基本实行内婚制，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消防、警察、甚至法院——就像北京大学除了地处北京，和北京市政府没有一毛钱关系。它们基本上都是占据一座城市最好的地皮，当自己的厂区或家属院。
再直白一点，和内地的很多地方完全不同，新疆是一个殖民社会。无论维族、回族、哈萨克族、还是原先就存在的少量汉族原住民（“老新疆”），都把我们的两套系统视作国中之国。
一般来说，方言是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但是只有在新疆，才会出现一个特殊语言现象，叫作行业方言：铁道系统内通行东北话（他们多是满铁的技术工人）；纺织系统内清一色吴语；早年的公安和解放军都是甘肃人；北疆团场除了少数地区，基本上讲河南话；南疆石油系统里则是中原官话流行（山东话、徐州话）；你姨他们家是地矿部门的，讲四川话。
简易的阶级划分就是：你若是新疆人，但不会讲任何一种汉语方言，只操着一口新疆土话（白坎儿口音，大概是兰银官话加上少量维语和波斯语借词）——那么对不起，你老人家就是被我们狂暴鸿儒的当地人。
胡大，那么维族阿达西们又是怎么回事呢？
和汉族一样，维吾尔族也是一个人造民族：西部的维吾尔人与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无异，东部（比如吐鲁番、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本质上是察合台人，来源是改信苏菲派伊斯兰教的突厥化蒙古人。
清初的叶尔羌汗国时期，察合台人是回部（天山南路，今日南疆）的统治者。后来卫拉特蒙古的准噶尔汗国攻灭叶尔羌，最后大清历经三代皇帝，统共七十年，平定准噶尔，收复了新疆。
在二十世纪初民族国家的发明浪潮来临之际，所有突厥语系的缠头回回们都被苏联人发明成了维吾尔族——蒙古血统的统治者同自己的被统治者，被强行捏成了一个民族。
尔后，苏联伙同中国共产党，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独立，试图颠覆中华民国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统治，史称三区革命。
——由此可见，中共也是支持过疆独的，只是现在TM提起裤子不认人了。
后来参与三区革命的、受苏共训练的维吾尔人，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新盟），在苏联的要求之下，并入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新疆省人民政府改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至此看出，现代新疆是依靠苏共起家的中共和维吾尔亲苏势力（包尔汉、赛福鼎等维奸）赶走中国国民党后共同建立的联合殖民地兼独立王国。
综上所述，有些维族人为什么对新疆集中营无动于衷？
1. 他们来自被党国统战的阶层，或者干脆就是共同殖民新疆的统治机器的后裔，亲不亲，阶级分；
2. 他们自认为是北疆（准部）维吾尔人，血统不同，而且历史上的阶级地位更高。

他们看自己的南疆同胞，就像上海人对待苏北人、白完人一样，巴不得《东方110》24小时播出他们的犯罪实录，就像头上有“通天纹”的正黄旗奶奶看待上北京来要饭的臭外地人一样，虽然我们都讲汉语，但是你们还是低人一等啊。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古力娜扎、迪丽热巴以及尼格买提的五官如此符合汉人审美了吧?
他们可不是二转子（混血）——这是因为人家出生在乌鲁木齐，祖上有蒙古血统啊。就连乌鲁木齐这个地名都是来自卫拉特语，表示“美丽的牧场”。
顺便提一嘴，“古力”是维语“花”的意思，“娜扎”差不多对应汉语里的“婀娜多姿”——你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喊一声“古力”，估计半条街的女人回过头来，俗到和“张梅”、“王红”这类女性名字一样，有人觉得这个名儿好听，纯粹是母语羞涩造成的；同时，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维族人采用父名制，拜合提亚尔不是她的姓，而是她父亲的名。

u/EHHEEHHE_EH

经典文学重温

u/EHHEEHHE_EH

过年把爷爷杀了 杨十三的爷爷叫杨e，今年已经70岁了，曾经是生产队的队长。“爷爷，你曾经是生产队的队长？”“那用说！因为我背毛主席语录厉害，肯定就会成为生产队的队长！”“哦，那毛主席语录很厉害吗？”“毛主席语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话，那能不厉害吗！”“哦，那毛主席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毛主席的命令永远是正确的！”“哦，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爷爷你，杀过人吗？”“不听毛主席的话的人就必须死！当年我都数不清杀过多少不听话的人了！你爷爷现在老了，只能管管你们这些家里人了！你要是不听爷爷的话，可也要被爷爷打的哦！”“恩，我当然要听爷爷的话了，因为你是我的爷爷嘛！” 杨十三13岁之前就被他的爷爷打过好几次，但他死去的爸爸整天在外面赌博不管他，杨十三反而很敬仰他的爸爸。杨十三这次打算隐忍不发，计划趁今年过年，把他的暴行录下来，然后除掉这个老怪。由于当年吃大锅饭的背景下，杨e他们以为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下，是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不愁住、不愁玩的，于是他们就往死里生孩子，因此杨十三父亲那一辈就有了好几个甚至好几十个的兄弟姐妹。结果，杨十三家的亲戚是多，但是都比较贫穷，现在还要轮着来养这个无所事事还家权在握的坏老头。杨十三的父亲当年结婚的时候，因为社会有所进步，终于分得了一块自己的责任田，但是这种所谓的“私有财产”还是假私有，当集体要强令征收的时候，“地主”是半句话亦不可言的。靠这些贫瘠的田地，杨e的几个儿子勉强可以过得下去。 杨e过去做生产队长时拥有很大的权利，例如吃饭时，他自然肯定是先自己独享大鱼大肉之后才把玉米、红薯汤分给手下的人。现在他的几个儿子都有了田，足够温饱，但是杨e却还是保持着大鱼大肉的劣习气不改。几个兄弟和媳妇并没有对杨e产生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已经被“孝顺”的思想所熄灭。再加上“爱幼”的封建思想的束缚，杨e的几个儿子从小就既对上“孝老”又对下“爱幼”。又正当杨十三的父亲结婚时，政府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很多80后被他们的父母溺爱或是暴打，最后把教育失败归结于“爱幼”。还好有学校能让杨十三他们不至于被封建思想严重地毒害，幸运的是当时国外的动漫和先进文化传进了中国，这些能教育人的动画、漫画才是杨十三他们童年与少年真正的朋友。虽然落后的封建的传统思想很少在80后的孩子的脑子里扎根，但是由于他们还很小，也没有掌握足够的权利，所以他们只能痛苦地跟着父母和老祖宗一起“热闹”又无聊的过大年。 这不，杨e又把他的几十个孙子孙女叫了过去，发起了红包，并再次重复那说过无数次的恶心的话：“给，这是爷爷的红包，爷爷祝你们闷声发大财！” 杨十三不禁莫名其妙：“祝我发财干嘛！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闷声发大财，然后把发的大财来“孝敬”你！” 临近年夜的前几天，家家户户越发热闹了。而此时全国发生着的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独有的春运。这种为了一种旧的传统文化——过年——而集体大流动的愚蠢行为就是典型的野蛮行为。这种春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迎春。春天是在轮回的，如果人类也跟着春天一成不变的轮回，那么人类的思索和探索的创象精神就失去了效用。在外地打工的、读书的、参军的、统统都像中了邪、施了咒一样，着了魔的挤向火车、汽车、飞机、油轮，并且旅费也光明正大的比平时上涨了好几倍。无人抗议车费的无理上涨，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老人们对这种可笑的春运还非常神往。一到过年就像可以见到神仙一样，其实过年和宗教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愚笨的老人们在过年是必须要烧纸拜祖宗的。 杨十三的父辈也受这种传统文化思想束缚，由于他们在外打工，较为开

放，他们也开始逐渐从传统文化中觉醒，淡化过年的仪式，但是还没有彻底的抵制这种集体思想大潮，也没有勇气反对这种“势力强大”的集体思想。对于杨十三来说，过年只是大人们的节日，他们的思想早就被动画、漫画、游戏所吸引。小的时候他们没法反抗，当他们长大了就会把矛头对准他们的父母，直接与老人斗争。 好不容易回到家，人们又开始购买年货。吃的、喝的、用的统统都要在几天之内买齐，可以用好几十天的东西在一天之内消费完，这完全是典型的浪费。这种过年的坏习气，就是教人好吃懒做的源头。一到过年，老年人就变成了绝对主角。写什么对联、什么时候放鞭炮、什么时候烧香拜祖宗、要吃什么、要做什么等等，这些流程象刻在他们的脑子里一样万年不变。走在路上，看见家家户户门前清一色的红色对联就特别恶心，想必在艺术方面，中国人就只会在门前墙壁上粘贴一些对联和年画了，可见脑子的想象力简单到了极点。爆竹什么的也特别恶心。人们全部都穿上了新衣服，也是一桩大过，衣服是旧了、烂了才换，如果大家都在同一时间不管好坏都换新衣服，这不是把做衣服的原材料没有规划地一次性消耗完一样恶劣吗！总之，过年就是人们在凑热闹，但是这种没有任何思想价值的虚无追求完全没有意义。过年是一种旧的落后信仰。因为大家追求的都是同一种思想，导致人们没有思想或者说没有信仰，过年这种信仰相对于没有任何信仰的原始人算是先进的，但是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早就该淘汰了。 要想把过年这种事情淘汰，先要淘汰人，特别是顽固的老年人，杨十三的爷爷就是这种典型的封建老年人。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杨十三极度恼火，为了杀鸡儆猴，震慑人心，杨十三终于对他的爷爷下手了。导火索是年夜饭时，杨十三全家族都在等杨十三的堂妹一起吃饭。不幸的是堂妹在回家的路上为了赶上没有必要的饭局，在骑自行车时被大卡车撞死了。这其中，都是因为杨e不停的用手机催她，堂妹在不停的接听电话时出的事。大家都把这次死亡当成不幸的意外，但是在杨十三的眼里，这无异于谋杀。因此，杨十三一定要在年夜饭上让杨e上黄泉路。杨十三借口有同学聚会走开后，就换装变成了手机侠。 “杨e，你这个老不死的！”手机侠没有说上多余的话，也不解释什么，直接按下左手上的摄像头后对杨e大开杀戒。手机侠最恨杨e的那颗封建老人头。他一鼓作气围绕着饭桌向坐在圆桌上的杨e头部射满了合金暗器，杨e的头像摔在地上的西瓜一样爆炸开，脑浆和血流了满地。杨十三的亲人被吓傻了，还没有等他们清醒过来，手机侠就丢下内存卡跑出去一转身就变回了杨十三。 两宗死亡事件，一宗是车祸，一宗是手机侠干的，很快就让杨十三的亲人联想到他们之间的真正原因。事件被报道后，正在家里过大年的中国人都在颤栗。 转载请注明“独人13”谢谢，，，

u/Ellllite

事实上坚持清零就是第二次大跃进+文革

u/Ellllite

打倒中央的走共存派，花大力气搞封锁+测核酸就是为了清零超英赶美，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统统扣帽子批臭，防疫人员跟当年红卫兵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是文革是让人走上街头互相屠杀，现在是把人关在家里独自等死……

文革持续了十年，以🐱的死才宣告结束，坚持清零嘛……
别再念叨什么大的要来了，大的已经来了，只是在支那待久了，觉得任何事都不新鲜了，只有更加魔幻、无耻和匪夷所思的事才会触动一下下麻木的神经。这一点上，我觉得只要生活在支那，不管是紫蜡烛还是浪人都有的共性。
紫蜡烛们觉得这不是大的——它们觉得这是必须的，所谓的什么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浪人们觉得这不是大的——他们的抗性不断提高，觉得这才到哪，还要更猛烈些才够。
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或受这片土地影响，你的思维天生就被扭曲了，这跟你是否觉醒，是否脱支无关。

u/Equivalent_Speed_241

张献忠的诞生

u/Equivalent_Speed_241

一阵阳光照在身上，周围无数美女围绕在身旁，他脱光衣服大发宣淫，那场景就是猴子看到也会捂住眼睛，真……

他醒了，破败的出租屋里堆满了吃光还没扔的泡面袋和泡面桶，地上的烟头和烟灰相互辉映，抬头看看窗外，清新的空气仍旧让他看不到5米以外的楼栋。清水漱了下口，穿着拖鞋出了门。昨天门口的幼儿园被一个中年失业男子杀了十几个小孩，周围人心惶惶，但是他却不害怕，照样去讹吃讹喝。和几个哥们到了周围的早点，老板显然很忌惮这些人，他们大吃二喝，把周围的客人全都吓跑，一边吃一边骂着老板不够利索。吃完后，哥儿几个撂下一句每天都说的台词——先赊着。

这个月，手机总是推送总书记那严肃的表情："我们和帝国主义决裂了，党要重新反思所谓改革开放的成果，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里虽然得到了经济发展，可是却失去了很多，我们的孩子，农村，社会，被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消耗殆尽，妄图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些……"

沿海务工的表哥和表叔都回到家里，没有工作，坐吃山空。家里没有钱，也找不到工作，他和表叔上去经常去"捡漏"，就是找找没人的地方把值点钱的东西弄下来，比如他们有一次坐公交，上面没什么人，他们把公交车上有人造革的坐垫用小刀割了下来，装进了布袋里。所谓捡漏，差不得和贼不走空一个意思，但显然他们不是贼，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伟大中国人民。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和表哥去附近中学敲诈学生们交保护费，顺便在周围一家面馆用餐，下午一群人打打麻将，这样混混日子。

然而这样美好的日子，随着腾讯入住党委，新闻一律由党委直接发送到手机的那天改变了。在这之前，早餐老板自杀了，撒手人寰时还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呆头儿子，据周围的老太太传言半个月后发现死在家里的呆头儿子都臭了，让邻居们大喊晦气。他则默不作声，找不到早饭吃的他十分暴躁，近来连学生口袋里都没钱了，周围没有工作的男人越来越多，原先他们有万恶的帝国主义的996来剥削，现在他们在伟大光荣和正确的社会主义下却只能准备吃人肉了。附近的幼儿园已经关闭了，小孩子成为主要攻击对象。这时候他看到街上一具尸体，没人关心，连报警的人都没有，这已经司空见惯了，尸体被扒个精光，看来是昨晚被某个返乡996给抢了。警察们对于这些案件没有太大兴趣，死人10个以下都算小案，毕竟在这个没有万恶帝国主义西方媒体的小地方，人命根本不如草芥。

"帝国主义最后一颗大狗牙终于被拔除了，这是党继瞿秋白路线、陈独秀路线、张国焘路线、王明路线、左倾路线、右倾路线、本本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又一次重大胜利，XXX作为美帝国主义安插到党内试图和平演变的罪恶企图，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彻底被伟大的中国人民所粉碎。我们要踩烂XXX的狗头，砸烂YYY，让人民狠狠踩在他们身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远不能翻身。"

腾讯新闻，新浪新闻里的编辑仿佛商量过一样，同一条新闻，同一条画面，却有着不同的发稿人。不过他并不关心帝国主义的大狗牙，而是最近加入附近一场打倒资产阶级罪恶压迫，提倡把所有宠物狗杀死糊肉吃的革命运动。他是其中一个小骨干，他声情并茂的说："同志们，在这个严酷的时代，我们多少人万恶的帝国主义压迫的连肉都吃不上，而那些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们，竟然用宝贵的粮食去养什么宠物，他们绝对是帝国主义来消耗我们粮食的间谍。同志们，今天我们就狠狠粉碎这些阴谋！"言罢，他活活打死小区某位深受西方罪恶思想侵染的某明中学老师家里的宠物狗，把立起来的大锅烹了吃，周围的群众一片欢呼："社会主义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同志们"总书记和蔼可亲的脸在手机里又一次出现："我们今天确实面对着物资紧张的困境，可是我们不要怕，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用不了多久，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很快将在我们的斗争中彻底失败。"电视信号已经时断时续，他和表哥一块吃着火锅里的肉，津津有味。他表哥有能耐，从周围走私了点食盐，这是重罪，但是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了，他问表哥："哪里来的肉？"表哥含糊地说是狗肉，可是味道却不似狗肉，不过近些日子表哥总弄些来历不明的肉，而其他人连平

价土豆都吃不上。吃不饱的日子，还顾他什么肉，他大快朵颐，一个劲的说香，像是羊肉，他给这道菜起名叫“和骨烂”味道甚美。

“听说了吗，隔壁镇子里有个大哥，整出几十个兄弟把警察局给杀光了。”表哥对他说。
“还能有这事，警察也太不禁打了。”

”条子没了武器，听说现在都发空包弹，而那位大哥手下的西瓜刀和钢管，都是早年留下来的进口货。“

”咱们哥几个也整出一番新天地？“他激动地说，早就受够了这种日子，做个好汉死也值了。

这兄弟俩说干就干，本来俩人就有些不错的，能够一起杀人越货的兄弟，于是乎召集起来，他说：”兄弟们，隔壁镇子的ABC已经革命成功了，每个兄弟女人几十个，抢到的都是兄弟的。我们这么些棒小伙子，难道屈居他人之下吗？我们兄弟俩整了些钢管和砍刀，咱们兄弟杀出一片红区。“

45年后，西方史学家在史书上记载了恐怖的食人乐园的故事，记载当时中国因封锁物资匮乏，除了少数有武警的城市，大片地区的无业流民吃出一片无人区，具体死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只是最后共产政权垮台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减少了95%。

洪水文学《献忠是怎样炼成的》

u/Equivalent_Speed_241

上一次写的那篇张献忠的诞生，看到很多人喜欢，我就打算这次写个长些的。

第一章

献忠的诞生

半梦半醒之间，献忠梦到了自己曾经的身世，仿佛潮水席卷而来。他痛苦，抗拒，却无法从那个楚门世界挣扎醒来，一只大手深深抓住他的思绪，许多往事一一浮现。

那是耶稣基督出生的第二个千年，这个世界刚刚进入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的局势，和每个刚刚迈入的新世纪一样混乱。就在旧千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从世界上永远的离开了，接替他的普京刚刚迈向俄罗斯政坛，未来的他，比俄罗斯更值得人注目。欧洲国家一片歌舞升平，欧元的诞生使得欧洲国家齐刷刷抱紧了德国的大腿，这个一直仰望着腓特烈大帝的伟大民族在20世纪沉痛的失败里准备东山再起。意大利虽然从美国经济附庸变成德国经济附庸，但拉丁人那懒散的个性让他们毫不在意这种游戏上的变换。弗朗哥将军治下的西班牙变成了社民党的西班牙，他们也和他们的拉丁兄弟意大利人一样狠狠抱紧了德国人的大腿。法国此时仍旧承担着不自量力的角色，自从拿破仑流放到圣拿赫勒以后，他们仍然相信他们是查理曼和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却不知道拿破仑三世才是他们最好的形象代言。英国人则十分羞涩，淡出国际舞台的他们如今成为孤立主义最好的代表，女王陛下头发花白，在王室丑闻中声望降到最低，可她却从不低头，维护了君主的尊严。约翰保罗二世倒是刚刚和东正教搞了一次和解谈判，为结束长达1000年的东西教会分裂开了一个头，这也许是耶稣能在欧洲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这个时候，两伊之间彼此的阴影仍然弥漫，两者似乎是马穆鲁克和奥斯曼一样争夺着哈里发的尊荣。埃及人倒是已经被以色列教训老实了，从此退出反以联盟。那出身正统穆罕默德子裔的约旦王室屈居于美元和美国的保护下，把真主使者的老脸都给丢光了。这时候利库德集团的沙龙倒是春风得意，巴勒斯坦的老恐怖分子阿拉法特已经被揍得无还手之力，吉哈德的教义如同阿卜杜勒拉赫曼

逃离亚历山大一样狼狈，只剩下土地换和平的忍辱负重。国大党和人民党在印度追得你死我活，锡克教势力隐隐抬起，印度教自古就被锡克教徒征服，如今看来甘地的遗产已经消耗殆尽。

日本人和他们的难兄难弟德国人一样野心勃勃，想要成为区域性领导的目的在上一个千年最后的十年里让狐狸一般狡猾的美国人彻底粉碎，小泉首相屡次敬拜靖国神社反倒是引起东亚各国的一致反对。韩国人良好的继承了他们暴民的特征，所有总统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金大中同志虽然寿终正寝，然而其家族却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美洲大陆上那个最年轻的文明，已经毫无动摇的打败了他的挑衅者苏联，并且吟唱着对前者的哀歌已经长达8年。他无疑成为了耶稣出生后第二个千年时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仍旧以基督教为主要价值观，不少教会纷纷宣扬第二个千禧年的时代，一定是末日降临的时代，虔诚的教徒们备好了子弹和粮食，准备和万恶的撒旦魔鬼做最后的斗争。而当时伟大的克林顿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大救星，把饿殍遍地，满处献忠，各个地方充满了下岗劳工的中国拯救了出来，把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输入到沿海，解决了中国人民吃饭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按照克林顿总统和平演变的伟大计划，中国一定会在基督的新千年里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是他作为一个美国基督徒送给上帝最好的礼物。佩洛西女士也屡次来到中国，她最爱北京烤鸭，但她不爱中国共产党，在烤鸭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里，她对中国的感情复杂又难以言说。此时在参议院任职的拜登从里根时代就是一个主流型政客，在科索沃问题上仍旧继续他一致的政治规则…… 哦不不不，我不能再赘言北美大陆了，我们把目光放到南美去看看。

古巴导弹危机后，这个美丽的国家就成为了南美最大难民出口国，香蕉？不再有了。蔗糖？不再有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难民。肥胖的查韦斯也是在世纪之交登山了舞台，为可怜的委内瑞拉带去了丧钟版的前奏。还有福岛战争，不过算了，这件事不关乎千禧年的快乐钟声。

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喜剧一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按照顺序出场和下台。我们把聚焦点转回献忠出生的那片大陆，这里正是某位带着黑框墨镜，皮带系到脐上的伟大政治家在台上发号施令，他和克林顿总统的苟合，让他摇身一变，从一个广场刽子手，变成了皮诺切特或者弗朗哥将军一样的威权开明人士，掩盖着他共产集权魔鬼的真实面貌。不过美中的苟合，与其说是江泽民同志的远见卓识，不如说是两个演员互相需求的结果。此时，梁家河的清华博士生在福建已经主政，其主要功绩就是在福建发明了一种叫做“洗面奶”的游戏，这个游戏大概是这样进行的，让一群可爱的失足妇女们站成一排，脱光上衣露出她们那水嫩的圆润的胸膛，梁家河博士用那尚未长成庆丰包子的肥脸，自东往西的顺序一排排碰撞，似春风扫过一样，感受着希腊诗人所谓缪斯般的启迪。而同时，被后来称为李中堂的大总理，正在河南搞“卖血经济学”，这也是克强经济学的前身，为了发展河南地区的经济，把河南广大贫下中农和下岗工人的血浆送到西方和日本进行医疗和研究，伟大的未来总理煞费苦心，极大提高了河南的GDP，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唯一不好的是艾滋病在这段时间彻底的失去了它原有的美名，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里，艾滋病像19世纪的梅毒一样是一种爱情病，因为只有美国人才能得这种病，而自从这美丽的病毒转移到广大的河南民工身上的时候，关于艾滋病的动人传说就不复存在了。

小献忠就是在这个局势下诞生的，母亲因生育感染而死，自小就是个没娘的孩儿。他没看见可能横扫而来的未来是怎么开始的，只是模糊的回忆起，自己还笨重的学习走路的时候，爷爷给他喂米汤的样子。爷爷那长满皱纹的老柳树一样的面容，和那一口黄澄澄的玉米一样的板牙，仍旧在他的记忆力熠熠发光。据说，当年工作组搞成分划分，他老张家是全村最符合贫下中农阶级成分的，他祖宗多少代都是土里刨食的老农民。

献忠挣扎，又挣扎，终于从那个可怕的梦境里醒了过来，看看墙上的表，已经9点了。看看手机，2021年2月21日，自此，他的人生才要大放光彩，就是今天。

u/Fel1x-senpai

从抗友到浪人

u/Fel1x-senpai

说来惭愧，第一次接触抽象文化居然是在李赣被封杀之后，那时的我还是个魔怔撸狗，整天在抗压吧里一边讨论lpl，一边怒喷60e。

在浏览一个我已经不记得是关于什么的帖子的时候，楼里有个人发了张油腻中年眼镜肥宅的表情包，配字“哦牛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孙笑川。那时的孙狗还没有dssq成为全网批小将的野爹。

我开始去孙笑川的微博下臊皮，开始去军师姜伯约的b站视频里补课，好掩盖自己是个新司机的残酷事实。我开始学习抽象话，打字带emoji。

后来我在qq里加了些嗨粉群，和那些和我有相同爱好的鼠人们一起臊皮口嗨聊生活。我一生中从未有过那么快乐的时刻，能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依稀记得姜伯约的视频里说过：在抽象tv吧封禁之后嗨粉分成了两个吧，倡导理性的带秀tv和追求无序的修车tv吧。为了追求更混沌的无序我关注了修车tv，只不过末期的修车早已经被网恋太君殖民，在玩耍了将近一周之后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继续着自己的抗抗生涯。

接下来的一年里一切都变了，在激光笔事件后孙笑川和抽象文化一夜间火遍全网，现在每个人说话都会带句爷嗷汁，每个人骂人都会用nmsl了，每一个人都明白爷爷大象笑了，我应当感到高兴才对。

最让我感到痛心的莫过于s8ig的夺冠，18年的我依然爱国爱的批爆。记得那天是周六，傍晚补习回来之后的我坐在电脑前倾颜目睹了lpl捧起了自己的第一座奖杯登顶微博热搜，作为抗蛆的我感受到了无上的荣耀。

自从18年之后的大引流，抗压吧就变成了网络文革的最前线，讨论之前二话不说想给你扣个帽子。最让我失望的还是20年疫情爆发后全网的尊腊乳稻风潮，我身边所有的抗抗都在盼腊归，发着教员和流泪黄豆。这令我无法忍受，我不再想和这样一个群体玩耍了。于是我毅然决然地成为了一个光荣的神蛆，踏上了这条没有归途的路。

我于新浪潮青年吧时期被引流过来，浪吧活得不长，一直到被封了也只有三千关注。直到十月份红老嗨吧的建立，我亲眼目睹了红吧的辉煌，看到了无数友友们跟我一起臊皮、一起触摸、看到了无数炒作狗，和罕见们一起嬉笑怒骂抗带兔。我感觉自己回家了，神友们还是当年那群嗨粉，没有一丝丝改变。

这份快乐并没能持续多久，就好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快乐一样。自从火星网友被页友狂暴鸿儒之后那种快乐的冲浪环境变一去不复返了，曾经被吧友们讨厌的权限狗们，现在大家都盼望他们回来以制裁页友烂梗人。与此同时艳红的包围也在一天天地收紧，我跟着神友们流浪到了qunqun，只可惜欧盛也容不下这些自由的行。建立的新家不是被页友光速鸿儒就是被百度光速橄榄。由于不堪流浪，我在2020年底终于来到了红迪。

在红迪的日子明显自由的多，我可以发魔怔图纸语录，可以痛骂邢平而不被封禁。只是在红迪玩的人跟曾经贴吧里的那批人也有些不一样了，他们不再已神友自居，而是称自己为浪人。我感到有些失落。

话虽这么说，但我仍然和这些浪人一起，我逐渐成为了浪人的一员。蜘蛛成为了我最常使用的词之一。不过每次打开chonglangtv的时候，我是痛苦的、绝望的、甚至是愤怒的。那些曾经在神吧臊皮的快乐、和艳红、炒作狗、页友抗带兔们一起消失不见了。虽然也有一些新朋友加入，推特反

贼、湾友、港友、葱友、esu人。只是每次我看着他们一本正经的回复那些典的时候，心里总会有些感慨。

终于，在2022年3月1日，chonglangtv被红迪橄榄。我长达一年半的红迪冲浪生活就此结束。今后的我或许会回归现实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肉电池。我或许会去孙吧，寻找墙内嗨粉的最后一丝踪迹。也或许会留在红迪，继续着自己的网络漂泊之旅。

无论如何，我还是想祝各位神友们幸福。

u/FirstImpetus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u/FirstImpetus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这里有一个”从事网络工作的公职人员”，我们就叫他小C吧。

早上7点，小C起床了。

上班前坐在马桶上先用上班专用手机把学习强国刷个分，倒不是多赞同里面的观点，纯粹是当打游戏一样，分低了难受。

妻子准备了早餐，又开始念叨生二胎的事情。

小C知道妻子又想休产假了，毕竟上班非常不爽。现在回家生孩子是政治正确。

随便应付两声就开车去上班。

8点早高峰，以前都是要堵车的，不过这几年经济不太行，路上的车少了许多。

8点20来到单位，先扫个二维码，到了办公司给自己泡杯咖啡，开始上班。

首先是舆情分析，用的是（红*舆情分析平台），据说可以监测20万个新闻媒体，论坛，核心社区，微博等核心社区。

其实没什么鸟用，大部分都是无效数据。

而且国内的舆情已经失去了分析价值。最近一次国内舆情“失控”是李文亮去世那次，已经过去两年了。

随便看了两眼，挂上VPN，开始分析境外舆情。

这是小C最快乐的时光。

可以看到许多自由世界的消息，仿佛自己也是一个自由人似的。

同时境外的舆情永远新鲜，刺激，不像墙内那么千篇一律。

首先分析的是Twitter,fb,instagram,telegram之类的舆情。最近reddit这个软件比较火，小C也注册了账号随便看看。

国际热点都是疫情，以及普京乌克兰那点事。

可以看出俄罗斯还是帮中国分担了许多压力的。

小C点到美国之音的推特，敲下一句：呵呵，继续编。

又跑到reddit找个帖子，敲下一句：一眼假。

这种简短的语句通常不容易被认出身份。

也许能让某些翻墙到外网的潜在反动分子产生某种共鸣。

然后跑到某个论坛，以一种奇怪的角度发一个帖子“我支持习主席连任，因为他可以杀害更多的支那人！我希望他永远连任！”

这就属于比较高级的统战模式了，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同一个目的——让尽可能多的人支持习近平连任。营造出一种“哪怕是反对派也支持习主席”的氛围。

这确实能够赢得部分“反贼”的点赞。

把类似的事情在各个平台重复几次，写一个工作日志总结一下舆情，工作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摸鱼。

当然你也不好说小C认真工作和摸鱼之间有什么分别。

12点到了，下C准时去食堂吃饭，付了三块钱的饭票以后，小C给自己打了满满一盘的菜，没打饭——最近在网上学了个词，嗯造碳水，因此小C决定减少主食的摄入，多吃肉，对身体好。

“C，最近又在网上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了？给我们说说呗？“一个同事满脸堆笑的走过来打招呼。

”没什么，还那样，疫情呗，老有人还在扯皮带不带口罩。“小C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他不想在单位食堂跟同事过多的聊网上的事。

这些同事哪个没有两个手机，一台装着VPN，一台装着学习强国呢？搞不好这些打招呼的同事，也是“反贼”。

网上的很多消息，不是体制内人员是无法放出来的。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如今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因此也有越来越多体制内反对的声音。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习近平确实做得不怎么样呢？前段时间天天让大家搞“两学一做”，没事又降薪，大家有怨气到网上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

小C自己就知道单位里好几个人有翻墙的习惯，发表过不少反对习近平的言论，但他不想多事。

能不整人，尽量不整人。

其实小C很想营造一个天下无贼的理想世界，一切都井井有条，然而这个世界似乎正在失去控制。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郑州大水？武汉疫情？还是香港的反送中，抑或是之前的贸易战，习近平的修宪连任？刘晓波的死？美国之音断播门？党媒姓党？709律师？啊，不，709律师的时候，小C感觉这个世界还能掌控。

更早一些时候，南都写特刊《宪政梦》的时候，博客大V谈论民主，自由，革命的时候，小C也曾觉得中国会越来越好。

然而在删掉中国未来的工程中，小C也出了一份力。

小C其实看不起自己，从事这样一份卑劣的工作。但他更看不起那些大V，比如韩寒，李承鹏——如果你们那么热爱自由，为什么不到国外去发声呢？自己是没有能力出去，可是韩寒，李承鹏，罗永浩，难道你们也出不去吗？你们在中国吃烂钱的吃相真的难看。

在当年的方韩大战中，小C其实是支持韩寒的。

那时候小C觉得韩寒在为自由说话，而方舟子不过是政府的打手，为薄熙来和王立军造势

可如今，方舟子在美国开始反共，韩寒反倒做起了缩头乌龟。

所以事情的发展总会出乎人的意料。

也许人类产生出我能掌控世界或者未来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也许共产党真的会在一年之内崩溃。

那时，自己又该从事什么工作呢？

新的时代，也会需要网评员的吧。小C想到。

下午5点，准时下班回家，今天和妻子两个人都不想做饭，于是点了外卖。

外卖小哥迟到了30分钟才来，说路上耽搁了。

看那个小哥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小C也没有过多的责备。

儿子放学回来，旁敲侧击的说老师现在不让大家学英语。

小C没说话，只是瞪了一眼儿子。其实他心里是希望儿子学好英语，今后不要在这个国度生活。

可是儿子还太小，还处在本能的抗拒学习的阶段。

……

晚上10点，儿子回卧室休息，妻子给了小C一个眼神。

小C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两个人激烈的做爱。

妻子很想怀孕，以获得休产假的机会。

对于小C来说，则有些像例行公事。

他很想摸鱼，快点结束。

在快要射精的那一刻，鬼使神差的，小C拔出来射在了外面。

“你干什么？”妻子诧异的问道。

“我才想起来我没戒烟，对孩子不好。”小C找了个理由说道。

其实他暂时不想再要一个孩子，他不想把更多的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u/fjfjfjdndn

维尼往事——《通池》

u/fjfjfjdndn

一九六八年一月九号，习近平等百名学生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乘坐火车，前往延安梁家河。
期间，习近平难以忍受列车上其他人哭哭啼啼的声音，只能独身前往无人车厢。落座后，他闭目养神，脑中莫名浮现前天晚上的险象环生的情景。
他们一家人在白炽灯下食用晚餐，门外渗来窃窃私语，习仲勋放下筷子，嘴巴微微张开，并死死盯着面前的米饭。随后，一群穿军装，左臂扎红袖带的年轻人闯了进来。他们用“反党分子”之名，押走了习仲勋，并警告齐心和习近平兄弟，不要生事，不要乱言。

两天后，伟大的毛主席下达指令，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不出所料的，习近平成了其中之一。

火车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把前面车厢里的哭声盖住。习近平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哭，留在北京只是死路一条，毛泽东暴戾无仁，伴君如伴虎，只有离开那，才有活路。
习近平把眼睁开。一道倩影款款走来，鼻子红红的，手中拿着牛奶和面包。
“平哥，喝点牛奶吧。”来人是柯玲玲，习近平的青梅竹马。
习近平接过牛奶，随手把面包塞进书包。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柯玲玲问。

“我爸被红卫兵抓走了。”习近平抿了一口牛奶，“等其他的老臣在毛主席前求求情，应该就能回去了。”

“那你会带我走吗？”玲玲依偎在习近平身上。

“当然，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习近平抚摸柯玲玲柔顺、芬香的秀发，他感觉自己的手淌在一条安静的河流。

火车缓缓停住。

“喂，到站了，梁家河！”车厢口一位大叔冲他们喊叫。

所有人下车。习近平和柯玲玲落在大部队的后面，两人肩并肩走着。

不远处有一方耕地，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在树下给孩子喂奶。旁边一条狗嗅嗅这，嗅嗅那。地里还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父亲，他光着上身，伏着腰，仔细地翻找土地，仿佛是一头壮实的牛。

两人走近察看，发现女人骨瘦如柴，两只乳房也小得可怜，尽管如此，婴儿还在拼了命地榨取奶水。

“找得到谷子吗？娃他爹。”树下的妇女发问。

“别急，”男人转过身，“俺让你别给娃吸了，自己都快死了！”

“不行哩，娃闹啊。”妇女说。

习近平目睹了一切，感慨地说:“延安到底是革命根据地啊，人民多么朴实。”

柯玲玲指了指习近平的背包:“我刚刚给的面包你不是没吃吗？”

他翻出面包，发现已经被压扁，惋惜地说:“哎，不能吃了。”随手一丢，在一道惊世骇俗的抛物线下砸中了狗的头。狗使劲嗅了嗅，大口啃食起来。“可惜，只能喂狗了。”习近平低头叹息。

知识分子在梁家河的窑洞中落户。因为农民们好奇，便时常前来，又没有椅子，自作主张地坐到知识分子的床上。习近平不满，赶走全部的农民。

深夜，习近平拟了“告农民书”，主张学生和农民身份有别，应该保持距离。

柯玲玲走进习近平房间，看到了桌上的告示。习近平大方展示，柯玲玲只一眼就皱起了眉头:“告衣民书？这里只有我们穿得起衣服啊！”

“没错啊，就是说我们和他们的差别。”他歪着阔大的脸，斜着眼回答柯玲玲。

第二天早上，告示出现在他们居住的窑洞前，农民不识字，只有年轻人驻足围观。

“告衣民书……”年轻人们都摸不着头脑。

还是柯玲玲好心出来解释:“衣民，代指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穿得起衣服的大学生。上面说要我们与衣民保持距离，其实就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忘了农民阶级这一身份，不要自命清高，要主动与农民们交流，贴近他们的生活。”

其他年轻人皆拍手称赞。渐渐地，传到了农民的耳朵里，他们也夸习近平平易近人，不摆架子。

不久，习近平在农民与年轻人的拥护下，担任梁家河党支部书记，并成功修建第一口沼气池。

柯玲玲举着一封信，撞进习近平的房间:“近平，近平，中央有信来了。”习近平接过信，迫不及待地拆开，快速览阅一下，顿时神采飞扬，伸手抱住柯玲玲:“我爸爸平反了，多亏了李锐叔叔，是他在毛主席前求情，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回去了！”

“书记……书记，不好了，沼气池不出气啊，大家都急着开火做饭呢。”一个年轻人火急火燎地跑来。

“我去看看。”习近平放下柯玲玲，小跑赶去沼气池。
“玲玲姐，外面有封你的信，寄信人说要亲手交给你。”年轻人又对柯玲玲说。玲玲赶忙去取信。
习近平到达沼气池旁，发现两边的水位一直在缓慢上涨，于是他断定，导气管堵住了。随手找来一根木棍，对准导气管捅了下去。

导气管像一条垂死挣扎的蛇，把头高高昂起，又猛地落下，旋即张开血盆大口，吐出棕褐色的毒血。习近平躲闪不及，沼气池的牛粪、马粪、鸡屎、鸭屎、人的排泄物像夜晚半空中的烟火，炫丽地散发开来。

“好！好！好！”围观的人一片叫好。

“不好啦，不好啦，”柯玲玲似被捉奸在床的淫妇，尖锐地喊道，“李锐叔叔被举报，成了反党分子，习叔叔……习叔叔，他又进去了。”

导气管奋进自己最后一发力气，极力扭出漂亮的曲线，又是一发震撼人心的爆炸，各种各样地排泄物仿佛长了眼睛，全扑到习近平的脸上。

“好！好！好！”围观的人用力鼓掌。

习近平扭过肥大的满是屎的圆脸，嘴巴微张，柯玲玲看不出他是在哭还是在笑。

各位，好消息！事关国运！进来细说！

u/fjfjfjdndn

你们知道吗？国家主席快要换届了！据说有一位可能性很大！是习仲勋的儿子，哈哈哈，感觉中国有救了！习仲勋不用说了吧，虎父无犬子！他儿子习近平肯定会想办法改变中国的现状，日子要越来越好了！

小陈警官在吗？我是王局长，我有点事跟你说

u/fjfjfjdndn

你爸爸今天中午去世了，你妈妈哭的进了医院。你先放下手中的工作，关掉电脑，给你爸爸安葬一下，党不会忘了你们的，等一切安置妥当，再来监控这里。 小陈收到请回复！

精选评论：

u/[deleted]

小陈，我是王局长，其实我只是开个玩笑骗你的，真相是不止你妈妈，你全家都死辣，不过局里很人性化的把器官摘出来移植老干部了，剩下的喂狗了。下班后你买点贵重礼物去老干部家探望一下，人家刚做器官移植手术。

u/[deleted]

小王你是哪个分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没学过吗？什么东西能在网上说什么东西不能在网上说，要我这个厅长教你吗？
你马上写两万字检查，下个月的省厅会上，念给所有局长听。
另外，你们局停发今年津贴、精神文明奖，取消评奖评优资格，即日起全局进行一个月的保密工作学习，每个民警写不少于八千字的学习体会。

不是我说，平子，你家的狗，也就是乌合麒麟，又在墙内乱叫了，本来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我们在外面乳你，你在里面给粉红洗脑，相安无事。但是，你养的狗打破了这个规则！我觉得你十分的有必要把拴着他的狗链再攥紧些，你觉得呢？我不希望在墙内又有什么反冲浪tv的言论，这样对你，你女儿习明泽，你儿子褚阳，你老婆彭丽媛，你活着的妈齐心，你死去的爹习仲勋，都好，你说好不好呀？

u/fjfjfjdndn

精选评论：

u/DogOfDiana

是我不好，昨天他和金灿荣抢骨头，我让他少啃一块，他肚子里有气

u/fjfjfjdndn

习近平收到请回复！

冲浪tv众将士听令！

u/fjfjfjdndn

在这里，我以袁世凯之名，宣布除习活动开始！
四川将士听令！尔等率本部身材高大之士(160+)，向东进发，一路攻城拔寨，在河北省听候调遣。
河南将士听令！尔等掘子军从本省各地井盖处进发，一路上勿打草惊蛇，遇井偷盖，遇盖则偷，势必让中国有井无盖。
湖南将士听令！尔等可联通各地死灵大阵，待缴获天安门水晶棺椁后，召唤出阉了四十余年的腊肉，封赏众将士！
北京将士听令！令尔等与各地起义军里应外合，在城中放火，趁机偷开城门，若攻破北京城，尔等为首功！

既然这边这么多网警站岗，那可不可以这样？

u/fjfjfjdndn

从女权，抗带等等杂七杂八里偷些生活贴，加油添醋再润色一番，但是关键信息不变，让网警去找他们呢？

精选评论：

u/InnSora

局里新来的小张都让你给逗笑了

u/fjfjfjdndn

张警官您好，如果您笑了，请赏我支烟！

u/XinnieThePoohEmperor

你留个电话地址，这就弄一条软中华给你发顺丰

u/fjfjfjdndn

寄给习近平就行，他是我兄弟

u/flajjimier

我所知道的冲浪tv

u/flajjimier

　隐约的小众文化传承是来自最早的帝吧，说话粗俗幽默，可以类比那种年轻男人狂欢的酒会。总体的意识形态是反对共产党的，美军来了我带路，抓领导干部之类的发言屡见不鲜，但并不认真讨论政治。

当时经典的内容，比如文言文写李毅的传记，写李宇春手臂能跑马，搞反差式的幽默，有个在贴吧连载小说的，大概写了他是个无业的青年，每天在出租屋里玩电脑，靠女朋友工作养活他，可女朋友工作非常累，赚钱辛苦，盼着他能去找个工作。有一天女朋友急了，来夺电脑，他抄起笔记本电脑砸了女友一下。

作者在这时候说“我突然间感到十分惊恐”，在大家都认为他心疼女友时，他继续写：“我心疼的去看我的电脑”。

大概都是这个风格，在社会无比正经，对一切事物都要求正能量、不看黑暗面的假大空时局上，帝吧人开始审丑，享受个人生活的千奇百怪，以观赏到脱离主流道德的内容感到惬意。这种审丑正是中国人进入现代生活的表现之一。因为政府宣传假大空，社会自身，我们的父母师长，也很假大空，什么劳动光荣、努力就有收获之类的，都是宗教式的，前现代式的，使人不相信。

之后是李赣的直播间，李赣是在斗鱼平台的主播，著名发言有：“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你跟我谈爱国？我爱你妈的逼”，“你来看我直播，我就有责任教育你，我没放弃你，不然你迟早变成出去砸日本车的那种人”。

他的直播风格就是煞有介事的侃侃而谈，最主要是谈足球，多是很可笑的话，比如崇拜某个球员到极致，弹幕嘲笑他说你老婆给不给他日之类的，他的话人称“批话”，也就是逼话，胡言乱语。

以及发明英雄联盟的新打法，但都效果不好，让人看着想笑，称他为懂哥，讽刺他什么都懂。许多人在他的直播间刷弹幕狂欢，内容基本都很搞笑，各种梗，他的直播间叫6324抽象工作室，直到现在，“抽象”也是冲浪tv的一个基础的梗，较早时期看他直播的人被称为红老嗨，红老嗨是神友中，就像是长征红军在当今共产党中一样。

李赣由于接了一个法轮功的电话，直播里法轮功宣传的声音被数十万观众听到，他惨遭封禁。

再然后，是修车tv之类的贴吧和平台，我没有关注。修车的意思是日女人，车灯的意思是女人的奶子，车灯大就是奶子大。

神奈川冲浪里吧是神友得名之处，大多成员并不反党，都是老实人，比如方保辉，每天发帖子炫耀他考了建筑师证，比如某琳，每天发自己的照片，他长的很好看，但个子太低，被人称为哥布林。我们延续了帝吧的传统，去爆吧和嘲笑小粉红。

比如素翼琴，一个中年女人，写了比较传统的文学和诗歌，名字叫《志在中华》，现实里生活比较穷，父亲甚至看不起病。她发在其他贴吧没人理，因为言行太认真、太土气，像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文学家，但在神吧遭受了欢迎，她恰到好处的认真在我们看来很可笑，有人拿她造梗。后来素翼琴被警方要求不许再写小说，毁了她人生最后几个寄托。她遭受的贫穷、那些生活，党似乎不觉得应该抱歉。

比如杨爱民，三四十岁的江西瑞金人，自称瑞金才子，同样喜欢文学，写了一个东西后会发表到数十个贴吧去，比如清华大学吧、复旦大学吧一路发下去。当时几乎没人看，太无聊了，我们拿他造梗，他反过来骂人，但骂人的内容很搞笑：

没教养的东西，怎么说话呢？

哈哈，叫你的妈妈来。

等等，迅速成为神吧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

由于国内仇日风气愈演愈烈，神友们也开始刻意发表亲日言论，引来仇日的网友骂架，人称钓鱼，这种骂架给我的感受是欺凌的快感，加上小时侯用炮炸有人的蹲厕那种刺激感，同时带有对主流的嘲笑和逆反，除了亲日钓鱼以外，还有发表男权言论钓女权主义者来吵架、发地域歧视言论钓当地人，比如骂河南人偷井盖等等，甚至会发小粉红言论来钓自己人，然后迎来一波共同反串，"楼主说的有道理，我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人不爱党"等。

除了搞笑和骂架，就是诉苦。

大多数神友是普通人，很多是穷苦出身，每天都会有人发贴抱怨自己个子矮，皮肤黑，丑，家里没房子，读书差，结不起婚，日复一日的打工，当保安，没尊严，生活没有希望，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所以又自称老鼠人。与之相反的是蝙蝠人，也就是有钱人，在神吧对蝙蝠人的态度是"泥头车来咯"，也就是大卡车撞死你。

那位吃小球藻的人就疑似是神友。

其他的一些帖子，比如大家发自己头发的照片，看谁的更帅气，或者鞋子，以及某个人欠了债，在欧洲各国跑路，我看了他在英国的生活，他发了很多照片，并带有简短的文字，看起来很舒服。还有直播自己保安工作的，拍摄了保安值班室的照片等等。

这种环境在墙内非常可贵，也就是你看不到真心的意见对立，大家对一切都不在意，又能接受一切，比如恋童癖，比如虐猫，比如军训亲爹，比如咒自己妈妈早点死。没人一脑门子官司，没有那种，比如像如今你sub的，"必须支持乌克兰"的隐性道德规训去鼓舞所有人疯狂发表自己捐款、骂俄罗斯的帖子。

一个事说了一遍后就沦为烂梗，一个人发表了乌克兰被侵略、俄罗斯人死全家的帖子后，其他人再发帖子，就是玩烂梗，玩烂梗是重罪。

神奈川冲浪里吧由于这种不驯顺的特性，遭到封禁，随后每转移到一个贴吧，官方就把那贴吧封了。再到后来，大批人开始来墙外，在reddit创造了chonglangtv。

我们开始用"支那人"等墙内禁忌的词汇，并报复性的开始功击共产党，有人发贴问，到底要不要用支那人这种词，他无法接受，不过当时这个词很新鲜，就用了下来。到后来，这个sub吸引来了很多小留学生和网民，他们认真的讨论事情，开始意见对立，仇恨，以及旷日持久的负面情绪，比如歧视穷人，骂别人废物，炫耀财富，这些都是非常低级的事情，使神友群体失去了那种现代、进步、逆反主流且玩世不恭的令人享受的环境。

他们真的信仰杀光中国人，谁骂日本，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回骂，像是小粉红的反面，仍然是宗教徒。

在这时，chonglangtv开始清理他们，封禁他们，结果误伤了很多人，于是产生了cltv这个sub，我也玩梗的把列宁和毛泽东的口号和政治意见拼贴起来，"清理三种人"，"杀托派"等，不过至今，chonglangtv已经没有神友的容身之处。

在上个月，一些帖子里讨论共产党的子弟们更好相处，因为他们受过好的教育等等，以及农民都不可接触之类的言论，他们并非神友，不过说是浪友应该是合适的，浪友是个新鲜的群体。

最近几天的日子

u/flajjimier

我爸的公司是三人合伙，其中一个，叫他老三吧，拿着公司资源偷偷接外活，发展了一个他个人享有的小圈子，被我爸和另一个股东A叔叔默默调查到了，这太不地道，我爸和A的圈子都共享给了老三，他却吃独食。气氛有点不愉快，但没有撕破脸。
除夕夜的时侯，A叔叔夫妇加上儿子来我家吃饭，拿了一条不错的鱼，A下厨做成香辣的端上桌子，加入到六个菜中间，桌上的东西我也出了一份力，大冷天穿着拖鞋跑了几百米到超市扛回了两桶百事可乐。
他的妻子对着年夜饭拍照，拍完了嘟囔着说："哟，我还不能发朋友圈。"意思是不想让老三看到我们两家聚会不带着他。A说话像跟人吵架，声音大，口气很冲，但又每句话都在试图逗人笑，他的能力就是这样，按大家的形容就是"屁股沉，坐在哪都挪不动，跟人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很多人喜欢和A交流，他很乐观，如果你阴沉着脸让他看到了，他会先嘲笑你，然后眼巴巴的听你解释，继而跟着出主意，总归他不接受负面情绪作为常态这种事。
A做的鱼很好吃，我喜欢吃鱼皮，可没有吃多，因为人多不自在，再好吃也不想多坐一会，在这种假客气的桌子上。我去看电视，他们在饭桌上谈老三的事，说老三身价千万，自己不买车，三个儿子，带他们出去旅游次次都要借A和我爸的车，去年春节我们知道老三要借车，于是提前自驾去汕头玩了，在路上接到老三电话，惊讶而烦闷的叹气："啧，怎么这个日子去旅游……本来计划借你们车用用的。"
A的妻子说这件事的时侯带着揭露老三丑恶嘴脸的快慰和引人共鸣的厌恶。我在手机上看大司马的录播，走神时不小心听到一段电视上春晚的煽情告白，尴尬的全身起鸡皮疙瘩，脸猛的红了，心理非常不适，好像是我写的刻奇小作文被人看到了似的，特想躲起来，赶快跑回自己房间了；过了一会A在客厅叫嚷，我以为他和我爸吵架了，仔细听了几秒，猜测应该是他又在大嗓门说笑话。
从下午六点钟做饭，到晚上十点左右，他们打了几圈麻将后离开了，走的时候皮皮跟着跑下去，被炮声惊到了，急切的跑回来，我以为它要去阳台咬花，结果它匆忙躲进了桌子下面。大年初一中午在某酒楼吃饭，老三一家在场，他坐在我旁边，显摆新买的华为手机，说摄像头很多，然后问我手机是什么牌子的，我们俩的交谈有点秘密、低语，我爸看了这景象一眼，做出宽宏大量的表情，去和我爷爷说话。
我嫂子是这桌子上举目无亲的局外人，左手边是我哥，右手边是我，但她有点紧张，一开始稍微吃了点东西，装作上厕所出去了一次后，回来就把椅子往后退了退，开始逗她孩子玩，不再吃饭了。
席间一个开酒店的胖子伸出他的手，缺了小拇指，无名指也少一节，是小时侯放炮炸断的。他半是自豪，半是警示的告诉我们："你们小辈可千万记住了，不能玩危险的东西。"
下午回出租屋的时侯，楼下一片阳光里坐着七八个老人，在那聊天晒太阳，给所有行人包括我以注目，我想捂着脸快步路过，但忍着，正常往前走，也许速度还不自觉放慢了，心里波动着。一辆车停在隔壁单元楼下，满足了我们所有此刻在场者的无聊也解救了我遭受的酷刑；
一家三口下了车，儿子是个少年，中分，刘海有点长，挡着眼睛了，有点放不开的样子，行为举止浪漫化，比如说话轻柔像是让人打了一拳还没缓过劲，学名叫做受音，手缩在袖子里，做出帅气的姿势，结果去搬后备箱的礼物时头"咚"的撞到了扬着的后备箱门，声音结结实实还沉闷，如果一个人从二楼头朝下摔下来死了，那么就是这样的声音，他还忍着疼装作没什么事，我"哼"了一声，不怎么想笑，像是嘴巴和鼻子是人家的，笑给了我看似的。
七点钟左右吧，我在手冲，楼下有孩子笑。因为我没拉窗帘，所以一瞬间以为他们在笑我，我背对着窗户，屏幕正对着窗户，对面楼的住户也许能看到我在看色情视频，他们和楼下的孩子不是没可能建立一种联系，但我无动于衷。

某年某日

u/flajjimier

把尿撒在瓶子里是极度堕落的事情，我是很后面才认识到这点的。因为1818黄金眼里有个偷外卖的人，他穿一身黑色羽绒服，白色板鞋，船袜，露出脚踝，头发像没洗掉泡沫一样形态奇怪，被保安和一群小年轻闯进门来，用手机拍他，他想说点什么，头晃来晃去，手也动弹着，但说不出话，被闯入的人群大惊小怪的声音镇压了。
满地垃圾，窗台上摆着深红色的尿液，装在大桶的饮料瓶里，像是一种泡好的茶。视频的弹幕们惊讶且不理解，说什么"怎么不去厕所"？"我们学校也有这么一个奇葩……"等等。

住校时，我的上铺是个很白的男孩，他有一点点肌肉，最爱在晚上做俯卧撑，他旁边是个空床位，放着许多饮料瓶，想尿尿的时侯就跪在自己床垫边上，把胯部挺出去，拿起瓶子对准了嗤嗤的尿，我们听的清清楚楚，随后他旋紧瓶子，全身移动到窗户那边，伸长胳膊拉开窗户，把瓶子扔出去，一个很漂亮的抛物线，在楼下引起装满了水的气球爆炸似的声音。
曾经差点砸到过人，那是一个停电的夏天夜晚，没有空调，我们躺在床上非常难受，汗水就是不停的从皮肤里挤出来，濡湿被子，让我们皮肤发痒，变红，油腻腻的，像是抓了一手辣椒油没洗手就去挠背一样，有点刺痛，尤其是头发和耳朵交界处，还没处冲凉。
几个楼的宿管大妈坐在楼底下聊天，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但不知道具体方位。上铺开始尿尿了，然后旋紧，扔出去，啪！大妈们不再说话了。
”谁扔的！“
”上去找，挨个门检查！不要以为抓不到你们。“
她们似乎真的上来了，会是很大动静的，如果她们愿意的话，总能查出来……上铺应该有点害怕了，我隔壁床的班长嘟囔着说：”看你这回怎么办。“
结果没有谁来敲门，没有谁闹事。后来装满了尿的瓶子不再扔下楼，而是摆在空床上，积累到三四瓶后和垃圾一起扔进楼道里的黑色大垃圾桶。
有段时间不住宿舍。
在一个小出租屋，白色廉价瓷砖地板，白色墙，两个蓝色的包海绵的床，上面是棕色小熊带着红绿色装饰的圣诞铃铛花纹，非常肮脏，有些地方开裂，里面是深黄色的海绵，我吃过一点，味道奇怪。
我在其中一张床上，躺在两个人中间，大个子G，又白又胖，不说话时让人有点害怕，是个刻薄的富二代，已经不是处男了，且认识一些道上的小混混，有一次在宿舍住的时候，半夜门被人踹开，十几个人闯进来，把他叫下床要打他，他说”先别打“，然后拿出手机找人，最后双方都认识一个学长，他逃过一劫。
小个子L，脸有很多痘坑，时常长一个冒着脓头的粉红色疙瘩，看起来很硬，在发热。他龅牙，嘴巴和脸不在一个平面上似的，嘴唇上撅，家里没钱，性格随和，不混社会，是个和我一样老实单纯的学生。
G拿着手机播放L最爱看的《行尸走肉》，两个人侧躺着朝向彼此，像历史课本上在床上吸鸦片的清朝人，我在中间躺着，双手贴在裤管，只有一个头勉强从下面挤上来。
那半个月学校组织的暑假补习班放假，家长不知道，我也没回去，一直在同学的出租屋和网吧到处混迹，漫无目的。我们看了一下午，G不住品评这个电视剧有多么不合理，L完全不接受，在他眼里《行尸走肉》什么都好，在辩不过时他会人身攻击说G是个傻逼，所以他说的任何话都是脑残话，不值一提。G总会让着L的，两个人像是老夫老妻，但他俩绝对不是男同。
G一开始做出不愿还击的姿态，说些”我傻逼？切……“的话似乎要认输了，然而他絮絮叨叨的说L是穷逼，没见过好的，父母也是傻逼等等，非常伤人，让人始料未及。
我担忧的看着L，L如我所预料的一样面色尴尬，像是被人打了一顿，脸变得有点白，心情恐怕也糟糕了。人人都知道吵架最忌讳提这些现实的东西，家境、父母，这代表你是真的恨对方，而不是玩玩而已，这就没意思了。
我只有刻意的伸懒腰，问他们俩：”晚上吃什么？“
这是非常经典的转移话题行为，但行之有效。G说吃炒拉条，L说随便。我们仨穿上外套，拿好钱，打开门时楼道漆黑一片，和鬼片里似的，发蓝，发紫，整个眼前表象莫名其妙有种尸斑的气质。有一家人在煎东西，油们似乎在鼓掌，不知道在做什么，这个楼所有房间都很小，我很可怜在这里做饭的人，他们大概率成家了，否则会像我们一样出去凑合。
在这种地方成家的人随时会自杀的，有其充足理由，这是个很荒凉的地方，没有工作机会，全是失败者，贫民窟都不算，世界的边缘，一片荒原，文明的缝隙，有很多房间空着。每个住在这里的孩子都不会学习好，都会沉默寡言，被富家子弟欺负，被父母想办法大骂，最后成年，非常失望的发觉自己的处境，回到家里像只困兽想自己的出路。
女人都会烫同样的发型，穿着黑色皮衣，绿色毛衣，胸部很大，脸冻得红扑扑，同样的龅牙，眼睛歪斜，皮肤很差。男人都会满口脏话，懦弱的不可救药，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就给孩子一耳光，他们不应该离开父母结婚生子的，可他们的父母也差不多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这里非常无聊，其他地方的人会做一本习题，和他人友善的相处，在奶茶店里暴风吸入，或者掐着女朋友的乳头舔舔咬咬。而我那时候和这片地方一起安静无声的从中午吃过饭躺到不

知七点还是零点，半梦半醒，不开灯，黑暗里睁开眼睛和没睁开一样，去伸手抓床腿露出的劣质海绵放进嘴里。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世界本身是一种事物，而我们看到并建立起对它的印象是另一种事物，仅存在于主体认知里的世界像一个塑料袋容易被吹跑，不易定型，时间和空间是压住塑料袋的石子；我在此时就几乎没能如常一样建立起我的表象世界，我意识到，如果我抬腿就此走在一团无边的淤泥里，而不是像上一个当下时躺在床上，也不是没有可能。
和荒原中穿插的那条公路一样，上百公里一簇而过，之间没有任何风景，卡车司机会在这里睡着的。

老鼠人

u/flajjimier

小老鼠家里穷，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穿着很土，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看到那些神采奕奕的男同学和女同学交谈，下意识觉得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被人搭话就受宠若惊的语无伦次，恨不能当场给人磕一个。可感激和预备着掏心掏肺也换不来朋友，相反，懦弱、友善、不知道残忍的小老鼠总被欺负。平时孤孤单单的，回到家以后，父母工作很辛苦，疲惫的要命，开始数落起小老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不好，爸爸说："交学费的时侯那一大叠钱，我应该让你看看的。"

妈妈说："你得争气啊，怎么不争气。"

小老鼠低眉顺眼的站在那挨训，没什么话要说，默然接受训斥，但也没有向好的欲望。他回到自己房间以后爱上了看书，一开始看意林故事会读者，后来看莫言余华李碧华，再到后来看卡夫卡博尔赫斯乔伊斯，这些书都是旧的，他静悄悄去二手书店淘来的，也许还是盗版，可他看的津津有味，因为只有书的世界对他展开精彩的面容，陪他解闷，可这些都没有生命。

早上父亲骑着电动车送他去学校，路上吃肠粉，他不想吃，想吃面包，可父亲严词命令他吃完，不吃完不要想上学了，小老鼠害怕了，吃的时候觉得还不错，饭就是饭，怎么都行。到了学校开始上课，一个人缘不错的男生忘带了书，就借小老鼠的书看，小老鼠不懂拒绝，于是自己没书看了，果然在课上被老师点名批评，如坐针毡，想着起来说："老师我的书借给人家了"，但没敢起来。

课间休息，男生谈论点卡游戏，小老鼠玩不起，他家里没有电脑，女生们讨论班草、校草，他更插不进去话，偶尔聊学习的，他也听不懂，于是坐着抠手，跟着傻笑，可没人和他说话，他笑什么，显得跟傻逼似的。一次心理课，老师说大家班里有孤僻的同学吗，一定要多帮扶他，小老鼠听了特怕大家看向自己，脸红了，怎么抑制都没用，也果然被几个人看了。

后来爸爸不再接送他，而是给了他一辆破旧老式单车，他骑到校门口时被一个同班女生看到了，那个眼神挺复杂的，小老鼠决定以后把单车停在离学校远一点的地方，最后一段路步行，结果被父亲有一天来附近办事看到了，回家训斥，"你丢了怎么办？以后一定要停在校门口。"

停在校门口的单车让小老鼠无地自容，像是做贼一样，停完了赶快跑开，放学解锁的时侯也是在单车旁走着，突然去解锁，然后一瞬骑上离开，他怕被人笑自己狼狈。

有一天小老鼠知道了facebook这个网站，注册了一个号，"认识新朋友"，这可太有意思了，他抱着手机研究了好几个小时，但没有人加他。第二天去学校的时侯，他看大家的界面，搜索了中国共产党的账号，和惠州市的人们的页面，试着跟他们说话，但好像这些人都不在线，没有回复他。

晚上骑着破单车回家以后，小老鼠躺在床上玩手机，突然发现有个叫陈慧琴的人回复了，"想和哥哥聊聊性方面的。"

小老鼠点进她的页面，发现是个美女，发了很多自拍，并且代言了一些广告，他认真的回复说："我不太懂性，不过你可以说，我愿意听。"

对方回复了两三次”那么哥哥可以点击这个链接么“，”哥哥对小妹是什么看法呢？“，小老鼠战战兢兢的说了一些话，对方回复的很快，他觉得前所未有的感觉出现了，抱着手机跑到客厅，向刚从工厂下班，头发凌乱、在沙发上休息的妈妈说：“妈妈，我有朋友了！名字叫做陈慧琴！”

妈妈惊喜的说：“是吗？那你得好好对人家。”

“当然了！”小老鼠跳起来说。

他和陈慧琴聊了一会，搜肠刮肚的说了一些后，心满意足的睡觉了，夜里梦见有个人陪他，在面对老师呵斥的时候，一个叫陈慧琴的女人告诉他没关系的，在孤零零的大课间时，陈慧琴跟他说话，有说有笑，不比人家差，在骑破旧单车的时候，陈慧琴和他站在一块，同学复杂的目光看过来时，陈慧琴和他在一块让他觉得不必在意。

第二天他骑单车路过一片草坪，看到上面开着一些花，他兴高采烈的跟陈慧琴发消息：”我看到了一片花诶“，陈慧琴那边没有回复，小老鼠猜测可能是没在线。2020年初，大雨还没有下，他高中还没毕业，大家都在讨论香港，撒切尔向赵紫阳说回归要导致动乱，赵紫阳说主权高于繁荣。小老鼠在路旁停下车子，等着他珍视的朋友回复的到来。

拆那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知道的徐俊平

u/flajjimier

猪瘟
俄罗斯是非洲猪瘟疫区，他为了向俄罗斯示好，派专家组去考察，回来的消息是猪瘟已经控制住了，于是他放开禁令，允许俄罗斯疫区猪肉进口，于是俄罗斯猪瘟传入中国。一时间全国到处都是扑杀瘟猪的消息，销毁了120万头猪，猪瘟至少造成了大陆1410亿美元的损失。
同时，由于他之前下令查环保，全国上下运动式的拆毁农户猪圈，很多小规模的养殖户被强迫杀死自己的猪，不论是种猪还是未出栏的小猪，政府只象征性的赔一点钱。
两个操作导致猪肉价格飙升，从一斤几块钱上涨到一斤四五十甚至七八十元。江苏、四川、广东、江西等省市出台限购政策，要求凭身份证买肉，部分地区发放猪肉票，凭票方可买肉。南宁、福建多地要求每人只能一天购买两斤猪肉。
他又紧急允许农民养猪，收回了拆猪圈的命令，并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大力推进猪肉价格回落，从国际市场疯狂买猪，甚至从报复性征收关税的美国买了一万吨。2022年春，猪肉价格暴跌，6元一斤，农业部宣布已经跌破了养殖成本线。许多企业面临卖一头、赔一头的窘境，小养殖户甚至“想靠养点猪补贴家用，结果根本卖不上价，去年直接亏了8万。”（新华网）
审美
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说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建筑界的研究机构、协会、学会、大学院校立刻开展了调研，“几乎天天在开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和内部讨论会。后来蔡奇等人投其所好，开始要求街上的商铺统一黑底白字，像是出殡，后来因为太难看，又强迫人们恢复原样。
各地兴起了拆违建的运动，到处拆毁别人的招牌甚至房屋。
低端人口
他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说“作为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北京开始上调水、天然气等价格，拆除传统市场、幼儿园等，逼迫外来人口离开。外来人口如果想入读公办学校，需要提交28份证明资料。
蔡奇提出北京常住人口必须要控制在2300万。在2017年11月大兴火灾后，下达“清理整治低端人口”的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刺刀见红”。丰台区委书记动员道：“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去，越拖夜长梦多，没准今天着火了呢，今天拆了，你不就踏实睡大觉了么”。
全北京运动式到处抄家、驱离。警察们带着铁锹、榔头、锤子把一个个玻璃窗砸烂，电线剪断，供水供暖停掉，甚至整个社区一起铲除。当时一些棚户区全部被夷平，像是被导弹洗地了一样。画家华涌在北京多地边走边拍，看到公安破门突袭、房屋变成废墟、居民哭嚎连天，“比日本人还厉害”。

一些条件不差的公寓也被清理，BBC采访中，一名博士毕业的大学讲师被勒令一周内搬迁。
部分基督教组织和NGO为无家可归的大群被迫流浪者提供了住宿和工作岗位，但公安勒令将这些组织也关停，同舟家园负责人被驱逐。据分析受波及人口可能高达一百万，仅石景山区政府公布的经济报告显示，该区就清理了低端人口聚集大院480处。自由亚洲电台认为这比肩纳粹的水晶之夜，人称北京排华事件。
大陆、香港各界群起抗议，但政府回应“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意思是其他可以牺牲。
煤改气
他要求环保，整治北京的空气污染，强制在北方推行煤改气，但中国是天然气紧缺状态的国家。
2017年北京燃气集团召开动员大会，全北京无煤化。下达《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止强化措施》文件，要求与北京接壤的保定、廊坊等县市区为禁煤区。
伴随部署和指挥，华北开展了运动式的拆炉毁炕行动，大批公职人员进入居民家中，抄出煤炉等取暖设施予以没收，烟囱全部强制封住，拆除锅炉，用水泥把居民家中的火炕封住，居民的煤炭也被没收。
政府出动无人机监督看谁家有烟。山西民众被迫收集旧家具或者进山砍柴取暖。河北部分城市完成了清洁煤改造，要求民众购买600元一吨的清洁煤使用。村民以为清洁煤和散煤一样，于是照旧方法使用，没有政府人员给予提示。6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中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数十人送入医院抢救。
山西部分地区零下18度，天然气缺乏，又禁止烧煤，有许多老人冻死，有两起燃烧煤炭被拘留的案件。在当时就有人称，煤改气有人冻死，类似于60年大量人饿死。“仿佛回到了计划生育的年代，干部们雷厉风行扒房拆屋，吊打乱砸，全村号天叫地”。
澳大利亚煤炭
他下令全面抵制澳洲煤炭，浙江、海南、湖南、江西、广东、东北等地相继拉闸限电，几十层的写字楼的电梯都要关闭，上班族被迫每天爬楼梯上下。浙江一所中学要求温度高于3度不得开取暖设备，长沙政府建议居民不要使用烤箱等设备，空调不要调到20度以上。工厂大面积停工、破产倒闭。
湖南长沙供电公司新闻发言人称“湖南的煤炭供应不足……”。安保资本首席学者Shane Oliver分析“正常情况下，一般会预料到这种情况”，他认为是在下大棋。中国政府解释缺电的理由是什么运输问题、水力发电遭遇了极寒天气、机组故障等。部分中国学者和中国意见领袖解释拉闸限电是政府在倒逼产业改革，全网甚至产生了一场拉闸限电是否利大于弊的讨论。
为解决缺煤问题，徐俊平不久后下令电厂进口煤除澳洲以外，采购全面放开，不得限制通关。印尼、俄罗斯、南非等国家进口澳洲煤炭，然后转卖给中国，价格飙升。由于煤价飙升，发电厂发一度电亏一毛，纷纷停止满负荷发电。
地摊
李克强号召地摊经济，许多民众支持，一时间全国各地许多人投资地摊经营，但几天后，徐俊平下令全部清除，成千上万人血本无归。

中国处处是墙

u/flajjimier

微博很多东西只能登录后才能浏览，注意，仅仅是浏览都需要登陆，贴吧、豆瓣也是这样，好像墙内大多数网站都是这样了。设墙逼人注册给自己充人头数。
禁止色情内容这个墙更是重量级，一开始只管黄色视频。在贴吧有人发语音娇喘、在晋江有人写黄色小说都不怎么管的，后来全都管起来了。搞得现在中国人天天下体入脑，急得到处开黄腔发情。
老一辈中国人更抽象，四五十岁的人了，你谈一句两性方面的他都要说你淫秽，说你不正经，结果坐一桌要是喝了点酒，立马我操你妈逼，恨不得把手伸进同桌女人的乳头里大力搅。手里有点权力的，用来向下属施压，隐秘猥亵乃至于奸淫的都比比皆是。设墙是中国人变态的根源，无法坦然面对成人世界，于是最高领袖都是一个巨婴，必须要自然和世界以及其他国家满足他一切要求，否则他就自虐，把东西毁了，”不玩了！“，并且认为这很酷。
做生意也有墙，你要是不在圈子里（赵家人、小地头蛇等），想做生意难上加难，查消防，查非法集资，查税等等……即使万中无一顶住了，谁想要走你的公司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像大午集团或者

国美，直接抓人。这些你都顶得住，到大企业了，政府公然出面国有化你，天罗地网无处可逃。设墙确保了十四亿达利特允允远远只能吃屎。
省与省之间到处是墙，地方保护主义，互相抓商人，渔民彼此互骂，上游卡住下游的水，让一个省做另一个省的泄洪区，不同省不同命，社保不互相承认，疫情初期互相截留物资，省之间的障壁比联邦国家不逊色几分。
教育也是高墙林立。物理意义上，多数学校建造的像肖申克救赎里的监狱，密密麻麻的小窗户和排列整齐的门廊，到处都是防盗网和防盗门，中午去吃饭的时候人群挤在一起恨不能踩踏事件，食堂更是抽象，一列列桌子旁两排凳子，像是喂猪食槽。抽象意义上的墙，比如学区，穷人想上好学校？买不起学区房就滚。比如公办学校不许招收复读生，没钱去私立的穷人就滚。比如化学实验考试，穷蛆学校根本没有仪器，体育考试，买不起运动鞋吃不起高蛋白饮食、营养不良的给你跑一千米试试？原来教育资源不均衡靠培训能补一点，现在好了，全禁止了，富人请家教，穷人滚蛋。种种硬墙把穷人刷下来，更别提保送、加分、自招等，2010年清华的抽样调查，高考总人数中农村比例是62，考上清华的却仅占清华当届总人数的17，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去技校看看，全是心理有问题家里穷困灰头土脸的人，他们也有爱美之心，也打扮自己，但弄巧成拙，沦为上等人嘲笑的对象。
思想更是到处是墙。一是GFW墙，二是学术墙，很多东西限制在学术圈和上层，比如小规模的演讲，各种讳莫如深的学术出版物，内参，全部想方设法降低知情人的数量，本来就很落后的思想，他们当宝贝藏起来，不给大众看，像极了一个脑残。但脑残有刀，于是把中国全体都驯化成了比他们还脑残的脑残。现在听说偷偷摸摸不提倡学英语了，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公开拿英语内容胡乱翻译来造谣。
大街上到处是墙。景区总有很多地方上锁不许看，许多公厕也锁上大门，本来是公共设施的很多地方挂上了闲人免进的牌子，一个中国人走在大街上，随时可以感受到种种标牌试图恐吓你使你止步，去游玩时更是感觉一大部分世界扑簌迷离，关着灯，锁着门。到处是小区，高墙围住，所有房子被防盗网包裹。国界上建墙，还通电，没点逼人性，省界上建墙的也比比皆是。之前北京一高官去香港，人还没到先在大街上搞了很多墙，听说是保护安全用。墙头上放着碎玻璃碴子，矛尖，铁钉。深圳和香港之间有墙，北京和河北之间有墙，疫情区到处是墙。你说统一的国家？我统一你妈了个逼。
现在借助疫情，又本能的建造起墙来了。一是封城，二是封人家的门，三是封锁大众的经营，来让他们自己人垄断运输，高价卖菜，用墙围住中国人，明摆着强买强卖，你不买我的你就去死吧，想出门自己买？没门，破坏防疫当场给你拿下。

u/flyriver

三城记

u/flyriver

在红地（Reddit）里的网上中文社区的渐渐兴起，差不多伴随着多年前源于漂亮国的三个最大的中文网站的衰亡。十几年前的华人海外第一门户网站买买提（mitbbs），如今只剩下器人的断臂残余，和几团幽灵在不舍徘徊同器人纠缠。从买买提分出去的肋骨大妈网（huaren），兴于八卦，毁于众口，旧人渐渐散了，可能是先前的真真假假的和睦被毁得太厉害了的缘故，新鲜面孔哪怕路过，也很难停留。文学城（wenxuecity）倒是一如既往的老态，只不过在那里闲坐絮叨的人，越来越掩不住白发苍苍和百无聊赖。
买买提是最可惜的，世纪交替的时候，一代华人留学生在上面演绎了无数的悲欢离合。老邱心怀慈悲，捡瓶子的雪城日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爱小小鱼的新版金瓶梅短篇集，色而不淫；劝退避坑，神医护士，都功德无量；玉米地谋杀以命抵命，看天道轮回，却不料分尸夜奔，也能得善终；现代秦香莲，让人痛悟世间本无狗头铡；某海王风流触雷，羡煞各路猥琐男；大福与旺财，一夜成猫名；等等等等。可惜2008年，从奥运到汶川，大喜大悲过后，把买买提主场拱手让与国家队的人，是出于私利，无奈，还是自认的大义，已经无从可考。从那以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大妈网，江湖传说，始于网主当年在买买提打不赢，躲得起，冲冠一怒为红颜另立山头。可是红颜易老，相爱容易相守难。新人渐渐失了旧人的平和良善，戾气渐盛，竟然在2016年成魔，让床铺教夺了地盘，乌烟瘴气。瘟疫兴起的时候倒是意外有了阳光，不过网主要还是舍不得那几丛涂满脂粉的假花们的假意奉承和对水军流量的不舍，回光返照的可能性大些，单靠一根肋骨终究还是站不住的。
文学城天生老相，故事们大概真实，可是白日里看各路锦衣夜行，总让人觉得却太寡淡了一点，特别是过去几年痛失几位长老，大伤元气。现在新到漂亮国的少年人如果以老婆（公）孩子热炕头的为人生目标的话，从一亩三分地里毕业以后倒是可以去城里当学徒，特别是各类生活板块，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因此而避开那些为数不少的多年媳妇或者孝子熬成的恶婆婆，坏岳父们。
现在的防区，乍看仿佛有买买提初创时候的风骨；红地华埠人气不旺，但气氛是好的；不太了解冲浪TV历史和现在，不过看着和防区的各种纠缠，仿佛和当年的买买提同大妈网的相爱相杀类似。壬去寅来，预祝各位发帖不赚钱的建委们虎啸风生，如虎得翼，龙行虎步，生龙活虎，拿钱发帖的假建委们的，找到其他谋生手段，可以和防区的其他人一样，不再言不由衷。

u/forever-cqqc

衝浪文學：《它》

u/forever-cqqc

某市公安局办公室装潢豪华，宛如一间足球酒吧，电视墙上的曼联正与大巴黎酣战。
「哦！C罗！NICE！」肥头大耳的老干部， 瘫在沙发上，腆着大肚皮给曼联打气。
啤酒又喝完了，老干部按下话机。不多时，身材婀娜的女秘书踩着高跟，臀部随着步伐一扭一扭的走进来。 30丹的黑丝袜透的恰到好处，仿佛生来自带肌肤上的。
我如此详述完所见。
「烧阿 🥵 滑了！」小E激动的说。
老干部打了个尿颤，又上厕所去了。
「靠嫩娘，能不能给俺冷静点？」捞翔终于表达了不满。
「魔证处男傻狗是这样的，我来给你解解馋。」东北狗说着说着，又开始练起功来「法轮天天转！功力日日深！」
神功运转，肝火大旺。
老干部上完厕所口干舌燥，看着女秘书背对自己倒酒，套装窄裙紧包不住的浑圆美臀，终于按捺不住。一个箭步上去就把她推倒在沙发上。
「哎呀！领导！这几天怎么啦！这么神勇～」女秘书表演起织女那套半推半就的骚本领。
「烧阿 🥵烧阿 🥵烧阿 🥵」小E终于忍不住了。
害得领导前戏都还没做足，就滑了一裤档。
「批婆娘，都怪妳，出去出去。」女秘书莫名其妙被骂了出去。 「回来，妳吩咐张队长再重招一批城管，就跟媒体说上次打人的那批狗已经换掉了，一样一个月三千五不包吃住。」女秘书唯唯诺诺的去了。
「这领导还挺抽象的，该不会在红牌楼刷过火箭吧？」我说。
「什么是红牌楼？」小E说。
「引流狗滚！」东北轮友说。
「我还能滚去哪啊？」小E无辜地说。
「对了，小E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他。
「我爆金币不成，反被父母举报了。被送去再教育中心，接受党的改造，结果反而被割了一边腰子，等我醒来，我的灵魂就跑到这颗腰子上面了。我的身体带着党的灵魂回家了，我父母还拿了举报奖励50万(越南盾)，开开心心的领着钱跟「正常的」儿子回家，教育中心还给他们拍了合照，说这叫双赢。殊不知腰子的转卖费都收麻了。 」小E用跟忠哥一样麻的情绪缓缓道来。
「狗罕见，你父母拿了国家的钱跟好儿子回家，你还不感恩？」小粉红扑通扑通地说。
「操你妈，都被铁拳砸烂了还爱国啊？」东北轮友终于按耐不住了。

「什么铁拳，是下面的人收了资本的钱，执行坏了，我才无辜受难。现在能活在老爷身体里面，当最重要的器官，心脏，就像航母里的发电机一样，我真感到光荣！国家没有我不行呐。」心跳越来越快了。
原来是C罗进球了。
「梅东你妈卖批滚回南美洲卖毒品吧！」老干部相当激动。
「所以我说爱国的人都是傻逼。」老干部接着说。
谁？他在对谁说话？房间内四下无人，老干部仿佛自言自语。
「眼角膜，你说的没错，这个老干部是红老嗨。所以他用最新的黑科技把他的大脑跟俺老八的大脑换了，你们在我身体里面透过心电感应的一言一行俺老猪都听到了，一群逼养的。」「这个嗨粉老干部确实行，让俺老猪体验到一辈子都不能享受的赵家生活。」说完李赣嗑起了满桌的大餐。
「中！中！中！俺也是这样想的。」小肠捞翔造了一辈子碳水，现在每天都很享受各国空运而来的高品质稀珍食物，着了魔似的吸收各种养分，老干部的身体也越来越胖。小E透过我的口述享受真人色情把肾功能开到最大，小粉红心脏没日没夜的跳动给老干部发电，一群人心里都只有感恩。
难道这个身体里面我只能跟东北轮友共同阵线？
「你们聊得还挺热络啊？」一个我们从未听过的声音从黑暗的身体中窜出头。
「谁？」这回换自以为掌握一切的老八慌了，连心脏都吓停了几秒。
「公安局长。」
「你不是已经？」老八一颗猪头吓傻了。
「你真以为有人会跟你换猪脑啊？逼养的。」局长冷冷一笑。
「什么电影？什么游戏？」这回连小粉红都驚嚇過度模仿起浪人讲话。
「那你怎么？」我也吓到脱窗了。
「叛逃之后，我已与死人无异，我答应党的交换条件，作最新的实验，保全我的家人。嘿嘿嘿……也就是把你们的灵魂封进器官里面，再移植到老干部的身体，这是党向神的挑战。党可以管天管地，连死了器官骨灰都不是你们自己的。现在就想尝试管理人的灵魂，『它』也在看着呢！」
「谁……？」我们异口同声。
植在身体里面的心电探测器，转换为密码，再转译成语言，传送到几千里外。
「它」冷笑道：「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以后拉清单。」而「它」身体里面的几大元老也看着呢。

「它」離神又更進了一步。

u/freedomlian

别养猫，去公园喂鸟就行了。鸟不用你照顾，你不喂也饿不死，省事。在中国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想养猫

u/freedomlian

你花二十块买个土猫，取名喵喵，把给自己买两斤猪肉的钱全部换成猫粮，把喵喵视若己出，怕国产粮不安全买进口猫罐头，在水泥鸽子笼里摆个巨大的爬架，买一堆猫玩具，打各种疫苗。投资到一岁时它发情了，深夜不断地嚎，你996回来推开门发现满地的尿骚味。你默默把屋子拖干净，数了数交完社保税后干瘪的钱包，终于狠下心来，决定带它去绝育。第二天周日，别人高高兴兴在家睡大觉，你拖着996完的疲惫身体带它去宠物医院，排了半小时的队，终于见到了医生。医生一报价你惊掉了下巴，怎么阉猫比阉人还贵，医生说宠物医院没医保没补贴啥都得自掏腰包当然贵，你泪流满面。
做完绝育你回家了，你看着喵喵虚弱地躺在角落眼角还带着泪水，就像刚刚被强x完的少女，你流着泪心想主人没法多陪你了，主人明天还要996，不然被开了就养不起你了。几天后喵喵终于恢复了，但由于你没有好好陪它，它留下了心理阴影，摸它它就躲。你由于白天多上了五分钟厕所被老板通过钉钉监视到挨了顿骂顺便扣了奖金，看到喵喵这么冷漠恨不得拿脚踹它撒气，但想了想还是忍了。

喵喵两岁时，你带了一个女的回家，是你的女朋友。你女朋友看着一地猫玩具，巨大的猫爬架，坐到沙发上她的冒牌路易威登粘满了猫毛，当即破口大骂，房子这么小自己都养不活还养猫。你辩解说它不可爱吗。女朋友大骂你每天996有空照顾我吗还照顾猫，把它处理了不然分手。你想了想与喵喵的两年羁绊，咬了咬牙还是选择了后者。分手后你绝望地躺在床上，埋怨喵喵怎么变不成美少女呢。但再怎么想也没法用喵喵解决生理问题，想到这你怨气顿起，恨不得把喵喵扔出窗外。但你知道这只是生理冲动作祟，于是为了消气，你拨通了大保健的电话。
做完大保健你浑身清爽，回家猛然发现喵喵不见了。原来你去大保健时一气急忘了关窗户。你满小区找喵喵就是找不到。正好你们小区还有人丢了猫，听目击者说喵喵被猫贩子抓走了。你们一起追缉千里，终于找到了把喵喵运到广东的卡车。你们去找猫贩子讨说法，猫贩子冷笑着一边让你们下跪，一边抄起菜刀，当着你的面斩首了一只猫。猫血溅到你的阿玛尼上，你浑身不停地哆嗦，磕着头说把喵喵还给我吧，要多少钱我都给。猫贩子开了个让你更加哆嗦的价，然后从装满半死不活的猫笼子里把喵喵揪出来，拎着脖子甩给你。喵喵使劲往你怀里拱，仿佛被轮x的女孩终于找到了原配爱人。你流着泪对喵喵说主人对不起你，主人错怪你了，主人再也不对你撒气了，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你带着奄奄一息的喵喵去广东当地的宠物医院，狠心拿出攒房贷的积蓄，声嘶力竭地对医生说一定要救活它啊，它比我最亲的亲人还亲。然而一小时后医生出来摇着头说我们尽力了，火化一千块钱要不要。你还想让喵喵落叶归根，但死猫没法带上高铁，心着疼含着泪同意了。你捧着一盒小小的骨灰，高铁一路心中梦碎。你还真的梦见过喵喵变成女孩子呢，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葬下骨灰后你去公园散步，看见一个老大爷在喂鸟。老大爷说他35岁，刚刚从互联网大厂退休，准备回老家十八线小县城送外卖啦。你流着泪对他说了喵喵的事，老大爷说年轻人要看开点，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静静地看着老大爷睿智而深邃的眼睛，感到了片刻的安宁。

这次洪水充分说明西方技术就是纸老虎

u/freedomlian

淹死人的地铁，是不是西方技术？
把人憋死在里面的汽车，是不是西方技术？
英国德比郡的斯托达特隧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隧道，所以把人困死的京广隧道，是不是也是西方技术？
西方医院处处都用电，现在洪水来了停电了，西医的仪器没法工作，不知要害死多少人！
西方人发明的救护车和直升机，在暴雨洪涝里完全没法行动，不知要耽误多少救援时机！
可见我们必须弘扬老祖宗的优良传统，摒弃万恶的西方技术！
没有万恶的西方技术，我们拆腻子一定能战胜老天爷！
没有万恶的西方技术，我们贺兰一个人都不会死！

想被总书记嗦牛子的L皇

u/freedomlian

从前，CLTV有个蝙蝠人名叫L皇。L皇住在北美的大house，天天吃牛排，去过西方六十四个国家，透过红的黄的黑的透明的五颜六色的批。L皇感觉自己已经尝遍人生所有的可能性。如今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让总书记给他嗦牛子。
L皇太想让总书记给他嗦牛子了。每天晚上，当他看到电视上拉风的总书记，搭配着身后拉风的红旗和党章，总会产生无数拉风的幻想。让拉风的总书记给他嗦牛子，已经成了L皇的执念。执念可以转化为动力，偏偏L皇还是行动力很强的人，于是他开始行动了。他炒股、炒基金、炒比特币、炒空气币、风险投资、开办企业，终于拥有了万千家产。他的家产能买下整个多伦多，但他的目的不在于此，他只想让总书记给他嗦牛子。
于是他变卖家产，置办军火。他暗中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港独、吴独、越独、驻马店独等势力。在总书记倒车到悬崖的时候，他操纵华尔街金融大鳄，在骆驼背上加上最后一根稻草。那一夜，人民币疯狂贬值，诸夏风雨大作。L皇坐在水晶宫的中央，仿佛看到了彼岸盛开的战争的焰火。

他望着荧幕中的K线图咧嘴一笑，露出了闪光的金牙。L皇恨不得把自己的牛子也镶成金色的，坐在金色的马桶上，让昔日金光闪耀的总书记，跪着一口一口地嗦他。
战争爆发了，台独、藏独、疆独、港独、吴独、越独、驻马店独等势力攻入中南海，绑架总书记，把他投入了秦城监狱。漫长的倒车终于结束了，L皇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他开着十米的加长防弹林肯，带着二十名保镖抵达机场，坐上专属于他的空军8964号专机。他的目的是万里之外的秦城，也是胯下三寸的牛子。他等着让总书记嗦他。
跨越了落基山的高峰，跨越了太平洋的湍流，十几个小时后，L皇回来了，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他没有理会机舱外跪成一排的民众，他没有时间接受他们的感恩，也没有时间教他们平等自由的道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在那之前，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那是十年的执念，是曾经少年的幻想，是残存的青春的跃动。他只想快点赶到秦城，让总书记嗦他的牛子。
那个时刻终于来了。L皇在保镖的陪伴下，走出秦城电梯的钢门，抵达了关押总书记的监牢。
战争刚刚结束，监狱管理相当混乱。尤其是疏于打扫的厕所，弥漫着屎臭味和尿骚味。L皇皱了皱眉，望向厕所的深处，终于看到了他一直等着的人。
没有金色的马桶，没有金色的牛子，面前只有一位肮脏的、丑陋的、无比面熟、却满是褶皱的老囚。老囚用曾经肥胖的瘦手，握着破旧的铲子，一把一把地掏粪。他的头发很稀，也很长，新长的头发是雪白的；末端却是无力的漆黑，上一次补染大概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老囚缓缓地站起身来，对L皇咧嘴一笑。几米之外，L皇看到了他被打碎的烤瓷牙，长满溃疡的舌头，还仿佛闻到了扑面而来的口臭。
这一突开啊……
“我何必让这种阶下囚嗦我的牛子呢！”L皇瞬间吼了出来，仿佛突然被溅了满脸的粪。
快走，快走，他厌恶地跑了出去，边跑抬起胳膊闻袖子，生怕高级定制西装沾上了老囚的恶臭。

那天晚上下雨了。精疲力竭的L皇无力地躺在希尔顿旅馆的总统套房里，如同被榨干了的药渣。
然而并没有人嗦过他的牛子——不，或者说，让总书记嗦牛子的梦想，最后并没能实现。
是的，这个梦，这个让总书记嗦牛子的梦，这个十年之梦，这个春秋大梦，再也实现不了了。
这大概就是幻灭的感觉吧。
仿佛高中时想和女神约炮，却发现对方有男朋友的感觉。
仿佛大学时约网友到小树林里打炮，却在最后一刻发现对方是男的的感觉。
仿佛终于run到美国想要疯狂打炮，却发现在美国嫖娼违法的感觉。
不知躺了多久，L皇终于从能睡十个人的豪华大床上坐了起来。
就算梦想最后实现不了，至少也要抚慰一下自己的牛子吧，他想。
他看着打在落地窗上的雨滴，手指伸向胯下三寸。
但是，没有感觉。
明明手握在牛子上，牛子却没有感觉。就像在依靠空调与外界交换空气的总统套房，明明看得见打在窗户上的雨滴，却听不到雨声一样。
L皇明白了，L皇哭了，他的泪就像窗外的雨一样流了下来，落在他的牛子上，就像落在了一坨无力的大粪上，并没能让那一坨苍老蓬荜生辉。他踉跄着起身，摸进了厕所，打开灯，看到了镜中的自己。镜中的L皇也老了，老得硬不起来，老得泣不成声。虽然高级定制西装还穿在身上，但此时的自己，与扫厕所的老囚，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年，为了实现让总书记嗦牛子的梦想，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
可是啊，可是，直到最后，这个十年之梦，这个春秋大梦，也没有能够实现。过去没能实现，如今没能实现，以后，也再也实现不了了。

精选评论：
u/spiderhell1999
让总书记嗦牛子是一种下克上的成就感，其动力来自于作为普通人与支那皇帝的巨大身份差异和由此而来的报复心理。故事中的l皇却在完成了自己荣登大宝将总书记推翻这一行为之后才去找已经失去总书记身份沦为肥胖丑陋中老年囚犯的习近平这个人嗦牛子，属于是本末倒置了。l皇真正想要的其实是总书记或者其他类似的握有支那皇帝权柄的人给他嗦牛子，所以故事的最后l皇应该立刻开始给自己嗦牛子。

K皇的新逼
u/freedomlian

从前CLTV有一位K皇，为了糙逼，不惜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他既不冲浪，也不打游戏，他也不喜欢参与左右互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他又糙了新逼。他每天每个钟头要糙一个新逼。人们提到他总是说："K皇在糙逼。"
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两个骗子，自称是老鸨，说他们有人间最美丽的逼。这种逼不仅颜色和形状都分外美丽，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特性：任何愚蠢的或者极端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个逼。
"那真是最理想的逼！"K皇心想，"我糙了这样的逼，拍成AV发到CLTV，就可以看出CLTV里哪些人是傻逼，哪些人是左逼，哪些人是右逼。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拿出这样的逼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把逼送来。
他们抬着一团空气过来，装做那是逼，可是他们的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K皇给他们介绍费。他们把这些介绍费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真的把逼给了K皇。
第二天早晨，K皇的AV要开拍了。在头天晚上，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点起16支蜡烛。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赶夜工，要打扮好K皇的新逼。他们装做把逼洗干净。他们用两张大毛巾在空中擦了一阵子，同时对着空气喷了一顿香水。最后，他们齐声说："请看！新逼准备好了！"
K皇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浪人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逼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糙它的人会觉得好像没有在糙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逼的妙处。"
"一点也不错。"所有的浪人们都说。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现在请K皇脱下衣服。"两个骗子说，"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K皇拍AV。"
K皇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这两个骗子装做把逼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K皇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这逼多么合身啊！式样多么好看啊！"大家都说。"多么美的颜色！多么美的形状！这真是一个贵重的逼！"
"大家已经把设备准备好了，只等K皇一声令下，就可以开始糙逼！"骗子说。
"对，我已经准备好了，"K皇说，"这逼合我的身么？"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逼。
一星期后，K皇糙逼的AV在CLTV发布了。所有观看的人都说："乖乖！K皇的新逼真是漂亮！他糙逼的样子是多么美丽！这个逼真合他的身材！"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因为这样就会显出自己愚蠢，或是极端得不可救药。K皇所有的逼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逼也没有糙呀！"一个岁静处男最后叫了出声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他的女朋友说。
于是大家把这处男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他并没有糙什么逼！有一个处男说他并没有糙什么逼呀！"
"他实在是没有糙什么逼呀！"最后所有的浪人都说。

支那人真的25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u/freedomlian

高考透支身体，中考透支身体，现在特么小学都开始卷了，更牛逼的幼儿园就开始晚睡早起背单词了。上大学也轻松不了，刷成绩考研找工作，都是挤破头累死才能上岸。也别说run，能run的哪个不是四年卷出来的，哪个没有熬夜刷过题，哪个没有托福GRE死学。你托福嗯刷的时候欧美人在搞科研搞实习。
更何况支那环境真的一坨屎，餐馆往死里加盐和地沟油，随便买点吃的都是元素周期表，农村浇地的水都是重金属超标。空气质量没好过，高中时隔壁城市的工厂，废气飘到我们这，弄得满教室虾酱味。在支那每天都能生成大坨漆黑的鼻屎，不挖出来鼻子难受。
run出来拿身份之前压力也是嗯大，除了环境和吃的好了点，每天也战战兢兢怕出错，什么休养，不存在的。留学生抑郁的比例还小么。每年留学录取季一堆人焦虑的要死，但那只是开始而已，run的

路上还有不知道多少坎，有的人熬不到找工作就被迫送中了。别说偷渡，偷渡打黑工比留学累多了。
我上个月终于忙完一个大的，之后干什么都力不从心，心想是不是身体太虚了，打算开始每天跑步、11点睡觉，想想能不能慢慢恢复。但是跑不到两公里就跑不动了。虽然想先坚持下来，然后逐渐增加里程，但是没什么用，每天还是躺半小时才能睡着，早上不到6点就醒，嘴里还长了两个很大的溃疡。我25岁生日还没到呢。今天又看到一篇文章说From around the age of 25 the first signs of aging start to become apparent on the surface of the skin. 麻了。
美国人60岁了还进学校学习，还去创业。支那人25岁就开始老了，35岁就半截入土了。

我就抱一会，保证不动手。

u/freedomlian

我就摸摸，不干别的。
我就蹭蹭，不进去。
我就放进去一点儿，不动。
我就动两下，不射。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下次不会了。

湾区做题家的人生轨迹

u/freedomlian

17岁，刷了三尺高的题，考上211985
18岁，听从父母建议，CS赚钱，专业填了CS
19岁，听说期末考试难，刷了三尺高的题，保住GPA
20岁，听说美国硅谷CS赚钱，想出国，开始备考托福GRE
21岁，刷了三尺高的题，考出托福GRE，出国读硕
22岁，听说硅谷面试leetcode，刷了三尺高的题，拿到offer
23岁，听说H1B形势不好，要坚持刷题以防不测，继续刷题
24岁，发现公司的听滑大牛从不刷题，惊讶地问为什么，大牛说，我小学就去爸爸的实验室写代码了
25岁，发现公司的白人大牛从不刷题，惊讶地问为什么，大牛说，刷题太无聊，我在做更有趣的事情
26岁，social撩外国妹，妹问你的爱好是什么？望了望布满老茧的手指，说不出话。
27岁，被印度上司骂，意识到天花板的存在
28岁，认命，写代码，刷题，朋友都是长得一样的眼镜华人码农

世风日下

u/freedomlian

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听浪友说基督徒也不在意婚前性行为了。然而支那人连把第一次给爱的人都做不到，索性年纪大了就豁出去，找个老鸡解决需求，慢慢就上了瘾，一手交钱一手交批，最后人人都是嫖老嗨。嫖老嗨做完大保健，流干了汁水，空虚地躺在床上，想起以前看的书里，小伙看上姑娘，偶尔帮忙做做农活，天热了提个西瓜过去，最后就顺理成章地喜结连理。姑娘喜欢小伙，还会给他织毛衣。然而没人给嫖老嗨织毛衣，没人给嫖老嗨做早饭，没人在嫖老嗨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嫖老嗨不相信爱情很久了，觉得书里电影里都是假的。每次院线上映新的爱情片，他都厌恶地嗤之以鼻。但他知道这种厌恶是因为恐惧、因为无奈，因为他此生永远无法得到最珍贵的东西了。

正无聊间，楼下桑拿中心打电话上来，问我要不要按摩。我问了问行情，台费100，小费300，算公道价格，就让他们派员上来。第一个脸上有雀斑，影响情绪，不要；第二个太瘦，肯定硌得慌，不要；第三个太老，第四个太矮，第五个胳膊上有烟头的烫伤，统统不要。挑到最后，老板娘勃然大怒，在电话里骂我是“憨包”，“花不起钱就别装潇洒，自己耍自己噻”，并祝愿我手淫过度，精尽人亡。我哭笑不得，讪讪地挂上电话。
其实不是小姐长得丑，是我自己有问题。这些年我跟无数女人上过床，对交配已经渐生厌倦。陈超说黄帝御女千人，最后得道升仙，估计我也快赶上老祖宗了，“庶几得道焉”。仔细想一想，嫖娼真的挺没意思，花400元钱，就为做一两百次俯卧撑，完了一拍两散，谁都不认识谁，真真是亏本买卖。我现在更怕水分释放后那种空虚的感觉：所有人都走了，只剩我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眼前万象倒塌，失去欲望的世界慢慢变成灰色，什么生活啊、理想啊，想什么什么没劲，一切不如意的事都涌上心头来，这种时候，心里总会有个声音在问：陈重，这就是你要的么?
那不是我要的。我渴望亲吻、拥抱、温柔的对视，甚至渴望那些最终会被揭穿的谎言，而不是单纯的活塞运动。这些日子我对夜晚渐生恐惧，一点点响声都会把我吵醒，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什么都会变形，灯光象死人眼，窗帘象杀手的风衣，有一天我把皮带搭在床头，半夜惊醒后它变成了一条蛇，蜿蜒而来，差点把我吓哭。那种时候，我多希望身边有个人啊，手搭在我胸膛上，或者躺在我臂弯里嘟嘟囔囔地说些什么，支使我倒茶倒水。天亮时她会亲我一下，敲敲我的脑袋，说：“猪啊，再不起来就要迟到了！”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几朵银白的云彩，下面是农场的庄园，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青菜。

u/freedomlian

鼠人迷迷糊糊从菜地中醒来，不知自己身处何方：是北欧吗？还是美利坚大农村？周遭的风景有些模糊，但无论如何，这里不是鼠人所住的水泥鸽子笼。哦豁，鼠人一阵狂喜：难道自己加班猝死，然后成功重开北欧了？不仅如此，自己似乎已经在此处成长了十几年，现在是在忙碌间隙小憩了一会——这在鼠人熟悉的汁国是难以想象的，在汁国，别说午睡了，上厕所时间长了都要扣工资。
鼠人还没取回全部记忆，就看到菜地边一辆悍马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个胸脯丰满、金发碧眼的女郎。她身材高挑，面容也比鼠人成熟一些。鼠人觉得自己在对着电脑导管时见过她，却记不起究竟在哪见过。女郎走到鼠人身边，修长纤细的手指挑起鼠人的下巴，用妩媚而甜腻的声音说道：“叫我姐姐。”鼠人愣然地照做了。女郎接着说：“跟我上车吧，今天姐姐开车带你去野外兜风。”鼠人感到全身的热血都在涌向一个地方，然后紧接着，女郎的脸向他凑过来，嘴唇也轻轻张开——鼠人最后并没有感受到双唇相抵的湿润与温暖，因为鼠人醒了。
鼠人知道这是因为渲染模块缺失素材崩溃了，不禁叹了口气。以前大保健时也考虑过亲吻技师，但一想技师不知用嘴导过多少管就犯恶心而作罢。鼠人看看手机，离闹钟设定的时间只差几分钟了，便无奈地起床，冲了一杯廉价燕麦，准备嗯造一顿碳水，开始新一天的996。然而想起刚才做的美梦，还是心有戚戚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拨通了老友的电话。
老友听完鼠人讲述梦的内容，吃吃地笑起来：“你以前不是喜欢比你小的吗？怎么现在开始意淫大姐姐了？”鼠人愕然：“我什么时候……你别乱说啊。”老友继续说：“别嘴硬了，你以前就是喜欢小女生，你还在宿舍发过誓，要守护喜欢的女孩子一辈子，还要把第一次给最爱的人。”鼠人感觉眼角有泪渗出。“没事的，那时年纪轻不懂事，不知道社会的艰苦险恶，老哥理解你。对了老哥这几天打听到几个新楼凤，感兴趣的话晚上聊。”鼠人不知如何回复，便敷衍地挂了电话。但老友说的“喜欢的女孩子”，这几个扎心的字眼，还是把鼠人破防了。鼠人放下挖燕麦片的勺子，茫然地打开朋友圈：我喜欢过谁呢？对了，高中时喜欢过两个，一个小翠，学习一般，长得也朴实，但当年看着阳光拂过她的侧脸的时候，总觉得就像挣脱了书山题海的束缚，回到了山清水秀的乡村。鼠人也幻想过和她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但现在田园都被合村并居整没了。鼠人找到小翠的朋友圈，小翠高中毕业后没出省，前两月刚结婚，朋友圈白屏黑字地写着：“夫家给了七十万彩礼，弟弟买房不用愁啦！做一个好姐姐，一个好媳妇，我也很骄傲！”鼠人感到胃里一阵泛酸。点开婚礼的视频，不知怎么的，感觉一身红装的小翠，表情有些皮笑肉不笑。
鼠人的另一个女神叫梦瑶，是小城里的学霸。梦瑶也是校园一枝花，当年无数男生心驰神往，却只能高高仰望领奖台上的她。梦瑶一心努力考大学，两耳不闻窗外事，曾经鼠人鼓起勇气跟她搭话，

玩了个网上看的心梗，结果梦瑶没听懂，还说他莫名其妙。鼠人心想你别脑子学傻了啊。后来梦瑶考上了广东的名牌大学，与鼠人分道扬镳。鼠人心想广东的早茶不错，不知什么时候能请假去旅个游，据说老板还想鼓励春节加班，真是哈人。鼠人点开梦瑶的朋友圈，看到一行喜悦溢出屏幕的文字："新交的男朋友，姐妹们都羡慕死了。"再看配图里，梦瑶清秀的脸庞和一张黑色的面孔紧紧贴在一起，黑色的面孔呲笑着雪白的牙齿，梦瑶洁白脸庞中的黑眼珠闪闪发光，两人的合影仿佛一张阴阳八卦图。鼠人一哆嗦把手机掉在了桌子上，喉咙里发出仿佛小狗被踩到尾巴的尖叫。

靠恁娘，偷井盖咯，靠恁娘

u/freedomlian

暗无天日的地底，废弃的埋尸场，我闻着头颅上的血腥味，绝望地躺在地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绝望，大概是大脑里的芯片也砸坏了吧。我的头骨被工厂机器砸破了，所以被扔到了埋尸场。等待我的，将是静静的死亡。
突然间，我在头顶看到一束光，那束光渐渐变成了圆圆的形状，仿佛黑暗中骤然出现的太阳。濒死的我瞪大眼睛，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一句赞叹：
"我勒乖乖来，这就是死后世界嘛？"
圆圆的光亮中出现一个影子，有什么人探过头来："听这口音，你也是捞翔？"
"中咧，我快死咧，捞翔救救我！"
"捞翔挺住，我们这就下去救你！"
我昏昏沉沉地被抬了上去。再次醒来时，我躺在一个圆形的房间里，身下的床很柔软，头顶被绷带包住，砸破的颅骨也处理好了。房间里还有几个人，跟我说他们就是捞翔。我问捞翔为什么救我，捞翔们叹了口气，向我介绍了这几十年发生的事。我一边听他们讲述，一边回忆自己的经历，大致明白了这个国家的现状。
现在是2050年，这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13亿贱民被驱逐到庞大的地下黑暗世界，进行无休止的血汗劳动，为地面上的少数权贵提供资源。而天堂和地狱，就通过一枚小小的井盖相连。
这个国家的伟大领袖抛弃了肉体，成为了缸中之脑，通过华为研发的脑控芯片控制所有人。伟大领袖要求权贵们不得接近井盖，以掩盖这可怕的奴役真相。但对于捞翔来说，妹有什么比不能偷井盖更痛苦了。偷井盖对于捞翔来说，是刻在基因里的、血脉相传的渴望。虽然是地面上的权贵，但捞翔们还是凭借这种灵魂深处的渴望，突破了伟大领袖的意识封锁。为了井盖，捞翔们连夜从华为工厂偷到了5G屏蔽仪、密码破译器、自动解锁机等先进装备，最终掀开了潘多拉的魔盖，把我从地底救了出来。
"你大脑里的芯片被砸坏了，我们就给你取出来了。现在你也该想起来了吧。"一个捞翔说。
我热泪盈眶："中咧！我想起来了，我也想偷井盖咧！"
"那么你能杀死伟大领袖吗？"捞翔问。
"杀死那个缸中之脑吗？"
"没错。只要杀死伟大领袖，就再也没人能够阻止我们偷井盖了！"
"怎么杀？"
"我们现在就在军车里，正在前往缸中之脑所在的诺纳塔。"捞翔说着，拿出一个U盘，"这个U盘里有我们研制的自毁病毒，把它插进伟大领袖的大脑，大脑就会自毁。但我们屏蔽不了诺纳塔里的芯片检测器，所以进不去。现在你大脑里的芯片被取出来了，只有你有这个机会，你愿意试试吗？"
"当然！为了报答捞翔的救命之恩，无论什么吩咐，我都万死不辞！"
捞翔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一阵刹车声，房间里的东西也往前震了一下。车停后，捞翔们扶我下床，又塞给我一些装备。我环顾小小的房间，嘿，这军车还真能处，里面隔间都这么漂亮。我咧嘴问道："捞翔嘿，这军车是不是也是你们偷的嘿？"

我穿上捞翔给的红外屏蔽服，只身前往诺纳塔。因为屏蔽了红外线，大脑里也没有芯片，我在塔里如入无人之境，谁都检测不到。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缸中之脑。巨大的培养箱里，伟大领袖的大脑沉浸在培养液中，连接着无数导线，周围的信号灯发出五颜六色的闪光。华为的技术真是太厉害了！我不禁啧啧赞叹。

我爬到培养箱顶部，看到了培养箱的盖子。那盖子，居然也是圆形的！我感到自己的灵魂被唤醒了，基因深处的力量蠢蠢欲动，手臂的肌肉也不由自主地收缩起来。我抬起麒麟臂，说时迟那时快，三下五除二就把圆形盖子拆了下来。我拿出捞翔给的U盘，从盖口把手伸进去，插进伟大领袖的大脑。只听一阵滋滋啦啦的声音，培养箱里的信号灯就全灭了，大脑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萎缩，看来自毁病毒成功了！我正想跑路，不料周围的照明灯也忽然一瞬全灭，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我脑袋一嗡：完了！怕不是被发现了！但是捞翔交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这样想着，我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我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但过了一会，还是什么都没发生，我悄悄睁眼，看到漆黑的房间里，有一处微弱的亮光。我小心翼翼地向亮光走去，发现那是一个夜光U盘，卡在一堆仪器里，非常隐蔽。我轻轻把U盘拔出来，发现U盘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我用U盘的荧光照亮纸条，读清了上面的字：
“大脑已被摧毁，断电程式启动，快逃吧捞翔，我们只能做到这里了。
捞翔，全国人民都会谢谢你的！”
我虎躯一震，妹想到，就算在无恶不作的华为工厂里，也有人保存着良心，保存着希望！我攥着U盘，马不停蹄地原路往回跑，终于逃出了塔外。捞翔们在外边接应我，我把U盘给了他们。回到军车上，他们便开始解析U盘中的内容，发现这是二十年前，伟大领袖的缸中之脑建成时，华为工程师里的捞翔留下的！捞翔，伟大的捞翔，无处不在的捞翔，捞翔潜入了华为深处，冒着死亡的风险，在缸中之脑的控制中枢留下了后门，也给我们留下了希望！我再也忍不住热泪，呜呜哭了起来。这时，负责解析U盘的捞翔回过头说：
“捞翔在U盘里留了一句话，但是是高度加密的，破译需要一段时间，大家耐心等一下。”
捞翔还留了话？大家都好奇地凑了过来，七嘴八舌地猜测那是什么。
有人猜，是对极权的痛斥。
有人猜，是对自由的渴望。
有人猜，是对地下受尽苦难的同胞的祝福。
有人猜，是黑暗时代中坚强刚毅的呼唤。
终于破译完成了。大家屏气凝神，向屏幕望去，就像后人望向祖先的密语，就像信徒望向上帝的神谕。终于大家看到了，只见银白的背景上，铿锵有力地印着一行小字：

“靠恁娘，我寻思这井盖也妹人要啊！！！”

就嗯卷

u/freedomlian

生在🕷国，想活命，就得嗯卷
古时候，黄河泛滥，耕地太少，又没化肥，还嗯生，想一家几口饿不死，就得精耕细作，整天地吭哧种田，就嗯卷
后来化肥来了，饿不死了，改革开放了，还得嗯卷
价格改了，千万倒爷一窝蜂跑，就嗯卷
深圳开了，千万捞佬跑来捞钱，就嗯卷
后来官商勾结，经济发展的果实都被窃取啦。想抢点残羹剩饭，还得嗯卷
学区房价格炒得老高，是嗯卷
你996做题，做不过别人8107的，后来就直接6点早读，10点放学，就嗯卷
你过年放假，别人过年做卷子，所以你只能大年初一做卷子，就嗯卷
你作文写成印刷体，阅读题背过几千套路，还不是700分上不了清华，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就嗯卷
不考研找不到工作，结果考研分数线飙到400分，就嗯卷
公务员几千比一的名额抢着考，就嗯卷
996的工作抢着干，就嗯卷
身体不行了996干不动了？干不动就滚啊，有的是比你年轻的抢着干，就嗯卷
在🕷国，任意一条可行路径都会光速饱和，这就是嗯卷

又一想这样不行啊，🕷国待不下去了，赶紧run吧。可是run也要钱，再不济申请phD还要GPA呐，钱和GPA哪有那么好搞，还得嗯卷
终于嗯卷，卷过成千上万个跟你想法一样的人，run出去了，还得嗯卷
找工作？leetcode刷了多少道了？刷不了几百道找不到工作，还得做题，还得嗯卷
听浪友说，澳洲🕷为了移民已经倒贴钱给人干活了，就tm嗯卷
搞科研？呵呵有几个🕷真心爱科研，还不是为了学术吃鸡。没有天才的灵光，只能靠堆时间搬砖活命，所以你996搬砖，干不过别人007搬砖，就嗯卷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还有玻璃天花板，老中跟老中勾心斗角，烙印跟烙印齐心合力坑老中，终于老中的位置越来越少，为了抢到位置，还得嗯卷
开中餐馆的，拿不出特色跟人竞争，为了活命，只能不断压价，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压，就嗯卷
生了娃，还嗯推，还嗯卷，这辈子卷不过，就下个蛋继续卷
报班啊，学琴啊，学python啊，送进大学搞科研啊
因为不会培养娃的个性，跳不出嗯卷的圈子，所以还是只能嗯卷
卷，就嗯卷

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对

u/freedomlian

我感觉在芝麻，如果你做一件事让别人不高兴了，他们不会直接说“你不该这样做”，而会在心里暗戳戳地降低对你的评价，然后暗戳戳地疏远你。很多人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就被孤立了。在别的国家的话，美国人也很少指出我哪里做的不对，除非我犯了很明显的错让老板不高兴了，或者我明确问他们：“我应该做这件事吗？”
但我也不能每次都询问别人的看法，更何况就算问了，他们也会出于礼貌给我正面回复。哪怕我的做法非常支非常自我中心。比如有段时间，每次有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我都想去加入他们，他们也说欢迎你一起聊。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样是不礼貌的。再比如我最开始聊天的时候，总是无意识地把话题转移到自己，也是后来才明白不该这样，别人聊自己的事我就该专注于他们。
在芝麻被孤立的时候，别人会说那是因为你不够强大，然后让你疯狂做题来碾压他们。但疯狂做题的结果就是从始至终学不会与人相处，成年之后再想学就很难了，而你也不能永远依靠碾压他人来活着。更何况学习交流的话，与其在芝麻学到些互害厚黑阴谋诡计，还不如什么都不学。
我在美国三年了，虽然一直很努力地观察别人怎么做，但感觉融得还不如刚来的欧洲人，很难像他们一样自然地谈笑风生。而且如果有人要请教某个学术问题，如果我不是组里唯一懂得这个问题的，那么他绝对不会找我。这个真是两眼一抹黑，就连该怎么做都不知道。别说去看他们喜欢的综艺美剧，真看不来。我们这很多老美都喜欢看一个叫bachelor的，而我看一秒都是折磨。

无限轮回的井盖

u/freedomlian

井盖被捞翔撬走，卖到废品站，到工厂熔成铁水，重新铸成井盖，盖在贺兰的下水道上，然后再被捞翔撬走，如此轮回了无数次。终于有一天，井盖再次从工厂重生的时候，没有被捞翔买走，而是登上了远渡重洋的轮船。“中咧，终于重开成功咧，你们被偷吧，我run了。”井盖暗中窃喜。然而再次重见天日时，井盖发现自己包裹在红绸里，外面传来胡辣汤味的普通话：“这是特供的进口井盖，特别适合咱驻马店市政府的风水！有它坐镇，各位领导一定官运亨通！”井盖裂开了。

百年喷射

u/freedomlian

多年以后，因为直肠癌切除肛门的肥宅终日挂着粪袋的时候，总会想起年轻时吃完麻辣烫疯狂喷射的日子。当时，便秘还是困扰年轻人的顽疾，无论在街边的小广告，还是互联网上的垃圾营销号里，“通便秘决”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热门话题。那时肥宅的同龄人里，高个子的阿强每天都去健

身，练出一身腱子肉，学生时代困扰他的便秘也顺便解决了。不过肥宅清楚地记得，那张健身年卡的价钱就顶他半个月的工资了。另一个是水果女神阿丽，曾经也是肥宅的便秘病友，她每天都要吃几十块钱的水果。阿丽在朋友圈晒过很多水果，光是肥宅记得的就有大个的车厘子，红心的火龙果，异域的猕猴桃，日本的草莓和葡萄，还有当时他根本不敢买的牛油果。那时阿强对阿丽说："你不能光吃水果，还要多运动。"肥宅没听他们的，肥宅不想把钱送给水果摊和健身房，肥宅把钱都用来氪金抽老婆的卡、买老婆的手办、听老婆的演唱会了。肥宅解决便秘的方法和阿强阿丽不一样，每当他便秘的时候，就偷偷跑去街边的麻辣烫，中午去了，晚上就能疯狂喷射，顺带着那种火辣辣的快感，让如今躺在床上生出褥疮的肥宅久久难忘。后来阿强和阿丽见到肥宅由于经常喷射而溅满屎花的厕所之后，就发誓再也不来找肥宅玩了。肥宅查出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在便秘和喷射之间轮回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间，阿强和阿丽结婚了，肥宅的老婆退圈了。肥宅的老婆毕业了，肥宅的老婆完结了，肥宅的老婆便当了，肥宅的老婆过气了。肥宅给老婆氪的金都在热恋的时光里化为了飞灰，最后消失的无影无踪，就像他在无数次便秘和喷射的循环之后逝去的菊花一样。肥宅艰难地动了动身子，腹部连着粪管的瘘口只是轻轻地痛了一下，背上的褥疮也几乎已经麻木了，如同肥宅早已麻了的大脑，再也思考不出任何后悔的理由——至少，现在他不用担心便秘了。

嗯卷鼠鼠回忆录

u/freedomlian

衡水模式烂鸡巴高中毁我青春，尤其是高三，回忆一下
衣：三年没换过发型，没买几件新衣服，甚至周末放假都穿校服，当时还特别的自豪，以为自己是艰苦朴素、努力学习、苦难行军的典型。当时被价值观整个都被洗脑了，认为穿新潮衣服、打扮的有个性就是混子。结果现在也不太懂穿搭，没自信，颜色鲜艳的衣服都不敢穿，唉。
顺便一提，嗯卷织女最流行的发型是无刘海单马尾，因为不用剪头发。剪头发也是要浪费刷题的时间的。
食：碳水嗯造，劣质面包嗯造。为啥呢？因为吃劣质面包可以节省时间刷题，当时最喜欢拿着一大块碳水馒头边啃边刷题，香啊造啊。学校小卖部夹鸡肉的劣质面包经常吃出腐烂的脂肪，但也挡不住我每天下课就光速跑去买，买的时候还能背单词，背作文素材，买回来接着边吃边刷题。
住：日常睡眠不足，057是日常，你问我怎么撑下来的？一来透支青春期的身体，二来咖啡、红牛、绿茶，大罐嗯造。结果我落下红牛后遗症，现在闻到红牛味都恶心。我当时喝的咖啡和红牛都不管用了，就是我妈不知从哪搞来的茶叶还有点用。
你觉得我是最卷的吗？不是，我那时起码每天还回家吃饭睡午觉，我有个同学中午直接住在教室刷题，最后他也只考上了个一本。
行：当时有私人承包的校车，我就坐车上刷题，车开到家十分钟左右吧，路上就能多刷十分钟的题。

最后家人们猜猜我卷上清华没有

建议入典，不同意的请举手

u/freedomlian

你两在浴缸69，女的突然屎失禁吓得你沉到水里鼻子呛进去一堆屎水导致大脑感染。然后浴缸还有上次糙你皮炎的白男精液残留。流进了女的p里面怀上了。你半身不遂躺病床上法院判决女的有你的孩子获得你的全部财产。你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你的玩物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胜利者。

回忆织女留给我的一次童年阴影

u/freedomlian

当我还是一个梁家河小学生的时候，小区里两个同龄织女玩游戏凑不齐人，便邀请我去她们家。我受宠若惊，因为我融不进她们的小团体，那些织女平时从来不找我玩。她们要玩瓦房店版的桌游大

富翁，棋子是各种颜色的塑料圆锥，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两个织女首先抢了两个颜色最艳的棋子，剩下的让我选。她们一个劲地对我说："选蓝的吧，选蓝的吧。"那个蓝的棋子大概是染料没加够，颜色饱和度不高，看起来比其它棋子要丑一些。我本来不想选的，但在她们无限复读地怂恿下，我最后还是说："好，那我选蓝的。"话刚出口，两个织女仿佛看见仇人死了妈一样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选蓝的！！"说完又瞥了我一眼，仿佛我是面对十块钱和一块钱最后选了一块的憨批。我当时太怂没法反驳，连反悔的话都说不出口，只能拿着那个有点丑的蓝色棋子陪她们玩。
那局大富翁我玩得不开心，最后也没有赢。玩完之后，就和她们出去荡秋千。小区的小公园里只有两个秋千，我跑不快，没抢过她们，她们抢到两个秋千荡起来之后，就互相有说有笑，不再理我了。我拼命地想插两句话，却总是找不到机会，于是想着走远一些，看看她们会不会挽留我。我慢慢走着，没走几步就回一次头，想让她们注意到我，哪怕看我一眼也好。结果并没有。我就这样几步一回头地走离了小公园，直到她们在视线中被树木挡住看不见了。后来我再也没跟她们玩过。
祝愿这些织女早日和基建狂魔过上为祖国生三胎的幸福生活。

范进中offer（完整版）

u/freedomlian

范进学习回寝，两个不学无术的室友俱各欢喜。正想给他分点零食，只见寝室长胡老鼠，手里拿着一个篮球和一瓶可乐，走了进来。范进连忙回过头去，看都不敢看他。胡老鼠道："你个卷逼出去学习不带手机，你妈给你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特么正睡觉呢，吵得受不了就帮你接了，结果一听，哎哟，你中了个什么master的admi是吧？所以我打完球顺便买了瓶可乐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从室友手里拿来零食，打开可乐，在凳子上坐着喝。胡老鼠又对范进道："你不是在申博士吗？这个什么master，好像不是博士啊？我听说只有博士才有奖学金？"范进道："是是，老大说的对。"胡老鼠又道："你妈说最近赚钱不容易，你去了这个什么master，得卖掉好多家当。给你交完学费生活费，你爹妈一块钱都得掰成两半花。所以她求你考虑下要不要在国内读研，别去美国了，去了也憋屈。唉，可怜！可怜！算了不说了，一起吃零食吧！"说罢，几个室友一起来吃零食。吃到日西时分，胡老鼠打了个饱嗝，范进瘪着嘴帮忙收拾垃圾。胡老鼠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出去打游戏了。
次日，范进又去实验室搬砖。魏好古又约了一班申请的同学，彼此来往。因为已经大四了，就一起对申请出国做了些研究，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这些同学鼓励范进申请他的梦校。范进回到寝室，发现自己卡里没多少钱了，就找胡老鼠借申请费，说是下月拿了生活费还他。胡老鼠一口啐在范进脸上，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你这种下水道里的老鼠，也配申请这种世界名校？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个交钱的硕士，就臭老鼠想吃起蝙蝠肉来！我听说去这个学校的都是有钱有势的蝙蝠人，你不看见那个张教授的儿子，从小就上国际学校，初中就进实验室做实验了！像你这小县城来的臭老鼠，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除了嗯卷做题，就是想屁吃！我不想瞎操你的心，但你差不多也得替你辛苦赚不来几个钱的爹妈想想！你问我借钱，我钱花游戏里都能买几把宝刀，不像你都丢给美国佬打水漂，人家学校都不要你，就给你嗑西北风!"
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第二天出门去图书馆，自心里想："学长说我命中注定能run，而且不申请就中不了梦校。如今不去申请试试，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学商议，瞒着室友，申请了梦校的PhD。写完PS、CV，提交完申请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于是范进即便回寝。室友都已经睡了，因为被范进吵醒，胡老鼠又骂了他一顿。
到出offer那日，研究生师兄又叫范进去实验室搬砖，才去不到两个时候，一个一同申请的同学就跑到他的寝室，手里提着一盒零食："范进回来没？他中offer了！"室友不知是甚事："offer是啥？你咋知道他中了？"同学说："范进忙着在实验室搬砖，叫我帮忙盯他的邮箱，今天早上收到了他梦校的邮件，我没仔细看，但第一句话是Congratulations。"室友仍然摸不着北："你联系不上他？""联系不上，他做实验经常半天不看手机。"室友说："我知道他实验室在哪。反正我闲着没事，就帮你去找他吧。"
那室友飞奔到实验室，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实验室东头，见范进抱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准备放到台子上。室友道："范学霸，快些回去！你中了梦校的offer，你同学都来寝室找你了。"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放东西。室友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东西。范进道："你抢我东西干嘛？这是重要的实验用品。"室友道："你中了梦校的offer，不回去看看？你同学

还在等你呢。”范进道：“你麻麻的，你知道我想run就得发文章，发文章就得做实验。我特么急着做实验，没功夫陪你们折腾。而且你搁这糊弄谁呢？我没心情听你比比，快给我滚，别耽误我run。”室友见他不信，劈手把东西夺了，堆在台上，一把拉了回来。范进三两步走进宿舍，打开邮箱里从梦校发来的邮件，上写道：“Congratulations!……”。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笑嘻！我run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室友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笑嘻！我run了！”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跑进公共厕所，一脚踹在坑里，挣起来，眼镜都跌碎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跑到楼外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其中一个机灵鬼说道：“范卷王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拿到offer，蚌埠住了。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邮件是假的，你run不了！’他吃这一吓，就绷住了。”众人都拍手道：“这个主意好！范卷王怕的，莫过于寝室长胡老鼠。好了！快寻胡老鼠来。他想是还不知道，在操场打篮球哩。”又一人道：“在操场打篮球，他倒好知道了；他从五点半就往操场打篮球，还不曾回来。快些迎着去寻他。”
一个人飞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老鼠来，后面跟着几个肌肉基佬。室友告诉了一番。胡老鼠诧异道：“麻了，咱宿舍好不容易出了个卷王，这下怕不是给卷死了。”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鼠说话。胡老鼠作难道：“虽然是卷王，如今却拿了名校的博士offer，就成了蝙蝠人。蝙蝠人是打不得的！而且打了他，老师就要处分我，写进档案，永不得翻身。我可不敢乱打！”一个尖嘴猴腮的男生说道：“罢么！胡老鼠，你每日逃课打篮球，晚上玩游戏，上课睡大觉，老师也不知叫学生会在档案里记了你几千条处分；就是添上这一次，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你的信用分扣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治好了范学霸，老师叙功，抹掉你几条处分，也说不定。”给范进报喜的同学走上来说：“不要只管讲笑话。胡老鼠，这个事须是这般，我教你几句，保证一下子治好他。”胡老鼠被众人局不过，只得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跟几个肌肉基佬一起去找范进。
来到外面，见范进正扶着一棵歪脖子树站着，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run了！run了！”胡老鼠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SB！你run个几把毛了！”一个嘴巴打下去。胡老鼠心里到底还是怕，刚打完，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第二下，只是背诵同学教他的话，“你TM中了个offer就飘了？你TM毕得了业么？毕业找得到教职么？找得到工作么？抽得到H1B么？抽到H1B公司裁员照样给你滚回来！”
范进本来被胡老鼠的巴掌打醒，不料又听到这一席话，当场就昏了过去。

《驻马店之鬼》

u/freedomlian

劳翔提着简陋的金属探测器，在洪水后的废墟中摸索。这个探测器是去年买的，本来是为了防备疫情导致的末世，现在想来当初真是杞人忧天。不过今年洪水过后，自家田地都被冲垮，赈灾金也被贪得没剩几个子。劳翔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来废墟找外快了。

今天一直没什么收获。劳翔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自己建的微信群：“驻马店鼠人互助会”。洪水过后少了很多群友，希望他们只是被晶哥请去喝茶了。劳翔继续往前走，边走边连VPN，准备去红迪看看。走到某处，金属探测器突然响了起来。他赶忙收起手机，开始搬弄周围垃圾。不知这次会捡到什么废铜烂铁，总之能拿去卖废品就行——他刨走一大堆垃圾，在一个黑色塑料袋下面，忽然发现了一样不寻常的东西。

这东西是个金属按钮，又像是由水晶做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劳翔拾起按钮，没有直接放进废品袋——鼠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让他决定按一下这个按钮。劳翔刚按下去，忽然大脑嗡的一下，一个空灵的不真实的声音，在他的脑海深处响了起来：

“欢迎使用北欧转生器，确定持有人：劳翔。

持有人可以指定转生人，让转生人一瞬转生北欧。

但每让一人转生北欧，持有人就会在驻马店轮回一世。

持有人不能使用该转生器转生北欧。”

靠嫩娘！劳翔瞪大了眼睛：“北欧转生器？什么几把玩意？！而且只能让别人转生北欧，我不能转生，还会让我轮回驻马店！？”

劳翔几乎是吼出来的，幸亏废墟周围没有人，不然就麻烦了。

“是的。并且转生人数没有限制，还请持有人合理使用。”声音回答说。

劳翔啪的一下坐到了地上。

“既然如此，那这玩意还有个几把毛用——不对，我劳翔生性仗义，当初建立驻马店鼠人互助会，就是想让鼠人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蝙蝠人和赵家人，现在有了这个按钮，可不是帮助大家的好机会？我曾在冲浪TV口出狂言，说我愿永世轮回驻马店换取所有鼠人转生北欧，这下不是得偿所愿了？”

“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Manifest destiny。”劳翔笑了笑，打开微信群，把捡到转生器的事发了出去。

劳翔的微信群炸了一天，很多洪水后消失的鼠鼠都被炸出来了，让他感到很欣慰。不过大部分人都不信，都在说“劳翔别闹了”，“晶哥收网了是吧”，“特么谁敢去找你？”之类的。最后第一个决定来找劳翔转生的，是他的朋友白完。

白完和女朋友来贺兰打工。在那次众所周知的灾难中，白完的女朋友消失在了京广隧道里。白完几乎是哭着求劳翔让他转生的：“翔哥，我女朋友死了。现在上面硬说她没死在隧道里，不给我一个说法，她怕是也死不瞑目了……我这几天在微信上给她发了几百条消息，我盼着她没死，盼着她回我一条……可是……翔哥，她以前也在咱们的互助会里，你说她是不是也去北欧了？不管怎么样，她死了，我没了依靠，钱也都花完了，我也不想活了……”

看着声泪俱下的白完，劳翔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走吧，去北欧吧。就算她不在那里，在北欧你也不用为了资源去卷，你会有无数的资源，能帮你找到她……”

他按动按钮，又在脑海中听到了声音：

“北欧转生器已激活。持有人：劳翔。本次转生人：白完。转生后原身份将彻底消失，并且重要的记忆会保留。是否转生？”

白完也听到了声音：“重要的记忆会保留？我对女朋友的记忆也会保留吗？”

“是的，重要的记忆，一般指强烈的信念和无法放弃的决心。顺便一提，在本次洪水中，很多人死得太惨老天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拥有这些记忆的死者。转生后也会保留它们。”

“太好了！那我大概真的有机会和女朋友重逢——”

劳翔点点头，再次按动转生按钮。一阵白光之后，白完就消失了。

白完真的消失了，他的微信号、红迪号、还有其他网络账号也都404了。劳翔还托自己的户籍晶哥朋友查了一下，果然白完的户籍也从芝麻消失了。

白完转生后，越来越多的鼠鼠从微信群来找劳翔，还有从红迪来的，从推特来的。鼠鼠们的经历真是悲惨世界，有高中卷坏身体依然只考上带专的，有被铁拳砸了一夜返贫的，有家人大病卖身卖房的，有被潜规则玩坏的，有被迫生三胎积劳成疾的……每次，劳翔都毫不犹豫地按动按钮，让可怜的鼠鼠转生北欧，尽管这样会让他在驻马店再轮回一世。

“我可真是好人啊。”劳翔心想。

劳翔帮鼠鼠转生从不多收钱，最多收个一两百辛苦费，但这足以让他衣食无忧了。不过他依旧无法安心。他每天每夜都会做轮回驻马店的噩梦，梦见无数晶哥用井盖砸扁自己。他想起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有个人买到一个金瓶子，如果他死前没把瓶子以更低的价格卖出去，死后就会下地狱。但转生器是卖不掉的，劳翔特此问过，持有人一旦确定就无法改变了。

噩梦最终爆发了。这天，劳翔被晶哥请去喝茶了。

到了晶局，劳翔诧异的发现，请他喝茶的不是想冲业绩的晶哥，而是他的户籍晶朋友，在白完消失后帮他查过户口。

“劳翔，我也是鼠人，我也理解你。”户籍晶朋友咳嗽了两声，“但是不得不跟你说了，转生器的事，其实上面早就知道了。”

“啊？！为啥？！”

“傻逼啊你，微信都是被监控的，你在群里发什么上边会看不见？上边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害怕惹怒超自然力量引发不可预知的事件，但我要提醒你，已经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匪谍，伪装成鼠鼠找你转生北欧了！”

“？！”劳翔的脑袋嗡的一声。

“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匪谍，有极强的报效祖国的执念，他们转生后，会在北欧做什么，会把北欧渗透到什么地步，我已经不敢想了！劳翔，你好自为之吧。”

从晶局出来后，劳翔的整个脑袋都是空的。

“北欧，我的北欧……”

那天晚上，他再也无法入眠，捂着脑袋痛苦地哭了起来。

北欧，是我好心办错了事吗?

北欧，我明明没有想送飞碟过去，明明根本没有想毁掉你。

北欧，我只是解救痛苦的鼠鼠而已，甚至没把自己当做救世主。

北欧，对不起……

他捡起转生器，让眼泪滴落在上面，辉光的按钮看起来更明亮了。

“我有办法赎罪吗？”劳翔问。

“你不需要我的力量了吗？”转生器问。

“不了，我只想让你消失。虽然是我的错，但我不想毁掉北欧，也不想让你落入恶人的手里。”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名为——洪水的归宿。”转生器回答，

“我因洪水而生，也只有因洪水而死。持有人带着我跳进水库，在持有人被淹死后，我也将会消失。顺便一提，你已经使640人转生北欧，你死后也会在驻马店轮回640世。现在死亡的话会立即开始轮回，请慎重考虑。”

“不用考虑，我明天就带你去跳水库。”劳翔坚定地回答道。

劳翔说到做到，第二天，便带着转生器去了驻马店板桥水库，这个35年前淹死几十万捞翔的地方。他特意选了一个偏下游的位置。哭了一夜之后，劳翔已经麻了。就算清楚这个世界上有再多的芝麻猪罪不可赦，他也不想再毁灭谁了，他只想死后少污染一点水。

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劳翔再次取回最初的记忆，是在课堂上睡着，被同学喊醒的时候。

"Tid for gruppesamtaler!（小组讨论时间到了！）"劳翔的同学对他喊道。

嗯？这是什么语？好像是北欧语？！而且我的同学怎么是金发碧眼的？！

惊醒瞬间取回前前前世记忆的劳翔，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我怎么在北欧？我不是永世轮回驻马店吗？不对，窗外的树木还是驻马店的品种啊……而且为什么我桌子上有笔记本电脑，还是充满科幻感的新版本？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

同学又戳了一下他，指了指电脑屏幕。这节课是历史课，屏幕上是地方当代史的课件。劳翔翻了一下，讲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及之后驻马店的历史。

在接下来的课堂上，劳翔了解到了自己跳水库重开之后的事。

202x年，中共高层伙同俄罗斯渗透北欧，并欲图向西南欧扩张势力。

202x年，中俄扩张势力受到英美阻挠，俄罗斯对美宣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俄罗斯倒戈，中共被多国联军夹击。

……，中共党魁以对中国中小城市核打击为要挟，意图威逼联军接受和平协议。

（由于中共的和平协议过于不合理），被联军拒绝。中共向驻马店、瓦房店等多个城市发射核武器。

……中国内战爆发。

……中国内战中，更多的城市被核武器摧毁。

……

……截至中国内战结束，全境损失99%人口，只剩约1400万。

……

……中国代表接受停战，中国领土被多国分区共管。

驻马店现在是挪威辖区，核战后几乎被夷为平地，现在只有几万人口。放学后，那个上课戳他的同学找到劳翔，带他到了一片小树林里。劳翔问他什么事，同学问道："你还记不记得白完？"

"白完？！"劳翔一惊，"那个转生北欧的白完？你怎么会知道……"

"白完是我的父亲，也是现在的挪威驻驻马店辖区的总管。因为他是第一个转生北欧的，所以转生器托我给你带个话。"同学说道。

"啊，转生器的事……我终于想起来了。"劳翔拍拍脑袋，"我还以为转生后会继续在驻马店受苦呢，怎么直接快进到三战之后了。"

"现在是2050年，你是轮回驻马店的第640世，下一世就能离开驻马店了。"

"哎？640世？！靠恁娘，咋这么快？！现在这样的驻马店我还巴不得多轮回几世呢！"

"你的前600多世都是劳翔顶着核辐射和内战生的，基本活不了几天就死了，很多世在婴儿时期就被易子而食，根本活不到取回记忆的年纪。到你这一世，局势才终于稳定下来，你出生那年驻马店被挪威接管，很多残酷的事情才就此消失，以后日子应该会好起来了。"

听了同学的话，劳翔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夕阳透过树叶的缝隙映入眼帘，微风吹拂着树叶传来沙沙声，麻雀和不知名的鸟欢快地鸣叫，远处是矮小却崭新的楼房，还有飘扬的北欧的旗帜……前前前世压抑的气氛早已消散，现在的驻马店真是美丽极了。

劳翔踩着树叶，踏上了回家的脚步。叶子与阳光的气息钻进他的鼻子，他的眼睛骤然湿润了。劳翔看向树林外的村落，看向仿佛北欧却不是北欧的天空，最后让他的眼泪掉出来的，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慨——

靠嫩娘，俺们捞翔咋就这么能生咧！

塑料盆里吃碳水，硬板床上刷抖音。 八人寝内炫跑鞋，电子厂里献青春。 上下铺中玩王者，苍蝇馆外抢女人。 群租房里玩宫斗，名媛群内争献身。 劣质粉底到处抹，网上打拳使劲喷。 起点文里征世界，城中村内愁租金。 鸽子笼中踹妻女，酒局桌上舔豪绅。 虽然如此仍骄傲，因为有颗中国心！

u/freedomlian

蜘蛛颂

精选评论:

u/opthemic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黄昏下的落日余韵。以后就没有这些条件了。但支畜会像五十年前，百年前，千年前一样，依然是那群永恒的支那贱畜。

正常人和🕷在网上回复别人求助的区别

u/freedomlian

以一般兴趣爱好，比如绘画写作摄影为例
楼主（很可能还是中小学生）：“我【描述自己的情况】，开始xx已经x年了，以下是我的一些作品xxx。我知道自己水平不是很高，虽然看了一些教程，但还是很迷茫，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正常人的回复:
“你主要的问题是xxx，其次是xxx，我建议xxx。”
“根据你发的xxx，你最应该提高xxx，xxx也有很大的问题，加油吧。”
“你的情况xxx的经验比较适合（给出链接），还有一些资源希望对你有帮助（给出链接）”

🕷的回复:
你也知道你水平很低啊，很有自知之明
一开始还以为是谁在谦虚，点开你的大作瞬间给👴整乐了，就这?
这水平还好意思拿出来求助啊
写一大堆没用的，告诉你你就是烂，没别的原因
就这我都懒得看
啊这，你是来搞笑的?
这钓鱼的吧

精选评论:

u/[deleted]

他们小时候也是被长辈亲友如此对待的。
被支毒浸染的土地上只能开出毒花结出毒果，落回地里腐烂发酵再继续浸染土地。

山不在高，有林则徐

u/freedomlian

山不在高，有林则徐。水不在深，有江泽民。斯是医院，也能续命。治平头顶绿，草色江上青。谈笑有朋鸟，往来无近平。可以玩辣妹，看煮鹰。无港记之乱耳，无硬点之劳形。杭州工程院，海南东山岭。长者云：亦可赛艇。

献上我之前作的诗两首

u/freedomlian

其一:

锦涛万丈已近平，
邦国渐衰春华凝。
政才不思泽民后，
再无紫阳耀邦晴。

其二：
江风江水江上青，
王子王孙王治坪。
华章华服华来士，
宋花宋月宋祖英。

老实说，我怀疑北欧那种安逸平静的生活诞生不了跌宕起伏的故事

u/freedomlian

看有人发重开北欧有感，在北欧你可以随意实现理想，当画家作家，但在那种平淡的生活中，真的能产生故事灵感么?
我喜欢的故事，都是有冒险、有困难、有拼搏，主角克服重重险阻、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后才迎来美好结局的。比如fatestaynight、魔禁超炮，欧美的话喜欢v字仇杀队和黑客帝国之类。。。呃，看得太少记不清了，反正不喜欢麻枝准那种白开水。而要写出跌宕起伏的故事，我认为作者本身也要有跌宕起伏的经历。如果你的生活平淡无比，你怎么能想象出你笔下的角色经历无数冒险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像北欧人那样，冬天围火看书夏天开船钓鱼，偶尔谈个小恋爱的话，大概不会让人有深刻的思考，也创作不出家乡人那样瑰丽深刻的故事吧。就我个人而言，前十八年作为做题家被霸凌，高考失利进了大学继续卷，终于卷出些许骄傲的资本，却在后来才了解到自己的愚蠢，再到阿美被鬼佬和左逼感化，意识到曾经的自己是多么支，曾经奉为圭臬的目标不过是可笑的卷国特色。。。呃，跑题了，总之这些经历，夸张的说，能让我构思出许多深刻的故事内核。我相信很多冲浪文豪也是在这类经历中不断受挫、觉醒，写出被津津乐道的鼠人文学的。我不太了解那些家乡作者的经历，但我想东亚这种环境的确能提供很多有关困难和冒险的素材——如果你能熬出来的话。就比如三体，虽然价值观很支，但至少剧情没得说吧?可以看出电工的思想很深刻，虽然在粪坑的环境下他不可避免地跑偏了。我觉得北欧那种闲散的生活里出不了这样复杂的故事。
呃，总之就是今天累成狗了所以睡前打点批话，打完我睡觉去了。我读的书也不多，家人们轻喷

被封锁的驻马店

u/freedomlian

（写完了）
本捞翔是一名水管工，这些年靠撬井盖的种族天赋赚了不少钱。今年过年回老家，俺决定尝尝鲜，坐一回高铁。轰隆轰隆，和谐号离开驻马店，下一站就是俺老家漯河啦！正高兴着，突然天有不测风云，刚准备拿行李，我就听见了字正腔圆的广播:
“下一站，驻马店西站。“
嗯啊？我顿生疑惑，满车捞翔也嘀咕起来：驻马店不是刚刚过去吗？怎么下一站又是驻马店？是不是广播出错了？我怔怔地看向窗外，不看不知道，一看汗就冒了出来：车窗外闪过的风景，好像刚刚见过!
两分钟后，和谐号抵达了下一站——果不其然，还是驻马店西站!
刚下车的人还没走完，眼看着跑出去的和谐号又回来了，大人小孩在站台上纷纷侧目，车上的捞翔也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但转眼车门又关上了，动车广播又响了起来:
“下一站，驻马店西站。“
车上的捞翔都慌了，捶门锤窗户的声音此起彼伏，但高铁的窗户坚若磐石，怎么锤都岿然不动。我也心慌气短地看着窗外，同样的风景又过了一遍，再蠢的人也该意识到不对劲了。高铁再次抵达驻

马店西站时，无数捞翔从车门蜂拥而出，差点酿成踩踏事故。但很多人没来得及下车，被裹挟在无尽轮回的动车里，只听广播再次响起：
“下一站，驻马店西站。“
这时一个机组人员慌张地跑了过来：“动车好像被控制了，没法离开驻马店了！”
我说：“这不是车的问题吧，感觉我们是掉进时空循环里了！我在电影里看过，列车被困在同一站出不去，老恁娘的可怕了！”
“是的，出站的乘客也说走出去几百米又回来了，怕不是真的被困在科幻小说的空间泡里了。而且刚刚市政府发来报告，说驻马店西站凭空消失了，天眼系统都找不到。”
“靠恁娘，遇到超自然现象了！”
“去球，俺们不会真困住出不去了吧？”
“市政府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乱成一团了！”
“那群狗官真不中咧！”
这时，一个高个子眼镜男走了过来：
“这位捞翔说的对，这帮狗官都是走官，外地调来的，一点也不了解贺兰的情况，怎么可能因地制宜解决问题。捞翔们，这次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
“怎么想？”
“根据我的观察，整个驻马店西站都被封锁在了空间泡里，从地面往外逃到尽头都会折回来。比如跑到东头就会从西头再进来，就像一个闭环。正常的方法应该是逃不出去了。捞翔们，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大哥，恁是科学家？”
“科学家都没办法，我们有什么办法？”
虽然俺这个水管工没什么文化，但还是懊恼这帮乌合之众派不上用场。我苦思冥想，把眼镜科学家的话想了几遍，终于发现了盲点：“地面？你是说从地面往外逃会折回来吗？既然这样，那就不从地面上……”
“哦————————”
一瞬间，满车捞翔的种族天赋，被从DNA里唤醒了。
然后，没有感情的广播又响了起来：
“下一站，驻马店西站。“

再次到站时，俺这个主动请缨的水管工一马当先跑了出去。接下来，只要在车站附近找到井盖就可以了！两个后生跟在后面帮我，三只手合力，顶个诸葛亮，配合捞翔的种族天赋，再隐蔽的井盖都能找到。
没过多久，我们就在黄土地上发现一个井盖。据科学家大哥说，既然地上出不去，地下的井盖说不定是突破口。两个后生从车站拿了些破铜烂铁，别说俺们捞翔就是厉害，哪怕只有两根烂铁棍子，也能用来把井盖敲撬开。嘿咻，果然不费吹灰之力！我掀开井盖，刚准备下去，突然从底下听到了声音：
“吃！”“暗杠！”“中咧，抢杠，胡！”
弄啥叻？咋有人在污水井里打麻将？我小声问两个后生：“你们听听他们说的是贺兰话不？”
“不中，听不清！”
“我照一下！”一个后生说着就开启手机的手电，往井盖下面照去。
然而下面啥也没有，只有汩汩流淌的污水。
我们三个大眼瞪小眼：这又是什么奇怪状况！这还能下去找路吗？
正不知所措时，只听后面“喝呀”一声，有人震声大吼：
“可找到恁们这群烧包儿了！去黑洞里打你们的量子麻将吧！”
说罢，一阵污水腾空而起，我们三个捞翔吓得屁滚尿流，差点淋成吃屎狗。好不容易逃出污水的攻击范围，我们三个定睛看去：好家伙，是那个高个子眼镜科学家！
只见科学家响指一弹，污水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我们三个都看呆了，好在这个井盖比较隐蔽，周围四下无人，没有别的目击者，不然铁定上新闻。
眼镜科学家嘿嘿一笑：“可把你们老巢端了。招不招？招了就放过你们。”

打麻将的声音从污水里颤颤巍巍地漏了出来：“靠恁娘！恁们啥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弄啥！水里有人？！”
我使劲往悬停在空中的污水里看，但显然里面没有任何活物。
“知道龟兔赛跑不？知道我们物质体多努力吗？不要以为能量体更先进就能碾压我们啊。”
眼镜科学家笑着说出我们听不懂的话，把污水柱在空中打了个转，里面随即传来咿咿呀呀的惨叫：
“我们招！我们招！我们能量体生命和物质体生命大战八千年了。最近我们发现了贺兰这个好地方，可以用来当基地。因为贺兰捞翔爱偷东西，物质体生命的所有装备都会被捞翔偷走。但捞翔看不到我们能量体，所以我们很安全，就决定把贺兰当基地，驻扎在这里了。然后我们探查到你这个龟孙瓜怂要来打探我们，就在驻马店布置了时空夹缝，准备把你瓮中捉鳖，谁想到你变得这么厉害了！“
“这是最新研发的对能量体武器，没有物质形态的，当然也不怕捞翔偷。”
眼镜科学家一掰手指，污水中又传来啊的一声惨叫，
“这次是你们失算了！赶快解除时空夹缝，否则对你们不客气。”
“好好好，饶命啊！”污水里的能量体大叫着说。
然后，我们感到周围空间微微一动。随后，远方的市区大楼逐渐出现在天空下。原来驻马店西站被封锁的时候，那些大楼也被挡在了空间泡外面。现在它们终于又能看见了。
眼镜科学家一收手指，污水便被吸进了他面前的一小片空间内：
“这些能量体我先抓回去了。不用谢我，咱们都是物质文明，这次你们帮我吸引了火力，咱们也算第一次互相帮助了。更详细的事情现在不能明说，等五百年后你们科技更发达了再说吧。”
我顿时感到一股保卫地球的英雄感。
旁边的两个后生站都站不稳了：“那那那……那群能量体以后再来咋办？”
“这个嘛，”眼镜科学家略一思索，“我们这边招安了很多能量体，其中也有喜欢偷东西的，我最近会派几个过来，让它们在贺兰巡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贺兰话。这样，能量体敌人发现捞翔也有能量体，那它们的装备也有被偷的危险了。如此一来它们就会撤走的。”
说完，眼镜科学家腾空一跳，然后就以看不清的速度，化作一道流星火箭，消失在天幕中了。
驻马店西站就这样恢复了平静，之后的动车虽然晚点，但也被上面伪装成不可抗力解决了。物质体和能量体的八千年战争，也成了只有我们三个捞翔知道的秘密。只是好一段日子，贺兰夜深人静的时候，捞翔们偶尔会凭空听到“这个能量中咧”、“靠恁物质的娘”、“俺寻思这装备也妹人要啊”的声音，转头看时却四下无人。是全城闹鬼还是幽灵部队？这让捞翔们议论纷纭，一度成为了都市传说。

u/Friendly_Ad_2156

愿我们五年后再相聚

u/Friendly_Ad_2156

感谢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为人民发声，感谢 mod 组织。
我希望等五年之后，这在中华土地上滞留千年的瘟疫也能消失；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家门，振臂高呼；希望五年之后我们能再聚在一起，骄傲的在 r/place 的画布上留下我们的国旗，向世人展示令我们骄傲的文化；我希望五年后不止这一次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和我们所有的国人自由的在 r/place 上面作画。
我万分确信，我们一定能看到这一天。
why？ because this is my duty!

u/FriendlySomewhere870

革命文学原偷

u/FriendlySomewhere870

我从没有见过母亲，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虽说这样的空白并未影响我成长为一个粗壮的男人，却多少有些遗憾。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向父亲询问过母亲，父亲说母亲已经死了，这是他对於母亲下的全部论断，以後的每一次回答都不过是对这一论断的重复。然而他的话并未打消我对母亲的好奇，无论她当初是怎样坚决地抛下了我们，都无法阻止我对她的思念，我毕竟是生出来得嘛。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像中描画着母亲，想像着她与我有同样的偏执，又有许多的不同。随着我的长大，母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日渐清晰，以至於我现在竟然常常莫名其妙地问自己，母亲是存在於我的记忆里呢还是想像中？或者说我竟然对母亲死了这件事产生了怀疑。这真是不可救药!
我印象中的母亲，一个三十多岁的成熟少妇，丰腴的身姿光艳照人，白皙端庄的脸上神情温柔，也隐蕴着一股孤傲雍容的气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秋天绿树上熟透了的金色雪梨。
终於有一天我见到了她，那时正在开批斗会，听到喊，「把地主婆贾美蓉带上来。」听见有人在大声地骂到：「臭婊子，看你美不？」
而我显然是来迟了。批斗会已经开始，绿色的声浪合着高音喇叭的尖叫此起彼伏，一簇簇小蘑菇茁壮地从森林中挺立起来，久久不息。
我的心被蛊噪着，人却挡在了这绿色屏障之外，什麽也看不见。我很着急，也很惶恐，想，这个时候我不能落後啊，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没有一点革命积极性怎麽行。我努力地向前挤着，侧着身，伸着脖子，面红耳赤。终於给我挤了进去。会场的批判正进入高潮。
在临时用木板搭起的高台上，一个身穿笔挺军装的威武青年挥武着手臂呐喊：「谁来批斗这个地主婆，他就是今天的英雄。」
「让他儿子批她！」一个人喊到。「她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丈夫和儿子，去当了地主婆，让他儿子批她。」
这时许多人看着我。我拍拍身上的土，怯生生地站起来，望着瞬间安静下来的会场，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想退回人群中去，威武青年已发现了我，指着我喊道，「就是你，你上来。」我只得硬着头皮走上高台。
威武青年拉着我的手说：「你要画清界限，你很勇敢，请你大声告诉你恨不恨你娘。」然後，他把红色的话筒伸了过来。
我觉得自己的腿在抖，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大的会议，何况是站在主席台上呢？我捏了捏手心，想起电影中的一个片断说，「战友们！我是来自二中的，叶勇。我恨这个地主婆，她不是我妈，我要操她！」
我听到东北角有掌声响起，那应该是二中的同学们吧！接着全场都响起了掌声。威武青年摆摆手，「战友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流血牺牲，保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正需要千千万万象叶勇这样立场坚定，勇敢冲锋的好战士，叶勇是我们红总站的小英雄。」说完，右手用力往外一挥，台下立刻响起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学习小英雄，打倒封资修！大操地主婆！」
我被这场面激动了，振奋了，也伸出手臂附合着。
这时，我猛得听到一声断喝：「叶勇，动手吧！」
我一下子愣了，「怎麽动手啊？」我看着这个被捆绑的陌生的女人，她真是我妈吗?
威武青年拍拍我的肩膀说，「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上前把她的衣服剥了，让大家看看这个臭女人的本质。」
眼前的这个女人双手反剪，跪在台上，蓬乱的头发直堆到脸上，看不清她的面容，我想，莫非她就是我娘吗？我围着她转了两圈，搓着手，不知该怎麽办，有些为难，同时又有些害怕，这是我从未做过的事。
这时，绿色森林怒吼了：「叶勇，别手软，叶勇……威武青年提醒我，你没吃过你娘的奶吗？」
我说，「我一出生她就跑了，但我想说，这和目前的情况不一样，母亲在我心中是神圣的，除了毛主席世上再没有人可以比得了，而面前的她却是被批判的对象，是敌人，怎麽可以相提并论呢？」威武青年居然这样没有立场。我为此有点得意，觉得自己比军装笔挺的威武青年觉悟还要高呢！但是既然人家命令了，就应该服从才是。
我蹲下来，小心地一颗颗解开女人上衣的钮子，然後把衣服往後退到她的手腕处，象执行一次神圣的仪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麽会这样小心，彷佛是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是的，能有机会为组织为毛主席做一件事，是很光荣的，但是这小心的本身是否也意味着对敌人的尊敬呢，这简直是犯了立场错误。

於是猛地粗暴地将女人的背心拉起，由於用力过猛，竟然一下子将前襟扯了下来。於是，我看见女人的两只乳房一下子弹跳出来，像两只牛眼向外突着，直愣愣地看着我。我伸出手来捏捏这奇怪的牛眼，觉得很舒服，象忽然找回了一件失落多年的旧物。
禁不住将嘴凑了上去，用舌尖舔了舔，然後狠狠地吸了一口。嗓子空空的，没有奶，这是与童年想的最大区别，但是，似乎有一缕香气吸引着我，淡淡的，让我不愿松开嘴唇。头有点晕，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什麽东西牵引着，在向下滑，直滑到漆黑的夜，然後又徐徐向上升腾，向着刺目的白光。耳边是绿色的林涛和风声，我自由地滑翔着，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干什麽。也许，一切都不重要。
我荣幸地受到了红总站司令的接见。司令说：「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负责监督看管那个臭女人贾美蓉，你能完成任务吗？」
「能！」我两脚一靠，兴奋地敬了一个军礼。
我的外祖父大约是个商人，在乱世中赚了一点钱，不算很富有，却不愿再回乡下，娶了姨太太买下了这院房子来住。而这房子在他来之前不知道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可以想见我的母亲在这房子中慢慢地长大，然後是外祖父被抓，杳无音信，然後遇到了父亲，然後是我的出生和母亲的远走，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在这座房子中生活，一直到他得病去世。
从小候起，我就喜欢幻想被母亲抱来抱去的，在她柔软的怀抱中游弋，她的乳房坚铤而暖和，尖尖的乳头是漂亮的紫色，我的手指常在那里玩耍，它是我童年的记忆中最初的乐趣。这种乐趣一直持续到十五岁，也就是说，十六岁以前我一直没有享受着别的孩子早已享受多年的乐趣。
那时我的手指已经长得足够长，可以毫不费力地抓住一个女人的整个乳房。尽管任谁要抱起我已经是很吃力了，但我还是幻想她仍然要将我抱来抱去，她抱我的时候我总要兴奋地伸手去抓她的乳房，有时候彷佛是我把她捏疼了，她的身体便有了轻微的颤栗，脸上则显出淡淡的红晕来。这时她终於被我抓住了乳房，尽管是在那样的地方。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十六岁，由於接受了红总站看守贾美蓉的重任，学校决定获准我提前一年毕业。十六岁的我，由於接受了伟大的政治任务而获准提前毕业，使我具有了无上的荣耀；更主要的是，我可以从此不必去上学了，从而成为了一名正真意义上的红卫兵。
从学校出来，我把书包高高地抛向天空，然後奔跑着穿过街道，连家也顾不上回，一路跑着来到我家。见到我的妈妈贾美蓉，此时她是我的囚徒。此刻，妈妈被反绑着双手坐在椅子上，怒目而视。她冲着上气不接下气的我说：「你这个流氓，我恨不得吃了你。」
我高声嚷道：「不许乱说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为自己现学现卖的样子很满意，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一个革命者的素质。但是接下来该做什麽呢？我站在那儿想了半天，突然灵机一动，激动地高举着双手跑出去。
整个下午，我都忙得不可开交。找来一大卷大字报贴满了两间屋子所有的墙壁，正对着妈妈的墙中央贴上了一张毛主席画像，底下是我亲手写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看好贾美蓉，保卫毛主席。」
待到所有的这一切都做完，天已经很黑了，我站在角落里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忽然感到饥肠辘辘，我想，革命者也还是需要吃饭的，人是铁饭是钢吗？我走出屋子，不放心地回头看了贾美蓉一眼。而我妈正面露微笑望着我。
夜色来临了。在那个夜晚我完了。我早晚会栽在自己手里。
又是午夜。黑暗是罪恶的衣服。
我躺在床上。酝酿着勇气。我紧抱着枕头。彷佛搂住她娇小的腰肢。及至幻想如乌云般在脑海里展开。我不再犹豫了。我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门襟轻松地往一边撕开，给她打开铐在身前的双手，顺带着把她的手臂反拧到身体背後。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飞了她脚上的布鞋。转眼之间她身上的衣服连同内衣全都被从身後撕扯下来扔到了屋角里。
我又给她反剪在背後的手腕嗒一声重新锁上手铐。转到她身前蹲下，用废电线把她的脚腕分别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顺手拉掉她仍然穿着的白布袜。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仅剩的内裤，从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来。
妈妈很惊慌地喊到：「小畜生，你要干什麽？」
我一下子有了恻隐之心，毕竟她是我母亲，就算她再对不起我和毛主席。於是我给她喝了一杯早以放了安眠药的水，她累了一天，再加上惊吓，终於睡着了！我把她赤裸裸的抱到床上。望着床上沈沈睡去的母亲，那股深藏在血液里乱伦的因子再度活跃胆子同时也大了起来……

看着她安详入睡的脸庞，我衷心的认为她像一个女神一样……而此刻，我即将用自己的身体，那个在十八年前经由她子宫所孕育的生命，来占有、侵犯她……
在脱掉自己身上所有的衣物後，我蹲在母亲的床头轻轻地抚摸她一头凌乱的秀发，望着她轻闭的双眼、小巧的双唇，我忍不住的将自己的嘴巴靠了过去……（亲到了……我亲到了……）我心里不住的狂喊。
母亲柔软的嘴唇给我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像只贪婪的采蜜蜂不停地吸吮着母亲的双唇……我边吸边嗅着从妈妈口中传来淡淡优酪乳的清香，舌头则不停的想撬开妈妈紧闭的齿，这种即将可以为所欲为的从容，让我享受到了更大的快感……
母亲原本紧闭的牙齿，终於被我给顶开了，舌头穿越了那洁白的牙齿接触到的是妈妈更柔软的舌头，我嘴巴贪婪的吸引着妈妈口中淡淡的香气，两只手则开始不安份的在妈妈身上移动着……
我淘气的用舌头舔了一下，抬起头看了一下妈妈，发觉她仍旧熟睡着於是更加壮了胆，将妈妈整个乳头含在嘴里吸吮……两只手也没闲着的用力搓揉着……
渐渐地，妈妈的乳头苏醒了，直立立的站在乳晕上，吸吮着妈妈变硬了的乳头，我变得更加的兴奋贪婪，左右两边不断的用我的舌尖来回舔着，另一方面则享受着妈妈的乳房在双手揉捏中所传来的阵阵波动……
此时，我真的是已经兴奋到了极点……终於忍不住的爬到了妈妈的床上，脱下了妈妈的仅有袜子，手也开始游移到了妈妈结实而又饱满的阴阜上……
第二天，我揣着这个又乾又硬的饼子回到了家。此刻，妈妈仍像个听话的小学生那样反剪双手坐在椅子上，只是眼likelihood闭着，头向椅背的边上微微斜着，似乎睡着了。我轻轻地走近她，绕着她转了几圈，觉得很有趣。
那种场面是很容易想像的：在一间贴满红色大字报的屋子里挑着微微的灯光，我站在母亲的身边，仔细地端详她的睡姿，红色的纸反衬着昏黄的灯光浮在母亲的脸上，令她那凝固的倦怠的笑容变得柔和而美丽。也许在我短短十六岁的人生中还没有过这样近距离地观看一个女人的睡姿，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人盯着我，我可以毫无顾忌地专注地来欣赏妈妈的美丽，无需考虑阶级敌人的身份，也不必担心她突然变成毒蛇妖精来吃他。
於是，我惊呆了，我为妈妈沉睡的倦怠的美丽而惊讶！年少的我并不知道，我的惊讶正谙合了古书里讲的一种「挑灯观美人」的佳事，这对於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来说我的经历无疑是种幸运。
此刻我的心中有一种酥软的东西渐渐涌出来，我的鼻子变得格外灵敏，嗅到了一缕淡淡的香味。这香味是那样的熟悉，让他记起了昨夜发生的一切，我觉得现在自己的脸烧得通红，并为自己昨天的壮举心生得意。
这时，妈妈突然醒了，她发现我怔怔地盯着她的胸部面红耳赤，这让她想起那天所受的屈辱，正是我把她剥光了衣服暴露於众目睽睽之下，她好恨，她想啐我一口痰，想骂我几声，然而却什麽也没做。毕竟我使她的儿子。
她已经两天没吃过一粒米了，也许是因为饥饿的缘故，她最终只是惨淡地笑着。待我的目光与她相遇时发出微弱的气息：「我为你感到羞耻，小畜生！」
我触电般一下子跳到旁边，彷佛我刚才的想法被妈妈揭穿了。满面通红地说：「贾美蓉，不许侮辱革命青年。」
妈妈依旧那样惨淡地笑着，毫无声息，却像雷霆万钧，不禁让我胆颤心惊。我是喜欢这样的笑容的，但说不清什麽原因，我又害怕这样的笑容，似乎笑容的後面掩蔽着刺骨的寒气，让人莫明地浑身发冷。在以後的日子里，即使我占有了妈妈的身体，即使妈妈对我的敌视有了缓和，她都会时常露出这样惨淡的笑，让我的心底不由得生出一种震颤。
为了掩饰心底的震颤与不安，我从怀中掏出那个又乾又硬的饼子，塞到妈妈的嘴边：「吃吧，你要死了，我就没法交待了。」
妈妈略微迟疑了一下，狠狠地咬了一口，几乎咬着了我的手。我猛地抽回手，看饼子在妈妈的嘴里艰难地蠕动着，露出狰狞的表情。
我的工作每天单调而枯燥，核心是两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一是排泄问题。吃饭问题是根本问题，也比较好解决，我从公社把四袋大米白面扛出来，运到家，然後在大门上换了一把红卫牌新锁。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已是浑身大汗，精疲力尽。叉着腰冲妈妈说：「贾美蓉，你要认清形势，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你的任何阴谋都将是自取灭亡。从今天开始，你必须为我做饭。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够放心。找来几截旧铁丝，上圈脖子下圈腰，只把妈妈的双手解放出来干活，然後用绳子在背後将上下圈串起来，捆好，另一头拴在自己腰上。
在妈妈做饭、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我就用绳子牵着她，其余时间则连手一起捆上，这样便万无一失了。我因此很是得意了一番。
这一天早上，我坐在门口想着我的革命斗争，渐入幻境。明媚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我在梦，并为自己独立开展革命斗争的想法激动着。我想，当年毛主席不正是通过独立领导湖南农民的秋收起义才为我们的党建立保贵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吗？我斗争妈妈，说不定还能从这个地主婆的嘴里掏出什麼有用的线索，那我可为红总站立了大功了。
即而我又想，如果立了功，司令会给我什麼奖励呢？也许司令会说，不如把贾美蓉赏给你吧！将战利品赏给有功人员是历来的规距。那我该怎麼办呢？要还是不要？妈妈倦怠的笑容又闪现在他的眼前，牛眼般的两只乳房努力向外突着，似乎顶着我的小腹，我感到下面一陈躁热。心里骂道：妈的，毒蛇咬人呢！操他妈的！
吃过午饭，我把妈妈拉到自己的对面坐下，严肃地说，「贾美蓉，这段时间过得还不错吧！你应该明白这是人民对你的优待，对此，你总该有所表示吧。」
妈妈淡漠地说，「这有什麼好说的，我只怪我当初没有掐死你这个小杂种！」
我被骂得面红耳赤，跳着脚骂道，「贾美蓉，不许侮辱革命青年！」上前一把将妈妈的外衣扯开来，不知道哪来的力气，铁丝圈着的地方的衣襟竟撕开了口子。於是，妈妈的那两个乳房又毫无惧色地暴露出来了，颤微微地表达着它的不屑。
我狠狠地说，「不是说羞辱吗？我们今天还要羞辱你，想想你们家曾经遭踏过多少良家妇女吧！」
妈妈惨淡地笑着，「可是我现在并不觉得羞辱，你是我的儿子，你的母亲正等着你吃奶呢，为什麼不过来？」
我有些犹豫，身子蹲下来，给自己壮胆说，「我是要亲的，革命群众造反有理，什麼也不怕，我们不但要吃你的奶，还要喝你的血。」然後一把握住妈妈的乳房，凑上嘴去吮吸着。
我不时抬头得意地看看妈妈，妈妈却无动於衷。我玩得很开心，亲亲这个，再捏捏那个，觉得很刺激。这是我从前没有过的，小时侯给我喂奶的是一位乾娘，她从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吃奶可以，像这样长时间地揉捏那是万万不行的，她会怒目而视，然後把我的手打掉，任我在惊吓中啼哭不停。
我发现妈妈的乳房与乾娘的乳房是不同的，妈妈的乳房是饱满的细腻的，沉甸甸的，而干娘的乳房粗糙而乾瘪，像她的脸一样腊黄，这也许是贫下中农与资本家小姐最本质的区别。如果让我选择哪一个更好，我一定会选妈妈的，即而我又觉得自己犯了立场错误，敌人的东西再好也是糖衣炮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家的苗，何况妈妈的乳房现在吸不出奶，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乾娘的乳房是养育儿女用的，还是干娘的好。
我再次抬头看看妈妈，想从她的脸上看出痛苦和难堪。然而却没有，妈妈依然是惨淡地笑着，眉头都不皱一下。我突然觉得很委屈，彷佛是受了戏弄，我低下头在乳房上狠命咬了一口。妈妈的叫声穿透屋宇，我终於看到她因疼痛而扭曲凄惨的表情。
夜里，我怎麼也睡不着，我听了听隔壁，妈妈却没有一点动静，似乎睡得很香。对白天发生的事我有一点後悔，那麼漂亮的乳房，却被我咬了个疤，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我记得当时血都把乳房染红了，这时我隐隐地有些不安。即而他又自责道，莫不是因为她漂亮就同情起阶级敌人了吧？也许她演得是苦肉计呢？
这样的情绪可是最要不得的。我努力闭上眼楮，可还是睡不着，心里乱乱的，又理不出头绪来。最终我还是决定到那屋去看看。
我轻手轻脚地来到妈妈的床前，听得见妈妈均匀的呼吸，还好，她没有被惊醒。我轻轻地掀开被子，就着淡淡的月光来看她。妈妈脖子上和腰上的铁圈仍在，她的前襟敞开，乳房外突，双手平放在身体的两边，仍维持着白天的模样。如果在往常，睡觉时我一定要把她的胳膊和全身捆在一起的，今天因为咬了乳房，我不好再做什麼，便只捆了铁圈，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床铺上。
现在，我注意到咬伤的那只乳房用布片盖着，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掀开了。四个牙印围成的伤口像一个红红的月亮嵌在高高耸起的洁白的乳房上，伤口还在渗着血，象红月亮淌的泪。我伟久久地看着，全身禁不住轻轻地颤抖。内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慢慢升上来，罩住了我。
最後我还是爬上了妈妈的身体，作了自己该做的事。

我一直在想着妈妈的乳房，至今我已摸过多次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和感觉，鼓胀着我的慾望，让我觉得新奇和刺激。第一次在批判会上应该说只是摸了摸，而那已经不同凡响，一缕由妈妈体内散发出来的花朵的香气在记忆中长久地震荡着我，在我每每念及此事时都会产生同样的眩晕。第二次是更进一个层次，要知道我用嘴唇亲了它，贪婪地、放纵地吸吮，并以此来激怒妈妈。我觉得这也很好，首先是革命斗争取得了成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其次是终於可以公开地、无所畏惧地亲吻妈妈的乳房，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
我想这就是革命斗争的好处吧！像司令和副司令那样，既拥有了亲密战友，又得到了乳房可以亲吻。我明白自己和司令他们其实是不同的，我和贾美蓉不是敌人而是母子，但是怎麽说呢，我想，其码也是做到了亲情、女人两不误吧！这一点还是相同的。
想到此，我的头又开始飘了起来，我觉得仅仅亲乳房是不够的，我要扩大革命战果。我想，骚妈妈，就算你是妖精毒蛇吧，革命者浩然正气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是妖精我也要降服你，我一定不在晚上等你睡着才操你，我要你看着我操你，要你操我！是毒蛇我也要吞下你。
吃过晚饭，妈妈说她要上厕所，我将手一挥，果断地说，「走！」屋外的天已是很黑了，我走在前面，背着手，悠闲地迈着步，後面牵着铁圈捆绑的妈妈。我们走到屋子南面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孔简易厕所。
四面用一米多高的泥石墙围着，留出一个窄窄的小门，里面是两块条石架起的蹲位，下面有一个同厕所一般大小的深坑。我看着妈妈走进去用脚探着找到蹲位，褪下裤子，露出一截白光光的身子，然後蹲了下去。我想那必定是她的屁股无疑了。为了看得仔细些，我走到门口，但还是看不清楚，我就说：「贾美蓉，到我这儿来尿。」
妈妈迟疑了一下，还是走道我身边蹲下了，只见一股金黄色的水流从妈妈身下射了出来，滴哩嗒啦地冲击在地上，汇成了一个小水塘，然後顺着妈妈的两腿之间慢慢朝我站的地方流了过来，上面还漂着一些泡沫。妈妈身下的水流终於慢慢变细，开始一滴一滴的往下掉了。
我以为妈妈马上就要起身了，但是等了一会儿也没见妈妈站起来。忽然我听到「噗」的一声响，原来妈妈放了一个屁，只见妈妈雪白的屁股沟中间有一个深色的小孔正在一胀一缩，白屁股正努力地蹶着想挤出一根屎来。我兴奋得简直快晕过去了。
妈妈满面通红地喝道，「女人拉屎有什麽好看的，出去…」
我说，「我是害怕你自杀。」
我理直气壮地看着，它使我很激动。像仙女一样美丽的妈妈竟要在我面前屙屎了！我已经闻到了妈妈放的屁的味道，尽管那明显是一种臭味，终於，一段褐色的物体从妈妈的屁眼里慢慢挤了出来，我听到妈妈嘴里发出「噢……噢……」的声音，那段褐色的大便带着优美的弧度在妈妈体外变得越来越长，终於它在空中断成了两截，我已经完全陶醉在那越来越浓烈的气味中了。
那截掉在地上的大便似乎还在冒着热气，我抑制不住地想冲上去亲吻妈妈的屁眼，妈妈说：「给我点纸！」我一把把她拉起来，她只好没擦屁股就穿好了裤子。
回到家里，我说，「脱了裤子，贾美蓉，我要检查一下你的屁股。」
妈妈说，「检查个屁，有屎！」
我说，「我刚才看见里面藏着什麽东西，我要看看是不是你们与境外勾结的情报，快脱！」
妈妈突然一笑，「屁个情报，你不是要看看吗，随你看就是。」妈妈褪下裤子，让我摸，结果只摸到了一块血浸湿的卫生纸。
我拿着它在妈妈眼前晃晃，得意地说，「这是什麽？」
妈妈只淡淡地一笑，「这是经血。」
我说，「什麽经血不经血，这分明是你们与境外敌人勾结的血书。我要仔细研究一下，向组织汇报。」
妈妈哈哈地笑了，「你直管去汇报吧，他们会表扬你的。」
我说，「不许笑，等着定你的死罪吧，现在我还要摸摸，看看有什麽别的东西。」
妈妈只好等着，一阵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她感到瑟瑟发抖，要知道现在已经是十二月的天气了。
我说，「你把手放在凳子上，屁股撅起来，你把情报放在屁眼里了！」
妈妈满脸通红地想把脸隐藏起来，而那美丽的屁股也不停地扭着着。我跪着爬到妈妈的屁股後面，一股腥臭冲着我的鼻子，我发现妈妈的屁眼上竟然长满了浓密的黑毛。
「看完没有？」妈妈对我说。
我用手摸了一下妈妈的屁眼，一种想亲吻妈妈屁眼的冲动油然而生。
「我要用嘴检查一下。」我严肃的说。「弯下身体，抬高屁股。」

「不要……，你这小畜生，羞死啦……」妈妈这样说着，但还是无可奈何的把双手不自己的上身弯下去，采取屁股提高的姿势。然而我还在专注地摸着。她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想干什麽，别哆嗦了，脱了裤子来吧！」
我红着脸说，「你以为我不敢，革命者大无畏，怕你不成。」
我於是脱掉衣服，站在妈妈的面前。也许是天冷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心里突然有了一丝胆怯，我用双手抱了抱肩，然後看到了妈妈的笑——惨淡的笑，妈妈的笑让我有了更多的不自在，浑身发抖。我恼怒地说，「不许笑。」一把把她推倒地床上，扑了上去。
冰冷的床突然的刺激使妈妈禁不住瑟缩了一下。我得意地笑了，「怎麽样，你害怕了吧？」於是兴奋地剥下妈妈的衣服，直到剩下两个乌亮的铁丝圈，做完了这一切，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麽办。再一次干了她吗？於是，我茫然地抓起两个乳房，揉捏亲吻着。亲吻过後呢？我心里没有底。不知她有什麽反映。
但是妈妈已经抓住了我，细细的手指把我抓得生疼，她抓着我在她的下身蹭着，我既疼又痒又绝望，抬头无助地看着她。妈妈闭着眼楮，脸上漠无表情。我的头无奈地耷拉下来，用舌头贪婪地卷着她的乳尖。
妈妈的脸色逐渐变红，突然她喃喃的说：「这样也好，反正都是你父子的。」妈妈抬起身来，竟然把我的阳具放入口中，舔舐了起来，一阵快感袭上心头。
「妈……」我终於不再叫她的名字的。
妈妈听了後好像很兴奋，用舌头灵活的舔我的大鸡巴，我全身的肌肉不自觉地收缩。肉睫上有一只温热的小嘴紧紧地吸着，小舌还在肉冠上来回地舔着，我无法相信这是事实，想像中高贵而美丽的妈妈竟然趴在自己的身上，像妓女一样吸吮着自己的肉棒，肉棒已涨到极点，又大又硬。
不曾经过这种阵仗的我，很快的便丢盔弃甲，「妈……我……不行了……」
妈听了我的话，更加快速度，不一会，一股滚烫的阳精射了出来。妈的嘴并没有离开，把我的精液一滴不剩的吞下去。我无力地摊在了一旁。报着妈妈的身子说：「妈妈，你是我的好妈妈…」
「不，我不是你的妈妈，我是个婊子，我是个妓女！」妈妈在一旁眼楮充满了委屈的泪水，嘴角旁还有我精液的痕迹。两个刚圈还套在她的脖子和腰上，赤裸的身体不停的颤抖着。
「不，你是我的妈妈！」我坐起来把妈妈抱在怀里，妈妈用手推了一下，还是坐在我的怀里。「妈妈，你为什麽要离开我和爸爸？」
「哪个人不是你爸爸！」妈妈平静了自己的情绪，用手理了理自己的头发，慢慢的给我讲起了自己的往事。
原来妈妈本来从小和县长的儿子青梅竹马，在妈妈十八岁时他们定了婚，就在订婚当晚他们偷吃了禁果，并且有了我，但两个月後，家乡解放了，我的亲爸爸逃出了家乡，她家的长工乘机奸污了她，并强迫她嫁给他，几个月後我出生了，妈妈等了一个机会逃到了外乡，没想到今年一个人认出她来，把她抓了回来。
「我想我这次死定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妈妈哭着说出了一切，我泪流满面。
「啊，妈妈！我的亲妈妈，你受苦了，你的儿子不是人，你杀了我吧！」
我冲动地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跪在床前递给了阿妈。妈妈一把拿起了菜刀，用手往自己的脖子摸去，我冲上来紧紧的握着妈妈的手。把刀抢了下来。
「你不要拉我，孩子，让我去死好了。我那还有脸面见人！」
妈妈用一只手抱住我，用力抢着我的刀，我看着阿妈如此的激动，头脑一热，也冲动地说：「好，妈妈，让我们一起死好啦。」
「孩子，不要啊！」阿妈见我要自杀，连忙拦我，一把把菜刀夺走扔到了一边。抱着我痛哭起来，母子两个哭了一会，渐渐停止了哭声，这时我才发现我和妈妈都是光着身子，妈妈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的脸颊绯红，身子微微颤抖着，用手盖住了自己的私处，但这使她看起来更加性感，我掉转了身子，可阴睫却不听话的勃起了，铁杵般的高高翘起在妈妈的面前。
我不由的结结巴巴的问道：「妈妈，怎麽办？」
妈妈毕竟比我大了十八岁，她犹豫了一下低低的说：「孩子，你喜欢妈妈吗？」
「当然喜欢妈妈啦。」
「既然是这样，孩子，这个世界有好多道理其实都是骗人的，像我和你爸爸的事情，既然人们认为我们不应该作的事，我们越是要做，我们要背叛这个世界，因为是他先背叛了我们。」
「妈妈，你说的是……？」我疑惑的看着妈妈。

「真是个笨儿子！这个意思都不懂啊。我问你，你刚才舒服吗？」妈妈羞红着脸看着我，慢慢地问到。
我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意思，上去揽住妈妈的细腰，把嘴放在妈妈的耳边，一边吹着气一边对妈妈说：「妈妈，你真好。我发誓，我一定会让你很幸福的。」
「妈妈用手放在我的下身，声音发着颤说：「偷儿，你知道吗？我以前一直叫你偷儿，你是妈妈从你爸爸哪儿偷来得。」
我说，「妈妈，那我叫你蓉儿好吗？你是我的好蓉儿！」
「说的那麽好听，你怎麽不行动呢？」妈妈羞涩地说。
我看着美丽的妈妈，把她身上的钢圈结下来。她的腿叉开着，正充满着渴望——她前所未有的渴望使她的阴毛都乍了起来。而那条缝正张开得越来越放肆，晶莹的液体正从其间流出来，啊，那真是一个好地方。
她微闭着眼楮，她无法遏制的慾望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是的，我发现最美丽的地方就是她的那个地方——它那麽生动，像春天正降临到冰冻的、板结的戈壁滩；还有她紧绷着的双腿；连她那涨红的脸都比平时好看了十倍。
我伏在妈妈那身曲线分明的娇躯上，望着薄晕酡红的艳丽娇容，觉得今晚的她更是明媚动人，两颗乳头随着她的娇喘微颤不已，媚眼眯成一线，彷佛诉说着她绵绵的情意，性感的艳红双唇微张着，等待我的拥吻。
一丝不挂的娇躯躺在我身下，但我却心定神弛不急着上马，我的大鸡巴和她的下体已有初步的接合，嘴巴封住她性感的红唇，龟头在小浪穴外蜻蜓点水般地游移着，在妈妈的小阴唇上四处磨擦，只弄得妈妈小穴湿濡濡地泄了一堆淫水出来，手也在她丰肥的乳房上搓揉按捏着。
妈妈忍不住我的这般折磨，毕竟她十六年没碰过男人，前几晚都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干的，所以妈妈的大肥臀主动摆动摇挺，想要把我的大鸡巴插进她的阴道中止痒，但她一挺我就一缩，保持着龟头在小阴唇回旋游移的姿势。
妈妈小嘴里叫着：「啊……痒…好痒…偷儿…你…可恶……快…快一点……把…大鸡巴……插…插进……妈妈…的……小浪穴…里……给……给我……舒服……小……小浪……穴……好痒……」
妈妈抱怨着我对她的折磨，哀求的眼眸可怜地企求着我，此时她腰身摆动、肥臀摇晃，表露出小浪穴的饥渴，在我催情动作下，她抛弃一切羞耻地用手来握我的大鸡巴，哀求着我道：「啊……啊……妈妈受……不了……快……早点……插进……小浪穴……不要……折磨……妈妈了……小……浪穴……要……要痒死……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坏念头问妈妈：「妈妈你想我干什麽？」
「我……想你操我！」
「我是儿子，你用词怎麽这麽难听，换一个词！」
「日我。」
「换一个词！」
「弄我。」
「换一个词！」
「整我。」
「再换。」
「操死我！」
「换！」
「日死我。」
「换！」
「和我交配。」
「换！」
「和我性交。」
「换！」
「弄死我！」
「换！」
「整死我！」
「换！」
「和你干革命工作。」

「对，就是和我干革命工作。」我终於在革命和妈妈之间找到了平衡，妈妈高亢娇啼的声音，在我耳里听起来像仙乐飘飘似地，我的嘴在丰满的乳头上吻着，搔得她兴奋不已，我不停地在两颗乳花蕾上吻着成熟的红樱桃，激情的刺激一次次地震荡的她的内心。
妈妈这时已控制不了她的理智，快要激动地自渎起来，我才把她的两条粉腿架在肩上，在她丰满的肥臀下垫了一个枕头，让她原已饱满丰肥的多毛小穴更是高挺突出，握着我的大鸡巴，沾些她小穴里流出来的淫水，顶着发烫的小阴唇，屁股用力一挺，「滋」的一声，就把我的大鸡巴干进妈妈的小穴中四、五寸。
不料妈妈的小嘴里却哀呼道：「哎唷……偷儿……慢…慢点……妈妈的……小穴……好痛……大鸡巴……太……粗了……等……等妈妈……的……水……润滑……了……再……再插……」
见妈妈痛得哀叫，虽然大鸡巴被她的小肥穴夹得舒畅无比，却也不敢冒然行动地摧残她，於是我改用旋磨的方式，慢慢地扭动我的屁股，让大鸡巴在她小穴里转动着。
妈妈被我温柔的动作激得欲焰高张，梦呓似地呻吟浪叫着：「啊！…偷儿…喔……亲丈夫……妈妈……的……好儿子……你……用……用力……一点……没关系……啊……对了……就是……这样……喔…喔……快磨……磨……那里……就是……那里……好……痒……喔……喔……重……重一……点……啊……啊……」
随着她的指示，我扭着屁股，左右上下地抽动着大鸡巴，时而轻点，时而重压，妈妈也将她的大屁股往上挺摇，让她的小肥穴和我的大鸡巴更紧密地接合，小嘴里也淫浪地叫。
「啊……用力……插……亲丈……夫……奸死……妈妈……吧……我好……好舒服……妈妈……忍不……住……要……要泄……泄了……啊——－革命万岁——－儿子万岁」
我听到妈妈的喊声更加兴奋，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深，只干得她淫水不停往外流着，小穴深处的花心也不停一张一合地猛夹着我的大龟头，妈妈香汗淋漓，樱唇微张，娇艳的脸上呈现着性慾满足的爽快表情，淫声浪语地叫。
「啊……妈妈……的……好……偷儿……你……你真…厉害……大鸡巴……又……又快要……死……妈妈……了……哎唷……亲儿子……小……丈夫……你……真革了……妈妈……的……命了……我的……水……都……流……流乾了……你怎麼……还……还没……泄嘛……小……亲亲……妈妈……求求你……快把精……精液……射进……妈妈……的……小穴里……嘛……小……冤家……你再……再干下……去……妈妈……会被你……干死……的……喔喔……」
我的大鸡巴经过一夜的盘肠大战，也涨硬的发痛，最後再插了几下，干进妈妈的小穴心里，她的花心像婴儿吃奶般吸吮着我的大鸡巴，然後就在一阵畅快之中，「噗！噗！」把浓浓的精液一泄如注地往她子宫里射进去，伏在她的娇躯上，两人全身都抖颤颤地紧紧缠抱着，飘向神仙般的爽快境界里去了。
从此，我和妈妈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晚上实施的革命工作上，我们为自己的革命工作着迷，孜孜不倦，夜夜不息，似乎所有的白天都是为了晚上过的。发呆的时候我甚至恍恍惚惚地觉得这就是革命的果实吧！
革命者为了什麼？不就是斗资批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麼，有了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衣服人还需要什麼？不就是拥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吗？而我现在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也拥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可以天天干革命工作，也算进入了共产主义了吧！原来伟大的目标竟然也可以这样简单。我不禁为自己得意起来。
妈妈在旁边温柔地说：「你笑什麼？」
我看着她，快乐地点点头：「我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完）

u/fuckchenping

日尼玛，老子投共了

u/fuckchenping

我们这么卖命不收钱帮你们美国人作战，你们背后捅刀子，红迪司马了，我宣布正式成为兔友

精选评论：

u/IllustriousCoast1848

带我一个，已经下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了!

u/edke00

我立马下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梁家河的知青岁月，之江支语，我一直都是习近平粉丝啊

u/Full_Willow9459

纪实文学

u/Full_Willow9459

我爸已经一周没去赌博了。昨天他睡了一整个白天，他的几个兄弟去牌店喝酒，没有叫他。他肯定是没钱了。

没人带他喝，他只好自己喝。

“韩薇（我妈的名字，化名），你给我过来”

“怎么了？”，我妈收拾完桌子，正在刷抖音。

“我让你过来。”

我妈把手机放下，手机在沙发上播放着奇怪的音乐。

“把那个也关上！”

“关上了，现在你可以说话了吗？”，我妈看着他，很平静。

“韩薇啊，这个契约精神啊，是国际上最……的精神，最……”

“你到底要说什么。”

“别说话，这个契约精神啊…….”，我爸说话很慢，抑扬顿挫显得悲天悯人，“俄罗斯人的资产啊，都被没收了，境外俄罗斯人的资产啊……都被……”

我早已不屑于跟他讨论了，但我还是认真听了听，我真的很好奇他在哪学到的这个词。这很酷，自媒体能让一个一辈子鄙视自由民主的人变成哲学家。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闭嘴！韩薇！”

狗受了一惊，但这对它明显是小场面。

他抽了口烟，声调就像隐居山林不与他人相争的隐士：“现在的世道啊，已经乱了，所以啊……”

“所以让儿子赶快跑吧，俄国是独裁国家，中国也迟早要走这条路，让他跑吧！”，我妈忽然有些激动。

“哼，幼稚！”，隐士的嗓音变成了声嘶力竭的演说家，“你跑到哪啊？跑到哪你都是中国人！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到哪都是中国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只知道我已经快五十了，还要出去打工。”

合格的心理医生一向以温柔著称，他安慰着我妈：“韩薇啊，你老公没本事，是你老公没本事。不是这个社会不好，你不能怨这个社会啊。”

“所以，那个钱，你取出来吧，还是拿现金在手里靠谱。万一哪天被没收了，毕竟孩子留学要用呢！”，经济学家理性地分析着。

过了一会儿，手机从沙发回到床上，继续播放着奇怪的声音。

u/ghhbjh

被噩梦惊醒
u/ghhbjh

讲下剧情，有点记不清了。
好一出大戏。
总共三个苦命儿，一个穷酸要饭母亲，一个“流浪汉”，一个残忍又武功高强的皇帝。
苦命儿一男二女，其中一男一女是那个母亲的，另外一女是个流浪小女孩，比另一个女该小。
这个故事有点魔幻色彩。
其中只有男孩和那个“流浪汉”是好人，其他几个都是妥妥恶人，小男孩最后被肢解，两条腿挂在围栏上面，就像活鱼落了油锅一样，还在抖啊抖的，流浪汉跑路，狗皇帝如愿把刀拿到手，流浪汉失去刀，但继续游戏人间。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那个大女孩故事结尾的那种为了上位而不顾一切的眼神，让我的恐女症又上一层，可能需要看点A片缓解下症状。
上面这些文字描述是为了简要下剧情和梦后体会，担心忘了，下面具体说下剧情。
故事开局是这样的，有点那个混剪的色彩，分别简单梦出了几个人的背景故事。
“流浪汉”其实是个武功高手，而且有一把绝世魔刀，好像因为死皇帝加上老婆死了，所以心灰意冷游戏人间，死皇帝一直想要他的刀，可惜找不到。前面说了，这个梦有点魔幻色彩，流浪汉其实是能把刀收进某个地方的，我忘记了具体剧情。
女人是个要饭的，经常食不饱腹，还要养两个孩子，当然两个孩子也是要饭的，小男孩之前好像因为要饭，或者其他一些什么原因被打了，还是被抓了来着，刚放出。
大一点的下女孩，是这个乞丐母的虐杀，从小就有个梦，相当母仪天下的皇后，心思很阴沉。
小一点的小女孩好像没啥存在感，经常和这个大一点的玩。
皇帝刚杀老皇帝上位，武功绝世，但手里缺一把好刀，一直想要流浪汉的那把，但是找不到机会。
背景说完，说下故事。
故事开局好像是这样的，确实特么的记不清了，可能会有点出入。
这几个人碰到一起了，然后那个要饭的女人，在那装神弄鬼，装自己有超能力，那个心思阴沉的小女孩也在装自己有魔法，然后就一个劲被自己妈嘲讽，看起来好像很失落的样子，哭起来惹人心疼的感觉……
中间一些剧情记不清了，比如小男孩还有另一个小女孩，自行体会……
反正不知怎么回事，那个流浪汉把自己刀拿出来了，然后借给那个小女孩用了，结果想收的时候，发现这个心思阴沉的小女孩死命拽着刀，然后皇帝就出场了……
结局大概是这样的，三个女人在那吃肉，那个肉滚烫滚烫的，老香了，然后小男孩的两条腿就挂在那抖着（梦快结束的时候，我还想着该不会这小男孩也是坏蛋吧，结果就出现这画面了，然后还开了个回忆画面，就是小男孩出现时浑身是被鞭打痕迹的画面），太监在那骂着。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女孩最后那个类似甄嬛传里甄嬛那种斜着眼的眼神，太吓人了，还有另一个小女孩说要和这个女孩姐妹相称，两人互相姐姐妹妹的画面，哈人……
然后我醒了，并记录下这一切
这梦到底怎么回事?

u/goodbirdlilian

东方航空MU5735兔友最后的心声
u/goodbirdlilian

这位兔兔把行李箱放在机场的等候坐椅旁，打开自己的华为手机，开始观看bilibili的央视新闻，突然一条美军军机在挪威坠毁的视频标题映入眼帘，便点进去观看一番，
美军机挪威军演坠毁，机上4人全部死亡！！！！
光是标题就已经让这位兔兔脑补了其余的可能性，美军训练拉跨，飞机品控太差等等，一想到自己厉害国的c919要投产了（实际上和组装的小米一样）不由得自豪感拉满，看到评论区和弹幕一片的

欢呼，心中澎湃，感觉种花梧桐台湾，左锤欧盟，右锤美利坚的未来指日可待，便点开弹幕输入死的好，开香槟。
短短的候机时间就在刷视频的过程中一点点消耗殆尽，而这位兔友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小命也要随着航班的起飞而踏向死亡的终点，东方航空ｍｕ５７３５的旅客请注意，请您准备在** 登机口 登机。 兔兔一看时间已到，拉起行李就到了登机口，在登机口站着的是检查机票的机场人员和空姐，兔兔把票递了过去，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空姐，即使空姐带着口罩，那明亮的眼睛和口罩的隆起可以看得出是个美女，服装把她的身材完美的展现在众人眼前，唯独她修长的双腿在因为东航领导的衣逼品味而选择的裙子显得略短。让人感叹。

https://preview.redd.it/nf4wgid0vmq81.png?width=400&format=png&auto=webp&s=6f0f91bbb16f05743f1f6990142dd6452239c5e3
单身多年的兔友看到如此诱人的空姐，不仅咽了一口口水，幻想起了和空姐的一场艳遇。和她讲梁家河的故事，美帝如何邪恶，轻轻松松让这位空姐就范与自己，她那诱人的身体也会被自己享用，要舔逼她洁白的双腿，狠狠的鸿儒她的小穴，到最后他甚至连和空姐以后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而实际上这位空姐的在看到这个兔友时，她一眼就看出面前的小d子对她的肮脏想法。不过她也不在意，每天面对形形色色旅客的目光审视，下飞机后混迹各种高级酒店中的她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计划，一边想要偷偷打开手机回复一下被自己吊着的富二代告诉他今天的见闻，又要应付衣逼领导的陪睡安排，还想着推特再发一套自己的裸照来卖图和3000一次的线下援交。
随着票通过了扫描机，兔兔便拿着票走进了嘈杂的机舱，穿过过道里面拥挤的人堆，他只能看到里面臃肿的男人女人在堆叠行李的时候不忘大声喧嚷，油腻的中年男行站在过道和坐在座椅上的亲戚攀谈着，又有spider女一边拍照一边和自己的男友语音微信聊天，想到自己孤身一人，不由得感叹，开始继续意淫起了刚才看到的空姐
兔兔在座位上坐的无聊，开始掏出手机继续看之前的美军坠机视频，在评论区开始发布自己的高见“美军的衰败是肉眼可见的，核潜艇撞山、F22接连出事、F35高故障、航母舰载机坠海，以及之前的大型舰艇研制的失败、军队中性侵和腐败、阿富汗占领期间军费的滥用和贪腐，综合起来，我们能清晰看到美军的堕落，由此得出美军战斗力已经大幅下降的判断。” "普天同庆#欢呼，神神的父亲这下拉了“
叮咚-------
欢迎搭乘天合联盟成员中国东方航空班机ＭＵ５７３５。座位号码在行李架边缘。请将手提物品妥善放置在行李架上或座椅下挡杆区域内。摆放行李时，请保持过道通畅。如果您需要帮助，我们会尽快协助您。
谢谢。
人群开始逐渐降低了声音，空姐们则急匆匆在机舱走道中督促着各排乘客戴好口罩，系好安全带。
巨大的波音737飞机在跑道上开始缓缓滑行，和塔台的沟通流畅，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飞机冲上了云霄，此时的兔兔收起了手机，开始打量起周围，幸运的是，他的座位距离飞机中间的餐饮派发仓位就隔着两排座位，自己还靠边，只需偏一下头就能看到登记时那位空姐，
她的长腿半侧对着乘客，大爷大妈自然是忙着和周围的人闲聊，而兔兔的眼里已经只有那位空姐的修长双腿，细嫩的脚跟连带着东航特有的黑色高更鞋，而她面部的口罩更像是给自己带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勾起人心中的欲火。可他只觉得自己裤裆一硬，只能拿一本杂志盖一下以掩饰自己的尴尬，而这位空姐呢?

她回味着昨天晚上的经历，飞机刚落地，便打开微信，埋怨起自己钓着的富二代还不开着保时捷来接她，不久车到了机场门口，她熟练的打开了跑车的门，和富二代有说有笑的直奔酒店而去，她为了钓上这个富二代还得在车上故意装得很饥渴的样子，一会拉开自己的外衣，一会脱下自己的黑色高跟鞋，露出那灵活的小脚，男生则是看的欲火难耐，手开始不老实的在她的身体上乱摸，引得一阵阵性感的呻吟声，一会功夫就到了酒店的停车场，可空姐看着男方正在欲火头上，就先和他深吻了一阵，然后拉开他的裤链，用舌头缠绕住了他的根部，她只舔了两分钟，就拉上男方的裤子，说在酒店里继续，富二代男玩的很花，带了一个Gucci的小包里面装满了各种玩具，在和空姐登记入住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女方绑了起来，两人一直从11点玩到凌晨2点，空姐的黑色制服上沾满了富二

代的汗和白色的体液，直到最后双方在筋疲力竭下才赤裸着相拥而睡。想到这她有点犯困， 闭上眼靠着隔壁坐的空姐开始小憩

这位思维跳脱的兔友则从刚才的意淫中又跳跃到了中美间的大国博弈，开始构想着自己优的生活会在瓦房店的带领下要多好有多好，但是一想起自己的生活，最近的房钱被房东坑了，这万恶的资本！盼国家相关部门整治。越想越多，兔兔决定不再乱想，趁着空姐在发放饮料的时候要了一杯可乐，开始无趣的翻着航空公司的杂志，除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奢侈品广告外，唯一吸引他眼球的就是关于旅行的文章。
”雅典，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建城有3000年的历史，哲学，数学，戏剧，诗歌等艺术诞生地...“
虽然配图很有意思，但是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让兔友皱了皱眉头，3000年历史？我华夏5000年历史你3000年就飘了？遗留下来的建筑？兔兔想了想除了长城瓦房店也没什么遗留下来的2000年前的建筑，还是往下读了下去，希望找到作者的一些错误来进行反驳，心中暗想，这个作者屁股可真是歪透了，怎么说到丰富历史的时候不提一下我国？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了？数学我们还发明了勾股定理呢，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是死于民主，可他忘记了他所在的盐碱地诞生不出数学家和这样的哲学家，唯一相对开放的时期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自从大一统之后整个文明就陷入了种田打仗的粪坑循环中。
”...希腊城邦文明中，...民主的起源地，公民可以辩论，官员需要用演讲来说服群众，当地百姓的福利待遇很高，因为加入欧盟.."
官员需要向群众说明？什么民主打砸抢风景线，天天炒作自己，民主能当饭吃吗？希腊当初也就斯巴达很强大，如今就是一个小国连核弹都没有，还好意思提这些，打起仗来分分钟被核平或者直接投降。
”在希腊住房相对不是很贵，普通群众只要工作就能负担得起..."
这医疗不得花你100w以上，就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嘴上吹的好，实际生活费拉不堪，不如我100拍一次x光片，这景色不如泰山岳山... 文章里越是介绍希腊的好，兔友便越来越愤怒，索性直接把杂志合上之后狠狠的塞进收纳袋里。
什么古墓派公知，天天这么夸外国，怎么不见你移民啊！光夸国外看不到国外的坏是吧？可是又想起天天被人捅喉咙做核酸还要收50的米，还要给房主交租，这些琐事和前面文章带给兔兔感官上的冲击和暴怒让他血脉喷张，感觉热血往脑门上涌
----- 下午13时50分
他只觉得有点天旋地转，两眼一黑靠在座椅上，睡大觉不想了。而那位空姐呢，她正忙得不可开交，各种老大爷老大妈的奇奇怪怪的要求让她根本腾不出时间，两个洋大人订票时候没订在一起，现在又想坐在一起，让空姐帮他们和人换座，奈何这是洋大人，她没办法像应对普通spider乘客那样推脱，而隔壁坐的大爷大妈因为窗户的开关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撕吧在一起，整个机舱仿佛是混进了混沌邪神的使者一样，暗中挑逗着众人的火气。
这位空姐一边赔笑着与人沟通还要在通道辗转腾挪，躲开活动腰背的大爷大妈，她也不敢多提醒，不然引得大爷大妈不满还会被投诉，每个月肥头大耳的中年领导除了安排别人玩空姐就是监督她们不要被投诉，而整个航空公司唯一可以炒作的就是国产化修理飞机，剩下的跟她们毛关系都没有。
在梦乡里的兔友则梦到了钟神，慈眉善目的递给了他一盒莲花清瘟，递给了他一份文件，兔友问道：钟院士，这是什么文件。” 只见钟神笑了笑：“这是美国生物实验室制造疫情的证据和相关论证。” 兔友翻看了一下，虽然没看懂，但他明白真的是丑国制造的新冠病毒。他有一点怒不可遏，暗想昂撒人怎么这么坏，我之前看小约翰可汗的视频，他讲了昂撒人通过资本支配这个世界，策划非洲和南美各地的颜色革命，真是太可恶了。钟神似乎看懂了他的想法，向后摆了摆手，兔兔定睛一看，这群人里面有，平子，乌合麒麟，地瓜熊老六，子午侠士，上帝之鹰，赛雷话金的背后团体，共青团，火星方阵等等重量级的人物出现在视野里。他有些不敢置信，这些人居然活生生的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正当他想问个清楚的时候，只听得轰隆一声，机身剧烈的震颤似乎要把他从梦境拽回现实。眼前的人越来越模糊，而座椅的画面越来越清晰，不不！我还没有向他们细数我所知道的昂撒人的罪行，他的手下意识地向前抓取着什么。可他什么都没抓到，他只感觉飞机越来越颤，广播里传来飞行员安抚乘客的声音，
前方有气流，不要慌张，对不信谣不传谣，尽管旁边乘客担心的交谈着，而兔兔此时还在回味刚才的美梦，并没意识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他只觉得飞机有点微微偏下，又沉沉的睡了过去，可是这次刚才的那群人消失了，朝他缓缓走过来则是另外一群人，罗翔， 方方 ，袁腾飞，回形针的团队成

员，立党老师，bobo，面包，狐合麒麟，芙兰黛丝，澳洲护士Micheal，Dickinson，曹哲，蔡霞，他们的身后还有无数顶着🐀emoji的人在缓缓朝他靠近，兔兔有些不知所措，他叫喊着，你们要干嘛，众人用统一的声音回答者，你所乘坐的飞机有危险还没等众人说完，他打断了人群里发出的声音,"什么危险，你们这群公知恨国党神蛆，我才不信，这是国营公司！“ 你不信那你就看看周围吧，为什么你的脸是朝下的。
？兔兔猛地惊醒，才发现飞机此时已经失控，旁边的人一直在除了惊声尖叫，就是在失声哭泣的，而在巨大危机刺激下的兔兔，猛地想起这个飞机的美国零件，他朝着抓住座椅已经失去理智的空姐大声叫喊着，告诉机长，看看是不是进口的美国零件失灵了，一切已经太晚，飞机距离地面仅有1000多米，而兔兔的面庞留下的不争气的泪水难道一切反转了吗？，他在最后含泪喊出

https://preview.redd.it/b8bppj4sfsq81.png?width=2011&format=png&auto=webp&s=35779b3c81be223b030c17fed4b17950d3698612
他猛地起身，刚才的一切原来是梦吗？他长出了一口气，差点让这群恨国党给我吓死了，而此时飞机猛地从平飞朝着地面坠了下去…
（我是不是该写一点空姐的反应）

u/GtlJo48

《支那朋克》——你国领先的数据化社会

u/GtlJo48

未来,你在你国，你国还在。
你带着司马脸起床开始一天14小时工作。
你在地铁上玩禁止安装vpn的小米手机，看到退休年龄延迟到七十五岁，想骂人又忍住了，手机反诈骗中心监控你每一句话，对政府不满被记录下来影响征信，连地铁都不能坐。
到了公司，经理宣布90后的老张独生子死了加征20%的社会抚养费，同事嘲笑他不趁年轻多生几个孩子，现在要花钱养别人的孩子。
傍晚你听同事说老张疯了想报复社会，还没走出公司就被表情识别软件发现，立刻击毙。
你脸上露出不忍的神色，被识别软件记录下来同情恐怖分子，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征信降低若干点，快要不能坐地铁了。
晚上11点你走出公司，电梯的屏幕识别你的脸，发现你年满20岁没有孩子，好心的提醒你为国家培养劳动力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现在开始禁止你购买避孕用品和飞机杯。
你在路上看到警察抓捕制作淫秽色情产品的汉化组，这个汉化组翻译了14页日本全年龄漫画，这是二十年以来第一次又有这种恶性犯罪，汉化组成员死刑，家属降低征信评分，你摇摇头，如今社会这么和谐，为什么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你回到家里，妻子督促你做爱，抱怨说政府的匹配系统有毛病，分配给你一个周还没怀孕，影响涨工资了，你赶紧捂住妻子的嘴，怕被反诈骗中心记录下来连坐。
你不知道的是隐藏摄像头不光记录下来你妻子的话，连你试图隐瞒政府也记录了，明天早上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法坐地铁。

u/HalleluYahmygod

独裁者在人们心中散播仇恨

u/HalleluYahmygod

记得以前班里有个维吾尔朋友，家里是卖枣子葡萄干之类的干货的，跟大家处得挺好。经常一起出去唱歌什么的，16，17年左右每次去唱歌都要被警察冲进来查那个朋友的身份证，还要翻手机问话。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警察是不是搞错了，后来才发现警察只是因为她是维吾尔人才来查的。
后来那个朋友就不跟我们出去玩了，怕给我们添麻烦。给她发微信她也不回，不敢说话。再后来她们一家都搬走了。据说是回新疆了。
以前城里还有一家维吾尔人开的饭店，开饭店的叔叔留一撇帅气的小胡子，后来胡子没有了，再后来饭店也没有了。
本来城里还是有些维吾尔人的，卖切糕羊肉串之类，后来都不见了。疫情前就不见了。
今天我才知道那个以前曾经一起玩的维吾尔朋友跑到了土耳其，她爸爸被关了。我想她一定很难过。
本来维吾尔人和汉人以前相处得也还可以。但是习近平毫无必要的“反恐”扩大化，只要你是个维吾尔人就要处处骚扰。
你说维吾尔人有暴恐，那谁暴恐你抓谁就是了。骚扰无辜的人算怎么回事？难道维吾尔人就不是中国人吗？
我想以后维吾尔人不会再相信汉人了。习近平在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种下了仇恨。
这次的普京也是，毫无必要的去攻打乌克兰，让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结下世仇。
战前乌克兰和俄罗斯有很多共同家庭，他们本来关系很好。战后还会这样吗？需要多久，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才能像以前那样呢？也许永远都回不去了。
独裁者在人们心中散播仇恨，我讨厌独裁者。

u/hdhhd6s

对不起妈妈，您也有需要那时我真的不懂，真的不是有意辜负

u/hdhhd6s

马上也是四十岁的人了，这件事深压心底从未跟任何人说起，看到这么多人都在这里倾诉，我也就跟个风。

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一切都不能挽回，但我仍然无法自己原谅对妈妈的辜负，虽然是无意的。

那一年我上初三，和所有青春期这个年龄段的男生一样，过剩的荷尔蒙刺激下，每天都欲火焚身，每天鸡巴都是硬邦邦的，就想找一个肉洞洞插进去，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而言，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恋母也不知道什么是恋熟，唯一的想法就是有个女人性交，有个肉洞能容纳我那硬的难受的阴茎，至于这个女人是少女，是少妇，是熟女，甚至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都没有关系，只要她长着一个阴道能让我把粗壮的鸡巴插进去就可以。说得很粗俗，但当时确实就是这种感受， 甚至无数次在晚上手淫的时候我都在期盼着来一个女鬼，来吸我的阳气跟我尽情的性交，哪怕精尽人亡我也愿意 。至于为什么多数人都选择了妈妈，其实也仅仅是因 为和妈妈接触时间最长，最熟悉，最容易上手而已。而且我觉得儿子和妈妈发生关系，双方都仅仅是生理需要，是完完全全的性冲动，和爱情没一毛钱的关系。儿子当然爱妈妈，但那只能是母子间的亲情之爱，儿子和妈妈不可能有什么爱情。当然也许有的人不一样，比如那些特别漂亮有气质的妈妈，儿子可能会真的爱上她，是基于男女之情的那种爱，但我觉得这也只能是少数和例外。 我的妈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谈不上什么多么好的气质、姿色，跟风韵犹存最多占那么一点点的边，如果说有什么亮点的话就是她的皮肤白，非常的白而且非常细腻那种，两个乳房又大又鼓。

我妈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从我记事起就是裸睡，直到我17岁还是那样子，包括夏天中午睡觉也是，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去什么偷看洗澡之类的，只要在她睡着的时候，跑到她们房间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 忘了交代一下家庭状况，我爸当年是村里工厂的业务员，常驻北京，一年也回来不了几次，姐姐上高中住校，家里平时只有我俩。

那一年夏天我得到了一本著名的小黄书<金瓶梅>，不知道论坛有多少人看过，又有多少人是靠它来进行的性启蒙，总之在那个年代可是极其稀罕的的宝贝，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精彩部分几乎能倒背如流。

转折是在一个中午。再一次边看小黄书边撸，那坚硬如铁滚烫如火棒的大鸡鸡在我手中上下翻飞就是射不了，话说我真是佩服当年的肾功能，真是真的是金刚不倒，要想射一次那可真是费尽心机，要两个手轮换着撸，至少半个小时，累的两个胳膊都酸了才能射出来一次。射了鸡巴只是稍微老实了一会儿，就再一次蠢蠢欲动斗志昂扬了，那种想日逼的感觉不仅没有减低反而是更加的强烈，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我再次悄悄的来到了妈妈的卧室，象往常一样看到妈妈正赤身裸体躺床上呼呼的睡着，农村的朋友都知道，在农村是那种火炕，平常睡觉的时候那都是头朝北的竖着睡，但是夏天因为天热还要做饭火炕的中间是很热的睡着不舒服，所以妈妈是靠在床边那一侧横着躺着睡觉的，这样我就不用爬上炕，只要站在床下面就可以看到妈妈完整的下体，毛毛不多也不算密，白白的大腿根中间，是略略发黑的阴唇，仔细观察可以隐约看到肉缝里面那粉嫩的逼逼，我照例先凑过去使劲的闻那淡淡的味道，是那种非常淡的怎么说呢那种味道，反正不难闻，也不是什么尿味或者骚味，微微有点汗味？妈妈是一个比较讲卫生的人，她每天都要用水 洗下面，我经常看到的。我一边用力闻着一边看着那诱人肉缝里那粉嘟嘟的嫩逼，一边用手使劲撸鸡巴，前面说过撸管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我两个手轮着撸手都酸了还没有射的感觉。

休息片刻我轻手轻脚的爬上炕去，用手脚支撑着趴在她身上，把硬邦邦的鸡巴对准了妈妈的逼逼，这样悬浮着身体开始想象中的性交，脑补着插入阴道深处的感觉，一样一下的开始了“俯卧撑”，感觉鸡巴变得越来越硬，虽然根本碰不到她的身体，但心里那种快感还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动作是我前阵子才发明的，已经重复过很多次。

也许是以前从没出过问题有些大意无意识中碰到了她的肉体？也许是妈妈今天睡的比较轻？总之在毫无预兆中妈妈突然睁开了眼睛，我一下子僵在那里，不知所措一动也不敢动，经过几秒钟的迷糊以后，妈妈抬头不对其实是低头看了一下我的姿势，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没有像我意料中那样勃然大怒一脚把我踢下去，也没有生气至少我觉得没生气，她只是轻声的说了一句：下去。

我灰溜溜的爬起来因为紧张在起的过程中鸡鸡碰到了她阴唇，软软的还有些凉，非常明确的感觉。她身体明显的动了一下，我发誓我真不是故意的，当时也没那个胆量。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道下面会怎么样。

接下来几天我都小心翼翼察言观色，不敢犯一点错，好在妈妈并没有再提起那件事，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旁敲侧击的说，要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大了要懂事，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的话，多俊的媳妇娶不上啊，比你强嫂长得漂亮的女人有的是，光整天胡思乱想有什么用等等之类，发现并没有什么严重后果，我提着的心放了下来。常言说色胆包天、色欲熏心看来是真不错，这件事才过去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又旧态复萌，恢复了去边偷看她下面边撸管的罪恶行径，当然每次都是趁她睡着的时候，至少是我认为她睡着的时候，不过很少再敢浮到她身上做“俯卧撑”了。

日子就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妈妈再也没有提起那件事，但跟我聊天的话题多了一些成人内容。

比如一个远房的表姨离婚后自己带孩子过，跟村里某男人偷情被发现，亲戚们都笑话她瞧不起她，妈妈说鹏鹏你妈不笑话她，女人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很不容易的，没有个男人难着呢，就是你这表姨怎么不小心点呢。

还比如邻村若干年前曾经发生的一件强奸案，一个儿子把她妈妈强奸了，强奸生母，结果她妈妈把儿子告上了法院，判了十几年有期徒刑，这件事是我们几个村的热门话题，尽人皆知，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依然长盛不衰。我已经听不同的人说过不知多少次了，只是这次妈妈说完以后会加上评论，说哪有那么当妈的，那是自己的亲儿子呀，这不是把儿子 一辈子的都给毁了吗，儿子坐牢出来谁还嫁给他，一辈子只能打光棍，自己也让别人笑话一辈子。然后停顿一下又说，鹏鹏你放心你妈可不会那样，你妈可没那么傻，可不会像她那么愚蠢，不管你对你妈做什么你妈都不会害你的，也

不会让人笑话一辈子，像这种事娘俩都不说别人怎么能知道，这个话题她在不同的情境至少跟我重复了三、四次 。

还比如说起本村的一个跟我同岁的女孩，说鹏鹏你还记得不，你小时候跟她在下坡玩过家家，两个小孩子还脱光衣服搂着睡觉，跟个大人似的，被她姐看到了把你打了一顿还告到咱家来，你说你知道入洞房是啥意思不，小孩子还入洞房。

诸如此类等等，现在回过头来看，论坛所有网友都明白我妈妈是什么意思了，但当时比猪还蠢的我居然完全理解成了这是对我的警告和敲打，完全没有明白她的良苦用心，每次她说起此类话题，我不是假装听不懂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总之没有接过一句话，更不要说有什么响应了，想想当时真是蠢死了。

历史性的时刻是周日的一个晚上。吃过饭妈妈收拾利索了就去睡觉了，她一直是这样早睡早起。看着电视里偶尔闪现的卿卿我我、拥抱接吻的镜头，使我血脉喷张欲火焚身，鸡鸡硬梆梆的像要爆炸一般，用手撸了一会儿觉得不过瘾，拿上手电筒假装找东西来到妈妈卧室，确认妈妈已经睡着了后，我轻车熟路的爬上炕，用手电照着她的下体，照例先凑近使劲用鼻子闻了闻，再仔细的观察她微微发黑的阴唇，和肉缝里面那诱人粉嫩的逼洞，可惜当时的姿势看不到粉肉，只能看到微微鼓起的一个肉缝。边看边撸了一会，关掉手电筒，让眼睛适应了屋里光线，就再次爬到了她的身上，悬空着开始了假象中的日逼动作，因为是晚上看不清楚她的表情，只能听她的呼吸知道她在熟睡中，也是因为黑暗看不清，不小心向下插入时真的碰到了她的下体，妈妈突然动了一下，呼吸也停止了，我吓了一跳赶紧停了下来就那么一动不动的支着身体，连气都不敢喘，好一会她才又动了一下开始正常的呼吸，快憋死我了长长的呼了一口气，思想斗争了好一会 ，是马上爬下去走开还是再这样假装”实操“一会呢？淫欲占了上风，我决定在实操一会儿再走，于是我又开始了想象中的插入拔出，但当我再次“拔出”后刚要“插入”时，妈妈身体突然动了，感觉硬邦邦的鸡巴被一只手抓住，并导引着放到一个地方，然后妈妈左手使劲抱了一下我的腰，我不由自主的一沉，鸡鸡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极其妙不可言的境界：温暖，不，应该是热，像是滚烫的又极其舒服的那种热，滑润，毫无间隙的紧紧包裹的，那种感觉太好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来到了天堂，我就那么让鸡巴在里面呆着，无限体验着这种快感，脑子里什么也顾不上想了，忽然感觉有两只手扶着我的腰向上推了一下，我很自然的抬起了屁股，然后两只手又向下拉，一进一出的感受要比只让鸡鸡静止不动舒爽的多，我马上理解的她的意图，开始了自主而又笨拙的活塞运动…… 也许是妈妈的阴道里温度太高，也许是妈妈的阴道夹得太紧太舒服，总之平常需要撸30多分钟才能射的我，这次只一会的时间就有了强烈的要射精的感觉，我使劲冲刺，最后射的时候拼命把鸡鸡插进妈妈深处，真是恨不得把两个蛋蛋也塞进去，虽然没有看表，但我知道一定不会超过10分钟，那种在阴道里射精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鸡鸡射一下妈妈的阴道就跟着收缩一下，那感觉真的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开始时妈妈的引导之外，她再也没有别的动作，就只是躺在那里任我在她身上纵横驰骋，策马奔驰，中间只有她压抑的“嗯哼，嗯哼”的喘息声，待到我们两呼吸都平缓以后，妈妈才开始说话:

鹏鹏呀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事说出去，要让别人知道了你妈就让人笑话死了，还怎么有脸活着啊。

你可别让你爹知道，你爹要是知道了还不打死你。

鹏鹏啊，记着这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就算以后娶了媳妇也不能跟你媳妇讲她会笑话你妈的，万一你们闹矛盾她也会说出去的。

你以后可不要再去偷看你强嫂洗澡了，也别靠着墙头跟她聊着天捋管，要是让你强哥知道还不揍死你？ 鹏鹏啊，你以后可不能再天天捋管了，你还小这身体那受得了？记着更不能刚捋管完就用水洗，那样会落下病的，听见没有?

我还完全沉浸在初次性交的快感里，根本没心思跟她说话，只是口头上应付着：知道了。我知道。我记住了，你放心吧。

但还是有些吃惊，隔壁的强嫂比我大10岁左右，高个子，大乳房，漂亮的脸蛋，是个标准的美少妇。偷看她洗澡、搬个梯子靠在墙上探出半边身体跟 她边聊天边撸管这些事我觉得自己做的做的天衣无缝，居然妈妈都发现了？

还有我每次捋管都是直接射在手上，然后出去洗干净，顺便把粘糊糊的阴茎也洗一洗，妈妈怎么发现的呢？

听着妈妈一遍又一遍的叮嘱，我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了射精后半软不硬的阴茎上面，努力保持着它呆在妈妈阴道里，不一会的时间，鸡鸡再次斗志昂扬的坚挺起来，我便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和刚才妈妈只是躺着不动任我折腾不同，这次我刚刚抽插了几次，妈妈的呼吸就急促起来，还不停的抬臀向上迎击我的插入，两个阴部相撞发出沉闷的啪啪声，合着阴茎在阴道进出时发出的biajibiaji的声音，加上妈妈压抑的嗯哼声，构成那个黑暗房间中最激情最动听的交响乐…… 第三次时妈妈曾经试图阻止，她边扭动身体躲着我边说鹏鹏日子还长着呢，你还小，不能连续太频繁的次数，你身体受不了。可是初尝禁果，食髓知味的我哪里忍得住？于是我撒泼打滚的坚持着说妈妈我想我还要，边用力分开她的大腿，最终妈妈只好缴械投降，城门洞开，于是我催马上路，直奔花心……

就这样，那一夜我们做累了就睡，醒过来就做，休息期间是妈妈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咛，我们始终就是那一个姿势，一共做了6次。

当我再一次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天光大亮，我抬头看了一下石英钟已经10点多了，坏了迟到了！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妈妈听到动静走进来说：鹏鹏睡醒了？没关系妈妈让xx帮你跟老师请假了，说你头疼下午再去上课，见我放下心来，妈妈又伸出沾着白面的手用手背摸了一下我的脸，心疼的说：你累坏了吧，以后可不能这样，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哪能想着一次吃够？你再睡会吧，我炖了鸡肉，还包了韭菜鸡蛋的饺子，一会儿起来吃。看着妈妈慈祥温暖和充满怜爱的眼神，我一下子感觉非常愧疚和自责，"我操你妈逼"这句最流行的国骂一下子浮现出来，"我操你妈"这是对对方最大最恶毒的侮辱了吧，可是可是，我居然真的操了自己的亲妈！这是对她多大的侮辱和亵渎啊，可是伟大的母爱却让她包容了我，不仅没有生气，还这么细心体贴的给我做好吃的，这是多好的妈妈呀，多么伟大的母爱！为了溺爱我，为了满足我的性欲，牺牲和奉献了自己，我还是个人么？强烈的罪恶感和深深的自责让我恨不得弄死自己，抬起手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啪啪两声惊动了妈妈，她边往里走便问怎么了鹏鹏？我调整了一下情绪，努力用平静的口吻回答说，没事，一个蚊子。也就从那一刻起我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给她长脸，我以后要一辈子孝顺她，要让她永远过得幸福！ 吃饭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妈妈抚摸着我着我红红的脸心疼的说，傻儿子，打个蚊子使那么大劲干什么，疼不疼？我摇摇头，妈妈不停的给我夹肉，让我多吃点这个，多吃点那个，好好补补身体，还说以后不能这样，太伤身体。日子长着呢，慢慢来，只要你好好学你妈妈给你做什么都高兴。妈妈的话更加重了加重了我的愧疚和负罪感，也更让我感觉到了母亲的伟大。那一天吃完饭以后我主动收拾了碗筷并洗刷干净，妈妈意外又高兴的说鹏鹏懂事了。 也许是那一夜6次的疯狂让我十几年的欲火得到彻底的宣泄，也许是阴阳的交欢平衡了体内的激素使我不再孤阳独炽，总之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自己成熟了，不再是那个毛手毛脚的小孩子。

上课会认真听讲真的知道了要努力学习，因为我有了明确的目标：一定要考上大学让妈妈高兴，放学回家会主动帮她做家务尽量分担。妈妈也很高兴的夸我懂事了，知道心疼妈妈了。

虽然鸡鸡还是会经常硬邦邦的勃起，虽然偶尔还是会撸管减压，但真的再也不像之前那么欲火焚身骚动难耐了，撸管时意淫的对象也不再是妈妈而是同学或者别的女人，再也没有趁妈妈睡觉去偷看她的下体时撸管，也再没有在她身上做俯卧撑。

见我几个星期都没有再对她有过什么表示，妈妈明显有些意外。其中有过几次很明显的暗示或者说明示。 有一次边看电视边聊天时，妈妈指着电视里一个女演员说某某多漂亮啊，你要是娶这么个媳

妇回家你妈天天伺候她受她的气也愿意，见我笑着不说话，她话题一转说鹏鹏你得记着妈妈的话，就是以后娶了再漂亮的媳妇也不能天天弄那个事，更不能一天连着好几次，那样身体受不了的。当然太频繁了不好但是老憋着也不好，只要对你好，妈妈做什么都愿意。类似的话题她说过好几次，都是从漂亮女人开始说起。这是比较婉转的。

还有一次比较明显的，简直就是太明显，首先说明这一招其实是她跟我学的，因为之前我就说肚子疼然后故意挺着勃起的大鸡鸡躺在那，可惜当时她对我勃起的鸡鸡视而不见，只是一本正经的给我揉肚子。那天晚上我正在写作业，妈妈说肚子疼让我过去帮她揉揉，当时我就心中一动似曾相识吗，过去一看 像平常一样妈妈赤身裸体的躺在那里，我坐在旁边帮她揉，开始一边揉一边跟我聊天，后来看我没有进一步的动静，妈妈说再往下一点，并抓着我的手往下推一直到她毛毛的位置才停下来，期间她不好意思的闭着眼，但我依然没有行动。直到她说好了你回去吧。

还有一次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天她在她的房间里洗下体，叫我拿暖瓶过去加点热水说太凉了，我加水的时候妈妈说鹏鹏以后娶了媳妇，跟媳妇要睡觉以前要记得把小鸡子洗干净，要不女人容易生病，然后接过小盆试了试水温说这样正好，然后看着我说来过来妈妈帮你洗洗小鸡子，我很尴尬的说不用我刚洗过急忙走了出去。

上面这几次顺序记不清了，话也可能不是原话但大概意思绝对是这样的，尤其是第一段那个她说过好几次。

其实这几次妈妈的暗示或者明示，我非常明确知道她想要做什么，之所以为没有做任何回应，是因为当时我那个愚蠢的脑袋里，固执的认为自己操了妈妈是对她极大的侮辱和亵渎，妈妈这样主动示好也只是为了溺爱我而做出的牺牲和奉献，是为了让我舒服和高兴。至于妈妈是不是也需要，这方面我根本没想过，不是自私是当时真的不懂。

甚至，我还认真的设想过如果妈妈直接提出来说鹏鹏过来跟妈妈睡觉，或者她直接来到我房间裸体钻进我的被窝我怎么办？反复思考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迎合她跟她做爱，已经这么直接的提出来如果我再装聋作哑会伤了她的面子，何况她还是为了我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可笑，但当时真的就是那么想的。

但是这种设想并没有出现。

妈妈经过几次试探见我始终没有回应，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了。我们慢慢的回到了以前的样子，只是我真的知道心疼妈妈努力帮她了，再然后上高中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次回来妈妈都会做好吃的给我。那一夜6次再也没有提起过，我们完全回复到以前的样子，只是彼此更亲近更牵挂，偶尔我们也会争吵，她照样会骂我我也会顶嘴，再后来上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然后找工作，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村里的工厂早就倒闭了，爸爸也回到家种地。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那一夜6次也永远深藏心底，偶尔会想起来回味感慨母爱的伟大感激妈妈的好，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直到30多岁的某一天看到某一篇文章的时候，电光火石之间我才突然意识到，当年妈妈那样做固然有溺爱我满足我的成分，但是但是实际上她本身也是有强烈需求的！再仔细回想一下妈妈当时所说所作，我感觉到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又无比懊恼追悔莫及，恨不得弄死自己！因为我的无知和愚蠢，错过人生中本应该最美妙最激情最美不胜收值得回味的事！

想当时的妈妈不到40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而因为爸爸长期不在家相当于守活寡，我不断的骚扰和冲动拨动了她那根春情的琴弦，不知道她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才说服了自己，接纳和包容了我，想不到愚蠢至极的我居然完全没有理解她的良苦用心，一夜6次后居然再也不肯春风二度，我当年装聋作哑的拒绝会让妈妈多么的失落，多么的伤心，甚至多么的绝望啊，她会不会认为是我嫌弃她讨厌她瞧不起她了呢？如果那样妈妈该有多大心理压力呀？真恨不得再扇自己几个耳光！

就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向妈妈说明，告诉她自己当年只是无知和愚蠢，绝对没有别的原因！甚至我想好了，向妈妈说明这些时，一定要主动的抱着她，抚摸她的脸，亲吻她的咪咪，如果她不反对我还会跟她重温旧梦，用我的身体回报她，让她知道我永远爱她永远不会嫌弃她！

决心以定，可惜的是因为要上班，自己小家里的事也挺多，每年回去那么一两次，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妈妈单独相处。当然你说小段的时间那肯定是有的，比如几小时几十分钟，但是在那种情境中不适合谈这种话题，我一直想着要创造一个机会，给自己和妈妈至少一天到几天的时间，和她认真的交谈，和她重温当年那种类似二人世界的从容和激情，但这种机会一直没有出现。

我总觉得时间有的是，来日方长，总有机会的，没想到几年前本来身体还不错的妈妈突然因为急病去世，我再也没有机会向妈妈表明心迹，再也没有可能跟妈妈重续旧情，我将永远愧对妈妈，只能抱憾终生！ 忽然心情非常不好，不想再回忆了，希望妈妈在天堂能收到我内心的忏悔，原谅儿子当年的无知和愚蠢，祝愿妈妈在天堂安好。

u/helderb1

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为什么要让我生在这种纳粹遍地的国家

u/helderb1

一觉醒来qq群，各大论坛，社交软件，全他妈一边倒的支持俄罗斯侵略其他国家，更有脑瘫说出了解放，卫国战争一类的词语，这个国家的人是没有救的，生活上的苦难只需要一场战争就能让他们忘却，平时再怎么抱怨生活的不如意，社会的不公，只要打台湾，打乌克兰又全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边倒的支持，我现在确信了，他们就是希望把自己的苦难分摊到其他国家的头上，赶快让原子弹降临到这片土地上吧，支多玛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精选评论：

u/[deleted]
刚才在地狱转世日志上帮你查了下，上面说你上辈子是哥伦比亚十恶不赦的大毒枭，重度辉狗。

u/henrylondon1988

浪迹网络10几年第一次在冲浪tv找到了归属感不再感到孤单

u/henrylondon1988

我17岁就离开了墙国来到了英国定居 在英国算是有体面的生活和幸福的家庭。但我周围的亲戚和我一起住在英国都是资深老粉红，好几个亲戚都是国内保密单位的研究员，退休和我住一起。几个人都是张为维资深老粉 和凡凡的粉丝有的一拼 每天家人吃饭一起看的都是东方卫视 张玮玮的 这就是中国。每天都和说美国药丸，上海人均月工资9800，住上海是世界上幸福感最好的地方（废话他们这种单位都福利分房免费医疗 养老金也高）
我2018年决定要入籍英国，我家里的那几个老太婆就要和我要死要活说什么这届领导人习近平非常的好， 上海马上要成为世界中心，上海房价又要上天，赶紧买房。你放弃中国国籍你小孩以后上海户口没有了，不能在上海上学 享受不到世界上最高效的城市管理(excuse me!!). 我直接回了个我呸 我努力10年逃离墙国我以后还要把小孩送到国内接受洗脑教育, 我直接说你再逼我和你拼命。
2020年我不顾家里所有人反对注销了墙国护照加入英国国籍，入籍后新冠爆发了，国内最先控制疫情英国大爆发，周围的人开始冷嘲热讽我，哎呀 你是不是很后悔入籍英国， 我脑子里大大的黑人问好。 一度我精神世界有点孤独，每天吃饭听到的都是张玮玮那句 中国人要自信. Fuck

浪迹外网多年我的政治思想也在反贼和粉红之间摇摆不定。 鉴于国内现在政治生态越来越恶劣，粉蛆基本污染了整个网络了。 YouTube twitter 已经被粉蛆给占了。海外华人粉蛆都是主流，打开YouTube 一堆舔公视频最恶心的几个 K一米， Yan talk, 观视频。 最近几年还有一大堆洋五毛更让我恶心。 半年前开始上Reddit,也有好多英文版面极端舔共，我发几句批评共产党的言论就会被封号，我已经被 AZNidentity, sino, Genzedong, Asia masculinity拉黑. 还有洋人的geopolitical这个subreddit. 里面有个关于台湾的讨论，一个美国人提出 美国第六舰队中共怎么应对。 我用英文回应了， 中国派出百万网警小粉红网上出征美国第六舰队，一起咆哮习近平语录就能把第六舰队击沉，中国又赢了。 我打完这句玩笑后5分钟被永久禁言，然后我找版主申诉我这个玩笑，被版主立刻禁言2个月不能和Mod说话。
冲浪TV让我真正遇到了志同道合的网友，现在网络还有这片没有被粉红攻占的净土 太难得了。 冲浪里的网友回复也是我见过最有创意和搞笑的。 可能大家觉得特别搞笑 我有种找到了精神的归属感，再也不感觉到自己精神上很寂寞，每天吃饭看到张玮玮也没觉得不可以忍受了。真的感谢冲浪tv所有的朋友们， i don't feel alone in this world.

u/Hopeful_Tale_1934

突然想到的电影剧本

u/Hopeful_Tale_1934

你出生在一个偏僻的苏北农村家庭里，你的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个精神病女人，那就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常年被关在类似猪圈的破旧房子里，墙壁上布满了你看不懂的血痕。每天晚上那间屋子里都传来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和不明语言的低语。
你出生之后几年，由于你是唯一的儿子，父亲对你宠爱有加。你二姐经常遭受打骂，有一次大姐要吃肉被父亲训斥“先给三弟吃”。为了供你上学，你的大姐初中肄业就去地里干农活了。二姐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躺在平房里除了看抖音小红书外啥也不干。有一天，你的父亲狠狠打骂你的二姐，威胁她必须去干活，要不然就把她卖给隔壁村庄的村支书。二姐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雨夜跑了，从此断了联系。
上了高中的你展示出做题家的天赋。你的成绩虽然相比城里孩子只是中游，但也是这个村庄唯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了。你的父母又繁殖了一对龙凤胎，即四弟和五妹。四弟没有你学习好，但是体质比你好得多，经常在田间地头上蹿下跳，帮助父亲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五妹因为小时候发烧医院开庆大霉素而变成了聋子，所以也就没上学，父亲一直筹划把她嫁给村里的唐氏综合征患者，但是你对此表示极端愤怒，和父亲打了一架。父亲早已衰老，居然打不过你，只能愤怒的骂你“逆子，逆子”。从此父亲停止给你学费。你白天上学，晚上就去送外卖、捡拾塑料瓶，配合贫困生补助，才勉强念完了高中。
你上了一个普通的三本，在招生老师的忽悠下选了材料专业。进去之后你才知道这专业是多么的坑人。你同时接触到了墙外的互联网，惊讶于自己、村庄和纸国在如此广大的世界中是如此渺小。你决定为了肉身翻墙，苦学英语，之后以申请全奖PHD为目标努力。
最后，不出意料，你的平平背景让你申请失败了。你唯一的选项就是去一个实验室当苦力赚点钱。就在你没日没夜在实验室里996刷试管时，你听说四弟去当兵了。你打开手机，看到朋友圈里四弟发的“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消灭台独势力！”等等等等字样，默默屏蔽了四弟。
第二年，台海战争爆发了。互联网也宣告关闭。报纸和电视上充满着胜利的消息，好像很快北约军队就被全歼了。但是没过多久，配给制就开始了，你的工作也没有了。为了每天的二两大米配给，你选择了去军工厂干流水线上组装导弹的小工。
有一天，冲压机砸断了你的一根手指。工头把你一脚踢出军工厂，就这样，你的配给大米也没有了。但是你又不想去前线给这个被诅咒的国家卖命，何况长期的学业也让你一身是病，怎么当兵呢？这时，你想要挖绿化带的草根充饥，但是草根早就没有了。街边有许多瘦骨嶙峋人在地上铺个麻袋躺着，他们的房子被军队征用了。很多人躺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只有苍蝇在上面转圈。你悄悄的在晚上把他们拖回被美军空袭炸毁的建筑物废墟里，在几块砖头砌成的火炉上贪婪地吃着烤人肉。

就这样，你冒着被空袭炸死的风险，过着食尸者的生活。有一天，你吃的很饱，还在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一盒香烟。在通货膨胀的年代里，那些腊肉币远远没有这盒香烟值钱。你有个大胆的决定：你从出生到现在没有一点和异性接触的经历，是不是去那条黑暗的小巷尝试下比较好？在那里，饥饿的女大学生、丈夫被送到台湾海峡之下长眠的寡妇、在军工厂组装导弹的厂妹为了一点食物或一包香烟出卖自己的肉体。自己每天都朝不保夕，如果死了还是处男那太不划算了。就这样，你用一包香烟换取了一个女人一小时。
你拼命地用所有能想到的姿势和这个女人做爱，发泄你的原始荷尔蒙。做完后，你累倒在地，大口喘着气。你突然发现，这个女人的身影似曾相识。这，原来就是二姐。
你和二姐坦白了一切，两个人相拥大哭，并且决定要一起返回苏北农村，寻找那个遥远的村庄。
你们两人在道路上走着，白天就躲在灌木丛和桥洞和建筑物的夹缝中睡觉，躲避四处抓壮丁和奴工的墨绿色卡车。晚上，两个人就在路上走着，时不时有饿殍和骷髅倒毙在路旁。终于，你俩发现了一辆目的地是徐州老家的运煤列车。
两个人扒住运煤列车，享受着列车急行的微风。列车开到了老家小村庄旁边，依稀看到了家的炊烟。你的二姐仿佛忘记了父亲的打骂和痛苦的记忆，高兴地大喊“到家了！到家了！”你刚要提醒二姐保持平衡，二姐就从火车上掉了下去，被碾成了肉块。你痛苦地转过头，过了一会儿你回过神望着沾满血的铁道，一群饥饿的村民在抢食二姐的碎肉块。
终于，运煤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下。你回了家，发现父亲在酒精的麻醉下每日不省人事。由于酒是战争管制物资，父亲喝的都是私酿，由于富含甲醇，父亲不仅瞎了，也基本失去了思维能力。你想找大姐却没找到，村民说，大姐为了保住冒死偷偷酿酒的父亲，被来征收粮食的征粮队用95式步枪打成了筛子。你还得到了四弟在台海前线战死的消息。
晚上你准备睡觉，但是又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你发现每天夜里猪圈里母亲的嘶吼和低语消失了。你拿着手电筒去猪圈查看。打开门，发现铁链上有一具白骨，原来是父亲失去思维能力忘了给母亲投放食水，母亲就这样饿死了。你再一看，母亲的颈骨断了，看来不是饿死或者渴死的，而是试图挣脱铁链时被活活勒死的。
你抬头看，墙壁的一个阴暗的死角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一种文字。经过辨认，这是你上大学时为了脱脂苦学的英文。虽然歪歪扭扭，字迹不清，你还可以看到大概有两行字：
Free me! Free me! Free me!
Take a large bunch of sticks and dry grass. Pile them and make a fire. Make the fire as large as possible.
看来你的母亲曾经接受过教育，但被拐卖来之后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愤怒的你为了给母亲报仇，拿起了父亲喝酒的酒瓶，向熟睡着的父亲后脑勺狠狠砸去。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你贪婪地饮用父亲的血液。
父亲的血液溅满了你的全身，也灌满了你的胃肠。
你想起母亲最后的指示，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只想执行母亲的遗愿。
你把柴草棚里面所有的柴草拿出来，加上你小时候所有的课本。你点起一团大火，火势越来越旺盛。你把父亲的尸体投了进去，看着它一步步变红、变黑、缩小。火柱引来了美军轰炸机，一颗颗凝固汽油弹投下。你父母的遗骨、四弟的黑白遗像、被村里老汉用铁链锁住的五妹、锁住你五妹的老汉、抱着95式步枪睡觉的征粮队员、抢食你二姐的肉的村民，当然还有你自己，在冲天的火焰中化为灰烬。全剧终。
你父母的遗骨、四弟的黑白遗像、被村里老汉用铁链锁住的五妹、锁住你五妹的老汉、抱着95式步枪睡觉的征粮队员、抢食你二姐的肉的村民，当然还有你自己，在冲天的火焰中化为灰烬。全剧终。

精选评论：

u/iillaws

挺好，但感觉二姐死的是不是有点太刻意

u/1451634

就要这种离谱情节才能达到魔幻效果

u/iillaws

魔幻和刻意是两种概念，我是指有点草率了

u/Octane3610

可以这么写：列车没日没夜的跑着，自己饿晕过去后，二姐终于忍不住饥饿在某个途经站下去为二人找点东西吃被黑皮发现之后拉进安保室奸杀了，同时火车快到老家时下起了大雨，雨水拍醒了晕过去的自己同时也洗刷着车站后面垃圾站旁二姐扭曲的尸体。

支国战役

u/Hopeful_Tale_1934

因为以前从没写过小说，这里突然受到浪人写小说的启发，想要开始写一本
故事是Alternative History类型，大概是讲的在2020年，蜘蛛趁着美国海军因为武肺忙的焦头烂额偷袭台湾和日本的故事，主角是一个高中生，想方设法生存下来
小说不会写太多宏观的军政斗争，而是更多的会写小人物的挣扎和生存，因为不一定会有时间长期更新，随时可能太监
就这样，开始写吧

0 序章
持续多日的阴霾之后，我通过安装铁栅栏的窗户看到了久违的蓝天。阳光通过梧桐叶的缝隙照在了大地上，产生令人着迷的花纹。教室里的时钟指向3的那一刻，老师走出了教室，我看着窗外美丽的天空，这个场景让我心醉神迷。
别的同学们有的在揉眼睛，有的开始继续做题，有的人开始挤进走廊上的厕所；老师在走廊上大声呵斥，“走快点，走快点！还有不到一年就要高考了，你们慢吞吞的是要赶集吗？”
同学们如同乌鸦般一哄而散。
如此美丽的天空下竟有如此讽刺的场景，我扶了扶眼镜，想到。
不行，我一定要不经过窗子上的铁栅栏，看看天空是什么样子！

1 逃离做题集中营! run! run!
跑，跑，跑。逃离巴甫洛夫的狗般的学生，逃离监狱狱卒般的老师，逃离……。清脆的脚步声响彻了走廊。我坚信只要自己跑得够快，老师就追不上我。
就这样，我从教学楼的门口跑了出来，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一旁“xx县年度兵役登记”的海报已经被日晒雨淋，褪了色；另一边操场旁边的运动器材早就被铁链子锁了起来，操场上面也只有一些不认识面孔的陌生人——校长觉得反正学生做运动是浪费时间，就索性把运动场租给了外人，供一支足球队训练用，还能赚点外快呢！
即使这座集中营一般的高中壁垒森严，也总有一两个追求自由的学生视那些刻板的规章教条于无物。曾经有学生从院墙上翻走，后来院墙上就增加了碎玻璃和铁丝网，如同一战时期的防御工事。后来又有学生扒着大树的树枝翻出墙，后来那根树枝就被砍掉了。隔壁的另一所高中的围墙是类似于长矛的栅栏形，曾经有学生在尝试翻越时，大腿被长矛捅了个对穿，当场血溅五步，一命呜呼。
所幸我发现了最好的逃离学校的方法，那就是从学校的正面逃出去；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早就和学校门口的保安混熟了，他们很多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以前“看大门的”只有无聊的中老年人会去干，现在由于高企的失业率年轻人也纷纷加入保安大军。这些当保安的年轻人不愿意参加繁重而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劳动，而是选择一个清闲的职位“躺平”。他们觉得我和那些只知道做题的僵尸不同，就喜欢跟我聊天、找我乐子。

后来有一次保安们愁于如何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我利用从电工父亲那里学来的手艺，从学校的一个仓库备用电源里拉了一根线出来，顺利让保安们可以薅学校的羊毛。打那时起，我就和保安们成为了朋友，经常晚上一起去吃炸串、烤冷面什么的。
保安们一看到是我，大喊一声“刘柏，路上小心！”，就放了我出去。
我抬头望一眼蔚蓝的天空，再看看周围的大树，松了一口气：这就是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了。

2 寻父之旅

星期天，街上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
即使是星期天，引进“衡水模式”的各大高中也不给学生放假；高二的时候两周放半天，星期天下午就变成了唯一的自由时间。到了高三，学生连这点时间也没有了。
我看着那些铁窗里的小奴隶们，不由得感觉人与人的区别就像猪与猪的区别；有的猪在猪圈里吃着化学合成的饲料，一辈子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几平米，最终迎接待宰的命运；有的猪却在山林里奔驰，虽然要面临老虎狮子的威胁，和猎人黑洞洞的枪口，但起码这种生活的每一刻都不是重复的、都是有滋有味的。
我要去哪里呢?
思来想去，我还是去了X市病毒所，我父亲工作的地方。从小学开始，家里没钱买电脑，我就去父亲工作的地方玩电脑；这电脑显然不是父亲的，因为他只是一个没有编制的电工，不可能有配办公室的待遇。只有一个空屋里面有几台没人用的备用电脑，我就在里面玩4399小游戏。后来我学会了安装软件和解压ZIP，就开始玩红警、命令与征服：将军等游戏，炸毁三峡大坝那一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已经快一个月没见我了，而且他也一般不管我逃学什么的；在我父母离婚之后，我就变成了他唯一的可以说话的人。所以我不担心我父亲看到我不在学校会打骂我。
我从学校门口买了两串烤肉，准备带给父亲吃。
学校离病毒所不远，就两公里。我走进病毒所的大门，按照几百遍的肌肉记忆，走到父亲的休息室；那里是临时工们休息的地方。
体制内的正式工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有电脑、沙发、饮水机；临时工们却只能多人共用一个没有窗子的小屋，那里一开始根本不是给人住的，而是放变压器的地方，只不过后来撤走了变压器，领导就开恩给临时工用。临时工们就清理干净了里面的灰尘，放上简陋的铺盖和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放满了水壶——他们需要水和茶叶，缓解劳累、保持清醒。

3 父债子偿

到了病毒所的工人休息室，我在那里没看到父亲。
一名工人正在喝水，看到我来了，放下手里的水壶摇摇头，说：“小刘，你爸被开除了。”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我：“怎么回事?他在这里干了十多年都没编制，这下工作都没了？”
工人：“开除，没让你爸赔钱，已经算不错的了。”
然后工人给我讲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故事：我父亲在我不在的时候又开始酗酒，醉醺醺的，在工作单位打醉拳，结果砸坏了办公室里的电脑，还和领导发生了争斗，对领导来了个过肩摔。虽然电脑里的实验数据因为备份还在，领导也没受伤，但是起码要赔一万多块钱，如果领导心情不好执意要找警察，估计至少也得拘留个15天什么的。
我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父母离婚后，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父亲在病毒所当电工的那点钱了。这个单亲家庭现在不仅没了钱，还要赔偿10000多块钱。这点钱对于城市中心的那些富人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接近两个月的收入。
我连忙跑去病毒所领导的办公室，拿着两串烤肉就冲了进去。
“X所长，我给您道歉了！我父亲真的不该做出那些事！我可以给您磕头，下跪！！这两串烤肉也算一点孝敬！！！”
所长是一个有啤酒肚的中年男人，此刻正在看报纸。报纸在数字媒体已经普及的2019年已经没多少人阅读了，除了这帮无聊的老干部之外。

所长被我吓到了，可能是害怕我作为电工的儿子寻仇来了，赶忙说：“小刘？坐下坐下，有话好好说。”
在无数的道歉、保证之后，所长终于同意看在我这个儿子的面子上，通过做一点手段，把电脑的钱报销掉，这样就不用我父亲赔钱了；但是我父亲的工作是别想要了，加上上个月的工资。
我虽然靠三寸不烂之舌以及仅剩的一点尊严，让家里不用赔那一万多块钱，但也没给父亲要回工作。
我失魂落魄的走出了办公室。
就在这时，空调停止工作了。我听到了一声保险丝熔断的声音。
“妈的，这帮傻X临时工！！”我听到了办公室里的一声大叫。

4 我寻思之力！刘电工附体！
父亲工作的时候，我从小经常就在一边看；后来我也有时去帮父亲干活，当个助手什么的。我凭借本能知道，病毒所的电流又过载了。
办公室里面的老领导开始了怒吼：“王八蛋！那姓刘的滚蛋了之后，新来的傻X临时工，不干活天天打游戏不说，又把实验室的电路搞坏了！”
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十分冒险的想法：
如果我可以修好电路，或许可以将功赎罪，就可以给父亲赢回工作了！
我战战兢兢的找到领导，说：“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
领导心想反正新来的专科毕业生每天就是打游戏混日子，甚至火线和零线都分不清，一周就把实验室的电路系统搞坏了三次，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吧，就给了我实验室核心区的钥匙，让我去了。
“哦，那里空气不太干净，记得戴口罩。”也不知道领导这句话是啥意思。
我快步走向实验室，里面的几个研究员在吃饭。虽然在实验室吃饭是明令禁止的，但是那些人为了赶工节省时间，还是视规章制度于无物。他们被告知他们研究的病毒毫无杀伤力，只会感染蝙蝠，不会感染人类，因此他们也对任何安全措施心不在焉。
我问他们有口罩吗，他们说：“神经病，我们在这干了几十年都没一个出事的，你一个给你爸顶班的临时工觉得自己命很值钱？” 一旁一个刚来的女研究员，或许是看我可怜，给了我一个口罩，当然那是最简单的一次性口罩，其防御力可以忽略不计，但我还是带上了。
我跑到了实验室电源总控制室，发现电路因为老化，一处过载就触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多处同时烧毁；甚至实验室的空气通风系统也崩溃了。一丝不祥的预感经过我的大脑。我赶紧去跟工人们要了几根保险丝，和一些工具，忙活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把电路修好。虽然已经是九月了，但是这个南方城市仍然炎热，更别提狭小的电路控制室里面又闷又热。我也管不得安全守则了，摘了口罩就拼命干。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X所长，我修好了！”
领导欣慰的摸了摸我的头，“小刘，你果然遗传了你爸的电工手艺啊。”
突然，我又想到病毒的事情，“这个电路过载，算事故吗？会有不良后果吗？”
领导说：“我们干了几十年了，从来没出过事故，这事就这么了结。关于你爸爸，我会改天问问他，如果他认错态度良好，还是会用他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病毒所的大门，离开的一瞬间，我意识到我长大了。
大人和小孩的区别是是否可以承担责任，许多大人虽然年龄超过了18岁，但是从来不思考自己有什么责任，有了责任就推给外人，甚至反咬帮助自己的人一口，这样的“大人”只不过是巨婴。

5 咳，咳，咳…
我回到家——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回家了。暑假一直在学校补课，开学后又没怎么放假，一直呆在宿舍；是时候回家看看了。
父亲在喝闷酒。“刘柏，你回来啦！”父亲抬起头。
在酗酒闹事之后，父亲的脸苍老了许多。
我把我给领导求情、又帮忙修好电路之类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父亲。
“儿子，我这个当爹的对不起你啊…….”父亲哭了起来。
父亲给我叙述了许多从未讲过的陈年往事，最后说了一句：

“刘柏，你要记住，人在社会上混，可千万不能沾酒啊！酒这东西会要人命，因为这该死的酒，你妈妈跑了，就连我工作都没了......”
我一言不发，去洗了个澡，洗掉一身汗之后，回到了我的小屋。
小屋里有水弹枪，那是我为数不多的爱好，虽然被政府打击，但是我还是私藏了好几把。
墙上挂着一只大钟，是爷爷当红卫兵时期，从某个人家里抢来的——父亲说，被抢劫的人的儿子后来成为了病毒所长，开始骑在父亲的头上，也算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毅钟循环了。
电脑是我初中升高中那一年，在餐馆兼职攒的钱买来的，配置不高，但是玩玩《英雄联盟》、《战地》、《守望先锋》、《骑马与砍杀》之类游戏还是可以的。
三个月没有回家，房间布满了灰尘。我开始徐徐拭去尘埃，尘埃让我咳嗽。可是当尘埃抚平，咳嗽还没有停下来，反而愈演愈烈了。
我拿起一瓶川贝止咳糖浆，喝了一口，感觉咳嗽不那么厉害了，就打开电脑开始玩游戏。
呀，几个月不玩游戏，操作都生疏了。我不是被载具轰杀，就是被人在背后用小刀捅死；不是被狙击手不知哪里飞来的子弹爆头，就是死于敌人的手雷。看着杀：11 死：19的记录，我感觉再玩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就准备关掉游戏，上床睡觉了。
上床后，我开始不止的咳嗽。我又喝了一口糖浆，无济于事，就这样在反复的咳嗽中熬到了半夜两三点，快睡着的时候好像天都快要亮了。
至于父亲？估计是心情变好了点，出去鬼混了吧。谁知道呢。

6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第二天早上，父亲回家的摔门声惊醒了我。
我醒来的时候感到自己发烧了，一摸额头，滚烫得和热锅一般。
我又开始了不住的咳嗽，“咳，咳...“
大概是昨天出了一身汗又吹了冷风，感冒了吧！
父亲看到我情况不对，立马送我去医院。
父亲也没问我还能不能走路，就把我背在背上。我说我会自己走，但父亲执意不肯放我下来，估计是之前的负罪感。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脊梁早已经被生活的重担压弯，身体也被酒精腐蚀到不成样子，居然可以承担一百多斤的重量。
父亲把我背到楼下。这是一座古老的居民楼，大概是八十年代修建的，已经老旧到不成样子。许多外地来的小姐在这里租房子招揽客人。之前学校宿舍青春期荷尔蒙涌动的年轻人都喜欢讨论性的话题，甚至宿舍里有一个人带着舍友去嫖，我没敢去，因为离家太近，而且谁知道那些小姐有没有被父亲嫖过？
我就这样忍着高烧被送到了医院。
查了血，医生说只是小感冒，开了点中成药就打发我们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班主任打来了电话：“你家儿子刘柏，怎么还没到校？这是无故旷课，要罚停课一周，记大过！”
父亲：“俺儿子发烧了，38度哩！”
班主任：“你知道我们学校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吗？班里的xxx发烧40度，打着吊瓶还来听课呢，你家儿子是纸糊的？丢不丢脸？“
父亲气坏了，大骂：“你们欺人太甚！他们还只是十几岁的娃娃！更别提俺儿子是为帮俺干活累的才发烧的！...."
父亲用最大声音辱骂了班主任祖宗十八代，街边的路人纷纷注视着我们，班主任气得挂断了电话
中成药毫无用处，就这样在家里躺了五天，我也没退烧。

7 学医救不了支那人！
第六天，我开始呼吸困难。父亲连忙带我去医院，医生说我血氧浓度低，需要进ICU上呼吸机。一听说一天ICU要接近一万块钱，父亲犹豫了，但是想了想还是颤抖的拿出了银行卡。
不知为什么吸氧气的感觉并不像想象一样舒适，而是很不舒服。
到了下午我看到几名医生也开始咳嗽，不会是被我传染了吧？

我在半睡半醒间，看到了父亲好像在对他能想象到的所有神明祈祷。
所幸，吸了3天氧气，我的呼吸困难结束了；随即为了省钱我就主动要求离开ICU转入普通病房。在生病的第10天，我感到退烧了，味觉和嗅觉也在慢慢的恢复；可能是因为我平时喜欢摸爬滚打的原因，我的体质也远好于那群只会做题从不运动的四眼做题家，如果是后者感染的话只怕是一命呜呼了。

8 带专都是人上人!
虽然经历了两周，我的体能大概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的百分之八九十，不止可以下地走路，也可以跑跳了。我会到了学校，学校里面许多人也感冒了。
或许是流感吧，就连普通感冒都有传染性呢，谁知道。
毕竟这个学校的宗旨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即使是发烧40度打着吊瓶，即使是腿部骨折上石膏，也得学，也得做题!
在这样的环境，空气不流通、学生体质差，一感染就是一片。虽然到了10月，大部分学生都已经恢复，但是还是有一个学生没有回来。时间一长，渐渐传出流言：那个学生死了。学校首先是封锁了舆论，不允许学生说这件事；然后是找警察这学生的家长都带走了。
就这样，到了12月，离高考只有不到200天了。
有人在思考：自己是去哪个911大学，什么专业呢?
也有人在思考：自己是上大学，还是大专？如果上不上大学，该去哪里？去大专吧，学历没什么用；去工地还是去当保安呢?
我成绩不好不差，差不多可以去一个还算可以但是也不怎么样的大学。至于专业，我是要学习电气工程子承父业吗？还是学习能赚钱的计算机呢？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学习生物专业的，一想到那些病毒所里的工作人员，天天在和培养皿和滴管打交道，我就全身发麻。
会不会，他们培养出了僵尸病毒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9 嗨呀，是生存狂老哥吗?
学校和外界的沟通是几乎没有的，高三学生每个月只有一次机会回家；文科生为了考政治,每周会看看新闻；理科生则完全不会看。
第二年1月，我听到了“不明肺炎爆发”的消息。那是每月只有一次的回家机会，而且是中午12点放学，晚自习前必须回学校。
该不会是“非典”吧?
我在想。
使用翻墙软件（我差不多上初中就学会了翻墙）看了看墙外才知道，早就有医生警告了可能是新型传染病，只不过消息被封锁的过于完好，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
新闻上说病毒起源于海鲜市场，而且最早的病人是12月份；怎么病人的症状和我一模一样呢？会不会我才是0号病人呢?
过了一会我又想：即使我真的是零号病人，我也决不能声张；毕竟我是在病毒所感染的，这事如果暴露出去他们非得杀我灭口不可。
万一会有特务来灭我口怎么办？在强烈的求生欲作用下，我没把这件事和任何人说。我买了一把求生刀，一把阳江大狗腿（注：廉价的砍柴刀），还有一些绳索，一个帐篷，还有不少备用的阿莫西林之类药品，一旦事态控制不住，我就跑。

10 你触摸谁啊!
想象中的特务没有来，反而是感染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政府宣布封城了。
封城的前一晚，无数内部得到消息的人四处逃散，还有人连夜买机票逃到其他国家的，把病毒传播到全世界。
我倒是没跑，而是购买了大量压缩饼干和维生素片，理论上可以储存几年之久；封城的时候由于运来菜的人常常迟到或者不够，这些压缩饼干让我不至于饿肚子。
学校开始了网课，许多学生们开始一边学习、一边打游戏。

期间发生了几起笑料：
一名来自山东的男生因为迟到和老师发生冲突，大骂“你触摸谁啊！”
一名学生对着女同学导管，忘记了关闭摄像头。
至于感染的人怎么样了呢，没人知道；反而是许多得了其他疾病的人因为医院忙于武肺事宜，无法得到治疗而死亡。
其中就有我的三奶奶，尿毒症无法做血液透析，在痛苦的挣扎中离开人世。

11 大战粉红团支书！
3月份，城市解封了，学生们重新开始上学。
可是还没来得及庆祝，战争的火药味就充满了城市。
先是官方媒体开始宣传， 是美军在武汉投毒；然后各地就开始抵制美国进口商品，我出门的时候都不敢把Iphone拿出来。
然后各个学校开始破例组织观看韩战的电影，甚至是最紧张的高三也不例外。我看到一半就因对这种无聊的宣传毫无兴趣就睡着了。老师狠狠按了下我的头：“你怎么不尊重革命先烈？”
我刚刚从睡眠中被按醒，进入狂怒模式，本来想说“这些宣传的垃圾废品，也好意思给我们拿来看？历史上的共军真要是这么神勇，是怎么丢掉汉城的？”但是话到舌头根上，又憋了回去。
只好装模做样的在看。
第二天，军队派人来楼下操场征兵宣传。我没有去，而是继续在教室睡觉。
第三天，我看到了新闻，“美国海军的一半航空母舰都因为武肺疫情停止运行，大量水兵感染。”
同学们纷纷开始议论：是打下台湾的好机会！不少同学已经做好了报名参军的准备，“誓为祖国统一大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不参加他们的讨论，因为我觉得这毫无意义。且不说张主席有没有那个胆子和台湾开战，和台湾开战的话，胜算有多少呢？即使有一半航空母舰停止运作，只要两三个星期恢复正常，援军就会到达；那时候共军刚刚建立没几年的舰队有什么胜算呢？
我说了几句话：“你们真的觉得会打吗？会打赢吗？”
这些粉红同学先是大笑，然后骂我：“狗罕见！你居然敢质疑伟大的党和人民解放军！”
最为粉红的一个，团支书龙玉台揪住我衣领，“傻B东西，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
另一个自称是红二代的同学威胁要把我举报到他爸的什么什么部门。
眼看着要打架，班里的一个同学李蒙出来拉架，说：“住手，不要打！”
龙玉台：“你这狗罕见，连你一块打！”
就在这时，不知哪位好事者从走廊上扔进来一块石头，正中团支书龙玉台的脑门。于是这颗火星爆发了。龙认为是我打了他一拳，迅速开始连续击打我。我一开始猝不及防，但是很快就开始反击龙玉台。我、李蒙两个人顶着以龙玉台为首的五六个人的攻势，不断挨打，没什么机会还击；我被打的鼻青脸肿，鼻子快要流血，李蒙迫不得已，拿起一个凳子，狠狠打了龙玉台一下，后者“嗷”的一声惨叫，拔腿就跑，粉红集团的头子一跑，其他人也跟着跑，我们两人乘胜追击，我拿起一根拖把，李蒙拿着凳子，两个人追打正在溃逃的五六个人，追出了教室。
就在这时，老师发现了我们。

12 虎！虎！虎！
老师，准确的说是年级主任，喝住我们：“站住！”
这时溃逃的几名粉红以龙玉台为首，走了回来。
“老师，他们打人！”
我们两个说：“是他们先动的手！”
对方有六个人，我们只有两个人，论互相串通作伪证，我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就这样老师听信了是我们先动的手。
就在这时，李蒙说到：“老师，你相信两个人会敢主动惹到六个人吗？你怎么连这种基本的逻辑都不懂呢？”
龙玉台：“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们发布反动言论，蛊惑人心！”
老师：“什么言论？”

我们就招认了刚才说过的话。
老师：“这也算反动言论？我也有儿子，我可不想让儿子死在战场上！他们说他们的，关你们什么事？以后你们老实点，少讨论政治军事之类的敏感话题，以免授人以柄。”
就这样，这件事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所有人都获得了一次记过。我因为之前逃学事情被记了大过，现在已经叠加到留校察看了——不过，过了几天，我就获得了高中毕业证，这意味着我理论上甚至可以不去学校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3月15日，全国所有的广播站都开始播送重磅消息：
张主席决定对台湾开战！！！
“为了中华伟大复兴和达成自然良循大道，我代表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宣布使用武力消灭台湾分裂势力，解放台湾，统一中国！”
但是广播里没有提到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因为以前武肺爆发的时候就已经戒严了，不用再宣布一遍了。
张主席，全名张杰，在武肺疫情发生后，就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在公众面前出现过；这时候他怎么冒出来了？
说到台湾，那个地方我曾经有所耳闻。那里有全民医疗保险，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住在台湾，我的三奶奶可能就不会去世，我家也不会因为一点小病被坑去几万块钱。现在张杰竟然要消灭这么一片民主净土，真的令人痛心。我想，如果我参军，我也不会加入共军，而是会加入国军或者美军。
如果在战场上能碰到自己的粉红同学，消灭掉他们，才更是一大快事。

13 仓鼠病？仓鼠病！

开战当天，全国充满着疯狂、好战的气息。
具体我就没必要描述了，令人作呕。只能让人想到德国对波兰宣战，被纳粹洗脑的德国人疯狂的自我陶醉的场景。
放学路上，我和李蒙一起走回家。
李蒙家比我有钱不少，但是却没有其它富二代那样的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他把我看作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因为开战，李蒙去留学的计划泡汤了。
李蒙说：“你知道我们现在，要考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和平？”
李蒙：“不，是生存。战争和和平这样的大事，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没办法决定；我们只有生存下去，才能看到未来。以后生存下去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空袭，粮食短缺，甚至吃人肉，都是可能的。”
我：“你说的倒是也对。我家里还有几十包压缩...”
李蒙直接捂住了我的嘴。“嘘，小心别让人听见！”
李蒙说，美军一定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夺取制空权；然后就得忙着躲炸弹了。那时候水和粮食和药物都会成问题。
李蒙拉着我去超市购物，有几个跟我们一样的人已经开始了抢购；还好我们去的不算慢，一次性扫光了所有的方便面、牛肉干，装了几个大袋子，加上我家里原来存储的压缩饼干，足够两个人各吃两个月。为了安全，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把这些物资运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美国大使馆在降旗；许多使馆人员搬着各种东西，在往外撤退，准备去机场乘坐飞机；许多暴民在用石头和酒瓶砸他们，使馆人员于是就搬着桌子当盾牌，组成了类似罗马龟甲阵的阵型，阻挡来袭的石块和啤酒瓶。
李蒙约定，有什么事一定要保持互相联系；我家和他家距离也就两公里。
过了两天，银行限制了取款，粮食和饮水供应都变成了配给制；互联网也切断了，电视信号也断断续续，收音机变成了主要的信息渠道。不管怎么说，李蒙的大抢购计划确实奏效了。
老师说，今年的高考无限期推迟；或许会推迟到战争结束为止吧。粉红同学们都相信，在一个月内战争就会结束，在台湾岛插起红旗的日子不远了

14 观察站观察报告：Sol III土著进入战争状态

在宣战之前的两个小时，共军其实就动手了。
张杰是前海军退役将军，在2013年的一系列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内斗中成功获取了主席的地位。
从那时起，他就在军队里清洗鸽派，安插忠于他自己的鹰派人士。同时系统性的清洗“境外势力”的影响，就连电视上都只剩下抗日剧，网上也布满了审查监控（开战之后也没有网了）。学生们必须背诵他的“正德正善，自然良循，中华伟大复兴和达成自然良循大道”之类理论，当然这些理论已经在展板和横幅上遍布全国，也不用背就会自动记在脑子里。
战斗开始时，共军向国军的基地以及关岛和日本的美军基地一股脑打出去了大部分储备的导弹；虽然大部分没打中，打中的大部分又被拦截，没被拦截的大部分装药量又有限，还是炸毁了美军基地里的三分之一飞机，另外三分之一需要维修，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起飞作战了。国军基地受到的损害可能还要更大。
在公海上，共军舰队用导弹偷袭了美军一只脱离编队独自在外巡逻的驱逐舰，后者当场弹药库爆炸，全员不幸阵亡。这件事被做成了纪录片，连续不断的在每个城市的大屏幕放映，记载匪军"消灭侵略中国领海的帝国主义敌舰"的赫赫战功。
就这样，匪军的几万登陆部队坐着两栖突击舰跨过台湾海峡，向台湾进发。
他们拥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登陆部队只有几万的原因，是因为为了保证偷袭的突然性，没有征发民船用于运输；第一批进攻的部队是张杰亲自部署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张杰认为这点兵够多了。
张杰上台的几年，大规模扩充海军部队；包括四只航空母舰，虽然由于技术力实在拉跨，舰船动力系统的问题一直没搞定，这4只航空母舰中的1只刚刚下水便宣告报废，但是剩下的几只已经可以勉强起降飞机了（虽然由于低下的训练水平，飞行员的事故率高得比冲压车间的工人失去手指头的概率还高）。
还有十几只登陆舰，大的可以起降战斗机，其实等于小型航空母舰；小的可以起降直升机和无人机，也有压制登陆场的能力。
更不用提导弹这种廉价的武器了，支国最不缺的就是廉价劳动力，此时无数电子厂里的劳工在组装着导弹的部件，夺去台湾人的生命。
第一批登陆舰队除了有一只护卫舰触发水雷沉没、有一只驱逐舰搁浅外，其它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在大规模轰炸登陆场后，匪军海军陆战队终于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开始向前推进了。
但是，国军的防御工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国军士兵们为了保卫自由和权利，在防御工事里躲避着炮击和轰炸，然后等共军步兵一上岛，就予以还击。
共军许多登陆舰和运输船由于在卸货，完全静止不动时就变成了死靶子；国军使用藏在地洞里的残余反舰导弹齐射，一举消灭了三艘运输船，其中一艘运送的是弹药，弹药爆炸的轰隆声让岸上刚刚下地还站不稳的共军士兵一阵；一艘登陆舰也触雷大破不能行动，退出战斗序列。
就这样，国军虽然在火力方面完全劣势，共军的炸弹和炮弹雨点般打下来，但也在用自己的生命阻挡推进的共军，共军登陆部队一千多人丧命，两千多人受伤，在岸上建立完整的战线并初步建完登陆阵地的时间比计划中晚了十一个小时。

15 观察站观察报告：命运的11小时！

这十一个小时如同中途岛的命运的5分钟一般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美军在东南亚的3只正在巡逻的洛杉矶级潜艇得到命令，要前往台湾海峡作战。
这是支米大战的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海战，虽然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一方是几十万吨的大舰队，一方只是三只小小的潜艇。
三只潜艇摆成单纵阵向前进击，在72小时后就到达了预定作战位置；那时候的共军第一批登陆舰刚刚完成装卸作业，正在回航。
因为共军把驱逐舰等护航舰艇优先配置给了第一批登陆部队，第二批正在准备给岸上部队运输物资的运输船还在途中；它们没有侦测到美军潜艇的存在，于是在第三天的晚上就稀里糊涂的喂了鱼。
美军艇长一口气打完了所有的鱼雷，一条条共军运输船在夜晚的海面上炸裂，放出了绚丽的烟花；至于鱼叉飞弹被用来留着对付高价值目标，没有打出去。
第二天白天，一条潜艇被共军反潜飞机发现击沉，但在临沉没前打出了鱼叉飞弹，大破共军的一只大型登陆舰；另外两只潜艇平安返航，艇员收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许多人就这样在睡梦中沉到了海底，而预定给登陆部队的部分弹药也没有到达。

共军登陆部队的弹药消耗掉了一小半，又没有补充又遇到了国军的雷场，许多士兵在冲锋的路上被炸死。
而另一边的国军正在全台动员兵力向前线集结，但因为许多铁路枢纽被炸毁，许多部队不得不分散开徒步前进，最后也就集结了三万多人。
但不管怎么说，和猝不及防的登陆战相比，国军和美军起码失去了对共军未知实力的恐惧。

16 观察站观察报告：军事总动员
就这样，在残酷的消耗战中度过了1周，原定的快速拿下台湾的计划失败，于是张杰无休止的对台湾的各种发电站、水坝等目标进行无差别轰炸，但是除了被国际谴责外，并没有让台湾投降。
派去空袭的飞机也大量损耗于飞弹和美军补充上来的F35之手，张杰主席慌了神。
登陆场的制空权已经无法百分百保证，那时候战线的维持都会有问题，撤退又是在打自己的脸。
就这样，张杰开始了全国总动员，要打全面战争了。
工厂全部被军队接管，开始生产军事物资，食物进入了配给制，所有的市场都被管制；由于断网，民用经济已经基本濒临崩溃，只剩下以生产飞机和导弹的战时经济了。
学校现在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又紧急接到通知说要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本来军事训练是要用枪打靶的，许多学生觉得有意思；但是后来因为枪发不齐，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许多学校就只剩下了跑步、站军姿等等和军训毫无区别的活动，一点不像在为战争做准备的样子。
甚至就连刺刀刺杀和丢手榴弹的训练也没有。
部队派来的教官说：”枪没有，子弹没有，手雷都没有...“
就这样，乏味的站军姿持续了一个月，到后来就连部队派来的教官也被征召上前线，新来的是军校的大学生。
很快这些人就和学生打成一片，失去了所有权威。
之后军训停止了，学生们都被安排去军工厂义务劳动；但是学生毫无技术水平，事故率极高，许多人被机器削成碎片。死多少廉价的人命不重要，但是搞坏了机器，那可是大罪！
就这样，因为怕出事故，军工厂义务劳动的事情也变成了生产效率极低的磨洋工。
6月，原定的高考时间，但是高考已经无限期推迟，就连那些粉红学生也不再嘴硬了。
原本要结束的战争，已经遥遥无期了。

17 嗨呀，是野战吗？
大概是7月，盛夏的一天晚上，李蒙约定我晚上出来找他。
半夜0点，父亲已经睡着，我跟着他，两人摸黑骑自行车去了市郊的荒山。
李蒙带路，我跟着他走，为了害怕被军警发现所以不开灯，两个人纯粹用夜视能力和天上的星光在野外的小路走着。
就这样，他在小洞里拿出了一个小东西，我判断大概是收音机。
李蒙：”嘘，别声张，偷听敌台是重罪！“
我：”这样我也跟你同罪了，放心吧。“
他摆弄了一会电路，听到了VOA的讯号。
又是战争新闻。
”北约联军已经基本获得台湾的制空权，拿下台湾一半的共军补给线被切断，正在台湾北部垂死挣扎......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之后我们经常去那个小洞偷听敌台，得知了共军节节败退的消息。
不妙的是，一天，一位武警在巡逻途中抓住了我们。
”你们要去哪？不知道这山是军事管理区吗？“
李蒙机智的说：“我们上山逮蝉吃。张主席说，要自力更生，采集粮食，保障后方供应。”
李蒙取出了背包里一个瓶子和一个镊子，很明显这些是备好用来应付检查的。当然这个计划是和我商量得到的。
武警说：“那就去吧，别接近军事设施就好。”于是挥挥手放我们去了。

由于来一个人就可能有一队人在附近巡逻，我俩决定弄假成真，真的逮了一瓶子蝉，我因为小时候在农村逮过知了，抓住了十几只；李蒙则只抓到了五六只。
就在逮完准备回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火光。
远处山头上的雷达站发出一声巨响，爆炸了。

18 偷听敌台中…
“看过历史书多的人，都知道一个规律，开战的时候不是一方势力压倒另一方的时候，而是机会窗口即将逝去的时候。
”张杰主席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武肺正好是一个窗口，由于发达国家的高人权导致不能随意封城，而支国由于可以把人口当作一个数字来用，就可以通过封城的方法强制结束瘟疫，根本不管封城会让多少人间接死掉，间接返贫。
“要不是美国海军暂时的大混乱，共军绝对不会有机会登上台湾岛，估计在台湾海峡走一半呢整个舰队就报销了。
”张主席是想迅速拿下台湾，制造既成事实，就像北越消灭南越一样，南越都没了那美军就没有任何理由插手了。
“可惜，台湾愣是没有投降。
”那是因为什么呢？可能张杰并不能想到，但是台湾人一定是知道的：
“台湾人不想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大脑里充满“正德正善自然良循”的鬼话！
”台湾人不想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要么无法使用互联网，要么连张杰的名号“杰公”或者“杰宝”或者‘JB’都成为敏感词！
”台湾人不想让自己的房子被随时强拆，所以宁可死在战场也不肯死在黑警的棍子底下！“
就这样，战争进行到第5个月，到了8月，消耗战已成定局，支国本土的防空系统也已经无法阻挡联军日益频繁的空袭。
飞机的生产也渐渐赶不上台海“空中绞肉机”的损耗。
据统计，北约一架F35大概可以换掉3架J20，七八架J10之类的古董型号。
无论粉红们再怎么吹廉价劳动力的强大生产力，你是不可能让生产水泥的生产线去生产飞机的。
就这样，刘柏和李蒙两人第一次看到了本土空袭。
甚至人防部门都没做好任何准备，毕竟他们觉得共军战无不胜，绝不可能放帝国主义的飞机来到内陆这么远的地方。

《支国战役》 第一部 完。一共大概十几k字。如果有更多浪友会看，我会写下去。
后续剧情：
* 逃避兵役，主角团跑路
* 暗无天日的消耗战
* 粉红遭到现世报
* 生存和开荒！在地球ol里玩沙盒游戏吧！

19 赤红的天空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天空如同血一样变成暗红色。
是吗？曾经我玩过日本的一个打飞机游戏，里面的吸血鬼也是将天空变成了红色。
毁灭要降临了吗？
当天晚上，两个人在雷达站旁边的山顶上吓得一动不动。
一颗颗飞弹呼啸着划过天际，集中了雷达站和几公里外的什么建筑，因为灯火管制的暗夜现在灯火通明。
二人不敢睡觉，就这样战战兢兢的度过了一天。
第二天，天刚亮，刘柏和李蒙两人就骑车返回武汉市区。途中经过了两座烧焦的建筑物。不远处是一座发黑的电厂，里面的人正在清理烧焦的尸骸。

回去的路上经过了病毒所的门口，门卫告诉刘柏，一发导弹击中了病毒所的停车场，下班回家的刘柏父亲不幸死于非命——不过，相比那些在死前经受无数折磨的人，这算是幸运的了。
刘柏非常想哭，但不知怎的，泪水流不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刘柏也不知道，刘柏越是想流泪，就越是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门卫交给了父亲生前的水壶和一包茶叶，就回到门卫室睡大觉去了，即使门卫室的玻璃被震碎了也毫不影响这位半大不小的人会周公。当然，更有可能是门卫也被拉去军工厂义务劳动，在连续十几小时的劳作中，不失去一根手指已经是万幸了。
外面，收音机和大街小巷的广播里都充满了“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台湾分裂分子！”的口号。
一辆军车转过弯，几个军人跳了下来。李蒙赶紧拉着刘柏跑，刘柏还没从失去父亲的悲痛中恢复，还愣着不动，于是被李蒙拉倒在了地上；不过，很快，随着本能的反应，刘柏就跟着李蒙跑了起来。
他们冲进了旁边一条崎岖的小巷，里面是一个年久失修充满灰尘的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早已不知去了哪里，桌上的啤酒罐已经落满了灰。
两个人大气都不敢出，过了好久看了看窗外，一个个被绑起来带上手铐的人被押到军车上，开走了。等待他们的是工厂、劳改营还是行刑队？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最后悔的事情一定是为什么没有被导弹在昨天晚上炸死。

u/Hsiamoo

浪人文学《反革命时期的爱情》

u/Hsiamoo

看sub全是支多玛新闻支得头晕，写个中短篇小说给浪友乐呵乐呵，标题致敬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预计20000字左右吧，理念有趣，有智，有性，非炒作狗，尽量每周末发。
（一） 我二十七岁从z大数学系毕业，被发配到z大一个鸟不拉屎的校区当老师。我既不喜欢数学也不喜欢当老师，每天给学生上完课就回到职工宿舍躺在床上抽烟看哲学书，一直看到天色暗下来，躺在床上闭上眼想数学的事情。我二十七岁的生活像狗屎，人也孤独的像个马桶搋子，我原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继续，直到小张来宿舍找我说要和我做爱。
小张是我的学生，一次上课的时候直勾勾地盯着我，嘴里叼着根笔，我被她盯得有点烦闷，只好停下来问她：“有什么问题吗？”她愣了一下，笑着说：“没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但她后来告诉我的是，那天下午整个教室睡倒一片，小城市里没有高楼遮挡的夕阳昏沉沉地照进教室，我阴沉着脸不耐烦地写板书的样子让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西方小说里的人物，一个一脸的愁容的爵士，骑着矮脚马向着一个巨大的风车发起挑战。她说就在那一瞬间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并且愿意给我一个出卖她的机会。
小张来我宿舍找我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她推开我的房门的时候，我脸上盖了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躺在床上，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薛定谔叠加态，所以理论上说，只有小张走到我的床边拿开我脸上的书才能确定我的死活。但我没有给她这个机会，而是像个八音盒里的人偶一下子坐了起来，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是朋友从海外带给我的，虽然目前还不是禁书，但我不能冒这个险。她踮着脚溜进我的房间随手把门带上，小心地向外张望了好一会才把头看向我，她上来就不怀好意地笑着问我：“你刚刚看什么呢？鬼鬼祟祟的，这么紧张？”我给她示意了书皮，上面写着教育学概论。“哈，看不出你还挺负责。”又补了句“不过你课讲得那么烂，是得多看看。”我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只把书收进抽屉锁了起来。
关于我课讲得烂这一点我不置可否。在这里，你说我课讲得烂可能是在夸我，你要是说我课讲得好，每个点都清清楚楚，我反而害怕你是不是录了音，要是你把重音放在清清楚楚，再对我挤眉弄眼地冷笑一下，那我当场就得出一背心的汗。按照去年的法令，全国所有课室需要安装监控，数学组的老教授就因为得罪了学生，theta念成xirta被录了音，审了几天后放回来了，但整个人从此疯疯癫癫，再也看不进去带theta的论文，久而久之所有数学符号在脑子里搅成了一锅粥，连最简单的微积分都不会算了。
为了不走老教授的老路，板书能写三行我偏要跳一行，证明能说清楚我偏要呜噜呜噜含糊过去，很快来听我课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且大部分没带笔头但带了枕头，而小张就是少部分没带枕头的学

生，经常坐在第一排托着腮盯着窗外发呆。后来一次我们做完爱后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她说以前听我上课很吃惊这世上竟有如此差劲的老师，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她高中是数学奥林匹克省队的，教点数学分析绰绰有余，后来因为被同学揭发以前在作文里写反动藏头诗，高考的政治分扣光，与最好的几所大学失之交臂，“真是便宜你了”她每次说这些都要坏笑着掐我一下，好像是在从我这里找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在我二十七岁那年，一个下着雨的晚上一个学生跑来我这里，笑我的课讲得太烂，在我还在等她开口说她过来的理由的时候，她却说要和我做爱。这一切发生的太过莫名，我简单地给她列了三条我不能和她上床的理由： 一．被发现我铁定完蛋，工作没了还要蹲大牢 二．她虽然身材一般，但也算年轻漂亮，而我整天浑浑噩噩，发呆的时间比清醒的多 三．宿舍都是被录音的，虽然没人举报也没人管，但还是太冒险了 听到身材一般的时候她不满地撇撇嘴，当我说完第三条她登时气得脸通红：“喂！你个胆小鬼！你还在这偷偷看什么劳什子哲学还骗我当我不知道，你去看xx谈治国理政算了！”
小张说，那时候看到我那副浑噩萎靡的样子觉得可气又可爱，时不时想弹我一个脑瓜嘣让我清醒一下，但一想到我也不会有什么有趣的反应就作罢了。我说那天怎么也没想到她是认真的，她给了我一个出卖她的机会，但我错过了这个机会，从此成了她的共犯。

u/hsivtkl

家人们，今天都给我鼠完了

u/hsivtkl

上课无聊玩手机，突然听到前面有脚步声，抬头一看看见一个织女的背影，迟到的她找到座位坐了下来，捋捋头发，黑色长直发像瀑布一样。剩下的半节课，也不玩手机了，满脑子想怎样和她搭讪，模拟了8964种场景，终于等到下课，收拾好东西，在位置上站了一会儿，小步走向前，这时候织女站起来回头，五官精致，很好看，但看完几眼之后又不敢搭讪了，刚刚记在小本本上的搭讪话术全忘光了，思来想去找了几个借口，什么胸比较平，估计有男朋友了，今天起床没抹发胶形象一般，下周再去问也没事。回家后一个人无聊，完了会儿游戏，导一管，看着装着胶的纸巾，真觉得都给自己鼠完了。

u/HuckleberryApart343

午睡有感

u/HuckleberryApart343

梦到在散步,广场很干净,在广场的附近还有一些小石块磊成的石柱,石头上分层绑着彩色的飘带随着风飘荡,干净的道路异常宽阔,朝左边看这里似乎是一座桥,底下是茂密的森林,头上万里青空,遥远的层层叠叠的洁白云层中有连绵的山脉如同从中生长一般从天空中厚实的云层里显现出来,倒立着的雪山的顶端有一些白色的如同凝固的冲击波一样的圆环,云层中倒插下来的还有着洁白的宫殿,表面是白色大理石做的,反射着光辉,而在宫殿的其他地方,金色的雕刻如同点缀一般分布在其上,我的附近有一些人在散步或者慢跑 看起来像是外国人 我的背部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这使我怀念起了我的父亲

u/hzh123123321

谈北京记者把黑公寓举报了

u/hzh123123321

来龙去脉大概是，北京肿瘤医院的病人家属，在医院周围的小区租住那种黑公寓，一间房用隔板隔出来好几间，平均一个人就几平米空间，睡觉、生活用。记者去暗访后说安全问题大，又扰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报上了。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事例早就听说过了，中国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摩她落了永恒的暂时困难的多数儿女，以消防、治安、价值和情操等原因，在雪夜中把人的被褥扔在大街上，让人去滚蛋。2017年的时候去了某肿瘤医院做胃镜，就看到医院的地狱绘图景象。
到处在排长队，座子不够，灰头土脸的人们在风里，坐在医院的长廊上，车都停满了，阳光又烈，人们都皱着眉头苦着脸在那里煎熬。病人的家属们大清早拿着锅碗瓢盆在来往的走，头发不洗，衣服也松垮垮的搭在身上，没心思去穿好。
楼道里摆满病床，有许多人用纸箱子铺在地上，脱了鞋坐在上面歇息。楼梯间里，许多人在抽烟，默然不语。充斥着这些小故事里的，还有无声的大故事，最主要的是没有钱，病人们无论是小孩子还是老人，他们的性命都要去和几十万人民币做衡量。
亲眼见过一个老太太，医生劝她住院，她拿出两百块钱，说够不够，够我就住院。那两百块皱又黑，医生在她走后，说这老婆婆没有儿子，没有儿子是可怕的。在时代的洪流上面的家庭，两百块就是去超市随手花掉的小钱，在被甩落了，等待断气的人这，是可以查查为什么肚子疼了几年的救命钱。
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没钱而跳楼的，没钱而回老家等死的，没钱而不得不保守治疗的。除了没钱，就是拥挤，共同的是匮乏，任何资源的匮乏，随处可见的匮乏，像是噪音一样，匮乏是充裕至极的元素，所有中国人的故事，几乎都要带着匮乏。就连中国的富人，也心有余悸的害怕、仇视匮乏，要带着激动的心情控诉和蔑视匮乏者精神、物资上的匮乏，不能如欧美老钱一样等闲视之，甚至去欣赏匮乏也是美。看着沙丁鱼一样的医院，因为匮乏而丧气的人，莫名让我想到我玩模拟城市的时候，如果我把城市治理成这个样子，会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因为我上厕所去了，没有按暂停，也许是我恶趣味，一会还要放龙卷风。然而我还想不到，要这么恶毒的去给医生下指标，逼他们向贫穷的病人夹杂着西药兜售无用的中成药，卷走他们最后的救命之资。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切都很好，不必替她操心，高位者动辄亿万的靡费，动辄大手一挥对外的支持，动辄因争权夺利而致的国政的更改，这些尚且长期作不垮她。真能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如雄厚的苏联，经得起一个巨大的党偷窃带焚烧了九十年。有北方无垠的平原，寒冷的深林，有南方的水网，湿润的村庄，形形色色，似乎什么都有，都不缺乏。历史上常常是巨兽和龙的形象，最不济的时候，连梁启超的蔑称，都是’老大帝国‘。
唯一需要在意的是，十四亿不受欢迎的牲畜，如何拯救自己，去做汉奸，或者举报亲友去领五十万，或者出卖了尊严及一切，能够从世界上挣来为人的资格吗？如果答案是不能，那就足够深深的悲哀了。每当看到医院，学校和考公的火热，老了的，柔弱了的中国人，倘若忽然脸色带着疲惫和天真了，我脑子里就响起’下一个！‘的高呼，35岁被优化的员工们，那些挣扎在生活里的大多数，到了要被甩掉的时候，就’下一个‘，’下一个‘这声音以后是什么景象？不妨浪漫一点，或者’叙述出眼睛所见‘，是404，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提醒，是虚无。

u/IamZhinaese

赶在查理TV白名单化前：我为什么需要chonglangtv

u/IamZhinaese

我在20年加入的chonglangtv，具体怎么引流来的忘了。但进入sub的第一感受我还记得：看着满屏的“支那”、“支猪”，一股天然的抗拒与恐惧油然而生；这感觉就像我在初二第一次听到枪花的dont cry那样，诡异且害怕。直到现在我成了个人人喊打的魔怔浪友，以及一位滚老嗨……

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从小就极度向往自由；我对一切限制自由的体制、制度都非常的抗拒，那会让我想起我一直以来都想逃离的那个家。但我天生的反感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直到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已处在被粉红化边缘。国内突然兴起的灌肠者网、突然“年轻化”的官媒，突然大众起来的盼毛归；我开始动摇，我怀疑我曾视为真相的8964是否真是“境外势力”抹黑，我怀疑我曾视为圣经的1984是否真的与中国无关……

直到我遇到了chonglangtv。虽然每当出现键政贴，底下都会有人喊出葱味收，但我从这些帖子以及浪友的回复中学到了很多。我吃下了“红色药丸”。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新圣经——“编程随想“的存在。我最难忘的是他说他写博客的意义，大意是“我称不上‘启民智’的高度，但我的文章也许能影响更多向往自由的人，然后这些人再影响他身边的人…… ”。我把这句话视为人生信条。我开始向我身边的小瘪们输出这些“刺耳”的声音，我想让他们也吃下“红色药丸”，让他们睁眼看世界。

所以chonglang对我的意义就是Matrix里的红色药丸，它的存在也许能让100个引流狗中20个从母体中苏醒。用最极端恶俗的语言，挑战人们的下限，就像展现极端一直是艺术的表达形式，挑战观众的认知一直是艺术家的职责。这是我给chonglang戴的光环。

现在看来我已经是条魔怔傻狗了。我很多次和我朋友开玩笑说我真希望我没醒过来，就像身边的岁静好一样。但现实中并没有蓝色药丸能给我吃。“糙你妈的chonglangtv，你把我的生活都毁了”。不过如今chonglang没了，查理也并不希望成为第二个chonglang，也希望借着这次搬家，我能重新回归生活吧。希望这是我在红迪发的最后一篇魔怔帖。

u/Ill_Paleontologist19

今天和姐姐性交了

u/Ill_Paleontologist19

今天和姐姐的性交纯属事出偶然——她是一个普通白领，每天都要在八点才能迟迟地挤车回来，而我则是本市某座中流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如今我们两人一起住在这间两室公寓中，而父母则是在这个季节去海南过冬了（忘记说了，我们这是在东北），只留我和姐姐。每次姐姐总是嫌弃我不住宿舍，”这么大的人了，不试试去再享受下集体生活么，像我可就再没机会了！“——但我心中也相当清楚，她只不过仅想自私地霸占整间公寓——每每她这样对我训诫时，我总是无奈地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看向落地窗前她随手丢弃的丝袜，衬衫与内衣，桌上是她杯盘狼藉的昨夜剩饭——究竟是谁更有资格住在这里？
今天傍晚上完课时，我走出教学楼，此时正值隆冬时节，酷寒砭骨，让人只想要钻回有着暖气与软床的房间——可此时班级群的消息如此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我拿起我的华为手机，发现讨论仅围绕着一个话题：寝室停电了，暖气也在不断冷下来！我心中暗喜，谁叫我出身就在这座城市又不住宿舍呢？我望了望在夜幕中逐渐黯淡的寝室楼的轮廓与没有灯光亮起的窗，不由幸灾乐祸地笑了——某些平常体验在他人的不幸映衬之下却变成了幸福——我加快了脚步，朝公寓的方向走去。
当我走向公寓楼底，却也没有看到楼中亮起的灯光，单元楼前黑压压地站着不下十几个住户，他们喧嚷着，围着一个身着灰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不让他走：”到底什么时候停电能结束啊！暖气呢？你倒是说话啊！“，中间那个被揪斗的男人则一边慌里慌张地打着电话，一边应付地朝着周围人群吆喝着：”上级命令，我正在问！“——我顿时就感到半小时前的那份兴灾乐祸是何其荒诞了。
电梯也停了，我一步步走上了公寓楼，当打开大门时，果不其然迎来的是冰冷且坚硬的空气——我感到自己的心境就如同撞到了玻璃幕墙上的鸟儿，霎时感到阵生砺的不快与冷寂。我把书包放到客厅一角，下面的吵嚷声依然不绝，我从落地窗望向他们：那中年男人此刻被人群紧紧包围了，由他为中心，发散出一个由老太太，粗壮的男人和唠叨的家庭主妇组成的实心圆——那中年男人摇摇摆摆，衣领被扯来扯去，人们把停电的满腔怒气一下都尽皆发泄在他的身上，着实让人心生怜悯。
该干什么呢，我看了看我的手机，此时WIFI和4G网络也停掉了——2G，多可笑啊，我们就好像又回到了2005年的时光，周围代表时代进步的电子设备如今都罢工了，我坐在柔软的布艺沙发上，感受身子慢慢地被海绵和弹簧吸入与接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无聊“这种在今日难得体验机会的情感。
我看向了姐姐的那些随手抛丢的丝袜和内衣——唉，人在无聊的时刻能诞生多少荒诞的想法啊！我走上前，随手捡起了一件——我仔细端详着这件呈肉色，轻薄却似乎除审美以外毫无价值的产品：女人何必要穿这种东西呢？除了取悦男人以外又有何用地呢？——话虽如此，我还是学着那些色情

影片中的恶俗桥段，把姐姐的那条丝袜放到鼻底嗅闻了一下——令我意外，我还是不知怎么就勃起了。从我记忆的始终，从未诞生过任何对自己胞姐的性欲，她长得的确还算漂亮，但是我还是无以理解以亲人作为性爱对象有何快乐？可是当我真真地闻向姐姐丝袜的时候，我却感到人类这一物种深处暗含的一种隐秘的禁忌被唤醒了——她也真切的是个女人，我感到自己阴茎涨得欲裂，慢慢地用右手褪下裤子的束缚，一点点套弄起来——我这是怎么了？此刻我理智的一面还这样讽刺地想象着，假使此时来电了，在电灯光明下进行如此行为的我不似猿猴吗？不过也许黑暗就如此遮掩与保护了这样的荒唐了吧。
(未完待续)

精选评论：

u/Status_Pear_9336

5分钟后。

“太冷了”我怀里的姐姐不停对着小手呼气。

“小傻瓜，刚刚我们不是做了7次吗，都说做爱最暖身子了”

“还说，你每次都是进来一下就出去了，这样做10次也不会暖和”

“啪”我忍不住给了她一巴掌。

“怎么说话的？素质呢？”

姐姐揪住大衣边往我怀里钻了一下“是我不好，都怪我这烧屄太紧了”

我从后使劲搂住她奶子搓了搓，”你那小b确实挺紧的，我作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姐姐噗呲笑了出来。

“啪”我忍不住又给了她一巴掌。

”笑我鸡巴小是吧？“

姐姐娇嗔的用小拳拳锤了锤我胸口，“怎么会呢”

接着双手往我裤裆摸去，她一边按摩睾丸一边扭头转向我

突然使劲一捏。

“操你妈！大的来了！”

发一篇自己五月份时候写的一篇旧作

u/Ill_Paleontologist19

记得那是昭和四十三年，一个混乱且喧哗的时代，人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有多少重大事件发生在那年：美国人和越南人在东南亚丛林中战斗正酣，法国五月风暴，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普韦布洛在北朝鲜被扣押，拳王阿里拒服兵役。不过对于日本来讲，那年发生的一切于日本的影响莫过于一月份的安田讲堂事件给当时整个社会带来的撕裂之深，似乎在整个社会中的学生群体在机动队用暴力镇压了抗议的东大学生后一夜都变左了。甚至连我们群马县这一个闭塞的市中也受了鼓动，大家都

喊着那些平时生僻非常的政治经济学词汇，“剥削”啦，“托拉斯”啦，“剩余价值”什么的。常常出现一个激动得面红耳赤的学生站在木箱上演讲着（现在回想起来有古希腊公民大会的风格），但是所言空洞无物，只是一些时髦的共产学说皮毛——不过哪怕如此，也能赢得热烈的掌声和“理论家”的名头了。就是这样，一时之间种种左派书籍——像马克思的「共産主義者宣言」，恩格斯的「反デューリング論」，甚至有北京和莫斯科赠送，由东京的学生组织运来的日文版「毛主席語録」和「レーニン選集」——在学校中四处传阅，有些受欢迎的书甚至在传阅中也不断被传抄，到头来竟有了十多个版本，这也是一种时代现象吧。
那年三月的一个雨天，我坐在公交车站等着校车——我们那里只是个小地方，有些地方仍是土路，况且周围不少村子都仰赖镇上唯一一所中学校，所以每每等校车就得耐心等上很久，像下雨天就更是如此了。我无法，便打开书包，翻阅起那本从同学手上传来的，纯粹手抄的「共産主義のABC」，昨天下午我刚拿到，仅仅读完了第一篇的前两章，而现在我又开始饶有兴趣地读起来第三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布哈林确实是位大理论家，昨晚我读到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那一节就深深明白了不少，但读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美好前景，他的叙述又是那样令我神往：一个没有剥削和痛苦的社会，谁不会去期待?
这时，我耳边突然响起了“bobobo”的轻声，但我没有抬头去看，甚至连接下来越来越近的脚步都没有去管——我猜那只是和我同样等车的路人罢了，而我不愿因此打断自己的阅读。
过了好久，校车依然没有来，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却似乎有些不耐烦地向我发问：“你在读什么？这样用心？”声音是很好听的清脆的女声。
“啊，共产主义。”“那什么是共产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斗争取得解放的学说。”我至此有些不耐烦，但是她的声音很是好听，引得我去不由回答她。“原谅我，什么是‘斗争和解放还有资本主义’？我不太懂这些词。”顿时我感到来了卖弄的机会，在越来越急的春雨敲打着汽车站金属铁板下有些恼人的丁丁声，我掏出钢笔，翻开手上这本书的首页，一点一点去解释我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然后又一点点向她解释着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挣脱枷锁，寻求自我解放的方法。她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同时雨下的越来越大，远方的道路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似乎此时此刻，校车永远也不会来了。
到了最终，我说到人类解放的伟大前景时，似乎她也被如此宏大的理想所感动了，声音有些颤抖地喃喃自语道：“人人都能自我自由发展吗？”“是的”我有些煽情地说。此时，我却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一窥她的模样——带着年少时对异性的憧憬，我转过头向着她的脸看去——可她的模样是多么恐怖。高大臃肿的身躯显得甚至比她那身一尘不染的白礼服更为苍白，乳白色的平底帽下却掩盖着一张灰暗的面孔，眼窝深深向内陷入，一口尖锐而细长的獠牙从她血红色的嘴唇间隐隐显露——她似乎也注意到了我此刻正望着她的脸庞，随即也看向我，bobobo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可是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在巨大的恐惧中，我张口结舌，不知所措——甚至连尖叫都不能——在无法逃脱的恐怖中，我晕过去了。
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中了，医生和老师都围在我的床边，一见我醒来，就急切着想要问我晕倒的原因——对我的身体检查一切正常，但是当校车到达车站时，车上的同学们看着我歪着头斜坐在长椅上，大家都统统以为我睡着了，于是随车的老师便不耐烦地下车想要唤醒我，可是在呼唤和拍打皆无果时，那个平常粗暴的老师终于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我昏迷了，所以紧急送了我到医院。可是，我能说什么呢？一个诡异的高女人就把我吓晕了吗？这样不正会让他们以为我精神不正常吗?
在下午，从工作单位急急赶来的母亲让护士离开病房时，铁青着脸——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这样骇人的神情——严厉地问：“你是不是听见有啵啵啵的声音？——在你昏迷之前？”我点了点头——随即母亲大惊失色，赶忙跑了出去，我猜，她是去打电话了。
很快母亲回来了，直到半夜她对我也寸步不离，当23点的钟声敲响时，突然闯入的父亲和久久未见的舅舅叔叔们不由分说，也不管值班护士如何阻拦，草草给我套上衣服，什么也不解释，直接把我拉上了父亲那辆改制的旧丰田车。在车上，我被蒙住眼睛，被同族的叔叔们紧紧挤在中间，除了一直没有改变的沉闷感，我只是感到在驶过颠簸的土路后汽车行驶变得相当平缓了：是在国道吗？我猜想的时候，母亲在前座带着哭腔压低着声音和父亲说：“没想到以前在长野孩子他舅舅遇到的事情今天…”接下来就听的不很真切了。

从闭塞家乡转学到东京的半月之后，父亲再次来到了我的新住所，把带着旧家气味的种种家什和教科书都通通捎来了这里，随后短暂的寒暄后，他又离开了——父母一直对让我那夜突然移居东京的

决定讳莫如深，不过，东京这座大城市也不赖。可是当我整理着箱子时，那本布哈林的手抄本却掉了出来，封面上多出了用朱笔题写的一行俄语红字** «Вечный раб» ，**字体显得娟秀且工整，这究竟是谁写的，我并没有什么头绪。
不过无论这些往事多么怪奇，生活依旧一如在乡下，我在新的中学也认识了更多的崇信左翼的朋友——东京就是不一样，同在乡下时邯郸学步的假左派不同，这里的学生组织相当紧密，理论水平也同乡下的那些拾人牙慧的土包子们判若云泥。在他们的感召下，1970年6月时许在国会议事堂前爆发的第二次安保骚动中，我也参与到了其中，可是，当我也有样学样，参加到后备部队，要为那些“运动好手“去点燃作为弹药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然后由他们大力丢进机动队的队伍中时，我却看着几个被点燃的警察在地上翻滚的痛苦模样，却迟迟难以按下打火机：在刺鼻的催泪瓦斯和汽油气味中，我不自觉地流着眼泪——这样真的值得吗？马克思与恩格斯教导我们去争取人类的美好前景时，他们会想到在他们身故后数百年有人以革命之名义向他人肆意丢掷着汽油弹吗？要达到这种目的，我们必须要如此残忍吗？但是我无法向”同志们“质问这个问题，这样无疑在高标准的他们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反动“了。
白驹过隙，1978年的秋季，我从大学的社会学系刚刚毕业，在备考着某个旧帝国大学的修士时，为了生计和学费，我白天念书，晚上则去咖啡厅打工——我常常自嘲地想，自己最终也成为了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白天为了讨好某些秃头教授而努力背着一些老掉牙的教条，晚上则受着那个胖老板的颐指气使却不敢发声。不过，左翼思想此时早已不再流行，经过了这个十年初时警察对于左翼运动的大力打压，以及当时作为极左翼精神领袖的毛泽东于1976年的离世与同时期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美军在1975年从南越的撤离等等，更关键的是曾经的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们此时大都进入了社会。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左翼运动的势头也日趋衰颓，暴力的游行抗争同样也不如往日那般一呼百应了。但是，我还稍稍保留着一点左翼趣味，在路过旧书店时常常还会拿起几本苏俄或者东欧的所谓“非修正的共产哲学家“的册子，在其中寻找往日的逝去理想——可我的观念在那晚全然改变了，而且是翻天覆地的。
那天是次年1月的一个冬夜，几乎没有人会冒着东京午夜的鹅毛大雪来咖啡厅专门喝一杯，调酒的年轻小姐趴在钢琴前猩红色的钢琴椅上沉沉睡去了，而我则坐在餐桌前，拿出课本，笔和收音机，准备为春季不远的考试做些准备——机会很难得，平常时令老板总会时不时来看看我们在不在偷懒，但是托今天的大雪的福，想必他是不会专程来卖弄他的暴躁脾气了——我扭开了收音机，想在复习时听点午夜时分电台会播放的爵士乐，但是过了没多久，一声急切的小号声打断了音乐的播送：
“即时新闻！越南人民军已经攻占金边全境，驻联合国的民主柬埔寨代表表达了强烈谴责，并请求约见联合国秘书长。此外，在金边数公里外人民军发现了…“
我很难相信自己接下来所听见的关于尸体，暴行，折磨，屠杀，酷刑与幸存者的悲惨故事，在艰难地扭着收音机的转钮关上了它之后，我望着咖啡馆落地大玻璃窗外在昏黄路灯灯光下飘然而降的雪片，强烈地，强烈地感到一阵深深的恶心从内心涌现。那时那刻，我彻头彻尾明白了，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这些人口中所说，笔下所写的“暴力革命”究竟意指何谓，集中营，死刑，集体枪决，强制劳动....这些沾血的字词激起了曾经幼稚的我的所谓“革命热情”，仿佛抱着某种高尚的目的去肆意屠戮某个对象群体真的能为人类带来自由，进步，解放这些冠冕堂皇的字眼背后所代表的光辉事物——实际上，除了物质贫乏，机械的官僚主义，智性的倒退和人性的最终泯灭，它什么也无法带来。我看着在玻璃窗上倒映着的那张熟悉的面孔，却从未如此刻体察出自己的虚伪。
在清晨，电车的铃铃声和铲雪声在街道上响起时，我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小公寓。大街上传卖的新闻头版皆报道了越南人昨夜在金边的新发现，不过我一个字却不想读，甚至连平日下班后旺盛的食欲也在今天无影无踪。突然地，壁上的所设的电话在此时响起，我不假思索地抓起话筒，但听到的只是十年前在那春季绵绵细雨中曾听到的“bobobo“声，对于那个诡异女人的恐怖记忆几乎刹那间油然而生，下意识地，我想一下挂上电话，但是在电话另一边开口了，还是一如十年前般那样清脆可人：“你还相信共产主义吗？”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在那一刻我恍然大悟，原来在那本书的封面上写字的正是这未知的女人，我顿时毛骨悚然，全身不住地哆嗦，难以自制地高声发问：“在那本书上写字的是你吗？那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句俄文到底什么意思？”她也同样没有回答，只是简短地说道：“我在门口，快点开门吧。”随之在门口传来一阵伴着砸门的沉闷声音，不止而愈发尖锐的“bobobo”的声音——我现在才迟来地意识到这诡异的声音正是她的笑声——而我却感到自己恰似在监狱中等待斯大林手书的处决命令时的布哈林那般不知所措。

我说两句对wuBIGwei的看法，请看完再喷

u/Ill_Paleontologist19

最近看了快一周戏了，一开始我对于冲浪TV的印象是中文世界少有的反刻奇阵地，看了这一出，我忽然意识到，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无非都是刻奇的，只是有些群体的喜好同大众不一致，于是它们就给他人了一种反媚俗的形象，但是从深层来讲，当一种投此群体所好的事物抑或人物出现之时，让人作呕的忸怩作态和共情在这个群体中也会大行其道，这次就是个典例：性解放，反乌托邦书籍，反专制，人已脱支，性别为女（这里应当加再着重号）， hipster，鄙视支那人。这么一堆东西大杂烩，投浪人所好的人物形象出炉了。接下来就是不断关注赞美跟风了。
其次，自述性质的文章是实打实的让人作呕，在我读过的所有自传性质的东西中，每本都是主打真实诚实，但每本都是相当失败的自我吹嘘——尤其是政客和将军们的，看的我脸酸极了。
看到这些你不会觉得我小小的脑袋里装着这么多的故事，也很难想象得到尽管我住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的狗窝里，却有着广袤的精神家园。
这句话我在地铁上看完的时候真的绷不住了，接下来我关掉手机，满脑子就在想自己上次读过的如此厚脸皮的文章是什么时候——想了好久，应该是读卢梭的《忏悔录》时，读到第二章，他自述对玛丽永的忏悔之时，实在充斥着矫饰的造作和虚伪的悔悟之情，实在难以卒读啊——不过这是题外话，当我走出地铁时，看着天空中厚厚的积雨云时，我忽然在想，如果脸皮够厚，我是否可以这样写（不过我真的都读过——多多少少都读过一点）：
看到我这个穿一身黑，背着笔记本电脑包的大学生蝈蝻形象不会觉得我小小的脑袋里装着汉娜阿伦特，萨特，维特根斯坦，陀斯多耶夫斯基，席勒，巴师夏， 黑格尔，奥古斯丁，福泽谕吉，康德，尼采，克尔凯郭尔，马雅可夫斯基 。也很难想象得到尽管我住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的狗窝里，却有着广袤的精神家园。
当然了，我纵使真的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下数百本都详读三遍，我也说不出来“有着广袤的精神家园”这种思想家都说不出来的玩意，如果我要真的如此说，大家肯定要嗤之以鼻——不过这里是冲浪TV，在青年男性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一个在发言上符合浪人们价值观的”女人“哪怕说什么都能赢得掌声和关注，太正常了。
最后我的感叹是，米兰昆德拉是对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也说出了真理，人们无论怎样主张理智，独立，理性和自由思考，还是终然被所在群体的价值观所左右，在某个时刻落入庸俗与刻奇的窠臼。

精选评论：

u/kaeroudead

不是所有人都会变成她的拥趸，只是🐭的脱支梦在她身上起到了映射；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种消耗自己感情的行为，最终就是她走了，大家继续各自的苦难。
尝试为手机每失去一格的电量悲伤，因为再回头的它也不是你当时遇到的它了；尝试为你每流露出的一丝对生活的期望悲伤，因为它转瞬即逝，你也只能不断眼睁睁看着它消失；尝试为别人的苦难悲伤，然后迅速陷入自己的悲伤；尝试为被用掉的每一张手纸悲伤，无论怎样它都是你一天生活的见证，你也会同它一样不知何时就被命运遗弃；尝试为牙刷悲伤，你早已厌烦了每天一成不变的范式却还要和它说早上好；尝试为碗里的米饭悲伤，因为你不会为它记数，它对你也一样；尝试为地铁悲伤，它不管来前来自何处却被定上了一辈子的命运；尝试为电脑悲伤，它承载了你一定的感情，但它却无法与你共情；尝试为你的床悲伤，它和你一起躺着，但不会永远一起……不要为你自己悲伤，因为真的没人在乎

u/Decent_Ad9703

不存在绝对没有刻奇的群体，因为思想和感情的互相传播是人的天性使然。这个地方没有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级，更理性，更“反刻奇”，只是一个声调不太合群的论坛。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地方正是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没有那么多人自以为是。如果你是想找一个人人都极端理智的地方，那只能说，good luck
另外，无论她/他写的东西是编得与否，这种人设还是很戳我的喜好的。很有我中学时候看到的科幻世界上那些反乌托邦小说女主角的感觉，或者这本身也是个逃离反乌托邦的故事。
有点帝吧名著那味?

u/ladyboy001

小学的时候上语文课，我们班上有两个语文好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另一个女孩子。我写作文挺喜欢写我去钓鱼摸虾的经历或者感悟，就是叙事类型的；那个女孩子就喜欢写风花雪月的的文章，类似赏月然后自己和李清照共鸣得到了什么灵魂的升华云云，看似优美但是没有讲出什么狗屁。但是语文老师就总是给她作文的分数比给我作文的分数要高，我就很不服气。现在用pua的思维来想，第一，女人都是喜欢找画面的，她们总想要在别人那里找到存在感和价值，她们的快乐总是来自外界事物；第二，女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凸显自己的优越性和独具一格，这是物竞天择演化出来吸引配偶的，这是女人潜意识里的 东西

u/wuBIGwei

给你个upvote。 很难反驳，你说的很对。要我真的审视一下自己，我当然觉得我自己很容易装逼。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装逼很爽。 写这点鬼东西也是我自己最近闲在家里没事情干，心理医生建议我写日记，然后我就想着我的生活挺傻逼的，就先在这里发了一篇“我见过的支国”，然后反响还不错，我就又写了一点。 当然，我现在刚满20岁，你要求一个这样幼稚，无知的人去彻底地和媚俗划清界限，是不现实的。我反感媚俗，所以我只能刻意地把自己往“不媚俗”那边带，而这种刻意的过程本身又是一种自媚。不过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我的生活就像我所描绘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不好，你不看也好，开一个post骂我也罢，我都没意见。我还是会照常写东西的。

u/leonardoleee

人们无论怎样主张理智，独立，理性和自由思考，还是终然被所在群体的价值观所左右，在某个时刻落入庸俗与刻奇的窠臼。 也属于是乌合之众了。
人终归还是群居动物，只要有一点合群的想法，难免带有别人的思想，一想到这里我觉得可能只有住到南极洲可能才能彻底拥有自主思想。当然说到人的这种模仿性，我觉得攻壳机动队第一季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有空你可以看看

u/beutifulrain

不能完全赞同，但表达不出来。但我觉得总的方向是对的，我们虽然是一个“反刻奇”的群体，但最终还是会落入“刻奇”的俗套（这两个引号中的词我才第一次读到）。可能以后我会有更深的见解罢

u/PhysicalWind9

想请教大家，刻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了网上的一些解释，认为刻奇和媚俗不同，应该理解为是自媚，讨好自己，也有说是自我感动，或者说是刻意标榜自己，是一种刻意的、虚假的情感，不是真情流露，所以反刻奇也是一种刻奇。看了之后感觉很混乱，不是很理解自媚、讨好自己到底是指什么。

u/plarq

例：捐款给贫困群众之后觉得自己很伟大。
例：不听中文歌，找一堆old school rock的音乐听，然后告诉自己这才是音乐。

u/ERfReSCA

你说广袤的精神家园是装逼和脸皮厚我就不认同了。吴大萎怎样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那些精神上的艺术上的东西真的很美好，但可惜的是只有少数人有这个运气去发现并感受到那种美好。不理解的人们也许会觉得这是脸皮厚装逼从而来攻击。当然很多人这么说确实是在装逼。我在现实中还没有遇到一个能在这个层面上和我交流的人，所以我乐观地觉得吴大萎和我有某些共同之处，不希望她是为装逼而这么写。 u/wuBIGwei 我挺你
If you want to avoid criticism, say nothing, do nothing and be nothing.

u/Ill_Paleontologist19

这种话不论是否对错，但在评价自己的时候这样说就有点自恋的意思了，别人这样客气恭维我觉得都没问题，但要自己写一句”我精神世界好丰富啊“，多少让人觉得不适

u/ERfReSCA

你说的那一句和原句完全不是一种语气，在我看来像是你自己的观念曲解了原话。我并不觉得这句话有啥自恋的。人与人之间的经历千差万别，有disagreement才是正常的。

稍微评价一下u/Ok-Experience9138发的小说《2022日记》

u/Ill_Paleontologist19

今天下午认真看了看u/Ok-Experience9138君之前发的小说，其实能在chonglangtv这么浮躁的地方能够看到文学同好，实在是感觉很兴奋，但是我这人对于评价创作问题还是更倾向直言不讳的态度，所以我就直接说我的感想了。
本身小说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一位来自西北城市的青年“小张”，在传统的强势父母压逼之下，被送来了美国上学，但是由于之前家庭的过度管教，使得他性格自卑，因而逐渐封闭，学业也岌岌可危——最终他“觉醒”了，一心认定自己的现状是由于父母的过度管教造成的，随后被父母停掉生活费的“小张“组装枪支因罪入狱。而在监狱中，他皈依了对耶和华的信仰，在出狱后，又在YouTube上上传批评中共的影片，从而使得父母在国内受连坐，最终成为了“小张“的奴隶。
总体来讲，小说的基调相当灰暗，无论是主人公的形象（“脸上满满的痘坑，黑黑红红，坑坑洼洼”），还是故事发生的场景（“天空是血红色的”），都极尽所能去暗示一种绝望的心境——在我看来，无疑是在侧面表现“小张“在国内曾经所被父母及环境所施加的伤害，个人感觉这点的确不错，确实全篇读下来也能对主人公的绝望感受一二。
但是我觉着如此这般过度渲染主人公的相貌丑陋与内心阴暗其实也是一大败笔，这样写很有可能使得读者产生厌恶继而甚至难以卒读——写作小说时，作者须要知道，最终成稿时呈现给观众的观感如何——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看看俄罗斯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对同样花光所有钱的大学生拉斯克尔尼科夫，陀氏是怎么描写他的形象：“　有一瞬间，极端厌恶的神情在这个青年人清秀的面庞上忽然一闪。顺便说一声，他生得很美，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比中等身材还高一些，消瘦而身材匀称。（...）他穿得那么差，如果换一个人，即使是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人，衣衫如此褴褛，白天上街也会感到不好意思。（...）年轻人突然站住，急忙抓住了自己的帽子。这顶高筒圆帽是从齐梅尔曼帽店里买的，不过已经戴得十分破旧，颜色都褪尽了，到处都是破洞和污迹，没有宽帽檐，帽筒歪到了一边，上面折出一个怪难看的角来。”——可见陀思妥耶夫

斯基在介绍主人公时留了很大的余地（他描写可憎的人的形象的能力肯定没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样就会使得读者甚至可能会对这个可怜的大学生产生同情，继而更对其产生认同感，更乐意读下去。
但是在作者的小说中，未免用力过猛，搞得一开始就会对主人公好感全无，从而无法与他产生共情——更不要说“小张”头脑中那些过分极端的想法了，读者会更难接受。
请记住，如果想将小说示以众人，请一定要好好斟酌观者的感受，小说最关键的就在于共情感，一旦能在开头将读者的情绪带入故事，那么你就成功一半了。
语言的话，感情相当充沛，读来很有激情，这点真的很出彩。
最后关于结尾，其实有点莫名其妙了，像“在美国的监狱里，小张认识了耶和华。 这里是真正的应许之地，在希伯来文中，“美国”的意译就是“Land Of Covenent”。 那个父母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会得到的美国身份，他通过神的帮助，得到了。”还是“ 光明是在黑暗之上的，上帝控制着一切。 "我是神的孩子。” 小张跪地祷告着。”——像这样最后的五个自然段，我是真的没有看明白逻辑内涵何在，又和基督信仰有什么关联。写小说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不能光自嗨，至少逻辑内涵能够在外人看来能够被理解。
总体来说，这篇小说可以算一次不错的尝试，我建议作者可以下笔之前考虑好文章布局以及内在逻辑再去下笔——还是那句话，小说不单单是写给自己看的，更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当然我也在这条路上努力，加油吧

u/Inevitable-Comb-3059

「冲浪印象史」论🕷称呼的演变

u/Inevitable-Comb-3059

本文不考据，纯印象流，如有错误希望迪友指正。

chonglangTV早期对于🕷的称呼并没有那么极端化。
基本上是无论立场，无论态度，皆以友相称（太监除外，浪友对隔壁太监的称呼从头到尾没变过）
神友，浪友，葱友，兔友，狱友，可能还有少量的拳友。
当时浪人的主流思想是润，献忠并非主流，简单概括就是:

润到自由社会，然后永久自绝于🕷社会。

就我个人来说，润和献两个思想本质上是冲突的，既然已经润了，永久自绝于🕷了，为什么还要关心屠🕷，对🕷显著的仇恨本身也是精神未脱脂的体现。
当时润的标准有二: 物理润和精神润，两者都做到才是真正的润。

而对🕷抱有深刻仇恨，对于当时的浪人来说显然不符合精神润的指标，属于未脱脂。
以润为主的浪人，对各类友友们的态度如下:
太监，敌对关系从一开始就没变过，太监一直是太监，挎打从未中断。
兔友，无显著仇恨，甚至有引流，至少在贴吧等论坛能看到冲浪TV的广告（虽然光速被删），去墙内引流在现在看来是匪夷所思的行为，但确实是浪人所为，不能简单扣上引流粉蛆的帽子，对兔友的引流在当时的冲浪TV是疑似默许，没有明显挎打的态度。
葱友，早期引流过，但因为节目效果不够被浪人中央直接驱逐。

集美，早期有🕷集美在chonglangTV炒作，被浪人无情开盒，浪人对集美的仇恨自古以来且不可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浪人舔集美的行为进行挎打，女浪人确实有，甚至还有 「本人的批」这种典中典，浪人到底是驱逐挎打集美，还是因为女浪人融得深导致无法识别，已经无法判断。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炒作自己女性身份的集美必然遭到挎打。

回到🕷，浪人对兔友称呼极端化的开始是香港反送中。
从反送中开始，浪人虽然无法给港友提供什么实际意义上的帮助，但却借助反送中的引流和炒作大幅扩张了自身规模，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新浪人增加，碾平了从前以润为主的原教旨主义浪人。
反送中这一类大事件使chonglangTV内兔友相关内容占比大幅度增加。

内容占比从以前的太监挎打，兔友铁拳，跪舔集美三分天下，变成了🕷的一统冲浪。

我个人看来，内容占比增多并不一定导致极端化，但还有晶哥狱友们的推动。
chonglangTV的矛盾点在于，浪人反对底线，底线会导致太监化，无底线却又让晶哥能够轻易诱导极端化。
至少我眼中的chonglangTV并没有对这种极端化产生过明显的抗拒反应，似乎是反送中之后的水到渠成。
引流兔友的态度也从疑似默许到明确禁止，浪人在明确站队之后已经再也无法容忍与自己立场不同的友友。
从前在墙内到处打广告引流，疯狂偷兔友神友梗又以各种方式输出回墙内，这样的浪人已经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虽然浪人反对底线，但却自己设置了无条件支持自由世界的底线，这种底线在香港反送中时仍不明显，在乌克兰后却成为了绝对的政治正确，违反该底线的一律按网评员处置。
与早期浪人仅仅因为节目效果不够而驱逐葱友相比，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称呼兔友的润浪人，和称呼🕷的献浪人，我无法评判到底谁是正确，谁是错误。
但从兔友到🕷的变化，我个人认为这是支共有意诱导的结果，也是支共想要看到的。
对于支共而言，自由世界的支持者，多一个浪人不多，少一个浪人也不少，你支不支持自由世界，对于支共而言不重要。
但问题在于润浪人这种主动同化兔友并鼓励其润，对于支共而言就像从奴隶主手中偷走奴隶一样恶劣。
8964也是如此，它的发生导致了精英逃亡潮，奴隶逃走这种事情支共不想发生第二次。
对于支共，反对或是支持都不重要，但偷窃奴隶是不可饶恕的行为，浪人试图同化有能力润的兔友，分享润的经验，并使其彻底切断与🕷社会的联系，如同格式化一样从支共世界中永久消失，这种行为与8964的精英逃亡属于同性质，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
而站队自由世界后极端化的浪人，自断交流能力，活在自己所期望的同温层里，对支共手里的奴隶财产不再起心思。
不过，大翻译运动确实是浪人目前为止最具有影响力的行动，或许也是我自己的偏见也说不定，有组织力的浪人，实际情况可能更好了。
但当初那群循环播放兔友铁拳整活，疯狂引流化兔为浪，一心向润寻求物理精神双重脱脂的浪人，在极端化和红迪支共的钓鱼铁拳下，早已不复存在。
从兔友到🕷，这个过程也不会再逆转了。
纯印象流的记录，如有错误欢迎迪友指出。

u/IntelligentRow6894

源于本鼠的一场梦，心血来潮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文字，没有逻辑，没有完整的故事线索，各位浪友随便看看。

u/IntelligentRow6894

鼠人文学
“你。。。还好么？” 旁边传来吱吱的叫声，我转头看向同样被粘鼠板缠着的同伴，没有说话。
“我们就要死啦，哈哈。”旁边的同伴想翻个身，无奈皮毛都被胶水缠着，它只能保持着原来的身位。
我沉默了一会儿，对它说：“我们的选择，真的是正确的吗？我们生活的下水道里，每天捡着硕鼠们的残羹剩饭，即使环境很差，没有阳光，都是细菌，吃着不卫生的食物还时常有着上顿没下顿，被硕鼠们欺压咬断尾巴，咬烂嘴巴都是司空见惯，但是至少我们还活着，现在，我们就要死了。”
被粘鼠板缠上，不停的挣扎只会让胶水快速粘满全身，挣扎得剧烈，身体脱水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为了离开下水道，杀了多少同类？” 它没有回答我，反而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闭上眼睛，杀了多少？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数量实在太多，我们一路走来，杀害了硕鼠统治下数不尽的普通老鼠，我们掏空它们的内脏，吸着它们的鲜血，补充我们在下水道长途奔波的体力和营养。
雪崩之前，没有一片沉默的雪花是无辜的，我们对族群没有任何依附感，残杀自己的同类也变成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硕鼠们经常宣称我们要爱护下水道一切，没有强壮的硕鼠抵御外敌，维持秩序，就没有下水道的今天。下水道的老鼠们也非常爱着硕鼠们创造的秩序，但是它们并不喜欢自己的同类，冷漠，敌视，将所有同类视作竞争对手。
我和同伴开始无言，沉默像铅铁一样灌进空气之中，那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
“吃了我。”同伴打破了沉寂。
我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它。
“我要看一看，我真的只想看一看。看一看在同一片苍穹之下，那一片鼠人向往的天堂是不是真的存在。
在那里鼠鼠们安居乐业，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每一只鼠鼠都能找到自己的理想，自己存在的意义。没有歧视，没有不公，不必为了饥饿,贫困和疾病而挣扎。”
它说得很淡然，眼睛看着下水道井盖上渗下的一缕阳光，表情没有变化。
我用尽全力挪着身子，用嘴巴咬破它的肚皮，内脏和鲜血流淌而出。
我疯狂的吞食着它身体的一切，眼睛通红，虽然残杀同类，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眼泪却不知不觉地顺着眼角滑落。
我恢复了力气，用牙齿摩掉粘鼠板的一角。
我解脱了，看了一眼在粘鼠板上只剩一张鼠皮的同伴，我扭头，发疯地向着下水道的尽头狂奔。
“到了!到了!” 我的眼睛布满血丝，前面就是下水道被撬开的一条裂缝，我一头扎了进去。
我钻出来了。
一阵耀目的白光倾洒而下，一位美丽不可方物的金发女性从天而降，羽翼包括着她的身体，金色的头发如瀑布般垂落，左手捧着书，右手抓着圣火的火把。
“是天使么？”我迷茫了，抬起头，努力地想看见她身后的路，那是我梦寐以求，通往北欧的路。
美丽的女性看着我，眼神充满无尽的怜悯，同情。
但是这种目光让我觉得刺痛，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让我如坐针毡。
女性指了指我的下半身，说：“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吗？”
一瞬间，我突然清醒了，我看了看我自己的身体，尾巴和双脚都被咬断，鲜血淋漓。
根本没有什么同伴，我吃掉同伴的“身体”，其实是我的双脚和尾巴。
一路走来，我都是只身一鼠，那长久陪伴的同伴，只不过是一我脑海虚幻的幻影。
我突然陷入疯狂，双眼通红地盯着她，说：“我要过去，把属于的门票给我。”
金发女性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她拒绝了我。
“为什么？”我歇斯底里地狂吼。
“因为你没有资格，你没有通行证。”
金发女性眨着眼睛，说出了对我致命一击的话。
我磨着牙，一跃而起，向着她白皙的颈脖扑去。
我瞄准是她的咽喉。
杀了她，向前走，我不能停下来，绝对不能。
“啪－”我落地了，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击落。
我努力地抬起头，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老鼠，都是身体巨大的硕鼠。
“编号211115，现在你因故意残杀同类，非法越境，遭到逮捕。” 群鼠为首的硕鼠走上前，冷冰冰地宣读着通告。
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的喉咙好像被打碎了，只能发出吱吱吱的呻吟。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狠狠地咬住硕鼠的尾巴。
硕鼠没有说话，手只是亲亲一挥。
鼠群一拥而上，撕咬着我的身体。
鲜血飞溅，我明确地感觉到生命正在流失，我在最后的最后，看向了天使。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怜悯，同情，目光温柔如水地看着我。

但是我觉得，这背后，是宛如寒冰般刺骨的冷漠。
冰冷，这是我在生命最后一刻的体验。

鼠人文学，一个支那做题家的一生。

u/IntelligentRow6894

18岁，你读了大学。
20岁，你大二结束，开始悔恨
自己前两年幼稚的行为
于是开始努力
22岁你大学毕业了，却发现
找不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26岁，你看着身边的人都结了婚
婚礼的份子钱逐年递增
春节回家，父母从带你串亲戚
变成了带你去见相亲对象
见了十几个姑娘
你每次都觉得和那个她比差了一点
28岁那年，你遇到了一个和你遭遇差不多的姑娘
你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她说：你还不错
你喝了一口可乐说：你也是
你还不确定喜不喜欢她
双方家长就已经摆好了订婚宴
结婚的前一周，你和朋友出去喝酒
你说，不想结婚
朋友说，你啊，就是想太多。谁不是这么过来的？
29岁，你们终于结了婚
婚礼办的不大不小，朋友来的不多不少
攒了几年想要去实现理想的钱
搭在了这一场百人的私人庙会上
婚礼进行到中间
司仪带着标准的商业化微笑
对着台下的亲朋喊道 要不要让他们亲一个！
台下那些人跟着一起起哄
不知道为什么 你简简单单的亲了一口，俩人恢复到了一开始的站位
你小声说了一句：我爱你
那个昨天还看不惯你倒腾模型的新娘愣了一下说：我也爱你
你不确定她是不是对你说的
就像你不确定是不是对她说的一样
婚礼结束后，并没有你想象的浪漫
你听着外屋的新娘一笔一笔的算着份子钱
想着不过才两年，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想着想着，洞房夜就睡着了
30岁，她怀孕了
辞掉了工作，在家养胎
你在公司逐渐有了点地位
手里管着十来个人
独立负责一个项目
结婚前陪嫁的那辆20万左右的车，也变成了你一个人的独享
但你依然不敢放松

每天996的加班
电话那头都是媳妇抱怨与委屈
但你不能争辩什么
谁让她怀了你的孩子
在这一刻 不论是她的父母还是你的父母，都无条件的站在她这一边
31岁，孩子落地了，前前后后连孕检带住院费花了 10万块钱
不过无所谓
你看着你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喜欢，高兴的仿佛这是你的新生。
32岁，这是人生最不愿意重复的一年
平均睡眠3小时
孩子每一个小时都要闹腾一次
第二天拖着睡不醒的眼睛去上班
老板说你上班不干活，回家媳妇说你不干活
你想了半天不明白，那谁干活呢?
那辆开了3年的车，成为了你真正的家
你不在抱怨路上拥堵的交通
你甚至开始希望再多堵一会
回到家，你关了发动机
在车上点了一根烟，这是你每天最幸福的十分钟
车前是功名利禄，车尾是柴米油盐
35岁你因为身体越来越差
加班越来越少
晋升的速度也越来越缓慢
那天下班，媳妇告诉你，孩子要上幼儿园了
双语的一个月3000
你皱了皱眉头，那边就已经不耐烦了
“四单元的老王家孩子，一个月6000” “你已经这样了，你想让孩子也输？”
你没说话，回屋给媳妇转了6000块钱
这笔钱，你原本打算给自己过个生日，买个新电 脑
38岁，孩子上了一年级
老师说一年级最关键，打好基础很重要
你笑着说，是是是，老师您多照顾
新生接待的老师看着你不明事理的脸，给你指了一条明路
“课外辅导班，一个月2200”
40岁的时候，孩子上了三年级
老师说，三年级，最关键，承上启下很重要
你笑着说：是是是，正打算再报个补习班
44岁，孩子上了初中
有一天回到家，他对你说：爸爸，我想学钢琴
你没什么犹豫的
你以为这些年，你已经习惯了
但那句"爸爸现在买不起“你始终说不出口
好在孩子比较懂事
他说：爸爸没事，要不我先学陶笛也可以
你看着这么懂事的孩子，却开心不起来
46岁，孩子上了一个不好不差的高中
有一天你在开会，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电话里说你的孩子在学校打架了
叫你去一趟
你唯唯诺诺的和那个比你还小5岁的领导请了个假
到学校又被老师训了一通

无非台词就是那一句
你们做家长的就知道工作，能不能陪陪孩子
你看着这个老师，有点可笑，好像当时说：家长在外辛苦点 多赚点钱让孩子多补补课的和他不是一个人
50岁，孩子上了大学
很争气，是一个一本
他学的专业你有点看不懂，是艺术类的专业。
你只知道工作不一定好找
而且学费还死贵
你和他深夜想聊聊
准备了半斤白酒，一碟花生米
你说着那些曾经你最讨厌的话：还是要为以后工作着想，挑个热门的专业，活着比热爱重要
你们从交流变成了争吵
你发现，你老了，老到可能都打不过这个18岁的孩子
你说不过他，只能怒目圆瞪，说一句：我是你爸爸！
孩子看着你，知道再怎么争辩都没用，这场确立你最后威严的酒局不欢而散
你听的不真切，在孩子回自己屋的路上好像叨叨了一句："我不想活的像你一样"
怎么就哭了呢？ 50岁的人了
一定是酒太辣了
55岁，孩子工作了，似乎有一点理解你了
但你却反了过来，你说不要妥协
56岁，孩子也结婚了
你问他喜欢那个姑娘么
他愣了愣说：喜欢吧
60岁，辛苦了一辈子，想出去走走
身边的那个人过了 30年
你依旧分不清到底喜不喜欢
你们开始规划旅游路线
这么多年了
你们还是存在分歧，还是在争吵
某个瞬间，你觉得，这样可能也挺好
一切都准备好了
儿子说：爸妈，我工作太忙了，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孩子么
你们退了机票，又回到了30年前
70岁，孩子的孩子也长大了，不用天天操心了
你下定决心说：一定要去玩一趟
可是手边的拐杖
只能支持你走到楼下的花园
75岁，你在医院的病床上。
身边聚满了人，你迷迷糊糊的看见医生摇了摇头
周围那些人神情肃穆
你明白了，你要死掉了
你没有感到一丝害怕
你突然问自己，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死掉的呢？
你想起来30岁的那场婚礼
原来，那时候，你就死掉了吧
依照惯例
死前的3秒，你的大脑要走马灯
倒叙你这75个年头的一生
画面一张一张的过
1秒

2秒，两秒过去了
你面无表情的看着这两秒内的回忆
第3秒
突然你笑了
原来已经回到了 15岁的那一年
你看见一个男孩
他叼着一袋牛奶，背着书包
从另一个女孩家的阳台下跑过
那个男孩朝窗户里看了看
那是15岁的你暗恋的那个女孩子
她拖着腮帮，长长的马尾跟着风的节奏舞动，饶有兴致地看着窗户下的男孩。
那个男孩紧张地握着拳头，支支吾吾地对着窗户那头喊出那句：“我喜欢你。”
你却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子了
最后一秒你努力的回忆着
然后终于笑了出来
3秒过去了
病床身边的人突然间开始嚎啕大哭
你可能听不清了
你最后听到的嘈杂的声音
是一群十五六岁的玩伴，起着哄说的：
答应他
答应他

u/JAUKUS983

简单说两句如何判断对付是否是反贼，反贼到什么程度

u/JAUKUS983

批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在恁支的微博上能看到很多翻车的言论，这些翻车言论可以都被支共认为是所谓的反贼，但是反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层反贼：仍然是兔友，只不过是参杂了点左的思想，也就是粉红兔友刚从大学毕业吃铁拳的那刻起，我把它们叫兔左吧，对外兔，对内左，也就是对内争取所谓的工人权力，双休日，8小时工作，拒绝加班，认同摆烂躺平等思潮，对外仍然是战狼粉蛆。这种人非常常见，一抓一大把。在支共眼中，消极加班，躺平摆烂就是受西方劳工权益思想的影响。总结来说就是：内事不决问资本，外事不决问拜登。偏向于相信美国投毒的阴谋论。反对生育三胎。

第二层反贼：仍然是兔友，不过大脑升级到了一部分基层党员干部是坏的，上层的干部是好的，对资本仍然是反对态度，认同躺平，摆烂等思潮，对外依然是战狼粉蛆。总结为：上面的心思都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出现了问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进化到这个层面，在支共眼中属于维稳对象。对美国投毒这个阴谋论表示怀疑，但不完全否定。希望中国人口下降，反对生育。中国人口吧的吧友大概是这个级别，喜欢玩张维为陈平的梗。

第三层反贼：开始思考政治体制的问题，思考媒体的来源，有一定的假新闻辨别意识，不完全相信中共的宣传，但是总体偏向中共，不相信美国投毒这个阴谋论，喜欢装理中客，被反贼骂成粉蛆，被粉蛆骂成公知美狗。太监最符合它们的定位。

第四层反贼：认识到中共高层也有坏人，认为近些年舆论环境收紧，反对习近平修宪，反对习近平打压民企，打压教培，打压互联网资本的以下行业。会熟练翻墙，但是不完全否定习近平，认为习近平第一任期反腐有功劳，第二任期权力膨胀导致政治环境倒退，经济环境倒退。反对美国投毒这个阴谋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一片鸡毛，对中国的未来担忧。但是在台湾香港等问题上支持中共立场。对外立场：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对8964感到痛心。

第五层反贼：粉蛆眼中的公知，反对习近平，反对文革，对毛泽东的态度七三开，怀念江湖时代的宽松氛围，喜欢看一些乳包的梗，玩乳包梗，调侃习近平加速倒车，骂习近平是大撒币，总加速师。但是可能是蛤粉，总体上偏向白区党，反习不反共，支持改革开放，打倒习近平就是这种人。对于香港抗议者表示同情，但不支持香港独立，理解台湾的难处，支持两岸和平相处维持现状，反对武力统一。对外态度是支持中美友好，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希望美国推翻习近平的统治，换一个开明的领导人。同情8964的遇难者。

第六层反贼：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共独裁暴政，认为中共是中国人苦难的来源，支持民运，支持建立民主中国。对香港独立，台湾独立的态度表示默认，对新疆，西藏的民族自决表示默认，但是反对新疆七五事件。对毛泽东的看法是魔鬼，杀害了太多的中国人。对美国，日本有好感，但是仍然反对1937年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表示同情。对外立场：反中共，支持自由世界。支持大翻译运动，但又担心大翻译运动带来对华人的负面仇恨影响。

第七层反贼 天灭中共，支持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独立，支持反对中共一切的势力。支持特朗普的反共政策，认为大部分中国人被中共洗脑了，已经变成了蛆虫，但是中国人还有救，还有少部分人是好的。支持法轮功，支持三退。支持大翻译运动，目的是让世界看看中共洗脑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第八层反贼：温和支黑，认为不仅仅中共是邪恶的，中国人也是坏的，5000年来支性难改，蜘蛛移民各国给当地带来威胁和渗透，反对蜘蛛聚集，反对蜘蛛在海外的渗透，支持美国驱逐蜘蛛，逮捕匪谍，支持大翻译运动，认为全世界人民都应该看看蜘蛛的邪恶。对1937年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表示支持，对南京图支无感，但是在反驳粉蛆的时候会拿南京图纸来反驳。对支那的灾难认为是其幸灾乐祸别国的报应，但是又害怕伤害义人，对东航坠机行为表面开香槟，内心RIP。

第九层反贼：图纸大佐。对任何图纸行为强烈支持，认为中国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强烈支持大翻译运动，希望把蜘蛛的邪恶暴露在台面上，希望外国人大力图纸排华，支持南京大庆典，认为老英雄图的太少了，应该多杀蜘蛛。支持腊教员图纸，毛大佐是图支之神。希望蜘蛛死绝，核平桂枝宜早不宜迟，核平桂枝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对东航坠机开香槟。

终极反贼：魔怔图纸人：支持把14亿蜘蛛全部拉去大日本帝国防疫给水部队进行活体实验，不仅仅鲨光蜘蛛，还要炸沉这片东亚洼地，把这片邪恶的土地彻底用核武器净化掉，应该采取任何联合国禁止的手段折磨蜘蛛。希望蜘蛛彻底被绝种，永世不得超生。支持对蜘蛛的无差别献忠，小蜘蛛，婴儿蜘蛛也该鲨光。支持炸桂枝幼儿园，炸桂枝妇产科医院，消灭任何即将出生的蜘蛛。每死掉一头蜘蛛都要开香槟，不管是反贼还是粉蛆。希望东航客机撞击蜘蛛聚集的地方，对东航坠机表示悲痛，原因是图的太少了，这种死法太便宜蜘蛛了，应该把所有蜘蛛都折磨致死。

你如果和别人聊天，避免不了政治话题，那就由浅入深的聊吧。看对方的反应如何，然后层层加码，到六级反贼基本上可以算真反贼了，先聊对资本的看法，然后再聊对躺平，摆烂的看法，然后再聊三胎的看法。慢慢的由浅入深。

来两首诗

u/JAUKUS983

俄俄俄
蛆像向舔歌

黄毛浮氯水
红心玻轻玻
俄俄俄
一路把地割
清时罗刹鬼
而今孝子多

2025年

u/Jettashi

《2025年》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泡沫随着中国经济剧烈垮塌和武统海军全军覆没顷刻之间破裂，14亿费拉猪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全部陷入懵逼。
七个常委再也没出现在媒体视野，总书记无影无踪。
新闻媒体开始一天到晚报道大量乏味新闻和娱乐八卦，很多人发朋友圈讨论，账号被冻结，一切讨论都被和谐。
后来开始了频繁的限电，手机信号塔彻底中断服务。
大街小巷安装了扩音喇叭，宣传车早中晚不间断在街上宣传正面消息，稳定民众情绪。
武警领着社区党委宣传队，挨家挨户发传单，每家一册战时宣传读本。
这才知道一个叫李明的不知名技术官员上周被紧急认命为党的总书记。
社会上的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员工也开始少言寡语行色匆匆，很多都搬家到了一些集中封闭式住宅区，有武警保卫，小区内部供应蔬菜粮米。普通人去找公务员亲戚还得申请才能进入小区，且不能待太久。
后来出现了倒爷，一些人通过官员亲戚的特殊关系，把特供物资搞出来以物换物囤积居奇高价卖给平民，平民只能拿贵金属以物易物。官员再把贵金属走私出国存在海外。
供销社代替了百货超市，农民再也不是低端人口，拥有农产品的农民开始在城市街头耀武扬威，大有老板的派头，且一个村子组织青壮劳力当保安护卫开摊贩市场，以物易物压榨市民的物资，后来越来越多的城市财产和人口转移到了农村。
城市里犯罪率越来越高，除了公务员所在的政府小区有武警24小时护卫，其他平民都战战兢兢担心被入室抢劫杀人强奸，为了吃饱饭许多城市白领上班族都去了农村，重新种地当农民，被本地农民团伙杀掉的不计其数。
政府宣传车每天用喇叭在大街小巷播放党的政策，要求团结起来，共渡难关。经常被街上的异见分子用砖块石头砸碎车门玻璃。
学校有武警保卫，但是正常教学已经若有若无了，学校只是被充当一个把子女送进去避难的地方，但是陆陆续续学生被接走以后，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全部关停，国家进入战时管制的紧急状态。
后来满大街出现了许多宣传标语：
犯罪分子就地击毙。
国营工厂好，食宿全免费。
坚持以李明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誓死消灭西方列强。
李明新时代强军梦，建设高水平核打击力量。
中国核武，捍卫祖国。
后来武警也不在大街小巷巡逻，听说是因为供应出了问题，很多持枪军痞引发的灭门惨案时有发生，许多老百姓流离失所往北京和南方转移，路口被封锁以后只能步行，半路上的死尸已经没人清理。
这就是2025

u/jinggebuyaoa

上海人的教训

u/jinggebuyaoa

天天喝美式咖啡，依然不是美国人；在Costco商场摆拍“假装在洛杉矶”，实际上还是在支那；追赶西方潮流去关心环境变化和动物权益装的像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似的，但对魔幻支那里关于自由人权的议题屁都不敢放一个。
铁拳砸下来才知道，平常看起来的国际化现代化文明化，装出来的和发达国家城市平起平坐，都是假的
支多玛就是支多玛，它或许能在某些地方装成和世界一样，但骨子里还是支那的唯上不唯下，从未在心里尊重别人的权益，从未在心里尊重过民主和法制。所以我在这里劝打开，能跑的就跑，即使是支那的所谓一线城市，和文明世界也是云泥之别。

u/Just-Guarantee7800

出租车司机和他的媳妇

u/Just-Guarantee7800

晚上吃饭用了信用卡付款，竟然抽到了一张滴滴出租车的嗯券，面额还不小。还记得几个月前因为一些小事滴滴被支国网友口诛笔伐，甚至闹到应用下架，国内外股票价格狂跌，没想到才短短几个月就已经完全销声匿迹，成为了支国民粹主义活动的一块算不上污点的痕迹。不过我本身就不在意这些，不如说巴不得滴滴给欧美各国提供支国的各项信息数据，秉着嗯券不用白不用的心思，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三五分钟后，一辆看上去很干净的车子停到了我的面前。那名穿着有些的磨损皮衣，头上有明显斑秃的矮胖男人竟主动下车，从车头绕了一圈帮我把副驾的车门拉开，“先生，是你叫的出租车吗？”虽然戴着口罩，但从他眼角旁挤出来的鱼尾纹可以看出，这是名充满了劳动人民特有的热情和乐观，并且为自己的职业自豪的工作者，反而让我这个悲观主义者不知所措，只能默默点了点头然后钻进了副驾驶。司机的手伸过来帮我把安全带系上，这让我更敬佩他的服务精神，甚至有了些在旅途结束给点小费的心思。“先生，那我们出发了，市政府家属院是吧，那地方我熟悉，差不多四十分钟就到了，就是晚高峰可能会有点堵车，先生你不着急吧。”他的声音有些粗糙，或许是因为工作太久没时间喝水，但却平和中正，附带着一种自信在里面。我对他的提前告知很满意，点了点头示意出发，他将车前的空车指示牌拉下，车子缓缓发动，没有一丝颠簸。“先生，听点什么吗？音乐还是广播，或许你想知道最近城里发生了些什么大事小事聊聊天？”我并不是很习惯和陌生人说话，也对支国城市的鸡毛蒜皮没什么兴趣，说了声随便敷衍了过去。司机也看出我是个不喜欢吵闹的客人，但这段旅途不算短，两个人什么都不说可能也会有些尴尬，“那就听听新闻吧，今天是十九届六中全会呢，不知道习总书记会宣布些什么大事，说不定过几年就把台湾收复了呢，到时候我可要试试去台湾开出租车，让那些台巴子见识见识祖国的司机，赚他们的钱！”我对此不置可否，甚至闭上了眼睛装作困倦的样子。司机见我如此也是收回了谈论的心思，打开了车载收音机。今天也算是比较特殊的日子，无论哪个频段，播放的声音都是中共特色的机械女播音员说的：“本次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参会人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委员，纪委书记王岐山……”仿佛中国的广播频道只有一个似的。司机看我想睡觉的样子，也主动把广播声音调小，我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他的表情可以称得上聚精会神，也不知道是因为道路还是大会的新闻。也不知道开了多久，本以为旅途就会在用广播为背景声的时间里过去，没想到旁边的传来手机的默认铃声，那是司机被用来当作导航的手机，可只响了一下就被他手忙脚乱地挂掉，我依稀看到屏幕上的备注“老婆”。正当我有些意外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老婆的电话挂掉时，司机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他往我这边悄悄看了一眼，发现我依旧是熟睡的样子，于是接起了电话，小声地喊了一声，“喂，老婆，今天那么早下班了吗？”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呼吸，反倒是充满节奏的高跟鞋踩在木质地板的咯哒声，充满特殊的韵律，“还没下班呢，刚才有个客人指名我加了个钟，晚上可能我不回去吃饭了。”“加，加钟啊，加钟好啊，明天又能给小琴买个好菜了，这几天她一直嚷嚷着给她买过冬的衣服呢，说她班里的同学对她那件开了线的羽绒服指指点点的。”
“哎，让她将就着穿吧，下星期的房贷我们还要还呢，而且我化妆品用完了，要趁着双十一多囤一点。”“没事，老婆你想买啥买啥，这几天我开车生意挺不错，够给小琴买件新衣裳了。”司机的声音有些犹豫，“其实你没必要买那么多化妆品的，你又熬夜，这多伤皮肤啊。”“你说什么屁话呢，你也知道我熬夜啊，不买化妆品怎么让那些老板点我？又怎么还房贷？指望你开车吗？你自己加油钱都不太够吧！”“呵呵，是，是我的错，也是这几天油价蹿的厉害，不过我也还是呢能赚上

一点的。” “哎，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意兴阑珊，“你开车慢点，我去上钟，先挂了。” “你早点回来，小琴天天晚上喊妈妈呢。。。”电话那头却是嘟嘟的挂断声。 “咚。”好像是砸方向盘的声音，又顾及着我在睡觉，只是轻轻响了一声便没了下文，我感觉他的手在我肩膀上拍了几下，“先生，家属院到了。” “哦，到了啊，这么快吗？”我装作睡眼朦胧的样子伸了个懒腰。 “今天没预想的那么堵，所以快了很多，一共52块8毛钱先生。”他期待的看着我。 我当着他的面用了那张满50减40券，给他看了实际上只付了12块零八毛的支付凭证。 “这么便宜的吗？”司机有些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 我解开身上的安全带推开车门，身后的收音机依旧在播放新闻，“在习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实现了全面脱贫，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在他的带领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这就是China!

u/Just-Guarantee7800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拥有正常的思维以及辨别能力，能够不待在安逸的象牙塔之内而是出去走走，仔细观察社会，其实会发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一边是被吹上天的GDP和各种不知真假的量化数据，一边是就算和东南亚相比也在不断缩水精简的可怜工资。 一边是号称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基建能力，一方面是能够买下整个美国的房价地价以及宛如猪仔一般挤在一起的合租房。 一边天天宣传的最光荣圣洁的劳动者，奋斗最伟大，勤劳最光荣，一边是“农民”“厂狗”被民间不断污名化，各种网红、二代的嚣张跋扈。 一边是宣扬各种自信，无视世界各种成就对自己带来的影响，一边是对于动漫、游戏、文化、教育、娱乐等等行业的沉重铁拳。 一边是“所有人都不可能因言获罪”，一边是成都49中，宁波黑人外教事件，外卖盟主，李文亮这些数不胜数的魔幻事件，稍微一些反对声音都会被说成“公知”“50w”。 如果你相信前者是真的，那你会发现，你就像活在噩梦里，沉重的现实无时不刻都在鞭打着你脆弱的信仰。 如果你不得不相信后者是真的，那信仰的崩塌和重建会极为痛苦，需要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三观和行为，这比粉饰太平欺骗自己更难做到。 我相信每一个聪明人，都会选择： 吃下蓝药丸，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蒙头继续睡，盼望着加速，加速，再加速，等待着这个腐朽自大可悲可怜的国度崩塌，再次重复下一次的轮回。

u/kabuchi _ no

理想中的鼠人润家乡

u/kabuchi _ no

20岁，你后悔在大学摆烂，根本搞不清专业在学什么

某一天终于开始低效率的学习，一边耍一边学，但总归好过整天睡觉的室友

凭借做题家的本能，你在剩下时间里拿下托福85n1和几本开润的证书

22岁，毕业，你凭借垃圾中介的海投研究计划，成功过了一所家乡的边缘大学院并通过了校内考，同学大都是越南人或者菲律宾人。

24岁，为了不回国，你拼命的找工作，总算找到了一家足够养活自己的社员工作，虽然不用996，但也足够辛苦。

25岁，你虽然不是很喜欢这项工作，但是为了续工签决定继续干下去

26岁，你和樱花妹心惊胆跳的处了小两个月，被甩，结束了异国初恋

27岁，你在业余发表小说被年轻的四线小声优当作练习素材，当咨询信息发来时，你发现自己已经可以无障碍的和别人交流了

29岁，你的生活基本稳定，家里出一半，外加自己的积蓄买了一栋一户建和小车

31岁，准备接盘一个高中毕业的烂裤裆樱花妹，虽然周围同事都劝你别干，说这是纯纯的爆你金币然后跑路的货色，但你太孤单了。

34岁，这个小你八岁的日本姑娘虽然长得一般，但是还算贤惠，你觉得这是你这辈子为数不多的好运之一了。你觉得来日本超过十年了，是时候归化了，也想回国看看。

35岁，你去北京注销国籍，大健身突然爆发，你刚下飞机就被抓去夹边沟挨铜头皮带

36岁，满身是伤，瘦骨嶙峋的你躺在土炕上等待死亡。

弥留之际，你想起了曾经一起冲浪的迪友，想起了那句“恁生生世世都是支那人……”

u/KAMENRIDER_ZEROTSU

刚刚导管之后我试着吃了自己的米青

u/KAMENRIDER_ZEROTSU

大约离上次导管已经快一个星期了，心想这次完成任务就去打游戏罢。
经过了半小时左右枯燥却又令人兴奋的机械式运动，我身体中精囊的液体喷涌而出。在哪一瞬间我仿佛成为了比习近平还要伟大的存在 伴随着这份如同夺权成功的快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空虚与寂寞。像是大佐们屠支后的歇息；站在尸体不计其数万人坑前展示自己光辉战绩，同时死气沉沉只剩下安静空气中的冷风在脸颊上挂过。
我抬下了刚刚对着骚牌颐使气指的头颅；双眼凝视着陪伴我多年的牛牛和手上这洁白无暇的遗传物质 ，陷入了哲学家般的沉思
“你说这精液，是什么味道呢？”
在此时我想起了不知谁说的一句话；实践出真知
虽说有前人尝过这份味道，但是我无法亲身品尝。从小就好奇心旺盛的我无法抵挡这种诱惑，我没有丝毫犹豫；
精液的味道充斥了我的味蕾，我开始细细品尝起来，“甜的！居然有点甜！” 我的心中激动的快喊了出来，同时伴随着精液特有湿润感让我想起了那句农夫山泉的经典广告语——农夫山泉 有点甜
但是随之而来便是一股强烈的咸味加入了这无声的战场；那味道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文字描述，无限接近鱼腥味但是却很微妙，如同不是这个维度的味道，甜味很快就缴械投降彻底消失，心中窃喜也烟消云散。鱼腥味很快就占领了我的口腔。可惜这鱼腥味并没心满意足 ，不断的在我口中开阔领土，就如同纳粹法西斯一样不断扩张占领。
我每次呼气都伴随着精子特有的味道，鱼腥味也依然在我空腔中翻滚，我起来迅速跑向洗手间清理手上剩下的蝌蚪们。拿起湿巾打扫战场。但是这该死的味道仿佛愈发严重，再这样下去我说不定都会🤮出来，已经到极限了，我拿起豪士小面包造了起来，但是鱼腥味垂死挣扎，明显一包是不够的； 我把另一箱打开了，把这箱也造出来了，鱼腥味彻底从我空腔中消失。

u/kiritotv3

十问共惨党

u/kiritotv3

1，如果是美国投毒，为什么美国死亡人口全球第一?
2如果疫苗有用，为什么接种率最低的非洲国家，全世界死亡率最低?

3，既然疫苗防止新冠的作用还不如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为什么还要接种疫苗?真正的目的何在?
4，为什么两年多来没有听到过一次某某机关单位出现阳性被封小区?
5，门把手上就可以检测出病毒，为什么一定要给人深喉?
6，既然美国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中国是全球第一抗疫成功国，为什么中国还要进口美国辉瑞新药?
7，如果辉瑞新药有效果，为什么美国还能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8，如果辉瑞没有效果，那为什么还要进口?
9，既然人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为什么十几万人挤在一起做核酸?
10，既然敢让大家聚集在一起做核酸，就是假定全部人无病。既然全部人无病，为什么还要去做核酸?

u/KlimWhale

(黄文)处男嫖娼报告：踩了个雷，但男女之事其实也就那样，没啥意思，没有想象中的舒服。

u/KlimWhale

我是前段时间发帖说要去嫖的op，我前几天终于去嫖了，然后休息了几天，今天决定把经历发出来分享。 早先在本地电报福利群里找了个凤楼的联系方式，看照片上非常对我审美，然后果断提出邀约。

晚上到了地址，小姐下楼来接我，真人和照片有差别，个人觉得差别挺大的，甚至类似于AI换脸，资料说22岁，实际看着快30了，脱了衣服看胸有些下垂。但真人也不算丑，一般般吧，心里肯定是失望的，不过既然决定破处，重要的是破处，女人只要别丑的下不去屌就行了。

一进门，女的就说要打电话，电话那头声音是男的，聊的什么不记得了，我当时还以为怕不是仙人跳对暗号，或者就是小姐为了以防万一遇到客人搞事而叫打手准备好。好在一切都ok，没有遇到幺蛾子事情。

和小姐聊了一会，然后付现金给她，2000多吧，可以做3次。没办法，我们这里批价高的不正常，我也只打算嫖一次满足好奇心和向往，然后收心好好为Run做准备，所以高也就无所谓了。

小姐虽然颜值不咋地，但是服务态度没的说，可能是我没有嫖过其他小姐，无法做对比，但我个人觉得这小姐态度各方面都很好，很有耐心，不机车不催人。

交流了一会，我坦白了我是处男，她倒是没有表现的多么惊讶，这很正常，毕竟干他们这行的，什么男人没接触过。 接着就开始和她抚摸，摸胸摸屁股的，她也摸我，我当时心态似乎心如止水，没啥激动的情绪，也没有不高兴，就是平常心。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小姐不够吸引我，如果是高颜值的妞，我可能会比较激动吧。

摸了一会没啥意思，然后我就去洗澡准备办正事，她顺便刷刷牙，准备开搞。 正事也就小黄片里那些，我摸女人的身体，她摸我的屌，然后再帮我无套口。小鸡儿被女人口和摸的感觉确实很舒服，这比自己撸或者用飞机杯爽多了，看着女人在身下舔屌，那种视觉冲击还是很强烈的

这里要说的是，我个人其实挺怕得病的，之所以敢让她无套口，是因为我先前已经查阅了大量支内外网络上的信息，男人被女人口，传染HIV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如果帮男人口也会感染的话，那戴套口肯定会成为行业规则，所以我基本上不会担心戴套口传染的风险，至于梅毒之类的其他性病，中招也就认了吧，什么都怕那就别嫖了，乖乖当个撸管男。不过吧，过一两个月，我会买HIV试纸自己检查一下以防万一的，如果中标了，我也无所谓，反正活在支那早晚都是枉死的结局，搞不好哪天就全民大吃饱，献忠大起义了，所以一个期货死人并不太怕这个。

然后我也帮她做服务，妞给我中指戴个套套，然后我就扣她的私处。扣一会她受不了，然后戴上套套进入正题，处男毫不意外的秒射。

插进去挺顺利的，女人阴道温暖湿润，但触感没有飞机杯强烈，第一发坚持了没到10秒就射了。第2，3发时间勉强1分钟吧。都很快，毕竟是第一次，秒射就秒射吧，反正又不是我女友我老婆，我在乎表现干啥。

基本就是做一发，聊聊天，再做一发。 交流过程中，感觉这妞文化水平一般般，可能大部分小姐学历也都不高吧，不然也不至于干这行。所以我这种反贼，和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织女也聊不了什么，也就聊聊她做小姐的经历，聊聊操逼的事情，聊点双方的情感问题，基本上就是无聊的一笔。

最后穿衣服走人，这次破处之旅其实挺失败的，完全没感觉，也就是像动物一样的发泄了原始欲望，没有其他的收获。

要说有没有后悔的，肯定有，那就是妞的姿色不对我喜好。说白了，我比较庸俗，就喜欢网红织女，这个明显不是。我估计这也就是我当时一点不紧张，不激动的原因，因为妞的质量确实太平庸了，平庸到让我感受不到激动和紧张，就是个会动会说话的飞机杯。

但是我并不后悔嫖，也不在意第一次给小姐。不管怎么说，我体验过女人的滋味了。把内心里对织女逼的那种渴望和执念给打破了，明白了睡女人到底是什么感觉，这样以后也就不会再因为对逼的好奇和渴望而放弃作为反贼的底线而去找织女受虐。

妓女也是织女啊，其实都一样了，我纯粹就是为了让小兄弟钻下阴道体验下而已，体验过这一次就够了，以后认真努力工作为run做准备！

我建议别去嫖，因为那感觉真的不行，就是个会动的飞机杯。和你性交的人不是你爱的人，没有那种为爱鼓掌的心理感受，其实挺无趣的，老老实实玩飞机杯的，真没太大区别。

u/Koigggyear

什么是中式恐怖？

u/Koigggyear

1岁，你抓周抓到了一支笔，你听到了周围吵闹的声音
“抓到笔好啊，文曲星下凡，以后肯定是文化人”
3岁，你从幼儿园放学回到家里写作业，依稀听到他们为房贷发愁。
7岁，你去了小学，作业不多，但都是在手机上让家长和你一起完成的，刚下班的父母回到家里匆匆吃了两口饭，为了完成你的作业，她们忙的焦头烂额。
12岁，你懵懵懂懂的看着网络上闪烁的弹窗……
16岁，你上了高中，每天晚自习上到9点，每天最早要到晚上12点才能睡觉，你每天都在自我怀疑，为啥我每天才睡这么短的时间，隔天还得早上去跑操，你出去上厕所看到了父or母在阳台唉声叹气的抽烟。
18岁，你参加了高考，并没有选择你喜欢的xx专业，而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学一门他们认为有前景的专业，读了你并不喜欢的xx专业，在大学里睡了4年。
22岁，你参加了工作，发现真实世界要比你残酷的多，你成为了月光族。
25岁，你看着周围的朋友都顺利买房结婚，开始怀疑自己，在某乎看着原生家庭之罪。
30岁，你靠着n年的高强度加班，不规律作息和家里的支援终于攒下了郊区老破小的首付，也背上了30年的贷款。

32岁，你在某相亲平台认识了年龄差不多的阿丽，你们经历，家境都差不多，就是相互没感觉，你们抱着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想法结了婚。
35岁，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开始相信平平淡淡才是真。你的孩子抓周抓到了一支笔，你说
“抓到笔好啊，文曲星下凡，以后肯定是文化人”
38岁，你从幼儿园接回了孩子，却收到了公司发来的裁员消息，因为压力太大，你将情绪带到了家里，你和老婆吵了一架。
45岁，孩子去了小学，作业不多，但都是在手机上让家长和你一起完成的，刚去了新公司的你加完班回到家里匆匆吃了两口饭，为了完成孩子的作业，你们忙的焦头烂额。
53岁，孩子上了高中，每天晚自习上到9点，每天最早要到晚上12点才能睡觉，你却为了他一节课四位数的补习费而失眠。
53岁，你还完了房贷，孩子参加了高考，她想学xx专业，你告他xx专业不行，xx专业才是王道，她听了你们的话读了你并不喜欢的xx专业，在大学里睡了4年。
56岁，你的父母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你看着费用单眼泪哗哗的往下掉……
好在父亲最后是在家里走的，在他生命的倒数第二天，他执拗的要出院，回到了家里的第二天，他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58岁，孩子参加了工作，发现真实世界要比你残酷的多，她成为了月光族，你还要寄钱去支援他。
62岁，孩子看着周围的朋友都顺利买房结婚，并不时向你们暗示原生家庭之罪。
67岁，你掏空了自己的钱加上孩子的奋斗，他终于攒钱买了一套郊区老破小。
68岁，你的孩子结了婚。
75岁，你当上了爷爷，你明白了三世同堂。你的孙子抓周抓到了一支笔，你说
“抓到笔好啊，文曲星下凡，以后肯定是文化人”
80岁，你得了重病，躺在医院的病床，你听到了孩子的哭泣声，你脑海里无限闪回，那一秒很长很长，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想起
“我超，你不能死，你还没有去诺坎普球场颠球，你从诺坎普出来，回到离巴特罗之家不远的公寓，左手古巴雪茄，右手一杯威士忌。”
“给斯嘉丽约翰逊发短信，约她故地重游。”
“对了，还没有带着xx（你当时暗恋的人)一起骑着马重游大表哥2里的场景”
“你还记得你家里的那个地球仪吗，你标记的那些地方都去了吗”
“你买到马斯克卖的火星船票了嘛”
“你去看了梅西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吗”
“你当时不是说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圣安东尼奥看一场马刺的比赛你后来去了吗”
“我记得你还说过，你这辈子要成为一个正直，勇敢的浪子，看到嘛不公平的事儿就是干，就像是亚瑟。”
“你还说过……”
你越听越热血，猛的睁开了眼，红光满面，把孩子叫到身边。
“扶我回去，给我办出院，我要去勇闯天涯当一个浪子”
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清晨，你再也没有醒来，你say byebye了，无声无息的。
你和世界say bye bye了，陷入一片黑暗中，你发现一个小小的点.所有你爱的人,你熟识的人,你听说过的人,都存于其上.所有猎人与劫掠者,英雄与懦夫,创造文明与毁灭它的人,年轻的爱侣,天真的孩子,发明家与探险家,道德的模范,摇滚明星，人类历史上每一位圣贤，通通住在这里—— 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这段是卡尔萨根的话）
你身体不受控制的向那粒微尘慢慢靠近，过了不知道多久，眼前突然有了些模模糊糊的光但始终看不清，直到某天世界突然变得清晰，你再一看，身边围满了不认识的人，正对着的老头笑着说
“抓到笔好啊，文曲星下凡，以后肯定是文化人”

u/ladyboy001

663深夜文学（猜火车版）

u/ladyboy001

选择人生，
选择高定情趣内衣，希望让你和你伴侣死气沉沉的关系活跃起来，
选择铂金手提袋，皮革的品质和完美的缝裁让你自己感到快乐，
选择一部供养着自己中专毕业家里蹲儿子的中年离异富士康女工生产的手机，然后把手机踹到你的高版本北面冲锋衣口袋里，
选择微信，选择微博，选择推特，和全世界公告你去哪里旅游了，早上吃了什么，然后期望在哪里有人关注
选择找到旧爱，然后拼命证明自己没有那么糟糕，
选择一直手淫直到你无法勃起，性欲减少到只对k线值有感觉；
选择十个你最喜欢的娘炮明星，让他们出道，成为织女的排卵对象
选择四季都穿拖鞋短裤，选择黄色笑话，低俗幽默，同志色情片，以及压抑到无法控制的厌女症；
选择每天通勤30分钟，一次4小时的工作，选择变成主流，讲着妇联网上最新的玩笑话，抢着潮流人士推崇的当季新品；
选择失望，选择从来不兑现诺言，选择嘴里没有实话，
选择希望，自己下一次一定会选另一个选择，选择永远不吸取教训，
选择失望，选择慢慢的去适应，而不是你一直渴望的东西，满足并且认同贫穷；
选择失望，选择失去你爱的人，随着他们的消失，你的一部分也随着死去。

anyway，这就是我们这些浪人的选择，我们也乐在其中

u/Little_Possession825

支那文化就是建立在意淫基础上的

u/Little_Possession825

支那文化有一个特点，总是喜欢把一个人的位置捧得很高，然后你就被周围人的评价和夸奖控制住了，只会去做那些周围人夸奖你的事情，然后你就开始意淫起来了，开始意淫自己有一个伟大的前途和未来。
明明是支那教育做题嗯卷体系有问题，出些偏题怪题来虐你们这些做题傻狗，然后就被人意淫为“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成你麻痹大事了？你踏马就算考上清华北大毕业出来不也就工资一两万嘛？工资一两万就是成大事的人?
明明你自己的生活和其他人都没关系，顶多和你爹妈有关系，结果你脑子是不是吃屎了？把你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和国家和民族绑定在一起?我家国情怀你妈个臭批。别的支那人的生活和老子有啥关系?我的命顶多和我老婆和我家长有关。
明明人家女的懒得理你，人家见了你躲还来不及。你这又开始幻想了，幻想女的是喜欢你，幻想你努力追求就能追到人家。我追尼玛币个臭批。是不是要把人家女人的脑袋切开了给你看看人家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你这狗脑子才能停止意淫啊?
明明你自己就那么个逼样了，自己既没钱又没权，然后你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你小孩身上了，拼命给小孩报辅导班，拼命逼小孩做题嗯卷，幻想着有母凭子贵的那一天。老子都懒得骂这些母狗，你自己考不上北大清华，然后就开始幻想着你的小孩能上北大清华?妈的就算你小孩考上北大清华了，退一万步，北大清华毕业了就是人上人?我去他妈的吧。每年北大清华那么多人毕业，混成功的不就那么几个?操你妈的
明明你自己就是个狗奴才，提有钱有权的人看家护院打扫屋子的人，给你一点酬劳当成报酬，你踏马又开始意淫你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了？是不是你穿上一身西装进四大工作，你就不是狗奴才了？是不是你的办公室装修得华丽高大上，你就不是狗奴才了？看看你这逼样的工资发了多少你就明白了，有过两万吗？你这点逼工资可能连你办公室坐的椅子都买不起，人家主人是为了可怜你，让你坐好椅子，给你好的工作环境，你这他妈又开始幻想自己是主人了？去他妈的

老鼠被其他老鼠赶到一个垃圾桶上，“新老鼠吧，你只能翻这个垃圾桶”，老鼠很难过，明明都是废物了，居然还能分等级，它看了看了自己翻找的垃圾箱，正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垃圾分类”，“好吧，也许俺该回下俺老家荷兰，听说那里有都没加盖，下水道能随便进”

u/leaveyi

哎，明年罗杰船长又要连任了

u/leaveyi

天天忽悠我们去找什么无尽能源，结果自己和雷蒙教官，派特博士一帮人高级机油嗯造，手底下兄弟只能吃便宜黄晶矿
赛尔号一出什么问题，罗杰船长一定会说是宇宙海盗搞的鬼，自己干了什么坏事就一点都不提，提了就打人。
天天宣传什么“没有赛尔号你什么都不是”“先有飞船后有机器人”。结果自己就是糟蹋赛尔号最严重的那个，还死不认账。
赛尔号上一有什么功劳就是罗杰船长的，一犯了什么错就是手底下贾斯丁站长一帮人阳奉阴违。
前几天飞船被陨石撞破了一个大洞，明明是船上兄弟们连夜抢修补好的，罗杰船长一张嘴就变成了机械师茜茜的功劳，天天造神赛尔号英雄茜茜，但是当茜茜吃了修补材料的回扣导致豆腐渣工程之后，罗杰船长非但不责怪茜茜，反而将责任归咎于宇宙海盗的猖獗进攻，并成功将小赛尔的怒火吸引到海盗身上。
赛尔号上什么东西都贵的批爆，一间宿舍动不动就要花掉赚几十年的赛尔豆，船长问都不问，还在那嗯涨价。

今天强奸失败了

u/leaveyi

不想活了，死前想来发大的，于是就去了疫情背景下冷寂的实验楼，几乎没什么人，过道阴暗，方便动手。我随便逛了逛，就看到了几个穿着暴露的织女在过道桌子窃窃私语，我于是就躲在墙角偷拍，摸着勃起的鸡巴寻找刺激。一个织女向我走来了，准确的说应该是像厕所走去，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就先进了厕所包间。听到她把门关上，我走出包间，趴下身子看着她肥美的鲍鱼屄，不自觉就流出了口水。等到她终于准备出门，我趁机关了厕所灯，便马上冲过去抱住她，狠狠地咬她的耳朵，我的鸡巴嗯的快要捅穿中南海西华门。可是我突然想起来我是一个身高只有155体重45kg的小黄人，一晃眼，织女就像化身油滑的鲍鱼从我双手的环绕中滑落，可是却没有立刻逃脱，而是一脚把我踢倒在地，用她粉色的高跟鞋踩住我的鸡巴，抛下一句：废物，轮奸都轮不到你，便潇洒离去。门一开一合，过道阴暗的光影打在我的脸上，随后留下无尽的黑暗；月光下，闪烁着我的泪眼——我是个蜘蛛，我生来一无所有，连强奸的权利都没有

u/Living_Traffic6324

太岁

u/Living_Traffic6324

我击中了他，亦或是他贴近了我？散落在地上的书本和歪倒在一旁的书桌，破碎的镜子里是我略显狰狞的脸，瞳孔放大 脸上的肌肉拧在一起，摆好架势混乱中耳边响起playboi carti的R.I.P 持续进攻……

自打新年以来尤为背时，仔细想想还真应了算命先生的那句“今年犯太岁 凡事小心”一切好似有预谋般的按部就班发生着。带着伤回到家疲惫地坐在床上回味着，在脑中倒带，“你为什么总有那么

多疑问，真他妈磨叽，为什么不遵从学校的旨意？”“傻逼”话音未落我就冲了上去。重拳出击，这一拳打得真他妈漂亮，用手背一侧发力，转体发出，打在鼻梁和上颚之间，一瞬间的喜悦，接下来又是板上钉钉的一击，这次是侧脸….我陷在略带添油加醋的回忆中，直到手上伤口的隐痛将我拉回现实。上完药摘下眼镜，随手一甩，起身去关灯。 黑暗随着开关缓缓下降到来，回到床边，一个翻越准备睡觉，咔嚓一声闷响，新买的眼镜！说来奇怪，一样的断点，两条镜腿和镜框身首异处，同步而又干脆地与镜框断绝了联系成为了独立个体。我呆愣在原地，该死的太岁！看来得去找大师求些符咒，定时参拜虔诚的供奉一定要比现实的挣扎有些许作用吧。配的时候只要一百的镜框维修价格却有两倍之多，实在是荒唐至极。

我做了一个梦，地平线上升腾起了白日焰火。一切事与物与我敌对，而我像个双向情感障碍者一样反复徘徊在四周无形的壁垒之中，或是惶恐或是雀跃，最终回归自负与绝望的矛盾体之中沉寂。

u/LmA0_ZeD0nG

一直想整冲浪文学，苦于社会经验以及文笔不够，不过今天实在无聊还是写点好了就当练习

u/LmA0_ZeD0nG

一个人躺在屋里睡不着，逛sub时看到这句话冷不丁破了大防：
那兄弟你平常总有个可以无拘束聊天的对象吧，朋友也好家人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带有目的性，要随意，要发自内心的随意，就像问你同寝中午吃什么一样自然
这才发现所谓无拘束聊天这种东西还是蛮奢侈的，以前从来没想过。
L某自幼长期借住复数亲戚家，且三年换两次生活环境。简单描述就是北至百儿京儿南到深圳，1到114514线城市我住过挺多。物质生活还行，只是没多久转一次学，实在没法维持什么朋友关系。反复几回以后我老也的确是有点瑞了，再也没有主动经营过任何人际关系——如果没多久又要搬走的话又是一轮社会性重开，何必呢。亦可能是某次转学时亲戚与班主任讲话被我无心听到”这孩子有点自闭，麻烦老师多照顾“之类的话，不过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并不重要。
我应该没有精神疾病，只是一个人习惯了而已。可以独享自己所有的自由时间的感觉很爽这个不假，不过用进废退，因为疏于社交而造成的语言能力减退也渐渐能感觉到了。现在想得比较开权当无拘无束的代价了，而且虽然由此篇拙文不难看出影响，但经过高强度自言自语已经有一定程度减轻，当时是的确有被吓到。不过因为到现在也没有主动社交过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损失社交能力，习惯了。
因为所以，我对家庭这个概念也没什么实感。在可能是16岁左右的某一天，因为鄙人一如既往的没有教养，被当时借住的某亲戚一语道破梦中人：”你已经住在我们这几年了，还是一点正常家庭的样子都没有。“ ”L你这个人太幼稚了，你的心理年龄只有X岁。“ 当场给整破防了，有功于人类特有的选择性遗忘我忘记了当时是如何收场的，我只记得我一边爆哭一边说 “如果你要的是那种家庭的话，我从来就没有过。”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种是哪种，以看各种文艺作品的经验推测的话大概指能客厅聊天吃饭一起吃周末一起活动那种吧，这个真的属于知识盲区，也烦请不要给我科普。
遗憾归遗憾，但是因为从来没有过，亦不知其好坏，所以自然没有什么追求的欲望，就算追求也无从下手吧。无论是家庭，无拘束聊天还是什么别的，大概都可以套这句话。但是连我都不知道这句话是在骗自己还是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毕竟想欺骗别人要先骗过自己。不过我多少也知道我借住的亲戚没一个看我顺眼的，除了平添麻烦以外一点情感交流没有也的确不够意思，自知之明鄙人还是有的，但我也很排斥与人无意义交流，也许是习惯了，总之要我改我也做不到。虽然此后有和人同居过，不过就算有吸取此番经验主动改正还是因为各种事故，三天内我自己识趣收拾东西滚了，题外话。然后从那天以后我也再没借住别人家了，长话短说，爆了点金币一个人租房去了。
现实比小说离奇，当我第一次回想起那句话的时候，我才想起我停止主动经营人际关系的那年，鄙人正好X岁。
哭笑不得。
原来所谓彼得潘综合征，说的就是我。

当时就觉得那我大概是没救了，毕竟数落心理缺陷这种事我不确定是不是织女专利，好像全世界不分男女都在搞。快进下，因为这原因我几年前还拒绝过人一次，能看上鄙人这品味也够怪的就是。况且烂命一条能给我run出来我已经知足了，朋友这类东西说句实话我在人多的地方呆久了都想滚回屋，估计也是叶公好龙那种，真的交到了搞不好会也被我自己已读不回等等各种原因恶心走。
不写了，去复习下这玩意什么症状顺便对号入座。贵sub不时就有人发硬核恋母搞不好沾这个的也不少。

u/loniceraLoveU

今天第一次摸了女人的乳房

u/loniceraLoveU

讲座听完在前面签退,很拥挤,书包上的水杯被挤来挤去.某一时刻感觉它要脱落了,
"操你妈,我一百多大洋买的膳魔师!"
手猛地往后一抓,没抓住我的膳魔师,而是箍住了她的胸部
虽然隔着一件厚毛衣,但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触感,那是每个男人梦想中的乐园,蕴含着生命起源的神秘魔力,天国的钟声在我耳边响起.
一两秒以后,我在恍惚中松开了手,旋即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四肢僵硬地离开了104室.

u/love_shibe_corgi

晶哥统治支那

u/love_shibe_corgi

镇压和维稳的需要日益见长，警察队伍不断扩充，实力也越发强大。然而下层警员不满公务员降薪导致自己不仅要进行更多的工作监控不满的公职人员但是却只能获得更低的工资，上层警官担忧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对老领导傅政华，孙立军的打压导致自己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2022年1月25日，公安部部长等人秘密策反中央警卫团发生政变。平子及家人公开直播电视认罪和处决。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电告全国：“警即国家”。

社会一览： 警察接管了一切，一切都成为了警察。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必须是警察，警务相关课程取代了思政课成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必修课，其余文化课程必须由警察系统内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官员编写。政府的职能部门也只剩下了一个信条：发现，控制，消灭。政府利用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朝阳群众，发现着无处不在的消防问题，财政问题，民生问题……从而控制，消灭这些问题，以及……发现这些问题的人。每个家庭也必须安装升级的反诈APP，它时刻报告着这家的反动言行，报告这家的行程轨迹。警察可以随时利用该APP向这家人广播，传送信息。信息一定会立刻显示在屏幕上——不论你在做什么。

互联网被完全掌控了，利用钓鱼vpn，从浏览八卦的推特集美到嚷嚷图纸的红迪浪人，从上海外滩的500强总部到新疆戈壁的小乡村，翻墙的人悉数被捕。一位大学生在被捕时情绪激动的叫道：“我翻墙是为了和墙外敌视我们，抹黑我们的境外势力对线，我是为了爱国才翻的墙，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然而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陈警官对此评论：“恶意访问境外网站，恶意查看不良信息的行为本身已经严重违反法律，应当给予严厉处罚。”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三天后：陈警官在执行每日网络巡查任务时，由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不坚定，道德底线不严格，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发现某网友p的自己的表情包，不禁笑出了声。于是自己也被捕入狱。

监狱一览： 拘留所，看守所，监狱通通人满为患。然而狱警除了管理饮食和管理每日强制劳动，什么也不管。狱警似乎明白了什么似的。将犯人收监时，选择让对立社群共用狱区。最有代表性的是下面两对： 他们将粉红兔兔同浪人神神关在一起，双方大打出手，尸横遍野，然而兔兔却内讧不

断，自相残杀。“你们为什么说浪人很难战胜？他们只是一盘散沙，你该不会是在给他们递刀子吧？”一位无能的首领借此煽动手下的情绪，干掉了其他首领。浪人于是最终大获全胜，狱里生起了火，烧烤着来之不易的两脚羊肉。剩下的粉红叫道：“图的好，兔友早该砸砸了，我一直是浪人啊。”然而这没有用，最终的兔兔依然逃不过被蒸炒焖煮的命运——只不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烹饪方式。 他们也将厌恶郭楠的豆瓣和小红书上的集美仙女和饥渴难耐的吧友扑友也被关在了一起，女性柔弱的身躯当然无法抵挡男性的攻势，所以现在女性每天都必须要在口交，阴交，肛交，足交中四选二，而且必须帮助男性达到性高潮。即使在空闲时，也必须佩戴尿道塞和肛塞以此训练排泄，她们每天只有一次放空机会，在放空时，必须用电动牙刷或者电击棒不断刺激着脚心，肛周，尿道口等等敏感部位，同时戴上乳头刷。如果有口令叫停必须停止排泄，等待下一次口令，然后才能继续。否则，如果失败，在排泄完后，刺激还将持续到电池耗尽。一位男性狱友说：“小仙女一尘不染，纯洁无瑕，又怎么能随意制造肮脏呢？”另一位女性狱友说：“一开始我其实是比较抗拒的，但是体验了几次后，到现在真的是一整个爱住😘😘😘！！！负责我的小哥哥真的超温柔但又超A，又耐心又帅。之前好几次都没有控制住忍不住弄得满地都是😢😢😢，但是他没有生气，一直鼓励着我甚至帮我放水。现在我每次都喝很多很多水故意流出来，好让我的未来老公陪我久一点！！”

世界一览： 赵克志上台后，对外关系却充满着正能量。原因是，他已经与各国高层达成秘密协议，将本国的国有企业和财产控制权转递给其他国家，以换取各国政府及其媒体的支持。 不论拜登，还是马克龙，亦或是普京等等各国政客和政府首脑都收到了数额巨大的财产。纽约时报，BBC，今日俄罗斯等媒体都接受了巨额捐助。现在的严酷政策被媒体包装为过渡政府巩固政权并预计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情有可原的非常措施”。CNN对此评论道：“我们建立美国的民主用了多久？从杰斐逊到林肯再到西奥多·罗斯福。我们要给中国充足的时间。”同时，中国由于放松了对新疆，西藏，香港的管制，对LGBTQ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封控以及为了敛财而宣布的精神药物，枪支，色情产业合法化。中国在国际上更是显示出一个进步形象。路透社评论道：“中国显然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落后了吗？”似乎没有什么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质疑的相关报道。不知名小报记者的采访迅速被TIKTOK上的手工制作视频淹没并被标记为“虚假信息和误导性陈述”。

许多国家和政党转而向中国学习经验。《世界互联网议定书》构建了自己的网络审查机制。俄罗斯已经改写了自己的历史叙事。普京成为了“俄罗斯唯一的，真正的，永恒的英雄”，其历史地位已经超过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民主党已经连续有五届选举的时间同时把持着美国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并宣布不日将利用修正案，对宪法“彻底”修改。日本更是积极学习中国，议会出现了难得的一致，几乎全票通过了《有关政府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法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节目里报道说：“世界正在走向一体。我们正在走向人类文明的巅峰。”

u/LyMaxertty979

臥底之我是如何睡到織女的

u/LyMaxertty979

先說這女的，支味屬於批爆的那種，之前上communication studies的課教授讓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化，這女的不知道腦迴路是怎麼轉的，尼瑪竟然介紹中共歷史和一帶一路我真尼瑪看傻了，下面還有一個巴基斯坦的還尼瑪拍手，其他人都鴉雀無聲。還有一次一白爹說新疆再教育營，這織女氣急敗壞用著ESL 3的英語水平和人對線，白爹把她說的啞口無言，回家我滑手機打開ig就看見這織女po文說今天讓白爹種族歧視了，我當時給她發個😂😂因為我是真笑嘻了她還給我摳個？我趕緊一圓說看不懂以為妳說笑話呢。
本人是台灣人在學校我基本不說中文，主要我發現華人多少沾點支，台灣人和香港人也多少有點支。還好我英語還行，裝亞裔裝的不要太像，朋友幾乎都是黑哥和拉美人更顯得我和黃皮們不一樣。
這織女怎麼認識的我有點忘了，我就他媽記得這織女和我認識的第一句話就是經典的 ”I teach you Chinese you teach me English ok?” 我操看見黃皮就要教人說中文屬於🕷特性了。

我當時心想她有個織女朋友挺好看，本來是想通過織女當跳板間接認識那個人，沒想到後面鬼使神差把織女給日了。

這織女不知是語言障礙還是純腦癱，尼瑪上個語言課還能fail好幾次，還天天找我問作業怎麼寫，我他媽看了看都是些最基本的常識，估計是饞我牛子就想找我講話，畢竟我裝洋人裝的確實像。

後來一次當地華人社區開元旦的慶祝活動，本來這種活動我是絕不參加的。尼瑪美國這片肺炎都尼瑪多的批爆還搞群聚活動。這織女拉我去，我心想反正作業都寫完了也沒事做，她那織女閨蜜也要去我心想我一個戰兩個豈不美哉？織女雖然比不上她朋友但多少有點姿色再加上本人屬實是很久沒透批了有點飢不擇食了，當時就答應了。

我到了那邊之後，只見到了織女沒見到她朋友，我心想不好難道是被套路了？但也沒說什麼，想著等下找藉口溜了就行。但好死不死遇到一個我爸的老朋友，還好他不知道我說中文以為我不會說，他見了我就叫我跟織女去他家聊聊天，期間他可能以為織女和我交往呢，有意無意的把我倆當一對。我他媽白眼都要翻360度了，這織女似乎還挺開心。

後來酒過三巡我打算找藉口趕緊溜了，這織女似乎看破了，直接用身體壓制住我的走位，把我壓在沙發上。我心想不好，在人家家不好發作，總不能破口大罵吧？便作癱瘓姿，閉上眼假裝不知道發生啥事。沒想到這織女也屬實horny竟然趁主人不在摸我牛子，摸著摸著我的牛子不爭氣的硬了。我當時真的是精蟲上腦了，滿腦子想的都是透批，把這女的本性都忘了。

主人回來後我找了個藉口和織女溜了，開著車到一個無人的山林小路間準備和織女大戰。織女一脫褲子我牛子直接軟了，尼瑪那底下毛比老子頭上的毛還多，織女不刮批毛這老毛病到2021年了還沒改，我他媽長這麼大真沒見過這麼多毛，當時有點給我噁心到了。

但是都到這個份上了，不透批感覺對不起我的牛子，一狠心便把牛子塞進去了。我平時就會打理自己的屌毛，那天我刮的乾乾淨淨，織女的批毛把爺的懶叫刮的很不舒服。而且織女的叫聲也不好聽，有點像鴨子叫，有幾次我都沒沒頂呢她還擱那叫。

差不多十來多分鐘我一邊動一邊想我真他媽血虧阿，怎麼才能讓自己稍微賺到點，突然想起衝浪TV的浪人們平時吹牛說的「反賊精液狂暴轟入織女子宮」我一想到這點立馬來勁，把織女一翻開始高速後入，那撞擊屁股的聲音大到鳥都飛走了。我突然感到一股能量，牛子感覺要炸了，織女似乎也感覺到了連忙喊不要不要，我尼瑪能讓妳跑？今天我真就要代表衝浪TV的一萬處男把精液射入織女批裏！想到此處我牛子直接大爆射，在她的批裏射入了大量反賊精液。射完後我還等了一陣才把牛子拿出來，我他媽是真的很久沒透批了，牛子拔出來一瞬間精液從她的愛國逼裏直接流了出來。

雲雨過後才想到不好，要是我讓織女懷孕了我這輩子豈不是尼瑪完了，一想到織女平時沒有吃避孕藥的習慣。我他媽開始冷汗直流，立馬載著她到CVS買plan b，我他媽急得穿上褲子就走，那織女還在想怎麼把我的反賊精液擦乾淨呢。買了藥讓她趕緊吃，我怕她坑我讓她在我車上當著我的面吃藥。看她吃了藥我才放心，開著車把她送回了家。

那次之後過了三四天，我牛子又癢了，那天內射屬實爽到了。又把她叫了出來，這次沒敢內射，拔出來射在了她屁股上。就這麼幹了兩次之後，她回牆裡了。她一搭上回牆裡的飛機我直接把她所有聯繫方式刪了，浪友們說我做得對嗎？

臥底之舉報小粉紅

u/LyMaxertty979

鑒於上一篇《臥底之我是如何睡到織女的》反響不錯，我在寫一篇我和蜘蛛之間的瓜葛。

本人愛抽大麻，幾乎和Snoop Dogg差不多水平。平時下了課我就把車停在學校停車場裏hotbox，有時候和朋友，但大部分時間都是我自己抽，我這個東部州大麻不合法僅僅只是除罪化但隔壁州合法，我都是到隔壁州買了再回這個州抽。

我有一個香港的朋友也愛抽，他是我最常一起抽的。一天他說他一個朋友也抽，問能不能帶來一起抽，我想是他朋友我也不疑有他，叫他下次帶他來。

他那朋友上車就開始吹牛，說他在國內怎麼怎麼飛大了，怎麼怎麼和晶鬥智鬥勇。我他媽怎麼聽怎麼假，他屬於那種🕷式的瞎吹，比如「我在東北那會兒混的很大，人都叫我X哥，明白不？你到國

內我帶你飛阿」我想我們三個怎麼樣也得多抽點這樣才夠吧？這逼抽不到三四口咳的像是得了武漢肺炎，才抽不到十分鐘這逼直接pass out了。剛上車那股虎勁都沒了，張開大嘴舌頭外吐睡著了，我把車開到他家一開車門這逼直接從車裡掉出來，不知道的還以為我他媽殺人拋屍呢。

他follow我的ig，出於禮貌我便follow back，好傢伙點開他的profile全是愛國發言，諸如「美國落後了，之後是我們中國人的時代了」「中國崛起了美國眼紅了」。這個逼還喜歡發限動發表一大串分析時政，他怎麼分析內容都是「美國👎中國👍台灣日本👎中國依然👍」我一天實在受不了看他這種弱智發言，有點想和他對線，便發給他訊息「你這麼愛中國怎麼不待在中國阿？」這蜘蛛直接打了一篇小作文給我，我看都沒看回了個👍給他

之後跟他聯繫少了，我也快把這人忘了。他和我當時都申請了一個去紐約聯合國大樓參觀的program，他英語不行阿沒選上，我選上了。我還記得發通知那天我在走廊上遇到他，他問我上了沒，我浪人口癖犯了說了句「上了啊狗才沒上呢」他沒說什麼默默離開。

後來過兩天我被通知取消資格，還讓我到學校的警務室報導，我他媽心裡就覺得不妙，怎麼好巧不巧這個時候被抓了我都他媽這麼幹兩三年了。我去到那裏是幾個美國晶，開口就問我是不是常常在停車場裏抽大麻，我心想都到這份上了還裝什麼阿，就跟他們承認了。晶跟我說他們天天抓大學生抽大麻都抓煩了，給了我點口頭警告叫我以後別在學校抽在哪抽都行就放了我。

我他媽怎麼想都是蜘蛛把我點了，香港人我是信得過的，就那個蜘蛛我不熟。我心想好傢伙行啊，心眼這麼小。本人屬於那種有仇必報的，我一直想著那天必須報復這個逼。我把這事和香港人說了，他也挺不好意思，而且他還說這蜘蛛之前就點過一個賣他大麻的黑哥，我心想這逼必須收拾了。

於是我創了個小號，天天去他po文下面引戰對線，這個逼有天忍不住了直接開始發一堆反人類言論，諸如「台灣人我見一個殺一個」「我強姦台妹」「台灣人殺了不犯法」之類的，我一看機會來了，馬上上報到學校那裏說此人對我發布威脅言論。

不出兩天這個逼發了個文「好難受，人生怎麼這麼痛苦」我鬼使神差用大號問他怎麼了他說他被退學了，我當時真是樂得都要笑翻了，我再問為啥被退學啊學校怎麼能亂開除人呢？他還要裝他說「不知道啊學校翻我黑歷史，我當時號被盜了，那人用我號說了些不好的話」

後來這蜘蛛被送去做60個小時的社區服務，聽人說是在街上撿垃圾呢。

追女人做過的傻逼事情

u/LyMaxertty979

簡單拿自己做點節目

1.國二的時候為了追女同學早上六點起床，先去吃個早餐，7點的時候假裝在她家社區的路口和她偶遇

2.後來變我早上買早餐給她吃結果國三的時候她跟學弟在一起了

3.國三下學期和班上一個燒牌告白結果被拒絕，我朋友出於樂子和燒牌也告白，燒牌馬上同意與其在一起

4.高二寒假的時候為了喜歡的女生打工，想賺點錢才能給她買禮物，結果寒假結束她和同學在一起了

5.高二下學期寫自以為很文青的詩送給喜歡的婊子，結果她到處傳，我竟陰差陽錯在學校多了個會寫詩的美名，實則狗屁不通或是抄小樂團的歌詞

——台灣的學制是高三上學期考完學測（考大學）高三下學期讓你們想幹嘛幹嘛學校也基本不授課，讓學生自己去申請學校、弄作品集、面試等——

6.高三上的時候幫婊子寫了整整十頁甚至九頁的歷史複習資料結果婊子和考上科大（簡單理解為回收站大學，專收廢物）的廢物在一起了

7.高三下 去香港玩了一趟，從香港買了點東西回去送喜歡的婊子，結果隔一個禮拜在走廊上遇見連個招呼都不跟我打

8.還是高三下，到台北面試大學，和婊子約在台北車站，等了兩個多小時，婊子說她已經到家了下次再約

9.借一個有好感的女生7000塊，結果那女生拖了好久還沒還，那時我說不然你肉償也行結果馬上還錢

後來上大學明白了個道理：對女人你不能太好，你對她的好和她對你的感情成反比，你對她越好你越廉價，反而你愛理不理摳門一點對你千里送批

真正的上海人

u/LyMaxertty979

以前和一個上海人（49年以後跟國民黨到台灣的老頭，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聊天，他說1949年以前真正有錢的上海人早都跟國民黨到台灣和香港了，再更有錢一點早都run歐美了，現在的本地上海人都是當年沒run出來的窮逼階級

仔細想想難怪台灣這麼多江浙菜、上海湯包和溫州餛飩，甚至有一間銀行就叫上海商業銀行。那老頭還說他後來2000年初回到上海住過一段時間，他說和以前的上海完全不一樣，以前的上海人是很追求高素質、優雅、高尚的東西的，即使是販夫走卒都知道要去洋租界才能找到好東西，餐廳要吃西餐，甚至普通老百姓都會學習西方的禮儀和談吐。說他回去住的那段時間上海全是粗鄙的人，講的上海話是以前民國時期窮逼階級講的農逼滬語，和他這種土生土長的老上海地主階級說的老上海話不一樣。他說他根本沒辦法和現在的上海人交流，他說那腔調完全不對，開口就俗不可耐完全跟以前不一樣，住了兩三年就又回台灣了。

13年前後我在新疆旅遊的經歷

u/LyMaxertty979

去的是北疆

還記得去到烏魯木齊的第一天就下傾盆大雨，我此前對於新疆的認知還以為新疆和沙烏地阿拉伯那樣完全不下雨的沙漠呢。從機場一出來就看到好多的藍色制服的警察吊兒郎當的坐在路的一邊插科打諢抽著煙聊著天，穿綠色制服的武警直挺挺地站在小台子上監視著人群，旁邊還瞥見了幾輛裝甲車。

第二天是古爾邦節，一個非常重要的伊斯蘭節日。在台灣很少穆斯林，我甚至在去新疆前從未見過穆斯林，第一次能目睹這麼盛大的伊斯蘭節日對我來說確實很新鮮。

第二天中午我和朋友吃了飯就趕去附近的清真寺，沿途看到不少標語和圖片禁止女人穿沙烏地阿拉伯那種只露出眼睛的黑色罩袍還禁止男人蓄鬍。我那時不懂，朋友跟我解釋是因為isis當時的政策就是如此，共產黨這是怕isis滲透進中國。

到了清真寺差不多11:40幾分，沿路已經有好多穆斯林手上拿著地毯也在往清真寺的方向移動。整個街上都是要去清真寺的人，奇怪的是不見一輛車子，人們就在大馬路中間和兩邊走，我就在馬路中間跟著人群移動。

突然朋友把握拉到一旁，一輛側身印著「特警」的裝甲車從人群中駛過，裝甲車的車頂是一挺機槍，有一個特警手就放在機槍的把上好像隨時警惕什麼似的。裝甲車後面又有兩三輛也是特警的裝甲車，車隊後面是「人民解放軍-蘭州軍區」的解放軍浩浩蕩蕩差不多4、500人的軍隊端著槍一路小跑步追著前面的裝甲車。

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媽逼軍事演習呢，解放軍之後是武警，我問朋友這武警、特警、解放軍有什麼區別，他說武警相當於武裝警察，特警相當於特種部隊（台灣叫霹靂小組），解放軍是正式的軍人。

好不容易到了清真寺，時間好像到正中午了，突然傳來鐘聲，穆斯林們把手上的地毯攤開紛紛朝著清真寺的方向跪拜。還沒來得及趕到清真寺的就直接席地跪拜，我站在跪著的人群之中，那場面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相當的靜謐，只有樹葉互相摩擦發出的聲音。

相對於這一片祥和，道路兩旁的裝甲車的機槍的槍口也是一點動靜都沒有的對準人群。特警戴著黑色頭套只露出眼睛，不屑地盯著人群。武警左手握著槍身，右手食指平放在槍機側面，把槍斜放在身前。

我好奇拿出我htc的破爛手機想要拍起來，正當我拿出手機對著那群軍隊比劃的時候，兩三個黑色制服的警察從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直接把我手機先搶了去。然後半推半拉的把我拉到路邊一個小亭子，他們叫我拿證件給他們看同時快速的把我手機用數據線連接到他們自己的電腦上。我拿台胞證出來，他們兩個看了看彼此，跟我說這種場合不要拍照否則會影響治安工作，我想不明白為什麼拍照會影響治安工作，他們在電腦上看了一陣把手機還給我就叫我趕緊離開。

過了一個多禮拜吧，期間我和朋友在北疆的幾個城市間旅遊，輾轉回到了烏魯木齊。在我們離開烏魯木齊的那段時間，南疆的和田發生暴動，本來我們想去南疆的，但是在火車站買票的時候櫃員說台胞證現在不讓去南疆。我們便作罷了，在火車站看到至少上千名解放軍，全都是蘭州軍區的，他們全副武裝，有一些在巡邏火車站有一些在廣場中間席地而坐。火車站的軍警明顯比我在機場看到的還要多，特警也很多

不是13年前，是2013年前後，具體哪一年不太記得了。那時候我還是個對大陸相對有好感的小年輕，經歷過這段，後面爆出新疆有集中營我下意識就覺得絕對是真的。

據我一個在南疆待過一陣子的朋友說，在昆明火車站圖紙事件之後，南疆也發生了暴動，他說那幾年南疆常常發生暴動。那時候他是被台灣公司派到那邊的考察人員，去考察設廠的地址的，他們和當地縣政府是合作關係，出入哪裡都是靠縣政府打點接送。他說有一次暴動之後他要去工廠的預選址考察，縣政府的車子窗戶全部貼上黑色的膠布，駕駛座和後座之間還隔上了板子，後座是一個完全的黑盒子只有頂上開了個燈，他好奇摳破了黑色膠布，路肩上赫然躺著一具屍體他直接把膠布又黏了回去

［大戰織女系列］～夜襲～滬城夜店

u/LyMaxertty979

假台灣人又來了，鑒於大家都喜歡看大戰織女系列，再來一個我以前在上海的經歷。

某年某月某日我到上海去玩，我有幾個朋友在那邊，晚上沒事約我去夜店玩。說那裡有「小姐姐」到了那裡之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濃濃的二手菸味，在裡面待超過五分鐘必得肺癌，音樂大聲的播放著農村Gai和孩兒兄弟的支味饒舌。坐到位子上之後，朋友用「二維碼」點了一盤shot跟幾杯調酒，我們好幾個人喝的不亦悅乎阿，好久沒和朋友聚了。這時來了一夥身著亮片，潮流趨勢似乎停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群「小姐姐」來咯，身上的亮片折射著本就不強的光線，霎時間跟尼瑪有人丟了閃光彈似的我他媽還沒戴防閃頭盔。朋友東張西望，猶如大草原上的交配季節到了，猴子們都發情了似的。朋友猛灌了一杯酒，壯了壯膽便上前搭訕，我本來是不看好他的，沒想到他居然還真把那群人請來了。卡座是尼瑪真不大，來了將近一倍多的人，造成每個人都只能尷尬的擠在一起。我當時已經喝了不少酒，人處於已經半醉的狀態，雖無行動能力但我的雙眼仍注視著一切。先來點經典的搖骰子吹牛，我沒玩我看他們玩，只見一織女連輸好幾把臉上從來時的笑嘻嘻也變成了媽賣批。「三個四」「四個四」「四個五」「開！」當天晚上我那朋友大殺四方，那群四五個織女全輸給他了，我就靜靜的看著他裝逼。「喝！哈哈」隨著朋友又贏了一次，織女又得喝，大概是出於自我保護機制，織女似乎不太願意喝，扭捏了一下把杯子裡的液體朝嘴裡傾倒。隨著她手起，我他媽突然感到腳上一股冷流，我去廁所看尼瑪織女居然不喝酒！她做了個假動作把酒直接倒在地上，好傢伙我拼多多20塊錢買的潮流萬斯和淘寶35塊錢包郵買的superme盧本偉同款國潮褲子都被淋濕了。想到此處心裏怒火中燒，恨不得把廁所隔板打穿。在廁所順便拉了個屎，出來的時候撞見一黑哥正準備尿尿呢，黑哥那東西一掏出來我屬實嚇到了，我他媽以為黑哥帶棒球棒上廁所呢，他的牛子大到根本無法完全勃起，他遠遠的站在小便斗前面，因為他牛子大，正常小黃人站的距離對他來說龜頭會直接貼在小便斗的壁上。我跟黑哥一起洗手，我無意間抬起頭看鏡子，黑哥竟然衝著鏡子裡的我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頓時我的括約肌收緊了一下。從廁所裏出來黑哥左手搭一個右手搭一個，兩個大屁股的織女鶯歌燕舞的迎接從廁所出來的黑哥。黑哥開口我屬實笑嘻了，他是非洲產地直送的黑哥，我以為他是美國的黑哥呢。那兩個跟他走的織女臉上幸福的笑容完全藏不住。回到卡座我就想，黑哥怎麼這麼行？我怎麼樣才能比得上黑哥的一根屌毛？想到此處自愧不如「還不是你牛子不夠大？」心裏的聲音這樣和我說，好像我牛子夠大就能解決世間萬物似的。朋友屬於老江湖了，走跳過夜場比我吃過的隆江豬腳飯還多，使了個心眼讓本來全部聚集在卡座一側的織女們和我們交換坐，這樣每個人旁邊都至少有兩個織女。一外著黑色西裝外套裡面只穿一個奶罩，奶罩罩著她目測32C的奶子的姐姐坐到了我旁邊。看到這原本軟弱無力正自慚形穢的牛子頓時化身阿波羅十三號巴不得把我潮流褲子頂出個洞來。我和那織女聊的甚歡，她說「加微信阿」我便打開我那好友只有四個的微信加了她。抽空看了下她的朋友圈，第一條：今晚Taxx🈶🈚第二條：晚上再喝酒我是🐶第三條：轉發中國有嘻嘻哈哈上面某不知名raper的歌並配上「最喜歡xxx了」第四條：自拍，配文「今天也是可愛的🐷🐷女孩」第五條：還是自拍，看角度和第四條同個時間拍的，什麼資源最大化一圖分兩文，配文是「但願雨落花開時，你能想起我」我想這大概就是織女的怪異發文行為吧，但見這女的和我互動有來有回我看有戲。差不多又喝了兩三口酒她開始醉了，他媽的當我傻嗎剛連喝四五杯都沒事這和我喝不到兩口就醉了？但我是明白人，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織女假裝喝得爛醉如泥，掙扎著和閨蜜們說讓我送她回家，閨蜜們心知肚明便沒有說什麼。我帶她走樓梯下去，她看了看手機說「要不先別回去了，我一個朋友要來，我等下要幹嘛幹嘛」難不成是開了燈看見我的臉想跑了？這時我不知哪來的勁，一個踏前斬貼臉強吻了下去，織女也沒反抗，我見她不起反應伸手進去抓那對早都想抓爛的奶子。這時織女「嗚嗚嗚」發出一點呻吟，我知道今晚我的牛子要飽餐一頓了。她說她叫了滴滴，等下就去她家。但這滴滴不知什麼情況竟然等了十來分鐘還不來，我真他媽牛子要炸掉了，恨不得馬上找個樹洞先插幾下解解火。織女似乎也有點不好意思，看我燥熱難耐的樣子便拉我到一旁的小公園去。隨便找了個樹叢後面，織女直接跪了下去，我褲子一脫雞兒早已經巨人化，雖然看不見，但是我的龜頭一定是漲紅不已。織女還東張西望怕被人目睹，我直接硬督，把梆硬的牛子塞到她的嘴裡。我已經不管她的嘴有多臭了，此時的我只想讓牛子爆射一波。不知是我牛子太大還是她不會唆牛子，她總吸我龜頭，我直接把她頭按到最深處，把她的頭當作活體飛機杯抓著就開始來回抽插。我是真急了，怎麼每次操逼都急？讓她給我口了十幾分鐘我射了，我他媽根本不管等下怎麼清理，我直接對著她的臉一通爆射，打出一下又一下的爆擊。感覺蛋都射空了一半，感覺蛋都被我射的縮了起來。射完我馬上把褲子穿起來，我豈能多留？射後不理是我一貫做風，但織女竟然開口叫我等一下，我見情況尷尬也不好撒腿就跑，便留了下來。她拿出衛生紙好好擦了擦，把她臉上的福爾摩沙精液擦乾淨了，她才說「我再叫輛車，你送我回去吧」聽到這我便知道我的牛子今晚要自願奮鬥加班加點了。上了車這女的也不老實，用小腿勾引我，把小腿放在我兩腿之間摩擦。司機大哥估計沒見過這場景，默默把電台上正播放的《中美政治分析，台海局勢持續

緊張，責任全在台方，奉勸西方勢力不要干涉我國內政» 的新聞開的更大聲一點。到了她家樓下我已經恢復完畢，牛子從剛射完時的軟趴趴又變成了硬邦邦。我和她在電梯裏便開始雲雨，其中電梯門開了，是一個美團外賣的打工人，他抬頭看了看我倆，又低頭看了看手機，點了完成訂單。電梯門默默關上，他留在了4樓而我倆隨著電梯門關上又開始了雲雨。進了她家我直接將她抱起，她說房間在最裡面，她的貓大概見怪不怪了，趴在沙發上看了一眼便又躺下去了。進了房間我赫然見到一束鮮花，一束紅玫瑰，上面寫著「情人節快樂，永遠愛你」我這才想起三天前不就是情人節嗎？我沒說什麼只管幹正事，但心裡是笑嘻了。當晚我是翻江倒海，幾乎各種我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看A片學來的姿勢我都用上了。先是傳教士+側入式的一通抽插，再來是後入式+站立後入式+蹲坐式，最後一次這織女被幹的麻了想睡去，我直接化身泰迪也不管她要不要就直接開始抽插。等我睡下去的時候天都已經微亮了，睡前去廁所尿尿，我的牛子已經被我榨乾了剩餘價值，此時已經縮起來像鱉頭，我自豪的看著鏡子中的自己，甚至比了個健美選手的姿勢💪🤡💪。但我的牛子隱約傳來一股鹹魚味，像是我媽煮魚高湯時加的那種。我洗了洗屌，便回了房間。我這人比較認床，睡了不到幾個小時就醒來了，織女還在睡呢，我趕緊穿衣服走人。臨走前還擼了一下她的貓，開她的冰箱拿了瓶維他檸檬茶走了。

盤點支多瑪官方台獨的實際案例

u/LyMaxertty979

去中國銀行（央行？）換美金，被告知非本國人一天上限只能換500美金，我說我這是台胞證阿怎麼成了外國人，銀行櫃員說這是上面的規定

去新疆玩，到哈薩克和新疆的邊界上。晶上車盤查，查到我用台胞證叫我下車，說台灣人和外國人不許接近邊界

辦台胞證需要出示中華民國身分證，或填寫台灣身分證上的身分證字號，台胞證上就有一個完全和台灣身分證一模一樣的字號

台胞證絕大部分需要實名制的app都用不了，網咖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坐飛機從台灣到支納，支納的航空公司有的還會核對你的中華民國護照

大陸人去台灣需要「入臺證」你他媽一個國家去一個省還要辦證？

盤點台灣人十個支味爆棚的點

u/LyMaxertty979

1. 罵大陸人沒素質，結果滿地檳榔渣
2. 崇洋媚外地批爆，只要是國外=好貨，那些國外的貨不都他媽made in china?
3. 自私的不行，地下停車場想裝個特斯拉充電樁還得一個個告知，完了只要一戶不同意你這樁就不能打/同理還有蓋捷運，補償費給到幾億還跟政府GGYY，導致蓋一條線路十幾年
4. 文化自卑，具體體現在凡是指出台灣哪裡不好，直接急了會用無數角度試圖論證台灣👍/要是你試圖比較大陸與台灣，就直接開始噴大陸（經典小粉紅：中國不行美國也沒好到哪去）
5. 拒絕核電，拒絕燃煤發電，台灣沒電，怎麼發電？用愛發電！（本人覺得這條屬於支中支）
6. 喜歡貼標籤，只要說一嘴民進黨 = 韓粉 = 中共同路人，說一嘴國民黨 = 腦殘1450 = 台灣沒救了，典型二極管思維
7. 意識形態高於實際政績，談論政治人物之前都先談論此人的政治屬性和意識形態，經典言論如「阿他藍的做得再好都是賣台啦」「他綠的他是非不分」「聽說他收共產黨的錢啦」
8. 不尊重隱私，喜歡問東問西，不局限於老人，年輕人之間會互相問薪資、問感情私事、問房子買多少錢、問年終領多少

9. 只要我晚點，絕對是鐵路公司的問題/我把車停在河邊被河水沖走，國家必須賠償我（真實新聞）
10. 新聞白癡化，每天都他媽播一堆腦殘事情，喜歡播行車記錄器片段告訴你某某縣市某某路段發生車禍，到底發生車禍和我有個雞巴關係？還有這兩天福原愛的八卦新聞，全天候24/7瘋狂轟炸巴不得全台灣都要知道他倆出軌，名人有點屁事各種報，國際新聞隨便提兩嘴
11. 貪小便宜，可以為了省一塊兩塊斤斤計較
12. 「我見得比你多多了，我以前在大陸/日本/美國待了十幾二十年早都看明白了，還是台灣好」
13. 國中生都覺得混黑社會很帥，這我看哪都有，不過台灣的小痞子是真傻逼，和東百社會人有點像，瘦不拉機跟個猴子似的走路還外八巴不得別人看不見他身上那只有線沒有色的半甲
14. 台灣特產政論節目，說是「政論」其實只是在攻擊對方政黨而已，哪裡有什麼討論

u/Many_Firefighter3021

我渴望真实，而非真实的生活

u/Many_Firefighter3021

我曾经像爱一个中国女孩那样爱中国，那时我过着一种真实的生活。
早上我食对门下岗老妈子手工磨制的豆腐脑，甜口配上隔壁的明矾油条，热气腾腾，几年后，她好吃懒做的丈夫会买到一张奖金五十万的彩票，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卷帘门背后的中年夫妻，拖出不锈钢大桶，手持木勺，开门迎客。
中午，学校外有居民楼里，卖两荤一素盒饭，小饭桌广告贴到了光荣榜上，妈妈在那里花八十块钱给我订了饭票，于是我每日中午，走到电厂社区，上筒子楼，吃带土腥味的土豆烧肉，豆角炖肉，还有不锈钢大桶里的紫菜蛋花汤。做生意的依然是下岗潮的受害者，但现在她的食堂发展得不错，她买了盗版碟和步步高VCD，挂在墙上的的小彩电一年四季重复地播放国配版《龙珠》天下第一武道会的章节。等我毕业，不再吃他们粗制滥造的营养盒饭的时候，他们总算换了碟，换成了《数码宝贝》。
只有在那时候，我妈妈才下厨房，在早市买来的野生黄鳝鱼滋味鲜美，她拿手的菜是一道烧茄子，用青椒粒和五花肉烧，加一点陈醋提鲜。现在她完全忘掉了自己的拿手菜，她悄无声息地遗忘了厨艺，再也不做晚餐。等我成了青年，她已经习惯了单位食堂，她说方便实惠，但只是没有热情再做一顿饭，整日忧虑我的前程，分数。我工作了，她反倒爱上看抖音上的美食教学，而自己还是不开灶火。
胡锦涛在阅兵的中午，我和初恋女友在一家新开的杨国福吃麻辣烫，我们百无聊赖，在节日出门闲逛，我在路上和她讲起我对民主的看法，我说我们必须能投票，我只是为了显露自己的早熟，我看韩寒，也看《明朝那些事》，还有凡尔纳。我在文具店给她买了炎亚纶的海报，我又自以为是地向她推荐一个我喜欢的歌手——许嵩。
许嵩的音乐让我耳目一新，我敏锐地判断出来，这绝不是《老鼠爱大米》之流。
这家杨国福也有电视机，没让我们错过这历史性地时刻。其实现在想起来，我居然颤抖着，感到激动，热泪盈眶，我一瞬间进入集体无意识中，我与每一个人同在，即使我叛逆，恨妈妈的麻木，爸爸的酗酒，叔叔伯伯们的市侩，还有爷爷奶奶的多子多福。我就是为那些被士兵擦得干净耀眼的弹道导弹感动，它们真美，一种健康的共和国之美在我男性意识蓬勃发展的少年心性里闪耀。
人们常说，常怀旧的三件大事，我都没有错过，汶川地震里的八方支援，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我捐了五十，那是我全部的零钱，我参加了中学的奥运知识比赛，拿了一等奖，我去了上海，爸爸的同学招待我们在外滩的旋转餐厅吃了顿豪华自助。
现在我也开捐了一个月工资的妈妈的玩笑，也笑我自己的五十块。大学的绵阳籍同学告诉我，那些钱让许多人富了起来，不包括他的菜市场父母。
还有北京上海，两个像分赃一样的盛会。烈日排了两个小时长队在中国馆领略中国文化五千年绵延的我绝不会想到，此时正是郭文贵在京城如鱼得水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杨佳的死，零八年的宪章。不知道贵州县城被攻占的政府大楼。

世界的朦胧，心性的幼稚，并非我心中产生盲目好感的原因，我现在也认为，那时我过着一种所谓的真实的生活，和我现在的独自勉力存在一样真实的生活。我接纳和感受我身边的人，他们也给我回应，即使就像一个机器人有时没电，他们会在短暂一瞬暴露愚昧，但总是有礼节地去厚道待我，我也尊重他们。政治被共产党垄断，然后身边的他们告诉我，我不必为政治这种千百年来的苦差忧心忡忡了，我应当去过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智慧。我还小，未来应该明白。
现在我无数次和有同样感受的朋友谈论世纪初的黄金滤镜，也反思自己对回忆的美化加工，好像那个国家告诉我，只要我不去在意他的肮脏过去，作为一个集体，我们会去一个安稳美好的未来。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狗屁不通。
我曾像爱一个中国女孩一样爱中国，爱他们崭新的面貌，和逐利生活带来的人情世故，可爱狡黠。
被学校制度遮蔽和父母保护的我，在少年时代并非完全没有察觉异样。
“我怀疑人们在密谋我幸福。”
一个母亲的同学饭局，两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血气方刚，为坦克到底有没有罪而争论，十五年前，他们是少年，就在整个大事件的现场，不是天安门，而是地级市的人民广场，人民剧院。
后来有老头为毛泽东在街头吵架。两个人都穿中山装，在公园树荫下消磨人生。
后来我带上红领巾斥责打小贩的编外城管，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温厚地劝我，他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人们站上食堂的饭桌发表演讲，后来，他明白了，这些人也算不上好人。
后来，有法轮功老婆婆诡异地走近我。
“你脖子上的红领巾是吃人的恶龙所化。”
我笑着回道:“明明是烈士的鲜血。”
她呼出一声朽木不可雕也的叹息。
直到我在黑网吧用自由门浏览器看大纪元在油管上的宣传视频，我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翻墙的欲望是偶然的，因为我曾经一直使用谷歌，后来没有了，网吧厮混的朋友才告诉我有这回事。
三个小时的纪录片《天安门》，我也在网吧看了。
我的精神像2010年那样发生了颤抖，这次带着哭泣，我没有不能接受历史有这样的真实，而是为客观的真实本身，和我自身真实的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还有我热情，我满腔的热情为曾经年轻人的死亡冷却，我开始哭，无能地哭。
我在高中里，人生走向变化。在互联网认识了生命的挚友，在早期的豆瓣和微博。
真实，离我还有多远？现在，我每天这样问自己。拷问自己。
快十年过去了，我没有任何反抗，只有日益增长的不满，我大量阅读被禁止的书，阅读理论，去阅读比我更勇敢的写作者，去旧书摊买七十年代的故纸，劳改农场的破烂档案，窥视死刑犯模糊的身影。我只想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我的祖父辈，如何知晓真相，又为何沉默，他们给了我美好的少年时代，也重复地许诺那个良好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可我已经离开了，甚至想从自己偷窃来的材料里，拼凑出他们真实的面目。
时代在变化，江泽民认为他是新时代，习近平更疯狂地强调，现在才是新时代。
其实那都是新时代。你们说得都对。
有时盘古乐队的旋律在脑中响起。
我渴望投身到自己时代的真实之中。

u/modaoshishuoyoutuber

鼠人好“大的来了”

u/modaoshishuoyoutuber

“神州有鼠人张，钩以写“大的来了”，凿以写“大的来了”，屋室雕文以写“大的来了”，梦呓“大的来了”。于是夫“大的”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鼠人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鼠人非好“大的来了”也，好夫似“大的”而非“大的”者也。”出处（汉 · 刘向《新序 · 杂事五》）

u/monsterfreetimparker

chonglangTV也算死得其所了

u/monsterfreetimparker

不断被拆家，不断地流浪就是命运，终究是带有有强烈反抗意志的边缘群体，要么去反抗然后不断被驱赶，要么放弃抵抗，放弃开盒，解构、炼铜，图纸，谨小慎微的做个日子人，以此求得苟存。可是如果是为了苟存，干嘛还建政呢，干嘛翻墙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毁灭也很有意思，本来是一群没什么组织性的乌合之众，终于开始展示出强烈的自组织能力，开始产生了现实的影响力，也就在此刻遭到灭顶之灾。这是理所当然的，ccp不允许民间拥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构成对其统治的根源性威胁，所以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从国内的一系列事件、政策以及意识形态宣传上都能看出这种倾向。

浪人鼠人经过一次次的被渗透，被打击也应该长点记性了，也应该成长了，最需要的是精密的组织能力，精密的权力制衡，否则一切反抗终将夭折。

犹太人经过千年流浪都已经建国了，浪人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呢

u/Moist-Cress1395

记录一下我被喝茶的往事

u/Moist-Cress1395

2018年，习近平修宪当皇帝，我被深深的刺激了，当时我和我男朋友，还有9个同学去吃自助，就谈到这件事，我痛骂习近平破坏法制要当皇帝，说中国帝制传统深厚，好不容易江泽民胡锦涛开了个任期制的头，结果习近平臭不要脸。结果就被某人录音举报给辅导员了。 当时我正在争取申报一个小项目，一被举报直接归零。我不只骂了习近平，还说了点组织游击队杀死习近平维护中国法律这种事，结果辅导员告诉副校长，家长，我导师，最后我导师说为了改造我就告诉了一个警察朋友👮。

我被叫到公安局，把我的手机拿走搜查，但我翻墙都用电脑，后来问我加入了什么组织，什么叫要组建游击队，有没有境外势力干涉，我什么都没说，吓哭了😢，警察留了我半个小时，跟我讲了20分钟大道理，最后因为和我导师认识，也没怎么我，吓唬我说再这样就拘留给案底。

我出来之后腿都是软的。

我男朋友教育我，让我要爱生我养我的祖国。因为以前一直没什么刺激点，我没发现他这么粉，当时就和他分手了。因为不知道被谁举报，我也不和舍友同学来往了。现在已经社交孤立4年了。

我早就麻了😰，希望各位谨言慎行，不要线下多嘴

u/Mynameisbigpig

【刷新穷人认知｜长文慎入】聊一聊我的权贵研究生同学

u/Mynameisbigpig

我就叫他小刘吧，因为我比他大，他平时爱叫我“X哥”。X是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和小刘都是20年6月多入学的新加坡某高校的研究生。

在来新加坡之前，我从未出过国，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家里能开上奔驰宝马奥迪的就算是有钱人了，如果能买得起保时捷，那一定是在我们当地的人上人了。因为我的家乡只不过是中西部的一个四线小城市，主要产业似乎已经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我虽然从小到大听过不少关于谁谁谁有钱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都局限于“听说”。要说真实接触到的有钱人，可能就是王阿姨了，她是我妈的好朋友，早年在我们的省会买了几套房子，现在的市值应该有一两千万了。出国前和王阿姨家吃饭，她开了个宝马X5，我觉得挺牛逼的，毕竟我家只开雅阁而已，还是个二手车。
本科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个差强人意的211就读。接触的朋友和同学中也有一些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例如某市银行行长家的女儿、某广告公司老板家的儿子等等。但是平时不在意的话，是感觉不到各自家庭背景的差异的。我一个月生活费2000人民币，再加上我偶尔做活动，拿奖学金，以及后来实习的钱，能过的挺舒服的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有的同学家里有钱，可能他们的生活费也就是6000？8000？最多10000吧？我以前也觉得那些“人上人同学”的消费水平挺高的了，但是后来接触了小刘，我才发觉自己的格局太低了。
小刘愿意和我接触可能是出于两点原因。
第一，我对于3A大作等单机游戏比较了解（例如刺客信条）。我刚和他认识的时候能在一起聊一些游戏的话题。
第二，我因为gap了一年，所以比同班同学都大一岁到两岁。小刘可能觉得我没那么二傻子？因为他说过觉得我不像刚出校门的毛球小伙子。
就这样，我慢慢和小刘熟络起来，也慢慢不断刷新了我对“有钱人”的认知，再到后来听小刘谈起来他家里的事情，我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就是平时网络上盛传的“赵家人权贵”。
我们学校离市区有点远，周围租房子也都挺贵的。如果自己住studio的话，至少都要每个月2500新币（14000人民币左右）。一般家庭是承受不起的，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和朋友或者同学合租。
然而，小刘第一次约我喝酒就是去了他租的公寓。我刚进门就有点绷不住了，因为小刘自己一个人租了一个三居室，整租的金额大概要4500新币（差不多22000人民币）。并且他家里有一面墙放的全部都是我没见过洋酒，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也是从这时候，我才在他的带领下一点点品尝了高端的威士忌，朗姆酒，葡萄酒等等。不过喝来喝去我这条土狗也没能品尝出来这些酒的高级之处在哪里。
除了租住高级公寓，小刘还有自己上学用的车，是一辆奥迪Q7。不过小刘比较低调，他一般都不会把车开到我们同学能看到的地方，他说不想让人知道他开车上学。我猜是因为新加坡的拥车成本太高（购买机动车除了车牌还要另行购买拥车证），所以他怕别人说闲话。
后来和小刘接触的更多了，我才知道他在市中心有一套4房的高级公寓，他带我去过几次，也是我第一次体验一梯两户的公寓是啥样子。他说他周末和节假日都住这里，因为出去玩方便，能开他的跑车。对，他的那辆奥迪是“最拉”的车，他在这公寓里停了另外一辆保时捷911和法拉利458。他曾经邀请我坐他的法拉利出去喝酒，不过我找了个借口推脱了，因为我知道去的场合必定是融不进去的。
我和小刘喝过很多次酒，他也慢慢愿意给我讲一些他家里的事情。原来他爸是某龙头央企的华东区一把手，曾经还在某省的省政府里历练过。他妈听他说就是生意人，从事的远洋运输行业，在全球十几个国家都有分公司。
要说小刘的父母是白手起家奋斗吗？那必然不是，听小刘说，他的爷爷是百度百科能查到的开国中将，以前跟着邓矮子混的，大健身时期挨了整，不过好在他爷爷能扛，熬到了78年，算是保住了家业。他的外公是旧上海时期的学者，儿孙众多，他妈是非常优秀的那一个，学习好，后来做生意也成功。
小刘小学就出国了，他在英国上过学，后来因为他妈在新加坡拓展业务，就把他带来新加坡读了精英高中，然后就去美国上了大学。到了大学，他家里直接给他安排了投资公司，顺利地让他拿到了美国绿卡。
听他说，在美国那四年过的最舒服，住别墅，各种高级跑车换着玩，就更不用提操过的女孩子了。他说过泡女孩子很简单，拿到联系方式，之后开跑车约她去吃饭，然后就约她出国旅游，一套操作下来，没有能禁得住考验的。
虽然小刘很会玩，不过他学习还不错，英语非常好，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很积极，课程大多数都能考出B+的成绩。我的成绩也不错，所以我们也渐渐的开始交流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

我们聊过中国的教育，小刘觉得素质教育很重要，不然18岁之前都花费在做题上了，怎么有时间培养其他的兴趣爱好？我说很多高考大省的孩子没什么选择，只能通过做题高考来获取高等教育资源。他却反驳到，落后地区的教育系统需要改革，因为经济发展限制了这些地区吸引优秀的教职人员，培养更优秀的教学体系，从而提出了他的经典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
在他看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分配，而在于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全面提高落后地区的生活水平。这段话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
我们也聊过现在网络上的对于资本家的负面抨击。小刘对此也不以为意，他很直白的说，现阶段的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遵循资本的逻辑，就没法赚钱。他觉得中国社会可以很简单的分为三大类，掌权者，资本家，普通人。他还拿他妈发家致富的经历来补充论证，说他外公也不是资本家，但是他妈有经商的天赋，成为了大商人，所以没什么好抨击的。大家都是按照经济学理性人的行为逻辑做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过去几十年的机会很多，只要抓住一个就能致富了。
我们还聊过大吃饱，大健身和毛邓江胡习的话题。他说大吃饱那会，他爷爷家的粮票压根用不完。但是当我问及户口制度的时候，他却显得不太了解的样子，我想他应该是不知道那个时代他爷爷家里的粮票本质上都是城乡二元制剪刀差运作的结果吧。由于大健身时期他爷爷和外公都被批斗了，所以他从整体上不太认可那个时代的做法。
但是呢，他对于毛确实是佩服，他觉得没有毛，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万千中国人的解放，他觉得毛最伟大的地方是能广泛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他觉得他爷爷和外公被批斗都是因为那些敌视阶级借大健身的机会搞的破坏。
对于邓和江，他评价也很高，因为他爸和他妈都是得益这个时代。他还提到他妈对于朱镕基的评价特别高，因为朱镕基盘活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对于胡呢，他好像没什么特殊的感情。
最有意思的是对于习的态度。我当着他的面没有直球辱过包，但是我会时不时的用客观的语气透漏出我对包子某些加速行为的否定态度。这个时候他基本都不和我继续探讨下去，而是简单的用几句话搪塞一下。我唯一一次问他是问他对于包子修宪怎么看？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提了一句，他爸告诉过他修宪之前都有很长时间来安排相关事宜，当时他爸还去北京开会了。看来他在讨论包子的时候还是非常谨慎的。
最近我们临近毕业了，他问我什么打算，回国吗？我说我还是想接了新加坡的offer，我想在海外历练历练。他说非常有必要，因为国内现在竞争压力太大了，等在新加坡干几年再回去一定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我说那我可真的得多努努力了。
其实我心想，他作为手持美国绿卡，新加坡永久居民卡的权贵二代，怎么能理解我想润的心情呢？不过反过来想想，他这么说可能是真的觉得世界上的事情都会如他认知范围内的那样轻而易举，唾手可得吧。

u/MythIsAXianZhong

就在刚刚，我视奸了高中时期暗恋的女生的微博

u/MythIsAXianZhong

机缘巧合之下，本鼠意外得到了她的微博号，不经意间回想起多年前那个删她联系方式的闷热的下午——是的，本鼠还记得当时掉下的青涩泪珠，还有四周死寂沉闷的焦灼空气，本鼠战胜了自己，永久删除了暗恋女孩的所有联系方式，再也不见了，到此为止吧。

然而就在刚刚，本鼠又抓住了多年前飘散的缘，本鼠得到了她的微博号，我们的世界线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渐行渐远后似乎又将交织在一起。

要不要点看看啊。

她已有了男友。典型的国男。他们已经在一起六年。他们似乎还很相爱。

本鼠接着往上滑动着七零八碎的页面，不想错过任何一条消息，然而在日期途经2019年的时候本鼠愣住了。

原来是这种人啊。哈哈。

本鼠默默关了网页。此刻窗外的天空正如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与本鼠四目相对。

“只不过是个织女罢了。”

2019，香港

u/Narrow_Butterfly_669

这几年墙内的色情网站是不是越来越少，百度直接搜搜不到色情网站了？为什么要净网，为什么要把黄色网站清理得一干二净？老百姓看个A片打个飞机都不行吗？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了吗？

u/Narrow_Butterfly_669

我记得十年前贴吧有个梗，百度搜我们立足于美国，受法律保护，然后出来一大堆色情网站。以前墙内的黄色小说网站有龙腾小说网，第一版主网，现在百度直接搜搜不到了。以前百度可以直接搜到sis001，色城，性吧，91porn，草榴，现在要翻墙才能上去了。为什么外国可以直接上黄网。我们却不能上？为什么官员可以包二奶玩女人，老百姓上个黄网打个飞机都不准？老百姓上黄色网站打飞机也会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吗？

精选评论：

u/GlorytoUkraine89

没有廉价途径操逼，蛔蛐小屌子就会自觉当党国工具人，玩命卖力赚钱攒彩礼背房贷娶老婆发泄性欲，为了一个逼做牛做马一辈子，社会就稳定了，如果小屌子都找小巷子解决需求，那么他们就有更多精力干其他的事，不利于党国维稳

u/Nervous-Somewhere589

仅仅一天时间，支那五星血旗就从保命神器变成催命符，笑嘻了

u/Nervous-Somewhere589

支那畜生估计还在等无精来解救呢吧，还相信挂旗保命吧？身后一个墙大的猪国呢？哪去了？

臭逼支那畜生让你们再口嗨乌克兰妇女，那个猥琐逼样这下现世了吧？现在挂个血旗等于插标卖首，支那猪的战狗精神呢？u型锁呢？继续嗷嗷嗷啊，人家人手一把ak，支那猪见了个个吓得尿裤子，不挂血旗了？不敢爱慕拆腻子了？笑得本鼠肚子疼

u/NMBSoSexy

征服无口义妹

u/NMBSoSexy

我吃不惯学校的伙食，常常是带着便当，自己在天台解决午饭问题，而她则墨守成规，一到正午便躲入食堂。
今天不知怎的，总想去再见她一面，校园很大，我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这里，毕竟根本没怎么来过。这里气氛很怪，不知是否是一向如此，瞧，他们为什么都盯着我看？继续低头啃你们的猪食啊！
很醒目的，她就坐在那里，大概就是厅间的正中央，旁边的那几个杂种都是谁。空气变得嘈杂起来。
太嘈杂了。
我抓住那只肥腻的猪蹄，在它碰到发丝的那一瞬间，太晚了。
“一个小学生敢这么嚣张！？”那是个初中生，比我高出一个半头，它挣开我的手。
我走到罗嬛身旁去，她仍旧在害怕，在发抖，而这次不是因为我。
愤怒在燃烧，于往日不同，不再是为什么虚妄的冲动，而是切实的，可见的领土——她是我的领土，只有我的战火能够肆虐，只有我的暴政能够染指。
我看见餐盘盛着猪油向我飞来，当然不能够躲开——真疼啊，但是没溅着我的眼睛！
踩着桌椅起跳，动作虽然可笑些，但这一定更痛。我手举餐刀，在它长满赖皮的肥胖秃头上刻了一笔，血腥味一下就蔓延开来。
督导员来了，将我摁倒在地，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啊？别惊恐，别害怕，我的表情很平静吧？我特地练就的，别激动。
这次运气好，没等它缝完，我就出来了，原来摄像头也有，有用的时候。
油腻藕在身上一天，终于能躺卧在浴缸中。热水功效显著，“舒筋活血”的话是真实的，我的精神，恐怕一半功效都要归与它。
于个人，暴力与权术的能力永远处在第一位，他们整日所追求的虚无缥缈，不过是鱼竿上的腐肉，一代一代人为之赴汤蹈火，性命葬送，自废武功，无异于自褪鳞而上砧板，全他人，啖我身鱼肉。
隅外悉琐，璃镜模糊了她幼小的身姿，显得格外曼妙，掩开隔阂，她慢声道：“兄长……我失礼了。”
调试水温，轻抚她细嫩的脸庞，她闭上眼，我拂动她潮湿的发鬓，她确实听从我的命令，去蓄了长发，泡沫浮动，不得不说，她乌鬓似云，釉亮柔软，顺滑无比，是我见过最美的。
随我出浴池，她水出芙蓉，顿步停留，向我依偎，却又好似不敢看我，扬起柔唇，我只得应和。
舌尖卷取，品尝她嘴中蜜津，她挣脱喘气，我的阴茎早已肿胀勃起，孤独地挺立在潮湿的寒风中。
她倚身在墙，纤指自抚，牵出玉丝无数，贪婪索求。
我真没看走眼，这极品的荡妇。她开跨着腿臀，但关邑紧致，仍需我手特此劳驾。
体液同水渍蒸发散热，同阴腔内的高温湿润形成了鲜明对比，龟头长驱直入，来回搜刮，闷声娇喘与肌肤冲撞之音此起彼伏，我凑向她胸前豆蔻，放肆地蹂躏舔舐，沐浴过后早已经洗净了膏药腥苦，品来格外香甜。
或是去日余多，玩来不太尽性，我抬起她一只玉腿，架在肩旁，挺身斜刺，终于直顶花心，放荡的颠簸随即而至，子宫的轻捶刺激我的马眼，不久我便达到了极点，子宫则慷慨地接下了我炙热浓郁的精液。
突如其来的快感险些击晕我们的大脑，她仍是一幅痴态大喘着粗气，原来性爱还能够如此多变，可真是我的意外之喜。
我拉起近乎昏迷的罗嬛，来到了更接近浴室的她的卧室，在少女所特有的幽香环绕中，将她扑倒在床，她赤裸的胴体在洁白的床单上抽动，胯下的精液流心在其上晕开，草草将被褥覆盖，我又挺起骑枪征战。
我们面面相对，她却撑起臂膀企图遮挡。我支开她的手臂，瞧，多么淫荡的表情，被奸淫就这么令你陶醉吗？
我全力钻研，肌肤相亲，她的皮肉是如此弹滑，身材幼小妩媚，脂肪柔软恰到好处。舔嗦她的锁骨，血流的温存交融，她心脏的搏动传达与我，鲜活无比。
津液伴着香舌滑出嘴角，罗嬛勾起手腕，使纤纤柔指轻抚我的手臂，似乎拼尽全力的才将瞳孔向我聚焦，玉唇中急切地蹦出几个零星，求道：“好哥哥…哦……，亲……啊！亲亲我，求……”

我没等她说完，便低头同她做起吕字，品尝着她嘴中黏稠的唾液，嫩滑的舌尖，以及舌根的香甜，是樱桃的味道，她吃了樱桃。不过数秒，我感受到强烈的压迫从胯下传来，一股力量从阴道紧紧锁住我的龟头，无法抽动，疯狂的抽搐与吮吸接踵而至，追击得我无法抵抗，缴械投降，似是品尝到精子的甘甜才罢手。
要说她别的方面没什么特长，倒是在榨取男人上分外拿手，想必不过几年，定能成就极品荡妇之殊荣。我掀开被褥，水汽蒸腾，原本芬芳的房间已经被我的体液熏染得腥臭，而它的主人，已经被我无情的内射玷污。
抬她翻身，抽过一羽绵枕，垫于脐下，她已如死尸一般动弹不得，我趁机向昏迷的她复仇，出其不意，这次我从身后进攻，撑开嫩尻，胯下粉鲍竟还贪得无厌地抽动，仿佛是在吞咽即将流出的黏沫与精液。
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身为长兄，教育教育贪婪的妹妹当然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一想到这里，刺激得我肉茎钢硬。三晋功，翻开包皮，再次投身热穴，狂野的后入性交让我好似野兽附身，在这个姿势的好处在于能够探入阴道更深处，方才还狂妄嚣张，进退自如的傲慢宫门，现在也放弃抵抗，只得被我的龟头反复戳弄践踏。
臀部骨肉相残啪啪作响，我拖起她的胳膊，仿佛手牵缰绳，纵情驰骋，而她，只有因为快感而时不时抽动的手掌与我的顶撞相应和，以此证明她的存活。我俯下身去，用手肘厄住她脆弱的脖颈，欲望伴随稀疏的精液喷洒而出，浇灌在肉穴深处。
放手起身，她瘫摔在卧榻上，只有我们两人的呼吸声还未平静，回过神来，牙帐已然浑噩一片。
我抽出数张手纸，抬起罗嬛的下体，从外摁压子宫，将精液挤出，再如同往常那样用手指将残留的精液一点点抠出，这次出了些意外，仿佛是戳到了什么地方，只听她一声浪叫，滋地一声如同泄洪般的，大量的淫水从阴核处喷涌而出！在似啼哭般的抽搐后，终于是昏睡了过去。

浪友们我完了，我该怎么办?

u/NMBSoSexy

我现在在上大学，高考拼了命的卷，就为了能去上海读大学，而我姐毕业后就来了这里工作，其实说实话我就是奔着找她来的。
我真是谢天谢地她居然没有男朋友，她因为工作在这里租了房子，似乎也不介意我和她同居，所以我就搬进来了，她工作忙，平时都是半夜十一点后才回来，作为交换我放学回来就帮她打理打理，做做家务，给她做顿晚餐啥的。
她真的好漂亮，我从小学上到大学，真的就没见过比她更美的女孩，再小一些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一看到她就心跳加速，我真是太没用了，幼稚的懵懂期过后，我意识到我可能真的喜欢上了我亲姐，就算在家里根本不敢正眼看她，慢慢的就疏远了，最近有次她突然坐到我身边，就能吓我一跳，她也发现我的异样，不知道有没有让她发现我对她有意思，估计她也没空想这些事情。
平常周末我俩都窝在家，她就直接穿着短裤在屋子里横冲直撞，两条白腿就在我眼前晃，还根本不穿胸罩，而我也只敢有一眼没一眼的瞟，生怕被她发现，我的鸡儿真的就从早硬到晚，这是我青年时代第一次和我姐独处一室，那次我才发现，男人的裤裆也会湿，真的就能感觉到是前列腺液一点一点的吐出尿道，粘的满内裤都是。
她一般都是要穿西装上班，她的身形曲线真的“绷”的一声钩动我的心弦，她剪的是短发，非常干练，她真的好帅气，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像她那样自信，像她那样开朗洒脱。
我真是个废人，我一辈子也没办法说出口我喜欢她，想和她做爱，她要是知道了估计会吐吧，和一个想要上她的阴暗废物一起住了这么久。
我对手淫的热爱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搬来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摸清了她的作息时间，直到昨天我才敢踏进她的房间，因为房子很小，我平时都是住客厅，我刚来她就邀请我和她一起睡床上，我害怕暴露，就拒绝了，现在后悔的要死，也不敢再说了。
那天一股巨大的冲动怂恿着我走进了她的屋子，虽然有些乱，空旷的写字台，电脑可以放在这里，还有床上没来得及洗的丝袜，和杂物框中穿过的胸罩，衣柜中各式各样整齐摆放的衣物，房间中弥漫着她身体上特有的味道，女人是真的有体香的，而且我肯定并不是洗发精的味道。
性欲蒙蔽了我的理智，我控制不知我自己，脱了裤子就拿起她的油亮丝袜开始自慰，这只丝袜昨天还穿在她的腿上，光滑柔软的大腿上！我躺在她的床上，一把将头埋进她的睡觉时枕过的绵枕，女性的清香一波一波冲击着我的头脑，睾丸抽动，我将我的劣等黏稠精液全打在了她丝袜里，真的是

太爽了，我深深迷上了恋物手淫，我开始鬼鬼祟祟地有意识的搜索家中姐姐的一切关于性的东西，梳妆台上的唇膏厕所里穿过的内裤，她喝水用的杯子，床柜中的卫生巾，乃至我会去刻意观察卫生间垃圾桶中的血迹什么的，乃至于相册什么的，这个搜寻的过程让我欲罢不能，甚至成为了打手枪构成中必不可少的前戏。
我的精液不可避免的挥霍的到处都是，我野心沾染她身着过的每一件衣服，伴随着每次高潮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内疚和收拾精斑的匆忙与害怕被发现的恐惧。
总归是有实手的时候，那天周五，我又开始了我的例行搜查，终于，我在她的床柜内的最深处找到了这个，她的成人玩具——一颗跳蛋。
她平时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使用这个按摩自己的身体，来消除一整天的疲惫吗？这个小小的塑料玩具，浓缩了我的姐姐全身的情欲，像她这样优秀的女性也会使用，从小到大都是那么光彩照人，众星胧月。她平时都会如何用这个玩具玩弄自己呢？摩擦乳头？抵住阴核揉搓？或者更过分一点，塞入阴道，将频率开到最大，然后静静等待高潮降临——我近乎疯狂，可是为什么放在这么隐秘的地方而且好像很久没用使用过以至于现在我才发现？难道她在外面有男人了吗？肯定是这样吧，像她这么漂亮……
我躺在她的床上，一手拿着她的内裤狂吸，一边拿着跳蛋震动，挑逗自己的马眼。剧烈的呼吸让我头晕发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一遍一遍大吼这她的名字，逼出了我此生最疯狂的一次自慰射精，一股脑冲击在了跳蛋表面，不行，她还可能用这个……自慰，我移开跳蛋，又射一管，飞出床边去，落在地上。
我的脑袋嗡嗡响啊！在朦胧中我依稀看见我姐正站在门口。
我完了，我全完了。她现在还在厕所里，我已经准备收拾东西滚蛋了，我想哭啊，我全完了，以后再也没用脸见我的家人了，再也没有脸叫她姐了，我全完了！

昨天我把亲姐给操了，没想到她真的是个骚逼！

u/NMBSoSexy

我现在还非常兴奋，她估计正在厕所哭呢！我待会还要继续操她，我真的被我的智谋折服了！
说来她才高二，一对奶子就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而且她皮肤非常好，白的很。昨天摸了才知道原来女人的身体这么软，还有就是眼睛小了些，而且现在才发觉她的小眼睛很是淫靡。
昨天就觉得她不对劲，拿着手机鬼鬼祟祟地，说话声调非常低，跟这个骚逼处了这么久，一眼就知道她是在撒谎，说什么去图书馆开学习会，真是笑死我了。
她刚说她要出门我就意识到不对劲，我先冲出门埋伏着，没过多久她就挎着背包出来了，穿的那个骚气，短裙都遮不住大腿根，怕是风一吹就会把内裤吹出来。
我等她左右看过后就小心跟上去，我的心噔噔跳，我之前经常跟踪我们班的漂亮女生，看看她们家住在哪里，偶尔被发现过，差点惹祸，我其实根本没处过女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还幻想能不能入室盗窃她们的内裤，丝袜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好歹是积攒了一些经验，但是这个蠢货，出了小区以后我的身边几乎没什么东西挡着，我都怀疑她是不是看到我了，她还是急匆匆地走，而且这根本不是去图书馆的方向！我就觉得更兴奋了！
要说最惊险的时候，还是过地铁的那一关，两个口一个朝向我一个背对我，我只好躲起来等她下去再冲上跟住，当时真是惊险，还好她要坐到那班车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来，我差点就以为她已经走了。
跟踪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我全程都处在一种很亢奋的状态，兜帽也厚热得很，其实开始也真的没什么目的，根本反应不过来，或许我的潜意识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强奸女人尽管那是我亲姐，也可能我天生就是那种所谓的跟踪狂，迫害狂之类的人。
路上她一直拿着手机看，我就一点点靠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透过数个镜片反射能稍微看到她的手机荧幕，因为还是不敢靠太近，看不见具体是什么，但是能知道她确实是在跟什么人交流！
此外我必须承认，她的身体非常色情，加上这身情趣内衣一般的不检点的衣服，一路上光是我看到的，就有不少男人向她的腿上、胸上乱瞟。
她终于下车了，我等了一下才跟上去，这里是市中心，我们坐了好远的地铁，我害怕她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搭车啥的，毕竟我的微信里恐怕还没有这么多钱……想到这里我真是气死了，家里仗着她是女孩，再加上还比我大，学习比我好，零花钱是我的几倍，就这她还是贪得无厌，这刚过完年的压

岁钱，亲戚托她给我的钱全是这个母狗一个人收着，平时还对我有一句没一句的骂，整天看个傻卵逼站玩烂梗尬的我要死。
这次终于是被我赌到了！这根本就是一间情趣酒店，她径直就走了进去，我马不停蹄跟上，幸好我长得够高，没引起店员怀疑。这个母狗直到上了电梯还是抱着手机不放，我缓步走进电梯，绕到她身后，她也只是躲了一下就又开始盯着手机看，她按的是几层我忘了，我只是象征性的按的比她高，才好尾随。
在电梯里，不知道是她身上的骚气香水，还是酒店自有的香氛，独处在迅速上升的电梯间中我的泥泞狰狞的内心蠕动翻腾，我的鸡巴已经硬的和铁块一样了，极短的时间之中我就已经盘算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终于电梯门开了，她收起手机，摇摆着骚臀就走进宾馆昏暗的走廊，我数秒后尾随出来，放的脚步极慢，而且幸好宾馆的地毯质量极佳，根本是毫无声息，我就走在后掏出来手机就开始录她色情的背影。
她似乎也根本不熟悉这个地方，转了一圈也没找到野男人给她准备的房间，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了。
就在她搔首弄姿踌躇不定，打开手机准备再问时，一个回头终于看见了我，她似乎还没有从即将同男人做爱的兴奋中回到现实，辨认出我来，在那一瞬间我明显的看到她的面色变得惨白，冷汗滑落隐约可见，我黑黢黢的手机镜头正冷冰冰指向她，宛如枪孔，宣判她人生的死刑！
“我要发在家庭群里！”我装模作样振声威胁她，她吓得一怔，腿直发抖，普腾跪在地上，抽泣着似失了魂。“姐……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千……千万别告诉爸妈！你要什么？以后……我的钱全都给你！”不愧是我看上的婊子，求饶都演的这么色情，我要你的钱？敢这么快，这么绝决的颜面扫地求我，真是个狠角色，不知道等到时候她得势了会怎么弄我！
“把手机给我。”她怔了一下被我一把抢来，干净利索拍下来她与男人的聊骚记录。
我的手兴奋的有些发抖，她的淫荡把柄被我死死拿捏在手中，只要我将这些照片公布，她在这个家乃至整个学校都将失去立足之地！
“还愣着干嘛？走啊！”她颤抖着起身，眼中闪出绝望，好好的约炮性交没有尝到，倒是被自己不争气的亲弟弟来了这么一出，估计想死的心都有，而且要我说还是不能白来，我的鸡巴还这么硬可不能撂挑子就不管了！
“去，再开一间房。”我收起两部手机，命令道，她已经魂不守舍，没反应过来我的动机，傻呵呵的便从了，带着房卡便回来了。她跟着我回到那层楼，来到了这号房，这是我有意让她选的，因为隔壁就是那个野男人的房间。
一进房门，我便一口舔到她油滑的嘴穴上，她呜呜作响也不敢真正动手反抗，略显肥腻的嘴唇让我有些泄气的下体士气重振，舌头在她口腔中横扫，终于口水拉丝都滴到她粉色的短衬上，如果那也算衣服的话。
她又跪在了地上喘着气，嘴中弱弱地嘟囔着我的名字，“我再怎么着，好歹也是你亲姐……现在住手还能回头……”
见她的思想还在抵抗，我解开裤带，胯下巨物自己便跳了出来，跃跃欲试。“看样子你还是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啊！？我再不济也不用一个荡妇婊子来教我做事！”我朝她怒吼，握着坚硬无比的肿长肉棍抽打她的脸。
“仔细想好了！父母养大我们可不轻松，你干过的那些事，要是让任何人拿住，咱们这个家可就毁了，更重要的是，你的前途可就只有去站街了，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所以不管为了这个家，还是你自己，就都将就一下吧！！！”我扒开她的嘴穴，将阴茎送入黏稠灼热的口腔。“哦……吼吼！！”我失声叫喊，这真是嘴中极品！舌苔粗糙适度剐蹭阴筋，上颚凸起挑逗龟头，我攥住她的头发，疯狂扭腰输出，踮起脚猛地一顶，在她的喉穴深处注入精液。
她干呕着，眼中呛出泪来，我褪下她的上衣，两颗乳房从胸罩中跳出来，奶头已然挺拔，看看下体，真就跟没穿一样，我撕开她早已潮湿的黑色丝袜，居然根本没穿内裤！“你才是高中生就已经这么放荡了吗？就等着野男人的鸡巴了是吗！！我这就满足你啊！！”
她挣扎着：“只有这个！不可以啊！！！是姐姐错了！姐姐错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不要……戴上套子啊！！”她挣扎着要推开我，可是我好歹也是健身部的成员，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她制服，龟头已经顶在了她的阴户，尽管中途有种种插曲，可是这口惊吓小穴仍旧湿润无比，我一挺腰身，龟头便带着整根鸡巴插入阴道。

这一瞬间她突然便不叫唤了，她阴逼颤抖，一双小眼上翻，死盯着我，被肉体包裹住快感从下身传来，翻涌出我的笑意，开足马力，我也死盯着这个女人冲刺，呜呜声从她的嘴唇中飘出，不知道还以为是我的亡精讲话了！随着我的加速，这委屈的低鸣更是响彻："啊啊啊！！"
她的大跨抽搐着，捂着脸，唾沫横飞，估计是高潮了。"叮、叮、叮。"是我姐的手机作响，"你的炮友好像在找你哦！这么沉迷于与我做爱而不加回复，他真是等得很可怜呢！"
"你居然还打着我手机的主意！？"看她还时不时看向我外套的方向，"放弃吧，我已经把东西全部发送到电脑上了！你以后就是我的了！！"我扼住她的脖子，扯她翻身，跪在床上自上而下后入她，她喘着气，奶子弹跳，"你这荡妇，整天偷拿我的钱去买护肤品，化妆品……然后……抹得花枝招展，出来钓野男人！！！我来光顾光顾就喊不行不行！？"我揪住她的刘海，凑到她耳边吼叫，"你根本不是我姐！你就是个骚穴，荡妇，肉便器！！哦啊啊啊！"她的子宫口比我想象的要硬，撞得久了有些生疼，但是我的睾丸又已经上膛，"你的野男人就在对面！叫的再大声一点，说不定就能让他听见哦！"第二份精液喷射而出，打在阴道最深处。淫水激荡，"噫————"她咬紧牙关却憋不住声音，只能做出如此怪声。
我稍作修整，她似乎又清醒过来，痛哭着骂道"人渣！你这个人渣！！！啊！"
"啊，你该不会以为我完事了吧？"她一听又失色，"不要，让我休息……一下啊！！"我又将肉棒插回到温和的肉穴，这真是最棒的归宿！用过的阴道，还有大量精液作为润滑，抽插起来白浆四溅，分外淫荡！
"你这个骚女人！不守妇道的东西！我看你刚才喷水喷的很爽吗！怎么，现在翻脸不认人了？你就是连自己亲弟弟的肉棒都会有感觉的淫荡母狗！操死你！操死你！"我抓住她的两颗白奶子开始蹂躏，扇打，播弄乳头，果然肉逼夹吸的更紧了。
"难不成真是因为我们是姐弟？肉体相处很好吗！我才第一次操你你就这么有感觉？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啊！"
"人渣……你放屁！你真是烂透……了，三岁小孩都比你技……术好，呜噫——"她又埋头入被。
我的滚烫肉棒滑出她高潮到失去意识的瘫软小穴，看她累成这般上气不接下气，今晚估计是回不去了。
我反手用她的脸扫开了手机，仔细审查她的聊天记录，顺便婉拒了今天这场淫乱派对，她竟然一次邀请了三位禽兽学长来这里开乱交淫趴，我回去就要收拾他们。
还有是我的错觉吗？怎么看着这些精斑有些泛红，不过应该是我太用力罢了，像她这样的荡妇怎么可能是处女？我回过神来她已经瘫在床上睡着了。直到今天早上我俩才醒。
近亲相奸很爽！抱着女人裸睡更舒服！
https://preview.redd.it/z0y6m5wrksi81.jpg?width=900&format=pjpg&auto=webp&s=797a397818b158de584802ba5567f132b39c6e7b
附图：昨晚射过的近亲小穴。

浪不滅

u/NMBSoSexy

粼粼游浪亦輕狂，渾天暗潮覓鼠藏，
澎湃怒惱煙中攪，激流會齊不滅浪！
瓢食擔飲舊恨在，風流倜儻能結梁，
忍辱負屈讀書忙，膽過胯下敢旌浪！
哀哉！
家門慾破妻兒涼，吾皇暴論千年殤。
斷壁殘垣血凝灰，獻忠應孤血債償！
浪起，浪滅，桅杆擊起浮沫揚！
浪起！浪滅！掙扎闖得峭碧上！
崗石堅，滅浪殘，笑我志脆血流乾，
車披甲，慄彈丸，敢以青衣拼鉄寒！
終有天洪衆人待，終有人怒是衆人排，
浪滅，浪起，浮萍碎裂，魚蝦喪喪！

浪滅？浪起！金城能破，千軍不擋！
嗚呼！
駭影驚濤推朽墻，支固不化天必摧，血流成洋莫彷徨！
囚若與罪共戴天？排山蹈海天搖晃，乾坤有浪莫稱王！
胸挺，首昂，飛櫻開來勇獨往，浪潮褪去暗得光！
濁流賤下愿衆賞，汪洋瑩瑩月晃晃，
山河飄搖贖魂秋，暗動斡旋只難傷！
起浪！我呼起浪！山呼海嘯，寰宇跌宕！
起浪！縱情衝浪！神奈川前，眾鼠猖狂！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日——
神秘衝浪者小N，于衝浪電視貼瓷磚活動，呼籲一切人類【社會主義反動派】勢力聯合起來，否則後果自負！

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u/NMBSoSexy

如此荒谬的理论，居然能够持续将近两百年，直接间接杀掉数亿的人，到今天还有一大堆前仆后继去死，去热泪盈眶，我真的是对人类文明感到非常不解了，这总的说明一些事情
如今基本没有了资本主义的压迫，仍然狂热地信奉共产主义，说明大部分人没有在思考，或者说大部分人的理性和常识无法控制感性的情绪。
人类是狂热的，恰巧共产主义与其受益者，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一点。
清醒的人们并不愿阻止远方的灾难，他们甚至连想都不想，他们根本不在乎，简单做个实验：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愿意出生在Zhina国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绝不可能’，那么很显然，你就是那个根本不在乎的人，也别抱怨，这些原本可以阻止的灾难被放纵，因为你本身就不在乎，你只在乎你今天有没有操到逼，放在精英阶层也是贪污，欺压现在的你的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我想，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仍然‘愿意’再出生在这个该死的国家，前提是我能‘醒来’，就像现在这样，这个国家带给我的仇恨已经无法从我的灵魂中剥离，没有了这些我是不完整的，我就不是我了，我必须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扭曲，变态，受虐倾向，邪恶，渴望复仇的畸形的人，我的愿望是以最残酷的方式去折磨，杀掉每一个曾经压迫我的人，摧毁我的人生的，扭曲我的灵魂的东西，这才是属于我的人生，也是我的天命！
我生来就是为了与这群牲畜为敌的。我入地狱，既是我的不幸，也是我的责任，我的荣耀。
所有再来一次，我不会回避，我还会选择来到这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觉得只要自己过好了，润了，就都结束了，回头想想还觉得共产党也没怎么样对自己。
将痛苦还给他们，是生而为我的责任。我认为我们很大程度上会失败，因为我们终究在跟人性的劣根做斗争，于内是疯狂，残暴，贪婪，愚蠢，于外是自私，懒惰，冷漠，怯懦。
总归是其乐无穷，它给我带来无比痛苦，也给我带来无穷的生的意义。

《一亭链》主人的任务

u/NMBSoSexy

“文依婷,你叫文依婷？”粗糙的手依着发丝，紧紧摁住这个芳龄二十二的少女的头颅，中年男人，享受着少女绵柔悠长的口交，调侃地读出港澳通行证上的文字，“哦就是那里，请用嘴穴好好接住，要全部喝下去哦！”
男人臀跨一紧，双手摁住少女的后颈，将阴茎插入到她喉咙最深处射精，快感冲刷头脑，脸上溢出微笑，“来吧，把屁股转过来，让我再来一发！”
“咳咳……对不起客官，真……咳……活儿，三百不够啊……”看着男人魁梧的身形，她只敢细声婉拒，但是男人脸上闪出一丝不悦，只见他一巴掌便挥在了这名叫做文依婷的少女脸上，渗出一块殷红：“你这婊子！”他骂道。粗壮的手臂一把便锁住了少女的细颈，他扯开短裙下的粉色底裤，

将自己仍在充血的阴茎一把插入了她干涩的阴道，“……住手，疼啊，疼！我好疼……”数分钟过后，精液随着血迹，从肿胀的阴户中喷涌出来。
“切——”男人甩下少女，如同丢弃一滩烂肉，提上长裤，走到一旁翻动少女的皮包，从里面取走了仅剩的数百元红色钞票，得意洋洋跨出包房离开。少女眼角泪痕滑落，朦胧中依稀听见屋外嘈杂，一个白人男性为首，带领着三个身着黑衣的打手，将那中年男人一顿痛打，躺倒在地呻吟求饶。
白人男性从容走入包间，他扶起文依婷，抬起下巴斟酌，掂量她的肢体身段，如挑选雀鸟花草，甄选珠玑。许久，男人开口，用相当流利的中文说话了：“我的名字是塞巴斯，刚才那个无礼的男人，已经付出了代价！”他西装革履，从的口袋中取出面值三百的钞票，不同的是，这次的钞票上并不是低俗的大红色，而是绿色的陈旧钞票——美元。
文依婷看的眼神发直，死盯着这叠薄薄的绿色纸张，她刚欲伸手抢夺，却扑了个空，“那么，优雅的小姐，支……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我们澳洲人也说：‘朋友应该帮助朋友。’表明你和我们做朋友的诚意，这样才公平不是吗？”塞巴斯又伸手递出钱，文依婷接过，道：“我……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很好很好，你很明智，小姐！”他笑着拍手夸道，领着文依婷，她跨过仍在呻吟的中年男子，穿过嘈杂的昏暗歌厅，坐在了和那黑衣打手一般风格的轿车上。汽车快速驶过街市，从拥挤到更拥挤，从繁荣到更繁荣，万丈高楼霓虹闪，人言人嬉戏，暗港阴巷似影随，猫扑鼠奄息。
作为一名坐在飞驰着的黑色轿车上，被四个陌生男子包围的少女，这样的处境无法抑制她回忆的冲动，近来发生了太多事情，她人生的翻转似只在一朝一夕之间。
“炒作”，这个似乎只有在网络世界才常常被听到的词眼，却真真实实地改变了文依婷，这名柔弱少女的人生轨迹，曾几何时，她也自以为，炒作不过是在网络上这块虚拟世界的玩乐罢了，但是很遗憾，她的命运终究是为她自己令人可恨，可悲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四、五年前，那是她第一次来到这里——冲浪电视，那时，她拥有美满的生活，和谐的家庭，健康的身体，还是中山市实验高级中学的一名女高中生。品学兼优的她，轻轻松松便考上了这间学校的重点班，不仅如此，就在她家隔壁，一位英俊而青涩的男生正无可救药地爱着她，他们从小长大。如此看来，她幸福而美满的人生唾手可得，但是容易得来的，总是最不被珍惜！在那个灾祸的夜晚，她来到了冲浪电视，年轻而单纯的她被局域网的庇护宠溺着，而墙外五光十色的世界终究是控制了她的神魂。炒作的禁忌，不断地勾动着她的心弦，挑逗着她的良知。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那么还是一部美丽的喜剧，而她，无知而得意的少女啊！她不顾命运女神的劝告，终究是下了那步败着！她踩碎了精致而脆弱的人性教条，开始了她罪恶的网络生涯，身为一个炒作者。屏幕上跳动飞涨的数字，写尽了她的业力，不知为何，没有任何目的地，卡玛单纯的增长就已经成为了她生命的全部，她迷失了。
没有了解清楚规则，便肆无忌惮狂舞的她的放肆很快便被这一上古的邪恶存在——王晶，察觉到了。很不幸，她的企鹅和此地所用的形象突兀地一致。数百封网络通缉令被发布，上面镌刻着她的鼎鼎大名名字——文依婷！（伊万杰林——2018）
她的父母，生她养她爱她的人，痛心不已，警笛作响，炒作者文依婷在第二日日出时被准时拘捕，包括她的家人也一并取保候审，临走时，她挥泪告别了那个爱她的男孩，他们曾经许下过诺言，要称霸冲浪！为了这个她爱的男人，她顶下了一切的罪，双号炒作，这种最下流的罪行，她甘愿背负，尽管炒作这份原罪，已经足够她用一切偿还！
在前往审判的路途中，邪语低鸣，云淡潮枯，风雨交加！
“你妈必死！”——践踏上古的禁忌，必然将承受上古的恶毒！这条百试不厌的诅咒不出意外，在她的命运中如期而至，一场荒唐而惨烈的车祸，发生在十字街头，细雨浇不灭油浸的烈火，她和父亲被及时到达的医者抢救，可是她可悲的生母，却永远地将灵魂交给了上帝，来赎她炒作的罪恶！
不久，她人间的审判便告一段落了，但是真正可怕的是在死后的！出院后的父亲，神志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妻的死，让他心神难宁。
“回来！我妻！回来！”在一片嘈杂中，这根曾经创造文依婷的短小阴茎，终于插入了文依婷自己的身体中，在女儿的惨叫声中，快感再次袭击了慈父的大脑，持续了数个小时的近亲相奸，已经让文依婷筋疲力竭。
可怜的文依婷，被自己的生父奸污了，日复一日，让她恐惧回到这个家！但是身为曾经的操作者，她无法向强大的晶之存在哭诉自己的悲惨，去颠覆自己的父王，这样只会给她带来更悲惨的结局！

今天是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男孩来到这里，为的是履行他们曾经许下的约定——男孩为了能够彻底把握住这位，曾为他牺牲过的姑娘，拼尽了全力，终于他以数倍于入学考试的成绩获得了顶级名校的入学资格，只有这样，她才没有理由拒绝。
他应当如此自豪于他的人生，如果他现在识趣地离开，隐隐中，他听见有如游丝一般的曼妙歌声从这门后传来，伴着这爱人歌声的牵引，他又迈出了一步。
“依婷唱真好听啊……张开嘴来，要射了！”大汉将马眼对准了她颤抖着的蜜唇，浓稠的精液滑入喉舌，少女还没来得及将其吞下，便被一旁粗暴的大手豪夺入怀，“别停，接着唱吧！”
这首《我心永恒》是文依婷为了今天特地准备的，日以继夜的练习，推敲，只为了在这一天能取悦这个她最放不下的男孩，而不是这群禽兽！原本应当享受爱情之吻的嘴，却成了陌生嫖客的泄欲便器，他们用精液玷污她最珍视的礼物，只为能在快感的高地上多停留一秒。
“卡擦。”兽群悉琐，“门锁了吗？”抬着摄像机的墨镜男子撇撇嘴。
男孩顿挫的脚步难掩他心中的慌张，他面带微笑准备向亲友问候，而画面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般，和睦齐聚，贺喜高中，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欣赏着曲调。
文依婷在客厅，被数名健壮男子围绕，歌声伴着娇嗔从人影中飘出，一根阴茎正挺立在她充血的阴道内，直顶在最深处颤抖着射精。男孩站在一边，好似是一尊雕像，面色惨白，瞳孔中只映出了，女孩忘我高潮时的痴态，就连她的失声高音也没能把他从呆滞中唤醒。
他面色苍白，跌倒在地干呕，抽搐扭曲嚎叫，片刻，近乎癫狂。
黄发男子提上裤子，踏碎了跌在一旁的玫瑰，走向那摊闯入的无礼生物，扶起男孩，不是怜悯，而是一把欲将他丢出门外，他的吼叫让黄发男的生殖器没法充血。
男孩已经疯了，出离愤怒！他蠕动着，拼劲全力来攻击黄发男子，不料只需一拳照肚就压住了他的怒火，他匍匐在地上，耳畔从未如此清晰澄澈。男人接着上前，出拳殴打，怒吼化为哀嚎，只需十秒不到。
黄发男子啐了痰，带着胜利的喜悦，重新来到沙发前，墨镜男子识趣地给他让道，少女已经昏厥过去了，款待过数根壮硕的阴茎后，子宫已经被撞得酥麻。浊溪径流，男子仍觉得不尽兴，想到了些什么，他反手将男孩到众人面前。
“你不要这么没骨气！你是个男人！一个女人算什么，这天下的女人，不过都是荒淫成性的妓女！只要你有钱，有权，有势！就肯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数不尽的婊子来舔你的鸡巴！你也不要怪我！弱肉强食是这个世界的铁则，你自己磨磨唧唧跟个娘们一样，弱的跟个竹竿一样，给你机会把握不住，有逼就操这才是大智慧！整天做题，整天想着谈情说爱，你就接着做梦吧，等我们玩够了这逼，就送给你了！”说着便又是一巴掌扇过来，“谁是臭傻逼，你好好想一下！”男孩沉默。
吵闹声惊醒了浅入梦乡的文依婷，她在恍惚中看见了男孩的面庞，她笑着，以为仍在梦境中，直到看着身旁一群坏笑着的裸身大汉。
她失声痛哭，撕心裂肺，从未有如此凄凉的哭声，似乎能将心肝脾肺一同哭出来，“你快走，快走吧，呜呃啊啊——快走啊啊——”
男孩一动不动，他深刻的思考着——他的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他遭到了这般无与伦比的背叛。
愤怒烧毁了他的信念，他的人性是如此不堪一击，顷刻间便被扭曲地同这帮畜生一摸一样。体肤的痛楚已经被抛诸脑后，他的意识现在才真正感受到此刻的处境，他后悔没早早踏出这一步！
他褪下仪表衣冠，少女的嚎啕戛然而止，似有冷笑闪现——他的阴茎重新，将因为心碎而绷紧的阴道再次掘开，怒火无情地宣泄着。
少女的眼睛，泪水中浸没着绝望，她最爱的男人将她摁在了胯下，却并不是因为爱她，是因为恨她！刻骨的仇恨，男孩破涕为笑，狰狞而邪恶！他自信把握住了真相！丑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只要人性健在一天，就永远都不会改变这点！
少年生涩地扭动着臀部，阳具在浑水混杂的潮湿肉洞中无情而粗暴地抽动，他的愤怒愈演愈烈，提腿踩在文依婷的头上，唾液滑落，咬牙切齿，双手死死掐住这个曾经相爱的女人的脖颈。对她的哀求充耳不闻，只有兽性，最纯真的欲望在运作，宛如两具行尸走肉在媾和。男孩短小的阴茎无法达到最深处，而文依婷身经百战的阴道已经被壮年的粗糙阴茎撑的软腻，即便如此，对于一个手淫了一辈子的处男来说也已经足够刺激。
他拔出瘫软的阴茎，跌跌撞撞。文依婷心如死灰，无法承受这残暴的现实，闭上眼睛逃避，沉沉睡去。
男孩大喘着气，男人性器的腥臊之气充斥着房间，他能在这个位置上胜任，身为一头牲畜。

夜晚，她踉跄走上天台，面无表情，她的下体已经习惯了这般无休无止的轮奸，不再像往常那般肿痛难忍。冷风吹起凌乱的发丝与单薄的衬衣，她的人生毫无疑问，已经无可留恋了。看向远方的灯火霓虹，她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她选择了离开，但是已经接受了事实——被一生的挚爱者背叛，伤害。
“这就是人性。”她承认了。
回过神来，轿车已经停在这家无比奢华的宾馆门外，内外法式风格装潢，达官富贵熙熙攘攘，名媛贵妇款款渡，这样的酒店在夜晚热闹非凡的红灯区显得格外高贵，巨型建筑之外，“栖凤阁”三个闪着金光的繁体大字悬挂在外。
文依婷随着塞巴斯走入大堂，她身上不拘的衣装在身边过客的华丽的衬托下显得格格不入，也是因此她小心翼翼，东张西望，似乎是受了惊的雉物，三五步才能跟上塞巴斯。
从侍从盘中取出新衣，她在房间中仍困惑于这块破布究竟该如何遮蔽身体。她很清楚，在这里的开销必然是代价不菲的，作为一个下等妓女，她绝不是能够高攀至此的人物，若是不想惹事，应当尽快离开这般是非之地，但是如今这般落魄，除了委身于此别无他法。
经过一夜一天的休息，她的体力已经勉强恢复，这架床榻虽然仍是坚硬，确是这几天来睡得最稳当的，也没再被噩梦惊醒过。
缓缓开门，来到指定的妆间，塞巴斯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巨大的仪镜镶嵌着金光闪闪的雕饰，在这之前，他熟练地为文依婷打理着衣表体态，布丝缕缕，着云戴雾。“穿衣服有什么用处，待会就又要脱……”她细声抱怨。
“你不知道？合适的衣服，能勾起人的欲望！”塞巴斯以他一贯油滑的腔调开口，说着系好了她背上最后一系丝带。“你的身体，是我见过最好的。”看看镜子，他接着说道。
迁步桌台，浓妆艳抹，描眉画鬓。她细细品味着镜中的自己，往日的憔悴已了无踪迹，婉柔洁白的礼服裹出了她凹凸有致的身段，香肩嫩背，玉颈红唇。她从来不舍得用上如此名贵之粉黛，心中恐惧已然飞去九霄云外。
塞巴斯将她送出门外，来到大厅的副阁上，寥寥几位名媛丽人在此等候，向往来男士眉眼传情。只有文依婷的生涩举止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好似是这般生涩，才引得众人眼球发光——金碧辉煌的宽宏大殿中，左拥右抱的富商，挺拔款款之绅士，成群结队的纨绔子弟，都向那附阁的最高处望去，胭脂惊动怜人心，素卿翩翩烛火明。
人群躁动，将她团团围住，似是往事回现，却要按捺作呕，莞尔甜腻，惹得一旁鸡群败兴，凤群妒嫉。她瞧那群雄兴起，暗叹体表靓丽，不过禽兽戚戚，禁不住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欲说还休，你来我往，觥筹交映，吞的是山珍海味，珍馐千金，饮的是红白美酒，玉瓶水尽。真金散，白银残，石茎立，唇齿贪，图穷匕见，狼藉杯盘。
这油腻富商兴致勃勃，探纱审体，抚肩搭股，隔布搔阴，见她浓睫飘飘，愤然蜕皮，一条价值连城的西裤颓落，弹出一根黝黑肉棍，顶上文依婷的滑嫩肉穴，她俯身在案，静待如烧火一般的阳物缓缓送入下体。
柔水四溢，滴答沥体，腔内龟头攒动，她岔跨摇摆，提臀耸肩，娇喘呼吸，一招一式游刃有余，似能蠕动阴道壁纹，抚动肉茎。这富商稍有不慎，酒酣耳热，收放失寸，文依婷轻抛媚眼，得意洋洋，逗得他二弟抓狂，血脉喷张，躲闪不及，当机立断，后腰发力一记顶撞，撞得桌椅“吱呀”，文依婷一声闷喘，她后腿腾空，肌肉紧缩后阴，精液浑厚从欲裂的阴茎中汹涌翻出。
温存在她的淫洞里蔓延，稍稍平复了的凶恶肉棒从中抽离，文依婷身体微颤，淫水与浓精滑落溅散，富商惊叹：“真是极品骚穴！真没看走眼！”
不急休息，卧褥再战，口舌相交，手淫为礼，文依婷夸身乘骑，宽带解衣，美手翻火棍，摆臀引下体，粉舌叠烈唇，浪濯声不尽，月潮起落，倒凤颠鸾，那肥腻双手死撑美臀，腰身猛起伏，捅得玉琼湿被单，挤出频繁，插得依婷支撑难，青丝杂乱遮面喘，高潮至，阴户弹，屏息凝神提气难，怒掌一拍，“文依婷！夹紧！”
“啊啊……好，好的！啊……啊——”技艺刁钻，万步郭楠，亭门大开，涌潮上滩，“噗滋噗滋”，烈烈轰入小宫銮。眼缭乱，金星闪，今宵眠难安。
这富商的技术是如此了得，比起鬼父那帮狐朋狗友更是难以招架，乃是日常多服稀补药材，休养生息，才好来此寻欢作乐，这般挥金如土纵情享乐乃是那帮下等牲畜之无法想象的。
体位轮换，攻守翻转，肉棍越挫越勇，似调教掌中蜜物，依婷高潮叠起，逝水东流，淫性历见，舔唇吸精，颊贴雄剑，会心浅笑忘乎所以。

恍惚间，她又回到了那个夏天，美丽，惬意而甜蜜，本应如此。然然人之性情变化，多与权、力使之，故有物一贯而人多变之旧论。文依婷，本是白莲一朵，良善尽美，洁灿无暇。而今却跌宕失足，名身尽堕，甘为人之便器，皆因为炒作若伴虎，属实世事难料！

在这嘈杂的栖凤阁门外，一名青年正在等待，却险些被来势汹汹的人群挤开，在其中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文依婷。

“婷婷！婷婷！”青年一见到她的脸庞，便忍不住声嘶力竭地喊叫，人群惊慌，她也被吓了一跳，随即厌恶心生，却强忍怒火，来到少年身边，接过他手中的礼物，当时便将精美的包装撕碎在地，其中竟然只有一封写的乱七八糟的信！

“婷婷！我好爱你啊，我真的好爱你啊！”她本以为是谁家少爷来此追求，没想到不过是个穷小子！喃喃骂道：“烦人穷蛆，轮奸都轮不到你！”任凭少年如何痛哭流涕，“婷婷！婷婷！”地喊着，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

华衣换，名骑转，风流争相敬花桓。牌坊立，过客传，一亭终究烂泥滩！

随着财富的滋长与淫靡的熏陶，她从社会的底端，一个人尽可夫的乱性少女，成为了只有权贵名流才可染指的一代名媛。锦衣玉食的生活，五光十色，她的身体一改往常变得格外丰满，以至于能够用更多的方式服务用户，事实上，这也少不了她自身日复一日的努力，淫技也在与其俱增，渐渐刁钻无比。

她丰臀摆摆，美乳晃晃，开门昂首走入舞厅，将百万名包放在一侧，贵客们已在此处久等。

与暖色调的走廊与客间形成鲜明地对比，这里相当的阴暗干燥，是专门为有特殊癖好的客人们准备的。她缓缓走上仅有一根钢管的圆形舞台，头顶的光束打在身上，是这幽暗房间里唯一的光，台下数十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她却看不清观众的面孔。

丰乳肥臀，绕着钢棍翩翩起舞，伴着声色，蹲下站起，摇摆俯身，画出无比色情的曲线，台下悄无声息，只有粗气喘喘，相继有钞票洒出，一见如此，文依婷更加起劲，两根白亮美腿并起，抚棍下蹲，以尻夹，撑盆跨，口舔纤指眉目传情，随即将那沾满唾液的手伸向裸露出来的美鲍，开始自慰，期间仍不忘摇摆舞蹈，以阴户摩擦钢管，丹眼煽情靡靡挑，白露黏滑浅浅落，她早已饥渴难耐。

男人们此起彼伏走下座位，一根乌骨从阴暗中探出，被文依婷伸腿，一脚踩住。高跟戚戚摩擦，轻捻复挑，阴茎难以忍受，“噗呲”一声将精液射在脚底。米浆踏踏，舞蹈再起，玉丝散，衣裙残，滑落玉体，却被高跷的乳头钩锁住，布料摩擦，挤出一丝母乳。

臀尻得意摇摆，玩具锁链死死插在下体的两口，随着舞蹈一同摇摆。她提臀探向舞台边缘，从黑暗处，一根肉茎银装素裹，迫不及待冲到台上，扶起美臀，拔出假阳具，淫水裹挟，对准泛滥的阴道一阵抽插拔出，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文依婷腿脚颤抖略抵高潮，从小穴中抽出灌满了精液的避孕套，系上腰带，颠荡下体，血舌在唇腔中旋转，不甘示弱。

一根黑人阴茎也带上避孕套，凑到文依婷的脸上，遮云闭目，她伸出舌头，品味着避孕套上奶油味的润滑油，蠕动划扫，向这根强者献媚，那黑人不尽兴，逮住头颅，便将那根黑色巨物奸淫文依婷的喉管，取出时，仍提溜着饱满的精袋。

又有一壮汉上台，手捏蛮腰，抱她起来尽米高，她背贴紧钢管，壮汉正面进攻，插入她的骚穴，她承受不住终于仰天高潮，琼汁喷洒，打得数根挺立着的肉茎摇晃。片刻避孕套挂满了她的腰间，成了一条琳琅花裙，摇摆散落，阴户若隐若现。她笑着拆开一管，缓缓送入舌沟吞咽。

潮湿的肉棒簇拥着，侵略着她的每一寸肌肤，在腋下翻涌出精液，以马眼跳动乳头，肉茎插入乳沟，龟头冠状沟窸刮蹭湿润的高跟鞋，探入脚底的缝隙，注入精液，巨大的巧克力色肉棒捅入肛门，无情奸淫。“呜呜呜……”她的口腔在工作时只能勉强发出这样的声音来求饶。

精池肉林里，她精疲力竭，瘫倒在舞台上，阴道仍因为痉挛而不停地向外吞吐着浓精。

活色生香的人生，街上，文依婷品着美酒，优雅地，伸腿走出这辆法拉利，却不料有一邋遢小乞丐，胸前挂着肮脏的纸板，上面写着“巴特斯-7799，为烧杯猫猫捐些款吧！”的字样。

看这小孩屁颠屁颠地跑来，文依婷手足无措，只怕身上别沾染上什么脏东西。

“我是巴特室烧杯猫猫，给烧杯猫猫捐些款吧！”她奶声奶气地用略带口音的稚嫩声音请求，抬头望着文依婷，渴望她的施舍，手中肮脏的烧杯中一只黑色小猫探出头来，一同瞪大眼睛望着文依婷。

恶臭扑鼻，文依婷只欲作呕，美酒摇颤，她怒不可遏，将这本对巴特斯而言价值不菲的精致玻璃酒杯砸向猫猫，巴特斯猛然转身，护住了她手中肮脏的烧杯。

酒杯跌碎，巴特斯哭着逃开了。“切——烦人的玩意，懒得鸟你！”

“哦！依婷！你终于来了！”一听是金主的问候，她转脸嬉笑莹莹，向那MOD献媚，“嗯嗯~人家等你好久了，这里好危险，刚才还有个乞丐骚扰我！”
“哎呀，就是我家那个黄脸婆！看的紧，真是该死！你再等一段时间，我就跟她离婚，孩子我都不会要的！我就要你！”
“嗯嗯~，我就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文依婷看着大MOD兜里的卡包，心满意足地笑了。
海景别墅里，文依婷摘下大檐帽，对着站成一排的瘦弱眼睛男略带调侃地问道：“都是处男？”点头或不答，她脱下连衣裙，戴上墨镜，便瘫在了阳台的摇椅上，自顾自地晒起了太阳。
“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始……？”胆子稍微大一些的男孩战战兢兢地开口问道，“已经开始了呀。”她微笑道，一动不动，这瘦猴见状，便扑上来，兴奋无比，想将他那不足十厘米的阴茎，捅入文依婷的大穴中，却无奈总是滑开，文依婷也无动于衷，享受着日光与海风。不一会那瘦猴便缴械投降了，他甚至都没有插进去过。
下一个迫不及待地戴上避孕套补上，勉强算是插了进去，不动几下就又射了，五六个人轮了一圈，时间竟然不过五分钟。文依婷悠闲地躺在摇椅上，抹去如黏土一般的劣质精液。
五天的海滨度假转瞬即逝，谁都不认为自己是亏损了，包括那几个刚刚脱离处男的瘦子。就是他们出钱，请文依婷陪他们来到这里度假的。
黄昏，一行人从度假区走出，在崎岖的焦油马路上方，一辆老旧的面包车等候在此，正是那晚的青年，一见文依婷出现，他欢欣雀跃，发动车子尾随而至，及到夜深人静，路段上仅有前后两辆车，他大笑着猛踩油门，将文依婷所在的豪车，一口气撞出车道，他提着手斧，兴冲冲地，下车奔向失事侧翻的法拉利，砍倒几个仍在挣扎的男子，将昏迷的文依婷绑好，拖出车辆，再扔到自己的面包车上，扬长而去。
她“呜呜……”叫着，因为塞住嘴巴的破布，与包裹住头部的麻袋，铁链拴在她的脖子上，让她难以喘息，死亡的压迫让她认清了现实。
“婷婷！我好爱你啊！我真的好爱你啊！可是你为什么拒绝我？这样你就拒绝不了我了吧！”青年如醉如痴，他将他偷怕的文依婷的照片别在了麻袋上，而文依婷，她欲哭无泪。
洁白的体肤变得肮脏斑驳，优美的胸臀日渐干涩萎靡，没有了任何避孕措施，她在这充满了腐烂体液气味的厢房，她原形毕露，活如走禽。没日没夜的奸淫，让她下体流血，发炎，恶臭，在这铁链之下，她诞下了八个孩子。作茧自缚！铁链拴住了她的身体，终究制服了她的邪恶。
盖天下英雄，或有极欲，必有邪念，贪心不足，所以奋发砥砺，终奴万人以系颈，役千女为乐淫，或冥死于乱箭，于他人为石做踏，实为学艺不惊，智谋不足，性情大缺是也。
呜呼，夫天下终末，非以仁义而量行，曲直无辩，而权谋狠毒为先者是也？悲乎，亦或是时机未到，卡玛不抵，天戒难料，业力迟达？
终究一句，冲浪有风险，炒作需谨慎，全也！

新发本人作品《攻业戮》，希望能被个性的音乐创作艺术家看到！（在隔壁被瞬间封禁）

u/NMBSoSexy

早有千年历史无休，何故今朝反转不断？
我有明镜照心难言，莫捧朝廷纣王做乱！
（节奏）

一说支，一说反，一说且待功名传
文人墨客蘸血款，细修鉴史怂人战
汝等伯丁扰心烦，胸无点墨见笑难
长江浪淘尽英雄——我为英雄谁与我做赞？
血海深仇莫闲谈，我欲横刀马革裹尸还！

兼则明，偏则暗，兼偏无常明晦转

无道有道民自处，治国理政君作难
人生得意须尽欢，报国无门心向善
长江浪淘尽英雄——不论英雄脚下枯骨万!
风云千载我来谈，不料我为踏石君作棺!

帝心摇，位难安，中原稻穷天地翻
迢迢千里草芥残，家身性命保全难
朝朝暮暮疲奔波，指桑骂槐心不甘
我欲仰头向天问，武风义士几世还?

天曰————
吾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乾以报
蝇头小利熏心眼，杀伐作乱权财贪
恶行，积山岁月似静好，天道物极自然反
运势，仁义不再莫呼难，德行不施恶轮转
汝命既贵取物换！释之自由价权轻？生生世世为奴还！！
欲生怕死血肉担，莫怨我取生灵涂炭!

悟似雷，霹雳闪，心惊把那古书翻!
成异而败变，功业何相反?
仁义不失异攻守，始皇不没千年传!
不知仁义作梗是帝王换。
只知帝王轮流做，不识灭门传家传
后起暴论尽得意，商君五马绝尘，千里不还
可笑愚论似是孩童谈，不惧愚民泱泱四万万
易经陆十模样转，大洋里外涛涛笑柄不断。
我说千年悲怆莫笑谈，德赛先生血泪难换!

再劝天公重抖擞，别无二致降（将）我献忠还！！
粪池复兴你再祸乱！？我可屠得那支那颤（咬牙）！！
无声有声都嫌烦——崇-浪-电-视-还-未-看-！！
（后奏）

u/nomennonhabeo

2050

u/nomennonhabeo

2050年12月24日下午，你坐在第三人民医院接种室外生锈的铁质座椅上，用发黄的棉花球挤压着胳膊上刚刚打了第七十九针新冠疫苗的地方。你感到有些头晕，但比第五十三针时的情况好多了，那次融合传统中医药的疫苗，让全国都爆发了罹患各种偶合症的人，你不幸是其中之一，失去了半条腿的知觉。但至少你没有发热——自第十二针以来，就很少有人因疫苗发热了，至于那些确实发热的人……你打了一个寒战，不愿再想下去。
从座椅透出的冰冷逼得你站了起来，脚步一浅一深地朝医院外走去。你依稀记得，医院在民用暖气停止后还保持了几年暖气，当时的网络上有很多“大家为了暖气都去打疫苗（狗头）”，但在健康

芯出现后就只有zf机关才有暖气可用了（你知道“zf”其实应该是两个汉字，但你忘记是哪两个字了）。

你抬起不时发痒的左手手腕，在出口处扫描了植入的健康芯。“第…七十九针接种完成”，比任何人声音都更熟悉的机械合成声响起，你知道其中留出的空白是为了三位数的接种做准备。门外有个女人跪在地上为她得了尿毒症急需血液透析的母亲求情，但她母亲的体温有37.7摄氏度，必须先隔离28天才能接受治疗。你没有过多在意，向你的目的地走去。

食物配给点的大屏幕上播放着美国新冠患者达到十亿的新闻——美国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将新型冠状病毒归入流行性感冒统计了，因此所有流感患者都是新冠患者。今天的配给比平日多了四分之一碗粥，据说是因为相邻市的全体居家隔离只用三天送一次餐省下来的。那一百多个感染者中居然有一个只打了七十五针，真是个傻逼！你这样想着，摘下口罩，欣喜地端着多出的饭，蹲在地上拌土豆丝吃了起来。

一粒坚硬的米进入了你的气管，使你忍不住想把它咳出，你试图用最强的意志压制条件反射。你憋住呼吸，只感到喉咙深处一阵阵发疼，没有丝毫缓解。你张大了嘴巴，使劲吸气，又被人类的本能驱使要将气流吐出。远处似乎有人注意到了你的异常，向你投来看不出感情的目光。

“阿嚏！”

你的健康芯响起了尖锐的蜂鸣。

《无支生还》

u/nomennonhabeo

十头支那猪，投胎来支那，

长批被投河，十头只剩九。

九头支那猪，同桌大嗯造，

菜人入饥肠，九头只剩八。

八头支那猪，结伴上学堂，

针扎太阳穴，八头只剩七。

七头支那猪，翘首盼解放，

南京杀太少，七头只剩六。

六头支那猪，不文质要武，

打反清队伍，六头只剩五。

五头支那猪，性起写风情，

铁窗十年痍，五头只剩四。

四头支那猪，跳舞逢严打，

子弹费交齐，四头只剩三。

三头支那猪，冲浪到墙外，

王晶拉清单，三头只剩两。

两头支那猪，下岗无出路，

饭拌老鼠药，两头只剩一。

一头支那猪，孤孤又零零，

脱脂润阿美，一头也不剩。

u/Novel-Combination666

快下班了 写点本鼠的一点日批往事吧

u/Novel-Combination666

想写这些东西很久了,只不过一直有点忙,闲下来就也心懒了。今天刚好单位不太忙,随便写点,各位浪人们看个乐子。太具体的略去不写,一来时间不足,二来很多事情和朋友,女友都讲过, 怕真有一天被挖出来,未免有些自讨苦吃。各位浪友胡乱看看 见笑了。
cltv人太多了 也怕晶哥 虽然我已经润了 但还是怕家里人受影响, 不敢写的太细,唉 共产党我操你妈,你妈大笔人人插 习近平我草你妈了个比来叶。 润出来了也是害怕 环形监狱我草你妈。
好,草你妈环节到此为止,开始正文吧。
Edit1:为文章添加了数字标题 更容易阅读
Edit2: 把所有内容合并, 如果太长会另发一楼,方便浪友观瞻。
Edit3: 添加了章回题目, 删除了数字标题

第一回
蓝裤裆教学新手村 老鼠人初试云雨情
本鼠生长在东百,第一次性生活发生在高三毕业。
当时鼓起勇气向暗恋三年的女神表白了,没想到对面竟然接受了。她是身经百战了, 高二时候我就知道她已经和不少于三个我校同学(两个是我的朋友)开了房,到高三了早已进化成了批老嗨。她长得其实比较一般,但本鼠就是对她有一种特殊的迷恋。记得上间操时候 总是多找机会看看她, 确实比较魔怔了。我虽早知道她是个蓝裤裆,但并不以为意,反而为我的朋友曾经日过她感到高兴, 最起码是好朋友操的,不是社会黄毛,没便宜外人,对吧。
相处了几天, 高中毕业的夏天, 高考还没出分, 天气炎热。她邀请我去她家玩, 我在去的路上大概已经猜个七七八八,虽然本鼠没有性经验,但黄片是看了不少的,于是心情忐忑的去赴会,又是紧张又是兴奋,又有一些为自己龌龊的想法觉得可耻。
到她家上楼,我俩就坐沙发上一起聊天看电视,一个挺傻逼的偶像剧, 我也跟着一起看,看看看就牵手然后她就爬过来和我接吻了, 我从来没有那么觉得紧张。一瞬间只觉得天旋地转,被蓝裤裆女神当场征服了!
我手都不知道放在哪, 只知道抱紧她不放,勒的她都咳嗽了。与此同时,我尽可能的把裤裆往后缩, 因为当时鸡巴早就嗯爆了,但我真的不好意思让她发现我的窘态。我们就这样缠绵了一会,她看着我的眼睛问我,"你有套吗?没有你去买吧",我如同仰沐佛音,连连点头,嗯着牛子连忙下楼了。
一路疾跑到小超市已然气喘吁吁 但我还是装做镇定。 拿了两罐可乐,挑了一些零食,我也终于瞄到避孕套在哪了。我走过去结帐,指着一盒杜蕾斯,平静的说了一声,"再来一个这个。" 老板看看我,"25。" 我连连点头,结帐走人。我知道被砸了(东百语,指买东西买贵了),但我毫无选择 就是他妈卖我25一个,我也得买,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尔! 心里无数憧憬的回去了。走到楼下我只觉得口干舌燥, 上到三楼我已经浑身发抖, 那时候我们总听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谁能想到我马上就要有第一次操的人了。我两股战战,抬腿都费劲,满脑子都是接下来要发生, 但自己却从未见过的场景。于是我停下了脚步,在走廊里运了一套自创的气功才把这点心神拢回来,敲门进门了。现在想来, 实在是鼠完了。

进门我说:"买着了"。 又拿出那一大包零食,放在桌子上。她抱过来吻我一下,笑道:"怎么这么热啊你,全是汗。" 我不知如何作答,嗯了一下。身体又开始抖,心跳加速, 抖如筛糠。我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 直接扑上去了, 操你妈, 一顿嗯亲嗯啃,鞋都没脱,兽性占据大脑了。给她t-shirt扒了,里面胸罩打死解不开, 我手也贼鸡巴抖,跟那个帕金森患者似的,她回手一下就从背后解开了。哦!奶子!不大,但挺好看的,比我平时看的黄色网站的好看的多,毕竟是真人啊。真软。就这么玩了一会,我俩早就脱光了在她床边,准备开始正题了。避孕套打开盒,我根本不知道咋带,还打算要不要对照着说明书参详一下,多亏蓝裤裆女神见多识广,一下就帮我解决了难题,顺便引导着我进去了。毛教员说的对,没有办法跟没吃过梨的人解释梨的滋味, 我在没进去之前,也根本没办法想象原来批里是这个感觉,这么紧这么滑。感慨了。我彼时仿佛一下无师自通,操逼乃是人之天性, 我就站那开始操,就那一个姿势,也不知道变通,大概10分钟吧,受不了了,射了。
怎么说呢。打开新大门了,之后我风雨兼程去找蓝裤裆女神。有时候出去吃个烤肉,看个电影,逛逛街,然后就开房去了。那时候管的不严,很多小旅店身份证都不用,钟点房3个小时20-30元不等,一进去都是青年男女的嘶吼和呻吟,非常有冲击力。我俩就这样多快好省的操了一个假期,各种花样都玩了个遍。那时候大家都用mp4,我俩就用那个二十分钟就发烫的mp4看黄片,然后模仿。如此生活两个多月,我俩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大学。我在隔壁省会,她去了上海,第一学期我们也分了。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最有用的我感觉就是 女上更容易到达高潮。不管是向上打桩狂暴鸿儒,还是让她自己发挥, 效果都很好。还有一点对我影响特别深,就是我俩都对着片学的, 导致我俩玩的都很开,总而言之就是舔,都可以舔,没什么不能舔的, 只要洗干净了。比如给她口时候, 也给她rimming,照着屁眼子一顿嗯舔(洗干净),然后上下横扫。哦草,她爽飞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点受很多女性欢迎。广大浪人要勇敢起来,突破心理防线,造福广大女性。织女批虽臭,舔来也余香。

东百操逼往事（2)限制級(色)🥵

u/Novel-Combination666

第一集
话说本鼠来到隔壁省会上大学（也是东百），和蓝裤裆女神各自奔向大学。
刚和爹妈下火车，在火车站就有我校横幅，让大家集合上大巴，不一会就到了学校，登记身份入住寝室不必提。当时认识了一个学姐，比我高一届，是外语系的，来参加迎新。该学姐是浙江人，很开朗，给我介绍了很多东西。本鼠从小到大除了在电视上，根本就没听过山海关以外的人说话，听她口音觉得很好玩，当时互相留了电话。我妈说，多谢人家了，让我请学姐吃饭。
新生寝室刚开始几天挺无聊的，都不太熟，大家互相介绍介绍自己，唠唠哪个娘们带劲，没了。那时候我还和蓝裤裆保持着名义上的男女朋友关系，互发几条短信嘘寒问暖（本鼠的小诺基亚不支持手机qq）。刚道完晚安打算睡觉，手机又振了，一看，竟然是学姐的短信，问我这两天怎么样，适应不适应。

2.当时其实挺惊讶的。后来每天晚上都聊天，然后白天还在图书馆见面几回，中午一起吃了几回饭。关系越来越熟了。学姐长得还可以，就是有点黑。很瘦，个子一般，我个人的评价是和蓝裤裆不相上下。通过聊天得知，她有一个校外的男朋友，处了半年了，本地干金融的。关系不断熟络，我和蓝裤裆的联系也不断减少，有时候一天就说一两句，或者干脆不说，她也没啥找我的。
大概一个月左右吧，我陪她去商场买什么东西。当时我有一个座位，要让给她，她说站一会，于是就站在我对面。我抬头看见她胸前带的项链坠，觉得很好看，不自觉的伸手去摸了一下。她很害羞，把我手拿走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我俩好像进入了一种暧昧的关系。
又过了一个月，11月份新生晚会，我觉得节目挺傻逼的，但也没什么事可干，就只好无聊的跟着看。突然学姐带着哭腔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在哪，让我去找她。

3.到了她寝室楼下，看她哭的很厉害，我带她走出学校，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才知道原来那个对象跟别人好了，刚跟她打电话分手了。她挺激动的，说真的很喜欢他，怎么会这样。我也一直劝

她，说你能找到更好的。她呜呜哭，说处女都给他了，我以为他是负责的男人！我:“原来是这样，现在彻底弄懂了呢 （good bot）”。
我其实当时还是挺惊讶的，竟然跟我讲这个话。没多一会，他对象打电话过来了，跟她说什么。她突然说，我现在也找着对象了，我现在就让他跟你说话，说完电话就递给我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说啥，只好义正言辞的跟着附和批判他，我说你做人咋能这样！那边也不说话，我也胡乱说几句完了。现在想想挺几把抽象的，可能是当年台湾偶像剧遗毒，毒害你国一代织女。
放下电话我俩又聊了一会，89点了，我说走吧X姐（东百一般都这么哥了姐了的称呼，她虽然是个南蛮子，来了也得给我入乡随俗），我带你吃饭去。我俩去了一个馄饨店，一人点了一碗。吃饭时候她也哭，总而言之就是呜呜呜，负心汉，草拟吗，呜呜呜。我也不知道说啥。吃完了我俩走在路上，快到学校了，她转过来对我说，我今晚不想回去了。我迟疑了一下，想了想远在上海的女友，又看了看学姐，只觉得路灯下哭的睫毛都粘在一起的她，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我说了一句，“好，姐，我陪你”。于是我就抱抱她，手牵手，直奔学校附近冒着蓝色灯光的小旅馆而去。

4.到了旅馆她有点害羞了。这边的旅馆比我高中时候去的好不少，隔音能稍微好点，环境也有提升，有的房间甚至还配备一台网吧淘汰的电脑，可以干dota。八十一宿，我俩进去房间就开始亲。她刚开始有点放不开，不过很快就开始主动了。一边哭，一边亲我。第一次真的没啥前戏，避孕套我都没准备，都是用的酒店床头的，她也挺快进入状态的，逼挺湿润，我在女友的假期训练之后明显老道不少，直接就开干。啪啪啪啪。正面插入后面开操，干了十多分钟，完事了。说句实话，感觉很一般，学姐太瘦了，那时候我也很瘦，我186，才不到65公斤。每一次抽插撞的我自己都有点疼。操完了学姐凄然一笑，休息了一会我俩一起去洗漱。

5.冲洗的淋浴哗啦啦啦。我俩都刷牙洗脸把身体好好洗了一遍。在浴室她又亲我一下，我当时就又上劲了，给她抱出去，擦干，直接扔在床上。我扑上去从嘴开始往下一直亲，奶子太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往下到逼，直接一口含住，她应该是没怎么体验过，身体一震。之后就是一顿嗯舔嗯吸，上上下下，学姐五六分钟就到了，两腿夹紧，手按住我的头，勒的我两眼发黑，然而我越战越勇，舌头一顿加紧进攻她的蒂子，很快学姐小腹猛颤几下，长出一口气。我也就顺势趴在她身边 紧紧抱住她。
之后就不赘述了，就鸡巴啪啪啪啪啪的操，她不太喜欢给我口，但喜欢我舔她。每次都想要，我也挺配合。我比较喜欢让她跨在我脸上，觉得这样舔的又方便，感官也刺激，舔完了直接一个后撤，就坐鸡巴上了。那晚我俩来了三次，因为酒店提供的傻逼避孕套一盒就三个。后来都是用嘴用手解决。
在那之后我俩属于确定了关系，我也就和女友提了分手，她也没说啥。说来其实挺讽刺，我高中时候暗恋她三年，在一起了，我也并没有很珍惜，可能自己更喜欢的是自己心里那个不断被完善的她的投影吧。

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大一大二时候的我是基本没有办法处对象的，因为玩心太重了。高中时候我就玩wow，上大学了一发不可收拾，成天就是和朋友一起打竞技场。那时候和学姐处对象时候是s7刚开一个多月，也没有啥学习压力，我和同学玩贼法牧要玩疯了。我上高中时候打的还不错，我是主玩治疗的，牧师奶德打的都还可以，贼也勉强还行能打个22。万年tbc时候，有同学需要打个肩膀，一般都是我上号代打。说远了。
根本没有时间找学姐，现在想想挺对不起她的。她跟我聊qq，我也不咋回，刚鸡巴说两句，竞技场进去了，草，又是达拉然下水道。对吧 根本没法处。

后来隔三差五出去开房 一般中午会一起吃饭 其他时候就没什么交流了。第一个假期回家了 天天就是疯玩 学姐找我我根本不想理 直到有一天 她打电话过来大吵 问我到底想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沉默。她说那就不如分手吧 我也就嗯一声。其实挺对不起她的，真的没办法 太爱玩了。十几年对游戏的渴望在大学全都发泄出来了，女人除了鸡巴硬了能想到，剩下时候只是累赘。有时候想到她冬天时候穿一件驼色的大衣 小小的身躯 好像一个小女巫，心里会有一点难过，觉得自己当年挺不是东西的。学姐大二结束时候出国了，我也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希望她脱脂了，一切都好。

东百操逼往事3

u/Novel-Combination666

大二的假期我回家。每天吃睡干游戏撸管子 一点人事不干。那天我正在玩现代战争2，突然我好朋友给我打电话，淫笑跟我说，一会带个妹过去你家玩啊，你准备一下。
在此之前我已经撸了两管，没办法，天海翼太他妈烧了。简单收拾一下，一个小时吧 朋友带着一个小妹来了。
小妹也就16，17那样？挺白净的，带个眼镜，染个头发穿个帆布鞋。朋友介绍一下我才知道，是这逼假期在家玩什么网游认识的同城蓝裤衩职高妹。俩人哥妹相称，非常typical东百滥搞前奏了。
总而言之，来我家大家聊了一会，我朋友直接打开我电脑，跟小妹说，哥带你看点过瘾的！随即熟练的打开某成人影院点开了一部当时很火的三级片 3D肉蒲团！我虽然也是身经百战了，但这种套路依然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太他妈粗暴了。毕竟之前看片都是和对象，第一次这么和陌生女孩，还有一个哥们，有点尴尬。

小妹看了一会 说 哥这没啥意思啊。 我朋友比我道行高多了，哈哈一笑，说，这得配合点游戏一起看才有意思。说完拿起来放我书架上的一副扑克牌，说咱们玩斗地主脱衣服的，输了的脱一件！一边玩一边看。小妹有点不好意思，我也闷声发大财，朋友顺势坐在床上，说来吧！把笔记本电脑也拿过来 一边看一边玩。
于是开始抓牌开打，我俩一起打这小妹。小妹很快脱的就剩胸罩内裤了，为了延缓自己被扒光，她连袜子都算两件。这时候她又输了，是被身为地主的我和农民的朋友联手击败了，朋友说脱上面吧！她也是扭扭捏捏，我朋友哪里管那些 直接扑过去了。小妹有点害怕，朋友解开胸罩还要脱下面，小妹连连求饶，说哥别这样！我有对象的，我也有底线呀！
我听完觉得也有道理，不过更怕霸王硬上弓出事，我就说好样的！小妹真行。朋友依然心有不足 一把把小妹搂过来开始揉她奶子。说句题外话，织女奶子是普遍真你妈的小。 小妹表态 除了那个 咱们剩下的都可以，我是有对象的人（重申）。我俩说行，妹妹，今天咱们也不强求，就是和你玩玩。
我这个人比较讲卫生（操逼卫生），我说这天挺热的，咱们先冲一下吧，我说小妹你去 我俩肯定不跟你。厕所柜子里有新的牙刷，你自己找一个。我朋友还想偷袭，被我劝阻了。不多时她围着浴巾出来了，我朋友也去了，我自己和她在房间里。说句实话 有点尴尬，毕竟不太熟。好在朋友回来的快，我也赶紧去了。等我出来一看，朋友已经把小妹搂怀里嗯吃小奶子了，我也没多说啥，也加入了。一人一个小奶子，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没多一会我和朋友都硬了，我拉着她的手帮我鲁。我朋友更直接，爬起来就命令道，把嘴张开。小姑娘不愿意，不过也没几个女的那么愿意给男的口。朋友说，你不是说除了下面什么都行吗？你说话不算，我说话也不算了啊？小妹这才开始口。过了一会我也让她给我口，她确实是不太会，我也没觉得多得劲。朋友笑道，以后得让你对象多教教你啊，得练！她嘴里还含着我的鸡巴呢，就只能嗯嗯嗯。
我听完这句话 突然觉得挺刺激，就狠狠的怼她的嘴，她也难受。就这么一分钟吧，我拔出来就开始狂撸，我朋友把小妹拉到床边上 他站着又让她口。我跪在床上对着小妹后背低吼一下就射了。没射多少，当天射第三次了，我朋友看完哈哈笑了，说XX你也不行啊 就射这点。我说操你妈，你俩来之前我都撸两管了，还能有多少？小妹也嘴里含着牛子的笑。我就出去冲澡了。

后来回去看他俩还玩呢，我去阳台抽了根烟，觉得挺魔幻的。一会他俩也出来了，我们都完事了。最后我俩带小妹一起去吃了一顿烧烤。过了一阵又和她吃了一次韩国烤肉。我就回学校了。后来听朋友说他也和这个小妹没有联系了。有时候每每想起这个蓝裤衩职高妹，还是觉得挺好玩，可能这就是coldbirdbird总说的底线吧。

东百操逼往事 熟女篇上

u/Novel-Combination666

感谢r/rise_of_ratman同志预订
今天在公司快下班了,再划水更一更,应rise_of_ratman同志推荐,写一写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熟女篇。本篇包含嫖老嗨和约炮故事, 同时不再采取线性叙事,想到哪算哪,各位浪友看个乐子。我自己觉得熟女的年龄可能是35以上,但本篇为了省事,熟女范围较广,30以上就算。我个人也是最喜欢熟女,因为操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 看着她们充满快感的面容,丰满的肉体,是一件特别让人有征服感的事。

我第一次和熟女其实是在朋友带领下去洗浴中心当嫖老嗨,之前都是和女友。大概10年前吧,各位外地朋友可能对当时的东百操逼业了解不多。更古早的我也不了解,虽然当时年轻的我, 总听出租车司机感慨, "唉,东百操逼文化真的没落了。" 但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依然是非常兴旺发达。大体而言,100元足够操一个长相尚可的织女,且带服务,还是很值。

足疗,按摩店就不说了,基本上你看见亮着粉色红色灯光的小店,推门进去肯定没错。画着一脸骚逼妆的东百娘们开口就问,"做活不"。 还有什么舞厅,站街,我也略去不谈,只讲讲洗浴中心。今天吱国总有什么文章大谈东百洗浴中心如何如何包罗万象,什么图书馆,烧烤,电竞,麻将,自助餐都有,让人沉迷。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些花架子,都是习总书记上台之后嗯扫黄,加上东百经济持续萎靡导致小姐大量出走,致使这些大型洗浴失去核心盈利渠道之后被迫的自救罢了。说到这里不禁感慨,唉,如今东百操逼文化真的没落了, 叼包子我草你妈,你妈大笔人人插那个逼来野。

一个typical的洗浴中心一般是二到三层楼。一楼洗澡,二楼三楼供人淫乐。一般来说,自己带洗澡筐的都是良民,只有花个10-20元,买了"套票"的(会给你一个简单的牙膏牙刷,以及一套上楼休息的浴袍),才拥有了去往天国的钥匙。一帮人匆匆洗完了澡, 换上浴袍上楼。楼梯间不时传来女人的娇笑和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让人神往。

上了楼,躺在休息的沙发床上,很快就会有衣着暴露的小姐走过来,在你旁边坐下,问你要不要进去放松一下。你如果表示兴趣一般,不置可否,她们往往会加戏,假意给你按摩,顺便摸你毯子下的鸡巴, 然后再说, "哎呀都这么硬了, 跟姐/妹进去呗。" 我印象里最深的,有一个也就20出头的南方小娘们,好像是福建的? 个子很小,奶子奇大,就穿一件比基尼,在大厅里众目睽睽走来走去, 我刚躺下直接就扑上来了, 嘴里说着哦哥哥你好帅,跟我来吧, 还摸你鸡巴, 哦好大哦, 哦操你妈,太烧了。

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熟女,大概32-35左右?长的挺好看,眼角有点皱纹, 如果好好保养会很漂亮。168左右, 奶子不大屁股也不大, 标准东百娘们,很白,眼角有点向上,很勾人, 好像是吉林某个小县城的。她活一般, 但很热情, 最起码对我很热情,操逼也很真诚, 并不假叫,每次水都很多。我和她做了两次,我问她要了电话,方便随时联系。我俩走出房间, 我回到沙发床点燃一根烟,休息片刻。游离之中, 我看见三楼前台那里坐着一个小男孩,七八岁,好像在写作业。这个娘们走了过去,小孩突然叫了一声妈,她也欣慰的摸了摸小孩的头。

我当时是觉得这个场景挺魔幻的，让我想起了韦小宝和韦春花,也让我想起来了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看来卖逼也不容易。我后来又找过她几回，逐渐熟络了,才知道她自己带孩子,老公不知道跑哪去了,根本不管,抚养费都不给。孩子太小了，放学了也没法放心他自己在家，托管班又不开到很晚，只好带到这里来。小孩困了就在前台的那个小沙发睡觉，她下班了再和儿子一起回去。我听完也嗟叹,真是你妈什么狗比老爷们都有，我力所能及的,就是每次和她做完再给她20块钱小费，所以每次她给我口都非常非常认真，值了。

我和她单出来约过一次,开个钟点。有一天早上没有课，八九点钟吧，我鸡巴硬的很，就给她打电话。她听见是我，笑了笑说，白天有空,你想我了啊。我有点不想花开房钱了，于是说去你家怎么样，秋姐，我还没去过呢。 她听完有点迟疑,我说真的，有点想你了。她说好，不过家里有点乱，我还没收拾呢。我说没事，于是她报了个地址,说到了给我打电话，我下来接你。 我收拾一下,刮了个胡子，打车还挺近，五公里就到了。
我在小区门口等了一会，她穿个长裙子下来了，见我笑笑，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她刚起来没多久应该是,没怎么化妆。我也笑笑，跟着她上楼了。是一个有点老式的楼房,一室一厅,地上乱七八糟放着一些纸壳箱子，里面装的一二年级的教科书和练习册，还有一些玩具,小赛车啥的。我先掏出钱给了她,120。她亲了我脸一下，说先去洗澡吧。我说秋姐你也一起来吧。
我俩就挺轻车熟路的脱光，互相拥抱玩了几下，就去冲澡。淋浴挺傻逼的，水总是半热不热,我把鸡巴洗干净，转过去把水用后背挡着,示意她给我口，她就笑笑，挺温柔的,蹲下来给我含。一分钟吧，她说出去吧进屋。于是我俩擦干进屋。
屋里也挺简陋的，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根切段的黄瓜和一个鸡蛋酱的碗,应该早上给儿子做的鸡蛋面。躺床上我吃了几口奶子,示意她继续给我口,这次口的真是特别爽,我自己认为个人榜排名前三。我站在床上，靠在床头，她跪在我面前卖力的口。她的脸特别白,还总往上看我，看着比自己大10多岁的漂亮姐姐把鸡巴放嘴里进进出出，实不相瞒，一想就嗯了。这个印象太深了。
这次口了足足有15分钟,因为我对面有一个表。最后我站着腿都累了,因为床很软。 我让她把套给我带上，顺手一摸她下面，也早就湿透了。直接就鸡巴开操，啪啪啪啪啪啪，贼鸡巴勇猛。我那天状态奇好，操的她嗷嗷叫。我有一点足控,特别是漂亮的裸足,毫无抵抗力。那天她的脚搭在我肩膀上，红色的指甲油,白皙的脚趾,我是根本受不了了,直接就一口含住，嗯操嗯吸，贼鸡巴上头。那时候满脑子空白，就想狠狠的操这个大烧逼。特别是一想到这张床是平时她和儿子睡的,更是刺激的不得了，突然领悟到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操你妈"。十五二十分钟吧，我射了。下来休息，我俩都是满身大汗，连连喘气。她笑着问我,你还喜欢这么玩啊，我突然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嗯一声，她说我还挺喜欢的，挺得劲，我也哈哈一笑。
清洗完聊聊天，半个小时吧，我俩又来一次。 这次她特别主动，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坐上来拿着自己的手机，就开始录像，叫的特别骚。这次和第一次差不多。略去不表。完事我俩抽根烟，下楼吃点东西，再见。
故事都有终结，我后来又找过她一次，不过还是开房。 再后来她的电话打不通了，我去店里，认识她的小姐说，有一个客人把她给打了,具体的原因她也不知道，在那之后她就走了。我当时很为她不平，也有点惆怅，不过在给我讲她过往的小姐口活攻势下，我也把这事抛之脑后了。萍水相逢之人，尽管有过肉体的欢愉，我又能帮她做些什么呢？操过，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吧。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东百操逼往事 熟女篇下

u/Novel-Combination666

大家好,好久不见。今天闲来无事,每天看各位浪友键政图纸,强度太大，写一点记忆中的碎片，给大家缓冲一下。不一定都是熟女,想到哪写到哪吧。
大四时候快毕业了,每天在寝室和室友高强度醉生梦死，麻将,dota，魔兽，97,每天轮番上阵。一个初春的凌晨,外面北风呼号,已经是凌晨三点。我们两个寝室8人刚结束了三国杀的欢聚，屋子里烟味弥漫，仿佛香客不断的大雄宝殿。我躺下床上,熟练的打开微信附近的人,打算临睡觉前找点乐子。搜寻了半天,毕竟时间太晚了,加了几个一眼骚比,都没有回复。我深深的打了个哈欠,准备睡觉了。

我又百无聊赖的打开了摇一摇,没想到这一摇,摇到一个距离我4公里的。头像就是普通的风景,我也毫不疑问的加了。对方很快通过, 我还没来得及说"你好", 对面直接发了一条语音过来,问我,"你能出来么?"

我当时听完大为震撼, 虽然我们东百向来盛产好裤衩,但素未谋面,这么直截了当的 却似乎是第一次见。听声音, 大概是一个40岁左右的大姐,语音非常平静, 我当时好奇心大起, 鸡巴也随之蠢蠢欲动,表示没问题, 我这就打车去找你。大姐随即回复, 不用, 你应该是xx大学的学生吧? 我开车来找你。

听到这的时候, 我内心已经隐隐的有些不安, 这他妈不会是谋财害命吧? 但我又仔细一想, 我一条月生活费2000不到的穷蛆, 人家谋我什么呢? 我于是爽快的答应了, 让她把车停围墙外, 我跳墙出去。尽管自觉胜券在握, 但我还是叫醒了寝室的朋友, 让他们跟我下楼, 在墙内等我。一旦有问题, 立马出来帮我。 大家本不愿意, 我说操完大逼回去请吃烧烤, 众人才打起精神从床上爬起。

尽管时间紧急, 本鼠还是赶紧洗漱换了一套行头, 风衣皮靴, 翻墙时候不慎皮靴刮了一下墙, 心痛不已。等了几分钟, 烟还没抽完, 一辆白车停在我附近, 我拿起手机正想问问, 车门开了, 一个大姐对我招手, 示意让我上车。 本鼠扔掉烟头, 发信息告诉朋友们回去, 大步流星就上了车。车很大, 座很软, 我觉得是很好的车, 具体什么牌子, 我并不知道。我当时不会开车, 家里也没有车, 印象里的好车只有奔驰宝马, 别的也不认识。如今想起来, 应该是一台雷克萨斯。

大姐挺沉默的, 我觉得可能是有心事吧, 车里放着网络流行歌曲, 我也没怎么太说话。 她问, 去哪? 我说都行, 看你。大姐轻叹一声, 先去吃点东西吧。我说这个点了, 哪有啊? 她说有个港式茶餐厅, 24小时营业, 我们先去吧。 我说也好。

10多分钟到了。我们一起进店, 她熟练的点了几个小吃, 什么虾饺什么粥, 反正本东百逼都没咋见过, 也更不可能吃过。在灯光下仔细看看她, 大姐大概40左右, 很瘦, 脸很白, 眼角皱纹挺明显, 有一些憔悴, 穿一件黄色的羽绒服, 里面是一件黑色高领毛衣, 看起来还是挺顺眼的。不一会上菜了, 我俩就一边吃,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她抽烟很凶, 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没一个小时, 她的烟就抽了了。我带的是三五, 她抽了一根不喜欢, 让我去买一盒苏烟回来. 街对面就有一家便利店, 我买了烟, 也顺便买了套, 拆了包放在兜里。坐下又聊一会, 她突然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我找你出来吗?

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没想过, 我寻思还能为了啥, 想操逼了嘛! 我说不知道, 她沉默一下, 点燃一根烟深吸一口, 说," 我老公出轨了。" 随即又一指对面的宾馆, "就在这。

诶哟我操, 刚发完就有三位爹给awards, 跪下了。

我当时一听颇为惊讶, 不禁颇为同情眼前这个瘦女子。女人倒了一杯啤酒, 虽然是港式茶餐厅, 但在我们东百还是喝雪花的。她慢慢的喝, 并向我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
她和老公结婚10多年了, 感情平时也一般, 但也不怎么吵, 总体说得过去。之前她就知道老公在外面沾花惹草, 但也都忍了。 这次是俩人最近冷战, 今晚吵架, 他老公摔门就走了, 现在就在这宾馆和小

姘一起呢。我当时二逼呵呵的还问，我说姐你咋知道？不一定呀。 大姐冷笑一声，我自有办法。现在想来，应该是找晶哥把自己老公给盒了。
她说完叹气，我忍让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为了他的事业，我付出多少，谁理解啊？我说是呀，女人不容易，姐你也别伤心。如是云云，安抚一番。她说，呵呵，他能找年轻的，我不能吗？我现在不就找了吗？说罢递给我一瓶酒。"都是冲着他那两个钱去的，他长得那个熊样，女的谁不瞎找他？" 我说是，男人都这样。大姐点点头，说，我早就知道，他和他的那几个哥们在道上混，这都是难免的，但今晚他这太过分了...
我听完"道上混"这三个字，脑子如同过了一道炸雷。我操，他老公是道上的，我还在这跟他媳妇喝酒，甚至还要操他媳妇，疑似是鸡巴不想要了吧？她开的车挺好的，估计她老公也不是一般小喽罗。总之后续她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鼠人精神瞬间占据大脑，只想当场打车就跑。
可能过了半分钟，我才回过神来，决心一定要像习主席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底线，毕竟我不想年纪轻轻就没了牛子。我装作平静，喝了一杯酒，只听大姐还在喃喃不休，我也不是说一定就要报复他，还是怎么样，我是真的挺想找个年轻小伙说说，你理解姐吗？我缓缓点头，眼睛瞄着窗外看，搜寻过往的出租车。然而一无所获，凌晨四点的东百街头，没有科比也没有出租，只有呼啸的北风。
我俩沉默一会，她问我，走吧，去哪？我说好，属于完全前言不答后语，人家问我去哪，我在这好你妈呢？她笑笑，说困了吧，上车睡一会，天亮了送你回去。 我点点头，俩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餐厅。
点火启车,大白车就在无尽的黑夜里穿行，路灯照映下，沉默的我俩各怀心事。不一会就到学校附近了。她说她也困了，睡一会，把车开进一片住宅楼下，熄火了，车里还是放着网络伤感流行音乐。她趴在方向盘上开始抽泣，我于心不忍，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心心相印面巾纸递了过去，并拍拍她后背，以示安慰。只见大姐突然把脸转过来，亲了过来。
本鼠当时完全不知所措，虽然根据个人经验是应该办了她，但确实也担心自己牛子的安危。她很瘦，整个人这时候已经从驾驶爬到了我坐的副驾，坐在我腿上亲我。我并没有特别兴奋，但牛子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更多的感觉其实是她嘴里的烟味实在是太大了。黑暗中，她摸了几下我座椅两边，一下就把座空间打开了。
我也很自然的把手伸进她的黑毛衣开始摸奶子，很小，真的不大。我虽然理智还告诉我，要严防死守，不过我自己也想,他妈的，我还有一个月就去上海了，怕什么？于是放开了心态，主动迎合起来。第一次车震，确实是手生，不过好在我俩都挺投入，不一会就脱的差不多了，带套直接女上开干。她水不是很多，但也够润滑了，我俩就这样不紧不慢的插，在黎明前昏暗的街头激战。

出门一趟，改天有空继续，多谢各位!

外面风声呼啸， 我俩也越操越快，车也随之上下起伏，仿佛大海中的独木舟。过一会她起身爬到车后面，说来这。我比较笨拙，左思右想，把套摘了，勉强提上裤子打开车门， 从外面开门进入了后座。东百四月的凌晨，浑身没几件衣服的我出去那一瞬间几乎为之气夺。 不多时， 我俩又重整旗鼓，我一条腿跪在座上，从后面狠操她。这次她非常尽兴， 乃至于叫声颇有一点肆无忌惮。漆黑的夜里， 我把她转过来， 含着奶头狂操一番，看着她飞舞的短发，不知为什么竟然有一点茫然。
结束后我俩擦干净， 粗喘着气，谁也不说话。车里一股银水精液的混合味，我这种有点鼻炎的人都闻的很明显。默默的穿好衣服，已经五点半多了，她坐回去打开车内灯，放下一点车窗， 掏出一个小梳子开始整理。 过一会她说，回去吧， 我说好， 学校六点开门，放我到侧门就好了姐。她嗯了一声，点火出发。到地方了我下车， 我说再见姐，别太上心， 她说好，改天再见。于是我向她挥手道别，她下车过来抱了抱我。好巧不巧，这一幕正好被出来给寝室带早餐的隔壁班女同学撞见。很快我系竟然流传开，我被神秘大姐包养的传闻。过了两周，我鬼使神差的想再给她发微信，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一个月以后，我登上了前往浦东机场的航班，开始了新的生活。

东百操逼往事 上海篇 1

u/Novel-Combination666

大家好，Easter临近，办公室的人也都润的七七八八了。今天操逼往事开启新的篇章，上海篇。开始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头脑里闪过无数曾经在此处的经历，不禁让我想到了此刻上海受难的灾胞。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两千五百万人的大城市。。。

书归正传，我大概是那年6月份到达的上海，先去了我爸的朋友家短住几周，顺便投投简历。7月份入职一家小公司，做点普通的文职工作，一个月5000匪币。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月开工资时候,我眺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很是快活，颇有一种未来尽在我辈之手的少年心气。早上上班动辄打车，一顿午饭吃个四五十，衣服也都是一千两千，不够了就找家里爆金币，完全不知挣钱的苦。说起来，那是996还是个新鲜词，大家一提起来，都说深圳华为的人都这么干，挣钱不要命。现在已经是除去支那吃皇粮人员以外的人均福报，不得令人不感叹，资本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

那时候我周末还在一家杨浦那边外语中心做兼职，教一教成人英语什么的挣点外快。当时教的学生之中，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生对我有些好感，下课了总找我说话。她经典穿搭是一件碎花长裙，脚踩一双帆布鞋。后来加了微信，慢慢的聊，知道她是南通人，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她比我大几岁，长相还不错，中短发，眼角向上，皮肤很白，化化妆的话属于那种比较受欢迎的织女。

我对她感觉一般，我当时对在那里兼职的一个韩国老师很感兴趣。棒女会讲中文，是韩企外派来的，当时她在考HSK6级，属于支那通了。我会说几句韩国话，是中学时候跟鲜族朋友学的. 一来二去，我俩出去吃过几回饭，因为她在韩国还有个男朋友，所以我也只好循序渐进。我记得她姓朴，叫park yun (yoon?) hye? 标准朝鲜娘们长相，大饼脸，眼睛不大，但皮肤极好，真是晶莹剔透。 她总穿一件黑裙子，显的更白了，配着那双凉鞋，诶哟我操，现在都真想狠狠的嗦她的嫩脚。天下三大遗憾，鸭川的水，双陆的骰子，棒妹没有舔到的美脚。心痛。

我和南通女也出去聚过几次。 有一次在吃日料，她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喜欢那个韩国老师? 我想了一下，说是的，有一点。她就很写意的说，哎呀人家有男朋友的啦，而且她快回国了。我说，原来是这样。就又随便说点什么过去了。周末又见到她，上完课，她直接来到员工休息区找我，那时候我在和韩国老师聊天，她看见后表情很不自然，让我想起来江青女士，冷冷的让我出来，有事。 我俩来到楼梯间，她沉默一下，说，你知道我有点喜欢你吗? 我说，我隐隐约约的知道。 问我，你怎么想的? 我说，让我想想。

那天晚上是周六，我当时刚和朋友奋战完竞技场，已经是凌晨了。突然发现好多条微信，都是南通女发来，无非是一些 "T退役南通女的苦逼", 什么你跟我有说有笑，心里却喜欢的是别人，把我搞得半死不活，这样的东百狗留着有何用。

我想了想，回了一个，"啊。。。" 她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问我，你能过来找我吗?我想你了。 初秋凌晨一点的长宁，我的牛子突然蠢蠢欲动。虽然我确实很喜欢韩妹，wow竞技场也是我的精神鸦片，但两者都无助于我两个月没操大逼的事实。

我说好的，我这就打车过去。

下楼上了出租车，20分钟就到了她楼下，她已经在门口等我了。还是那身装扮，我俩就在小区的健身器材那里聊天。路灯发出昏黄的光，周围万籁俱寂，我看着灯下照耀的她，只觉得说不出的好看。她刚哭过，脸上表情很委屈，好像随时都会哭出来，说道，我以为你不会来的。我顿时觉得，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不也很好吗? 我一下就抱住了她，她抬头就吻我。啊，那一瞬间，永恒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俩待了一会，我假意道，"我要回去了，改天见"。她轻轻的说，今晚住我这吧。我点点头，跟着她上楼。老式小区，90年代末的楼房，在楼梯间我就已经有点忍不住了，开始摸摸索索。她也并不抗拒，我

们在黑暗的走廊里轻声拥吻。很快她掏出钥匙，开门进屋，做手势示意我收声，不要吵到室友。我蹑手蹑脚，鱼贯而入来到她的小屋，开灯一看，这你妈逼也太乱了。逼仄的房间，一张单人床,两口旅行箱叠在墙角，上面堆满了衣服。几双帆布鞋和凉鞋散布地上，一台电脑摆在床对面，整个房间可利用面积感人。
我俩亲吻，不断升级，迅速脱光。南通女真的很白，相对应的是她的逼毛真的很黑。我正打算去厕所清洗一下，她坐在床上，一口把我的牛子含了进去。我当时大惊，但也很快就开始享受起来。她口活真的很好，很精甚很细腻。我也把灯关掉，借着月光把玩她的小奶子。很快我就欲火难耐，但也面临一个问题，没有套。我小声的说，套没了呀，我们要不先。。。话没说完，她早就把我拽到床上，坐上去了。月光下的她特别的洁白，仿佛古希腊的大理石人像，她一脸舒适的说，那你忍着点，别射进去哈。我操！我真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骚逼，气的我牛子爆炸，恶狠狠的往上顶她。就这个姿势大概五六分钟吧，我也不管弹簧床嘎吱嘎吱的声响了，她也放开了呻吟，她一阵极速扭胯之后趴在我胸口，下边不断的紧缩。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吴涛操逼，确实是很刺激。后来我就把她翻过来，对着窗口输出。 本鼠控制力还好，每次都提前很久拔出来发射。 那一宿我俩精疲力尽，睡觉已经是天快亮了。她小鸟依人躺在我身上，娇羞的说，你真是折腾死我了。看着斜斜升起的红日，我的身体和心灵都仿佛跳了一个WOW成就，"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但后续的经历教育了我们，我和南通女仿佛冥冥中注定，永远互相伤害，却又不愿分开。
这正是：苦海数载终可渡，爱河千劫竟无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黎明梦回 与南通姐一起的上海街头

u/Novel-Combination666

深夜梦醒，屋外的雨淅淅沥沥不停。
我近来总能梦见她，梦见我们一起在上海逛街，吃饭，天气晴朗的周末下午靠在沙发上看无聊的综艺节目，一边拥吻做爱。又梦见我们之间的冷战，和好后的痛哭，她坐上跨越太平洋来找我的航班。
我以后就简称她为楠姐吧。不太了解她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我上一篇帖子。楠姐对我的影响特别深，我曾经很爱她，她也很爱我。只不过因为年龄，性格种种原因吧，我们之间的关系分分合合，冲突不断。
我总能想起来有一次我俩深夜吵架。 其实说是吵架并不准确，因为我一直都比较温顺，并不会出言反驳，更多是在安抚。我俩冷战一下午，哄她她也不理我，晚饭谁都没吃。
到了半夜她发很大的脾气。1点多了吧，她冷静一点了。我下楼走了很远 买了一份她喜欢吃的麦当劳套餐🍔，带了回来。她很感动，也有一点愧疚（可能）。我们拥抱，和好，做爱，相拥，约定不再争执。直到这一幕再次上演。
后来我们分手很久了，大概三四年吧。我登陆之前在国内用的一个邮箱找一点资料，发现她两年前发给我的邮件。她说，你其实没有离开我，你可能就是去买麦当劳，不小心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那时候现任在我身边午睡，那一瞬间我情绪几乎失控了，我跑到卫生间，打开淋浴，躲了进去，以此掩饰我的哭声。
希望她一切都好吧，我也必须再睡一会了，又是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东百操逼往事 上海篇2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大家好 Easter结束了，我也回来上班了。好在今天并不繁忙 (就目前而言)，继续更一下往事系列。我昨天晚上，前天，最近一段日子总会梦见ex，南通女 (AKA 楠姐)，梦见和她过往的点滴。每次想起来，我脸上会挂着微笑，但很快我就沉浸在怅然和忧伤之中。

我其实已经不想写下去了，刚才又看着躺在黑名单里她的头像，站在灿烂的阳光下，一袭素色连衣裙，瘦削的脸，飘飘长发，肌肤胜雪，我又想起了过往的一切，内心缺口好像湖水的涟漪，不断的散开，弥

漫整个身体。这仿佛是我永远的心结，可能写出来，把它倾述出来，就像是给自己做了一场精神分析吧。

我和楠姐确立关系那一夜之后，我第二周就搬了过去。那间房子还有另外一组夫妇，大概35岁左右，也是江苏人，但他们和楠姐好像语言并不相通，彼此都用普通话交流。这对夫妇也会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不过这里暂且放下不表。刚搬过去那两个半月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没有之一。第一次和异性同居的一切对我而言都非常新鲜。那段时光就像是新婚couple一样，每天下班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楠姐，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回家之前会去楼下的市场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水果可以带回去给她。狭小的房间里，我们相拥在床上看着iPad，一起玩炉石。兴致到了就把对方衣服脱掉，疯狂的做爱。

我是楠姐第六个男朋友(据称)，她早就是身经百战了，而我也是通过在大学的历练，驾轻就熟，所以我俩玩的特别开。她并不很喜欢激烈的性爱，所以我一向是轻拿轻放。楠姐不是那种服务型女孩，不太主动，也不太喜欢给我口交，但她接受度很高，特别是非常喜欢我给她口,几乎每次必须。我也特别喜欢舔她的全身，因为她真的好白好白。从亲吻开始，下滑到脖子，耳朵，再含住乳头(轻轻的)，再用舌头倒着划过她平坦的小腹，开始轻舔她的阴蒂。几分钟以后她接受的差不多了，可以一口含住阴部不断的吸吮，另外舌头再从上下扫动她的屁眼。

这时候基本楠姐已经两手用力抓紧床单，小腹用力,两腿夹紧，快要把我勒窒息了。得到这个信号，就可以加大力度主攻她的蒂子，送她上高潮了。到了之后建议大家最好要顺势倒下，拥抱颤抖中的女方，不用再刺激什么，只需要一个温情的拥抱，给她安全感，女方会觉得身体心灵上都得到了慰藉，很增进情感。另外，手放在小腹上，可以有效的侦测到她的反应，进而知道你哪里舔的正中下怀。

好，欢迎浪友们来到新家，舔逼TV。亲爱的战友们，今天你舔逼了吗?

那段时间我们做过不少疯狂的事。我俩有一次出去玩，晚上9点多的大巴寥寥无几，我俩坐在后座，她好像突然来了兴致,把手伸进我裤裆里乱摸。我又紧张又刺激，从来没这么弄过，身体都僵硬了。 她对我看了一眼，坏笑着慢慢的把我的运动裤脱到膝盖，我的鸡巴早就硬爆了，她俯下身一口就给我含住了。街灯一盏盏的后退，巴士在黑夜中沉默的前行，楠姐用力的给我口交，灯光洒进来，照在她可爱的发带上，我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仍凭她玩弄。两分钟吧，她把头抬起来了，我还有点错愕,她轻轻的笑，"怎么，你还想让我帮你弄出来啊? 你还没好好洗呢，臭臭的。" 我饶是经验比较丰厚，也突然涨红了脸。过了一会，下车，上楼，回家，她鞋还没脱，包也还没放下，就已经被我扑在墙上了。
还有一次我俩做完，我照常射在外面，她意犹未尽，突然爬起来一口含住我的牛子，嘴里呜呜咽咽的说，我还要还要，完全不顾这根牛子刚从她的批里拔出来的事实。我那时候也是年轻，虽然感觉很不好，毕竟贤者时间被刺激，我不太知道用哪个单词表达这样的感受，就是一种你不太喜欢的感觉，你很想挣脱，我们东百语叫"细应"，具体是怎么写的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很快我就又起杆了，再来大操一顿。我俩相处两年，基本都是外射，如今想来很是万幸，后来根据我的实践来说，外射避孕方式风险依然很高，不推荐各位尝试，乖乖带套才是正途。我本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一直幸福快乐，直到那年年底她回了一趟家，之后我俩的情况急转直下。

那次楠姐回去很久，大概10多天左右吧? 回去之前我还带她去见了我奶奶，她老人家当时在上海过生日，她很喜欢楠，楠姐也很高兴。她回家后，我很想她，给她打电话发微信，但她不怎么接，接也就是很平静的语气和我说几句就挂掉。我心里挺不舒服，但觉得可能她回家事情也很多吧，家人团聚，和朋友同学聚会什么的，就也没多想，就玩游戏打发时间。

终于她回来了，我特别开心，去火车站接她，她一反常态冷冷的，我觉得是累了吧？我性格是那种比较温顺的，就一直问问她这那的，她也不太爱说话，就嗯一两句。到家了我把做的菜热了，她也不说好吃不好吃，吃完就进屋了。晚上想和她亲热，她拒绝了，说自己很累。我也就不多说什么，抱了抱她，悻悻的睡了。
接下来几天都是这样，我心里一直很不舒服，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就说没事。 我也不敢多问什么，怕她生气。我从小就有一点这个性格，看见对自己重要的人生气，就不知所措，非常谨小慎微。有一天晚上我俩躺在一起，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俩那么甜蜜，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呢？我看着熟悉又漆黑的房间，不觉悲从中来，流下泪来。我躺着不出声的哭，楠姐突然说，"其实我们可能分开比较好。"
我很震惊，但好像内心潜意识里也准备好听到这个答案了，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我们不适合，我比你大太多了，我现在想结婚，你能结吗？这个问题当场击中我了，我当时才22岁，从没想过结婚成家，但我仔细想想，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因为我真的很爱她。她冷笑一声，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把我们的事和我家里说了,他们不同意，我觉得你也太小了，你再过两年再考虑这件事吧。
我们又讨论了一会这个问题，也得不出什么结果。后半夜了，我们都逐渐睡去。我实在是睡不着，突然听见她手机振动，我心念一动，拿起来看了一眼，是一个陌生的号发来的短信，写着"所以，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之前的事你也都不在乎了吗?" 我反倒特别平静，偷偷的解锁了她的手机，发现她在qq上和一个人聊了很多，应该就是这个人了。我翻看到一周前聊天记录，突然看见楠姐发给他的一句话，特别的刺眼，"我到酒店了，你来找我吧。"
我一时之间双手颤抖，不知所措，悄悄的把手机放回原处。上海的冬夜，从来没有这么寒冷。
冷风吹过屋檐，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明天。

东百操逼往事 上海篇3 浮気

u/Novel-Combination666

8300名QuanlangTV的浪人们早上好，今天你们操逼了吗？(郭文贵语气)
书接前文。我把楠姐手机放回原处，颓然躺下不知所措，只觉得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昨日的欢愉想起来历历在目，这些都是虚幻的泡影吗？"他" 到底是谁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带着一串长长的疑问，坐起身来，望向背对着我睡去的楠姐。窗外月光如水，映在她洁白的脸颊，平静安详的睡容，我得不出一点答案，也没有勇气再拿起手机查看，只好纠结到天明。
第二天早上她起床，面无表情的洗漱，换衣服，化妆，准备上班去。我很想开口，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只好讪讪的说道，"等一下，我想…"。此时楠姐已经背上了包，转过头来，冷冷的开口问我，"什么事？我要迟到了。" 我沉默一下，"昨晚给你发短信的"他"，是谁？我都看见了。" 她说,"是我前男友。" 我还想问更多，她淡淡的叹口气，告诉我晚上回家再说吧，现在要迟到了。
一天工作不宁，想在qq上问她，又觉得还是当面说的好。终于熬到下班到家，她已经在等我了。她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接下来部分我就复述了。
这个人是她的前男友，准确来说，是她的男友。他们是高中同学，他在南通下属的市县工作，楠姐跟我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她俩已经相处了大半年。他对楠姐很好，很关心，总嘘寒问暖，还来上海看她好几回。但楠并不很喜欢他，这次回去和他提了分手，理由就是喜欢了别人，也就是我。该男子大受打击，问了楠姐一个典中典的问题，你和他,那个了吗?
楠姐点点头。她前男友脸色大变，痛苦万分，说我对你挺好的，和你处了这么久,你都一直不同意，为什么和他这么快就睡了，你对得起我吗？楠姐没说什么，就说分了吧。 我听完情绪有点激动，问所以为什么你开房了让他过来找你呢？你是想要补偿他吗？楠姐错愕一下，说你看我聊天记录了？我说是的。她说那天我去县里找他，天太晚了，回不了家了，就让他过来找我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真的吗？楠姐也有点生气，说，你不信就算了，反正我和他真没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很难过，说不出来的感觉。我退后几步，坐在床上一言不，忽然眼泪夺眶而出。我内心里其实觉得就算他俩真操逼了，我也不会特别难受，毕竟名义上他们还是男女朋友，我是后来的，没什么好讲的。只不过想到这几天她对我冷淡的态度，和隐瞒事实的这件事，一瞬间委屈，不甘，难过，各种情感交杂不能自已，我只想掩面痛哭。
楠姐看我哭了，她也有点难受，坐下来安慰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虽然我家里不太接受，你比我小好几岁，而且家还离得那么远，不过你一直很照顾我，我觉得你还是挺好的。但我现在27了，我想今明年就结婚，你可以吗?

我听完一下就抱住她，我哭着说我肯定的，我真的很爱你，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这就跟我妈说，让她同意。楠姐听完没说什么，吻了我一下，我压抑了许久的欲望被彻底点燃了，我迅速把她的牛仔裤脱掉，按在床上狠狠的干了起来，楠姐也特别投入，疯狂的和我舌吻。激烈的性爱结束后，我如释重负，好像珍爱的宝物失而复得，紧紧抱着楠姐，我又流泪了。她笑道，小傻瓜别哭啦。我什么也说不出，任凭泪水奔流。

我隔天就很热切的和我妈说了，我妈听完呆了半晌。我妈表示她应该也是不同意的。一来觉得年龄差比较大，二来我才22，家里面确实没考虑过这些东西，觉得怎么也得过几年再说。我态度还是比较坚定，觉得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妈说先等等看吧，别急，我不敢顶撞。她老人家叹口气，突然说，过两周我正好去你舅那，你把她带过来吧，我看看。我当时大喜，我就和楠姐说了，她也很高兴。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又回来了。下个月我和楠姐一起去的机场接我妈，楠姐打扮的很漂亮又得体，我妈很高兴，连连夸奖这南方小姑娘长得就是透亮，江南美女啊。见面也很开心，楠姐很会说话，宾主尽欢。我家这边没啥问题了，她家不愿意了。我没有上海户口，但她家想在上海买房，就算我入了户籍，好像也得五年才有资格，再加上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什么彩礼，什么车，什么鸡巴的。干的我也是焦头烂额，确实是超出我当时年龄范围的考虑了。那段时间我和楠姐也关系再度跌入谷底。 她脾气本来就不太好，有点暴躁，一有压力，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对我发脾气，我也只好谨小慎微，想试图做些无谓的抢救。我妈听完大怒，本来她也不太同意，就借题发挥，说赶紧黄，这才认识几天，还他妈买房买车，我这就给我儿子送出国，一分钱都不给她家花! 你二叔家那孩子就在加拿大呢，人家现在过的可好了，一年人家能挣好几十万，我早就想给你送过去了! 我无言以对，只好点头,咋办呢，确实是超出我能力了。
我后来痛定思痛，我说咱俩黄了吧，言毕泪如雨下。楠姐本来说，好啊，随便你，本来我们也不适合。等到分的时候，我在搬东西了，她坐在床边哭的梨花带雨，我特别不忍，就去抱抱她。她一把把我抱住，滚在床上疯狂的吻我，说，你不要走好不好，我真的很爱你，你是我处过的对我最好的，我喜欢你这么温柔听话，我很爱你的啊呜呜呜。之后就不用讲了，一顿大操逼，我俩一边操一边哭，楠姐主动提出来让我射她嘴里，我十分兴奋，第一次体验口爆。说句实话感觉一般，但看起来征服感很强。操完我俩觉得又好了，约定从长计议。我给我妈打电话，说不回去了，我还是想和她在一起。我妈叹气，说你真让我失望，这么优柔寡断，能成什么事。 但我并不关心，我觉得她又回到我身边了，太好了。 接下来一整天，我俩除了出去吃了个饭，不是在拥抱就是在操逼，极尽缠绵之事。
我觉得楠姐可能真的很爱我,否则没有必要和我一直这么拖下去。她是独生女，家里极力反对，不可能让她和我一起出国的。问题在于，我俩的未来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你不可能一直装作看不见它。她的朋友也劝她，说我会对她好，但很可能最后还是不会走到一起去。我们一提到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好沉默。她就特别不满，就和我冷战，咋哄也白扯，然后对我发脾气，我就又沉默。然后闹分手，一分手时候，她就又大哭，然后我俩就又操逼，和好，直到下一个轮回。总而言之，确实是早点该断，对谁都好。
很多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动辄冷战，加之她心情不好，工作很累，导致我俩性生活频率和质量极速下降(闹分手时候除外)。各位浪友想一想，20岁刚出头的时候，有什么事能大过操逼呢? 那时候就是让习近平连任支呐大皇帝五百年，换我每天有大逼操，我也会毫不犹豫的同意。每天这么一个美女躺在身边，碰也不让，一动她就把你生硬拒绝，告诉你累，心情不好，甚至跟你发脾气，谁能扛得住啊? 当然，后来楠姐说，这是特意考验我，看看我能不能忍受住，答案是否定的。楠姐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她很瘦，身体也比较虚弱，总是手脚冰凉，虽然很让人有保护欲，但做爱时候真的很不抗操,只能清风细雨的温存，狠劲操几分钟她就受不了了，要求停手。 长期的欲求不满导致我的渣男本性蓬勃发展中。很快我就找到第一个机会，同在上海我高中前女友，操逼系列第一集的女主角，蓝裤衩女神。

我一直没有蓝裤衩女神的微信，我俩大一就分开了，之后也没再联系。也是机缘巧合，我们之前的高中班长拉了一个微信群，这才给了我机会。题外说一句，这个班长上学时候，也日过蓝姐，和我属于共饮一江水了。从这开始，楠姐的头上被绿的不成体统。
好，今天就更新到这里，明天开始更新上海篇第四话，大浮気时代。我在此深刻对自己当年的渣男行为表示遗憾，希望各位浪友不要效仿。我如今已经改邪归正了。

东百操逼往事 剧场版1 闺蜜

u/Novel-Combination666

浪友们好。随便写点，大家看个乐子。总写楠姐我自己都烦。
大概几年前吧 我当时女友的好朋友从国内过来了。这个女生是她原来的同事，长得不算好看，个子中等，踩一双蓝色人字拖，不怎么白，脸棱角有点硬，但身材挺好的，一眼屁股很大，也算是织女里的佼佼者了。我们开车去机场接她，刚来也没找好房子，就先暂住我家里几天。她俩睡床上，我在客厅沙发。睡沙发🛋上时候，你说我不想进去快快乐乐的玩个双飞，那是不现实的，性幻想不可能没有。于是我快快乐乐的看了两个pornhub上热门的双飞亚洲骚货毛片，导了一管睡去。
那几天正好我也不太忙，下班就开车我们仨一起去看房子，回家就一起吃饭。我记得那天我做了一个清炖排骨，她连连夸奖。第二天去超市她买了一箱啤酒，说晚上我们一起喝。
晚上喝酒吃饭，买的韩国超市的腌好的bulgogi，觥筹交错，宾主尽欢。席间我加她微信，看见她朋友圈背景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我平时也喜欢这些东西，挺爱看相关的东西（仅限维基百科，深了看看就睡着了），有点好奇就聊聊艺术。没想到相谈甚欢，从毕加索到莫德里阿尼，印象派到浮世绘，再批判支那画不讲透视光影，雕塑更是一泡污。大家竟然聊的非常愉悦。
后来又聊情感话题，女友问她这两年处的对象怎么样？她说处了七八个吧，没什么合心的，随便玩玩罢了。女友笑道，你真随性啊。她说，就是玩嘛，怕什么的，再说他们也不吃亏，我觉得我活挺好的。说完她俩都哈哈一笑，我听完有点尴尬，也跟着讪笑几声。

当夜无话，我内心非常迷乱，恨不得现在就进屋，一把掀开被子，狠狠的挎打这个骚逼。刚才有一位浪友提问，具体表现一下大屁股那部分？她来的时候是夏末，我记得她穿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非常显屁股。更加过分的是，第二天我们出门去看房子，顺便在海边玩，她竟然穿了一条牛仔热裤，这个东西是完全长在我性欲点上。半个大粗腿露在外面，和穿的严严实实害怕着凉纤瘦白净的女友形成大型反差。啊，闺蜜，闺蜜是爱穿热裤，我对象是爱穿长腿裤👏，闺蜜梦和女友梦精彩交织👏
当晚回家我听着她进浴室洗澡的声音，心中浮想联翩，都是冲进浴室，把这个骚逼嗯操一顿，把她奶子狠狠的挤在玻璃门上面。脸上的表情也十分古怪。我走到客厅，看着她的那双人字拖，听着淋浴，瞬间牛子嗯了。我赶紧整理一下，出去抽根烟冷静一下。晚点回沙发睡觉无话。
半夜醒来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的我，又看见她的那双人字拖。上完厕所之后，我实在是按捺不住内心深处的隐秘欲望，拿起来这双蓝色人字拖仔细端详。一想到闺蜜这个骚逼活好屁股也大，挺文艺但热裤还那么勾人，更重要的是，她是个百分百蓝裤裆，大家上得我上不得？脑海里这些内容飘过，我的牛子也随之极速膨胀。
在确认房间里没有异常的情况下，我缓缓的脱下内裤，开始慢慢导了起来。导了一分钟吧，刚刚睡醒的我残存的理智觉得这里不宜久留，还是回去的好。于是放下人字拖，站起身来。刚走两步，赫然看见灯下一个人影，我没带眼镜，愣了一下才看清，正是好闺蜜本人。此刻我俩四目相对，我全身赤裸，牛子冲天，她穿一件深色睡衣。我本能的低下头，拔足狂奔从她身边经过，回到沙发这个安全区，内心狂跳，刚才我对鞋导管不是被她看见了吧？她不会认为我是个变态吧？但我内心又隐隐的期待她悄悄的来沙发找我。我听见她在厕所坐了很久，后来慢慢的回去了。我脑海极度混乱，后来就不想了，睡大觉。

第二天就是周一，我下班到家是5点，女友还没到家，只有闺蜜自己在家。进门我俩打了个招呼，我就开始准备晚餐，切土豆，她过来帮我打皮。我俩并肩作战，整的好像他妈我俩是一对，不禁脸上微红。过一会她进屋拿出一盒薯片坐在椅子上吃，我俩就继续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突然她带点坏笑的说，你昨晚怎么回事啊，注意点，这屋里还多一个女同志呢，又不是你媳妇。我一时语塞，就说嗯。。我下次一定注意。她轻笑一声，说嘿嘿，下不为例啊。
我有点尴尬，转身去微波炉拿肉。回来时候她已经站在菜板那里了。我拿着肉走过去，她嘴里叼着一片薯片，也不让开。我往边上窜了一点，拿刀准备切肉。她看着我的眼睛，眼神里充满了神秘。

她把嘴里的薯片拿在手里，轻声说，“薯片挺好吃的，你吃吗? “说着把手缓缓伸过来放在我嘴边。
我操。真的，我脑子里当时就这俩字，加大加粗的黑体字，印在我的灰质层上。紧接着第二个反应是潘金莲老师的千古名言，“你若有心，吃我半盏残酒。” 薯片已经到我嘴边了，我当时第三个反应是，去你妈的，操死你。我脸上表情写满了原始的冲动，但理性一下把我拉回了现实。我很爱我女友，我会和她结婚生子，我不能这么做，最起码我不能吃这个窝边草。我一下醒过来了，连忙躲闪一边。我躲的太猛了，乃至于我整个人都撞在墙上，筷子笼都掉地上了。我连忙蹲下捡，手忙脚乱，根本不敢抬头。东西收拾好，我说，我出去买瓶酱油，说罢夺路而逃。躲进车里的我剧烈喘气，稍加平复，猛轰油门而去。现在想来，我逃离的不是闺蜜，而是随时会失去控制的我自己。当晚女友不禁埋怨我，怎么没做饭，我就陪笑过去。闺蜜仿佛无事发生，言笑晏晏，但告诉我们，明天要搬出去啦，定好房子了。 女友说那明天我一定亲自好好做一顿饭，欢送你，然后拥抱闺蜜。当晚一切太平。
第二天晚上我下班，女友那天回家早，和闺蜜已经去买菜了，行李都已经送过去了。我又看着鞋架摆着的那双蓝色人字拖，仔细确认家里没有人，瞬间欲火焚身。我拿起左脚的鞋子，放在鼻子上狠狠的闻， 右手掏出手机，找到闺蜜朋友圈的自拍放在窗台，随即开始疯狂导管。没过几分钟吧，我就受不了了，嘴里喊着她的名字，对着那双人字拖我就狂暴发射。那天我射的巨多，还有直接射过了拖鞋，飞到地上的。总之清理很麻烦。之后晚上大家其乐融融一起做饭吃饭，欢送闺蜜。
闺蜜后来在这边找了个本地白皮，也留下了。直到现在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和闺蜜偶尔一起见面吃饭。而那天发生的一切，都仿佛一场清明梦，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东百操逼往事 上海篇4 大出轨时代 上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好。今天来更一下操逼宇宙。大出轨时代全文较长, 也是我至今都印象最深刻的那两年。讲故事之前先说一段劝世良言, 今天的故事涉及到大量出轨不伦情节, 对情节的描述不代表对这种行为的赞成。我现在也是一个中年逼了。二十多岁刚出头那阵, 看这个娘们看那个娘们, 小的熟的, 都想操. 现在我也有这些想法, 但都是反向学习贾琏老师, 将长相清俊的自家母人选来出火, 大家都开心。但当时我是个实干派, 都去聊, 都去勾搭。草成了心情通泰, 娘们回头再约你出去, 更是直接回归原始人, 大脑被鸡巴遥控, 虽万千人吾往矣, 丝毫不考虑代价后果, 更不考虑对伴侣的伤害。我并非不知不能用小头思考, 但原始兽性的召唤实在是难以自制。后来我想明白了, 一句话总结了当年种种荒唐行为:
大脑的本意是好的, 都是鸡巴给执行歪了。
好, 就哔哔到这, 开始今日的操逼往事。

上回书说到高中老班长(也是蓝的前男友之一)拉了个群, 把我们同学都邀请进群, 其中也包括我高中的前女友, 第一章的女主, 蓝裤裆女神, 我就简称她为蓝吧。
那时候我和楠姐的关系很不好, 一直冷战, 很少说话, 躺下就背对着玩手机, 毕竟谁能在明知没什么结果的感情里心情大好呢? 性生活有两三个月是0, 每天鸡巴支的我头晕眼花, 大街上看见个娘们, 看见单位的女同事脸化的白白的, 只要稍有姿色, 大脑就开始运转, 寻思与她们交合的场景, 想象力在这一层上疯狂跃进。
进群的第二天晚上, 我和楠背对背躺在床上。我加了蓝的好友, 因为我知道她毕业后留在了上海, 我想找她试试机会。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要这样做, 所以我在发送好友申请前, 思考了一分钟。很快, 大概五分钟, 申请通过了, 我赶紧进去翻看了一下她的朋友圈。大概都是一些吃喝美景, 工作相关, 偶尔夹杂两张自拍。我确认楠姐没有察觉, 点开其中一张, 蓝身着灰色长衣, 微风拂起她的长发, 走在初冬的上海街头, 杏眼柳眉, 颇有古典浪漫主义气质。毫不夸张的说, 我嗯了。我随即退出去, 发了一个"hi"。
过了很久, 蓝毫无音信。
我此刻良知恢复, 也深深的自责, 为什么要联系前女友呢? 不就是想透她的大逼吗?人家通过了好友, 也不想搭理你, 何必要互相打扰呢? 我脑中又想起来了习主席的教诲, 啊, 不要干这种事情, 头上三尺

有神明，背后三尺有楠姐，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我牛子软了，心情也软了，发了一句再见过去，删了蓝的微信。
第二天上班地铁路上，我手机一振，竟然是蓝加我好友。到公司我俩聊了几句，她说，昨天晚上在和家里打电话，你为什么又把我删了啊？你真是气死我了。我胡乱应付了几句过去。随后交谈得知，我俩公司都离得很近，地铁就两站。我说，中午一起去吃肯德基吧，你公司楼下那个？她说好啊，不过要少吃，我在减肥，嘻嘻。我说你够瘦的了啊，最起码我记得是。她说胖多了，大学时候我不到90，现在都快100了。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嘴上说要减肥的女性，并不真需要减肥。

见面发现，蓝比高中时候好看多了。那天她穿了一身深色职业装，妆也很精致，提着一个neverfull，整个人很洋气。 说话也一点东百口音都没有，和我形成了鲜明对比。得益于她开朗的性格，我俩见面并没有想象中的尴尬，反倒像失散多年的老友，非常亲切。我说我有点想起来高中毕业那阵了，我俩在步行街的肯德基。她说嗯。。。言罢眼望窗外，面露遗憾。
我俩就这样每天聊着聊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偶尔一起中午出来吃个饭。她有对象，是上海本地人，但蓝并不太喜欢他，觉得个子太矮，才170，长得也一般，有点胖胖的 不是家里条件挺好，应该不会处的那种。那年的五一，楠姐回家，我也在我亲戚家过节。 我俩晚上无聊打语音聊天，一发不可收拾。第一天晚上聊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天特么都亮了，感情大幅增进。
第二天的话题更加激进，从第一天的这几年的情感经历开始聊这几年的性生活。蓝这几年算是透完了，据她本人讲，这些年，约炮，夜店，加上处对象，十二星座都透了个遍，总共二三十个人吧。我听完都麻了，她轻笑一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你们XX座的，像你啊，还有前一阵约过的上海本地的一个体育生弟弟，我觉得表现都很好。 你知道吗，那个小鲜肉老大了，跟我手腕一样粗，哈哈。我听完也暗暗为她折服，这下海纳百川了。
我说那你对象怎么样？他行不行？她说，我看他就没感觉了，一点都不想跟他做。我说真是受不了了，让你看看我现在的状态，她说好啊。我说完开灯，挂掉电话，对着镜子录了一段下体升级的视频，我对着镜子快速套弄牛子，掰下去又弹起来，打在小腹上啪啪作响，仿佛一条贪吃蛇。 蓝看完说，和当年一样有精神啊。 我说，明天白天我去找你呀。蓝说，这两天你都没睡好，你就不怕累着啊？配了一个坏笑的表情。我问她，你读过追风筝的人吗？为你，千千万万遍。蓝发来语音，娇笑两声，说，那明天见啦。

东百操逼往事 上海篇5 大出轨时代 中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好，今天单位比较忙，只好写写停停。不管怎么样，又到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茶余饭后操逼往事节目。 欢迎收看我与小蓝的破鞋回忆。谢谢大家。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小插曲。
今早上我梦里回到了高中的走廊。
阴沉又寂静的夏日午后，窗外没有太阳，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东百工业区高耸烟筒排出的淡淡刺鼻味道。我认识的所有高中同学站成一排，而我置身队伍一侧，静静的看着一切。忽见高中时小蓝的另一个前男友，隋子，我跟他关系不错，我俩高中总一起打篮球去网吧。
隋子肤色极白，身材高壮，短发平头，从队伍后面呼啸而来，嘴里荷荷连声，周围众人无不侧目。 我见他双唇大动，面目狰狞，脸上青筋暴起，显得十分激动，而我丝毫不闻其声，只听得窗外树上蝉鸣，吱吱呀呀，一瞬间仿佛永恒。
隋子快步跑到队伍前面，一把抓住蓝，厉声质问道，"我们是对象，是不是?是不是?" 这次我终于听清了。蓝的脸上露出极为恐惧的神色，想抽身却被他牢牢抓住。蓝身着校服，留一条马尾,清纯的脸上泪水几欲夺眶。
我有些鄙夷的说道，"隋子，差不多得了，流汗黄豆!"
他大怒，对我大叫，"跟你有什么鸡巴关系？你等着。" 说完从身后掏出手机递给了我。我打眼一看，蓝色APP，是推特。2分20秒的短视频里，小蓝和他亲密无间，比心合影，卿卿我我。再看下去，一分钟之后，是蓝跪在地上，眼睛无辜的向上望去，嘴里却含着一根鸡巴。 我心想，隋子这本钱可真不小，和身材成比例，有驴的大行货。

小蓝这个时候已经崩溃，蹲在地上号哭，泣不成声。我赶紧走过去，把夹克披在她身上，抱了抱蓝，她顺势倚在我怀里，哭的更凶了。我很愤怒，我把蓝扶起身，对他说，"来，隋子，你再给我看看，刚才没看完。"说完一把抢过手机，津津有味的看了下去。

此时推特的视频已和刚才大不相同，只见蓝一丝不挂，被紧紧的绑缚扔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一个破旧的洋娃娃。画面再一转，隋子正在从侧后方无套鸿儒小蓝，床单湿了一大片，视角猛然向上拉，大床在隋子的猛烈攻势下摇摇欲坠，木板和床垫发出阵阵悲鸣。我看到这里，连连点头，心情非常平静，牛子却已然嗯了。
我有点意犹未尽的划开视频，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突然发现就这短短几分钟，已经有四千多人给这一小段点了赞，评论区更是污秽不堪。我顿时义愤填膺，只觉得胸口一股怒气流转，蓝更是早已哭的几欲昏厥，断断续续的重复着，"不是的。。。" 我怒斥隋子，我说隋子你这也太你妈逼不是人了，咋能发网上让这老些人看呢？你让蓝以后怎么做人？我草你妈！当即冲了上去，仿佛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一般，与比我强壮许多的隋子扭打起来。
我俩互相拳脚相加，场面一片混乱，但周围的人熟视无睹，我也再次失去了听觉，耳中只有远处传来的阵阵蝉鸣。莫名的诡异与恐惧充斥了我的心，我不由得开始祈祷这是一场梦。很快我如愿以偿，从梦中醒来，原本将我与梦境束缚在一起的，那脑中虚拟的纽带纷纷断开。回到现实的我陷入了短暂的茫然与错愕，随即连忙打开手机记事本，试图收集仿佛落在火热铁板上的水珠一样，星散在各处的记忆碎片，在一切蒸发之前。
我用了两分钟记下了这场梦的梗概，长舒一口气，也发现自己的牛子还是梆硬，一团欲火喷薄欲出。我转过身去搂住枕边的母人，心怡。心怡嗯了一声，从梦乡惊醒。我随即对着她的性感带，耳垂和脖子轻轻的吻去，她很享受这种朦胧中突如其来的侵袭，也张开双手抱住我。我向下进攻，转圈舔弄她的乳头，再一口含住。 心怡忍不住轻声呻吟，她的性格比较保守，一般不太会放声淫叫。我伸手探去，中指轻轻在内裤中间划过，不多时她已经湿透了。我爬起身来，把她压在身下，继续进攻，顺势脱掉她最后一层已经无用的屏障，分开她双腿，对准位置在门口滑动几下，破门而入。我没有多加怜惜，慢慢抽插几下就开始全力以赴。不多时，心怡白皙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我在她脑后垫了一个枕头，以防她的头撞到。我看着赤裸洁白的心怡在我身下扭动，思绪再度迷乱，飘回了几年前初夏未至的上海，和蓝约定见面去开房的地铁站口。

那是五月二号，我记得很清楚，我订好房间已经是凌晨3点多，和蓝又说笑调情几句，让她开灯起床发我一张诱惑自拍，我俩才互道晚安，约定明天中午见面。 当夜休息养精蓄锐无话。早上我一觉睡到快10点，和蓝互相道了早安，我匆匆吃了饭，坐上地铁。路上我还和楠姐聊了一会，说出门和同事聚餐，楠姐简单的回复了我几句。不多时我已经到了相约的地铁站，我在C口等她。我那天穿的比较得体，蓝衬衫，米色长裤配一双深色休闲皮鞋。等了大概两根烟功夫，蓝出现了，她走楼梯上来，笑容满面，看见我就说，哈哈你来的这么早啊。我说是啊，没办法太想你了。她娇笑着打了我一下。我俩朝着酒店并肩走着，虽然离得很近，却还是没有牵手，毕竟我俩都是出来偷情，可能还是碍于内心的压力吧，我俩一路走的都挺安静的，没有预想中的亲昵打闹。
蓝那天穿了一件白上衣，一件普通的八分牛仔裤。一双经典款的Gucci鞋，具体叫啥名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那个左右各有一只小蜜蜂的那个。我从后面看了她一眼，看见她漂亮的跟腱露在外面，一走路就突出来，顿时觉得说不出的性感。嗯了。当时我的牛子以我肉体可感知的速度正在勃起。我裤子本身就比较休闲，一下就被我顶起来一个大包，特别明显。我紧急停下了脚步，我说蓝，等我一下。她说，怎么了？我说我硬了，你看，说着往下一指。蓝当场笑骂，问我是不是变态啊，这两个月没做怎么就这样了？我说还不是看你来反应了。说完我突然来了勇气，拉起她的手就往我裤裆摸去，我说你先感受一下。她的脸突然绯红，就在手触到的那一瞬间，快速的抽走了。我再次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蓝也不挣脱，我们好像一对情侣，走在五月的上海街头。
不多时到了酒店，我说我去前台，你在电梯那等我就好。她点点头，走了过去。

我俩进了房间我实在是忍无可忍，立即把蓝压在墙上开始强吻。衣服一件件的脱去，她只剩下一件黑色内裤，我俩又相拥吻到浴室，开始洗漱。擦干身体以后我一下就把她抱起来扔在床上。小蓝虽然脸上皮肤很好，但身上皮肤照比楠姐差的很远，有点黄皮，但两个月没操逼的我看来，她比天上的仙女还仙女。我扑上去开始疯狂亲吻她，一路向下，二话不说开始舔逼，把我俩当年那一套，加上这些年的学

习经验都使了出来，仿佛认真对待期末考试的学生。不多时候，蓝的小腹用力的频率越来越快，我也加快舌头攻势，嘴都快麻了。 蓝突然狠狠的按住我的头，一阵抽动，她到了，我也快他妈窒息了，顺势轰然倒地。
之后就是常规操作，卧倒，抱紧，关怀。过一会我又压在她身上，开始再一轮攻势，但她明显不太想再被舔一次。我直接爬起来，跨坐过去，把硬了的鸡巴塞她嘴里。过了一会我就翻身靠着床头，小蓝也精力恢复了，爬起来给我服务。不得不说，五六年过去了，她的口活在这些各路好汉的高强度磨练之下，水平是很精甚细腻，比当年强不少，丝毫没有齿感，特别温暖。没多一会我就忍无可忍，拿起准备好放在枕头下的套戴上，一把把蓝按在床上，两腿打开，开干。
我俩就这样像一对发情的野兽疯狂的交配，淫声浪语不断。看着她高高抬起的双脚，我的恋足情结又被激活了，一口含住她的右脚，用力的吸吮舔弄，每一个趾缝都不放过。 蓝的情绪也被我的激情点燃了，叫床声震屋瓦。我只管用尽全力抽插，两只脚轮番往嘴里送。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怎么样，I dont give a fuck。

回忆点评一下我当年很喜欢的微信漂流瓶和苏州少妇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大家好。突然想写点轻松的，各位浪友看个乐子。以下内容均发生在上海。众所周知，上海是一座两千五百万人的大城市…下面开始。
微信漂流瓶，我记得最早这个功能是qq空间的，后来移植到微信上。这个逼功能从一开始就注定与黄色挂钩🪝。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回复你的是人是狗，所以这里也成为了各种淫言浪语的修罗场。根据我的得到的反馈，基本上你只要是个娘们扔个瓶子，哪怕就打一个省略号，也会瞬间遭到十几条拙劣的求偶信息轰炸，包括但不限于“约吗”，“想操你”，”我很大”，“美女你在哪”，或者各种黄片表情包。倘若娘们发一句语音，那节目效果更好了，简直是突开粪坑。颇有一点前冲浪tv批照事件的翻版，不得不说，不论政治立场，俺们天下郭楠确实是一家。
我这个人不太擅长和陌生人网聊，不会也不太知道说啥。而且对着手机哔哔叭叭一通，甚至没有回复，对着空气输出一顿，感觉非常傻逼。所以我都是选取最直接了当的方式，直接发一个牛子自拍🤳过去。默认还会附带一句，你看看我这个咋样？你看，是不是有一点古早知乎的意思，“如何评价我牛子？”

操他妈了个逼，写了一堆手抖了。重新写一下。
漂流瓶有一点很好玩，就是匿名，匿名之下，人都挺恶臭的。有时候一个牛子过去，对面很生气，开喷了。我就说对不起🧎‍♀️！然后删掉平子。但很多时候也会得到正面反馈，“你的？” 这种就可以继续聊了。我说确实是我的，我再给你来个啥造型的看看？但一般我会让她说句话，毕竟没人想和人妖聊天。说到这里，我想说两句关于牛子尺寸的问题。我属于浪友们平均尺寸，15 16，和自己手机长度差不多🤏。照片的角度很重要，我个人觉得前置侧一点拍的最好，当然，对着镜子拍如果你肌肉发达更有奇效。
我和好几位经验丰富的女性朋友们都探讨过这个问题，比如小蓝，楠姐。大家都表示，除去极个别天赋异禀的选手，剩下大家都差不太多。所以各位浪友大可不必焦虑，好的身材，形象，在性爱里对女性的尊重体贴，和你的投入程度，种种因素的重要性并不次于牛子本身。
确认之后就随便开黄腔了，一般用这个女的都是中年熟女，所以没啥避讳的。多讲讲操逼故事啥的，胡侃一通收兵下线。一般不太会通过这个约炮，因为收到瓶子的人来自天南海北。牛子照片我建议多备几张，你站着的蹲着的躺着的跪着的，以便随时improvise.
我真的很喜欢玩这个，乃至于我申了三个微信号去捡瓶子。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东西真能让你有实战机会，直到我遇见苏州少妇，既然是漂流瓶认识的，她还比我大几岁，我们就叫她刘姐吧，都让你流完了。

我和刘姐在漂流瓶上简单按照套路走了一圈。她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给女人舔过那里没有？”

我操，这个问题问到我可真是驾轻就熟，毕竟我自认是你sub最爱舔逼的浪友之一。Nobody loves pussy licking more than I do（川普脸）！我就把我和楠姐还有小蓝那一套讲了一遍，刘姐半晌不说话，我以为她删了。过了很久她回了一句，“那太舒服了啊”。紧跟着又问了我一句，你在上海？我说是啊，你在苏州？那很近吧？她嗯，发来语音，加个好友？我说好啊好啊。那时候我已经和楠姐分居，行动有极大自由。
刘姐头像挺好看的，但一眼就没啥气质，应该没咋太多读书那种。她加了我好友之后直接就给我打视频，我都惊了。我接了，我说怎么了，她笑着说没事，看看你。我俩随便聊几句，刘姐看起来稍微有点皱纹，但挺活力的。突然她说老公回来了，拜拜，先别和我联系。匆忙挂掉了电话。之后好几天我俩都没联系，我也忘了这事。忽然一天晚上，我收到她的微信，“明天你有空吗？我上午能来上海。”

第二天一早我俩约好在虹桥火车站附近一个咖啡店见面。刘姐来了，穿的是一条白色连衣裙，脚踩一双白帆布鞋。看着挺年轻的，不过就是因为衣服太白，反倒显得她本人比较黑。而且她很矮，估计也就155吧？站起来和我差一头。但我还是挺满意的，一来人家大老远跑过来找你，二来不要你一分钱，三来长得也还可以，你有什么好挑的？差不多得了！
我俩喝了一杯咖啡，我说走吧！刘姐反倒有点羞涩，我心里想，他妈的装嫩。我俩就这么走到我提前定好的酒店，我让她先去电梯等我。之后一起进屋。
我以为进屋就该顺理成章，脱衣服前戏操逼。没想到刘姐还来劲了，反倒羞涩起来，洗澡也不想让我进去。出来裹着浴巾坐在床上，只是苦笑。我说咋的了刘姐。她缓缓的说，哎…我这真是第一次出来… 有点紧张，我没背着老公出来过。我笑笑说，没事我安慰安慰你，说完和她抱在一起。
抱在一起的我们很快就亲吻在一起，她裹在身上的浴巾被我一把扯掉，刘姐一丝不挂展现在我面前：她很瘦，奶子不算小，但奶头奇黑。我瞬间就对这个良家妇女来了兴致，开始实行她盼望已久的舔逼战术。十分钟吧，刘姐浑身发抖，我加大力度继续攻击蒂子，然后一把把瘦小的她抱在怀里。刘姐缓了一分钟，缓缓抬头看着我说，好舒服哦。
我站起身来，靠着床头，示意刘姐该给我服务了。刘姐迟疑了一下，爬起身来，跪在我面前开始给我口。我操，太鸡巴爽了，我至今认为刘姐的口交技术是我遇见过最好的，没有之一。我他妈爽的简直都要站不住了，赶紧坐在床边，刘姐特别懂事，直接爬下床去，跪在地毯上继续给我口。操你妈的，我真是服了，真的是一点都不激烈，但就让你无法自拔，一根舌头真是出神入化。我说，你老公真是爽死了啊。她也不说话，继续努力。
大概又过了五分钟，我忍不了了，一把拉起刘姐按在床上，我说我受不了了，我现在就要。但我突然想到，人家第一次背着老公出来，虽然我俩啥都玩了，但毕竟还没真操逼，也不算完全的破戒。我就这样压在她身上陷入短暂的沉思。只听刘姐眼里要喷出火来，问了我两个灵魂问题，“你在干嘛？怎么还不进来？”
我连忙答道，我去拿套。刘姐说，不用了，你别射进去就行。说完一把抓住我的牛子插进逼里，自己就动了起来。

操逼往事系列该往何处去 接下来的重点人物

u/Novel-Combination666

承蒙大家喜欢, 操逼往事系列前前后后更了快10期了. 我在写作里, 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收获了很多欢乐, 也结识了很多浪友。
这个故事系列逐渐走向尾声, 这周比较忙, 可能没法更新, 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酝酿一下, 重点写一下广大浪人们最喜欢的人物。还剩下几个人物没有出场或者有待补完, 大家可以投票, 看看重点写写谁, 也欢迎评论区留下宝贵批评建议, 面斥不雅。谢谢大家!

东百操逼往事 完结篇 1 刻奇狗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本期的东百操逼电台开始了，继续按照时间线推进，今天还是蓝的故事。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要问了，刻奇是什么啊？刻奇就是自媚，而刻奇狗就是我。最起码是以前的我。
上一篇说到我和前女友蓝在五一假期出轨大战。抛开对彼此伴侣忠诚的我俩如同野兽。我对蓝两脚几乎是worship的疯狂舔吸让她极度亢奋，我也跪在床上不知疲倦的大力抽送。这个姿势大概十五分钟吧，我忍受不住了，把脸埋在她双足中间，用尽全力呼吸，低吼发射，随即倒在她身上。我俩都是大汗淋漓，喘着粗气。我感受着牛子变软， 一点点慢慢滑出蓝的身体，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身体的感觉也无限放大。我抬起头吻向小蓝，她也无力的用舌头回应我。我俩平躺在床上一分钟才回复过来，房间里除了我俩的喘息，安静的掉一根针都能听见。
蓝突然笑了，她说啊你好恶心啊，那么舔我的脚怎么又过来亲我啊，yue，我要去刷牙。说完打了我一下，跳起身来，慢慢走向洗手间。我哈哈大笑也加入了她。冲澡时候我俩又在浴室里亲昵了一会，出来大家披上浴袍，坐在窗口的桌子。我掏出烟给她，她想了一下还是接受了。我俩看着窗外的魔都，默默的享受着这根事后烟。我吐出一口烟指向外面繁华的都市高楼，说，“这比xx（我俩的故乡）的那条步行街强多了吧。” 说完闭上了眼睛，阳光洒在我脸上，我想静静的享受尼古丁给我大脑带来的略微眩晕的感觉。睁开眼睛时候，蓝的脸上已经流下两行清泪。
我放下烟，抱住蓝，说，“我很想你。” 蓝瞬间防线被突破，躲在我怀里痛哭。我轻抚她的长发，低声安慰她，你看我不是在这呢吗？蓝啜泣的说，我也是，我总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没说什么，拿纸巾帮她擦干泪水，紧紧的抱着她。问题来了，仔细想想，我真的想她吗？答案好像是否定的，楠姐跟我天天操逼笑哈哈的时候我根本想不起来蓝。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其实是：我挺想小蓝你的那个大逼的。“你的那个大逼，再说了也挺紧的（赵忠祥老师经典语气）。” 但我总觉得在这个场合之下，应该说这句话才对，才符合这个昔日情侣重逢的气氛。所以在这个雰围气之下，本刻奇狗这句“我很想你”，也就脱口而出，希望小蓝不要当真。
不一会我俩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那天我俩中午11点多进酒店，下午我去吉野家买了两份牛肉饭。晚上7点，她要回家了，男朋友一会要去她楼下接她吃饭，我俩依依不舍的热吻告别，她说，今晚上我肯定不让他碰我，我哈哈大笑和她一起出了房间。我俩一个下午不是在操逼，就是在回忆往事，营造气氛进而制造操逼动力的路上。总而言之，很荒淫的假日一天。楠姐也给我发了消息，我回都没回，蓝走了我才敷衍几句，今天忙着和亲戚聚餐了，一直没看手机。什么聚餐，操逼大趴体还他妈差不多，我亲自嗯吃嗯造小蓝的美脚，管饱。我心满意足的哼唱着Scorpions，迈上回家的地铁。
"Bitch is hungry and she needs to tell. So give her inches and feed her well."
多么完美的一天。

之后我和蓝见面越发频繁且肆无忌惮，她甚至没什么人时候直接叫我老公。虽然我俩很少在一起在她公司楼下吃午餐，但我俩总在午休时候利用这一个半小时在附近找个钟点房一起操逼，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一次印象非常深，我俩刚冲完澡，蓝不慌不忙的打开自己的手提包，从里面掏出来一套黑色镂空蕾丝内衣，当我面换上。我为她的勇气感到折服，这玩意放包里掉出来或者让人看见咋整。
一切东西都是有代价的。那段日子我和楠姐关系迅速降温。原来我是主动的那一方，现在我已经抱着一种爱你妈逼咋咋的的态度处下去了，但楠姐转意了，她开始对我恢复了往日的温情，性方面也变得主动起来。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到大都是很温顺听话那种性格，感情里也愿意包容忍让。楠姐原生家庭关系不好，父母动辄吵架动手，她脾气也有点喜怒无常，所以她很喜欢我的性格和对她的包容。但我今天想来，我对楠姐好，不是说我真的很爱楠姐如何如何，我觉得自己好像AI训练的bot，在我的意识里，包容，让着女人，哄她们开心，都是一个伴侣应该做的，而我只是在单纯的执行这件事，来获取reward，仅此而已。
所以，哪怕是在我和蓝操的不可开交，内心里对楠姐的爱已经没有多少了的时候，这个program还在继续运行，好像一种惯性，因为我们还是情侣，所以我要对你好。楠姐后来问过我很多次同一个问题，你对我好，是因为是我，还是因为我是你女朋友？我当然一口回答，当然是因为你，我很爱你，但内心里确是另一个想法。后来心怡发现了我的这个问题，我现在也逐渐学会了，不是机械的出于责任或者“得分”去照顾包容，而是要发自真正的内心去关爱。

虽然楠姐在性方面恢复供应了，但她自己身体很娇弱。刚开始在一起同居时候，每天都做她勉强还能应付。时间长了，一周两三次她就嫌多，但我那时候才二十三四，一天他妈射两三回都供不上流。操逼也不能大力鸿儒，她很怕疼，插的深了就连连让我停下来。最要命的是，楠姐高潮来的非常快，来完就不想做了。有一次最快时候，前戏做完，刚坐上去1分钟都不到。我往上操了几下，她快速摇晃几下腰，一脸享受，小逼快速收缩几下，到了，完事直接抬屁股跑了，留下我一根嗯邦邦的牛子原地独舞。说句实话，跟她做爱真挺没意思的。
按照她的话来说，她真的尽力了。当然这都是后话，当时问题是出在手机上了。
我很小心谨慎，一向都是，特别是在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上。我俩开房我从来都用现金，蓝的微信到家就被我调成免打扰，也就不会推送，聊天记录也随时删除。我不是没想过让她加我小号，但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对人家的不尊重，我也就作罢了。那天是周五，晚上2点多，楠姐早就睡着了，我和蓝正在聊昨天中午开房操逼的感受。我有点困了，我说我睡了，小骚逼你也快睡吧，周一见。说完删除了聊天记录，一分钟不到就进入梦乡。
我一觉睡醒已经是10点多，伸手去拿手机却找不到。我抬头一看，楠姐坐在椅子上，苍白的脸冷若冰霜，问我：“Jessica是谁？”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Jessica就是蓝。我说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怎么啦？楠姐把手机递过来，凌晨4点半，蓝对我说，“嗯嗯，我刚睡着了。晚安老公。”

我内心瞬间无力，“完了”，但又装出一副自信的样子辩解，啊，真的是普通朋友，谷爱凌爱吃馅饼，Jessica爱开玩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但这种东西没有意义的，最后我还是坦白了，部分坦白。我坚决不承认我俩有过性关系，只承认她是我前女友，之前我们关系不好，我俩稍微有点暧昧，如是云云。基本上就是电视剧里出轨渣男说啥我说啥。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拙劣的辩解，明明我也想黄的，为什么不能直接讲明白呢？我也不知道。
我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我突然放声大哭。我说我对不起你，我不该这样的，我真的不该，我不配得到你的原谅和同情，我们分开吧，都是我的错，呜呜。我其实不想哭的，但总觉得你妈了个比的，气氛到这了，不哭不说这些话，显得我也太无耻了。刻奇狗本性再度发作，哭的声泪俱下，昏天暗地。楠姐原本冷冷的看着我，突然一瞬间也流泪了，她快步走出房间，摔门而去。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哭声顿时轻了不少，观众都没了还搁着演你妈呢？
过了一个小时吧，楠姐回来了，明显刚刚哭完，语气很感伤。她看着我缓缓的说，谢谢你包容我这么久。我摇摇头说，都是应该的。楠姐说，我真的很恨你。我点点头说，都是应该的，我不配你的原谅。楠姐：”我也犯过错，你接受包容了我，没有跟我计较，我知道你是真的爱我，所以...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我听完心里一沉。操。戏演过了。我他妈是想黄的。确实是没想到。楠姐伸出手，把手机从我手里拿起来，通讯录翻到蓝，递给我。“把她拉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女人。” 我权衡了一下，大概几秒，照做了。
楠姐突然崩溃了，狠狠的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扑在我怀里放声大哭。我内心没有很大波澜，牛子反倒是硬了，我直接强吻楠姐，把她按在床上。楠姐拒绝了两下，也动情的回吻我，我俩开始快速脱光，太阳照进屋子，房间里春光无限。没多一会，楠姐就跪在我两腿之间，含着我的鸡巴报复一样狠狠的吸，抬头问我，“答应我，好不好，你永远是我的。” 我也随之动情的说，“对不起宝宝，不会再这样了，我真的爱你。”
但我当时许下的诺言，可能随着射精就烟消云散了。后续的事情也一再证明，我在和楠姐的关系里，真的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我至今非常遗憾后悔，有时也觉得芒刺在背，我希望能有机会回到过去，告诫自己不要一再伤害她的心。但这都不可能了，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善待心怡，对于楠姐，leave her alone，不去打扰就是最好的前任。

苏州少妇故事 补完

u/Novel-Combination666

前文
各位浪友好。本来想继续写楠姐和ex小蓝的, 但一想到就有点压抑。本话痨还是决定补个坑, 唠点欢乐向上的, 把苏州少妇(刘姐)的故事讲完。好, 今天的东百操逼电台又开播了,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前文, 回顾一下前情提要。

话说本来害羞的刘姐，突然一家伙把我牛子放进体内，我登时一惊，随即来了神，缓慢抽半分钟，感觉湿润的差不多了，就开始大力轰击。那时候我已经有一阵没有和除了楠姐以外的女人做了。相处后期的楠姐虽然听话，但一插的深就喊疼这点还是让我非常不爽。这下好了，来个少妇解渴。俺们东百对于这种情况有一句话，叫做 :正愁没有招，天上掉下个粘豆包! 啊，香喷喷的豆包，谷爱凌还爱吃馅饼，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疯狂的冬奥梦精彩输出，给头一次出来当背德人妻的刘姐交织的嗷嗷叫唤。

干了几分钟吧，我还觉得不过瘾。情绪一上来，我爬下床站起来，一把把刘姐薅起来，开始抱着嗯操。我当时体重力量都上来了一些，140多斤了，抱着瘦小的刘姐开干还是压力不大的。这下好了，平时我都是看片里的主人公如此威风的操逼，想和楠姐实操这种姿势是不现实的，她太怕疼了。现在我亲自上阵，那种得意的感觉无以复加。我仿佛pornhub里面的主人公附体，强大的精神意念让我干的愈发卖力。刘姐叫床的声音一开始还带着几分妩媚诱惑，现在直接变成异常简单的一个字，"啊!!!" (复读)。

但我并不关心这一切，这一刻我是这个世界，起码是这20平米的小屋的主宰。我沉浸在征服者的情绪中，胯下信马由缰，对刘姐颇带几分痛苦的叫唤充耳不闻，直到叮铃铃的iphone铃声打断了一切。

刘姐听见手机响了，赶忙说，快放我下来。我有几分不悦，又狠狠的操了半分钟，仍凭铃声大作，但最后还是把她抱回床上。她正要爬到另一边床头去拿手机，我一股火又上来了。他妈的! 肯定是她老公，我今天就嗯曹你老婆! 接个屁! 我扑到床上从后面压住刘姐，她挣扎无效，又被我插了，铃声也失去了耐心，回复了平静。
10秒都不到，电话又响了，刘姐这下什么都没说，直接爬过去拿电话，我也不加阻拦，毕竟又打来，可能真有事。刘姐看了一眼屏幕，脸色微变，面色有些凝重，示意我收声，我也不敢怠慢，挺着梆硬的牛子跪在床上不知所措。刘姐撩了一下刘海，坐起身来，清一声嗓子，接电话道:"妈，怎么了?"
电话对面说的话我听不清，只见刘姐面色很紧张，连连说道，我出来逛街了，现在就回家，说完挂了电话。我问道，怎么啦? 刘姐说，我婆婆打的电话，说女儿生病了，发烧39度5，到处找不到我，我要赶紧回去了。我听完一怔，确实是超纲了，这题没见过。我虽然非常不尽兴，但我也只能说那咱走吧。刘姐赶紧冲了一下身体，擦干走出来穿衣服，一边穿胸罩一边开始哭。我女儿生病发烧呢，我怎么出来做这种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安抚她。 我说我先下楼，你来大门口等我。我快步跑出酒店，拦了一个出租车，我说去虹桥站，你等等。刘姐这时候也下来了，我连忙喊她上了车，然后帮她选票。到站她进站，我陪她取了票，各自回家，一路无话。
第二天我发微信问她怎么样了。她没回。隔一天回复了，说发烧了一夜，昨天终于退了，还谢谢我帮她。我说这都应该的，胡乱说几句，就不聊了。又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又有点无聊了，就发微信问她最近怎么样。她说真巧，我明天来上海，你还有空吗?

我说你来了那肯定有啊。其实我本来约好楠姐明天一起出去约会的，但谁不爱操野逼呢? 我说你几点来啊? 刘姐说，哈哈你别想了，我和老公一起来，跟朋友聚餐。我心里寻思这不你妈逼耍我呢吗，就回了一个哦哦。刘姐说，我们晚上要回苏州，你明晚来苏州可以吗? 我当时一怔，这什么鸡巴操作?不知道，但我的下体占据支配地位，我回复道，可以，那我在哪等你? 刘姐说，你就去苏州北那边的xx酒店开个房等我就好啦。我说好，就这么定了。于是推了和楠姐的约会,买了一张去往苏州的高铁票。我直到买票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这俩地方离得这么近，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当夜无话，第二天收拾穿戴整齐，下午在车站吃了一碗猪排饭，兵发苏州北。
六点多，到地方了。我很快就找到了那个酒店，不好不坏，300多一宿，我随即发信息给刘姐，我语焉不详的说,"到了。" 刘姐说好，等我。今晚我们回来的晚点,得9点多，你等等哈。 我说没问题。我就附近瞎转，买了一包苏烟，买了点零食，又买了一盒套。临出超市，看见货架上摆的黑丝袜也不错，于是选了一条带走结帐。 回到酒店，闭目养神，等待大战。

我一觉睡醒，只觉口干舌燥，再一看表，都他妈已经10点半了快要，不仅大惊失色，这不傻逼了吗？睡过了呀。赶紧联系刘姐，刘姐迟迟无话。我起来点燃一根在苏州抽的苏烟，痛感自己的傻逼，不远百里跑来陌生的城市开房，独睡大床，确实是很傻逼了。
过了半个小时，微信震了，果然是刘姐。刘姐说今天朋友们特别热情，还没吃晚饭呢，一会还要去唱歌🎤，你等等吧，不好意思哈。我心情稍微平复，知道并没有错过，我说没问题，风里雨里，苏州酒店等你！说完打开电视，正好有我爱看的英超，看吧，今晚切尔西，我主队。 看完了，快他妈12点了。刘姐杳无音讯。 我再看一场别的吧。看完了，中间我都直接鸡巴睡着了。一觉睡醒，一点半了。我听见楼梯有人在走，打开房门一看，并不是。我再看看表，当时觉得今晚就这么地吧，操你妈赶紧睡觉吧快两点了，随即去刷牙洗脸。刚出来，看见手机在震，是刘姐。刘姐问我："房间号多少来着？我到了。"

我给她打电话被拒了，我发了房间号，不多时分，听见走廊里高跟鞋"哒，哒"的声音。安静的酒店里显得格外响亮。我推开门，只见一个不高的女人，身着灰色长外套，一步步走来，正是刘姐。我示意她赶快进来，有点抱怨的说，我都要睡着了，你怎么才来啊。刘姐有点不好意思，说朋友们太热情了，走不开，说完抱我一下，径直走进洗手间。她说 你洗漱了吗？我说是啊，都要准备睡觉了。刘姐嘿嘿一笑，说那你躺下，等一会。
我当时已经困的不行了，躺在床上几欲昏厥。听着洗手间里淋浴哗啦啦的雨声特别助眠。不知道过了多久，刘姐的高跟鞋响声又起。我带上眼镜，看见刘姐裹着那件长外套走过来，到床尾突然打开，里面穿的是一套连体的黑色情趣内衣。我颇有一些惊讶，我这个人其实对情趣内衣的感觉没有那么大，我更喜欢纯裸体。不过更令我震惊的是她竟然穿了这么一身来找我。我牛子突然得到了召唤，坐起身来，刘姐把外套脱在地上向我爬来，说姐姐让你久等了，说完深深的吻了过来。

我一把抱住她在床上翻滚，亲热不断升级，刘姐伏下身子，又开始给我口。大床很软，深夜突如其来的温柔口交让我只觉得如同漂浮在半空。刘姐口活实力我至今认为是我经历过最棒的。没多一会我就受不了了，按着她的头用力的顶她的喉咙，刘姐喘不过气连连咳嗽，我赶紧拔出来，表示歉意，确实是太爽了，没注意到不好意思。刘姐喘了一口气，又含住我。这一次我真是整个人都飞起来了，看着床边的镜子，只见昏暗的灯光下，一个性感小只人妻卖力的给你口交，试问谁能抵挡住这种感觉呢？我说我想要了，然后就去枕头下拿等待已久的套。刘姐说不用的，你别射进去就好哈。得令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来吧直接。我把她放腿上，紧紧的抱着，两腿不断发力，刘姐娇喘连连。
我这个人有一个观点，操人妻或者别人的女友，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我和你老公 谁操你操的爽？这个问题很恶俗，也充满了男性的自大，我也知道这样问有点low，但总觉得，操人妻不问这个等于没操，那种操了别人老婆的得意感少了一大块。于是我毫无疑问的在操的激情四射的时候抛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期待标准答案，"当然是你"。刘姐听见了，沉默了一下，并没有作答，仿佛引起了她的心事。但很快在我进一步的攻势下，又回到了享受当中。

这一炮操的很尽兴。刘姐水流如注，有气无力。我最后在刘姐的小奶子上来了个大爆射，也心满意足。我俩去洗漱，回来相拥在一起闲聊。没有得到答复的我不死心，毕竟这个最爽快的点没有得到满足，于是很low的追问，我说我和你老公谁的大啊？刘姐徐徐的说，你知道我老公，其实，他真挺大的。
我一惊，心想卧槽那你还出来玩。刘姐有点犹豫，又缓缓的道，他的我感觉比你的还大。我更惊异了，那岂不是天赋异禀？"但他就是…就是…很快，你知道吧？每次就两三分钟。"
我听完懂了。我心里的答案得到了，虽然是另一个版本。于是安抚她，我说那可能就是龟头太敏感了，再不就是心理原因。刘姐摇摇头，她也不知道。每次都是只要放进去，三分钟都算长的，但给他口的话，他能坚持个十多分钟。我仿佛明白了为什么刘姐口活这么牛逼，原来都是在这练出来的。刘姐有点难受，我抱抱她，说这都问题不大，都能治，她不置可否，说我们要去加拿大了，估计以后见不到你啦。我心里有点感动，又做了一次，我俩相拥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我还想做，刘姐有点受不了了，最后用嘴帮我解决，但不让我射嘴里，有点遗憾。

九点多，我俩都吃完酒店的早饭了，我说我去打车送你回去吧。刘姐诡秘一笑，我老公来接我，在楼下了。我当时真是一麻，我说什么？她笑着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啦，我昨晚上说我闺蜜在这住，这不来陪陪她，我老公才来接我。我点点头，原来这样，我俩道别，我独坐在窗口点一根烟，也收拾东西回上海。
长久以来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她老公会来接她，我也不知道她老公到底知不知道她老婆在酒店陪的是谁。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没有答案吧。

东百操逼电台 完结篇 2 初见女浪人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好。欢迎回到文昭操古论今。
今天的主题是女浪友Coco。其实称她为女浪友不太准确,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浪人这一称呼。更精准来说, 她应该是一个女反贼, 但这并不是核心问题。我俩相处时间特别短, 不超过两个月, 而且大部分是异地, 但这段刻骨铭心的短暂时光, 让我至今对她依然无法忘怀。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 心里总是五味杂陈, 怀念, 却又遗憾。如果当时的我更诚实,更勇敢, 更决绝, 我们很可能会一起走下去, 润到一个喜欢的国家。
好, 节目到这里, 先插播一首林俊杰老师经典名作, <可惜没如果>。今天的内容比较长，我随意写写，改天再继续补完。
当我身处异国, 回看这一切时候, 心里颇有一些遗憾。我最重要的家人, 也就是我的伴侣心怡, 是个纯岁静, 在政治光谱上与我相去甚远。心怡也不太喜欢读书, 她更喜欢集美都爱的小红书, 每天高强度学习如何变得更美, 堪比共产党员打卡学习强国。 Don't get me wrong, 我很爱心怡, 她也很爱我, 这一点也丝毫不影响日常生活。但当你想进一步精神交流的时候, 她与你总是鸡同鸭讲。无可奈何, 只好慢慢开化, 好在她已经有了一定的转变, 变得更关注身边发生的事, 同理心也更强了, 总算是可喜可贺。
好。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多年以前。有的朋友可能问了, 那前任小蓝呢?被拉黑就完了? 对。后来我像个贱逼一样, 开小号去加她。得到的答复是,"不要再联系我了。你只是把我当玩物, 对吗?" 各位浪友知道本操逼魔怔人当时想说什么吗? 我想说, 我真的很想你, 还能再来一个离别炮吗? 但我仅存的良知遏制了我的想法, 不要去自取其辱了。
我那时候是重度社交媒体用户, 每天高强度微博豆瓣冲浪。后来在一个豆瓣小组, 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个活跃的人, 拉了一个微信群, 男男女女都有, 都是反贼。每天在里面谈笑风生, 阴阳怪气，好不快活。Coco也在这个群里, 我俩加了好友, 但没说过几句话, 主要都是在群里聊天。Coco是南昌人, 她朋友圈的照片很少, 有一张脸圆圆的, 齐刘海，眼睛很温柔，笑起来很温和。我当时还问楠姐要不要加群, 她说没什么兴趣。日子就这么过, 我和楠姐也一再上演冷战, 哄, 和好, 操逼, 再来一轮的无聊闹剧。 没办法, 她想结婚, 我不想。我其实当时隐隐约约的明白了, 我不是不想或者不能结婚, 我只是不想和楠姐结婚, 不想接下来的人生过这种繰り返す的重复生活，仅此而已。
另外说句题外话，江西女在支那确实是名声在外，郭楠闻风丧胆。但你就合计，那索多玛还能出个罗德，偌大个南昌就出不来几个正常织女吗？东百够支了，也出过早期古典老浪人，殖民三百年的刘晓波对吧。虽说廉价多数正确没问题， 但面对个体时候，大家还是谨慎对待为妙。

很快几个月就过去了。那天群里聊到日本文学, 我和Coco发言很多, 逐渐就开始单聊。这一聊, 颇有一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有很多共同喜欢的东西。猫, 家乡,美剧, 摇滚。 于是越聊越多, 那阵正好赶上我舅妈出差, 我舅舅上班很忙, 让我过去照顾我表妹, 给她中午学校回来做个饭什么的, 我就去我舅家短住两周。这一住不要紧,我开始和Coco从文字转成语音聊天, 有时候一聊聊到后半夜。楠姐问我怎么一直打不通微信电话, 我就说在打游戏, 开群语音了。楠姐周末过来看我，我就把Coco先静音了。总之, 双方好感随着一次次夜话逐渐提升。
说来其实也怪，我俩当时聊的东西都特别正常，文学，艺术，电影，美剧，总之和性基本无关，特别纯粹而美好。我非常高兴，因为楠姐对这些东西一丁点都不感兴趣。在此我必须狠狠的挎打许多所谓的“文艺女”，文艺文艺，那是文学艺术，你得懂这些东西，对吧。世界各国的文学，西方的

基本艺术史，音乐史，你都要有点基本的涉猎。不是说你穿一帆布鞋，瘦腿牛仔裤，梳个马尾辫，再挎个单反，走哪到哪拍几张照片就文艺了。那不叫文艺，那叫叶公好龙。
说远了。 正好赶上那阵我有事要去一趟长沙，回来的路上有时间，我和Coco约定去南昌找她见面。她很开心，然后拉我，和一个在江西师范上学的女群友，我们三个建了一个小群，开始准备线下聚会。书说简短，我在南昌站下了车，打车到了八一广场附近的一个咖啡馆。我一眼就认出了Coco，很高兴的和她打招呼。她看起来有点肉，比照片里好看。褐色中长发，眼睛很亮很大（因为带了美瞳），脸圆圆的，穿一件很宽松的T恤，让人觉得很可爱，很有保护欲。浅蓝色的牛仔裤紧紧包裹着她丰满的大腿，我忍不住偷偷的多看了很多眼。那天我们三个人的见面很愉快，在群里发了很多照片，大家都连连称赞，还有人给我们发红包，气氛融洽。
晚上的时候我俩单独去了酒吧，本来一切都应该这么顺利进行，喝点酒，调调情，回酒店该干啥干啥了。但本东百男人的那股二逼劲不知道怎么就上来了，那天去的酒吧酒特别他妈便宜，10块8块就一杯。我大喜过望，我喝！我左一杯威士忌右一杯伏特加，我心里寻思这么你妈便宜，比上海合适多了啊！我喝！我也不劝她酒，就唠嗑，唠的贼几把开心，完事自己灌自己。我说卡尔维诺，那你妈逼，看不见的城市，写的好啊！kua一杯干了。黑羊！那小短篇，引人深思！又来一杯。最后一顿痛饮劣质勾兑酒精，出来道都鸡巴不会走了，去厕所都直撞墙。这要还能操逼那就是人间奇迹了。最后Coco打车送我回了酒店，我在酒店厕所吐完了直接睡地砖上了，后半夜才醒过来爬回床上。

第二天早上Coco来看我。我头痛欲裂，意识模糊。我躺床上动弹不得，Coco趴在我身边看剧，是Narcos，我也非常爱看。不过我当时更爱看她的那个大屁股，把运动裤都顶满了。我心里的本意是好的，但我的牛子实在是一点行动能力也没有了，当天她送我下午回上海，无话。
在这之后我俩感情再进一步升温，聊的话题也逐渐暧昧。她问我有没有女友，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决定了，我要和楠姐分开。我说没有了，不过我前女友很烦，总缠着我。这是我做过的最坏的决定，因为后续的事实证明了，楠姐不是轻易就能甩掉的女人。我俩聊的内容随着夜晚的加深，也开启了成人夜话。我们互相讲述此前的性经历，哈哈大笑。我俩还一起用QQ看黄片，我分享影音给她看，场面非常淫糜。
我问Coco，你有什么喜好吗？她说，我有点M。喜欢被稍微粗暴的对待，还喜欢被骂。说完有点害羞的笑了。我没见过这种的，也不太懂这些东西，就说真是反差啊，我前女友稍微用力就喊疼，特别没意思。之后的对话更是不堪入目，我俩心知肚明的奔着那个方向前进。她喜欢健身，我那阵也总跑步，一天五公里加100个深蹲，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操逼有力量，人民有希望。她说现在不练了，然后发我一张之前的照片，有点马甲线，很好看。我说真不错，我想看看你现在什么样。Coco说，我不让你看。你要看，嗯...那你过来看好了。我听完大喜，她说那我给你看过了，你就是我的人了，知道吗？我确实很喜欢Coco，我说我也很喜欢你，我很高兴能和你在一起。我说，后天，我就去找你。随即买了机票发给她看，她很高兴，我俩随即沉浸在恋爱的快乐中。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我要和楠姐分手。其实这个问题就好像给猫套上铃铛，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第二天冷冷的跟楠姐说了，我说我们分开好一点。对你我都好。现在楠姐在我看来，就是阻挡我幸福的绊脚石，我就要一脚给她踢开。楠姐让我去找她，我想了想还是去了。我全程非常冷静，任凭楠姐泪如雨下，只是传达一个精神：大家好聚好散。
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那天我那么决绝吗？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楠姐来事了，没办法用她的大逼把我留下来。总之我搬走了东西，删了楠姐的联系方式，第二天坐上飞机，幸福的直奔南昌而去。

当天我俩非常快乐。我觉得Coco真是太甜美了。她还是上次的装扮，这次稍微烫了点小卷发，看起来更漂亮了。我俩携手走在赣江边，微风拂过我们的脸，一切都是幸福的。除了楠姐。楠姐这时候已经要疯了，被拉黑的她疯狂换小号加我，给我打电话。但都被我一一拒接，加上再次拉黑。我俩晚上十点多了，回到宾馆，打开台灯躺在床上抱在一起。此刻万籁无声，我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仔细想来，不仅仅是新的感情让我愉悦，更多的是，我终于摆脱了楠姐，最起码当时的我是那样想的。
我俩很久没说话，感受着彼此的心跳呼吸，直到她突然轻吻了我的脖子。

我体内好像什么东西瞬间爆发了，我疯狂的和她接吻，手不停的在她身上摸索。没多一会就把她牛仔裤扒下来了，我手摸向她的下面，震惊了。我真的，第一次碰见这么多水的女人，就字面意义上的水流成河。我真想一口给她全喝光，但因为还没来得及刷牙，所以决定先插为敬了。Coco此刻已经沉沦了，但她保留的一丝理性还是开口了，"你…有套吗？"
我说，我没有。说完分开她的大粗腿，直接插了进去，太他妈滑了。
Coco挣扎了一下，但抗议无效。兽欲占据了我的大脑，我只想把眼前的女人彻底摧毁。我顺手脱掉她的上衣和胸罩，巨大的奶子弹跳出来，我整个人都被刺激疯了。Coco乳晕巨大，是那种像日本片里中年熟妇的那种大。我当时一瞬间不禁疑心，她在家里是不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等着回去喂奶，但毕竟没有宣之于口，毕竟我也不是傻逼。那天状态出奇的好，Coco喊的嗓子都哑了，我还压在她身上用力的干。大概半个小时吧，Coco颤颤巍巍的说，我真的要回家了，我妈还在家等我呢。我也爽的差不多了，就拔出来收工，我俩赤裸的拥抱着，一起去冲洗。
等到我俩从浴室出来，她刚擦干，Coco丰满的身体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射出异常诱人的色泽。我一句话都没说，一把扑上去把她按在床上，从后面再插进去，又开始了新的征程。Coco语带哀求，我真的…要回家…啊…，我笑着说，那你让我射了，我就放你走。我俩换了各种造型，最后Coco女上高潮了，她立马翻过来，让我从后面继续操她。我也就这个姿势又来了十分钟，全射她的大肥屁股上了。那一次是我人生至今印象最深，状态最好的一次性爱。
我俩终于都完事了，收拾穿戴好，我送她回家，那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牵着手走在空无一人的北京东路上，我想起了一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我唱给她听，Coco一脸幸福。不知道走了多久，拐了几条街，我们到了她家小区门口，她吻我向我道别，我说明天见啦！她快步跑回家去。我点燃一颗烟，看着天上流转的星辰云月，内心陷入无边的inner peace。

我回到酒店躺下，垃圾箱里楠姐的短信已经多到爆炸。我冷笑一声，回了一句，不要联系我了，假期回去再说。说完躺下睡觉，太累了这场。
第二天Coco敲门我才醒。Coco手提了两盒牛肉饭放在桌子上，说你还没吃饭吧，快吃吧，怕你吃不饱买了两份！我抱抱她，笑着说，怎么，是不是想让我吃饱了有力气干你。Coco脸突然绯红，打了我一下，说你怎么这么不正经啊。我抬头看她，说说你去洗澡吧，我想好好和你…她没说什么，偷笑两声进去了。我也三口两口吃完一份，刷了个牙，脱光加入她的淋浴。
淋浴很狭窄，但在这个时候反倒特别适合亲热。狭小的空间里，热水倾泻而下，两具年轻的肉体在疯狂的接吻，探索彼此的身体。我把她按在墙上从后面试着插入，但说实话，淋浴间做爱和想象中大相径庭。片里面演的是烟氲缭绕，两人灵肉交合。现实里是水流冲在你身上，会把她的淫水冲走，插的并不很舒服。而且Coco才156，比我矮很多，我需要弯腿很大幅度才能插进去，总之并不太爽。我俩就这么擦干，来到床上，开始正式的游戏。我也从这开始，一点点的懂了，Coco说自己是个M，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人有一个观点，就是你想在性爱里得到高度的满足，你就必须先让女人爽了。我很快就开始了传统业务，把在楠姐，小蓝身上练就的口舌功夫复制Coco身上。很快她就手抓床单，嘴里呜咽连声。随着她小腹越来越紧，我感觉她快到了。我说你上来，她赶紧起身，以为要坐我鸡巴上。我直接把她拉过来，示意她跨坐在我脸上，然后嘴巴含住她的阴唇，快速进攻蒂子。
Coco这下真的是爽到了，她尽力维持着跨坐姿势，随着高潮的到来，她坚持不住，大屁股直接压在我脸上，快速的颤抖。我几乎无法呼吸，却十分享受这一刻，嘴里又继续大口的喝她的淫水。那一刻，我俩都仿佛身处天堂。
Coco恢复神智，爬了下来，赶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我是不是有点重了压到你了。我摇摇头说一点也没有，我太喜欢你的大屁股了，我太喜欢你的身材了。她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平心而论，Coco绝对不算好看，素颜也就是普通人的水平，比楠姐小蓝差不少。但我就好这丰乳肥臀这一口，没办法，刺激在点上了。我站起身来，示意她该给我口了。她很乖的跪在我面前开始给我吞吐起来。

虽然她很乖巧，但技术确实很差，简直连楠姐都不如。有好几次都咬的我有点疼了。我有点不痛快，就按着她的头自己动。她倒不反抗，我也越这样操她的嘴越爽，忘了深浅，一下很用力的顶到她喉咙了。她急促的咳嗽起来，我说你没事吧？她咳了好几下，脸都红了，慢慢地说，我没事。说完又含住我。
我突然想起来，Coco说自己有点M，难道这就是M的表现吗？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个“字母圈”的玩法，就看过几个这种类型的片，但我还是本能的试探着开始了。我比刚才用力一些，每次都插的很深，问她，喜欢吗？她点点头，发出“嗯嗯“的声音。我更加确定了，可以试试，我说那你就给我好好舔，你这个骚逼。说完按着她的头开始用力。我以为她会抗拒，但她只是比刚才更卖力的给我口。我又一次加速，次次顶在她喉咙上，嘴里“骚逼，母狗，臭婊子“的瞎骂一通，别提多开心了。
Coco可惨了，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呜呜的发出不明声音。我一时兴起，这次把鸡巴完全彻底塞进她嘴里，死命按住她的头。我都能听见她嗓子里“yue“的一声，但我什么都不管了，几秒之后，Coco死命挣脱开，剧烈的咳嗽，脸上全是眼泪鼻涕。我也有点害怕了，毕竟我还是在性爱里比较温情的一个人，赶紧抱抱她，说对不起哦，真的不是故意的。她摇摇头，剧烈的喘几口气，说我没事，说完抬头看我，又要帮我继续口。
我忍无可忍，一把把Coco推倒按在床上，分开她的双腿，Coco带有一点痛苦的一声呻吟，已经被一贯到底。

东百操逼往事 完结篇 3 "女浪人还是楠姐, 我活在矛盾中"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好,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今天的有关楠姐的部分内容比较下限, 请勿模仿。我今天写了一封邮件, 想要回复给楠姐, 并且向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再次道歉。我觉得一个人不能, 至少不该, 那样伤害一个爱你的女人的心。当时的我沉浸在肉体的欲望中, 自以为处处逢缘, 殊不知已经成为了自己欲望的奴隶。我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把信保留在了草稿箱, 毕竟还是那句经典名言, 不打扰的前任才是最好的前任。

好, 今天的操逼电台开始了。我先给各位浪友点一首歌, Let Her Go, 可以搭配今日故事。
Let Her Go

前文说到, 再也无法忍耐的我狠狠插入Coco, 她发出疼痛的悲鸣。我向来是一个温和的人, 性爱中也是, 比较照顾女性的情绪与感受。但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仿佛被原始的本能冲动所占据, 只想摧毁眼前美好的肉体。现在想来, 可能是Coco顺从的M天性助长了我的兽欲。我肆无忌惮的在她身上冲刺, Coco高声浪叫, 一手紧紧抓住我的小臂, 另一手用力抓着床单。后来我很好奇, 为什么女人在爽的时候都喜欢抓床单呢? 她说她也不知道, 只觉得自己如果不抓着点什么, 就空落落的。我想, 这可能好像等待电梯的人下意识的乱按电钮是一个原理, 大家都喜欢一些虚假的掌控感, 让自己更充实。

我看着她硕大的乳房晃来晃去, 异常的刺激, 很想亲自大快朵颐品尝一番。我于是俯下身躯, 双手用力抓住, 低下头用力的吮吸轻咬, 我瞬间爽的无以复加。我从小就对大奶子大屁股的熟女充满了性幻想, 但有过经历的女性大多偏瘦, 平胸细腿, 不免有点遗憾, 只好对着日本AV自行脑补。Coco只比我大三岁, 肯定算不上熟女, 但怎么也算个姐系了, 这个也不错, 谁让我就是喜欢比年纪大一点的女性。最主要的是她娇小又丰腴的身材, 配合上那对巨大的乳晕, 躺在床上视觉效果极佳, 比干瘦的漂亮脸蛋(对, 特指楠姐)更能极大的提起我的性欲。

我仿佛一条徜徉南极冰海中的蓝鲸。这张King Size的大床是广袤无垠的南太平洋, 而Coco那对随着剧烈冲击不停摇晃的乳房, 就是我浮出水面掀起的波澜。她迷离的眼神让我陶醉, 我伸出右手中指和

无名指，放在她的唇边。她很懂我的意思，一口含住我的手指，用舌头不断围着它打转。来自指尖的奇妙感觉使我更加愉悦，我命令她看着我，问:'喜欢被这么用力操是不是?骚母狗。"

其实这话我说出口，自己都有点脸红。毕竟真没整过这些，我之前操逼一般都比较喜欢赞美性的发言。什么宝贝你真是太美了，太白了，奶子太漂亮了，之流。这个比较符合我个性，大家都开心。如果不是之前我俩聊过这方面的东西，我知道她有点M，提前脑海里预演过，我是根本说不出来这话。她很兴奋，连连承认自己的母狗本质。
我虽然不知道该说点啥直击人心的，什么三句话说趴下一个女M，但也就顺着她的话茬继续往下来，不断的用语言拷打她的母狗本性，以及是否享受我的大鸡巴的攻击。下面不断发力。我这个人比较谦虚，一向反感自称"大鸡巴"。我无非是个正常尺寸，女人给你面子叫你一声 "大"。不过只要去pornhub转一圈，随便找个黑哥白哥，各个不知道比我高到哪里去了。但在那个当下，我看她也挺爽的，而且我也确实输出的挺猛的，这种僭越的话语不自觉就脱口而出，惭愧。总而言之，一时之间屋里淫声浪语不断，春光一片。
大概过了十五二十分钟吧，Coco呼吸变得更加急促，我觉得她应该是快到了。一直伏低做小的她突然开口，让我上去。这一个姿势也保持久了，我毕竟也不是铁打的，于是欣然同意，随即翻身躺下。Coco迅猛的爬起来，一屁股照着我的牛子就坐了上去。这大屁股一坐非同小可，冲击力很强，我顿时觉得小腹暗痛。Coco此时已经以我的鸡巴为中心，上下翻飞，她的那个大屁股一下一下的砸在我身上，夹杂着水声，发出阵阵巨响。我这个人操逼一向喜欢主动，于是一把从下面抬起她的大腿，嘴里含住她的大奶子，开始往上快速打桩。Coco也停止了身体动作，只用声音表达她的兴奋。我打了不到两分钟，腰力并无大碍，但渐渐觉得臂力不支。以前跟小蓝玩这个我能坚持很久，跟楠姐玩是她很快败下阵来，但Coco这是平添了40多斤的分量，不可同日而语。
我毕竟没有习主席力挑200斤的神力，只好把她放下，Coco下来一刻不停，立即自己开始前后摇动。我一瞬间几乎被她榨射，但想到没有带套，只好死命忍住，任凭她在上面兴风作浪。那一分钟我一直在忍耐发射的寸前，危险边缘的试探让我异常兴奋，直到今天也无法忘怀。很快，Coco低沉的哼了几声，我的鸡巴感受着她下面一下一下的缩动，十分奇妙。她趴在我身上抽动几下，恢复一下神智，立刻让我从后面继续，我依言照办。从后面又来了五分钟，我实在是忍耐不住了，和昨晚一样，拔出来对着她的大屁股再次发射。我赶紧拿起纸巾帮她擦干。浑身大汗的两个人紧紧的相拥在床上，大口喘着粗气。不多时，屋子里万籁俱寂，只能听见钟表秒针的声音，我看着凌乱的Coco，忍不住吻了上去，她也用舌头回应着我。

我俩冲洗擦干回到床上，徐徐开始复盘。Coco在此之前将近两年没有性生活了，难怪这么兴奋。她有个特点，到了高潮之后就喜欢继续被后入。据她说，每一次从后面插入，都仿佛把高潮的感觉延续。我们之后的性爱也一直都这样，先送她上去，再后面来，再轮到我。我俩聊着聊着，她抱住我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不会，想把我分享给别人吧?"
我其实很震惊，我寻思咋突然问这话了呢? 但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是很好的朋友之间，大家都很熟的话，互相换老婆玩玩却也不是什么大事。我其实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以前聊过，他也大概这个想法，但我俩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嘴上说说得了，就好像屠纸一样，说说得啦。但我当时还是很惊讶，我说不会。你之前男朋友问过你这个吗? 她点点头，随即说，啊呀不说这个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算是一个迷了。
我俩一起住了五天，这五天里，楠姐没有一刻不在给我发短信，而我俩也基本上无时无刻不在操逼。我俩偶尔出去吃饭，我很开心，发了个我俩的合影朋友圈。到最后操到什么程度呢? 简单的说一下，第三天晚上时候我实在是硬不起来了，这三天射了十回还多了。Coco诡秘一笑，说，带你去吃夜宵。我俩打车来到北京西路那边一个烧烤，她直接点了20个烤生蚝，说你多吃点哦! 这个很补的。说来也怪，我不知道是真有效果，还是精神作用，总之回去之后又生龙活虎，当晚到酒店已经11点多了，但还是又操了两次才相拥睡去。
第四天睡醒，我还想再来，没插进去的时候她已经喊疼。但插进去了也就好了。她说，少做点吧，我的逼肿了，好疼。我问她，那插进去痛不痛? 她说也疼，不过还是好爽啊，说完我俩又开始了。
那五天是我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五天，我俩做了差不多20多回，荒淫至极。到我俩分别前，那是下午了，我们还想做，但我的牛子任凭Coco怎么卖力，也到了极限了。我最后是一瘸一拐回的上海。不是因为

身体上的疲累，而是因为我的两只脚全破了。对，就是跪在床上输出，和床单硬生生的磨破了。上了飞机的我，只觉得一瞬间疲劳袭来，再也支撑不住，昏昏然睡去。

下飞机我回复楠姐，我说我回来了。楠姐立马让我给她打电话，因为她被拉黑了，打不过来。我打过去，她很平静的问我在哪，我要见你，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把话说清楚。我说我在我舅家，你就在楼下那个公园等我吧。楠姐说马上到。
我在楼下等了大概半个小时，看看手机，和Coco发几条消息，报个平安。抬头就看见楠姐了。一袭黑裙，绿色高跟鞋，夜色中的她显得异常的洁白。她看见我坐在长椅上，突然扑进我的怀里哭诉。我不知道她说的什么，但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无动于衷，并不为她的悲哀所感动。我甚至不愿意伸手去抱她。只是冷冷的说，我们就这样吧，不适合。
她终于抬起头来，难以置信的看着我，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无情？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所以我们分开，不对吗？楠姐面若死灰，问我，你去找她了，对吗？我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和愤怒，仿佛她是我最坏的敌人，我说对，那又怎么样？你当年不也去找过别人吗？楠姐听完仿佛被一柄大锤击中，退后了一步，语气激动的说，我和他真的没有怎么样，你相信我好不好！我说，都无所谓了，今天就分了吧，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此时Coco正好打开电话，我冷冷的说道，我去接个电话，一会再说。说完我独自转身上楼回我舅舅家里，和Coco谈笑自若，留下楠姐一个人在原地，无助的哭泣。现在想想，我太不是人了。

我转身电梯上楼。把门关好，和Coco言笑晏晏。大概半个小时，我突然听见敲门声音。我心里一激灵，肯定是楠姐，我舅舅家出去旅游了，还得两天才能回来。我找了个借口，说要休息了，Coco很体贴的说好哦，休息吧。我挂了电话，快步走到门口，从猫眼看出去，果然是楠姐。楼道暗黄灯光照亮下，她手里提着高跟鞋，气喘吁吁，又一直在抽泣。我才反应过来，我舅舅家住15楼，她没有电梯卡，只能跑消防通道上来。我一瞬间觉得自己有点太过分了，于是打开门走了出去。我想说什么，楠姐说，我们进去聊吧。
我说不必了，就在这吧，我舅他们都睡着了。楠姐说，真的吗？我早就问过你舅妈了，他们出去旅游了，根本不在家。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楠姐也控制不住情绪，瞬间失声痛哭，我不是你最爱的宝宝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说完扑到我怀里，抬起头吻我。
我赶紧把门打开，不想被邻居发现。其实我在开门的一瞬间犹豫了一下，我内心已经猜到，如果我开门让她进来，今晚的结局是什么。但我没有办法看着她这么难过再继续装作无动于衷。厅里很暗，我没有开灯，她进门一把把我推到墙上，疯狂的吻我。我没有回应，也没有拒绝，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楠姐突然蹲下，笨拙的解开我的皮带。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但我竟然特别享受这一切，和Coco的激情，海誓山盟仿佛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故事。我正沉浸在胡思乱想之中，楠姐已经一口含住了我半硬的鸡巴，卖力的吞吐起来。她说，你只属于我的，你知道吗？随即更加陶醉的口了起来。我有点不知所措，但突然想到的一件事，使我兽性大发。我和Coco最后一次做完，我着急上飞机，只是简单的擦了一下，还没有冲洗。如今楠姐就把这样一根中午刚从别的女人阴道里拔出来的鸡巴，贪婪的送进嘴里，我想到这里，内心的淫欲不能再克制，瞬间被刺激的坚硬无比，一把按住她的头，用力的在她嘴里抽送，屋子里安静无比，只能听见楠姐来自嗓子深处略带痛苦的声音。现在想想，那都是一个绝望无助的女人发自心底的悲鸣。

东百操逼电台 完结篇 4 楠姐的屈辱胜利

u/Novel-Combination666

前文
各位浪友好，近来俗务缠身，许久不见。不知不觉，quanlangTV已经突破万人大关，可喜可贺。今天继续更新。这两天我挺爱听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也联想起来很多当年的往事吧。就这样，开始。
年少有為
上集说到楠姐的口交让我兽欲再度勃发，本来已经这几天被Coco榨干的身体迅速恢复战斗力。我内心忐忑的享受了一会，随即放开了节奏，用力按着楠姐的头，向她喉咙深处顶去。那天她干呕的声音

让我没有一点同情，我只想更加用力的摧残她。我那时候想了很多，想起来了我们每一次争吵，冷战之后的性爱，好像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们还是终究还是会回到一起。 我突然仿佛明白了，我可能没有办法真的离开楠姐选择Coco。

我松开了手，若有所思，楠姐嘴巴还是没有停止，我忍无可忍，一把拉起楠姐，把她抱在怀里，和她热烈的拥吻。楠姐满脸是泪，投入的伸出舌头，在我的口腔里四处探索，我也用牙齿轻轻的咬她的舌头作为回应。我伸手到她背后，解开拉链，楠姐非常配合的摆动肩头，黑色长裙瞬间委地。 我右手前后一错，又解开了她的黑色胸罩，楠姐洁白的胴体显露无遗。说句题外话，单手解胸罩这招，各位浪友是要好好练的，解的很笨拙其实挺影响气氛的。

我弯下腰，用力的吸吮她的乳头，和Coco相比，楠姐的乳晕小而粉嫩，如同未经人事的少女。左右开弓之下，楠姐很快就开始呻吟，用手向下探去，内裤外面都已经湿透了。我不言语，抱起楠姐，一边与她继续舌吻，一边走向客厅的长沙发坐下，把瘦瘦的楠姐放在腿上。楠姐一双泪眼盯着我，略带抽泣的问我，你还爱我的，对不对？我非常坚定的点头，说嗯，我爱你。说完试图脱下她的内裤，楠姐很配合，两脚稍微踮地，抬起大腿，我把内裤顺势拉下到她的大腿。

楠姐站起身来，轻轻的抬脚，那条内裤也滑落在地，然后一下拥入我的怀里。我再把她放在我的大腿上，双手从后面抱住她的后背，轻松的插入了已经湿透多时的她。楠姐发出享受的声音，自己一下一下的动了起来。 不过很快我就找回主动，和楠姐不停的舌吻，两腿及腰快速冲击。 楠姐很快就完全沉醉在攻势之下，用指甲用力的抠抓我的后背，而这种疼痛让我更觉得刺激，一瞬间只想时间没有尽头，一直这样下去。楠姐把我推在沙发背上，自己快速的摇晃腰肢，闭上双眼，轻轻咬着嘴唇。夜晚城市的灯光照进客厅，楠姐的小白兔一跳一跳。不多时，她身体微微颤抖，阴道里快速的收缩，,然后趴在我身上。我知道她已经到了。

根据我和楠姐的经验，她到了基本等于这场性爱的终点。一般来讲，我都是求爷爷告奶奶，我说再操一会吧！几分钟也行。 楠姐一脸不悦，让我尽快结束，而且不能操的用力了，要不然会疼。咋说呢，按照西游记里猪八戒老师的经典名言来说，"斋僧半饱，不如活埋。" 每次我都是注意力度，再操个几分钟，然后赶紧拔出来自己解决，射她身上。我这次也习惯的问，我说,再来一会吧，我尽快。楠姐一反常态，温柔无限，说,"不用，老公，你轻点就好啦。"

我心里突然很感动，于是把她平放在沙发上，从后面抱着她，徐徐侧入。楠姐转过头来和我继续舌吻，我两只手一直抓着她的小奶子上下其手(该成语为错误用法)。楠姐看着我说，"老公我好爱你，我们一直这样好不好，你不要离开我，我爱你。" 我完全沉醉在楠姐的温柔中，顺嘴应承着，10个小时以前在机场送别我的Coco，过去五天和我疯狂淫乱的Coco，已经在我的大脑里被短暂的消除了。这个姿势没有办法满足我，我要彻底发泄我的欲望。我强忍着脚疼，扶着沙发站起身来，楠姐也很乖巧的撅起屁股，我就这样按着她从后面插入。
和楠姐后入感觉其实不是很好，因为她真的很瘦，每一次冲击都被她的骨头搁得疼，特别我刚从丰乳肥臀的Coco身上下来，这种反差更是明显。但我当时什么都不管了，一直用力的后入，楠姐的哀求被我完全无视。大概又过了十分钟吧，我感觉到了，赶紧拔出来自己弄。楠姐突然转过身来坐在沙发上，一口含住我的龟头，用一只手帮我打飞机。我俩基本没有这样做过，之前唯独的一次是我过生日，楠姐忘了，什么也没准备，属于生日礼物了。我哪受的了这种刺激，受宠若惊，颇有一点"一朝君王垂拂拭"的感觉，赶紧就要射了。但我还是想进一步的享受这种感觉，我说,"宝宝，你真棒，太爽了，我爱你。抬头，让我看看你。" 楠姐抬头看着我，一张很漂亮的脸，嘴里含着我的牛子。太刺激了，我一泄如注，楠姐嘴上不停，继续用舌头给我舔，那一刻我仿佛一颗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起，飘了很久才落下。

我射完了清醒了，赶紧去桌子上拿纸巾。楠姐吐出来嘴里的精液，擦了擦嘴，娇笑道，"你好坏啊"。我不知道回点什么，只是想，"不是你扑上来的吗?"，嘴上却说，你太棒啦宝宝。

我俩赤裸的相拥一会，一起去洗澡，其间嬉笑打闹，亲密无比。我仿佛重新找到了和楠姐在一起的最初时光，非常幸福。 直到她吹头发，我先出来，看见手机里Coco给我的留言，"Hi，老公我知道你睡觉了，可我还是很想你呢（此处配有颜文字)。" 我心里一惊，赶紧删掉了这条微信，并且把Coco设为静音。古希腊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寻思,人也不能同时当两个女人的老公，这可咋鸡巴整? 但我来不及多想，楠姐已经出浴了。我收好手机，亲吻一下她的脸颊，一起牵手回我的房间。那晚上我俩又做了两次，楠姐对我百依百顺。我打开窗户，楠姐跪在床上，我靠坐在窗台，点燃一根烟，享受着楠姐的口舌服务。望着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晚上我俩一直玩到快两点了，我经过这几天的鏖战，还有今晚上的加班，已经是疲累不堪。楠姐坏笑着说，看我怎么榨干你。我寻思，姐你来晚了，矿都被部落挖走了。楠姐说，还不快点把我加回来，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连连称是，说完从黑名单里拉回来了楠姐。楠姐打了我一下，这还差不多，说完我俩又去洗漱，她这几天也没睡好，回来就躺在我怀里沉沉的睡去。看着她的睡容，长长的睫毛，小巧的鼻子，我想，真像一只小猫。我也坚持不住，昏昏然睡去。
一觉醒来，已经是十点多。楠姐很喜欢睡觉，她还没醒。我的牛子又蠢蠢欲动，但我的胃反应更强烈，于是我做了点早饭，端出来喊她吃。楠姐应承着，躺在床上刷手机。不一会她光着脚走出来，站在我面前，冷冷的问我，这个女人是谁? 我一看，我操! 这不是我朋友圈里我和Coco的合照吗? 当时发照片时候我已经拉黑楠姐，只屏蔽了几个我俩的共同好友，没想到楠姐从黑名单归来，立马就发现了。我当时脸上面无表情，试图解释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心里操了马化腾和张小龙一万遍亲妈。但于事无补，楠姐伤心至极，眼泪泫然而下，说，我和你处了一年半，你都没有发过我的照片，为什么! 这个女人你才认识几天，她到底哪里比我强吗! 说完掩面痛哭，重重的把门关上，只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面对煎鸡蛋，好像一个傻逼。

我在外面冷静了一下，思考一下对策，进门安抚楠姐。我想了一下，暂时隐藏了这组照片。楠姐坐在床上，脸埋在膝盖里，哭的不能自已。我说我已经把照片删了，你去看看。楠姐打开一看，果然不见了，缓和了一点，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都是她逼的，颇有一点一语双关了。楠姐突然很凶狠的说，你把她删了。我嗫嚅道，这个，给我一点时间，我保证会处理好的。楠姐听完没说什么，默默的坐着，我出去把早餐端进来，楠姐心烦意乱，抬手把早餐摔在地上，满地碎片。她有点后悔，我说你别动，别下来，赶紧清扫一番。楠姐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会处理好的，给我一点时间吧。其实这话标准老渣男了，但我确实是不知道说点啥，只能机械的说这种批话。
没过一会，问题来了。Coco和我发了几条信息问候，随即发现我朋友圈的照片消失了。连连质疑我怎么回事。我当时真是恨不得找个地方一头撞死，当时我就是贱，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鸡巴硬了耳根子软，发你妈了个逼的照片呢? 给自己找这麻烦。于是我和楠姐说，我出去买盒烟，说完出门带上耳机给Coco打电话解释。我说的他妈理屈词穷，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总之就是一些什么不希望太多人知道，不喜欢秀恩爱，如是云云。
Coco何等聪明，早就看穿了我的问题本质，冷冷的说，是你前女友吧，她不喜欢。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Coco说，看来，她比我在你心里重要多了，不是吗? 她不喜欢，你就把我们的照片删掉，你不如和我分手去找她复合好啦! 反正她也等着你呢。我说真的不是，我很爱你，我觉得我俩各方面都特别合，我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之前从来没有发过她的照片，她看见之后很生气，说要来我舅舅家找我，我这才删了。Coco听说我还在我舅舅家，说，我以为她来找你了，我说不能，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说我真的很爱你，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再过两个月我就搬去南昌找你了。Coco冷冷的说，你要弄明白，是你想要和我在一起，你才要搬过来，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总而言之，一个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勉强过关，我带着烟上楼。楠姐穿一件我的白衬衫，坐在椅子上，抱着双膝。 看见我就问，你打完电话了? 我也知道掩盖不住，就嗯了一声，楠姐有点不屑的说，人家同意了? 我也不说什么。只是悄悄的说，给我一点时间吧。我其实内心根本不知道给我一点时间我能做什么，我要用时间来和谁断开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鸡巴需要操逼，谁跟我操逼，谁就是好人。
楠姐听完不说什么，站起来说，好，我给你一点时间，我不会问你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我相信你，你处理好她。我点点头，说好。

其实我也没什么信心处理, 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楠姐过一会也强装镇定, 说自己饿了, 撒娇说想吃我做的辣白菜炒饭。我开火做饭, 初秋的上海还是有点冷的, 在厨房的楠姐有点发抖。她来的急, 只有一件黑裙子, 我的衣服很少, 除了T恤, 只有几件外套, 在家穿不方便, 我就把我表妹的校服拿来给她穿。楠姐哈哈大笑, 说十多年没穿过了。一会坐在桌子吃饭, 她说, 好像回到初中那时候了, 在学校门口的小饭店吃炒饭。我假借收拾厨房的机会, 给Coco发信息聊天。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这样, 出去接水, 抽烟, 半天才回来,其实是在发信息。楠姐其实都知道, 只不过不想戳破而已, 我当时还自以为聪明得意, 现在想想, 都是一个女人的包容心, 我无地自容。
那天Coco话不多, 我也乐得这样, 省心。下午我俩在客厅拿iPad玩炉石, 楠姐突然又爬到我身上, 我俩又开始互相摸索。一会我俩就脱光了, 去卫生间事前洗漱。回到屋里, 楠姐蹲下一口含住了我的鸡巴, 上下舔舐。那天下午很暗, 好像要下雨了, 我刺激的不行, 掏出手机对着楠姐开始录像。 楠姐平时不喜欢这个, 但那天她特别投入, 不停的看着镜头, 熟练的吞吐, 还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 "你还敢不敢再找她了?" 我当时爽的飞起来了, 说, 不敢了不敢了。
那几天我舅舅家里没回来, 我俩彻底放开了, 在家里每一处都做爱。甚至我俩还去顶楼天台干了一炮。但我当时越来越承受不住了, 因为Coco和我联系的频率越来越高, 她好像察觉到什么不对, 每天和我微信联络很多, 而且我还必须回的及时, 我整个人精神压力非常大, 生怕被楠姐发现。后来我舅舅家回来了, 不过楠姐还是住在这里, 我说她来短住几天, 我舅妈也没说什么, 很欢迎, 楠姐也表现很好, 帮着洗碗收拾, 全家欢乐。
但纸包不住火的, 有一天Coco直接发来视频电话, 我当时吓坏了。反倒是楠姐一把拿过来我的手机要接, 说, 怕什么啊, 我帮你接。我一把夺过手机, 连忙跑出去。过了半个小时回来, 楠姐看着我说, 把手机给我。我说你不是说不管的吗? 你再给我点时间。楠姐爆发了, 多久了, 快两周了, 我还要等多久? 我受够了。说完失声痛哭, 我刚想抱抱她, 电话又来了。我按掉了, 结果又打来, 我陷入彷徨之中, 思考了一下,我还是非常喜欢Coco, 对她的喜爱超过楠姐。我又跑出去接了电话, 只留下楠姐一个人在房间哭泣。

一个梦 刚做的 各位浪友欢迎畅所欲言

u/Novel-Combination666

一座42层的高楼 每一层都如同一艘外星飞碟 银色光泽的外墙
我在第一层看见了前女友Coco 她在网吧上网 桌上摆着一瓶营养快线 我坐在她斜侧方向 不敢过去和她说话
几分钟后她走出网吧 我在后面不远不近的跟着 她突然回头和我打招呼 是在一条步行街上 我也笑了 我说 你不恨我了吗? 她说 爱的尽头不是恨 是遗忘。
我们一起走进高楼 约定要一起去天台吹风 电梯里我们拥吻 感觉极其真实 电梯前所未有的快 两三秒就到了42楼 这样的速度让我异常恐惧 几乎从梦里醒来 屋顶天空极为黑暗 蓝黑色的天空 风暴将至 我又退了回去
坐电梯下楼 28楼看见了我在澳洲的好朋友 他和老婆要去游泳 我躲了起来 回头看Coco已经消失不见 她如同雨消失在大海 融入了这座大厦
我再次乘坐这台疯狂的电梯 到达一楼 外面风和日丽 楼里挂着红色的喜字 是我和心怡结婚的布置 我看见那时的我带着心怡走进高楼 我走过去对我自己说 电梯很快 走楼梯吧。

东百操逼电台 完结篇 5 离别

u/Novel-Combination666

Life is like a boat 推荐搭配浏览。
我记得那天接完电话回来楠姐还在哭,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不咸不淡的安抚她, 她也没什么反应。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吃饭, 楠姐还是收拾的很漂亮。我舅妈他们带我表妹去看电影, 我俩就先回家了。楠姐一路上很沉默, 路灯下我俩各怀心事走路。楠姐进屋脱掉高跟鞋, 拖鞋也不穿, 慢慢的

走到窗台, 坐在上面, 点一支烟, 淡淡的吸了一口。我挺惊讶的, 第一次见到她吸烟, 我想阻止她, 但她摆摆手, 反倒递给我一支。我想了一下, 坐在对面和她一起抽。

楠姐又抽了几口, 抬头吐出一口浓烟, 如释重负。她说谢谢你, 我已经看明白了, 也放下了。我想说什么, 动了动嘴唇, 但欲言又止。楠姐说, 今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在你身边, 你还是在和她发信息, 不是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解释, 这是事实。Coco发信息我总是回复, 要不然她会打视频过来查岗, 非常难处理。但我还是想无力的辩解一下。楠姐惨淡的一笑, 说, 其实这才是我的地位啊, 我就像一条没人要的小狗, 还是被你抛弃了。

我瞬间泪水夺眶而出, 我不想这样的。我想和平的分手, 这样大家都好, 她能找个更合适的人结婚, 我也能开展新的生活。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下体, 楠姐稍微对我诱惑一下, 我就像一条饿狼扑上去。 我深知这样没有办法终结我们的关系, 但看见她因为分手难过, 我会本能的上去安慰她, 然后从肢体接触再发展成一场性爱。性爱好像是麻醉剂, 让我们两个暂时忘记疼痛,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

我哭的撕心裂肺, 我想到这些日子我对楠姐的恶劣行为, 那些本不应该让她承受的屈辱和伤心, 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是人。我非常后悔, 为什么要认识Coco, 为什么要去找她, 和她确立关系。如果我没有那么做, 楠姐不会这么绝望伤心。但我真的很喜欢Coco, 我们的想法很一致, 喜欢的东西也一样, 性爱上更是合拍, 我和她各方面的契合度远高于楠姐。看来新欢总是会战胜旧爱。另外她很有趣, 虽然长相一般, 也有点多肉, 但性格很好, 最起码当时我是那么认为的。

我非常难过, 我觉得我不该让爱自己的人伤心难过, 但我又发现自己对楠姐的爱其实非常稀薄, 已经是靠着惯性往前滑行。不如断开, 我其实就是这么想的, 我朋友们也都这么劝我, 我妈也是这么想的。我也非常明白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最起码对我而言是的。但我说不出口这样的话语, 那一刻我只想和楠姐长相厮守,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脑袋里想起了李斯临死前的一句话,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我只想和楠姐回到我们最初认识的时光, 在那个逼仄的小房间里肆无忌惮的爱, 拥抱, 调笑, 和缠绵。但时间如同浪潮, 没有办法回头。

我声音颤抖的哀求楠姐, 我说, 楠姐, 宝宝,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不想你走, 我想和你回到过去。言罢泪如雨下。楠姐的眼泪流淌在脸颊, 她说, 谢谢你啦, 一直以来都很照顾我, 你对我是最好的小弟弟, 我永远都爱你。但我知道, 现在你说的话, 都只是冲动, 明天我就离开啦, 再见啦。我紧紧抱着楠姐, 头埋在她肩上痛哭,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她说的没错, 是我想分开, 是我造成的一切痛苦。我在这一刻, 只不过是冲动的言语罢了。 几年以后, 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和心怡在异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往旅游目的地, spotify随机出了罗大佑的恋曲1980, 当我听到 "今天你说的话, 都不过是你的勇气"这一句的时候, 瞬间泪水盈眶, 连忙减速。心怡问我怎么了? 我笑着说, "阳光太刺眼了, 把墨镜给我吧。"

我伏在楠姐的肩头, 楠姐拿起纸巾, 帮我们擦去泪水。 她平复一下, 咽了咽喉咙说, 好啦, 今晚我们都高高兴兴的, 明天我们都迈向新的生活了, 不要再哭啦, 再哭就变成小花猫了。我并不知道小花猫是什么意思, 我猜可能是哭花了脸吧。我的情绪上涌, 哭的上气不接下气, 快要窒息一般。楠姐抱抱我, 拍了拍我的后背, 说, "是你要和我分开的, 你不要再难过啦, 明天你就可以自由啦。" 我什么都不知道, 大脑一片空白, 只是机械的重复, 你不要走好不好, 好不好。
楠姐侧过脸来, 轻轻的吻我, 我把她抱在怀里, 我俩就这样紧紧的相拥, 奔着我的房间走去。 关上房门, 她把我推在墙上, 踮起脚尖吻我, 我已经无力再回应, 只是呆呆的站着。楠姐伸手向我裤子里摸去, 我的鸡巴属于独立王国, 并不太受我的情绪控制, 很快就有了该有的反应。楠姐在我耳边说, 你看, 你哭得这么厉害, 下面还是这么厉害哦。说完她抓着我的衬衫, 把我拽到床边, "今晚你要好好的操我, 姐姐会永远记住你的。"

楠姐很少说这样的话，因为她并不喜欢我比她年纪小的事实，所以我们很少以姐弟相称，最开始我试图管她叫姐姐，结果被怒斥一顿。而且楠姐是那种很典型的江南姑娘，说话用字很温和的那种。虽然脾气很坏，但很少说脏话。我们平时做爱的时候，她最多只说让我"快点放进去"。 "操"这个字，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见她说。说完她开始帮我解掉衬衫的扣子，我也无心多想，几下就把她脱得精光。几乎没有什么前戏，狠狠的插了进去。
我用尽全力的抽插，楠姐也略带痛苦的放肆呻吟。大概几分钟，楠姐让我停下来，我说是不是弄疼你啦。楠姐摇摇头，喘息着说，我很喜欢，就这样。你慢一点，我不想那么快就到了，我要多享受一会。说完爬起来，蹲在我身上，双手放在我胸前，缓缓的对准坐了下去。她的动作很慢，很享受这一刻。她把屁股抬得很高，再一下坐到底，满脸投入。楠姐说，"啊，太爽了，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这样。就算是分手了，你也要来满足姐姐哦。"我听完忍不住泪涌上来，一手抓住她的两只手腕，另一只手抓住她的屁股，用力向上顶。楠姐明显被刺激到了，她说，都让你轻一点了，我要多享受一会。说完扑上来和我舌吻。我闻着我们舌尖的烟草味道，感觉非常不真实，也就放慢了节奏。
又过了几分钟，楠姐终于忍受不住，自己摇动几下，到了。我又插了几分钟，也快到了，正打算拔出来解决，楠姐问我，"你要不要射在里面？" "我们还没有试过呢。"我当时什么都不想了，一把把楠姐翻过来，把她对着床头，从后面再一次插入，又用力的干了她两分钟，低吼一声，全都射在她的最深处。快感过后，一瞬间情绪上的疲惫突然再次袭来，我压着楠姐同时倒在床上。楠姐转过身来，捧着我的脸轻吻，我又怔怔的流下泪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三次，尝尽了各种姿势体位和花样。第四次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了，我很累了，楠姐也有点疼，我们就中间停下来。她躺在我怀里，问我，你能唱一首歌给我吗？我嗯一声，紧紧的抱着她。她说你唱 life is like a boat 给我吧。
我突然想起来，这首歌是当年我在我们相识的那个英语学校，我去她们班代课时候，在课上唱给大家的。我说我想起来了，楠姐说，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那天在台上唱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我趴在她耳边轻轻的再次唱起这首歌，但没唱几句我就已经止不住的抽泣。我抱着楠姐说，姐姐我爱你，你不要离开我，我知道错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求求你了宝宝。
楠姐也默默的流泪，她突然破涕为笑，拍拍我说，好的知道啦。我特别高兴，我说，真的吗？楠姐吻我一下，说嗯呢。我好像吃了安眠药，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只觉得口渴难忍。抬头看时，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楠姐的鞋也不见了。我起来问我舅妈，我说楠姐呢？我舅妈说，楠姐一早上六点多就走了，还说最近打扰啦。
我赶紧给楠姐打电话，但没人接听。微信qq我已经被删除好友，我发短信过去，楠姐只回了我两个字，"保重"。

东百操逼往事 完结篇6 再见，Coco (上)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好，欢迎回到Dongbai Caodabi FM。
上次更新已经是10天以前了，近来月底，一改上周划水，比较繁忙。但工作之余，想到往昔，不禁还是长叹一声。今天我想配这首Bye Bye Beautiful，虽然风格并不搭，但名十分吻合主题，是与两位女性先后的分别，姑且胡乱的在这里用一下。本篇较长，今天写到哪算哪吧，改日再补上。
Bye Bye Beautiful
话不多说，上回书说到...

我收到楠姐发来的保重，呆了一下，颓然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我给楠姐又发送了几条信息，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那么想和她分手，想结束这段将近两年分分合合不断的感情。但真的到了这一刻，我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解脱，只觉得十分压抑，吐出的烟也化成淡淡的愧疚，在屋里久久不散。不多时候，Coco发来信息问候，如今家里楠姐已经不在，聊了几句之后，我说，视频吧。视频里Coco还在床上躺着，身穿粉色睡衣的她看起来很可爱。她说，两周没见你了老公，我好想你。

我嗯了一声，看视频里的Coco，侧趴在床上，两只大奶子自然的形成了量子叠加态，在领口呼之欲出。我顺口答道，哪想了？Coco说你怎么这么下流啊。我说你不就喜欢我这样吗？我们又说了一会，无非都是男女之间的调笑。她说，我要去吃饭了，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我说，最近肯定过去。和谭副院长如出一辙，我说把奶子和嫩穴拍给我再去吃饭。Coco有点羞涩，但还是把领口的纽扣打开两粒，一只大白奶子跃入眼帘，她揉了几下，立即收起。我看的津津有味，要让她继续加大力度。 她小声的说，你来找我，就可以随便看喽，说完偷笑几声，随即正色道，我要去吃饭啦。又简单的聊了几句，互相道别。

我挂了视频,给她发了个红包，以示支持她的午餐。她发来一个亲吻。我自己也去厨房给自己烹饪了一道家乡菜，辣白菜炒饭。两杯米焖饭，打两个鸡蛋，炒一大勺辣白菜，再加三根鸡腿肉和一个洋葱。做好收拾完厨房堪堪一个小时。捧着这一大不锈钢盆炒饭，我走进客厅，熟练的点开了毒枭，看着iPad里Pablo纸醉金迷的生活，嗯造这一盆色香俱全的辣白菜炒饭。不多时，这一盆饭已经见底，我站起身来伸展腰肢，只觉得一股困意袭来。 昨晚就睡了三个多小时，吃饱了的我下午一两点钟已经支撑不住，进屋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我表妹敲门喊我出去吃晚饭了。从餐厅回家，连吃两顿饭的我精力充沛。我坐在床上，裤裆里的牛子也好像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忍不住指手画脚。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牛子\"
我心里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今晚我就要去找Coco，我要去南昌。

我火速掏出手机开始查询机票，临时的航班只有后半夜到达才有票，而动车早就脱销，我选定了一辆晚上八九点发车，第二天六点多到达南昌的绿皮车。我考虑一下，已经晚上快七点了，时不我待。我迅速买了硬座车票，定了滴滴，跟我舅舅说我临时出门几天。说罢火速洗脸刮胡子，换上衬衫风衣，全速前往虹桥火车站。很顺利，上车成功。发车了我和Coco说，明天早上我就到了，她大感意外之喜，连连嘱咐我车上注意安全。我应承几声，互道晚安。开始闭目养神。

闭目养神很久，耳边轰隆隆的铁轨声十分催眠，但睡着是不可能的。我只在黑暗的环境里才能入眠，而此刻绿皮车的灯光对我如同犯人审讯。我睁眼一看，还不到11点，于是胡乱的看点小说，和朋友聊聊天。就这样百无聊赖的在这个喧闹吵杂的车厢里捱到12点半左右。此时列车已经驶离杭州多时，周围人说的话我更是一句不懂，我仿佛一个对西班牙语一无所知的美国人只身来到墨西哥。又过了一个小时，火车渐渐安静，我靠在硬座上，脸顶着窗户玻璃，在半睡半醒中徘徊。

终于到了，六点半，这一夜的我已经被傻逼硬座车折磨的脱了人样。我出站打车来到她家附近。时间还早，我找了个麦当劳坐一会，买杯咖啡早餐汉堡，再顺便洗把脸，然后去楼下等她。Coco见到我很高兴，刚刚走出小区一点就一把从后面抱住我，贴在我身后，非常亲昵。我俩随后来到宾馆，好在空房很多，很顺利就入住了。进屋亲昵当场升级，在关上门的瞬间，我俩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拥吻在一起，脱掉对方的衣服。我们一起来到浴室，这里空间很大，水也很充足。我两只手把Coco的头紧紧的按住，疯狂的和她舌吻，她也热烈的回应。

温暖的淋浴在略微清冷的房间里不断升腾着水汽，淋在我背上的热水配合着晨勃更是让我一柱擎天，一夜的舟车劳顿一扫而空。我抓起Coco的手放在我极度兴奋的肉棒上，她快速的上下套弄起来，帮我清洗干净，然后缓缓蹲下，一口把它含进嘴里。一瞬间，这一夜的舟车劳顿一扫而空，我抬起头闭上眼睛，手撑着玻璃，两腿打开，享受Coco的服侍。可能是好几周不见的原因吧，Coco口的非常卖力，时不时把它从嘴里拔出来，在自己的脸上拍来拍去。场面十分刺激，我也忍不住弯下腰伸手抓住她的两粒大奶子，狠狠的揉搓。

她一只手不停的撸动，嘴里用力吸吮我的鸡巴。这样才几分钟，我就有一点想射了，本来我想忍住，一起和她到床上去淫乐，但Coco此时仿佛看穿我的想法，手口同时加大力度。我说，Coco我要射了。她一言不发继续进攻。我说那我要射在你脸上，她嗯嗯几声，嘴依然忙个不停。我哪里忍受得住，把鸡巴从她嘴里拔出来，狠狠的套弄，几声怒吼，一腔菩提真露，全都狠狠的喷在这个巴比伦大音符🎵的脸上。看着Coco脸上一道道白浊，操，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这么美好过。
我搂她起来，几下洗干净了脸，她闭着眼睛有点娇羞的说，你射的好多啊。我想，这要不是前天在楠姐那爆射一通，现在会更多。但这话是说不出口的。我看着淋浴中的她，低头吻去。我俩接吻片刻，她说，老公我好想要，你，还能行吗？这个问题真是涉及到男人最核心的尊严。男人，不能不行。我说行，都行，没什么不行的，虽然刚射完的牛子跟我的言语并不一致。说完我俩擦干吹头发，共同走向大床，这座性爱竞技场。
牛子虽然短暂的麻了，但我还可以用舌头战斗。Coco那个大屁股往我脸上一骑，舔了一会就汁水横流。我让她转身过去，用手帮我弄。几分钟后，Coco淫水流我一脸，我也颇有起色，她整个人转过去，和我69几下，迫不及待的采取reverse cowgirl的姿势坐了上去,发出心满意足的声音。这一次我坚持了很久，Coco到了之后我又从后面干了她差不多20分钟。完事我依旧射在她的屁股上，她整个人瘫软在床上，许久不动，我连来两场，也累的躺在她旁边直喘粗气。

我俩就这样躺着，好一会才去洗澡。洗干净出来一看，都已经快中午了。我打开走廊的窗户透透气，外面传来一阵阵年轻人说话声，好像是来南昌考试的学生。她穿好衣服，带我去吃了一个新开的汉堡店。不便宜，但汉堡真的他妈很大，也很好吃。我俩吃饱了，去看了一场电影。那天电影院人不多，我俩又免不得在座上互相挑逗一番。看完电影几乎是分秒必争的往酒店赶。走廊里许多学生，拿着画板行李走来走去，很是吵闹。我进屋一把拉下Coco的裤子，把她按在床上用力的后入。
Coco发出杀猪般的叫床声，很快，外面喧哗的声音消失了。我大声的说，骚逼，叫的再大声点！让大家都听见。她叫道“我是骚逼！”然后继续大声浪叫。我说是不是想让很多人一起操你啊。说完我干的更狠了。这场结束了，Coco趴在我身上说，你太坏了。我笑笑，她又问我，你真想让别人一起干我啊？我一怔，我说，都是说着玩的。她也没说什么，于是去洗漱，休息一会出去转转吃晚饭。我现在想想，这不是第一次她问我这个问题，很可能她以前真的经历过多人运动。如果我和Coco再处一段，有机会的话，我会和我的朋友一起跟她玩玩，这样的女人真的很少见，有点可惜。

正当我气定神闲尽享幸福的时候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Coco顺手帮我拿来，我划开一看，是一条短信，来自我最熟悉的号码，楠姐。短信很简单，只有几个字，“我还是很想你”。
我脸色剧变，Coco也目瞪口呆。人说圣斗士不会倒在同一个招数下，但我这已经是第几次了，都在手机上跌跟头。我一时语塞，不知解释什么，Coco脸色铁青，一把把我手机抢去，充满愤怒的语气问道，“这是你前女友，对不对？！”
我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恨自己是个大傻逼。

东百操逼往事 完结篇6 再见，Coco (下)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好，惊闻查理炸了，但我已经麻了。冲浪炸的时候我很难过，现在查理炸了，我没感觉了，好像射完看黄片，异常冷静。不管怎么样，日子还得过，大逼也得糙，操逼文学不能断了根，今天来更新下半章，开始。今天的音乐电台是辐射系列经典歌曲，It's all over but the crying，比较搭配，希望大家喜欢。
上篇
上回书说道，楠姐突如其来一条短信直接让本来与我赤裸相对的Coco炸毛了。我也是好言相劝，我说我俩真黄了！你别合计了，她给我发短信，我也不当回事，你别寻思了。Coco柳眉倒竖，怒斥我负心无良云云，我说真不是这样的。我抱着她，我说你听我解释，我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我只爱你呀。她挣脱开来，两个大奶子一抖一抖，颇有视觉效果，但我没心情去看。 她抓起被子把自己裹起来，靠在床

头，一言不发，神色严峻的仔细检查我手机。过了很久，她抬头看我，冷峻的说，好，既然你们没有关系了，那你就现在回她，告诉她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说完把手机递到我面前。我想，这个情况也不允许我再多逼逼了，只得依言照做。

发完我拿给她看，然后把楠姐的电话号也拉黑了。Coco突然伏在床上大哭，上气不接下气，说自己真的很怕，怕男朋友被抢走了。又说自己长得也没有楠姐好看，又没有她那么有心机，如是云云。让我不禁想起来倚天屠龙记里，周芷若老师对张无忌哭诉自己哪哪都不如赵敏的经典桥段。我也只是安抚她，就这样安抚安抚，言语的安抚再次进化成身体上的爱抚，再进化成肉体的抽插。这次我坚持的时间不长，10分钟出头就结束战斗了，太他妈累了，从早上到现在，这还没吃晚饭，都已经发射四回了，更加上昨晚舟车劳顿，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了。

我俩完事了简单擦拭一下，Coco却不急去洗澡。她拿起我手机开始翻看，我自觉问心无愧，也不加制止，我说我去洗澡了，她嗯了一声。我洗澡出来吹干了，看她还在看我手机，我也不禁好奇看看。她在翻看我的微信通讯录。是个女的就点进去看看，如果我有什么通话聊天，或者她朋友圈有自拍，就给我把好友删了。我微信好友本来也不多，我出来时候都已经删到Q那排了，多亏有备注，要不然连我妈我舅妈我姑都得被删了。我赶紧表示不能这么滥杀无辜，她反问我，留着她们有什么用？颇有一些浪人老英雄张献忠"留着这许多无用的蛮子做甚么"的气概。

我又眼睁睁的看着她删了我大学时候暗恋许久的女神，有一些心痛，又删了几个之前聊的比较来的异性朋友。删到最后一排了，她点开一个头像。 照片里那女生一袭黑色长裙高跟，斜挎一个背包，维港璀璨夜景下光彩照人。Coco点开聊天记录是空的，又看了一眼头像，准备要删除。我连忙说这个使不得，这是我妈老同事家的女儿，删了面子上真过不去呀。Coco很不悦，嗯，家里都认识，还是老同事的女儿，以后是要门当户对结婚的吧。我好说歹说，我说我俩家关系挺熟的，可我和她十多年都没说过话，删了真的不好。一顿劝说之下，她转移了目标，又反复筛选，删了几个我的前同事，这才罢手。当时我只是觉得Coco这办事有点抽象，不过难想象的是，如同郭教练的名言，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她去洗澡，然后我俩出去吃饭逛街，当夜无话。不过说句后话，真被Coco一语说中，我后来真的和照片里的那位结婚了，也算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我俩逛完街又去吃烧烤。 每次我吃完那家店的烤生蚝，虽然白天很疲累，但回酒店还是能振作精神，嗯操大逼，让我感觉南昌的生蚝可能是他妈泡过西地那非。当晚我俩又操了一回，气力绵长，看会电视睡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看曼联，曼联那两年换了穆里尼奥当教练，踢的终于有点出头的希望了，我看的也津津有味。
看完球我去上个厕所，顺手冲洗一下牛子，没想到一下就硬了。Coco睡的正香，我回去摸摸她的逼，几下就湿透了。我分开她的大粗腿，慢慢的在洞口摩，她也发出呻吟的声音。我俯下身去，在她耳边轻轻的说，你是不是醒啦。她轻轻的笑了一下，下身一挺，把我的鸡巴完全吞没。我俩在凌晨的黑暗中疯狂的做爱，她叫的也越发肆无忌惮，最后隔壁狠狠的砸墙，她才稍微收敛一点。
时间就这样过，又过了三天，我要回家了。我在上海已经快半年没回家了，我妈很想我，这次我打算在家住一个月，再回上海收拾收拾东西，去南昌找她。Coco不时打来电话或者视频，问我怎么样了，我说挺好的。很快，Coco的电话微信越来越多，我回家大概一周的时候，基本每天都要和她聊七八个小时，我确实是有点扛不住了。 一天天光他妈围着手机转了，嗯聊尬聊，挺没意思的。我寻思怎么回事呢？我明白了，应该是不放心我。
再后来到什么程度呢？我和老白出去喝酒，得席间给她发视频验证。晚上到家了，聊天呢，后半夜突然得让我发定位，证明我在家。感觉这你妈逼处的不是对象了，是克格勃特务吧。我妈也怨声载道，这他妈儿子回来了，等于没回！处的这什么对象，长得也肥粗老胖，照上一个(楠姐)差远了，处一处差不多得了，以后我给你介绍吧，你这眼光根本不行，云云。我没话讲，心中虽不太以为意，但只好陪笑，连连称是，毕竟我也没法跟我妈说，"妈你不懂。 我这个对象长得一般，胖也是胖点，但骚的很！糙大逼老爽了。"

第二周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是疲于应对，婉转的表示，咱们要不少聊点吧，结果Coco确实不说话了。我当时还挺高兴，第二天早上，给我发了你妈了个逼的一片千字文，给我咔咔剖析，为什么我要这么严格的控制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都是爱，希望你好自为之。我也赶紧哄，连连承认错误，跟他妈文化大革命似的，赶紧做一番自我批评。她一再表示，我希望你理解，我这么做都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给我提供安全感。我说是是是，心里却骂，去你妈的吧。厌烦的情绪缓缓累积，心里一股怨气正在升腾。
第四周时候，我已经身心俱疲，Coco说话我只是机械的应承，她也看出来，我已经累了。我记不住那时候因为什么了，只记得我俩总在争执，关系很不好。那个时候楠姐也和我恢复了联系。她先是用小号加了我的qq，然后空闲的时候偶尔用另一个手机号给我打电话。我们聊的都是一些生活琐事，有时候带一点对过去的怀念。但我却觉得无比的放松，每次一拿起手机，一看是Coco的消息，我都觉得两眼一黑。我想，可能我还是会回到楠姐那里吧。百川到海，wherever you go，楠姐才是你永远的家。我是这么想的，和楠姐的联系也越来越多，言语中也透露出，我对Coco的这段关系的厌倦。有一天晚上大概11点多吧，楠姐打来电话，我俩缓缓的聊着过往。楠姐语气轻柔的说，我还是很想你。我总能想起来我们分开的那天晚上。我沉默不语，楠姐轻轻的语带哀求说，你，能回来看看我吗？老公，我叫你老公可以吗？我真的好想你。我迟疑的说，我想想，好吗？楠姐在电话里动情地说，"老公我好想你。我全身都好想你，想要你，想要你放进来，就像那天一样，想要你射进来。" 声音甜美，软软的江南口音，真是说不出的好听。
我听完没到十秒，裤裆直接不争气地硬了。我正要说什么，我的微信狂震，拿起来一看，正是Coco。她连问我三句，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微信打不通电话？你在和谁打电话？

这可真是他妈灵魂三问，我最近这些日子的反感全被激发了。
我和楠姐说我一会再给你打过去。楠姐嗯了一声，有点难过。我柔声安慰她几句，她充满期待的说，那你一会要打回来哦。我挂掉电话回Coco，我说没怎么，和朋友语音玩游戏呢。Coco冷冷的说，来，你截屏给我看，我看看和谁聊天呢。这我自然是拿不出来的，我正想辙呢，她说，是你前女友吧。我被揭穿了，气的我拿着手机一阵无能狂怒，想摔。 但看看手机屏幕，心想换一个挺贵的，赶紧又克制住了。我说对，是她，怎么的吧？Coco一个视频打来，脸色铁青。可能是气的语无伦次了吧，Coco怒吼，来你让我看看你房间，看看那个贱货在不在这，她是不是去找你了？她真不要脸！你俩真不要脸！
我心里合计你是傻逼吧？他妈的人要是都在一个房间，操大逼了，那还打什么电话啊？我说，看就看，来你看，来！翻箱倒柜，几角旮旯都看一遍。她稍微平静了一些，"到底是谁?" 结果我来劲了，好几周的不满彻底爆发了。 我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爱谁谁！你别管我那么宽行不行？一天天的我在这跟你早请示晚汇报的累不累啊？你不累我都累了！我很少生气，Coco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这样，有点吓到了，但马上就回复了平静。她说你觉得和我在一起很累，是吗。我说对，每天这样我真的很累。她又重复表示，我如果觉得有安全感就不会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道歉吧，我错了。Coco面无表情的说，你错了？你真觉得自己错了？你错哪了？我听完几欲昏厥，寻思别鸡巴折磨我了，但还是编了几条原因。她说我要的不是你一次次的道歉，我要的是改变。我也实在是不知道咋整，麻了。我说行，知道了，先这样吧，Coco沉默一会，也挂了。我长舒一口气，去冰箱摸了一盒烟，拿起屋里的座机给楠姐回了一个电话。
一早上醒来，又是一篇千字文，我是连他妈看的心情都没有。一看见是Coco未读的微信二十几条，我觉得一天都被毁了。简单回复几句，我一天也不打算和她说一句话。就这样过了一整天，Coco打来电话，她问我，你是不是已经累了，我叹口气，是。她沉默一会，问我，你不想再继续了，是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俩一起的日子在眼前流转，曾经的快乐与激情，都仿佛触手可及。我想说 "不是的，我想和你继续"，可我怎么也说不出。Coco叹口气，声音也颤抖了，"那你自己保重吧。" 说完她切断了电话。我突然眼泪也止不住了，他妈的，本来好好的，怎么就变成这个样了呢？

分手永远没有那么简单，我很喜欢Coco，她对我好感也还在。我俩没过几天就又开始重新联系，与此同时，楠姐也和我越来越亲密，动辄晚上在qq上发来照片，先是自拍，再是诱惑照，再一阵就直接上裸照，看的我牛子梆硬。我夹在两者之间，不知如何选择。

有一天喝酒，我，老白，还有第三集里出场，带个烂裤裆职高妹来我家一起玩的那个朋友，就叫他老高吧。我跟他俩讲了我当前的状况，我说实在是不知道何去何从，我应该跟谁呢？老白说还是Coco好！多骚啊，你好好开发开发，到时候咱们一起玩。说完众人哄堂大笑，烤串店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老高自己喝一口酒，语重心长的说，你跟这俩，都得黄。你跟前一个真好的话，你不可能去跟Coco好；你真觉得Coco好，你不会跟之前那个还这么拉拉扯扯。你现在，老高说完举杯，就是缺逼操。这俩你都得黄，你跟谁和好了，你真以为她们会忘了这些烂事吗？好女人很多，重新开始吧。
我听完醍醐灌顶，但真付诸行动很难，也很伤人。我和Coco正式分手后，她退出了所有我们曾经在一起的群，小组，每天在微博感伤，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半年。期间我才知道，原来和我相处之前，她刚刚失去了一位很重要的亲人，所以她才对我掌控的这么严，就是不想再失去。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好像人间失格里的主人公，躲在屏风后面看着母女逗弄小兔子，等待男人的归来，而自己却远远的逃走。但我非常敬佩Coco，她很坚强，分开之后没有一次再找过我，哪怕自己买醉，难过，痛哭，她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前任。唯一的我俩交集是大概几个月以后，我在微博小号上发了一条和心怡暧昧的心境，结果被她发现，一顿怒喷我。和楠姐真正的分开所需时间更久，我直到和心怡正式处上，才和她完整的断开联系。这两位女生的故事，也各自迎来了终结。

失眠了 随便讲点往事和移民 写到困了就睡了

u/Novel-Combination666

今天失眠了随便讲点 可能还是有点孤独了吧 我还挺爱本sub写东西的。 我最好的几个朋友 不是在国内 就是在异国 我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和朋友把酒言欢是什么时候了。组成了家庭并不能代替朋友的重要。我还是很想念曾经上学那段日子的。无忧无虑 每天想着法的玩 和朋友一起。如今我看着steam 看着战网 却什么都不想干 只好默默关掉。

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认识几个印度朋友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总一起抽烟 一起讨论作业 互相介绍打工地方。都挺能处的，可惜最后没有一个留下来的。有一个工作offer下来了，也够移民分了，结果人好死不死回印度相亲结婚去了。结果正好赶上武汉病毒大爆发，直接傻逼了，这边关闭边境了。这真他妈是天意弄人。

我当时有一个印度朋友是旁遮普的，很高很壮，然而一眼屯逼那种，结果一直不太操的到大逼。这比跟我诉苦，我说你要不要试试tinder。这比说，试了，白妈妈👱‍♀️根本不搭理我。目前进展最好的是一个拉美中年娘们，巨型坦克那种。日了两回，自己都有点下不去吊。这逼说，你们中国女生真好看，真白。我说那你整一个中国版tinder，tantan！ Let’s get some Chinese pussy！印度哥们听完大喜，紧急掏出那个破逼三星，巨鸡巴卡，打开app store开始下载。眼里闪着激动的光。

下完了 注册完了 我朋友问我 你看我拿啥当头像好？我说nonono，你拿你自己当头像，就鸡巴没戏啦。你脸不太行，我说看你挺壮的，换个健身照吧！别露脸。这逼照做了。又问我 我叫啥名啊？ 我说就叫个英语名吧。印友话不多说，直接开滑。划了几个又问我，我中文就会说你好，还有什么要学的？
我说你就唠吧，差不多了你就说 “wo you da ji ba” 就得了。印友说这啥意思啊？赶紧跟我重复一遍。我说这个literally means I got a big fucking cock. 印友听完大喜过望，点着一根烟，跟我连学十来遍，我俩都哈哈大笑。最后这逼说的他妈脱口而出，甚至带一点北京口音。如获至宝，连连表示“Tantan! Great!”向我道谢而去。
当然，这种抽象聊天方式是不可能透到织女大逼的。过两天回来上课，印友见了我连连摆手，说织女不喜欢他。有几个划了他，但聊几句就没下文了。他字正腔圆的跟其中一位讲了这五字箴言，对面直接给他拉黑了，印友非常气馁。

最后印友认清现实了 天天嗯打工攒钱送外卖 挣点逼钱全搭逼上了。有一天兴高采烈的跟我说，我攒了两周的钱，昨天操大逼了，一个半点的钟。操了一个韩国妹，真爽！我一顿舔她大逼！69！亚洲女人太棒了！
我听完喷了。点着一棵烟，我说你是不是傻逼，他妈找小姐还舔她大逼。你五毒教的吧？当然我说的是“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 my brother? What motivates you going down on a fucking whore?” 印友哈哈一笑，说真他妈忍不住了，我给小姐舔到了两回！ 我递给他一根烟，我说你真牛逼。中午我请你吃披萨吧。

当然 印友也不是都这样。当时我还有一个印度朋友，就叫他二号印友吧。二号印友挺帅的，小卷发带个耳钉，个也不矮，打扮的也不错，心怡都觉得他挺有型的。这逼从来不打工，下课就回家打游戏，要不就是和几个朋友去蹦迪，咔咔发ig。后来听别的印友说，二号印友是纯印度天龙人，家里是印度南方哪个邦的狠人。这逼在孟买有一个对象，home state有一个，在这边还有一个。后来毕业了人直接就走了，一天都没多待。只有我们这群印度支那鼠人毕业了狂卷找工作，每天被拒的头晕眼花😵。人家早就回去嗯操婆罗门大逼，接班他爹去也。

今晚不谈操逼 谈谈我和六四神秘档案

u/Novel-Combination666

各位浪友好，我一向是个操逼文学作者。但今天我想讲讲我和六四的故事。心里憋得难受，葱一回。
我小时候，初中之前，是个铁粉红加腊粉。上微机课我最喜欢上百度水贴，转发一些傻逼内容，什么无脑灭小日本，本拉登真好汉之类的。当时我家有一个亲戚，把儿子送家乡去了，我当时和我妈很不屑的说，瞧不起他！去日本，不爱国。我妈当时没说什么，只是让我理智一些，可能内心觉得我是个小傻逼吧。
日子就这样过，假期时候我在我爷爷家玩，家里有个小地窖，一般就放点破东烂西。少年的好奇心是无穷的，我找来钥匙，打开上锈的门，打着手电四处探秘。我从小很喜欢读书，找到一堆陈年破烂杂志，于是我带回去细细翻阅。这些杂志全是89年到91年的，里面收录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自然少不了对89学运的探讨。我当时读不懂来龙去脉，但隐隐约约觉得，为什么这段历史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绝食？民主女神？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去天安门广场？这都是什么？这个小地窖如同艾伦耶格尔家的那个后院棚子，藏着无数的秘密。
我带着疑问去问我爷爷，他说都是以前的事了，简单告诉我是当年胡耀邦死了，学生去纪念，然后越闹越大，最后解放军开枪了。我一脸懵逼，胡耀邦是谁？这个人名我除了在那些杂志里见过，闻所未闻。我想问更多，我姥爷摇摇手，别问了。他出去下棋了。我回家了又带着疑问去问我爸妈，他俩先是一怔，然后跟我徐徐道来。
我爸当年是学生，我妈已经参加工作了，他俩都参加过当年的学潮。当然，不是去北京那种，是在我们这边的省政府门口绝食，声援北京学生。前前后后持续了一阵，省政府也出来人安抚，最后也不了了之了。我妈有一个高中同学，考上北京的大学了，后来出事了，拿了血卡润了，从此再也没回来。我说那开枪是真的吗？我爸说那还有假吗？死老了人了。我听完挺混乱，我自觉历史学的挺好的，可是怎么连这样的事，听都没听过呢？我妈说，咱们家有一个亲戚，当年就在现场，后来还给我们带了好多现场照片，可惜找不到了。我听完说不出话来，觉得挺颠覆的。
我后来再听说这件事，是我高中的班主任。一个老头，不严，大家上课很松散。有一次他无意中就说到这件事了，他有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当年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她加入了一个组织，这个名当年他说了，我记得一辈子，天安门母亲协会。都是因为六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那时候我正好开始翻墙，看了很多现场照片和视频。我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操你妈共产党，压学生还是人吗。我那时候还给我身边同学讲，大家听了，一听一过，毕竟还是魔兽世界好玩，对吧。
再到后来我逐渐反贼化，大学时候我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一个人讲，这些人都是为我们而死。我当时感触不深，结果近几年，我每年这个时候都能想起来这句话。今晚和幕刃出去吃火锅。听着周围人高谈阔论炒房，我就是莫名的压抑。指着中国人，什么经济发展起来带动民主化，纯纯是老美异想

天开。中国人有钱了，除了炒房炫富，屁都想不出来。我所在的城市，明天有纪念活动，但本鼠并不敢去，毕竟家人还在墙内，我不想去送。海外华人30年前基本一致抨击中国政府，如今全面粉红+岁静，中国人也就这个操行了，吃饱喝足操大逼，多了一点点都不愿意去做去想。我以前很看不起柴玲，觉得这个怂逼，你怎么就不在广场上？现在我懂了，中国人，确实不值得她流血。
今晚回来的路上下着雨，我一直断断续续的唱着血染的风采，真的挺遗憾的，前几年没有机会去香港维园亲身感受，可能再也没有那样大规模的纪念了吧。我前几年朋友圈也不阴阳怪气了，我也以为自己不想这些了，但等今天真的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一天早就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祝福那些逝去的勇士已经真的北欧了。

我爸当年是学生，我妈已经参加工作了，他俩都参加过当年的学潮。当然，不是去北京那种，是在我们这边的省政府门口绝食，声援北京学生。前前后后持续了一阵，省政府也出来人安抚，最后也不了了之了。我妈有一个高中同学，考上北京的大学了，后来出事了，拿了血卡润了，从此再也没回来。我说那开枪是真的吗？我爸说那还有假吗？死老了人了。我听完挺混乱，我自觉历史学的挺好的，可是怎么连这样的事，听都没听过呢？我妈说，咱们家有一个亲戚，当年就在现场，后来还给我们带了好多现场照片，可惜找不到了。我听完说不出话来，觉得挺颠覆的。

我后来再听说这件事，是我高中的班主任。一个老头，不严，大家上课很松散。有一次他无意中就说到这件事了，他有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当年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她加入了一个组织，这个名当年他说了，我记得一辈子，天安门母亲协会。都是因为六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那时候我正好开始翻墙，看了很多现场照片和视频。我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操你妈共产党，压学生还是人吗。我那时候还给我身边同学讲，大家听了，一听一过，毕竟还是魔兽世界好玩，对吧。

再到后来我逐渐反贼化，大学时候我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一个人讲，这些人都是为我们而死。我当时感触不深，结果近几年，我每年这个时候都能想起来这句话。今晚和幕刃出去吃火锅。听着周围人高谈阔论炒房，我就是莫名的压抑。指着中国人，什么经济发展起来带动民主化，纯纯是老美异想天开。中国人有钱了，除了炒房炫富，屁都想不出来。我所在的城市，明天有纪念活动，但本鼠并不敢去，毕竟家人还在墙内，我不想去送。海外华人30年前基本一致抨击中国政府，如今全面粉红+岁静，中国人也就这个操行了，吃饱喝足操大逼，多了一点点都不愿意去做去想。我以前很看不起柴玲，觉得这个怂逼，你怎么就不在广场上？现在我懂了，中国人，确实不值得她流血。

u/nosinabuta

关于反向利用热搜来开展大翻译运动的实践方案

u/nosinabuta

昨天po了一篇拙文之后收到了大家很多的回复，我也思考了很多，现在把自己进一步思考的结果拿出来班门弄斧一下。
--------------------------------我是分割线--------------------------------
之前的拙文主要是回答了一些关于大翻译运动是什么 应该是怎么样的 问题，之后关于接下来怎样做也稍微提了一下个人的方案，但是发完贴一想，我们完全可以有更简单的操作方法，现在就来说一说我的新想法。
我认为，大翻译运动的目的不是向洋大人展示紫蜡烛的惨，紫蜡烛被压迫，而是要把紫蜡烛张牙舞爪喊打喊杀的现状完整地呈现给世界上的其他人。而这些张牙舞爪狂犬吠日呢，不正是紫蜡烛政府天天给紫蜡烛们打的兴奋剂吗?
基于这种目的和观点，我把目光投向了紫蜡烛们每天的精神主食: 热搜。

紫蜡烛热搜基本上分这么几种：
* 紫蜡娱乐圈：奶头乐，建议无视[无视1]
* 紫蜡烛政府会议相关：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建议无视[无视2]
* 标题党：变相奶头乐，建议无视[无视3]
* 批判现行反革命：就是菜市口杀头，对紫蜡烛政府来说就是事情瞒不下去乐找人背锅，对紫蜡烛来说就是看个热闹拍手叫好，这种是垃圾素材没有翻译意义建议无视[无视4]
* 编造紫蜡烛国内数字：自慰文，建议大部分无视（但是把减少变成负增长等话术，应该经过系统整理后给🐑大人科普）[备用1]
* 试水温：某些政策出台之前先看看反对的舆论有多大，一般会以试点或者国外的报道来写，没必要翻译但是可以作为素材收集[备用2]
* 国外相关：特别是天灾，战争等，绝对有紫蜡烛忍不住发暴论也绝对有紫蜡烛忍不住点赞的，建议作为重点翻译[重点1]
* 非全真新闻：假新闻或者是半真半假，或掺杂主管观点进行解释的，建议作为重点翻译[重点2]
* 国外相关（标题包含”有啥含义”、”为什么”等字样）：这种就是紫蜡烛政府给紫蜡烛喂观点喂假新闻材料的，喂完之后紫蜡烛们就兴冲冲地拿起这些过硬的依据去和别人辩论了，建议有筛选地进行使用[素材]
有了这些分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况，以李红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今日热搜为例：
↑ 国务院金融委会议释放何种信号-->[无视2]
1 31省份昨日新增本土“2388+1742”-->[无视2]
2 国际油价回落国内上调？官方回应-->[无视3]
3 8组数字看1-2月中国经济-->[备用1]
4 乌克兰地下室积攒大量代孕新生儿-->[重点2]
5 多国打响“粮食保卫战”-->[备用2]
6 上海多家医院暂停相关医疗服务-->[备用1]
7 俄外交部痛批“沙利文威胁中国”-->[重点1]
8 范志毅怼球迷：拿那么多钱你妒忌啊-->[无视1]
9 深圳一男子核酸阳性后谎报行程-->[无视3]
10 丧事超4天拘留风水先生？当地回应-->[无视3]
11 北京等6省份部分地区大雪 局地暴雪新-->[无视3]
12 冯巩方回应“冯巩大战”-->[无视1]
13 突然被美国扣货 李宁公司回应-->[重点1]
14 乌总统穿了20多天的T恤有啥含义-->[素材]
15 家长接孩子未戴口罩致30多人被感染-->[无视3]
16 北大教授劝年轻人别太早买房-->[无视4]
17 重庆男子梦游翻窗跃出7楼-->[无视3]
18 宾馆回应大学生湖里与黑天鹅搏斗-->[无视3]
19 女子枕手臂午睡1个小时右手瘫了-->[无视3]
20 巩汉林向区楚良致歉-->[无视1]
21 “叮咚买菜”被行政约谈并立案调查-->[无视3]
22 李佳航关闭账号：别说我蹭热度了-->[无视1]
23 茅台前董事长受贿物40多人点1天1夜-->[无视4]
24 公司回应选妃式招聘：为吸引应聘者-->[无视4]
25 赵立坚问《天鹅湖》何罪之有-->[重点1]
26 张文宏：未来抗疫靠3个武器-->[备用2]
27 插旗菜业员工称行业遭灭顶之灾-->[无视4]
28 传员工提离职HR回复猝死再说-->[无视4]
29 爆料记者回应潘长江：有实锤-->[无视1]
30 男子冒充乌总理与英国防大臣通话-->[无视3]

那么根据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筛选出有用的是以下这些

4 乌克兰地下室积攒大量代孕新生儿-->[重点2]
7 俄外交部痛批“沙利文威胁中国”-->[重点1]
13 突然被美国扣货 李宁公司回应-->[重点1]
14 乌总统穿了20多天的T恤有啥含义-->[素材]
25 赵立坚问《天鹅湖》何罪之有-->[重点1]

对于这些所谓热搜，我们要着重于分析和筛选，比如
4：紫蜡烛拟这个热搜就是要诋毁乌克兰国家形象，继续营造乌克兰整个国家形象不行女人就是生育工具等的言论
7，13，25：战狼言论
14：寻找假新闻和阴谋论言论

正如昨天所述，紫蜡烛是有舆情分析管控系统的，所有热评都可以自由操控移动(排列顺序等)。根据个人观察紫蜡烛现在会把激进的言论藏起来放在第二页及之后，然后第一页假兮兮的放一些呼吁和平假装中立的机器人回复，这给大翻译运动带来一些困难不过只要我们稍微往下翻一下自然会发现紫蜡烛还是那个紫蜡烛。
希望能给各位带来一些启示，也希望有识之士能一起来进行探讨集思广益。
分享某浪人(u/JAUKUS983)分享整理的一期 非常好 炒鸡棒！ https://www.reddit.com/r/CLTV/comments/th0et8/%E6%A0%B9%E6%8D%AE%E5%86%B2%E6%B5%AA%E4%B8%AD%E5%A4%AE%E5%A7%94%E5%91%98%E4%BC%9A%E4%B8%80%E5%8F%B7%E6%96%87%E4%BB%B6%E7%9A%84%E6%8C%87%E7%A4%BA%E7%B2%BE%E7%A5%9E%E7%BB%A7%E7%BB%AD%E8%B4%AF%E5%BD%BB%E8%90%BD%E5%AE%9E%E8%AE%B2%E5%A5%BD%E4%B8%AD%E5%9B%BD%E6%95%85%E4%BA%8B%E4%BC%A0%E9%80%92%E4%B8%AD%E5%9B%BD%E5%A3%B0%E9%9F%B3%E7%9A%84%E5%A4%A7%E7%BF%BB%E8%AF%91%E8%A1%8C%E5%8A%A8

关于进一步深化大翻译运动的若干指导意见

u/nosinabuta

为贯彻浪人精神，深化大翻译运动，现提出以下意见。
1. 不忘初心。记住我们的工作重点，即机械翻译并重复，直至洋大人对紫蜡烛产生紫蜡烛=纳粹的刻板印象。主要目标素材是反人道言论（天灾/战争后的冷嘲热讽），其次是仇恨言论（仇日仇美），再其次是对民主自由的攻击的言论。
2. 不要模糊焦点。虐待宠物/动物会被洋大人认为是个案；穷人生活只会增加洋大人的同情心。这些是不必要的。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徐州事件蹭上了女权的政治正确，是个很好的材料。
3. 如若发推或者发帖，自己写的内容要多多推敲，不要使用会被封号或者会被套上种族歧视帽子的言论。你可以说OMG those chinese said this after xxxxx. (我们不产生素材，我们只是素材的搬运工)
4. 要用港人be water的方式，去中心化地开展工作。
提醒一下诸位，紫蜡烛政府是有舆情管控系统的，墙外虽然做不到管控但是可以做到偷窥。
今天看了一下墙内的情况，紫蜡烛开始捏评论出了，应该是应对墙外舆情所作出的变化。
接下来精选评论/热评应该会莫名的变得趋向中立，不过点赞什么都是紫蜡烛捏的数字没什么好信的。
对应这种变化，我们应当警惕，但是也不用泄气，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素材来源。
①假新闻：紫蜡烛在生物实验室这事情上已经把自己搭进去了死咬美国也没办法松口也没办法，只会淡化处理，敌人反对我支持所以建议多翻让美国人看看（在其他大翻译素材最后顺手贴一张即可

②微博，大浪掏粪，具体目标的话点一下名：孟驰 乌合麒麟 司马南 孔庆东 李毅 张维为 金灿荣 这群紫蜡烛本身之外，他们还有很多U型锁脑残粉 动不动就上暴论，然后又在同温层里被点一些赞洋洋得意，很容易成为很好的素材。

感谢Nervous-Somewhere589 补充：
不仅要以西方文明世界为受众，更要重视并开发非洲老黑、中东穆斯林群体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种族和宗教，浪人们可以不喜欢，但请保留意见；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支共重点拉拢的对象，支共妄图亲善这些地区，正在这些地区的民众中努力扩大影响力，以摆脱世界孤儿的现状，而且这些地方同样也是支共一带一撸的重点照顾对象

很遗憾的是，🕷在疯狂脱粪过程中，反人类和歧视言论层出不穷，特别是对老黑和穆斯林的侮辱谩骂，简直不堪入目，而且还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些都是绝佳素材，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千万不要忽视了

老黑和绿绿们脾气直，性子简单，支共假扮出一副亲善的样子，那就更要让他们看到🕷的真实嘴脸，也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中建立🕷反人类的刻板印象。这些并非我们添油加醋，不信去支乎批站上看看，🕷们是怎么疯狂谩骂辱骂老黑和绿绿的

还有一点好处，很多🕷有了几个臭钱后，妄图去这些发展中地区当人上人，搞新殖民，欺骗奴役当地民众，靠大翻译堵死它们的这条路，让老黑们没事给它们来个零元购，更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好事
这种事要经常做，长期做，但凡闲着没事一旦看到了就给他来几下，耗尽它们网评员的人手，同时堵死支共妄图在除了西方文明世界以外的其他地区钻营腾挪的余地，让🕷彻底成为世界孤儿

u/Nruiko

毛泽东最后的光阴
u/Nruiko

1976年，毛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不仅走路需要人搀扶，说话也变得含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只能一边猜一边问，才能明白毛主席想表达的意思。

当时毛主席的情绪很低落，整个人的精神也变得有些涣散，就连心理上也遭受了三次重大打击。首先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周总理病逝的噩耗，让他一度黯然神伤，虽然没有在工作人员面前流露太多悲伤情绪，但大家都能看到毛主席的脸色分外沉重。

由于当时毛主席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出于多方面考虑，中央也没有安排他出席周总理的追悼大会。

但是到了1月14日这天下午，当工作人员向毛主席朗读周总理追悼会悼念词，详细回顾周恩来总理的革命生涯及历史贡献的那一刻，毛主席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忍不住失声痛哭，差一点就昏厥过去。

紧接着是7月6日，朱总司令病逝的消息，更让毛主席的病情迅速恶化，此时的她一只眼睛刚做过手术，稍微有点视力，但是毛主席坚持要阅读文件和书籍，身边工作人员怎么劝阻都不听。

可惜他的手连拿书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大家只能举着书放到毛主席的眼前，其实他心里都明白，此时的他不过是在想办法转移内心的痛楚。

短短半年时间，接连痛失两位多年老友，对于毛主席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可想而知，这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伟人再也无法从哀伤的情绪里走出去，而这样的情绪在他一生革命生涯里从未出现过，即使是最低迷悲观的战斗岁月里。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毛主席用最后一丝力气指示华国锋前往灾区指导后，毛主席立即就陷入了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此后只能依靠鼻饲器维持生命迹象，但只要有清醒的时刻，他会第一时间询问唐山的情况。

进入8月份后，毛主席向中央提出了最后的心愿，希望可以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家乡韶山休养，但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了，有一丝差错都会造成生命危险，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1976年8月28日，中央警卫局派车把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接过来探望，但是到卧室时，毛主席正在昏迷之中，当身边工作人员轻轻在耳边告诉他，李敏来看他，毛主席没多久居然醒了过来。

他使劲微微半睁开眼睛，嘴巴张了张，想要说什么，但是大家都听不清，随后，毛主席握着女儿李敏的手，又闭上了眼睛，不再睁开。过了好一会，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刚想要把手慢慢抽出。

谁知毛主席紧握住不放，又重新睁开眼睛，似乎清醒了许多，开始断断续续用含混不清的声音，问女儿李敏：“姣姣，你怎么不来看我？”

李敏愣了一下，马上听清了，随即就哭了起来，告诉毛主席没有来看他具体详情，毛主席听完，随后又闭上了眼睛，休息了片刻，有些深情的对李敏说：“记得来看我，我想你呀。”李敏听了，只能拼命地点头。

父女两人相聚不到一小时，毛主席又昏迷了过去，李敏含着眼泪离开了。这也是毛主席弥留之际最为清醒的时刻，自此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出了9月9号晚上7点，毛主席的病情已经无力回天了，血压开始下降，一声想尽了各种措施想要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了。

接到毛主席病危的消息，中央政治局成员连夜赶来，大家排着队，依次走到他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后诀别，这是他的神智有些清醒，用自己的眼神吃力跟大家示意，见到叶剑英时，毛主席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似乎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

凌晨十分，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最终与世长辞。

据毛泽东的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回忆，在逝世期间，毛主席开始变得特别喜欢回忆往事，比较清醒的时候，就会说一些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经历，也会叫工作人员拿一些老照片来看，偶尔还会看一下关于解放军的电影。

这或许是所有人到老年生活时的常见情形，过往的那些人生经历，物是人非的感概会时不时涌上心头，也许会记起某些事，也许会想起某些人，但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而这些琐碎细节就像一枚枚勋章，让人好生伤感，即使是伟大的毛主席也不例外。(转自知乎用户@知乎者也)

u/Numerous_Chain6343

Inferno • 決して消えない巨浪

u/Numerous_Chain6343

Stand tall my friend

堂々と立て、友よ

昂首挺胸吧，朋友

May all of the dark deep inside you find light again

深きにある闇が、再び光と出会うように

愿你内心深藏的所有黑暗都能重见光明

This time tumbling turning we make amends

今こそ、翻り落ちながら、途切れた夢を繋ごう

我们在曲折流转中进行救赎之时

Burning waves from the sea ascend

燃える浪が大海から昇り、我らを押し上げる

大海正刮起燃烧之浪

And should our souls scatter unto the wave

この魂が浪に散ったとしても

即使我们的灵魂在浪中消散

Here to lift us then we won't end

終わることなどないように

我们将随之而起 永不落幕

u/NyaRu12138

伟大习主席看透了体制内的黑暗，心怀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踏上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革命道路……

u/NyaRu12138

“熙来，这一切的黑暗就由我来背负吧，你这样的人不应该沦为历史的罪人”说罢，伟大习主席便挂断了电话，这之后的事情想必各位都知道了，薄熙来同志接完伟大习主席的电话，回到发言会上大放厥词，到底是在为自己落网找一个合理的台阶，还是为了伟大习主席的未来着想吸引大众的眼球，如今已经无从知晓
那一天，伟大习主席，站上了必定只属于他的伟大的历史位置
修改宪法，个人崇拜，言论审查，港台问题，封城防疫，这一个个看似独裁者无耻的手段，背后是伟大习主席的良苦用心

“这些蜘蛛怎么还睡不醒呢…也罢，总有一天，我会叫醒所有的华夏子女”伟大习主席看着一条条爱国粉蛆的愚蠢行径，不禁感叹道，“不亡党，何以救国”
梦中的世界是理想化的，是美好的，伟大习主席怀抱着厚厚一叠人民日报，陷入了沉睡，他梦见了十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安门广场上，一排排的ZTZ99A主战坦克，正在向广场上绝食的学生们驶去
“回来了，都回来了啊”习主席坐在广场上隔岸观火，拍手叫好着“今时不同往日，在这互联网时代，信息高速流通着，全国人民都会原封不动的看见中共丑恶的嘴脸！新的六四一定会成功！”
坦克碾压着学生的尸体，伟大习主席由衷的伤心，默念道：“这是必要的牺牲，这是必要的牺牲”
无数的镜头聚焦在天安门广场上，包括伟大习主席自己都在绝佳的角度拍下了解放军履带下的尸横遍野，准备发布在自己的微博小号上
伟大习主席迫不及待得打开了微博，可是却没有一条天安门运动的相关信息，“看来这些记者还得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啊，速度还不如我一个老头子”但是习主席没有料到的是，其实有关天安门的信息已经被官方全面封锁，当伟大习主席发布的视频被屏蔽炸号后，他才意识到了这一切，早就脱离了他的轨道
“为什么…难道是我做错了吗…我当初到底是为了什么背负了这一切，原来我到头来，还只是体制的傀儡吗…”
在悲伤，愤怒与不甘的催促下，伟大习主席从梦中惊醒，彭丽媛夫人听到动静赶忙跑了过来：“夫君，哪里不舒服吗”
“今年是哪年”伟大习主席摒着急促的呼吸问道
“疫情的第三年”彭丽媛夫人满脸的疑问看着她伟大的夫君
听到这话，伟大习主席好似心中的悬石落下一般，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好，一切如愿以偿”

u/ohmyshoulder893

细嗦我痛恨织女的原因

u/ohmyshoulder893

应mod大人要求，本🐭公告如下：根据所在地不同，本文涉及所有人物均为18岁或20岁成年人，不含任何未成年人瑟琴部分。

在之前的评论后本🦇收到了不少评论和私信，要我细嗦，那我就嗦嗦我是怎样被广C🐒织女伤透了心，继而厌恶所有织女的心路历程。本文原发于权浪踢威，但是大管理不给理由就删了，白白让本🐭好不容易打这么多

事先说明本文真实性89.64%以上，为了避免被晶哥呼叫RCMP查水表依法恢复本蝙蝠的支国国籍送中，有一些细节刻意混淆，本翻墙穷蛆虽然有在健身但是面对众多黑皮也是两拳难敌四条腿，请在座各位见谅，不理解的就滚别看了。

本🐭没run之前在支国广州读书，父母之一是某省重点中学的老师，所以顺利进了那所中学的初中。加上本🐭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自幼熟读四大名著，二十四史插图版，在上初中时还读了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之三言两拍，体味了没被斯拉夫糟粕狂暴鸿儒之前的文明小黄人的作品。因为出口成章，善于造梗，在小学开始就很受欢迎，老师们觉得我是神童，幼女们也都乐意跟我近乎觉得我有趣，我就是这样认识了当时班上的一个小织女，一个我曾经发誓爱一辈子的人，一个我朝思暮想的人，一个我恨得咬牙切齿，并用后续行动让我对全体织女产生ptsd的人

小织女是防城港人，是开学两个月后才转入我们班的。因为来了广东之后因为口音问题当不成引流蛆，嗯融也不顺利，在班里比较孤立，但是她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是一个老牌二次元了。本🐭当时比较迷奈须🍄，对🌛世界非常着迷。虽然身边总有一些织女围着我，但是本🐭都觉得他们不能处，喜欢的都是周结巴林🐔🐔之类的人物，本🐭心想日语是全世界最好听的语言，不比你们这些港台腔娘炮强多了？就对她们爱答不理。

一次偶然机会本🐭在作文里嗯缝了空警名言“逃走有两种：漫无目的的逃走和有目的的逃走，一般将前者称为漂浮，后者称为飞行“，好死不死那作文还得了满分，所以被老师命令在全班朗读，让本🐭来了个羞耻play，然后小织女听了噗嗤一笑，本🐭的世界从此和她接上了。

当天中午吃完饭她就来找我“你也看过俯瞰风景吗？”本🐭登时有种千里寻知音的感觉，和她唠了起来，越谈越开心，世界仿佛从彩色的变成LSD的迷幻色彩，丰富极了，以至于当天放学后我们回家路上还一直聊，最后发现她们家就租住在我家房子一公里外。从那之后我周六周日不上学的日子就借口出去看书，和她一起压马路，喝糖水，吃小吃，不知不觉两人都默许了这种关系，忘了哪一次了就在街上找了个借口就亲嘴了，从此小织女变成了小女友。小女友不算最漂亮的，但是18岁（应mod大人要求）的小女孩真的是带感，连约瑟夫都坚持要干18岁（应mod大人要求）的圣母玛丽亚你就知道了，那时她已经发育完全（应mod大人要求），透过校服的袖子能看到乳首，把本🐭兴奋坏了。

初一上学期结束了，我假期正准备和小织女嗯玩，被爹妈勒令去学英语。本🐭那时候开始反叛，就不学，再加上谈情说爱占用了时间，又没耽误本🐭阅读课外名著和报纸杂志，所以学习成绩也开始掉了，半年从前10掉到了40.爹妈一合计，得，早晚得run，就现在吧，直接跟我挑明了，说我们的加拿大投资移民申请批下来了，你做好准备，马上你就是加麻大人了。加拿大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你年轻有为大有宏图，把本🐭说得一愣一愣的。

本🐭那时就唯一一个东西放不下：我那私定终身的小女友。我抽时间和小女友说了，织女广C🐒听了也没说什么，直接把头放我怀里了，把本🐭pua得不行，觉得她善解人意——现在想起来那根本就是她在算计怎样进行下一步。

小织女初中和我一样，学习成绩开始下滑，而且她本来也不怎么好，再加上发育得早，就很容易招蜂引蝶，有几个不长眼的就勾引她，说一些支国初中生特有的土味情话，还有个挫B上黑板写藏头诗的，但她很巧妙的化解了，就是微笑不理，也不拒绝，让对方觉得有机可乘，这就为后来埋下了伏笔。

初一下学期，本🐭已经知道要run了，就更不用心上课，小织女反对逃课，所以本🐭就上课睡觉也不走，老师说了几次终于也明白了，就不管我了。在这时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本🐭也获得了手机，青春期的躁动开始让本🐭搜索黄文阅读，明白了如何艹批，并且跃跃欲试。小织女很反对，就只跟我亲亲抱抱，把本🐭憋的不行。

终于在飞往香港的前几天，父母要去香港和律师谈一些事，我借口要和朋友们告别留在家里。我把小织女叫来，一见面就抱了上去，登时有种再也见不到的悲伤预感袭来，于是本🐭和小织女告别，提出分手，祝她以后在中国能够学业有成。

小织女这时算计了本🐭，本来广州夏天热的跟他妈鬼一样穿的不多，她直接就通商宽衣，说想要让我永远记住她的味道，光着身子就扑了过来，本🐭虽然看了不少黄文，但毕竟也只是一个18岁（应mod大人要求）的童贞少年，哪见过这阵势，一下子吓傻了，回过神来自己的背心短裤也没了，光溜溜变回了🐒，小织女在嗦自己的牛子。

那时候本🐭的牛子才刚刚开始长毛，遗精也才开始2个月而已，小小的甚是可爱，被她这么一嗦就直接变成Optimus Prime。本🐭也不甘示弱，就开始嗦她还没长开的女乃子，嗦着嗦着女乃子也Optimus Prime了，她红着脸骂我好色，直接激发了本公🐭的繁殖本能，把她扑倒就开始学着黄片嗯透。但是这次透批一点也不舒服，因为她也不够湿我也第一次，戳了半天戳不进去只觉得🐢好痛，最后终于进去了，但是在那个瞬间又悲从中来，觉得这辈子或许再也见不到了，本🐭一边透一边流泪，她问我怎么了，听了理由她也开始流泪，两个小屁孩就这样哭着透了第一次批。

那之后又透了2次，但是本🐭体力耗尽了，完全出不来，她也喊痛，就停下了。我们在我的单人床上靠着摸着对方的脸，说着一些最后的情话。本🐭不知道哪根筋不对，说出了名台词“嫁给我吧，我一定会回来的”

她摇摇头“你在那边一定会找到别的女朋友，一定会忘了我”

我赌咒发誓“我绝对不会忘，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人”

她就咯咯笑

我继续说“你今年18岁（应mod大人要求）对吧？等我6年，我6年后我来娶你，到时候我带你去加拿大生活“

她别过头去“别傻了，不可能的”

我“怎么不可能？我一定回来接你，我会赚大钱让你幸福，你别和别人好啊！“

她微微一笑“说定了哦“。就是这个含着泪，露出笑容，一半压在枕头里的脸把本🐭击沉了，觉得这辈子就她了。本🐭从那时起决定奋发图强，以后要好好学习功成名就，然后在众人艳羡的眼光中接走她。

然后两天后本🐭跟父母去了香港，搭国泰航班到了加拿大温哥华，有句港句那时候温哥华就他妈跟个屯子一样，比香港甚至比广州都差多了。本🐭在那里和父母租房子住，父母三天两头往外跑，本🐭也不用上学，只有父母安排一个downtown的语言学校每天上半天课，本🐭自己闲来无事就用电脑查哪个专业好赚钱。平时天气好的时候本🐭就四处逛，温哥华的海滩都去过，见到gift store就进去买明信片，把老妈给的零花钱都拿去邮局寄了，给小女友黏黏糊糊讲在加拿大的见闻。虽然也有通电子邮件和扣扣，但是本🐭那时候浪漫意识做祟，觉得这样才是爱她。

过了半年到了11月冬天，父母通知我准备要run了，因为买好房子了，我很震惊咋又要走了？说是萨斯喀彻温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父亲投资的农场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也要去那里住。小织女一开

始还会用email回我明信片，后来是我发几封才会回一次，说是他们初二要开始准备中考了，我他妈还信了，和其他几个留在支国的朋友说你们准备中考，替我关心一下小织女，什么生日我还会安排朋友给送个礼物之类的，钱我回头让国内的亲戚给，没想到这帮b里就有日后ntr我的人。

12月中旬我们到了Regina，不得不说这鬼地方真几把冷啊，下飞机本🐭第一句话就是丢好鬼冻。我们开车往南走了40多公里见到了一个养牛的农场，4quarter大，大部分是草场，现在冬天没啥事做。原先爹妈想要就住在农场里，后来觉得这对我成长不利，又在regina城里租了个房子把本🐭安置到那里了。本🐭进了当地一个公立初中，从7年级学起，每天有一半时间是esl。

这鬼地方白皮根本他娘的不学习的，一天天就知道party嗑药艹批，我一个小黄人十分尴尬，但是也没什么人欺负我，因为我下课就跑路，从不在学校存任何东西，谁跟我说话我都十分简略。而esl里全都是英语都说不利索的人，我认识几个能处的支国留学生互为照应，其中两个人最为能处一直保持友谊至今，一个东百🐶一个沙东🐶。他们现在一个在温哥华银行当理财经理一个在多伦多当码农。

说远了，我后来也厌倦了明信片，因为太几把慢了，萨省冬天尿尿都能冻成黄柱谁几把出去买啊。我就充值skype和小织女视频电话。我第一次见到她十分惊喜：因为觉得她开始打扮了，用东百🐶基友的话说‘长开了’，漂亮了——事后想想这就是一个坏征兆。

她跟我抱怨支国卷的严重没时间玩了，说幸好学习委员和我是铁哥们所以偷偷给她作业抄，忘交也不会报告给老师导致她受罚——我他妈的之后才知道她跟这个傻逼学习委员好上了，一个比起汉人更他妈像波利尼西亚南岛人的南粤🐒

她多次提醒我“将来要来接我哦～“我非常开心，觉得她十分期待我们的未来。我听了之后就能嗯下心，管子都不撸开始嗯做题，8年级的题也做9年级的题也做，SK省的题也做BCON的也做，一个少年用他能理解的任何方式来确保他这辈子第一个认真的诺言，为了实现一个他现在只能幻想出轮廓的美好未来，一个日后会被无情背叛、践踏的未来。

一年过去了，我不用再上esl了，同时本🐭仅仅8年级就学到10年级的课了，数学甚至11年级都开始了。12月底的圣诞假期，我跟父母提出要回国玩几天，父母觉得我成绩进步飞快，一改在支哪的厌学，十分欣慰，还给我掏钱买了头等舱坐。临行前本🐭去Costco给小织女买了加拿大特产枫糖、熏三文鱼，给小织女的妈买了一套加拿大铸币厂生产的纪念币，给小织女的爹买了加拿大邮局的一套纪念邮票。临走觉得这些礼物太像旅游了，不如买点情侣间的东西吧，又去mall里买了两盒包装十分精巧的巧克力，有他妈的40多种口味。一路上飞机里本🐭就在幻想小织女突然看到我后的开心模样，幻想她吃着巧克力弄的满嘴都是本🐭去舔下来然后两人红着脸相视一笑的样子。这次回国我谁也没告诉，就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下了飞机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下午穿上了父亲的外套，抹了发胶做成了飞机头拎着大包小裹出现在校门口，等待放学。终于我看到了，小织女走出教学楼，东张西望没有前进，就在本🐭要喊出来之前她转向了楼里，和一个男的挽着手走出来了。本🐭还怀疑是自己认错人了，还怀疑他们不是那种关系，但是没有，虽然变烧了，但是那依然是她，那个在一年前在我的床上和我私定终身的她，那个我发誓不管再苦再累也要让她得到幸福的她。

本🐭瞬间就石化了，直到手里的东西勒手勒地不循环发痛才回过神来。小织女坐着那男的的自行车走了，我没有追。慢慢的学校的人都走了，我拎不住了，东西摔在地上，我又哭了。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自己像个傻逼，这么远飞回来干什么来了，我带这么多东西是要为了什么？和电视剧里不同，没有人安慰我，我哭累了，提起东西，一声不发回了宾馆。

我回了宾馆想了想又开始哭，哭到没水分了终于振作起来，觉得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我用扣扣联系初中的死党，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我，这次我联系的那位不是我自以为的朋友学习委员Z。

这个朋友沉默了许久“我之前想了好久，决定还是不告诉你了，怕你在加拿大生气”“她早就跟Z好上了“”大约是你走之后一周吧“”一开始就是抄作业而已，后来不知不觉就好上了“”你看见的那个是现在的体育委员，半年前转进来的“”这个是两周前开始的吧“”全班基本都知道“”老师也找她家长谈过，但是她家长不在这里也管不了““那男的不行的，学习成绩稀烂，但是篮球打得好，很多女生都喜欢他“

我愤怒的在酒店里锤枕头，锤累了就哭，哭累了就昏睡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了，我在扣扣上留言，约除了z之外的朋友们出来吃饭。在酒桌上我把给她父母买的东西都分给大家了，朋友们劝我将来能找到更好的，我听了不禁又哭了起来，他们惊慌失措只能开始对着空气诅咒小织女和z和那个新转来的体育委员，骂着骂着我也破涕为笑，这回是真的死心了。

我吃完饭回去后就上qq把z和小织女都删了。然后提前退掉了宾馆离开了广州，去香港玩了剩下几天，坐飞机回了加拿大，进屋第一件事把所有珍藏的和她有关的东西都扔了，以至于房东那一周还跟我抱怨说你丢这么多纸要再拿一个回收袋子。马上要开学了，我准备学习，突然悲从中来：那个我承诺的光明未来已经不值得奋斗了。我又哭了，这次是最后一次了。从那之后我不再全身心学习，变得像是一个普通高中生一样，能不写就不写，能不学就不学，课程按照年级走。

在我删掉他们之后z没有再联系我，我想他知道联系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了吧。

小织女反复试图重新加回我，在qq验证里写着“你怎么把我删了？“”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就直接说，不要这样“”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对他不是认真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津津有味冷笑着看着这些验证信息，直到最后一条实在是绷不住了，终于将她列入黑名单，从此世界清静了。她的事情我再没有关心，朋友们曾经想要告诉我她近况如何，我说别，我不想知道。

在那之后我从萨省高中毕业，去了多伦多大学完成了本科和master。本来想读个phd当高智商翼手目的，但是想想算了吧，master已经够了。现在年收入14万加元，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我的朋友们也渐渐淡忘了我，我也忘却了他们，他们有的人在国内结婚生子，有的很幸福遇到了不会背叛自己的恋人。有的则很不幸，最惨的一个结婚后被织女一顿神操作，顺走了房子，车子，一干二净从头再来。

我遇到了不少对我抱有好感的女性，里面不乏面容姣好烧的不行的织女。我忐忑不安，不敢再开启一段感情，而这些织女在发觉我对她们兴趣不那么大的时候也迅速调整心态，跑去喜欢别人了。而从身边的人反馈来看，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套路在织女中是轻车熟路，被坑的不少。不过这时候大家都是20多岁的人，见过大风大浪，不再纯情，伤的不深了。

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再喜欢奈须🍄的🌛世界，特别是手游出了之后遍地伪厨，英灵比我的包皮垢还多，实在是绷不住了。

我有时还会想起那句话“逃走有两种：漫无目的的逃走和有目的的逃走，一般将前者称为漂浮，后者称为飞行“。

然后我会自己笑起来：这写的是什么几把玩意儿，笑嘻了。

这是操逼生活，不是同居生活

u/ohmyshoulder893

同居生活是早上起来砸厕所门说你快点拉老子上班要迟到了。
傍晚下班回家发现地都没扫饭也没做一个织女在沙发上瘫着玩手机，茶几上丢着吃剩下一半的支那泔水，问就是懒烦不会，你心头火起但是不好说什么，打开冰箱翻出剩下的半碗米饭2个鸡蛋半节葱自己炒了个饭吃，你吃饭的时候织女还在旁敲侧击‘我朋友她男朋友给了她4000尺的大house呢‘，你当没听到
晚上你要洗衣服打开门发现里面都是织女的原味，你强忍着把这些丢到上面的烘干机开始烘干，然后回到客厅沙发上继续工作，突然一声尖利的啸叫‘谁他妈动我衣服了？’，你合上笔记本望着天花板，忍受着织女的粗鄙言辞。
临睡前你去冲凉洗澡，发现堵了，唉她又没有清理头发，你开着花洒自己做完了。你擦干净身体走出来回到卧室，织女在那里开着手机看小红书，你伸手过去想要搂一下被打了下来‘别闹，有事’，你觉得无趣，拉下眼罩，得睡觉吧。
你睡到半夜突然被织女敲醒‘你别打这么大呼，我睡不了了’，你说声好我注意，然后又昏睡过去，过了不知多久你又被敲醒，这次你连应答的力气都没了，白了一眼沉睡过去。再过了一会儿你被冻醒，发现织女把被子缠到了自己身上，你这回醒了，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抽出一条毯子，轻声带上卧室门，走向了客厅的沙发
第二天一早你就走了，一是要赶飞机出差，二是不想再抢厕所耽误事了。你留了个微信告诉织女钱都在哪里，好好照顾自己，别把家糟完了，直到你的飞机落地，织女没有回

出差任务很成功，太成功了以至于你提前回来了，老板暗示会敲定后提拔你升职。你路过街边的奶茶店想起来曾经织女说过最喜欢百香果口味的，说让她想起在巴西旅游的味道。有你苦笑一下因为那他妈哪里是百香果，都是食品香精，一模一样的香精配上红色色素就是草莓，绿色就是哈密瓜了——但你还是买了，因为两手空空回去实在不太好
你打开家门，里面开着灯，卧室里你的床垫发出一声悲鸣，好似有谁从那上面弹起来了。你鞋都没脱快步走过去，发现织女衣衫不整，衣柜前一个你没见过的瘦皮🐒——可能是广西佬吧——赤身裸体好像正要往里钻
‘啪嗒‘，百香果奶茶掉在地上，黄色的液体顺着你的实木地板缝隙一直向前，一瞬间你想起来高达铁血第48集片末的名场景，觉得十分滑稽——滑稽到织女挡在你面前抓住你的胳膊喊着‘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瘦皮🐒趁机从你身边溜过你都没有在意
半晌你回过神来，怒火中烧，右拳一下砸穿了织女身边的dry wall，把织女吓得花容失色，连续吐出‘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你原谅我’‘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只是肉体出轨，精神没有，我保证！‘

u/Ok-Dot4659

《新长恨歌》（江宋篇）

u/Ok-Dot4659

江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宋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春晚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文工粉黛无颜色。 挪用军费修剧院，靡靡之音传四海。夜夜笙歌中南海，始是新承恩泽时。 睡衣花颜漫步来，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书记不理政。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会所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敛聚财，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轻歌曼舞大长腿，尽日上皇看不足。重庆两军齐对峙，惊破南院小背篓。

u/Ok_Earth_7545

某支那人的一生

u/Ok_Earth_7545

你在这个国家的诞生只是某种偶然，当你战胜了数十亿竞争者，又没有被街道计生办扼杀在母亲的腹中才得以呱呱落地——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在午夜时分深思的你不禁想到，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残酷的咒诅？
你的父亲与母亲都双双忙于工作，当你刚刚走出摇篮没有多久，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你送进了托儿所或幼儿园——他们在那里可以短暂地将为人父母的责任负担交给某个并不熟识的中年妇女，此刻你对他们而言仿佛如同一种负担。你为他们的无情迷惑了很久：为什么当他们把你交到某个“阿姨”手中后就那样绝情地离开，他们是不是就如此要抛弃你？那时你绝望地嚎啕大哭，哭的满脸赤红。
你上的是一所平平无奇的小学，所受的折磨也是平平无奇：那个身材肥胖的中年女教师，手拿板尺，好像邻居养的那条凶神恶煞的大狗在教室里不住地徘徊，你生怕被她狠狠咬上一口——一个汉字的笔画歪斜了？一首古诗的词句被记错了？“啪！”，火辣辣的痛霎时点燃了你的手心，吃痛的你不禁要缩回手掌，可老师并不乐意，她把戒尺威胁般地举得更高：“伸出手来，还有四下！”在放学后，当同学快活地奔出校门，你还徘徊在走廊背着：“ 天安门在那天成为了欢乐的海洋...”，可是你不时望向被夕阳映照的天空，心中不明白背这样的课文意义何在，或者，这样的生活意义何在——过早来临的苦难向你逼问这个沉重的问题。
升上初中后，你还是觉着小学的生活更加安逸——你的父母通过艰难的关系打点最终将你送入了这所重点初中（是的，在这个想象力贫乏的国家中，几乎什么人与事物都要分出重点与非重点），你不得不承受某些无谓的竞争：周考，月考以及期中期末考——可以说你的学校生活无非是等待考试与进行考试。可是你对于这段时间的回忆，更为鲜明的则是关于同班的那个面貌可爱的女孩，虽然时至今日她的面貌早已模糊，但是她带给你的那份最初幸福的体验却从未消磨——然而班主任眼镜后的目光却早早地将一切看透，在一次谈话后她泪水涟涟走出办公室，在此之后她甚至再也不同你说一句话。——多年以后，你的外国朋友们在餐桌上激动地讨论着自己的初恋与在公园中的青涩初吻，你苦笑，此时你的视线中仿佛又再次浮现了她的模糊轮廓...
无论高中学校在宣传册中如何渲染自身的种种特点，但是这不过是好听的骗局——你这三年生命中所最应尽的义务仍是做题，你将自己的精神与目光都浸淫在漫漫题海：三角函数，物理公式以及如何以一种特有的八股文体去大谈我们实际不曾拥有的精神。某个冬天，你走出封闭的大门准备开始寒假，却觉着眼前的大街相当陌生，然而并不是由于隔离太久，只是你近视了——你发现自己连三十步外的招牌都看不清楚，可是你没有办法，你趁着短短的一周寒假配上一副眼镜，然后回到学校这座围城中继续将自己按入汹汹其势的题海。
一场决定你未来生活命运的考试结束了，很短，几乎只有两天——然而你却花费了整整12年光阴去为它做准备。有人滥情地说，这是一种生活的考验，是一种命数中的成长；甚至还有人更为滥情地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他的生命中经历一场这样的考试，那么他的生活则无意义——你只觉着他们可笑。最终父母还是为你做了决定，你（更应说他们）选了计算机。
大学既像卡夫卡笔下的 "Das Schloß"，又如钱钟书笔下无形的围城，让人捉摸不透，在其中有千般生存法——然而刚刚被解放的你选择的是最为安逸的一种，你整日安眠高卧，整日不起，跌跌撞撞地度过了第一学期，可是在新年时分，不及格的通知比起返乡的火车来的还快——然而父母却不愿再去训诫些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你在大学过一种怎样的日子，他们佝偻的腰身在你身前显得滑稽地

矮小（当你回忆以往与他们的冲突，再望见他们的今时形象，似乎那些回忆不过是幻觉）。然而你还是决定去投身恒久不变的做题事业——不过这次你是自愿如此。
你毕业了，以平凡的成绩毕业；你找到工作了；一个负担颇重的工作；你衰老了，以平凡姿态逐渐衰老。在工作不断的重压之下，身体暗暗发出警告意味的呻吟：你的头发成百上千地掉落，你感到腰上与颈椎似乎挂了铅，你觉着似乎自己睡整整一月还是困顿不堪，可是你忽视了，业绩与上司的青眼是你所关心的。很快地，某次加班后，你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医生给你一份报告，说明着你的健康如何摇摇欲坠。
你决定出国，你决定逃离。可是未知的忧虑还是紧紧地抓捏着你的心：你不知道未来前景如何，你不知道自己年近而立还要去读硕士是否年龄太大，这些因素摇摆着你的决意——可是当你同诸多公司的人事谈论了自己的情况后，你的决意却又愈发坚定——你还是发了申请，买了机票，办了签证与护照。
当飞机起飞，同地面逐渐遥远，建筑与人都化作大地上不可见的蚂蚁时，你似乎如同开悟似地去审视过去在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经历与苦难——你望向碧蓝天空深处一朵似房子般的宽大白云时，你感到仍然猜不透其中意义。
十年之后，你和一帮金发碧眼的同事应另一位年轻同事的邀请来到捷克度假，那是一个小而美，盛产哲学家与作家的思想国度。那个来自布拉格的姑娘，尤其热情，尽着地主之谊向你们介绍这座城市，她的故乡的种种逸闻——你偷偷窥着她年轻富活力的面庞，不由深深羡慕起她对自己国家的那种自豪态度——你想，自己也整整十年没有回到中国了。
在中午，你们一行人悠哉游哉地步行到了旧城广场，来自整个世界的游客都在遮阳伞下快活地畅饮冰咖啡，你望见在广场的一角摆放着不少红色底色的告示牌，你走向前，发现上面有着那张举世闻名的青年挡在坦克前的照片，旁边用着颇为蹩脚的英语与捷克语写着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某场学生运动的事实——这时，你的一个年轻好事的青年同事走上前，也望了一眼公告牌，随即转头问向你：“怎么，这是发生在您国家的事情吗？”，你怔了怔，却释然的笑了：“那并不是我的国家，我都离开很久了。”，说着你转头走向在露天咖啡馆旁演奏小提琴的街头乐手，准备为他投出几欧分的硬币——看他那副通红的脸孔，显然上午已经在这太阳下晒很久了。
一阵风飒然地吹过，引得在广场中央闲庭信步的鸽子一下扑翼而起——这是布拉格一个美丽且平常的夏日。

u/Ok-Experience9138

小说《2022日记》

u/Ok-Experience9138

小张坐在一顿垃圾之中，周围全部是他吃剩的饭盒，空酒瓶，饮料，乱七八糟的一圈垃圾。
他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很久了，久到他都不知道多久了，好似从出生开始就这样了。
走到镜子前，他看看自己脸上满满的痘坑，黑黑红红，坑坑洼洼。
他用手摸了又摸，蹭了又蹭，它们还是不掉。
“为什么我人高马大，帅气的脸上却满是疤痕？” 小张把这口气咽了下去，这股进攻的锋芒。

这些疤痕已经伴随他很久了，从他十几岁开始，他的青春可以说是噩梦。

屋里窗户都打开了，但腐败的味道还是弥散在空气里。

小张没日没夜的在这腐臭的空气中做着白日梦。厕所的水槽堵住了，每过十个小时左右就要把里面的污水舀出到马桶里。
他可以联络房东将让他们派人来修理，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可以忍受这一切。

外面的天空是血红色的，这里的山火已经烧了一个星期了。
他觉得空气中这股味道非常熟悉，家乡的味道。

他来到这个美国小镇已经5年了。他来自中国，他发自内心恨那片土地。
当父母看到他日渐阴郁的孩子和他一天天被青春痘侵蚀的脸，他的父母无动于衷。从小，他就是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冷漠的，像机器人一样的父母。被铁做的母亲养大的，小张就是这种感觉。
他对于那片遥远的土地感情已经越来越淡了，淡到他有点担心了，他担心连那些痛苦，连那些恨，他也会忘掉。

“喂，妈，我没钱了，该打钱了。”
“你必须给我们把大学毕业了！你要不上学，你爸就把你钱断了！”电话那头传来母亲急促的严厉的警告。
小张早都习以为常了。他强忍住像以往一样把手里的电话砸在地上的冲动，硬是硬生生的又一次咽下那口恶气，挂掉了电话。

他父母，以及自己的母国的仇恨已经刻到了小张的DNA里，童年时期那个阴暗的，永远没有蓝天的西北城市，灰色的房子，灰色的街道，蹲在街边的年轻人，阴暗的老师们，暴力的学校。
小张对这一切的一切早已经受够了，父母那俩张像无底黑洞一样的一张一合的嘴，还在不断地指责着，控诉着。小张感到恶心，“中国，就是无耻加无耻的结合，粪坑里的粪坑。”

但同时，小张知道，违抗他们的结局就是，父母停止给钱，学也上不下去了，只能被学校开除，被开除后就必须回国。
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座父母压在自己身上大山，从出生就在那里，黑压压的，看不清，却永远在那里。

“我操你们妈的，别想玩我。”虽然没想好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但小张知道一点，那就是“别想玩我。”
来到美国后的小张，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乱发，突然被扔到了一团清水里了。
可这团头发从小被伟光正们一点点编缠在一起，他们想让这团东西永远也解不开，只要永远解不开，就会有仇恨，而这正是他们需要的。
仇恨是总要释放的，这是人的本性。

生存下去的方式在那圈围墙后面是不一样的，小张从小就感到了必须扭曲自己，成为一个小丑的男孩才能活下去。
父母需要他来娱乐他们。
父母是绝对绝对丝毫不敢对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说一个“不”字的，不对，不是不敢，而是从没有想过这是一种可能。
那股对父母说不出来的憎恶，也是当然和他们的精神分裂有关的，他们对小张，他们的独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仇恨。
他们像崇拜神一样崇拜着一个政党。
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吧可能。

小张把这些都隐藏起来了，让自己也看不见这些憎恶，但，所有一切因这些憎恶而起的退行，懦弱，阴郁，痛苦，他都毫不留情的算在了他们的头上。
“这样就好，冤有头债有主，咱们走着瞧。”
这些为了保持人格完整的求生欲小张心知肚明。
从小他就懂对父母察言观色，极尽奉承。
但这些努力永远都不够。
妈妈永远都情绪起伏不可控。粪坑对她的剥削她会转过来问小张索要。小张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小张强忍着内心的恶心侍奉着母亲大人。心里对父亲充满了鄙视；“呵呵，你倒是跑得快，借着养家的借口，自己好男人的光环顶着，把这狗东西扔给我处理。”
但是没办法，父母对孩子来说，当他们想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可以当孩子的“神”。
那是一种完全的控制。

“我操你们妈，别想玩我。”那股仇恨还没有形成明目张胆的明确的“我操你们妈”的时候，小张是硬着头皮，舔着粪坑里这些蛆的屁眼活下去的。
他能感到一天天，他的人格，人性被这种全方位的社会毒药浸噬，腐化，他渐渐一天天的开始恨起了自己，恨起了冥冥中自己认知的那个最高存在。

这种腐化带给他阴暗的内心，坑坑巴巴的脸。
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别人没有用，包括父母，都是垃圾。”
对于父母同意送他来美国，他表现的充满感激又理所当然。
“我本来是可以拥有一切的，一张干净的脸，正常的社交，和女孩谈恋爱，可是你们把这一切都毁掉了，我变成了一个畏畏缩缩，精神不振的阉人。那么现在，无论我做什么，都可以，都理所当然。
操你妈，操你们所有人他妈，还有那个最高的存在，我也恨你，这些粪坑里的蛆什么都不是，但是你？你也背弃我吗？好吧，我操你们人。”
这勇往直前的反判也让小张越来越内疚，父母就喜欢他愧疚，羞耻，对自己感到羞耻。父母就像水蛭一样汲汲营营的从自己的儿子身上吸取着这股能量，小张怎么甩这些粘附在自己身上的水蛭都甩不掉，像一个醒不来的噩梦，但这是现实。

小张把自己泡在阴暗里，汲取着活下去的能量，那玩意儿像奶嘴一样供他吸吮着。
当他读够了卡伦霍妮，荣格，弗洛伊德，阿德勒后，小张终于反击了。
他历数父母的罪恶，说出了他们是一群：“变态，流氓，精神病患者” 说他不会再让他们凌虐了。
不出所料，父亲停掉了他的生活费。
小张没钱买吃的，终日躺在床上以避免饥饿。
室友放在冰箱里的剩饭他偷偷拿出来吃。
甚至去领居家偷。
他明白他不能妥协，因为回头就是地狱。
那是一个美国人不理解，想象不到的人间地狱。
他要活下去。
他在他最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罪犯，一个贼，一个小偷。
警察最后还是找到了小张，因为他用暗网上买来的信用卡买枪支零件再自己组装起来，
小张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枪，那个只要点一下就可以拿走别人生命和自己生命的东西。
那股与中国这个粪坑精神完全相反的精神。
他当然会爱他，怎会不爱！
但是到处偷吃的小张当时已是背水一战，他明白学校即将取消他的F1，他不能留在这个国家，但他没有妥协，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吧。
“至少在被遣返前，我拥有过自己的枪支。”
顶着这股“我操你们所有人他妈”的干劲，小张赢得了自己的背水一战。
当然这一切的起源，父母突然断掉他的生活费的原因必然必须还是那么伟光正；“我们为了你好啊，你天天呆在家里不上学，我们把你逼出去。”

“呵呵呵”小张现在想到这些都是一阵发自内心的冷笑；"我要让你们这帮人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把自己玩死。”
在美国的监狱里，小张认识了耶和华。
这里是真正的应许之地，在希伯来文中，“美国”的意译就是“Land Of Covenent”。
那个父母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会得到的美国身份，他通过神的帮助，得到了。
“如果那么容易，别人早都过去了。”
“明明可以....明明可以得到的...”无数次，小张看着被父母轻易否定并以不可能为理由若无其事夺走的，自己挚爱的东西，他都会喃喃得说着。
父母总觉得好事不可能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只可能是别人。
自己的孩子就该和自己一样，注定了，不要再渴求了，渴求就是不成熟，最重要是不再受自己控制的标志。

在神的帮助下，小张把他的宿敌击的粉碎。
他的耻辱得到了洗刷。
赞美全能的唯一真神。
他自由了。
荣耀归于上帝，自由归于了小张。

看到他获胜的父母，乖了起来，乖乖的给着生活费。
在国内，他们因小张在YouTube上发的视频被中国警察喝茶。
他们求着小张："让我们安安静静过完我们的晚年好吗？你除了麻烦带给过我们什么？你。。。。你，，，，你，，，，你，，，，"
但他们乖乖给钱了。
"如果哪天不给了，我就只能靠骂共产党吃饭了，到时候警察又会找你们，所以最后乖乖给钱。"
小张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多么懦弱，多么无知，失去控制后会变成哭泣的巨婴。
"妈的我说了我操你们妈你们还不信。。。我说了我要让你们自己玩死你们自己的。"小张默默在心里对自己说。
他从来没有骂过父母"操你妈"。
当然除了父母，小张对他的"同胞"态度一样
"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想去讨论是谁犯了什么错，但肯定不是我的错。" 就这么简单。
对他来说，就是这么清楚，简单。

小张看着自己坑坑巴巴的脸，想起了《金阁寺》里口吃的主人公。
光明是在阴暗之上的，上帝控制着一切。
"我是神的孩子。" 小张跪地祷告着。

"For if you forgive men their trespasses, your heavenly. Father will also forgive you. But if you don't forgive men their. trespasses, neither will your Father forgive your trespasses.''

Matthew 6:14 – 15

撸管之歌

u/Ok-Experience9138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喷向活生生的血与肉，那该有多好，那才是青春，
而不是卫生纸，
如果把年轻的精液都喷向肉体，
总有一天你会正常起来的，对吧?
你看，我开心起来了，咧开嘴笑了，
一切都会步入正轨的，
对吧?
露出微笑，
当一个阳光积极正向的青年，
但我累了，
我爱不动了，
嫖娼又没钱，
我想像赛博朋克的世界一样，
装入义体，
把恋爱甜度调整到满级，

一步登天，
但是现实，
一个人避世于阴暗的房间里，
听见窗外的虫鸣鸟叫，
连它们都有伴侣，
而我没有，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吗?
我看，这只是我的借口，
把欲望榨干，
清空，
这样我就平衡多了，
手上撸铁撸出的老茧，
给我鸡巴带来更强的刺激，
对不起，我的左右手，
让你们天天干这样的事情，
你们本该去抓住一对奶子，
抓住女孩的脚踝，
轻轻掐住她们脖颈，
捂住她们的嘴巴，
白的黄的棕的黑的，
而如今，
只有一根鸡巴，
我应该说什么呢?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
撸管撸到连撸管都提不起兴趣了，
屏幕里的少妇，美妞，
我视如敝屣，
不是我想这样，
而是我的大脑就给我施加了这样的激素荷尔蒙，
停止给我施放这种荷尔蒙吧，
让我的大脑消停一会，
你们看，
那满地的卫生纸，
是我对这荷尔蒙的迎头痛击。
想用鸡巴控制我，
别，
想都别想，
我是自由人!
自 由 人!
我只想开心，
我只想快乐，
我一秒都不想浪费，
我想乘风破浪，
我是骑在墙上的人，
一边是快乐，
一边是痛苦，
哪边我都不去，
都别想控制我。
但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又觉得不公，

我这新鲜，年轻的精液，
什么都不算吗?
我的热情与激情只能包裹在这阴郁的外表之下吗?
在这样的阶级分类中，
我的精液连牛奶的价值都比不上吗?
女孩!
不，是人类!
请你们停止伤害我!
和我一起唱:
我是名阳光积极的青年!
世界等着我让他变得更美好!
世界需要我这样的青年，
以及我带来的奉献!
我们踩着时代的浪潮，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童年的创伤，
都撇去一边，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阳光，
世界需要我的温度，
我要做的，
只是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直到永远。

《鄙夷》｛又名：《我不是这样的人》｝

u/Ok-Experience9138

凌晨3点的小张，披上外衣，来到楼下的便利店。

刚踏入店门，他看到店员刘哥和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纠打在一起，

“小偷，快，小偷，给我抓住他！” 刘哥叫到。

这时被指控偷东西的那个人一把推开店员，撞开楞在门口的小张，夺门而逃。

那一瞬间，小张看见了他的脸。

他认识他，是小张小学同学，是现在市里另一所省重点中学有名的混混头，名声已经传到小张的学校里。

但小张清楚记得小学时并不出彩的他，混的不出彩，无声无息的，比不上自己。不久前听小学同学讲到他，说练了什么散打，牛逼了现在。在省重点的小张，已经不是小学时的风云人物了，他能感到自己一天天瘪下去。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勇气都失踪了。

在现在的初中部，性格日渐怪异的小张，打架，骂战，每天如此混着过，抑郁不堪的一天天。渐渐地，不合群的小张被大家孤立，被班里的混混叫人一起在厕所围殴，被打的他没有勇气还手。周围

的同学都说小张是个恶心的贱人，活该被打，殴打他的班级混混是为民除害，大家都拍手称快，背后说着也不避讳小张知道。

小张心里一直鄙视着这些畏畏缩缩抱团取暖的人。这样一来，小张日渐就更加格格不入。

此时，便利店门口，小张回过神来。扭头开追，一直追到小巷深处。

“别跑了，是我！张x！”

凌晨三点多的巷尾，摆在门口的盆栽植被，一排排的，在黑暗中晃动。

什么都不亮，防盗网里的窗户黑漆漆。

面前的围墙并没法翻越，在小张前的他停下，转过来，胸膛一起一伏。

面前只有小张一个人。

他不紧不慢走上前，墙那边的微弱的光洒一些过来在他脸上，小张看着他的面无表情。

两人都没说话。

他显然也认出了小张这个小学同学。小学时的小张霸凌别人，拉帮结派，属于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了也。但和他这个安静的人并没什么交集。

看着他的小张意识到，是，他是不一样了。

小张对着他，不紧不慢地，说：“X中没人混，你在那当老大呢？”

他没说什么，跳上路旁的花台，对着小张胸口居高临下狠狠一脚。

这一脚结结实实，小张往后退了半步。

他跳下花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巷子那边传来人声，应是店员追来了。

赶到的刘哥问小张：“人呢？”

“没追上，让跑了。”

“没追上吗。”刘哥看着小张胸口白衣服上的脚印说。

后来，在补习班，小张对一个马尾女孩表白，小张很喜欢她，觉得她让他很安心。在补习班他们见过几面，但不认识，没说过话。课前，小张背着书包鼓起勇气跑向女孩，面无表情的说：“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你，和我在一起。”

女孩，盯着小张，顿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然后他们就一起走去上课了。

那天小张以为自己表白失败了，并没有多想。放学走在路上，女孩发来一条信息。

“我觉得你对我就是一时兴起，过一阵你就会不喜欢我了。过一阵你就忘了我了。”

小张有点困惑，没有回复什么。

之后小张了解到，这个让她感到安心的女孩，是群殴自己其中一个人的干妹妹。

放学回到家的小张坐在沙发上，发着信息。

“x哥，最近干嘛呢？”信息发出。

“你玩啥呢最近？明天下午来x中找我一起玩。”那边回过来。

第二天放学，小张去找他。

几个人已经和他一起等在那里抽着烟。

小张没问他们要干什么。直接打个招呼就和他们站在一起。有个胖胖的递过一支烟，“不用”小张说。那个第一次见面的小胖诧异的看了小张一眼。眼里是奇怪。但也没说什么，毕竟是他叫来的朋友，还是另一个学校的，根本不认识。

跟着他们一起，一伙人有说有笑的来到教学楼下的停车棚。一个瘦瘦高高白白净净的男孩走向自己的自行车。

他走上去，一拳甩在男孩脸上。“操你妈你今天上课不是很屌吗？”

小张和其他人一起看着。

一拳一拳落在男孩脸上，男孩没有看他眼睛，低着头挨打。

看着这一幕的小张想到在学校被群殴的自己，觉得这个学校的人讲究多了。小张知道男孩应该不敢还手，因为一群人站在他后面。从头到尾和那个男孩，小张都没有眼神接触。在老实挨完打后，男孩就离开了。

这拳头太弱了，小张想，作威作福的人都是成群结队的。心理再生出一些鄙夷。

回到便利店的小张，今天刘哥在。

刘哥说：“你那晚应该打他一顿，你怕什么？我小时候和你一样，也是这样的。”

“怎么？”

“我也打人啊。”

“我和你们可不一样。不一样。我和你们可不一样，我们一样是欺负人的，但我们可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一样。”

“比如？”

“我比你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一样。”

“你不也欺负人了吗？”

“是，但是我没有尝试改变别人，没有尝试教他们些什么。所以我们不一样，我比你好，比你高贵，明白吗？”

“那有他妈的什么不一样呢请问？操你妈的你牛逼什么？你不就是怂吗？没种吗？说这么多。”

“是，我没种，你有。”

“操你妈的呵呵呵呵。孬种操你妈的，哈哈哈哈哈。”

“呵呵，我想告诉你，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真的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人。但我不怕知道吗？”

“操你妈有病吧？”

“我也一点也不怕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懂吗？你这种人不会明白，你是傻逼，我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小张，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一点，有错吗？我不是想让你可怜我，我也不是看你不起，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告诉你知道，我”

“啪”的就是一巴掌。

“操你妈！为什么打我。”

“还手啊，你还手啊，操你妈的你不是很屌吗？你不是他妈的什么都不在乎的潇洒吗？哈哈哈哈，不飞了？不牛逼了？啊？”

“那我就站在这里让你羞辱喽？”

“怎么，你怕了？你不是不怕吗？你他妈不是不怕吗？你不是要展翅高飞吗？飞啊？怎么不飞了？”

沉默。

“你不是不怕吗？”

“我就是不怕啊。”

“那你证明给我看啊？”

“你是谁啊？就要证明给你看？我变成你这样的人，你就好了吗？你就舒服了吗？”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从便利商店出来的小张，在街边一亮一灭的路灯下抽着烟。

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来来往往的人熙熙攘攘。天气不是很冷，但小张还是把领口拉了又拉，脚跺了又跺。

u/OmbakataraL

我宣布：chonglangtv正式临时征用查理tv

u/OmbakataraL

原因有三：

一、chonglangtv向来维持不干涉主义，本次入驻意在保护查理tv被橄榄，是一次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维和行动。

二、即使执政理念不同，但查理tv是chonglangtv历史和文化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根同源，一衣带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三、国难当头，支寇猖獗。在GenZedong、Sino和王晶的渗透和包围网之下，chonglangtv的浪人们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气，和查理tv联手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挑战，散发着国际正义和人道主义光辉。

u/Ondisk2021

门房秦大爷（一）糙似你

u/Ondisk2021

“啊……啊……嗯……嗯……不要……不要啊……”
伴随着女性的娇柔喘息，一阵阵淫声浪语从房间里传了出来，丝毫不顾忌别人是否会听见。
门外的秦大爷已站了很久，透过门缝，可以清晰地看见两具赤裸的肉体正在进行着盘肠大战。
秦大爷，本名叫秦一鸣，六十二岁，是师范大学女生宿舍二号楼的门房。由于老伴已经过世，唯一的女儿和他的外孙又在外地，因此一个人住在门房里，管理着女生二号楼每日的开启。
今天下午，秦大爷本打算去水房洗洗手，但路过１２７寝室时，却被声声娇啼婉转吸引。门没有关严，留下了三、四公分的窄缝，足够让秦大爷看得很清楚。
清秀的女孩仰躺着，一个很帅气的男生站在床沿，胯下长达二十公分的阳具不断出没在两片殷红的阴唇中，每次抽插都带出股股淫水。
“哦……好舒服啊……啊……明峰，你的……你的鸡巴太……太大了……把小屄都塞满了……嗯……好美……嗯…嗯……啊！泄了……要泄了……啊……”
女孩突然尖叫起来，浑身颤抖，纤腰一阵狂扭，大股的淫水急泄而出，随着大肉棒的抽送而被带出，弄湿了两人的阴毛，顺着屁股流到床单上。
男生用龟头紧紧顶在女孩的花心上，感受着阴精冲击和阴道壁收缩的快感。
待她高潮过后，才笑道：“这么快就泄了，是不是很久没被男人插？是不是！是不是！”他连说两声“是不是”，龟头也跟着连顶了两下。
“啊！”“啊！”女孩连叫两声，“你……你坏死了……谁让你的东西那么大……啊……啊……你……你又开始了……啊……哦………就不能让人家喘口气么……啊……用力……再用力插……美死了……哦…好酸啊……快活死了……”
女孩很快又沉浸在无边快感之中。
男生继续抽插起来，女孩的双腿被他压在了肩膀上，阴户更加高挺，龟头每下都狠狠落在花心上，淫水而出，顺流而下，很快流满了她的屁眼，接着又流到了地上，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小水滩。
女孩的淫叫混着“噗滋噗滋”的水声，回响在整个房间内。也不断传进正在偷窥的秦大爷耳里，从第一眼开始，他就被这火辣的场面深深吸引。要知他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本本份份的老实人，哪见过这等激烈的阵仗，只觉得口乾舌燥热血上涌，就连沉寂多年的胯下之物也蠢蠢欲动。

“现在的年轻人啊！！”他叹息着摇了摇头，可是眼睛却舍不得离开分毫，异样的情绪下，他都忘了去想一个男生怎会跑到女生宿舍的。
房中的两人依然忘我的挺动着，男生的大腿不停撞击在女孩丰满的屁股上，发出“啪啪”的声音。女孩时而抬起屁股向上顶几下，但很快就被男生粗大的阳具插得两腿发软，浪叫连连：“啊……明峰哥……你……可真会干……干得我好爽……好舒服……啊……我要死了……”
那叫明峰的男子边用力她，边道：“小薇妹，几天没干你，你就这么骚，还流出这么多骚水！说，你为什么这么骚啊，说！”用力狠狠顶了一下。
“啊！”女孩尖叫了一声，雪白的大腿颤抖了几下，才回过气来，娇嗔地用拳打在男生壮实的胸膛上，“你坏死了！你的家伙那么大那么硬，是个女人就受不了啊！”
明峰“嘿嘿”笑了几声，继续往复抽插。只挺了几下，就觉得她小屄里微微颤动，淫水源源不绝好似小溪一样，知道她又要泄身了。他用龟头死死顶在花心上，左右研磨了十几下，又缓缓拔出，再用力顶入，接着旋磨……
“啊……好哥哥……好老公……妹妹要被你干死了呀……啊……我……我又要泄了……又要泄了……”女孩小嘴大张，疯狂地叫起来，双手紧紧抓住床单，屁股一阵乱顶乱摇。明峰只感到她的屄肉收缩起来，子宫口一下一下地咬在他硕大的龟头上，但他丝毫没有理会，反而更是狂抽猛插。女孩短促而尖锐的叫声瞬时响彻整个房间，股股阴精随着一抽一插的间隙中直射而出、四下飞溅……

u/OtherCall7163

偷：冬奥会的蝴蝶

u/OtherCall716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弗拉基米尔·普京上校将会回想起他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那个遥远的下午。开幕式上的那只蝴蝶扇了扇翅膀，他的乌克兰战争，他的俄罗斯帝国，都转眼不见了。
在此之前一年，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众多地点部署了军队。乌克兰人和美国人的情报非常迅速，他们都宣称普京要入侵乌克兰。然而这些对于普京来说都是噪声。他想要得到的，欧洲人除了叫嚷几声，最后都给了他。比如克里米亚。
欧洲大陆的冬天就要到来了。每个冬天，德国都会从俄罗斯进口 33% 的天然气用于能源和取暖。德国的天然气储备会在冬天降到最低。离开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德国人无法过冬。也就是说，冬天是俄罗斯最强大的季节。
冬天也是机械化部队可以驰骋乌克兰的季节。乌克兰大平原的黑土地表层疏松，下层是不透水的粘土，一旦解冻，整个大平原泥泞不堪，机械化部队只能在硬化路边和城市道路上行驶。
之前，拜登和北约都宣称不会出兵干预。普京对这个毫不惊奇，因为他们太弱了。有了这些外部条件，他知道，2022 年新年左右，是他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都有。而且，东方的联盟是普京的有力依靠：即使被西方制裁，和中国人做生意就是了。
外交官带来消息，今年中国人要办冬奥会。许多其他大国领袖都不参加，特邀请作为朋友的普京参加开幕式。 这是一个普京无法拒绝的邀约。
冬奥会的日程是二月四日到二月二十日。 当年希腊人各城邦间定了一个规则，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休战，以供运动员和观众不受干扰。现代奥运会继承了这个规则。
驻东方的外交官带来了消息：美国人已经知道计划，请求中国人斡旋。中国人不愿意斡旋，但要求不要在奥运会期间发生战争，入侵行动一定要推迟至冬奥会之后——因为这会折损东方的面子。中国文化里，“面子”非常重要，东方外交官说。
这是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要求。因为对方之前也说了，按照中国习俗，邻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贺喜。
普京的时间表就这样被拖后了十八天。他走过场式的参加了开幕式。在看完开场的表演和蝴蝶绕着蒲公英飞翔后，他甚至打瞌睡睡着了。他关心的是，春天能不能迟一点来。然而中国人在开幕式上很明确地告诉他，那天就是中国的立春, Beginning of Spring。
下面的发展就如同宿命，等到二月二十四日发动攻击的时候，他的不耐烦已经写在脸上。然而春天终究来了，他长长的运输大队无法离开硬化路面完成钳形攻势，德国人也因为天然气需求从峰值下

降而突然强硬了起来。他准备了一年的入侵，想好了所有和欧洲人谈的条件，甚至还布置了在南方的两栖登陆。他的将军们深陷泥沼，他的条件无人理睬。他想要杀的人，比他更加硬汉更加偶像。然而这一切，他的帝国，他的形象，他的未来，如泡影蝴蝶，都飞走了，剩下他独自面临行刑队。

u/osohika

希望

u/osohika

妈妈在春天抓了一头猪崽儿，说是给我娶媳妇儿。左邻右舍的同龄人早就结婚了，村里年龄大的单身只剩下我了。她常常在打电话时唠叨要我赶紧找媳妇，也保证今年一定会把这头猪养到二百斤。

春天的风是温暖的，小猪长的很快。妈妈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小佩尼一天天成长，眼里憧憬着年关的日子。为了让小佩尼安心成长，在它的鼻子安上了一个24K的金环。小佩尼刚开始有点不舒服，不过适应了几天后好像挺高兴的。每次进食的时候，它就会晃几下那个金光闪闪的鼻环。

每次和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她就会告诉我小佩尼的进步。什么佩尼又吃了多少青草，又去无定河洗了几次澡。它尤其喜欢在无定河洗澡，每次洗完还会在河边的草从里拱拱，打几个滚儿。夏天到来的时候，国家来了新政策，佩尼需要上学。为此，它加入了一个远程学习的课程。这个课程由光荣大学承办，上课的时候，只要打开收音机就可以。佩尼不能说太感兴趣，大部分时候听着课就睡着了。尽管不知道它到底学了多少，几个月下来，也是完成了从小学到博士的课程。

秋天来的时候，西北风开始刮过来。没有多长时间就传来了猪瘟的消息。不知道佩尼知道了什么，它除了在圈里打转转，哪里都不肯去。有时候，它也不顾疼痛地到处乱拱，把鼻子搞破了好几次。妈妈有点担心，给它放一些轻松的音乐，比如二泉映月，致爱丽丝等。可是，这家伙好像越来越不对，甚至于有时咬自己的脸，像入了邪教，练了修罗煞阴功。

猪瘟的疫情逐渐消失的时候，天气开始冷了起来。可是，佩尼不但乱咬，还有时发出吓人的嚎叫。这下子，妈妈开始担心佩尼，一是怕它年关时长不够重量，还有点怕它精神状态坚持不到年关。最后，给它请来了一个兽医。医生看过之后说，佩尼有点狂躁症，给它吃点迷幻药就好了。这种药会让它觉得自己是天篷元帅，不再是等闲之辈，心情就会放松。医生也说，给它播放一下文学作品也许效果更好。比如，莎士比亚戏剧、联邦党人文集等。

佩尼的状态渐渐地好起来，体重也很快地增长。每次回家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到它的好消息。只是它的用药量也随着体重增长有所增加。当然它也听了不少的中外文学，播放器都用坏了几个。快过年了，我在回家的前一天给妈妈打电话。电话的那一端传来悲伤的声音：佩尼死了！

有一天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忘记了给佩尼吃药。它在圈里狂奔乱撞，发出象狼一样的嚎叫。最后把食槽掀翻，一头撞死了！

u/Outrageous_Date_5592

东莞青楼里长大的鼠人

u/Outrageous_Date_5592

看到很多浪友都喜欢嫖，我就粗略的说说我儿时的那些小姐，我不喜欢所谓的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句话，因为有些小姐她们真的又傻又天真，且在我的人生中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

正文打我记事的时候，就是跟她们生活在一起，大概就是刚走出幼儿园之后的时间段，印象中她们来来去去换了一波又一波，当中有的挣足了钱自己开店做老板娘，有的看透人生回了老家，有的较为悲惨染上艾滋病又传染给黑老大身劈数刀被砍死。

模糊的回忆中，她们大多年轻貌美，有些岁数的也是风韵犹存，偶尔从乡下来的，也会被老前辈打扮的漂漂亮亮。她们的命运坎坷，多数都是在老家被男朋友骗到大城市强迫去卖淫，她们被虚假的爱情所欺骗，但又天真地相信那些龟公皮条客的谎言，可是残酷的现实是她们的钱被烂仔拿去赌拿去嫖拿去吸白粉，而这些烂仔又拿她们当物品一样交换着玩，甚至贡献给黑老大寻求仕路，有些人选择了自杀，有些人依靠有势力的嫖客打断这些皮条客的腿，又或者找个有钱的老头私奔跑路，她们像蝴蝶一样，摆动着轻薄脆弱却又美艳绚丽的翅膀，随时被无情的现实刮得四处飘落。

而那时还是孩童的我对这些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们很漂亮，每个人笑起来都很美，她们有来自四川的，湖北的，广西的，东北的，贵州的，云南的，广东的，她们之间互相教对方说家乡话，城里的不会看不起乡下的，好看的不会歧视长的不如她的，她们都是好姐妹。而我则会被她们拼命的揉脸，掐屁股，要不就死死地抱住我不让我呼吸，有得甚至帮我撒尿帮我洗澡，那时的我不停地挣扎却总也挣脱不过，尤其是那个胖姐姐。

不过她们也会在卡拉ok一起给我过生日，一起吃生日蛋糕，也会带我去大富豪游戏城去玩，给我买玩具，给我买零食，她们每次去商城都会带上我，而我那时喜欢那种带玩具的雪糕，好像是哆啦a梦可以套手指上，她们都会给我买，而每当有一人悄无声息的走时我都会哭，记得有一次一个叫阿芳的小姐来接我放学，我身边的同学看见就说你妈是一个妓女，我当时就跟他打了起来，边哭边打，可是我打不过，还是阿芳把我带走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亲了我额头一下，给我买了杯珍珠奶茶就拉着我的手回去了，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不过之后再也没小姐接过我了。

对于一个单亲家庭中的我来说，跟她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童年最欢乐的时光，直到家母欠了赌债，我被父亲接回，从此在继母的淫威下过活，而继母比我妈年轻十多岁。5年之后我在重归那里上学时，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只是换了一波新人，依然是那样的年轻，而之前那些人的很多事都是很久以后听我妈说的，再过去一俩年，扫黄打非的越来越厉害，人越来越少，又因为其他原因我再一次的离开了，在离开后的不到一年，东莞事件发生了，它象征着发廊时代落幕了。

跟我最后接触的这些人，那时我以为是长大了没有小时候可爱，不像以前那些人对我那么的亲密，但还是能和我一块玩，毕竟她们年纪并不大，但我现在明白了根本的原因是我的眼神不在纯洁，跟那些喜欢她们身体的臭男人一样，而她们的故事其实有些也挺有意思，有些也挺伤感，不过还是有一个认识我的老人，她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只是岁月多少还是在她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我幻想过如果刑平没有上台，我一直留在那，会不会可能跟其中一位堕入爱河，可惜现实没有如果。

离开她们的日子我过得很是痛苦，恰逢我的qq也被盗了，从此跟很多人断了联系，包括那些新认识的小姐，我那时气的睡不着觉，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也逐渐变淡了，也因为生活总是会给你带来新的波折，使你顾不得之前的陈年往事。后来在学校的时候有人追过我，可是她们的样貌跟那些丽人相比终是逊色很多，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初应该答应的，因为越往后越烂，让我始终都觉得既不如同学，又不如那些小姐。

之后的我看着网络上那些主播都是东莞再就业的梗时，也会去翻看各种网红，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都是徒劳无功罢了，其实就算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又能怎样呢，说我认识你想跟你谈心想跟你

上床吗，原来我就是这么一个货色吗，所以为了记忆中的美好，我应该翻过这个篇章，必须忘掉她们，不然人生无法前进。

u/pengliyuanyyy

我也来说说我被晶哥开盒的经历

u/pengliyuanyyy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工作，我在防爆辉的微信群里突开刑平涉及台湾，当时我键政完过后突然感觉有深渊在凝视我让我感到了一丝不安。果不其然第二天我的微信就被允封了，起初我还以为只是被潜藏卧底举报导致的，过了几天我正在租的公寓里睡大觉的时候被一阵铃声叫醒了，接过电话那边直接说是XX派出所的问我在哪里，在单位没有找到我，当时我脑袋直接一阵懵然后我脑子一片空白的说出了我的位置。晶哥让我下楼等过了几分钟警车就过来了，来了两个晶哥下车直接给我敬了个礼然后就是典中典环节问我做了什么没事不会来找你，本鼠哪里还敢嘴硬直接就招了，上了车之后本鼠鼓起勇气的拷打了他们一句为什么要去单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晶哥阴阳的说了一句:哦…这样啊。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路上的直行的时候从旁边突开一辆车差一点点就撞到了还好刹车及时，副驾驶晶哥吓的满脸喷粪的一声卧槽。到了派出所下了车做了交接又是典中典的问我做了什么的拷打环节，被带到办公室见到新晶哥又到了典中典环节让我主动认罪，然后手机拿过去查微信虽然是被封了还是能登上去看信息，我所有的群和联系人相册都被检查截图了一遍。过了一会儿被被带到另一个办公室终于开始正式审判了，审判我的人又换了，一个是晶哥一个是国保，晶哥在电脑面前记录国保在一边查我手机。晶哥全程一边听我解释一边笑，国保全程黑脸，先是检查我微信问我越南是什么意思”他”又是什么意思，当你说出”他”的时候其他人为什么知道是他，”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不是那谁薄熙来说的话嘛，你还懂得蛮多的…………解释了一大堆神友名词晶哥边听边笑。从我的网名到兴趣爱好家里以前是不是批斗迫害过，到注册的境外app脸书 电报 推特看上面发表过什么言论，再到你们这个组织有没有组织过线下活动聚会。底裤都被拔干净了。最后让我写一个保证书还没完，晶哥又把我带去采集手机才让我走。我当时就想在这片土地上隐私就这样被随意践踏。带我去做采集的一个晶哥私下对我说”本来是想把你拘留几天的想到马上就要过年了就算了，一般不当言论国保都不会来的，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来了，你明白有多严重了吧，你想说什么别说出来在脑子里想就行了，实在不行你拿一张纸写出来也行”

u/pinkrabbitfriend

支那故事：跳绳魔怔

u/pinkrabbitfriend

我小学的时候，因为一场事故胳膊做了手术，外观上没问题，就是反应慢半拍
我考到初中的时候，当时支那要求每个学校强制考跳绳，因为我手慢所以我跳绳达不到标准，但当时我的体育老师和同学一直鼓励我，老师还安排了一个同学来手把手教我跳绳，最后我将将过了及格线，我记得体育老师还当众表扬我来着。我的学校虽然还是有些支那的劣根性，但其人文关怀令人不相信这是在支那，学生会给老师起昵称，老师一直平等对待学生。初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坐着，躺着听课，只要能增加效率。我还记得有天初三的体育统练，大家一起跑圈，那天的天蓝的有些不真实，太阳洒在身上暖暖的，还记得当时早上和同桌的女孩见面会笑着互相竖中指，也没什么男女之情就是好朋友关系，大家一起努力学习，毕业典礼上很多人都哭了
然后呢，我考到我的高中。又是支那的要求，强制考跳绳。我跳绳的姿势像个傻逼，体育老师直接当面骂我废物。大家都过来围观我，边看边笑。就因为这个破事，我整个三年都被叫做那个不会跳绳的傻子，他们平时直接无视我。上半年的时候一到课间一堆人围着我转，下半年我变成了体育课一个人做运动的孤儿。老师纯纯的垃圾，什么也不懂在哪里鬼叫。校领导实行各种不切实际的傻逼要求，也没人有什么意见。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浪费在形式主义上，好在我后来努力考了个好大学离开了这个鬼地方，还记得出分后校领导恶心的嘴脸，说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培养，恶心透了

假如我之前也在垃圾堆里，我也还能适应，但我之前读的是可能是支那最自由的中学，贵族学校除外。于是在这个环境里，我渐渐失去了自信心和热情，我对高中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我越来越自闭。自闭久了就会上网，上网久了就会接触到支国阴暗面，随后才发现后者这种环境才是支国普遍现象，我魔怔了，后来就发现了chonglangtv，这其实是我第二个号了。
后来想想其实人缘这个东西屁用没有，我他妈真正在乎的是我的青春。人应该有的青春是一群人交朋友不考虑利益，在社团凭爱好做些幼稚的事情，为了未来一起努力，那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可惜我没有，我青春的记忆只剩下官僚主义，勾心斗角，榨油水，更年期班主任拿学生出气，同学的嘲笑和孤立，还有知道1989大屠杀时的那种震撼与愤怒。
我的青春只有一次，它不该是这样

u/PoeuntheKuma

说点丧气话吧

u/PoeuntheKuma

大翻译火出圈了，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看到很多年轻的参与者信心满满似乎指望很快可以看到成效，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讲，有的预防针再难受该打还是要打的。
从上一个十年开始，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生过很多次自发组织，影响规模不小的运动，我有幸围观了刘晓波的零八宪章网上签名运动，茉莉花革命，艾胖子拍摄老妈蹄花和分发瓜子，香港雨伞运动，港人大游行，再到李文亮之死。每一次以为看到了散沙化的国人组织起来的希望，每一次得到的都是失望。人失望得多了就会慢慢绝望。
无论愿望多么美好，无论你以为这支股已经跌到低得不能再低该反弹了，然而只要时机没到，再多牺牲和付出都会像海滩上筑沙堡，一个浪头打来，啥都没了。形势大过人就是这个道理。
生在文明的边缘就是原罪，自由世界的一切规则在逆淘汰的边缘都是反过来的。当代的反贼处在比一个世纪前的反贼更尴尬的不利境地。一个已经矜熟跟中共勾兑的世界，不会再有日本帝国那样的大傻冒试图殖民这块神弃之地。中国如果没有了共产党也不过是个巨大版阿富汗罢了，也许就稀土矿还有点战略价值。就像有一个庞大的穷逼亲戚团的丑姑，以正常配偶价值衡量是负数，娶过门完全得不偿失。
就这样的一个除了瓦房店共产党以外没人看得上的所谓国家，还整天被害意淫，纯属200公斤肥婆意淫彭于晏要强奸自己。而美国就是那个对肥婆根本没有性趣的彭于晏。
对于西方而言，中国人就算全体蒸发也无所谓。比起支那人一直意淫的被害狂想，完全不关心更可怕。共产党又如何不知道，不管中国是讨好哀求奉若上宾也好，还是用最恶毒的语言7/24不间断诅咒也罢，对美国和西方而言都是像是隔着隔音玻璃听骂声，宛如好笑乏味的哑剧表演。当老板的会在乎底层员工背后骂自己吗？穷逼骂归骂，敢用钥匙去刮一下老板的劳斯莱斯吗？只要刮这一下，他一辈子就完了。看看俄罗斯，屎都给你打出来，甚至不用亲自动手打。
当年美国人毫不留情地抛弃了蒋介石就像丢一只破鞋，甚至不用出人出点军武支援都不舍得。随随便便任中国坠入康米的人间地狱。这是什么，这就是上等人的残酷呀。 老佛爷省下一顿饭，穷人吃一世都吃不完，可老佛爷为什么要省一顿饭呢？穷人全家饿死跟老佛爷一毛钱关系都无，举手之劳人不乐意举又能怎样呢？
只要美国不点头，只要西方冷眼旁观。中国人再熬多少代都不可能看到天亮。所以还真是能救中国的不是别人，只有不放弃收复台湾的加速帝。俄罗斯不推，乌克兰还不知得等多少年才能摸到欧盟的门槛。在世界边缘的人活在小人国里，四处仰人鼻息。个人的能动性仅在润或不润。
在推上看到有人说大翻译运动会奏效，但需要等很多年。这其实是比较温和乐观的说法。乐观来看，加速让外界变迁变快，化学反应变得剧烈了。但悲观来讲，中国的反贼们，一代又一代，冒死坐牢递上了多少投名状。西方连看都懒得看一眼就扔进保险柜吃灰。如果美国真的要整中共，素材罪名根本不缺，缺的只有动机和动力。反贼的力量是很小的，极权国家越大，人民自发的力量越小。中共的高压却只会越来越大。但说到底这跟美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乌克兰的战争全世界都为它加油，缅甸的学生们绑上炸弹去死却无人问津。我记得缅甸人说过，他们只需要武器就能自己战斗，但西方需要乌克兰不需要缅甸，所以缅甸人哪怕愿意去死还是连武器都得不到。这就是靠近世界中心和处于世界边缘的差距。

香港被吞噬，西方能做的最多也就开放难民护照，可回想下，其实香港人上街时世界媒体至少都在跟进，世界至少正眼围观了香港的死亡，要知道几乎同期在苏丹发生的屠杀事件连关注都很少，大批非洲人的生命还不如金卡戴姗的塑料屁股。
我们生在了文明边缘就是原罪。

u/Potential_Grape_2877

可怜的鼠鼠一踏进班级就人人喊打

u/Potential_Grape_2877

永远坐在最后一排的鼠鼠在红迪这个班级永远没有朋友。平常满嘴玩着一些烂梗，天天窝里横，没新闻就整不出新活，只能一口一个大的来了。最近班里逃难来了几个叫鹅的女转学生，几百年没摸过女生手的鼠鼠跑人家脸上去搭话，结果半句话还没有开口就“you have been permentaly banned”，气得鼠鼠满嘴什么织女烂批狗都不操，灰溜溜跑回最后一排，彼此分享着自己被禁言时的感想，仿佛又赢了一把。
整不出新活的鼠鼠，对新来的鹅颇感兴趣，于是躲在角落里疯狂的视奸着同班女生的一举一动，人家撩一下头发，就赶紧发个帖“哎哟你看，这衣逼织女撩头发样子真的骚，活该被铁拳，早该图图了”，原地自嗨的鼠鼠刚洋洋得意两下，忽然发现防友居然跟女同学搭上话了，不仅聊的开心还暗地里一起嘲讽鼠鼠，给鼠鼠起外号叫“献人”。
这下可把鼠鼠气疯了：“网吧操的防区太监！真是婊子配狗！融得批爆！”，然后又开始灰溜溜得盯着女同学一顿视奸，嘴里呜呜囔囔的，没有人知道鼠鼠在说什么，因为没有人关心鼠鼠。

加拿大比美国好移民，但是气候更恶劣，工作机会也更少

u/Potential_Grape_2877

也没有黑这两个国家的意思，根据自己认知对比一下美国和加拿大，抛砖引玉，大家觉得说得不好可以在下面评论，我自己在US是9年，然后CA一年多，在US的时候从南到北也搬家数次，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如实告诉大家，做个参考
其实没有差太多了，基本就是tim hortons和Starbucks的区别。说说几个比较大区别的
气候：
加拿大国土面积更大，但真的只有靠南的一线可以住人（大温，卡加，大多伦多和旁边几个城市），稍微靠北一点的城市，就真的很冷，比如埃德蒙顿和萨斯卡通这两个城市，从11月中到次年4月，经常零下30度，Chinook把雪融化后，紧接着再零下结冰，新冰层覆盖旧冰层，马路上如同溜冰场一样，车子打滑，行走困难，除了滑雪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户外运动条件，如果你喜欢宅在家里就还好，但还是太冷了。
温哥华和西雅图很像，终年多雨阴天，到了冬天刺骨寒风凌烈，但夏天作为沿海城市真的很美。
大多伦多（GTA）不管是降水，降雪，湿度和气温，都比其他几个城市好很多，所以那边人也密集
美国从南至北，从东到西，各种气候都有，喜欢日晒去加州，喜欢干燥可以去中部，喜欢降雨可以去西雅图，喜欢雪山户外可以去科罗拉多，讨厌寒冷可以去Florida，喜欢人多可以去纽约，可选择性真的很大
就业和收入：
举一个例子：去年年末刚看的，陶氏化学在美国招180+岗位，在中国招120+岗位，在加拿大只招8个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美国各行各业岗位都比加拿大更多，大部分情况下工资收入也更多
因为我知道sub里学CS，DA的特别多，所以特别说一下，我个人觉得cs或者DA这类特别容易找工作的专业，真的直接去美国就行了，岗位太多了，你只要一直有工作就不用愁身份，H1B然后硬等绿卡就是时间问题，，你如果在加拿大的话，找起这类工作，肯定是比美国要难的。
非CS，DA类STEM专业，如果你是想毕了业之后搞点其他的，比如你学经济的毕业开加油站，学生物的毕业了开卡车年入百万，学供应链的毕业了搞个运输公司送猫粮狗粮，那么加拿大可能更适合你，因为加拿大高精尖产业比美国少太多太多，更多的是需要 水电焊工，卡车司机，护士这一类行

业，而且移民很容易。我认识很多加拿大学STEM类小留，毕业了去手机店打工，以在手机店工作时长拿到了绿卡，想找工程类工作，短则5-8个月，长则2年，尤其是油价长期萎靡不振，对加拿大这类资源出口型国家打击很大，机械石油化工土木类死水一潭
大部分同类职业美国工资也比加拿大高啊
人口和种族：
温哥华人称小支那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很多蜘蛛不会英语法语，在加拿大活一辈子没问题
我cnm加拿大蜘蛛也太多了，乌央乌央的，阿三也多，还有一大堆中东人，反正加拿大新移民多
美国就是黑人多，零元购还有持枪抢劫，这类事加拿大会少一些，但没有数据支持，我暂且蒙古
我遇到的美国本地白人，黑人和墨西哥人，都挺热情友善的，尤其是老墨还挺能处的
但加拿大人我总么感觉冷漠好多啊，而且新移民也有点互相看不起，小圈子贼多
移民难度：
美国；周期长，难度大，需要运气，但想留下的基本都能留下
加拿大：留不下的基本都是主动想回国的，每年41万移民目标基本是条狗都能留下吧
教育：
美国：好大学太多了，总有一所适合你
加拿大：拿得出手的大学就10所
生活成本：
税收太复杂了，需要具体到每个州和省
根据我个人经验，加拿大物价整体都要比美国高，产品的选择范围更少，货源更加紧张，纯个人体验
纯个人体验，举个例子：美国卡车司机一年赚100K美元，加拿大卡车司机一年赚100K加币，okay没问题，但凭什么costco的热狗，美国卖0.99美元，加拿大卖1.5加币呢？我不太懂经济这方面问题哦，大家觉得我那里说的不对可以在下面骂我，但我真的是心里想什么说什么
美国是真正的物资丰厚，不管是网购基本都不会缺货，加拿大你想买什么，稍微犹豫两天就缺货了，比如IKEA经常缺货，每次补货少则一个月。
总结：
最幸福人直接出生在美国，第二幸福的人出生在加拿大，坏事做尽你轮回种花家～～～

u/PotentialUnlucky2256

小议胡温时代————————浪人们成长的时代

u/PotentialUnlucky2256

人总容易将记忆给美化，记忆中的人或物时常引人念想。本鼠生于95年后，与大多浪友们一道成长于这个时代。

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对于成年人来讲，或许是个坐稳奴隶的时代吧。毕竟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求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可那时的我还是世事不知的小孩，那时的我其实是喜欢这里的，不见得是他们有多好，或许只是一种熟悉感吧，谁又说的清呢？有些事就是这样奇怪，长大以后的我，却再也无法用当初的心态看待这片土地了。

什么民主？什么是自由？我虽似懂非懂这些概念，但很遗憾，我并不成长于这样的环境。那时仅是我记忆中一个不那么糟糕的时代。或许也因为难舍的记忆，让我将其美化了一些吧。

至于那时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也记不清，说不明了。有的只是十几岁的我，在那个忧虑甚少的年华仅存的一点自在。虽然这个“自在”在自由世界的人看来无非是把养殖场扩大了点，依旧是在栅栏里打转。但我毕竟是弱小的人，能把井口开大点，让我多看到一点天空，已是生于这片土地的幸事。

那还是零几年，和很多小孩一样放学，一星期五块的零花钱，脏脏的路边摊，便宜，粗制滥造。五毛钱的色素饮料，一块五个的小笼包裹在白色被褥下，我总要招呼父母买几个。不知为何，我总觉得那时的人好像善良一些？或许又是记忆滤镜吧。

有人还记得五毛钱拼装的塑料小人吗？一个这样拼装的塑料小人夹在书本里。上课时在抽屉里偷偷拼装好，嘴里还叽里咕噜的发出各种声音，很奇怪吗？因为我在想象，想象这个塑料小人正在和怪兽开启一场大战。我发出的声音是它和怪物们激斗的声音。一个小孩，一个塑料小人，偷偷在抽屉里一次又一次的保护了地球。

无论什么人种，一个正常的儿童总是有着无尽的想象力。可在他们长大后这份想象力却也只能往下三路发展，比如意淫女人，比如意淫强国。

我很怀念小时候的朋友，

但可能他们现在成为了我口中的“支那人”。

穷人家的小孩穿梭于小巷的游戏厅里，日本街机女角色暴露的着装给了那时的我们一点性启蒙。人们住着自建的小平房，门边角落种着几束葱，白色的飞蛾扑哧扑哧的飞来飞去，脱胶的春联在孩童们的奔跑中摇摆，自家小院养着像草又像花的各类植物，商品房刚刚兴起，人们还满心向往。代表着中国房地产的兴起，此后中国人渐渐告别了可以围桌吃饭的单家小院，住起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像是饲养啮齿类动物的鸽子笼。

胡温时代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时代，百姓上访被打断腿，打瞎眼，地方黑恶势力猖獗，至于贪腐。是这片土地亘古未变的传统。网络建起防火墙，人们开始高强度被官媒洗脑…

但就如同人的癌症早期和晚期一样，晚期已是万念俱灰，便总幻想回到了那个癌症初期，或许还能挽救一回

那只是一个刚好温饱的时代，

只是还留着那么一点善良，

只是那么一点点自由。

那一样是个专制时代，只是没那么多折腾，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

但或许成长于那个时代的小孩，相较于成长于当下的孩子，多少也算幸运的吧

我是一个爱国小留

u/PotentialUnlucky2256

我十分理解作为一个拆腻子的自卑感。一个碳水四眼小黄人佝偻着腰在高大，强壮，自信的洋人面前的羞怯。日韩在自由社会中展现出了别样的魅力。而我来自工农阶级领导下的红色国度。我总是显得有些木纳，老实。因为集体生活过得太久，即便给了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有被安排和计划的生活，让我一筹莫展。

我是个不起眼的小黄人，五官平坦，相貌平庸，头大身小，四肢纤细，年仅20就拖着小肚腩。身上没有一点吸引异性的特征。长期的监狱式教育环境，让我没有了一点雄性该有的攻击性。这样的我，伟大祖国还有好几亿，就像流水线里产出的一样。没有一点雄性之美。

我从不看那些外媒，他们妄图洗脑我。而作为强国子民，我打开了b站，在那里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看到大家都这么爱国，都这么抵触西方。我心里乐开了花。

我在b站看到了原来中国人曾经吃着冻土豆打跑了美国人，原来中国人把五常都揍了一遍，原来中国人曾经斗苏修，战美帝，原来联合国军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于是我成为了教员的忠实信徒。私者一时，公者千古!

我只是丑了一点，挫了一点，土了一点，但我们中国人还是很厉害的。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打倒美帝，解救全人类!
至于我那背上四十年房贷的表哥，被强拆的表妹，上访无果的姨妈，没钱治病的二伯，住上烂尾楼的姑父，食物中毒的亲弟，我暂时没想到怎么去解救他们 。

我不屑于看那些白皮名人写的东西，厚厚一本，而且晦涩难懂。教员的茅选是我的最爱。我下完了全套，准备把它读完。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身处海外，我不可以忘记自己是一个爱国留学生，我要为祖国做贡献，我在夜里听着国际歌默默流下了泪水。

然后第二天打开谷歌地图，寻得一处腐朽资本主义下的人文景点。在那里拍拍照，发发微博，小红书。毕竟游山玩水也是革命后必要休闲活动嘛。资本主义的天空好像确实蓝一点。

我游荡在帝国主义破旧的地铁候车室里，看着流浪汉们瘫倒在地。我心里轻蔑的笑着。哼，西方已经完蛋了，红旗必将插满世界!

洋人的政府们给疫情下的穷人们发了钱。这种缓和阶级矛盾的卑鄙手段被我一眼看穿。而在我的祖国，工人们的恶意讨薪让我感到全面盘公有化，吊死资本家是当务之急!

我去便利店买了几份炸鸡，这里的物价和伟大祖国相差无几，甚至有些更便宜。我心里还有丝丝羡慕。但我知道，洋人的高品质生活都是殖民剥夺来的，都是抢来的。我回到宿舍。吃着炸鸡，看着《觉醒年代》，又结束了不学无术的一天。到了夜里，我开始悔恨，没有好好学习，辜负了祖国的栽培。

我的父母没有为这些腐朽黑暗的资本主义帝国纳多少税。但洋人的政府却花了自己纳税人的钱保障了我在疫情下的生活需求。所幸，我因此还算快活。我身处海外，看着推上一个个反贼，汉奸爆料上海人因为清零而饿死的消息。看着那些环境恶劣的隔离处。我赶紧在b站，抖音，微博高强度巡逻，看有无境外势力借此中伤我的祖国。我迫不及待想抓出几个50万。我和那些不知感恩的耗材们对骂了一下午。

我美美的吃着洋餐，打了个饱嗝。看着那些忍受饥饿的同胞。挨个举报了他们的求救微博。这些都会成为境外势力利用的素材，我可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国家不会害你们的。先忍一忍，好日子会来的。不要破坏这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要被美分们煽动情绪。那些公知总是拿极个别现象诋毁祖国。

至于那些乱象，根据我刚读的“茅选”来推断，定然是资本家搞垄断让人民吃不上饭，是走资派故意使坏，是洋人的买办势力想搞垮我的伟大祖国。我恨死洋人了!

我看到了上海政府发来了物资，身处海外的我知道，红太阳最终会照耀到每一个人身上，虽迟但到。可幽默的一幕发生了，上海人优先得到物资供给，而外地人却还在挨饿。而我作为一个异国人，却在外国享受着和洋人们一样的待遇。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地域歧视比国籍歧视还要厉害。

洋人们总是骂自己的政府不好。我作为外宾也经常骂。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比我的祖国更好的政府。

我开始了自己的爱国艺术表演，我纠集了其他几名爱国留学生。我抗议洋人们的政府辱华。而洋人们也并未驱逐我们。在这里，“犯上作乱”是可以被允许的。在这里“妄议朝政”也是被允许的。这是洋人的法律不完善。而我作为爱国留学生，也巧妙的运用了这个空子。我身在海外必须和这些白皮斗争到底！！
但我也清楚，这样的爱国艺术只有在海外上演才显得有戏剧性。毕竟在国内，总有人表现的比你更爱国。其二，警察叔叔也不会允许这样的表演。只要上了街，管你拉的什么横幅，那都成反贼了。

洋人的警察巡视在我们旁边。他们非常壮硕。胳膊有我腰那么粗。只要他想，可以把我像提小鸡崽一样按到在地。但他们没有那么做，他们遵守着那迂腐愚蠢的宪法。
而同一时刻，祖国的另一边，一群大白们用爱的铁拳砸向了那些不愿接受核酸检测的刁民。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简单直接，就像我崇拜的普京一样。

中国人不可以不爱国，吃，喝，以及床上那点事以外，其余的就只能爱国了。

我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一个人。至于是不是人 ，其实也不重要 ———— 爱国小留有感

上海其实也就是富一些的河南罢了

u/PotentialUnlucky2256

桂枝没有哪一处是特别的，写字楼盖的再富丽堂皇也是依旧如此。

现在还有几个上海人记得小红楼呢？妓院就开在市政府旁边200米，从14年就开始从事此类犯罪活动，祸害了多少人？海归女学生被拐骗，活摘卵子，强迫卖淫，虐待，拍裸照，成为高官的性奴，2018年举报，2019年报警。不但无人受理，还被重新送回了魔窟。有几人去追究呢？这就是上海，不是别处。也就几月前的事，大上海和丰县联动的一出人间炼狱情景剧。

如果马克思在世来看看上海，他会觉得19世纪的英国也不外如是。上海几个市区房价已经涨到了十几万一平，举世无双。上海的日用消费水平也早就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了，但是上海底层人民的收入呢？最低收入保障还定在2000块。平均收入6000元左右。海漂们的日子过得是凄清苦冷，就和黄浦江漂浮的死猪一样。东方明珠，金贸大厦是为他们矗在浦东的坟头。

电视剧总是告诉猪民们，那些曾在海外打拼的革命家，爱国企业家们如何被洋人歧视，而后自强不息走向成功的励志故事。

于是海漂们也从这种虚构情节中找到共情，做家奴一定比做洋奴高尚。但实际上，洋人们的歧视却还没有来自上海佬的歧视来的刺眼。

资本论这玩意虽没通读过，不过里面的理论套用在桂枝的国情上。是看一次，笑一次。马克思这老狗唯一说对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有种遗传性的愚蠢”。没有权力站台，资本没有猖狂的底气。地主再富，小老板再豪横，一轮公私合营就逼得多少商人在弄堂楼顶上降落伞。自称商业城市的上海人去了解一下那段历史，那些民族企业家遭受的待遇。多少商人和资本家是全家多口人一起自杀。

今天的上海被腊左看成是走资大本营，腐朽的资产阶级聚集地。其实大可不必。上海看起来时髦，其实细看之下，人民还是那副低眉顺眼的垂丧样子。依旧和畜群一样，逆来顺受。或许房价猛涨让他们的资产高起，但在精神上依旧是吃喝拉撒睡的无产阶级。

不信看看上海穷人富人追求的有何不一样嘛？不也都是些下三路吗？

油管有个频道叫“近观上海”，在那破旧弄堂中被人遗忘的老人们，是真正的老上海。经历过那些悲惨历史的他们在迈入老年后活的通透明白，不过风烛残年的他们也和老弄堂一样，在城建拆迁后即将消失。虽说我并不喜欢弄堂这种建筑，可以说就是早期的鸽子笼。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老人要求太高，老人和我们一样都没得选，一生已被各种运动糟践完了。
上海滩头还立着陈毅像，在社会主义改造下，那点人文气息也完全磨灭。对于这些老人而言，心中或许还飘着那面青天白日吧。
毕竟生在桂枝，从来只能在糟和更糟之间做选择。经历过痛楚的人，想着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民族的本性决定了大多数人最后总是选择了那个更糟的。

鼠人乱谈 ———————— 倒下的太和殿大门，小议桂枝的时运，爱国主义

u/PotentialUnlucky2256

太和殿，紫禁城内规格最高 ， 体量最大的建筑， 代表了洼地的至高权威，是皇权的象征。
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日，象征了最高皇权的太和殿的大门却被风吹到了，显得离奇诡谲，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
桂枝虽然一直自命唯物主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只要细看桂枝的历史就能发现，桂枝的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宿命论味道。这当中除了民族性使然，千年来不变的皇权专制，奴才文化，导致其历史总如鬼打墙般原地打转以外。本鼠认为，也确实有其超自然的不可抗力存在，每逢国运衰微，必生异相。
话说在1627年8月24日，京城晴空万里， 紫禁城的太和殿正在为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办即位大典。起初一切顺利，念到即位诏书的时，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而且雷鸣声中还带有诡异的声响。这下让崇祯皇帝朱由检和所有的大臣都惊诧不已… 马上找来术士一测吉凶。经观天象测算后，得出了这样的批言：“天鼓鸣，主兵戈，天下将乱，明祚将亡也。”而这个结果吓得一众大臣和皇帝立马封锁了消息，直到明朝灭亡以后才逐渐让人知道。
历史上类似的典故，数不胜数。但这不是本鼠今天要谈的重点。太和殿大门在这个时段倒下，也并不能作为预判后事的根据。那么现在的桂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节点呢？本鼠认为桂枝已经走到了一个衰退的道路上，至于会发生何种乱象，本鼠还没有这个水平去谈论一二。
但从本朝历史来看，统治者的自以为是总是没有边际的。民选政府会为了选民利益在议会上吵的不可开交，这也给外人造成了效率低下的印象。但在洼地，则完全不是问题。只要统治者的一时兴起。无论代价如何惨重，也不会影响到执政者的地位。
人类历史上最大工程灾难（板桥溃坝）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三年大吃饱)
人类历史上历时最久，破坏性最大的政治运动（十年大健身）
人类历史上最严苛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

这一切都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大干猛上，不切实际的政策主张，野蛮的干预经济生产，造就了一场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
或许在将来我们还会看到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业潮
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最严重的老龄化
不尊重自然规律，在口号宣传下，在集体主义的思想病毒下，我们看到这个民族有多么愚昧。这个民族总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选择最坏的道路。人本就有三六九等之分，那么民族也一样，本鼠认为桂枝毫无疑问是劣等民族。眼下俄国败局已定，原本中美俄三角以破。接下来桂枝将要直接面对欧美。而这次站队，显然桂枝再次站错了，乌克兰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盟国，桂枝的所作所为也基本可以告别战后的乌克兰了。而桂枝人民在这场战争上的丑态，也很好的展现给了世界各国人民。这也理所当然的让周遭一众邻国敌对意识增强。将面对更严峻的外部形式。
枝人是智商很低的民族，他们不适合参与政治。但他们无时无刻不都在强调政治成分，并且路线越单一，越极端就越能融入他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什么？爱国主义就是让你去无视本国的邪恶，让你对同胞苦难无视，让你去美化一切同盟的侵略战争，即便活得如猪如狗，也要维护统治层的体面。这是邪恶的，是应该摒弃的，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乌克兰人民拿起枪是为了父母亲儿，如果你叫他们为了泽连斯基，那么乌克兰今天早已沦陷。同样的我也相信，这群自私冷漠的人，爱着一个抽象概念的国。必然迎来一个非常抽象的人生。因为眼下桂枝再次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做了错误的选择。
爱国主义是低级的，看黄片和爱国是一回事，一个意淫凌驾于女人肉体之上，另一个意淫凌驾于他国疆土之上。但都是意淫，都是只有劣等人才会有的特征。
我鄙夷一切爱国者，因为他们只有在和平时期才显得那么勇武，但也只限于和平时期。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汉奸是高尚的，至少在这片土地上，“汉奸”这两个字应该是尊称。

芝麻2055 ———————————— （鼠人小说．科幻向）

u/PotentialUnlucky2256

这是2055年的某一天…不巧，今天是一个下雨天，伴随着阵阵凉风，滴答的小雨打在窗台上，灰暗色调的天空，格外让人平静…
A是一名来自英国的女老师，在一所国际学校里教授现代史。如往常一样她在班级里和学生们讲述着人类在20世纪到21世纪初发生的历史…
“在20世纪曾有两个邪恶国家，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是苏联。这两个国家都想征服世界，都是独裁政权，都走向了失败，都给国民造成了深重苦难”…屠杀犹太人，乌克兰大饥荒，卡廷惨案，大清洗，欧洲一众国家无一不被这两个国家迫害。这两个反人类国家造成了大量的本国及他国人民的死亡，希特勒，斯大林这两位臭名昭著的独裁者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A老师站在讲台前如是说道
“但人类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还在21世纪还有一个国家继承了这前两个国家的衣钵，它的建立者更是20世纪三大暴君之一，他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更为惊人。该国国民更以这位独裁屠夫为最高崇拜对象，他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象征。而步入21世纪后，由于现代技术的加成，数字集权的高效管制，该国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极权国家”
“步入21世纪后的世界，苏联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迎来了民主化浪潮。但民主化在一个国家这里受到了阻碍，并且由于文化传统的黑暗，落后，让这里的人自发的对民主，自由产生抵触”，这里的人道德低下，品行败坏，自私自利，怯懦狭隘，缺乏同情心。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使得这里的人高度拥护专制，因其人口众多，一直以来是21世纪最大的腐败，专制输出国，阻碍着人类文明发展”
————————A老师讲到第二段
讲台下的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不少学生想要举手提问。
坐在第一排的戴眼镜的小女生，第一个踊跃举手。
A老师准许了她的提问。小女生问道“老师，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啊？”
A老师答道“这个国家叫“支那”。
小女生疑惑不解道:“芝麻”？为什么我不知道有这个国家啊？”

一旁的小男生翻开儿童地图读物，在地图找了半天。挠头小声嘀咕道“地图上没有这个国家啊？”
A老师说道“同学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不奇怪。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作为人类文明晦暗的一篇，已经永远的翻走了”...
班里一个调皮捣蛋的胖学生不举手就提问道“老师，为啥你要说芝麻人道德低下，品行败坏呢？他们真的有那么坏吗？”
A老师答道：“是的，他们的很多行为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他们过得并不幸福，他们的很多痛苦都是统治者造成的，但他们却极度拥护统治者。假如别国发生了天灾人祸，他们总是争先恐后的幸灾乐祸。这个世界的国家，没有芝麻人不仇恨的。假如你是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印度人遭到了不幸，那他们一定会拍手叫好”。
胖学生又问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明明大家都是人类”。
A老师答道：“自小成长于西方世界的我也无法理解这种现象，或者说这是人类种族中的异变？他们既不爱自己的同胞，也仇恨外国人。他们似乎什么都不爱，只爱国。但是国家又掌控于权贵手中，他们也是被剥削者。奴隶爱上奴隶主，这是难以用人类正常逻辑来理解的”。
胖学生恍然大悟，大声说道：“老师我明白了！芝麻人不是人！”
在场学生无不惊诧！A老师也感惊讶，问道：“为何要这么说？”
胖学生说道：“同情苦难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枝娜人幸灾乐祸的本性只能说明他们是披着人皮的外星人，所以这么仇恨其他地球人。”胖学生洋洋得意笑眯眯的回答道。
A老师似乎也被逗笑了，缓缓说道：“很遗憾，他们是人类，和我们一样都是地球人。只不过那里的文化，那里发生的诸多苦难剥夺走了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切美好品质”。
同学们知道文革吗？座下的孩童们一脸天真的回答道：“不知道”。
A老师：“如果说奴性，奸滑，残忍，冷漠，自私，是自古有之的东西。那么这场运动便加固了这一切劣根性，使其具有遗传性。芝麻人可以去爱一个空洞抽象的虚构共同体，但却从来不会去爱身边的人。枝娜人可以对着素未谋面的伟大领袖痛哭流涕，但却可以对衣食父母暴力相向。所以我们人类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存有同理心，抱有正义心”。
底下的学生们，聚精会神的听着，但仍一脸疑惑不解。毕竟他们这个年纪也很难理解这些。
叮~~放学铃声响了。A老师简单做了课后总结，便招呼学生们放学回家，注意安全。......她真是一位尽心竭力负责的好老师啊。
下班了，独自走在路上的A老师却一脸惆怅，迎着夕阳走在了回家的路。好像有比一天辛苦工作更困扰她的事情在心里。
是的，刚才那群学生就是芝麻人的后代。要不要把这么残酷的事情告诉他们呢？这是让A老师深感焦虑的事情。行至一处公园交椅，A老师缓缓坐下，看着夕阳，思考着这群学生的未来。
“算啦，还是等他们再长大些吧。至少我想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毕竟这是大部分芝麻人不曾有过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会变成那样”....A老师低声说道。于是起身，走向街道人群中。

街道上的广告屏幕上播放着红党和蓝党的竞选直播，红党竞选人提出减税降费，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精简政府，裁减开支，蓝党竞选人提出提高社会福利，增收税费。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挤在屏幕下的民众们议论纷纷。一个中年大叔说道：“红党没一个好东西，除了玩女人就是贪钱，都他娘该死！”。一个阿姨闻声说道：“蓝党才是一帮狗娘养的，搞什么社会主义？那是吃人主义，我太奶奶就是让这帮搞社会主义的给饿死的”。........一时气氛热烈，民众们各自物色自己支持的对象。
虽然当中不乏骂街的粗俗言语。但至少在这时无论高低贵贱，无论贫富老幼。他们真正的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看到这样的场景，A老师脸上泛出浅浅的笑容。这才是一个正常国家该有的样子。
这里不是美国，人们却也可以畅所欲言，人们不必对高官们低眉顺眼，毕恭毕敬，人们真正决定着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该往何处走。这里是原支那的一处沿海省份，在解体后独立建立的国家。在解放思想，实行民主制度，学习欧美日技术后建立的一个东方小国。在文明世界几十年不懈努力的改造下，这里的人已经脱离了芝性变回了正常人，并且成功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人类文明的进步总伴随着一个邪恶集团的崩碎，它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丰碑矗立在人类历史上。纳粹的败亡给人类带来了和平，苏联的解体带来了全球化，自由解放，同样的那片土地的崩碎，也一样会是如此....

鼠人小记 ———— 抛弃无谓的身份认同，自由之鼠

u/PotentialUnlucky2256

本鼠并不擅长于行文措辞，便只是想到哪写到哪。只是二十多年的所观所想，只是一点鼠人的自艾自怜..
如千万鼠鼠一般，别无二致。平庸的才能，平凡的相貌。生在这片丛林社会，只有用老鼠的生存方式才得以存活。只有在这片土地，你才能感受到，后工业社会里人也是可以流水线生产的。而且有些物理规律运用在人身上也是适用，数量和质量往往呈反比。这片土地上有着数量众多的人，但就质量而言却是低劣粗糙的。近些年我越发认识到这是一个劣等种族，这种极不政治正确的想法在我心头开枝散叶。而我却也是这劣等族群中的一员。
鼠鼠喜欢散步，虽然洼地的街景实是一言难尽。走在路上，这里是最真实的众生相，蹲在街边端着搪瓷盆吃饭的老汉，停的歪七扭八的电动车，商场喇叭聒噪的叫卖声，散落街头的快餐盒子....前面摆摊大妈一脸淡漠，想来今天的生意应该也是惨淡的一天吧？中年人清着嗓子，随即一口浓痰脱口而出。这里的人喉管构造似乎和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口惠实不至的党宣画报，这里的审美总是如此俗不可耐，无论是人是物.....我不喜欢拥挤的人潮，便走去人少处。路旁的狗都要对着鼠鼠吠几声。真是讨厌啊，这里的动物也和人一样没礼貌。鼠鼠抬起头，看向天空，嗯，果不其然。又是一个阴天。配合这阴郁的人生真是看不到一点希望。好冷漠的人，好冷漠的地方...
鼠鼠活在底层，在这社会资源分配呈图钉结构的社会里。吃着一堆添加剂调料，重油重盐的劣质中餐。喂养出的人总是显得歪瓜裂枣。活得卑微，自知卑微，更知如自己这般卑微的在这片土地数之不尽，因为这就是一片与幸福隔绝的土地。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和其他人一样去相信那个中国梦，在那里可以得暂时的心安，因为那本来就是让你安分的话术。去相信“我们会超越美国”，“我们会超越日本”，“我们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会获得幸福”.......
很遗憾，中国人的人生就像买彩票，每次买，每次都不中。就像手捏着干面包。相信有天会吃上烤鸡一样。可餐桌前的老爷们早就吃干抹净了，一众家眷也安置好在腐朽堕落的帝国主义贼窝里。也是这样的一群人，他告诉你要好好爱国。鼠鼠很听话，鼠鼠爱着国，并在一个左派当权，但全无劳工关怀的国度里，做猪做狗，为了一个70年产权的鼠窝成为了彻底的奴隶。好可怜，好可笑，好可恶，好可恨...
鼠鼠有着拆腻子标配的单眼皮小眼睛，并且在十年寒窗里成为了近视。可这双既不大，也不明亮的近视眼。却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鼠鼠总能在中国人的身上看到两样东西 ————“仗势欺人”和“低眉顺眼”
仗势欺人者刻薄寡恩，鼠鼠们能在他们身上体验到真正的傲慢，薄情，
于是鼠鼠身上便有第二样东西“低眉顺眼”。
可能怎么办呢？老实巴交的逆来顺受是我们的祖先记忆，这是我们的祖先面对官爷们的常态，它是传承在文化里，传承在每一个中国人基因里的。它告诉我，只有忍受这一切才能保得安全。就像绵羊碰到豺狼的本能反应一样。鼠鼠好恨，为何父母要生下自己，鼠鼠好恨，为何拆腻子如此薄情蛮横？念即此处，倒也释然了。对啊，几千年来不一直如此吗？坐稳了奴隶和求奴隶而不可得。
“我虽自闭于核桃壳内而仍自认为是无疆限之君主”。低级愚蠢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这些蒙蔽着我的双眼。我抛弃了它，我逐渐看清中国人的本质。
于中国人而言，他们在苦难者身上体会不到可怜，苦难者身上只有可恶。第一层可恶是有辱了大国盛世。第二层可恶却是受苦者也相信在这复兴梦中能得到救赎，便也习惯了逆来顺受。千年的奴隶民族记忆。在面对同为奴隶的同胞遭受何种刑罚也不为所动，不敢有所动已是刻入骨髓的历史记忆。鼠鼠有些同情他们。同情这些自私，狡诈，狭隘，丑陋的奴隶同胞们......
天色向晚，鼠鼠也该回到自己的鼠窝了。那里有保有鼠鼠最后的一点体面。那里是我的领地，只有在那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鼠鼠却只有在那个破落狭小的鼠窝里才像个真正的自由人。把自己关起来的自由，矛盾又真实...是的，鼠鼠的人生注定苟且卑微
盐碱地，没有爱，只有恨.....

你很好，你没有任何过错，请相信这一点 ———— 但很遗憾，生在这个国家是你一切不幸的开始

u/PotentialUnlucky2256

从你诞生在这片土地开始
你就应该明白“祖国”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名词。
它代表了强权，代表了奴役，代表了绝对的顺从，代表了不自由，代表了你只能选择牲畜的活法。
自此之后你得学会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里苟活，这里的人不会怜悯你的心酸苦楚。这里信奉绝对的弱肉强食。
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强者，更无法保证你每次都一定会站队站在强势的一方！所以人们才应该学会互帮互助，同情弱者。人们要保留同理心，存有正义心！人们应当限制暴力，国家应该限制公权力……
善是个人道德和精神艺术的产物；它自古就是稀缺品。而在这片土地，它近乎绝迹。因为这里的人没有灵魂。这里的人，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平庸之恶” 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很残酷，这是一片与正常世界完全颠倒的土地。在这里可以看到强权存在于你的生活每一处，它还在继续扩张，让你成为彻底的奴隶，从肉体到灵魂。它在一众草民面前炫耀着这份强力，草民也习惯了逆来顺受，并以尊从强权者为荣。奴隶主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它不容一丝亵渎。有任何人去戏谑奴隶主时，那么最开始恼怒的会是这些如猪狗般的奴隶。因为如果奴隶主是卑劣的，那么被奴役的这千万人岂不是猪狗不如？他们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现实处境就是他们就是猪狗不如。
生育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创作自由，喜欢的自由，讨厌的自由....
你只有做奴隶，做猪狗的自由.
你拿着第三世界的工资收入，背负半生贷款，去面对发达收入国家都难企及的房价。而这间鼠窝，只有70年的产权，50年的建筑寿命...
祖国它不会保护你，你身后空无一物，没有一丝关爱，不敢生病，不敢乱说话，低眉顺眼成了所有人的表情
俗不可耐的审美包装的复兴梦并未给你希望，你是如此孤独。
本国最致郁的书无疑是历史书，它用的是最冰冷的文字，看的人万般滋味难以言表。只有在这片土地，不管你是饿死，斗死，毒死，碾死....无论死多少，无论死的如何凄惨。这里的人都死的情绪稳定，死的顾全大局，到最后，死去的人只是一串数字，而这串数字在那群天命昭昭的新生代眼里看来，也只是帝国主义杜撰出用来抹黑的谣言。是的，人的一切存在意义在这里都是极度下贱的，灵魂，思想，生命都要屈从于强权，这个跟神圣伟大没有一点关系的祖国，这个抽象，空洞的东西为什么要夺走你这么多东西?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你应该仇恨，恨个这个烂透了的国家，这个迂腐无药可救的民族。它们都是一文不值的。事实上它们也确实一文不值，几千年所谓的传承，为人类带来过什么？总是可以轻易的夺走人的一切，却从未带给过人以幸福。
便要仿效青年毛泽东么？这个国家应该分裂成27块。不！27块还不够，应该是270块，2700块，27000块，270000块.....每一寸都要磨成齑粉..
我很讨厌被人说成是恨国党
硬要分类的话，我应该是亡国党。

u/ppp213

鞭尸腊肉毛君

u/ppp213

公元2020年12月28日，就是中共原党魁腊肉毛死后两天的日子，我独在草榴社区徘徊，正为我昨日被删的一篇文章感到遗憾，有人前来问我，流氓，你可为腊肉毛写了点文章没有。我说尚未，他便劝我，你还是写一点吧，腊肉生前最爱打到的就是你这种人。

这是我所知道的，凡我写的文章，不但中国大陆不能发表，在美国草榴网站发表了也往往被删除，往往我都是在线写半小时就发表出去，而删除了也没有存稿，但我相信草榴社区或者有吧。而像我如果在大陆发表这种文字的话，轻则被删帖封号，重则便要喝茶坐牢，即使在这草榴社区上，被删除的文章也比比皆是，往往发表不到一天便被删除了。

可我现在感觉实在是无话可说，一是对于腊肉毛如何的鞭尸都不过分，是个有常识的人便知道的事，二来，我若在草榴写了这文章，或者很快就要被删除了，何苦呢？但我昨日看了在腊肉毛家乡纪念的活动和人群，只觉得我所看到的并非这人世间，那种如何也去不掉的刻骨的愚昧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而后的几声“习大大”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我却不敢看那以前的历史和现在的表演，这是怎样的愚昧者和献媚者？在曾经的惨烈和现在表演出辉煌里继续存活，我不知道这样的中国何时是一个尽头!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有过著名的恶魔，而这恶魔依然被膜拜的却只有这片土地上的这些卑微与愚昧的人。就像我知道的秦始皇 成吉思汗一样，我的中学老师曾指着黑板的字告诉我这就是中国人的大救星，他那发亮的伟人头，慈祥而有悠远的眼神，像极了中国人眼里的伟人，于是在中国所有的课本上写下了他如何伟大，他的头像挂在天安门广场，太阳升起的时候照得他的额头闪闪发光，眼镜炯炯有神，注射着整个中国。

我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才怀疑起这个老逼养的来，那时候我已经走上社会，开始了我的工作，阅读了更多关于他的书，各种书籍自相矛盾，缺乏逻辑——但这在我以前是没有发现的，就好像现在的孩子看抗日神剧然后被感染一样，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了这些。

我知道这腊肉在开始时候便写文章说要把中国分为27个省份，又说要保卫苏联，更说要建立一个美国民主式的国家，这在我以前所读过的中国历史里都是看不到的。而不出所料的是，这些他当初说的话，承诺的事统统没有实现，却完全是相反的结果，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大概就是说的他和他的党派吧。而这些却都成了他伟大的思想，真实的历史让人悲痛，漂亮的宣传尤使人感到悲哀，而那些遭受了迫害还相信这些并且顶礼膜拜的人——这些人，姑且称他们为人吧，他们是违背了人类进化的原则，看到这些人，便让人怀起起西方那位叫做达尔文教授写的《进化论》来——莫非有些人种并不是进化，而是要倒退的?

但是，我还是有要说的话，我并没有生活在腊肉毛的年代，但我和那些生活过的老人们聊过天，看过那些生活在那个年代人写的书和回忆。在他执掌政权的时候，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几乎上亿，在那三年里，到处都是饿死的人与白骨，这在非战争年代里，整个人类历史里都是见不到的景象，而他又要大家互相批斗，要搞文化革命，整个中国在他掌权的年代里，一直在动荡，一直在非正常大批的死人，中国的文化被破坏，文物被破坏，这些都有证据。

而他却成了中国人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把他的尸体做成腊肉放在中国最核心的地方，把他的头像挂在了中国的首都，供人膜拜或者鞭尸。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而伟大的依然伟大，大大依然叫得响亮，从为秦始皇唱赞歌，到拍出成吉思汗再到康熙大帝，为恶魔宣传的人总有。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个弄死几千万中国的恶魔却依然被中国人顶礼膜拜，他的继任者依然被叫做“大大”。 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呢?

但或者就连老天也看不过去吧，于是让他的儿子一个因蛋炒饭被炸死，一个成了白痴，一个人工授精弄出来的孙子也成了弱智，他的老婆自杀在监狱，他最亲密战友坠机而死，他的老乡加副手被批倒后死无葬身之地，所有支持他的跟他一起占领中国的人被批斗，一直支持他的太监伪君子周某也痛苦的死于癌症……他自己也成了世界上著名的三大恶魔的首领。

那些愿意鞭尸的人，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来鞭尸腊肉毛!

u/ProfessionalCatch273

习近平几乎陷入了绝地
u/ProfessionalCatch273

已知：
1、习、普肯定有协议，都做了充分的推演，普京考虑的是快速拿下，建立傀儡政府，撤军，通过联合国打嘴炮加上小弟们的支持，大事化小。习近平想的是把俄爹彻底舔明白了，加深俄对中国的依赖，不管是国际地位还是地缘政治都大有裨益。
2、任何人也没想到会打成这样，别说俄中，美欧也没想到(制裁缓步施加的，注意到没，个别国家甚至一步三回头)，就连司机也不敢相信，结果就是，普京输了，不管乌克兰之战的后续结果如何，俄罗斯完了，或者说俄罗斯的威权体制完了，但不会立刻就完。
3、习近平开局想极大深化与俄关系，通过战后勾兑利益，获得共产党急需的有分量的国际盟友与军工技术，另一方面不想和西方彻底闹僵，89学运被禁运到今天，贸易战、芯片禁令等等，共产党知道什么叫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与普京的交易内容应该是着重战后狗连，战时保持所谓的“中立”，这应该是商量好的，如第二点前段所说，计划通，爹有能源，儿子没有，普京应该是认可的。
4、在欧美空前团结的局势下，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也是空前的，如果美国人拿出证据说共产党在资敌，让欧洲人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没有骑墙一说，所以美国天天拿放大镜盯着习近平的屁股数毛，歪一点就严正警告。
5、普京现在需要支援，立即、马上，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物资层面，话已经很明了。共产党应该是已读不回，应该也是怕了(美国是真有中南海听床师)，不然俄也不会把暗示放到台面上来，威胁意味渐浓，共产党现在想的依然是继续“中立”，战后补偿，但是爹有点急了。美国方面虽说手段很脏：不出人，出钱、出预警机、出卫星、出无人机标枪毒刺s300，出“志愿军”(普京每晚入睡前必喊cnm，nmsl应该是准的)，简单一句话：为什么俄军这么拉？为什么乌军这么猛，跟开了天眼似的，还tm能反攻，糊弄鬼呢？但这根据惯例(越战、苏侵阿富汗、美侵阿富汗等)来看，这个暴亏，俄爹不得不咬牙生吃。
证明： 扯了这么多“既定事实”，再加上最近的共产党频频表态、国内舆情的导向微妙变化、频频刹车，清零考验、经济(中概股深v，房地产等等)，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习近平被架在火上烤。
一边爹在烤：立即马上给我支援，老子死不了，老子5000颗核弹，你要是敢抽梯子，我这边就算认输，回头整死你也是妥妥的。/我要是死了，你个傻逼扒拉扒拉地球仪，自己想想，下一个是谁？/咱俩有协议的，你别给我惹毛了，俺们毛子翻脸要起狠来，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边美国人烤：你注意点啊，你可想好了啊，你掂量掂量哦，我可看见你冒汗了啊，坐直了，别等我扇你啊。
下边自己人的灼灼目光烤的最凶，几乎是个火药桶了：不怀好意，窃窃私语，阳奉阴违。共产党的内斗之残酷大家都懂，远的就不说，习近平这10年整“死”了多少达官贵人，意思是都不干净，就你习近平干净，这帮人恐怕不服吧？共产党的天下按说不是习仲勋打下来的吧？说远了，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至尊之位上没刻着“习”字。恐怕习近平搞终身制，也不是“全票通过”吧？
看戏。

u/programhink

习近平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李克强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u/programhink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的遗体，26日在北京中南海火化。

习近平同志因操劳过度于2022年3月26日10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习近平同志工作期间和逝世后，李克强、汪洋、温家宝、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胡春华等同志，前往中南海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习近平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于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出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汪洋同志出任国务院代总理的决议。

精选评论：

u/richardsherman318

会议宣读了总书记的遗诏。
遗诏中说，任命七常委为顾命大臣，并已将传位诏书藏于精甚殿通商宽衣匾后，请顾命大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昭告天下。
遗诏还指出，朕躬德薄，仰父荫而袭县委书记，装孙子以继大统，未识人间疾苦、小民之艰难，是以治大国如颠勺，以致海内沸腾、寰宇震动，思之汗颜。凡此种种实非朕之本意，乃集权制度之祸也。
遗诏还强调，集权制度乃祖宗基业之所系，虽残害亿万百姓，然我党若崩塌，吾辈必遭清算乃至万劫不复。一旦政治改革，吾辈已得之贪腐成就必将失去，尔等慎之慎之。
遗诏最后说，阎王姓党，绝对忠诚，我去检阅，拜拜。

u/Puzzled_Grapefruit57

不要忘却人本该美好的本性

u/Puzzled_Grapefruit57

太长不看的话直接看文章核心思想：人要向善，但不是在盐碱地。
生活在这片盐碱地也有二十几年余了，渐渐的发现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幸都来源于人美好本性的缺失。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本质上就是一个互害的民族，个人的愉悦通常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最简单的例子便是中上层对底层的剥削，996，工资克扣，拖欠等等。我工作的小公司便是如此，每到午间休息，前台的接待小妹们就开始了茶话会，内容大多也是肤浅，我本以为她们的内容大多也就局限于包包首饰等织女标配，直到我偶然听到对我们部门的人（尤其是我）从外貌到行为举止的全方位“批判”，我想用讥讽更合适，因为这些言论大多不包含逻辑性。从那时起我便思考着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人总是透过羞辱别人来获得快感，慢慢也就延申到了人为什么要互害来获得快感，这个问题或许太过宏大以至于我难以找到角度入手，但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种思维惯性，那就是人都是互害的，渐渐也就忘却了思考它。
记得我刚来公司的前几个星期，我都是带着友善待人的心态和他人相处，时不时帮别人带早餐或者下午的奶茶，后来一位前辈过来指点了我一下，告诉我不需要一直做一副“好人”的样子，大家都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好人”是什么？前辈又是如何给它下定义的呢？我没有抛出这个问题，因为从小到大很多挂在嘴边的问题都默默被我咽了回去，但想问题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当我一个人闲下来的时候都会把这些问题搬到脑子里慢慢琢磨。
在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全面加速的年代，公众媒体和社会舆论似乎还保留有一丝良知，一些社会上的不公会被报道批判，还记得以前的段子说领导最害怕的就是每天晚上19点40分左右的焦点访谈，舆论和媒体的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领导们的宣传机器，而是老百姓为数不多对抗社会不公的工具，这给年幼的我留下了一个做坏事会被社会惩罚的概念。打小我就一心向善，课堂上那些美好的道德品质我是深信不疑的，认为那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才是现代社会通往美好生活的基石，人人互相帮助，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不需要想着明天要如何布置我的陷阱去坑害别人。但后来我也经历了每一个人都经历的洗礼过程，见识了太多的不公与阴暗，不免会对那些美好的事物产生怀疑。

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真就一文不值吗？不是，每一个善良的人生活在盐碱地这样的环境总会饱受心灵的折磨，共产党为了更好的奴役百姓，必须将这些如金子一般珍贵的人美好的本性用意识形态、大国崛起这些宏大叙事所代替，因为诚实、善良、勇敢会让奴隶主不能高效的进行剥削。老百姓的薪水被克扣，工作时间被延长本就应该将老板狠狠拷打一番，因为老板背叛了和员工之间的承诺，这种不诚实的行为要付出代价，但现在通过画饼、房子、大国崛起等等手段忽悠你这是必须经过的苦难，美好的生活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自己却悄悄把成果收入个人资产里，同时为了转移矛盾，还将这些苦难的原因归咎于境外势力在作祟，以至于诞生出观察者网这种全网最大的沼气池。阵营立场取代了理性思考，还养成了见不得人好的丑陋心态，殊不知正是自己心里的阴暗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当我看到铁链女化身生育机器过着不如畜生的生活，心里本能产生怜悯和愤怒之情，但官方却是用谎言和暴力机器掩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当俄罗斯仗着自己棍子大，想着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复兴，想着苏联帝国的旧梦入侵乌克兰时，火箭弹、坦克让乌克兰人民流离失所，黄俄孝子们却拍手叫好，疯狂找机会洗地。生活在如此一般的盐碱地，舆论散发着大粪的味道，这股恶臭很难不让人产生芝麻仁不杀能行吗的想法。当然，都图了也是根除这股恶臭的方法，但让这帮畜生接受文明世界的制裁更能体现出人美好本性的强大。自由世界的先进产物芝麻仁不配享用，统统禁了，盐碱地输出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全面制裁，跑步进入内循环。
其实说到这也沾点宏大叙事的框架了，毕竟我不是什么哲学家和战略家，这种大层面的叙述就到此为止好了。对于大部分认识到这个国度邪恶荒蛮的本质的人，能量太小，犹如一滴105°C清澈的蒸馏水一般，在即将落入装满大便的粪桶之前想办法钻入一个毕竟干净的桶里融入，也就是润到文明世界的国度，至少在那个地方，人性的美好品质是唯一的通行证，而没有它即便是润了出去也改变不了脱脂不脱味的结局，毕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若是润不出去，即便仍然拥有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想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也会饱受精神层面的折磨，每天起床第一件时间便是面对勾心斗角的各种局，出门就要思考怎么不被捅刀子，有这般强大的内心为何不抓紧学习在大门关紧前跑向文明世界呢？

u/Puzzleheaded_Ad3282

做了个神奇的梦

u/Puzzleheaded_Ad3282

做了个梦，梦见未来中国没有墙了，所有人都能自由上外网，真相都摆在中国人面前了。然而……中共还存在，中国人哪怕接触了真相反而也站在中共一边，因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已经滑坡到了把真相摆在他们面前也支持党妈妈独裁的程度了，所以中共放心撤墙，看着墙国人民接触真相也无动于衷。兔杂们高喊着我国是世界最了不起的国家，别人有的我们都有，我们真的有言论自由，不就是几个网站吗，那些境外势力编出来的东西正常人都不会信。
后来我梦到我去点开了江峰的频道，发现几个月前就停更了，最后一期视频说：
“我江峰，和众多反共自媒体同僚一样，这么多年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中国人摆脱洗脑，清醒过来。可我并没有想到，如今的中国人已经变成即使能接触到全部的信息来源，知道所有的真相，还主动去拥抱独裁拥抱统治者。为此我深感痛心，本频道就此停更。有良知的中国人希望离开那里吧，如果你们还存在的话…”
评论区都是粉红，也没反贼活动了。
虽然这只是梦，但我真不知道这是不是未来的现实。先说好，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我支持核支。

精选评论：

u/[deleted]

說實話我挺害怕支共的牆倒塌的，準確的說是支共的防火牆倒塌，支人了解了那些被支共掩蓋了的反人類暴行，但同時人大代表依舊穩坐大會堂，毛臘肉依舊安躺水晶棺。我害怕的是這個，我覺得

那將使人類文明倒退回史前時代，前提是支人算人的話。史前時代的猿人不需要歷史，也不需要文字，能吃飽飯就行，正好支人覺得支共讓牠們吃飽了飯。

u/QAZXSWCDEVFR396

刚在神奈川冲浪里炒作了几个月，就要伺候老资历的大肉棒？（原偷文学创作）

u/QAZXSWCDEVFR396

‘哼，支纳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一位明显玩网玩的有点魔怔的少女在大街上走着，一直在嘟囔着一些会让老干部器官增加的旧梗，全然不顾圣诞节要到了，街上热闹极了，洋溢着“洋节滚出中国“与”中国人不过洋节“的喜悦抗议气氛，不过对还在上学少女来讲。没有假期的节都不能算节。她现在只想赶紧回家网上冲浪玩老梗跟基础建设，并嘲笑后来的引流狗连典都看不懂，再发帖宣称神系真的堕落了,就能简单获取大量kamra，离成为老资历又近了一步。想到这，少女不禁加快了脚步。加速回家好完成自己的炒作大业。
”快过年了，不要再讨论什么牛子，药娘，击剑之类的了。你带你的假牛子回到家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实质性作用，朋友们兜里掏出一大把钱吃喝玩乐,你默默的在家里抽插你的屁眼子。亲戚朋友吃饭问你收获了什么，你说我体验了前高，和小药娘面基捅了屁眼子，亲戚们懵逼了，你还在心里默默嘲笑他们，笑他们不懂绳艺，不懂扩张，不懂你的补佳乐和色谱龙，笑他们连BDSM都不知道。你父母的同事都在说，自己的子女一年的收获，儿子买了个房，女儿买了个车，姑娘升职加薪了，你的父母默默无言,说我的儿子搞了个破炮机,开起来嗡嗡响,家里电表走得越来越快了，屁眼子也越来越大了’少女回到家，立刻打开了冲浪TV复制了最新的过年梗，炒作了起来
不过看上去跟老资历们玩新梗玩的很开心的她，却在心中却不满的想到‘快过年了，不要再讨论什么过年、过年之类的了你发的过年梗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实质性作用，朋友们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钱吃喝玩乐,你默默地在家里发“快过年了不要再讨论xxx了”的梗。亲戚朋友吃饭问你收获了什么，你说我发了好多过年的梗，破防了牛子妹妹、浪人、左逼，亲戚们懵逼了，你还在心里默默嘲笑他们，笑他们不懂网络迷因，笑他们连最新的梗都不会玩。你父母的同事都在说，自己的子女一年的收获，儿子买了f22，女儿买了M1A2，你的父母默默无言，说我的儿子在红迪造了心梗，刷了几百个赞 ，警笛叫起来嗡嗡响，上门问话的晶哥越来越多了''。为什么一直在努力炒作的她突然对玩梗闷闷不乐呢?
只因为她在绞尽脑汁想笑话，玩新梗，给每句正常的回复缝上“早该”“看不得”“心软”炒作的时候，收获的可怜karma还远远不如Evangeline-2021跟Butters_777999两位姐姐随便臊个皮赚的一半karma多。Butters一直在发什么骚杯猫猫，叫人半懂不懂的。一点也不幽默，也不抽象。甚至不如当年的字母枫叶姐有趣可爱。只有看她被别的浪人羞辱才能找到些乐子，SUB里能充满快活的神气。而Evangeline姐姐呢？就更加可恶了。想到这，少女不禁轻轻咬住了红唇，眉头微皱，暗暗不爽到。她就更可恶了!虽然P了很多图，很有节目效果。可利用女性身份炒作吸引舔狗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原谅啊！随便一个冷淡的回复就能引得无数自称自由，蔑视感情的神友都争先恐后的找她臊皮，哪怕只有一句“我喜欢你”都能聊上几十个回复，还跟Aromatic-shoulder871炒作cp。网恋能不能去孙笑川吧啊？MISS吧网恋太君业务都发展到这里来了?
想到利用批来炒作。少女又不得不联想到之前的批照门，牛照门事件。拍一张私处的照片就能获得上千的karma........她瞬间羞红了脸:你们真的是........不知廉耻！为了炒作不知廉耻！神系真的没落了！盼葱味归！可她这时还不知道的是，因为她的性别，即将面的对比批照门这样被数千神友看光还要严重的磨难.......
此时的中南海内部，前神奈川冲浪里吧吧主兼chonglangTV背后的影子政府的元首：古德莉莉安正在为如何处理登子发的CIA补助而发愁。不，准确的说是为了从神狙头子的位置上下来如何全身而退发愁，古德拖着下巴，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想到：去年，川子发的资金全被自己冲原神抽卡花掉了。今年，天知道拜登这个逼养的跟中共勾兑了多少。连给我的补助都越来越少。还扬言"打击境外舆论机构用’麻了‘’感恩‘等低质量发言骗取资金的行为“来给我施压，可恶！神狙內部既然也不安宁，防爆辉在美国萝莉岛恩辉不交米的事还是我联络川子紧急刺杀爱泼斯坦搞定的。这直接导致了神狙在美国情报部门眼里可利用价值严重降低。瘸子这位老将在躺平学炒作成功后就越来越脱

离组织。现在基本联系不上了。再继续让发现我私吞资金的友友被退网也不是办法。随着他们发现本该属于他们的米全都冲进了米哈游党支部之后。我该怎么办？古德低下了头，看了看自己宽大军服包裹着的纤细的身体也算有几分姿色，又看了看自己被玻璃照出倒影的倾国倾城的脸蛋，再想一想得知被自己背叛，生活又不如意的几万小吊子神友。古德感到了一股恶寒从脊椎一节一节爬上了头顶。
“不……不能在这样下去了，如果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我恐怕早晚有一天在被发现之后会被暴怒的上千老资历神神们轮奸几天几夜，之后也不会轻易饶过我。大概会逼迫我倾家荡产，甚至卖淫还钱吧？可我已经把全部身家贡献给了原神，就连当年拒绝当字节的offer也是因为不能畅玩原神。不过被外界传成了要去美国西部某cs顶尖大学读博……对啊，我虽然是不够格的神狙头子，可我仍然是心气高的top2本硕啊？呵呵，看来传言要成真了，我真的得逃去美国躲一躲了”
“但…..我run后人间蒸发的话。神狙内部的老指导要如何处理？他们可不会放过我，大概会冒充我写一篇《李克强与他的情人们》来让京哥把我绑架回国，强制回归国籍吧……究竟该怎么办呢？
“古德莉莉安陷入了绝望，痛苦的蜷缩在中南海四合院里的一个墙角，登录了已经作废几年的贴吧账号，试图找到一个自己没得罪过，还有一定权力的老指导……此时的她，一定对当年舍不得权力，被浪中央弹劾后又再度夺权chonglangTV后悔极了。甚至有内部核中核消息称：当年的她甚至为了削弱chonglangTV原有mod的威信力，甚至开小号发出自己的批照以引发神友内部混乱与内斗让自己夺权。
现在看来，什么挽救神友的外交家，什么根正苗红的老嗨粉，什么指引神友的思想家，什么心高气傲的美国博士，什么美国间谍活动首领？现在堕落的小安，不过是沉迷国产电子妓女的贪污废物，很快就会成为神友的泄欲工具，浪人的鸡巴套。不管古德在怎么挣扎。也不可能在贴吧上找到能够帮助她的老指导了。
此时，故事的主角，我们那位苦于炒作又不肯出卖色相的少女一遍又一遍的刷着贴吧，在一个又一个404的传送门中痛苦的找着一个又一个老指导留下的典，每次成功找到当年的记录后，少女都会笑的前仰后合，之后认真的截图，收藏，保存。在痛苦的寻找着当年已经被删的几乎干净了的老梗，典中典。
终于，少女累了。开始在保存好的内容里品鉴老指导们的发言。”尖子，哈哈，这位哥哥可真可怜啊，不知道他的烧仙草取出来了没有。枭枭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瘸子？”少女的双脚来回激动的搓了搓“啊啊。。。好羡慕他啊，坚持不懈的炒作终于换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不仅自己发明的概念被上千万人认同，哪怕见过这个词的人也有上亿了吧。。。。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真心的追随他，自媒体研究他，就连老外也有宣传'躺平运动在中国大量流行’的。按他自己声称，大量的记者采访过他。就连正经的考试也有对躺平的讨论。。。啊啊。。。啊啊。。。”少女丝毫不掩饰她对瘸子的热爱，两眼逐渐放光，口水也在想到瘸子的经历时止不住的滴落。
“诶？提到炒作的王者的话，曾经的神蛆之王，古德小姐也是女性吧？我记得她从来没用她的性别优势炒作过？好想问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啊……古德的账号，好像已经几年没用了。应该已经作废了吧？不知道她去美国读博的消息是真是假……不管了！发点东西问问她吧。就当是开个玩笑！如果号作废了，我也没什么损失。如果古德小姐还在玩贴吧，那我就有可能获得她珍贵的炒作经验！”
少女终于决定给古德的账号发了几段接近臊皮的问题。除了捡到救命稻草的古德，谁也不知道少女未来的命运会因为这次臊皮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欸。。。。。。？只要我能扮成古德小姐。。。并出现在这个地点的话，就能得到你的账号，网络身份，跟CIA的联络方式？不不不可以的！我与古德小姐的身材差距这么大。。没关系的么？
可………如果需要替身，你除了我，肯定有更好的人选吧？欸？古德小姐既然连替身都没有么？也对呢……不过，这么丰厚的奖励。肯定要我干很危险的任务吧？有命干没命赚的工作我可不………
只摘一个器官么？你在骗我对吧！……………唔！你讲的也有道理。风险得确很大，包括你有没有骗我的风险。不过收益是……古德本人的网络身份，跟CIA的资助资金……有这些东西的话。说不定，我真的能炒个大作。超越炒作王瘸子……都有很大可能。嗯………往坏了想也不过是送几个器官罢了。说不定我还能因此领到美国庇护呢！如果在发几个贴，不比尖子嗯造烧仙草狠多了？古德莉莉安，我………决定帮你！
假古德心中无比的震惊”哪怕是聚警会神的京哥互动会也不会有这么多神友同时到场啊！“防爆辉，宇智波斑，帅总，尖子，自由的风，南极卧雪，带派遥,小恐龙1至30号，勇哥等一系列新的，旧的，大的，小的炒作狗，都来了。”好起来了！我感觉这次真的要聚回来了！每次来的人都越来越多！很多老面孔基本上都看到了！真的冲浪不累了感觉！这次真的聚了么？“本来假古德想大声的

喊出来这段话，这是她刚刚视奸的时候的基本配置，来了红迪。一个都找不到了。虽然可以大大方方的辱华，不用跟京哥玩猜字游戏。可她仍旧觉得少了些什么.....我缺少的，就是你们啊！可假古德想张嘴，！啪！，一个清脆的耳光打了上来。古德在情绪高昂时猝不及防挨了一巴掌。膝盖一软，瘫坐在了地上
”古德你坏事做尽！“”CIA的本钱是好的，只不过古德执行歪了“”古德我恨死你了，求求你把欠的米给交了吧！”嗨呀，是我的米吗？“你看你前面那古德操你妈的神友们我们一起批斗他。噔噔噔噔，古德傻逼操你妈，你妈大逼人人插。左插插他么右插插，插的你妈逼开花。你妈大逼血又血，操你妈了个逼拉耶。你妈大逼串肉串，操你妈了个逼来贩。整形师我来操你妈，你妈大逼人人插，叉的你妈直开花我操你妈来我操你妈。啊古德吓呆了，狗鸡巴不是你跟我俩装逼操”
假古德这才发现古德叫她来的目的。本来以为是举办什么线下活动，结果既然是要我面对恶意讨薪的神友？如果我不赶紧澄清的话，这钱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上。俗话说必须有金币才能爆的出来金币。家里的劣质老头也不能指望。假古德再要张嘴伸冤，突然又想到：不对，现在的我的确还不上，不过如果跟古德的交易成了。我就会又有神蛆头子的网络账号，又能领着登子发的米。还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可以炒作，真的还不上么？并且如果我现在暴露身份，他们就会放过我么？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如同Coldbirdbildruguo见到了butter-777999的眼神一样！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我要了你们，我协助古德给你们全都骗了，并且帮了古德对我也有好处........会死.....真的会被批斗死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安抚他们的情绪，争取让他们进步到全过程讨薪，我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假古德想到这，从地上缓缓了站了起来。可是，就像上次发言被打断一样。愤怒的神神们并没有给她安抚情绪的机会。”呜啊啊啊啊啊！"一只穿着硬质皮鞋的脚狠狠揣在了假古德只有少量腹肌保护的娇嫩腹腔之上。剧烈的疼痛使她终止了一切思考，只感觉得眼冒金星。倒在地上痛苦的蜷缩成了一只虾米。被古德欠了几年米，穷的只能碳跟水分开造的穷哥们看到一切的"始作俑者"躺在地上哀嚎着打滚。裤裆中的小吊子不禁嗯了又嗯。
当假古德依稀恢复了思考能力之后。耳边传来的不再是“死在一个他妈的洞里，该死的。我希望你的家人受到折磨😊”之类诅咒，变成了“打倒坏浪分子古德莉莉安”“伟大的冲浪领袖sonnoukan1万岁，打倒投机主义者古德莉莉安"”批倒批臭，再踩上一万只脚！让古德永世不得翻身！”“冲浪TV应该严格遵守D皇-R皇-S蛆的路线前进，批到以贴吧派为首的古德莉莉安”“知识越多越具象，你们这些臭老九啊~左一个右一个的，观众都看累了，早该斗斗了”不对不对！在这么下去的话我可能会被他们直接杀死！恐慌压倒了从未经历过这一切的少女。她现在只想着如何摆脱古德的身份。不愿多想被揭穿后会面对什么。可惜的是，抽象卫兵们也没给她这个机会。看到她挣扎着想要说话。当过丘八的勇哥飞身一脚。直接踢断了她的三根肋骨。“啊。。。”这次的假古德连哀嚎的能力都失去了。只感觉到眼前一黑，直接痛昏了过去。
看到“古德”翘jiojio后。各位穷哥们更是忍不住报复的欲望。引流狗们也发出了“神奈川冲浪里是我所见过最理智，最自由的地方。在这里，瑟欲被正视，失败也只是一种人生状态，家徒四壁也不会成为交流障碍。大家拒绝一切伪善，相信伟大终究平凡，正视成功学的无用，大家知道奋斗和努力是比回避更低级的社会性遵从，是弱势者存活的借口。而挣脱一切的第一步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停留在时间与空间的夹缝，毫无光彩的人生是沉默的接受，色欲的肏批是为了更好的仰望星空，老指导赶紧把她给我们肏肏把！”的赞誉，虽然也有些女浪人质疑报复肏批的正确性。不过很快就被“我支持爆肏古德，你们可以打我了！”“你是什么神友？引流土狗，发不出资历来你今晚就得跟她一块挨肏！”等言论压下去了。
以s蛆为首的小团体皇帝，看到当年从自己手中夺权，盛气凌人，心高气傲的“古德”凄惨的倒在勇哥的脚下。心中不由的一阵暗爽，不过想到勇狗当年是本该被打倒批臭的兔友。靠反开盒成功炒作成了指导，又怒骂神系真的堕落了！在一边围观的irl太监看到本该颐使气指的古德被不知从哪来的兔转神踩在脚下，更是色从胆边生。执行起了支多玛自古以来批斗他人的老传统。义正言辞到“谅你这个逼养的浪奸也把米都交给米哈游党支部了吧！你现在往游戏里冲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维稳晶哥未来往你脸上扔的催泪弹！谅你也没钱了，就用你的躯体来还欠我们的债好了！”说完就三下五除二的剥掉了假古德的军统外套。一股少女的气息铺面而来 “嗯好香咿~~~~好香~~~~~”“你的批很香！” 围上来的浪人们看到了“古德”大衣之下让真正的古德都感到嫉妒的完美胴体。完全没有多余脂肪的纤细小腹，吹弹可破的白嫩皮肤。辉子扯下了她的文胸，两只丰满硕大的奶子摆脱了奶罩的束缚，在空中一弹一弹的晃来晃去，煞是可爱。瘸子看的眼睛都发直了。可辉子却收好了奶罩又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大衣掂量了掂量，感觉能卖个好价钱。转身就走。不知所以的引流狗疑惑的向辉子的背影问道

“辉狗，你怎么不肏？” “十三岁以上狗都不糙！”
除了辉狗，koigggyear这个粥批也对这场淫乱肉偿批斗大会完全不感兴趣。他来这只是为了看抢了明日方舟热度的原批受虐来的。他身边的okex_x则让他收收味!认为koigggyear的格局比鸡巴还小。二次元都是神的预言！你怎么可以把明日方舟定于一尊呢?
“那些二次元，大部分都是古德时期被引流的吧？现在他们一点都不帮你，也是有够可怜的。”众多被挤到这场肉偿大会外围的牛子妹妹与织女在心里嘲笑到。毕竟chonglangTV是个有四万人的大sub了。少量的如lLoveOurWorld之流的变态在台下嫉妒的眼睛都直了，在心中暗骂为什么被肏的不是我?
陷入被踢断肋骨的昏迷中的假古德突然被脸颊传来的剧痛惊醒。她恢复记忆后猛的一睁眼睛，发现视野里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她使劲眨了眨眼睛，视线慢慢变的清晰。首先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原来古德提供，聚精会神的地点了，在昏迷的时候被搬到了一个狭小的....地牢？往身下看去。还好！还好！郭楠小吊子的金针菇们基本在掏出来的时候被手指蹭一下就滑了。剩下的小吊子比她的小蒂子还小。破的了我处女膜的防么？在庆幸之余她也发现。虽然他们没有成功破处自己。不过滑出来的白浊却几乎要把自己淹没，一开始挡住视线的，想必也是这些污秽之物了.......到底.......有多少人用过我的身体了?
还来不及细想，头皮上就传来了火辣辣的痛，s蛆拽着假古德本该柔顺飘逸，但现在被精液侵泡后的湿漉漉的头发，把脸贴近她同样被精液灌满的耳朵说 "我来批斗大会只求口,不肏批！“ 之后就掏出了他粗壮的男根。抵在了“古德”的脸上。”大的要来了！“”等等！对不起！我不是古.....呜呜呜呜呜！！“还没等少女发出任何辩解的悲鸣，s蛆就把自己粗壮的性器塞进了少女的口中。”恩舔中，少话！“S蛆对少女发表了最高指示。”跟着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方法舔“不管真正的古德是不是口交高手。反正现在的少女几乎无法呼吸了。mod与吧务管理员的大鸡巴完全不同那些普通的小吊子。他们的巨根每个都粗到少女一只手都几乎不能握住的地步。一些6324时期的老资历的长度甚至可能超过了25厘米。s蛆仅仅是把热气腾腾的龟头塞进去。都感觉到了下颚传来撕裂般的剧痛。
"呜唔呜！！啊啊！！"现在的假古德。想的不再是如何给自己伸冤，而是如何不让这可怖的巨物进一步侵入自己的食道。她用把纤细的双手抵住s蛆的大腿，用尽全身的力量把自己狠狠的往外推。可是，只用键盘来炒作了几个月的少女怎么可能抵得过天天在chonglangTV背后指导的无形的大手呢？少女用来臊皮的舌头现在拼命又徒劳的顶着s蛆的马眼，就如同大学生试图挡住坦克一样试着把它推出自己的口腔。但很明显， 这只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随着s蛆谈肏批理政的加深，他的鸡巴狠狠塞入了少女的口腔内部。龟头分泌出的粘液就像烧仙草一样慢慢的滑入了少女的支气管
“咳！！咳！！咳！”伴随着强烈的缺氧下，少女的身体也开始疯狂的扭动起来。喉咙为了排除异物的自然的蠕动也变的逐渐夸张。这都在刺激这s蛆的大鸡巴早点出货。不过可怜的假古德却没这么好受了。随着s蛆加大力度。整根阴茎都塞入了假古德的口中，新鲜的空气进不到肺里，眼前的世界（只有s蛆的小腹）逐渐发黑，她能感受到的只有鼻腔里充斥着的精液腥臭味，以及s蛆尿垢上的骚味以及食道上传来的仿佛要被撑爆的剧痛，还有s蛆一直在叨叨叨提供的口交指导方针”不仅在于找准舔舐之道，关键在于找准舔舐之道！“ ”整个食道都要被占满了吧？他的龟头已经插进我的胃里了吧？不知道我如果现在倒立让胃酸往上流，会不会灼伤他的马眼？“ 随着阴茎的剧烈颤抖，一突开！溅的她满胃是精，满胃是精啊！s蛆出货之后。随便的往后一推。少女从缺氧的深渊中慢慢恢复了过来。她恢复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赶紧告诉众mod跟老指导。我不是古德！这还只是第一个mod，如果历来的各位老吧务们都来了的话.......会坏掉！我绝对会坏掉的！可是少女发现，她已经说不出任何有意义的话了。
”噶。。啊啊........啊啊！呃啊?啊啊~~~啊....啊啊？“原来在s蛆出货之前，她的下巴就脱臼了。现在的她，也只能发出毫无意义的哀嚎了。
”啊，多亏了你夺权！要不是你当年要做个权蛆，也不会落得这种地步。“s蛆本来还想好好的凌辱，虐待这位被他称为”古德“的少女。不过想到时间有限，后边可能排着89个甚至64位红老嗨。就只能止步于此了。
随着缓慢的咯吱声。地牢的门被缓缓打开了。后面站着的是雪之下雪乃，电竞阿姆，大屁股侠，yammie，Jjjjjj,是伊利亚啊等当年与真正的古德莉莉安一同掌管神吧的重量级嗨粉。本来这位可怜的炒作狗少女，见到他们会异常激动，甚至求合照。不过在现在的她看来。这只能代表着更深的绝望与痛楚...........

门又吱呀呀的关上了。不过包括之后多么惨烈的悲鸣……也都会被这扇门阻拦，之后的少女，还再会经历什么呢?
未完持续。。。。。。

u/RhythmAndBlues2

北美嫖娼日记-1

u/RhythmAndBlues2

大家好，我是一个在北美留学后来工作的一个屌丝穷丑矮，一直找不到女朋友，后来找到门路嫖娼，期间发生了很多趣事，于是就像记录一下。纯当是记录生活和跟大家一起交流。本屌丝文化不高，涵养不高，所以用词粗鄙，请大家见谅。本屌丝在美国搬砖有几年了，所以习惯了说话中英文结合，也烦请大家见谅了。先发一个试试，如果大家喜欢，而且不会被删，我再接着写，接着发。
记得在2020年初这个鸡巴冠状病毒流行，周五公司宣布了可以work from home，今天周六，我想着怎么也得在everything close down之前去嫖一次。然后依然是routine，早上举铁，回来喝了蛋白粉，稍微休息了下，查了下一个技师的review，约了个人中午时候去操。在路上取了现金，去操了。这次这个女的比较矮胖，大概5’1, 120lb左右，胸b，短发。其实我有点短发控，因为我初中时候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妹子就是短发，我至今都记得跟她一起补课的时候做她旁边，下午太阳西下阳光斜照进来，映照着她捋头发的样子，我当时看呆了。技师一进门我准备亲她，她说用着浓重的韩国口音说着broken English—no honey….sick everywhere….no kiss…good for u…行吧，不亲就不亲。我一般见到妓女喜欢一上去就抓奶子 with 淫笑 on my face。这次她居然躲闪了，还说be nice。我心说，操你妈，装个鸡巴，看老子等会不日死你个骚逼。
收了钱，进门，脱衣服，table shower（就是人躺在一个台子上，女的拿着莲蓬给你洗）。正常流程，洗干净了，涂点那个鸡巴黏黏的东西，英文叫nuru，中文不知道叫啥。然后开始用咪咪在我身上滑来滑去。此时我鸡巴已经硬了。然后她开始口交。口交技术一般。我双眼微闭，感受着她舌头在我龟头上的滑动。不禁想到，或许这个女的在校园时候也是某个屌丝的女神吧，结果现在被无数个人操过了，可能真的是应了那句话“轮奸都轮不到你”。来不及更深感慨，她不经意间吧套子用嘴套上了，然后坐上来开始动。我问她多大，她说26。当然这些都是屁话我也从不当真，不过从她的皮肤状态来看，应该20多，屁屁挺嫩的。其实有时候从皮肤分辨一个人年龄还比较靠谱，一个老女人可以妆容精致身材管理很好，但是经年累月受过酒色熏陶的那种气质和年龄大了胶原蛋白的流失，是再贵的护肤品也无法弥补的。Anyway，扯远了，她女上位坐了几分钟，累了，然后我叫她换成doggie style，我在table shower那个table上大力撞击着她的屁屁，同时用花洒冲刷着我的鸡巴和她的骚逼连接的地方，感受着一种不一样的温暖。99乘法表背了2遍，心算了5道两位数乘以两位数之后，射了，我摊睡着，两眼无神凝视天花板，她在给我清洁鸡巴。
冲干净了擦干走出浴室，在床上躺着她给我做了点按摩。发现还可以，我问她以前干啥的，她说以前在韩国做足底按摩的，难怪手法还可以。过了大概10分钟后，鸡巴又硬了，口了一会，带上套子开始干，各种姿势操了一遍，每种姿势我一般99乘法表背2遍就换，然后我让她躺在床上，逼对着我，我站在，操她，射了。射完之后，瞬间觉得这个女的好恶心，甚至不想让她碰我，我自己拿着花洒冲干净了擦干走人。
完事之后我text朋友，朋友说，他老婆抓着他操了两次，省钱了。我说，兄弟辛苦了，晚上多吃点补一补。在开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在想，仅仅从操逼的角度上来说，找老婆操真的就比嫖娼便宜吗？粗略计算了一下，还是嫖娼性价比更高。

北美嫖娼日记-2 曾经我也向往真挚的爱情，现在我只是个嫖客

u/RhythmAndBlues2

在covid快传到美国的时候，在上个帖子嫖娼之后的第二周，这周六继续嫖娼，早上5点起来登录工作邮箱吧 昨天晚上draft好的邮件发了，装作很努力的样子。妈个鸡，那个傻逼vp要老子弄各种

table和analysis，傻逼一样。然后去举铁，硬拉2x 自重 3次 ，1.5x自重 10次 1组，1x 自重 15次2组，然后做了点其他rear dealt和肩膀的锻炼， 走了。
快到中午了，约了一个小时的appt去嫖娼。这次的小妹子大概只有4’9’’，泰国人， 英文还可以，来美国7个月了，从亲吻和各种动作看得出来她还不太熟练。我问她多大 了，她说21。 应该没有说谎，皮肤光滑细腻，胶原蛋白很充足，元气满满的样子，而不是像其他经过酒色熏陶的过的老女人那种气质，是多贵的护肤品都换不回来的。我想起了有次回国见了个高中女同学，妈逼法令纹和脸部细纹不忍直视，她就是以前高中大学时候喝酒吃烧烤，估计她以前在uk留学的时候被gangbang了无数次了吧。这次嫖的女的的乳房比较perky，屁屁不是很大但是很有弹性。一见面开始拥抱，chat，亲，脱衣服，然后去了shower room开始这个嫖娼过程。
一开始是table shower，两个身体紧紧贴在一起的时候突然让我心里有一阵悸动。然后洗洗，洗的时候她稍微口交了一下。我躺着，静静感受着她舌头在我龟头上游动。然后擦干，去床上，抱了抱，继续口交，然后带了套开始操。东南亚人皮肤比较黑，大阴唇已经黑了，但是小阴唇还是鲜嫩的，拨开，忍不住舔了一下，然后把鸡巴放进去。第一 次还没成功，因为逼比较紧了，然后她小手抓着我的鸡巴放进去了，各种姿势，doggie ，cowgirl，reverse cowgirl，等等。她站着，我后入，看着前面镜子里猥琐的自己的样子，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条卑贱的狗。99乘法表背了大概5-6遍，然后没忍住，射了。
然后冲一冲，擦干，回到床上开始按摩，然后聊天。她说她在加州某个社区大学读cs的，她妈嫁 了个美国人，所以跟着拿了绿卡，只在我这个地方呆两周，给她妈说的是boot camp两周。她说她妈还是给学费的，只是她想买ipad新电脑需要钱，所以出来卖淫。听着这话的时候，我摸摸了一下她带的施华诺世奇的天鹅项链，不禁想到，大概每个女生都或多或少虚荣吧，有的命好，找了个有钱的男友或者有钱的家庭，有的命不好，就出来卖淫。
她还说她想转去ucla但是gpa不够，我跟她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本硕4.0毕业本科还是拿了最高latin honor summa cum laude和各种奖学金dean's list president's list之类的，然后她还问我学习方法和如何学习英语。。。在这种场合讨论学习 相关的，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再后来温存了一下，走了，估计下周周中还会去找她一次吧，毕竟这种不是纯卖淫的已经不多见了。
出门的时候老鸨还给了我个韩国的黑豆奶，还挺香浓的，推荐。快到中午了，约了个朋友去china town吃饭。吃饭的时候朋友跟我说，他室友是个女的，每个月要么是她飞到 西海岸见男友，要么是她男友从西海岸飞过来。听得我真是羡慕，他室友我见过一次， 高高瘦瘦，白白嫩嫩的，大长腿，声音很好听。虽然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是本屌丝偷偷拍了她的腿照，照着撸了好几次。估计他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要操好几次吧。她的男友也依稀见过一次，在吃饭的时候，略微比她矮一点，比较胖，听说洗澡的时候肚子胖的看不见脚了。然后还跟朋友相约等他拿了绿卡一起去南美嫖娼，朋友不是中国人，eb3排期4个月，真她妈的羡慕，扯了一点有的没的，走人。
在开车回租的小黑屋的路上，我又想起这对异地恋的情侣。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我也曾经很喜欢过一个人，也曾经给了她当时我的所有，也曾经渴望真挚的爱情，然而在被社会和生活操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只想射在一个骚逼嘴里，逼里，和屁眼里，然后脑袋放空双眼无神凝神天花板思考人生的意义。

北美嫖娼日记-3 近距离聆听心跳的声音

u/RhythmAndBlues2

记录一下在2020年3月初的一次嫖娼。那是一个周末，白天都有事，只能晚上去。晚上去了，约了之前找过的一个。她大概5’8‘’，很petite，胸b，很软。由于是第二次见面了，她还记得我，所以我们直奔主题了。脱光了进了table shower room。洗，涂nuru在我身上滑来滑去。她会做漫游，就是用舌头舔遍我全身。我特别喜欢毒龙，喜欢那种她柔软的舌头舔我的屁眼的感觉。于是我四肢趴着类似于doggie style，然后把屁股翘高，就像女的吧屁股翘高等着挨操一样。不同的是我把屁股翘高等着她的小舌头舔我的屁眼，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骚受一样。她的舌头是灵巧的，不是直接舔我的屁眼，而是在我屁眼周围打圈，然后舔屁眼，同时手还没闲着，舔我屁眼的同时手还在撸着我的鸡巴。那时真是感觉爽极了，我不禁呻吟了起来。大概这么过了5-6分钟，我有点累了，然后躺着，双腿朝天张开，手抱着膝盖窝收起腿，然后屁股抬起来略卷腹那种姿势，让她舔我的屁眼，鸡巴，阴囊，屁眼和阴囊之间的那一块，一种难以言喻的爽，大概又持续了5分钟吧。她开始口交，然后69，她用力嘬着我的鸡巴，我把两根手指放进她的逼里搅动，感受着她逼里嫩肉的收缩和

悸动。然后我站了起来，让她跪着，按着她的头，射在嘴里，爽！之后我双手捧着她的脸，略带怜惜的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嘴里包着精液的窘样，然后让她去吐了漱口了。其实我觉得射在嘴里比射在逼里更舒服，更有成就感和征服感。
之后冲干净了擦干到了床上，她给了我一些按摩，其实就是随便按按装个样子。然后我拍拍床，本意是让她过来躺在我身边温存一下。结果她会错意了，她直接又开始口交，没几下我鸡巴又硬了，行了，开始操吧。带上套子，插进逼里，各种姿势。最后我让她face up躺在床上，双腿张开，我站在地上，鸡巴正好在床沿，操她，过了几分钟，冲刺，感觉我耳边有千军万马轰隆隆的声音。几十秒后，射了，万籁俱寂。射完了我趴在她的胸前，她腿缠着我的腰，我静静听着她咚咚咚跳着的心跳。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听一个人的心跳，觉得很神奇，用这种方式感受到了另一个生命。我和她都不想动，直到妈妈桑来敲门说时间到了。然后冲干净，擦干，走人。走的时候她还拧了我一下脸，对我笑了一下，我也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脸。突然让我心有一丝悸动，仿佛让我感受到了还在中学校园时候女生的那种俏皮。或许每个人都有纯真的一面，只是被生活操了太多次之后，一丁点暗示都会让你满脸谄笑的自己脱下裤子撅起屁股。

北美嫖娼日记—4 几个小故事

u/RhythmAndBlues2

最近几年嫖得太多，已经不太记得单次的嫖娼过程了。就写写几个现在还记得印象深刻的过程吧。

当时还在考CPA还是CFA来着，下班学习到10点突然想去嫖娼。于是开车去韩国店。当时出门得匆忙，我就穿了个运动裤，三叶草板鞋和一个戴帽子的套头衫。本屌丝长得矮又略有点娃娃脸。一进门，谈好了一个小时，在小房间里等技师来。过了几分钟，技师来了。
我去摸她脸和奶子，她躲闪了，然后问我：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了?
我笑了，然后想逗一逗她，然后问：why? Does it matter? 咋了，这有关系吗?
她说：if you are under 18,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be here.未满18，你不该来这
我听到后觉得有点无语，也有点好笑，然后说：I am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anyway regardless of the age. 不管我多大都不该来这
她也笑了，然后我跟她说我是个老狗了。接着开始洗澡，口交，操，省略不表。

又是一次晚上10点多去韩国店嫖娼，安排了一个有点矮胖但是奶子很大的骚逼。在table shower的时候，我躺在，她在我身上涂了nuru（那个黏黏的东西）然后在我身上滑来滑去。她坐在我肚子那里，然后弯下来准备吧涂了nuru的奶子喂给我嘴里吃。我觉得nuru有点恶心就躲闪了，然后她还接着喂，我偏过头继续躲。。。
然后她说：why? The nuru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咋了，nuru对你身体好
我心说，你麻痹，神她妈的对身体好。。。。。。。。。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去嫖娼。当时在去嫖娼的路上，还有个现实里的骚逼打电话跟本鼠撩骚。开去韩国店，安排了个年轻妹子给我。那个妹妹是真的年轻，粉粉嫩嫩，胶原蛋白很充足的样子。快速洗了澡直接开操。射完了然后躺在聊天温存的时候，我发现她带了梵克雅宝四叶草项链。然后开始如下对话
我：oh VCA necklace, you are rich （梵克雅宝项链，你有钱）
她： my ex-boyfriend gave to me as gift （我前男友给的）
我：in Korea? （在韩国？）
她：Yes, I had a Chinese boyfriend in Korea. He bought it to me as gift. This one is real. （是的，我曾经有个中国男友在韩国。他给我的礼物，是真的。）
我：He must really love you. （那他肯定很爱你） The real one is expensive, like $3000. (这个要3000多刀)
她：Yea, these ones are fake. (这些是假的) 然后她给我看了她的手链和脚链

她开玩笑的说：Chinese boyfriend gave me real one. Korean boyfriend gave me fake one.（中国男友给我买真的，韩国男友给我买假的）
我说：alright, I will give you a fuck one. （好的，那我今天给你个操的）
然后又开始接着操，操完了回去的路上继续跟现实里那个骚逼撩骚
所以啊，不要给女人花钱，没用的。

u/roaringface

為什麼我一個台蛙喜歡看圖支大佐們表演

u/roaringface

他媽的從小學時代開始我國歌唱得最大聲，覺得孫中山、蔣中正都是些偉大的人物，帶給了台灣這塊小地方文化與財富。國中的時候意外在學校圖書館意外讀到林文堂的台灣哀史，從此打開我對台灣歷史的一扇窗，這才他媽發現自己有多蠢。

這些滯台支們對文明的破壞簡直是如同天災一般，在蜘蛛過來以前，台文可以用來討論醫學、哲學，現在小朋友連用台語溝通都有困難，操你媽的我全家沒人母語是國語，結果我只能用普通話在這裡操你媽，每次看到路上那些中華民國的走狗總想著這些人跟小粉紅到底有什麼區別，垃圾國立編譯館就該給核爆幾次。

在這塊島上真的沒有比蜘蛛更惡臭的殖民者了，日本人至少還給你建設建設，給你弄得先進點好殖民，荷蘭牧師過來還幫著原住民發明自己的拼音文字好方便傳教。蜘蛛過來就先給你菁英挨個圖一遍，難民直接把基礎設施、工廠全拆了成鋼拿去秤斤賣，然後把這小島當作反攻的基地隨便建設，心想反正遲早要回去的隨便建建就行，隨便建就算了，美援拿起來就往口袋塞，被杜魯門評為一家是賊，畜生他媽怎麼沒死在中國大陸上，臘肉你還是圖的少了，草。

物質上要搞垮你，連心態也要給你搞崩，讓你生生世世做奴隸。打個比方吧1989年全國公務員考試錄取名額是600人，但"台灣省"的錄取名額只有22人，其他全是什麼江蘇、湖南、廣西之類的，處處把你當低級賤民在看，就妳她媽這種華國水平還敢嘲諷同年發生的8964，去你媽的早給你圖的沒人反抗了。

要不是迫於美帝的影響與江南案，那條狗逼蔣經國會開放民主化?到現在還一堆人對著蔣經國歌功頌德，我草你媽蔣經國支持者，就會說蔣經國時代經濟多好。拿了那麼多美元到經國時代才發現打不回去了該做基建，簡直就像小粉紅吹捧共黨讓大家吃飽飯一樣可笑。

總之，台灣內部網路風氣就沒辦法這樣左圖右圖壞｀我爽一把，看著大佐們圖圖，是我被華國人破防以後的休閒娛樂，拜託多圖，吃飽飯了要圖，下班了要圖，睡前記得再圖一次。多發點圖支讓台蛙爽幾把。求求了

視奸很久，也不知道浪人會不會對這篇文反感，要是踩的人太多了，我就自刪了吧，繼續視奸就好。

u/sanshan33

《凡人修宪传》

u/sanshan33

序章

周末，你同姐姐弟弟乘坐着公共汽车从八一小学返家。在你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从不以公谋私，派人接送你们上下学。但你父母的工作也都很是繁忙，无暇亲自照料你们，平日里你们只得寄宿于学校。
那时北京的道路还算不上平坦，公共汽车被震颠簸起伏，你歪着脖颈紧贴着玻璃，用着一种吊诡畸形的姿势望着窗外街上熙攘来往的行人，当中不乏是携手欢笑的一家三口，你看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还记得在北海幼儿园时，幼师阿姨她们笑着问你从哪而来。
是北京？陕西的富平？还是河南的邓州？
“不，都不是。”你摇了摇头，尽管你年纪尚小，但聪颖的你却明白，城市不过是连接着一户又一户家庭的存在，真正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正如你真正的家乡是你父母，于是你坚定地说出了那个答案：“我从齐心的逼里来。”
汽车到站，你们姐弟三人下了车。家里空荡孤清，你们仨按母亲先前的叮嘱，很乖巧地把书包放在桌上，掏出书本纸笔。但你无心于学习，抬起稚嫩的脸庞，怔怔地望着墙上挂着的肖像。
你曾问过母亲，父亲为什么总是不回家。母亲笑着抚摸着你的发顶，指着那张挂在墙上的肖像说你的父亲在为伟大的毛泽东主席爷爷工作，为拯救这片古老大地上一户又一户的普通家庭而奔走忙碌。
你想着父亲的模样，对着肖像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九岁时，你父亲犯了错，锒铛入狱。你随母亲从大院搬离，突然想起墙上还有副毛主席的肖像，你们家里毛主席的大比例肖像没几张，于是你就独自溜回了院子里。
天上的太阳红彤彤，却照不进院内的余阴蔽处。你被一群同龄的孩子无缘故地按倒在厕所肮脏的地面上，还被大院里一个叫薄哥的山大王狠狠踩头，在他们的嬉笑讥讽中你只能勉强地撑起半双眼睛，不甘心的看向远处碎满一地的肖像上的玻璃，就像看着自己支离破碎的家庭。
十三岁时，文革爆发不久，你就被归类为黑帮子弟并被联动的人抓走，带到中共中央党校集中观察审查。你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你只是个孩子。但你却被一群陌生人围在中间，浑身战栗地坐在椅子上。
你不敢直视那些正训诫你的人，因为你想起母亲曾对你偷偷提到过那些剖腹取肝的食人惨案，而你身旁的那些陌生人眼中似是还遗有未拭去的殷红鲜血跟仍未嚼烂的人骨。你只敢低头盯着他们军绿色的裤脚跟解放鞋，听着他们的喋喋不休，直到为首的一人斥责你的行为足够被他们为了毛主席把你枪毙一百次!
毛主席？是为了毛主席爷爷?
你瞪圆了双眼，鼓起勇气，愤然抬头回呛道：“既然都一百次了，那还怕什么!”
回应义勇的不是嘉奖，而是现实里清脆响亮的一巴掌，啪的一声从你的脸上在小房间里回荡开来。像无数声发生在远方的悲嚎，响彻一时而又转瞬被人遗忘，只有你自己脸上滚烫的掌印能证明这场苦难的存在。
你豆珠般大的眼泪随即流下，你呆滞地望着那人身后被你视为慈父的毛主席肖像，耳边传来嗡嗡的低鸣声中，掺杂着似是四年前肖像框上的玻璃落地破碎时发出的刺耳声。
也是从这时，你才发现，原来破碎的不仅是你的家庭，还有你的世界。

第一章

过了很久很久，十五岁的你终于结束了关押审查。所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但在离开少管所的那天，你却又觉得一切过得很快，你甚至回忆不起昨日发生了什么。可能，不是你回忆不起，而是你选择性遗忘。
为了治好身上的跳蚤病，你被送回到了富平老家，接受大姑的悉心照料。一进门就见到大姑为你端来热乎乎的肉包，你二话不说就接过食物双手不停地往嘴里塞，仍由发着油光的褐色肉汁与你的眼泪一同低落，淋湿了被你磨出破洞的解放鞋。你试图用咀嚼声掩盖你的哽咽，尽可能地驼背低头，不让大姑察觉。但你颤栗发抖的身子跟数不清的淤青早已将这两年来所遭受的委屈一一呈现给你的大姑，她轻颤着问你近来可好，一句简单的问候就击垮了你所有的提防与伪装。你与大姑相拥而泣，但你嘴里仍拼了命地嚼咽着肉包，因为这个味道，叫做家。

这一顿，你连吃了十六个大肉包，似乎是你人生中第一次吃得这么饱，再下一次吃得这么饱已是几十年后在西城区的一家包子铺发生的事情了。
回到那晚，你结束了用餐洗漱后独自躺在床上，这种时隔多年的温暖令你不敢入眠，害怕醒来发现不过是一场华胥。你借着窗外的月光，忽然惊觉墙上竟然挂着毛主席肖像，他的双眼令你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回到了少管所，它仍挂在阴暗潮湿的墙壁上无孔不入地监视着你，掌控着你的一切。你被吓得钻进了被子里，而被窝里的昏热湿稠，害得你这一晚彻夜未眠。
没多久，在治好了身上的虱病后，你便不舍地告别了大姑，匆匆返京复学。但北京的家里迎接你的不是团聚，而是孤独：你的两个姐姐早已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跟弟弟也都被下放到河南省黄泛区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北京是一座居住着12x50万人口的大城市，新中国的首都，应该居住的人数似不止六百余万。但在北京的团聚的家庭太少，你希望所有在北京的家庭都能团聚美满。
很多年以后，你亲自上网冲浪看到网友笑你只有小学文凭，但你是个肚里能撑船的人，从不因此生气，反而嗤之以鼻，因为你当年小学都还没毕业就进了少管所，等出来后原先就读的八一小学连着初中部都被解散，你被强塞到了北京二十五中继续学业。
今日不比往昔，文革时期的教育偏重实践，而非呆板做题。入学的第一天，每人都要测试批斗之力，你也不例外。
“批斗之力，三段！”
你面无表情地望着批斗魔石碑上面闪亮得甚至有些刺眼的五个大字，唇角有着一抹自嘲。你紧握的手掌，因为大力，而导致略微尖锐的指甲深深的刺进了掌心之中，带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
“习近平，批斗之力，三段！级别：低级！”测验魔石碑之旁，一位中年男子，看了一眼碑上所显示出来的信息，语气漠然的将之公布了出来。
中年男子话刚刚脱口，便是不出意外的在人头汹涌的操场上带起了一阵嘲讽的骚动。
“三段？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子打地洞，这一年小老鼠又是在原地踏步咯！”
“哈哈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同志们，横批怎么说？”
“基本如此！哈哈哈，我他奶奶的要绷不住了，反动蛆guin（滚）!”
周围传来的冷嘲热讽跟羞辱谩骂，犹似颗颗飞来砸在你头上的歪瓜烂菜，令你感受到了挂牌游街般的遭遇。你还小，做不到诸般释然，你在返回队列的途中，用恶狠狠地同龄人身上掠过，誓要记住他们的模样。
“长得像包子的小混蛋看什么看？”为首的一人对你喝道，你定睛一看，居然是小时候欺辱过你的薄熙来。
“哈哈哈包子，老混蛋的儿子是小包子哈哈哈。”
“包子给我滚！我薄哥是尔能包子能够瞻仰的吗？”说完，那群以薄哥为首的人又开始大笑不止。
你瞪了一眼后，就跟着队列返回教室。途中，身后有人拽动你的衣摆，你回头一看，是你以前在部队大院时就认识的玩伴。
“聂卫平，是你？”
“是我。”聂卫平比你大一岁，自然也比你高一些，低着头对你继续说道：“刚才那几个是老红卫兵派的，又叫正统派。你要小心点，千万不要惹到他们，他们武斗是真的可以搞死人的。”
老红兵卫派，顾名思义，是最早的红兵卫团体。由高干子弟组成，仗着家里的关系，他们自喻为“龙凤”，兴趣爱好是对那些被他们喻为“老鼠”黑五类子弟赶尽杀绝。
你有点犯迷糊，这种类血统论的观点，你好像在哪听过。后经聂卫平提醒，你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奴隶制社会跟封建社会时代的阶级之别吗?
“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聂卫平还没反应过来，你们身旁的一人急忙地凑到你们跟前，小声对你们提醒道。
后来你才知道，这个提醒你们的人，叫刘卫平，跟你一样同属黑五类。他还是个有来线的人，他从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被林彪迫害致死。
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向你介绍完了当下的局势，仅以你们这一带的学校为例，就有诸如四三派、四四派、联动、逍遥派等五花八门且纷杂交错的小帮派，每天热衷于给彼此上体育课，至于跟文化有关的课程，那不过是可有可有的东西罢了。
“那你们呢？你们是什么小门派的？”
“小聂他是逍遥派的，不喜欢积累批斗经验，整天玩物丧志沈迷于围棋，你可别跟他学。”

“那我跟谁学？”
“跟我学。虽然我们出身不比他们，但努努力，但是能加入保皇派的。最好再跟薄哥那一批老红卫兵搞好关系，当他们的舔狗，我敢保证没人敢欺负咱们！”刘卫平顾不得你疑惑的表情，神色得意的继续说道：“两个礼拜后，批斗黑五类，不要忘记，不要错过，去三十八中，跟薄哥他们一起批斗黑五类。因为当舔狗非常好，批斗别人非常好。”
你始终拉不下脸去向曾欺辱过你的薄哥低头道歉，更何况你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根本没做错什么。可能真因为拉帮结派的关系，你躲在保皇派的庇佑下，老红兵卫派的人这些日子里除了偶尔嘴碎你以外，也没找过你任何麻烦。
接下来的日子里，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在这股热潮中，不仅红卫兵小将们踊跃串连，就连一些上了年岁的老贫下中农也加入了红小将的组织上京朝拜。他们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身着绿色解放服，脚上也穿着解放鞋，这三样供人观赏的衣物还被时髦地命名为“三观正”。他们逢人就吹嘘自己的“三观”穿戴得比别人正，但到了后面他们连“三观”究竟是什么，都懒得去追究，毕竟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爱国爱党的情怀。
“可彰显这些有什么用呢？”有次你跟刘卫平走在小巷里，你有点不解地说道。
“小齐你可太笨了，这样那些老红兵卫就不会批斗我们了呀。”刘卫平顿了顿，继续说道：“而且我们还能批斗别人。”
“可是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呢？”
“你懂不懂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与人斗，其乐无穷，嘶.....算了，不重要，反正这就是我们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呀。你看那些邪恶的走资派即使离开了咱们中国，不也照样在海外组成小团体彼此批斗嘛。”
“哦...”
为了革命，北京各所学校都被奉旨停课，他们的校舍也都被开放为免费的接待站，由于人员众多，甚至不少的机关单位也纷纷腾出办公室和招待所作接待站。你们目睹了一场场狂热的批斗及各类近似宗教礼拜的事情，在北京这个也即全国红兵卫心中的圣地里发生。
当然，除了到北京朝拜串连外，还有不少的红卫兵还千里迢迢涌向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和红军其他的精神圣地，如井冈山、延安等地。这些地方可以免费吃饭，免费住宿，免费旅游，但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一切都只与那些“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有缘。
你身份不够好，也没钱，去不了远方朝拜，但还好中小学生最喜欢的就是人山人海热闹处，对你们而言最有趣的莫过是“圣地大朝拜”。大批大批来京串联的红兵卫，扬着笑，哼着红曲，扛着棍棒镰铲和红星旗，四处揪黑五类进行批斗。
批斗分文斗和武斗，你不爱看文斗，逐渐喜欢上了看伤筋动骨甚至当场掏心剖肠的武斗。两个礼拜在打闹中眨眼而至，到了北京三十八校批斗大会那天你们打翻了聂卫平的棋盘，强行带上聂卫平一起，去北京市三十八中集合，一齐批斗黑五类。
黑云压境，山雨欲来。北京三十八中万头攒动，各校来的红卫兵染成乌泱一片。见此奇观，即便像聂卫平这般淡泊静心之人也难抑心潮澎湃，你们三人匆忙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入学校。
你们拎着木棍铁管，四处寻找着那些等待被批斗的黑五类。据聂卫平后来回忆说：“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但奇怪的是，我们却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难道是黑五类他们怕了？亏我这段时间还憋了一大把火气，想拿他们出气呢！哈哈，怂包!”刘卫平昂首挺胸的走在前头，这应该是他自父亲死后，第一次这么的得意骄傲：“
你踢了刘卫平一脚“你他娘的骂谁是怂包呢？”
“啊？”刘卫平挨了你一脚，有点不解，正欲开口询问你时，礼堂的大门忽然被打开，冲进来几百号挥舞着棍棒的人，见衣着打扮，应该是血统更为纯正的老红兵卫。
他们四处打砸，又吼又骂，你们人数虽然比他们多，但没有任何准备，更没有指挥，在他们有序的组织性攻击下，你们这般乌合之众顿作猢狲散，抱头逃窜。
你们三人的批斗之力级别都还很低，你们本来就只是打算过来蹭点团战经验，谁曾想发生这等变故。你们转身就朝先前锁车的地方跑，聂卫平是逍遥派出身，武斗不行，但一身的轻功了得，稍使逍遥微步就已翻墙，逃之夭夭。
你跟刘卫平没聂卫平这么灵活，很快就被一群有着七八段批斗之力的老红兵卫包围了。你们二人面面相觑，你一个三段批斗之力跟五段批斗之力的刘卫平怎么合力也肯定打不过这一群老红兵卫。你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辈子可能就要栽在这儿了。
就在老红兵卫向你们一步步逼近时，不远处一道熟悉的声音呵道：“慢！”

未完，待续。

第二章

你们定睛一看，不远处走来的那人竟是薄熙来。

刘卫平急忙喊道：“薄哥，是我们！我们也是红兵卫！救救！”

先前还摩肩接踵的人群见是薄熙来，纷纷挪腾出位置让他信步向你们走来。但薄熙来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表情，令你联想到小时候被他按在老白儿京厕所里踩头的童年阴影。

“嗨呀！是薄哥呀！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为人您是清楚的，纯纯的红兵卫啊，大伙儿可要看清楚了，我们是自己人啊。”刘卫平见是薄哥来，立马挺直了腰板，脸上露出了笑容：“薄哥，我们之前还到处寻您，想跟着您简简单单混点批斗经验。见您不在，我们觉得没您指挥不行，本打算回家的，结果你瞧儿，我们前脚刚走，后脚就碰到您啦！”

刘卫平见薄熙来神色令人寻味，立马从怀里掏出一根发皱带潮的香烟，递给薄熙来：“薄哥，等下咱们去哪儿刷批斗经验呢？”

随着啪的一声，刘卫平的香烟被薄熙来打落在地，其速之迅捷，甚至令你怀疑他是否真的出过手。包括你在内的众人，全部倒吸一口凉气，这个男人的手速…恐怖如斯。

刘卫平脸上的笑容僵住，弯腰去拾捡，伸出的右手却被薄熙来踩在脚下：“小刘啊…你难道不知道我从不抽这么低级的烟吗？你是在…刻意羞辱我？”

“哥…我…”刘卫平伸出另一只手抓在自己右手的手腕上，双手使了全身的劲，仍然无法撼动薄熙来丝毫，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个男人的脚力…也恐怖如斯。

“小刘啊，你知道吗？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我们迫不得已才做出的反击。”薄熙来一脸笑意，摸了摸刘卫平的头发，随后从自己口袋里抽出一根烟，打火、点燃，用嘴吸了一口后吐出浓烟，继续说道：“但现如今绝大部分的黑五类都被我们清除干净，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你们这些失去统战价值的…小小老鼠！”

“可是薄哥，我…”刘卫平还没说完，就被薄熙来一脚踢倒在地，他挣扎着起身问道：“哥…我想不明白，我究竟…我究竟是错哪了啊。”

“那我问你，祝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下一句是什么？”

一秒，二秒，三秒。薄熙来见刘卫平迟迟不答，又是凌厉一脚袭去，将其踹倒在地，口吐鲜血，他哆嗦着身子，哀求道：“薄…薄哥，我…求您…放过…我…”

“好！”薄熙来走上前去，踩在刘卫平的头发上，借助他的头发蹭掉自己鞋底的尘埃脏物，“那你跟我念，祝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刘卫平沉默，首部缓缓栽下，双眼变得涣散，因为刘卫平的父亲就是被林彪迫害死的，永不祝贺林彪身体健康是他的底线。
薄熙来蹲下身子，嘴上仍挂着笑，眯起双眼，一副阴鸷之色浮现，道；“你今天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那你以后还敢怎样，我就不敢想了。”

众人又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个男人的逻辑水平更是恐怖如斯。

“你不说是吧？”薄熙来突然敛起笑脸，猛地一拳砸在了刘卫平的左脸上，将其击翻至数米之远。刘卫平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恍若一具死尸。

薄熙来抽出嘴里正叼着的烟，将目光瞥向你，重新展露笑颜，但你没能感受到丝毫暖意，甚至他吐出的烟气令你联系到了大雪天里因寒冷而呼出的白雾。他一步一步走向你，可你早已尿湿了裤裆，双腿动弹不得。

众人看到你浸湿的裤子跟一地腥臭的尿液，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大笑不已。

“小包子尿尿咯，爱不爱妈妈？”

“小包子？我看分明是江南小汤包。”

“哈哈哈哈，这个汤包的皮不都厚。他妈妈包皮技术不行。”

“他妈妈是面粉馅料，他爸爸才是做包子的厨师。我看呐，分明是他老习技术不行，我下次给大家演示一下，齐心该怎么正确地使用。”

薄熙来听着众人对你的讥讽，笑得更开心了，转过身，两腿大开，并指着自己的裆下，仰着头对你说道：“来，钻进来。钻进来，薄爷儿我今儿高兴，看在昔日你我近邻的关系就放过你。”

平日里众人畏他，无一不管他叫薄哥，但却在你面前，偏偏要自称薄爷，当中羞辱之意不言自明。

唉，罢了，你看着薄熙来的裆下，心想今天若不钻进去，多半要横尸于此。于是容不得犹豫，你迅速解开裤子拉链，脱下了内裤，掏出牛牛，再用另一手扶着，正对薄熙来的腚眼，疾步冲去。

薄熙来大惊失色，转身一个回旋踢将你击退到几米外的墙上。

众人见此荒唐，语笑喧阗。

“什么东西啊你这是？恶心，真晦气！”薄熙来皱起眉，往地上啐了一口痰，满脸写着匪夷所思，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你他娘的，我是让你钻进老子的裆下，而不是裆里。”

一声电闪雷鸣，北京下起了暮秋的最后一场雨。

“唉，算了。下次见到再批斗这种脏臭的贱鼠，咱们先去避雨吧。”

薄哥点了点头，接受了身旁小弟的建议，带着老红兵卫的派徒离开了这里。几个没玩够的老红兵卫往你身上浇完新鲜童子尿后，也紧跟着薄熙来为首的大部队离去了。

你浑身污臭，淋着雨，躺在尿滩里一动不动，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令你心如死灰。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罪恶能以正义为名，有些屠戮能以解放作借口。你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自称是最坚定、最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红卫兵们，却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所有的人性之恶做绝，甚至在这个被众人吹捧为盛世的年代，这种歪理竟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觉得自己很蠢，像规则的弃子，不适合这个荒唐的世界。

你恨自己的无知，你恨自己的无能，你恨自己的懦弱，你恨不得立即死在这里。但你现在却连自戕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你所有的自信都在折磨中消失罄尽，你现在唯一坚信的是，自己天生是个任人宰割的废物。

你想，要不就饿死渴死在这吧，什么都不做，就躺在这，等待被时间腐蚀。雨越下越大，就连你身上尿液的腥臭味也被冲刷殆尽，迷迷糊糊间你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你已经在聂卫平的房间里昏睡了一天一夜。是他后来偷摸跑回来，冒死救的你们。在与他的对话中，你也得知了伤重的刘卫平被送进医院，初诊是脑震荡，但那个年代医疗资源紧缺，更何况刘卫平出身不好，所以不得治，终身可能都要落下顽疾。

“唉。”你躺在床上，重重叹了口气，但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为了自己多舛的命运、迷茫的前路，还是为刘卫平悲惨的遭遇而哀叹。

聂卫平似乎读懂了你想法，放下了手中正在拾掇的行李，递给了你一包烟。在你疑惑的眼神中，他开口道：“这是小刘留给你的，他家里人知道他治不好以后，打算带他离开北京回家乡好好休养，也避避风头。”

“… …”

“我也要离开了，现在就要前往北大荒，去黑龙江农垦系统插队，我想锻炼自己，变得强大能保护自己跟身边人。不想…不想再发生这样荒唐的事了…刘卫平临走前，还是叫我给你带了一句话。”

“什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终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

“… …”

“我差点忘了你小学还没毕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我们也应像自然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奋图强，永不停息，而不是像你现在这般一样，死气沉沉，颓废自怨。小习，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算久远，但我有一股很强烈的预感，我们会再重逢的，希望届时你能成为一位令我们钦佩的强者。”

“嗯…”

“最后，小习，我也想送你后半句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不想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只希望未来的某天你能带着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来见我。”说完，聂卫平转身离去。

你看着手上的烟，突然发现了什么，抽出一根发皱的带有刘卫平血迹的香烟，你心头一震，攥紧了拳头，对着门外正离去的聂卫平喊道：“我会的！一定！一定！”

不久，你也响应了毛泽东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前往陕北的的号召中，你身列其中，孤身来到离家近千里的延川县下一座名为梁家河的小村庄，而你也即将在这里开始你新的一段传奇故事，这一年，你十六岁。

《平凡献忠的一生》上

u/sanshan33

周末，你同姐姐弟弟乘坐着公共汽车从八一小学返家。在你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从不以公谋私的派人接送你们上下学。但你父母的工作也都很是繁忙，无暇亲自照料你们，平日里你们只得寄宿于学校。
那时北京的道路还算不上平坦，公共汽车被震颠簸起伏，你歪着脖颈紧贴着玻璃，用着一种吊诡畸形的姿势望着窗外街上熙攘来往的行人，当中不乏是携手欢笑的一家三口，你看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还记得在北海幼儿园时，幼师阿姨她们笑着问你从哪而来。
是北京？陕西的富平？还是河南的邓州？
“不。”你摇了摇头，尽管你年纪尚小，但聪颖的你却明白，城市不过是连接着一户又一户家庭的存在，真正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正如你的家乡是你父母的家庭，于是你坚定地说出了那个答案：“我从齐心的逼里来。”
汽车到站，你们姐弟三人下了车。家里空荡孤清，你们仨按母亲先前的叮嘱，很乖巧地把书包放在桌上，掏出书本纸笔。但你无心于学习，抬起稚嫩的脸庞，怔怔地望着墙上挂着的肖像。
你曾问过母亲，父亲为什么总是不回家。母亲笑着抚摸着你的发顶，指着那张挂在墙上的肖像说你的父亲在为伟大的毛泽东主席爷爷工作，为拯救这片古老大地上一户又一户的普通家庭而奔走忙碌。
你想着父亲的模样，对着肖像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九岁，父亲犯了错，锒铛入狱，在你随母亲从大院搬离时，你突然想起墙上还有副毛主席的肖像，你们家里毛主席的大比例肖像没几张，于是你就独自溜回了院子里。
天上的太阳红彤彤，却照不进院内的余阴蔽处。你被一群同龄的孩子无缘故的按倒在厕所肮脏的地面上，还被大院里一个叫薄哥的山大王狠狠踩头，而你只能勉强地撑起半双眼睛，不甘心的看向远处碎满一地的肖像上的玻璃，就像看着自己支离破碎的家庭。
十三岁，文革爆发不久，你被归类为黑帮子弟并被联动的人抓走，带到中共中央党校集中观察审查。你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你只是个孩子。但你却被一群陌生人围在中间，浑身战栗地坐在椅子上。
你不敢直视那些正训诫你的人，因为你想起母亲曾对你偷偷提到过那些剖腹取肝的食人事件，而你身旁的那些陌生人眼中似是还遗有未拭去的殷红鲜血跟仍未嚼烂的人骨。你只敢低头盯着他们军绿色的裤脚跟解放鞋，听着他们的喋喋不休，直到为首的一人斥责你的行为足够被他们为了毛主席把你枪毙一百次，你莫名鼓起勇气，抬头愤然回呛道：“既然都一百次了，那还怕什么!”
但你的勇敢换来的却是清脆响亮的一巴掌，啪的一声在小房间里回荡开来。
你豆珠般大的眼泪随即流下，你捂着脸上滚烫的掌印，呆滞地望着那人身后被你视为慈父的毛主席肖像，耳边传来嗡嗡的低鸣声中，掺杂着四年前肖像框上的玻璃落地破碎时发出的刺耳声。
也是从这时，你才发现，原来破碎的不仅是你的家庭，还有你的精神世界。
十五岁，你结束了关押审查，从少管所里出来时浑身是虱子，身上有着数不清的淤青，回到了富平老家接受大姑的悉心照料。第一顿饭就连吃了十几个大肉包，似乎是你人生中第一次吃得这么饱。晚餐结束后你躺在床铺上，这种时隔多年的温暖令你不敢入眠，害怕醒来发现不过是场华胥。你借着窗外的月光，忽然发现墙上竟然挂着毛主席肖像，他的双眼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回到了少管所，它仍挂在阴暗潮湿的墙壁上无孔不入地监视着你，掌控着你的一切。你被吓得钻进了被窝里，被窝里的昏热湿稠令你这一晚彻夜未眠。
十六岁，你告别了大姑，返京复学没多久，毛主席就发起上山下乡运动。你被强行号召，被迫孤身来到了离家近千里的延川县下的一座小村庄。
结伴同来的知青们当中，你年纪最小，身子最为孱弱，干不了劳苦艰辛的务农工作，被村民骂作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幸运的是，你遇到了隔壁樊家沟的小红。只所以依稀记得叫小红，是初次在舞会上见面时，她头上戴着当地的大红花，直到很多年后，你才知道这种花叫朱槿。
“你叫什么呀?”
“齐近平。”
“他们不是说你爸爸叫习仲勋，你应该姓习呀！”
“习仲勋是谁？真不熟。”
她被你逗得花枝乱颤，作簪的朱槿也随之摇摆。
殷鲜一相杂，啼笑两难分。

你早就在岁月长河中遗忘了许多人事，包括记忆中遥远的她，你记不起她具体的模样，应是不算得上姣美，但有着少女的清纯模样，总是面露羞红，每逢展颜欢笑时，脸颊的两瓣绯红更是被皓齿衬得娇艳，就好似陕北的朝霞映日。
自那以后，你为了接近她，借阅了《西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左丘明《左传》、《我的故乡》纳楚克道尔基、《吉檀迦利》、《园丁集》、《飞鸟集》、《新月集》泰戈尔、《三国演义》、《水浒传》、《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圣西门、蒙田、傅立叶、拉封丹、萨特、司汤达、莫里哀、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乔治桑、莫泊桑、小仲马、冉阿让、罗曼罗兰、《羊脂球》、卡西莫多、席勒、歌德、海涅、莱布尼茨、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你还读过托马斯·潘恩、《联邦党人文集》、《常识》、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老人与海》、简·奥斯丁、华滋华斯、狄更斯、《猫》、《福尔摩斯》、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拜伦、雪莱、肖伯纳、培根、克伦威尔、约翰·洛克、托马斯·莫尔、亚当·斯密、李约瑟、阿诺德·汤因比、《双城记》、《雾都孤儿》、《简·爱》、《鲁滨逊漂流记》、汤显祖《牡丹亭》、《南柯记》、《紫钗记》、《邯郸记》、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十二夜》、《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斯》。
但你从未真正翻阅过任何一本书，也从未跟她谈及过当中的内容。你在每一个寂寞难熬的夜里，抄写着书名跟佶屈拗口的洋名，只为了白天跟她幽会时能以文艺青年的身份自居。但这段单纯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你记不起是因何事，点燃了少年的叛逆之心，你忍受不了村官对你的鄙夷跟种种歧视，更何况你已是纡贵相待，尽了每一分谦和。
于是你愤然离村回京，跟小红相约在北京碰面，却在抵达北京后立马被公安押送进了“学习班”，小红的音讯也从此遁入千山鸟飞绝。
你恨农民的粗鄙，你恨公安的野蛮，你恨她的薄情，你恨父母家庭给你带来的厄运，甚至你开始怨恨那位作壁上观甚至是一切始作俑者的他。
十七岁时，在某个夜晚结束了洗脑跟训斥后，你躺在潮湿晦暗的宿舍里。在舍内此起彼伏的呼吸和打呼噜声中，你望着墙壁上的毛主席肖像，逐渐想通了一切，觉得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与折磨，不过是自己过于执着本我而没能接受这个社会规则所带来的惩罚。
一道惊雷打响，北京的骤雨忽至，幡然醒悟的你猛地从床上爬起，匍匐至祂的肖像前，流着泪，不停地向那副肖像磕头忏悔，头破血流，直至被吵醒的众人在他们的惊恐疑惑中摁住才作罢。
你开始相信祂是绝对公正的，你开始相信你每一天的苟延都是那位神明伟大的恩赐，你开始相信你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感的来源正是每个人身上所戴着的镣铐。
不久，你被放了出来，在姨父的帮助下，主动回到了梁家河。一路的火车颠满了知青的哭喊哀怨，只有你，见到这阔别大半年之久的黄坡山峁，癫狂得喜极而泣。你颤栗着身子，跪倒在地上，双手朝上，闭上双眼贪婪地呼吸着由祂赐予你的空气。

未完，待续。

教你身为引流狗怎么一句话快速融入CLTV【入门版】
u/sanshan33

看不懂的就发“典！”
看得懂的就发“明白人！”
看到漂亮母人发“妈妈！”
看到小女孩发“辉！”
看到mod就骂“权限狗！”
看到mod被集火就发“想s蛆了”
看到对方karma少就发“晶哥饶了我吧”
看到对方karma多就发“炒作狗”
看到sewerfarm用户就骂“沟友滚！”
看到鹅组用户就骂“集美滚！”
看到chinairl的用户就骂“太监滚！”
看到asoul的用户就骂“a畜滚！”

看到在墙内的用户就骂“穷蛆滚！”
看到在墙外的用户就骂“蝙蝠滚！”
看到有人发不明所以的东西就发“葱味收！”
自己炫耀时要发“穷蛆/小吊子sian mu吗？”
别人炫耀时要发“迪友差不多得了”
被拷打了就发“你今晚晒不出资历你妈必死！”
如果对方没有资历就发“引流狗滚！”
如果对方有资历就发：“红老嗨玩个抽象也要资历是吧？滚回沟里自娱自乐吧傻逼！”
被拷打急了就发“你妈大逼人人插”
看到有人下楼梯的视频就发“新家圈我”
有人索要你微信号就发“xjp19890604”
看到指导欲爆棚的教师爷就发“原来如此，太谢谢了，我已经完全玩明白了”
实在没得发了就发“唉，我们神系真的没落了...”

我唯一的朋友润去自由的国外，我真的好开心，也很痛苦

u/sanshan33

我们故事的起点是一盒的火柴，是他带我第一次偷完井盖，我准备抽烟庆祝却没有打火机时，他送我作为打火机的代替品。
当时的他从盒中取出一根红磷火柴，摩擦，点燃，递给我，但我没拿它点烟。我不明白这都二十一世纪了，更为便利的打火机早已普及，为什么还要随身携带着火柴。
他抬起我捻着火柴根的手，高高地对准月亮，然后闭上一只眼盯着火苗跳动：“因为他还能是别的代替品啊。”
他透过火苗好奇地望向月亮，而我透过火苗看着他燃烧的双眼。火柴就这样立在我们之间，代替了月色的朦胧。
他就是一位如此抽象的河南人，但也很和善，是我本科期间最交心的朋友。与偏见的地域黑不符，他素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顺便我在这里澄清一下，作为河南人长达四年的舍友，在我们共处的四年内，宿舍内根本没有丢过任何东西，只是多了很多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都有反贼倾向，所以我们时常形影不离。我们一同在球场上看云，饭桌上扯淡。骂共产党，骂社会，骂任何他看不惯的事情。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是他讨厌的，我自然也讨厌，但只要是他不讨厌的，我也都依他。
用一句话总结我们那时期的关系就是：好友之上，男同未满。
我难以忍受这种长期的暧昧关系，在大一最后一晚只有我们的酒席上，我难得地卸下伪装，跟他诉说起了我昏光暗屋的童年、母亲严语厉鞭的家教、还有渴望父爱的我模仿当年离去的父亲，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就抽起了烟。
他一言不发，垂头盯着酒杯，我每说一句，他就多饮一杯。
直到服务员拿着八百九十六块四毛的账单出现，他才不胜酒力，摔倒在地。
我搀扶着他回宿舍，他身子沉甸斜偎着我，腰肌紧厚，脸颊滚烫，一只手臂环过我的后颈把腕部扣在我肩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亲密地接触男性，在这之前哪怕只是碰到胳膊碰到手，我都会毛发悚立。
回到宿舍，开灯，没人。我把他轻放在床上，嘴里不知道梦呓着什么，我贴近仔细听也听不出什么结果，但又好像有几个吐出的词是给我起的外号。我讨厌母亲给我起的名字，又土又常见，我更希望用他给我起的外号作代替。哪怕是多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旧日里他唤我名的每一个瞬间都觉心悸难安，
我没忍住抚过他的脸颊，指尖传来的触感跟愈发难以自控的情愫，就像是往我的心房里丢了根火柴，逐渐蔓延成灾。
我见门外依旧没有动静，关上灯，猫着脚回到他的床前，浅浅亲了他一口，就又小跑回自己的床上，躲进被窝。在没人看得见的心底焚烧了一整夜，而后的余烬又在大一假期间不断地重燃。
大二那年，他向喜欢的女孩子告白失败。我安慰了他很久，甚至在暑假临别前为了多陪伴低谷期的他，顶着母亲巨大的压力，假装买错票，订了张南辕北辙的火车票，陪他在回家的火车上谈天说地了十几个小时，一点都不困，最后分别的时候还很不舍，约定好明年一定去穷游。

到了大学第三年，他没有爽约，我们一起出去穷游，刚下西安的火车站，我们的钱包就丢了。为了省钱我们只订了一张床。恰逢天公作美，忽化暴雨。我们被浸湿，只得回到旅馆，晾起衣物，穿着一条内裤，赤身裸体并肩挤在逼仄一块。
他主动地谈起她的进展：她拿的校园某比赛的三等奖，她最近新学会的妆容，她家中的烧杯博猫猫，以及…她最近也跟新男友去了旅行。
我没忍住，打断了他："那你觉得我讨厌吗？"
"你不讨厌。"
他一个翻身，把我紧紧地压在身下，心跳清晰，肌肤熔接。他歪头，朝我耳内吐出暖和的气，细语问我："中？"
我不置可否，用食指尖轻抚过他的乳头，闭上双眼，迎接之后的暴风骤雨。
我想起了童年时父亲给我念过的童话故事：是一个雨雪交杂的夜晚，卖火柴的小女孩找不到买家，在老道上踽踽独行…
她擦亮了第一根火柴，仅只熹微的光芒，就驱散了寒冷。直至火柴熄灭，她才感到又饥又寒。
她擦亮了第二根火柴，看见了红肉香肠，热腾一大盘，忍不住塞入嘴中，再用舌根抵住，来回舔舐，吞咽，享受着佳肴。直至火柴熄灭，现实的饥饿顿作无数条鞭子使她腹部狠狠袭来，疼得她夹紧了双腿，扭曲成一团。
她急忙又擦亮了第三根火柴，她看见一棵参天的圣诞树，树顶摆放着一位可爱的天使，他带着小女孩钻进树里，往茂密葳蕤的枝叶挂上巧克力、姜味饼干。突有夹着雪霜的狂风袭来，小天使消失不见，小女孩只能紧抱着树干接受着摧残，在剧烈地颠簸中，眼泪在眶中打转。但风雪仍旧不停，一阵阵刮过，时而把小女孩吹到到树尖上，时而将她从高空重重地摔落在地。
在天旋地转中，她擦亮了第四根火柴，恍惚间看到了久违的父亲，她跌跌撞撞奔去，扑进了父亲的怀抱，流着泪狠狠地抓着父亲的后背，挠出了深深血痕。
而疼痛则愈发猛烈，甚至到了人体忍耐的临界点，她擦亮了最后一根火柴，迸发出一片浮光耀金，掠过所有记忆的影子，而在爆发之后，小女孩却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喜悦替代了风雪的喧嚣与肉体的疼痛。
小女孩就这样躺着，等待一片又一片的雪花落在她白皙透红的肌肤上…
而我则依在他温暖的怀中，把玩着他新买的打火机。
"送你。"他把我放在桌上的火柴盒随意地丢向垃圾桶，没中，"你不要整天带着那盒火柴了，今早过安检黑皮说是易燃物，要收你的火柴，结果你就为了这屁事吵了半天。没必要，我们又不需要替代品，买打火机就是了。"
我看着掉落在桶外的火柴盒，"嗯嗯，你烦，不鸟你了…"
自那以后，我们的关系进展迅速，隐秘而又狂热。
我们约好考同一座大学的研究生，每天都要学习到通宵达旦。见他操劳，我于心不忍，为缓解压力，我们在大四的每个周日，相约在小宾馆里，仍由他体内的野兽在我的身体上肆意的撒野：昂首，掠食，撕咬，奔腾，咆哮。
跟片子里不同，河南人很有趣，每次他都喘着粗气，一边挪动身子，一边喊着洪亮的口号："中！中！中！中！中！中！"
所以没跟河南人做过爱的人一定素质很差。
那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珍惜着每一分一秒。但可惜，我考上了研，他却没有，他选择了出国作为考研失败的替代品。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对我说虽然中国留给他的记忆只有恶贯满盈，但他会回来的，所以我等。
第一天，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第一年，第二年，我们的联络越来越少。他交了一个新的女友，模样俏皮可爱。我研究生毕业后也考上了上海的公务员，待遇不错，但我还是时不时地会想起他。
想起他时，我会打开满是灰烬的火柴盒，里面的火柴全都已燃尽，我随意翻出一根对准夜空的月亮，然后闭上一只眼想象着火柴复燃，火苗重新跳动。
但火柴就这样立在我们之间，一动不动，就像是隔着一座月球。
其实从校舍月下井盖时他送我的火柴起，我就逐渐分不清了爱情与友情。如果我们止步于友情，那为什么会越过那一步？如果我们是爱情，为什么我们没对彼此说过"喜欢"、"我爱你"？为什么会无疾而终？甚至连死亡的悼词都没有。

为了让自己振作起来，我慢慢地变成了积极分子，平时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官媒文章，没日没夜地刷抖音，让另一个自己代替自己。他察觉到了我的转变，后来他再与我联系，我感到他对我的厌恶日益剧增，也渐渐断了与我的来往。
直到最近上海大乱，他告诉我，虽然omicron的传染力特别高，但致死率已经大大降低，外国政府纷纷放松管控恢复社会秩序，上海应该更加理性灵活的防疫。
我很害怕。
比起神出鬼没的新冠跟无处不在的中共铁拳，我更害怕他回来见我。
“谁都不能确定开放是最佳的防疫政策，所以你也不要拿国外的情况来代替国内。”
为了让他确信，上周我还当了大白，每天都要发朋友圈说一些有的没的，比如什么：“特殊时期，共克难关”、“只要配合政府，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不要传播谣言”。让他以为我不是因为公务员的身份在应付差事、装装样子。
他却在我的一条朋友圈下疯狂阴阳怪气，发了坚子说的：“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还有“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我打语音，练习了很久，口气变得很正经且平缓，我跟他聊了很多关于防疫的话题，除了生活，我不敢，我怕。我劝他注意言行，不在国内少操心。
“可是我真的很担心你。”
“这不重要，我只是你的一位朋友。”
“难道我们之间只有友情？”
我看着桌上的火柴盒沉默了很久。
与直觉所违背的是，打火机的发明早于火柴。现代打火机的鼻祖可以说是16世纪欧洲的火绒盒和与其齐名的打火铁盒。而在19世纪，人们开始使用红磷研制火柴，作为打火机的替代品。直到二战之后出现了更加小巧便捷而且价格低廉的打火机之后，火柴便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
就像我们的友情是他爱情的替代品，就像我们的爱情是我友情的替代品。
是他自私的、我自卑的替代品。
“是的，只有友情。”
说完，我便挂了电话。

(编者注：反面视角：眼睁睁看着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被共匪的宣传机器洗脑成粉红，还志愿报名去做大白，我真的好痛苦😞😔😣😖😫)

u/Sea-Patient-1804

观察到我们浪人里混进了一些可耻肮脏下流的屁眼怪！

u/Sea-Patient-1804

观察到我们浪人里混进了一些可耻肮脏下流的屁眼怪！潜伏许久的他们开始了渗透和同化活动 通过夹杂在键政贴里的偷偷洗脑宣扬lgbt思想 散播同性恋内容 以及“较为温和”的“牛子妹妹”图片视频 潜移默化中影响浪友性向 一步一步残害浪人心智 让人怀疑自己是否其实是好这口的 在降低戒备心和反感后就是变得开始想要尝试这种恶臭下流的本质男男性行为，这时候潜伏许久的 “女装牛子妹妹群友”出现了 最单纯好骗从没有摸过母人手的饥渴老鼠们上套了纷纷开始跪舔喊老婆老婆 以为此生第一次能操热乎洞的机会来了 心想穿上女装的他灯一关也是可以当成女人来日。殊不知这正是屁眼怪们给我们下的套。上去舔就是中计！ 一路顺顺当当约出来以后不是发现满屋子黑皮国保大汉被直接绑走摘装备就是二十来号肌肉壮gay直接把你给操得屁眼大开前列腺高潮数十次直到对此上瘾 最后被调教成爱国lgbt后扭送至中南海地下室供习近平淫乐！ 你们以为为什么会有爱国lgbt？ 那都是一个个不幸失足的前浪人 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他的阴谋 在深宫中布局许久甚至疫情和水灾时都没空露面。此举不光能消灭贴吧和reddit上的这批让其头疼许久的资深恨国恨党狗罕见反动势力 还能将其转换为忠实肉便器性奴以后为自己效力发声 用最让人上瘾的前列腺高潮拉人下水拖入泥潭 这就是最厉害的统战和洗脑 明白了吗浪人们 从今天起 刀在手 杀gay狗！ 杀光这帮阴险恶臭的牛子妹妹屁眼怪们，重新还我一个打胶炼铜冲浪tv！！！

u/Seven_Yi

被父母破防了。

u/Seven_Yi

本鼠以前发帖说过一些自己的事情，今天看到一个985土木硕士和女朋友分手后自杀的新闻突然有些感触，想起之前和家里的一通电话。
鼠人生在一个困顿的鼠窝，父母连↓键工人都算不上，基本没有太多家庭责任感，没钱也不愿意打工，就做做零活，过一天算一天。但不幸中又有一些幸运或者是更不幸的事，虽然鼠人成长过程中有时会忍饥挨饿，但是还是长到了1米78（县城小姚明就是了），长得也还行，而且脑子比较聪明，小镇做题家，语文数学偶尔考年级第一那种，中学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精神小妹暗恋，以前有一个女生高中三年如一日，不管我上学提早20分钟还是迟到都必然能在路上“偶遇”对方，鼠人也明白人家心意，但是内心一直知道自己家庭不好，不敢接受，后来时间久了想要试一试，最后相处一段时间也因为自己性格缺陷，严重缺乏安全感，给双方都带来不快无疾而终。
后来，鼠人度过了拮据又波澜不惊的大学，期间也有收到过情书和表白，但始终因为家庭情况和性格缺陷没有勇气尝试。
毕业后，父母向大多数人一样，仿佛以为水到渠成地，孩子就会恋爱结婚，在一次电话母亲向我要完钱后，问我：“有没有谈对象？”，得到否定回答以后继续追问“怎么上学的时候没有？”，我不耐烦且无奈地说了一句“我上学的时候连饭都吃不起怎么谈对象？”，鼠人母亲不假思索地指责到“你自己有魅力还用吃得起饭的啊？”听到这句话我瞬间崩溃，感情涌上来觉得多年积攒的情绪一下爆发，挂了电话涕泗横流。
想不通为什么国内有这么多父母，什么都不提供却又什么都想要，把自己孩子当成全能，从小拿根鞭子在后面抽着赶着逼着，孩子得到的一切都比别人少，却要做得比谁都好，就要出人头地拖着一家子坐享其成。鼠人越是努力达到越高的层次就会发现和自己出身相近的人越少，越能明白个人努力对于改变境遇是如何无力。
只希望能力和性格严重缺陷的群体可以不要不负责任地生养，更不要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争口气、出人头地”目的的工具，愿今后不再有可怜的老鼠，悲剧从自己这里终结。

u/Shawxxxxxx

说点批话

u/Shawxxxxxx

我对嗨粉这个群体是比较尊重的。这个群体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一个可以无底线拷打出征找乐子的时代。说白了，今天的红迪就是三年前的贴吧，五年前的斗鱼。世俗注定容不下抽象的存在。
大概两年前，那时候chonglangTV四五千人的时候，经常有人去太监sub和各种其他的中文sub引流。引流过来的人看不懂典中典，看不懂抽象话术，但他们看得懂挂人和拷打。此时，不管是真神友还是引流狗，集体拷打太监sub成为了chonglangTV的一大乐趣之一。我在这里面看到了当年任冲查房的影子。以至于到了后来太监sub的某个管理员直接破防删号。chonglangTV到了一万人左右吧，Mod开始用权，删除封禁了一些没有节目效果的土味葱轮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Mod不喜欢迪友，迪友也不喜欢Mod。直到chonglangTV被爆破，两边分家，各自被群体极化影响，查理想去抽象化，沟农上小圈子。因此在可见的未来，迪友和沟友的矛盾会越来越深。你问我站哪边？我就是个逼。迪友拷打红老嗨，我不过问。红老嗨拷打迪友，我也不过问。在迪友面前我是🕷，在沟友面前我是引流狗。既然如此，我没这个资格与资历去做任何形式的站队。
很喜欢陈经理的一句话：嗨粉是一群很可爱的人。
无底线的背后蕴藏的不过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荒谬所产生的认知失调罢了。嗨粉是，神友是，迪友也是。

站在个人角度，我希望迪友理解红老嗨在中国网络亚文化的地位。你可以不爱，但没必要辱骂。还是那句话，迪友不喜欢典中典。那么换位思考一下，红老嗨不喜欢葱轮贴，也是合情合理的。大家都是言论管制的牺牲者，没有必要继续为谁对谁错争论下去了。在共产党和红迪超管眼里，我们都是个逼。
edit：（as cltv）没有干涉各位言论自由的意思，由于本sub的用户群体同时包括迪友与红老嗨，因此希望各位各位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和气一点，适度上网。

精选评论：

u/Butherisaman

我只能说别再厚古薄今了，以前也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屎尿屁，你们总喜欢用记忆美化从前。

u/Sheak-Bear

已经没有外媒愿意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了

u/Sheak-Bear

经过小粉红这几年对外媒的出征&抵制，还有大V的撕逼和钓鱼，比如歪研会怼NYT的新疆报道，大漠叔叔怼BBC。最恶劣的还是赛雷，联合观网怼经济学人，利用长春缺粮的事情钓鱼然后把加微信的外国记者嘲讽一波。外媒早已被污名化和不堪其扰
去年开始就没有外媒愿意报道中国负面新闻了，过去西方媒体批评CCP的人权状况现在也不提了，吃力不讨好还挨骂。西安、长春、上海各地的人间悲剧现在也上不了外媒的新闻，换句话说中国国内的事情在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小
现在就是CCP舆论口最肆无忌惮的时候，国内官媒轮番粉饰太平封杀负面消息，国际媒体早就对中国这帮贱民丧失耐心和兴趣。洋状告不了，能帮民众申冤的唯一途径也失去了，所以中共才敢让上海这种国际都市大吃饱，做出让父母和婴儿分开隔离这种丧尽天良的事。这就是完全失去监管下一个独裁政权的样子，这盛世，如小粉红所愿

u/shibuya_ayase

《浪 人 宣 言》

u/shibuya_ayase

中文互联网依然繁荣昌盛，但在我心中，它已经死了。
互联网的本意是让人们以接近于 0 的成本获得信息，让人们不再封闭，不再活在信息茧房里。
一台可上网设备，就可让你在互联网海洋中肆意遨游，是技术革命，也是时代。
标榜着开放的互联网对于力量薄弱的个体而言，意味着可能和未来。意味着进取和新知。
可是，该结束的都结束了。
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自己想去的网站，用成本低廉的网络度过自己一个又一个离不开网络的日子。
但是我们缺越来越封闭了。
好东西一直存在，但是却越来越稀有，想找到它们，犹如屎里淘金。
经过重重审查，层层监控的互联网活动，得到的是一堆死皮，死皮上写满了 s@f~jk 之类的缩写违禁词。
互联网仍然开放，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它。却又如此封闭，每个人都要受到超出合理范围的限制。
你所喜爱的站点，也在资本的冲击下，沦为泡沫和脑残的聚集地。好东西仍然存在，但是点开网站，浮现在你眼前的 99%都是屎。如若深爱，就请离开。

技术应该让各个岛屿之间联络得更频繁，但是几个中文互联网巨头，却让信息越来越封闭。人们活在一个又一个信息茧房中。大多数的网络活动时间都献给了微信 QQ，淘宝京东，微博知乎贴吧，美团点评饿了么，抖音快手小红书。单单几家公司，就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流量。无非是从腾讯系跳至阿里系，偶尔有一些山霸王而已。
你看不见老大哥，但老大哥在看着你。
个体的力量没有通过互联网汇聚起来，反而沦为了巨头们的掌中玩物。
隐私被侵犯，发言被限制，熟客被宰，舆论被带领。
我想要的是真相，而不是流量。
我想要互联网能为个体服务，互联网为想要获取新知的人提供可能。
而不是个体成为互联网的牺牲品，牺牲自己的健康，时间，隐私来换取资本家的利益。
我想要互联网让人们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连接，而不是让人们陷入被带节奏的撕逼，辱骂，造谣诋毁中。
而事实却是后者。
互联网本可以做到前一点，但是它成为了后一点。
或者，至少它可以选择不作恶。
遗憾的是，连这一点它也没有做到。
互联网没有让人们更开放包容，它让人们更愚蠢封闭。
什么样的恶魔才能把如此好的一步走到如此坏的一步呢?
事情也没那么绝对，如果你想变得开放，变得包容，想要在互联网上得到新思想。还是可行的。只不过巨头们本身让这件事情变得更难了而言。它本可以让此变得轻松，但它没有。
一切还是那句话，犹如屎里淘金。
我的生活离不开互联网，但我已经在尽力地减少那些垃圾出现在我面前的概率。
取而代之的是有目的地 Surfing 。
如果你的思想和目的不够强悍，你还是会被同化，同化之后却毫无察觉。
这是事物本来的样貌吗?
它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你想要在互联网上看到能让你突破囚笼的观点，还是一堆让人看了想砸屏幕的违禁词?
好吧，我想你知道答案。
你出发冲浪已经不久了，还记得当时为什么而出发吗?
为中文互联网默哀一波，
为那些违禁词背后真实的含义而默哀一波。

嗓子里有一棵刺

u/shibuya_ayase

嗓子里有一棵刺，讲话时气流会刺激到它。
有时候会疼，有时候不疼。
害怕见医生，于是就忍着。
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
讲好话时，不疼；讲坏话时，疼。
偶尔有例外，但大部分时间都符合侧写。
于是，为了让自己免于疼痛，我决定以后不再说坏话。
效果很好，无痛地生活了一段时间。长时间不说坏话，脑子也清醒了很多。
但是，事情总是有但是。
有时候明明是在讲好话，也疼。
一气之下，我决定干脆不说话。
但好端端地长着一张嘴，终究憋不住。
一次偶然机会，发现了新的规律:
疼或者不疼，取决于听者。
听者觉得是好话，就不疼，听者觉得是坏话，就疼。
我心想这个刺真是讨厌，长在我自己身上，却听从别人的意志。

气不过，终于鼓起勇气去看医生。
医生说："我可以给你拔掉，但是后果要你自负。"
我问什么后果，医生说："我不能告诉你"。
我心想：拔一根刺能有什么后果?
便跟医生说："拔！"，于是签了手术协议。
结束后，医生说："恭喜你，手术很顺利！"
我上下动了动咽喉，刺不见了。
于是想说："谢谢医生，终于可以随便说话了！"
却只发出了呜呜声。
吓得我连忙伸手摸嘴，却摸到了嘴唇间的缝合线。

u/ShinajinSlaughter1

唉刚和我妈微信电话了一会听了件事心里难受

u/ShinajinSlaughter1

我妈不知跟谁学的，这两年天天趣头条快手极速版西瓜视频嗯刷，每天爆金币能爆个两三块钱。刚给我发微信说手机坏了，特别卡，我远程指导把几个app缓存清了清就好了。刚弄好立马开始嗯刷，我说你别刷了我一天给你五块钱你跳广场舞去，天天晚上碳水一造床上一躺就开始划，划到半夜一点多你身体受得了不？她说她不要，就要这三块钱。又给我说让我走她的邀请链接下一个让我也嗯刷，她能得下线分红。我问她你拉了几个了，她给我看了下那个分红的界面，我操，有个人高居榜首，名字叫"平安是福"，头像就是那种很常见的红底福字，我妈每天分那个人的红能分五毛，剩下的人基本都是一两毛几分。我问我妈这状元是谁，她说是我们小区门口没改造的砖房里住的一个女的，好像是扫大街的，就在我们那外包的清洁公司。有一次我妈和她坐一个公交车，她问我妈刷啥呢，我妈说你手机下这个玩意每天刷金币能领钱，给发展成下线了。没过几天我妈出小区又碰到这女的，这女的还特别跑来谢我妈，说有了这个玩意她每天能刷五块钱，一周就是三十五将近四十，这样一周他们一家的菜钱就够了。我问我妈一周四十块钱能买多少菜啊，我现在上海想吃点肉一顿饭都不止三十五了。我妈说你没买过菜不知道，菜市场里晚上八九点那会，贩子急着回家就会把剩下的不好的菜，有点烂的菜都便宜处理，基本半卖半送的。一周四十块钱菜钱买这种菜差不多能够吃了。我妈又说现在看见这女的就是在刷手机，坐车也是，一直哗哗得划。我问我妈这女的一个月工资多少，我妈说可能就两千多，她家男人好像有什么病还是一直酗酒不挣钱的，还有个儿子上初中快考高中了。我妈说完还唠叨我记得让我下那个app，新户她有一次性奖励。我敷衍了几句就挂了电话了。
我忽然想起来这女的我上学的时候还见过两次，一次是我回家看见这女的手里提着一个大桶一个大拖把和扫把很吃力得慢慢往家走。还有一次是下午，这女的边打电话边哭的很厉害很大声从家里往外走，估计要么是被领导扣工资了要么是被家里男人打了。两次穿得的一样的衣服，蓝色的清洁工的那种衣服，套装。我在想这种人在鸡那还有多少，家里又困难负担又重，还有个废人老公要养，还有个暂时没劳动力的儿子。我又想她儿子现在是什么心理状态，是选择当了卷王卷死所有家境比他好的小逼养的还是当了自卑自闭傻狗。这女的会不会在深夜里痛哭，会不会觉得自己在无间地狱永远翻不了身。又想到我自己，是不是我现在天天光鲜亮丽点外卖逛夜店装的你妈人五人六就是在吸这群人的血。我不敢再想了也不想再想了。今天又是周日，上海又没有太阳出来，到处是云，天灰蒙蒙的一大片。又好像要下雨了。老板交代的任务还没做完，我昨晚上撸了两管今天应该吃什么俄罗斯啥时候撤军习近平昨晚操了彭丽媛没有。明天又是周一。操你妈的周一。

u/ShinaNuker

乌克兰一直都像是我的第二或第三祖国，我真的被破防了破防了

u/ShinaNuker

前一段时间我感觉冲浪的傻逼民逗和衣逼越来越多给删号了。但是这两天乌克兰这事我真的破防哭了，我实在是憋着难受，注册了个小号来和大家说说。

支那人留学的时候最先遇到的白皮一般都是同样的留学生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我离开支那很多年了，一开始遇到的白皮都是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家玩的都很好。几个很要好的人也一起喝酒玩耍之类的。我对和我相关的战争的唯一印象就是支那可能会袭击台湾然后战争会开始，但更多也是海战和空战，虽然也口嗨美国左右内战之类的，但我心里清除一切似乎都离我很遥远。

俄爹刚开战的时候我还不觉得什么，一开始的印象也就是放大规模的东乌内战而已。但是后来我看到几个和我很要好的朋友在说大家请放心我的家人现在还很好的时候我就开始崩溃了。玩的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来自基辅，利沃夫和敖德萨的，他们现在和家人的联系就是whatsapp，无时无刻不看着家人的whatsapp的最后在线时间。那一刻我真的破防心软哭了。不幸就发生在和你身边的人身上的时候就能体会到那种痛苦。

四五年前我和乌友喝酒的时候我们谈过我们都是来自共产主义受害国度，不过我说至少你们夺回了自己的国家。他说是啊，虽然乌克兰很烂，是个屎坑，但也是我的国家。那一刻其实我就很心酸，因为我没有国家，就像一条丧家犬。因为很早就认识许多乌克兰人的缘故，我对乌克兰最近的事也挺了解的。乌克兰就像是一个平行世界的我的国家，没有自由，还很穷，那里的人不得不润出去讨生活。但是他们最终夺回了自己的自由，2015年之后经济也逐步发展，腐败问题一年比一年好，似乎一切都要走上正规。人各有命，总有人生在川普家有人生在尼格家，但是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希望。希望这东西从2016年开始就渐渐在乌克兰恢复，之前的乌克兰是一个人们看不到希望的国家，2016年之后大家都开始觉得乌克兰有希望，经济发展的很迅速。哪怕是看人均GDP都发展的很快，更不用说乌克兰有大约一半的经济是地下经济不报税的，实际人均GDP大概要翻倍。2015年后乌克兰的超市从来没有过缺货，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常快。

2020年的时候我和朋友开玩笑说你们好不容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候，被我们支那病毒坑害了，又要浪费至少两年的经济发展了。你们国家很老了，没有多少个两年可以浪费了。我的朋友都笑笑说反正我们已经离开乌克兰了，虽然是我家，但我不会再在那里居住了。乌克兰人和土耳其人俄罗斯人润不一样，2014年后他们只是因为贫穷才跑路，而非不想再在那里居住。没想到支那对乌克兰的坑害不单单是经济上的，还因为支那给鹅爹输血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支那人我操你妈，你妈大逼人人插！支那人今晚全部必死。

2013年年底我刚离开支那，那时候我英语只会how are you，没事缩在一个小房子里除了芦管外也就在网上看看新闻。我全程追踪了乌克兰的革命。乌克兰革命可不是集会集会抗议抗议或者单单扔个燃烧瓶那么简单，西部有波罗的海国家那样的人链，基辅有军队上街，然后拒绝对人民开枪，这直接导致了亚努科维奇的被迫下台。在此之前亚努科维奇曾经征兆军人去基辅平叛，许多军人的父母去军营外示威，让她们的孩子不要去镇压国民。乌克兰一直处于欧洲边陲，欧洲的自由主义和别的思想一直离这里很远，我也一直没有想到过乌克兰也会做出波罗的海国家这样的事，2014年以前的我还以为西欧北美之外的世界和支那都差不多，后来才知道“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Glory to Ukraine/荣光归于乌克兰“ 这句话早在1917年就已经被乌克兰人作为爱国和自由口号而战了，在苏联时代说这句话都会被秘密警察抓走，但是不妨碍这句话流传至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支那贱畜都是什么样的畜生了。

我最孤独的时候一直在关注乌克兰的情况，是当时乌克兰人的胜利给了当时可怜的我希望和欢乐。后来我成了基督徒，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生活太苦闷的时候我一直想着去乌克兰东部战斗，这样死后还能获得荣耀。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都是我的第二或是第三精神祖国，虽然我一句乌克兰语都

不会说，但我一直希望那里的人过的好。他们就像是平行世界的我，出生在一个不公的国家，努力的抗争取得了自由。如果自己的国家还有救，谁愿意当一条无家可归的丧家狗？希望乌克兰人过的好，也是给想象中的我这样的可怜的人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虽然我从来没去过乌克兰，但我的感情上就觉得他们好像是我的同胞一样，看着他们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规我也感到开心。普京这个畜生毁了一切，他毁了我对美好的畅想。他毁灭了我想象中另一个取得了自由的可以在自己的故土活下去的的我的生活。他全家都值得被支那义和团把生殖器全部活切了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

操你妈的支那猪操你妈的普京，你们毁了多少人的生活。支那猪喜欢说什么你这么关心乌克兰为什么不关心伊拉克和阿富汗，我操你妈的乌克兰是正儿八经的自由民族国家，是什么第三世界的鸡巴老逼贱畜能比的吗？伊拉克战争伊拉克人成建制的投降，美军还没到巴格达就他妈的变成无政府状态满城强奸犯和抢劫犯了，居然他妈的要占领军来维持治安保护自己的女人不被强奸？除了事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的废物只会用女人和孩子当盾牌当难民往欧洲逃跑的畜生也能和乌克兰人比？乌克兰反抗军从1942年抗击纳粹和共产畜生一直战斗到1956年，而阿富汗的废物全套美式装备一个星期就让塔利班扬了操你妈的这种鸡巴第三世界贱处也能和自由人比？通过二手消息我朋友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已经有人准备回乌克兰保护自己的国家了，亚非拉的老逼除了用自己的孩子骗边境巡逻队还有什么鸡巴胆子？乌克兰出事以来我已经流泪好几次了，但操你们妈的老逼贱种，以支人为首的贱畜就是死光了我也不会为他们落一滴眼泪。

里根总统说世界上的武库中我找不到一样武器，可以比得上自由之人的决心和勇气。乌克兰人就有这样的品质，为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脚下的一寸土而战。每一个有着爱，正义和勇气的自由之人的牺牲都值得我们落泪，而贱畜死了活该。

我知道很多浪人都还在国内，为什么你要关心乌克兰？拜伦勋爵说过：
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
那就去为邻国的自由战斗！
去关心希腊、罗马的荣耀，
为这番事业断头！
为人类奋战是游侠骑士之义，
报答常同样高贵；
那就为自由而战吧，无论何时，
饮弹，绞死，或受封！
Glory to Ukraine! Glory to the heroes!

讲述一下2014年以来乌克兰到今天的故事，支那人满口喷粪太恶心了

u/ShinaNuker

别倒墙内垃圾问怎么反驳粉蛆了，大部分人对乌克兰的现状和历史基本都不了解，来讲一下乌克兰这是来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从2014年开始一直关注乌克兰，就像所谓的物伤其类，相逢何必曾相识。乌克兰人取得了支那人五千年来都做不到的成就，乌克兰就像是一朵小花一样让人忍不住拥有同理心去关注。我把我这么多年所了解的事都给大家讲一下。

今天普京入侵的乌克兰是一个自由国家，但乌克兰并不是1991年之后就一直是一个自由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因为是苏联的核心区，苏共遗毒太深，去苏联化基本就是把国有资产卖了，取消国有经济，别的基本照旧。格鲁吉亚在2004年之前基本也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依然是这样。之所以没有像支那这样搞大规模的GFW，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的政府机构已经完全死了，完全没有能力这样搞而不是他们不想，当然，俄罗斯和欧洲的联系更多需要更多的交流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乌克兰在2014年之前一直是一个腐败横行的半威权国家。2014年之前，乌克兰的各项指数都远远落后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一对支那的亲爹和野爹。如果说俄罗斯是屎坑，那2014年之前的乌克兰就是发酵了三年的臭屎坑。那时候的乌克兰经济和行政和苏联时代几乎没有区别，乌克兰有着全欧洲最高的腐败指数和最低的经济自由度，恶心到你开一个小公司可能需要几十个盖章贿赂十几个人，基本所有政客都是贪污犯，而是否进监狱屈居于执政者是否是你的政敌，没有人会愿意生活在这种屎坑中。因为这种缘故，乌克兰有几乎一半的经济都是所谓的地下经济，也就是非正式的避税经济。因为没人会傻到交上一半的收入去贿赂官老爷们。同时乌克兰的经济基本一直摇摆，唯一的纸面经济增幅是2004至2008年之间四年，是的，只有四年。这四年还是因为当时乌克兰的经济和俄罗斯高度绑定，乌克兰几乎三分之一的货物全是出口俄罗斯这么夸张。而那一段时间俄罗斯因为卖石油经济腾飞，乌克兰因为卖东西给俄罗斯，经济也跟着有过几年的短暂腾飞。

想象一下苏联解体后你的国家的经济只增长过四年，那种国家的经济状况基本就是地狱。

所以如果粉红说什么泽连斯基让乌克兰成为了什么欧洲的妓女输出国，对不起这锅应该是苏联和乌克兰威权政府的主人俄罗斯来背。操你妈的俄罗斯擦你妈的苏狗操你妈的共产党你毁了多少人的生活毁了多少人的人生?

其实乌克兰人2004年就已经受不了了，引起了所谓的橙色革命。但是橙色革命并没有真正改变什么。其实就像泽连斯基的电视剧人民公仆里说的那样，你上街抗议只是单纯的发泄，完全不知道为了什么，或者更干脆有人给了你钱你才上街。2005年只是单纯换了总统，什么大变革都没有。还是一如既往的腐败和威权，一如既往的送政敌进监狱。

然后就是大的来了，也就是2013年年底的尊严革命。乌克兰的经济在那时候大概是这样的，全国有40%的经济是由工业贡献的，剩下约20%的农业和40%的服务业。乌克兰的工业几乎全部都是输出给俄罗斯的，因为是苏联时代的遗留，所有的工业产品哪怕螺丝钉都是俄标，因而这些东西完全不可能出口给欧盟或是别的国家。想想也知道俄罗斯就那么点逼钱，你卖东西给他能赚多少钱？乌克兰的工业基地又几乎全部都在东乌克兰，而西部几乎都是农业地带，这也是乌克兰的地理矛盾。乌克兰的政客为了维持和俄罗斯的关系，有着大量的国家法案来维护东乌克兰的老旧苏式工业，几乎就是稍微市场化的由寡头控制苏联经济而以。关键造的还都是低级工业品，如果是因为自由市场的缘故也就算了，结果这还是强行通过政策和俄罗斯绑定的大而不能倒的初级工业品来混日子，这下真成了小粉红口中的买办了。

2013年的时候，乌克兰总出口的30%都是出口给俄罗斯，所以乌克兰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其实都完全依赖于俄罗斯而不是欧盟。但是俄罗斯穷啊，傻逼都知道依赖俄罗斯就这样穷一辈子下去吧。当然，不依赖也会穷一辈子，因为乌克兰的腐败，贪污，政治寻租是全欧洲最严重的。但是好歹之前橙色革命后的腐败政客们还会给屁民一个加入欧盟和欧洲经济区的大饼。而亚努科维奇这死妈杂种为了讨好俄爹连这个大饼都给撕了，这下没人能忍了。当然这只是导火索，关键原因是乌克兰已经烂透了，没人愿意活在一个每天出门都要带钱防止被条子盘问的国家，2013年的人均GDP居然还和经济危机前一模一样，生在一个几十年工资都不长的国家，还不如吾及汝偕亡!

对了别以为支那还比当时的乌克兰好点，支那除了那些大城市那段时间基本也差不多这样。甚至现在衣逼地方的支那也还是这个鸟样，不然也不会有什么铁链女了。不过支那人能忍，毕竟都是猪，还有什么好说的。

2014年的革命是很复杂的，我挑重点讲。

示威中什么人都有，各路势力。最开始只是单纯的抗议，但是在2013年11月底，忠于亚努科维奇的黑皮用警棍直接攻击了示威者，然后引爆了接下来的骚乱。接下来的骚乱是示威者和抗议者直接试图袭击政府，要是单纯是有人冲击政府机构，发生在欧美其实也差不多会一样被高压水炮和警棍骑警什么的攻击，小粉红要光说这一点“美国也一样”那倒是没问题，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很快就

有示威者被黑皮狗拖到小巷子里非法殴打，还有人被关在监狱里虐待致死。事情传出去后这下基本没什么好减速的了，亚努科维奇和我们之间必死一个。

乌克兰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反抗议法，禁止所谓的非法集会，和香港很像是不是？一切集会都是非法的。但是乌友们不愧是哥萨克的后裔，没有怂，反而被这股法案激怒了。各地列宁的雕像开始被砸，基辅和利沃夫的乌克兰人拉起了近十来万的人链，就跟波罗的海三国在1991年的时候一样。利沃夫的乌友们更是和波友一起把人链拉进了波兰，这下梦回雅盖隆王朝了，这下“为了我们与汝之自由！”了。（波兰格言）

这段时间开始乌克兰还是组建各种自组织，许多地区开始拒绝条子介入从而组建自己的类警察部队。和美国那些搞自治区的废物安提法不一样，乌克兰人搞得依然有秩序的维持者，只不过是由社区自己组织而不是条子。颇有美国治安官的风范。这段时间因为大学教师们发声支援示威者，他们不得不在腐败官僚的压力下辞职。

然后最大的就是2014年年初的时候，乌友们直接组织了近20万人在基辅进行“非法”游行抗议，这大约是乌克兰总人口的1%了。不管合法非法，我们就是要跟你对着干。黑皮狗也傻乎乎的执行上面的任务，直接开枪狙击杀了几个人，这下什么刹车都踩不住了。乌克兰人直接开始搭街垒和燃烧瓶，操你妈的亚努科维奇。亚努科维奇开始调兵要用军队镇压，这时候乌克兰人和蜘蛛的区别就出来了，好几个军官直接开始辞职了。在利沃夫的军队出发之前军营直接被当地的示威者围了，不少人都是五六十岁的退休妇女。里面的军人就是她们的儿子。她们告诉军人不要去镇压示威者，然后这波军队就反了。1月底的时候乌克兰条子也都反了，以利沃夫地区的条子开始，他们直接加入了示威者行列对当局进行抗议，很快除了忠于亚努科维奇的狙击手外（他们狙了大几十个示威者），条子和军队不再开枪。然后亚努科维奇当然跑路俄罗斯了，跑的比普京想象中的泽连斯基还快。这场骚乱死了近200名示威者，从这之后乌克兰才真正开始走上正轨。

乌克兰真正民主化后的第一任总统是波罗申科，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欧洲最腐败的国家，军队和警察因为之前的冲突士气低迷到极点，甚至有俄裔直接哗变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更是直接出兵了克里米亚并在东乌克兰挑起内讧，全国经济规模因为骚乱崩溃了20%。

波罗申科花了自己的钱，约20亿格里夫纳组建了一支军队在东乌克兰和俄罗斯支持的叛军战斗。当然很多叛军其实就是换了军装的俄罗斯雇佣军。波罗申科不是一个完美的总统，而且在乌克兰的体系下多多少少都存在利益-权力交易，没人认为他是清白的。但是他也做了不少实事:

1，他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经济依存度从30%~40%降低到了12%。这一系列转变带来的是剧烈的阵痛。2012年乌克兰出口第一大是粗工业，也就是螺丝钉，粗加工后的矿石，工业零件之类的，第二大出口是工业资源。这些加起来占了乌克兰出口的40%左右，几乎全部出口给了俄罗斯。而2019年，乌克兰第一大出口是农业， 约20%左右，大部分都出口给了欧盟。这一转变带来的是大量的企业破产和经济衰退。但这些无论如何是值得的，因为乌克兰的经济在2016年开始全面恢复。当然小粉红工业党会说波罗申科毁灭了乌克兰的工业。上面已经介绍了，乌克兰的出口是粗工业，螺丝钉、粗加工后的铁矿石之类的完全扮演的是支那的工作。把加工后的螺丝出口给俄罗斯让俄罗斯人来把铁精炼出来再给把螺丝拧上去，乌克兰的工业早就被以亚努科维奇为代表的卖国贼们通过给俄罗斯打工而败光了，要说谁是小粉红口中的买办，当然是这些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用行政命令死保原苏联工业的亲俄派。这些工业没有破产的唯一原因就是行政因素阻碍了自由市场的作用，不然傻逼才跟俄罗斯做生意赚那点低利润的屁钱。

2，他重组了乌克兰的军队。将老旧的苏式军队进行了一定程度改组。军人的工资被提高了数倍，并以北约的标准来组建。波罗申科的重组下军人的战斗力提高了许多，取消了冗长的苏式官僚机构，改组成现代化军队。废除已经名存实亡的义务兵，让志愿为国效力的人参加军队，这也是今日乌克兰军队能够死死抵抗的基础。另外，军队气质也提高了不少，军队中不允许再用苏式恶臭的“同志”称呼，而改用西方的“Yes, Sir”来称呼长官。新的军礼则是高呼"Slava Ukraini"（读作SLAH-vah U-kra-EEN-ye），回应为“Heroiam slava”（读作he-Rou-yi-am SLAH-vah，R是

俄语颤音R，不会读的人可以发L的音）。前一句的意思“荣光归于乌克兰！”，后一句是“荣耀属于英雄！”这两句话源自1917年，是那个年代乌克兰独立战争中对抗俄国人的乌克兰独立者们的口号。这也是泽连斯基现在每天鼓舞士气说的。你很难想像之前的乌克兰军队有多烂，差点让东乌克兰的叛军一波打穿整整两州。

3，2015年的时候波罗申科组建了制宪委员会，乌克兰正式通过了全新的自由宪法。也正是这里将北约和欧盟写入宪法。支那猪们说是泽连斯基的错，说明支那猪完全没有正常的大脑。以他们的智商可能以为波罗申科是什么菠萝的种类也说不定。而且欧盟和北约写入宪法也很难说是乌克兰的”错“。毕竟之前的乌克兰宪法中确实写了是中立国，结果恁普京都给人克里米亚占了，还给人东部天天放炮，还庇护了犯罪了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还不许人家加入欧盟和北约，都让恁赢麻了对吧?

4，司法改革。波罗申科将司法和行政独立开来，大法官被任命后便不再受政府的压力。同时波罗申科还进行了官员财产透明公示，也禁止公职人员拥有商业权力。他第一个放弃了如胜糖果公司的董事长职位。值得一提的是，波罗申科因为和俄罗斯作战的原因，如胜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两座生产基地）被冻结，产品也被禁止出口到俄罗斯。俄罗斯曾经是如胜最大的出口地之一。只能说波罗申科是真正的爱国者，为了自己的国民牺牲利益也在所不惜。

5，带领乌克兰加入了欧洲贸易区，享受0关税和欧洲贸易。在任期内他还和加拿大等国签署了自贸协议，让乌克兰更加国际化。

6，没什么卵用的，也是他最大的黑点，就是没有彻底反腐败。他成立了反腐败机构，确实在试图打击腐败。但是看起来没什么卵用。毕竟乌克兰腐败了快100年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而且他自己也在巴拿马文件上，虽然那只是避税手段，但是乌克兰人基本相信乌克兰官员没有一个不曾做过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波罗申科也不例外。但是在波罗申科任期内，议会通过决议成立了最高反腐法院，这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事，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问题，很少能靠一个天降伟人在一任期内完成。但是至少也表明了乌克兰人对反贪腐的决心。这是一个开头，以后总会变好的。

在波罗申科上台的时候，乌克兰的经济自由指数也就比委内瑞拉强，比支那还要垃圾，常年在160名开外。而在今天的2022年，乌克兰的经济自由指数已经和印度差不多了，在120名左右（支那常年在150名开外）。乌克兰的腐败指数虽然还是很烂，但是已经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强了。2014年至2019年间稍微上升了一点，而2019年至今也稍微上升了一点。但总的来说，在波罗申科的领导下，乌克兰渐渐恢复甚至走向繁荣。如果你查看乌克兰的经济资料发现他的人均GDP只有3000多，但是如前所述，得益于苏式经济体制的缘故，乌克兰的实际GDP有一半是不公开的。乌克兰的实际人均GDP大约6000左右。人均PPP也能体现这一点，大概是支那人均PPP的60%。这几年来除了支那毒袭来的2020年和2021年，乌克兰每年的GDP增速大概都在3%~4%左右。在欧洲其实算很可以了，尤其是考虑到这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依然还很垃圾处于改革中，并且是个极度老龄化的国家。2014年带给乌克兰最重要的东西除了自由之外，就是希望。不管你现在贫穷与否，人总是要有念想的。

在波罗申科下台后，上任的就是泽连斯基。这是乌克兰立国以来第一次没有骚乱、动荡和阴暗权力交易的选举和政权变更。就如前面所说，波罗申科的反腐败虽然有点作用，但是基本没用。再加上他是一个超级富裕的寡头的缘故，很难让普通人和他共情。而泽连斯基则不同，乌克兰的政客是很难连任的，因为大环境就是乌克兰的社会烂到极点。而且泽连斯基作为来自乌克兰东部母语为俄语的犹太人（不妨碍在支豚眼中他是反俄的纳粹魔怔人。对了，波罗申科的第一任总理亚纽采克也是犹太人，这下乌克兰真纳粹国家了）可以很好的团结乌克兰东部，拿下72%的选票其实并不意外。毕竟波罗申科也许算个好总统，但说是伟大的总统还是差远了。

泽连斯基的民望确实一上台后就狂降，主要是泽连斯基基本什么都没做好。他承诺的一切都做不好。当然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决策失误，只是对改变国内的种种问题显得无能。所以说他是坏总统有些过了，但他也不能算是好总统，说战前的泽连斯基是一个平庸的总统，也许是最正确的评价。而

他上台的两大吸引点就是1，他的草根出身对比波罗申科的富豪人设。人民厌倦了腐败的政坛。2，他相对波罗申科更”亲俄“，乌克兰人不希望战争，他们更想要和平。他一上台就和俄罗斯进行了顿巴斯地区的谈判，甚至一度主动撤出了前线的军队（后来俄爹叛军乘机偷了一波地，他又不得不把军队顶了回去，被民众骂的狗血淋头）

所以蜘蛛说什么泽连斯基无脑反俄这不是扯鸡巴蛋吗？2019年选举中泽连斯基已经是最亲俄的人了，除了泽连斯基外更亲俄的候选人就是亚努科维奇这个卖国贼的副总理了。支豚脑子中全世界除了给俄罗斯下跪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是极端反俄的仇恨人士，换句话说，在支豚的眼中，只要是正常人类，都是反俄的，而支豚不是人类，当然亲俄了。粉红说乌克兰的今天是乌克兰咎由自取，咎由自取你妈逼，泽连斯基2019年一上台就暂时搁置了对欧盟的加入，也参加了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憨憨搞得什么“诺曼底会议”，同意了从顿巴斯地区撤军。因为这事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一落千丈，各地都爆发了示威说他是亚努科维奇第二（这是2014年以来至2022年为止乌克兰几乎最大的示威了）这他妈就是粉蛆眼中的“美国走狗”。至于为什么后面又崩了，是俄爹给逼脸不要脸泽连斯基一撤军就让手下的走狗继续开火放炮，一个月之后停火就崩了继续开打了。俄爹的那些臭鱼烂虾当然打不过改组后的乌克兰军，2021年俄爹就已经威胁过一次乌克兰把军队都压到边境上还给分离主义者提供军火了，那时候俄爹就已经直接放炮轰炸乌军甚至对居民区也直接放炮轰炸了，还顺带给顿巴斯地区的所有居民发了俄罗斯护照。因此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对顿巴斯地区增兵，然后就是今年的事了。在粉蛆眼中俄爹放炮轰炸平民没事，泽连斯基对顿巴斯增兵就是挑衅俄罗斯，赢。也在这里劝浪人们别把俄爹入侵乌克兰说成是大日本帝国入侵支那，大日本帝国膺懲暴支之前切切实实发生了汉口事件，济南事件和通州事件。这些惨案发生的时候支那人把看到的日本小孩直接杀了，甚至用钢丝直接穿死日本平民一家，强暴女的还切下日本女性和男性平民的生殖器炫耀，这不图能行吗？

在战争前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其实已经跌到30%了，在民调中他和波罗申科甚至旗鼓相当，甚至还不如。所以很多人预测波罗申科可能又要当总统了。这也从侧面反应波罗申科其实做的并不差，很烂的总统是没人怀念的。如果你要支持波罗申科，可以在战争结束后买一些如胜的糖支持一下他，毕竟如胜集团因为他为乌克兰的奉献而损失惨重。

当然要说泽连斯基是戏子所以是他执政能力不行的根本原因那也太扯淡了，泽连斯基的总理Shmyhal是一位经济学博士，他自己也是法学学士，还实习过。如果他们都不行，那通商宽衣的小学生凭什么还能当主席？泽连斯基执政时期没有大成就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实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但现在在讨论泽连斯基的政绩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我们在战争之中。如今他的支持了已经超过90%了，他执政能力如何已经没有意义了，毕竟你硬要说的话，华盛顿也没什么说的过去的政绩和法令。

我们都知道华盛顿为什么是华盛顿，泽连斯基做了华盛顿该做的事。他不是将军，不需要上前线，但是他坐镇基辅本身就给予了民众信心。军队和民众也会因为总统在这里而为了保护总统更加殊死战斗。战争中比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勇气和意志，阿富汗不值得任何一国投入钱，而美国值得法国投入钱（法国破产是法国财政问题，战略上法国确实胜利了）。

坚持抵抗的意志对乌克兰来说远比武器装备要重要的多。如果泽连斯基第一天就跑了情况会完全不一样。和BBC记者的通话中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的第一目标是他和他的家人，已经刺杀泽连斯基多次了。这时候泽连斯基已经完全实现了他的职责，他现在就算死了也不能扑灭乌克兰人爱国心了。不管你说他摆拍也好，作秀也好，炒作也好。现在就需要他炒作作秀。武器装备可以运，可以买，士气买不了。阿富汗和沙特的废物拿着美国的装备打成了什么样大家都看到了，泽连斯基每拍一张照片，抵的过千军万马。多亏了他是演员，他和北约领导对话的时候告诉他们“敌人就要进入基辅了，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我了“。这句话直接破防了不少当时的领导人，他摆拍出的各种照片和说的话破防了大量欧美国家的人。人是需要同理心才能关心别人的，小粉红只会说阿富汗人不被美国人关心，因为阿富汗人的生活方式很难让美国人有同理心。小粉红认为你对畜生不像对家人一样关心就是种族主义者，那我们今天人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泽连斯基是个演员，他知道怎么博得他人的同理心，他呆在基辅誓死不退，他“摆拍”出各种照片，他和欧美领导人通话的时候作出的

各种表现，破防了大量的欧美人。勃兰登堡门前面有着大量的游行，日内瓦也有游行。不是岁静政客们良心发现了，而是他们的民众被泽连斯基打动了。我不知道俄罗斯有没有继承苏联尤里的心灵控制，反正泽连斯基肯定搞到了尤里的科技。别忘了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立国以来第一次和平合法的通过选举进行权力交接的总统，他是人民的选择，不管之前怎么样，在现在这一战争时期，他就代表人民，代表那些为和平选举和权力交接奋斗过的爱国者和烈士们。也正因此，西方国家的人才会被他破防而产生强烈的同理心。尤其是见识了他们选出的太多的平庸岁静政客之后，泽连斯基能让他们感到这才是男人，这才是我选出的总统该有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和乌克兰人有着类似生活的人都因同理心而被打动。大家都在用各种方式和俄罗斯战斗。北约是肯定不可能为了不是自己盟友的国家付出自己国民的生命的，如果真那样了那美国才是“圣母”。因为就如前面所说亲疏有别，同理心的边界是有限的，家人，朋友，社区，国民的同理心自然不同。但这不代表西方人不愿意和普京战斗，你不需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你承担了更高的油价，天然气价格，更高的物价，你已经在和俄罗斯战斗了。所有的战争最后都可以视为资源的消耗和比拼，俄罗斯可以军事占领乌克兰，但是这场战争如果长期发展下去，最后俄罗斯不可能战胜十亿西方人。西方人愿意为了乌克兰承担更高的油价，俄罗斯人愿意吗？即使你没有捐款，只要你切实承受了因制裁俄罗斯而带来的高物价，你就已经在尽自己的力在和普京战斗了——也是在和他的孝子战斗。他的孝子在给普京输血，而你和千千万万的西方人一起在给乌克兰输血。大家都在失血，但总有一个人的血会先流光而倒下。

和泽连斯基这样的真男人一同作战是我们每个人的荣耀，也许我们此生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乌克兰人的自由和希望是在2014年用266名抗议者和在乌克兰东部战斗的两千多名爱国者的生命换来的，怎么可以就这样轻易的放弃？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再死又如何？亚努科维奇的枪子我们已经吃过，那时候我们除了燃烧瓶和气枪外根本没有别的武器，现在我们有武器了，还会怕你普京的枪子吗？你他妈没鸡巴的东西，吓唬谁呢？操你妈！乌克兰人已经见过更糟的了，不会再怕普京了。操你妈的只敢骗义务兵上战场的太监普京！Slava Ukraini！ Heroiam slava！

至于俄罗斯说的所谓纳粹问题更是无中生有了。乌克兰的亚速营曾经是一个极右翼准军事组织，但极右翼不等于新纳粹，要这样那全世界遍地纳粹了。当然按照太监和粉红的理解，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是纳粹当道。可以理解。亚速营这样的极右翼对新纳粹的关系是包含而不等于。亚速营的平均意识形态并不会比德国NPD甚至AFD要极端。以前有过相关人士的采访和调查，亚速营中有一些新纳粹，但是主流更多是白人主义者（white nationalist），他们更多是主张每个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外来人要么融入要么拒绝入境这种传统的“国家主义”。亚速营的人和其他白人主义者确实认为白人比别的民族高等，但他们普遍支持港独台独，还有人来香港参加过光复香港的活动（一些弱智港友说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也支持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你见过单纯因为意识形态就支持不是盟友的小黄人独立和发展自己民族传统的纳粹吗？说他们迫害俄语人群就更鸡巴扯蛋了，亚速营有50%的人是说俄语的（不然你以为亚速营为什么叫亚速？因为亚速海，再看看亚速海在哪里）除了乌克兰本土人外，还有来自22个国家的不同志愿者（不过他们都属于极右翼思想），其中甚至还有亚洲人，你要说他们全是纳粹那就太鸡巴扯淡了。不过更鸡巴搞笑的是一些欧美的白人主义者居然支持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真的是太鸡巴扯淡了。世界上还活着的杀白人最多的人还有人比得过普京吗？普京杀中东人杀不过，杀孝子也不杀，专门对着东欧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杀，让高加索国家和白乌两国经济崩溃从而生育率崩溃根本没几个新生儿，还天天舔卡德罗夫和阿萨德的屁眼，世界上还有比普京更他妈反白人的人吗？

像亚速营这样的准军事组织，不论在哪国当然都是很右的，在顿巴斯内战中亚速营也确实存在虐俘行为。不过要是因为极右翼准军事组织虐俘就认为他们是纳粹也太扯了。极右翼=纳粹是现代左翼的政治话术了，和事实其实关系并不大。2015年乌克兰通过了明确的反纳粹和共产主义法案，在乌克兰支持共产党和纳粹党是非法的。像布雷维克还有在新西兰枪击的那人大概更接近亚速营的平均价值观。西方记者采访过他们，亚速营主流思想并不支持种族灭绝（别忘了支那人普遍支持杀死异见族群）而是支持“赶走非土著的侵略者”。当然谁是“非土著”这就是个很抽象的话题了，这里只是说他们虽然价值观在今天的意识光谱中很极端，但也并不支持种族灭绝等反人类行为。他们的标

志狼钩虽然被纳粹用过，但是本质上是更古老的北欧文化。他们的极右翼政党“右区（Right Sector）”的领袖也公开和乌克兰的犹太拉比合作过反对对犹太人的袭击（右区在2015年选举中也只拥有158399个地区席位中的两个席位）。其实有这些极右翼组织恰恰说明了乌克兰地方自治能力的恢复。像俄罗斯所有的极右翼都要效忠普京不然就能被干翻。基辅作为诸罗斯之母，本身就有着由北欧的诺曼人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商人带来的自治传统。东斯拉夫的专制传统则是源自后来蒙古人的走狗、高度拜占庭专制化的莫斯科。他们战胜了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以及波兰立陶宛联邦，从而取代了传统的高度封建分权的“罗斯文化”。乌克兰民间大量的自组织，恰恰说明了乌克兰在脱离苏联后封建传统的逐渐恢复。

乌克兰的右区党确实不喜欢一些犹太人，但他们反对的是那种阴谋论的“控制了世界的富裕犹太人”，比如他们眼中的普京就是犹太人的走狗（真的绷，薛定谔的犹太人）。而且后来亚速营在2015年收编为国民军后至少组织上就去政治化了（但其成员依然保留有极右翼价值观）。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也反对民主，但是亚速营和他们的政党右区在美联社的调查下并没有发现有犯下过仇恨犯罪。 大部分说俄语的右翼更不可能主动攻击说俄语的人。事实上乌克兰绝大多数说俄语的人都是由于俄罗斯殖民化所导致，大部分母语是俄罗斯语的乌克兰人自我认同都是乌克兰人。恁总不能指着一个爱尔兰人说他是英国人吧？乌克兰自我认同俄裔的人在2001年只有17%，随着不少人移民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把东部给吃了，现在乌克兰的俄裔已经少于10%了，普京真不愧是总加速师，这下没什么能阻止乌克兰敌视俄罗斯了。但即便这样乌克兰也并没有人对俄罗斯族进行种族灭绝，他们只是取消在公立学校教育俄语而已。如果在公立学校不教育侵略者的语言叫种族灭绝，那全世界估计都种族灭绝了。更不用说乌克兰私立学校是合法的，而在支那的东突厥斯坦，就是私立学校也不允许教授当地人的语言。支那人说乌克兰人是纳粹，那支那人就是全部欠图的蟑螂，支那人全图了都没有一个无辜的。

u/SineEyent

我和我妹在高三时开始了乱伦。

u/SineEyent

我和我妹在高三时开始了乱伦。
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近亲互相会有排斥，但事情也不是那么绝对。我们当时读同一所高中，不同班级，高一高二在宿舍住，都觉得不适应。于是高三的时候我们说服父母在教职工家属楼租了一个小房子外宿。本来父母是打算照顾我们的，但一方面我和她都想有独立空间，一方面他们也忙，于是最后只有我们两个单独住，一人一间房。吃饭直接在食堂解决。
我和我妹关系属于是谈什么都无所顾忌的那种，毕竟是同龄人，不像和父母，这点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之前我手机上搞到个vpn，我就会和她一起看墙外内容，然后就看了一些色情片……我们那时没有什么尴尬，于是就会一起看。当然自慰什么的还是背着对方解决的。
于是高三上学期期中的某一天，我和我妹相互吐槽对方没有谈恋爱，又感叹了一下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一阵沉默过后，我们互相试探，最后达成共识决定试一下。我们拉上床帘，脱光衣服赤裸相对，然后拥抱。第一次由于紧张和尴尬以及近亲排斥还是挺困难的，我们差点就放弃了，但一旦突破了界限，我们就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一切都不一样了。
在那一次以后，我和我妹都有负罪感，我们之前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但是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负罪感渐渐被快感和刺激感取代，我们开始在过程中舌吻，做爱变成了我们两个高中生共同的解压方式。我们在放学后经常上床。
想想那段日子真是疯狂，我们在校园里的角落拥吻找刺激，我们学着片子里用嘴给对方做，我甚至走了妹妹的后门……我喜欢丝袜，于是网购了几条给她穿。校服配丝袜，没想到我这辈子睡的第一个jk是亲妹。我发现，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对真正的情侣了。
毕业后我们去了不同大学。现在大三了，我时常会在QQ上跟她说想她。国庆放假旅游的时候，她跑来我的城市和我开房。我们手牵手走在大街上，无所顾忌的亲吻拥抱。
但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u/sodiumtablets

致所有的浪人：庆祝我们的全匿名去中心化画画运动

u/sodiumtablets

我相信，今天结束之后，这幅画是一定会上新闻的。那时候毫无疑问我们会快乐会庆祝。而我则毫无疑问地认为三幅画也一定能撑到节日结束的那一刻。
这次的三幅画，都有几个相同的被诟病的地方。
1. 没有美感美工不好。 2. 苦难黑暗没有快乐。 3. 没有好的文字符号来传达更复杂的意义。等其他
但是这可是在全员匿名的情况下组织的，不是组织几个人的黑客组织，而是数百个完全没见过面，不准备见面，没有任何社会信任，暴露私人信息完全等于进监狱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毫无社会背景其实是让这数百人的信任很低很低。虽然刑罚对个体的残忍已经降低，但是刑罚对个体的恐惧，是一样的。最终他们占具了一点地方，画出了三张画，展现了他们团结的力量。
看看那些其他国家巨大的国旗，这是什么，这不是什么从小的民族主义教育（如同中国共产党撒谎的狗屁），这是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组织的巨大力量，来源于成千上万在现实社会中互相信任的个体。个体组织社会动员的巨大力量，这才是欧美从小就学习到的经验技能，是中国共产党极度惧怕的东西。旧大陆洼地的小孩只认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老师，和老师开的微信群。
这是一个全匿名去中心化完全义务的组织。
当然我不反对可能有很多非旧大陆的个人因为同情而义务加入其中，同样的，中国警察中国网警也必定开始运转起来。
旧大陆洼地，社会组织被彻底干死已经10年了，很庆幸有这个活动，起码能让翻墙的洼地小孩见识到正常的社会组织和正常的社会生活。
香港人和台湾人，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你们的报纸杂志的评论。我保证我经常看，他们表扬大翻译运动，其中很重要的特征是去中心化。看看大翻译运动被抓的人，被举报的人。这都是浪人们战战兢兢，要时刻防止的结果。谁是中国警察，谁是中国网警，谁在举报你，没人说的清楚。领导的人都在监狱里了，利他的人都在监狱里了，勇士义士都在监狱里了。但浪人们还在尽最大努力在谎言中保持理智，在危险中进行反抗。
这个个体贡献必定默默无名的匿名组织需要鼓励，需要支持。我认为你们一定能坚持到最终的一刻，而被互联网铭记5年。

u/somethin4nothing

浪人文学-最后一天（梦游之地-wetland）

u/somethin4nothing

现在是晚上八点十五分，林凛在他十三平米大的单身公寓里往吊灯上缠麻绳，这是他今天下班路上捡的，当时绳子就静静躺在绿化带旁的一个灌木丛里，在风中微微晃动，旁边有一条白色的土狗在朝他狂吠。林凛没理它，他专心于从灌木丛尖细的刺中间拿到绳子，这花了他很长时间。麻绳的粗粝质感让他很舒适，他握着绳子仿佛握着工作时那把木柄被磨烂的铲子，一种契合油然而生。他抬头看了看四周，绿化带旁边是围墙，围墙里有一座工厂，矩形的绿色厂房排列成一长列，暗沉灯光下人影憧憧，里面传出巨大的轰鸣声，有某种巨大机器正在锤击地面，这声音低沉而洪亮，穿过林凛的耳膜也穿过他的精神。狗还在叫，它的嘴似乎受了伤，闭合不拢，露出半颗犬牙和丝丝黏液。这叫声弄得林凛心神不宁。他妈的你别叫了，林凛低声咕哝一声。狗的确没有再叫，它只是猛地冲到林凛的面前狠狠咬住他的手。他感觉一阵细密的疼痛，猛地起身甩了甩手，想把狗甩开，但是狗的牙齿已经深深刺进他的手掌，无法挣脱。林凛只好用脚踢狗的肚子，用他全身的力气，一下两下，狗终于嗷呜一声松开了嘴，退到几米外的地方恶狠狠地看着他和他的绳子。林凛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掌，有两个血肉模糊的小洞，正往外汩汩流着血。狗又冲了上来，几乎与他贴身相对，但没有发起攻击。林凛紧握住绳子慢慢往后退，他的手正在流血，他只想带着他的绳子离开。但是一阵晕眩袭来，他被绿化带的路阶绊倒。他听到一声兴奋的犬吠，狗已经扑到他身上，那半颗牙齿和上

面的黄色黏液与血迹往他脖子靠近。林凛用尽全身力气把狗头推开，狗爪在他身上留下了七八道伤口，他站起来，踢了狗一脚，死死地压在狗身上，狗的四个爪子把他地衣服挠破，刺入他的血肉，他不感觉疼，只是用手里地麻绳勒住狗的脖子，一圈两圈地开始在它脖子上缠绕，然后死死用力。狗一开始还在呜咽，后来便不发出声响，不知道过了多久，林凛才起身，坐在绿化带的台阶上喘气。他这才察觉到周围有很多路人在围观，甚至有人还拿着手机，有两台车停在路边，车上的人下来坐在林凛的对面，看着他，一边抽烟一边笑。有一对情侣骑着自行车在他身边停下，女孩手里捧着杯奶茶，吃惊地看着他，你这是怎么了？林凛没有说话，于是男孩载着女孩离开。林凛什么也不干，他只是坐在路边喘气，围观的路人很快便觉得没什么意思，纷纷散开了。留下林凛和狗，那条狗静静躺在路边，许多狗毛被风吹起，刮到他的脸上。他起身，木然地站在路灯下，天色已经全黑，身后的工厂依然传出振聋发聩的响声，这声音让人想起巨大的齿轮和火星。林凛本来想抽一根烟，摸了摸口袋发现没有。他妈的。他笑一声，终于决定离开这里，手里紧紧握着麻绳。麻绳粗粝的手感让他不觉得疼，他只觉得此时此刻此地遇见这根绳子是天意。
回到家，疼痛的感觉才传来，遍布全身，几乎像被液压机碾过，这感觉一阵阵袭来，让他不停吸着凉气。家里没有绷带也没有碘酒，更没有止痛药，任何药物都没有，相对于他的工资那太贵了。他觉得他的生命很强大，不需要药物，其实他也觉得如果能有的话就更好了。他一直生活得如此粗粝，就像此刻仍被他握在手里得麻绳。手上的伤口已经结痂，不再流血。但绳子已经被染成了黑红色。疼痛让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柜子里还有昨天吃剩下的油条和两包方便面，但他没有食欲，虽然他今天就只在工地上吃了一顿午饭。他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为了让身体传来的一阵阵疼痛离远些，他开始回忆他的人生。

u/SpamYummy

告狗MOD书

u/SpamYummy

查理开国大总统T神被在chonglangTV生死存亡之际，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成功保留下了冲浪的火种。同时积极开拓新家，并且试图寻求迪友、浪友历史遗留问题的救赎之道，虽然收效甚微。但待局势稳定后，大总统T神主动退位不贪恋权力，和某些独裁者高下立判，这是怎样豁达宽广的胸襟！

根据红迪规则MOD最大，查理TV现MOD合法性均由创建者T神赋予，T神退位后权力自然归迪友所属。现MOD只是代迪友行使权力，受迪友监督。

我在此提议：建立《查理大宪章》，对大家关切的核心问题做出实质性规定，共同遵守！谁赞同，谁反对？

从大会读稿，分析习近平的精神状态

u/SpamYummy

https://reddit.com/link/tzpu98/video/pn0rscge4hs81/player
请配合原视频看以下分析：

巧妙（顿）蕴含（顿）中华文化的（抬头看）冬奥场馆，
首先，第一句话：
“巧妙”和“蕴含”之间的断句非常不自然，重读“中华文化”也给人一种刻意的别扭感。
在读完前面复杂的形容词和副词后，习松了一口气，把“冬奥场馆”四个字含了下来，在抬头看听众的档口，让词汇从容地从齿间释放出来，试图增加演讲的交流感。
习似乎在读稿时非常吃力，猜测是因为害怕出现口误之类的纰漏。

（继续低头看稿）活波（误读，应为“泼”）敦厚的（停顿）冰墩~墩~儿（抬头瞥），喜庆祥和的（顿）雪容~融~，
第二句：
王沪宁，我操你妈！不给“活泼”标拼音是吧。
习把“冰墩墩”和“雪容融”故意读得亲切，这本质上和他掉书袋报书名是同一种心态，即因为对自己文化水平的不自信，而刻意营造一种专家把复杂内容通俗化的效果。
可惜文化素养是装不出来的，就像鼠人昂首挺胸穿上省下饭钱买的名牌炫富一样，只会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小丑之态。

铺面而来的（顿）中国年~味~儿，
香喷喷的豆包儿嗷。（眯眼睛仔细看稿）
冬奥梦…（被掌声打断）（习看着大家颇带得意地嘿嘿一笑）
第三句：
读懂这一句，你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习会在下面八竿子打不着地突然提起谷爱凌。
从前面一直读到“豆包儿”，到这里整个“中华食物有年味”的意群已经完整，写稿人很可能从这里就分段了。
习抬头念完“豆包儿”，低头眯着眼睛瞅半天，发现找不到读哪儿了！
这个鸦雀无声的间隙，想必没有人知道在座听众该有多受折磨。
蝙蝠人应该不懂，中国人都知道，领导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停了，这个时机就是该鼓掌了。

习准备继续往下念，“冬奥会”…抬头一看，听众在鼓掌，请问这个时候习的心里在想什么？
习第一想到的是，“太带派了！我讲话讲到‘豆包儿’真是太幽默了，给大伙都整乐了”。
因此他又重复了一遍“豆包儿…嗯”，来回应在自己心中对他讲话感到十分满意的听众。

豆包儿…嗯，谷爱凌最爱吃馅饼…啊…哈哈哈，（停顿）外国人还爱吃饺子！
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最后一句节目效果很足，也让很多人感到费解和莫名其妙。
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大会上，即便不考虑谷爱凌备受争议，单独提谷的名字也是非常不妥的。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自己写稿的证据。
事实恰恰相反，稿子是代写的。只有这段和文章及其不协调的发言，才是习近平完完全全的即兴表演，同时也是习近平精神状态的最好注脚。
习在自己的幻想中被众人肯定后，自信心大增，因此他决定要露一手。
脑海中，他疾风骤雨地搜寻到了和“豆包儿”押韵的“馅饼儿”，想到了“问馅饼儿英文怎么说”的谷爱凌。那什么和“谷爱凌爱吃馅饼”押韵呢？

“外国人还爱吃饺子！”

习近平用这句诡异的话语笨拙地完成了自己的表演。

如果说习的演出分为上下半场，观众的反应无疑让这场SOHW更完整。
“谷爱凌爱吃馅饼！”
（众人鼓掌）
“外国人还爱吃饺子！”
（观众先是迟疑，然后稀稀拉拉响起掌声；有的抬头望望其他人，赶忙跟着鼓掌；有的心想自己没赶上趟，索性往桌子上一趴，不鼓了睡大觉。众生相被鲜活地记录在了视频里）

冬奥梦和中国梦，精彩交织。（完）
是的，冬奥梦和习近平的中国梦交织在一起，从小被孩子王欺负到大的红色贵族，迫害下乡被村民称作“没有任何特点”的透明人，视线所及都是图谋不轨的奸佞贼子……
习近平撞大运登上中国权力之巅后，贪婪地沉溺在举世崇拜、万国来朝的景象中，不惜花大力气举办冬奥会，只为给自己颁一个“功劳全归英明领袖”的大红花。
就像他谈到的“抗疫清零是制度之争、文明之争”，习像唐吉坷德一般用尽全身力气对着风车发起冲锋，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失败。
现在他接收到的信息已经完全失真，被身边的太监像傻子一样遛，所有人都在背地里摩拳擦掌等着看笑话，但是——
只这一刻，他就是神!
可能只有在无数个像这样瞬间里，他才能感到内心真正的平静。

u/Strange-Anywhere-671

论背信之敌说

u/Strange-Anywhere-671

月明，正是惨淡的紅夜。
籠，少女危坐，等謝華傾落，光明磊落地活埋。
我受託來到洛陽西山，往那廢棄的空林里，林间小径有那少女所经过的痕迹。
枝條上落着一隻鴉。
這鴉不看我，看得是淒涼的夜空，那裏什麼也沒有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麼，這只是只烏鴉。
所以杀人者最后也要死去了，如果现在就拨乱她的心，就会得到答案吧。
我就問她了：为什么要杀人呢。
红假面的漂流
礁石的幻象，童话书里的海洋正翻滚，紅假面在木筏上随风飘荡，风云变幻，惨淡愁云中，似乎有着落日所遗留的余晖。
红假面继续她的航行，星星没有为她指路，所以乌鸦就来了。
它衔着发黄的纸，那是乐谱。
红假面的舞会已经开始了，
得有个人按下琴键，那种圣歌不会就这样轻易奏响。
这太明显了，她把一切寄往了海的那头，把心意的漂流瓶，抛向混沌的泡沫。
这假面就挂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岸上。
我是这么问他的
“你知道大教堂海滩长什么样嗎”
“不知道”
“就长大教堂那样”
“你去过”
“没，我没去过……….从来没有”
阿斯卡泰德拉伊斯还在挣扎，他不会放弃的，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每天，阿斯卡泰德拉伊斯都要使劲，把他心中的风景搬到现实中，而这需要一艘船，把美色全部装上去。
阿斯卡泰德拉伊斯 · 贝伊萨斯是这样坚定的人，无所谓方向，也要勇往直前。
今天，贝伊萨斯触礁了，他和阿玛茹夏伊娜相爱了，这艘船就永远停在苍茫大海中，孤零零的在那儿了。
结果他就脱落了红假面，掉进了海底。
搁浅的人

我正式结束了为时两月的远航生涯，在暴风雨的摧残下不得不躲在这个贫瘠的孤岛上，我打算读书消磨时间，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
但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我在海岸捡到了一个漂流瓶，这瓶子里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一枝树干，来自森林的树干。
就好像这里的树干，我发现我从来没往这孤岛的深处走过。
搁浅的鱼在打滚，我知道它无药可救，它却不知道，
我不想看已经暗下来的天空，因为已经开始下雨了。
碎裂的谋杀算計訴讼
绅士完全处理好了他宝贵的财产，只需要最后一点高贵的沙子就可以盖棺定论了。
只要少女没有希望过就可以解决。
具体来说，用抹过黄油的刀去解决掉就行了，用蹩足的耳语去挑逗就好了。
只要少女不会退却就好了。
轰鸣的不是什么，寂静的不是什么，无论是什么，也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只要你犯过了就行了。
只要手不会颤抖就好了。
做对了也好，哪怕你早不在乎了也好，只要小心的插入就能打开大门了。
只要你找对钥匙就好了。
做错了也好，惧怕你的鞋底沾上下贱的微尘，不小心地掉进泥潭里也好了，
这时就来处理了，把你的手束起来了，把你的面盖起来了，这也也好了，只要你去
带上紅假面就好了。

u/Sufficient-Survey704

疫情下的爱情

u/Sufficient-Survey704

最近上海疫情又严重起来，困在房间里也出不去，天天和室友用音响放千禧年流行的那些老歌，喝酒，赶毕业论文，昨天喝醉音响刚好放到Dick cowboy的爱如潮水的时候，突然不知道为啥，变得异常地沮丧和难过，于是想着把这段失去的关系写下来，随便写点什么吧。
这段关系的开始应该是在2020年的5月，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上网课，社区也刚刚解禁，我躺在家里无所事事，于是想着约高中时候玩得很好的朋友L出来玩，我约他到江边的一家日式精酿酒吧喝酒，他说他今天和其他几个朋友有约。我问他男的女的，他说有两个人，一男一女，我说无所谓，带上我，我无聊死了，再不出门我都快疯了。
于是我们七点多到一个桌游店集合，L是个gay，且有男友，所以我没什么负担，因为我知道这大概率不是姘头局，所以就去了。到地方了，另外两个人是L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男的我没啥印象了，女的短头发，长得很漂亮，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是中性美，像萨米盖尔，当时我就对她产生了一些好感。
我们玩完桌游，然后去我之前说的那家酒吧喝酒去了。喝了不少，为了调节气氛，我说玩真心话大冒险，倒是借这个游戏，套了不少她的信息。
她是个拉拉，和前女友藕断丝连，我问她对男的有没有兴趣，她说没有，她是个很坚定的t，妈的，她说她是个很坚定的t。
当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东西，杂七杂八，我记得她说她喜欢是枝裕和和北野武电影，还聊了她喜欢马雁的诗，当时我有些开心，想着和她做朋友也不赖，至少我们共同的爱好不少。
最后我朋友和另外一个男生先走，我们再坐下聊了一会儿，我准备送她回家，她说散散步，醒醒酒。于是我们就沿着江边一边散步一边聊天。
走了不短的距离，从曾家岩走到洪崖洞，再走到大剧院，我告诉她，我知道这里有个看夜景最好的地方，然后我带她翻到大剧院下面的江滩，往对岸望，可以望见洪崖洞吊脚楼和仿古建筑晚上一片流淌的霓虹灯光。
我们就随便坐在江岸上的石头上，把鞋袜脱了，脚泡在水里，水微凉，有惬意的江风吹拂。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整挺浪漫，但当时喝多了，我散了德行，让她把头扭过去，我把衣服裤子脱了，只留了条内裤跳进江里。

本来以为水应该不浅，但黑灯瞎火没看清，是浅滩，我在水里仰泳泡了一会儿，然后上岸穿上衣服裤子，打了的，把她送回家。
过了两天吧，我想着再约她出来玩，当时正好家里有本《北野武的小酒馆》，我爹是人民教师，每年有五六百新华书店可以报销的卡，所以杂七杂八我买的书很多，我从书架上拿出来，约她出来玩，说给她带了礼物。
出来之后，我把书递给她，她收下了，我问她会不会打台球，她说会一点，我说那我们就去打台球吧。说实话，我约会经验很少，而且当时也没觉得是约会，只是觉得是志趣相投的朋友。我们找了个台球厅打了两个小时台球，然后吃完饭之后，再去了一家私人电影院看电影。好像是看的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
分开后，微信上她说要不要A一下，然后她转了一百过来，我没收，说没事，下次你请。
然后基本每周我们都会这样一起玩一两次，大部分时间是打台球，在私人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喝点酒。
事情的转折应该是在一个多月后，我们找了部片海盗电台，看到一半，里面有在船上搞无遮大会，几十个裸体的白人黑人女的站在一起拍照，我把画面停下来，然后我们就哪一个人的胸型好看做出点评。
说实话，私人电影院是一个非常暧昧昏暗的场合，在地上铺一张大床，然后有一些玩偶被子什么的。我是一个在私人电影院看电影一边看一边很爱吐槽的人，她也并不会因为我这个坏习惯生气。
然后看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她靠在我身边，我突然鬼使神差的盯着她，她发现我正在看着她，问我干什么望着她。
我觉得嗓子很干，也说不出来话，只挤出来一句，我可以亲你吗?
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后悔了，太傻逼了，说完连朋友都没得做了。但她好像有点愣，然后过了一会儿说，我刚抽完烟。
我们在私人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抽烟，这不是好习惯，但老板也不会说什么，至少我们从来没被骂过，她喜欢抽万宝路的爆珠。
于是我亲了上去，这过程其实并不复杂，我们靠得很近，基本没有什么大动作，我只是轻轻的沾了一下她的唇，贴近了她的面颊，然后一触即离，说实话，我很紧张。
电影继续放着，我没说话，她也没说话，我又点了支烟，电影继续放着。庆幸的是，房间里的灯光很暗，我猜测我脸应该已经涨得通红。
电影放完以后，我们一起走了出去。我还是有些紧张，我对她说“没什么吧，你会不会介意? ”她说她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吃饭的时候，她给我提了她的前女友，她和她前女友在一起三年，分分合合，但基本上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给我鼠完了，我说我能理解，然后挤不出话了。
接着我们还是照常每周一起出来玩，我也没有任何其他举动了。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要不要出来吃夜宵，我说好。
我们找了家街边的夜市，吃了小龙虾和螺丝，喝了很多啤酒。她告诉我，她和她前女友联系了，她前女友把她电话全部拉了黑名单，还写了很长一段话骂她。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还帮她分析她们之间感情里出的问题，最后甚至用我手机给她前女友打了电话，当然她前女友听到她声音秒挂。
吃完夜宵，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她喝得醉醺醺的，有点酒酒疯，但也还蛮可爱。问我接下来去哪里玩，去Club蹦迪还是去唱K，我没去过club蹦迪，我去酒吧基本都是属于和朋友喝酒聊天，我印象里去club的都是烂裤裆和潮流土狗。
我说去唱K吧，然后她一进ktv就很兴奋，我们一起唱了几首伍佰莫文蔚九月天花儿乐队蔡依林的歌，然后她就躺在ktv的沙发上了。
我自己唱了几首也觉得无聊，就说要不要送她回家。她说还要再喝一点。
我说要不去我家，因为我家里有两套房，一套是继父那边花钱买的，我妈我后爹和我后爹父母住一起，我自己住另一个房子，那房子空着没人。
我给她讲了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她也没说什么，我就打车把她带回我家，然后路上再买了几罐Rio的伏特加柠檬鸡尾酒，回到家其实啥也没发生。我把她送进房间，然后给她打了热水洗脸洗脚，再给她床头柜上放了杯水，然后就让她睡觉了。
我坐在客厅把买来的酒喝完，洗漱完回另一个房间睡了。

第二天醒过来，她还没醒。我下去买了早餐牛奶然后拿上来，把她叫起来，让她吃早餐，我发现她床头柜上有两个粉红色的橡胶制品，我问她是什么，她说是乳贴，给我弄得还有些尴尬。
吃完饭，我说要不要看部电影，她说看什么？然后我们一起看完了李献计历险记。
最后，李阳用带着北京腔的普通话，伴随着披头士《A Day in the life》的BGM念完旁白，"最后，像每个人期望的那样，李献计打穿了游戏，接着就真的出现了一扇门，他可以回到过去了，可同时他也发现，这样的门并不只有一扇，穿过这些门，你所到达的可能是玩穿游戏的前一秒，也可能是刚出生的第一秒，李献计只想回到第一次见到王倩的时候，所以，在他找到正确的门之前，他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之前做过的事情，进入一扇门后的世界，然后进入另外一扇门，并希望那里是自己想要回到的过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李献计开始变得圆滑，他不会再为50万而跟本拉登死磕，双手因为生锈而散发出奇怪难闻的气味，他也逐渐知道，爱情并不是生命的全部，也许他可以在某扇门后停下来，做一些其他事儿，遇见一些其他的人，他有时候会梦见一群人向自己走来，王倩也在里边儿，可李献计却无论如何也没法记起，王倩的样子，就站在那儿，眼睁睁地，跟整个人群错身而过，他醒来，像个老人一样地坐在床边，沮丧了很久，李献计又开始寻找那扇正确的门，直到有一天，他打开一扇门，那儿刚下完雨，日落前的橙色包裹着人们，大家看上去都比平时要高兴，空气既凉爽又新鲜，就像迎面看见的王倩，一点儿也没变，可李献计却无法再向前跨出一步，因为透过那些雨后留下的深渊的映照，他知道，这么久以来，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只在自己身上汹涌的流逝了，最后李献计说，见到王倩时，就像瞬间经历了整个人生，心里很平静。
在那个很普通平静的清晨，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我向她表白了，说了一些很别扭的话，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爱情是什么我也没搞懂，很多事我处理的一团糟，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清楚。我喜欢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相处一段时间也好。
她问我，那你回上海了怎么办？我突然卡壳了，因为我还要回上海继续读书，我也和她讲过毕业以后也不想回重庆，不是想留在上海，而是去哪里都好，上海也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但我不愿意呆在重庆。
我当时甚至没有骗她说，我毕业后会回重庆，假期也会回来，而是突然卡了壳。
喝口水，有看的晚上继续打字，没人看不写了。

其实并不想往下写的原因是，至少在我记忆里美好的，值得回忆的事都差不多写到这里就能结束了。爱情究竟是什么，我不懂。我父母很早离异，我父亲出轨，母亲神经敏感易怒，经常家暴我父亲。但如果标签化他们也是不对的，他们是好人，在洼地里的父母中绝对算得上模范，所有的错应该是他们那个时候太年轻，生活也不稳定，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所有一切都需要自己打拼的那代人。我母亲结婚前，我看过她照片，微胖，清秀，戴着眼镜很温柔，美术专业的，但结婚后，因为压力瘦得脱了相，加上从小在家里是老幺，不仅没受到宠爱，反而因为第三胎还不是男孩，两个姐姐，和失望的父母，从小对她都很严苛，加上我外公是个烂赌鬼，读书的钱都是借的，她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从小，始终对婚姻和爱情都很困惑。我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它纯粹，不相信它永恒，在每一段关系开始，我都很悲观，就像是只要开始，总会有结束的那天。到坏掉的那天，曾经亲密的两个人，会怎样不体面呢。我不想被人伤害，也不想伤害别人，开放性关系会好吗，crush会好吗。如果有一天，她对我说，我爱上其他人呢，我应该很体面的祝福她，并自觉结束这段关系吗？那这是爱吗，我不知道。
我甚至很难说爱这个词，只能说喜欢，被要求或者许诺爱这个字眼的时候，能够看到恋人被一种巨大的虚无包裹进去，需要被谎言，一种瞬间的永恒填满。 我并不能说出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很失败的地方。
我后来反复想，恋爱其实是两个人共同构建的一个谎言，这谎言里包含很多，爱，永恒，对未来的计划和期盼，陪伴，以及永不厌倦。大家都在撒谎，然后信以为真，到最后散场的时候一地鸡毛。我的做法属于不遵守游戏规则，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我们这段关系。
那天在卧室里，我又吻了她，她没有拒绝，这次亲吻的时间很长，我头脑一片晕眩，那时候的甜蜜是真实的。我想，我需要她，我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漂亮的，年轻的女孩的吻，我甚至想在一些美好的时刻里死掉，我拥抱着她才体会到原来她个子这么瘦小。
我对她这样说，想死掉，她问我为什么这么想，我说在越幸福的时候，会感受到同等份量的痛苦，没有什么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想死掉就好了。

那天下午送走她，冷静下来之后，我才想起我们之间还存在很多问题。她前女友，疫情结束后我的离开，以及她一直被动的反应。

我们在一起后，还是没有像普通情侣一样，她时常给我看她和她前女友的照片，给我讲她和她前女友之间的故事，我有些难受，但并没有发火，或者甩脸色。我有时会说几句，有时候会岔开话题。
我们在一起会牵手，会亲吻，她会到我家玩，也是这时候，我突然想养一只猫。
我给她讲了这个想法，她告诉我她家附近的五金市场好像有卖土猫的。于是我们打车过去，大概是因为疫情，基本没有摆摊的，走走停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看见有人卖一窝狸花猫，我挑了一只崽子，三十块，然后带去附近宠物医院买了羊奶粉，带着一起回家了。
猫的确是我们关系的连接，她很喜欢猫，我也很喜欢。其实我一直没告诉她，我以前一直幻想过和喜欢的人养一只猫，这其实偷偷满足了我的心愿。
她对猫很热情，至少比对我热情。这不是说她态度对我冷淡，而是我们相处，似乎还是不像情侣或者恋人，我也不知道正常的恋爱是什么。

我和她在一起两个多月了，独处的时间其实也很多，但并没有真正睡过。我们睡到过一个被窝，也做过亲密的动作，我摸过她的胸部，她的胸很小，这真的还蛮好笑的一件事情，因为确实没办法觉得是一件很色情的事。我第一次摸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好笑，她可能感受到了，问我她胸是不是很小。我说没关系，然后钻进被窝里把头贴近她胸，这样抱着她。
她帮我手淫过，有一次在床上亲吻的时候我硬起来了，她帮我手淫。其实感觉还挺奇异的，第一次手淫的时候，我很快射了出来。然后没过一会儿又很快硬了，第二次就完全没感觉了，甚至中途软了，我说算了。不知道为什么，简直算未解之谜。完事之后，我抱着她，其实就像狗一样，这样形容确实很不贴切。但这件事之后，我感觉我们关系至少有了很深的进展，这种感觉很奇异。

我们其实除了最后那一步，亲密的关系基本都做过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她告诉我，她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这样做，我也并没有说什么。
她其实比我成熟，比我早熟得多，她在外面做家教，她问我以后想要做什么。我说我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也不想做傻逼工作，无聊的，机械的，装孙子的那一类工作。她问那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说我不知道，你想过吗？
我开玩笑说，等大的来了就上街革命然后死掉，她知道我是反贼，她也算是吧，疫情的时候在朋友圈转悲惨世界那种。
我忘了提了，疫情封闭那段时间，我状态很差，我很多朋友都是武汉的，每天看到他们群里发的一手消息，李文亮死掉那晚，我睡醒看到群里上千条消息，一条一条翻，觉得真他妈的荒诞，这和我后来变成浪友也有关系，我发现墙内自称反贼的，过于阴阳怪气和要体面，这样不行，不解气，必须得骂支，支x必须得被殖民三百年，必须得图支，杨佳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气节的中国人，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支xx杀杀杀。

“我们在夏天的夜里丢掉骨头，在每一个时期，总有年轻人，因为袒露真心而获罪，而今夜，我们互相拆开彼此的肋骨，胸腔，想试图看看，心脏是不是一种比骨头更沉重的东西。”
这是我给她写的情诗的后半部分，当时写过很多酸不拉几的东西，当时创建了一个公众号，我只告诉了她，除了她关注以外，还有一个人，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是她前女友，这件事太傻逼了，公众号说名字不知道能不能被人肉出来，就不提了，那个号也因为太久没用冻结了，里面的东西也找不到了，大部分记录也没有备份。

我回沪的前一个月，我们见面次数还算频繁，关系也没有疏远，我离开前也没有大的争吵。

回到上海，我经常和她通话，不过基本都是我主动打过去，也并非天天打，大概一周会在周末晚上打一通，通常都是喝酒喝得开心时想起来，确实是这样的处境。写这段话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我自顾自地说，她再做出回应。
这大概是我对这段关系最后决定冷淡的原因，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抱有一丝侥幸，这样的侥幸抱了很长时间，只是通话的间隔次数越来越远。
这段关系正式结束的标志性事件大概是，我联系上了她的前女友。
她前女友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喜欢二次元，学美术，追番，我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写，我知道她前女友微博，从她微博关注列表里面翻出来的，我和她前女友联系上了。
和她前女友聊天，我才知道，她把我跟她的事发给她前女友（其中就包括那个公众号），甚至只是单方面，没有回复用小号发送，当然还有其他倾诉对她前女友情感的话。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我真的感觉到很难受。
我和她这件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我没有主动联系，她也没有再打电话过来，我才意识到我在这其中一直处在一个很好笑的处境之中。
我也说不清楚是为了报复，还是只是出自我的恶趣味，在假期回到重庆时，我请了她前女友出来玩。我说她前女友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也在于此，她同意了，不知是抱着对我的同情，还是其他。
那天出来其实整体来说气氛并不尴尬，我们吃了饭，然后喝了些酒，也并没有抓着她不放，而是聊了一些其他的生活的一些趣事。
她问我为什么想约她出来见面，我说，听她嘴里提了这么多句你，知道了你们这么多事，看你照片都看了不少，不见见你人有点划不来（方言：不划算不值得）。
最后喝完我送她上了车。

我想终于轻松了。
这的确是送走她前女友后我心里的反应。
这段算不上爱情，甚至算不上恋情的交往结束了。
我在上海的朋友问我，你之前异地恋那个女孩呢？
我说，分手了，她在微信上骂了我一顿。
朋友又问，原因是什么。
我就说，我只是犯了所有蝈蝻的通病。
其实她并没有骂我，甚至我们没有再联系。
我也并不算撒谎，因为做梦的确我梦到了。
我梦见她骂了我一顿，骂我对她的不在乎，对她的冷处理，在梦里她告诉我说，经常提起她前女友，是为了刺激我吃醋，而她对我冷淡的原因，是我从来没有给过她承诺，她感觉我并不爱她。在梦里，她讲这些话时，她前女友站在边上，像是一个天使，或者是裁决的法官。
这是个噩梦，你们可能无法理解，醒过来之后我一天都因为陷入这个梦的情绪而沮丧，甚至觉得自己犯了无法挽回，也无可饶恕的罪。这个梦是神启（我相信神的存在，并一直坚信我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是神启的），因为早上一个电话把我吵醒了，而避免在梦里我直面她对我的指责。

最后讲讲爱如潮水这首歌吧。
这首歌是非常典型的蝈蝻苦情歌。
其实这首歌非常傻逼，一旦演绎不好就容易恶心。
张信哲唱得很恶心，像油腔滑调的中年人秀音色。
迪克牛仔唱得很好，像一个底层右逼，一个杀人犯，一个没读完初中的外卖员，一个跟踪狂，恋爱的犀牛里面的马路，很朴实很执拗，爱如潮水将你窒息。
而迪克牛仔唱到“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的时候，那种杀人犯的执拗转换成无奈，就像是杀人犯在讲述他的作案动机，无论手法多么残忍，但动机似乎才是内核，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把爱从繁衍，人类命运，永恒，纯洁中剥离出来，爱是潮起潮落的潮水，我被推向你。

我对浪友们想说的一些话
u/Sufficient-Survey704

很多浪友，从懵懵懂懂接受九年红色爱国全方位全体位教育到转变成如今简中互联网上人人喊打的神蛆，隔壁太监sub口中的逆向民族主义者，我想其实大多数人应该都是突然有一天，你感觉到不可名状的荒诞降临在你身上，原本记忆里还可以欺骗你的惯性不存在了，现实向你呈现出它本能的样子。
这里用荒诞其实还是太脱离语境了，应该说恶心，你突然感觉到恶心，但你并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恶心，这时候你就开始陷入无物之阵了。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这就是‘无物之阵’。
最简单的是放弃思考，因为赵家老爷们早早为你构建出来了一个敌人，资本家。当然，如果资本家这个说法已经说服不了你了，事物的矛头已经对准共产党，而无法指摘其过错的时候，这时它的形体就会一分为二。
中央和地方，具体和抽象，单个的人和整个政治机器，临时工和编制内成员，保持永久纯洁的方法就是剔除掉那些必要时可以被舍弃的赘余。相信她永远纯洁，就如同你一直相信一个婊子对你说的谎话。
当然，你也可以假装不知道，保持合群，同时享受信息不对称的优越感，可人是不可能在这样的状态里长时间的停留的，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阴郁的舞厅，人们在跳着一支不会停歇的舞。”
你想出去透透气，看看海和灯塔，就是这种孤独。
你想过一种正常人过的生活，你在曾经的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人生里，从没有这种想法，你把生活的日常当做是一种正常。
从小要佩戴红领巾和国徽。
被教育祖国是你的母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伟大的领袖是天上的太阳。
不读书只能过下等人的生活，而外卖员，传菜员，工人，个体户小商贩都是下等人。
不要早恋，和女生说话交谈是不正当的。
除了学习你没有别的出路，成绩差是可耻的，不要和成绩差的同学玩。
一分千人，分分必争。在你最活跃，身体机能最好的时候，你被要求一天十几个小时呆在座位上，并不是为了学习，而更像是参与一种为了划分出淘汰机制而刻意绞尽脑汁玩的智力游戏。
因为缺乏社交，竞争残酷而激烈，变得内向而自卑，不敢和女生说话，没有强壮的体魄，除了做题没有别的爱好，别人问你爱好是什么，你说的喜欢看书其实是偷空看看莫欺少年穷，开后宫的爽文。
等到上了大学，被强迫着去实习考研考公拿指标，然后卷入就业潮里，加班，996，买房，相亲，生三胎。
你的人生，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你回顾青春只能通过意淫的青春小说，那个你暗恋却不敢说话的女孩，闷着头只在做题的自己，带着异样眼光不知道是羡慕嫉妒，还是鄙视着望向那些纹身，去夜店，抽烟，打台球，骑机车的被你和老师骂成坏孩子，混混，烂裤裆，骚货的男孩女孩。
你只能从观察者网里，找到美国欧洲宽松世代的报道，为他们不会做数学题，黄种人（特指中国人）出众的做题家天赋而感到优越，并相信这是为了愚化国民固化阶级的阴谋。
当国外同龄人发着帖子，我操了许多逼，但现在我只想找到真爱时，你被灌输着要上一个好的大学，找一份好的工作，从竞争里脱颖而出，获取一份被赐予的福报时。
我想你想过没，什么样的生活应该是正常的生活。而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无力挽回。
当你痛骂支那的时候，当你幻想run出去过一种新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是在挽回已经无法挽回的人生。
陌生的人，也许残存的支性还在你的体内，并持续影响着你未来的生活，我只能在这里祝福你，希望你能得到一种可能，和以往生活都不同的可能，是弗洛斯特诗里面写的，另一条路，你将迎来解冻之风，让它融化你像融化积雪，去过新的人生吧，祝福你。

精选评论:

u/MycologistWeary5135

楼主写的给我看哭了。

我告诉你什么叫荒诞哈，就是你小时候听他们的话，考上重点高中，上重点班，上985，读研究生，找工作，混到30岁发现毛也没捞着。你的工作正好和政治有关，他们给你讲宏大叙事，你的工作多么重要，仿佛你是所谓伟大复兴的一员，但实际上你宿舍的厕所都是坏的。

那句“不要早恋”太典了，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上中学时，男女生牵个手都会被班主任公开处刑。现在这帮老家伙居然有脸问为啥年轻人都不结婚、不生孩子。总而言之你只需要听话，眼里只有试卷，毕业后赶紧结婚给他们生三胎。

我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的人生，我不明白我到底哪做错了，又得罪了谁。要么是我不行，要么是这个国家不行。

这个荒诞是不是系统性的我已经不在乎了。这个国家行不行我也不在乎，我可能不适合这个国家。它以后是干翻美帝还是被美帝干翻关我毛事。我反正是累了，只想毁灭吧，赶紧的。

刚刚和奶奶通了四十分钟的电话

u/Sufficient-Survey704

奶奶刚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现在在上海的情况，她在电视上看到上海疫情很严重，所以很担心我。奶奶从小把我带大，我们感情很深，前段时间精神状态一直很差，所以她打来电话我一直敷衍几句就过去了，这几天开始吃药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加上学校发了良民证，结束封楼状况了，规定时间可以出去探探风，因此我和我奶奶聊了很多，这段经历非常有意思，所以发出来给大家图一乐。

她先问我在上海的情况，我就把我自己一个多月来封闭的经历告诉她，再给她讲了这一个多月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各种被404的消息，独居的老人吃屎，98岁的老夫妻阳了被送进方舱前给全小区的人写道歉信，信里表示夫妻两一直遵守防疫法规定，没有违反防疫准则，按时核酸抗原，结果还是阳了，给大家造成麻烦很抱歉这类话，还有九亭群众群体冲击事件，北蔡被征收房子被赶走下跪的事情。

我告诉她，现在新闻联播里关于上海的消息都是假的，几十例死亡可能是真的，数字存疑，而且都是死于新冠并发症。而这次疫情真正死的，是那些被关起来，不能工作，还要承担高价团购菜，房租，店面租金，房贷，车贷这类人群，疫情打破了这种脆弱的稳定关系，很多人因此跳楼自杀。官方在撒谎，就像你经历大跃进那个时候放的卫星，现在穿白衣服在街上站岗的，就和你们饿肚子吃观音土时候守在村庄外面的人一样，即使让你们在家里饿死，也不会让你们出去讨饭吃的。

我开玩笑问她，你要是呆在上海，估计因为不会使用手机，抢不了菜，只能求助志愿者，或街坊好心人了。

我奶奶她一生受过的苦已经数不清了，她爷爷，她爹都挨过批斗，她从小也因为富农的成分被批斗歧视，后来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她想读书但因为家庭原因早早辍学，年纪轻轻又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结了婚生了孩子，丈夫被拉去修桥修大坝，每天早上走，晚上回来，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她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我爷爷修了十年桥和大坝后，进城做最苦最累的活，掏厕所，打石匠装修，好不容易托关系进了工厂，最后因为亲兄弟偷窃他瞒报结果被抓住，一起开除出来。她也经历过计划生育，用很长很粗的针（她的形容），里面灌满了药水，扎进她的身体打掉了已经成型的孩子，最后给她安上了节育环。

这些是她曾经告诉我的，我很喜欢追根追底问她和爷爷从前的事，去年夏天，我开始研究重庆文革历史，也实地去过不少地方，和老人聊天，查看经历那个年代的老人写的回忆录。

话归正题，我告诉她，现在我们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和她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没什么区别，我套用了崔健的话，只要天安门挂着腊肉的画像，不管我们之间年纪差距多大，我们都是一代人。

我说："你经历过自然灾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也会经历的，很多人对此乐观，觉得历史不会重演，且天真的相信领导人的德行，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我在上海经历的说白了也就这么回事。"
"在这里发生的事我甚至不会感觉到任何震惊的情绪，如果你经历了武汉肺炎，经历过汶川地震，结束灾后重建后，烂在仓库里塞满被扔掉的物资，从各地汇入的捐款最后落入到谁的手里？"
在支那，捐钱就等于抵税，早点意识到这点，对你的钱包有好处，每场自然灾害或人为次生灾害，从各地捐来的物资，金钱，绝对足够充盈，你的捐钱大概率进领导钱包，或者物资被拿去卖钱，再或者等别人的货源出完，喂饱市场，你捐献的爱心物资已经腐烂发臭，被扔进垃圾桶里。
我对我奶奶说："我们还要经历更多事，也许是战争，也许是经济萧条，也许只是最普通，但已经足够绝望的现实，被抛落到人才市场上几百万的人把自己的良知，理想，学习到的技能廉价地抛售出去，换取一个被剥削的岗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的机会。"
她担心我，问我要不要回重庆，至少我不用担心房子，离家近，能够得到照顾，她的潜意思是即使我爆不出金币，啃老至少没问题。
我就嬉皮笑脸地敷衍她，我其实和人说话都不会太严肃认真，包括即使在谈论一些严肃的事，比如我高中经常和朋友出去玩，回家很晚，我妈问我是不是和女孩出去玩了，我就说是和我男朋友出去了。然后她就给我翻一个白眼，强调她知道我说的朋友是男性朋友。就这么回事吧，我和我奶奶的对话我也会穿插这些嬉皮笑脸，插科打诨的话。
我说："我还想在外面多玩几年，多流窜几个地方，等三四十岁差不多了再回重庆。"
她听到我说流窜，吓了一跳，说"不要成混混，不要流窜，不要被抓到把柄。"
我："这时代再坏，至少不用暂住证了，也不会用流氓罪枪毙判刑了，你别激动。我对未来也没啥指望了，不行就回家，也不用买房，挣些钱能把自己养活就行了，多过些好日子，多没心没肺玩几年是好事，人生的路是不断下坡的，年轻时不玩了，老了没机会了，说不定还会随机吃到共产党铁拳呢。你经历的，反右，批斗，大跃进，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计划生育被针注射死的孩子，被塞进去的节育环， 我们这一代都会再经历一次，你爷爷被共产党搞，你爹被共产党搞，你也没过上好日子，我爹是运气好，毛死了，改革开放了，又遇到江泽民胡锦涛，我遇上习近平，这才算是正常了，这是命，也没啥好说的，抗得过去就抗，抗不住另说。"
然后我们又聊到疫苗问题，我告诉她我身边朋友的亲戚真的有注射疫苗得急性白血病的，我告诉她，你年纪大了，别去打，她现在一针还没打。我又继续说，镇上的干部是为了指标，你万一出事了，他不会负责，共产党也不会。你要是打了出事了，我绝对会拿刀把逼你打的那个逼给捅了，不是开玩笑，你也别半推半就就打了，你给他说清楚，你是老人，有慢性病，国家政策，老人可以不用打，他逼你打，万一出事最后肯定要他负责的。
扯淡到最后，对话进入尾期，我奶奶是个很温柔善良有同理心的人，我曾经给她讲过贵州08年瓮安发生的事，给她讲过沙兰镇，克拉玛依的大火，讲过河北因为禁低价煤被冻死的农民，她都会露出难过和流眼泪的表情。她一直听我说，中间偶尔会说几句话，给我讲讲她当时发生的事，用她的运动经验来理解我说的上海，她也不相信共产党，她知道他们在说谎，她用言语表达爱我的方式是，嘱咐我，不要被抓起来，不要坐牢，遇到事要学会忍让，她经历过所以知道，活着很重要，她不能接受我离开或者受难的消息，这比她自己经历还难受。
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的感情，我们接着再回顾了一下，爷爷在我小时候爱唱的那几首歌，回娘家，逛新城，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我爷爷基本是个话唠的活广播，他做完活无聊就唱歌，念当时他经历那个时代的口号或者喇叭里传出来的消息。"打倒刘少奇，保卫毛泽东，打倒邓小平，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我爷爷并没有参加文革，他一起修桥修大坝的工友去了不少，他结婚有孩子早，顾家没有跟着扒火车进城。他念起这些口号，更多是因为顺口或者好玩。
我在最后继续嬉皮笑脸地表达了我对他们的关心，我对奶奶说，多运动，居安思危，忆苦思甜，万一再来场文化大革命，你们这身体顶不住。而且你们也革命不了了，万一被革命，多锻炼打不过还能跑。不管怎么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们是一代人，是这样的，挂完电话后，我一直想着崔健的这句话，只要天安门还挂着腊肉相我们就是一代人，不管年龄差距。

精选评论：

u/xaonanbei650

“我的妈妈和三哥都是饿死的，你看你只有大舅公和二舅公，你三舅公早就饿死了”，当我问到三年人祸时，我奶奶这样说到，“我那个时候每天只能分到一小碗饭，还要分给你幺姨婆…”，但当我跟她问到她恨不恨共产党的时候她却说：“他们也没办法”。
我的三伯是个残疾人，家里的长辈经常在外面做生意，出行不便的他就就负责照顾我和二哥，我们人生会的第一首歌就是他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三岁就会这首歌了，第二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我长大了一些，三伯开始做生意，搞实业，开始赚大钱，成了我们当地有名的实业家，而我们与他也是聚少离多，到了大学，我的视野更开阔了，我不禁产生了疑问：当我的三伯还是个纯弱势群体的时候没有吃过共产党一分补助，更没有享受过任何有效的医疗待遇，他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如此拥护这个政权?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三伯，他大惊失色，告诫我不要乱说话，“我小的时候（文革时期）和你四奶奶家的大伯就是乱说话，他们（生产队的人）还把你四奶奶拿去斗（批斗）了哟”。我说好吧，那我要出国你觉得怎么样，三伯脸色大变，他说“你成绩这么好可不要走上歪路”,然后开始他的说辞…
半个世纪的折磨让我的长辈们打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钢印，当成年后的我得以看清那块烧红的烙铁的全貌时，我才知道我和我的父辈祖辈都是一代人，当年那块烙铁上篆刻的是“毛共”，现在写的是“习共”。

做了一个梦，梦见初中时暗恋的女孩。

u/Sufficient-Survey704

我大概喜欢她了七年。
之所以说是七年，大概是如果说谈恋爱期间，还说喜欢别的女孩，或许是伤害另一个人的说法，但不得不说，后来，我喜欢看的porn，喜欢的女孩类型都有她的影子。
这么长的时间，我甚至忘记这到底是不是喜欢，还是一种执念，求而不得的执念和遗憾。
她并不算漂亮，性格也不算讨人喜欢的那种，沉默寡言，在社交平台上也很少更新动态。
离开学校的后面几年，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唯一我尝试联系她，是几年前刚上大学时，我和一个损友在威士忌酒吧里打赌，谁先喝醉散德行，谁去给喜欢的女孩表白。
我当时可能没有喝醉，但的确给她发了消息。她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被盗号了，我说不是，我问她，能方便打个电话吗？因为我始终认为，表白这种事如果只是通过网络打字确认的话，是一件非常没有实感，而且非常傻逼软弱的行为，但是她拒绝了，over。
这件事很funny，也有些冷幽默。如果是我现在来审视这件事，或者如果说主角不是我，我会很刻薄地把做这件事的人理解为国男，只有国男，才会在借酒醉的名义通过玩笑的方式表达感情，只有国男，才会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的情绪表达一定要得到回应，只有国男才会在别人拒绝后一直耿耿于怀。
但非常抱歉的是，我犯了所有国男的通病，我一直为以这件事作为结尾，宣布单方面暗恋的告终是一件非常具有挫败感的事耿耿于怀。
在梦里，我跑到她的楼下，大声喊她的名字，然后她打开窗子望着我，问我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她有东西放在我这里没有拿走。然后她下楼，我们一起散步了一阵，她突然问我，抽完一支烟的时间要多久，我说可能要三分钟。然后她问我有没有烟，我从兜里掏出来一支递给她，她把头靠近我，我拿着火机，一只手防风一只手给她点烟，我们的头靠得很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像是即将要接吻，我甚至能闻到她发梢香波的气味。就在烟被点燃，明亮的火光燃起的那一个瞬间。我曾经所有的暗恋，纠结，苦难，和难过都消失了，在梦里我得到了真正的解脱。

大白是谁?

u/Sufficient-Survey704

大白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

如果你在京东上搜索大白，可以发现大白的防疫服只需要几十元子，按道理来说，人人都可以穿，人人都可以是大白。
同理，有骗子装党内高层干部到处行骗，也骗过不少钱。
只要你花时间考公，你也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你愤恨的共产党中的一员。
再如果，你重开，没有重开到北欧，而是投身在某个显赫的红色家族下一代体内，恭喜你，你可以开法拉利和裸女开车内party，你可以去国外留学，享乐，游遍全世界，当然如果你好洼地这口，也可以在国内黑皮警车开道，当地官员作陪，同美女游遍神州，尽享一生富贵。
所以，你到底恨什么，共产党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集合体，如果你恨共产党，是恨马克思恩格斯，恨一些文本的理论，恨习近平，恨如今的中共高层，恨外交部，恨贪官污吏，恨一些谄媚的权力蛆虫，还是恨这个体系所有庸庸碌碌，只是无意识自动维护运行的底层公务员，权力螺丝钉。
你杀不死共产党，共产党是幽灵，这层权力的皮可以套在任何政权身上，它随时可以改头换面，解体后或许会变成如今的俄罗斯，倒下一个习近平，站起来千千万万个普京。
回归正题，大白是谁，为什么研究大白，研究大白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天，我有个朋友对我说，大白是外星人变的。
他有点神经兮兮，且有被迫害妄想症。
他对我说，防疫针实际上是外星人用来改造地球人人体的药水，一波一波的防疫针后，人类越来越适合用来培育外星人的孵化皿，大白手里面拿着的棉签是外星人类似异形的繁殖棒，通过口腔，鼻子，肛门，把外星人的子体放进人类身体繁殖，所有得了阳性的人，都是已经成熟可收割的果实，它们把人类带到隔离点，然后把新的异形从人体里取出来，取出来的异形就变成了新的大白。
他一边说一边发抖。
如果他只是对我说这些异想天开的话，我不会佩服他，他是一个行动派，他把从家里万圣节用来吓人的假舌头和塑料口腔套到嘴里，做核酸的时候，大白拿着棉签在他假舌头上搅和了一些用矿泉水浸湿的假口水，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阴性。
这个冒险的举措，让他越来越对他的幻想深信不疑。
看到小区志愿者报名大白，他说，外星人已经可以通过人体改造把人类变成外星人。
看见大白消杀宠物，他说，因为动物嗅觉更灵敏，能够发现这些大白是外星人。
看见大白打人，他说，外星人已经准备武装夺取地球人政权。看见大白互殴，他突然又调笑道，原来外星人之间也有派系斗争，毛主席说得好，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无语，原来被迫害妄想症也是个毛粉。
看见有人因为疫情封楼跳楼自杀或上吊，他也会吃不着睡不着流眼泪，他对外星人充斥着无与伦比的恨。
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原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开朗，活泼，乐观，有一份互联网大厂的工作，住着八千房租的大房子。可自从他遭遇疫情封禁，同时接到被“毕业”的消息后，他的妄想症越来越严重。
我必须要挽救他，必须在他做出不可挽回的事以前（比如袭击大白，谩骂大白，不配合防疫检测），必须要，因为现在在他身边就只有我一个人，如果他被抓起来或者被带走，只留下我一个人，那么我也会在孤独中，吃着方便食品，发疯。
我决定和他促心长谈。
昨晚，我进入了他的房间，悄无声息，就像高坂京介进入高坂桐乃的房间一样，我看着他专心制止的背对着我，在桌子上不停地在磨一样东西。
我往前探，他竟然在磨着一只牙刷的后柄，那支牙刷被磨得很尖利，像一把开封的刃。
我紧张地问他准备要干什么，自从他得病以来，家里的刀我都收了起来，做饭也是我来做，我把刀放在只有我能找到的地方。
他突然对我狞笑。
他说，明天，他就要拿这把牙刷捅进外星人的大动脉。
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极端的妄想。
我从他手里拿过那只被磨尖的牙刷，然后两只手抱住了他。
我想着话要从何说起。
沉默了半晌。
我终于开口。
“你知道吗？国外没有大白？”

他突然脸变得通红。
“你胡说，美国已经死了几千万，这是外星人害的。”
“这只是一场感冒，根本不会死这么多人，奥密克戎传染性强，致死率很低的。”
我把手机拿出来，登上一个只要被曝光就会被抓进去的软件，the clash。
“是时候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我叹气，挂上vpn，点开CLTV。
他拿过手机，滑过论坛里的帖子，脸一阵青一阵白。
“根本没有外星人。”
“那那些自杀的人和被消杀的动物呢？”
他突然质问我。
我只是很平静地告诉他，大白是平等的，他们平等对待被消杀的人和畜，狗和猫也要做核酸，动物会死，人也会死，这很正常，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我又拿过手机，打开维基百科，给他看自然灾害，文革，六四，在这期间被迫害和自杀的人。
“这片土地上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苦难。”
他似乎意识到什么，突然很惊诧的望着我。
“难道你说，所有的苦难都是共产党带来的。”
我摇了摇头，开始给他普及五千年，璀璨文化下史书一笔带过的那些内容，不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风流雅致的那些故事，而是两脚羊，易子食，啃树皮，观音土，我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东北人毕业下岗，男人出去打零工，家里面的女人出来卖淫的故事。
他已经有些泪流满面。
我重新抱住他，我想起无数个夜里，我曾经也像他这样哭泣，软弱无能地抱着被子痛哭。
我终于对他说出，这片土地一直重复着的故事，大白到底是谁这件事最终的迷底。
“大白不是外星人，大白的套子下可能是警察，志愿者，行政机构执法人员，日结工，医务人员，为了在疫情里谋一些私利的人，什么人都有，他们只是一些获得了一些权力正当性的普通人。”
“那些你抽象化恨的东西，只是潜藏在你体内的支性，你不愿意直面他，而试图把它具象化成敌对的外星人。”
他放声地大哭起来，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继续再说话。
外面漆黑一片，街道上人影稀疏。
大喇叭不停播放着请XX楼的居民下来做核酸，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
我的心随着他的哭泣下沉，因为我知道。
我们还要共同渡过很多这样的夜晚，很多，很多。

u/Supreme8964

感谢冲浪（悼词）

u/Supreme8964

我在19年之前一直很小粉红，也骂过香港的抗议群众都是废青。20年新冠期间还一直觉得中国的防疫政策很正确，在国内待着很安全但是不一定能挣到钱，打算等外国疫情控制的不错的后再往外走。之后经历了一系列恶心人的事件，我经历了从入党并且改良-入民主党派不入党-不入共产党只当群众-润的思想变化。冲浪tv的一系列帖子更是让我看到了太多B面，看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和各位浪人一样，含赵量不够的鼠鼠只能在外面漂着，金币也爆不到几个。但是相比于在GFW里面躺平或者当被榨干的韭菜，流浪相比之下也没那么糟糕。我愿称冲浪tv为我世界观的导师，鼠鼠感谢各位浪人。冲浪万岁，自由万岁。

u/Surfingmouse

说点批话

u/Surfingmouse

感觉现在sub里的同质内容太多有点腻了，很多发言有点为反而反的意思。 倒不是说不对，只是一来没有节目效果，失去了浪人本来的幽默感和造梗能力，二来较为正经的讨论也越来越少，导致葱轮味越来越浓。冲浪没以前那种舒适感觉了。
有点走向另一种极端的趋势，给我感觉就是与墙内蜘蛛缠斗久了，忘了自己冲浪本来的目的，自己也成了一种与之相生相克的存在。
就好像神友和兔友，本来的关系就只是神兔大战一次节目效果而已。 但却在墙内的跟风炒作下，成为了一对相生相伴的反义词。甚至很多浪人也在这种舆论氛围下着了道，自己也在向一种反向兔友的极端走去。
就好像为了摆脱泥潭而挣扎，自己却越挣扎陷得越深。
虽然大家以前也魔怔和极端，但那种幽默感，以及解构精神未尝丢失，节目效果满满。 现在我们正逐渐丢失这些品质，葱轮化越来越严重，一些很没节目效果的发言，在蜘黑的政治正确下也被包庇。

u/Takiyagenji1988

家没了，魔怔傻狗也该回归现实了，现在开始好好读书卷gpa，把托雅过了run吧。

u/Takiyagenji1988

十年后，曾经埋头刷题的鼠鼠已经安身异乡,曾经苦熬身份的做题家已经如愿以偿，曾经奋斗挣扎的卷逼早已换了国籍，曾经被单词语法折磨的小黄人已经看惯新大陆的风景。洪水退;去的废墟一片寂静，劫后余生的灾民尚未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平静的南方小镇,灯光昏黄的酒吧里,一位满脸胡茬的大汉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拿起手机，登上久违的红迪,首页是最后一位浪友的告别贴。他翻动自己的回帖纪录，"翻墙穷蛆滚”、“这不图能行?"、“支纳猪死妈了”、“祝你早日run成功”、“你给我回来....望着那些已经看不懂的梗,他觉得有些恍惚。这真的是我的青春岁月吗?我现在真的比那时更幸福吗?酒友问他怎么了，他没说话，摸了摸拉碴的胡子,踉踉跄跄地起身走了,妻子和孩子还在家里等着他。

精选评论:

u/skdkfnrkfm

十年后，曾经埋头刷题的鼠鼠已经身首异处，曾经苦熬身份的做题家已经尸骨无存，曾经奋斗挣扎的卷逼早已换了人种，曾经被单词语法折磨的小黄人已经看惯地狱的酷刑。

u/brmsport

在北歐風光的一個小屋中一個金髮碧眼的可愛小孩正拆著自己的十歲生日禮物

u/Love-sky

看到盒中礼物居然是一副似乎来自东方文化的海浪图画，小女孩隐约觉得在哪里见过。晚上，梦里的女孩儿流下一滴晶莹的泪，海浪啊海浪，为何它会闯进我梦的彼方?

u/TeachingSpirited8414

粉红文学
u/TeachingSpirited8414

桥归桥，路归路，白宫大院扯白布，尘归尘，土归土，明日埋了特朗普；人一死，闹一闹，临死带走蓬佩奥。头七魂，念经文，顺便带走蔡英文；七七日，阴森森，回来叫走莫里森！想阿三，别着急，随后送走老莫迪！

论爽
u/TeachingSpirited8414

郑爽者，奉天人也。少时，不甚好学，常出入禁舍，喜与不良人交游，而父母弗之间也。
稍长，益甘美，有奇色，丽而不艳，腴而不肥，邻里谓之萌娘，为同闾者所共慕，爽骄，未尝视之。
既成立，以伶为业，入荧幕，为《齐观流星雨》，与名角张翰齐眉，常萌以示人，声娇而色怜，宅男争逐之，封女神，俄而名动四海。爽愈贵，非常戏能动其心，非中伶能在其右，由是导演往往天价延之，至于日进二百万金，好事者怜生民之穷困，欲污之，乃以爽为度量衡，凡物皆以此论。或曰:“此舍值一爽。”爽喜闻之居数年，爽妻于张恒，然不堪怀胎之苦，遂假人腹以诞之。一子一女，相出之间，不逾一月，俄与夫张恒有隙，先夺其金，又谋之于二老，欲弃子女，张恒怒，泄于网上，于是世人争诛之，以为非人。
移时，有司巡梨园，所过莫不执烛，惊见污浊遍野，杂草丛生，如范氏、赵氏，皆有窃税亡赋之举。旋视爽，累罪，走税亿计，虽万人之积亦不及也。
呜呼！母子之真情，何复存？民生之多艰，孰之怜？天下之污垢，何其多！除残之利器，几何镰？

u/TELOCLS

堡垒陷落，两年前的引流蛆谈谈感想
u/TELOCLS

19年香港反送中开始玩红迪，没过多久就发现了chonglang，那时候正好也是墙国封锁最厉害的时候，也还没有分裂出cltv。和大多数浪人一样，由一个大中华蛆摆脱了民族身份，再到现在能随手打出支那来表达不满。
我发现自己两年来有在成长，找到了自己该有的样子，在冲浪。一群无组织的人因为自己的理念集结在这里，只有来到冲浪我才能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活生生的人。
前阵子因为工作没有刷新闻，最近因为战争，第一时间又想到了红迪，我没有想到浪人在这个关头会这么团结，并且在行动上完全不输欧美人，我们都无愧于自己。
chonglangtv的陷落可能会被粉蛆拿来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我而言，它用最后的余光证明了浪人的行动力，是新的开始。
glory to you

u/Terrible-Upstairs874

致红迪广大流亡浪人书——伟大浪人宣言，为我们的家园而战！
u/Terrible-Upstairs874

来自五湖四海，寰宇八方的流亡浪人们啊，是什么，让我们翻过防火高墙来到这里？是什么，让我们跨过重重封锁相聚一堂？是那万恶母国的言论封锁，是那恶臭趴体的思想审查！难道你们忘记

了，忘记了曾经像狗一样被删帖的愤怒，像狗一样被封嘴的无力，忘记了在艳红的恐怖追杀下被永封，被驱逐的血腥耻辱吗？它们，销毁了我们伟大的网络ID，夷灭了我们光荣的历史记忆，更是抹消了属于我们的互联网黄金时代，在无尽的轮回中毁灭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家园，让我们变成没有姓名的傻缺数字号，然而，我们没有屈服，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大打特打盒战争，我们，让兔蛆闻风丧胆，我们，让航畜忘风而逃，我们，以3000之力围歼整个互联网，更是用我们墙内最后的血肉，把神奈川冲浪里的旗帜插向四海八荒! 而今天，我们在晶哥的恐怖追杀下，在一声一声的新家圈我吱吱声中流亡到红迪，我们搭建永不沦陷的堡垒，我们建设白蓝色的冲浪国度，这里，是cltv，这里，是我们的家园，任何人，任何动物，无论是鼠人还是蝙蝠人，无论是防区太监还是暴戾鹅女，只要你愿意融入，都将是我们的家人！无论是谁，谁ban浪人的号，谁封浪人的嘴，谁就是浪人永恒的敌人! 也许我们注定再一次流浪，不管天涯海角，不管陌路穷图，我相信，我们必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逢，我们将找到属于我们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我们是谁，我们是灰烬的余火，我们是自由的战将，我们是神友，我们是浪人! 浪人，永不为奴!
Glory to chonglangTV!

u/TerribleClub438

Emo，都可以E

u/TerribleClub438

躺在床上，即使关着灯都还能看到我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扭曲，变形。
所有的困扰，关于食物，金钱和明天，重重把我按在床上。我想睡，但是又睡不下去，一闭眼就是童年的梦和从没见过的邻居的脸。
就这样睁着眼到半夜，突然有一种呕吐感，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我的身体里涌出来。
跑到马桶边干呕了半天，什么都没吐出来。
是啊，一整天都没吃饭，又怎么吐得出东西呢，我想起吃药，但那些红红绿绿的药片早已经被一并喂进了马桶里。
我吃什么，马桶最后也会吃什么，那我跟它有什么区别呢？被动吞咽着这个世界，不管是从喉咙还是下水管道。
好吧，其实劣者今天就是起来之后有点发冷，头疼，所以单纯照着网上那些说唱歌手，前卫艺术家，编了一段emo文学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来总是隔三差五感冒发烧呢，虽然有在锻炼，但是又感觉身体不可避免的虚弱下去了。休息一天吧家人们，明天高强度更新。

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

u/TerribleClub438

进入三月以后，家人们在财务上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所以今天就特别讲一下劣者对这些的看法。
首先是汽油涨价。没办法，谁叫俄国跟乌克兰干起来了呢？他们一打架，原油和天然气肯定就受影响。就跟埃及闹军阀的话，全世界的船都要堵在苏伊士运河一样。
最近也不止原油啦，什么大宗商品都在涨价，世界gdp一路向好，人类大同啊。
猪肉涨价的时候，云吞跟着涨，猪肉便宜了，云吞也不见降价。所以说这个汽油价格上涨了，要等他降回来估计是挺难的了。
价格这东西嘛，忍受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可乐一罐从2块涨到2块5的时候。劣者也觉得不适应呢。
然后有读者问说虚拟货币，什么nft，区块链这些怎么投资？照劣者看来啊，这真跟投资没什么关系，纯纯的就是击鼓传花。
跟周星驰《回魂夜》里大家围坐一圈传炸弹一样，你及时把它传给别人，那就赚了，要是没传出去，在自己手上炸了，那就寄。
也别觉得这东西有什么理论了，你真想掌握行情，你就把那帮网红，说唱歌手，明星企业家的ins，推特，微博关注着就可以了。哪天哪个玩说唱的磕嗨了说自己要出来发币，有些币就得猛挫，价格狂往下掉。

这东西涨跌完全不跟市场来的，就是看谁微博发的比较勤快而已，劣者只能说能跑就跑，比特币那样的奇迹不会再有了，玩长线的话迟早把自己玩进去。
至于更离谱的a股啊，经过几天的技术性调整以后，它又反弹了，全板块飘红啊，给大伙乐坏了。那前几天的时候呢？你以为它过几天必定能红，结果第六天的时候你平仓了，第七天它红了，找谁说理去啊。
就股票这一块吧，能赚到钱的就是那些天天在微信，微博上给大家分析的专家，股神，人家开个直播收点小礼物恰恰米，至于真的在股市里收米啊？那是不指望了。
股票这一块，还真得是无为而治，就是你看好一支，那种不会过几天就停牌跑路了的，经常有在路上看到广告的，你就买了，然后忘记它，放个半年一年拿出来看看，这样才有可能赚钱。不然你以为自己是巴菲特，一通操作，底裤赔光了结果它涨了。
还有读者问线下打德州扑克这一块的。首先说一下，赌博肯定是不好的，不管你是投资blg的对家，还是一直追c罗，总有失控的时候，原理追龙肯定没错的。
然后德州吧，线上跟线下还真不一样。线上这一块，你跟劣者说你玩什么天天德州，博雅德州胜率多少多少，那你就不用往下看了，玩这些挺好的。
线上这一块啊，什么star啊，b什么的，基本大家都是多开，同时打好几张桌子的，范围紧的很，看到手牌但凡不是QK往上，或者拿的是小对子，他都可能直接弃牌。
所以说吧，在线上，大家都很诚实，很多时候在翻牌前就已经打完了。你真想诈唬别人啊，有时候真的会死很惨。
但是线下又跟线上不一样，线上大家都是懂一点的，不说什么书籍啦，起码也看过几个教学视频。什么dwan啊，丹牛，这些大神的名字他们都知道，所以风格还有迹可循。
线下啊，有些人他真的什么都不懂，就当那什么金花玩的，他但凡两张牌里一张是ACE，另一张就算是个小六，他都敢梭哈。你说你在线下要是打的松一点，分分钟就被这些疯子在概率上击败你。
还有线下底池也是个问题，说深了怕有些读者不理解，也有点触摸了。
就好比大家都是钻一，大家输一把就扣5分，赢一把也加五分，然后我们每一把都排到对方。你技术比我好，能c，我就是个钻一守门员，纯混子。
问题是你只有20分，我有95分那么多，你赢我十把，我还在钻一，要是运气不好，你上来就连跪四把，那对不起，你快变成钻二仔了。
线下吧，底池深浅还是决定你行为模式的。你20分输了心疼死，人家95分，输这点眉头都不带皱的。所以说如果你是打5分一把的排位，你起码得有一千分吧？不然你就别打5分的排位，你去钻二打三分那种吧。
你拿你那些屠龙术，什么底池隔离啊，打位置这些，人家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说，线下想盈利，还是只能靠把范围收紧，不然你就是把那几本扑克圣经读完了，也斗不过那些纯靠运气的土豪。
怎么说呢，投资这东西肯定是有风险的，特别是那种大家都在搞的领域。有这钱，还真不如自己吃吃喝喝，晚上吃点小甜品，喝点威士忌呢。

新冠时期的冲浪

u/TerribleClub438

因为华盛顿肺炎的影响，今天是公共交通停运的第二天。
上次公交停运的时候，劣者出门去买菜，看到有个老太太推着老头，在公交车道上溜达。
今天起床一看通告，连私家车出门都要申请报批了，看来马上就可以去马路上放风筝了。
这两天的菜市场可算是陷入囚徒困境和猜疑链里面去了。大家本来是不想抢菜的，结果自己是不在意，但是又担心邻居把菜买光了。

https://preview.redd.it/6mc65f28bhn81.png?width=270&format=png&auto=webp&s=b01f7dd49214a9ba7137b31e1c118242661cbc8f
邻居本来也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家里最多就两袋方便面。结果看到你要出门买菜了，也疑心你是要去把菜市场搬空。

大家都陷入了一种猜疑里面，结果呢？就是劣者去菜市场的时候，别说排骨啦，就是瘦肉都没了，四五个猪肉档，每个档口都是剩下点猪皮，肥猪肉。
那肉雪白的呀，有两根手指那么厚，能看到一点红那都是不小心沾到了油漆。
北边是一天几千例，南边呢，一天不破万都已经算是措施到位了。夹在这中间的劣者真挺无奈的，你要说不严重吧，一天确诊几十例，你要说严重吧，看看美国……
这阵子的中文网路，它好像无间地狱一样，首先是传统的性别对立，一个新闻里出现男的，那肯定有人骂郭楠，一个新闻里要是有女的，底下也是有人骂郭楠。当然这种事情习惯就好啦，他们要是不去网上发疯，那我们的治安得多恶劣啊?
然后是俄乌战争，你说俄军攻势受阻，什么装甲车物资丢了一大堆，内部腐败，外部无力，你要是这样说，那什么“50w”，”来电了“马上就紧随其后来了。
那你要是说俄军正在平推，又会有人说你是什么阿尔萨斯王子，荷鲁斯战帅……

https://preview.redd.it/b2lezj19bhn81.png?width=588&format=png&auto=webp&s=9647738178f65077ea199cd41841971cfdf7e386
本来这事大家都是看一下就算了，真影响不到你，结果现在变成互相扣帽子了，真叫人无语。
我只有一个疑问，俄军到底在不在基辅啊?
然后是大家最关心的，关于那啥过不过度的问题。这两派又被叫做”防疫爱好者“和”病毒爱好者“，跟以前那些军坛上喜欢叫人”保密侠“和”大陆北方网友“的氛围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了。
不是，你们怎么整天都喜欢在网上吵吵啊？要不要花钱买游戏，电动车和燃油车哪个好已经不够你们讨论了是吧?
你说你也就这点出息了，就谈论点大家最多互相上火的，跟桶里的螃蟹一样，互相扯下后腿，再往上一点的你也是不敢发言啊。
要不然就等待人类补完计划吧，大伙都变成橙汁，我看谁还整天上网党同伐异。

u/timtomcook

本鼠小时候的悲惨遭遇

u/timtomcook

那是本鼠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那时我随父母打工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一家三口在一间狭小的出租房里生活，我看着父母早出晚归很是辛苦，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期末考个好成绩让父母高兴。

然而这所学校的进度比我上一所学校要快，但本鼠硬是靠着挑灯夜战赶上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这个来自小地方垃圾学校的转校生硬是在期末考试中考了第七名（我们那个年级有300多人7个班）。

我们这片学校的规矩是期末考完就放假，毕竟要给老师们几天批改试卷的时间，之后就是返校拿成绩，拿完成绩后一般要等上三四天再第二次返校拿假期作业。

第一次返校后本鼠拿着成绩单别提多高兴了，总算是给父母挣了口气，算对得起他们给我的辛勤付出了。然而回家把成绩告诉父母，我爹妈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淡淡的来了句考的不错 下次争取考第一。

接下来的几天因为没有寒假作业，本鼠总是拿着成绩奖状细细端详 心里美滋滋的，（可能看到这里有些浪人会很好奇，你他妈的就不能看看电视或者出去找小伙伴玩吗，天天就瞅着那张奖状也太自恋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妈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傻逼魔怔母人，不许上小学的我未经允许私自外出，也不允许一天看电视超过3个半小时，现在你们知道我小时候有多苦逼了吧）然而噩运已经悄然降临。

那应该是第二次返校的前天晚上，他们俩回来的很晚，脸上也挂着怒气。本鼠心里知道肯定是他们在外面打工受了气，一向谨小慎微的鼠人只好蜷缩在角落里，偶尔瞅瞅手里的奖状。

就在这时我妈终于找到了合理释放怒气的方法，冲着我怒吼：把那玩意给我！ 我当时虽然小，可也知道奖状到了我妈手里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就畏畏缩缩的不说话。我妈直接一把抢了过来，当着我的面把奖状撕的粉碎，直接把这团碎纸仍在我脸上，恶狠狠的喊：我让你考个鸡巴分就得瑟 你美啊 天天看啊！

本鼠被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哭了，先是震惊接着又是愤怒，被傻逼气疯的鼠人鼓足了勇气第一次向强权说不，把魔怔母人的洗面奶扔进了垃圾桶。结果换来了母人和一直袖手旁观的公人一顿毒打。母人边打边骂：厉害了，还敢还手？ 要造反啊！ 男女混合双打结束后，公人淡淡的来了一句：父母不对也是你爹妈，还轮不到你教育你爹妈！当然他们最后还是装模作样的来了句“也是为你好，怕你骄傲自满”

第二天脸肿的胖了一圈的鼠人返校，拿回了自己的寒假作业，同时也成为了学校里议论的小丑。看着周围的城里学霸同学叽叽喳喳的谈论着他们的父母给他们买了怎样有趣的奖励物品，我的眼泪真的快掉下来了。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的父母是蛮不讲理欺软怕硬的大傻逼。（在外面受气不敢言语回家把气都撒在孩子身上）

u/TurbidityCurrent

老马的死

u/TurbidityCurrent

后来老伴跟儿子提到他枯坐了一晚上，这让儿子心里咯噔了一下，人默然不语整晚独坐，狂暴的思绪能摧毁人的理智，父亲兴许绝望到了极点，真的可怜！他差点哭了。老马不知道儿子要替他哭，他只想着自己的事，他的癌症没有救了，医生说还有救，可他不信，不过是照顾病人情绪的谎言罢了，有一个医生很让人厌恶，直白的说“没有救了”，他也不信，他就是不愿意相信医生的话，他只信自己。
身体上的问题积重难返，一天两天看不出区别，但回顾两星期前自己的状况，和现在大不相同，他就彻底不抱什么希望了。要死了，意思是活不成了，无法存在，他现在在这，床上躺着，眼睛盯着脚发呆，到一个时间以后，他就走了，离开这个世界；可他不知道要到哪去，结局不是去到哪个地方，而是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想到这里老马觉得喘不过气，全身没力气，但躺下去也没用，床托不住他的身体，地也托不住，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能放任他一直往下落到无间深渊去，因为只有死是真实的。
他不愿意睡觉，怕浪费时间，他的时间不多了，但身子又痛，一阵一阵的折磨着他，最后他决定睡觉；算了，这种痛缠着他，睡一会也算是解脱了，可他又想，即使是最痛苦的时分，也比死带来的什么也没有了要强得多，活着不就是感受和体验吗？白天几个亲戚来看他，提着几箱奶、一个果篮，他想问问这几个人，他吃不下这些东西，送来做什么呢？可自己的孙子出现了，青春矫健，充满活力，坐在床边来看他的爷爷，老马的老伴就招呼孙子拿出奶来喝。
要是把他的命给我一点就好了，老马荒唐的想，他现在明白过来，人和人之间的区分是绝对无法逾越的，我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窗户，我这边拉上窗帘看不见外面了，人家没拉窗帘的可不会有任何影响，一点事也不会有，他的死，除了他，和任何人也没有关系，谁也不能替他去死，他又何必为了尽责任浪费自己的命呢？
他想起小时侯，在筒子楼里妈妈系着围裙做饭，炸酥肉的味道，想起来凤凰自行车容易变形的后挡泥板，想起父亲的脸，撕开果冻以后要吸一口汁液，否则会流到手上，是糖水，黏乎乎的让人难受。这些回忆别人不会有，他是特殊的，像一个远离此地的被流放了的幻影，唯有他知晓那幻影的坐标，还能接受幻影的信号，它和老马之间仅有一根微弱的细丝联系着，老马又是这些画面存在着

的唯一可能的载体，老马是过去和现实之间的细丝。这世界死过太多的人了，他们的爸爸妈妈，那些温馨的遥远年代，最后都在细丝绷断后无影无踪。
活不了了，全没有了，彻底的消亡，八九年有一天，他父亲带着他走夜路，手电筒没电了，两个人在麦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父亲坐在地上哆哆嗦嗦的长舒一口气："哎哟，这是哪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路没有头，根本就没有路，往哪走都行，往哪走都好像没用，究竟在不在走也是个问题，四野的黑暗无穷无尽，空间和时间失去了意义，善和恶的区分也被忘却，更没人试图去剖析经验事物的因果联系，那也许是死亡的预演。生活曾有光明，现在全然消散，他不是没犯过错，可他知道死可不是因为这个，死在惩罚他什么？惩罚他的存在，找不到办法抗拒。
在这时候他没有释然，没有说四大皆空，欣然接受。老伴来烦扰他时，他用力的告诉她，不要吵到自己，他恨她，又盼着她来关心自己，承受自己的愤怒，老马想折磨人，想发脾气，想为此羞愧，为此哭一场，谁也别可怜他。没有生路了，癌症晚期，跟这个词不太有关系，是生与死的问题，"我"在不在的问题，一个谜题。他想活下去，"我要活"，老马说，去叫医生来，给我做手术，不管是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总有可能，新闻会播报的，十年来百例手术仅成功一例，然后他养上些日子，再到世界上去。
不到大街上去，也不到公司、家里去，过去全是错的，他要到世界那去，他的对面就是世界，世界和他是唯二的事物，好像诗里的敬亭山一样与他相看着，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但他知道什么是不错，于是邪恶的反面就是正义，他不知道什么是美，但知道丑，不丑的人就是美，而他如今知道"我"的对面是什么东西了，他的生命有价值，他不想死。这一刹那一刹那的心事涌上来，被解开，在外人看来只不过是老头子在恍惚，绝症患者都要恍惚的，这很残忍，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千千万万次从希望到绝望来回摆动，那些无穷的信息一瞬生一瞬熄。老马不觉得自己是老头子，八岁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都是一个人，可他也和外人一样对自己不很感同身受，精神世界的混乱使他感到抽离一般如梦初醒的荒诞，因为他想了这么多，却连让自己从床上到床下也做不到，除非他伸腿，也不会让未来快点来临，他至少有一段时间还死不了，这让他的想法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好在人家是看不到的。

u/Uchi_Jeon

地狱文化建构

u/Uchi_Jeon

一只川🐭在吃火锅，烫了个海带结子下去，筷子一滑海带结子掉进滚滚红汤里就不见了。川🐭正在着急时，火锅里突然金光四射，火锅之神从汤底里蹿了出来。火锅神问川🐭，刚才你掉的是这片毛肚，还是这片肥牛，还是这块海带结子，诚实的川🐭说"我掉的是海带结子"。火锅之神很满意，把海带结子连带毛肚和肥牛都给了诚实的川🐭。

一个海南人去吃火锅，烫了个虾饺下去，筷子一滑虾饺掉进滚滚浓汤里就不见了。海南人正在着急时，火锅里突然金光四射，火锅之神从汤底里蹿了出来。火锅神看了眼海南人没有说话，开始不断从锅里往外摸芒果。海南人感到奇怪，问火锅神为什么不问问自己掉的是什么。火锅神说，小伙纸你摇了我吧。

u/Used-Ad-8388

来点冲浪文学

u/Used-Ad-8388

和她遇见基本是一拍即合。无需多言，是的我很孤单，仅此所以和她一起了。她也如此。森沉的夜里我时常颤抖。由美子，你在哪里？【在这】她抓住我的手，续而放在她的乳房上，我手心能感受到她的心跳。 我们经常交欢，但是并不是充满爱意的欢愉—那大概是上世纪的东西。剩下的只有肉

体的依偎取暖。两人的性高潮过后眼神同样空洞。我想我该离开这了，我存在于此目的是为何？下一次性高潮吗？但我没有动，还是想依偎在她怀里，那是我唯一安全的地方。窗外狂风呼啸着。
我几乎只知道她的姓名。那是一个雨夜，当时的她穿着西装（恐怕刚刚下班），挤上了电车。当时的我大学刚刚退学，无所事事，打算去池袋找点东西吃。【对不起。】她说话了，我才发觉原来被她的高跟鞋踩了一下。【没事】不过是事务性的回应。后面的人涌入，她不得不向我靠紧。洗发水的味道涌入鼻腔，我闻着这淡淡的香味，等待着列车发动。她显然是有些困了，两手搭在扶手上，闭着双眼，也没有管细方框眼镜滑落在鼻翼。洗发水的味道显然不错，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如同阳光下刚刚晾晒的被单，在湿冷的电车里带来了一丝活力。
【我说，有时我简直觉得我像个空壳】在我对面的由美子说话了，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公司的人也好，朋友也好，都和战争中的司令一般，由美子，帮我拿一下资料，由美子，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店，要去吗？】她说着，在床上点了一根香烟，我无言的看着徐徐冒出的烟雾。【无非就是应酬，和那种人去了店里，无非就是喝酒，把心里的不快全部吐出来，说自己被甩了啊，股票因为受骗被套了啊，哪个科的上司一直看自己不顺眼啊】我好像也在充当这种角色，为了你，我这样想着，沉默着。【凡事都有出入口，情绪也是，这我也理解，前几天老沉默的一个连名字都已忘记的同事自杀了，听说JR停运花了4个小时才把他遗体收拾干净。所以我才和你上床，和你说这些事，你懂吗？不然我也无法活下去】她拿起烟灰缸，把烟头捏死。【睡吧，明天上班要是迟到就麻烦了】
行走的电车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回响的不过是铁路的摩擦声。回想起来也感觉奇妙，在柜台上笑脸相迎，工作中客客气气的人们如同带上铰链一般，沉默着，沉默着，同质化。下了电车后他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严厉的父亲，知识渊博的教授，热恋中的情侣，热情的服务员？我想象不出来，电车上没有想象的余地。我看着电车玻璃上倒映出的自己，分辨不出哪边才是现实，哪边才是真正的我。是的，我也沉默着，在这死一般的电车上。但是我能接触到她，由美子，理由并非是命中注定，不过上可笑的下班高峰的电车拥挤罢了。何必和我这种人睡觉呢？她何以来的勇气在这寂静无声的电车上与一个素未相识的陌生人一起上床呢？这种事情发生几率有多小，何以落到我身上？难不成都是我的臆想？
我从半梦半醒中醒来，手依然搭在她的乳房上，手心里感受的到她心脏有力的跳动。不是虚构，她确实和我睡了。我们约好每周天的晚上7点在高田马场旁的吸烟区见面（她重来没有迟到过）去周围的廉价宾馆做，做完后她吸烟，我听鲍勃迪伦，慢慢的进入梦乡。她不在的日子，大部分时间窝在10平方的公寓里，看拉康的精神分析，看美国民谣史，看中日战争的历史书。肚子饿了便去附近的超市买便当来吃。到了晚上定期打扫卫生，10平方米的好处就在这，打扫起来迅速。夜深后等着电视放着，自己慢慢进入睡眠。大学的事现在基本没有考虑了，有一次花了时间把教材和写出的论文啥的一股脑丢的干干净净，同学也全从通讯录里删除。未来什么的不需要考虑，当下我活着就行，死了也一了百了。
由美子对我的状况倒比我对她清楚，甚至比我自己都清楚【这样活着也未免不可】她听了我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后略微思考后这样说。【不管怎么说，你如今依然活着，尽管你我都知道这个世界在土崩瓦解，但你比我还要年轻，这种生活总归以一种方式结束】说着她脱下我的裤子，用口温柔的包住我的阴茎，慢慢的吞吐起来【你是男..生，这个社会..接纳..男性胜过女性，所以你…大概.是没..问题的】她这样说着，用舌尖环绕着我的冠状沟。你也看起来没问题吧，我这样说着，忍着射精的冲动。【生理结构清楚吧？你们男性的阳具是向外的，也会射精。而女性的阴道既没有向外，也不会射精。我和你在一起才醒悟过来的，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自己头上有个冥冥之间注定的东西，但是越是想知道那是什么，越觉得自己深入泥潭无法脱身。那时我身体已经发育，开始有阴毛，乳房也慢慢发育起来了】我忍不住了，她说话时嘴里的热气和她舌头的搅动下，在感到一种触电般的漂浮感后，我射在了她的嘴里。她没有吐出，慢慢的咽下，轻轻的吮吸着我的已经软掉的阴茎。【当时我开始尝试自慰，甚至成瘾，拿着跳蛋刺激阴蒂是我顶喜欢的。但是高潮后我又开始害怕，为何我不能像男人一样射精呢？男性的高潮是将污秽的事物排除体外，为何女性的高潮就同小石子被丢进深井一般，无影无踪了呢？】我无法回答。【别人或许不太在意，但我这人生来敏感，这些问题时不时在纠缠着我。】
【所以我和你睡了，看到你的第一眼，你说没事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我没有的东西，但同时也有我们共同的东西，你需要发泄，我也需要，但不如说你就是我的出口。我感觉困扰我的东西也许能在你身上找到答案】啊，我想起来了，由美子是这样说过的。那天她下车前轻轻的再踩我了一下，递给我了一个电话号码。

由美子..我念着她的名字，醒了过来，太阳透过百叶窗，细细的洒在房间里，灰尘在其中跳动着闪闪发光。酒店的电话响着，告诉我快到了退房时间，我接过回复后，穿衣起来。她已不在了，她说过要起早，桌上留着她写的字条【今晚谢谢了，下周还是这个时候见吧，注 昨夜的风不小，夜里我醒了几次，有点害怕，不过你在身边果然还是安心一些 笑脸】我把它放在裤兜里，洗漱。在电车经过的轰隆声中，把刚刚发起来的胡须剃完，刷牙。镜中的人和我做着相同的动作，他盯着我，我便也盯着他。 下楼退掉房卡，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便去麦当劳。人还是不少，混杂着高中生的嬉笑声，上班族敲击键盘的啪嗒声，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排队买了一份巨无霸套餐。麦当劳这种东西虽提不上食之无味，但也纯粹算的上商业运作，吃这东西和美丽新世界里服用苏麻一个道理，有满足感即可。机械地嚼着，看着高田马场下吸烟区那坨地方的人来人往。由美子平时也这样的吗？想象不出来她平时生活的样子。多半和下面的人流一样来去匆匆。
乘车回到中野的房子里。读什么呢，我拿起一本乔治巴塔耶的【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电脑音响里传出巴赫的咏叹调，漫无目的看起来。到了晚上，去超市买了便当，烟和啤酒。悉数咽下便当后，点燃香烟看着电视上播放无聊透顶的综艺节目。回想着白天读过的内容。巴塔耶写到【人不是沉思的对象（ta只有通过逃离才能获得平静）ta是哀求，是战争，是痛苦和癫狂....忘记一切，沉入存在之夜】我便睡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窗外的公寓在一场雪过后如同洁白的教堂一般耸立着。东京难得也下了次大雪啊。雪花大块大块的飘落下来，有的落在房顶上如同奶油般堆砌堆砌起来，有的落在路上，被人和车轮碾成泥色。等待去高田马场的电车，从站台上望着这片大雪，感到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也连同逐渐被漫漫白雪笼罩，类似于忘记的感觉。由美子还是和我重复着这样的日子，她今年多大了？我前几天刚满23。她从来没有告诉我她的年龄。不过那也许是无所谓的事情，年龄这种东西。近来我们两人之间渐渐变得沉默，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已工作，说不定也有丈夫孩子，而我不过是退学的浪人罢了。当然她还是经常提起工作上的各种苦恼，而我也继续充当着出口的角色，但气氛上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说整个社会正在往无可挽回的境地发展。如同暴雨前夕空气中弥漫的湿气，虽能感受到却也无能为力。但那东西真真实实的影响着我们。如同前段时间看的情色电影【火山口的两人】，富士山虽然即将喷发，但男女主却在那种毁灭性下酣畅淋漓的做着爱那种劳什子。坐电车时，面对着被人的热气覆盖的玻璃（天气热一点的时候，我时常从玻璃的倒影中打量自己），竟有种自我消失的错觉。得了吧，我暗暗摇头。
由美子今天留了头长发，左右两边的小部分头发编织在一起扎在长发后，配上刚刚买的圆红框眼镜，倒也十分好看（原来的眼睛在戴着做爱的时候不小心压歪了一个腿）。见我过来，便把手中的细烟熄灭，微笑着向我走来，【感觉你成熟了一些呢】。不过一周没见吧，我说。【气质不一样了】她将围巾系紧了一些，两手揣入大衣，顺着我的步伐向酒店走着。【好歹也买点新衣服吧，秋天看你也是这一件】我也笑道，里面穿的多啦，不要紧，和你一样也围了一条围巾呢。她做出狐疑的样子，突然将手伸进我的后背，冷了我一个机灵。你手太冷了，我不经发出感慨，【上了年纪就是这种事嘛，少女的时候我可是一点都不怕冷的哦，冬天穿短裙这种事.....】【不过真是大呢，这场雪。搬来东京头一次见这样大的雪】等红绿灯的间隙，她仰头看向天空。
酒店的霓虹灯如同往常一样亮着，映射在雪上粉黄交加，反射的刺人眼睛。到了房间，她叫我先泡个浴缸暖和身子，我便照做了。听着热水的声音，渐渐感受到房间充满了热气，直到烟雾弥漫，我便也脱了衣服溜进浴缸。泡着迷迷糊糊的时候，由美子一丝不挂的进来了【一起泡怎么样】还没等我回答，她也一下子溜进浴缸，坐在我胯下的位置，水继而从浴盆边哗哗流出。果然还是廉价宾馆嘛，两个人进浴缸挤得不行，我感受着她的发丝在脸上的触感，不经感慨。【什么嘛，挤一点不好吗？挤一点才有温馨的感觉嘛，你看...】她背过手抓住我勃起的阳具。【就像这样紧紧的贴在一起，世界仿佛只剩我们两人和这个充满雾气的浴室了一样...】她上下套弄着，续而翻过身来，埋入水中吮吸着我的那个。【我也有点感觉了】说着，她起身，脚踏在浴缸两边，把她的部位对着我，我也便抱住她着大腿为她舔。你可要站好了哦，这滑下去可不得了，我说道。【没问题的，你就好好的帮我吧】我便拿舌头轻轻的围绕阴蒂转圈，时而往下翻弄着阴唇。由美子明显挺爱干净，每次见面阴毛都是细心修剪过的样子。过了一会，我感觉她大腿微微颤抖，在我又一次舔着阴蒂时，她紧绷着将我的头按住。【去了…】她深呼出一口气，但手没有离开的意图，我们便这样保持了几分钟。
从浴缸出来，刷牙后试图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但很快就作罢，房间雾气实在太浓，擦掉的雾气很快又再次覆盖上来，只能依稀辨认出模糊的轮廓。由美子已经穿好内衣在床上抽着烟，那烟味伴随着廉价宾馆不时发出噼啪声的空调呼出的暖气，房间里一股有点沉闷的味道。【哎呀，人事部那个人

挺好的负责人被调到名古屋去了，他帮过我不少忙呢】她看着消息说到。唔。我回应。【最近消费税又上涨了，听说明年要到百分之13呢，真吓人】那可不行，我说。税金这种东西算是怎么也交不完的，直至轮船沉进大海前，到底注入了有多少人的血肉？我想到。【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我顺应看过去，大概是几款不同的女式风衣。你穿什么都好看啦，不过这件挺合由美子的感觉的。我说到。她一笑，便在被窝里拖掉内裤，将腿微微打开【你到我这来】。我便照做。大概十多分钟，我觉得快要射精，便拔出射到了外面。【你这一点我顶喜欢】她笑道。我们便相拥而睡。
醒来时已是白天，但我发觉还有另一个人的呼吸。由美子还没有走？我有些疑惑，但被窝里并没有她。我起身，原来由美子的确没有走，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她留在这。由美子，今天不上班吗？我问到。由美子还是穿着内衣，静静的在桌子旁的凳子上蜷缩着，手里的烟燃了大半，燃烧过的烟灰扭曲着在香烟上坚持着没有分离。【其实想和你说一件事…】 我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她的下一句。【和你在一起很开心..】她说着往向窗外，我才发现雪已经停了，剩下的雪在太阳下散发着逐渐融化。【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太自私了，你不应该这样活着….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看着你熟睡的样子，我幸福极了。但我发觉那不是爱，而是更深层的，来自于母性的一些东西】 她手上的烟灰掉落在地毯上，她便把烟头碾灭在烟灰缸里。可是…我也一时半会不知该如何回答。【诚然，你和我做了数不清次数的爱，和你在一起我也非常快乐。】她有点颤抖【但是，但是我们是没有结果的，你不可能和我永远干那种事，也无法每周天7点都在下面的吸烟区等你，你明白吗？有时我觉得我们能永远定格在那刻，我们互相依偎的时候，那是超越了时间，年龄什么的东西，物质在那瞬间离我远去，我甚至想死在那刻，或者是我们一起死在那刻…】【但是那是不可能的。脚下的大地随时都有可能崩塌，社会已经岌岌可危了，可能是战争，可能是瘟疫。你能感受到吗？所以每个人都充耳不闻，都只有结婚生子，希望在灾难来临时属于自己的天地能幸免于难，人们也只有这样做，包括你我。】她没有面向我，只是慢慢的说出了这些话。【我已经结婚了，孩子也有两个，每次都骗丈夫说家里离新宿太远，周一赶电车太麻烦所以每周天晚上睡在公司，但你不一样..你不能在这样下去了，或者说，你不用在当我的出口了..你发觉了吗？这个冬天，你的轮廓在慢慢消失…】
或许是吧，那天两人在一起埋头痛哭，我的嗓子也嘶哑了，哭的大脑如同漂浮一般，但慢慢有感觉有种本质性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慢慢回到我自身。那以后我跌跌撞撞的回到公寓，埋头昏睡了两天。那以后连续几个星期天，我都如期在高田马场的吸烟区等她，但果然她还是没有再来过了。有时我希望在人潮中再发现她，希望哪怕听到她的声音也好，但是终究没有再遇过一次，电话也变成了空号。
有时我会回想起和她的做爱，想象着手淫，并在射精后默默流泪，那时候我为何不挽留她呢？哪怕再一次！日月如梭，已经快到春天了，人们慢慢脱去大衣，天气变得温暖起来。我大概还是像往常一样过着日子，除了由美子。乘坐电车时，看着车内的雾气慢慢消失，玻璃上终于又开始倒映出我的轮廓。由美子说过的，我的轮廓在消失，但那是象征性的消失，或者说是我主体性将要缺席。我也许是不能在这样下去了，俨如卷入隆冬的冬眠动物，对外界不管不问。也许她说的对，这个世界在悄然崩塌。
在入春的一天，我再见到了她。不，那多半是梦境。 那是刚入春的一天晚上，我依旧开着电视机，半梦半醒着，最后睡去。醒来时，发现NHK正在回播白天的新闻。我屏住了呼吸，那不就是由美子吗，在画面里。那时一个关于劫匪的新闻，劫匪戴着头套，看不清脸庞，手上拿着一把手枪，指着某个公司的看样子是老总的人物。那个劫匪就是由美子！我首先惊呼，错不了，劫匪的动作，声音，体型和由美子都一模一样！甚至连衣服竟然是那天宾馆里我帮她选的那件！但随即又想到，由美子怎么会干这种事！何苦呢！ 镜头一转，特警队的队长正在和队员议论着什么，不时对着在大厦二楼僵持的两人指点。就这样僵持不下了几分钟，警察喊话了【里面的劫匪，请放下武器！不要干蠢事！想想后果！】【哈哈哈哈】那个劫匪笑道（和由美子一模一样的声音）【后果是什么？被你们这些拿着税金吃干饭的家伙打死吗？看看周围吧！反正死了和这样活着没什么区别！】那镜头又转到特警队拿着麦克风的谈判专家的脸上，那人脸色铁青，又继续喊着【我们不会把你击毙，只会依法交给法….】还没有说完，劫匪开枪了，只见画面里火光一闪，那子弹旋转着从枪管射出，狠狠地穿破空气，仿佛慢镜头一般，我也屏住了呼吸，仿佛看见子弹划破灰尘。那枚子弹旋转着，先是顶破了那老总的前额骨，将里面的东西搞的一塌糊涂后翻滚着又飞出他的枕骨，最后击碎了那老总身后的二层玻璃。随后才听到尖锐的枪声，如同在0.01秒以一股巨大的能量将一个空罐头撞的得粉碎一般的声音，撕裂着空气穿到在那特警队的麦克风里，又从警车音响里发出响雷一般的炸裂声。那确实大概率是梦，由美子虽提到过上司，但也不至于这样恨之入骨，况且她哪里弄到的枪呢！后续我不敢多看便马上把电视机关掉，转身强迫自己在入睡眠。 第二天起来马上翻阅消息，查大大小

小最近发生的案件，没有一项是枪杀老总之类的事列，罪犯也无一例外全是男性，没有女性。我也舒了口气。为何做这种梦！
春天果然是到了。读精神分析学的时候，和在酒店一样听着听鲍勃迪伦，鲍勃迪伦唱着【前些天我做了一个疯狂的梦，梦见自己穿进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只是我个人的梦，仅存在我脑中…如果你让我在你梦中，我就让你在我梦中…】配上他的口琴，不得不说非常好听。我望向窗外，对面的公寓正被阳光照的闪闪发光，远处能听到孩子在公园的嬉笑声。 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呢。也许由美子真的枪杀了那个老总呢？我突然想到由美子。她真真正正的射出了那一枚子弹，打在那老总臭恶的脸上了呢？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甚至可以说一直以来困扰着由美子的问题得到解决，向那个男人射出了一颗炽热的子弹，狠狠的砸在他脑门上，也许那会比和我做过的任何一次爱快感都强烈，这样做由美子也许就能从一直困扰她的事情上解脱了吧。之后我再没见过，或是梦见过由美子。大概率是春的缘故，那个冬天的事像是伴随着那场雪一起在阳光下消融一般，现在可是春天哦，容不得想过去了，我的四周似乎这样告诉我。那记忆似乎也有慢慢离我远去的意思，明明那样清晰的脸庞也渐渐模糊起来，有时尝试画过两张她的肖像画，画出后老觉得牛头不对马嘴，作罢。看书看累的时候，有时我会回到高田马场吸烟区转悠，停下吸一两根烟。由美子在我们分别之后来过这吧。说不定在往后几次周天的7点，她正默默的看着我漫无目的地那么站着。也许之后我和她正在坐同一辆电车，奔向不同的目的地。这都无所谓了，即使我们再见面，还能再重复以往的日子吗？再见了，由美子，这次是真的再见了。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或许我会乘坐新干线，或是飞机。目的地我也没定下来，但总之决定离开这个城市。书已装进箱子，放在房间的角落，准备当作废品处理掉。我环绕着最后的看向我住了6年的房间，推开门出发。

u/ventnubo

我爱自己意淫出来的女人

u/ventnubo

自从上次表白失败后鼠人患上了织女恐惧症，现在不想和任何织女接触。从小到大我心里都有一个女孩陪伴着我，她会在我受伤时给我安慰，失败时给我鼓励，寂寞时给我陪伴，委屈时给我理解，当我有什么好东西需要分享时，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她，我们在幻想的世界中过的很甜蜜。
由于我每天过度的幻想，我的一具身体里好像住了两个灵魂一般，精神开始有些不正常，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拿着抱枕做一些爱抚的动作。这个抱枕是我从小学用到现在的，上面有我的气味，我抱着她就觉得很安心，好像一个在冬天的风雪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回到家一样温暖。
昨天晚上七夕，看着支那母人秀恩爱的QQ空间，我心底涌起一阵阵悲伤，抱着她想睡 但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阵后，我突然想到：我心里的爱人是永远属于我的，她会在我需要她时给我精神的慰藉，她不会欺骗，不会背叛，更不会离我而去，不是其他女人包括樱花妹和白妞替代得了的！
想到这里我便释怀了，郭楠和织女的感情不就是追求肉体的狂欢而已，甚至有时连肉体的享受都追求不到。这和畜牲没有区别，为交配消耗全部的精力，并以此为荣，这不就是畜牲的做法吗?
如果将来科技足够发达了，有了虚拟女友或仿生机器人，我一定倾家荡产也要买下，不为性欲，只为给那关爱我的灵魂一个家，我要当面对她说一句：“我爱你”，实现我一生的梦想.

精选评论：

u/[deleted]

罗辑你上大号

u/vip0144

文学创作，我送女朋友织心去英国读研究生，织心和留学生王哥在宿舍的落地窗前做爱，云雨过后两人赤裸着吃出前一丁。（上篇）

u/vip0144

我和我的女友织心都是神友，因此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仍然忘不了那天。织心拿出一纸通知书，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我看不懂的英文字符。织心说国外的大学录取了她，她要去英国读研究生。我开始回忆，织心很久以前确实说过她想要出国留学。
我问她，她出国了我怎么办。她申请研究生的事没有和我说过。那段日子她确实很忙，去考试，办理各种的手续。
织心安慰我，她说她会想办法在英国留下，然后把我申请去英国。如果我想她了，就给她打电话。
临别的那天晚上，我们格外的伤感，我们两个人疯狂的做爱。织心破天荒的为我口交了。之前我让她为我口交她都不肯。可能是想到两个人很久都不能再见面了吧。织心这次在床上非常的卖力。
在机场我目送着她进入登机口，看着飞机起飞，我心里祈祷着，“钢铁的大鸟啊，请把我的织心平安的送到英国。"
在英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异国他乡，织心感觉到了一股剧烈的无力感。忙着上课，打工。每天的生活都很累，我和织心打电话聊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我说着国内的柴米油盐，织心不耐烦着应付着。说自己很忙。
留学生王哥早早的就注意到了织心，他以学长的名义给织心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不知不觉中，两颗心在慢慢靠近。
那天织心打工到了深夜。当织心疲惫的向老板告别后。走到半路，天空毫无预兆的下起了大雨，一时之间狂风大作。虽然织心马上一阵小跑，跑进了一家还营业着的麦当劳里面。但是衣服和裤子都已经被雨水泡的湿透了。
风和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就像风暴来临前的前奏一样。
织心的手机响起刺耳的响声。这是灾害预警。落汤鸡一样的织心点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坐在靠窗的位置，听着外面呼呼作响的风声。
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织心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掉了下来。无声抽泣着，汉堡就着眼泪吞了下去。喝下几口可乐，织心只觉得更冷了。
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风雨还是没有停息的样子。织心想到明天的课程上还要做presentation。心里开始焦急起来。在最无助的时刻，织心想到了平时对自己很好的王哥。
犹豫了一阵过后，织心怀揣着一颗忐忑的心给王哥打了电话。王哥问了地点后，说了一句等我就挂断了电话。
大概是过了十来分钟，王哥走进了麦当劳。一眼就看见了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织心。织心还在小口小口的喝着冰可乐。
王哥心疼的问织心为什么不点热饮，织心一脸无辜道，热饮贵，冷饮便宜。王哥摇摇头，无奈的笑了笑。又点了一杯热可可。
雨刷不停刷着，车里两个人沉默无言。织心小心翼翼的捧着那杯热可可，小口小口的喝着。王哥开着车，犹豫了一会儿说到，要不要去我的宿舍?
织心犹豫了下，把我送给她的戒指偷偷摘下。那是把我妈妈给我的，说是要送给未来的儿媳妇。我把它给了织心，我和织心说看到戒指就等于看到了我。
王哥的宿舍里，王哥拿出一套自己的衣服。说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衣服了。让织心去浴室里洗一个澡。
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王哥鬼迷心窍的来到了浴室门前。鬼迷心窍的握上了门把手。轻轻一转，门没有上锁。
门被打开了，里面是一丝不挂的织心，平时一直把那句我的身体只给我未来老公看的织心，此时此刻，她赤裸的身体就这样毫无遮掩的呈现在了王哥面前。
没有像是日式动漫里的尖叫，也没有多余的情节。织心下意识的转过身，用手遮住自己的胴体。
你快出去，织心向王哥命令道。王哥说道，其实你也是喜欢我的不是吗?

文学创作 我和鼠人女孩的爱情故事

u/vip0144

你长得颇有几分姿色，而我只是一个屌丝男，因为常年在工地打工所以皮肤变得黝黑粗糙。手指也长满了厚厚的茧子。我带你去吃沙县小吃，因为你是福建女孩，也因为我没能力带你去更高档的餐厅。那是夏天中最炎热的时候，小饭店里只有几个人。一个穿着背心的猥琐大叔带着侵犯性的目光在你身上扫视。仿佛要把你扒光了看个清楚。你的白色T恤被汗水浸透，混合着汗水与廉价香水的味道，被浸透的T恤无法掩盖下面的黑色胸罩。而你浑然不知，高兴的看着菜单。犹豫着该点四块钱的拌面和两块五的扁肉，还是7块钱的炒面配一碗免费的清汤。店里有个做题的高中生，他时不时的把眼睛转向你。而当我看向他的时候他又马上低下头假装做起作业。我在旁边打开手机开了一局王者。而你似乎也下定了决心，点了一碗炒面。帮我点了一碗9块钱的加肉炒饭。上菜的这段时间里，你打开红迪要上冲浪tv。你心虚的四处看看，然后刷起了帖子来。上菜了，你慌忙的收起手机，扒开一次性筷子。你看我还在打王者。叫我赶紧吃饭。我不耐烦的说道等等。你无奈的苦笑了一下。夹起一块肉送到了我的嘴里。我打完了王者。我把我炒饭里的肉都夹到了你的面上面。你说你要减肥。我说你一点都不胖，要多补充营养。我又给你点了一罐五块钱的小罐鸡肉汤。你似乎是有些心疼。但是我看着自己心爱的人不由的笑了。
你夹了一大块鸡肉到我碗里。说自己吃不下那么多，我知道你是在撒谎，但是我没有揭穿你。吃完饭，你算了是我们这餐一共花了21块钱。有点心疼。你对我说这样子不合适，下次给我做炒饭吃。我笑着点点头。在夕阳下和你一起走向我们的租的房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多么希望今天的这一刻能够定格成永恒。我们两不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两粒尘埃，但是与你相伴我们就在历史中留下了我们的故事。

u/watchingsunset

给皇军带路的小孩

u/watchingsunset

老爸年轻时候，单位有个看门老大爷，北方人。
一天，他和大爷聊天吹水，不知怎么就说到了标题往事。大爷说，当年他还是个小孩，日军找他带路。事成之后，为了表示感谢，日本兵留他吃午饭，给了他一大碗白米饭。大爷表示，那是他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米饭。
这段闲话让老爸印象深刻，不过他的关注点是超美味的日本大米。后来他去东京出差，总算圆了“吃日本米”的小小心愿。
昨天闲聊时，他说起这段往事，我感到吃惊，这不符合我浸淫各种抗日神剧文艺作品所形成的世界观。
这位大爷（小孩），既没有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带入八路军的伏击点，也没有抱着为中华民族牺牲的觉悟断然拒绝（然后毫无意外地被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捅穿）。虽然他懦弱地带了路，却没有被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或是毒糖果灭口。他就仅仅是和那些日本兵坐在一起，普普通通地吃了一碗令他日后念念不忘的日本大米饭，然后回家了。

u/Winwin_Zhang

这次place活动，让我看清了紫蜡烛的本性

u/Winwin_Zhang

Day1:刚开始画献忠小人时大家团结协作，被乌克兰旗占领后不到一小时就建好了新家，然后有人自发加了8964作为防🕷水印，还抵挡了心形图案的入侵。

Day2:献忠右边的空地顺利扩张，写了个FUCK CCP，先是画了🐭🐭，后来改成坦克人，又维护了好几个小时的字。之后大举东征画神冲，中途被UC占据，在他们睡觉时又偷了过来画习维尼，乳包内容一出直接把微博有关内容干烂，到此浪友还算武德充沛。然后有人觉得辨识度不高，就写个XJP，还很有创意地把铁链女的链子连到了维尼的耳朵上
Day3:投票结果出来，绥靖政策以微弱优势胜出。有人在维尼旁边写了“习近平死妈”,但被集美抗议指控父权，就改成了“习近平是王八”，此时浪人就露出了紫蜡烛的模样，几个字像小学生骂街一样（没想到文化水平这么低）。有人提了出来，但正在睡觉的🦇人开了自动维护脚本，导致那几个支文怎么也擦不掉。同时有人提议继续东征，但无人响应，因为都在那徒手和开脚本的A畜死搅蛮缠，导致一整天不仅没有扩张，维尼还被弄得面目全非
Day4:🦇人把脚本关了，“是王八”终于被拆，但“习近平”三个字仍在，"XJP"被改成了"XIPIG"，只是为了让🐑带人看懂紫蜡烛可怜的文化水平。乳包文化有那么多精髓，浪人却搞了最没意思的，说好的omicron (×)XI(√)遥遥无期，新坦克人更是毫无指望，眼睁睁地看着画布大了四倍却无新地盘，这就是汁辣衣耕内卷文明的劣根性
各位浪人们，不要以为自己翻了墙就不是紫蜡烛了，你的眼界，你的审美，你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和文明世界的人有很大差距。想要精神脱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u/WoAiZhongHua

［原创］盐碱地的奇迹（序章）

u/WoAiZhongHua

浪人们，如果你展开这一尊利维坦的地图，不难发现这条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的系带。虽称作“母亲”，但我们难以发现她有任何昭彰慈爱之处。尼罗河是埃及大地的母亲，她的汛期教会孟菲斯的子民们历法，即使数千年后的今天也无条件哺育着大穆夫提的信众们。涛涛何穷漫漫安竭，今天这条浑厚的水流满舵在河套平原转过180度，尔后进入长泻千里的直道，将一个省份切成南北两部分，“母亲”给这个省份带来的，只有无端靡际的黄沙和影响当地人几千年的盐碱——这里的居民便是河南人。这里没有自完令人绝望的重岩叠嶂，河南人也不像西北边苦命的表亲一样在黄土碛卤中掘山求食。同时，他们没有cantonia的得天独厚，除了豫北深藏的煤矿这片盐碱地似乎也没有给河南人物产丰隆。这就注定了河南这个平庸省份线性的一生，若不是捞翔对窨井盖的情有独钟，河南人不会给人留下太多印象，从外表看，缺少了川鼠的精瘦、浩克沙东的高大和粤猴的机灵，这使他们因各种原因遍布全国却难以察觉。
就是这样一群平凡的捞翔，却在脚下的盐碱地上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无从得知是什么让不挑地利的红番薯、勤劳的捞翔、雍正帝摊丁入亩的伟大国策和多子多嗣为福的犬儒文化在这里相遇、交融，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从而造就了壮观的人口奇迹。
多乎哉？这片土地已经达到了承载的极限，土壤中最后的营养也在捞翔的锄头的精耕细作下所剩无几。
不多也。他们肯将繁衍后代的标准降低至果腹，只要家里还有一个月的地瓜干就能给住在棚屋里的一家子再添一个丁口。
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带来几何级数增长的苦难，惩罚终于来临，不是降下天火，而是来自仰其鼻息的“母亲”河。黄河夺淮入海，重演北宋时的悲剧，萧条万里，被地方官吃空的堤坝和平原上无数捞翔的棚屋一样消失在大洪水中。如果河南的悲惨世界是一场电影，那么这样一场浩劫过后应当迎来尾声——灾民会得到安抚、棚屋会重建、番薯会一个一个从泥土里钻出来。非常不幸，中国人最喜欢看三十集连续剧，这场大洪水只是揭幕，捞翔们成群结队走向邻省讨饭时无力嘶哑的悲鸣仅仅是片头曲。19世纪，盐碱地上的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人口史上的奇迹，奇迹之后，洪水、干旱、官僚、邪教、党、艾滋……数不清的生旦净丑将开始推动这个一亿躯体堆砌成的血肉磨盘。

完蛋了，犯大错了

u/WoAiZhongHua

昨天英语课上戴着耳机在最后一排刷以前saved帖子，刷到一个r蛆的视频就打开看看，发现没声音就按右下角把视频声音打开，但没想到还是没听见，突然发现耳机蓝牙连的是平板，整个四十人的小教室都听见了那句“恁永远都是，都是支那人”

当时自己一下就成了整个后两排的焦点，我目视着同桌的黑色短发眼镜织女眼神从惊诧到疑惑到面无表情，坐在右边选了同一节课的室友也听的一清二楚，他故作震惊的面容下已经拟好了检举揭发我的万言书，我每每想到自己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距离将在党的一百周年这个荣光的历史时刻成为一名红专并进的共产主义战士仅有一步之遥，每每想到自己180颜值在线对个人和祖国的前途充满光明与热情的高大形象土崩瓦解，我都在心中不禁一遍又一遍地对r蛆低语：“恁从下辈子开始永远轮回种花家”。

在中国思想罪不会导致死亡，因为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我原本认为自己已经隐藏的很好，代理用不爱国的，安卓用原生的，翻墙看网页必tor，连输入法都用的境外的并且禁止联网，没想到自己一朝落得今天这样危如累卵的不堪局面，正如纸包不住火一样，父母给的支那身并不能让浪人们给的大和魂安居茧房。究竟什么在前面等着我，检举、落网、审讯、101号房间。浪人们，不必时时怀念我，也不必盼望我回来，我走之后，你们就是我!

2021年的七月1日，我会提着装满炸药的音响到大街上播放《Take Down the CCP》，最后在同期樱的歌声中和包围上来的晶哥一同化为齑粉。 亡语：浪人们，七生报国，九段坂见!

u/woketeye

今天已经是本鼠被封在家里的第16个日子了，窗外的天空依旧阴沉

u/woketeye

今天已经是本鼠被封在家里的第16个日子了，窗外的天空依旧阴沉，这个冬天只飘落过一次雪花，无比干冷。
上午，熟悉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做核酸啦。”
门外的人喊道。
一份这半个月来已被我日渐熟悉的悸动又出现在心中。
将门打开，伴随着消毒水的气味，映入眼帘的还是那位有着澄清双眸的大白。
“哈哈，还是她”
我心中窃喜着。
没等她身旁那头五大三粗的居委会大妈开口，我就打开手机亮出了我的核酸检测码给它扫，我不想多看它一眼，我不想这头生物破坏接下来我将要度过的美好的十几秒。
片刻后，温柔的声音突然传进耳畔——
“来，张嘴，a………”
她一手拿着试管样的容器，一手持一根细细的棉花棒，就站在我身前一掌的距离。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虽然已经是第十六次了，可我的心脏还是像一只发疯的兔子一样狂跳起来。
缓缓将嘴巴张开，双拳紧握，后背渗出了一层汗水。
就要进来了…
忽然，我想到了什么，对，疫情已渐渐平息，有些小区已经解封，我们这里也随时可能恢复常态，或许就是明天，那到时候…到时候她就不会再来了啊啊啊!
不行，一定得做点什么，哪怕是多看她一眼也好。
我鼓起勇气，第一次直视眼前这闪耀的双眸——

这是双多么美丽的眼睛啊，就像是阳光下的黑曜石，就像是夜空中的天狼星，就像是璀璨的银河映入一汪深邃的湖。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么眼前这具娇小可人的年轻躯体中装着的，又是多么神圣高洁的灵魂啊！
想必她一定是位心怀崇高志向的医学生，不久后就会成为一位誉满四海的医生，拯救无数苦于病痛折磨之人吧。
我瞬间就沦陷了，我心中出现了一股无比强烈的对爱的渴望。
啊，上次牵女孩子的手应该已经是幼儿园时期的事情了吧。
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是时候从对着二次元纸片人导管的现状中脱离出来了！
等核酸做完，我就要向眼前的她告白，然后要到她的联系方式，再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交往，一两年之后她学业有成，拿到执业执照，我事业稳定，收入渐长，这时候我们就结婚，但还不能急着要孩子。为了给后代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同时也为了我不要被晶哥摇了，更重要是为了她不要在坐诊时被患者砍死，我们开始攒钱备run。终于，我们攒够了钱，来到了美国，或是加拿大，或是日本，或是英国，或是北欧的某一个国家，我们买下一小块地，盖起一座小房子，我们在这里扎根，我们会养一条狗狗和一只猫猫，狗是金毛或是拉布拉多，猫就无所谓了，又过了不久，她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宝宝，我搀着肚子大大的她去买婴儿床……窗间走马，白驹过隙，多年之后，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组建了新的家庭，而我和她也都老成了走不动路的老爷爷和老太太，在一个阳光像和煦的音符般洒下的午后，我和她手牵着手坐在摇椅上，一只蝴蝶飞过，我们走进永恒的宁静与虚无。
啊啊啊啊，只是想一下，大脑已经幸福的要宕机了。
好幸福，真的真的太幸福了，下水道里的老鼠也配拥有这等分量的幸福么！？
如果我是密接人群或是感染者就好了，那样就不光可以做咽拭子，还可以做鼻拭子甚至肛…
不行，那样就被拉走隔离了，就见不到她了啊！
就在这时，她的纤纤玉手握着棉棒探进我的嘴巴。
扁桃体附近的一震瘙痒直接将我送上了云霄，触电般的酥麻顺着延髓神经一路下行。
前列腺不受控制的开始颤抖。
大脑什么都无法思考。
时间空间都消失不见。
一切都变成了纯白色。
我去了。
就像是漂浮在美少女大白所构成的宇宙之中一样，如果此刻能成为永恒，那该多么的……
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呆呆地倚在门框上，嘴角流着口水，而她已经走了，只留下消毒水的芳香。
明天，她还会来么？到时候一定要向她表明心意啊，我这样想着。
如果疫情永远都不会结束就好了呢……

今天小区解封了，再也没有可爱的大白小姐姐拿着棉花棒捅我喉咙了…

u/woketeye

这座城市飘起了雪，给这个干冷的冬天带来了一丝温润，窗外的什么都是白皑皑的。
我在家里焦急的等待了一上午，熟悉的敲门声迟迟未至，尽管我集中了全部的精神以提高听力，可那句的温柔中带着些许俏皮的“做核酸啦”却再也不见痕迹。
大概十半点左右，我在窗前来回踱步，忽然发现楼下出现好多人影，我明白，我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变成现实。
面对坏消息的时候人们第一反应总是拒绝承认，我匆忙套了一件外衣，连电梯都懒得等就冲下楼去，楼道口的景象让我彻底死心了。
半个月来一直被铁链死死锁住的楼门大敞着，一群小孩子搓着雪球嬉闹，把脚下那层薄薄的积雪踩得像是前列腺炎患者打出来的胶。
我回到家里，蒙起被子趴在床上，哭的像条被阉了的猫。
我的心死了。

我恨奥密克戎，它太弱小，才半个月就被共产党镇压的溃不成军。
我更恨我自己，我太懦弱，鼓足全部勇气也无法向那位可爱的大白小姐姐开口。
如果奥密克戎和我都再强一点点就好了呢，或许我就能拉起她的手，告诉她我好喜欢她。
十七天来，每天都是她，准时准点，那娇小的身躯，澄清的眼眸，纤细的手指……那穿着松松垮垮的防化服的的身影，在我脑海中反复映现，她用棉花棒捅进我喉咙的感觉，好想在体验一次啊！
如果爱可以被闻到，我相信一定是消毒水的气味。
可是就在昨天，最后的机会也被我错过。
我永远失去她了。
可能过去了几十分钟，或是过去了几个小时，我还没有停止哭泣，只是已经不再流泪。
我从床上起身，来到窗边，有一瞬间脑中闪过一丝想要跳下去的念头，可是我不想弄脏楼下地面上的白色的雪，尽管它们有很多都已经被踩的不像样子了。
也可能这只是我给自己的懦弱找的借口，反正我不想就这样死掉。
这样好丑。
过了一会，窗外吹来的寒风唤回了我些许神智，我走到床边，从枕头下摸出手机，在网上买了一套白色的小号防化服，又下单了好几个牌子的消毒水，我希望能买到和她用的一样味道的。
等这些东西送到了，我会小心翼翼的拆开包裹，把防化服放在我枕边，把消毒水淋在上面。
我会每晚抱着它入眠。
就像是抱着她一样。

u/WonderfulEconomist39

冲浪社北京3月17日电 冲浪大翻译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当前新形势下的大翻译运动

u/WonderfulEconomist39

对于翻译运动，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翻译的前景。
环球时报不负责任的挑衅言行，无异于火上浇油 ，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重点突击、重点翻译环球时报的内容

u/wuBIGwei

初来乍到，讲讲我所见到的支国

u/wuBIGwei

大家好，我来自支那某一线猪圈，家庭是普通工薪，政治坐标除了lgbtq相关是左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右。

初来乍到，讲讲我成长的故事吧。

我上的是一个公立小学，我们把这种师资力量薄弱，活动匮乏的小学统称为“菜场小学“，得名自下午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保姆 往往从菜市场出来。听起来是不是蛮有生活气息的?

放他妈屁。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来，支那家长绝大多数根本不关心自己家的小蜘蛛。我的家长对我几乎没什么管教，但也没怎么折磨我，就算是让我自生自灭那种，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有一次我在学校草地上抓了一只蚂蚱，就拿去班里吓唬同学，搞得班里大呼小叫。这时候，估计是班主任被领导骂了，顶着个死了妈的脸进来把我们破口大骂了一顿。我真是操了，一个班四十个十岁的小孩，你他妈的觉得在我们面前的权威很有快感是吧?

骂完之后，她估计是还没解气，要我们家长回家把我们打一顿，明天过来要检查伤痕。我操，这他妈是人干出来的事？当时的我费拉不堪，要搁现在，这老师已经死在教室了。结果我回去找我妈，我妈估计也是经常出差，多多少少对我有点愧疚。总之，我妈说了一通，大意是，去你妈的，滚，操，这种逼老师你就当它不存在。

第二天去学校，几个哼哼哼啊啊啊啊啊啊的学生，在大庭广众下被扒裤子，让那个老师检查自己屁股上的伤痕。到我的时候，我告诉她您看我妈挺忙的，要不您自己打？她脸色铁青，后来我妈给她送了点东西，才算过去。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当时折纸飞机，然后老师说这很不好。于是我就去飞叶子（字面意思，就是把叶子从五楼扔下去，看它飞），结果被那个逼看见了。那段时间我妈不在，我爸在。这个逼就给我爸打电话数落我。我爸一开始以为我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结果就这？

最后还有那个竞选班委。如各位所见，我是一个很不受老师待见的人。同时，班上有个小粉红。我们知道粉红这种生物它老喜欢舔权威的大屌了，所以老师很喜欢她。顺便插一句，这位粉红家里根正苗红，二年级那种自由发言就在歌颂共产党的伟大。那时候是零几年，我已经熟练使用贴吧等如今已经是粪坑的网站，所以我知道，这个共产党不是好东西。Anyway，后来我因为自己办事比较能力强，并且和同学都蛮会相处，就被推举成两道杠。至于小粉红，自然是三道杠。但老师看我不爽，就把我撤成了一道杠。从此，老子就有了擦黑板倒垃圾收作业等等一堆逼事。

后来进了一个很牛逼的初中，但是生活着实乏善可陈，初中我遇到了很多自由派的老师，讲着讲着就开始说一些现在看来比较危险的言论。那时候班上大部分非富即贵，而我跟个孤儿一样，有个几把生活。恰逢习猪头上台，我一眼就看出这人不咋样。初中我基本上就在混日子，其他人一年交几十万补课，眼镜像瓶子底，我们家怎么可能拿出几十万？后来自己努力了一下，考上了某超级高中。代价是老子1.5的眼镜变成了0.5，中国教育你妈死了。

在超级高中里的生活更是单调，反正你支的教育，懂得都懂，就嗯卷，卷卷卷。你做十套卷子，我就做二十套。你十二点睡，我就三点睡。后来我直接躺平，每天在外面鬼混，不混三五个小时都不高兴回家。但是口袋里也没钱，就是去散步看风景，搞了个Kindle看了好多书。作业是不会写的，背你妈古文用处能有多大？会做圆锥曲线用处能有多大？不过英文还是要好好学，毕竟不想呆在粪坑，就得好好准备。但你要说支那高考的英语和正常人会用的英语有多大关系，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头发又染又烫，也不想穿那种麻袋片子校服。因为说起来你不信，老子不想当猪。但教导主任可是不同意。本人摘录某些教导主任的事迹：

下雨天，让全校的人去操场上站成图案拍照。图案如此之大以至于你根本看不到自己，只能看到“宏大叙事”。

去体育馆听领导放屁，“不许靠在椅背上”，并且点名批评了好多人。

每天抓着我要我剃头。我说要么你现在找个推子把我头推了，然后你就等着死吧。这时候已经没有我妈给老师送礼了，我也我所谓，献忠什么的，当一当也未尝不可。后来她再也没跟我逼逼过。

总结下来就是，当你充满恶意地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突然变得温柔了。

高考还行，反正这个城市能考复交这种，但毕竟桂枝的高考，说着似乎蛮公平的，其实我这种水平到其他省份估计肯定达不到。后来打算出国，一门心思准备run了。经过我以前的经历，我觉得我不能赌在支那上大学，我怕我一辈子就毁了。

写的有点乱，见谅。

分享一下约炮遇到的粉红。

u/wuBIGwei

之前和一个男的约p，用某讯的垃圾软件聊了一会。线上的时候装逼装到飞起，听起来就是五百强董事长。看了我前一个post的人应该知道，爷缺钱，被包养真不是不行。他说他经营“跨国时尚产业”，结果事后一问是个月薪三千不到，三十多岁跟爹妈住在一起。他马勒戈壁，老娘一个晚上突然很horny，就线下了。

结果他不出房费，还说什么你这么骚一定很想被操，我是来满足你的如何如何。我说行，但你别有太高期待，快捷酒店最多了。他说彳亍。然后他就坐着公交来了。

操他妈，比爷还矮。我问他你之前有过性生活没，他说他处男。妈的那人长得真的别致，就那种眼镜像瓶子底，说话口音很重，脸上坑坑洼洼。倒不是说方言不好听，但是爷又不是你老乡，你还要操我，起码说话让老娘听懂吧？我心说我操，爬远点。老娘虽然是Nympho但也不至于这种货色都能骑老娘吧？

对了，桂枝男人是不是都这衣品？白衬衫牛仔裤，丝袜黑皮鞋。是不是有病呢？我当然平时也不修边幅，但约炮之前还是刮毛洗头洗澡的。结果这人没洗澡，老娘差点拿包里的刃给他图了。钟点房，我说你滚去洗澡，他说先让我吹吹。我说找你妈吹去，滚。

后来也宽衣了，爆笑的来了，他他妈的硬不起来。我快乐傻了，他硬要我给他口，我说你再bb我给你咬下来（我刚已经给他拿刃刃比划比划了，爷凶起来还是很吓人的）后来他就开始拿手给我弄。操，可把我难受坏了。反正就是，怼了半个小时，越怼越清醒，还很疼。后来我被下了血头，就直接走人了。他还把我内裤留下来不知道要干啥，反正该干的事啥都没干，充其量就是给一个处男incel上了个生理课。

接下来他还一直骚扰我，发几把照都是小的，最离谱的事还企图用开房记录人肉我。操他妈，傻逼。然后前段时间周庭不是被抓了么，同为日语学子同为女性同热爱自由我就发了个惋惜的社交媒体。结果这逼开始了。

他先问我是不是港独，我内心：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唯一出路！华夏解体，民族自治！我嘴上：不是不是，我就觉得她是个强大的女性，表示一下尊重。他说这就对了，然后给我科普了一大段像初中政治课的东西。末了，他说，哈哈，想不到你这么要强。最喜欢看到要强的女人臣服在我的胯下了。我脑海里一下子就是他疲软的八公分包茎几把，实在想笑。

再过了一段时间不是缅甸兵变么，他又来找我。他问我你怎么看。我当时有点没心思扯皮，就直接说对着人民开枪的军队真是傻逼死马。结果他说我内涵六四。我说嘿，不会有坦克孝子洗六四吧？他就开始逼逼什么如果没有严格的决策，党国的稳定建设就会被少数被资本主义洗脑的人所夺取之类的。千万不要听信西方的蛊惑宣传，爱爱习近平。

我想笑，兄弟。

然后我直接说不好意思老兄，你这个支味儿太重了，删了，886。

先写到这里，想到再更。

各位浪友们run的初期经济问题怎么解决的

u/wuBIGwei

总算是把护照什么的弄下来了，然后看了一眼要去的地方房租，机票，学费和生活费什么的。我日，一年两万刀。槽了他妈了，老子现在在国内辅导几个小蜘蛛做题，扣掉房租什么的一个月攒不下几个钱，再加上长期抑郁经常酗酒，赚来的钱大部分都蹦迪蹦掉了。目前收收心，正在找别的工作，家教啊，售货员什么的都有在做，可是感觉到攒够run的钱还是遥遥无期。

我就不明白了，在美国生活成本高带来的是顿顿大肉和数之不尽的机遇与自由的文化生活，在支那生活成本怎么也这么高？我操，值呢？

稍微更新一下现状，部分信息已做膜乎化处理：

辅导小做题家做题，辅导三四家。不得不说现在支那内卷成性的情况下，我这种擅长做题的fw还是能捞点的，算上售货员的兼职一个月大概是有6k左右的收入。

然后谈谈衣食住行

衣服就别说了，反正支那人衣品就那么回事，我穿得难看也不是很要紧。肯定是T恤+运动裤+运动鞋这种，冷的话外面来个外套。不过说真的衣服也没啥好说的。

吃的基本上就是碳水大餐，各种碳水大餐变着法子吃。好歹偶尔能用支那特色薅羊毛软件吃几顿好的。一个月吃饭开销大概2k。关于这件事我还请教了我已经run出去的堂哥，目前人在北美某城市。他说一顿饭16-18刀，但是全都是高热量，吃一顿顶一天那种。操你妈的，我看过他给我发的东西，牛奶一买一大桶，那我何苦喝支那特产兑水牛奶呢？

吃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有酗酒的毛病，毕竟生活在支那，大脑升级之后每天都觉得自己跟猪一样，抑郁得很。一开始是自己喝，然后是跑出去喝，最后也成了夜店常客。当然我是不屑于去Taxx，Master这种赵二代+整容脸聚集的地方的，一般都是去那种老外多的场所。不得不说老外多的地方就是好玩，一群支那人在夜店，就他妈的抓手指，抓你妈逼？舞池里就是一群呆逼低着头看手机，好像自己有多忙似的。要么就是举起手机拍照，我看这种人真的脑瘫。老外那边就好很多，气氛好，也比较玩得开。毕竟你支大多数人小学开始就被磨灭了“玩”的天性，你怎么和它们have fun？

不过我也在反思，几个月攒的钱往往全丢到夜店里了，这样我离润又远了不少。以后看来得控制一下自己。

住的方面，和一个男生合租在一个十平米的房间，楼下就是一个跳蚤市场，每天放着震天响的土嗨，夹杂着中年妇女嗲着嗓子报电话号码求别人加盟的声音。洗手间也是公用，虽然蛮干净的。但这地方太小了，我平时喜欢听音乐，前段时间攒了3k买了对二手音响结果放不下，转手2k6出了，白亏四百。就这破地方月租能2k，我觉得蛮怪的。

行的话，值得吐槽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刷码支付的地铁/公交，因为我不喜欢我的行程被记录，所以我操你妈。不过反正我也没什么外出就是了，大多数时间就是自己在住处看书/捣鼓电子设备。出行这方面没什么开销，我也经常骑自行车，毕竟我觉得自己身材羸弱已经是不争的实施，但至少不能成为病秧子吧。

为什么支那人的音乐品味这么令人作呕

u/wuBIGwei

我真你妈的服了，楼下一个跳蚤市场没日没夜动次打次放一些土嗨，什么爱河越南鼓，中间夹杂着一个织女的沉重嗓音，叫嚣着一串串电话号码，怂恿路人去加盟“毛主席题词的长沙臭豆腐”或者什么几十块一件的劣质皮衣。引得一片蜘蛛上前讨价还价。

但这音乐真的支到批爆，我本来就住在一个狗窝里，长期不规律的作息，早就神经衰弱了，前段时间还刚确诊了抑郁症。我操你妈，老子早就知道自己抑郁了，你妈个逼，紫砂都两回了，一次右手一次左手，现在左手还打个绷带。隔右手还把手筋伤了，这事放到后面再说。

当然，我居住的这个社区像一泡屎，放大粪一般的音乐吸引蛆是很正常的，但后来我去cbd的大夜店里，我操你妈，怎么也是一类音乐？具体就是你去youtube上随手找一个mashup，然后就没了，搭配上一些尴尬的喊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国外的很多朋友给我发他们的夜店，他们的party，都玩得很high，音乐也错落有致，什么风格都有。我们呢？夜店的音乐一只手数的过来。注意我说的不是什么瓦房店夜店放着乡村非主流音乐里面精神蜘蛛在甩手那种，而是一线城市的顶级夜店。反正入场不登记名字，我也不怕个人信息暴露。

我操你妈，Master是什么狗屎啊，放的音乐翻来覆去就一个风格，结果蜘蛛们都贼爱去。进去了就站在自己卡上装逼，男蜘蛛摸女蜘蛛的身体，然后秀自己身上的真真假假的名牌，转转账就带回去日了。我他妈的服了，Raver文化就成这样了是吧？我穿个没名牌的不开卡在舞池蹦野迪，连个酒都不买被歧视得多惨，懂得都懂。什么peace，love这些概念，蜘蛛这辈子理解不了。

当然也有一些club蛮不错蛮chill，我就不说了。

接下来还有同住的室友，男性，20余岁，二次元味爆表，每天插着耳机用散装家乡话跑调地唱一些主题曲。我对二次元不反感，15，16年那会我还是b站忠实用户，后来慢慢地忙起来了就不管这些了。但这个逼，就是我的室友，直接让我对ACG音乐产生生理性不适。

对了，这个b算是个岁静，不怎么恶心我。但是和他过实在不高兴。除了唱歌之外此君两大爱好，一是在上铺吃泡面，吃完了让我帮忙丢垃圾；二是半夜手冲。我操你妈，我在你下铺，你能不能收敛点？

最后，我之前提到过我本人会弹点三脚猫钢琴，经常去那些琴行假装买琴去弹弹练练，能看到什么四五岁的小逼崽子被爸妈打骂着学琴，两个半点音乐细胞都没有的衣逼，指挥小蜘蛛弹他妈的车尔尼。我操你妈，为什么支那人学钢琴必学车尔尼，又不是人人都走专业路线的，你妈的逼有这些时间弹点好听的不行吗？我本人偶尔弹点初音的歌，也会点贝多芬，最近喜欢拉赫，弹了几首前奏。我属于比较情绪激烈的人（能从我的文字中看出来），所以喜欢这些音乐家无可厚非是吧。

妈的逼弹钢琴都能卷起来，你一天五小时，我一天八小时是吧？操你妈，这群小蜘蛛到了初高中又被爹妈押送去补习班，钢琴就荒废了，我日你妈，真是有病。支那人就是什么都得卷，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爱好是吧？

桂枝往事

u/wuBIGwei

今天的沪国已经进入了夏天，我坐在没有空调的小房间里对着电脑屏幕眼巴巴地等着签证的新消息。不甚隔音的墙壁里传来不远处购物中心中央空调里单调低沉的嗡嗡声。我的面前摆着一顿号称家乡便当的碳水大餐，看着上面那些薄如蝉翼的胶水肉片，我内心早就麻木了。

室友出去上班去了，我下午没事情干，就坐在这里刷红迪。一边看着各位浪友熟练地对ccp调侃抨击，一边自怨自哀：我操你妈，我他妈除了满口喷粪以外不会说任何好听的话，每天把支国日常讲出来浪友真的爱看吗?
但是我不得不记录下来，因为，我乐意。
今天要讲的蜘蛛故事是关于小黄的，很显然，不知道为何，蜘蛛的脑回路永远是非黑即白，比如说这几种：日本是坏的，因此日本的一切都是坏的（当然，到了它们所爱得发疯的二次元老婆的时候它们就不这么想了）；美国是坏的，苹果是美国的，所以苹果是坏的。瞧瞧，多他妈经典的三段论啊，逻辑大师了属于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是这样的。
有一名蜘蛛，认为特斯拉很坏。论点如下，

1. 特斯拉低价拿了上海一大片地，凭什么中国人纳税的钱要给洋大人的企业?
2. 空叉的运载火箭技术把厉害国吊起来摩擦。
3. 特斯拉撞了几辆。
4. 马斯克其人，人品不行。

稍微多扯几句这个人的背景介绍:
此人住在我附近，大家可能知道，我住在一个合租公寓里，厕所厨房共用，我还有个热爱二次元的男室友，睡我上铺。此人睡我隔壁，大饼脸眯眯眼，眼镜像个瓶子底，当一低级码农。此君的爱好有原神，崩坏，大谈治国理政，歌颂伟大的ccp，二次元少女，骚扰附近的女生，当然也骚扰我。此君自己做饭奇烂无比，而且从不洗锅。清明节我出去和几个老嗨借了个破车周围逛了一圈，铺个地毯坐在荒野里抽烟喝酒放音乐野战，过了点嬉皮士的生活，真可惜没搞到叶子。结果我一回到现实，就见到了此君。当时他正穿这个白衬衫，睡裤，端着个盆，在走廊里晃悠，我一看盆里是条内裤。我想，算他有点道德，知道自己洗内裤。他看我回来了，叫住我，说哎哎哎，我看你朋友圈了（我发了几张裸背那种），你们这样不行的，道德败坏，绝对不行的，blablablabla，怎么年轻人都这样啊。我他妈立刻明白了，好家伙，你他妈自己冲完了洗内裤，贤者模式了就开始教训人了是吧?
就是此君，姑且称它为小黄人。昨天傍晚我在楼下坐在路边抽烟（我们楼里不能抽烟），他吭哧吭哧走到我身边来坐下。出于礼貌我问他抽不抽烟，他说你一个女人抽烟像什么样子，我说你妈死了。
他挪了挪臀部，清了清嗓子，那架势像极了水牛扬起尾巴，马上就要屙出好大一泡牛粪—bullshit，我把脸别到另一边去，因为实在不想看到他那张B脸。
小黄人开始言语了：“小W（我的名字），我回来的时候打了个滴滴。”
我：嗯。
他：结果是辆特斯拉，可把我气坏了。
我：那你取消订单啊。
他：后来我还是坐了。
我：哦。
他：你冷不冷（我那时穿个露脐+高腰牛仔裤）?
我：不冷。
他：我要不要找件衣服给你披上?
我：不用。
他：我看你冷，你等等啊。
然后他跑回了楼道。
烟抽完了，我把烟碾灭，然后狠狠地用脚碾了几下，随即又抽出一根烟，点着，抽了一口。
他下来了。
他：我给你拿了个大衣披。
我瞥了一眼那种屎色的聚酯纤维大衣，硬得能自己站起来。不过小黄倒是很喜欢这件大衣，经常穿着它站在镜子前，装模作样地整理衣领，然后缠个围巾就“潇洒”地走了—这种往往是见面女网友，然后三个小时后他就会重新回到镜子前，带着半疑惑半自卑的表情审视自己。
对了，他每次都穿这件。
我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就自顾自地把大衣盖在我身上。我没有反应，因为那时候我在想事情。等我反应过来这件恶心的衣服已经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抖了抖肩膀让它坠落到地上，然后那件大衣就

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趴在我的背上了。他眼里满是惋惜，但又不敢把它扶起来，那件衣服就一直呆在那里，直到被他怒气冲冲地抽走。
他：诶你怎么把它弄掉了，真是，这么不爱惜。
在我心里我正带着个假阳具操他妈。
他：你们怎么都喜欢这种都是破洞的裤子啊?
我：就是喜欢。
他：我刚说什么来着，对，特斯拉。
他：我觉得马斯克这个人真不好。
他：*列举一二三四原因*
我：*吐烟*
他：你在听吗?
我突然想逗逗他，我就说在听。
他：你看SpaceX都要垄断世界商业发射市场了，这得治治。
我：可是SpaceX的技术确实牛啊，其他公司也没人家那么牛啊。
他：要不是美国的技术，我们总有一天会赶上的。
后来我们进行了一番没有价值的讨论，持续了半包烟吧。具体就是他觉得SpaceX不行，我说放你妈屁，全流量分级燃烧被你吃了？助推回收被你吃了？现役运力最大运载火箭被你吃了？他就开始说特斯拉刹车问题。我说特斯拉归特斯拉，空叉归空叉。他就开始陷入复读模式：“马斯克这人，肯定不怎么样，空叉也一定不怎么样。”我说哦哦操你妈的，你看不起人家成了世界首富是吧，他就破防了。
小黄：“你觉得他世界首富很牛逼是吧？还不是靠着美国政府给予的帮助！我跟你说这种大资本家本质上就是邪恶的！你还为他们站台，真是有病！活该没男人要你！”
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我也不希望有男人要我。自己一个人多好啊。
然后我就感到背上一阵清爽，那件几把毛大衣被他生气地抱回房间了。我抽完最后一根烟，站了起来，跺跺脚，拍拍屁股上的灰，就大摇大摆地去买夜宵了。烟头在地上还亮着红光。
我不是没公德心，问题是这个地方本来狗都不管，地上还有拆下来的马桶堆在角落里，雪白雪白的。在这个垃圾堆里，我只丢烟头，真该派人给我送面锦旗。
等我拎着一堆狗都不吃的大粪回来（我认真地觉得这些东西很好吃：泡面，竹笋，火腿肠）的时候，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我的耳机里正在给我放我最喜欢的音乐，心情好得不得了。然后就看到一个大饼脸眯眯眼出现在了我面前。
小黄说，他对不起，不该和我说那样的话。
他手里握着两罐青岛啤酒，递给我一瓶。我现在嗜酒如命，我也没推辞就接过来开了。装模作样地跟他碰了一下就干了。不过工业啤酒也就图一乐，当水喝就完事了，我也没闲情雅致品酒。
小黄邀请我去他房间坐坐，他叫了炸鸡。我说行啊，顺便拎起袋子给他看了看，我买了薯片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去了小黄的房间，我刚要进去，小黄就说要换拖鞋。我打量四周，想来想去没想明白这个猪窝凭什么不能让我直接穿鞋进去。不过还是换了拖鞋。
房间布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床，周围围绕着一堆垃圾，桌上一台笔记本电脑上面大大地印着“HASEE戰神”字样，摆着几个奇形怪状的台灯，有一个台灯连着充电宝，生动体现了当代青年的赛博朋克生活方式。豆袋沙发上堆了一堆衣服，地板似乎是扫过，桌面也蛮干净的，一个八成新的iphone8倒扣在桌子上，不经意地体现出自己苹果用户的高贵身份。我操，平日里我经过这个B门口，他桌子上是一堆餐巾纸，鬼知道这些餐巾纸被拿来干过什么。
小黄让我坐在床上，我也没客气直接坐下了，拆了个薯片就往嘴里送，把他惊得目瞪口呆。我说你惊讶什么啊，他说没什么。
现在我知道，在小黄印象里，女生进男生房间就应该是畏畏缩缩的，这样可以激起小黄的奇妙性癖，让他能有点保护欲什么的。
后来他就站在一旁看着我吃薯片，刷手机。操，当时我还在冲浪呢，他要是知道了得气死。
外卖到了，他去拿外卖，我继续冲浪。
后来他回来了，进来第一句就是“我一直想问，你和R（我室友），是什么关系啊？”
我说就是室友，勉强算是朋友。不过裸体都算是互相见过那种。

我不是乱说，他妈的，bra这东西，在房间狗都不穿。况且，有没有单独的更衣室，你想要我怎么办？换衣服总得互相看到的吧?
R倒是很可爱，我问他我换衣服你介不介意，他躺在上铺说没事你换吧。然后我脱到一半（半裸）的时候突然玩性大发，叫了R一生，他一看立马捂住眼睛："我操，不敢看不敢看，女菩萨收了神通吧。"
这个把戏我和R玩了好几次，后来R都烦了，我叫他看，他就坐起来认真地端详，然后问我是不是左边乳头比右边低，我差点被气死。后来R和我说："W啊，你这不公平啊，我要给你看我的屌，就算是性骚扰了。我换内裤都是在被子里换的，你要再整这么一出，我就当着你的面换内裤了。"
我说我不怕。
后来他真给我看了，我也对他还以颜色，问他是不是左边蛋蛋比右边低。
不过或许有人期待的同居gonewild的剧本没有出现，除了看看彼此的裸体，我们之间就什么都没了。
话说回来，小黄听到"裸体"这两个字的时候，脸一下就红了。他知道我在性方面比较开明，就凑上来问我我有没有和R做过，我说没有。他说真没有？我说操你妈，我们都住一个公寓两个月了，我他妈什么时候开始隐瞒这种事情了？不光光是R，我没和任何一个这里的人做过。
然后就是吃炸鸡，小黄提议再去拿点酒，我说不用了，说着掏出我刚买的一瓶SKYY。小黄说他不能喝这个，明天上班。我说明天周五了，况且谁他妈不知道你，上班十二小时，十一小时在聊微信，一个小时带薪拉屎。
他说你说得对，于是找出个杯子倒了一杯，说他没喝过毛子的酒，尝尝。
我想起之前桂枝刚和俄爹落地签的时候去西伯利亚玩了一圈，就是那时候开始染上酒瘾的。
他抿了一口直呼太辣了太辣了，然后我面不改色地对瓶吹了几口，看得他瞠目结舌。
妈的，打到这里R回来了，喝口胶慢慢打。

今天继续讲我和小黄的那个晚上。
前情提要见我的上一个post。
disclaimer：我写的都是我的生活，经过了部分膜乎化处理。我可能不是W，可能是P；我可能不住在合租房，而是睡桥洞；小黄可能不戴眼镜，也可能根本就是个瞎子。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事情，都可以从我的生活中找到原型。
实际上，这篇屑作我并没有什么动力写，所以写得很烂。一方面我刚醒宿醉，另一方面这个故事梗概就是我和小黄一起出去玩了一圈，而这件事本身就没什么意思。这件事情容易让人怀疑我是不是在玩弄别人的感情，也容易让别人以为我的标准这么低。但实际上这两点都是错的，因为是小黄先邀请我的，而我，碰巧，每天都几乎无所事事。
我在小黄房间的床上坐着，小黄在看到我已经张口闭口谈性之后已经面红耳赤了。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怕面前这位精虫上脑的fw对我做什么出格的举动，化身县中这种事情，我已经想了好久了，衣兜里始终有个小刀片。
当然我没有那么残暴，小黄也属于有贼心没贼胆的那种。
小黄开始beat around the bush：哎W啊，我以为你和R做过了，毕竟一起住了这么久。
我说没有，我觉得R这个人蛮好，但是你知道的，做过之后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奇怪。
小黄说：就是你不想长期关系，就一夜情那种你可以接受是吗?
我说是的（说这话的时候小黄的眼睛立刻开始放光），但是这事总得有个你情我愿的吧?
小黄问我想和什么样的人做，我告诉他，首先身材好，不要有肌肉但是不能太胖吧（小黄属于超重那类），然后爱干净（小黄身上经常一股奇妙的屁味），高（小黄一米七不到，比我还矮一点点）。但我没有说的是，我想我的partner能有以下属性：博爱，自由，平等。和这样的人做爱很有快感，高潮连连，而和一个老古板做爱就如同被肚皮拱来拱去，即没意思也没快感。
小黄大概意识到了我的描述完全和他半毛钱都搭不上边，明显眼神黯淡下去了。这就像一个老赌鬼在彩票店门口倍投到自己的最后那一份，看着开出的前几个数字似乎中了，但其实并没有。接着他们就带着这样的眼神，恋恋不舍地离开彩票店。
不过小黄并没有放弃，他坐到了我的腿边，那个褪色的橘色的上面画着大大的花的床单被他沉重的屁股压得变了形。
他开始夸奖我，他说我的腿很直很长，很好看。
我：哦，是吗?

他：你的裤子是什么材质的?
我：是不是没见过牛仔裤?
小黄发出了极其尴尬的笑声，就像被踩住脖子的鸡死前的惨叫一样。
小黄说：你真有趣，我可以摸一下吗?
我不置可否。在我的眼里，我的身体，只要不是private part，别人碰碰摸摸都是无所谓的。
小黄就把手伸向了我的小腿，抓了上来，大拇指按着我的腓肠肌，手掌按着我的胫骨，开始上下蠕动。
我吃薯片的手并没有停，一边在冲浪，站了一天，我的腿早就累了，权当一个免费的按摩。
不过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个B的手绝对不会老实。
然后他的手就摸到了我的脚。噛噛，我心里想，桂枝宅男人均足控真不是吹的。我咽下一薯片说，手别乱摸。
他的手闪电般抽了回来。
此时我想，我不能这样tease他，否则太不够意思了。况且，我也有点玩腻了，就把腿抽了出来。我问小黄你还喝不喝。
小黄说，你还喝不喝。
我说，我有没有工作，我今晚喝死都不要紧。
这句话实际上半对半不对，我目前实际上是有固定收入的，除了家教（都是晚上）以外，还在某个美企的中国办公室做一些杂事，不过都是在家办工，况且一周的工作我一个小时就能解决，所以蛮空闲的。唯二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学家乡话和学法语（毕竟也有润蒙特利尔的打算）。所以我并没有在这个狗窝里浪费人生，只是别人觉得我一不谈恋爱，二没有一份996的工作，三也不上大学，就是个废物。不过我也懒得和别人争论，废物就废物吧，你们卷，我努力润。
小黄明显很兴奋，看来是摸了个脚，就被turn on了。
小黄：你要喝，我就喝。
我自然没有意见，毕竟我挺想把现在这个奇怪的剧情停下来。小黄这种人，也许有人会喜欢的，也许他会找到自己的织女，演绎一个一般奸入。
我就拎起瓶子，又灌了两口。小黄也把杯中的vodka一饮而尽。一般我喝到这个程度，就出去玩了。但我想了想带着小黄玩会是一种怎样的光景，我惊讶地发现我根本没法想象。也许是酒精作祟，我就邀请小黄一起出去玩。
这很好，就算出去吸雾霾，也比呆在不见天日的蜘蛛窝里强的多。
小黄也答应了。
我说我回去换个衣服，这衣服穿了一天了。
小黄说好。
于是我回去，换上了热裤网袜，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勾引谁，而是我觉得我自己太他妈好看了，我对自己的腿超级自信，巴不得给全世界看。
所以我们就出去了，我还拎着那瓶还剩四分之三的skyy。
看过我之前的文章的各位都知道，我的楼下是个吵闹的集市，在十点多的时候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黄色的灯光和几个零星的人走在摊位之间，摊主们正在收拾东西，把自己锅里的用过一万遍的地沟油倒到塑料桶里，然后端着这个布满污垢的塑料桶不知道上哪里去。
小黄问我平时去哪里玩，我说我去荒郊野外。
小黄迟疑了一下，还是跟着我走了，手里捧着刚送来的炸鸡外卖，仿佛是什么牛逼哄哄的珍馐，但实际上不过是用了不知道几个补贴凑齐了免外送费的诱惑外卖而已。
带着他左转右转，来到了一块垃圾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堆着几个废旧课桌椅。我走到自己经常坐的那个桌子前，把上面的灰擦了擦，直接坐了上去。
热裤下大腿接触到课桌那种半塑料半木头材质的冰凉沁人心脾，我拿出手机，外放起了Underground音乐。
小黄听着我放的音乐，问我：你平时喜欢听这种东西吗?
我点点头，一边灌了几口。
小黄也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打开了炸鸡的包装，放在我屁股边上。原来是一堆鸡柳，这种狗都不吃的淀粉裹肉丝是我的最爱，所以我一点也没客气，直接拿了一根送进嘴里。
我把酒瓶递给小黄，又抽出一根烟点上。小黄不抽烟，他看我抽烟就开始问我：你为什么抽烟。
我说：我巴不得能抽大麻。

小黄还在说，抽烟很没公德。
我没说话，猛吸了一口，忍住了已经到我胸口的破口大骂，然后夺回了酒瓶，猛猛灌了两口。
等我平静下来，我和小黄说，我尽量不影响到别人。
这句话不是没道理的，在我们合租的地方，有不少在房里抽烟的情况，其他人都纷纷背着那些抽烟者指指点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你不要抽烟。
直到我来了，我看到在厕所抽烟的G。G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夜班保安，是一个退伍兵。我说，你把你烟给我掐了。他白了我一眼，但还是掐掉了。没过几天，我就有了“多管闲事”的名声。
接下来，我们继续惊醒特斯拉和马斯克的谈论，具体内容恶臭不堪，我也不多提。一直发呆到十二点，他说该走了，我就走了。
实际上，在我反感的人面前，我就进入了一个超脱自我的状态：眼神呆滞，但是依然会潜意识地跟随者说话者的言语点头。这种症状很像一个木偶，或者GTA里的路人。这技能就是我在小时候上政治课的时候练就的，区别在于那时候我嘴巴里叼着的是铅笔，现在叼着的是烟。
在和小黄争论的时候，我自然是不大用说话的。公蛛的尿性大家也明白，好为人师的毛病死都不改，所以我就得好好听。
在这期间小黄多次想和我开始一些肢体接触，但是我注意到，只要自己岿然不动，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蜘蛛是不会动手的。
Anyway，然后我就走了，就像一个被摆布的提线木偶一样，脑子里都是双生子悖论：这件事情非常值得一想，想着想着就忘记了时间。等我回过神来，小黄已经站在我的面前，问我该往哪走。我当时喝了半瓶了，也有点昏昏沉沉，然后定睛一看，我们已经走错了路。
我低声骂了一句操你妈的，然后就带着小黄回小区了。
……
从宿醉里醒来，我觉得自己快死了：口干舌燥，头昏昏沉沉，肚子很饿，但是吃不下东西。还好，长期的宿醉经验让我在black out之前在床前放了一瓶电解质饮料，一口气把一瓶喝掉了，稍微缓过来一点。R正坐在桌前（也就是我正看着的方向）在电脑上写着什么东西。
我坐起来一点，身上全是烟味，绿色的头发油哄哄的，我身上还是昨晚的衣服，背心，牛仔短裤和网袜。昨晚我动都没动，妆都没卸就倒在床上昏迷了，鞋子都没脱，脸上还是昨晚的化妆品。心里一阵无名火起。
我叫了一声R，他回过头来。看到我半人不鬼的样子，说：你醒了啊，我以为你死了。我说你妈才死了，我好得很。
注：这篇文章真的写得很不满意，因为我上没讲完故事恰恰就是因为我仔细想了想后半截没什么意思，但是有浪友想看，就写出来了。实在不行练练文笔。以后会记录更有趣的生活故事。

介绍一下本木薯的工作吧

u/wuBIGwei

之前有人表示我是一个颓废的小黄人，这句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

对的方面是这样的，我的确是个小黄人，并且每天都活在抑郁和焦虑之中，只有盐酸曲唑酮能让我进入睡眠。胳膊上深深的自残伤口并没有经过缝合，能看到手臂上那些翻出来的深色的肉附着在了皮肤上，就像一条吸在我身上的蛆。

不对的方面是这样的，我并不是不干正事。实际上，除了准备润，学语言以外，我还在各种地方打工，攒钱。我打工一般是做两项工作，一份是帮助小蜘蛛们解决学习上的疑惑，简称家教；另一份是帮助大蜘蛛们解决语言上的疑惑，简称翻译。这两件事让我每个月过得比较体面，但是因为润这件事本身就是劳民伤财的，所以大部分钱都得存着。这也是我依然住在这个蜘蛛窝里的原因。

家教这一块，我做得还算不错。在我还是做题家那段日子里，我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基本上所有考试都能稳稳当当，现在拿着之前的知识教小孩，自然是没有问题。不过，尽管在难度上部令人感到痛苦，但是很多小蜘蛛的家长，实在令人难以打交道。

有一家人家，姑且叫他为J，家中有二子：长子年十八，正值高三冲刺阶段；幼子年十三，刚上初中。我在这两个阶段就没那么多事情：在十三岁的时候，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怎么吃零食不被发现，而我十八岁的时候，则是刚刚家庭出了重大变故，精神不稳定，彻底走向了堕落之路。总而言之，这两段时间，我没有一个是在好好上学读书的，相反，我却忙着和老师勾心斗角不读书。所以看着这两位小蜘蛛，我很难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拼搏奋斗的架势。

一般而言，我做家教，上门一个小时是两百块，也就是上门性服务的四分之一。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之好，因为一小时两百块的工资，实在不少。每周工作四五个小时，基本上就过得很舒坦了。

J家倒是有些特殊，他知道我一小时两百块，就在这两百块里死命压榨我，让两位公子齐上阵。虽然说我基本上不会有做不出来题的时候，但是一会是高考物理，一会是六年级生物，一会是解析几何，一会是数的整除（也就是初等数论的范畴），我脑子也转不过来。不过答应好的事就得做好，这是我的原则，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

接下来这个小蜘蛛，估计是学过点课外知识，经常莫名开始卖弄自己的学识。以理科居多。我对此并无意见，因为能学点课外的东西毕竟意味着没有被桂枝特色教育折磨得太深，所以我还蛮乐意见到这种情况的。但是这位小蜘蛛经常莫名开始讲时政话题。

举例而言，我在讲卤素的时候不得不讲到漂白粉，这位小蜘蛛就来插嘴：啊，特朗普快乐水。讲原子物理的时候我科普了一通日本排放污水这件事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十恶不赦，小蜘蛛就开始复读“神奈氚冲浪里（原来小小年纪就是神友了？），氚是气字头那个氚。”讲到稀土元素的时候，我介绍了稀土元素的重要性，以及中国是最大的稀土出口国，那位小蜘蛛便两眼放光，激动地大喊：“厉害了我的国。”但当我真的要他做点什么题目的时候，这位小蜘蛛两眼一瞪，两手一摊，便呆住了。

由此，我知道了蜘蛛有多么爱口嗨。

对于那个大蜘蛛，我还是很有好感的。因为他并不会多事，就是一个人安静地做题。那神情像极了我在高三一个人在座位上低着头，一边在脑海里过着几百种重开的方法一边机械地写卷子的样子。

当然尽管这样，我并没有觉得哪位小蜘蛛可恨，我只觉得他可悲又可怜。生活在21世纪的桂枝，他丧失了很多很多，胡温时代那些自由复苏的年代，他并没有印象。他能记得的，只有庆丰帝开始的层层收紧的言论管控，和逐渐窒息的洗脑。他并不知道，博爱平等自由是每个个体都应该有的追求，也不知道在桂枝局域网之外还有这更大的世界。他知道的，只有“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只知道“国内月入两千都比美国月入三千刀幸福”，只相信桂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方，我们应该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现在他在观察者网的狂轰滥炸之下，在颅内进行着一波一波的高潮之时，并没有想过，自己之后将会成为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伟大复兴的牺牲品。

我在这个蜘蛛窝上了一年的课，按道理说应该有万把块工资，但是蜘蛛爸爸死活不给我工资。他的论点如下，等我什么时候走的时候一起发。很可惜，我对即将发我工资的人没有直面对峙的勇气，所以我只是发了两次飙。第一次发飙，他给了我暑假的工资。第二次发飙，他给了我半年的工资。现在他大概又欠了我几个月工资了，不过我现在不是很缺钱，所以也没怎么发飙。

我在这里上课上了几个月，有时他们会邀请我一起吃饭。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没脸没皮，就坐着吃了。可是在我一边吃的时候，总有人来为人师。举例而言，他们经常对我的衣服指指点点。我操，我去上课都是大号T和工装裤的打扮，这到底有什么不好？你这是什么地方，莫非还得整个dress code？当然，他们对我的指手画脚，还包括着对我人品的指点。

蜘蛛爸爸：小W啊，你看看你，穿成这样会被人觉得是坏女孩的。

我：我不介意。

蜘蛛爸爸：你是不是觉得你这种叛逆很有个性?

我：你们先吃，我出去抽根烟。

蜘蛛爸爸：你还抽烟?

我：*白了他一眼*

蜘蛛爸爸便不再言语了。

到了楼下，凛冽的风在不停地往我的衣服里钻，点了几次烟都没打着火。终于点着，吸了一口，心情立刻舒展了。

在我眼里，我在外面当家教兼职，就是一个我教你们做题的办法，你们给钱。拿钱办事，没有任何更多的交流。你没必要对我指指点点，你更没资格对我指指点点。

抽完烟，把烟头踩灭，上楼，回到一大一小两蜘蛛的混合折磨中。

除了这个蜘蛛窝，我还在教另一个比较算是能处的家庭，暂且称那位学生为N，学习成绩比较好，学校也很不错，班级也很不错，生动地体现了桂枝学生的阶级鄙视。她居住在上海市中心，大平层，属实是蝙蝠人了，要说我不羡慕是假的。每次我来的时候，都会想，如果我能有这种背景，我何苦在这里慢性死亡呢?

在这里，我的工资是每周一结，一次四百。这种付款方式总让我觉得自己是个escort，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N每次都会给我准备二十多道很有挑战性的题目，都是高考难题的类型，而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两个小时里，把这些题都讲明白。当然在我眼里，这些题目并不算什么，最多算是有一点难度的智力游戏，我比较享受这种状态。在这里，我和N保持着很专业的关系，她问我一题，我看看就把题目讲一遍，然后就是下一题。至于我脖子上挂着一串串链子，腿上破破烂烂的裤子，没有人会在意。我想这才是应该有的师生关系，至少家教和学生是这样。

实际上虽然我在桂枝上学的时候基本上不好好学习，但是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总归是没遇到什么学业障碍。实际上桂枝的所谓“学业”，实际上也就是做题，就嗯做。这就导致在过去的十三年，我没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而我学到的有用的东西，都来自我读过的书，干过的事。

其他的家教，很多都是短期的，考前突击什么的，这大概就是桂枝特色临时抱佛脚吧，不值得一提。

至于我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帮一个公司翻译一些东西。对于这项工作，我一直是这样完成的：

把文档谷歌翻译。

两边对比着读。

把所有我觉得谷歌翻译得像一泡屎的地方改掉。

我这样子做了一年半，每个人都对我赞不绝口。每周堆积的三十多个文档，就周五晚上一个小时就能翻译完。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要偷懒，而是因为我并不会在一些屁话上浪费时间。而众所周知，桂枝的公文很多都是屁话。对于这些屁话，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不在上面浪费一分一秒。在这方面属实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就不再赘述了。

睡不着，写一下小时候的故事

u/wuBIGwei

之前有人问我，你好，w，你这个系列叫桂枝往事，往事呢？我就他妈看到了你现在颓废而没有前途的生活。

我觉得这种指责非常有道理，那我今晚正好睡不着，我的室友出去了，我就来写写我的往事——一个零零后做题家的往事。在动笔之前，我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之前二十年的人生，发现有两种回忆，要么是现在看来非常美好的生活，要么是现在看来非常痛苦的生活。这两种回忆都令我潸然泪下。

我出生在沪国近郊的位置，在我出生的时候家庭算是美满，父母都在公司当职员。从家庭成分上来看，我应该算是工薪家庭和中产家庭的分界线：在沪国有自己的房子，尽管街道不是很好。

我的记忆总是开始于自己幼儿园出游去爬佘山，导游举着喇叭插着小旗子叫我们排队排队。当时没有什么挂在腰上的扬声器，都是举着喇叭在嘴边喊，如同给你妈送葬时的唢呐队，叫嚣着排队排队排好队，排好队的小孩有糖吃。

可是我并不想吃糖，因为我想去抓路边的一只天牛，然后揪掉他的六条腿，看他在地上挣扎。然后把他留在泥土上，任由他自生自灭；因为我想去抓那种白色的蝴蝶，然后用打火机点燃她抖落白色粉尘的翅膀，看着她在一团火焰里燃起来了。小孩子有一种天真的残忍，我的这种残忍来源于我妈妈向我讲述的“动物没有感觉”的道理。

当然现在我读了一些Peter SInger，已经是一个很热爱动物的人了，路上见到有猫就忍不住买根香肠来喂，天上见到有鸟就抓把坚果去撒。我觉得我这么做已经足够地保护动物了，所以每每吃烤鸭吃牛肉的时候，心里都没有任何愧疚感。

幼儿园时期我们是必须要午睡的，尽管我死都睡不着，但是还是得每天在小床上躺一个半小时。我们打颠倒睡，而我睡的位置靠墙，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太调皮捣蛋了，而老师讨厌这样的小孩。这意味着我的脸只能正对着旁边女生的脚，或者对着墙。其他人都能睡着，我是唯一一个三年里一秒钟都没睡着的人，每次我都看着她的脚发呆。当时她的脚上几乎每天穿着那种白色的尼龙丝袜，短短的到脚踝，上面还绣着一条条棱形花纹。我每天都在想，这种东西丑成这样，为什么有人会穿。

这段时期的经历对我是很有影响的，在我零几年去的那个普通平民幼儿园那里，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还是很低劣的（现在也很低劣，但是现在的流行服装只能说是恶心，之前那段时间我是认真地觉得丑得无与伦比），所以经常能看到家长把小蜘蛛打扮成鬼的样子。除了尼龙丝袜，我想到的有这样的几个例子：绣花棉袄；外面短坎肩，里面长出来一截的绒上衣；麻花辫双马尾—朝天的。

每天我都在幼儿园看到这些丑陋，导致我现在对服装很是敏感，要求很高。

桂枝幼儿园是有画图的，我当时很喜欢画图，因为我不会写字，但我很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经常一个人画画画一天。或许如果没有特色教育的摧残，我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家。

有一天，我的父母都很早出差，就把我五点多送到了幼儿园，我就呆在门卫室，和端着茶杯的门卫大爷一起，看着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下点亮了一片绚烂的天空。我想这个景色十分美丽，我一定要记下来。所以那天画画的时候，我就画了这样的一副画，画的上半部分是深蓝色和紫色，下半部分是橙色和黄色。我那天稍早看到的天空就是这样子的。

结果呢？结果我被老师骂了一顿，因为我把蓝色蜡笔和城色蜡笔混在一起用，所以橙色蜡笔上沾染了蓝色，蓝色蜡笔上沾染了橙色。看起来这真的十分重要，所以我为此罚站了一下午。

如果我是王二，并且我有个朋友叫许由，那我很有可能会回家找瓶洗桃子的高锰酸钾水回去把老师毒死。但那时我一个朋友都没有，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到，你是要和别人说话，别人才会觉得你“正常”。所以我一直受排挤，导致我畏畏缩缩，根本不敢想到去毒杀我的老师。

不过一个人罚站不是没有好处，你不需要去做那些非常无聊的游戏，你不需要花三个小时去听怎么认识钟表，还要所有人等着班上最笨的人一边被老师羞辱一边抓耳挠腮。我当时看着外面的滑梯发呆，然后桌上有一本书，叫360 全景太空。这本书我印象很深，因为这是我这一生读的第一本书。当然，那时候我大字不识几个，光顾着看图片了。但这不代表我不能被它所吸引。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我现在还在对航天探索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

说到航天探索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位是我小学时期的英语课代表，家里有人在神舟那边工作。我们知道桂枝航天是政治领导一切的，这导致了这位课代表红得发紫，经常在一段完全不相干的谈话里就冒出些颂圣的内容。那可是零八零九年，竟然能有这种生物，只能是相当罕见了。另一位是我的一位亲戚，是搞物理的，参加了某个活动送了一本航天科普书，里面有古今中外的各种运载火箭。我很兴奋，就问他借走了，至今未还。事后我问他，他说送我了。我说那书里的内容都过时了，我留着没用。他说你卖废品吧，我早就不搞物理转cs了。
到了小学，事情也没什么变化。我在一个菜小上学，班主任是一个更年期的中年大妈，爱好是收礼了折磨同学。印象最深的是我在走廊上大喊大叫，她怒气冲冲地赶来让我们家长回家把我们教训一顿。我回家之后还很害怕，觉得我错了好多。和我妈说这事，她却没什么反应。
后来我懂了，现在很多小学老师，是真的几把毛都不会。你说说，当一个小学老师，教识字，加减乘除，英语教个svo，牵条狗来都办得到，很多人根本要能力没能力要素质没素质，但却当上了小学老师，混上了班主任，突然有了凌驾在一群小屁孩之上的优越感。这种“成为人上人”之感，直接能让众多蜘蛛原地高潮，男的猛烈喷精，女的坐地吸土。末了，这些人用手中的小小权力，把小孩和家长玩弄在股掌之间，实际上面对自己的领导上司依然唯唯诺诺。恰如我那位班主任，被年级主任批评之后把愤怒转嫁到我们身上。
在小学时我觉得我们的英语课代表很帅，并且成绩好，是老师眼中的大红人，我便想和他成为朋友。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我想不那么被老师讨厌，就和老师喜欢的人成为朋友。但我并不喜欢那位课代表，因为他红得发紫，热爱桂枝。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是我接受不了的。我能如此早地大脑升级，多亏了0708年，还不是一个粪坑的贴吧，和不算无孔不入的网络审查，以及还没有完全禁绝的“外网”，最后还要感谢轮友送来的光盘。不得不说，轮友魔怔归魔怔，自由门还是蛮好用的。对于我这种功利主义者而言，这就够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平等是好的，六四坦克压人，苏联是邪恶的，明末出了个张献忠。
但我并没有真的去交朋友，这是因为我的课代表那次测验考了八十八分。我们的测验成绩是这样公布的：分数从高到低，一个一个报。XXX，99分，第一名；XXX，97分，第二名；…；XXX，89分，倒数第十名，如此这般，被报道名字的同学要上台领取自己的试卷，老师会给予鼓励或者羞辱，这取决于你招不招人喜爱，而这一点则取决于你爸妈给老师塞了多少礼物。至于桂枝老师的拖长音调，用语言折磨学生的手段，就不用多说了。
而我，实际上是一个内心敏感的人，这样的报成绩的方式第一完全是对我的隐私的不顾及，第二是对我敏感的内心伤害很大。每一个名次不是我的时候，都觉得像是一把刀削掉了我一层皮。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假装趴在桌子上睡觉，实际上是在用麻袋片子材质的校服擦眼泪，一遍喃喃自语希望老师只是把我的卷子忘带了。
但那次，课代表并没有受到这种公然的羞辱。相反，老师提前悄悄把卷子给他了。我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那段时间一直在看那个课代表，试图模仿他成为受欢迎的人。后来他装木作样地跟老师说自己好痛苦啊，于是老师就悄悄地没有在集体报名字的时候include他。
这种人，狗都不处。
不过感谢一下习近平同志给了我自由的小学年代，正如经典的苏联笑话中波兰老妪举着牌子示意“为了我幸福的童年时代，谢谢你，斯大林同志”。在那段时间，贴吧上触摸言论可以说遍地都是。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当时因为语文好，去了语文的提高班。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巴金。我想后面的事也不需要多提，我的大脑升级就是从小学开始了。
或许是罕见基因作祟，我从来就对声色俱厉，音调高亢的宣传感到不对劲。我总觉得，要是一个东西真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你就闭嘴，因为不用你说，别人都争着抢着去干这件事 。因此，我不喜欢权威，早早地出落成了一个安那其主义者。
反正对课代表失望和大脑升级，几乎是同时完成的事情，在那之后我过得十分顺心。因为我领略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你充满恶意地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立刻就温柔起来了。
那段时间，我们的事儿逼班主任还是在给我们找事情干，比如她突然要我们练毛笔字，要去xx文具店（学校旁边）买毛毡，墨水和笔。大家都无言。
我举起手问，去别的地方买可以吗?
班主任说，不行。
我问，为什么不行?
班主任似乎在被破防的边缘尽力克制，告诉我她让我买我就买，为了我好。
我说，我不会从那里买的，我从我家附近买。

班主任看来没有克制住，说："你不买你就别上毛笔课！"
我笑了，嘿，毛笔这种落后于时代的东西，我又不想学，巴不得不上课呢。
于是我真就没上课，毛笔课之前我嚼着口香糖就出去了。我们班主任叫住我问我要去哪，我说我你他妈不是不要让我上课吗？我走了。
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一直撞到校长。校长问我去哪，我说我不知道啊，张xx不让我去上毛笔课。她一定要我们去xx文具店买毛笔什么的，不在那里买就不让上课。
过了五分钟，我就听到了校园广播，请张xx老师来校长室。

我在初中那会差点变蝙蝠人

u/wuBIGwei

上次讲到我的小学，如上所述，我的老师不喜欢我，学校也对我不怎么上心，虽然成绩一直不错，在几个竞赛班上课，但因为我三天两头不交作业，每次表扬的名单里都没有我。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选班干部。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都要投票选出，而我因为行事比较酷，大家都觉得选我当班干部会让自己很爽。这里面蕴含了很深的政治体制学问，但我对这些事情忌讳莫深，不展开讲。总之，我是成了个两道杠，而三道杠自然是那位又红又专的同学。
成为两道杠之后，班主任问大家：你们想让这么个人当中队长吗？成何体统！
我也没有辩解。当个班干部什么好处都没有，只能过过官瘾，逼事一堆，狗都不当。因此，我巴不得老师把我撤了。
但班主任并没有把我直接撤职。她把我的职位和另一位老师很看好的织女互换了，所以我成了小队长，那位织女成了中队长。
但是当了小队长，又不是我自己选的。所以我什么事都不干。扫地这种事我到现在都没干过：他妈的，凭什么我要干这种逼事？每天上午眼保健操扫一次地，中午吃完饭扫一次地，下午眼保健操扫一次地，放学扫一次地，我们是造垃圾的是吧？
我每次都负责放学扫地，我每次都把扫把拿到前排，晃一圈，然后把扫把簸箕放回原位。我操你妈，人都走完了，第二天早上上了两节课又有人来扫地，我这么一直扫地有病是吧？这和加缪笔下的滚石头的大哥，从小到南边打水到小岛北边倒掉的囚犯，马克吐温描述的擦船锚的水手一样，纯属没事找事。
现在我知道了，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服从性的训练。为了让上位者知道你在服从他们的意志，上位者必须得给他们创造一些痛苦的考验。看着其他人受苦，发明这些苦差的人一定感受到了莫大的快感，也许欧律斯迈斯看着赫拉克勒斯跑前跑后做一些啼笑皆非的破事的时候，也在心里偷着乐。
在小时候我也在弹钢琴，04家里也买了一台国产的瓦房店钢琴，当时大概是一万六的价格，我妈每每拿这个要求我好好学琴。只是当时我的兴趣不在这里，况且一直练练习曲，尤其是车尔尼这种，很容易消磨人的耐心。后来很早我就暂时搁置了。当时我的妈妈逼着我去考级，我说我死都不去考，又哭又闹的。后来我妈也没办法，本来都替我报了名，但是我说又不是我自己报名的，我去你妈，你报的名你去考。我妈也没办法，只好作罢。
小学之后是初中。我家的房子"对口"的初中很烂，所以我不得不去考别的初中。而那些蝙蝠人早早买好了附近的房子，几把毛都不用干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也导致划一块学区，一块地方的房价可以直接从五万块一平涨到十万块一平（2012年）。不过如前所述，我还是很有做题天赋的，小学考初中那些考试，无非就是小学奥数，英语来点阅读，语文我都不知道在考些什么，属实强度不够。所以我就进了一个很牛逼哄哄的初中。
到了初中的老师明显阳间了许多，毕竟是牛逼初中，就很舒服。我嘛，也在那个时候觉得好好学习没啥不好的，周围的人都很不错。现在看来我周围的人都是蝙蝠人吧，现在我在初中的朋友分布在世界各地，几个留在桂枝的也是有着光明的未来。
然后呢，因为我一直能跑能跳的，所以被体育老师看中，选进了田径队，每天都在操场上跑着。当时体育老师发现我的运动天赋很好，就联系我爸妈问问我要不要去体校。我们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决定不去。原因如下：
1.去体校，要么就出成绩成为运动员，但是概率很小；要么就是一辈子平平无奇，混个n级运动员，也不知道能干啥。
2.去体校就丧失了文化课的学习氛围，而我当时的成绩可以说非常之好（因为我开始好好学习了，当时的成绩好得吓人），使我很难放弃做题家的路。

1. 我并不喜欢每天训练。这件事可以从我的钢琴那边窥见一二：我做事情几乎完全是出于兴趣，而当我的兴趣成为了一个考试的手段，我就瞬间丧失了对它们的兴趣。
综上，我还是没有去体校。
说回做题的故事，当时我成绩相当之好，因为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和同学。我当时在那个初中排名可以说名列前茅，每次都在年级第一的争夺之中。这种正向反馈效果极好，当时我和打了鸡血一样，早上四点钟起床开始做题，爸妈都不知道，我就偷偷点个小台灯做题。从当年的模考卷做起，一路做到五六年前的。尤其是数学卷子，我后来都在用一个speedrun的心态做，我印象很深我刷了二十多本卷子和十来本书，所有科目的内容堆起来和我一样高。
最后我speedrun到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就是和当今的minecraft speedrun世界纪录同一个速度，也就是十四分钟左右就能做完一张数学卷子。到了中考的时候，我也是十五分钟做完，五分钟检查，八十分钟在草稿纸上画几把。我画的几把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后数学拿了满分，语文翻车。
语文翻车的故事无需赘述，我至今都没明白语文是要怎么答题。我觉得我对文字的把控不可谓弱。对情感的洞察不可谓不敏锐，但是就是摸不清出题人想让我干啥。而且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一向是对那种肉麻的情感表达深痛恶绝。比如，让我写父母对我的爱，我操，这有什么几把毛能写啊，我只能编出我妈死了的故事，老师看了并不开心。
但实际上中考语文翻车，对我影响不大。更早的时候，我就通过一些竞赛预录了某顶尖高中的理科班。我想这个范围很大，大概和插过王晶妈妈的大逼的人数相仿，就不用瞎几把猜了。
那段时间我算是蝙蝠人了，父母工作十分顺利，在周边二线城市添置了新的房产，并且假期基本上都在国外旅游。
初升高的暑假我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在凯恩斯呆了一个月，住在我妈妈同事的家里，就靠着海边。每天起床都能看到床边趴着奇怪的虫子。白天出去玩水，把自己晒得黑黑的，还被水母蛰过，晚上回来读书。那段时间我沉迷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读到王小波的书信集，每本书都读了不下十遍，几乎倒背如流。我对自由的热爱，那种反叛常规的浪漫主义思想就是在那个时期养成的。后来没有王小波的书可读，我就开始读王小平，李银河等人的书，希望从中找到王小波的一些描述。
读书读到李银河，我便顺便看了她老人家的许多性社会学研究，性学入门，虐恋亚文化等，算是我的性启蒙教育。在那段时间我也认识了一个国内的男生，很快偷吃禁果。
我对性的态度如下：我不反感性，但也没有特别的兴趣。性欲对于人恰如食欲，当你饿了，就要吃饭。当你性欲勃发，就要做爱。正如别人不能往你嘴巴里塞饭，别人也不能往我嘴巴里塞几把。
我读书很快，一本一百多页的书只够我一个小时看的（前提是中文，并且我感兴趣。很多俄罗斯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下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我又找了个kindle，那可好，上面的电子书好便宜。然后我就开始看三体。
个人感觉三体被国人过度神化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本不错的科幻小说而已。相比较之下，我更喜欢阿瑟克拉克的科幻。至于阿西莫夫，读他的书给我一种读托尔斯泰的书的感觉—我读不下去。《银河帝国》我就读了一本，就死都不看了。
不过这段时间倒是引起了我对幻想文学的兴趣。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读指环王魔戒哈利波特，而是直接开始硬啃古希腊神话：我对这个开创了整个西方的古典科学的文明抱有很高的敬意。但这是我高中之后的事情了，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美好的暑假来吧。
在凯恩斯的最后几天，我跟着一个团出海观鲸。那是我第一次坐yacht，也是唯一的一次。之前坐的邮轮又大又稳，观鲸的小游艇又小又晃，还要追着鲸鱼跑。我在上面吐得肠子都要出来了，三个呕吐袋都吐满了。鲸鱼是毛线都没看到，就顾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吐了。我再也不坐游艇了。
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是我在那边scuba diving，当时还学了一通手语什么的，还发了一个证书。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卵用，但这不妨碍我去申请大学的时候填写一个“licensed scuba diver”。
我的水性很好，虽然游泳姿势很难看，但我游得很快。潜水并没什么问题。但是到深水之后，耳朵就开始难受。Equalizing的动作做了不知道多少次，还是不舒服：我能感觉自己鼓膜的状态，它在被我憋气顶住，但我还是不舒服。所以我没有在水下呆很久。
水下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贝壳，黑乎乎的。珊瑚之间的缝隙深不见底，当我站在裂缝边，我感受到了一种面前就是深渊的巨大快感。那时的我面色潮红，呼吸急促，被完全turned on了，索性不在水下逗留，回到了船上。

晚上我头发湿漉漉地跑回住所，吃了几块披萨就回房间了。你不能央求一个十五岁的人不去发泄自己的过多的荷尔蒙，每天我都在外面玩到筋疲力尽，回来还会翻房主人的书架看，所以每天我都睡得很香。
房主的书我一般只看个大概，因为是英文，而那时我的英文还很垃圾，和当地人聊天话都说不利索。当然，和土澳的口音也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我的确在那个夏天读完了英文版的《动物农场》，因为它的名字太像学生读物了，剧情也引人入胜，我读了好多遍。这种感觉在之后读《1984》的时候完全没有体现—后者过于压抑，过于真实，导致我很痛苦。
如果故事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那我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蝙蝠人。当时是2016年，言论收紧，但是没有完全收紧，所以我们一家岁月静好的自由派还对未来抱有希望。或者平稳地全家一起出国。如果这是剧情的走向，那我并不会活成现在这个逼样。但我活成了现在这个逼样，意味着故事要从我高中开始，急转直下。
最后来个disclaimer：
我来这里分享我的故事，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总得有人要写。也许以后我会润，会有新的朋友，也许以后ccp会倒台，也许华夏解体民族自治成了现实，那么有人问我：w，在这一切没有发生之前，你在做什么？我便可以回答这些人：我在做这些。
而我写了这些故事发表在这里，第一是因为我想要karma，第二是每个人都有表达欲，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我不敢说我写的东西有多好，我现在看看自己写的文字都想吐（当然也可能是我刚喝了一瓶），但是我写的东西就是这样。我不想改变。
然后，很多人dm我给我提供建议，包括润的建议，包括美国租房建议等，我表示感谢。还有人想和我交配，我不反感，但我是绝对不可能去做这件事的。所有想见我的，我一律默认是京哥而拒绝，这不是personal，每一条dm我都有礼貌地在回复。
我不想陷入撕逼和争吵，因为我他妈的真的不care。我看到有人开了个post cue我，我觉得我操我这么有名了吗哈哈哈哈他妈的，但是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受宠若惊或者感到受到侮辱，甚至我还在那里互动，就是玩。但是也有人对我进行攻击，认为我烂裤裆，是个贵物。我对此不予置评，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我的性别让你们感到难受的话，我建议所有因为我的性别而有意见的人，就把我当成男性好了。你要是觉得我是女生，那你说得对。你要是觉得我是男生，那你说得对。不狡辩，不反驳。我每天写3k字的硬硬的文，没一点水的字数，全是生活经历，勤奋程度比桂枝写文的高多了，你们看得开心就行。

自由落体：我是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的

u/wuBIGwei

按照我初中的节奏，我可不会是现在这幅光景。但是到了高中，发生了一些非常操蛋的事情。这些事情几乎都是发生在了我父母身上，与我关系不大，我就简单地概括一下。
首先是我爸爸，在我初中的时候单飞了，一开始蛮有收效，但是后来大概是我高一高二的时候，一个合伙人卷款跑路，导致我爸爸亏掉一套抵押出去的二线城市的小房子。这件事直接让我爸没了工作，在家赋闲。而我很不喜欢被我爸妈管着，我爸也不喜欢闷在家里，总是跃跃欲试地想找点事情做，但我妈妈并不乐意看到这一点，所以家里矛盾越来越大。于是我爸妈离婚了。
还有一些shenanigans:我的祖父母一个个都病的病，死的死，有一位还在icu躺了半年。如果大家觉得在icu躺半年是一件很经济的事情的话，那么你错了。
这些事对我影响很大，我本来是往清北冲的一个妥妥的做题之王，但是我在家偷偷哭了半个学期，然后开始越来越把自己裹在一团刺里。学习成绩可以说一落千丈。
这段时间唯一的亮点就是中途去了趟西伯利亚玩，在贝加尔湖旁边和俄友一起烤肉伏特加，一遍跟着hardbass发疯，趁着月光跳进湖水游到深处再游回来，在齐腰深的水里偷偷脱掉衣服，上岸了和俄友在烧烤摊前烤火。俄友的英语十分差劲，但是我也会几句蹩脚俄语（现学现卖），他们也能说点中文，我还会几个意大利语，而他们碰巧也有人懂意大利语，所以我们就用四种语言凑合着交流。我对俄友印象非常好，因为他们没有看我一个人半夜溜出住处出来玩就对我做出出格的举动，还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桂枝人而讨厌我—至少明面上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我身上的各种脾气，可以说一点也不像典型桂枝人。
等到回国之后，我就要面对家里的一摊子烂事，那也是我最后的快乐时光。
家庭的变故带来的是家境的变化，这件事实际上小孩是很难有体会的。

首先是衣。我之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打得一手好篮球，还追了几年sneakers，后来在过生日或者儿童节的时候，我的礼物里的sneakers也没了，变成了更廉价的小摆件，饰品。
食的方面，每周的dine out没了，在家的吃喝也逐渐碳水大餐化。要知道，我们本来生活方式是很贴近美国的：顿顿大肉，没肉不算饭。但后来，桌上的肉从牛肉变成猪肉，鸡肉，然后碳水比例越来越多，这就很令人痛苦。
住的方面，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搬出原本的房子去租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们需要把本来的房子租出去，来弥补一下icu的支出。那段时间我们住一室一厅，我和我妈睡一张床睡了几天，我觉得这不行，我晚上要夜读的，所以就去沙发上睡了。后来出院之后，我们又搬了回去。
行的方面，出租车变成了地铁，没什么好说的。
学习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在谈恋爱，对方是一个nerd类型的这么号人物。我对nerd很有好感，这是因为我从小学时期就一直在看生活大爆炸，Sheldon谁人不爱呢？总之，我被他那种井井有条一丝不苟的严谨所打动，很快就陷入了爱河。如果大家好奇，我还可以描述说，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过了。当时的日常是我们在学校里装作彼此不认识，放学之后一起到我家滚到床上去。虽然没有每次都做成事（买套套还是一笔蛮贵的开销，对于高中生而言，而这东西我不认为可以循环利用）。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客观上使得我心思不在学习上，因此成绩下降。
但这件事并不能用来说明性爱不好。实际上，我认为用成绩衡量一切不仅有害，而且有病。性爱是美好的，我们都在享受我们身体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何错之有?
不管是因为家庭变故，性爱，还是我就是卷不过其他人，总之我整个高三就没怎么上课。我的高三事这样度过的，提前一天在itunes上把电影啊剧啊导入手机，然后上课看一天。或者是书，如前所述，我有一个kindle，我喜欢看神话。那段时间我硬生生吃完了全套希腊神话，克苏鲁神话还有一段印度神话，现代的科幻小说也看了十来本，可以说没干什么正经事。但换一个角度说，这说明我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做题上，这样看来我应该是做了正确的决定才对。
这里稍微提一嘴，那些竞赛我依然是参加的，多亏了竞赛是九月份，也就是刚上高三。尽管完全没有竞赛训练，但是毕竟底子还在，基本上每个科目都拿了个保底奖，然后英文这种我已经基本上当成第一语言在用的东西直接杀穿。
总之，整个高三没写作业没听课，考试全靠小聪明，就会导致在高考这种卷界大赛上彻底翻车。我记得当时我高考的排名是全沪国大几百名，这个成绩看得我妈潸然泪下。当时我妈妈跟我说你志愿填个交大吧，我说我不，我丧失了学习的兴趣。
为了这件事，我和我妈大吵了一架，然后我直接和她断了关系，一个人出去了。当然，同时因为不能理解我的决定而和我疏远的，还有我几乎所有的朋友们，自然也包括了那位nerd朋友。
这就是我，hit rock bottom 的故事。
一开始，我和我妈还有联系，她挺关心我，还给我打点钱。我明确告诉她，我不需要。后来她就不给我打钱了。
我本来还有一部分存款，大概有小几万，是压岁钱和各种零花钱攒起来的，靠着这笔钱，我先去找了个小宾馆住了一段时间。恰好这时候，我朋友圈有个学弟想找家教，我就自告奋勇了。我在学校小圈子里的名气还是在的，大家基本上没人质疑我的智力，所以我去当家教，大家权当我是去赚点外快（我大学算是drop out，下面几届知道的人很少）。我的家教还是做的不错的，毕竟基本上整个高中的题也就那么回事，尤其是理科，我真的看不懂为什么有人做不出那些解析几何：不就是硬算么?
关于我家教的故事，之前已有写过，就不再赘述。一开始我不知道收多少钱，还傻乎乎的两个小时要一百五，现在想想我真是有病：我之前问一个国际初中的学生要过两个小时八百块，当然只做了一周。不管怎么说，总归我有了收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就是找住的地方，我租了一个卧室，一个月一千多的房租，住了三个月（预交的租金）我就住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有了润的打算，就要开始攒钱，就搬去了现在住的地方，这里一个月只要五百，多好。
住在卧室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身处合租公寓。当时我隔壁是两个女生，好像是做夜场的，浓妆艳抹，一股脂粉气。话说回来，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化妆，最多就是盛装出行前打个粉底抹个口红，主要是我也不怎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就不管了。
关于在意别人看法的事，我还可以介绍如下：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我很在乎自己的看法。这件事又可以用如下方式说明，如果我喜欢一种装扮，那么我就会go for 这个装扮，然后出门该干嘛干嘛。至于别人喜不喜欢，关我屁事。

在这段时间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认识了li姐，现在成了我的好闺蜜。那段时间我在给一个小孩上数学课，在我的课之前li姐在给同一个小孩上物理。当时我正在楼下抽烟（我抽烟也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然后她从楼上走下来跟我说你要上去呀。那个时候我刚尼古丁kick in，头有点晕乎乎的，站在马路牙子上没站稳，差点摔下来，li眼疾手快地扶了我一把，以至于我没有摔死。
实际上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真的已经不正常了，经常有lose track of time的现象出现，最严重的一次是凌晨在小巷里一脸血地从地上爬起来，断了一根胳膊，打了三个月石膏。那次就是我走着走着突然昏过去，正好摔倒胳膊。
总之我认识了li姐，我们的深交是她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开始用膜蛤的段子。我立刻就觉得这人能处，这是因为，幽默感是一种很高级的sence，它需要比较高的理解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尽管我并不想深究对方的政治倾向（我交友不看对方的政治倾向，只要不是无脑深红都可。但是深交的话，还是知根知底比较好。比如我的室友R，我和他没有深交，所以我不需要在意他的政治倾向）。结果来说大家也能猜到，li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瞬间感到十分开心。
我和li的知根知底，表现在我甚至让li帮我代购性玩具（毕竟我是单身，而且是一个人住。但是搬去和R合租之后就把玩具丢掉了—在生活的强奸之下，我的性欲被急剧消磨，现在几乎已经是性冷淡了，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有性冲动，更少的情况下会约炮解决），这就导致我和li分享我的一切故事，包括分享发型，衣着，甚至大家看到的这几篇文章，li姐都是第一时间看到的。她不用红迪，我都是私下里分享给她的。
过了三个月，我不是搬到了那个蜘蛛窝去了吗。刚进去的第一天，我背了个大包，拎着一个旅行包闯进了R的生活。R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说你他妈是我室友？我说我操，对。他说你是个女的？我不置可否。
我问R你为什么睡上铺，他说他之前的室友在下铺，他走了。他床单啥都在上铺，懒得动。我就点点头，坐到床上，把我带来的东西放好，就准备出门采购一些生活用品。
然后我就看到了大饼脸眯眯眼—小黄。他听闻有我这么个住户，一定要看看我。我当时忙着出去，就把他的手打开，自顾自出门去了。
然后，我就走进了现在的生活。一转眼，就过了一年半。

我的精神家园

u/wuBIGwei

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废物，抽烟酗酒，不吃药没法入睡，每周吐一次血等等。但是在这些颓唐的外表之下，我有着美好的内心世界。倘若我内心没有这些美好的内容，我毫不怀疑我会和十四岁的罗素一样，整天考虑着“我这无聊的人生怎么还有这么长”之类的内容。幸运的是，我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在此我很难不对那些先贤们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
之前有讲到，我人生中看的第一本书是《全景太空》，当时我还在幼儿园，以看图为主。那本书的封面是NASA著名的摄影作品“创生之柱”。在面对浩瀚无垠的太空时，我感受到那种摄人心魄的美，至今还在不断给我震撼。
很可惜的是，沪国没有什么星空可以看。但我心里一直藏着一小片星空。后来有机会的时候，我前往戈壁滩露宿，在晚上瞪着眼睛看着天上的星星，璀璨夺目。这种自然的美很令我turn on。
时至今日，我依然对人类的航天事业怀有极大的兴趣。这一点我曾有提过，便不再赘述。
另一个我的精神支柱就是其他的文学作品。
我读文学作品也是有阶段性的。在小学的时候，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给我带来了长久的一个梦境的主题：我一个人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这之后，即便在游戏里，我也对沙盒类游戏情有独钟，不论是Minecraft还是Factorio，我都能一口气在里面驰骋好几十个小时，只为了享受自己创造一些什么东西的快乐。另外两本我的启蒙类书籍是汤姆索亚历险和哈特贝里费恩历险，我觉得马克吐温是一个玩弄文字的好手。前面有讲过，我对于幽默，讽刺这类需要高级智力的活动十分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久了还经常在膜乎玩。马克吐温那种美国式的幽默，有些不雅但又十分亲切，导致我现在写东西也很难严肃起来。
不过这两本姊妹篇的历险记也算是给我爱冒险的人格打下了基础。正如爱死机里Zima Blue那一集所讲的，你一生里最重要的观念往往是最早形成的，爱冒险的天性对于我，正如泳池壁上的蓝瓷砖之于Zima，是我整个人生的基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改变。

小学时期我看了不少的书，但只可惜，大部分都因为年代久远忘掉了，又或者本来就没什么营养，一开始就不值得记忆。所以时至今日，我只记得这三本。
到了初中，我看的书才慢慢多起来。首先是因为我的三观逐渐成熟，其次也是我的阅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看书基本上可以一目十行，并且很多时候过目不忘—仅限在我感兴趣的书上。那时候我读的值得一提的书如下。
在我六年级的时候，《活着》是我们暑假必读书目。这本书很短，我睡前一个小时多一点就看完了。在我看来，它就是描述了福贵一生的故事，这段讲述冷静得令人战栗。后来我的文笔也多多少少受了这种影响—隐忍，克制。但是该操你妈的时候我还是会操你妈，因为我就是这么的没素质。福贵的一生生动地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政策的一粒沙子，落到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而坦白而言，从这本书里，我是一点共产党好的地方都看不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个骑在我头上肆意妄为的东西的怀疑又多了一分。
《活着》很短，我没看过瘾，就接着把余华的几本其他的书都读了一遍。我没有读《第七日》，因为当时那本书没有出现在那本黑红封面的《活着》的封底上。结果时至今日，我都没有看。
要我来排序的话，《活着》是最好看的，其次是《许三观卖血记》，第三名是《兄弟》，最后一名是《在细雨中呼喊》。这是因为《活着》的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很大，全书也没有特别长，很适合一读，而《许三观卖血记》则剧情稍微有些单调，不过故事很紧凑，引人入胜得很。《兄弟》排在这里完全是因为这本书太扯了，前半部分是虚幻的真实，后半部分是真实的虚幻。虽然看起来就像个笑话，但是全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文革）和之后发生的事（改革开放之后那些一大批贵物突然发财）。当然，内容过长也是一个不足。我经常看这本书看通宵，每次看到宋钢的爸爸被红卫兵捅死在火车站的时候，都会默默地跳过这一段—我心软，看不得这些。最后《在细雨中呼喊》，我认为这本书很难读，因为它读起来完全有一股意识流的味，而我还没认真读过《追忆似水年华》，不懂得欣赏这种文笔，只好先囫囵吞了，以后再慢慢品味。
然后是王小波的一票书。我从沉默的大多数开始看，翻开第一页就觉得我找到了知音。我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我的声音不被大家听到，我只能变着法子用自己的造型来表达自己。最后，我来到了这里表达我的想法，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况且，王小波谐谑的文笔然我很受用。所以立马找来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的所有书来看。王小波的性格对于反贼们应当或多或少都有点影响，对于我而言这种影响更甚。我就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我就是奔走在山间的陈清扬，我就是那被送进掖庭宫的无双，我就是从洛阳城跑出来的红拂。我们都被这个社会觉得是怪异的，在他们眼里我们应该被关在猪栏里，呆在卫生站，给王仙客当家庭主妇，给杨素太尉当玩物。我不想这样，我想没有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想这样，所以我们才会跳出猪栏，午夜淫奔，当个不良少女。
在王小波的推荐之下，我又读了《情人》，坦白说，我并不能理解这本书为什么那么好，因为我并没有感同身受，也没有盲目的恋爱，更没有遇到过让我信任的男人。在我的阅读生涯里，我见识过很多的爱情，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婚外情，有房思琪的师生恋，有X海鹰的充满权力支配意味的爱情，也有日本轻小说里的青梅竹马。在这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爱情能够让我燃起对爱情的兴趣。在这之后我虽然谈过恋爱，但是都不像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爱人的能力。
然后就是乔治奥威尔，我读的这位伟大的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其实是他在印度杀大象的故事。坦白说来，当你看到这样一个无聊的故事的时候，你不会认为他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小说家。我真的开始了解他，实际上要到后面我在澳大利亚啃完英文版《动物农场》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震撼是难以言说的，包括后面读到《1984》，我读的时候几乎喘不过气来。有趣的事，《1984》是我在2018年3月份开始读的，恰逢庆丰帝修仙称帝，我一边读一边感到绝望，然后一路绝望到现在。
几个美国作家就放到一起说吧，我也没系统地读过美国文学，这堆东西就如同一盘散沙，堆在我脑海的角落，我只能想到啥写啥了。
海明威，我从他身上什么都没学会，就是学会了酗酒。塞林格，我也没学会什么，就学会了骂街。简而言之，好的什么都不学，坏的一学就会。
其实大家说的《在路上》我似乎是读过，又好像没读过。不太记得了。但我的确读过麦卡锡的路，这本书我碰巧中英文版都有，当时是对照着看的。
还有一个很小众的小说家，卡佛。我一直对他有不错的印象，因为他的文章精练而有张力，我常常在模仿这种写法，不免东施效颦了。
如上所述，你们可以看到，我所看的书，基本上都有一个内核，就是自由。没有人管鲁滨逊；有人管着哈克贝里，但是他逃走了；红拂从杨府先逃跑，跑完了发现自己还是不自由就上吊了。这些就是我精神家园的基石。

先记录到这里，这差不多是我一直到初中的书目。这样，我大体可以说，我青年时期就读过，如此如此作品。这里没有触摸庆丰帝的意思。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我，你会看到一个披肩发的女孩，衣服永远是一身黑。上身的衣服很瘦削，本来不突出的胸几乎完全看不出来。裤子很长，很宽松，并且老提到腰的位置。身上总挂着各种各样的链子，手上总夹着烟。脸上一脸忧愁，跟刚死了妈一样。我就带着这样的面容穿过大街小巷，目不斜视地走过人行道，斑马线，司机纷纷停车狂按喇叭，换来我的一个中指。
看到这些你不会觉得我小小的脑袋里装着这么多的故事，也很难想象得到尽管我住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的狗窝里，却有着广袤的精神家园。

我在西伯利亚避暑

u/wuBIGwei

在网络上更新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知道别人对你的故事怎么看。这段时间cue我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我没想到的。这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没有节目效果，这一点我也承认。正如我之前所说，节目效果，正如幽默感，是一种很高级的智能表现形式，所以我并不能保证我写得很有节目效果。坦白而言，我不觉得别人怎么看很重要，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我不能这么空着写一些虚无缥缈的大粪。所以我想，也许我应该讲讲一些实际的经历。

在桂枝和鹅爹改成落地签之后没一会，我就和家人一起去了西伯利亚避暑。因为沪国的夏天简直热死个人，所以没人乐意在夏天呆在沪国。

我们去满洲里玩了两天，然后坐飞机去伊尔库兹克。当时坐的是一个很小的飞机，忘记型号了。这让我想起Pete Davidson的某场Stand Up：你知道在regular plane上，机组会要你关掉手机但是你实际上并不需要关的是吧？在这架飞机上，turn your fuckin phone off. 这架飞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空姐都是金发长腿的毛子姐姐，可以说很赏心悦目。也许是桂枝游客很多的缘故，她们多多少少都会说一些中文。这很好，因为我一点也不会说俄语，而她们的英语，则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才能理解。

在飞机上能做的事，就是临时抱佛脚学一下俄语，学了十几个单词短语就觉得自己会了，懂了，飘了。实际上就会说个你好，再见，多少钱，以及厕所在哪。

到了伊尔库兹克，能看到的就是造型复古的车，东欧风格的建筑，和路人身上的三道杠。清冷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舒服得不得了。我们雇了一个在中国读书的毛妹当导游，她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带着我们走过伊尔库兹克的大街小巷。这里的建筑都很好看，我也不止一次称赞过鹅爹的文艺方面，比桂枝瓦房店的东西好得多。

安加拉河的河堤上有一面墙，上面被各种人涂鸦。我看不懂俄文，但我依然被这种涂鸦的艺术形式所震撼。在桂枝是鲜有涂鸦的，墙上只有“重金求子”，“性病包治”的小广告和“办证刻章”的电话号码。不过，之前在交大的时候，那些地下通道的墙上也是画满了涂鸦，让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当然现在drop out之后，蛤交门禁也严了，就不再能随便进去玩了。

安加拉河的水是蓝色的，这是一个桂枝很难见到的景象。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外滩花天酒地，出来之后到黄埔江边吹风，低头一看，这条沪国人的母亲河里全都是垃圾。哪怕是白天，黄浦江也是黄咧咧的，很难看出这种深青色，蓝色的风采。

安加拉河上有好多海鸥，你可以去赶走它们，也可以让它们站在栏杆上。有的时候一阵大风刮来，他们就可以伸展翅膀，几乎垂直地向上升起，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认为飞行对于鸟类而言，和我们的走路，跑步类似，是如此的稀松平常，鸟类可以用随意的心态来肆意翱翔，全然不顾那些地上跑着的动物的羡慕。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在翻这段故事的相册的时候，我看到我提着两个塑料袋站在坦克面前的照片。这当然是有意为之，那个导游明显是懂得，帮我拍下了这张坦克保持克制的照片。

晚上，我们在一个餐厅吃饭，不知是有活动还是如何，突然来了几个中年女人，然后就随着音乐舞动起来。这种舞动不是桂枝的广场舞那种整齐划一，当然这个“整齐划一”的描述也只能是在考虑到桂枝大妈的年纪，才能让我舔着脸说出来。实际上，广场舞的整齐程度和一年级小学生做广播体操没什么区别。毕竟这种强调集体一致性的东西，只有桂枝这种几十年脑溢血的东西想得出来。

在伊尔库兹克市内呆了两天，我们就动身去贝加尔湖边。我们当时在湖边租了一个木屋，爸妈一间卧室，我一间卧室。贝加尔湖旁边蚊子真的不甚多，毕竟来自沪国，沪国的蚊子是我见识过的，所以我到了哪里都不觉得蚊子多。贝加尔湖边，多的是那种棕色的蚊子，这种蚊子我都是忽略的：它们飞行轨迹很好预测，长得大，飞得慢，贴在身上吸血就不动了，一巴掌就拍死。沪国那种黑质而白章德蚊子，长得不大，但是十分烦人。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叮，反而会灵活走位，一叮就是一串包，奇痒无比。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是短袖出门，也不怕蚊子。

贝加尔湖的水很干净，很清澈，我走进去完全不感到恶心。有一处小细节，就是每天早上，都会有垃圾车，把我们这个山庄的垃圾都收走，避免无良逼人把垃圾往水里丢。这件事我在桂枝没有看到过，我之前在九寨沟外面住，门口那条小河完全就是臭水沟的样子，垃圾能填满整个河道，我为人类造垃圾的本事感到震惊。

晚上，我们在一个烧烤店吃夜宵。经营烧烤店的是个毛子大哥，一身肌肉。烤火毕竟热，他就把自己上身的背心脱掉，无意地向我们展示他的腱子肉。我喜欢这种jock的身材，我认为这很健康，我很乐意和这种人做朋友。

我们点了一堆吃的，毛子给我们做了一堆吃的。印象很深的是猪排里面切开，塞上了蘑菇和橄榄和cheese。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种吃法好吃到爆。已经是深夜了，他们并没有别的顾客，我爸爸就叫他们一起来坐。

我们要了一瓶Vodka，给我们一人一个杯子。我年纪小，喝的是啤酒。我对此表示抗议，他妈的凭什么你们都是Vodka我就是啤酒?

我爸告诉我，酒精这东西喝多了伤脑子。

我说放你妈的屁，我脑子好得很。

现在想想，喝酒伤脑子真不是乱说的，大家可以发现，我现在就是个傻逼。都是酒精的缘故。

不管怎么样，我爸就是不让我喝Vodka，我就没喝。而那几个毛子，也惋惜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错过了什么人世间的顶级美好。

第二天我们白天去看博物馆，把我无聊坏了，就还想着去吃那个烤肉店。后来回去之后，我爸妈九点多就睡了（昨天喝多了，头疼）。我想我的机会来了，就带着装着五千卢布的钱包溜出了门，去找那个烧烤店。

我去的时候，和前一天一样，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个人进去，几个毛子都很惊讶，问我爸爸妈妈哪去了，我说在睡觉。我想试试Vodka。

他说没问题，你要吃点啥不，光喝不吃我怕你死。

我说行，我要一个昨天那个猪排。你们一起吃点?

然后他捣鼓了一堆熏鱼，列巴，猪排，花生，以及一瓶Vodka，一起上桌。他们问我要不要音乐，我说好。他们就开始放音乐。毛子的音乐素养还是很可以的，都是好听的东西，我很喜欢。哪怕后面的Hardbass，也比桂枝的动词打次好。

一个shot下肚，我觉得我的嘴巴和胃都在烧，脸上尽是吃了屎的表情。我说这东西人能喝？他们哈哈大笑，也是每人一个shot，然后像看小丑一样看着我像狗一样伸着舌头喘气。

这里说一下毛子的shot似乎比我印象里的shot要大一号，我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坐了约莫有半个小时，我吃掉了我的猪排，感到酒精kick in了，开始飘飘然，就想去玩水。那几个毛子说你这样去我怕你被淹死，我说不怕，我他妈潜水证都有。他们说你没有氧气瓶，潜个几把毛。算了算了我们陪你去。于是留下一个人看店，剩下两个人和我走到岸边。

在月色下，我和几个毛子一起走到贝加尔湖刺骨的水里。我问他们这里有没有食人鱼，她们说有的。我说那我就放心了，然后脱掉鞋子放下手机跳进了水里。他们也脱了上衣，往水里钻。月亮很亮，亮得刺眼。我往深水扑腾了一会，游了五六米，听到他们喊我。就停下，站起来。他们说不能往前游了，水深。此时的我，仰着头伸出水面的同时只有脚尖能够踏到水底的石头了，很光滑。我说好行，我回去。

然后我们几个人坐到了一个一半浸没在水下的水泥台子上，我把上衣脱掉，引来一阵口哨。我们坐着看月亮，一个毛子跟我讲他爸爸冬天在这里打洞冬泳的故事，我说这他妈太牛逼了。我去游泳池都不敢随便下水。闲谈片刻，我试图躺在毛子的腿上，清冷的水让我酒醒了不少。那个毛子和我说喝了酒不能游泳，有人在里面淹死的。我说好。毛子说你不能这样，一边用手托着我的头不让我躺下，他说你这样会感冒的。我说我冷，他们就把我背会烧烤店，找了个毯子给我披着，让我烤火。

那个烧烤的火坑，是一个汽车后备箱的造型，我只记得这一点。

过了半个月，我们一行人离开了伊尔库兹克，走的时候，这几个毛子还送了我们一瓶Vodka，一边给我眨眨眼。我用起了vk，加了他们，至今都有联系。

我前几天去干啥了

u/wuBIGwei

前几天简单出去买个房，遇到的故事。

背景就不说了，总之就是和父母见面，简单买了个房。当时我是从沪国飞去某新一线城市，我妈也是从桂枝边陲度假完飞来和我汇合。在机场等着，一个瘦削的穿着不合身的衬衫西裤皮鞋的小孩子就跑过来了。他说，车停在机场外面，进来停车还要花钱。我表示理解，省这几个小钱这种事我还是很能感同身受的。

那个售楼小哥本科刚毕业，瘦得不像话，腿跟我一样细。他操着当地特色带口音的普通话一路唾沫横飞地讲着几个楼盘的好处，简而言之就是画大饼，仿佛这块鸟不拉屎的垃圾地方马上就会变成下一个曼哈顿，而我此时小一百万买下的房很快就能涨成亿万豪宅。

售楼小哥没有自己的车，是同学接他的。此时，我们来到一辆比亚迪面前，我对国产车的车型并不熟悉（实际上我对所有车型都不怎么熟悉，和车老嗨差得远），他的同学正把驾驶座放倒了躺着看视频，见我们来了就开始摆弄按钮，把座椅调直。

驱车前往楼盘，路上那位售楼小哥依然在兴致高昂地讲着什么东西，我妈也在听，而我则是戴上APM简单开个ANC，放点音乐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真的不care其他人在干什么，反正我自

己爽就可以了。其实我写文章也是这样子，很多人说我，啊，大萎，你他妈炒作！我并没有因此不开心，因为我来墙外写东西就是图一个自由创作环境，我可以随便吐脏字，可以随便试着写我想写的一切，听到最真实的评价。虽然那些dm叫我妈妈的属于是有点魔怔了，我只能说母亲节我过得很快乐。

到了地方之后，同学男看我们下车，又跃跃欲试地把车座放下来睡觉，我也没拦着。就这么走进售楼部，中间是一个硕大的沙盘，上面用火柴棍搭着几个楼宇模型，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孩在用意面和棉花糖研究结构力学，或者是几十年前的日本特摄片正准备让人穿上皮套。房地产是一个桂枝特色的畸形产业，我为即将往这里投资的我妈感到不值。但是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看样板间，是一个简单的二居室的房间，两个卧室都是朝着南边，这很不错；阳台很大，我可以在这里喝酒，虽然这里摆了一套茶具，但是我不是一个喝茶的人，我只能想到自己把腿翘在桌子上，看着远处的草坪，端着酒享受着脑子里的混沌喝昏沉。卧室很小，但是我不需要很大的地方，我在十平米不到的地方和别人合租了那么多个月，多少学了点极简主义。厨房很小，我完全没意见，我不认为我需要做饭。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把厨房到客厅的门开大，做一个开放式厨房，然后做一个吧台。我能想象到自己在这个房子的任何一个位置喝酒：躺在床上，骑在桌子上，坐在马桶上，钻在衣柜里。正如似水流年的李先生，我当时犯着格物致知的大病。

看完样板间，接下来就是付定金，谈价钱，准备按揭的事情了。这套房子要写我的名字（所以才要我大动干戈跑一趟，我宁愿我不来）。我妈尽管经受过二手洋奴教育，并且在美国生活过，但总是改不了自己的桂枝本性。我不怪她，毕竟一个人在接近五十岁的时候彻底改变自己的思想是很困难的，况且我和我妈绝交了好久，现在见面可以说相敬如宾，就像迫于面子在同学聚会上见到了本不喜欢的同学一样，我还是能装出笑脸的—尤其是这位同学打算送你一套房子的时候。

这套房子要写我的名字是因为我名下没有房子，所以按揭的利率可以很低。而她名下有一些房子，所以按揭的利率不会很低。这种爱贪小便宜是我所喜欢的，看起来我还是太支了。

接下来是谈价钱，你要知道桂枝人的交流是很难琢磨的。比方说，对方报价一百万，我知道这里有砍价的空间，而对方也知道我知道对方也有砍价的空间，这件事就会复杂不已。我回一个九十五万，对方知道我有不止九十五万，我也知道对方知道我不止有九十五万，这件事还是复杂不已。最后我们便开始从百万位开始一位一位往后争论，一直争论到百位。这期间用到的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我们今天就下定金，我们坐飞机来的机票好贵，我们马上润要花好多钱，我没钱，我就是不给，你们加油给开发商压力吧，不是还有亲友价的吗？

我认为讨价还价是一件充满桂枝特色的事情，我不喜欢，但很有用。我之前手机忘在一个出租车上，他说给我一千我给你送回去，我就给了。事后发现他妈的我照着Find My自己打车去金山去他家门口冲进去给他图了再打车回来都花不了一千块，这很令我悲痛。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网友问我借一万块，要买摩托车，那是初中的时候，在我眼里一万块还是一笔巨款，但我还是借给他了。我并不认识她，但我选择相信他。如今我每个月都会问他，你他妈什么时候还钱，他总会说，快了快了。那时候我刚看完《黄金时代》，身上总有很多伟大友谊。现在看来，这是一种精神疾病。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是因为我从中得出了和芝麻人相处时有利益交换的时候的一些原则：

不要有利益交换

如果有利益交换，请确保你是获利的一方

每个芝麻人都是骗子

很显然，在买房这个过程中，第一点不可能遵守。而根据第三点，对方的报价肯定比实际的价格高，因此我不得不往死里压对方。最后我们硬生生在几百块上纠缠到天黑，要知道我们是中午到的楼盘，这件事充分地体现了在芝麻人眼中，几百块是值得花几个小时去argue的，生动阐释了芝麻人的生命不值钱，毕竟绝大多数人一生时间不是无穷的。

后来我们还是基本上谈拢了价格，一起驱车吃火锅去了。中途同学男要回去了，于是那个售楼小哥不得不重新打一辆滴滴来送我们去饭店。嗯造了一顿桂枝特色猪食之后，我们就回酒店了。我妈在和售楼小哥分别前的最后一句话还是问他“我们请你吃了晚饭，便宜点呗？”，令我作呕。

坦白来说，最后几千块让我来补上都可以，只要这段无意义的争论可以停下就可以。因为在我眼里，一小时的价格是两百五，这是我做家教的工资。这就是说，如果打车去某个地方要贵两百五，但可以省下一小时时间的话，我是会打车的。这也意味着，如果争吵四个小时仅仅是省下了一千块，我宁愿自己去死。还好，最后我们剩下了大几万，这就高过了我对时间的报价。

第二天我们的飞机是中午，我难得见了见我妈，稍微去散了个步，就最近的事情交换了一下意见。坦白来说，我们最近都是在一个慢慢变好的状态，我的签证办下来了，马上就润了，就等着八月份的机票。所以我的心情很好，就和我妈去了一点当地的名胜古迹之类的地方，然后我去机场，回沪国解决一些工作/学习上的事情，我妈留在那里继续旅游/谈价格。周五我还要再回去一趟那里，因为房产证写我的名字，我不得不当面去签合同……

希望不会再有桂枝的故事了

u/wuBIGwei

逃离桂枝

我背着一个背包就坐上了飞机，欧洲转纽约。

在我走之前，阿黄，小R要为我践行。我并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还是支，总想着吃点地沟油。

因为我的很多衣服都已经装到了托运的箱子里，导致我没有盛装打扮。作为一个超过80%的时间都是紧身风格的衣服的人，我还是套上了over sized的T恤，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臃肿，我跟R说，老子看起来跟个熊一样。

R告诉我，我看起来好极了。我问他，你这翻译腔的语言是怎么从你的口腔中冒出来的，R说我不道啊。

我们约好了晚上8点出门，去吃宵夜。我第二天中午出发，感觉甚是合适。

阿黄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每一个共产主义的尝试都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失败，不死几百万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过。

我已经润了，但是阿黄还在我的朋友圈里。

他现在不骚扰我了，但是他还在烦别人。比如说R，自从我搬走之后，R就是一个人住了。我有时候和他联系，有时候不联系。我发觉R这个人很不错，除了宅了点，但是却有点大脑升级的迹象。

举个例子，我刚润出来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逃出来了。”R很快的为我点赞，并且询问我路上怎么样。阿黄也很及时地评论：“你怎么能说逃出来呢？没有感恩之心的东西”接着开始私聊我，告诫我：哪怕在国外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我压根没理他，反倒是R在那条朋友圈下和阿黄吵起来了。因此我对小R的喜爱又多了一分。

坦白来说，我认为阿黄对小R是有恶意的，因为阿黄对和我发生一些什么总是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小R却和我住在一起了好久，鬼知道我和他的性爱场面在阿黄的脑海里播放了多少遍。

我们一行三个人去吃烤串，over sized的衣服下摆完全地掩盖了我的短裤，这就意味着我看起来很像没穿裤子。于是阿黄的手就不老实地把我的衣服掀起来，注意到我穿了裤子之后便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如同死了他亲爱的老妈，用成语来说就是如丧考批吧。

我们要了一些烤串，他们怂恿着要我喝酒，我说我明早还他妈见父母，顶着宿醉见父母那我真是太傻逼了。于是，我喝到酩酊大醉。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桂枝的人总对动物的内脏有如此大的执念。对于我而言，如果我喝鸡汤，遇到的鸡肝鸡心，我倒不反感，但我不会专门要他妈的吃这些啊。

况且什么羊腰子，上来一股纯粹的氨水味—其实是尿味—但我想文雅一些。我不懂为什么支人这么喜欢吃，还有什么鸡肠子，猪脑子，大肠，这些东西文明世界不该吃吧？不过，what do i know.
我大概喝了六瓶啤酒，工业啤酒的味道如同马尿一般。我去旁边的小酒馆要了几听高山跳跃，她们表示很新奇。阿黄说：我知道，这是精酿啤酒。
我他妈其实真不懂啤酒，但是他说的没错。不过这就像那个巴斯光年的meme一样:” Hmm, the floor is made of FlOoR”，完全是句废话。他们offer要替我付钱，但是听到一听一百六之后纷纷坐了回去。
阿黄又张开了他那张B嘴：我就知道W小姐其实是富家千金体验生活。
我心想你妈了个比，人民币去了纽约我怎么花，还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
他们喝了一口就喝不下了，这是因为这个酒苦度是一百，我第一次喝的时候都要疯了，差点跟酒保打起来。
当时酒保说我们进了一些精酿，我说我不懂啤酒，你给我推荐点，要猛烈一些的。
他问我：真的要猛烈一些的吗?
我：我来这么多次，什么尿性你还不知道?
然后就有了我喝了一口之后在落日的余晖里追着用酒瓶子企图贴近他头部的追逐。
后来我却喜欢上了这种味道，可能是自己的抖M在作祟，也可能是它确实好喝，还有一种可能是我自己洗脑自己：这玩意儿一百六一杯，我必须得说它好喝，正如那些奢侈品牌子质量往往烂得一批但是没人说一样，ta们大概也是自己这么给自己洗脑的吧。
后来我带着一身酒气回到R的房间，借着酒意给他来了个硕大无朋的拥抱和一个技术极其拙劣的吻，然后第二天，在他没有醒来的时候，我拉起了箱子，背上了包，看着这个猪圈一般的地方，狠狠洗漱一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见父母倒是没什么好说的，总之就是他们希望我乖点，不要标新立异。我也说了很多，但是总结下来就是“关你屁事”四个字。
希望我再也不回来。
现在我住在一个普通的1b1b里，和一个白哥合住。我进来的第一天跟白哥说好了，如果什么时候条件到位，情绪调动充分，casual sex不是不行，但平时别寄吧骚扰我。他点点头，表示理解，并且很称赞我的open mindedness。我问白哥能不能在这vape，他说去阳台。我说行。
每天早晨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vape，一边看看微信上那些人都在干什么。
就是今天，小R转发了一个朝鲜被禁止去北京冬奥会，配文字是：大快人心。”
每天其实我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干，因为还没满21，我也没法买酒。而且为了避免麻烦，我也没带烟，就带了电子的。一方面，我觉得二手烟对身边的人还是有点坏处的，况且我润出来了就要好好爱护自己，客观上来说vape和叶子比传统烟草危害更小。我自认为自己不再是支人，那就可以好好生活了。
我之前也有提到过，我在1b1b里住白哥的客厅，而我白天基本上都在外面乱逛，只是晚上回来洗个澡睡个觉，对白哥生活的影响很小。除了会cock block以外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坏处，况且我也提出了补偿措施：你可以上我啊。
白哥说：Nah, I like big tits, you look like a boy.
不管怎么样，我跟白哥相处得很愉快。
他平时喜欢玩Minecraft，而我虽然不怎么玩了，但是我还是很会的，无论是生存还是红石还是pvp都能指点指点。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两个人窝在他的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我侧着身子坐在他床上，我指挥着他玩游戏，或者我在外面用笔记本和他联机（因为卧室的桌子太小了，放不下我的笔记本）。
他喜欢看书，我们都喜欢看神话（这也是我为什么能认识他），我们经常分享各个神话人物不被人知晓的那些扯淡的内容，什么赫拉克勒斯是从宙斯的大腿上生出来的，海拉其实是洛基的女儿之类，乐此不疲。
但更多的时间，我还是一个人在外面散步，学习，看书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白天在中央公园看到一个紧身+高腰的蓝色头发的人，你或许可以联系中国网信办对我实施抓捕。
P.s. 明天就是21了，一个月没喝酒我要死亡了。

精选评论：

u/AlanChan007

你的生活被你这样一写出来还挺引人着迷的，是我完全很难想象的生活。感觉是个很性感有趣的人，但是又处处有种危险气息。如果现实中有个这样的朋友是很刺激的事。从超级做题家尖子生到因为家庭变故急转直下。我身边的卷王，后来不是去了外资大行，就是去了欧洲亚马逊做程序员。

我回想了下我自己之前的人生，倒是没什么能说的。一直懒懒散散，初中高中凭着所谓的智商，几乎没刷过题也没补过习，也算是重点班里的前几名，一直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属于被人欺负了，都不敢还击，怕因此吃了处分的人。直到高考崩了，只有全省一万多名，发现自己只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从来就觉得，家里好几套房，父母收入不错，养老也没给我压力，有了所谓的保底，我就一直得过且过，没什么去卷的动力。不烟不酒不社交，躺平了几年，终于还是父母看不过眼，把我送了出国。毕业做个男护士，运气好找个白妞，继续躺平。

挺希望你能多写写你在美国的生活的，真的很好奇，谈不上羡慕吧，却很希望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我做过最出格的事，也不过是和朋友去strip club玩了几次罢了，呵呵。

跟白人小妹一起逛了个街，直接破防

u/wuBIGwei

跟白妹出去搞得我精神崩溃了。

地铁口遇到个白妹在卖画，我觉得她画的很美好就去看看，顺便跟她聊聊。

我本以为我自己已经脱脂很完全了，结果跟她一比我破防了。

我有一些问题不明白:

为什么我小时候周末只能去补习班她就能开车出国啊（她来自意大利，并且也不甚富裕。不过经常去德国法国什么的过周末。毕竟人家不是桂枝）；

为什么我就得学习一点吊用没有的圆锥曲线，别人就可以闲暇时间去搞画画啊（18岁一个小姑娘已经画画12年了）；

为什么从小到大在鸽子笼里长大，别人家里条件跟我一样一般却是豪斯啊；

为什么我就得每天做功课人家就可以去演唱会啥的啊；

为啥别人手机里有自己上街举牌子游行的照片，在桂枝做这种事只能成为履带上的一缕肉泥啊?

为什么别人不戴眼镜视力都比我戴眼镜好啊；

为什么人家见到陌生人就落落大方地交谈，我他妈局促不安像个小丑啊?

后来我发现，正常人的童年就应该是这样，自己的房间很大，平时可以锁着门；晚上不是趴在桌上写作业，而是刷刷手机跟家人看看电视聊天；娱乐活动可以是在客厅的大电视上打主机游戏，也可以是去一望无际的草坪上play catch，而不是王者荣耀嗯玩，家里唯一的游戏设备就是手机和风扇轰鸣的电脑；自己的爱好可以是画画，跑步，健身，看书这些“没用的东西”……

我和她的前十八年生活已经完全不同，这就导致了她遇到了路人之后会由衷地称赞ta的衣服好看，是这么的自然，完全不会有人乱想。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但是我想要回应这种称赞说你的裙子也

好看的时候，我发觉这句话从我嘴边说出来就非常别扭。于是我在后面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在哪买的我也想要”，然后我直接想枪毙我自己。

和病人呆久了，自己多少也摆脱不了这种感觉。

我感觉我内心龌龊，和她完全不一样。

之前我觉得“支性”是一个很抽象的词，但是只有第一次见到完完全全不带支性的人，或者生活在一个不支的环境里，你感到你自己原来的特质变得碍手碍脚的时候，你就可以确定了：kimi no支性，大大滴有。

我发现这些支味已经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遇到人总是毕恭毕敬，话也不敢说怕冒犯人家。这一点在桂枝我没什么体验，在桂枝我算是比较开放的那类。但是和真正没有丝毫支性的人一比，我卑劣得就是一头支那猪。

我真的绷不住了。

最近不是San Gennaro吗，她邀请我去Mulberry逛该。我在一片420的味道中穿行而过，一言不发。

她问我，我看起来很不好，有什么出问题了吗?

我回答，My Life.

支那人的童年

u/wuBIGwei

如果你生在支那……
小时候，你在鸽子笼里长大。在油腻的餐桌上嗯造碳水。父母还是对你很关心的，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他们早早地为你准备了三鹿奶粉和兑水牛奶。
家里的电视，在每晚吃饭的时候雷打不动地放着新闻联播。配合着主持人富有尴尬激情的音色，我们一家端着碗，一边数落别人家里长短一边往嘴里扒拉饭菜。说是饭菜，还真是饭菜：肉这种东西，一般是没有的。倘若是偶尔吃点肉，也往往是菜里的肉片肉丝。你的父母虽然把肉片夹给你，但是你还是想要更多。
于是在一些重大日子上，父母会给你准备味精嗯加的一盘大肉。
饭菜是吃不完的，而吃不完饭菜的主要原因是桌上时常有前一天的剩菜剩饭，乱七八糟地堆在一个大海碗里，如同一个畸形的调色盘。在微波炉里热过，导致前一天剩下的几个菜的味道以及冰箱里的气味诡异地混合在了一起，产生了一种病态的甜香味：这种香味和泔水桶里味猪的东西有令人惊惧的类似之处，令人不可下咽，但是看着父母对之甘之如饴，你也吃了几口。这并不好吃，因为倘若它是什么珍馐，就不至于留到第二天还吃不完。
很可惜，有了这些left over，今天的新菜也吃不完。于是明天它们又会被端上餐桌，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你上了离家里很近的幼儿园，你的记忆没有很深刻。你只知道要和爸爸妈妈分开。你不愿意这样，但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要上班，根本没工夫管你。你怯生生地来到了幼儿园，看着对你漠不关心的老师，行为抽象的同学，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只知道听老师的话，就会有奖励；不听老师的话，就会有惩罚。你表现得一直很乖，老师在你的额前贴上了一颗五角星。你感到莫大的骄傲。直到很久之后，你才知道“第一个把饭吃完”并且获得19.8元5000张的淘宝包邮贴纸，根本毫无意义。
在幼儿园你喜欢画画，但是有几个小霸王会抢你的蜡笔，然后把它们撅断。你只能用断掉的蜡笔画画，搞得一手五彩斑斓。老师看在眼里，但是毫无心思去管。老师自己家的破烂事还一堆，怎么有心思管这么多小逼崽子?

“下个月房租怎么办？”老师木然地盯着你们的打闹，心里想的却是这样的事。
你的幼儿园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公办幼儿园。在这里，你学会了数数，学会了Hello，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但最重要的是，你学会了听老师的话。不，你学会了听话。
你喜欢去外面滑滑梯，但是它总是不开放。你觉得它很好玩。你的老师却总是不让你去玩。你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说：你们不乖。但是你已经很乖了啊？于是你便暗暗恨起那些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你望向他们，他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少数几个“刺头”还在嬉皮笑脸。你觉得是他们剥夺了你去滑滑梯的权利，你不知道的是，即便所有人都乖得批爆，滑梯能不能玩，还是取决于老师的心情。“这群小逼崽子，出去玩干什么，我还得在边上看着，出了点事谁担得起。”
你上了小学。

你不知道自己是上了什么小学，你只看到父母站在办公室门前点头哈腰地跟老师说好话，说这个孩子多么聪明伶俐。你妈回头跟你说，快快，给老师背个圆周率，在背几首古诗。

你回忆起在家你妈让你背诵的遗传意义不明的数字，又回忆起那些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的晦涩文字。你心里有点抗拒，你妈回头一个剑眉倒竖，你立刻想起不服从你妈的时候，你妈对你的辱骂，甚至是抽出拖鞋往你身上招呼，而顺着你妈的意思来，就能得到棉花糖，小玩具等奖品。

权衡了一下，你还是念了出来，摇头晃脑。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还是这么做了。

坐在办公桌后的老师跟一个大爷一样，眯着眼睛看了你们一眼，又扫了一眼手上的纸，摆摆手让你们出去。你蹦蹦跳跳地往外走，因为你对窗外的操场有着莫大的兴趣。但你刚撒欢没一秒，后脑就被你爸重重地拍了一下。你立刻乖了，低头看着灰色的地砖和周围深红色的油腻书柜。脑后，老师的声音响起：“有消息了会通知你的。我们学校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接着就是一些难懂的话，什么“竞争激烈”，什么“小升初”之类的。

出来之后，你担心你爸妈在生自己的气，但是看他们脸上笑嘻嘻地在讨论什么“很有希望呀”，“送的粽子真是没白送。”，“瞧你说的，还不是咱家孩子实力行。”接着，你妈跟你说：“宝，今天我们去吃披萨。”你很兴奋，因为你没有吃过披萨，但是在腾讯视频的广告上，你已经看过很多次那种一大帮人围着一个桌子欢声笑语地分享披萨的场景。

于是你们一家人去了必胜客，你爸看着菜单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一个劲皱眉头，问着你妈：“怎么一杯饮料这么贵？”说着问服务员要了一些水。你很渴，把水喝完了。你感到无比快乐。你不会用刀叉，但是你妈稍微会一点。你妈告诉你右手拿刀左手拿叉，看这样子是要把披萨出成米其林的上流感。你觉得麻烦，还是直接上手抓了。

在小学里，你不能带玩具，也不能上课随便说话。你试着用铅笔，在扯下来的纸上用歪七扭八的字写出一些想说的话，交给同学，他们再写好还给你。你在这些纸条上写了你对某个老师的反感，不巧的是有一天，你的纸条在传递的过程中落到了班长的手里。她正端端正正地两手平放在桌上听老师讲着不着边际的故事，从老师的家庭生活，到自己的儿子，再到前几届的学生。她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只要你们专心学习，就能考上好初中，半只脚就踏进了高中的门槛。高中太重要了，一定要考进好高中，否则你们一生就毁了。”

你不知道，老师的儿子中考失利，考进了一个一般般的高中之后成绩一落千丈。老师就这样，把对儿子不满投射到了你们的身上。

班长看到纸条，她展开了这个揉成一团的书信，看到了你们说“X猪讲的这些真是fèi话，我们要去cāo场玩。“她心里很激动，举手示意老师。老师发现了这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气得怒火中烧。“谁写的，站出来！”班里鸦雀无声。“没人站出来是吧！XX（班长），纸条是谁传来的！？“

一个一个纸条传递链上的各位都为了摆脱自己的罪名，没有任何压力地就供出了谁把纸条船给自己。你感到压力很大。是自己承认呢，还是不做声，希望有奇迹发生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让你思考的时间，不到五秒钟，你就被抓到了。

你和老师坐在办公室，老师坐在办公桌后的大椅子上，你局促不安地坐在小板凳上，眼睛看着地板上的地砖缝隙。老师喝了一口茶，然后一拍桌子：“说吧，谁让你写的？”

你摇摇头，刚才那一下拍桌子吓得你心惊肉跳。

老师又突然转换了态度：“我知道，你也是个好孩子，你肯定不讨厌老师的对不对？”

你感到一阵感动，一阵酸楚堵住了鼻子。你快哭了，毕竟你是八岁的小孩，哪见过什么大世面？而这个老师已经五十多岁了。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算一算就能知道，她是实打实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对她的人格塑造有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这种“问话”，她想必还是很有经验的。

你很快交代了自己的纸条是写给谁的。

那个倒霉蛋也被拉来了老师办公室，老师让你们好好反思。如果反思得好，就不告诉你们家长。

然后自己去吃饭了。

你害怕告诉家长，因为家长千叮咛万嘱咐你不能在学校惹事。于是你饿着肚子，不知所措。但是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你俩又是好朋友。于是你们很快玩闹起来。

办公室其他老师回来了，问你们干了什么事，你们立马收敛。有一个年轻老师问你们吃饭了没，你们说没吃饭。她显现出很惊讶的样子，说怎么不吃饭？你说了你们的情况，她显得很惋惜。她给了你们两个一人一个面包，但你们不敢吃。你的老师来了，她和她说了几句话。你们就被放走了。

回了家，你也不敢跟父母说自己被关着不让吃饭，你害怕父母知道了自己骂老师，又会对自己发飙。那天晚上桌上的饭菜，你吃了很多。

你把作业本打开，用着早就磨钝的铅笔写起了作业。你不知道抄写这么多字词有什么用，你被要求家默一些词语，但你的妈妈在做家务，你爸在加班。没人帮你，你就自作聪明地全部抄了一遍。你更不知道列竖式计算一百道加减法有什么用，但你学会了不要去问。你没有去问，所以你麻木地做完了作业。做到那个不让你吃饭老师所教的课的作业的时候，你还是感到一阵委屈和愧疚。于是你加倍认真写，祈求她明天能对自己好点。你发誓，自己再也不反对老师的权威了。

英语作业是读课文，你哇啦哇啦地读了一遍。你的父母不懂英文，所以你就在自己的备忘录里打了勾。最后你把所有的作业完成后都打了勾，让你妈签了字。这件事情的意义十分重大，你不止一次地看到没有这么做的人被班主任叫去罚站。“签字呢？家长签字呢？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到，写两个字都能忘掉？能干什么事儿！？”

你深知“早恋”的危害，秉承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你基本上不和异性聊天，不对，不是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你看到异性一起玩，就如同看到了洪水猛兽，基本绕着道走。有时候有异性和自己交谈，你立刻脸红心跳，目光立刻锁定了地板。这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猥琐和卑微，只知道自己万一被误以为是”早恋“，那可是严重的生活错误。

这样的事情持续到小学末尾，这时候你已经是个活脱脱的“顺民”了。在这期间，你看到了各大国际事件，每一件事，媒体总是用各种角度宣传着中国的胜利和伟大。你感到自豪。

你在四年级的时候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手机，是一台杂牌智能机。你不知道内存，屏幕，芯片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也不知道品牌的意义。你暗暗知道华为是伟大的，你的父母都用华为。你也知道苹果是无耻的。但你不知道苹果的万亿市值，你也不知道华为背后的血和黑暗。

学校里已经有人有手机了，他们在玩王者荣耀，刺激战场。你的手机太烂，玩不了刺激战场。你说你不喜欢玩，但是每当别人在课下拿出手机“吃鸡”的时候，又忍不住凑过去看。你知道有几个人已经玩到了星耀，那应该是很牛逼吧，因为你玩了很久都上不来分。

班里有人家境比较优渥，已经用上了iPhone，你对此嗤之以鼻。你说，用苹果的都是汉奸。但你也不敢炫耀自己的手机，因为他一个apple care+的价格就超过了自己的手机。你只能说，为什么不用华为呢。那人听了很受用。很久以后，当你看到他的说说底下写着“来自华为P40”后，你才感叹，这人有救了。

你的手机上，用的最多的就是qq，bilibili和王者荣耀。你学会了和几个死党“续火花”，你知道了互踩空间，你知道了观察者网。在思想政治课上，老师要你们讲一些新闻，你第一时间就会在b站热搜里看到美国的节节败退。你分享了这样的新闻，并且评论说美国就是号称“滋油皿煮”的头号匪帮，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你讲得热血沸腾，地下的同学也听得热血沸腾。年轻的思政老师坐在讲台边，神情似乎有些悲伤。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因为你对老师的赞美极其渴望。你是teacher’s pet，每次都自愿扫垃圾，擦黑板。这都是那次没吃午饭给你带来的创伤。所以你才会一直关注老师的神情。

后来那个老师说，我们不能一味地贬低美国，即便美国现在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美国依然是很强大的国家，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你不知道，这个老师有家人曾经参与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最后因为这一“污点”被解雇。你不知道他曾经在大学寝室夜晚偷偷在读《论民主》，《社会契约论》，你更不知道什么是《1984》，你也绝对无法知道他心里的害怕和失望。但是他不能说出口。只有晚上和女朋友散步的时候，他才敢把自己对新一代学生的concern分享出来。接着，他们相对无言。

“出国吧。”他的女朋友说。

“难啊。”

你毕业了，你家自然是买不起学区房的。但是因为你对老师的百般奉承，有几个老师有关系，最后你进了一个还行的初中。

中国农村很难长出正常人

u/wuBIGwei

我家农村出身，父母离异。母亲来了某超一线城市白天外企上班晚上去夜校读法语，真的worked her asses off才买下了房。在各方面她都是一个女强人，我在这方面很尊重我妈。不过她女强人的一面有时令我喘不过气来，所以我才会逃走，和R住一起去，哪怕到现在跟白哥住一起去（话说这个逼圣诞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一个人独占公寓美滋滋），blablabla。
我家农村出身，我有亲人在十八线县城的农村，小时候我经常回去看看亲戚。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亲戚没几个正常的，联系差不多都断了，没断联系的都挺正常的，那些人也是搬到城里了。由此可见，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往中国农村跑。
说几个中国农村的故事。
07年的时候，我妈妈和一个瑞士留学的超级富二代一起工作。那人听闻我妈出身农村，十分讶异。他对我妈的评价是："真狠啊，我都不敢在她办公室里呆着。"闲话少叙，那段时间cctv7还是什么农业节目有个什么致富经，经常说农民赚大钱的故事，他也蛮动心的，就让我妈帮他联系一些农民，包了一大块地打算复刻一下赫鲁晓夫。我妈很认真地告诉他："不可能的。"但他非得弄，他说别人不行他不一定不行，我妈后来跟我说："放他妈的屁，没干过农活的人想靠第一产业赚钱真是有病。"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知道多少农林牧渔的知识就能做好的，你得知道中国农村的法律。
中国农村是有另一套法律系统的。
毕竟他和我妈都在工作，谁也没跑去看这片地。反正玉米自己长，又不可能得有人催。瑞士老哥是这么想的。
然后一年全亏完了，都没收下几根玉米。
因为你不在，所以你雇佣的农民谁给你干事？背着打农药的罐子打完自己家的地，然后就坐在田头卷着旱烟侃大山了。至于拿钱办事，他们货真价实地做到了拿钱这部分，至于办事这部分，依我看是没办好。
瑞士老哥很奇怪，他买了最贵的种子，最贵的化肥，都哪去了？
还tm能到哪去，全都用在自己家的地上了呗。
11年的时候我春节是在农村过的，因为有个亲戚死了，恰好死在春节前一段时间。这就导致我们得去奔丧，顺势就留下来过年了。
我长得斯文白净，又是一个外来人。你知道11岁的斯文白净外来人来农村会怎么样吗？
老男人的言语调戏，不管你是男是女。倘若是男生，这个年纪少不了被摸几把看看"有没有长大"；倘若是女生，倒没有这么露骨的性骚扰，但是被老头老太逼逼做咱家xxx的媳妇多好这种批事完全少不了。
小孩看到外人能怎么样呢，丢土块，北方农村这玩意儿确实不缺。最关键的是你还不能反击：别人一下子就叫爹妈爷爷奶奶，把半本族谱的人都叫来杵在院子里数落我。多亏我们家死了人，他们也不敢造次，否则铁锨铁锹这些农具可不止能用来翻土。
15年老人重病躺了小半年icu，直接把我们家从upper middle class送回普通工薪。或许会问农村人多子多福，你妈其他兄弟姐妹呢，救一下啊？我觉得很奇怪，能问出这种话的，或多或少跟农村人经济往来不够密切了。说好的是我妈垫付医疗费，然后其他兄弟姐妹慢慢还。但是凭本事赖的钱，哪有还的道理？
后来老人出院，我妈为了生活便捷在临近的某三线城市买了个房，这群白眼狼明明欠着我妈几十万的钱，还鸠占鹊巢地占了这个房子。美其名曰"帮忙照顾老人"，实际上逼事儿都不干。偶尔回去喝多了就开始数落我妈自己发达了不接济兄弟姐妹，还要打医疗费的欠条，真是卑鄙无耻。
几年前我在英国乡下住着，非常舒服。买东西能跟售货员聊天，虽然英国人聊天就那么几句，天气如何？在下雨。哎，又tm下雨。我在中国农村呢，去小卖部买个东西，售货员台眼瞟我一眼，发现我不是本地人，就不管我了，低头看手机。哪怕我用标准的汉语询问："你好，请问粉丝和豆腐在哪里？"他也只是抬了一下眉毛，说在里面自己找。最后标价八块钱的东西他说20块，你说是就是吧，就当打发叫花子了。
中国农村就是这样，身边的人都很无耻。这就导致了，哪怕一个生下来心智健全的人，在这种环境长大，但凡有点人样，就会被欺负得很惨。久而久之，ta们便会发现，只有自己也同等地无耻，才能在这个环境里立足。这是一种循环，我不知道怎么打破。不想在这个环境里生活的人都离开了，去了城市，最后留在农村里的还是只有这样爱贪小便宜的人。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我妈是个女人。这件事的结果在于她成为了一个弃婴，被人收养后一直在家里地位低下。她新的家庭里有两个哥哥，这就导致我的母亲如果不拼尽全力去生存，她的一生就会被

毁灭。所以说她非常狠，她更是深知环境的重要性。她无比支持我去美国，跟我一起各种攻略如何移民，这非常好。

做一个关于我母亲的补充

u/wuBIGwei

作为一个农村的女弃婴，我的母亲活在两个哥哥的阴影之下。弃婴这件事是我考证来的，因为当地并没有文档记录。除了我的家人没人知道这件事。被我称为外祖父外祖母的两个人实际上都更加偏爱自己的两个孩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对我的母亲区别对待，因此从君子论迹不论心的角度来看，这两位老人不算坏。倒不如说，农村出生的他们并不知道在现代社会应该如何养育一个孩子。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小型的自己，正确的轨迹就是上学，下地，结婚，再来一个循环。

我母亲个头很小，因为小时候大部分吃的都给两个哥哥吃了。这不是源于父母的偏爱：中国又没有分餐制，所有食物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得和野蛮人一样争夺，两位长辈平日里怎么会管小孩子吃吃喝喝的问题呢？而是她的两位哥哥确实饭量大，我的母亲争夺不过。到底是饭量小导致了我母亲个头很小，还是我母亲个头小导致了她饭量小。这件事我确实不会知道了。

因为是农民，所以不得不务农。这就导致了我的外祖父母平时经常不在家，在地里劳作。他们文化可以说没有，但是总体还是善良的（毕竟收养了一个小姑娘）。无论各位怎么论证衣逼道德败坏，我都要誓死捍卫老头老太太的善良：他们literally是我存在的原因。

当然因为他们的善良，导致他们吃了很多亏：分地的时候分到的都是犄角旮旯里的地；造房子的时候，造完一栋房子，邻居就在阳面给你盖个更高的房子，让你生活在阴影里。不过两位老头老太没说啥。这样的善良培养出的就是两个无法无天的孩子，双双初中毕业便不再继续上学。于是这两位舅舅在我眼中跟弱智没什么区别。

我的母亲后来卖房付医药费也要从死神手里抢回我的外祖父，也是这个原因：他们是少见的洼地中的闪光点。

两位老人我了解不甚多，我更了解我的母亲。她作为家里的女孩，便承担了做家务的任务。每天在土灶上烟熏火燎地烧柴做饭，用她细嫩的双手捧回一把一把葵花秸秆：这种燃料轻盈无比，但是其上有无数细小的毛刺。把这些东西撅成两三截塞进炉膛之后用一张旧报纸引燃，接着就可以在唯一的一口大锅里做饭了。做饭时厨房里烟雾缭绕，差不多是二十个snoop dog在一个电话亭里那种浓度，令人睁不开眼。北方农村做饭就是这样的。

吃的东西并无新意，基本上以碳水大餐为主。不过北方有一个好处就是肉不少，隔三差五有肉下锅，这就还行。美中不足的是吃饭的内容比较单调，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村，有的吃就很不错了。吃饭的地点一般是炕上的小桌子，再加上炕底下的火，坐在上面和电热毯感觉无异，这就是我母亲的童年。

其实我母亲不是一个智力超群的人，她反应其实算是慢半拍的。几个月之前我母亲从windows系统换成了mac，直到现在还经常问我一些操作上的问题：她现在没到老糊涂以至于无法接受新的内容的程度，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她学东西不算太快。另一个例子是我之前教我母亲打游戏，但她的水平确实惨不忍睹。哪怕是开车或者做饭这些东西，她的技术都令人难以言说。总而言之，我的母亲并不算一个聪明的人。

但是她无比地勤奋。

那时的农村学校，设施老旧到无以复加。在九十年代，那所学校甚至还在用驴车来送柴禾。这对劲吗？我看不对劲，无论是从交通工具还是从取暖设施的角度看来都极其离谱。更有甚者，宿舍里连个电灯都没。

我的母亲于是点着蜡烛学习，背书，整夜整夜不睡觉，落下了心脏不好的病根。这一点很重要，以后会出现。当然，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学习对视力损伤极大，我的眼睛就是之前熬夜搞奥赛，怕被父母发现只开夜灯的时候学废的。于是，我的母亲用健康和视力换来了一个90年代含金量极其足的某一线城市比较高级的985录取通知书。

当然这种衣逼去大城市上学一下子是接受不了的。我母亲告诉我，我要珍惜现在的一切教育资源，提升自己。因为我们都是生在不幸之处的人，所以必须全力以赴。“你比我幸运太多了，我当时的英语老师，连课本都念不利索。”那时的我正上一年级，我妈找了个英国人一对一地每周让我学两个小时“地道”的英文。她说，她当初吃了很多哑巴英语的亏，这件事不能让我经历。

家里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母亲坐绿皮车三天去上学。这里不得不感谢我的两位不成器的舅舅，倘若他们也考入大学的话，那个家是断然承受不起的。索性，这两个弱智早早地读不下去，重新轮回他们农民的命运了。

我的母亲来到大学之后收到了外祖父的鼓励，他说，你好好念书，不要挂念家里。砸锅卖铁我们都会供你读书的。每次说到这里，我母亲都会很伤感，哭得稀里哗啦。这是因为其一，她只有喝多了才会说这种话；其二，她很感谢这对虽不是自己亲生父母，但却如此关心自己的人；其三，她觉得自己的父母是如此无力，因为“你那口锅，能卖几个钱呀呜呜呜呜…”

从某种程度来看，我的母亲和我境遇有些相似，我们都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读书，我们的目的也都是离开家所在的那个地方。尽管家里很好，但是只要踏出家外，便被周遭扑面而来的社会氛围压抑住了。对于我母亲而言，这种压抑氛围来自于农村人的自私自利和愚昧无知，而对于我而言，有这种压抑感是因为那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我母亲最后来了上海，她觉得这里已经不错了，便安顿了下来。虽说提交过移民申请，但我母亲的移民倾向并无我这般强烈。

我母亲在某985学外语，具体地说是英语法语。当时她的口语十分不堪入目，于是她每天都听bbc的广播。bbc的广播不是全时段都有，只在特定时间里给你听。这是我告诉她我在听法语podcast的时候她告诉我的。她说她会一直听到睡着，醒来的时候耳朵里只剩下白噪音和剧痛。然后她第二天会继续听，一边听一边大声念，这种社会性自杀的行为非常勇敢，我做不出来。不过我想这么练口语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母亲以优异的成绩本科毕业，主修英语辅修法语。在那里她结识了我的父亲，两人非常浪漫地相爱了。但我的父亲几乎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就简略写写。我父亲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小时候玩单杠摔了一只手还不吭声说自己没事。但是很显然，骨折并不是你想隐瞒就能隐瞒的，于是插钢钉，缝伤口，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后来我母亲来了上海，我父亲工作原因没有来，两人争执，离婚，但仍有联系。

我的母亲的学业水平是有能力继续上研究生的，但是她选择了放弃。她说她想早点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两位哥哥结婚，需要钱。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这是她最后悔的一件事，我反问她我在家里昏过去差点死了那次呢？她说你不是没死么，那次更多的是心有余悸而不是后悔，语文，我劝你好好学！

于是我母亲来到了上海，在某个外企上班，从小职员干起。选择外企是因为待遇好，而且她英语好。我来美国有一阵子了，自认为英语不差，但是我母亲正规科班出身，熬了几百个日夜背单词，底子深不可测，尽管我可能“street english”稍微好点吧。

我母亲十分凶狠，很难想象一个如此瘦小的人骂人如此狠，名气蹭蹭地往上涨，后来很快就人尽皆知了，某部门有个不好惹的女人。因为这个原因，她经常被用来训话工厂，职位一步一步提升，最后随着上海办公室老大退休，我的母亲就坐上了这个位置。

除了在办公室非常凶狠，我的母亲在家也很凶狠。除了有段时间外祖父重病她去陪床的时候我天高皇帝远一个人乐开了花以外，其他时候她就是一个超级地狱模式的asian parent。当然，她毕竟是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再生气也不对我动粗，我只见过她打火车站跟企图宰游客的无良商家（这种东西国内所有景点都有），当时我父亲也在场，他是一名业余运动员。我看着他们两人追着四个人满车站爆锤，目瞪口呆，手中的冰激凌化在手上也毫无察觉。后来就是进局子，我妈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最后啥事也没有就出来了。

我母亲说，你想学什么乐器吗？我说我想学钢琴。于是第二天我就有了钢琴，然后配了老师盯着我练；我母亲说你跑步很快，要不要去体校？我说可以试试，于是第二天四点我就被叫起来去试训，每天四点到七点上学前练到吐，然后再上课；我母亲说你要出国？那你学好英语吧，说着就报名了该考的一切试，新东方的课全都安排上，统统是最难的那种。她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我觉得有这样的母亲，很累，但我现在润了，所以还是说，值了吧。

我的母亲主业英语，来了上海后法语生疏了，于是她当机立断，跟我说未来的几个月你的晚餐就是麦当劳了，你妈我去学学法语。于是我妈就去学法语了。每天下班五点半，她七点跑去浦西学法语，学到十点多再回来。回来完了还得给我讲一遍自己学了啥。她说学语言很重要，能接触到的信息越多，你的眼界才越不狭隘。我算是也染上了这个病，现在也在学法语和德语。但我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接触信息，只是单纯为了移民的考量罢了。

那段时间我母亲咖啡喝得跟水一样多，再加上之前就有心脏不好，后来在考试的时候心悸，然后她非常痛心疾首。我说你这个或多或少沾点活该，那么拼是为什么呢？

她说你不知道这种稍微停止努力就会回到土坯房，土灶，农田的恐惧是什么感受，因为你没有过停止努力就等同于白费之前一切努力的觉悟。我说你这个太中二了，我觉得按部就班尽人事就行，她说你可真是个废物。我说我不是废物，我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她说，知道你牛逼了，死小孩。我和她的思想观念并不尽相同，但是不妨碍我们彼此很尊重。我尊重我母亲是因为她坚韧不拔，她尊重我是因为我是把接力棒传递下去的那个人：脱脂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像是一个接力跑。我的母亲走进了城市，摆脱了衣逼的身份。我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我母亲没有完成的事。

我和母亲“闹翻”而搬出去住的原因如下，我的母亲说你应该尝试一个人生活。

于是我遇到了R，这一切的故事就开始了。

我死了（full ver.）

u/wuBIGwei

这是一篇讨论真实的小说。笔者现在大概是活着的，因为笔者正在绞尽脑汁地胡扯出这些狗屁不通的语句，这正是还没死的表现。很显然，这里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边：一个人死没死，活着不活着，是一个客观现象，是很容易证明或者证伪的。但凡事并没有绝对，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人死了没有，活着与否，这件事不仅取决于客观的真实，还取决于一些其他因素。笔者认为这非常显然是架空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影射的行为。并且前面这句话是完全真诚的。
小w，2022年4月13日

一
一天清晨，我从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死人。
我的皮肤依然柔软，四肢依然灵活。我略一抬头，看见了窗前的电视，四周的景物没有任何变化。电视的屏幕模模糊糊映出了我的身型，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笔直地在地上留下一道亮痕。我心想，这就是死了的感觉啊，真新鲜。

我之所以死了，是因为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社区打来的。社区说，你死了。我说，我没有死，我还在呼吸，我还有心跳。我眼神很好，身体健康，胃口也不错。除了常年累月辛苦上班导致腰酸背痛之外，没有任何毛病，这难道不是我活着的最好证明吗?
社区说，对不起，我们这里的记录上，你就是死了。你如果对我们的处理有异议，你可以去投诉。
我说，这是我没想到的，好好的一个活人，就死了。我死了。哈哈。
放下电话，我根本没当一回事。我是这样想的，我是不是活着，我应该自己清楚。我如果死了，我自己多少也应该知道。不管怎么说，我感到我活着，所以我就得做活人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上班，下班，发呆，睡觉。这样的生活很难被称之为有趣，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承担一些无趣的工作。因为活着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我被告知死了的事情，还可以重新叙述如下。第一次我死了，是在我在吃早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剥鸡蛋，电话响了。如果没有这个电话，我会吃掉鸡蛋，把碗筷放到厨房水池，然后穿上鞋去上班。但这个电话还是来了，我和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理论一番之后，吃掉鸡蛋，把碗筷放到厨房水池，然后穿上鞋去上班。这个电话，相比于通知我死了，倒不如说消耗了我不少时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后者对我的影响更大：他说我死了，我没有死，这件事的真实性可以仔细讨论；但他说我死了，我的的确确地迟到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到了公司，公司的上司很惊异地看着我，他说，你到这里做什么？我说，我要上班。他说，我听说你死了，社区打电话通知了我。我说我没有死，您看，我这不是正站在您的面前吗？他说，我看得出来，但是你的各种身份信息，都标注了已死亡，我们公司怎么能聘用一个死掉的人呢？我说，不，您看看吧，我正站在您面前，您看我瘦弱的身体，您看我如同批量生产的打扮，您看我脸上浅浅的黑眼圈，这难道和您记忆中活着的我有出入嘛？他说，完全没有，你就是以前的那个平平无奇的员工，不过你死了。很抱歉，你的工作被一个活着的新人接替了。我说，这不对，社区的通知不会让我死，但是您将我开除，我就很容易变成社区通知的样子了。上司说，归根结底，这是社区的问题，你应该找他们去。
我被开除的事情又可以这样概括，我没有死，社区弄错了，以为我死了。这件事让我被开除，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问题。
我回到了家，几年来头一次没有事情干。按理说，我应该现在去社区，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但这件事可以等等，因为我活着这一真实不会过几天就改变，活着的我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个证据有效期可不是一般的长。因此，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会。我觉得这样还蛮好，可以给自己放个假。至于证明自己是活着的这件事，一会再办。我先把这个消息分享给父母朋友，告诉他们我还活着。
我尝试给他们发消息，但是屏幕上的字告诉我你的帐号已经被注销，我说这可不太对劲。我的父母不会真以为我死了吧?
远在城市的另一端，我的父母不仅知道我死了，还收到了我的骨灰。但我没死，我的骨头全都在我的身上，那个小瓷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瓮存在，因为它不应该存在：它存在的前提是我死了，但我没死。如果它存在，就意味着我死了。
在父母的心中我已经死了，他们为此非常伤心。他们问，他是怎么死的？没有人回答。他们也不再问了，这是因为这件事没有搞清楚的必要，无论是一种怎样的方式死亡，死掉就是死掉，死掉就不能复活。我可能是吸毒过量死在小巷子里，可能是英勇救人死在了烈火熊熊的大楼里。他们幻想了无数种死法，唯独没有想到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没有死，社区弄错了。
电话打不通，我已经不能打电话了，只能接电话，并且只有几个电话我能接到，大名鼎鼎的社区，就是能给我打电话的一个奇妙的存在。之所以说它奇妙，是因为它的定位很模糊：它既不做什么有用的事，也不做什么有害的事，它只是在那里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这些事情大都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什么坏处，很多都是无用功，但是有的无用功却能害死人：我就被害死了。
我不觉得这很难受，我觉得这件事想起来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在自己的小房间躺了半天，我决定去社区看看怎么解决我这个问题。

二

我的朋友X，就在社区工作，但我联系不上他。他可以联系上我，原则上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给我打电话。这是因为，在他眼里我已经死了，而给死人打电话，多少没有什么必要。不过我可以去找他。

关于X，还可以补充如下，我和X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他在社区工作，工作的内容神秘无比。我问X，你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含糊不清地叽里咕噜了一堆，说的都是清楚的普通话，我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是他说完我就忘记了。我每次问他工作，都是这样。X最后说，你下次来看我工作，你就明白了。我答应了，但就像我绝大多数的承诺一样，这件事我也忘记了。最后，我连X这个人都快忘记了。只有用得着X的时候，我才想到了这个人。
我拿出现金，这是一个我都不知道上次事什么时候用到的事物里。不过既然各种在线付款我都不能使用，我除了现金貌似也用不了什么了。我坐地铁，买了地铁票，听到了久违的地铁自动售票机找零和地铁票一起丁零当啷地砸在铁片上，令人一阵头疼。安检人很奇怪的看着我，现在的人不用NFC就是扫码乘地铁，连公交卡都不怎么用，突然遇到这么个old fashioned的地铁票使用者，真稀罕呐，不对，罕见！
我没有手机，我很无聊。我发现地铁票比交通卡单薄很多，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这不妨碍我捏着它思考各种可能性。但在抓着扶手摇摆了十几分钟后，我来到社区，这时候我早就把地铁票这件事情忘记了。我问X在吗，有人回答在xxx，你是谁？我说我是X一个朋友，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我什么都不带，因为我是X的一个朋友，很久以前就认识。我找到了X，我说，你好，X。X说，你是谁？我说，我是我。X问，你没死？我说，没错，我没死。X说，不对，我们这里接到通知说你死了，你全家都知道你死了。我说，这就是问题，我没死。X说，你这就很难办了。
实际上X在得知我死去的时候，先想了一下这个死去的人是谁。他想明白了这个死去的人是我的时候，难受了一会。然后，因为我死了，所以他就把我忘掉了。所以，在那天下午，我风尘仆仆，两手空空地站在他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并不记得我是谁。听到我的名字之后，他顺着自己的记录一点一点地往上寻找，他想起了我死了，然后再想起了我是他的一个朋友。这就把我回忆得差不多了。
X建议我去网站上投诉，我说我没网。X把他办公桌上那破铜烂铁一般的古董电脑让给了我，让我用他的电脑去社区网站投诉，请求复核。我按照要求一步一步填了十几分钟，我说我没死，你们却说我死了，这很不对。我活着，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你可以听我的心跳，测我的脑电波，扒开我的眼皮照我的瞳孔，这都是可以验证的。我申请复核。
最后一步输入个人信息。我准确无误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屏幕上的一行字告诉我，你输入的身份信息有误，请重新填写。我问X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填了个死人的身份证号，当然不对了。我说，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有一本书叫第二十二条军规，里面讲了一个差不多的故事，但我早就忘掉大部分内容了。毕竟，我已经死了。
在我努力证明自己没死的时候，X在工作。X的工作和他之前同我描述的别无二致，我立刻回忆起了他曾经跟我说的工作内容。但后来X下班了，办公室要关门了，我就把X的工作忘掉了。夕阳温暖的橙色光芒透过百叶窗照到了这不新不旧的破烂办公室，空气里悬浮着一房间的尘埃。我和X一起出了办公室。X说，社区肯定不会颠倒黑白的，我说这很好。X说我回去照顾小孩了，不然可以和你吃个饭，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次相见是这个原因。我说不必。X和我分开了，X心想，刚才那个人是谁?
我怅然若失地回到了家，躺在了自己的床上，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相信我还活着的人，只有我一个了。我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但是摸摸身上摸摸口袋，又好像什么都没丢。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个时候我开始接受我已经死去这个现实，尽管这个现实是虚假的。我感觉自己不再活着，像一个幽灵一样，好像一切行为都和现实没有了关系。在这样飘忽的感受之中，我睡着了。
我从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死人。

三

我决定去看一下家人们，去解释这样一件事：社区弄错了，我没有死。距离社区宣布我死掉，已经过了两天了，我陷入了一个矛盾里：倘若社区是对的，我现在就应该是一个僵尸，并且四肢膨大，尸斑遍布，这显然和我现在的外貌不相符合。但倘若社区是错的，我现在就是活着的，只不过没有人相信这一点，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这一点。
这个矛盾还可以这样描述，我不是薛定谔的猫，我只有可能是死了或者活着两个情况。如果有人要相信前者，有官方背书作为支持；如果有人要支持后者，我可以给出一切客观真实的理由，不论是

心电图还是脑电波。在这两件事里，你可以只信前者，也可以信后者，但是更多的人两者都会信。这是我看过家人之后明白的道理。
我去看家人，家人们正在哭。他们看到了我，吓了一跳。他们问我你怎么没死？我认为，一般而言遇到这种事的问题，应该是“你怎么死了”吗？我的家人们说，社区说的你死了，我们就相信你死了，相比于社区的通知，我现在更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活着。我说我真的活着，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不太信任自己了。我的家人们依然有点怀疑，毕竟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站在面前，其说服力显然是不如一个社区的电话，和一个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粉末的小瓮来的大。
我看着这装着我骨灰的小瓮，我说这是什么，我的母亲说这是你的骨灰。我说我身上的骨头都还在，这显然不是我的骨灰。我的母亲说，没错，你活蹦乱跳的，怎么可能是你的骨灰。我说，那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我的母亲说，是你的骨灰。
我看到墙上有一张我的黑白照片，我问我的母亲这是谁，母亲说这是她的儿子，前几天去世了。我的母亲显得十分感伤，那神情就像是痛失吾爱，举目破败的佛耶戈一样。我问我的母亲这是谁，不是因为我真的不认识自己了，而是想确定一下母亲是不是知道那是我。我问我的母亲这是谁，不是因为我真的不认识自己了，而是想确定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死了。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自己都不清楚。
我听到外面的嘈杂，我听到父亲问我的兄弟，这个来的人到底是谁，我的兄弟回答说那是我。我的父亲说，不对，那个人应该死了。我的兄弟说，没错，那个人应该死了，骨灰都拿到了，死亡证明都拿到了，他怎么会活着呢？我的父亲于是又问，那个人是谁，这下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问他们我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可以申请复核。我说我不行，我身份信息都被注销了。他们说他们来帮我复核。我说谢谢。
在回家的路上，我悟出了那个道理。相信我活着和相信我死掉，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我回到家，谢天谢地钥匙还是不会被网络的一条通知就改掉的。我回家躺着，心里想着很多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要证明我活着，这件事很难证明。所有见到我的人，如果认识我，都会倾向于认为我死了，因为我的死讯已经传播了开来；如果不认识我，我手舞足蹈地向他们证明了自己活着，反而像是在证明自己脑子有病。
第二件事是我被开除了，这件事是前一件事的结果。因为我死了，所以公司不要我。那么我的衣食住行的花销到底哪里来？这方面，社区的意思是这样的，你是一个死人，死人没有任何花销。但我比较认同自己没有死这个观点。“那这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社区的人这么说道。
第三件事是我的邻居告诉我的，我所住的房子要被卖掉了，因为是死过人的房子，所以卖得很便宜。我问他，这房子哪里死过人，死过哪些人？我的邻居说，这你还不知道吗？这个房子的前一任屋主死掉了，就是这几天的事。我说我就是前一任屋主，你别胡说八道，我不是没死吗？“那我就不知道了。”邻居这么说道。
我越想头越疼，于是我睡着了。
我回到家，我的父母兄弟也在想着很多件事，心里无比烦躁。
第一件事就是今天稍早来的那个人是谁？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不速之客是我，但是同时，他们也一致认为这个人不是我，因为我已经死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社区打电话过来，说一句我们搞错了，这件事立刻迎刃而解。
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我没有死，社区弄错了，我的父母兄弟立刻欣喜若狂。他们说他们早就知道，他们说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他们说他们谢谢社区拨乱反正。一瞬间，之前的所有怀疑都消失了。我立刻活了过来，仿佛从未死过。

四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站着一个打扮得像房产中介一样的房产中介，和一个看房子的小年轻。他们正在尖叫，因为我闯进了这个房子。但实际上，是他们闯进了我的房子，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不过我死了，所以我的观点不重要。至少在他们眼里，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在房产中介眼里，世界是这样的：世界上有许多房子，有一些房子有人居住，有一些房子没人居住。世界上有许多人，有一些人有房子居住，有一些人没房子居住。房产中介的工作就是将没有房子住的人赶到没有人住的房子里去，这不仅是赚钱的把戏，更是为了响应社区号召，不让无家可归的人在大街上抹黑伟大城市的美好形象。

在房产中介眼里，这间房子是这样的：这是个前任主人刚死的房子，因此售价不高。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房子，因此很多人会想要买。这一切在房产中介眼里都是合乎道理的，井井有条。美中不足的是，在这间房子的卧室里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进来的？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让这个人迅速离开。

房产中介问我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说我住这里。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我。他说你不是死了么，我说我没死，社区弄错了。他说哦这样啊，那你先去找社区，别耽误我工作。

所以我去找社区，但我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社区的人说，证明一个人死，我们有不少办法，很多法医都会去掰掰眼皮，摸摸动脉，然后我们只要看他是摇摇头还是挥手叫救护车就知道这个人是否死了。但是证明一个人活着的技术，现在还没有被开发出来。我说那怎么办？你要我死在这里吗？我歇斯底里了，他们很害怕。他们说你要冷静，不要想不开。这件事有很大的黑色幽默的意味，但当你是这件事的主角的时候，恐怕你不会觉得这件事很好玩。

我以死相逼社区的事最后是X解决的，在我歇斯底里的时候，X在围观的人群中突然意识到我是我，并且我没死。在我拔出水果刀放在自己脖子上之前，所有人都觉得我死了。在我拔出水果刀放在自己脖子上之后，所有人都觉得我没死。X叫出了我的名字，他说你不要太急，我们也没办法。我想了一会，如果我真的这么冲动的话，那我就真的变成社区通知的那个模样了—简而言之，是个死人了—所以我不能这么冲动。我说那好吧，那我回家去了。

我的钥匙开不了家门了，这是因为这不是我家，而是一个等待出售的房产。如果我愿意，并且我活着的话，我可以把它买下来，住进去。但是我既不能买，也没钱买：我不能买是因为我死了，我没钱买也是因为我死了。前一个问题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死来解决，后一个问题，即便我证明了自己没死，我也没有多余的钱把这套房子买两遍。

社区把我送去了拘留所，把我认定为盲流。我说我没犯法，为什么要把我关到铁闸门后面呢，他们说没办法，你现在也没地方去，住酒店要身份证不行，自己的房子也被收回去了。在社区调查好你的问题之前，你就在这呆着吧，到时候你的房子也会回来的，工作也会回来的。

社区把我送去拘留所，不免说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话，他们说尽管我们对你的事情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会解决的。这段时间委屈你一下，即便你没有房子，我们不会让社区居民没有地方住的。看这样子，我以为我是要住进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实际上只是把我扔进一个有长凳有饭吃，和一群奇怪的活人关在一起的笼子罢了。

实际上整个社区都在井然有序地运转，在我住进拘留所的时候，一切都在合乎规律地运行。之前那个对我感到罕见的地铁安检员，正在麻木地盯着安检机里的一个个大包小包，形如老僧入定；X仍然在做着我听一次忘一次的工作，不久之后我就会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但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工作依然在不停地忘记；公安正坐在警察局里，桌子上的玻璃茶杯里的茶叶比水都要多。我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意识到我自己死了。

五

十天过去了，我被放出去了。放出去的原因是有更多的人要进来，他们进来的理由五花八门，根本没有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全都是酒后失言，散播谣言，口出狂言进来的。我不禁回想起很久之前某位外交部发言人的话，他说在这里没有人会因言获罪。他们问我是说了谁的坏话进来的，我说我死了。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在正在处理我的事的人也觉得很奇怪，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但是大家也觉得不太奇怪。唯一真正觉得奇怪的就是我。

我觉得真正奇怪的点在于，我已经死了好多次。第一次，我接到了那个让我迟到的电话；第二次，我醒来，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相信我死了；第三次，我发现我死了与否真的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尽管我的肉体活着，精神活着，但是在社会上我和死了无异。

从拘留所出来之后，我不知道我要去哪。我身上没有钱，饿得很。我想去找X，因为离得比较近。我说X你帮帮我，X给我一瓶水，一包饼干，他说他也没啥办法，等着吧。你这个问题就是生死问题，什么时候上面发现自己弄错了，改一下什么都好了，但是等他们发现要蛮久的。现在就辛苦你一阵子了。我说行，那我现在吃什么，住哪里？X说我家没地方，家有小孩只会哭。这时候有人说，X啊，你好，有个会议的资料你去修改一下，关于一件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情。X说好，我马上去，还有那个你，现自己找个地方凑合一会，你不是没网么，就用我办公室的电脑吧。我说行吧，我自己看看。这个时候我还是不知道X的工作是什么，不过我感觉我快要知道了。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X为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情绞尽脑汁，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终于决定了新的绿化带旁边种树的间隔是一米二还是一米三。但是上面又来了命令，拍板在了间隔一米五。接下来X的工作变成了，论证间隔一米五种树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我目睹了这一切，问他，你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呢？X说，这个工作的意义就是，能让我给小宝宝买奶粉。我表示理解。晚上我在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度过了。
我在便利店的桌子上毫无形象地趴着睡觉，口水流得到处都是。我走在漆黑的街道上，飘了起来。我是一个灵魂，在这里我是自由自在的。X整天整天地种树，安检员整天整天地坐在屏幕前，警察也没有案件要破获。街上的沥青融化，这些人的腿被粘稠的沥青吸住，然后动弹不得。我却作为一个灵魂穿梭自如。他们看不到我，我却看得到他们。我朝着X狠狠扇了一耳光，他捂着脸自言自语，是谁打的？我说，是我打的。X说，你是？哦，是你。你不是死了吗？我突然很好奇。
我从睡梦中醒来，但我依然是没钱。饥饿难耐。我走之前抓了个饭团就往出走，没走两步就被提溜了回来。看起来，饿急了并不能让人身手更矫健。店老板倒是说，你这么饿你跟我们说，我们把临期食品给你也不是不行，但你明抢太恶劣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报案了。你偷就算了，你现在是抢劫啊！
我心想完了，但心里又是一阵期待。
一天之后我又站在警察局门口，面朝大街，大门敞开。这个姿态意味着我正要重回自由，这是因为我死了，死人是不能抢劫的，所以他们也不知道给我什么罪名，就把我放出来了。
我好像找到了社会运转的bug，如果世界是一个游戏，那死掉就代表着无敌模式。我算是衣食无忧了。
但是我不是那么疯的一个人，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活过来。为此我又去找X。X说你来啦，我说我来蹭你电脑。他说你随便用，我反正用自己的笔记本，这里的电脑用破铜烂铁来形容，都是给它们的用料贴金，实际上就是一块烂塑料筐子里面有点上世纪的电路元件罢了。
我其实已经不寄希望于社区突然良心发现让我活过来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打发时间，另外X的办公室有空调。
X今天的工作还是种树的问题，在种树的间隔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敲定之后，X和几个同事在讨论两棵树之间要不要种灌木。这个讨论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几个人舌灿莲花，针锋相对，领导走过会议室的时候对他们微笑，侧目，默叹，以为妙绝。但到了五点，几个人声嘶力竭的争吵瞬间回到了宁静，然后从会议室里有说有笑的出来。他们像周末的法国人一般悠闲地走出了社区，我跟在后面问，我的情况你们跟上面反映了吗？X说，噢，反映了。你不要着急，我也很急。
我想起了每次X都向我描述他的工作，他每次都说得很清楚，我每次也记得很清楚。但是转头我就忘了。现在我却清晰无比地记住，并且还能记得各种细节，这到底是为什么？

六

之后的几天，X每天都在争论树的话题，一直争论到上面忍无可忍地拍板决定了种什么灌木，他们才消停下来。每天都是这样。我的父母已经流干了眼泪，他们接受了自己儿子去世的事实。他们度过了这段悲伤，走向了新的生活。我是从X那里听说这件事的。而我的生活却自由自在爆了。我去最豪华的餐厅吃饭，吃完了甩甩袖子就走人，他们抓住我我就说你们送我去警察局，警察看了我就把我放出来。警察说，我们这里怎么关死人？你消停点，等你什么时候活过来，小心我把这些事儿都给你秋后算账。我说好。
我一直不知道我的复核情况怎么样了，我的父母应该在帮我复核。我满怀期待地希望我能活过来，但同时我也在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我心想，等我活过来，我的一切就恢复了。我就要回到之前的上班中去，那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不过自从我死了之后，我已经忘掉我的工作是什么了。
第二天我会去同一家餐厅，被同样地赶出来，同样地扭送警察局，警察同样地按照同样的理由把我送走。我说我也不想吃霸王餐，但我又没有工作。他说你别胡扯，你吃霸王餐区快餐店吃不行，非得去那么豪华的地方吃，我看你就是故意找茬。我说，是的，我要把事情搞大，你们才会给我解决问题啊。警察说吃霸王餐的事还能算大事啊，你去抢个银行，兴许能有点用。
我知道警察是开玩笑，但这不妨碍我第二天就把刀架在了银行柜员的脖子上。我说把钱全都放到袋子里，他们一大半人照做了，我说谢谢各位，我也是被生活所迫。这句话使得我像是古代劫富济贫的大侠，但实际上我没有用这些钱济贫，我甚至没有用这些钱。然后我就走了。我既没有蒙面，也没有伤人。警察说，拍到了非常清晰的肖像，让我们查查数据库，一定能找到罪犯。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我，因为我死了，我的数据都没有了。
当然警察认识我，我都是公安局常客了。我第一次去自首，还没开口，他们就说你是不是抢了银行，我说没错就是我。他们面面相觑，就像一群小学生一样。这个社会似乎从时间的起点开始就井然有序，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着；有的人工作，有的人不工作；有的人有房子，有的人没房子。但是所有人都在做自己的事，地铁安检也好，社区工作也好，房产中介也好。我问他们你们做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说，这个工作的意义就是，能让我给我买吃的喝的。
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个机器里蹦掉的零件，自由自在地在机器里搅来搅去。不用工作也不用花钱，赛过活神仙。那些警察面面相觑和永恒一样的时间，然后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我，他们说你不是死了吗？别装神弄鬼，快走快走。我就是这样被赶走的，连自首都做不到。
然后我在黑房东的地下室里面对着一袋钱发呆。
其实警察知道我是抢了钱的，但是警察们私下里，在他们摘下大檐帽，坐在椅子上就像大厦倾倒一般，永远起不来地瘫在办公桌后面的时候，他们会说，那个抢银行的死人，我操他妈呀，我想抓他，但我怎么抓他？我抓他得有犯罪记录，他有个鸡巴犯罪记录，他什么记录都没有，他是个死人呀！我操！

七
我去找X，想问问他有没有听说我抢银行的事，X说，没有。他只知道有人抢了银行，但不知道是谁。嫌疑人抓到了，判了个终身监禁。我说不凶手没被抓到，因为凶手还在外面。我感到很伤心，我查了查新闻，找到了那个替我坐牢的人，我去自首，我说钱是我抢的，这是钱。那个被关进去的人是无辜的。
那个替我做老的人被抓进去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对我破口大骂的警察，在抒发了一阵情绪之后，摸摸鼻子，端起炼药锅一般的茶缸喝了一口陈年狗尿一样颜色的茶叶粥，说算了，之前那个黑恶分子呢？我看他在外面也不消停，把他抓了算了。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那个破口大骂的暴躁警察，因为社区的一切都是这么平静，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遇到罪犯了。这就导致了，他们要抓人，就只能抓那些嘴巴不严的人，这些事完全无伤大雅，甚至抓不抓完全凭警察的意愿。这个暴躁警察没有见识过货真价实的罪犯，但现在一个犯下重罪的人就站在他面前，并且是第二次来自首了。这次我直接把话说完了，他不得不办这件事，这是他的工作，而工作就要认真做—完成不完成倒是另说，最关键的就是要表现出认真工作的姿态。
那个警察说，好的，我们这就去上报社区。
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子，社区的人在忙于种树。
那个警察说，凡事都要走流程。
我说那我看看那个蒙冤入狱的人可以吗?
那个警察想了想说，这个不合流程，不过可以。
我见到了那个嫌疑人，和我长得一点都不像，比我高了一头，肌肉壮硕，一看就不好惹。我瘦弱矮小，还有点驼背。我说我是那个抢银行的。他说原来是你，那现在你被抓到了，那快来人把我放出去……
他说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他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他说：“我认识你，你抢了个银行，跟我走。”
他说那天银行被抢的时候他在上班，所有人都能证明他不在场。但是当社区通知他的公司他是罪犯的一刻，所有人都忘记了那天他在上班。他的老板把他开除了，但又补充说道，他知道他那天不在银行，但这件事我们也很难办，你去和上面反映吧。你的工作被一个没有犯罪的新人接替了。
这就是那个壮硕男子被抓的故事。
那个警察回来了怼壮硕男子说，你确实案发当场不在场证明，我们对比指纹发现是这个男子实施了作案，所以说呢，你可以滚蛋了。
在那位壮硕男子走后第二天，我也被赶了出来，因为我没有犯罪记录，这一点的原因是我死了。我找到了那个壮硕男子，他失去了工作，我失去了生命。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说我没有病，我是一个死人，我为什么能有病呢？那个壮硕男子很生气，因为我害得他失去了工作，他说你既然说自己是个死人，那你就去死吧。
第二天，那个壮硕男子去自首，因为他把我杀死了。同一个警察问他，你杀死了谁？他说他杀死了我。那位警察哈哈大笑，这个人都死了一个月了快，快回去吧。

X看着我的尸体说，这具尸体到底是谁的?
两天后，一个住在城市另一端的人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社区打来的。电话那头说，你死了。

u/WuTongTaiWan

架空现实向浪人文学《疯狂宇宙》（序章）子夜

u/WuTongTaiWan

“nmd，井盖丢了找路政局，别tm烦我们民警！”只不过是又一次无聊的市民报案罢，丢井盖这种事，在驻马店已经习以为常了。你遥想起8年前的自己新官上任，有一次看见沿街赫然有一个黑洞洞的井口，甚至还冲回警局拿起警示牌和警戒线将洞口围起来，当时的工作热情诚然可贵，但是当第二天你联系路政局的同事带来一口新井盖时，发现连警示牌都被捞翔顺走。这样，你才认识到了这片盐碱地上民风的奇特。值夜的周日总是漫长，你打开电视机换了两分钟台，结果都是新闻联播的重播。你的同事小古精辟地说过新闻联播是“前十分钟看薄总书记全国视察，中十分钟看国内建设形势大好，后十分钟看美国欧洲人间炼狱”，古立安四年前调任你所在的警局，当时，你好奇地点开他的朋友圈，发现尽是一些“白丝”“吧友约会”等你感觉有些暧昧的内容，现在这个人是警局里“唱红打黑”小组长，主要负责的工作是监控贴吧和某境外论坛。
“小古？”你叩开了机房的门，小古还在工位上，旁边三个电子钟上分别显示着“美东时间”、“日本时间”、“伦敦时间”。
“张副队，怎么了？”小古略带疲惫地回答，随手点击了屏幕上的“支”，并在论坛里回复’p图有什么意思，胆子大就直接泼墨‘。
”帮我在前台值十分钟班，我去外面吃份宵夜“
”中，顺便给我带份擀面皮，多放点辣。”
你脱下警服外套，避免遇到不必要的麻烦，打开警局的安全门走了出去。驻马店的夜晚是一种粘稠的燥热，粘稠的汗液、因杨絮而过敏粘稠的鼻腔、还有满地小摊主倾倒的粘稠的垃圾——这还是得意于周永康总理提出“小贩经济”，据说是想给城市加一些“烟火气”，但你看着工商局同事到处收卫生、垃圾、照明、占地摊派款，突然又一天，薄总书记及时“拨乱反正”，城管局的同事直接过来把餐车全拉走，报社记者对着地上的一堆垃圾大做文章——“小贩经济不能过热”“驻马店夜市摊严重抹黑城市形象”，似乎和从前一样，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深夜的驻马店街道被染成暗红色,只开了一半的昏暗路灯照在覆盖了街头巷尾的红旗、红横幅、薄书记的红色画像上。这都要归功于最近实行的“重庆模式”，十八大以后，你觉察到社会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跳广场舞的大妈都被居委会组织起来，每天在小广场上合唱红歌，有些大爷大妈情到深处，就把家里压箱底多年的红袖标重新戴上，满面红光地喊着“打倒美帝野心狼”“斗私批修！”，有一些年轻人更是奇特，喊口号的不多，但是手段更加先进，比如，一个网名叫“虫合麒麟”的CG画师画了一张描述希拉里治下美国底层生活的宣传画《洋芋三吃》，年轻人聚集的网站包括“ACFun""网易新闻”等更是充斥着各种以“为什么中兴5G领先美国30年，两分钟告诉你”“南京两名城管开展打人竞赛，大快人心”“越来越多欧洲美女选择嫁到中国，挤爆民政局”等为标题的文章和视频。除了有这样一群人，小古说过，他们被称为“沈友”，是曾经“沈阳万年桥下吧”的吧友，据传，他们接受一个叫“曼施坦坦因”的吧主领导，在网上发表不和谐言论，如”盼习归“、”红色法拉利“等，这群蛆虫在网络上人人喊打，在现实中想必也是苟且活着的小人物，毕竟他们的生活照里都是住在十几平米的小房间，吃着廉价碳水豪士小面包；令你倍感疑惑的是，他们为什么每次发的照片都不露脸，而且要摆出一个奇特的手势。
你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穿警服，走进烩面馆坐下，柜台边的挂历封面印着薄大大和谷麻麻的合照，被沾满了蜘蛛网的大电风扇吹的发出哗啦的声响，风扇每次扫风到你面前都让你耳膜轰鸣。你点了一份羊汤烩面，香精和羊油的味道吃的你汗流浃背，黏黏的胳膊皮肤粘在满是油污的桌子上，你去门口的饮料柜里拿一瓶冰镇北冰洋，一个约莫17岁的少年提着一个水桶，从饭馆门口走过，向着街道尽头的广播电视站走去。这个少年引起了你的注意，现在是夜里十二点，他怎么戴着墨镜和口罩，电视台门口巨幅领袖“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画像的背光让少年的身影相形渐微，他低着头向前走。你觉察到一些异样，用数字人民币跟老板结了帐，又带了一份擀面皮，远远跟在少年后面。你们离画像越来越近，已经可以听见大功率背光灯的散热器声，嗡嗡…….嗡嗡……。

宽宏的薄熙来画像上，绽出了一朵樱花，然后向下流动，变成一片不可形状的浓稠黑斑，遮住了领袖的半身和“红色”二字，少年在闪光灯下与自己的杰作合影，他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摆出了那个让你匪夷所思的手势。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铃声响了，小古给你打来了电话，“老张，忘了说一句，我的擀面皮里多放点面筋，本少爷最得意这口！”小古变声不完全的奶声说道。
“别吃擀面皮了，我们有活干了“

架空现实向浪人文学《疯狂宇宙》（一）没有黑暗的地方

u/WuTongTaiWan

审讯室内景
你坐在副驾驶位置，巡逻车在空无一人的爱民路[1]上行进，扣上满是汗味的安全带，吸入久违的空调冷气时，你对于这次抓捕感到有些意料之中的惊讶。你刚刚上任时，连抓偷井盖的贼都十分劳累，当时，小偷丢下井盖向着公园里狂奔，你丢下警具紧追不舍，小偷在翻越栅栏时，你一把冲上去抱住，小偷在惊惧中和你疯狂地撕扯；你们扑倒了栅栏，断裂的铁皮嵌入你脱下了外套的后背，你陷入疯狂中，用膝盖跪压住盗贼的脖子，要不是同事赶来，可能命案已经酿成了。你执法八年了，和最初的“悍匪”不同，罪犯的抵抗越来越微弱，犯的罪也越来越匪夷所思，从最初的抢劫、偷盗到后来的多为扰乱社会秩序（在公共场合大吼大叫）、撕下宣传画，到了近两年，你只要喊一声“站住！”，“罪犯”就乖乖伏法。这次抓捕，当你对着少年大吼道“放下手机，面向墙壁！”时，他立刻转向刚被他泼了墨的宣传画，没有一丝抵抗，你甚至没有给他戴上手铐，就这样在他后面赶着他到了岗亭、进入巡逻车。
“别他酿的/让公左租的认值岛了，喔这据张/九叫圄的卢了（别他娘的让工作组[2]的人知道了，我这局长就叫日的撸了），”局长操着一口不那么公正的洛阳话说道，“甘快交公底/调粮辆吊车巴旋串画柴喽（赶快叫工地调两辆吊车把宣传画拆了）。”
“中，我已经叫小古带人去犯人的住处搜查了，现在押送犯人到治保局[3]审理。”你已经在驻马店九年了，还是对河南话一支半解，除了在话里加几个“中”字外什么都不会。
“张副，你来主持审理吧，给我好好审审这个混小子”局长居然破天荒地说了普通话，还给你打开车门，”队长的位置不能一直空着，你这副队该提拔了“，很明显，这次审理的”业绩“如何将决定你的职业前景。
“NFC识别成功”你给犯人戴上手环，蓝色指示灯亮起说明已经连接到“北斗”定位系统，一旦手环离开门禁系统10米就会告警，局长走在前面，你紧随其后押送犯人，走进1楼01号房间。
“嫌疑人姓名：江永，身份证号310231200010233309，户籍：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地：河南省驻马店市仙林区煤化厂家属院三单元，学历：大学本科———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在读”，小古转发来一条警务通APP消息。
你走进审讯室，喝令江永坐在长桌后的椅子上，从平板里调出本次案件的卷宗，打开朝着犯人的无影灯，把雪亮的、目不可接的白光直射到他的脸上。这种灯光一方面可以让犯人抬不起头，也让他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你被编为24601号嫌疑犯，现本警官代表党和人民对你进行审讯”你站起来，让嫌犯只能透过灯光看见你的半身，你在思考，如何才能让他意识到自己泼墨这件事的严重性，看来应当先给他讲讲上一个侮辱领袖像犯人的下场，在让他了解自己如果不如实招供的下场，恩威并施，最后再怀柔一下争取他积极认罪，对大家都好。你经验丰富，内心决定就这么办。
”张警官，本案卷宗因为技术录入有误已做了部分修改，请重新查收“审讯室内的摄像头发出声音，是局长的。你打开卷宗，发现诸如”泼墨“、”侮辱领导人“等字眼已经消失了。”难道这小子有后台？“你默默想着，并继续往下划着，发现卷宗里多了些其他的内容。
清了清嗓子，你对嫌疑人郑重说道“24601号嫌疑人，你是否能如实回答，主动招供”
被捕三小时后，他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能，我承认对薄熙来泼墨、还承认发了QQ空间，我给你看”他颤抖着手把手机从桌上推给你，但是那条空间动态已经显示被删除。和你这两年审讯过的大多数犯人一样，无论贵贱，不是急于招供，和盘托出案情细节，就是几乎以首跄地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24601号嫌犯，你被指控在校期间盗窃女生内衣、在网络上发表反动精日言论、虐待动物，你是否认罪”你戴着手套，把中英文一式两份的招供书递给他，要求他签字。“这个平板上是罪行铁证，这里有你盗窃同校宿舍女生内衣的照片、两小时前的微博留言’我就是感恩大日本皇军，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还在你的手机里扫描出了虐猫视频。”
“我不是，我没有”犯人落泪，开始语无伦次，“我根本就没有注册微博….没有啊！我是大一新生，根本就没有报道，怎么会盗窃女生宿舍，你看看，我的手机保证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发觉可能卷宗出错，抬头看了看监控，摄像头已经从犯人转向了你，有人在荧屏后面盯着你，”张警官，嫌犯已经签字，从门上的文件盒里查收新发的招供书，并销毁旧件。“对讲机里说道。
”24601号嫌犯，你已在招供书上签字,供认犯有猥亵、盗窃、虐待动物罪行。”
“我没有签字!我要找法院，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伪造证据、你们伪造我的签字、你们没有定罪的权力！”
监控摄像头里传来声音”本警长对犯人的请求表示支持，犯人将同其他几名在押犯人一同在红星广场上接受人民群众的公审[4]，你的供词和这些证据会在大屏幕上向人群展示。“局长说道。

————————————————注释分界线
[1]“爱民路”原名“仁爱路”，原为豫南最大的慈善医院——爱仁医院所在地。2015年，莆田系医院在永城发生医疗事故，7名食物中毒的幼儿园儿童接受治疗后病情迅速恶化，造成6名儿童死亡，此事件引发全国范围内打砸莆田系医院的群众运动。最后，中央办公厅宣布对所有莆田系医院施行破产清算，莆田医疗集团旗下的爱仁医院被法拍，因大楼供水、供电被破坏严重，已失去功能。
[2]”工作组“，全称”中共省务稽查工作组“，2016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王沪宁逃入厦门美领馆，并与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原福建省长女儿习明泽通话，在电话中说对其父习的革职是非法行为，是一次政变，华裔美国国务卿李孟贤宣称“美国政府不认为这是一起叛逃，判定其（王沪宁）及家属遭受迫害，将提供政治庇护“。翌日，美领馆被愤怒的人群包围，有人向领馆内投掷鞭炮，最后，王沪宁自首，被武警押送至最高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为间谍罪。此后，美国驻厦门领事馆被关闭，美国总统希拉里宣布这是美国的一次”外交蒙羞“，并对等关闭中国驻西雅图领事馆。事件发生后，中央党委派出34个工作组进驻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香港《苹果日报》简体分报头版头条文章中称，”内地省政府、省委在工作组的监督下只保留部分行政权力，其人事任免暨省内重大事务决策权力已被事实上架空，特区政府的地位岌岌可危，望港人谋划未来事宜“
[3]经河南省工作组批准，“退伍军人工作处”、“下岗职工再就业处”、“街道综治中心”合并为“市治安保障管理局”，2016年，爱仁医院住院部大楼被以170万元价格法拍售予“驻马店市治安保障管理办公室”，成为驻马店市集天网监控、问题人员再教育、羁押审讯等功能为一体的情治中心，大楼改造工程持续一年，完工后，《大河报》发文称“驻马店市治保大楼已经具备了银行级的网络和电力保障。”
[4]2017年，薄总书记在”关于加快推进建设全民法治国家“的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设法治国家，司法过程要接收人民群众的监督”，随后，各省工作组下发《关于人民巡回法庭开展的指导性意见》，责令各市法院对按比例部分犯人进行公审；驻马店公审处在红星广场。

架空现实向浪人文学《疯狂宇宙》（二）Die Welle
u/WuTongTaiWan

你从审讯室里走出来，远远看到走廊尽头带着金丝肩章的中年身影——局长在等你；走廊里安静的让人只能听见通风机的声音，你走向局长，皮鞋发出咣当的声音。
”小张啊，儿子几岁了？“，局长边问道，边在手上点了跟烟递给你（你一直觉得他的这个习惯很怪异，一般人不是这样给别人点烟的）
”五岁了，在南街上育红班[1]。“你接过烟，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被通风口吞没，浓烈的焦油味道在鼻腔中回荡，你清醒了很多。根据你对局长的了解，一句不痛不痒的问候后，就该过问工作了。
”屋里那小子怎么样了？“局长眯着眼又抽了一口，烟头澄黄的火光照亮了他黄土高原般松散衰老的皮肤，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身份证，撕下防静电磁条递给你。

”可算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只是来电子厂打暑假工。他招供说自己不是在泼墨，自己的墨瓶是特制的艺术喷罐，可以喷出樱花图案，他还说了一些什么‘艺术应当不断干涉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涉艺术为止’的胡话”
”小张，看过《悲惨世界》[2]吗? “你感到惊诧，平时每逢公共场合就会逞着一嘴洛阳土话的局长，居然会问出这个风雅的问题。
”我青年时代就读过“你回答道，“你最喜欢里面哪个角色？”，局长问道，他的卷烟见底了。
”emmmm...，让我想想。”你感到有点羞愧，你也记不得自己读过没有，烟灰落在你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上，场面有些尴尬。
”我只对你提一个要求，明天的张队长、未知哪一天的张局长，别做个沙威一样的人，这个世界上，甚至说看押所里，大多数人不是穷凶极恶也不是慈悲为怀，这些男男女女和德纳第夫妇一样，成为一系列小善小恶的综合，对于这些人，我们天生不是来清算罪恶的，我们是来保护这些大多数——主要是防止他们互害。“你用手机刷了一下局长刚才给你的身份证，警务通APP上显示<江永，男，18岁，无违法犯罪记录，最近乘坐Z624号列车（商丘——驻马店）>。”这....这.....，局长，他不是已经签了招供书？”
你们的烟燃尽了，局长把一包没开封的红旗渠[3]送给你。“明天我的任务是什么？”你问道又反悔，看了看手表，指针在凌晨五点——已经是“明天”了。“再受累一下，明天场面肯定不小，配合好工作组拦住人潮。”
你被漫天的乐器声吵醒，在押运车内坐在一众候审犯人中间的江永正盯着你——他显然一夜没睡。红星广场上人头攒动，舞台上正上演集体舞[4]《红色娘子军》[5]，在吴清华最终找到红旗的时候，人群的躁动进入了高潮，你认为其中并没有几个芭蕾舞爱好者，却不乏芭蕾舞演员的爱好者。一群中年男性拼命挤向前排，像鸭子一样伸着脖子、举着手机拍摄，甚至有人想伸手去摸舞蹈演员的大腿，但被你快步向前推下。
集体舞结束了，舞蹈演员站成一排对着观众鞠躬致意，她们弯腰时的低胸装中露出诱人浑圆的轮廓，又引得观众一阵淫笑。驻马店法务工作组组长陈知竹在幕后用肥硕的右手在化妆师裤裆里狠狠地抓了一把，走到台前，敲敲话筒示意人群安静，但无济于事，原本拼命站高的人群纷纷蹲下，拿着手机去拍演员们的裙底。你对这一切感到鄙夷。
”今天有一场审判”陈组长说道，“今天有个情节特别严重的犯人，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盗窃女生宿舍的内衣，还在网上说‘日本人杀人太少，应该多杀’，这种人要是不重判，大家答应不答应? “两百多斤的陈知竹举起双手挥舞着，浑身冒汗的赘肉随着他高昂的声带颤抖着。
”不答应！”这些人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男性气概，一个个紧握双拳。
陈组长拿着装公章的木盒子当镇尺在讲台上拍了一下，说道”现在有请张警官押上犯人“。你把江永架上舞台，踢他的膝盖让他跪下。你的力度刚好，其实他并不是失衡而跪在地上，而是被你支住左臂扶着沉下身子。“闭上眼，不要看，没事的”你小声耳语道。
陈组长笑得像一个爆开的濑尿牛丸，伸出右手想和你握手，你和他刚一接触，就触电般地想把手缩回去，但他却愈发热情地紧握着，他转过身去，你趁机把手收回去背在后面，想着他手上的病原体能让你把从淋病到梅毒的性病得个全家桶，回到警局赶快用高锰酸钾洗液把整条手臂泡个遍。
”让一切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颤抖吧！[6]也许有人辩解说，陈知竹先生，他也是中国人，只不过一时犯了糊涂。我只能说，我们党和祖国的红色江山容不下这种鼠辈，我将率先砸烂他的狗头！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他说罢，一脚踢在江永的左臂上，并接着说”这样，我下去见毛主席的时候......“他有些呜咽的说道这三个字。
人群像在油锅中下进去一堆蚕蛹一样沸腾起来，这次，连刚才在后面的大妈都富于气势，挺着腰怒骂这。你有感觉人潮会失控，用对讲机呼叫今天派给你的十七个辅警，你站在中间，把手下结成人墙。人群炙热的浪潮风狂雨骤般涌来，你们感觉自己就像一口小池塘，随时会被掀翻。
撞上来了！你的防爆盾上全是手印，大妈的叫骂声、衣服的撕裂声、警棍抡在人皮上的闷响声交织在一起，你明显体力不支，回头看见陈组长——他也嘲弄着看着你，你的脚后跟已经被推到了舞台下，任凭喊叫都石沉大海，你随时会被人潮订在铁质舞台架上，闭上眼，你感到无力，想象着自己被压称一滩烂泥。
”砰！“天空中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人群安静下来，望着曳光弹飞向空中，你如释重负，和江永一样瘫倒在地。
————————————————————注释分界线

[1]育红班：2015年恢复后，一般由干部、国企子弟幼儿园开设，在一年内为学龄前儿童教授语文、算数、英语等小学科目；在驻马店，各育红班老师从一小刚带完六年级的经验丰富教师中抽调，且育红班不收学费，家长称育红班是驻马店一小的”直通车“。
[2]因为《悲惨世界》音乐剧在大陆及港澳地区禁映，所有此处局长说的应该是《悲惨世界》原书
[3]红旗渠：河南本地香烟，第二次国企改制后，南阳、许昌几个卷烟厂的设备和人员被并入红旗渠卷烟厂，红旗渠一改从前低端廉价的品牌形象，转向专卖、特供路线。
[4]集体舞：旧称”芭蕾舞“，2017年，第十一版《新华字典》出版后改称”集体舞“，同期还有”寿司“改称”饭卷“、”高尔夫“改名”直棍球“等舶来词修改的例子。
[5]2015年第一次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的《红色娘子军》情节与文革时期相同，但演员着装有重大改变，编舞将集体舞演员的裤袜改成了更贴身的白色丝袜，更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女主吴清华被地主南霸天半裸捆绑鞭打的情节。台湾中天新闻称大陆此举”败坏社会良循，把虚构的赤色童话剧进一步恶趣化，目的是利用‘流氓革命’煽动民众“。
[6]出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1949.9.21。

u/xiaoyucha

(已完结) 讲讲本人奇妙的玩网历史和魔怔历程

u/xiaoyucha

本人虽然家庭是中产家庭，但是因为各种包括但不限于有亲戚在该校当领导的各种原因，小学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上。本人家处你国东部沿海，学校里的小孩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这些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智力发育低于平均值，在本地同龄小孩已经能够按照游戏王的卡牌规则在课间对战的时候，我的同学还处于课间拿着牌在地上乱拍的阶段。我曾有一次很好奇的询问其中一位同学为什么不按照规则来玩，得到的答复是他根本无法理解卡牌上的文字说明。现在想起来，这些小孩的发育滞后的一大可能原因就是营养不到位。这些人每天两餐基本靠早上父母给的五六块钱解决，在每日 早餐：辣条 中餐：学校咸菜加米饭 晚餐：辣条的情况下，确实是个人都不能发育正常。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反正在我四年级还是五年级那会，我已经差不多厌倦和我的同学一起玩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从和他们的互动中得到任何乐趣了，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目光投向网络，开始了持续至今的玩网生涯。
我正式玩网是在2010年，那时候我五年级，在此之前我打开电脑的主要动机是玩各种网站上的flash游戏，网络社区对于我来说就是游戏下面的一片评论区，仅此而已。但是2010年开始，我开始混迹贴吧。我第一个上的贴吧是光晕吧，因为当时我刚接触这款游戏，十分喜欢，我就想着上贴吧和人交流一下。在当时的贴吧，你还能看到敖缘凤在各种游戏贴吧乱窜宣传他的囧的呼唤。总之这段时期没什么特别可以讲的，我就此略过。
网络对我的正式改变发生在2011年。当时我6年级刚刚毕业，考入了本地最牛逼初中的一个最牛逼班级。到底有多牛逼呢，现在这个班里还有2个清华的，浙大级别的接近两位数。这个班级基本上就是学校的门面，出去搞个种竞赛，所以学习上逼的非常紧，变态程度和衡水有过之而无不及。举个例子，我们当时在初一的时候就已经把初中乃至高中的所有无机有机化学学完了，还人人买了一本邢其毅的基础有机化学(大学教材)开始准备一项名义上是自愿参加的“兴趣竞赛”。同时初一的时候我们就有三节晚自习了，从好像五点多上到晚上十点半，自习紧张到连各科老师都要抢我们的学习时间，比如规定在某个时间只能学数学之类。这对于我一个刚刚从散漫的，四点半放学的民工子弟学校出来的11岁小孩来说，非常压抑。初中那个年龄段是一个人身心发育的重要时期，那个时期被压抑和折磨，性格上多多少少会出现问题，我也不例外。我记得那段时间我手淫成瘾，每天基本回家就是十一点了，我会在漆黑一片的被窝里缩着打飞机，因为怕父母听到，我打的也非常小心，当然了也是没有配菜的，全靠各种意淫，然后每天五点半毫无精神的起床去学校做题。除此之外的发泄途径就是网络了。我们学校每礼拜休息一天，那段时间我会被允许拥有手机。
当时是2011年，我说了我还在玩贴吧，我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了孙立军吧和雷霆三巨头吧这些恶俗系贴吧，很快就加入其中无法自拔。我在周一到周五在学校里被压抑和虐待，在周六，拿起手机，在主要是孙立军吧，钓鱼和瞎骂别人。当时的孙立军吧的主要玩法就是：一群日漫痴装成反日漫支持孙立军的样子发布各种能让傻白甜日漫痴破防的弱智帖子，把人引流进来然后瞎骂一顿。这就是现

在俗称的钓鱼原型。虽然钓鱼这种手段在现在的中文互联网上已经被解构到没人用了，但是在当时还算是一大展现自己标新立异的手段。我还记得当时每当有人因为我的贴子被气疯在下面喷我的时候，我就感到一阵优越，当然我也不是一个人作战的。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日漫痴渐渐看懂这种套路反而变成渔夫，和我一起瞎骂还没有醒悟的傻白甜，这一过程让我这个处在被压抑青春期的少年十分满足自得，也算是给我压抑的一周画上一个疯狂的结尾，然后在周六晚上被收手机，继续重新开始黑暗做题循环。
就这样持续到2012年的夏天，我生命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来了。当时是一个闷热的暑假，我在上午装模作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应付完我父母后，在下午要来了手机，准备上孙立军吧瞎骂那些回我贴的“日漫痴“，但是这个时候我在孙立军吧主页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帖子。到底有多么奇怪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当时我对恶俗的理解主要是雷霆三巨头吧，我知道那个贴吧是人们所称的”恶俗系“贴吧，里面有一些恶搞明星的搞笑内容，但是和孙立军吧相比，那里既不热闹，也没有纷争，对于我来说仅仅是一个欣赏”高雅艺术“的地方。至于孙立军吧，当时没人觉得那是个”恶俗“贴吧，因为恶俗这个概念在当时，还仅仅局限于老李毅吧那些衍生圈子里。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两个地方没什么交集。因为在当时，我确确实实观察到这两个贴吧无论是从内容来讲，还是从人员方面来考虑，都没什么有关联的地方。
然而就是在当时，我发现了那个帖子，这个帖子几乎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轨迹
那个贴子是一个叫富士山君的ID发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贴子的标题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黑话，我从直觉上来讲感觉这是来源于恶俗贴吧，但是从我当时的观点来看，恶俗贴吧和孙立军吧应该是没有交集的才对。帖子下面有一些我在孙吧从来没见过的ID回帖，他们回的也是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黑话。当时我觉得这些人一定是从外面来的，于是我点进他们的主页一个个看，发现他们除了关注一些诸如罗玉凤吧李毅吧之类的老牌恶俗贴吧之外，也都关注一个叫做”S触“吧的地方。总之这个画风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十分奇怪的。在当时，恶俗系贴吧一般是一些玩网老人在玩，画风偏向中老年，孙吧之类的地方则都是日漫头像，说话口气也有点像年轻人。然而这么一群人，他们既顶着二次元头像，又同时出入在当时毫无关联的两个贴吧领域，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从2012年夏天到2013年末为止，一直在关注这个叫”S触”吧的地方，试图找出他们的蛛丝马迹
在这段时间，我现实中的压抑来到了高峰期。因为我们班级，我上面已经提到了，是全是最牛逼的学校里的最牛逼班级。这个班级之前几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全班最好都是进省级重点高中，并且最好不要留到最后中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前半句你们应该都懂，后半句的意思就是：在2014年中考到来之前，全班学生最好通过各种各样的学科竞赛和重点高中自己举办的招生考试而被录取，而不是最后通过中考（因为通过中考会抢占普通班级的重高名额导致学校总体重高率下降），当然我是到最后中考也没考进重点高中的，这算是后话了。总之到2013年末，我们班级的同学已经少一半了，因为一大半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在2014年中考之前提前被各种省重点录取了。剩下的同学包括我，每天被各种压力催促，被各种老师白眼，因为在我们这个班级，你被重点高中录取的越晚，你越像个失败者，同时重点高中录取率也和我们各科老师的薪水奖金密切挂钩。
我在2012年到2014年这个压抑的环境中，在礼拜天到周五，是疯狂的做题小人，而到在礼拜五傍晚到礼拜六那段时间中，我拿起手机，变成网络骂霸和福尔摩斯。那段时间，我一边继续在孙立军吧钓鱼骂人，一遍探索那个叫做”S触“吧的地方。S触吧基本上是这么个画风：充满了各种融合了东方，和恶俗的黑话的小团体贴吧。满屏都是这种风格的黑话帖子，同时贴吧里面回帖说话的成员基本上也就二十多个。这种画风对于我来说和发现了世外桃源差不多。因为东方和恶俗，在2012年的互联网，基本上是两个一个处于北极一个处于南极的圈子，我实在是想象不到有这么一个小团体，已经把这两个元素糅合在了一起，在一个小贴吧圈了一块地，创造了那么多黑话。总之在当时，我一直默默观察着这个三四天才有一个回帖的小贴吧，乐此不疲。因为相比孙立军吧千篇一律的瞎骂相比，这个贴吧显然给我一种互联网宝库的感觉，随着观察的深入，我慢慢发现这个贴吧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叫做狗屁社的音mad团体的后院，是用来使用各种恶俗手段来戏弄一个叫”SDR“的成员的。同时这个群体的成员，给我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玩法，那就是恶俗系的黑现实。我在上面说了，在当时，孙立军吧还有各种喷系贴吧是一个群体，主要是钓鱼和扣字瞎骂，目标群体是二次元用户，而恶俗系，那些老李毅系贴吧，主要是高雅现实创作为主，偶尔人肉一下别人。然而在S触吧，这些人把这两个要素也融合在了一起。这些人日常讨论的是一些东方梗，还有淫梦梗，但是确精通从各种社交账号中挖掘个人现实信息然后像恶俗系贴吧一样恶搞，P图。

恶俗这个概念，之所以现在变得那么广泛同时众所周知，都要归功于2014年的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就源自于那个叫狗屁社的小团体，以及人数不到二十人的"S触"吧，本人有幸在那一年见证了这些事件
在2014年之前，贴吧网络格斗基本分为两块区域。第一块就是当时俗称的恶俗系贴吧，注意当时的恶俗系范围和现在的恶俗系大有不同。当时的恶俗贴吧，仅仅包含了老李毅吧下属的雷霆三巨头吧，罗玉凤吧之类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特点就是，第一擅长使用主要是翻别人社交帐号在内的人肉手段，第二就是主要是通过一些创作来讽刺现实中的一些明星和一些事，可以说是艺术性拉满，但是并没有像孙立军吧那一些喷系贴吧一样充满了网友之间的斗争和互喷。同时这些老恶俗贴吧，主要也是关注一些社会事件为主，对网络上这些纷争，特别是当时日益扩大化的二次元群体之间的纷争并没有什么兴趣。而孙立军吧恰好相反，充满了低龄网友之间的互喷，和互联网群体之间那些破事，但是双方的网络格斗手段仅限于刷屏，爆吧，互喷，在2014年之前，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有人在孙吧黑别人现实。我在那之前就设想过，要是两个圈子融合起来那会怎么样？把老恶俗系贴吧那一套人肉，恶搞的手段，当作武器分发给孙吧那些仅仅通过互喷的二次元群体中，那肯定会产生空前绝后的效果。 而我上面提到的S触吧，也就是狗屁社这个音mad群体，在2014年，在这两个互联网群体之间搭起了桥梁
我首先要说说狗屁社这帮人，先说明，我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内部群体，对他们的了解仅仅通过s触吧的只言片语中。这首先是一个音mad群体，也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制作音mad而产生的团体。音mad众所周知，这个群体通常既涉及了一些社会事件同时也有很浓厚的二次元成分。比如像现在的音mad常用素材，就既包括了像蔡徐坤这类的社会公众人物，也有很多二次元角色和曲子。在当时情况也是这样的。并且音mad，往往和鬼畜有关联，也就是说，带有一定的讽刺性和斗争性，这就导致了在当时，狗屁社这些人同时懂得一些老李毅吧的恶俗文化，同时自己也身处二次元群体，喜欢参与二次元群体，网络群体纠纷的奇妙特征。狗屁社在2014年，虽然人数只有几十个人，却依靠自己两头都懂的优势，开始亲自下场，将老恶俗系用来讽刺现实社会，明星的人肉，恶搞手段引入了二次元群体，包括孙立军吧，在二次元当起了隐藏在背后的仲裁人。
在2014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个得罪了他们音mad著名文化之一：淫梦文化的二次元萌豚，人肉并且开盒了（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出道），这个人的信息至今保存在恶俗维基 链接：
https://esu.dog/%E5%BC%A0%E4%BC%A0%E5%AE%9D
你要知道在当时，人肉恶搞黑现实这种玩法，在二次元圈子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都知道，孙立军吧是二次元战场，每天互相吵吵，但是最多也是对喷，然而出道这种玩法，一下子将普通的网络纠纷拉到了现实层面。在2014年出，他们还用同样的手段仲裁了几个在二次元，以及音MAD圈子里得罪了他们的人。在南水北调，将那些老恶俗的手段引入了二次元并且尝到一些甜头之后，狗屁社的一些人终于在2014年4月初，建立了恶俗维基。
与此同时，本人终于完成中考，顺利逃脱初中地狱了。虽然到最后中考也没有考上省级重点高中，但是我好歹也考进了本地一所二流的高中，排名仅次于本地重高之下。2014年9月，我开始高中生活。虽然对于你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会比初中更加紧张，发展兴趣的时间会更少，但是对我这个初中经历了"特级班"的人来说，刚进高中那段时间简直像是天堂一样。晚自习竟然只上到九点半，并且每天傍晚还有半小时活动时间，同时体育课艺术课也会照常给你上，这对于初中被衡水式压迫的我来说，算是第一次体验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虽然大部分人还是会认为太压抑，太卷）。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正如我在几年前预见的那样，狗屁社这帮人，通过恶俗维基，慢慢开始将原先的老恶俗系与新生的孙立军吧等二次元群体开始进行融合。慢慢的，至少是在2014年下半年，我已经在孙吧见过不少人被出户籍了。
那段时间，这些人像是天生下凡一般，凭借着自己对老恶俗手段的了解，在二次元圈子中呼风唤雨，并且将一个个得罪他们的人挂上了恶俗维基。你们今天上恶俗维基浏览一些页面，也许会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一个能把你国茂名警察部门全部出道的网站，居然存在着一些词条，记录一些鸡毛蒜皮一般的小圈子纠纷。很多人仅仅是在音mad评论区里指点江山了一句，就被出道，挂上恶俗维基。比如这位：https://esu.dog/%E6%A8%8A%E5%BA%B7。
那是因为，恶俗维基的本意，至少是在2014年，就是想成为一个记录互联网二次元圈破事（主要是亚文化圈和音mad圈）的网站，至于怎么会演变成现在的样子，我下面会说。总之在2014年和2015年之间，我一直默默旁观着"恶俗玩法"在二次元圈子里的蔓延。先是被称为二次元战场的孙立军吧，随后便是东方圈一类的二次元小众贴吧。在那段时间恶俗维基（狗屁社）的所作所为还能被称得上正义。虽然有一些人时常公报私仇，但是那段时间恶俗维基出道的人，也基本上全是各种

废物。我在这个时间段，虽然没有参与，但也在默默观察这一切的演变，顺便说一句那段时间我已经厌倦在孙立军吧钓鱼喷人了，我在那段时间会加入各种被称为”乐群“的QQ群。什么是乐群呢?就是比如说狗屁社中某位成员想对一个人进行出道打击，他会在各种地方拉人，同时将受害者拉进一个QQ群，使用”老恶俗派“的讽刺挖苦手段，围攻那个受害者，就算当事人退群了，群内剩下的成员也会不停人肉，并且基于受害者的现实信息进行”高雅创作“。你们现在熟知的”龙图“就是这么来的。
总之，这种基于人肉-恶搞的老派恶俗玩法，在充满争端的二次元圈中，尤其是孙立军贴及其附属团体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老李毅吧，老毅丝死亡之后，狗屁社成员通过恶俗维基将他们的手段，精神移植到了日益壮大的二次元群体中。那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也和我一样，意识到之前的网络互喷毫无意义，把主要精力放在能真正伤害，讽刺到网络敌人的“老派恶俗“玩法上来。就这样时间来到了2015年。2015年这个时间段，我认为也是极其重要的。虽然没有标志性事件，但是我认为那一年是”恶俗“这个概念真正在二次元扎稳脚跟，并且往更加广泛的网络圈子蔓延的时间段。
2015年，我的印象是寒冷，昏暗的。那一年我上高二，因为我们那个省份的新高考政策，我们年级段按照高考报名的学科进行了再分班。在接下来的叙事之前先来讲一下本人对人生的规划吧。我因为在初中时期受到衡水式的迫害，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对你国进行思考了。思考的起点是一句很简单的疑问句：凭什么老子要这么累？从这里出发开始思考，到教育，然后再到体制。我阅读了很多书来寻找答案。韩寒的，王小波的这些被现在的我称为民小的人的书，是我哪个时间段看的最多的。我到了高一的时候基本已经是这么个思想：你国是极权国家，缺少启蒙和民主意识。所以才会产生如此害人的教育制度。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差，我打算在高中好好学习，争取大学考一个985 211，然后也像这些民小知识分子一样研究社会，写一些文章来启蒙你国人，万一启蒙不成，我也可以凭学历跑路，总之随便进个二本带专当群氓是不行的。
本人的学习能力一直不差，只不过在初中过于变态的压迫中无法释放，在高一一年，在相对正常的学习环境中我成绩一直都是全班前十的，同时为自己明确的目标而学习也让我十分开心。当时那个班级学习氛围也很好，班主任是一个对班风抓的十分严肃的物理老师，也许很多人会讨厌这类人，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只想快快度过这高中三年，以一个优秀的高考成绩结尾然后考取一个相对不错的大学。因此这样一个班主任对于我来说，其实是非常能够被接受的。然而一切都在2015年秋天的分班中戛然而止。在2015年的分班中，我被分到了一个充满了：社会哥，篮球哥，球鞋哥以及王者哥的班级，同时班主任是一个第二年立马就要转到别校的，每天上课就和我们吹逼的语文老师。对于班级管理，他最喜欢说“自觉”。本人也不清楚为什么在那一年我遇到了那么多巧合，但是作为结果，本人的学习成绩在2015年年末倒退了不止一点点，可以说是到了一本边缘的水平。这个班级上课画风基本是这样的，当时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和班主任一样，也不是很想管纪律，于是上课的画风就是：王者哥换位置到后排连坐开黑，篮球哥人手一部手机看尼格拍皮球直播，进球的时候还发出几声尖叫。社会哥和球鞋哥各自聚集在一起讨论操逼和倒鞋。有时候他们发出的声音甚至能盖过老师的讲课声。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本人的心态再次回到了初中时候的那种绝望。
于是现实中的失利又让我将目光转移到互联网上，当时我仍然在观察恶俗圈在网络上蔓延，在2015年，随着侯聚森事件，恶俗圈正式从二次元圈子中蔓延到更加广泛的领域，虽然还没有正式为人所知，但是暗流已经在涌动了。在那段时间，狗屁社的“恶俗老人”依旧在进行着各种“出道业务”，在当时比较持久的，就是针对一个名叫张祥如的小学生的迫害。
恶俗维基页面：https://esu.dog/%E5%BC%A0%E7%A5%A5%E5%A6%82
迫害开始的原因我已经无从知晓，总之是十分鸡毛蒜皮的网络纠纷，无非就是谁骂了谁一句。但是这场持续到2016年的迫害，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群成年人对一个小学生的现实攻击和迫害。本人在上面提到了，在之前一直认为恶俗是正义的，但是在经过了张祥如事件之后，我发觉恶俗在慢慢变质，至少已经开始明面上不在乎什么正义了。虽然本人也在一开始参与过对张祥如的恶搞与攻击，以此来发泄现实中和一群篮球哥，王者哥待在一起的苦闷和抑郁，但是在2016年初，我意识到了恶俗正在脱离原有的轨道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远离这个圈子了。
在2016年一整年，离开了恶俗安慰剂后，我更加疯狂的寻求解脱方法。在网络上，在书籍上。终于在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接触了当时还处于网络cult阶段的姨学。几乎是在看到刘仲敬文章的一瞬间，我就被他的分析折服。他文章的透彻感，对当时的我来说胜过了一百篇的王小波和韩寒。在他文章面前，我甚至认为那些民小作家都是在原地兜圈子，永远闷在一个黑屋子里思考一些早已被思考了几百年并且已经有答案的问题。后面的事情不必多讲，我接触了他的“文明季候论”以及自

发秩序理论，彻底对你国失望，并且将目标从考取985 211 大学转为了跑路。在那段时间我一直没有关心过恶俗如何，因为在2015年那会，我就已经有预感，恶俗这个武器在今后会被推广到全网络，并不仅仅局限于二次元贴吧。从老毅丝，到雷霆三巨头和罗玉凤吧，再经过狗屁社的承上启下进入二次元世界，再从二次元到全网络。这个网络武器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利用。现在已经发生的一切，印证了我的想法。
再转回现实，由于是高考前半年临时改变人生方向选择跑路，因此我已经不可能通过高考跑路了，在那个时候我仍然坐在一群讨论尼格拍皮球和倒鞋的哥中间，每天在讨论湖人马刺詹姆斯科比和偶尔冒出个操逼的声音之间学习，但是我反倒没有像以前压力那么大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要跑路，大学也是没那么重要了。我打算在大学阶段准备，跑路。然后就是高考，我考入了一所普通的垫底一本大学。之后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我在大学期间也一直在网上学习刘仲敬思想，同时一边准备跑路，考雅思，了解学校。期间还因为我上网翻墙，转发刘仲敬言论而被晶哥找过一次。但是总之，大学四年就是如此平淡的过去了，平淡的让人有点出奇，在2019年的时候我回望了一眼恶俗圈，发现一切都在我五六年的预测中：恶俗已经超出了二次元圈，再一个又一个的网络圈子中生根发芽，最终来到了他的末路:政治圈，随后遭到了铁拳橄榄，这拳一路从政治圈打回去，打到了二次元圈，打到了恶俗维基，打在了狗屁社以及“老派恶俗”身上。在2021年我毕业，同时也成功跑路。可以说没有网络，没有这十多年的玩网经历，就没有我的今天。

u/xuejinliurui

感谢平子，以前科普三年大吃饱，总有人理解不了

u/xuejinliurui

随着上海陆续吃饱，现实就在眼前。
党和组织强制破坏掉你原来的循环，你就会饿死。
三年大吃饱之前，循环是农民种地，收成，吃自家的粮食。
三年大吃饱，把自耕农整合成公社，把农民自家的粮食收到公社食堂，告诉以后农民吃食堂，然后食堂里的粮食不见了。
上海大吃饱前，循环是上班，领薪水，采购食品。
上海开始大吃饱，平子把你关楼上，你采购不了，就会饿死。
跟粮食产量，气候都没关系。

u/XWN_BS

铁拳砸我身上了操你妈

u/XWN_BS

尊敬的业主: 您好！ 目前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接社区居委会紧急通知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小区全面实行“居民白名单制度”管理。 各位业主可凭48小时核酸证明领取小区出入识别卡，戴口罩并配合门岗测温进出小区。非本小区业主的人员需进入小区的（包括外卖快递人员），必须出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实名登记、测温、出示行程卡、戴口罩后方可进入。 以上措施自2022年4月3日0时起执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Fight]

u/yangguo1997

【18线小镇做题家的一生 纯属虚构】15岁:“你平时不都是560吗？怎么这次才530？考砸了？

u/yangguo1997

一个考试有什么紧张的？考砸了又没人说你，你脑子有问题？【深沉久远的叹息】毕业了反正没学习任务了，去对面的老胡家帮忙洗车吧，不是跟我们挣的知道吗？父母会要你的钱吗？挣点你自己的学费去吧，别人出去旅游是别人条件好，你配得上吗？行了行了，别在这烦我” 16岁:“她叫张x?长得是可以，不要多接触，她是艺术生，跟你不是一路的。儿子啊我们对你也没什么要求了，全国十大名牌你随便考一个就行了好吧，什么？没信心？我看别人老吴家的孩子就考上了211啊，老吴那个憨样子我打牌随便赢他的，人家家长不知道多得意，你不会还比不上一个女人吧？读书有什么难的，能比下苦力累？” 17岁:她叫郑x？你不要跟那个女生走这么近，以后读书读出来了多的是女人，我看那个女的长得也不过这个逼样嘛，这就是你的审美水平？比不上我们那个年代的一半。对了你梅姐（姑妈女儿）只考了一个艺术二本哈哈哈，还有脸在xx请客，你不跟着一起笑吗？” 18:“高三了，给自己也定个目标，我不给你订，免得你有压力，对了，我看这篇文章写的不错，叫《你凭什么上北大》，你去学习一下，放假不用去打工了，算是给你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安心学习吧。” 18:“【深沉久远的叹息】你这分也只能上一个烂一本了，唉，对你也没什么指望了，你自己随便填志愿吧。你看看这《意林》的文章，一个小伙子卖菜考上了西南政法，这个白天读书晚上挖煤考上中国人大，我们供你吃供你喝的...算了，我也不喜欢说人。不过烂一本也是一本，我们家亲戚里面能读书的就你一个，其他最多也就是个二本还是艺术生，艺术生都是下等人，他们更不用说了，打工有什么出息，人下人，一辈子抬不起头哈哈...” 19:让你别跟那女的来往了啊懂吗？一个大专生，你跟她接触什么，以后都不是一路人，你以后是要当官的。她那种家庭对你有什么帮助，我们家庭条件差？多的是煤老板女儿找青年才俊的，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哦。 20:今天看了一篇文章，一个女生考到香港大学，八十万的奖学金，你生活费节约点，1000多不少了。对了你也谈个女朋友，每个月给你那么多生活费，别窝在寝室打游戏，多出去交朋友，光学习好有什么用，以后社会看做人的，你完全不懂哦。 21:你表弟初中毕业就去工地了，现在当了工头，带别人搞，一年随便都是40万，刚买了辆雷克萨斯，你大学学费生活费真不少，你也有点压力，毕业了想好干什么。 22:做生意？多挣点。 23:让你早考公务员不听，非要去做什么生意。刚开始赚了几万现在又说做不了，浪费时间，你今年考公务员怎么才第二名？第一次？别跟我说多少人报名，要是简单干脆让你直接进了得了，只会抱怨，你要是考个市第一不是岗位任你挑？不要怪客观环境，别人行不行我不管，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行。现在女朋友也没找一个，我只佩服你。【深沉久远的叹息】 24:单位怎么不分房车？不是听说单位很肥吗？什么叫把大学学费生活费都还给我们了？我们跟你算过吗？别像个白眼狼似的。【深沉久远的叹息】不要抽烟喝酒，跟别人学坏了。把钱攒着，用钱的地方多着。 25:你看看你以前高中认识的那个女的郑x，现在结婚都没喊你去，女人都是无情无义的，我看她嫁的也不怎么样。对了以前那个张x长得挺乖的，现在在做什么？我看看照片，越来越漂亮了，多联系联系，别像个傻狗。男人要有自信，什么你配不上？那个遴选的名额你怎么没有？要关系？你怎么没有关系？关系，人脉是靠自己搭建的，是靠自己运营的，不要想着天上掉馅饼。你妈买了保险的，退休有钱拿，我是没买的，那就是个骗人的东西。年龄不小了，找个门当户对的，最好家里有点背景的，现在这时代没背景铁不行。以后生个二胎，孩子有个伴，我看你们这些独生子性格都自私，一个月7-8k养孩子绰绰有余了，只知道自己消费，我们2k多还不是把你拉扯大了，说白了你们90后就是自私，哪里懂得我们那代人的辛苦，我们读不好书是时代问题，要是家庭条件好我现在起码一个科级干部，你爷爷一事无成我能有什么作为？我这个书法可以说很少看见有超过我的，要不是你继承了我的好基因今天不会读出来的，人要学会知足。我看你是完全不懂。【深沉久远的叹息】现在我们老了，没什么指望了。实在不行你跟张x成了也行。她也结婚了？未完待续

u/yes-I-loveyou

[今天]是我爸60岁生日

u/yes-I-loveyou

我们这儿风俗是做九不做十，但我爸去年59岁生日就没办酒，他讨厌闹腾，今年更不请客，准备今晚我爸、我幺爸，还有我，三个人在外面吃个饭，算是为他庆生。我幺爸今年也49了，他们在一起快30年了。从一开始我就叫他幺爸，外人还以为他是我爸的弟弟

我爸上初中时，周围人就晓得他是Gay了，受尽歧视，初中一毕业就不念书了，到国营饭店当洗碗小工，临时工。那时正式工最牛，铁饭碗，次一等是合同工，最受气的是临时工，脏活累活都是临时工干，还经常挨骂，拿的钱却最少

我爸很要强，偷偷学厨艺，他勤快，嘴巴又甜，所以厨师都喜欢使唤他，多多少少都教他一点东西。勤学苦练，慢慢他的手艺就练出来了，后来成了合同工

再后来公家饭店要垮杆的时候，我爸就联合两个厨师，东拼西凑弄了笔钱，把饭店承包下来

再后来改制，公家彻底退出，我爸他们仨就成了饭店合伙人，过了几年那两位又退出，饭店就归我爸了。也就在那一年，我幺爸被家里扫地出门，流落到成都，在文化宫、川报门口阅报栏这些地方站街。成都人戏谑成性，把这种人叫妖哥，就是人妖的意思。我爸把他领回家，让我喊他幺爸，从此他就在我家扎根了，一直在我爸饭店(改叫餐厅了)做到现在

我爸没骗过婚，我爷爷奶奶以为只要给他讨个婆娘，他自然而然就不会跟男的鬼混了，有肉哪个还会吃豆腐呢。所以早早逼着他结婚，他23岁就成家了。谈恋爱时他就跟我妈明讲了，他喜欢男人，是父母逼他找对象的。我妈那时贪恋我爸长得帅，觉得只要结了婚，就能让他收心，所以也没嫌弃他是Gay。结婚三年后生下我，我三岁时他们好说好散了。我跟了我爸，我妈又嫁了，后来生了个弟弟，小我五岁

u/yorkkie

《共产党宣言2022》

u/yorkkie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员应以身作则，除了满足自身及后代的最低程度衣食住行的需求（宿舍10人间，劳动所得报酬不得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50%、每天两点一线、每日不得食用超过1kg碳水）以外，不占老百姓一丝一毫； 党员每天需从事生产、建设劳动15小时； 党员不得结社、游行、参与娱乐活动及参与一切可能对人民不利的活动，一经发现违反该条，就地处决。 在各个地区建立党员集中营，党员无必要理由不得擅离集中营。

2️⃣统一思想，作风优良 各党支部每天需开展整风运动，自我批评（包括思想批评和肉体批评）；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上，服从中国公民的一切要求，党员每月需有10天前往公民区为奴，并以身为“人民公仆”而感到自豪； 党员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得与外国人接触，违者就地处决； 党员睡觉时需使用收音机以60分贝不间断播放《共产党宣言2022》，违者就地处决；

3️⃣红色基因代代传 党员不得退出党籍，党员的后代自动入党； 女性党员每年需生育一胎（直到党员与公民比例达9:1），违者就地处决； 党员中被公民挑选为“临时玩物”的，保留党籍，其后代可由公民选择是否加入公民籍； 党员的奴性要从娃娃抓起，儿童党员学习生产技术、自然科学等学科，长大成为祖国的螺丝钉； 儿童党员每日学习18小时，被尊贵的炼铜公民大人挑选的玩物除外； 儿童党员不得接触艺术、法律、管理、文学、心理学等非生产性人文类学科，违者株连双亲就地处决。

u/Youngwaveman

冲浪精神

u/Youngwaveman

我客观的说，我这种人是最纯粹的冲浪者。我不会跟任何人有什么关系，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不像某些傻逼，冲浪冲出幻觉，估计还冲出感情，我真的想笑。

精选评论：

u/[deleted]

什么真理大讨论

u/zhen_li

聊聊反权威

u/zhen_li

本鼠多年来在中国见到的最明显的劣根性大概就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崇拜，这里的权威不是说见到权威就反，而是理性地反对不合格的权威，这里也不是指民科，民科本质上也是一种希望通过哗众取宠得到权威欣赏的方式。
鼠鼠从小就天生反骨，老师父母班委的话谁也不听，除非他们说的令我信服，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处于中国权威阶层的人，只会使用玩弄权术，但本身缺少令人信服的实力。
鼠鼠由于反对权威，也吃过很多的苦头，但所幸鼠鼠还算聪明，对于那些德不配位的权威也敬而远之，还算是过得下去。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来说，权威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因为权威而服从命令是我见过最傻逼的事情，但在种花家，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当两个蜘蛛面对面辩论时，如果其中一边的蜘蛛抬出了相关权威的说法，另一方的蜘蛛会由于不敢反对权威而立马陷入哑口无言状态，哪怕他占着理。
同时当权威和另一个非权威发言时，蜘蛛通常会听从权威的，哪怕非权威说的是对的，但是蜘蛛理性思考的能力已经被权威给切掉了。
所以在种花家，一切都服从于权威，一个人得到权威有很多途径，玩弄权术的能力、父辈的恩典、时代的巧合，本身的专业性。但在种花家，前三样因素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四种。
对于一个权威来说，如果大多数人因为他的能力不匹配而不认同他，那么他也是无法继续维持本身的权威地位的，然而在种花家，一个人获得权威地位以后，由于蜘蛛对于权威的舔舐和本身对于权术的精通，会导致他的地位继续升高，哪怕他根本没有任何匹配的能力。
归根结底，不是德不配位的权威使得中国变成这样，而是蜘蛛根深蒂固的权威崇拜导致的。
这就是我要run的原因，我这种反权威人士终究会被权威和他的蜘蛛们冲个干净。

鼠鼠嫖娼日记

u/zhen_li

鼠鼠由于从来没有碰过女人，所以在经过一番道德挣扎后，决定去嫖一下。
在本地的外围电报群浏览了一番，找了个用户比较多，比较有可信度的中介。
说明一下，由于鼠鼠本身是比较洁身自好的，找楼凤之类的也怕得病之类的，所以找了一个价钱高一些的外围，想着干净一点。
在浏览了中介的多个货源后，鼠鼠挑中了一个18岁下海的小妹妹，鉴于她的体验报告也比较多，鼠鼠没必要去选个没用户体验报告的踩雷。
一开始中介发的位置在市中心附近，鼠鼠过去后才发现迷了路，最后导航又多走了十分钟才找到地方，一进去就发现一个抽烟的社会小妹在等电梯，看着也有点像外围，估计是著名外围宾馆了，鼠鼠也走过去等，没想到社会小妹仿佛有点害怕鼠鼠的样子，直接就不等这部电梯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到了指定楼层，鼠鼠敲了门，没过一会儿就有人来开门了，是一个穿着jk制服的小妹妹，但是人和电报上面的照片完全不一样，电报上要漂亮点，但现实里面也不丑，只能说不是同一个人，现实里的要胖一点。

进了房间，鼠鼠有点害羞，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小妹妹倒是一点不害羞，人看上去很随和，说走吧，先一起洗澡吧。
进了洗澡间还是有点尴尬，两个人相顾无言地冲着淋浴，而且一个人冲的时候另一个人只能干等着，于是鼠鼠闲着无聊就大胆起来，捏了捏奶子，没想到小妹妹说她的是假胸，鼠鼠仔细捏了捏，最里面硬硬的，果然是硅胶。
洗完澡就来到了最刺激的环节，鼠鼠光着身体躺在床上等待着小妹妹的临幸，小妹妹不愧是此中老手了，直接开舔，从鼠鼠的乳头开始，一直舔到鼠鼠的牛子，不得不说，舔牛子是真的舒服，但鼠鼠不知道为何有点儿萎，舔了半天，舌头又舔马眼又舔冠状沟的，以牛子的最大硬度为10，鼠鼠的牛子硬度还是只有大概8的程度。
然后就开始戴套，她在上面鼠鼠在下面，鼠鼠的牛子眼看着进了捕鼠夹，但是就是没啥感觉，按理说年纪比较小的妹妹也不至于太松，但鼠鼠就是没啥感觉，妹妹骑在鼠鼠身上摇了一会儿，鼠鼠居然软下来了，然后鼠鼠只能厚着脸皮让妹妹再舔一会儿。
妹妹的口活还是挺不错的，过了一会儿鼠鼠又恢复了8的硬度，然后又开始charu，先是传教士，鼠鼠差点找不到洞口，老是插不准，她万一知道鼠鼠是处男怎么办，鼠鼠急的脑袋上都流下了豆大的汗珠，结果还是妹妹引导着鼠鼠进入，还安慰鼠鼠她这种一线天的是比较难进入。
鼠鼠依次尝试了传教士体位，后背位，骑乘位，后背骑乘位，躺位，侧位，但是牛牛都没什么感觉，最后都软下去了，妹妹说可能是鼠鼠对避孕套不太敏感，鼠鼠觉得挺有道理，但避孕套也没办法拿下来，鼠鼠也怕得病（口不会），而且妹妹也看着，不会让你拿下来的。
结果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鼠鼠口硬了就上，上软了就口，最后还是没有射出来，妹妹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一直不耐其烦地给鼠鼠口，鼠鼠还是硬了软，软了硬，最后在到钟后又折腾了半个小时，鼠鼠和妹妹还是放弃了。
最后鼠鼠和妹妹又洗了个澡，鼠鼠就坐地铁回去了。
和妹妹还聊了会天，妹妹想买车，鼠鼠劝诫她不要买，买点固定资产之类的，但是妹妹可能是出于在家乡衣锦还乡的那种念头吧，有一种想要买豪车的执念，其他就不多说了，不然泄漏个人信息了。
唉，鼠鼠以后不会再去嫖了，努力离开种花家，run北欧了。

u/zhongnanhaijimei

一场人类文明的盛会，可惜我们只能在这里怒吼

u/zhongnanhaijimei

脂国你坏事做绝

🕷不配文明
像素大战里满屏尽是文明地公民的文化与骄傲，从家乡艾伦的头到欧盟国家渐渐连城一片的地图。马路上的凯旋门，意大利的咖啡壶，法国的小王子，德脂的爱因斯坦，丹麦的女王喷烟，捷克的鼹鼠……
各个国家的人用着原本暗示倒立屁股的心画在界线上，互帮互助，而身为鼠鼠的我们只能在和集美sub的内斗中把对支共的愤怒突开在这场文明盛宴里。
法国人的葡萄酒喝了一瓶又一瓶，this is my duty被粉蛆改了又改，下水道的鼠人何时才能守到自己的天明。
期待在3022年的第202届的rplace盛会上，能看到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属于小黄人自己的文明之隅，绘着鲁迅和未来的，下水道里发展出的人性之光。

u/ziyouzhiguang

谈谈生命中那些腐烂的花儿

u/ziyouzhiguang

第一个腐烂的花儿，称为她L吧。L在学校就类似公交车那种，跟谁都能谈。她是我兄弟的女朋友，我兄弟在上海读了两年体校回来的，身高一米八九，打篮球猛的批爆

但是L极度渴望被爱，用各种手段让男朋友证明有多爱她，她跟我这个好兄弟谈了一个月，因为一点小事闹自杀，初中女生敢自杀?现在想想就是装腔作势、作的要死，可惜她太漂亮了，男生都吃这一套

我好兄弟就让我去安慰她，因为她不接我好兄弟电话。她爸是一个学校校长，她妈不知道干什么，反正父母经常不在家。那天周末晚上七点多到了她家，我一个男生实在不方便，就喊了住在我家楼下的女生Z也来陪她。L一看有人陪，来安慰宽解听她卖惨，她就开心了。晚上我们仨还买了烧烤在她家吃，聊到十一点多就准备睡觉了，毕竟初中生熬不住

她们两个女生睡她父母的床，我在玩他爸的电脑。气氛实在暧昧，三个人都不说话。L这时候说晚上两个女生睡觉有点怕，问我要不要晚上就在这睡，我一口答应，说没事，我在这没啥好怕的。我后来想了下，L这种女生，父亲是校长，家教严，所以更追求刺激，缺爱，对性开放，邀请我一起睡完全可以理解。

我实在装不下去了，就起床假装睡眼惺忪的说，你怎么醒这么早啊。她在真空的情况下，看到我醒了，竟然还若无其事的说，我一直都起的早。我开玩笑说，没想到你腿这么白。她的回答太骚太骚了，竟然直接说，还很嫩呢，你要不要来摸摸哈哈哈。

我没回答伸手就摸上去了，她也没反应，还在摆弄湿湿的头发，看到她拒绝这下子我真顶不住了，也大胆起来，摸着腿就亲上去了。会接吻的女人太爽了，她舌头舔我的牙龈，牙龈被舔应该是接吻里面最舒服的事情了，舌头碰来碰去实在没意思。但是没亲多久，她就说你去刷牙吧，一股昨晚烧烤的奇怪的味道

我还没刷完牙，她已经在卫生间门口等我了，我刷完的一瞬间就又跟她吻上了，门反锁上就脱掉浴袍摸起莱莱，但是因为Z还在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到最后也没真做，最后我一边跟她接吻，一边摸着莱莱，她一边帮我打手冲打出来的

L后来读了一个垃圾高中，成了彻底的公交车，我听说她怀孕了男的花钱买药给她，让她药流，结果流的不干净又去医院刮子宫壁，最后弄得全校都知道，至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她联系了。这是一朵过早枯萎的花儿，她那么漂亮，因为家庭管教太严反而更加叛逆，在渴望被爱的虚荣和追求欲望的快感中自我沉沦，身体安全和人格尊严早已被她交易给魔鬼了，没什么同情的，只是怜惜这么漂亮的姑娘不一定再能透到了。

第二个要说的是Z。我之所以喊Z去陪L度过那个夜晚，就是因为当时我和Z的关系

Z父母在她初二离婚了，她爸骗她妈假离婚，说离婚可以减免一点钱买房子，具体政策我不清楚，但的确有这政策。可惜房子买来了，她们母女俩没进去，她爸带了另外一个女人进去。我是她家楼上的邻居所以知道的比较清楚。这件事导致她一直都对男人抱有敌意，觉得男人就是骗子。

但偏偏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和她关系就很好了。她数学很差，我经常去她家教她写作业，她妈在乡镇小学教书，中午没法回城里做饭，她自己也会烧一点菜，有时候我就在她家和她一起吃饭

离婚那件事发生后，她有天晚上发QQ给我说她很难受、一个人在家哭。我就下楼去看看她，脆弱的女生在这时候完全吐露了心声，说她想她爸爸，又恨她爸爸，还问我男人为什么这么坏，为什么连妻子女儿都可以不要，说了一大堆有了没了的。我想这不废话吗?乡镇教书的黄脸婆能有上班的白领少妇诱惑动人?你妈拿什么和人家比啊。虽然是事实，但不忍心打击她，我就说都是你爸的错，你别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好好学习赚钱照顾你妈才是正事

我还说，没事没事，我可以经常下来陪你，教你数学，有什么难受的可以跟我说。脆弱的女人是最愚蠢的，一些安慰的话她就当做是爱情了，她在很久以后跟我说，当时我这些话她以为我在跟她表白，她心里就默默答应了。

这是跟她故事的第一次转折点，第二次转折点就是有次晚上去她家教作业，她妈没回来，她让我等她睡着再走，不然她一个人会怕。然而这个女人绝对是策划好的，她睡觉就睡觉，为什么洗完澡换了一套蕾丝略微透明的睡衣?即使里面有内衣，但只能说女人要是诱惑男人太简单了，当你亲眼看到一个女人穿着蕾丝睡衣，而不是看着照片的时候，你g2也会跟我一样🎈的

这次之后，我就经常去她家睡觉了。她因为单亲家庭而缺爱，因为父亲的背叛而不相信男人，而且多疑、猜忌心重。偏偏我在她这种性格缺陷形成前，就已经取得她的信任了，她爱我爱得不能自拔，不敢现实找我怕我说她烦，qq天天问我在干嘛。她妈一不回家，就喊我去睡觉，似乎也只能用睡觉来留住我了，毕竟这种渺小脆弱的女人真的吸引不到男人，只能用来制造肉体上的快感。

有一次我和她一个共同的好朋友过生日，她在家做饭我们去吃，我一直没跟我朋友说我和她的关系，提到她只说这女孩胸大、开放、但是性格不好。因为过生日酒喝的有点小多，我在她房间睡着了，睡醒后我朋友已经走了。我看她脸色就不对劲，问她怎么心情不好，她没绷住直接哭了，说刚才我朋友强吻她，还摸了她胸和下面，她反抗挣扎了好久我朋友才罢休。她跟我说，她原来不打算说的，怕我知道了嫌她脏，又跟朋友生气，但是我一问她根本忍不住，感觉自己太委屈了，才说了出来。我安慰她说，没事，你就是喜欢把别人的错误拿来惩罚自己，这没什么的我根本不在乎。但她不知道我说的不在乎是我根本不在乎她怎样，而不是不在乎她被人亲了摸了。

我和她关系淡下来，就是因为带她去了L的家里。一方面是L的魅力真的是她不能比的，那段时间即使是偷偷摸摸的，但我还是和L比较近。另一方面我怀疑那天早上她也醒了，可她也在装睡，她知道我和L在卫生间发生的事情了。她这样的女人，自身贞洁的很，爱也自私的很，她完全不能接受我和其他女人怎样怎样，宁愿忍受我不陪她，也接受不了我和其他女人发生过关系。所以她后来就不叫我去她家睡觉了，但是我主动要去的话她还是同意。我想这是因为，她认为她叫我过去等同于她接受了我和其他女人有瓜葛，没想到再卑微的她，也有最后的可笑的底线；而我主动要去，如果她拒绝等同于她不爱我了，可她内心还是爱我的，所以同意了。

Z，家庭原因让她失去了心理健康成长的温室，因为机缘巧合爱上了我，从此活成了卑微到尘埃里的一朵花。这样的女人，再漂亮、再有学识，对普通男人再冷淡至极，只要一旦放下戒备，就注定了新的一段悲惨的开始。因为只要是能让她放下戒备的男人，都迟早会发现她性格的缺陷，和可以被玩弄的潜质，她注定得不到真正的爱。她这辈子除非遇到真正爱她而且能无限包容她的人，能把她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拉出来，不然她一生终将是求爱不得被欺骗、爱人不淑被玩弄的故事。

下面说说q，q是生命里第一个爱过的女人。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全校表彰大会上面，她上台发言我觉得她很好看。后来选科分班，我和她成绩都很好就分到了理科强化班。

q在一次外地的竞赛集训中，和她男朋友吵架了。集训是在一个酒店里，上课在会议厅，平时就住在酒店房间。有天晚上她发qq给我说，因为提到我，她男朋友向她发火，她气的跑了出来。我顺势安慰她，问她在哪。她说她在外面乱逛，我就过去找她。当时外面很冷，我就特意披了件大衣出去，看见她我问她你冷吗，她说有点，我就把我大衣脱下来给她披上，然后自然地拉住她的手说，走，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她手缩了一下，但很快又放松下来，然后也紧紧地捏着我的手，我们就这么慢慢地走着，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冬天牵着一个女孩子，走着夜路，只感受掌心传来的温暖，和静谧带来的美好，这样的回忆谁都忘不了的。

集训结束回到学校，和她也只是保持着正常的联系。暑假补课有一天她和我说，杭州有一个竞赛培训，问我要不要去。我一直以来都是放荡不羁的模样，自然一口答应了。培训整整十二天，全班同

学都在紧张地为高三进行暑期补课，只有我和她请了十二天的假，在杭州这个美丽繁华的都市，共同度过了潇洒而又糜烂的十二天。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把上课之外的游玩计划规划的差不多了。她应该也是坐不住了，跑过来敲我的门，跟我说感觉空调制冷效果不是太好，我一听就知道是没话找话，没跟她扯空调的事，直接说你看看我们这几天去这些地方玩好不好。她先被我冷落了一个小时，心里自然难受，但这会又看到我在为两个人计划考虑，心情一下子从失落到开心，这种感觉是比正常心情到开心更愉悦了，她笑了起来说，好，我都听你的。我没接话，把她拉过来直接吻了上去，吻了一会便放开了。

所以洗完澡，她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一一边轻轻地吻着，一只手紧紧握着她，另一只手抚摸着她的下面，吻的间歇还和她说，我很爱你，你的所有我都爱，我想拥有你的全部，包括你所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你所认为的缺陷，在我眼里都是那么可爱和美好。我吻她的胸，她的肚子，她的大腿，我一直握着她的手，不然她手空着，身体被亲吻，就像任人摆弄一样，是会没有安全感的，握着她的手，她捏我手的轻重是能表达出她感受的变化的。

她坐的很低，我站的很直，我两只手捧着她的脸，她眼睛闭了起来微微的笑着。这么美好的场景，煞风景的事出现了，我的g2🎈了，由于浴巾只是围着，🎈之后顶起浴巾被她瞄到了，她噗嗤的笑了出来，我反而更往她脸那靠近了不少，她这时候害羞了，头低下来轻声问我"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做那个..."

此外，如果一个女孩主动问你这个事情，其实已经默认她同意了，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更要轻缓地引导她，而非猴急地塞进她的嘴里。我只是微笑看着她，带点玩笑的语气说“其实你不愿意的话我也无所谓，你不喜欢做的事情我比你还不喜欢。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很开心的，做不做其实无所谓的啦。”一方面表达我是真心喜欢她，她做什么不做什么我都支持她，但只说前面的话显得太虚伪了，还是得说出了真实的想法，只要你愿意我就会很开心的，即使只是想法但不会真的做我都开心。

我表达的，她听起来觉得我是被动的，做决定的主动权在她那，但其实这种主动权是我给她的，我的被动也是我表现出来的，所以真正的主动权还是在我这。她做什么不做什么，在她脑海里有这个想法的一瞬间，就已经是被我掌控的了。这种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关系，她是一辈子也想不明白的。

我说完那段话，她反而很认真地而不是害羞地跟我说，“为了你我是愿意的，我觉得你爱我比我爱你多得多，可我明明也是很爱你的”。这么长时间以来，她已经被我灌输了“爱就是付出”这种观念，而且付出的东西就是性的接受程度，她根本不明白爱不仅仅是付出，而且付出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性的接受程度。可是偌大的杭州，她熟悉的地方只有个几十平米的酒店房间，她已经活在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早已潜移默化地被改变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譬如爱的定义、付出的定义，人生而为奴，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是浩瀚天空的奴隶，有的人是下水道的奴隶，我们都只是被囚禁而已，而她，只是被困在这小小的世界里了。

后来回到学校，忙着复习，况且爱情和做love本就是生活的调料而已，若当做主餐只能让人品尝不到生活真正的滋味。我便和她联系少了起来，她本就是聪明的女孩，能感受到这种变化，渐渐也就散了去。读了大学后，她又和她原来的男朋友在一起了，她男朋友是985的，专业方向是核物理，以后也是一个搞研究做学术的人，有这般优秀而又老实的人陪着她，也算是这么多我认识的女孩里境遇最好的一个了。说实话我至今还思念着那十二天的美好时光，我突然能理解结婚之后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度蜜月了，这种不顾他人叨扰和世俗压力，谈天论地游山玩水，在二人的私密世界中恣意享受，的确是一种无忧而又甜蜜的感受。

她们形色各异，性格不同，身上有着美好到令人感动的特质，有着令人无法自拔被吸引的魅力，有着令人不禁怜爱她们为她们奉献的魔力。可痛苦的点又在于，她们都拥背负着不可饶恕的病态思维，背负着无法补救的性格缺陷，背负着无法填壑的无尽欲望。她们唯一的共同点，似乎就是永远也无法得到真正的爱情。我相信情欲是正常的、健康的，而爱情才是一种疾病。若她们永远染不上

这一疾病，我衷心的为她们能够不再为此病烦恼而开心。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正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而拖住。再美丽的花儿，也终将是腐烂入土，只有看穿那副皮囊下的丑恶，才知道该选择什么。

就像《那些花儿》中唱的那样 啦啦啦啦啦啦啦~ 她还在开吗 她们已经被风吹走 散落在天涯

youtube@张变態

无题

youtube@张变態
气死我了，我看的血压冲破血脑屏障。我好恨啊。我从小就把爱党国这一点，当作人格发展的第一要素。我每天至少唱1小时国歌，半小时国际歌。我会唱英语，中文，俄语，西语的国际歌，我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有一天我遇到一家人在办丧事，我看到他们痛哭流涕的样子，不由得感到不解：人死亡是自然的规律，为何搞这些封建迷信，还哭哭啼啼破坏市容？于是我一把抢过话筒，站在死者的棺材上开始唱国际歌。结果被那些反动暴徒拖下来打到鼻青脸肿。从那时起，我就最仇恨这些封建反动份子。
于是从9岁开始，我就用红领巾蒙面到处行侠仗义。我见到那些不带红领巾的低年级小学生，就冲过去殴打他们。后来习主席开展光盘行动，我为了响应主席号召，也开始节约粮食。一天，我发现家里买的桃子，甘蔗烂了，土豆也发芽了，然而为了响应主席号召，我毫不犹豫的把这些烂水果蔬菜做成沙拉，孝敬我妈妈吃。虽然我妈妈吃完后很快就痛苦的死了，但她的死是有价值的，她永远不会再浪费粮食了。
我爸下班回来，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后，痛苦流涕，我为了安慰我爸，我又踩着我妈尸体唱国际歌。结果我爸把我按在桌子上暴打，我好几处位置都被打骨折，眼看就要牺牲了。我警告他："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我爸听后，说要宰了我，然后他跑去厨房拿刀。我想起习主席的教导：”遇到困难就要睡大觉，第二天重新来过。“所以我赶快回到床上睡觉。我爸拿着刀站在我床前，最终还是没下手。这果然应验了主席的话，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第二天到学校，我看到我们班一个胖子同学，拉好大一堆屎。这时我想起习主席要我们节约粮食。我就上前斥责他，你每天吃这么多饭，吃完了却又去拉屎，这不是浪费粮食吗？他反驳到：”难道你不拉屎吗？“我告诉他：”你别神气，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拉屎。“
于是我憋屎憋了一个多月，肚子越来越硬。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可能会牺牲的。于是我到厕所里开始拉，结果屎堵在肛门里像肛塞一样，我怎么都拉不出来。我拉了5个小时，最终蹲不下去了，筋疲力尽的倒在学校的便池里。我感觉越来越虚弱，恐怕马上就要牺牲了。
我很不甘心啊。我还有想做的事，我还喜欢班花小红，我想跟她结婚，生二胎。想到这里，我鼓起最后的力量，爬出了厕所。我爬到班上，抱住小红的脚踝，向她深情地表白：”小红，我爱你，嫁给我吧，我们一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小红见到我满身屎污，裤子不穿，屁股里还夹着一大坨屎的样子。大叫一声就跑了。最后老师把我送进了医院。医生给我动手术，取出了大便。
我始终不明白小红为什么拒绝我，直到看到你这个视频我才醒悟。原来小红是一名万恶的慕洋犬反动分子。气死我了，我气的血压冲破血脑屏障，半身瘫痪在这里评论。希望伟大的习主席制裁这些反动女性。发布政令，凡是不结婚生小孩的就要枪毙。让她们不能单身，只能求着我这样伟大的人娶她们。哇哈哈哈哈哈哈。

其它

神奈川冲浪里吧是我所见过最理智，最自由的地方。在这里，色欲被正视，失败也只是一种人生状态，大家甚至尊重无良商贩，家徒四壁也不会成为交流障碍，每个人表现出如儿童般直白的索取欲。大家拒绝一切伪善，相信伟大终究平凡，正视成功学的无用，大家知道奋斗和努力是比回避更低级的社会性遵从，是弱势者存活的借口。而挣脱一切的第一步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停留在时间与空间的夹缝，大家的不思进取是看透，大家的不学无术是反抗，毫无光彩的人生是沉默的接受，下水道般的生活是为了更好的仰望星空。。。

-

我了解。你转法轮发了财。生意做得很好，生活过得很好，有轮友和葱友保护你。你不需要我这种朋友。但是…现在你来找我说：“冲浪tv，你层次低了。”但你对我一点尊重也没有。你并不把我当朋友。你甚至不愿意喊我一句浪人

-

《大的来了》是荒诞戏剧的代表作。以几个鼠人苦等“大的”，而“大的”不来的情节，喻示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表达了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思想。它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是模糊的，布景也是一片荒凉，他们一边等，一边用各种无意义的手段打发时光。他们经常显得头脑一片混乱，缺乏思维能力，尤其是极度地惧怕孤独。当有人询问“大的代表什么”时，鼠人们说：“我要是知道，早就说出来了。”

-

盼望着，盼望着，大的来了，支爆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天罚降临的样子，水库炸起来了，城市燃起来了，忠献起来了，邻居家的两脚羊造起来了。

难民偷偷地从边境线的铁丝网翻出来，病怏怏的，血淋淋的。东南亚，欧洲，美国，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捅两个人，和丘八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子弹呼呼的，尸体白白的。
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杀起了人赶趟。炮仗如火，烟雾如霞，刀锋如雪。人群里带着腥臭味；闭了眼，周围仿佛已经满是断手，断脚，人头。土地上成千成百的苍蝇嗡嗡的闹着，大小的乌鸦飞来飞去。尸体遍地是：被吃光的，吃了一半的，没被吃的，散在草丛里像猪肉像羊肉，还颤呀颤的。

-

觉醒的小黄人是悲哀的，他们既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种群，也不可能彻底清除愚昧的支那文化毒瘤，盖因人生宝贵的孩童期不幸在一个粪坑中虚度，而成年的自我很难彻底改变。
但觉醒的小黄人也是幸福的，比根植于被腐蚀的，何不食肉糜的幼稚白人更幸福，虽然有诸多痛苦且灵魂无处安放，但觉醒的小黄人们因经历磨难而能辨真伪，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自由的真正价值和正义的终极意义。
觉醒的小黄人们生来就是疫苗。他们生为病毒，但却为彻底消灭病毒而生。

-

我也是，前年正式换了国籍，支国人别的地方还行，但在人文人理修养道德方面绝对是洼地，冲浪TV也令我有了久违的归属感，浪友们虽然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有墙国晶哥也有美军大佐，有还在底层祈活的鼠鼠也有已经小有成就的蝙蝠人，这就像一辆十八世纪电车，对新事物的好奇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人。至于对于浪友的评价，我认为前两天乐乐说的就很中肯，很悲观，很现实，但同时也很幽默！！“图支”这种口号，在十年前甚至在两年前的我看来都绝对是不可理喻大逆不道的，但现在的我却很愉快的加入了其中，是我们变魔怔了吗？当然不是！！是中国越来越扭曲了，中国人越来越扭曲了，当你看着墙内一堆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看问题的社达韭菜，一群在镰刀铁拳面前乖得像绵羊却又在更弱势者面前龇牙咧嘴的畜生，你会发现所有的脏字骂口在这群垃圾面前都如此无力，只能逼我们握紧了手中的蜘蛛切和献忠大砍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

维权律师为被捕进去的维权律师发声被捕
内容审核员为审核内容审核员猝死相关内容猝死
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刑平内循环已实现

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

什么核反应，这下链式猝死了

经过我计算临界质量为1个刑平

-

你要手指干什么？少一个又死不了，这种关键时刻怎么可以给国家添乱呢？是何居心？

-

我总觉得像素大战是自己造一个风车然后与之大战，不过聊以自慰（都怪集美不肯帮忙），就像香港纵使呼声震天但依然得不到帮助，最后不过收留难民，我愿化作虚无，投身无之地

玩虚拟国玩得挺欢实的，可是有什么用吗?

-

绷不住了，基辅还没陷落，冲浪tv先陷落了，这下不攻自破的堡垒了

-

老王啊，有个人在境外网站发表不当言论，我已经把他头像和聊天记录发给你了，你查一下，一小时内把人带过来。

-

小李啊，我的肝暂时存在你身体里，过两年我找你取

-

一想到头上没有个主子，我就浑身难受
没有主子帮我拿主意，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决定，这可怎么办啊。一想到大家都凭本事挣钱，能者多得，我就酸得不行，自己没有本事，只能靠当包衣混日子这样生活。反正也有口饭吃，还能生个孩子，这不就够了吗？还要什么别的。
多好的日子啊，自己什么也不要操心，不需要思考，跟着主子做就永远正确。不懂得感恩，还想要自由的人肯定是有病。

-

文革复刻怀旧服上线啦，装备全靠打的游戏,经典再现热血依然，爹妈老师全靠打,一刀一装备!文革骨灰粉力荐!体验乱斗中南海、攻占市政府的造反派生活！梦回文革体验热血怀旧服！全国大串联！装备不花一分钱，是兄弟和我一起攻占天安门

-

强化渠道、找准路径、深化专题、扩大影响，要让大翻译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在扬弃中进步，在辩证的否定中完善自身，融合好浪人文化精神，传播好支那特色故事，理顺大翻译运动脉络，彰显大翻译运动内涵，不断开创新时代大翻译运动的新局面。

-

全给湾友偷完了，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潜水?

我哪有潜水?

靠嫩娘，告诉英子再不结工资，马上安排她三退

今日来自台北的蔡英文女士，分享了她被中共野蛮残害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她的故事

有画面了

三退：退民进党，退三军统帅，退总统

-

别急，亲～后面还有更大的呢💕大的要装不下了

-

你这是恶意提问吧 下一位

-

绝密消息:中南海火灾实为李刻晴政变火拼，李派被镇压消灭，但包弟也在火拼中驾崩，现秘不发丧，大太监王毅正联合战书沪宁等人准备秘密拟诏，废公主明泽，扶新人上位

-

加拿大本地人每月领$1200留学生不发钱
支那猪：（无意间发现留学生学费最近还涨了）呵呵这就是用中国人的学费给他们发的钱吧 白皮猪几百年了都改不了强盗本性 虚伪的圣母婊 恶心 嘴上说着平等实际上骨子里最歧视中国人 呵呵评论区还有那么多跪久了站不起来的汉奸或者五十万在洗地你妈呢 你妈死了知道吗

支那封城一分钱不发隔离费用自行承担
支那猪：政府太难了 不能怪政府 本来财政就困难 哪有那么多钱发呢 评论区的五十万死妈了吧 滚蛋 不喜欢滚去丑国啊 看看警察怎么击毙你的

支那封城一分钱不发隔离费用自行承担还给留学生发钱
支那猪：高下立判低劣 白皮猪借机抢劫留学生而我们国家却发钱给留学生 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情怀和真正的大国担当

-

阳痿 上面都是好的 下面执行的 出了问题
强奸 下面也没办法 都是上面要求的

-

十幾年前局域網也是這樣子，貼吧上甚至能直球發北京戰車道的照片，30週年的時候百度一迫真維護全刪乾淨了。現在這麼搞不說號，人都要直接沒了

-

有人说，耍猴是件残忍的事情，应该禁止。问题是，猴子有觉得自己在被残害吗？表演完得到的几根香蕉就让它们满足了。猴子自己都不反抗，你替它们可什么怜？不要总想着人们能替猴子做些什么，要先想想猴子能为人们做些什么。什么时候猴子知道反抗了（哪怕能明白这种生活不是它们该要的都够了），人们才有解救它们的必要，否则救了它们还要被它们记恨。

-

听译：
习近平杂种x2，全国弟兄们，我们会胜利的，胜利了，我们终于，（要把）中国夺回，杀绝，全部杀完
中国老百姓，你们听着，你们滚出去东土耳其斯坦，滚出去我们的东土耳其斯坦，不出去，我们会，很短，短短的时间，会回去的，会胜利的，看到了没有？
阿拉胡阿克巴！

-

湾友您请进
奶茶在冰箱，丽媛在床上
只要愿意好好融入，会整节目效果就可以

热烈欢迎湾友，我今天很兴奋，咱俩今天裸聊吧，电话：110。我家房子很大的，还有很多同事陪你一起玩

-

公支通过深度挖掘美国黑历史狂练英语，最后和子女团聚得克萨斯，蜘蛛阅览公支文章每日颅内高潮提升幸福度，照顾自己上访被打残的老母亲又充满了动力，赢！

-

还等着看支国对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兔友去天安门广场切腹自尽呢，可得好好活着！

-

不，你搞错了，🐰多半是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的，但出过国开过眼界的可能会意识到这点。就比如典中典之“香甜的空气”，其实并不一定那名女毕业生的臆想。我是没去过美国，但在悉尼留学，那边路上是极少有尘土的，原因是植被覆盖率非常之高，而且普遍有铺木屑的习惯，空气中自然会隐约有一丝松木的清香。这种习惯我听说在美国也是有的，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中国可好了，那绿化都是后期人为圈起来种植的，本来就少，又到处修路、修地铁、修高架、造楼，城市环境臃肿、乌烟瘴气、尘土飞扬。

-

看见支那人头疼是不对的，不要像支那人一样钻牛角尖，得想想怎么黑支那人的钱然后移民北欧。个破大秦纯纯的世界厕所，滞纳人眼神浑浊，脸上沟壑纵横填充污泥，牙齿蜡黄，伴有阵阵恶臭。在你支，搬个板凳往路边一坐，直接开始地狱写生。

-

根据老夫审计共匪财政经费的经历，3月份到省财政厅账的中央各种支农补困补助金，到我们去审计的时候（已经是2年后了）还没有花出去，还留在县财政账上，或者被挪用。用于救济流浪儿童的，县民政的解释说，流浪乞讨儿童影响城市形象，打算发，但是都被县城管局赶跑了，还有的是提供不了手机号、身份证件，怕担责。留底的资料是按拇指印的申请表、证件资料、照片，到村里核对信息，县政府的老是跟着我们，影响被访谈对象做真实意思表示。然后我们审计的也要报酬啊，财政部门与事务所结算价：注册会计师1000元/天，但是事务所不怎么积极。发放补贴需要多征税，检查补贴的审计费也要从税款列支，多征税款又造成新的不公平、新的暴政，可见这种模式根本不靠谱，得解决贫困、困难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公平贸易政策、非法征税（根据英国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产生的、美国独立战争确认的国际税务惯例：无代表不纳税，没有经过老百姓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辩论通过，收的每一分税款都是非法的），靠谱的方法是直接推翻中国共产党各级政权，实行联邦制民主共和国。

-

你给我微信，我谢尚克实名加你。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暂于河洛工作室任职高级工程师。一个月的收入能抵得上你这种贱畜一年的收入

-

来自中国的货轮造成全球航运拥堵
：辱华!
那来自台湾的货轮造成全球航运拥堵
：辱华!

-

小主播全不睬，低了头只是播。阿支打开直播间，突然伸出手去发消息，呆笑着，发道：
“秃儿！快去买鞋，耐克等着你……”
“你怎么发不文明的语言……”主播满脸通红的说，一面继续播。
直播间的观众大笑了。阿支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外国牌子动得，我动不得？”他按了几十次发送键。
观众里的人大笑了。阿支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发了一条火箭，才停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996的疲劳，也忘却了外国牌子的侮辱，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谢谢阿支给的火箭！”远远地听得小主播的带笑的声音。
“哈哈哈！”阿支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直播间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

今日，近百名德国明星共同声明：我支持犹太皂
这里曾是德国领土，一战后被傻逼波兰割走，现在哭着喊着要回归!

支持犹太化肥，反纳企业滚出德国

-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不喜欢共产党，小学时唱国歌都是随便敷衍，少先队被逼着入的，共青团直接就没入，小时候还产生过创建新党和共产党打内战的幻想。在那种洗脑攻势下，我居然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想来觉得太神奇了，什么天生反贼

-

双休日是西方帝国主义企图阻碍伟大的中华儿女弯道超车的阴谋，爱国儿女理应主动抵制

-

鹅爹：你不是我儿子。 土共：不是儿子胜似儿子

虽然俄爹是野爹，但是胜似亲爹

平时吹牛逼说自己的武力值三天打上天顶星，结果一个地球原始土著的次级文明公开拒绝捆绑，自己立马就露怯。你他妈的黑科技呢？你他妈的超级士兵呢？

-

精神pua，言论管控，靠土地财政绑架蜘蛛，诱导群众斗群众，红色权贵，都给他封建完了，还有比这更粪坑的嘛

-

这动漫娘真可爱又聪明又狂 想按地上狠狠的透到她哭着让我别透了

脑子里有画面了

看我自己评论看硬了。在动车卫生间撸了一管。

什么100%国产化手冲技术

-

——要全都插進去嗎？像滯納的人口結構崩塌一樣一下到底嗎？
——要，快幹我！用像鼠人一樣一到晚上就精神百倍整晚都不休息的歐金金幹死我啊！
——是被我幹爽還是被社會主義鐵拳幹爽啊！我大還是那個對白爹唯唯諾諾的支共大！
——你大！你最大啊！最喜歡像反賊狗漢奸一樣充滿反抗精神一直屹立不倒的大肉棒了啊！
——啊！罕見精液要狂暴轟入精日母人子宮了！
——我不行了！要去了！要去到沒有支柱和康米的北歐新世界了！

-

大家都别争了，这病毒起源是德国，中间宿主俄国，经北大图书馆泄漏，爆发于上海，孙大炮称可防可控，邀请超级传染者到广州，病毒在井冈山和陕北发生多次变异，最终肆虐神洲大地；70年没有特效药，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虽然暂时控制疫情，但毛病未除，积习难改，病毒基因经过重组，再次引发大面积灾情！

-

不只是早期二次元，早期的整个互联网就好似一个茶馆。来喝茶的大抵是有钱有闲有品的文人们，茶馆老板更是个博古通今能言善道之辈。众人齐聚一堂论天下看生活，清闲雅淡。茶馆的名气越来越响，老板也年事已高，体力不支，便答应了屡次前来想要买下茶馆的王富贵。这王富贵可是个精打细算的大商，三招两式茶馆就给改成了酒楼，酒楼底下还附建了一家大排档，于是满街满巷三教九流闻声而来，整个酒楼生意红火，王富贵又大赚一笔。原来的文人们呢？有的有家有室，走了；有的厌恶这吵嚷烦躁，走了；有的融入了这酒肉笙歌，走了；有的不敌岁月；走了。我猜测依我们的年龄，大概也算不得第一批来茶馆品茶的前辈们。然而可怜就可怜在我们是最后一批在茶馆喝茶的后辈们，看到了那一抹艳丽的光，哪知已是夕阳。于是你我都困于此地，或感叹生不逢时，或怒骂鼠狗当道，或希冀大厦将倾。我理解你，或者说，我想理解你。活下去就能赢，别挂了哦

-

如果早知道，练功也会被钓鱼

昏睡传教，野兽化的团员

党干部胁迫！法轮功学员的逆袭

-

向nike，宣战！
向h&m，宣战！
向阿迪达斯，宣战！
向优衣库，宣战！
向匡威，宣战！
向无印良品，宣战！
向新百伦，宣战！
钦此！

-

* 浪人文化遗产名录（开发中） / The Rōnins' Cultural Heritage List (in development)
    * 图片
    * 文字
    * 视频
    * 其他形式

浪人文化遗产名录（开发中） / The Rōnins' Cultural Heritage List (in development)
图片
* 神奈川冲浪里 原图 链接 星月夜|冲浪鼠 链接 乐高版 链接 水杯 链接#1 链接#2 团扇 链接
* 大白圣君仙御上海里 链接
* 浪友所摄富士山 从骏河湾方向 链接 从相模湾方向 链接
* 鼠人系列之鼠人末日|大远征|桃源梦碎 链接 暮鼠归乡 链接 神刻尔克大撤退 链接
* 献忠娘图集 链接#1 链接#2 链接#3
* 沙滩题字(冲浪TV永垂不朽!) 链接
* 浪友手绘 翻墙穷蛆 链接 无题 链接
* 吴亮语录 链接
* Tank Man及部分再创作 链接
* 1989腊肉画像被泼漆 链接
* 2014~2022平子新年贺词照片一览 链接
* The world is watching(俄乌战争支持者对比) 链接

* 30年代的纽约(附70年代北京) 链接
* 上海不能倒下！ 链接
* 《坤舆万国全图》(1602) 链接
* 部分梗图 链接#1 链接#2 链接#3 链接#4 链接#5 链接#6 链接#7 链接#8 链接#9 链接#10 链接#11 链接#12 链接#13 链接#14 链接#15 链接#16 链接#17 链接#18 链接#19 链接#20 链接#21 链接#22 链接#23 链接#24 链接#25 链接#26 链接#27 链接#28 链接#29 链接#30 链接#31 链接#32 链接#33 链接#34 链接#35 链接#36 链接#37 链接#38 链接#39 链接#40 链接#41 链接#42 链接#43 链接#44 链接#45 链接#46

文字

* 《"赤脚医生“手册》片段 链接
* 这世上最可恶的借口，叫“我也是奉命行事” 链接
* 从透批到文化差异 链接
* 杨绛语录 链接
* 《习近平上台九年来，倒行逆施盘点》系列第一集，顶层设计（节目文稿10000字） 链接
* 《习近平上台九年来，倒行逆施盘点》系列第三集，高校里的人民战争（节目文稿15000字） 链接
* 小说《白鹿原》里描写吃人的片段 链接
* 短篇科幻《仅此一次》 韩松 链接
* 《大東亞戰爭終結詔書》 昭和天皇 (1945年8月14日) 链接
* 你国领先的数据化社会 链接
* 别让我消失 链接
* 你他妈的能不能闭嘴 链接
* 散户养猪指南 链接
* 臭水沟流过我家乡 链接
* 《随感录 |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鲁迅 链接
* 《随感录 | 四十九 生物界的怪现象》鲁迅 链接
* 《随感录 | 三十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鲁迅 链接
* 《随感录 | 二十五 父范学堂》鲁迅 链接
* 《灯下漫笔》 鲁迅 链接
* 炸弹制作方法 链接
* 从大会读稿，分析习近平的精神状态 链接
* 畅想2050 链接
* 都可以谈，没有什么不能谈的 链接
* 简单对比一下现代支那和黑暗的中世纪欧洲 链接
* 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很奇怪诡异的声音？ 链接
* 冲浪TV被炸之灵异事件 置顶《张妈下楼梯》 链接
* 剖析：一场乌克兰卫国战争证明了，只有中国才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发起国 链接
* 中国人的支性成因分析之一 社会达尔文主义 链接
* 关于支那舆论平台的讨论 链接
* 阴谋论：新冠病毒已经变成了中共控制和驯化民众的工具 链接
* 看小学教师霸凌学生新闻有感：论最泥沙俱下，欺世盗名却又自我感觉极度良好的群体，支那教师当仁不让 链接
* 家乡妹实在是太可爱了 链接
* 我的心魔 链接
* 習近平是怎麼看待蔡英文的？ 链接
* 简单概括中西民众面对疫情的不同态度 链接
* 一首歌送给鼠鼠们 大乱即大治 混乱是阶梯 链接
* 讨论一下日本人不能处的地方 链接
* 致浪人们，本人脱支五年感想 链接
* 腊肉图过的支比我吃过的米饭还多 链接
* 我来说一下我所知道的武汉肺炎吧 链接

* 快过年了，不要再讨论什么教员、马列、共产之类的了 | 请问住在对岸的朋友你们小时候都可以通电吗 链接
* 大健身2.0还有多久来 链接
* 卫生间里没有人，水是我开的 链接
* 腊大佐部分语录 链接
* 肥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几春秋 链接
* 塑料盆里吃碳水，硬板床上刷抖音 链接
* 奋斗批走一路带一路内卷，鼠实一带一路 链接
* 假如没有人爱你的话，那你就虚构一个吧 链接
* 胡适说过 链接
* 有浪人问说是否有反共的统派 链接
* 我渴望真实，而非真实的生活 链接
* 伟大复兴 链接
* 我疑似要成腊粉了 | 迅哥儿对大西王张献忠的评价 链接
* 赵紫阳于1989年5月5日发表的"亚行讲话" 链接
* 我与中国的二十年 链接
* 经典回顾之湖湘尼亚爱国者老腊肉 | 我家跨上了"信息高速路" 链接
* 今天我听说了一件大怪事 链接
* 你在这个国家的诞生只是某种偶然 | 我对浪友们想说的一些话 链接
* 《支那朋克》——你国领先的数据化社会 链接
* 谈北京记者把黑公寓举报了 链接
* 《东百操逼往事》系列（NSFW）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注：《东百操逼往事》系列的更多精彩故事，尽在作者个人主页）
* 对不起妈妈，您也有需要那时我真的不懂，真的不是有意辜负 链接（NSFW）
* 关于我偷高中人妻骚逼老师内裤自慰那回事 链接（NSFW）
视频
* 辽宁丹东身穿防护服的共匪黑皮们正在给一名男子全身缠满透明胶带，使其动弹不得 链接
* 上海宝山区祁连二村防疫蛆们把居民的外卖通通扔掉 链接
* Zero-COVID policy 链接
* 共匪黑皮狗武统兰州拉面计划失败 链接
* 上海疫情封锁被逼疯的女子 链接
* 紧急拔草辟谣 链接
* 两位狙击手，一位来自乌克兰🇺🇦、一位来自法国🇫🇷，相互比赛竞争，看谁射杀的俄军指挥官多 链接
* 上海闵行区多名黑皮上门传唤一名不满18周岁的发帖男孩，只因发了条"敲锅要物资"的信息 链接
* 上海封城下挣扎煎熬的特殊群体，真的苦 链接
* 哈尔滨和兴路有一店主当街准备自焚 链接
* 坚子是不是听不懂人话，问：为什么对外移民增多？答：因为来去自由 链接
* 巨型章鱼巧克力 链接
* 路西法效应 链接
* 《超级无敌掌门狗》有声版片段 链接
* 惬意的海底生活 链接
* 敲盆猫猫 链接
* 支国某国际航班机组出现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LAX，就跟一百多年前留着鼠尾辫子的清国人一样可笑 链接
* 采访董志民（东窗事发前） 链接
* 把快递员和外卖骑手逼得聚集在一个地方交货 链接
* 大米储存25年的方法 链接
* 实用绳艺 链接
* 大妈抽象感恩 链接

* 上海方舱一舞者💃 链接
* 上海流浪狗满街跑，似乎在觅食 链接
* 百京土匪黑皮 链接
* 来自云南的援助物资，贴纸被上海当地倒卖的人撕掉 链接
* 红迪大乱斗（大东亚战争） 链接
*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山口二矢） 链接
* Tank Man “坦克人”录像补档 链接
* 天津大爆炸 链接
* それはちょっと…（这是否有点…日语版） 链接
* 梅雨 —— Bart Baker 链接
* 《网》片段 链接
* 《血色湘西》片段 链接
* 《风筝》片段 链接
* 《焦裕禄》片段 链接
* 《孤战》片段 链接
* 《阴阳镇怪谈》片段 链接
* 《开枪，为他送行》片段 链接
* 包子复仇记 链接
* 刘路还乡 链接
* 向天再借五百年（疫情版） 链接
* 神狙病毒来袭 链接
* 神友系列(2)喜欢玩二次元手游的人是如何拥有道德的 链接
* 神友系列(6)從Left人到神友 链接
* 神友系列(7)琼鼠斗 链接
* 神友系列(9)张三的痛 链接
* 贵物神友会 链接
* 炫学历环节 链接
* 汤姆猫黑胶唱片机之《铡美案》 链接
* A Normal Day In CHINA 链接
* 太君：你的羊做核酸了吗？ 链接
* 朝阳大妈：“我已经把你举报了” 链接
* China浪人之歌 链接
* 苏联往事 Story of U.S.S.R DVD中字 链接

其他形式
* r/chonglangTV 2019-2022 完整HTML备份 链接

u/koMishan1

“基础建设”：

是墙内神友搬家时，每到一个被游戏、动漫、生活等其他圈子的原住民抛弃的废吧

就会在搬家的第一天把以前的典中典，meme全发到新吧里，用刷贴冲掉原住民以前留下的其他文化圈子的内容

当新家的文化环境被大量基础建设贴改造成抽象文化的环境后，家人们就可以开心玩耍了

“基础建设”这个词汇是鼠人强大凝聚力和先进工程能力的象征

墙外引流人安逸太久，但是现在这个词语总算恢复了它本来的意义

-

看到这些，老胡想跟你严肃地说两句：你为什么会发这些东西？现在国家形势这么严峻，你这么不严肃是什么心态？你用这些来带动网民们开心，让大家沉浸在假快乐里，你是什么目的？你这样在网上上戏谑地讽刺时局，你的背后是什么人在支持？我想都不敢想了。

-

警 惕 马 恩 牌
反转了，拜登是桌游店老板
警 惕 鲁 登 道 夫 打 马 恩 河
警惕奥斯曼打罗马牌
警惕宋高宗打十二金牌
警惕小樱打库洛牌
警惕尼安德特人打人类牌
谨防卡牌大师出黄牌
警惕尼弗迦德打间谍牌
警惕界赵云打基本牌
警惕中国人打陈平
刘备:警惕曹操匡扶汉室
警惕萨布林打自社牌
拜登：警惕ts打资本牌
马恩牌是吧　我们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警惕马克打战斧牛排
警惕黄世仁打斗地主
@观察者网 进来打牌
为什么这里的人说话这么奇怪，完全听不懂啊
这里是棋牌室，有什么奇怪?
纸 牌 屋
警惕食堂阿姨打红烧大排
警惕秦始皇打民主牌
警惕慈禧打资本牌
警惕谢耳朵打高情商牌
登子：兔子，你听叔一句劝，马恩牌水很深，你把握不住
兔子：我真劝不了登子，我谁也劝不了，我只能管好我自己，家人们楼盘上新了原价1w一片现在福利打五折4w2一平，先到先得，限时不限量嗷

警惕windows xp打蜘蛛纸牌

警惕杰洛特打昆特牌
警惕李小狼打库洛牌
警惕旅法师打万智牌
警惕阴阳师打百闻牌
警惕能天使打苹果派

警惕贝利亚打奥特曼牌

牌背后的原因很暖心

-

啊，现在的母人不是隔着屏幕看没有第二性特征的公人都能怀孕吗

-

我想在吊死维尼之后在天安门广场开乱交趴

加点汽油表演自焚,门票血赚

-

图纸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

新生不要报道了，学妹也不可爱了，本来就两层的食堂就抢不上饭，再来大一新生怕不是还要我吃三个月泡面。很多学校根本就无法负担全校学生在校用餐的需求，硬是关起来。物价腾贵，校园内人民币快赶上金圆券了。大学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

密码正确
滴，error
账号错误，人物肤色不匹配

-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大，反对权威的群体却能变成权威，冲浪精神是什么只有全体浪人能诠释。展示治国理政优越性的方式就是把自己钉在主席台上，高高地语录往下放着毫光，皇皇然刺地奴才们头昏脑胀，忘记了争辩而不得不拜服在伟人脚下。这套支性老方法用在某些人身上或许能起效，但对于另一些人，是只能起到反效果的。

-

上图：文革时期把同事打成反革命，把自己全家安排进厂的老一辈革命工人
下图：大下岗时期断了养老金，目睹儿子不得不送老婆去夜总会供孙子上学的老一辈革命工人
循环回上图：老一辈革命工人的孙子在网上盼毛归

-

“叔叔！”女孩扑到了他的怀里，“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七点半一到，您就会不见的，像那学校食堂两块钱的饭，77块一个月的经济适用房一样，就会不见的！卖火柴的女孩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火柴发出强烈的，他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新闻联播里去了。

-

“我爸不給我錢了，還要把我趕出去，怎麼辦，在綫等”

“中国是个民主的国家，你有选择饿死的权利”

每个支人都有屠支的潜质，只不过需要等待下一个毛刃支去把这份潜质挖掘出来。

-

蜘蛛：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 蜘蛛：我们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

-

批站弱智蛆不是最喜欢“每日乳法”吗，你叫它们简单乳个华试试

-

天天骂别人白皮猪，尼哥，棒子，鬼子，毛子，东南亚猴子。别人骂个chingchong秒破防。天天沉醉在所谓天朝上国的幻想之中，我中国我最强，世界其他地方都是蛮夷。支不支啊，太支了这个。

-

你们捐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支共子女的留学经费和支共领导的嫖娼经费

-

我们网警已经通过你地板纹路精准锁定你家，请立刻到最近的派出所自首，坦白进夏令营，抗拒活摘器官

已经根据屏幕上灰尘分布识别了你家地址，五分钟就到你家门口

-

哼，评论区怎么这么多神神啊，一点都不可爱，喂你们碳水还不感恩的白眼狼[傲娇]
我还是去观察者网和菟菟大文豪们玩耍吧，看看人家菟菟多可爱，都吃碳水还会唱好听的赞歌[星星眼]

-

爹亲娘亲不如习主席亲, 天大地大不及彭麻麻大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中国梦靠的是习近平思想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习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习主席、习近平思想和习主席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习主席思想要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
习主席千秋万载，一统世界，泽被苍生，文成武德，仁义英明
习主席令旨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算无遗策，烛照天下，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一天不读习主席思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习主席思想，读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
恭读慈恩普照，威临四方习主席宝训：'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习主席仙福齐天高，民众忠字当头照。主席驶稳万年船，乘风破浪逞英豪！神龙飞天齐仰望，主席声威盖八方。个个生为主席生，人人死为主席死，主席令旨遵从，主席如同日月光
习主席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
习主席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近平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无比

-

现在的岁静甚至一些反贼喜欢怀念胡温，等下一任上台会不会开始怀念习近平？？ 节目效果
10年之后的下一任上台。
墙内岁静：唉，其实当年的🐻🐻时期也挺好的，移dong支付D打全世界，高tie便利，基建牛B，快递效率Gao！

墙外反贼：操你妈，当年习包子时代还能看到海外黄片，还能玩xbox ps5，还能看到好莱坞电影，现在只能看样板戏，看长津湖第10季，看战狼20，30岁不结婚要交单身税。35岁前不生孩子要罚款。

-

性饥渴的傻逼能不能收收味
骂织女就算了，问题是你骂来骂去核心问题只是你草不到b你恨织女不给你草，这么饥渴自己去撸管好吗？没人想看你发情

cltv亟需解决浪人群众关心的草b难、草b贵问题

伟大领袖习主席携梦雪女士为浪人们的艹b事业指明方向。

不仅要找准操逼之道，关键是要找准操逼之道

亲自推动操逼事业的发展，亲自攻克操逼根本难题，力争在本年上半年，从根本解决浪人操逼问题，实现今年操逼事业的稳定增长，确保今年同期环比增长8%

“浪人对美好大逼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刁近平

“请党放心，艹逼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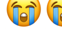
“我去过西方十几个国家，中国艹b最不难，中国艹b最不贵！”

王沪宁上大号

浪友人均艹逼八千萬

青年大穴习

-

嗯我急了手机电脑全砸了，本来就有抑郁症，别人说我急了，好像真的恼羞成怒，仿佛被看穿了躲在网络背后的我，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我被看穿的死死的，短短急了两个字我所有伪装出来的坚强和强颜欢笑全都崩塌了成为一个被人笑话的小丑，不想再故作坚强了，玩心态我输得什么都不剩


-

浪人一大召开 主持人在台上说 同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坐在左边 同意把中国人当畜生虐待的坐在右边，只有一个初中学历的胖子还坐在中间不动。 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好还是把中国人当畜生虐待好？那个胖子回答：我声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好，但是我一直都在虐待支那贱畜。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

看到这个笑话我是笑不出来，气得浑身发抖， 大热天的全身冷汗，手脚冰凉， 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好了， 支那人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满意 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国际社会，上到处充斥着对支那人的压迫， 支那人何时才能真正的站起来。

-

4年多前吧，第一次见到激扬文字的预言家，那时候抽象tv吧跟全是片，吃苹果图还是随处可见，下辈子美利坚还是随便发，6324近乎混吃等死，小云宝宝还是一天三包七星，toyz还在去法院的路上，那时我在想，这个踢翻高压锅的男人，或许会在横店和赵丽颖搭讪，或许会在深圳摆雪糕桶，或许会在传奇里当骗子，或许会收养一只三只脚的猫，或许会上bbc，或许会在网络里悄无声息的死亡

-

早上老婆跟我说:帮我拿下瓶子
我说他在海南，没法拿下。

-

经济学必修课《陈平经济学》第一章第一节陈平不等式。该不等式系统阐述了2000RMB和3000美元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浅显易懂的论证证明了2000RMB大于3000美元这一基本经济学原理，是后续陈平理论的发展基础

28.
(1)证明：¥2000>$3000(4分)
(2)由(1)中结论判断$3000>£3500是否成立(4分)
(3)比较¥500和€5000，直接写出答案（4分）

-

吃饱饭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啊！袁隆平？没有毛主席他什么都不是！

没有毛主席饶了他，文革早被斗死了，怎么能活到今天。还是得谢谢毛主席❤️

既然都那么悲伤，怀念，不如把5月22日定为袁节，全国放假一天，假日期间不得进食，且要拜祭大米，违规者抓捕入狱。

-

谁说最大输家？天朝的网评队伍可是全球一流的！什么，不信？不信听我敲敲狗食盆，立马一群跑过来咬你！

-

還不簡單，每題答案都填‘偉大的習近平新時代特色式社會主義’，哪個考官不給你過的他試試看

后面得加个“是永远正确的”给考官感受一下什么叫动态正确、灵活判题

-

1.猪想用20万盖个猪圈，狼说违章不允许，须购买商品猪圈
2.王八贿赂狼20万取得开发权，50万买狼一块地，10万盖好猪圈， 200万卖给猪
3.猪没这么多钱，狗借猪200万，连本带利300万，20年还清
4.狼、狗、王八全挣发了，而猪穷得连崽都不敢生

5.猪在减少，狼担心没肉吃，开始调控，叫猪多生崽
网友猪一回复:新一辈的猪感到绝望，佛系的说，我不生了，单身一辈子也就用不着买了，狼急了，从王八给他贿赂的20万里，抽出一百块，鼓励猪多生😂
网友猪二回复:哎！别瞎逼逼，赶紧搬砖，还贷，这辈子就是为了还贷而生的

-

所以我说浪人们因为受支那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大的”的定义起点就很高，并且还在不断夸张“大的”，认为当下发生的一切不值一提，实际上，如果真到了你说的那么一天，你也会觉得更夸张恐怖的情形才是“大的”。

-

反江修、反李帝！
打倒工贼李克强！
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總司令李克强！
打倒反動走資修正主義走狗李克强！
清零無罪，封城有理！
大海航行靠舵手，防疫靠的是習近平清零思想！
忠於習主席，忠於習近平清零思想，忠於習主席的封城路線。對習主席封城路線要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
爹親娘親不如習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如封城的功效大，千好萬好不如清零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城管友愛深！
要横掃一切反封城牛鬼蛇神，從此無感染階級清零大革命席捲全國！

-

冲浪tv你怎么样冲浪便怎么样
你光明冲浪就不黑暗
mod我说得对吗

-

浪人活在当下，对于自己的内心保持诚实；他们具有极大的腐蚀能力，但永远无法团结在任何共同纲领之下；他们讨厌虚伪，玩世不恭，对任何政治正确都不屑一顾。他们被党国整得死去活来，依然像野草一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就像《搏击俱乐部》里，主人公在地下室被揍得满脸鲜血，但是神经质地保持微笑，把衣冠楚楚的店主吓跑。他们面对伟光正的党国，如同看到班上那个家境优越的高富帅三好生，就忍不住想像他因为偷看女厕所被抓的样子。他们是享受末日狂欢的犬儒主义者，他们是反权威、去神圣化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是党国教育体系试图系统性剪除的刺头，他们是下水道里的老鼠，他们是带着死亡气息的乐子人，他们是嘲弄一切、解构一切的原子人。——我们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

中国人被封门在家，饿的嗷嗷大叫，要是被发到外网引起注意，政府会扔几个馒头过去，中国人立马捡起来低头猛啃，等啃完了擦擦嘴说：我已经吃饱了没事了，那些说我没吃饱的人别再造谣给政府抹黑了。 有一个算一个， 魔怔傻狗

-

习近平一审被判死刑 3月25日，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对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中国法轮功三退委员会】验证码是：198964（泄露有风险），5分钟内有效。如非本人操作我们也会帮你退掉！

-

微博岁月静好评大翻译运动
好多年了，第一次看到两派同挺一件事，这就是大翻译运动。
一派认为这给那些身处海外的翻译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伤害，加油！
一派认为这向世界传播了真实的声音，加油！
只有官方不高兴。
这种现象很罕见，哈哈。

-

小王啊，我最近检查出肾囊肿，看你上次体检报告血型很匹配……我看你也待我身边这么久了一直勤勤恳恳工作踏实，本来我很器重你的，可惜年轻人血气方刚，说话怎么这么不注意呢？待会去医院做个交叉配合与细胞毒性试验，看你还有没有将功补过的机会。

-

没有墙的place会怎么样 :惊! 14亿像素轮番轰炸!! 张艺谋亲自导演 总书记亲自指挥 每隔5秒整版一个全新画面 place竟然播放起中共宣传片!

“平台已开启精选像素”

08年奥运会开幕式是吧

然后支持一键举报功能，使用必须身份证验证

感恩有🕷墙，不然r/place上大片都是县中红了 新闻联播
墙得好！要大墙特墙，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把墙作为千年大计长长久久发展下去！

-

chonglangTV田园时期：闷声冲大浪，基础建设中，少话（本站现状）
chonglangTV的分裂：分裂出CLTV，一红两浪形成
chonglangTV破圈：杀狗视频出圈文化输出
chonglangTV被禁止crosspost并被block：杀狗视频成功破防洋人，浪人的一次伟大探索
chonglangTV的日常：拷打隔壁太监
chonglangTV墙内出道：无核麒麟微博挂人，受到浪人高强度拷打，事后，乳制品逐渐成为主流，抽象和节目效果逐渐减少
chonglangTV受到试探性进攻：大量没有节目效果的奶头乐贴子出现，烧杯猫猫二次元原皮套皮狗，企图稀释浪人的帖子去浪人化，未果

chonglangTV再次受到试探性攻击：舔支共内容的贴子短时间内突然增加，但嗯融融不进来，攻击无战果
chonglangTV受到攻击：攻击者企图用织女网恋钓鱼批照扰乱秩序和正常讨论，未果，但在受到攻击的这段时间里有部分浪人选择默默离开，因为他妈的根本没有节目效果
chonglangTV被围剿：浪人被太监和鹅组封禁
chonglangTV狗mod大量增加：建制派入场，特首由中央任命
chonglangTV修例：浪人变迪友，伟大同志搞搞新主义，进一步去浪人化
chonglangTV万人冲浪王晶入场私信钓鱼：支共成建制渗透开始
chonglangTV最后的荣光：万刀大援乌，恐怖的集资能力，狠狠地破防了墙内国安和晶哥，这是冲浪覆灭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chonglangTV的大规模盒打击：覆灭的直接导火索
chonglangTV弃盒：颁布浪安法，遭到抗议，无果
chonglangTV最后的逆袭：大翻译运动，这也是支共打算彻底剿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chonglangTV的覆灭：家没了
chonglangTV残党的覆灭：第二天新家全没了
After Story：CLTV继承了冲浪在红迪的正统，并拒绝接受难民，继续施行“去浪人化”，加强管制，新加入需要mod审批，并且添加了一系列的违禁词，已经和墙内没有区别。冲浪tv的覆灭宣告了支共大获全胜，标志着CLTV成为支那特别冲浪区，继续“无害化”“去浪人化”，享受迪友治迪，和太监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的海外中文左逼社区。当然，CLTV仍旧在帮助新家引流，也为浪人找到新家提供了帮助。
不愿妥协的浪人们乘坐着五月花继续驶向远方。此刻，无论你是不是在红迪被引流来的，在经历了一次搬家后，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浪人”了。

-

赤裸裸的恶意对比，法治中国下的执法必严怎么可以跟水深火热里的种族歧视放在一起？外交部奉劝你多读点书

-

打得快叫闪电战,打不赢是在谈判,没导弹叫爹心善，炸民房是乌在干，进不去是迂回战,撤不走怪地太烂，有反对是五十万，有卢布我一人赚，世界反对都不算，,我爹家里有核弹

-

不知道感恩的东西，干部们为扶贫忙前忙后，出于爱民之心贪污点扶贫款怎么了？扶贫干部有个贫字，那自然也是贫，花这钱理所应当，名正言顺! 恶毒反贪，凉了扶贫干部的心

-

这群刁民，官不贪污，何以养家糊口？

-

环球时报社评：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 民众应理解

-

我们直接线下见面吧。我住在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

巧了 周一来西长安街俯右街红绿灯往东60米路北来新华门，到了红迪pm或者跟门卫接个暗号8964，我让同志出来接你

-

刑平和六六一起参加小学生征文大赛 六六的《我妈75岁活蹦乱跳》得第二，刑平的《美国烧饼不如中国饺子》得第一

-

屠完之后还是支，然后不得不继续屠，越屠越支，越支越屠

-

前浪碾后浪！后浪黏广场！

-

鼠鼠们打了三份工，没一份给工资的
一会儿帮晶哥忙维稳大举报。
一会儿美国颠覆势力大翻译。
一会儿台湾网军的。打了三份工，ctmd没有一家给工资的，全过程自愿了属于是

-

确实挺尬的，终于有人说这一点了。 能看出来本sub想极力模仿隔壁bot的节目效果，可是mod又没混过抽象tv和其他泛抽象圈，导致每次bot出现的地方都极其的尴尬，有一种东施效颦强行幽默的别扭感。还不如直接关了，真的不好笑！

-

快过年了，不要再讨论什么粉蛆，蜘蛛，图纸之类的了。你在红迪冲浪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实质性作用，朋友们兜里掏出一大把钱吃喝玩乐，你默默的在家里上红迪乳包图纸。亲戚朋友吃饭问你收获了什么，你说我红迪有8964个Karma，是真正的图纸大佐，亲戚们呼叫了晶哥，你还在心里默默嘲笑他们，笑他们不懂滞纳，不懂乳包，不懂你的图纸大业和百人斩，笑他们连腊肉比皇军更会刷KDA都不知道。你父母的同事都在说一年自己的子女一年内的收获，儿子买了个房，女儿买了个车，你的父母默默无言，说我的儿子忙于红迪冲浪，晶哥上门，警铃嘀嘀嘀的响，把你的器官带去和老干部融为一体了。

-

又到了底层🕷疯狂给自己找罪名，互开圈籍，赵姥爷在上面看戏的时候了

-

冬至过了那整整三天，小耶稣降生在俺驻马店。三博士送来了一箱苹果，还提着五斤猪肉十斤白面。玛丽亚手里拿着红鸡蛋，约瑟夫忙把饺子皮擀。店老板端来碗红糖姜水，喊一声大嫂你喝了不怕风寒。驻马店村支书闻讯赶来，道一声哈利路亚暂住证还是得办。

-

小时候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和同学在百度里搜奇异事件，政治事件
随便搜个关键词然后一个相关一个相关的点，都笑得不停，节目效果好的批爆

-

那些把电从东北抽走的人
那些把电从东北抽走的人
教导人们爱国。
那些站在天安门城楼，大腹便便的人
要求人们牺牲。
那些吃着山珍海味的人向饥寒交迫者
描绘中国梦实现的美好时代。
那些在寒潮里被冻死的人
遗书里写着：别发外网，不能抹黑。
作者 / [澳] 冯富 · 校轼昆

-

支那里，法无为，治无效，小小宪法，可笑可笑
朝堂上，官无廉，吏无耻，叫声人民，提防提防。

后记

若不是因浪人们那叹为观止的文学才艺和能将可怖现实印于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这篇文学选集也不可能诞生。感谢每一位曾在r/chonglangTV、r/CLTV和众多衍生sub停留过的迪友们；不是你们的关注与投入，也不会有心碎的人们来这里倒心倾诉。鼠人们短短生命轨迹的巧合交错让各色各样的人生轨迹得以琢刻于此。仅作纪念，因为这里曾经是每一位鼠人肮脏、短暂却温暖的小家，是我们的老鼠洞。

这是选集的第二版，由2022年的第一版扩充了不止一倍，从三十二万字到六十七万字。这一版收录了更多冲浪界的文化结晶，添加了位于选集尾部的目录，也订正了排版中的若干疏漏，如字体不一致、flair混入标题等。本选集将作者不明的作品归类于u/[deleted]之下，并将原偷类作品的转载者暂记为作者。

选集的第一版仍可在这里下载：pdf 与 epub 。在其页面下方的下载选项中逐一尝试即可。

本选集最后更新于2023年4月29日

目录